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壹佰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影印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精裝：十二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金氏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之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碑傳集補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目錄

碑傳集補	卷一至卷三 宰輔·部院大臣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四至卷八 部院大臣·內閣九卿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九至卷十三 翰詹·科道·禮司·使臣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十四至卷十八 督撫·河臣·監司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十九至卷二十三 監司·守令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二十四至卷三十 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五 忠節·逸民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一 逸民·理學·經學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六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一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五十二至卷五十六 閔爾昌錄

碑傳集補 卷五十七至卷六十 閔爾昌錄

文學 · 釋道 · 列女 · 集外文

清道光時嘉興錢衍石先生撰碑傳集百六十卷起清初訖嘉慶名人事蹟略備同治中湘陰李氏復成耆獻類徵一書體例大致相同而別擇未能盡善江陰繆氏於李書不無刺譏之辭獨取碑傳集續之宣統庚戌書甫刊成逾年而愛新覺羅之天祿終矣惟是清季人物有爲續集所遺者碑版狀記晚出滋多不揣樸昧擬爲拾補時作時輟遂將十年汎覽所及道咸以上之人並錄存焉衍石取舍素稱謹嚴其文多爲當時所棄置未可知也積稟稍夥先就已有者而整比之爲若干卷視衍石才三之一僅得藝風之半耳續集分卷比諸原書微有增損茲編蓋闕宗室功臣蕃臣客將四目其理學經學從衍石之舊仍分爲二復以鄙意增使臣一目者紀晚近始設之官也增疇人一目者用阮文達羅茗香例也增黨人一目者志革命所由起也

增釋道一目者衍石已采秦小峴之詩僧野鷺碎琴傳於附存
文矣釋老列傳又前史例也列女中辯通一目無之增母儀一
目者依劉子政例也藝風本有補編十四卷余嘗假得其總目
觀之文約百篇頗有耆獻類徵曾經載入者李書既已通行凡
所收文字茲編卽不更錄姓名有重見者大抵紀述較詳云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江都閔爾昌序

碑傳集補卷首上

目錄

卷一

宰輔一

張之萬

神道碑

張亨嘉

李鴻藻

傳

徐世昌

王文韶

墓志銘

王先謙

翁同龢

常昭合志

孫家鼐

神道碑

夏孫桐其祀

榮祿

神道碑

孫葆田

卷二

宰輔二

鹿傳霖

墓志

徐銘世 陳寶琛

張之洞

墓志

陳衍 陳寶琛 逸寶琛

陳衍

陸潤庠

墓志

狀銘 吳業 郝昌生 燾

瞿鴻禨

墓志

狀銘 余慶康 立

卷三

部院大臣一

陳允恭

傳 李茹曼

塞爾赫

家傳 李諧

莊存與

小傳 臧庸

茹棻

傳 沈元素

繆沅

墓志銘 胡宗緒

李清植

墓志銘 莊亨陽

劉星煒

墓志銘 蔣士銓

莫晉

事略 張程

卷四

部院大臣二

姚元之

記 吳昆田

雷以誠

湖北通志

錢應溥

墓志銘 朱福詵

潘祖蔭

墓志銘 李慈銘

徐士芬

嘉興府志

殷兆鏞

傳 費樹蔚

沈源深

傳 王舟瑤

薛允升

墓志狀 姚銘 永模 孫家煊

李文田

事實

葉昌熾

徐致祥

神道碑

孫葆田

卷五

部院大臣三

龍湛霖

神道碑

陳三立

廖壽恆

墓志銘

馮煦

李端棻

墓志銘

梁啟超

汪鳴鑾

墓志銘

葉昌熾

洪鈞

墓志銘

費念慈

許景澄

墓志銘

俞樾

張佩綸

墓志銘

勞乃陳寶琛

卷六

部院大臣四

葛寶華

墓志銘

章稜

姚詒慶

張仁黼

墓志銘

賀濤

馬其昶

徐致靖

傳

胡思敬

張蔭桓

神道碑

張麗慶

張亨嘉

墓行狀

銘

陳衍曾祺

沈家本

墓志銘

王式通

林紹年

神道碑 陳三立

勞乃宣

墓志銘 柯劭忞

卷七

內閣九卿

馮應榴

墓表 秦瀛

陳廷桂

別傳 蕭穆

程同文

桐鄉縣志

朱方增

嘉興府志

郭尙先

墓志銘 林則徐

嚴正基

墓志銘 宗稷辰

王家璧

湖北通志

孫衣言

家傳 姚永樸

王彥威

行狀 王瑞彭
傳 邵瑞彭

徐坊

墓志銘 柯劭忞

喬樹枏

墓表 馬其利

王先謙

墓志銘 吳慶坻

卷八

翰詹一

歸允肅

蘇州府志

顧圖河

小傳 鄧方坤

查嗣琛

小傳 寧方坤

宮鴻曆

小傳 沈默 鄒方坤

戴名世

事略 蕭穆

張符驤

傳 沈默

陳倓

傳 馬樸臣

汪師韓

杭州府志

秦大士

墓志銘 盧文弨

邵嗣宗

墓志銘 錢大昕

董潮

陽湖縣志

秦恩復

揚州府志

金式玉

華表銘 惲敬

錢林

墓表 汪憲孫

李惺

墓志銘 黃彭年

陳沆

傳 周錫恩

卷九

翰詹二

何紹基

墓志銘 鮑少牧

孫鏘鳴

墓碑 繆荃孫

陳介祺

傳 支偉成

費延釐

志銘 洪良品

謝維藩

墓志銘 陸襄鉞

陳冕

墓志銘 孫葆田

周錫恩

墓志銘 王葆心

江標

墓志銘 實 胡 葉昌燾 胡思敬

徐仁鑄

傳 胡思敬

劉元亮

墓志銘 孫葆田

文廷式

傳 胡思敬

沈鵬

墓表 孫雄

葉昌熾

墓志銘 曹元弼

繆荃孫

行狀 夏孫桐

卷十

科道

王奐曾

墓志銘 郭爲觀

馮浩

桐鄉縣志

錢儀吉

壽事 蘇源生

袁銑

湖北通志

朱昌頤

嘉興府志

洪良品

墓志銘 劉光第

王鵬運

傳 況周頤

李慈銘

傳 平步青

楊深秀

傳 梁 胡 思 敬 敬 超

江春霖

墓志銘 孫 孫 雄 林 紆

胡思敬

行狀 劉廷琛

卷十一

曹司一

李茹旻

傳 朱際昌

徐以坤

墓志銘 沈叔埏

吳蔚光

墓表 法式善

沈叔埏

墓志銘 阮元

葉夢龍

墓志銘 朱為弼

莊仲方

傳 褚榮槐

潘曾沂

墓志銘 馮桂芬

吳昆田

墓志銘 黃雲高 延第

熊其光

哀辭 陸日愛

許宗衡

江寧府志

蔡琳

家傳 東允泰

任其昌

墓表 王權

卷十二

曹司二

王頌蔚

墓志銘 秦昌燦

劉光第

與楊銳 梁台傳 啟超 高楷

胡思敬

楊銳

同上 傳 梁啟超

李希聖

墓表 虞本瑛

譚嗣同

傳傳 梁啟超 趙汝霖

林旭

傳傳 梁啟超 陳衍

吳保初

墓傳志 陳衍 康有為

卷十三

使臣

薛福成

傳傳 夏寅 夏寅 傅官

何如璋

傳 溫廷敬

楊儒

書事 失名

黃遵憲

墓志銘 梁啟超

許珏

墓志銘 馬其昶

卷十四

督撫一

石文晟

家傳 李銘

裴宗錫

家傳 章學誠

溫存惠

墓志銘 英和

胡克家

神道碑 馮登府

王紹蘭

墓志 王端履

帥承瀛

湖北通志

梁章鉅

墓志銘 林則徐

吳振械

神道碑 經基孫

賈洪詔

湖北通志

唐訓方

神道碑 李元度

吳昌壽

嘉興府志

張凱嵩

湖北通志

卷十五

督撫二

吳贊誠

家傳 鄭孝胥

李慶翱

墓志銘 孫葆田

于蔭霖

墓志銘 孫葆田 祠記 馬其昶

丁體常

墓志銘 孫葆田

陸元鼎

神道碑 吳慶坻 行狀 陳焱

楊士驥

行狀 吳闓生

袁樹勳

神道碑 陳三立

沈瑜慶

墓志銘 陳三立

周馥

神道碑 馬其昶

馮煦

行狀 魏家驛

卷十六

河臣

蘭第錫

墓志銘 管同

黎世序

墓志銘 梁章鉅

張井

墓志銘 程恩澤

楊鍾祥

墓表 宗稷辰

蔣啟敷

墓志銘 王柏心

卷十七

監司一

劉廷璣

八旗通志

翁嵩年

墓志銘 張廷玉

盧見曾

墓志銘 盧文弨

蔣繼勳

墓志銘 顧千里

李宗傳

家傳 宗稷辰

宗稷辰

墓志銘 王柏心

陳應聘

家傳 孫葆田

范梁

家傳 賀濤

顧文彬

墓志銘 王頌蔚

邊浴禮

傳 徐世昌

蒯德標

墓志銘 姚永概

蔣超伯

江都縣志

林壽圖

墓志銘 謝章铤

黃彭年

墓表 姚永概

秦紉業

墓志銘 孫衣言

卷十八

監司二

易潤壇

墓志銘 蕭穆

蔣凝學

神道碑 王先謙

黃雲鶴

湖北通志

馮煥光

神道碑 陳澧

江忠濬

神道碑 郭嵩慶

史克寬

墓志銘 馬其昶

屈蟠

別傳 李元度

襲易圖

墓志銘 謝章铤

陸心源

神道碑 羅莘田

卷十九

監司三

孫鳳翔

墓表 孫葆田

袁保齡

傳 章梈

金福曾

墓志銘 袁昶

李金鏞

傳 錢基博

石像有言

六

黎庶昌

事實 夏寅官燾

趙國華

世昌 郝植恭 徐

童兆蓉

神道碑 孫詒讓

譚宗浚

墓表 馬其昶

翟伯恆

墓表 張謇

李有棻

神道碑 吳闓生

卷二十

監司四

羅應旒

祠廟碑 宋育仁

郭慶藩

墓志銘 王先謙

曾丙熙

神道碑 曾慶

朱之榛

墓志銘 葉昌燾

蒯光典

墓志銘 馬其昶

張鶴齡

墓志銘 譚延闓

朱慶元

家傳 姚永概

呂珮芬

家傳 馬其昶

鄭業敷

墓志銘 王樹枬

吳慶坻

墓志銘 姚詒慶

左孝同

神道碑 陳三立

卷二十一

守令一

戎政

家傳 趙秉忠

唐甄

行略 王聞遠

楊綠綬

墓志銘 陳儀

唐廉

傳 鄭珍

陸培

墓表 張雲錦

凌存淳

墓志銘 顧大昕

卷二十二

守令二

彭紹謙

墓志銘 錢大昕

茹敦和

傳 沈元春

王嵩高

傳 劉台拱

吳綺

後傳 王方岐

王錫韓

墓志銘 王奂曾

李兆齡

傳 陳儀

楊熊飛

墓表 韓夢周

戴永植

行狀 戴熙

朱煦

家傳 盧文弨

林適中

墓志銘 法式善

盧鳳起

小傳 盧文弨

金克成

小傳 翁方綱

蔣瞻祀

行狀 郭歷

蔣祈年

家傳 盧文昭

周震榮

別傳 章學誠

韋佩金

揚州府志

何道生

墓表銘 法式善

趙曾

墓志銘 陳文述

龔治安

墓志銘 郭尙先

卷二十三

守令三

周廷采

傳 法式善

李鴻瑞

墓志銘 郭尙先

任郿祐

傳 朱士彥

譚聯升

墓志銘 王衍梅

武穆淳

傳 朱士彥

黃安濤

墓志銘 沈日富

龔經遠

墓志銘 王柏心

沈道寬

家傳 徐世昌

張學伊

墓志銘 郭嵩燾

卷二十四

守令四

顧淳慶

墓表 楊觀

何日愈

神道碑 陳澄

夏子齡

傳 穆芑孫

魏源

傳 姚永模

胡湘

墓表 陳澄

徐肅

傳 夏寅官

劉書年

墓碑 張之洞

蔣慶第

傳 徐世昌

王五福

墓碑銘 朱啟連

潘銘憲

墓碑銘 陳澄

楊榮緒

墓碑銘 陳澄

楊志洵

墓志銘 孫葆田

卷二十五

守令五

朱百川

行狀 馮煦

薛元啟

傳 姚永概

趙之謙

墓表銘 葉昌燾

陸鍾江

墓志銘 金和

宋慶嵩

墓表 馬其昶

何金壽

湖北通志

王朝弼

家傳 曾廉

汪薰

墓志銘 郭嵩濂

曾壽麟

墓志銘 曾廉

章壽麟

墓志銘 王闈運

濮文暹

行狀 陳作霖

凌顛德

家傳 孫葆田

卷二十六

守令六

趙烈文

墓志銘 方怡

陳豪

家傳 吳慶坻

章成義

墓表 陳衍

孫葆田

書事 姚永樸

龍起濤

墓志銘 王先謙

夏詒鈺

家傳 馬其昶

吳德瀟

紀事 林紆

邱晉昕

傳 溫廷敬

丁立鈞

碑 鄭孝胥

高鳳岐

墓志銘 林紆

孔昭棠

墓志銘 馮煦

江召棠

家傳 馬其昶

江雲龍

墓志銘 馬其昶

康壽桐

墓志銘 章炳麟 師培

饒榆齡

墓表 章授

翁長森

傳 陳作霖

卷二十七

校官

朱裕觀

家傳 盧文弨

倪模

墓志 王銘引之 姚文 墓田 表 行

王引之

嚴可均

烏程縣志

瞿紹基

墓志銘 李兆洛

蕭明善

墓志銘 宗稷辰

胡泉

墓志 劉恭冕

李元緝

傳 孫葆田

劉元浩

墓志銘 葉昌燾

卷二十八

佐貳雜職

侯坤

墓志銘 英和

趙德俶

墓志銘 王引之

胡鵬昇

墓志銘 沈欽韓

沈蓮

沈宋二君傳 姚登

碑傳有言上

宋永岳 同上

鄒在衡 遺事狀 馮敘倫

卷二十九

武臣一

丁朝雄 神道碑 賈自珍

葉華 傳 尙銘

任昭才 記 阮元

陳步雲 事狀 孫詒讓

秦定三 榮子 三臺 湖北通志 從子

都興阿 巴傳 克坦 布爾 依呼 勒蘭 慶

阿福 喇 順 黃維 納 翰 依 榜 阿

杜嘎爾 維傳 翰 蘇 彰 阿 州 黃

李臣典 別傳 李元度

朱德樹 哀辭 李元度

額爾慶額 傳 黃維 翰

色楞額 額傳 豐 倭 紳 恆 額 州 鈕 黃 榜

維翰

卷三十

武臣二

龔大興

傳 陳作霖

馬復震

墓表 馬其昶

蕭陸高

傳 王闓運

鄭紹忠

紀事 邱晉昕

孫昌凱

傳 章校

曹克忠

傳 徐世昌

李定國

墓表 劉光第

王孝祺

傳 金天羽

樊政陞

墓表 馬其昶

吳宏洛

墓碑 馬其昶

董福祥

墓志銘 王學伊

綽哈布

傳 黃維翰

良弼

祠碑 柯勅 侯毅 恣

章高元

別傳 程荃孫

卷三十一

忠節一

金芳

記事 汪紉

恆斌

家傳 法式善

圖欽寶

書事 俾敬

朱貴

神道碑 朱緒曾

張然

死事略 呂世宜

孫汝鵬

傳 丁晏

王東槐

墓表 宗稷辰

王壽同

墓志銘 陳奐

冒芬

墓碑銘 陳澧

夏慶保

墓表 劉鏡棧

錫齡

死事記 王頌蔚

雙來

贊 蔣超伯

羅士琳

互見 鳴人 揚州府志

楊亮

互見 文學 墓銘 劉

李仁元

傳 王郝 閩植 運恭

馬樹華

墓表 張裕釗

卷三十二

忠節二

李卿毅

墓志銘 王柏心

許錚身

家傳 王先謙

劉廷瑛

家傳 馮桂芬

陳應奎

傳 歐澧

黃國堯

別傳 李元度

楊桂芳

墓表 李元度

胡鳳鳴

合傳 永康 何康 曰 胡氏 七烈

鳳雛

鳳恩

鳳岡

鳳韶

宗壽

鳳標妻盧氏

戴煦

互見鳴人傳 曹鑑

童梅華

別傳 李元度

吳廷芳

傳 翁同龢

楊志伊

哀辭 李元度

胡紹煥

傳 汪士錄

鄭沅

書事 宗稷辰

郭式源

別傳 李元度

張錫嶸

軼事 黎庶昌

周毓南

傳 郝植恭

李佑厚

別傳 李元度

卷三十三

忠節三

永山

傳 黃維翰

壽山

傳 崇玉附 黃維翰

王燮

傳 徐世昌

聶士成

事略 汪慶玲

王廷相

世傳 譚昌祺

王懿榮

家傳 陳葆田

壽富

行狀

林紆

崇綺

紀實

孫維

成肇慶

墓志銘

馮煦

卷三十四

忠節四

黃忠浩

神道碑

羅正鈞 陳三立

文瑞

吳承燕 吳慶坻

克蒙 顧增

陸鍾琦

世昌

子光熙 增

徐 楊宜瀚

羅正鈞

楊調元

墓志銘

李岳瑞 陳三立

世增

吳慶坻

孔繁琴

墓志銘

馮其相

張舜琴

羅正鈞

何永清

傳

羅正鈞

載穆

吳慶坻

趙國賢

正傳

白如鏡 增

羅 吉陞

羅正鈞

楊讓梨

坻傳

陳襄 增

吳慶 王有宏

羅正鈞

端方

成傳

類 增 錦 吳慶 坻

赫 黃凱臣

羅正鈞

卷三十五

逸民一

恆齡

吳傳 德 恩 沛 州

汪承第

傳 羅正鈞

羅長禱

傳 吳慶 坻

志銳

傳 吳慶 坻 從 德 春 勤 州

謝寶勝

慶傳 坻 姚 萬 雲 州 吳

魏耕

墳 版 文 全 祖 望

朱之瑜

以 荀 下 任 朱 張 二 先 生 傳

張斐

同上

唐復思

傳 宋 和

金廷韶

傳 王 源

王玉藻

事 略 全 祖 望

曹鳴遠

兄 志 鳴 武 州 府

余增遠

以 下 志 銘 余 周 兩 宗 義 先 生 墓

周齊曾

同上

曹應昌

麻 城 縣 志

路澤淳

家 傳 歸 莊

陳恭尹

小 傳 馮 奉 初 方 坤

季來之

傳 袁 承 業

一壺先生

傳 戴 名 世

曹維周

傳

藏名世

吳炎

以下書吳潘二子事病

潘樾章

同上

戴笠

卷三十六

逸民二

閔齊伋

湖州府志

閔聲

墓志銘 黃宗羲

閔遵古

傳 陳鼎

毛晉

墓志銘 錢謙益

許楚

傳 汪洪度

雷士俊

傳 陳鼎

戴笠

祠堂記 諸福坤

徐夜

傳 董樵 毛如 李瑜 趙王士道

增 安鍾 慈州 陳去病

孫元凱

紀略 楊鳳苞

呼谷

紀略 楊鳳苞

歸莊

紀略 張應麟 楊鳳苞

黃生

徽州府志

張璠

梁傳 以 朱四 輔 朱宣 等

增 劉賈楠

王巖

傳 劉賈楠

陶澂

補傳

喬出處兮

劉寶

呂留良

事狀

張符驥

袁繼鳳

傳

陳章啟

卷三十七

逸民三

張爾溫

傳

廡樹柏

張錫祚

傳

廡樹柏

周夢顏

傳

彭紹升

李鐸

互傳

見文

方學苞

以下二山

石永寧

同上

凌大寒

以

在下

支剛

三先生傳

張曉

同上

方朝

同上

沈東巖

齋事

嚴元照

薛起鳳

逸

彭紹升

彭希棟

逸

彭紹升

王隱君

記

張自珍

沈謹學

事略

江滬

楊文會

別傳

銘傳

張曾兩

植田

卷三十八

理學

喬漢

揚州府志

吳兆松

墓表 江藩

高金成

稷互見 文學 傳

蘇惇元

傳 方宗誠

朱次琦

畫傳 像 記 荃 王孫 璵

萬斛泉

湖北通志

高均儒

行狀 與 昆 田

成孺

墓志銘 馮 煦 馮 龍

王棻

傳 王 舟 瑤

王用誥

行狀 賀 壽

黃方慶

與 陳 寬 居 合 傳

陳寬居

同上

卷三十九

經學一

姚際恆

杭州府志

賈田祖

銘 汪 中

段玉裁

慶 傳 鈕 樹 玉 孫 徐 承

崔述

行 略 陳 履 和

王念孫

墓 志 銘 阮 元

胡匡衷

家 傳 王 澤

戚學標

州傳

陳熙孫 孫

李誠

朱彬

墓志銘

朱為列

王聘珍

傳

樸荃孫

卷四十

經學二

鈕樹玉

銘互見

梁上卷增 章鉅

墓志

顧鳳毛

傳

焦循

汪光燧

傳

焦循

江沅

蘇州府志

胡秉虔

傳

胡鑑玉

李鍾泗

事狀

焦循

呂飛鵬

墓志銘

梅曾亮

董桂新

傳

胡鑑玉

錢侗

墓志銘

姚椿

江承之

葬銘

董士錫 張惠言

江有誥

傳

葛其仁

金鶚

傳

郭協寅

朱駿聲

事略

孫詒讓

卷四十一

經學三

包世榮

行狀表 沈包世欽韓臣

王萱齡

傳 徐世昌

曾釗

傳 儀克林中柏桐 李聯琇 羅荃孫平

胡紹勳

事點 胡昌登

田寶臣

慕表 李聯琇

任雲倬

傳略 李祖望

龍啓瑞

傳 綦荃孫

李祖望

江都縣志

鍾文烝

嘉興府志

孫詒讓

事章略 朱孔傷 薛傳

章炳麟

汪宗沂

傳 劉師培

皮錫瑞

傳 支偉成

丁以此

傳 馬鈺倫

卷四十二

疇人一

吳玉楫

傳 丁晏

項名達

可傳 王大育 楊 諸

羅士琳

互見忠節 傳

易之淵

沈齡

田普實 楊

戴煦

臣互見忠

節可寶傳

楊寶

顧觀光

可寶

韓應陸增

諸

梁漢鵬

傳 陳澧

陳瑒

傳 馮桂芬

夏鸞翔

傳 諸可寶

鄒伯奇

齡傳增 劉熙載 伊德

丁取忠

傳 李錫蕃增 諸可寶

卷四十三

疇人二

汪日楨

傳 諸可寶

李善蘭

傳 諸可寶

徐壽

家傳 子 華翼輪 增 錢基 程培芳

錢基 程培芳

軼事 華世芳

華蘅芳

基傳 弟 世芳 增

錢

趙元益

家小傳 丁華福 世保芳

鄒代鈞

傳 鄒永修

方克猷

杭州府志

卷四十四

文學一

錢謙益

年小 傳 萬方里 坤

賈開宗

墓志 銘 徐作肅

金人瑞

傳 廖妻

龔鼎孳

小傳 嚴正 鄭方坤

任源祥

傳 任 羅源 運 抹

萬斯同

行狀 劉坊

卷四十五

文學二

閔麟嗣

燕表 張符 顧

蔡廷治

墓志 劉銘 師 費 錫 瓊

李必恆

小傳 鄭方坤

殷嶧

小傳 鄭方坤

陳思相

小傳 唐英

溫睿臨

湖州 通志

方世舉

傳 蕭 稷

吳焯

行狀 張增

馬長海

傳 李 鏞

李錯

景元 見 逸 生 民 城 志 生 傳 陳 梓

查為仁

小傳 鄭方坤

吳玉搢

傳 韓 夢 周

趙曦明

傳 盧文 弼

朱箕

墓表 江 藩

汪啟淑

徽州府志

吳騫

杭州府志

劉文蔚

以下越州七詩人小傳

陳法乾

同上

劉鳴玉

同上

童鈺

同上

茅逸

同上

沈翼天

同上

姚大源

同上

卷四十六

文學三

沈祖惠

傳 數可均

卷四十七

文學四

高金成

互見理學 以下七人為越書畫傳 湯紀倫

楊際昌

同上

龐毅

同上

朱紱

同上

章學誠

同上

傳

沈元泰

張元浩

同上

傅學浩

同上

胡亦常

墓志銘

續大昕

施國祚

湖州府志

王芑孫

墓志銘

秦源

廷朗

家傳

沈欽霖

王曇

墓誌

陳履自述

汪潮生

傳

包世臣

汪軻

傳

吳修

墓志銘

馮登府

郭麐

墓志銘

馮登府

卷四十八

文學五

楊士煥

以下十七人為舊言集詩人小傳 李兆洛

李慶來

墓誌銘

郭原

劉煥章

同上

奚寅

同上

呂嶽

同上

吳一諤 同上

錢履坦 同上

錢季重 同上

徐宗鄭 同上

吳飛鵬 同上

翟震龍 同上

吳濟 同上

路揆 同上

劉遵陸 同上

李荃 同上

吳鴻璧 同上

張金吾 同上
黃廷鑑

陳鱣 傳 錢泰吉

陳文述 杭州府志

陳善 杭州府志

陳鴻壽 杭州府志

黃承吉 墓志 路 阮元

畢貴生 墓志 包世臣

汪家禱 別以下三姚文學合傳 許宗彥

楊鳳苞 同上

嚴元照 同上

張杓 傳 陳澧

王衍梅 傳 沈元泰

呂璜

蘇志 彭銘 梁章鉅

馮登府

嘉興府志

陳逢衡

傳 金長編

卷四十九

文學六

俞正燮

已傳 存 夏寅官 附 癸

梅曾亮

江寧府志 附 柏樹山

房文集書後

朱琦

朱緒曾

江寧府志 朱金牧 增

譚大勳

墓志銘 王柏心

迮鶴壽

城志銘 潘眉

項鴻祚

小傳 譚獻

龔自珍

年譜 黃守恆

汪穀

文碑 洪 包世臣 丁晏傳

紀慶曾

專略 沈堯

沈堯

傳 哀 辭 夏寅 寶 寶 寶

張安保

別墓表 許吳宗 衛田

卷五十

文學七

汪文臺

朱以下師 三先生傳

程鴻詔

同上

湯球

同上

張岳駿

哀辭 奏謝書

楊亮

互見忠節傳 王翼鳳

汪泰

張拾附 許宗

屠蘇

小傳 張元培

熊少牧

墓志銘 李元度

蔣湘南

傳 夏寅官

羅汝懷

墓志銘 郭澹齋

鄧瑤

墓志銘 黃彭年 墓表

歐陽勳

墓志銘 吳敏樹

葉名澧

傳 朱琦

史夢蘭

傳 徐世昌

魯賈

傳 吳昆田

趙齊嬰

墓碣銘 陳澧

勞檢

以下唐樓勞氏三君傳 吳昌綬

權

同上

格

同上

卷五十一

文學八

蔣日豫

以下常州二子傳

方恠

同上

唐仁壽

墓志銘 張裕劍

管嗣復

齊 吳懷珍

金和

小傳 東允泰

魏秀仁

墓志銘 謝章鑑

張裕劍

傳 夏寅官

侯楨

哀詞 華雲繪

王灝

墓狀 張裕劍

鄧輔繪

墓志銘 王國運

鄧繹

墓志銘 王國運

陳壽祺

以下三子傳 李慈

王星誠

同上

孫廷璋

同上

王豫

揚州府志

符葆森

揚州府志

顧壽楨

墓志銘 萬方

柳以蕃

墓表 廣順坤

譚獻

書傳一 夏寅官書二 附 諭子

朱鳳儀

墓志銘 劉師培

卷五十二

文學九

劉光養

墓傳 墓表 陳三 墓立 墓

徐宗亮

墓志銘 姚永振

高延第

墓傳 墓表 吳波

蕭穆

傳 姚永振

顧雲

別傳 陳作霖

周家祿

墓志銘 顧錫爵

朱啟連

傳 陶器 學

李結

傳 姚永振

汪康年

墓傳 墓志 唐銘 文 治林 紆

陳筠

以下 陳周合傳 吳澹

周楷

同上

李佳

別傳 吳澹

劉師蒼

傳 袁鐘

丁惠康

傳行狀 姚梓芳 衍

宋恕

墓傳 墓志銘 陳馬 詩 錄 魯

張宗瑛

墓志銘 吳國生

蔣黼

墓志銘 羅振玉

卷五十三

文學十

賀濤

行狀 趙衡

王錫祺

別傳 吳澹

陳作霖

墓志銘 陳三立

鄭文焯

墓志銘 鄭有為

朱孔彰

以下朱李二先生傳

李詳

同上

方守彝

墓志銘 潘田

王舟瑤

墓志銘 章棫

王國維

別傳 費行簡

辜鴻生

傳 趙鳳昌

陳慶年

墓志銘 唐文治

劉嶽雲

墓志銘 章棫

葉德輝

墓志銘 許崇熙

卷五十四

孝友

李廷貢

傳 李鏞

卓隆

傳 陶元藻

韓彥

傳 向璠

洪正治

傳 李階

翟彩令

傳 包世臣

戈宙襄

銘 顧千里

李鵬年

以下包世臣丁三李傳

鵬高

同上

鵬萬 同上

李孝子 齊 錫 績

戴庚辛 傳 馮 登 府

周人偉 遺 事 記 王 拯

孫佐標 傳 蕭 程

王恩晉 墓 志 銘 陳 奂

鄔氏子 記 顧 壽 楨

章大 傳 熊 其 英

李涌 碑 文 蕭 顯 坤

李中和 傳 孫 葆 田

陳孝子 傳 蕭 顯 坤

徐儒選 小 傳 李 齡 妻

陳鎬 墓 志 銘 王 國 維

卷五十五

義行

閔世璋 傳 陳 鼎

王珍 傳 王 慈 姑

楊成義 傳 李 績

郭六 傳 儲 新 璜

周大 書 寫 在 中

張琴舫 傳 包 世 臣

崔禮

傳 陳玉樹

孫立

傳 丁晏

閔肇春

傳 蔣超魯

周昌發

記事 失名

陳時

家傳 馮桂芬

汪鼎

墓表 陳澧

吳復成

新編 孟增 江寧府

曾伯爵

墓志銘 王慎楙

謝家福

傳 費樹蔚

武訓

記 失名

楊斯盛

傳 章棫

唐錫晉

傳 馮煦

卷五十六

藝術

過文年

以下二十人 為弈

盛年

同上

周嘉錫

同上

李元兆

同上

汪漢年

同上

周勳六

同上

江君甫

同上

黃霞

同上

徐遠 同上

梁魏今 同上

程蘭如 同上

施紹閣 同上

范世勳 同上

徐璇 同上

任丙 同上

潘耀遠 同上

李湛源 同上

沈琦 同上

顧船 同上

程國賢 同上

周鼎 同上

陳毓性 同上

方士庶 傳 閱 著

吳馨 傳 蔣士銓

錢肇熹 墓志銘 錢大昕

曹銳 墓志銘 王芭錄

羅聘 墓志銘 吳錫麒

巴慰祖 別傳 汪中

王潤 墓志銘 馮登府

朱鶴年 傳 阮元

費丹旭 傳 汪曾唯

蟹鉗 以下四巧工傳 失名

汪復慶

同上

程以藩

同上

張立夫

同上

徐雀峯

紀以下三時民傳夏

季磐

同上

呂光

同上

王興源

包以下記兩筆工語

王永清

同上

曹竹齋

包以下臣記兩棒師語

潘佩言

同上

宋端己

傳周濟

萬德華

傳陳澧

陸秉鈞

記周家祿

黃勉之

墓碑王樹枏

卷五十七

黨人

唐才常

傳道汝霖

史堅如

傳尙秉和

鄒容

傳章炳麟

吳懋

傳尙秉和

劉道一

傳章炳麟

徐錫麟

傳與陳伯平馬宗漢合

陳伯平 同上

馬宗漢 同上

秋瑾 墓表 徐自華

熊成基 哀辭 章炳麟

林覺民 傳 尙秉和

趙聲 事略 章士釗

楊守仁 事略 楊昌濟

詹蒙 傳 尙秉和

葉仰高 傳 尙秉和

陶成章 傳 尙秉和

楊禹昌 墓碑 熊澤

彭家珍 傳 汪文瀾

卷五十八

釋道

淨挺 塔誌銘 毛奇齡

弘仁 傳外傳 失名 許楚

雪裘 傳 賀詒孫

弘濟 傳 陳鼎

元濟 傳 陳鼎

智樸 順天府志

松安 傳 李繼

海寬 傳 方苞

複亭

傳 張九敘

通理

塔銘 嚴履

本白

塔銘 郭履

際醒

行略 陸寬

陳見聖

傳 包世臣

澍菴

傳 王耕心

靜山

塔檣銘 丁晏

達受

傳 管廷芬

大須

傳 喻謙

敬安

傳 精一 喻謙

卷五十九

列女一

母儀

尹會一母李氏

墓志銘

黃慎母曾氏

略 王步南

王茂蔭祖母方氏

墓誌

莫友

汪婆

家傳 劉毓松

王先謙母鮑氏

墓表

周壽

夏震武母汪氏

墓表

孫葆

賢明

黃媛介 小傳 施國章

蔡琬 傳 徐世昌

林正 家傳 曹貞秀

方婉儀 墓志銘 翁方綱

張因 傳 阮元

王采薇 墓志銘 袁枚

錢與齡 墓志 錢儀吉

湯瑤卿 墓志銘 包世臣

王貞儀 傳 吳昌綬

吳瓊仙 墓志銘 洪亮吉

梁德繩 傳 阮元

季景和 傳 孫原湘

惲恆 傳 謝應芝

卷六十

列女二

孝淑

吳瑩 墓誌 杭世駿

張巧姑 傳 沈劭

林氏 記事 王照圖

湯嘉名 傳 徐世昌

桂中行女

誄 馮煦

節操

詹純

傳 施閏章

方炳先妻毛氏

傳 鍾大昕

閔長孫妻龍氏

傳 王拯

彭德魁妻姚氏

傳 姚永概

烈義

吳宗愛

傳 許紹

西河婦

與住山女合傳 戴名世

荏山女

同上

林蘭

傳 汪榮

汪淑蕙淑蘋

傳 蕭穆

謝蘭妻李氏

頌表 卓炳麟

于逸琴

傳 馮煦

嚴烈女

慕表 賀濤

王拱政妻許氏

傳 王舟瑤

孔昭寀妻劉氏

事略 吳淦

張士茂妻賈氏

碑 孫葆田

貞潔

王本石聘妻夏氏

傳

大

周絡馨

傳

劉文淇

袁某聘妻王氏

傳

馮度

黃淑華

書事

李元度

義行

祥姑娘

傳

徐世昌

卷末

集外文

楊守敬

傳

陳衍

詹天佑

碑

徐世昌

劉師培

外行述傳

陳鐘凡
尹炎武

嚴復

墓志銘

陳寶琛
王允哲

姜桂題

家傳

林紆

張勳

墓志銘

陳三立

田文烈

墓志銘

樊增祥

汪大燮

墓志銘

王式通
邵章

王士珍

行狀

尙秉和

碑傳集補卷首上

碑傳集補卷首下

作者紀略

碑以錄文先後為次凡所著石或續集某集已有傳者即書見正集某卷或續集某卷

張亨嘉 見本集卷六

徐世昌 字菊人號弢齋天津人清光緒丙戌進士體仁閣大

學士弼德院顧問大臣民國三年任國務卿七年選舉大總

統有畿輔先哲傳

王先謙 見本集卷七

馬其昶 字通伯桐城人清學部主事民國參政院參政有抱

潤軒集

夏孫桐 字閏枝號悔生江陰人清光緒壬辰進士湖州知府

孫葆田 見本集卷二十六

陳寶琛 字伯潛號弢庵閩侯人清同治戊辰進士弼德院顧

問大臣

陳衍 字叔伊閩侯人清光緒壬午舉人學部主事有石遺室集

吳郁生 字蔚若號鈍庵吳縣人清光緒丁丑進士郵傳部侍郎

葉昌熾 見本集卷八

余肇康 字堯衢長沙人清光緒丙戌進士江西按察使

陳三立 字伯嚴修水人清光緒丙戌進士吏部主事

李茹旻 見本集卷十

胡宗緒 字襲參清桐城人雍正庚戌進士國子監司業有瓊

隅集

李錯 見本集卷三十七又卷四十五

莊亨陽 字復齋清南靖人康熙戊戌進士淮海道副使有秋

水堂集

臧庸 初名鏞堂字在東清武進人有拜經堂文集

蔣士銓 見正集卷四十九

沈元泰 字墨莊清會稽人道光庚子進士江西鹽巡道有道

光會稽縣志稿

張穆 見續集卷四十三

吳昆田 見本集卷十一

費樹蔚 字仲深吳江人清候選直隸州知州民國肅政史

朱福詵 字桂卿海鹽人清光緒庚辰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

王舟瑤 見本集卷五十三

李慈銘 見本集卷十

孫家鼐 見本集卷一

姚永樸 字仲實桐城人清光緒 舉人有蛻私軒集

馮煦 見本集卷十五

梁啟超 字卓如號任公新會人清光緒己丑舉人賞六品銜

民國財政總長有飲冰室集

費念慈 字肥懷號西蠡清武進人光緒己丑進士翰林院編修

俞樾 見續集卷七十五

勞乃宣 見本集卷六

姚詒慶 字翼唐餘杭人清光緒乙酉舉人度支部主事民國財政部司長

章梈 字一山寧海人清光緒甲辰進士翰林院檢討有一山

文存

賀濤 見本集卷五十三

胡思敬 見本集卷十

張祖廉 字彥雲號山荷嘉善人清光緒壬寅舉人癸卯舉經
濟特科授知縣歷官弼德院一等祕書官民國隴秦豫海鐵路
督辦有八識田齋文

吳曾祺 字翼亭閩侯人

王式通 字書衡號志齋汾陽人清光緒戊戌進士大理院民
科推丞民國水利局副總裁

柯劭忞 字鳳孫膠縣人清光緒丙戌進士典禮院學士民國
十六年國史館館長

秦瀛 見續集卷八

蕭穆 見本集卷五十二

林則徐 見續集卷二十四

宗稷辰 見本集卷十七

邵瑞彭 字次公淳安人民國眾議員

吳慶坻 見本集卷二十

劉青藜 字太乙一字臥廬號嘯月清襄城人康熙丙戌進士

翰林院庶吉士有高陽山人集

鄭方坤 字則厚號荔鄉清建安人雍正癸卯進士兗州知府

有名家詩鈔小傳

沈默 字興之號讓齋晚號遜叟清泰州人舉人有發幽錄

馬樸臣 見正集六十

盧文弨 見正集卷四十八

錢大昕 見正集卷四十九

惲敬 字子居清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瑞金知縣有大雲山

房集

汪熹孫 見續集卷四十三

黃彭年 見本集卷十七

周錫恩 見本集卷九

熊少牧 見本集卷五十

繆荃孫 見本集卷九

支偉成 字 丹徒人有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洪良品 見本集卷十

陸襄鉞 字吾山清丹徒人

王葆心 字季鄉羅田人清光緒癸卯舉人學部主事有晦堂

文鈔

孫雄 原名同康字師鄭常熟人清光緒甲午進士京師大學堂文科監督民國國史館協修有鄭學齋文存

曹元弼 字叔彥吳縣人清光緒甲午進士內閣中書

郭爲觀 字叔瞻清猗氏人雍正丙午舉人有棟壩集

蘇源生 見續集卷七十一

劉光第 見本集卷十二

況周頤 字夔笙桂林人清光緒己卯舉人江蘇候補同知

平步青 字景蓀號棟山又號侶霞清山陰人同治壬戌進士

江西糧道

林紆 字琴南閩侯人清光緒壬午舉人有畏廬集

劉廷琛 字幼雲九江人清光緒甲午進士京師大學堂總監

督

朱際昌 字佳山

沈叔埏 見本集卷十一

法式善 原名運昌伍堯氏字開文號時帆一號梧門清蒙古
正黃旗人乾隆庚子進士歷官司業侍講學士祭酒洗馬庶
子有存素堂集

阮元 見續集卷三

朱爲弼 見續集卷二十二

褚榮槐 字二梅清嘉興人咸豐己未舉人龍游教諭有田硯
齋文集

高延第 見本集卷五十二

黃雲鶴 見本集卷十八

陸日愛 字曦叔號雪亭清青浦人吳江籍浙江候補知府有

守拙齋集

諸可寶 字璞齋一字遲鞠清錢塘人同治丁卯舉人崑山知

縣有疇人傳三編

束允泰 字季符清丹陽人同治 舉人浙江知縣

王權 字心如清伏羌人道光甲辰舉人興平知縣

高楷 字卓然一字拙園瀘縣人清光緒丙子舉人內閣中書

有拙園集

黃尙毅 字仲生綿竹人清光緒甲午舉人中書科中書

成本璞 字琢如湖南人清光緒 舉人浙江候補知府

蕭汝霖 字蕭齋桃源人有瀏陽烈士傳

康有爲 原名祖詒字長素一字廣廈號更生南海人清光緒

乙未進士工部主事

夏寅官 字虎臣東臺人清光緒庚寅進士江西候補知府民

國眾議員

錢基博 字子泉無錫人

溫廷敬 大埔人

章學誠 見本集卷四十七

英和 見續集卷二

馮登府 見本集卷四十八

王端履 字小穀清蕭山人嘉慶甲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李元度 見續集卷三十九

鄭孝胥 字蘇龕閩侯人清光緒壬午舉人湖南布政使

陳豪 見本集卷二十六

吳闓生

字辟疆桐城人民國國務院祕書有北江集

魏家驊

字梅孫江寧人清光緒戊戌進士癸卯舉經濟特科

由編修保送知府歷官雲南迤東道

管同

見續集卷七十六

梁章鉅

見本集卷十四

程恩澤

見續集卷十

王柏心

見續集卷八十

張廷玉

見正集卷二十二

顧千里

見續集卷七十七

王頌蔚

見本集卷十二

姚永概

字叔節桐城人清光緒戊子舉人有慎宜軒集

謝章铤

字枚如清福州長樂人光緒丁丑進士內閣中書有

賭棊山莊集

孫衣言 見本集卷七

陳澧 見續集卷七十四

郭嵩燾 見續集卷十五

袁昶 見續集卷十七

孫詒讓 見本集卷四十一

唐文治 字蔚芝太倉人清光緒壬辰進士農工商部左侍郎

張謇 字季直南通人清光緒甲午一甲一名進士翰林院修

撰民國農商總長

宋育仁 字芸子富順人清光緒丙戌進士湖北候補道

曾廉 字伯隅清寶慶人光緒 舉人陝西道員有甌菴集

譚延闓 字組庵茶陵人清光緒甲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民國

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

王樹枏 字晉卿新城人清光緒丙戌進士新疆布政使民國
國史館總纂

趙秉忠 字景光號秋墅清揚州興化人乾隆乙丑進士翰林
院庶吉士有秋墅集

王方岐 字武徵清江都人有蒙齋集

王聞遠 字聲弘號蓮涇清蘇州人

王奐曾 見本集卷十

陳儀 見正集卷四十七

鄭珍 見續集卷七十四

韓夢周 字公復號理堂清濰縣人乾隆丁丑進士來安知縣
有理堂集

張雲錦 字龍威號鐵珊清平湖人監生有蘭玉堂集

戴熙 見續集卷五十四

劉台拱 見正集卷一百三十五

翁方綱 字正三號覃溪清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內閣學士
有復初齋集

郭麐 見本集卷四十七

陳文述 見本集卷四十八

王芑孫 見本集卷四十七

郭尙先 見本集卷七

朱士彥 見續集卷十

王衍梅 見本集卷四十八

沈日富 字沃之一字南一清吳江人道光己亥舉人有受恆

受漸齋集

方濬頤 字子箴號夢園清鳳陽定遠人道光甲辰進士四川

按察使有二知軒文存

楊峴 字見山號庸齋晚號蘋翁清歸安人咸豐乙卯舉人江

蘇候補知府有遲鴻軒集

張之洞 見本集卷二

朱啟連 見本集卷五十二

程秉鈞 字竹庵清績溪人

金和 見本集卷五十一

陳作霖 見本集卷五十三

方怡 字子順清陽湖人光緒優貢廣東知府有韓廬文鈔

劉師培 見本集卷末

章炳麟 字枚叔號太炎餘杭人清諸生民國籌邊使有太炎

文錄

姚文田 見續集卷八

王引之 見續集卷十

李兆洛 見續集卷七十三

劉恭冕 字叔俛清寶應人光緒己卯舉人有廣經室文鈔

沈欽韓 見續集卷七十六

姚瑩 見續集卷三十五

馬敘倫 字彞初杭縣人民國教育次長有天馬山房文存

龔自珍 見本集卷四十九

尙鎔 字宛甫號喬客清南昌人諸生有持雅堂文集

黃維翰 字申甫崇仁人清光緒甲辰進士龍江知府民國內

務部祕書有黑水先民傳

邱晉昕 見本集卷二十六

金天羽 原名天翮字松岑吳江人有天放樓文言

王學伊 字聘三文水人清光緒甲午進士甘肅候補道

侯毅 字雪農號疑始無錫人

汪縉 字大紳號愛廬清吳縣人諸生有汪子文錄

朱緒曾 見本集卷四十九

呂世宜 字西村清 人有愛吾廬文鈔

丁晏 見續集卷七十四

陳奐 見續集卷七十四

劉毓崧 見續集卷七十四

蔣超伯 見本集卷十七

郝植恭 見本集卷十九

王闓運 初名開運字紉秋改字壬秋湘潭人清咸豐丁巳補

行壬子舉人光緒戊申賜翰林院檢討民國國史館館長有

湘綺樓集

張裕釗 見本集卷五十一

何曰愈 見本集卷二十四

曹籀 亦名金籀字葛民號柳橋清仁和人諸生有籀書內外

篇

翁同龢 見本集卷一

汪士鐸 見續集卷七十四

黎庶昌 見本集卷十九

吳汝綸 見續集卷八十一

汪聲玲 字小巖旌德人清光緒甲午進士江蘇候補道民國
執政府祕書

陳代卿 字雲笙清宜賓人咸豐庚申舉人署膠州知州有慎
節齋文存

羅正鈞 字順循湘潭人清光緒乙酉舉人山東提學使有辛
亥殉節錄

李岳瑞 字孟符咸陽人清光緒癸未進士戶部主事

全祖望 字紹衣號謝山清鄞縣人乾隆丙辰進士翰林院庶
吉士有鮚琦亭集

荀任

宋和 字介山號岸圃清歙縣人有橋西草堂文集

王源 見正集卷一百三十九

黃宗義 見正集卷一百三十一

歸莊 見本集卷三十六

馮奉初 字默齋清廣州順德人嘉慶甲戌進士潮州府教授

袁承業

戴名世 見本集卷八

顧炎武 見正集一百三十

陳去病 字佩忍吳江人

戴笠 見本集卷三十六

陳鼎 字定九清江陰人有留谿外傳

錢謙益 見本集卷四十四

汪洪度 字于鼎清歙縣人有息廬文集

諸福坤 字元簡清長洲人有杏廬文鈔

楊鳳苞 見本集卷四十八

張應麟 清太倉人

劉寶楠 見續集卷七十三

張符驥 見本集卷八

陳豫啟 字右平清揚州興化人

龐樹柏 字欒子常熟人

彭紹升 字允初號尺木清長洲人乾隆丁丑進士有二林居

集

方苞 見正集卷三十五

嚴元照 見本集卷四十八

江滉 字弢叔清長洲人諸生浙江鹽大使

張爾田 字孟劬杭縣人清江蘇候補知府

沈曾植 字子培號乙盦嘉興人清光緒庚辰進士安徽布政使

江藩 見續集卷七十四

方宗誠 見續集卷八十

王璲

汪中 見正集卷一百三十四

陳履和 字介存號海樓清石屏人乾隆庚子舉人東陽知縣有遺經樓文稿

王澤 字子卿清蕪湖人嘉慶辛酉進士徐州知府有觀齋集
焦循 見正集卷一百三十五

胡韞玉 字 涇縣人

梅曾亮 見本集卷四十九

姚椿 見續集卷七十八

張惠言 見正集卷五十一又卷一百三十五

董士錫 見續集卷七十七

葛其仁 字元肫一字鐵生清太倉嘉定人嘉慶己卯舉人歙

縣教諭

郭協寅 字滄洲號石齋清臨海人諸生

包世臣 見續集卷七十九

胡昌豐

李聯琇 見續集卷十七

李祖望 見本集卷四十一

朱孔彰 見本集卷五十三

華翼綸 字遂秋清金匱人道光甲辰舉人永新知縣有荔雨

軒集

程培芳

華世芳 見本集卷四十三

丁福保 字仲祜無錫人

鄒永修 新化人

葛萬里 崑山人

徐作肅 字恭士清商丘人順治辛卯舉人有偶更堂集

廖燕 字柴舟清曲江人有二十七松堂集

嚴正矩 字方公孝感人明崇禎癸未進士清戶部左侍郎有

涉園集

瞿源洙 字時夏清宜興人有笠洲文集

任啟運 字翼聖號鈞臺清荆溪人雍正癸丑進士宗人府宗

石竹齋
十一
承有清芬堂集

劉坊 字鼂石清 人有天朝閣集

費錫璜 字滋衡清新繁人

唐英 字俊公一字叔子晚號蝸寄老人清漢軍正白旗人歷

官淮關九江關粵梅關監督

張增 字曦亮號南漪清仁和人乾隆丁卯舉人舉經學有南

漪遺集

陳景元 字石閭清漢軍正白旗人

陳梓 見正集卷一百二十七

嚴可均 見續集卷七十二本集卷二十七

湯紀尙 字伯述清蕭山人諸生直隸候補知府有槃藹文集

譚獻 見本集卷五十一

王瑩 見續集卷七十七

沈欽霖 見續集卷四十一

黃廷鑑 字琴六清昭文人諸生有第六絃谿文鈔

錢泰吉 見續集卷七十九

彭昱堯 見續集卷七十八

金長福 字雪舫清高郵人貢生

吳敏樹 見續集卷八十

朱琦 見續集卷七十九

潘眉

黃守恆 嘉定人

沈垚 見本集卷四十九

孫燮 字呂揚號愈愚清烏程人歲貢生有愈愚文集

許宗衡 見本集卷十一

朱師轍 字少濱 黟縣人 清諸生

秦紉業 見本集卷十七

張天培 清太倉人

吳昌綬 字印丞 一字伯宛 號松鄰 杭縣人 清光緒丁酉舉人

民國司法部秘書

吳懷珍 見續集卷八十一

萬方煦 字伯璠 號對樵 清山陰人 有豫齋集

陳澹然 字劍譚 桐城人 清光緒 舉人

吳涑 字溫叟 淮陰人 清諸生 民國眾議員 有抑抑堂文

顧錫爵 字延卿 如皋人

陶邵學 字子政 又字子源 番禺人 清光緒甲午進士 內閣中

書

袁鑣 字季枚 秦縣人

姚梓芳

陳詩 字子言 廬江人

羅振玉 字叔蘊 號雪堂 上虞人 清學部參事

趙衡 字湘帆 冀縣人 清光緒戊子舉人

尹炎武 字石公 丹徒人

潘田 桐城人

費行簡 字閏生 吳興人

趙鳳昌 字竹君 武進人

許崇熙 字季純 長沙人 清諸生 民國國務院秘書

陶元藻 字鳧亭 號篁村 清會稽人 諸生 有泊鷗山房集

向璿 見正集卷一百二十九

錫縝 榜名錫淳字厚安號淶叻博爾濟吉特氏清滿洲正藍旗人咸豐丙辰進士駐藏大臣有退復軒文

王拯 原名錫振字定甫號少鶴清馬平人道光辛丑進士通政使有龍壁山房集

顧壽楨 見本集卷五十一

熊其英 字純叔清青浦人歲貢生有恥不逮齋集

李齡壽 字辛垞清吳江人諸生有抱齋遺集

王國維 見本集卷五十三

王懋竑 見正集卷四十八

儲研璘 字硯峯號偏園清宜興人乾隆甲午明人有偏園集

陳玉樹 見續集卷七十五

閔華 字蓮峯號玉井清江都人

王芑孫 見本集卷四十七

吳錫麒 字聖徵號穀人清錢塘人乾隆乙未進士國子監祭酒有有正味齋集

汪曾唯 字子用清錢塘人湖北知縣

夏紀堂 字秋室晚號古茶翁清高郵人諸生有古茶窠遺文

周濟 見續集卷七十七

周家祿 見本集卷五十二

尚秉和 字節之行唐人清光緒癸卯進士民國內務部科長

有辛壬春秋
徐自華 崇德人

章士釗 字行嚴號孤桐長沙人民國執政府祕書長

楊昌濟 字懷中 長沙人 清諸生

熊澤 秀山人

汪文溥 字蘭皋 武進人

毛奇齡 原名姓字大可 一字于一 又字齊于 蕭山人 明諸生

清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 授翰林院檢討 有西河集

許楚 見本集卷三十六

賀詒孫 字子翼 清永新人 諸生 有水田居士集

張九鉞 字度西 號紫峴 清湘潭人 乾隆壬午舉人 江西知縣

有陶園文集

際醒 見本集卷五十八

體寬 清京師拈花寺僧

王耕心 字道農 清正定人 南河候補同知

管廷芬 字培蘭號芷湘清海寧人諸生有淳溪老屋自娛集

喻謙 字味階號味庵衡陽人有高僧傳四集

王步青 見正集卷四十八

莫友芝 見續集卷七十九

施閏章 見正集卷四十三

曹貞秀 字墨琴清長洲人王芑孫室有寫韻軒小稿

袁枚 見正集卷一百七

錢儀吉 見本集卷十

洪亮吉 見正集卷五十一

孫原湘 見續集卷七十六

謝應芝 字子階號浣村清陽湖人貢生有會稽山房文集

杭世駿 字大宗號堇浦清仁和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授

翰林院編修有道古堂集

沈鈞 字臯村清高郵人貢生

王照圓 字瑞玉一字婉侗清福山人棲霞郝懿行室有閨中文存

許楣 字辛木清海寧人道光癸巳進士戶部主事

汪婪 見本集卷五十九

陳鐘凡 字斟玄鹽城人

王允哲 字又點長樂人

樊增祥 字嘉父號雲門恩施人清光緒丁丑進士江寧布政使

邵章 字伯綱號倬盒杭縣人清光緒癸卯進士翰林院編修
民國平政院庭長

引用志書

先亦
後以
爲錄
次文

常昭合志

嘉興府志

湖北通志

桐鄉縣志

蘇州府志

杭州府志

陽湖縣志

揚州府志

江寧府志

八旗通志

江都縣志

烏程縣志

徽州府志

麻城縣志

湖州府志

碑傳集補卷首下

碑傳集補卷一

江都閔爾昌纂錄

宰輔一

清故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軍機大臣贈太保

諡文達張公神道碑銘

張亨嘉

國家龍興二百有餘載武節之盛照鑠古今其始所用以戰勝
攻取者率皆豐鎬故家熊羆之士伏飛蹶張勇略無前泊乎咸
同之際乃有被服儒雅起家章句出任軍旅喋血乘勝以成大
勳然卒未有以大魁之望膺專閫之權收耆定之功應爰立之
兆握樞機之重享耄耋之年如吾師南皮張公者道光末年寇
起于粵逾嶺涉湘浮洞庭沿江東下據金陵爲僞都分兵北出
羣捻乘之天下遂無完土時則有若湘鄉曾公國藩湘陰左公

宗棠之用湘軍曾公又與合肥李公鴻章共勦淮軍惟公以異軍特起與之頡頏而豫軍清淮軍之名聞天下公以丁未一甲一名進士受列聖之知屢持文枋由修撰入值上齋五遷而至禮部侍郎同治元年遂拜巡撫河南之命當是之時朝廷方憂南服天下謀士虓將精兵良馬萃于三吳豫介居燕晉齊秦吳楚之中兵法所謂衝地羣寇出沒自雍而東延汜雒震於淮汝亂略相從南則三關之戍經年不解而兵窳餉絀較諸道爲獨甚公既視事則蒐軍實審地形選武騎以備追逐是年冬視師汝陽知汝捻以陳大喜張鳳林爲最勅遣提督張曜等攻蕭王寨破之大喜跳而免二年春諸軍破斬張鳳林於明港遂圍張岡張岡者汝捻所恃爲嶠負者也大喜乃糾亳捻程張二酋以侵豫邊公飭諸將分兵禦之而益嚴圍師六月克之乘勝擊斬

逆酋以下千六百餘級別將亦先後剋邢集雍尙寨剋談家園
平賊堡以十數當亳捻侵邊時諸軍四出角逐殺傷過當其年
程二老坎最蹙來降遂圍張總愚於南召之李青店而粵逆陳
得才等四僞王連營數十里由秦入宛以揀捻三年春諸將大
破陳得才於內鄉之赤眉城淅川之板橋川等處公視師南陽
飭諸將視賊所向大鞞大膊賊由楚入皖張曜宋慶等連諸道
軍追擊至六安州之流瀑曠又大破之斬馘略盡陳得才走死
而張總愚仍挾大喜擾豫境諸將一敗之於寶豐再敗之於魯
山時豫軍盡從僧邸追賊出境公遂由葉襄城還鎮汝川僧軍
時有勝負賊東走公亦改授河道總督矣公在豫之年凡五強
寇平其四獨張總愚死灰復燃以蹶名王論者謂公不遽謝兵
枋當不至此五年八月調漕運總督是時捻燄方張中原魚爛

石印本一
二
漕帥建牙之地尤寇所常奔突先是曾李二公相繼督師患賊
騎飄忽乃議逼捻于運河之西六年五月捻自戴廟潰圍而東
于是盡徵諸侯之師偪捻于運東塹而守之自張秋以迄於海
屯戍相望賊敗而南下淮東戒嚴公飭諸將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八月總兵姚廣武連敗賊於劉老澗大興集公奏請
濟師十月寇犯海州之青口公督諸將擊大破之十二月寇大
舉趨六塘清淮軍連敗之于老壩于石塘平橋捻首賴文光遁
至揚州之茱萸灣防軍遮獲之東捻平天子嘉公功賞頭品頂
戴戴孔雀翎八年春西捻犯畿南京師大震公所部姚廣武張
從龍等帥師勤王諸道兵齊集圍賊於徒駭黃連之間西捻平
諸將賞賚有差天子以兵事已蕝命公巡撫江蘇公崇寬祛苛
政通人蘇除閩浙總督以太夫人春秋高乞養歸今上御極之

八年延想舊勳詔起公於家授兵部尙書九年轉刑部十年佛越事起詔以公筦樞密公請以左公宗棠鎮閩置佛艦逡巡引遁公弟之洞時爲粵帥用夙將馮子材督粵軍出塞大捷於南關復諒山進規北寧左公舊部王德榜鎮邊楚軍破佛師於文淵方事之殷幾以償讓定約及是懷忠憤者遂欲乘破竹之勢鼓行而前公深明彼已謀出萬全遂許佛和無一城之割一粟之償自海上事起以來未有若斯役之處置盡善國體獲全公之力也歷拜協辦大學士體仁閣東閣大學士管理吏部戶部事務賞黃馬褂雙眼孔雀翎紫韁加太子太保銜故事大臣得賞紫禁城騎馬上以公耆德特賞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先後被命惟公與恭邸他樞臣莫及焉二十年日人將有事於韓當事以日小於我議用兵公夙憂東方意在不輕開釁而國論

已堅勢不可撼有詔以公年逾八旬准解機務二十二年公疏乞骸骨章四上而後允以大學士致仕賞食全俸二十三年夏寢疾五月某日薨於東華門外之私第春秋八十有七遺疏入天子震悼派員勒奠醑冊贈太保賻綵有加予謚文達是年孟冬朔放賞神肉致祭可謂一德格心榮哀異數者矣公於兵事若有神授始以儒臣治軍丰采隱然時僧忠王意烏叱咤頤指曩臣曾文正旣克金陵名聞中外禮絕百寮於公皆折節相推許驍將陳國瑞勇冠三軍氣陵其上獨感公知恂恂執弟子禮甚恭其在師中臨危制變不動聲色嘗軍葉縣戲下卒僅數百賊大至乃多爲疑兵從容擊卻之所至以荐拔賢才爲急務豫軍之張曜宋慶清淮軍之姚廣武張從龍皆拔之稠人之中而畀以推轂之重其後卒立大功而豫軍尤著左公嘗以之克酒

泉定天山李公又以之成碣石豫軍之名遂與湘淮鼎立居政
府十有三年精思起艸造辟而言詭詞而出嘉謀碩畫有非天
下所能知而亦非史氏所能紀者於戲公以吉甫文武之姿屬
陽九搶攘之會王國多難天下雲擾始起章逢而授鉞終握鈞
氏而運籌功在天下而盛德若虛澤在生民而不言所利忠肝
古誼炳耀於魏科淑旂瑀戈輝煌乎武烈非夫川嶽閒氣星辰
降精而能如斯之盛者乎公諱之萬字子青南皮人曾祖燕方
祖仲瑚仍代貞晦父玉册官工部主事三世皆以公貴封贈光
祿大夫曾祖妣王氏祖妣馬氏常氏妣孟氏均一品夫人公之
配劉夫人生子嘉蔭 蔭均先公卒側室黃恭人生子瑞蔭孫
元驥瑞蔭子以後嘉蔭公既薨瑞蔭由員外郎賞郎中舉經濟
特科擢官掌山西道監察御史能世其家某年月日葬公於某

山之原以亨嘉通籍出公門下有爨下柯亭之感又於中興兵
事始末官私記載地形兵事麤有所聞乃撮其大者爲文刻其
墓道之碑銘曰

維清累葉理大物穰爰初發難由桂及湘中原從之龍戰玄黃
隨陸絳灌技不并長竺生太保王國是匡天子命公開府于梁
樹牙汝水或頓穎昌旣夷張岡寇走且僵雄師西討大鹵南陽
不遑啟居于葉于襄內浙寶魯我伐用張長驅楚塞電擊皖曷
逋杖煽結殘枿怙強截彼淮浦羣寇跳踉太保東征秉鉞煌煌
置張網合遂冒汝沆淮海之閒大風泱泱猗與太保萬夫之望
邊帥虎闕元侯龍驤公與上下參伍翱翔佛爲不道交管是攘
公總樞轄策出無方諒山旣克強敵震惶撫順討逆以律則臧
歷事三聖夙夜交葺竭誠守正以幾明良門多頗牧爲國棟宗

鴻名偉烈盟府是藏有功不伐欲然若忘忠孝文武精貫穹蒼
胡天不惠遘此不祥析木沈隕大昴貫芒黼闈軫惜部曲淒涼
飾終禮縟頌脈恩滂連岡澶漫宰樹鬱蒼豐碑堅碣緜蒨歷章
後詔來者上配三光

碑文例言

一爲常人作碑銘可以憑空發議情文相生使讀者意遠近
人爲桐城言多如此若勳望崇隆自宜大處著墨故此篇體
裁全仿唐賢所爲李光弼李晟渾瑊各碑以戰功爲重
一作傳之體必將其人終身履歷官階說盡碑銘則不然朱
子云坡公作溫公碑敘事略然其生平大致不踰於是王聞
修云歐陽公作王文正碑於相事止書大者細事原不勝書
也此篇于師事實未能一一臚陳亦是此意

石印本一
一師功在社稷官詹事時曾與定策功碑中未載者事關宮
禁非所宜言也昔宋眞宗駐蹕澶淵飭王旦留守汴京旦奏
云十日之閒未得捷報當何如上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
事關係甚大歐陽作碑銘不書蓋非當時臣子所宜言也以
彼例此自以不言爲是

一金石之文昔賢往往据以證史故以徵實爲要近人作文
不求甚解遂使東西易方玄黃變色 此篇於當日賊情地勢

一一詳實庶無大歧誤

一世之無知者或以師如羊叔子輕裘緩帶爲疑不知朝廷
以督撫寄軍令督撫即將帥宰相稱軍機大臣天下兵事之
得失即宰相之功罪發縱指示功人爲上豈必親臨前敵哉
况公在豫不常厥居即與親臨前敵無異中興淮湘諸將皆

然唐時郭李李渾收復京師歸功李泌陸贄亦今歸功軍機之意此篇所敘戰功鑿鑿有據非鄉壁虛造徒爲諛墓之文者

一吾師素不好名從未爲人談及戰事人遂無知之者然軍興以來各省多有兵紀此篇敘戰功皆係彼書所有彼載筆者豈肯爲他人鋪張戰績哉粵寇紀略第十七云河南巡撫張駐軍信陽等處會截髮捻兵少饑艱惟賴調護得宜叠獲勝仗以保危疆可見師當時戰績公論有不容泯者

一各省兵紀多成於俗吏之手裒集斷爛案牘而成河南事尤紛紜膠葛不可爬梳豫軍紀雖分土匪皖匪粵匪而敘事毫無條理以致眉目不清閱之不知彼之爲彼此之爲此經十餘日之蒐討丹黃區別乃知師在豫三年凡平內寇二斬

張鳳林走陳大喜外寇二降毫捻程二老坎滅粵匪陳得才

張宋從僧邸會
合楚院各軍

惟張總愚逸去綱領既得閱者自能了了

李鴻藻傳 徐世昌

李鴻藻字寄雲號蘭孫高陽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咸豐二年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編修四年充功臣館纂修以分
錄貞觀政要賞文綺荷囊五年命在上書房行走充山西鄉試
副考官七年丁本生父憂服闋仍入上書房提督河南學政十
年上命大臣擇保儒臣堪膺授讀之任者大學士彭蘊章以鴻
藻應命來京十一年特詔充大阿哥師傅穆宗登極兩宮太后
命鴻藻及前大學士祁寯藻大學士翁心存工部尚書倭仁均
在弘德殿授讀於是有治平寶鑑之輯上喜默思鴻藻每進書
輒教之朗誦二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京察名列前擢侍講轉侍

讀尋授國子監祭酒二年十月鴻藻以穆宗釋服會同祁寯藻
倭仁上疏略曰皇上冲齡御極智慧漸開當此釋服之初舉行
吉禮聖心之敬肆於此分風會之轉移於此始玩好之漸可慮
也游觀之漸可慮也興作之漸可慮也嗜好之端一開不惟有
以分誦讀之心而海內之仰窺意旨者且將從風而靡安危治
亂之機其端甚微而所關至鉅可無慎乎伏願皇上恪遵慈訓
時時以憂勤惕厲爲心事事以逸樂便安爲戒屏玩好以節嗜
欲慎游觀以定心志省興作以惜物力凡內廷服御稍涉浮靡
概從減裁雖向例所有亦不妨量爲撙節如是則外物之紛華
不接於耳目詩書之啟迪益沃於身心將見聖德日新聖學日
固而去奢崇儉之風亦不令而行矣疏入上優詔褒答命將原
摺交弘德殿以資省覽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署戶

部左侍郎四年命入軍機學習仍兼弘德殿行走鴻藻疏辭上不許尋署戶部右侍郎鴻藻初入樞廷遇事持重不苟爲異同尤爲大學士文祥所器文祥嘗謂之曰人才盛衰國家安危所繫進賢退不肖此吾輩職所當爲者鴻藻篤守其言前後在樞府四十年皆此志也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兼署戶部三月調補工部右侍郎六月丁母憂兩宮太后賜祭一壇銀二千兩治其喪又以鴻藻膺文宗特簡授皇帝讀迄今六年皇帝春秋鼎盛正緝熙典學之時不可或離左右且軍務未平兼資翊贊援雍正乾隆年間大臣孫嘉淦朱軾嵇曾筠蔣炳于敏中故事命鴻藻開缺守孝百日後即赴弘德殿授讀仍在軍機處行走凡遇朝會不必與列竝諭鴻藻移孝作忠勿以守禮固辭鴻藻具疏瀝陳哀懇終制太后不允命遵照雍正年間世宗諭旨二十七

月內不穿朝服不與朝會筵宴遇有祭祀典禮咸集之處均毋庸與列竝諭鴻藻當深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勉抑哀思毋得再行陳請鴻藻復具疏呈由吏部代奏略曰先王制禮原準人情喪紀之設非徒以名教具文範圍後世蓋以人子之心必如是而後卽安鴻藻雖不才親喪自致之念豈獨無之伏念鴻藻前以翰林院編修在河南學政任內被先帝特達之知召還京師畀以傅儲重任者蓋以鴻藻恪慎自將尙能謹守禮法也若親喪未終而出入禁闈則先已違禮忍情負罪名教鴻藻一人何足惜然不亦有傷先帝知人之明乎今皇上富於春秋典學正關緊要使以不祥之身而日侍經帷冒不韙之名而虛言啓沃在臣心則無以自安於聖學則何所裨益見在弘德殿行走諸臣如倭仁徐桐翁同龢等皆能守道竭誠盡心輔導此時雖

石印本一
鴻藻一人暫離左右似於緝熙進德尙不相妨至若趨直樞廷
則是三年之喪儼然從政尤令鴻藻進退失據跼蹐無以自容
鴻藻夙夜憂思欲堅持己見則似朝廷委曲矜恤而臣子冥不
知恩欲勉承認命則疚心實甚而終身無以自處煎灼昏迷惟
有號泣伏惟天地高厚哀而憐之會倭仁等亦代爲陳請太后
責倭仁等前後異議命恭親王奕訢至鴻藻寓次傳旨令於百
日後照常入直鴻藻疏言百日將滿自揣病軀實難入直太后
溫語慰勉至十月鴻藻復疏陳病勢賞假調理仍令病痊時照
常入直鴻藻遂得賜告卒終制始出七年二月捻賊竄畿疆祁
州饒陽相繼陷鴻藻方里居日觀各路諸軍近十萬統兵大員
事權不一勞師糜餼日久無功因上疏亟陳其弊請特派親王
爲大將軍坐鎮京師以固北路左宗棠李鴻章爲參贊大臣分

紮保定河閒東西兩路各率所部兵相機勦辦陳國瑞幫辦軍務專統一軍爲游擊之師直隸總督官文專顧省城籌備諸軍饟需以資接濟丁寶楨駐紮直東交界防賊東竄李鶴年駐紮直豫交界防賊南竄直晉交界則由左宗棠等分撥勁旅扼要屯防并請敕下諸大臣和衷商辦迅奏膚功奏入上遂命各路統兵大臣均歸恭親王奕訢節制十月服闋命仍在弘德殿軍機大臣上行走竝署禮部左侍郎賜紫禁城內騎馬八年補戶部左侍郎兼管錢法堂事仍兼署禮部十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尋授工部尙書九月穆宗大婚禮成加太子少保時有修葺圓明園之旨鴻藻謂粵捻初平回氛方熾宜培養元氣以固國本不應虛糜帑楮爲此不急之務上大怒鴻藻始終執爭事竟得止十三年慈禧太后四旬萬壽特賞鴻藻本生母氏御書蘭

石印卷一
咳春永扁額十月復賞其母御書扁額福壽字及如意錦綺時
穆宗有微疾上疏請修明聖德以自慎重復面爲陳說上嚴憚
之十二月穆宗崩鴻藻自以輔導無狀上疏自咎太后知其忠
謹倚任益堅命專理喪儀光緒元年充實錄館總裁二年命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譯署初設事皆枞始無成式鴻藻遇事
持平以存國體爲要忠信篤敬中外重之三年丁本生母憂六
年服闋命仍供原職尋署吏部尙書時與俄人議還伊犁事沈
桂芬主崇厚議鴻藻不可爭於廷持之甚堅卒治崇厚罪遣使
改約七年授兵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八年調吏部尙書未幾法
人啓釁越南有忌恭親王奕訢者嗾言官劾政府諸臣鴻藻降
二級調用十一年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尋授吏部右侍
郎十三年擢禮部尙書時河決鄭州上命鴻藻馳往督辦大工

會同河道總督李鶴年河南巡撫倪文蔚迅籌堵築先是李鶴年倪文蔚議於西壩興工十四年正月續籌東壩鴻藻以料少時促變通原議爲併工省料之計會伏秋汛至西壩捆箱船失事疏請停緩大工俟秋汛稍平接辦上以鴻藻督工無效革職留任褫李鶴年職命鴻藻暫行署理八月回京十月禮部具奏典禮以籤改宣示日期未照繕再議革職上特寬免十一月皇上大婚充大徵副使明年禮成復原官充會試正考官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八年兼署刑部尙書十九年正月鴻藻年七十賜壽賞賚優渥八月署刑部尙書二十年正月太后六旬萬壽賜戴雙眼花翎充會試正考官八月署刑部尙書日本朝鮮構釁命鴻藻商辦軍務授軍機大臣每朝入對恆至日昃不遑暇食意所不可歸寓輒悒悒或撫膺痛哭然其事未嘗以之告

人也上念其勞賜西苑門騎馬二十一年六月命入總理衙門
鴻藻以外交棘手設誠致行凡有益於國者隨事力爭以圖補
救朝廷懲前毖後急於變法而新進之士遂欲屏棄古訓顛覆
成法以求遂其自由無忌之心鴻藻每痛抑之且曰禍天下者
必此徒也故終其世不得逞自賠款驟增度支益絀有以加賦
之說進者將議行矣鴻藻謂無濟於國而有害於民力阻之事
得寢二十一年以病乞假滿入對上派內監扶掖再賞假一
月十月命以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尋調吏部命免帶領引見
頒賞書畫及諸上方珍物甚夥鴻藻歷充經筵講官武英殿玉
牒館會典館正副總裁管理三庫事務大臣教習庶吉士會試
知貢舉凡鄉試會試覆試殿試朝考考試差考試漢中書漢
廕生庶吉士散館閱卷諸大臣皆以鴻藻充之五次京察均特

旨交部議敘二十三年三月病篤賞藥餌命御醫往視七月卒年七十有八遺疏入上痛悼賜祭葬贈太子太傅予謚文正入祀賢良祠鴻藻性至孝爲學守程朱務實踐不苟言笑持躬勤約有若寒素與倭仁最善以道義相切劘其事上以誠不欺不隱而造膝密陳之事雖子弟不以告傅穆宗十餘年盡心啟沃一日穆宗學書故爲戲筆鴻藻立前捧上手曰皇上心不靜請少息穆宗改容謝之其在樞府獨守正持大體平生以汲引正人護持善類爲心御史王鵬運諫止修頤和園幾獲重譴鴻藻力解之得免德宗閒日一往頤和園侍起居且不時駐蹕言官有言其不便者太后大怒欲黜之鴻藻謂如此必失天下臣民之望力爲之請乃止嘗曰臺諫所以輔宰相之不足可嫉視耶所保薦人才多清廉忠正之士然往往有未識面者大學士李

石印卷一
鴻章嘗謂近年用人多當其選此中得失惟某深知之久之當收其效也左宗棠與鴻藻同直樞垣謂其忠誠可格金石初與奕訢議事嘗齟齬繼乃大服曰李公愛我故晚年交益篤一時名士若張之洞陳寶琛盛昱諸人尤倚爲腹心海內識與不識皆推爲清流之首云

贈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文勤公墓志銘

王先謙

公諱文韶字夔石耕娛其自號晚更號退圃仁和王氏系出宋少保左丞相燦明正德閒裔孫由上虞遷錢塘卒爲縣人公曾祖增祖驥父又沂以公貴皆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父業鱖游吳家於膠而生公童年穎異識者歎奇之家中落公欲棄儒就賈以養塾師督勉之曰子第力學事業未可量母傷貧公聞益自奮補縣學生中式咸豐辛亥舉人明年成進士授戶

部主事升員外郎郎中在部十年長官倚如左右手京察記名
道府授湖北安襄鄖荆道加鹽運使銜同治三年莅襄陽適道
員蔣凝學所部軍以不願赴隴道潰公括餉綏集嚴防散逸境
內以安移署漢黃德道左文襄公宗棠李文忠公鴻章同時薦
公可大用六年十月擢按察使十一月特命署布政使八年奉
大府檄赴湖南又特命署湖南布政使旋實授十年擢署巡撫
十一年實授時黔中苗亂十稔湘邊繹騷援軍四出號令不一
多喪失公拜撫湘之命專任臬司席寶田統師進勦克城隘數
十而寶田病風痺公以爲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令臥護其部將
分軍深入掃穴殲渠降苗衆十數萬遂清黔境公疏陳善後留
軍鎮之安堵迄今論者謂苗疆戡定寶田功最多決策命將實
公之力以方文端公鄂爾泰云增鄉試號舍益書院膏火以惠

寒峻册候審所以恤刑獄建卹無告堂棲流所以養窮卹銷盜
萌民大感悅光緒三年奉特召四年入都署兵部左侍郎充軍
機大臣補禮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五年調戶部
仍兼署兵部八年署戶部尙書尋回任兼署禮部吏部屢乞歸
養奉俞旨回籍丁母憂十三年服闋明年授湖南巡撫未朞升
雲貴總督時英併緬甸法踞越南議定邊界與出使大臣薛福
成往復商榷援據公法索還邊地匪陷富民祿勸二縣遣兵討
平之二十年日朝事起海防戒嚴德宗特召入都詳詢方略命
幫辦北洋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旋實授奏開磁州煤礦修威
海旅順大連灣礮臺墾天津營田疏永定河淤鑄北洋銀元勅
京漢鐵路在任四年規畫宏遠再入軍機補戶部尙書二十五
年協辦大學士二十六年拳匪肇亂首禍諸臣深中邪說公疏

論其失七月尙書徐公用儀等將及難諸臣並欲陷公當是時
微聖明幾不測兩宮西狩公攜軍機印鑰追奔三日及於懷來
上聞公至立命入對相向泣諭曰此後國家繫汝是賴扈蹕晉
秦日數賜對事鉅細必疇咨東南保守之宜聯軍和約之議皆
密稟乾斷仰贊宸謨授體仁閣大學士李文忠公卒命公署全
權大臣先回京會辦東三省中俄條約及和約未盡事上回鑾
後鑾公忠悃倚畀愈隆二十七年授文淵閣明年授武英殿先
後賞帶膝貂袿紫韁黃馬袿雙眼花翎紫禁城騎馬頤和園宮
門西苑門二人肩輿拖牀船隻御製詩文集聖訓實錄平匪方
略圖書集成御筆書畫上方珍物無算公以憂勞故病喘重聽
屢乞休至五次奉俞旨三十三年恩命馳驛回里明年以鄉舉
重逢賞太子太保銜十月間兩宮升遐一慟幾絕力疾哭臨伏

地不起扶歸疾益劇十一月二十二日卒距其生道光庚寅年
十月年七十九疏聞上軫悼優詔褒卹贈太保予謚文勤賞子
慶甲道員孫鈺孫軍機處存記道員公仁明忠恕生平無疾言
遽色待僚案恩若家人有知府某請曰吾以公正御屬吏有不
率則揭上可乎公曰屬吏有失匡正爲亟然當觀其所由苟非
情無可恕先勸導之次教誡之必不聽則如言人材有優絀或
非其知所及用法太急將無材可用亦失國家裁成之道聞者
歎服蒞湘久德意隆洽治獄尤明慎或控某氏妾因姦謀弑家
長定讞矣會訊日公見妾上堂跪以下裳掩足不類淫兇詳鞫
知誣諭前問官易詳以上冤遂雪去任時條奏湘事所宜禁多
築隄垸與湖水爭己而官民競利罔顧其後今果頻歲大水人
民流亡乃歎公精誠遠識不可及羣請建祠以祀上允之妻錢

氏一品夫人妾劉氏誥封夫人子五慶鈞縣學生四品頂戴工部郎中慶銘殤國楨太學生鴻臚寺卿兼太常寺卿錢出慶甲太學生農工商部郎中特用道慶同正一品廕生劉出女三適鍾適任其一殤孫男八鈺孫花翎二品頂戴特旨存記江南卽補道銓孫彬孫鏗孫慕孫晉孫頤孫念孫孫女十一曾孫男六曾孫女四以宣統元年月日葬錢塘西谿留下小和山麓之上步嶺錢夫人同穴鈺孫泣請銘謹爲銘曰

天水未造新昌作相勁氣清修屯而益壯公實繼起異代齊榮夷險一節爲我邦英練事農曹熟精國故醞釀遠猶以清皇路歷試於鄂再澤我湘黔苗來格滇邊迺兩筦中樞克勤畿輔遂正綸扉允惟砥柱姦燎於原帝蒙其塵羣呶召寇脫死西奔被命汎瀾流離恩厚國步重康惟公左右昔公去湘序詩贈行

今公歸神載播其馨匪我敢私湘食公德刻文埋幽千載不泐
爾昌案此篇錄自虛受堂集以墓石榻本校之字句頗多
不同處

翁同龢傳 常昭合志

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心存三子咸豐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
修撰戊午典陝甘試留學政時猶未散館也甫一年以思親切
引疾歸丁父憂服闋同治四年以右中允奉命弘德殿授讀有
勉承先人未竟之志溫諭穆宗賓天光緒元年復奉毓慶宮授
讀之命固辭不獲蓋趨承講幄納誨兩朝者垂三十年歷官至
戶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戶部尙書加太子少保銜協辦
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遇慶典賜穿帶膝貂袿賜
雙眼翎紫韁恩賚有加同龢以世受國恩當時事艱難遭逢明

聖投艱遺大朝夕憂勞冀得圖報於萬一其在講帷也於列聖遺訓古今治亂反復陳說曲盡其理其調和宮廷以聖孝爲本其闡明政要以憂勤爲先尤能直言極諫造膝事祕世莫得聞章疏又強半焚稿所可知者請止臨幸王府請罷修圓明園請省宮禁一切工程免外省傳辦各物皆蒙嘉納蓋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顧以秉性正直爲小人所忌遭讒罪廢朝野惜之二十四年十月諭旨樞臣王文韶與剛毅力爭以朝廷進退大臣以禮無編管之理剛毅詭稱出慈聖意實非慈聖意也同蘇忠孝源清讀書靡不貫徹尤邃於性理屢司文柄擢經術淵通之彥平居延攬人才虛心下士一時歎爲莫及事親竭終身之慕憂國之心時見於辭色削籍後廬墓七年閉門思過每念時艱輒復流涕三十年五月卒於里第年七十五宣統

元年吳中士大夫追念忠清合詞請爲湔雪恩准開復原官旋予謚文恭所著詩文清超古雋不落恆蹊書法縱橫跌宕力透紙背有魯公風骨晚年學隸兼廻腕作書力追靜穆人得片楮珍若兼金著有瓶廬詩稿八卷刊行餘事編輯

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孫文正公神道碑

馬其昶

宣統元年十月癸巳武英殿大學士孫公薨於位時比遘國恤朝廷愈益眷傷老臣遣員勒毓朗領侍衛十人奠醑給治喪銀三千兩特贈太傅謚文正祀賢良祠謹按公諱家鼎安徽壽州人也字燮臣一字蟄生晚號澹靜老人咸豐紀元辛亥以選拔貢生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及第第一人授修撰入直上書房德宗御極命在毓慶宮行走偕翁尙書同蘇授上讀公爲人簡約斂退閉門齊居雜賓遠迹尤推避權勢若怯侍上久上知之最

深累遷內閣學士歷工戶兵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
禮吏三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致仕再拜東閣大學士轉體仁閣
終武英殿嘗充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賞花翎提督湖北
學政典山西試再典順天試總裁會試又屢充閱卷大臣自翁
尙書及他儒臣被命持衡爭采時士譽望或鄉後生夙隸門下
者置高第公獨無所私尙書開閣延士負高名公位望與之埒
而喧寂異致未嘗有一事之悟甲午東事起大學士李公鴻章
主款尙書持戰議堅朝士附之公獨言釁不可啓李公議是及
事棘京師戒嚴尙書陰就詢遷都謀公又言不可乃止拳禍作
時公已養疴京邸襍被從乘輿西狩再起受任恩遇益渥賜紫
韁又賜紫禁城內乘輿公憂禍變至烈顧以受恩厚不忍卽言
退先是戊戌初上親裁大政驟拔主事康有爲罷科舉設大學

堂於京師命公爲管學大臣公奏言有爲假公羊家說輕言改制流弊大臣管學不敢當此重咎是時有爲方嚮用公特以謹厚被斯任凡上言興學事皆公主名朝局再更下詔行憲政又命公爲資政院總裁一持正議不阿兩宮殂落日徒步哀臨於是公年八十有二矣逾歲病篤猶時駕車正陽門外歔歔望闕良久而歸自草遺疏惓惓以知人用人爲戒嗚乎忠矣公會祖諱士謙欽旌孝子祖附貢生諱克偉考附貢生諱崇祖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配懷遠宋氏夫人生子傳榕早世傳嫠廕四品京堂女適王適徐側室王淑人生女適胡適劉孫多燦多燿皆廕郎中公卒之明年與宋夫人合葬壽州城南蔡家廟乃刻銘曰

惟孫氏初遷自濟寧旌門以孝世載其靈篤生我公爲天子師

雖爲帝師斂志愈卑始對大廷曾魁萬士雖則士魁割榮無有
泯德功言斷斷兢兢薄俗所侮天社則仍今冲聖嗣方資元老
胡不百齡以傳以保松柏丸丸清流環阜詩此豐碑用壽厥後

又書孫文正公事

夏孫桐

孫文正公自光緒戊寅入直毓慶宮侍德宗讀書同直者爲常
熟翁文恭公公深自韜晦恪謹奉職無所表見至乙未遼東戰
後和議成京朝士大夫懲於敗衄爭言自強康有爲創立強學
會譯書譯報講求時務一時名士多與焉而朝貴無應之者公
獨以爲是尋以人雜言廢爲言官所論奏政府慮生事罷之設
立官書局以公領之有爲去眾意厭倦局等虛設而公遂爲清
議所推仰矣

戊戌德宗銳意變法而翁文恭罷無任事之人悉由康有爲等

陰爲主持新進競起中外小臣上書言事日數十上視廷臣無可語悉下公議公面折有爲曰如君策萬端並舉無一不需經費國家財力祇有此數何以應之有爲曰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公見其言誕妄知無能爲而眾議日益糅雜遂上疏言變法當籌全局咸同間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言有次第請以其書發部院卿寺令逐條籤注可行不可行彙上採擇蓋欲示以範圍也尋有爲等敗逐變法議遂寢

孝欽訓政罷新法悉復舊制獨留京師大學堂一事以公爲管學大臣公舉黃學士紹箕爲總辦事多倚之所用多翰林舊人時朝廷方戒更張姑以興學鑒時望而樞臣剛毅大學士徐桐等猶嫉視時相齟齬賴榮文忠調護未罷旣而以端王之子溥

儁承繼穆宗立爲大阿哥公知事不可爲屢疏乞病致仕未幾拳匪亂起董福祥軍大掠公居近禁城亦被其難蓋視公爲帝黨故首及之迨議和回鑾以長沙張文達公爲管學文達規模恢廓而喜用新進革命之說萌蘖潛滋因復命公同管其事公以文達才敏不掣其肘惟持大體而已然遇提倡邪說敗滅名教者斷斷以爭不可奪張文襄謂科舉不停學校不興恐公阻撓委曲以商公慨然贊其成焉

考察憲政大臣歸國項城入覲議變法自改官制入手於是命十大臣同議實項城一人主之草案成命慶邸與公及善化相國覆覈時言者益起率以攻項城爲言乃酌擇眾說僅增設郵傳部畧吏部官制而外官制置緩議項城爲之氣沮是役也善化主之公贊之

庚子冬公被召赴行在時和議未定各國堅請懲辦禍首趙尙書舒翹議賜自盡劉編修廷琛上書營救乞公代奏卻之喻以事不可挽臣子報國當務大者遠者編修故慙直曰殺軍機尙書尙得爲小事乎請問中堂應召赴行在幾何日矣所建白大者遠者爲何事公改容謝曰某無狀衰年再出不能報答國家吾子見教愧死愧死然卒不爲代奏逾數年朝議保送御史免考試責大臣慎擇薦舉公惟薦編修一人語人口劉君忠直能面責我必不負國人皆服公之識度爲不可及

公和平慎密術近黃老自甲午戊戌後德宗嚮用之人屏逐殆盡惟公獨存晚年孝欽優禮甚厚公恭謹有加卒不改其常度知國家積衰持變法之議最早所重在裕民生通民隱而深惡平權自由之說謂啓鸞張徒以自擾嘗論採用西法當以興實

業爲先務不欲人談哲學恐以空言滋弊且不喜中國諸子各家慮生離經畔道之漸講席啓沃造膝密陳雖家人不得與知生平宗旨所見如斯而已丁未春趙侍御啓霖疏劾慶邸指黑龍江巡撫段芝貴以賄得官貝子載振納妓楊翠喜兩事命醇親王及公按之公見朝局多紛不欲復起爭擾以事無左證覆上芝貴因解職載振尋亦自退而侍御竟左遷未幾善化亦罷則非公所及料矣

公薨後國史列傳未成比年詢諸公子景周京卿言庚子以前疏草遭亂盡失頃見所次公年譜具詳仕履所載有關係者僅甲午疏言李文忠爲列強推服北洋不可輕易人及阻樞臣議遷都二事他多從畧蓋守公慎密之訓也孫桐侍公數年聞見所及畧有窺測私記於策以待論世者有所採焉

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瓜爾佳氏文忠公神道

碑孫葆田

公諱榮祿字仲華瓜爾佳氏其先本蘇完部長有諱費英東者
佐太祖皇帝締造鴻業有大勳勞崇德中加封直義公順治初
定爲功臣第一雍正中加封號以宗子承襲世德流衍公其苗
裔也祖莊毅公諱塔斯哈以幫辦大臣歿於喀什噶爾之役父
勤勇公諱長壽涼州鎮總兵咸豐初與兄天津鎮總兵武壯公
諱長瑞同日戰歿於廣西文宗顯皇帝下詔褒卹稱其忠貞世
篤公以門蔭起家觀政工部顯皇帝識公名特擢銀庫員外郎
嘗詔至軍機處詢問祖父死事狀帝爲動容者久之而是時執
國柄者欲公出門下公辭不得幾致傾危未幾而天津兵事亟
聖駕狩木蘭恭忠親王奉旨設巡防處檄公總其事和議成同

治改元醇賢親王調公充神機營翼長是時公已薦擢京堂三年率健銳營追奉天馬賊至鐵門關敘勞加副都統銜七年與平捻匪張總愚於畿輔賞加頭品頂戴擢左翼總兵授內務府大臣十三年冬穆宗毅皇帝升遐公以內務府大臣與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同被顧命公奉兩宮懿旨迎今上於醇邸入承大統公獨籲請嗣皇帝生有聖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於時兩宮爲之感痛允如所請光緒四年由步軍統領拜工部尙書且駸駸大用矣而公遽引疾求退杜門卻掃折節讀書著有世篤忠貞錄諸書屏居十餘年再起爲都統簡任西安將軍以旗民駐防西土者生計甚艱乃於名糧外月給孤寡錢千其少壯者令練習洋槍以壯軍威二十年皇太后萬壽公入都祝嘏適東瀛戰事起卽留授步軍統領會辦軍務明年和議成後授總理

各國事務大臣公因疏請變通舊制改習槍礮又請設武備學
堂二十二年以兵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奉命察閱蘆臺武毅軍
小站新建陸軍二十三年會同刑部審辦大凌河馬廠案都人
士咸稱其公允二十四年戊戌夏四月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
臣節制各軍會有欲得公兵權者小人謀亂國政是年秋八月
皇太后再臨朝聽政公遂奉命入爲軍機大臣贊助綸扉天子
以聖躬不豫軍國事一倚公爲襄理旋晉文淵閣大學士管理
兵部事務始公先後與文文忠寶文靖左文襄李文正諸公遊
各以忠誠相砥礪至是諸公皆徂謝獨合肥李公與公爲國家
柱石臣而李公歷任疆圻公在政府不立崖岸於中外利弊獨
洞見本原力持大體不爲眾說所淆二十五年冬朝廷議建儲
貳公因擬詔旨以進其事祕而世莫得而聞也或謂公嘗力爭

不得云二十六年拳匪起畿南公屢請勦亂黨保護各國使館而各國聯軍已入畿甸及鑾輿西幸公亦集隊南下至保定獨有力圖恢復之意而是時大學士兩廣總督李公已奉旨為全權大臣同贊議和乃亟詔公至西安默定大計公乃力陳宗社安危所繫凡敵人目為戎首者皆得罪由是大局危而復安明年冬扈從迴鑾至開封羣意留蹕是時李文忠以疾薨於京邸冬十一月六飛入都萬姓悅服中外和睦公之謨也公前掌兵部時建議仿設學堂以植人才至是乃建大學堂於京師而各行省所建設者為高等學堂又為科舉遞減法以冀羣材興起二十九年公以疾告薨繼公為改者遂率意紛更而科舉亦廢矣公薨於癸卯春三月庚子是時天子奉皇太后展謁西陵禮成閱武於保定得公遺疏乃遣員奠醊賜諡文忠贈太傅晉封

碑傳集卷一
一等男爵懿旨有曰盡心竭力調和中外又曰獻納周詳有爲中外所不及知者則公之生平盡勞可想矣國朝勳臣得謚文忠者在康熙朝惟輔政大臣索公乾隆一等忠勇公傅公道光以來林文忠周文忠沈文忠三公則以危身奉上先後並得美謚而中興名臣尤稱三文忠曰花縣駱公益陽胡公鐵嶺文公所謂肫誠翊贊者實能同心同德至公與合肥李公身後易名之典又俱出特賜蓋尤爲不媿云公初娶薩夫達夫人繼娶宗室故大學士靈文恭公女庚子秋歿於河南彰德府側室劉氏生一子 厚年 歲從公西行返至華陰而歿公病革乃命以從子良揆爲嗣恩旨以四品京堂候補嗣爵女子二一適禮親王世子一爲今醇親王福晉

碑傳集補卷一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二

江都閔爾昌纂錄

宰輔二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贈太保鹿文端公墓志銘

陳寶琛

定興鹿氏以直節忠孝世家忠節公與其父太公尤知名自忠節曾祖下至孫六代祀鄉賢又四傳至壯節公咸豐朝死寇難大學士文端公壯節第五子也諱傳霖字滋軒生而端慤八歲時母蕭太夫人戒勿妄語持守終身壯節守都勻鄰寇突至公方將二百人出迎饒聞警馳歸縋城入助戰守相持十閱月援絕城陷壯節使人強掖公出而自與蕭太夫人殉焉公閒關投總督軍告死狀卒從大兵攻復都勻城負遺骸歸年甫冠耳咸

豐八年鄉試中式同治元年成進士以庶常改官廣西五宰劇
邑累舉廉能得旨褒勉遷龍州同知以招降維柳叛人賞花翎
擢桂林知府改授廉州調潮州凡宰粵西十年爲郡守又七年
及除惠潮嘉道未滿歲卽授福建按察使尋調四川遷布政使
升河南巡撫調陝西以病歸光緒十五年再出撫陝二十一年
擢四川總督是時英俄交窺西藏藏番恃俄援梗英畫界而瞻
對土民苦藏官苛虐思內附公以瞻爲蜀門戶瞻不化服無以
威藏番使聽命則界無時定英忌俄益急圖藏藏亡瞻屬藏必
隨亡患且及蜀會瞻官以兵侵章谷抗我軍公檄軍討之盡收
三瞻地乃請歸流設漢官疏十數上李文正公韙其言文正薨
廷議中變公爭益力屬有蜚語上聞乃解公職內召旋以尙書
銜起爲廣東巡撫逾年移江蘇公起外吏知民所疾苦與吏治

清濁之原所至廉約率下案牘無宿留吏白事雖病必接見參
考互證務盡事實論人先質行後才辯尤惡貪吏雖貴勢不稍
貫其在河南禁州縣報例災歲賦增三十餘萬在陝黃河西齧
將通洛公知閩鄉令孫叔謙習河務親越境訪之卒賴其策費
省工牢河迄無患及署兩江總督釐革銀圓局積弊劾治鹽官
之貪恣者鹽政以肅拳亂作公亟募三營入衛奔及乘輿於大
同扈從至太原授軍機大臣擢禮部尙書時樞臣多得罪兩宮
察公朴忠遇事輒就諮決公亦直陳無所避從幸長安賞黃馬
袿旣回蹕朝廷銳意變法內外紛紛言富強公方長戶部凡條
陳加賦括財者率擯勿用而務就固有汰冗費去中飽并奏罷
不急之工均報可有詔自後宮內供需皆取給內務府戶部專
掌軍國支計公實發之也尋調權工部轉吏部三十二年新官

制成乃退直專治部事兩宮終以公忠讜明年仍命解部務與
今監國攝政醇親王同入直以尙書協辦大學士今上之立公
與受遺加太子少保銜賜紫韁充德宗景皇帝實錄總裁孝欽
顯皇后山陵禮成公恭題神主晉太子太保歷拜體仁閣東閣
大學士兼經筵講官國史總裁公居樞密垂十年不爲苟同以
誠懇信於僚列所交皆端人耆德自奉至儉無他嗜好退朝惟
手一編危坐竟日喜讀資治通鑑及忠節遺書主於慎獨守約
亦自號迂叟其扶持善類將順德意有功無迹世不盡知公亦
不欲人知之也晚病重聽屢乞休不得常自憤恨旣貞疾章四
上皆溫諭慰留監國攝政王親臨視以宣統二年七月癸亥薨
於邸第春秋七十有五上震悼派員勒奠醊贈太保入祀賢良
祠子孫皆有恩澤鹿氏自永樂初遷定興至公高祖歲貢生諱

環始以公督蜀貲贈光祿大夫曾祖文安教諭諱泰吉祖兩淮
鹽運使諱荃考壯節公諱丕宗都勻知府皆贈如公官妣皆一
品夫人公配張夫人文襄公女兒也繼室孫夫人亦前公卒子
三潯理賞四品京堂滂理山東候補道漣理候選同知滂理漣
理並前卒女四長適候選鹽大使王慶祺次三先後適湖北候
補道李汝釗四適國子丞徐坊孫六學檀農工商部郎中學枏
民政部主事學槃賞郎中學桓學械學杉孫女四曾孫熙世公
至性過人自以未得從死都勻爲憾奔走集貲營建壯節祠宇
洎七十賜壽兩宮鑒公孝思御書祠額二方以賜兄傳昫病跋
出入必公扶掖自幼至長無少離常急友難世又以爲有太公
忠節之風焉薨之明年潯理卜期四月壬申葬公於田垓先塋
以寶琛辱公知愛來請銘寶琛始從文襄識公閱三十年再見

於京師公方與文襄同輔政曾未再暮既銘文襄乃復銘公悲夫銘曰

一事不苟一語不欺帝之知臣如臣自期公而忘私始終如一濟直維清履忠以實丁世多難一老不遺狂流何屈砥柱者誰十葉芬芳鬱鍾魁碩嶽嶽生平視茲貞石

國鹿傳霖傳

徐世昌

鹿傳霖字滋軒號迂叟定興人都勻知府丕宗第五子也幼與妻弟張之洞同學以文行相砥礪當丕宗守都勻時叛苗麴聚城下傳霖方率二百健卒迎饗聞警馳歸縋城入助戰守相持十閱月援絕城陷傳霖侍父誓從死不宗強使人掖之出乃及妻蕭同殉難傳霖閉關投總督告死狀從大兵攻復都勻負父母遺骸歸葬時年僅二十耳貴州大吏堅留黔不可卒穿賊穴

北歸傳霖由是知名咸豐九年舉鄉試投欽差大臣勝保軍招降濮州捻賊以功授同知同治元年成進士授庶吉士二年散館改官廣西興安知縣民苦纏訟傳霖受牒卽決獄無宿留有弟毆兄死給爲跌斃者察其實置弟於法兩富室構訟皆以賄進嚴拒而痛懲之劉長佑劉坤一聞其廉先後疏薦其受知朝廷自此始明年調臨桂茶商議廢小錢姦民鬪起罷市圖劫畧傳霖示以小錢納官稅四境帖然巡撫疏其能遷龍州同知攝北流改權桂平躬履四鄉清釐糧賦九年元旦土賊起擊滅之十一年督勦柳維土匪以計降其酋賜孔雀翎擢桂林知府廣西鄉試多賄通謄錄改闈中試藝傳霖嚴爲防制榜揭士論翕然光緒四年改授廉州時李揚才將叛擾越南急捕之立散其黨法國教士購地建堂已成約傳霖親與抗論亟折券寢其議

明年調潮州總督檄查前知府馮某貪婪狀馮素與傅霖齟齬平情按之白無罪旋升惠潮嘉道未滿歲擢福建按察使閩中民教相仇幾釀變傅霖飭牧令勿妄意輕重又與領事約不得收違法者入教民賴以安尋調四川遷布政使奉命查辦鹽務九年升河南巡撫清釐州縣納糧積弊歲增三十餘萬除例差疏溝渠禁種罌粟政教大行十一年調陝西未期年引疾歸里十五年再出撫陝值黃河西齧將與洛通傅霖增築石壩三十餘座得無患癸巳歲饑發倉以振民忘其災二十年中日構兵遣兵入衛奉命兼攝西安將軍以日本講條要挾抗疏爭之二十一年擢四川總督蜀故多盜特立一軍捕治之創建同文學堂及算學館以教士子夔萬大饑發上游積穀汎舟下濟又採湖北糧米平糶以活饑民四境安堵無一思亂者是時英俄交

窺西藏藏番恃俄援梗英畫界英廓爾喀與藏構兵而瞻對
土民苦藏官苛虐思內附瞻對者迺蜀藏甌脫地分上中下距
打箭鑪三百餘里地險人強常蹂躪明正壘蓋各土司初琦善
督蜀檄兵勦經歲無成功咸同閒中原用兵無暇籌邊
瞻曾工布朗結益驕橫梗蜀藏茶商運道藏番駭憤司藏事者
屢乞駐藏領使奏請發兵征瞻朝命川藏會勦藏番需茶急且
道近馳兵先至攻克瞻巢據其地藉索兵費十六萬始歸地內
屬時蜀匪擾亂饒匱兵單遂以瞻地賞給達賴原一時權宜之
計光緒十五年瞻民內鬩遂藏官乞內屬督蜀者督於邊務誅
瞻民首禍者數人仍隸之藏改派番官並添堪布一人番兵八
百以致愈肆強橫鳴張蠶食各土司脅於威力相率依附傳霖
以瞻對爲蜀門戶瞻不化服無以威藏番藏番不聽命則界無

時定而英之忌俄者益急圖藏藏亡瞻必隨亡行且及於蜀矣
會朱窩章谷土司爭襲事起傳霖檄知府羅以禮知縣穆秉文
往諭以提督周萬順統防邊新建長勝各營進駐打箭鑪瞻酋
仔仲則忠扎霸以兵侵章谷抗我軍傳霖乘機進發聲罪致討
六月八日趨萬順大軍出關瞻對險隘凡有三曰一日溝曰然
馬公山曰然魯科崖壁陡絕林菁叢雜瞻築哨樓礮卡礮木石
爲死守計我軍分三路由僂道深入盪決直前迭克諸要害各
土司讐服率兵聽調瞻民降者五千餘戶渡雅龍江抵瞻巢填
塹合圍斬馘過當逆番夷喜吐布丹率喇嘛番眾婦孺二百餘
人悔罪乞降盡收三瞻地是役也用兵僅三月餘全瞻一律肅
清傳霖區畫經營故諸將皆用命盡死力乃疏請歸流改設漢
官爲善後籌邊之策畧謂瞻對在川省西南眾土司之中去藏

遠而距川近形勢最爲扼要自歸藏以來番官苛虐爲害已深
況今藏勢岌岌設一日屬之他人其禍尤大此次用兵寓撫於
勦土司瞻民歸心向化不獨保川兼可保藏蓋懲之正所以保
之也若再行賞藏則大失土司瞻民之心而藏番且視爲當然
竝不知感其勢益橫瞻民痛心疾首必至糾衆相抗民勝則民
與藏交相怨我措置尤難藏勝則土司全爲脅服川藏隔阻邊
禍愈烈藏番之性畏威而不懷德我若牽就彼更披猖界務通
商益加違抗激怒英人藏之危亡可立而待總之三瞻得失關
係川藏安危亟應乘此收回設官撫治悉除苛政緩輯瞻民內
可固川省之藩籬外可懾藏番之狡詐章谷朱窩兩土司轄地
均當改設漢官畧仿松潘五屯舊例三處辦妥次第推行經營
裏塘巴塘德爾格忒等地築路開荒展修電線西接駐藏章京

所轄之三十九族以達前藏則邊防就緒方可控御藏番政出
令行仍操欽使日英俄覬覦藏地皆隱而未發我若力足制藏
英甚願藉藏爲屬堅以拒俄川藏鞏固庶利朝廷西顧之
憂竝請瞻對設直隸同知一員曰定瞻直隸同知亦建昌道移建
昌道於打箭鑪廳改爲直隸廳徑歸道轄章公不窩兩土司改
設屯官作爲差缺麻書孔撒白利三土司分隸兩屯官兼轄而
統於瞻對同知同城設游擊一員德爾格忒爲豐蓋之合音幅
員最廣據金沙江上游南界三瞻北臨青海東西將二千里直
抵藏界察木多比年爲瞻曾霸據宜乘克二瞻復其土司之
位使爲我用其地亦設屯官一都司一以撫之竝隸於瞻對
至添設總兵或駐裏巴兩塘作爲邊鎮要隘以阜和協及巴裏
兩塘之都司新設之瞻對游擊德格都司均隸之先後剴切敷

陳疏十數上御史高燮曾亦以收回贍對建置漢官爲言大學士李鴻藻深韙其議鴻藻卒廷議中燮傳霖爭益力屬有蜚語上聞解職去逾數年邊藏竟有戕殺大臣之事論者服其宏識云二十四年召授廣東巡撫疏爭廣州灣界務整頓沙田逾年移江蘇江蘇承前巡撫清賦之後吏治尙刻覈傳霖至以寬大濟之民困大蘇攝兩江總督釐革銀圓局積弊効治鹽官之貪恣者鹽政以肅二十六年拳匪亂作傳霖募三營入衛奔及乘輿於大同扈從至太原授兩廣總督旋命入直軍機時樞臣多得罪兩宮察傳霖朴忠遇事輒就諮決傳霖亦直陳無所避從幸長安擢左都御史遷禮部尙書兼署工部改授戶部明年回蹕初京外解部銀兩皆索公費官與吏相倚爲利藪傳霖宣示廳壁悉裁罷之朝廷銳意變法紛紛言富強凡疏陳加賦括財

石印本二一
損民以益上者傳霖率擴勿用而務就國所固有汰冗費去中飽並奏罷不急之工均報可有詔自後宮內供需皆取給內務府戶部專掌軍國支計實傳霖發之也三十年調權工部轉吏部三十二年新官制成乃退直專治部事兩宮終以傳霖忠讜不欺知大體命解部務仍入直以尙書協辦大學士宣統嗣立與攝政醇親王同受遺詔加太子少保充德宗實錄總裁孝欽顯皇后山陵禮成恭題神主晉太子太保歷拜體仁閣東閣太學士兼經筵講官國史館總裁傳霖居樞密垂十年恩眷優渥先後賜賚上方諸珍物不可勝計宣統二年春疾作章四上皆溫諭慰留監國攝政王親臨視疾秋七月卒年七十五所上遺摺以用人理財練兵興學諸大政力求實際爲言又皇上典學慎選師傅務擇其志趣正大學問純粹者俾近在左右其心術

稍涉奇袤學術稍近偏駁均屏而不用疏上上震悼派員勸奠
輟贈太保予謚文端祀賢良祠定興建專祠致祭傳霖起外吏
知民疾苦所至廉約率下吏白事雖疾必接見參考互證務盡
事實論人先實行後才辯尤惡貪吏雖貴勢不稍貫其在軍機
凡事不苟同以誠懇信於僚列而扶持善類將順德意有功無
迹世不盡知晚病重聽每召見諸王公大臣所陳對皆不得聞
常憤憤怒其欺罔屢乞休不獲中常抑鬱恥與爲進退曾奉命
查辦歸化城墾務大臣貽穀事朝內外諸大臣多左右貽穀者
相率以爲言傳霖悍然不顧至則盡發其貪暴諸狀參劾不職
者數十人及卒貽穀論遣戍天子褒以一事不苟一語不欺蓋
實錄也生平至性迥人篤孝友八歲時母蕭戒勿妄語即謹守
終身父不宗死難奔走集貲營建專祠泊七十賜壽兩宮鑒其

石印本二
八

孝思御書祠額二方以賜蓋深嘉之也兄傳昫病跛出入必扶掖自幼至長無少離所交皆端人耆德自奉至儉無他嗜好退朝惟手一編危坐竟日喜讀資治通鑑守其先忠節遺書學以慎獨守約爲主又常急友難有太公善繼之風傳霖與張之洞先後成進士同直軍機時以房杜比之宣統元年之洞卒明年傳霖亦卒又明年楚北事起或謂傳霖在國禍必不至此海內識與不識僉痛惜之

清誥授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贈太保張文襄公墓志銘

陳

寶琛

景廟西狩回蹕之六年庶政整新顧朝臣無足與圖深規遠者乃詔召體仁閣大學士湖廣總督南皮張公入贊樞機兼筦學部尋充經筵講官逾年上疾大漸孝欽皇太后仍棄羣臣醇親

王監國攝政公以顧命重臣鎮綏內外海內望新治而公積憂勞成疾十閱月遽薨於位朝野震驚如傾梁棟蓋公抱體國之忠救時之略膺曁寄垂三十年英流碩彥羣冀公持鈞軸奠區夏者殆十年二十年而需迫歸遲重奪之速天之不弔何如也公諱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舉咸豐壬子順天鄉試第一同治癸亥廷對用直言時政擢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侍讀詹事府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出爲山西巡撫擢兩廣總督移湖廣再權兩江平日論學言政以法聖崇王爲體以進夷予霸致國富強爲用官翰詹時使俄大臣崇厚定俄約不詳失伊犁地數百里疏爭數十卒改前約還伊犁他所指陳皆關至計山西舊有土鐵出洋之禁民間歲輸官鐵潞紬又苦

充驛公至一蠲除之經略邊外七廳蒙地爲興屯練兵計繼者踵其法事遂辦法越之役朝議和戰不決法乘隙擾臺灣及閩公至粵則建攻越救臺之議大舉洋債以強半助滇桂越臺諸軍而特遣馮子材王孝祺兩軍援桂遂克諒山法以就款初鐵路議興言者或疑其非便李文忠公小試之於京津公謂宜大興盧漢以經南北之脊則粵漢川漢寧滬蘇杭次第可舉在粵奏上之於是朝廷移公督楚公之督粵也注邊海之防越事定後汲汲奏移廣西提督駐龍州建欽廉鎮南關礮臺設守瓊州經營榆林港於粵閩廠造兵船十數設水陸師學堂以練將清關稅鹽課鑄銀幣權煙膏以裕餉嚴治盜以清奸及移楚則一以路政工業爲務大冶產鐵江西萍鄉產煤公設練鐵廠漢陽既奏開之資路用兼造礮械以荆壤宜桑棉麻臬而饒皮革也

因設織布紡紗練絲製麻製革諸局佐之以隄工通之以幣政
用盡地利抵洋貨而中東事起上下議變法新學科武備始公
典試提學浙江湖北四川迄任臺帥所至創立書院以通經學
古提倡士風謂求才必由學於鄂於蜀有經心尊經於晉有令
德堂於粵有廣雅比督楚復創兩湖書院其權江督也巡閱江
防礮臺察南北營政於陳臺窳礮驕將惰兵悉與更易募德弁
練江南自強軍至是乃首采東西規制廣立文武農工商鐵路
方言軍醫諸學堂遣遊學設將校講習所籌款造船又以邪說
誣民著勸學篇闢之雖叢忌毀不顧也洎夫拳亂召戎大局危
岌而公益紆忠益明心乃益苦矣於時中外沸騰公疊請勦匪
護使館不報則急電各國外部及來華水師將領暨各領事立
約保護東南測聯軍必入京督撫中有聯名阻乘輿西幸者公

聞大驚急電撤銜疏論之俄乘拳亂占東三省脅將軍增祺定
新約關東權利盡失聯軍和約成迫全權畫押有日矣公力爭
得寢既日俄爭東權構兵或邀公出勸止拒之兩國定約兵解
東三省以全其振大綱斷大計類此公爲政經畫恢宏而綜理
微密千條萬端一心默識用財繁浩大率取之中飽私規不竭
民膏不侵庫款其對外如拒赫德之議設沿海巡航加農賦免
稅釐英提督貝思福之代練華兵美員精琦之圖攬幣政聯軍
各國之請濬吳淞口日德商船之逾越漢口馬頭收回美比合
興公司之承辦粵漢鐵路皆據理抗爭務以保全國權爲主抗
懷千載所在祠其名賢先哲若晉杜成侯陶桓公唐裴李宋韓
范司馬無日不流連心口閒爲學兼師漢宋去短取長惡說經
襲公羊文字撫六朝謂爲權詭亂俗癸卯入覲怵然於中學式

徵道法將墜手訂學堂章程於經文兩科尤注意焉比還朝益
亟亟於普建存古學堂圖書館嗚呼公之忠規密謨關係斯文
之興壞匪獨天下安危而已薨於宣統元年八月丁酉春秋七
十有三公以諒山之捷賞戴花翎論保全東南疆土功賞加太
子少保今上御極晉太子太保賜紫韉遺疏聞贈太保謚文襄
曾祖諱怡熊浙江山陰知縣祖諱廷琛福建古田知縣考諱鍊
署貴州貴東道贈太僕寺卿皆追贈如公官曾祖妣氏傅祖妣
氏王氏蘇妣氏劉氏蔣氏朱皆一品太夫人配石夫人繼配唐
夫人王夫人前公卒子六權戊戌進士禮部郎中賞四品京堂
頽附生前卒仁侃郵傳部員外郎賞郎中仁涑一品廕生仁實
主事仁蠡女二長適卞絳昌孫五厚琨早卒厚璟拔貢賞主事
厚琬厚城厚瑜孫女二曾孫三遵驥遵驤遵騏初寶琛與公接

滕京師謬引同志里居一訪公廣州前後契闊幾三十年前歲入都見公道孤志厲氣鬱慮煎私用愾歎孰國會遽而訣遽哉公子權等將以宣統二年十二月乙酉葬公縣西南原新阡乞文納壙思公誰嗣乃最其政蹟志事如右而系以銘銘曰

宋庸樂喜鄰國寢兵陶桓淹廣晉業不宏相才俾鎮如棟作楹老毗匪晚願大寧盈昔居禁中槃槃公望卅載封圻忠勤無上忠實動止遇特艱哉淺迂公詫儉伎公猜帝曰相予及公未耄公髮已皤公精未耗國有大恤賴公而綏移山逐日替月曷爲公存鬱紆公沒誰繼獨其宏心天蟠地際埋辭幽宮永貞百世

張相國傳 陳衍

張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直隸南皮人晚自號抱冰督兩廣時創廣雅書院廣雅書局故又稱廣雅父官貴州觀察使生之洞

軀幹短小不類北人廣額偉鼻目三棱有光修髯及腹行坐揖讓儀觀秩然未冠舉順天壬子鄉試第一癸亥始成進士時粵匪方熾詔廷對勿拘舊格式之洞縱陳時事然終以第三人及第旋督學湖北取士提倡樸學才華次之建經心書院選高才生肄業校士錄出天下傳誦丁卯庚午典浙江四川試皆徧搜經策遺卷名下士無一失者遂督川學著轄軒語書曰答問教士道咸以來士溺於陳腐時藝愈益不學自是後進乃畧識讀書門徑有詆謫書目不盡翔實稿非己出然不害其勵學愛士勲勲意也同治閒大亂初定朝廷尙兢業開言路言者競進頗黨伐同異久而孝欽太后厭之獨之洞多上書陳政事不以參劾爲能光緒初由內閣學士簡授山西巡撫京曹久不放置吏倚畀之重自茲始矣未幾法越事起擢兩廣總督沿海驛驛方

修礮臺樓船水戰具之洞注意陸戰專力籌軍餉重顧廣西邊防兼濟雲南餘力及福建之臺灣皆百十萬以湘淮軍已暮氣王德榜潘鼎新輩連戰不利乃起宿將粵人馮子材畀以重任諒山告大捷爲自來中西構兵所未曾有雲南宣光亦捷法人勢大屈浼英人議和急請停戰政府怵且闕遂之之洞力爭且密飭馮軍速戰朝旨終連責不得已乃退師粵俗多盜多海賈以博爲生閩姓尤非法士紳分肥閩姓者遇童子試鄉會試限稍僻之姓射其中否以百十萬爲博注姓僻者則有代之作文通關節使之必中而後已害亦甚矣然禁之不易籌餉無所出則且因勢而重征之歲入恆百十萬中國幣制銅錢外向用生銀互市口岸則用外國所鑄銀圓漸及內地乃創鑄龍文銀圓小銀圓造兵輪船商輪船設水師學堂諸要務繁然興矣時鐵

路風氣未開惟臺灣巡撫劉銘傳言之最早疑阻者眾之洞以爲鐵路國之脈絡無鐵路是人身無脈絡也無幹路是無督脈也乃建議首辦蘆漢幹路而後西達秦晉南通湘粵中朝因調督湖廣湖廣治武昌督撫同城自胡林翼以湘軍戡定武漢開辦釐金籌餉察吏事權一歸巡撫總督拱手而已之洞至興鐵廠槍礮廠紡紗織布線絲製麻製革各廠創設官錢局造幣局行用鈔票鑄銀圓以固根本劑盈虛攬鑄東三省雲貴四川各省小銀圓收其餘利歲百十萬用從事陳衍言仿造外國暗字銀紙創鑄當十銅圓當二銅錢行用南北各省至數千萬餘利至千百萬繼而鄰省競利分畫行用疆界而閉塞滯銷矣又繼而京師集權禁限各省鑄造而銅幣業已充斥值亦貶矣議者咎銅圓之漁利病民直不足當十然一文錢既極敝而乏絕無

銅圓卽無以交易失在銅價既貴當用金銀主幣不當用銅有
主幣補助幣乃有限制銅圓特一時濟急先鑄者暫獲其利耳
湖北爲數省要衝若鹽斤加稅土藥加稅罷釐金行統捐開富
籤票歲入增數百萬益以沿江沙田堤工堅實漢口後湖漲灘
大冶崇通鐵煤礦會城內外築馬路開商場生活窮民無算用
以添造槍礮及淺水兵輪首開速成師範兩湖完全師範方言
文普通中小各學堂選派學生留學東西國甲於各省先於各
省其講武則武備將弁各學堂練軍全鎮礮隊輜重各營罔不
具備湖北列在小省攤京餉攤賠款至方駕江南焉庚子之亂
革王載漪矯旨命各臺吏攻擊居留外人之洞不奉詔與兩江
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倡互保之策北方鼎沸東南晏
然前後坐鎮武昌二十年中權兩江總督者二年丁未乃以大

學士入爲軍機大臣兼管學部未幾景帝孝欽太后相繼崩殂少帝立醇王載灃攝政監國專用親貴至十部大臣惟司法學部屬漢人以母弟載洵載濤典水陸軍載洵招權作威福日營宮室天下側目載澤長度支無所知惟與之洞爭幣制袒庇瑞澂以亡其國之洞力爭親藩典兵至於椎心嘔血病旬月以薨遺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各語天下誦之生平獨立無與援惟高陽相國李鴻藻稍左右之李卒政府皆不以所爲爲然剛毅翁同龢尤惡之戊戌景帝召將內用翁以留辦教案阻之中途折回之洞天資稍遲鈍而精力過人文章經濟之學弗得弗措思深憂長眼光因之及遠長慮卻顧亦閒坐此宏獎知名士無不羅致然不與謀政事所用多雜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無薦剡爲公卿大臣者

論曰傳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此大一統之世之言也今不能與列強閉關絕約人富強已貧弱猶爲此言非駭則狂易耳中國士夫諱言財用見之洞用財如糞土從而百端詬病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錢也三十年經營財用與外國理財家較挈短長去之尙遠而中國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闡姓籤捐之類固不軌於正鐵廠紗布絲麻各廠亦折閱相繼然一易商辦則贏利巨萬一擊不中謗者引爲大戒豈不誤乎獨銅圓鈔票暢行時衍請以中國所自有金鑄造金幣以數百萬建織呢大廠可支三十年國用遲回審顧未之能從滋可惜耳爲專制之說者至謂開學堂遣派游學練兵造械爲亂階彼驪山囚徒又何嘗負笈之學子耶

又書張廣雅相國逸事

陳衍

公日凌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遲明余初見公約遲明往堂上
難燭以待尋常辰已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
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肴蔬果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
寢入夜復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丑而罷然後食悉如日
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冬寒坐籐倚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
兩日也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
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稿而後成書剖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
數字者

權督兩江時一日興至旱西門呼材官詢其處命駐輿與談謝
安西州門故事辯證良久乃行

公嘗因置酒問坐客燒酒始於何時余曰今燒酒殆元人所謂
汗酒公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

稻稈以造黃酒稭以造燒酒也余曰若然則稻稭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稱稭稻必齊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嘗閱余貨幣論說有言金幣中參銅者疑之急召詢余曰公創鑄中國銀幣者銀質略剛造幣且須參銅况金質之柔乎因言金幣重二錢餘約參銅十之一公稱善其虛心類若此

賜進士及第誥授光祿大夫太保晉贈太傅東閣大學士陸文

端公行狀

吳郁生

公姓陸氏諱潤庠字雲灑號鳳石江蘇蘇州府元和縣人爲唐忠宣公三十六世孫自臨泉公諱恩始由浙江歸安縣雙林鎮遷吳七世祖諱肯堂公康熙乙丑會狀翰林院侍講三傳至公高祖諱企曾早卒妣氏韓本生高祖諱景曾直隸靜海縣典史妣氏蘇曾祖諱文吳庠生行義詳府志著周禮集義炳燭齋詩

文鈔醫門良方所見錄實開公家醫學之先妣氏周祖諱嵩鎮
江府學訓導教士戢匪事詳府志著意苕山館集十六卷醫門
辨證方二卷妣氏王本生兼祧祖諱欽父諱紹修妣氏王本生
父諱懋修直隸州州判著嶺上白雲集世補齋醫書妣氏程自
曾祖少遊公以下以公貴皆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生
而穎悟四歲卽辨四聲七八歲能爲韻語方山公有詩云有孫
稍可喜四聲幼能剖十歲畢九經得天或差厚蓋自入學至成
名秉祖訓祖慈訓庭訓未嘗出就外傳云同治庚午元和縣學
優貢生朝考用知縣癸酉舉順天鄉試甲戌成進士殿試一甲
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卽日召見賜御用冠服異數也光緒二
年充會試同考官湖南鄉試副考官五年充陝西鄉試副考官
六年充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八年三月奉旨在南書房行

走九年充會試同考官凡三校禮闈得士甚盛十月補詹事府左贊善時公本生父母具慶開雙娛堂迎養京邸當光緒初年朝多正人仕途清肅公入侍禁近出奉庭闈是爲一生最順之境十年二月補右中允旋升司經局洗馬充日講起居注官賞加四品銜升翰林院侍講充咸安宮總裁十一年轉補侍讀提督山東學政十二年冬本生父九芝公棄養開缺回籍自以本生無弟兄故降期服闋仍心喪三年嘗日期而禫遵國家之制三年而仕安人子之心後居母夫人憂亦如此十五年還朝仍直南齋補侍讀充教習庶吉士十七年升詹事府右庶子十八年升國子監祭酒二十年賞加三品銜花翎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時有中東之役北方告警太夫人老病在牀公長子家振侍奉南歸逾年事定遂陳情乞養旋丁內憂長子又卒二十四年

還朝仍直南齋時則變法自強之說起朝廷勵行新政公以爲講求新學宜實事求是奏請設館編纂洋務書以爲造就人才之計並及民間辦學堂擾及地方等事九月補祭酒二十五年五月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自甲申以後朝局稍變清議既絀營競漸開公獨守故轍故長成均者三年始獲遷去旋署工部左侍郎二十六年拳匪構釁奔赴行在憂勞之餘喘疾遂作自後交秋必發自定方藥或至兩三月始平是年升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時奉上諭欲求整作當議更張著內外臣工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酌中發論以備甄擇公條陳十事一祛虛文二講洋務三錄人才四嚴舉劾五理財用六釐例案七覈倉儲八行銀幣九變科舉十籌兵械八月賞加尙書銜充告祭中岳大臣十二月署戶部左侍郎升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十八年

充東陵隨扈大臣賞穿黃馬褂充管理醫局副大臣公知醫以此爲民命所關悉心籌畫訂定章程設總局一所分局四所醫士則先試診而後延聘故五局中求診者日逾千數歲活人無算六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月賜紫禁城內騎馬二十九年充隨扈西陵大臣七月署工部尙書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總裁三十一年正月以江淮分省不便具摺與同鄉京僚奏准交議江督議請改設提督遂罷分省巡城御史某濫刑斃命劾罷之又以京察劾罷御史二人爲近年所希見旋升工部尙書三十三年七月充釐訂官制大臣時預此事者冀大有所更張公無所阿附已而工部衙門裁省公以尙書兼管順天府尹事三十三年授吏部尙書充進講大臣參預政務大臣公旣筦銓部以爲從前州縣舊章多所窒礙另訂州縣改選章程奏請行之

又以捐例開後人材益雜膺民社者或不能通曉文理另訂道府以下考試章程不及格者停其分發部設仕學館俾學習三年再試之不合則仍留學仕路爲稍清每派大臣進講公必與焉嘗進講中庸孝欽顯皇后善之曰卿語言明白說理極透進講陸贄文集閒參以時事大意言成規固不可墨守而新法亦須斟酌行之若不研求國內之歷史以爲變通則必有窒礙難行之處或且變本加厲之害每進一篇恆持此宗旨其在會議政務處議整頓學務之條陳謂撤回留東學生及停留學畢業考試及西文教習補習中文等事皆必不可行處今日而言學務整頓可也其流弊改革可也尋會學部覆奏如所言議更定幣制謂本位不定所謂一兩與七錢二分其通用之價值與生銀等必本位定而後幣制畫一若僅改鑄一兩銀幣似不如仍

七錢二分之利便云時政府主鑄一兩銀幣內外大臣依違其說公獨不阿衆論而度支部亦持之卒不行三十四年十月充恭辦孝欽顯皇后喪禮大臣宣統元年充實錄館正總裁又充實錄館彙本總裁九月充德宗景皇帝喪禮值班大臣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一月授體仁閣大學士充禁煙事務大臣轉東閣大學士欽奉上諭事件三年充弼德院院長六月皇上典學充毓慶宮授讀奉諭旨大學士陸潤庠在毓慶宮行走差務重要著加恩每月賞給養廉銀一千兩欽此閏六月充顧問大臣疏陳曲阜新設學堂謹陳管見略謂曲阜爲篤生聖人之地山東爲經學昌明之邦今特設學堂諒學部大臣必有提倡正學掃除異學之舉如其雜聘外人異言異服屨居孔氏之門將來聖教漸至漸滅

亦朝廷之憂請飭學部另訂章程云云又疏陳釐訂官制宜保
存言路畧謂中央集權之非策內閣立法之未善而臺諫一職
歷代視爲重要各國方贊美之以爲善政莫過於此誠以朝廷
耳目之官所以鞏固君權凡政治之昏濁民生之疾苦無不直
達御前故天子深居九重之中而精神燭照萬里之外貪官污
吏神奸巨蠹有所忌憚而不敢肆者畏言官發其覆而朝廷正
其罪也議者謂既有國會將來設行政裁判不必復有言官豈
知議員職在立法言官職在擊邪議院開會不過三月言官則
隨時可以陳言且行政裁判係定斷於事後言官則舉發於事
前朝廷欲開通耳目則諫院不可裁諸臣欲鞏固君權則亦不
敢言裁卽使他時國會成立亦宜使該院獨立勿爲異說所淆
臣備員顧問深知官制之紛擾言路之重要不敢不言翌日又

疏陳畢業學生用之宜慎略謂法政一門各國歧異悉就其本
國人情風俗以爲制故施之中國動多枘鑿游學諸生於實業
等事學成而歸者寥寥可數而又用非所學其最多者法政一
科也其中學有根柢洞知本國情形者尙能精其抉擇而約取
之其餘年少氣盛或於本國聖經賢傳曾未誦習於中國風俗
道德概未聞知馴至毀棄古籍排斥宿儒甚且廢家族倫常之
義父兄與路人同視一致襲民權革命之說國家與君主判爲
兩途而包藏禍心者且布其族類潛爲謀主各部院大臣以爲
朝廷銳意變法非重用此種學生不足以仰體聖意遂乃邪說
詖行徧播京師久之必至根本動搖民生塗炭云云復疏陳財
用枯竭請將新政酌量停辦略謂今日之害先由於督撫無權
漸而至於朝廷無權庫儲之困難寇盜之充斥猶其顯而易見

者也鎮兵之設也所用皆未經歷練之學生其言論則紙上空談其作用則徒取形式甚至有不擊同胞之謬說中國有事督撫非但不能調遣今且反戈相向其不可用也明矣則莫如停辦鎮兵仍取巡防隊而整理之審判之立也所授皆未曾聽訟之法官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其老吏之善於斷獄者督撫不得而用之州縣捕役轟然各散司法巡警緝盜無能現今審判成立不過各省都會及通商口岸數處而盜賊之多日益猖獗已至於此若將來各府州縣一律辦齊必至徧地皆盜則莫如停辦審判仍以聽斷緝捕歸之州縣諮議局之設也所舉皆不諳掌故之議員逞臆狂談箝制當道督撫不得而禁之其甚者借籌款之名魚肉鄉里竊自治之號私樹黨援上年資政院開議竟至戟手謾罵藐視朝廷以辯給爲通才以橫議爲輿論眾說

沸騰莫可究詰則莫如停辦國會仍以言事責之諫院學堂之設也除洋員外所聘皆未讀古書之教習其沿用之教科書僅足啟發顛蒙甚者倡廢棄五經之說而禍等秦燔禁窮鄉私塾之開而毀同鄭校暑假星期毫無拘束彼血氣未定之子弟結黨爲非膳費學費未能減省彼貧寒聰穎之士流進身無路則莫如停辦中小學堂仍用經策取士凡此皆於財政有關以臣所見所聞其害已在目前其利實不知在何日竊恐變本加厲將至於朝廷無權大局不可收拾云云疏上多不報公值南齋垂三十年初值移蹕西苑又修復頤和園進奉文字日不暇給而地居清要不以論議諫諍爲職卽遇朝廷大政事有所建白退而削草亦附於溫樹不言之義及筦部務長六曹稍得發抒已見願當事者趨時變法政令紛歧公心知其非力不能抗迨

正揆席眷遇優隆而國家故事宰相不入樞府則要政概不得預聞宣統三年建設立憲內閣國之政事係乎治亂存亡者惟二三人主之往日輔臣并失其位次徒擁虛名而已八月武昌兵變旋經官軍克復漢陽武昌剋日可下而新內閣又成立定策議和旋及遜位卒取隆裕皇太后懿旨行之公照常入值授讀壬子十月德宗景皇帝實錄稿本勘辦告成具奏略言臣於宣統元年二月奉命充實錄館總裁旋以恭纂德宗景皇帝實錄稿本於是年六月奉命專司勘辦勤慎將事時越三年茲於本年十月十六日謹將勘辦全書稿本告成伏念臣自同治十三年通籍後光緒元年始以翰林筮仕於朝渥蒙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特達之知不次超遷迨乎末年洊升極品入直內廷者三十年叨文學侍從之臣常依禁近聖恩高厚刻不能忘

此三十四年中聖主起居朝廷政治事無鉅細耳熟能詳其閒
扈蹕西安厠身卿貳兼以參預政務廟謨宸訓親歷尤多是以
勘辦之舉義不敢辭承命之下昕夕簪毫樂於從事綜閱纂協
修總纂原稿已極詳盡加以博采兼搜更爲之抉摘訛誤補證
闕佚再三審訂期於無舛無異上年遭逢世變與監修總纂纂
協修諸臣提調等員守此簡編幸未散失臣以衰年逢秋常患
喘逆往往中宵起坐仍力疾勘覈冀蕙全功仰賴先帝在天之
靈得以始終其事計纂成實錄稿本七百九十一卷分次發交
提調等敬謹謄清惟是逐年隨纂隨交其中前後書法容或有
未盡畫一之處循例尙須覆校不得謂絕無罅漏而臣於是書
心力已殫祇以感激恩遇藉以稍報涓埃雖著有微勞不敢仰
邀議敘奉旨陸潤庠奏恭修德宗景皇帝實錄勘辦稿本告成

一摺該總裁辦理稿本始終其事已越三年之久昕夕勘覈倍著辛勤允宜特加優獎陸潤庠著授爲太保以示嘉獎勞勩之至意欽此公以連年憂憤耳聾益甚陳情乞開授讀差使奉懿旨陸潤庠奏力疾銷假懇恩開去授讀差使一摺陸潤庠著准其開去授讀差使仍在毓慶宮照料並仍賞給每月津貼以示體恤欽此又以皇室經費不充懇恩覈減養廉奉懿旨陸潤庠奏懇恩覈減養廉陸潤庠著仍照數賞給欽此癸丑正月充恭辦孝定景皇后喪禮大臣十一月奉諭旨敬題德宗景皇帝孝定景皇后神主之太保陸潤庠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甲寅正月賞加太傅銜乙卯八月遺疏入奉諭旨太傅銜太保陸潤庠學問優長持躬端謹老成練達明敏忠純由修撰洊升卿貳授爲大學士在南書房行走迭掌文衡朕御極後並在毓慶宮授

讀宣力四十餘年克盡厥職方冀克享遐齡深資啟沃茲聞溘
逝震悼殊深加恩予謚文端晉贈太傅賞給陀羅經被派員勒
載潤帶領侍衛十員卽日前往奠醑賞銀三千圓治喪由廣儲
司給發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以示篤念耆臣至意欽此
尋賜祭葬公生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歲五月初四日卒年七
十五夫人吳氏乾隆辛丑進士宗人府主事松江吳諱孝顯曾
孫女附貢生諱學會孫女國子監典籍諱長庚女側室王氏張
氏子二家振夫人吳氏出附貢生四品蔭生候選中書科中書
宗振側室王氏出女四長適吳縣洪洛次適夏邑李嘉德次適
元和潘詠樑次字吳江金德慶孫女一適元和汪景熙公歿後
宗振奉遺櫬還蘇州某年月日卜葬於吳興縣騎龍山距公曾
祖墓里許公性和易接人無崖岸自拔巍科至官極品親舊來

謁者退皆曰吾見公如其爲諸生時也顧其當官處事務循繩檢常於變法致亂之原私憂竊歎未嘗有一辭附和以求合於時趨而危行危言亦不爲植黨營私者所嫉至於位望益崇時艱日迫憤切陳詞終於無效而國事已不可爲矣辛亥以後嘗謂余曰上方冲齡典學事重吾雖衰老當效死弗去顧事勢變詭猶靡有定異日所慮慮更有難於今日者公固具有先見言之愀然而罷乙卯秋京師果有籌安會之舉八月初八日入值歸而發病竟日危坐瞑目不言亦不食獨口授遺摺誦聲琅然及繕成張目視之手自改定數字有以家事問者終不答遂於是月十八日薨於京邸凡送死之具皆先自庀治纖悉無不備是可傷已宗振以行狀來請余與公聚處最久因敘三十年來之朝局以見公之行事與其志而其言之切於時事者備著之

俾論世者有所考鏡焉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太保東閣大學士贈太傅陸文端公墓

志銘 葉昌熾

同治之初削平大憝朝著清明海宇康晏士大夫如朝陽初升
洧槃晞髮莫不以氣節文章相鏃礪數十年來考言觀行奏牘
爛然聲施銷歇而卒之爲廟社所式憑官府所寄託天之方嶷
屹然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在血氣之勇而在行有蹤迹之士
羔羊之詩曰自公退食委蛇委蛇鄭箋謂大臣有羔羊之節委
蛇委曲自得之貌此其時在周家忠厚尊事黃耆之日而其入
則閔顛史佚之壽也元和陸公當民勞板蕩之時而扶顛持危
巍然爲一代宗臣之殿則其事更難而其心爲益苦矣公以道
光辛丑五月生於潤州學舍學有宋乾道二年熊克鳳石圖贊

故諱曰潤岸而以鳳石爲字皆其祖方山先生所肇錫也公天資高朗苕發穎豎四歲而辨四聲十歲九經皆卒業同治癸酉以優貢知縣舉順天鄉試甲戌聯捷成進士臚傳第一授修撰先是公祖侍講公諱肯堂康熙乙丑會狀聯元閔七世而繩其祖武顧侍講公未躋顯仕而公呂詞林登拜蔚爲帝師世德作求滋共益大光緒八年二月奉命直南齋九年補左春坊左贊善擢右中允轉司經局洗馬充日講起居注官遞補翰林院侍講侍讀出視山東學政丁本生父艱服闋以原官擢右庶子遂長成均國學自宗室伯義祭酒開精舍以養士邊隅英雋偕計車而來者觀光上國絃誦相聞公承其後蕭規曹隨壹以通今學古爲教南學得人爲盛時朝廷以置罔日蹙變法圖強公謂舊章未可驟更新法宜防流弊旣高日時艱又以太夫人年高

遂疏請終養歸奉諱三年而後出公兩遭降服憂皆如此嘗曰
期而禫國家之制也人子終天之恨庸有窮乎既免喪回京補
原官踰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歷署工部左右侍郎公
自通籍回翔坊局循資平進未嘗以觥觥嶽嶽著聞而其受兩
宮不次之知延登授策則在鑾輿西狩天步艱危之日當是時
彊鄰責言兵躡畿甸昌熾方守藏柱下夜詣公籌進止公毅然
曰君父方越在草莽非臣子圖全之日也翌旦驅車出國門閒
關三千里達行在麻鞋詣闕卽疏陳救時十策大旨在練兵理
財取士察吏而其要歸於祛繁文而覈名實抑新說而慎更張
嘉言讜議納約自牖公之純忠正學見於此矣行朝草創百官
星散扈蹕而西惟師武臣是賴而求摸探風山川能說非有文
學侍從之臣無以宣上德而通下情公直南齋久諳曉掌故嶽

瀆升溼壘圻錫賚代言運制運筆如飛往往朝受命夕進御爐
煙宮漏如治朝時朝廷鑒公忠勤始知公可大受而惜用公之
已遲也是年在陝卽升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辛丑九月擢
掌西臺奉命告祭中嶽登嵩高謁啟母廟拓漢三闕以歸回鑾
授工部尙書兼管順天府事踰年進吏部天篤降喪國有大恤
德宗景皇帝孝欽顯皇后龍馭先後上賓時南皮張文襄公在
樞府公在內廷同心協贊鎮綏中外沖主嗣復裘杼晏然今上
枚卜環顧廷臣耆德舊學無如公者遂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
士充翰林院掌院學士既正揆席由體仁閣大學士轉東閣充
弼德院院長皇上典學之初奉旨在毓慶宮授讀與閩縣陳伯
璿侍郎並命講帷啟沃惟以法聖崇王遵養時晦端基命之學
公休休有容盈廷集議不見崖岸而大經大法心所不可亦未

管翁嘗附和江淮分省之議公與同鄉抗章力言其不便下置
臣議事得寢德宗升祔禮官拘父子繼世之恆謂兄弟宜同昭
穆公援朱子祖廟議請祀穆宗毅皇帝昭位德宗景皇帝穆位
皆第五室亦卒如公議其餘如學說之邪正幣制之輕重防微
杜漸洞若觀火而請停辦新政一疏灸病得穴鑿鑿乎救時之
要言而醫國之良劑也惜其時海內土崩雖有善者亦無如天
命人心何矣三事大夫昔之參化源而提政柄者相率蹇裳以
去而公循牆偃僕朝夕論思如平日王室之事苦衷調護宮府
亦倚以爲彊訪予落止有餘忠焉公甫登第既充湖南鄉試副
考官典試關中者一江右者一分校會房者三光緒壬寅順天
鄉試充副考官明年充會試副總裁自登卿貳殿廷閱卷無役
不從以扈蹕功賞穿黃馬褂賜紫禁城騎馬今上御極賞穿戴

膝貂珪以德宗景皇帝實錄稿本告成授太保又以題神主禮
成賞戴雙眼花翎晉太傅銜遺疏聞贈太傅諡文端公子宗振
護公喪歸葬于吳興騎龍山之祖塋昌熾侍公最久公十年以
長其始同在正誼書院事校邠馮先生文字劇切公爲都講暨
公登第昌熾亦以公車蹭蹬往來輦下游光揚聲得公之提汲
爲多度隴之日臨歧贈策昌熾奉以周旋幸無隕越迨報政歸
里居不出猶以手書相敦促去年見公于海上神觀步履矍鑠
如昔夏之臣靡商之甘盤謂公庶幾而不意公騎箕之速也公
文章典雅學者傳誦而不以學問名三眞六草爲天下寶而不
以書翰名疾風勁草晚節彌堅而平居雅故往來安詳和易未
嘗有訑訑之聲音巖巖之氣象人謂公自章逢登台袞笑談咳
唾數十年如一日昌熾以躬所閱歷者爲徵而其言益信公爲

唐忠宣公三十六世孫先世自吳興雙林鎮遷于吳侍講公生
賜書康熙丙戌進士歷官川東兵備道按察使副使歷署甘肅
四川布政使生山西應州知州諱元鼎應州公生企曾早卒妣
韓氏長洲文懿公之女孫也苦節撫景曾子爲後諱文公之曾
祖也祖諱嵩鎮江府學訓導卽所謂方山先生也父紹脩本生
父懋脩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三世皆以公貴追贈如公官
曾祖妣氏周祖父兩世妣皆王氏封一品夫人配雲閒吳氏世
爲仕族子二長家振吳夫人出有雋才早逝昌熾亦適有喪子
之痛執手相弔未嘗不流涕也次宗振庶出實來徵文昌熾辱
公久要納壙之石息壤在彼不敢以荒耄辭洎瀾載筆繫以銘
曰

君子貴玉爲其廉而不劖氣如白虹而其質則縝密以栗溫潤

而澤也輝陽之桐亭亭孤立而其聲則和平清越而中琴瑟也
王臣蹇蹇匪公之節委佩垂紳不大聲色棟橈公楮舟初公塞
周轍雖遷王綱未熄邾鄆之鼎猶逮公歿邵村之原其川有書
松楸在茲河山如昔是猶撫撫之周原翼翼之商邑舊史刻辭
過者是式

清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外務部

尚書瞿文慎公行狀

余肇康

公姓瞿氏諱鴻禴字子玖號止盦晚號西巖老人占籍湖南之
善化其先出自商大夫瞿父入宋有景鴻者由蜀遷長沙後復
轉徙蘇常閒明洪武閒遠祖伯福以神武衛百戶世其官國初
始遷祖縣學生員叔美避亂長沙東鄉之西衝遂家焉五傳至
高祖諱應清府學生員曾祖諱運隆皆潛德弗曜祖諱岱世稱

魯青先生精繪事左文襄公詩所目爲五十年前老畫師者也嘗繪自濟圖并爲其配湯太夫人繪分鏡課子圖其後公執政時以二圖進呈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御筆賜題詩額恩遇之盛比之錢文端公母南樓老人考諱元霖字春陔咸豐辛亥舉人績學厲名節與兄石瑩弟彤雲兩先生皆爲名孝廉終刑部主事四代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高祖妣李氏曾祖妣歐氏祖妣湯氏妣殷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以道光三十年庚戌六月之望其夕魯青先生夢湯太夫人手抱一兒曰我送之來驚寤聞呱呱聲正母殷太夫人誕公時也公生而端默聰穎異常兒刑部君督之嚴未明而興嚮晦不息成童已畢諸經爲文輒驚老宿年十七補府學生員道州何先生紹基湘陰郭先生嵩燾先後主講城南書院公從之游文字多所點定屢冠其曹自

謂得力最多同治庚午舉於鄉辛未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大
教習爲高陽李文正公尤重公及長沙張文達公後并密疏薦
爲天下才甲戌散館授編修乙亥德宗改元四月大考翰詹公
名列一等第二超擢侍講學士入對稱旨時穆宗毅皇帝方棄
臣民兩宮皇太后言次泣下垂詢家世獎勉交至公受先朝特
達之知實始此五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充河南正考官丙
子簡放河南學政屬晉豫大饑常有外國人前往散振公密疏
以謂越國要名心叵測臣按試南路訪聞有收買流民婦女情
事請下所司禁阻又疏稱民於國家精神元氣也州縣於民則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藏精神元氣者也今州縣不謀教養惟
罔與殘是務傷元氣貽隱患非急圖拊循以除病根不可往復
據陳至爲痛切又以河東河道總督原駐濟寧自銅瓦廂決口

後河流全入大清河山東運道已歸巡撫專管總河常駐開封
優游無事歲糜六十萬金疏請議裁亦如山東歸併巡撫從之
公以盛年視學已留心民瘼如此己卯丁殷太夫人艱辛已起
復原官壬午復遭刑部君喪服闋資斧不給鬻宅成行還朝仍
補原官公奏謝疏中有云陸贄之重還內秩竊擬遭逢畢誠之
洞悉邊情豈惟侍從一時傳誦知公心在天下矣乙酉充漢講
官督學浙江搜求歸安陸心源家藏宋元精槧板本爲近時所
無者一百五十種合二千四百三十三卷又叢書三百餘卷送
國子監傳播藝林庚寅充教習庶吉士辛卯充福建正考官旋
簡四川學政甲午任滿正值日韓之役公疏極言日人狡焉思
啟豈惟欲併朝鮮方將直薄遼瀋旁規臺澎誠及此時別遣偏
師裹糧潛渡一自上海入長崎一自溫州趨薩摩一自廈門擣

冲繩三路並攻相爲掎角彼且救顧不暇征調俱疲而我海軍及東陞之師疾捲而復朝鮮決矣仰懇乾斷堅持勿復如越南前事倉卒言和致隳成功而遺鉅禍書奏不省陵遲至於今日東略顧何如哉尋以和議雖成一有緩急諸多牽制則又疏請於西安建設陪都規畫甚至迨兩宮西狩駐蹕太原又復專疏重申前請論者莫不服公燭照幾先公亦自恨不幸而言中也又以倭人於遼東一帶陸續增兵關內外兵力單薄當以宋慶所部及湘淮各軍分駐要隘不可專用淮軍並嚴劾山西統將某侵匿餉械督師劉坤一僅請革職今日營務敗壞極矣將領偏裨交相爲利以至士卒不能用命貽誤戎機國家受其實禍非重懲不足善後而推論水陸統兵各大員畏葸潰敗喪地失師情罪尤爲重大聞者股栗乙未充教習庶吉士轉翰林院侍

讀學士丁酉擢詹事府詹事署刑部左侍郎復拜提學江蘇之
命再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朝廷寢用新法公疏請罷武
科改設武備學堂又請改南菁書院爲高等學堂并斥書院沙
田爲農場開辦農學有籌畫精詳留心時務之諭己亥授禮部
右侍郎督學如故賞戴花翎庚子任滿至是公典試督學歷五
行省所至稱得士嘗曰器識欲其博通文體必崇雅正又曰中
學西學皆求實用無取空談必能通貫經史考求時務然後爲
有用之才尤必心術端正不染習氣方能竭誠報國共濟時艱
於四川脩明西漢文翁之教請頒錦江尊經兩書院御書匾額
於浙江奏獎耆儒吳超等京職所以感奮興起之甚至七月閒
公在江陰試院以報滿在卽適值觸發頭風夙疾請先行交卸
給假兩月回籍就醫嗣聞兩宮蒙塵終夕徬徨不勝悲憤具摺

請安探迎太原行在奉硃批覽奏具見惻忱朕奉慈輿於十八日啟鑾均安着賞假兩個月假滿卽赴行在隨於九月初一日補左都御史初十日升工部尙書公奏今日情勢譬如大病之後正氣盡傷不獨攻伐之劑不可妄施亦豈能驟投峻補謹擬先其所急一曰整頓吏治二曰造就人才三曰變通軍制四曰開濬財源并臚陳保護教堂預防教案辦法請令各州縣將所隸教民姓名丁口造冊申省編爲教籍准其一體應試報捐意在視同齊民歆動之使不爲惡以就約束大旨謂團體原宜固結而斷不可有仇視外洋之心權利固當保全而斷不可有違背條約之舉懲前毖後四語盡之公感知遇之隆值此大局日棘不俟滿假行風雪中以辛丑正月十五日達行在次日召見兩宮垂述京師及西狩情形相對泣下孝欽顯皇后諭曰從前

李鴻藻說爾好甚望爾來四月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派充政務處大臣公首請廢八股文大小試均試策論復開經濟特科整飭翰林院課編檢以上官以政治之學裁汰內外各衙門書吏差役及一切陋規四方觀聽爲之一新旋充國史館副總裁六月詔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班六部上調公充尙書授爲會辦大臣先是俄訂密約將成各國狺狺勢將有瓜分之禍中外交章論奏有詔飭暫停籤於是全權大臣李文忠公與江督劉忠誠公鄂督張文襄公各有疑誤互相爭論公承旨諭解以爲同一竭忠謀國何忍自相水火開誠諭訓辭諄摯復以樞臣名義抵書文忠極言俄之密約各國之阻力各以自爲均非有愛於中國兩害取輕惟在全權審慎圖之文忠乃意移其後收回東三省一主此旨公之規畫外交務取持重

蓋亦基於是焉翰林院撰擬御製太白山碑文不稱旨命公改
擬稱善慈諭爾福氣好又諭爾篆書好命篆御章並賞門有通
德匾額八月賞穿黃馬褂隨扈回鑾駐蹕開封上以危局粗定
獎敘出力諸臣賞加公太子太保銜公奏時局艱難諸事都宜
核實若有濫倖何以示天下不獨嘗議臣等也臣到行在最後
無勞可言請收回成命以示大公不允一再固辭乃許之十一
月兩宮抵京師賞穿帶膝貂褂十二月充路鑛會辦大臣補授
軍機大臣充經筵講官壬寅充祇謁東陵隨扈大臣兼署左都
御史公以詞臣驟膺殊遇又素寡結納訐謨密勿溫樹不言不
免滋人疑議致列彈章公遂疏辭重要差缺且曰並非因人言
指摘奉諭該尙書辦事認真不辭勞瘁惟當夙夜宣勤力圖報
稱從來任事之人不可存引嫌之見慈諭慰留至於涕泣有聲

謂予豈不倦勤汝何忍言去公亦感激涕零至是不敢再萌退志矣癸卯充祇謁西陵隨扈大臣考試試差閱卷大臣覆閱經濟特科試卷大臣是科略仿博學鴻詞科例公綜覈名實尤用兢兢九月詔設財政處於戶部派充會辦財政大臣公以幣政雜亂已極與湖督張文襄公往復緘商試辦一兩銀圓定爲京平俾除各省自爲輕重諸弊害文襄深韙之卒以畫一中外幣制議不得行又請禁革各州縣巧立名目苛細雜捐凡學堂工藝及地方公益事件官任勸導悉聽紳民自行籌辦不准藉端抽派致滋煩擾又以雲貴四川土藥蔓延內地害政厲民非嚴土繞匿不足以寓徵於禁乃據鐵侍郎良議會戶部商同江廣湖閩八省各督撫設土膏統捐局於宜昌奏簡大臣督辦斬示制止漸剷毒根卽以溢收之款專充練兵經費先後詔下商民

稱便又請旨將戶部正雜各款專作地方正用宮內一切用款
儘內務府定例經費量入爲出不再撥戶部款項并請裁汰歸
併內務府人員以節冗費而裕度支言人所不敢言多類此乙
巳派充中日議約全權大臣公手草保全主權十一條略謂中
國有在滿州自治全權如故商埠由中國自開交還營口治權
俄之特別權利均已無存中國派兵分期填紮各地方退還強
佔擅管各權利產業中國得參預日俄議訂聯絡鐵路章程其
他稱是又聲明旅大以北隙地中國仍有自治全權派兵駐紮
他國不得踰界駐兵或借作戰地不得在該處設立總督巡撫
等名目鐵路不得作爲日俄自有之路另行駐兵由中國自任
保護不得因路干預民事不得私佔鐵路左右地段與日使爭
執數月之久雖不能盡如初議而奉天之鳳凰城遼陽新民屯

石印卷二
三十一
鐵嶺通江子法庫門吉林之省城長春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
姓黑龍江之齊齊哈爾海拉爾愛琿滿州里各等處皆得收回
自行開埠通商並將撤兵畫界礦務森林事宜悉心規畫迄今
東三省猶得勉支危局者皆公力也大難甫定列強狙伺情見
勢絀公知非變法不足圖存自請親赴歐美考察政治將發上
以政府代者難其人不許蓋自公入直後榮文忠公親以筆研
相屬上甚倚之故不得行如是者六七年每舉大政詔旨廷議
條款約章無一非出公手點竄塗改遺墨零散無在不見體國
之忠其他碑文題識擬題命名亦悉以付之鄉會朝殿各試請
派閱卷大臣名單公以擬題故輒不開列其謹如此是時中外
咸以立憲爲請公草詔有云立憲云者有上下共守之法律有
君民一體之精神將與天下更始斷非一蹴能幾又曰仿行憲

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目前
規制未備民智未開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議定次第
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晰釐定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飭
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習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俟數年後
規模粗具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又宣示忠君尊孔尙公尙武尙實爲教育宗旨而約之曰愛國
卽以保家翼教乃能扶世合羣振武人人一心物無棄材地無
遺利庶幾風俗純美日臻上理與民更始無過於此詔下人心
以安丙午以外務部尙書協辦大學士派充總司核定官制大
臣公就釐定官制大臣草案並各省疆臣條議覆核請從東三
省開辦以爲各省程式其次則南北洋等處交通便利風氣已
開亦宜及時試辦一有眉目各省仿照辦理并請嚴飭各州縣

痛除隔閡廢弛諸積習務通下情蘇重困啟發顛蒙以立地方
自治基礎又保送御史請參酌前明暨國初行取遺法責成各
部院大臣於京官實缺中書以上外官實缺州縣以上及京官
候補郎中外官候補道員均得擇尤保薦以廣言路又將各部
院官制分別損益歸併尙書侍郎不分滿漢尙書并充參預政
務大臣并議特設軍諮審計資政各府院奏入報聞官制命下
中外盛傳中朝將仿東西各國行內閣制逮奉軍機處一切照
舊無庸復改內閣之諭已疑公實主持又故事外務部尙書必
以軍機大臣兼充公得獨留樞垣勢已孤危復於其時提北洋
第三五六鎮陸軍歸部直轄明年四月趙侍御啟霖奏參疆臣
資緣親貴直聲震天下侍御湖南人忌者皆指曰公某講官遂
摭拾蜚語媒孽中傷公逮奉旨開缺回籍時論爭惜之不五年

而大事去矣大臣用舍進退國之治亂存亡繫焉顧不重哉公
枋政七年廉正不阿人莫敢干以私而於天下才雋無大小未
嘗不默識士之被其汲引登進或躡等遷擢至大位雖不無負
公之人而公固終身不言也尤矜慎造膝敷陳退朝若無事然
雖密親不以告今茲所舉一二佚聞皆其孤從手澤中搜求得
之緘識甚密蓋終公之世未嘗示人而後知羣疑衆謗猶得支
持維繫存什一於千百盡臣之心苦矣庚辛以後外患益劇外
務部雖設總理會辦王大臣三人而事皆集於尙書外人凡所
發難皆賴公楮拄其閒隨事挽救福陵山前屯紮俄兵甚多震
驚陵寢公請發國書徑達俄皇請飭申禁詞意迫切旋即移去
其於收回天津地面及關內外鐵路與夫縮短日俄兩國撤兵
期限各節折衝榮敷劇費磋磨及夫日俄釁開審時度勢密贊

存傳卷二
三十四

廟謨宣布局外中立頒發條規限制戰地相機因應各國皆無異言英兵入藏迫脅番眾立約十條公以窒礙諸多有損中國權利各國將羣起辨爭切電駐藏大臣勿與畫押又請旨另派大員前往另議改訂六條稍彌前失公每歎國處貧弱無復公理之可言然至今仍依據此約與英使協商以見公慮事之遠其他如國際商務煙禁稅務之屬亦莫不勉力維持不令利權盡喪張文襄公會合廣東湖南湖北三省官紳電商駐美公使謀廢粵漢鐵路美國合興公司合同同列不甚措意公獨從中援助甚力卒得收回自辦英使請於長沙城內設立行棧公根據條約爲言兩無所利反覆開喻英使曰公信人也當不吾欺事乃得寢江西南昌知縣江召棠在教堂被戕構成巨案教士奸民陰持法使所派參贊要挾甚厲肇康方以臬司奏派查辦

抗論爭執公屢電指示機宜不少假借張文襄公亦密電辨難
至再京朝官持之尤力垂垂就範若輩計不得逞則又密煽法
使撤回參贊盡翻前議公惟扼腕喑歎而已公務爲遠大比年
來升孔子大祀廢文武鄉會試及歲科試除凌遲梟示戮屍諸
刑停止捐納實官關於學術人心刑章吏治者皆務導揚聖德
發摠新猷天下翕然稱之兩宮眷注日隆察典兩交部敍恩賚
便蕃聯額字畫春條書籍章篆朝馬椅轎肩輿拖牀冰牀乘舟
以及金錢銀兩文綺裘葛紬扇佩玉珍玩藥餌食品之屬不可
殫述慈聖特賞御容尤爲古今所無公嚮不食肉一日爲上所
知自後賞飯必爲特設素席羅列蔬肴偶患腰痛賜藥垂問漢
大臣罕有倫比性素儉約輶車所至峻卻餽遺按試府州臨行
點還供張不令僕從稍有私取在朝尤嚴卻苞苴雖門生故吏

無敢求請入值一與二僕屏謝警衛門無雜賓蕭然斗室一如
書生官書閒暇不廢書史或延攬朝列外吏名流遺佚廣求天
下利病民生疾苦取證政治得失是非而察吏求才往往得之
邂逅中外喁喁想望太平徒以風節峻厲獨立無與動召嫉忮
必排去之而后已公固早料及此累疏乞休至是得反初服晏
如也既罷歸杜門卻掃地方大吏悉謝弗見築小樓顏曰超覺
嶽麓湘江在襟袖閒偶與里中故舊臨眺賦詩不復談天下事
於室東偏建寢廟以祠支祧籩豆肴俎一準古禮主人主婦盥
饋躬親不懈益虔先是卸浙學任假歸已創修族祠至是續修
家乘購置祭田又卽家設學堂就肄城居子姓世父諱元鈞叔
父諱元燦元蔚公事之甚謹遇羣從各有恩誼多助之貲使得
仕進伯兄鴻助仲兄鴻錫暨諸姊妹終身友于無閒仲兄官黔

中州縣有聲述職入覲兩宮知爲公兄特承恩眷簡放安順知府白頭重聚聯牀話舊依依不能去猶子無親疏視之一體戊申連遭兩宮大喪公感切恩知又念國家多故朝夕哭臨涕泗交頤由是鬱鬱不怡旋值六十生日不舉一觴賦述懷詩四章油然忠孝之懷不能卒讀辛亥武昌變作越十日長沙繼之公走寧鄉山中已復徙家上海未幾國變益復不能爲懷數年來故家遺老率多歌哭於斯先後有超社逸社之集與十數耆宿發爲詩歌念念不忘君國乙卯歸謁先塋不見一客仲兄亦從貴州閒關歸流連信宿獨造肇康廬互述亂離遭值歎歎欲絕仍卽遄回滬上丁巳夏偕夫人游西湖戊午春二月復同重游得詩頗多旣反復就近游六三園觀鶴舞又四日而示疾又五日以三月十五日亥時薨於上海寓廬死生之際從容如此豫

之六三貞疾恆不死繫之曰中未亡也公蓋得之遺疏聞上震
悼賞給陀羅經被諭賜祭葬特謚文慎恩全終始公亦可無憾
矣公承刑部君家學諸父兄弟相爲切劘師友皆一時賢士大
夫內行謹嚴動止以禮不苟嘖笑旁無姬妾之奉笙歌游戲徵
逐之場懸爲厲禁生平未嘗一與尤服膺朱子近思錄李氏反
身錄等書學術治行以鄉先正唐確慎曾文正爲宗不標道學
幟志接人一取和愉謙婉雅意殷拳見者不自覺肅然敬憚於
書無所不讀溝通漢宋諸儒學說發爲文章典瞻淵懿又究心
古今經世有用之書治忽理亂探討本末莫不激澈胸臆於詩
導源漢魏而壹以杜韓蘇陸爲歸宿故能沈浸醲郁含咀英華
海上同社諸名賢咸相傾倒推主壇坫出爲名相入亦卓然通
儒獨惜其當國時外患內訌倚伏噂沓已橫決不可收拾然倘

使公志得行無或傾軋周內整肅朝綱扶植正氣建威銷萌肘腋之患既除與同列不二心之臣雍容布憲咸與維新陸沈之禍庶幾或紓此則公十二年中所爲憂心焦思抑鬱佗僚忍死到今終古猶視者也公著有止齋詩文集若干卷寫定詩選遺墨四卷漢書箋釋一卷汴輜日記一卷浙輜日記一卷回鑾蹕路考略一卷聖德紀略一卷直廬紀略一卷恩遇紀略一卷舊聞紀略一卷年譜一卷才及四十三歲爲公未成之書其他劄記雜著散見巾箱尙待搜集元配善化吳氏河南商邱知縣諱元浩女贈一品夫人繼配貴筑傅氏河南按察使諱壽彤女封一品夫人通文史工漢隸公視學所在有所撰識多夫人書之子六宣聰成官殤吳夫人出宣樸四品廕生員外郎銜分部主事宣芬殤宣治正一品廕生吏部員外郎內閣敍官局行走宣

穎傅夫人出治穎均能以學世其家女四一適善化分部員外郎唐植運前卒餘先後均殤孫三同祖強昭旂孫女五三四殤以己未十月初二日葬公杭州西湖上扇四圖靈隱石筍峯下之原庚首甲趾兼卯酉爲塋肇康辱公三世雅故以道義相尙宣治又第五女夫公之去位也并被詞連同詔罷官相從患難撰述之文義無可辭爰就其孤最公所遺文字參以朝報見聞粗爲詮次以備史館及當代能文家之與公夙者甄采藝居離羣多所絀漏於公名德知無當焉謹狀

又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特謚文慎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外務

部尙書善化瞿公墓誌銘

陳三立

公姓瞿氏諱鴻禴字子玖號止齋晚號西巖老人湖南善化人也其先出商大夫瞿父宋有景鴻者由蜀遷長沙後復轉徙蘇

常開明洪武閒曰伯福曰神武衛百戶世其官累傳至叔美縣
學生員國初避亂遂占籍善化居焉高祖諱應清府學生員妣
李氏曾祖諱運隆妣歐氏祖諱岱博雅精繪事嘗繪自濟圖竝
爲其配湯太夫人繪分鏡課子圖於公爲祖妣後公執政時曰
二圖進呈咸邀孝欽太后德宗景皇帝御筆賜題詩額恩遇之
隆曰擬錢文端母南樓老人且過之考諱元霖咸豐辛亥舉人
績學厲名節與兄元鈞弟元燦皆爲名孝廉終刑部主事妣殷
氏四世皆曰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端敏
成童畢羣經工文辭年十七爲諸生同治庚午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而大教習爲高陽李文正公獨器公與張文達
百熙密疏竝薦其才可屬大事其後太后終嚮此兩人不忘文
正之言也德宗登極光緒之元年大考翰詹公曰編修名列第

二超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其歲命充河南鄉試正考官逾一歲授河南學政屬晉豫大饑振撫猶未畢公疏言民者國之元氣培養之者州縣吏也是在朝廷責疆臣勤擇循良靖人心杜隱患又疏言河改道已久河道總督駐開封拱手糜鉅費請裁罷兼轄於巡撫如山東故事從之河督之廢自公建議始遭母喪復遭父喪服闋入朝還故官尋出爲浙江學政自後一充福建正考官歷任四川江蘇學政二十餘年之閒奉使按試及五行省所至日研經籍通時務課士得才爲盛而黜供張絕請謁嚴止胥役索擾尤日清德孤操稱天下歲甲午日本有侵朝鮮之役公初呈四道出師先幾制敵之策及與我戰兵敗復論劾漁餉械竝畏葸潰敗諸將領請置重典和議成又請預建陪都西安備不測皆不報公早負公輔之望識議開朗而意

度溫溫喜怒不輕形顏色嗜學稽古達於治體其視學江蘇也
日累遷至禮部右侍郎復由左都御史擢工部尚書將受代畿
輔亂作鑾駕西幸公痛憤條列救時之急四事上之旋犯風雪
抵行在所兩宮召見相向涕泣太后徐曰望爾爲分憂久矣昔
李鴻藻盛稱爾也遂命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充政務處大臣
國史館副總裁既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上特調公
任尚書授爲會辦大臣還蹕京師充會辦路鑛大臣補授軍機
大臣充經筵講官署左都御史充會辦財政大臣兼署吏部尚
書尋日外務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總司校定官制大臣公內
贊密勿外綜繇劇環而待決者集如蝟毛最以助成還粵漢鐵
路升孔子大祀廢科舉止捐納除凌遲梟示戮屍諸刑爲世所
快三十一年充中日議約全權大臣先是海外八國之師犯闕

下遼瀋諸邊漸爲日俄所侵據迨日俄約成勢益固公務復收
自主權利立科條十一示表的與日使辨爭迄數月雖未盡如
初議然滿蒙東三省猶得有迴旋之地相保支危局公之力爲
大公起儒生日廉樸謹慎被蒙渥眷頒賜絡繹尤逾等值樞庭
六七載凡詔旨條例約章類無一非出公手殫忠竭慮夙夜劬
瘁當是時方圖變法中外爭日立憲之說進公爲首定官制一
切審先後緩急持重推施而調護骨肉正朝廷維政本所繫益
鉅積誠諷諫陰陽闔開所賴以轉移補救殆非偶然公終祕不
自言而世亦莫得而知也初某親貴害公之寵復憚公不可私
撓久思中傷公會趙御史啟霖彈疏有賄獲黑龍江巡撫者事
連某親貴父子趙爲公鄉人益側目于是嗾言官掇蜚語上聞
公果用孤立罷及公歸未五稔武昌變起萬方瓦解而國事已

不可爲矣識者謂使公猶執政如故卽事勢流極無能驟挽必不至大難方興控制失措援引巨擘自速傾覆嗚呼天實爲之此公所飲恨灑泣垂死而不忍回顧者也始避兵窮山中旋走上海居久之結儔輩寄諸吟詠寫幽憂公之詩遂稍富而益工而上海羈人故老亦依公煦濡自遣戊午三月十五日得疾薨春秋六十有九遺疏聞賞給陀羅經被諭賜祭葬予謚文慎箸有止齋詩文集若干卷寫定詩選四卷漢書箋釋一卷奏議若干卷回鑾蹕路攷畧聖德紀畧直廬紀畧恩遇紀畧舊聞紀畧各一卷配吳夫人商邱知縣同縣元浩女繼配傅夫人河南按察使貴筑壽彤女通文史工漢隸賢而習勤公日不憂其家子六人宣聰成官宣芬均殤宣樸四品廕生員外郎銜分部主事宣治正一品廕生吏部員外郎內閣敍官局行走宣穎女四

人殤其三其一適縣人分部員外郎唐植運前卒孫三人其孤
呂己未十月初二日葬公杭州西湖上扇二圖靈隱石筍峰下
之原庚首甲趾兼酉卯爲塋屬狀督銘三立懷賢撫運綴公所
遭繫於國故有餘痛焉其階序謨績備余君肇康所爲狀不具
列銘曰

業業儒臣秉資英特始躡鵬行輝我邦國輶傳四馳增閱年歲
酌古緯今滋漑多士刮絕弊害屏彼供張問俗南紀清風爛翔
謨謀入告驛館視艸文武之略粗據偉抱禍盈畿甸乘輿旣西
麻鞵孤對泣肩艱危重瞻廟庭倚奠九有旋幹彌縫盡瘁禦侮
怪變萬趨導挽就軌寵眷猥加斥日讒毀大命隨傾孰致孰爲
此離故相假息海隈聲詩低昂紛雜涕洟終訴煩冤魂峙帝右
薶刻靈巖遺烈不朽

爾昌案民國三年清室優待條件善後辦法有對於官民
所有賜諡及其他榮典概行廢止之語近年來此類事尙
時有所聞國人頗多非議之者而不之顧也碑傳集例載
原文凡似此者一仍其舊又本集於凡入民國者竝以卒
年之先後爲次附記於此

碑傳集補卷三

江都閔爾昌纂錄

部院大臣一

陳無逸傳

李茹曼

陳允恭字無逸一字南麓號六觀平樂人康熙丁卯舉人甲戌
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庚辰授檢討與修三朝國史平定朔漠
方畧壬午副御史劉子章同典江西試所拔多積學知名士填
榜日五色雲見海內傳誦試卷以爲是科第一舊例布政司給
舉人旗匾水程銀悉歸考官號禮部磨勘費是科江西中式七
十五人通計三千金允恭謂子章曰此國家所以榮多士安可
攫而有之吾兩人秉公衡文自信可幸無罪卽有誤當坐亦不
宜以賄免遂同卻之一無所取乙酉改工科給事中初廣東鹽

法道陸曾以虧帑銀數十萬落職犴金餽遺當路爲言曾若罷官則虧項萬難補償竟得復任允恭曰某旣復任商民益困且于罪人不行按治是廢法也而復予官是獎奸也人爭效尤將何以正之特疏糾之遂削曾籍又以雲貴川廣湖南等處土官自恃險遠僭上虐下擅專誅殺多行不法密疏請倣漢主父偃議諸侯王襲封例令得推恩羣子弟計土均分以弱其力各授職銜不相統攝以流官總監之庶再世之後蠻荒戶口悉隸版圖永無後患下兵部議轉檄督撫申狀久以意見互出事寢不行轉禮科掌印給事中秋審決囚有張某已擬大辟情實可矜力直之因得減死癸巳復典山西試特疏請以五經三人補官卷額累遷通政司左通政雍正元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密陳六筭皆自焚草二年奉命祭告遼太祖陵卒于口外道中弟

廷掄庚辰進士歷官廬州府知府有廉能聲子齊叡候選通判
齊賢齊芳齊庶俱雍正癸卯恩科舉人齊綬廕生幼齊紳公生
於康熙二年癸卯十一月十二日亥時卒于雍正二年甲辰二
月初八日未時先生祖父俱贈資政大夫祖諱堯化字雍伯自
浙山陰遷居廣西父諱理號厚庵母任太夫人皆歸葬山陰

誥授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繆公墓誌銘

胡宗緒

公諱沅字湘芷一字禮南先世爲魏侍中尙書光祿勳繆襲後
東海蘭陵人其後有曰古興者於元至正閒由嘉興徙居揚之
泰州數傳至公會祖珍所以布衣伏闕上書籲免泰州浮糧萬
五千餘石贈懷遠將軍祖天修父補山皆明經贈刑部左侍郎
公生而有湘字在其頂初名湘後改今名八九歲時夢至古剎
夢中證前世爲湘山寺老僧覺而識之少每好誦我本全州清

淨禪湘山湘水別多年之句後至全州訪湘山寺禪房門徑恍如夢中所遊家有清響園補山先生觴詠地公幼卽侍諸名人談讌唱和響答著名遠近是時商邱宋公榮巡撫江蘇宏長風流徵詩入集與寶應王式丹等號江左十五子舉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對策賜一甲第三授翰林院編修充壬辰會試同考官視學湖廣楚風剽浮爲學不根公至簡諸生熟九經三史者注於籍試與優等立爲經師教後生小子以是文教振興每試一郡試畢與諸生會講三日而去其有孝子節婦則親式其廬具繒帛攜酒果與老婦小民絮語皆肅然感泣應山楊忠烈公漣江夏賀文忠公逢聖子孫流落資之使有以立或求得之牧兒中立歸其直主人教之學爲補博士弟子員秩滿瀕行兩湖諸生單步追隨千里相望尋改工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掌登聞

鼓院事雍正元年癸卯上御極言事稱旨賜貂緞松花硯等物
命訊剋減高麗車輛事鳳凰城邊人以和又命糴米江西平糶
江東水陸競赴無稽延擢太僕寺少卿轉翰林院提督四譯館
太常寺少卿授通政使司右通政四年命覈畿南倉儲授通政
使司通政使賜御書魏徵十思疏九日賜讌乾清宮倣柏梁賦
詩六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命鞠蒲臺令發其奸欺命覈
鹽課山東授工部左侍郎轉刑部左侍郎七年命覈餉保定汰
虛冒疲老坐食不得奸名籍賜紗紵表裏香茗扇器召至西苑
泛舟觀荷十有一月賜捨狸狴裘賜少子櫟鄉舉公才敏練然
大抵成於精思管經年不寐無寒暑有得輒披衣起循階徐行
未曙而事已辦十二月二十八日入署齋宿端坐達旦氣上逆
無疾而終上聞之震悼賜白金五百兩遣官祭弔傳送其家公

石竹齋三
性至孝昆弟誼至篤撫孤姪如己生與人交知無不言好獎成
後進門館嘗滿客退闌然一室苔色侵階闌如也自少嗜學四
庫百家靡不貫串行止肩輿輒數行下架上物週覽既遍卽從
人借閱作爲詩歌沖和淡遠卓然自爲一家生康熙十一年三
月二十四日卒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八元
配夫人俞氏華亭縣教諭俞楷女有淑行先公三十年卒公時
年二十有八不置妾媵豪貴家豔公才名來議婚公卻之單居
三十一年以終四子集丁未進士梓琬檉皆鄉舉孫男四人永
燦永燿永熙永煜孫女五人以雍正十年二月初四日葬公於
曲塘鎮華家莊之原集書來乞銘以集兄弟故從予遊予又從
公在楚久深相知也是宜銘銘曰
天地久悠兮人壽有幾六十不週兮壯心已矣不由彼者無如

我何取彼之少也不如我多斯文未喪也公憂則那

少司馬宗室塞公家傳

李錯

公名塞爾赫字慄菴號曉亭又自號北阡季子曾祖多羅清巴
土魯貝勒謚勇壯諱穆爾哈齊太祖高皇帝之母弟也穆爾哈
齊生奉恩輔國公諱塔海塔海生輔國將軍諱泰蔭布祿泰蔭
布祿生公公早孤母太夫人南氏撫成之至性孝謹孩提善承
志及長遇母疾冒寒跪深夜禱於天彙月疾閒乃已日爲母誦
佛經母旣歿食必祭事必告示不敢死其親也遇忌則辟熟食
啜粥地襲草薦臥示不敢忘其哀也康熙三十七年授奉國將
軍雍正二年以薦補宗學正教長五年授監察御史尋擢左副
都御史內閣學士裏行七年署總督倉場事侍經筵充議政大
臣晉工部侍郎署吏部侍郎九年改授內閣學士十二年署大

理寺卿尋授總督倉場初漕河橋壩工積逋帑數萬金官吏數
易不足償虛數害公私無益公悉奏免之運軍往來滋困嚴立
法禁毋擾給餉慮不實每抽覆之以故內外被其德公服官十
餘年靖共自飭彙任大寮不渝寒儉節憲廟知其所居隘詔賜
第一區公固辭不敢受其疇昔故人來見其門館如初器物未
嘗少移置歎曰徐邈之介不烈於此矣乾隆八年復改授內閣
學士主咸安宮學十一年再署倉場事明年晉兵部侍郎未到
官卒公少時母爲製布衣以其手澤也每日服之拜家祠中歲
久且敗補綴以完卒之日被之以終年七十有一公好修持身
嚴恪先人嘗貸人財七十年而後得其子孫公如數報償之其
子孫了不知辭公曰否不使我先人負遺憾耳兄缺官帑五千
金竭蹶任之完其家其內行類如此酷嗜讀書雅工詩官暇輒

與二三同好攜酒造人家詠花竹寮窠爭傳謔曰塞侍郎日來
又作春游已尤喜貌塵埃中人客好輒騎款段從小奚物色之
遇落魄者益恭下不知者不知其爲卿貳也今上御極之九年
駕幸翰林院簡詞臣三十八人侍宴賦詩非甲科雖公孤不得
列特命公以宗臣與又明年侍瀛臺宴如前命一時榮之子三
長伊都禮早卒次鄂洛順奉恩將軍次治安尙幼女二長字大
司寇色公之子成緒罹患歿祕不使聞女夢得之寤便痛哭卻
簪珥不食家人不得已以情告遂矢志不嫁侍父於家節煥寒
議酒食竭孝養職雖孝子不是過也次字大司馬蔡公之子永
福亦獲罪永戍無還期致書罷婚女亦持不可待十年蔡遇赦
還卒歸之

論曰公以詩鳴公卿閒海內莫不宗尙之然居常自檢云凡事

務快於支體則心有未安此理欲之分不可不辨又曰鬼神與人呼吸通吾期無媿而已其於事也有恆行止坐臥有常處宅無隈陬有終身不踐地由此觀之蓋亦趨聖賢之塗者歟二子並工詩能紹其業若二女者持大節昭大信貞靖厲俗固皆承公之訓云

禮部侍郎李公穆亭墓志銘

莊亨陽

吾師故相國文貞李公之孫禮部侍郎穆亭能志祖之志學祖之學行祖之行年五十有五上方嚮用不幸以疾殂于京邸亨陽時守南徐閱邸抄得公遺疏悲不自勝爲位而哭閱月得公行狀遺命屬亨陽銘幽公諱清植字立侯一字穆亭閩之安溪人世有聞人至文貞公以理學大儒相聖祖仁皇帝十三年贊元保泰顯著功宗其說經多所發明補程朱之缺公父贈公允

亭以殫思泰西歷算嘔血遂不起歿時公生二歲母太夫人幽
憂病瘵後十年亦歿文貞公時巡撫直隸公大母林太夫人攜
公兄清機暨公之官署就塾誦諸經畢公輒私取通鑑繙閱不
釋手康熙丙戌文貞公入相攜公行世父菜園君病留保定邸
公往訊騎馳日踔三百里傷跗不自覺世父既歿諸從皆幼獨
公日侍文貞公左右每事先意以承文貞公戚爲少殺公姿敏
且銳從宿遷徐翰林用錫壇長學文貞公退食之暇諸賢請業
滿座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公悉從旁點而識之下至音律歷算
字學無所遺文貞公手註周易及四子書獨高弟江陰楊文定
公得聞之公時入耳會心亦足以發于是公與文定公皆心喜
丁酉公舉於鄉戊戌文貞公薨雍正甲辰成進士己酉以編修
典江南鄉試事庚戌以侍講提督浙江學政乃取居喪時所手

石印本三
錄文貞公未刻書及蒐輯門弟子所記者次第梓而行之有榕
村文集語錄周易通論詩所樂經尙書七篇禮纂詩選凡若干
卷廣布于學宮浙東西士用不變癸丑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
祠於京師咸秩元祀文貞公與焉復命有司諭祭于其鄉公時
鵲級未補遂假歸襄祭禮又卽榕村講學故址爲文貞公祠寢
廟翼翼歲事以時乙卯冬世宗皇帝大行今皇帝召公爲翰林
院侍讀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出典淞江鄉試入纂修三禮自文
貞公歿後及門諸賢後先散去天子初元選用遺老召楊文定
公于滇南復起徐用錫于家皆會於文貞公賜邸公追念舊遊
悲喜交集未及一年而文定公薨踰年壇長亦以老病去公自
是悒悒不樂而疾作矣乞歸居數年少愈辛酉秋長男宗文舉
於鄉因俶裝就道壬戌二月至京修儀禮癸亥三月補原官四

月進經義召見陞右庶子晦日御試一等擢詹事府少詹事
月輪對授三禮館副總裁八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一
月充武英殿總裁兼辦經史館事甲子三月十二日奉旨陞禮
部侍郎時公已病甚具摺辭不允及革口授遺疏十八日終于
正寢公爲學洞見大原穿穴諸經少年好易晚尤喜譚禮嘗問
業于季祖父皋軒先生復從故相國高安朱公桐城方望溪先
生考訂往復及專修儀禮覃精凝思按文索義因以窺見先聖
之用心一有所獲喜不自禁常強以聒其座人然性服善論有
當輒舍己從之故所訂諸篇平正通達鄂張二相國皆許以必
傳于後惜乎未及告成而公歿也公天性篤摯憫俗憂事見義
敢爲閩山寇竊發官軍旣俘其魁而有司羅織善良械繫百十
纍纍于道公遇見憐之至都爲訴文貞公請于朝特旨肆赦人

莫之知在浙時輅車所過吏奸民瘼必以告當事潮人陰蒙其
福自幼從文貞公耳濡日染國家事皆得其竅要通籍後益留
心經濟足跡所及孜孜詢訪籍而記之所在水利河防錢鹽軍
政之類源流利弊莫不犁然晚年持論益平實切近自詹事至
少宗伯疏陳常平倉穀事宜次陳保舉宜露封又陳海船免稅
宜計船之大小咸切事理可施行其臨歿遺疏曰惟願我皇上
益崇惇大之治彌厪如傷之懷法令已極周詳毋以細碎科條
啟繁苛之漸臣下但取忠實毋以承順趨走開緣飾之風閭閻
之民力日瘁飭外吏惟重撫循而毋滋騷擾草野之利源漸竭
戒計臣宜重大體而毋盡錙銖語皆切要言不及私其忠愛之
心惓惓然欲吾君爲堯舜舉身後斯民而樂利之與文貞公如
一轍嗚呼是可不謂賢乎漳浦蔡文勤公選古文雅正需公論

次而成佐高安公修名臣循吏名儒傳行于世公生平志在經
濟未嘗多自著書閒爲詩文雅健清深其言藹如著有文貞公
年譜淵授存愚擬宋史稿及詩古文藏于家公形癯而神充理
棼治繁心氣閒定素與蔡文勤公友善其好賢愛士亦如之一
年之閒自下大夫游拔卿貳朝野士大夫莫不慶聖天子得人
公亦感激涕零力疾圖報稱而卒以無祿何歟古稱才難孔子
歎之非徒生難用之實難用之而得展其用尤難自前世而皆
然於公又何詫焉公生於康熙庚午年十月二十日卯時歿於
乾隆甲子年三月十八日辰時元配夫人黃氏子三人長宗文
辛酉科舉人黃夫人出次宗鳳邑庠生次榮惠側室曾氏出孫
秬英壯英祐英宗文出攀英宗鳳出女子三人皆適名族文貞
公弟子獨亨陽最爲後進自乙未與公交至今閱三十載中閒

石印卷三
離合不常而相信日益篤公爲內閣學士具疏自陳荐亨陽以
代病革以行狀屬公姻官君瑜卿而屬亨陽爲墓銘竊自幸果
不爲賢者之所棄也然而感時撫事悲痛固有難言者矣公子
宗文扶柩歸將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於某月某日道出徐州
屬邑斗酒隻雞迎舟慟哭按公行狀而銘之銘曰

騏驥奔馳一日千里伯樂御之長駕遠畧跡伊始胡爲乎總轡
扶桑日方中而遽止魄安寧魂不死納銘幽宮介繁祉

禮部侍郎莊公小傳

臧庸

公姓莊氏名存與字方耕江蘇武進人乾隆乙丑榜眼官禮部
左侍郎五歲就塾讀書日數行下年十二京師地震屋傾壓重
牆下掘土五六尺許始得耳目閉塞良久方出聲力探經史性
理百家從舅氏錢公某講肄平生學業始基此戊午下第歸研

究算學忘寢食因得眩暈疾戊辰散館列二等仍留教習奉諭旨云閉戶讀書留心經學一時驚爲儒臣異數出典浙江試兩典湖北試督學順天河南壬申會試同考官辛卯副總裁甲辰知貢舉壬辰教習庶吉士查察槍手傳遞頂冒諸弊極嚴密所按次第肅清覬覦者望風斂戢士心益勵奉旨清釐順天士籍有寄託者改歸原籍逾限除名奏請暫停南北歲科據本生自首姓名一咨禮部一行文各布政司轉行各州縣親族里鄰切結由司轉覆到後始准咨回本省學政奉旨准行訓士子告語諄懇必以敦本業崇實行爲勗在上書房行走卯入申出寒暑無閒皇子時親講說愛敬日深任禮部講求會典舊章遇祭祀朝會宴享諸大事敬謹襄贊勿懈數十年如一日治家嚴而有法不苟言笑於世俗聲華玩好之屬澹然無所嗜性清介嚴取

予謹然諾飲食衣服刻苦自持奉差使所過食用必自治并戒
僕從不動館人故所蒞下車輿頌翕然教子孫持家範勿令稍
染時趨接物中正平易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家居宇舍精潔器
物整齊書籍時親檢點勿使稍有參錯幼稟庭訓習朱子小學
近思錄長益沈潛經義誦詩讀書惟以知人論世爲準故所造
洪博深邃莫測其涯涘若天文輿地河渠水利律呂算數之學
莫不覃思殫究口吟手披率至夜分始就寢謂學以養其良心
益其神智須旁廣而中深始能囊括羣言發其精蘊又云讀書
之法指之必有其處持之必有其故力爭乎毫釐之差深明乎
疑似之介嘗自署齋聯云玩經文存大體理義悅心若已問作
耳聞聖賢在坐其平生得力語也所著有八卦觀象篇彖象論
彖傳論繫辭傳論序卦傳論卦氣解尙書既見毛詩說春秋正

辭周官記律譜六樂解九律解聲應生變解成律合聲論審一定和解天位人聲地律論合樂解定黃鐘之聲及其徑論律書解琴律解瑟音論算法約言等書藏於家易主朱子本詩宗小序毛傳尙書則兼治古今文春秋宗公穀義例三禮采鄭注而參酌諸家病中猶時時背誦經書不置乾隆五十三年卒年七十歲子三人逢原乙酉舉人山陽縣學訓導通敏壬辰翰林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選辰戌戌進士甲辰召試授內閣中書先卒孫六人

贊曰庸堂少從公之從子葆琛進士問學嘗一見公自慚譎陋未敢有所質也後讀公尙書既見歎其精通浩博深於大義章句小儒末由問津矣近者孫伯淵觀察撰輯經學淵源錄屬庸堂徵采事狀因從公子孫索誌銘家傳等勿得得其家行述於

是撰掇其學行大畧著小傳以俟觀察裁錄焉公之學行近世
蓋僅見安得盡讀公之遺書爲快乎

資政大夫工部左侍郎圃三劉公墓誌銘

蔣士銓

公諱星煒字映榆號圃三姓劉氏系出鳳陽至元中其始遷常
州西營里之祖諱眞八傳至光斗天啟乙丑進士官御史子履
旋順治丁丑進士歷官保定知府子維烈戊戌進士官屯田郎
中子淳增廣生公祖考也以公貴贈左庶子公父名樞屢封如
公官前妣孫太夫人公爲繼妣史太夫人出公廣額頎哲生有
奇慧七齡通五經九齡應有司試年十八補縣學生員乾隆三
年鄉試受知於武進令趙君竟落解辛酉入北雍應京兆試甲
子中順天鄉試舉學錄戊辰成進士改庶常習國書散館授編
修癸酉充講官擢侍講明年視廣東學丙子丁母憂去服除補

原官視安徽學明年遷侍讀又明年陞左庶子晉翰林侍讀學士皆在學政任甲申入侍皇子學明年晉內閣學士陞禮部右侍郎又明年調工部右侍郎歷六載卒於位其扈蹕也一謁東陵兩從木蘭其以文字受上知也御試兩列二等丁丑南巡公時掌揚州書院進迎鑾詩百章壬午南巡公任安徽上賜詩褒美旋進樂府四冊扈木蘭和御詩以押僻韻典重爲上稱許重華宮聯句和詩皆稱旨而尙方珍玩賞錫者不勝書其掌文衡也壬申恩科充京闈鄉會試同考官癸酉河南正考官丙戌武會試正考官戊子江西正考官其後先所得士數千人多老宿如景副憲福王給諫懿德鞠編修愷熊翰林恩紱德閣學風程吏部晉芳皆其著者公在揚州書院一時才士執經者最盛若王文治嚴長明輩皆先後陟館閣曹司未能枚舉公性孝友內

行純密使粵時史太夫人攜趙夫人赴任命續婚孝養備至失恃後泣慕弗衰使皖時迎尊甫至署歷三年起居膳飲扶持維謹弟已爲諸父嗣公恩愛不替聞弟四十生子喜不能寐五齡卽爲入貲注國子生籍凡子姓食指仰給者輒以教養爲己任至戚友僚案中死亡患苦咸倚公無失所顧自奉簡約無他嗜好在京邸良晨佳夕有宴游夜半歸經其門入瞰之則一燈熒熒父子伏几讀書刻苦若寒素明日都下傳爲逸事爭相歎美其志操澹定蓋如此毘陵俗尙勤樸士夫官京師其家法類以儉素相砥公兄繩庵公由詞科第一歷位宰相門館蕭然公至一樽二簋語不涉俗凡稱相公清節者輒謂公之謹約勝於小宋云公元配余繼配趙同通書史習勤儉余事舅姑十八年趙事姑三年事翁十七年同以孝稱同有厚廩而弗恡同甘澹泊

凡得所餽賜皆獻於親公爲諸生貧甚余出匱資嫁兩小姑又
資公入北雍聞公入詞林無喜色書謙退二字寄舅夫病禱以
身代侍兩月未嘗寢又爲其母吮背疽母死得鬲病壬申始入
都病劇需人葠弗許曰忍以一椀藥耗半月餐卒之前一夕猶
爲客治饌明日產一女卒年才三十有八恭毅公申喬爲趙曾
祖祖熊詔考伺數嫁年二十九先公二年卒得壽四十五爲新
婦時侍姑疾盡瘁姑歿事舅尤孝撫前妻兩子如所生嘗賣匱
佐公葬其曾祖祖父母甲申翁命攜兩媳入京夙興夜寐歷七
年終以勞瘁而卒同贈夫人公學術淵厚著作盈篋尤擅儷體
文在翰林撰著進擬文字雅懿鴻穆潤爍綸紱垂光典林平居
纂述莫不本道師聖酌緯體經衡理鏡詞鎔式方軌刻縷萌芽
一歸精粹故能動墨模錦搖豪散珠碑版所流螭蟠鼈戴者遍

天下昔晉陵劉禕之思致華敏遭遇非常帝謂卿家忠孝朕子
賴卿以師冀蓬生麻不扶而挺世謂公無讓焉公領袖卿才明
練故事貳宗伯之掌禮典諸侯之貢士一載容臺上下以和神
人以治及遷冬官宅揆程品六閱歲華居部長人不忘惠訓嗚
呼公具經世偉畧未及大展僅以文章黼黻廟堂雍容省闈達
賢好善揚美孳孳不營口出用能提挈兩兒回翔館閣運際承
平永終厥譽何其休也第公以尊甫高年二十年中屢思乞養
雖重違嚴命而陟岵之懷時形篇什望雲而逝痛亦深夫公生
於康熙戊戌九月十三日乾隆壬辰正月二十四日以久病卒
先十日神氣清明告家人以某日當去蓋有所歸也享年五十
五歲余生於康熙丙申九月初四日卒於乾隆癸酉六月初七
日趙生於雍正丙午六月二十日卒於乾隆庚寅十二月二十

日子男三人謹之官內閣中書種之官編修余夫人出理之國
子生趙夫人出女五人余出者一趙出者二側室陳氏出者二
公卒之明年公子輩奉祖命謹卜十月十八日將葬公與夫人
于豐東鄉荻墅橋新阡持狀來揚州屬士銓爲藏坎之文予荷
公拂拭且二十載又繼公安定講席得聞教澤當予乞歸日公
爲詩送之且執手涕承於睫若不忍其自棄者嗚呼痛哉謹序
公終始而銘曰

維古賢臣以人事君如香從風必揚其芬公策天駟每空厥羣
維古賢臣有覺德行孝乎惟孝施于有政公祿所屆能盡厥性
堂哉侍郎蘊餘于施稽古登明天下榮之翩然兩雛阿閣來儀
君子有穀以似以續賢母是生賢母是鞠偕老則愆同穴斯卜
左右中央鬱鬱佳城我馘子佩風馬雲駟國史於昭請視茲銘

茹棻傳

沈元棻

茹棻字穉葵號古香父敦和以名進士官湖北德安府同知棻幼而穎異舉止端凝年二十三舉乾隆丁酉鄉試甲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戊申充山東正考官己酉視學山西一以拔真才端風俗爲報稱辛亥丁父憂歸時倡議捐賑及監修三江應宿闡皆有益於鄉里復丁母憂服除授贊善充山西正考官明年視學湖北尋由少詹簡任奉天府丞兼學政奉天士子向鮮舉優行棻疏請允行其後貢成均者皆彬彬有文之彥任滿晉內閣學士工部侍郎癸酉充江南正考官是年冬五城編查保甲棻以分別造冊更換稽查爲請俞允施行甲戌擢左都御史丙子遷吏部侍郎擢工部尙書己卯充順天正考官庚辰今上御極轉兵部尙書道光辛巳八月卒於官詔賜祭葬如例子壽

俞蔭刑部員外郎壽彭奎文閣典籍任廣東墩白場鹽大使壽
昀任山西東場大使

故內閣學士前倉場侍郎會稽莫公事略

張穆

公諱晉字錫三一字裴舟別署寶齋會稽人曾祖文炳祖朱謨
父大邦乾隆三十五年舉人於潛縣訓導母李太夫人先繼妣
之姑母也公生後三月而適母蔣太夫人亦舉子曰階故於潛
君以公嗣亡兄名揚後幼悼敏至性過人年五六歲則能以嬰
兒戲百計娛其嗣母母忘己之寡無子也讀書不假約束晝夜
不自休止十歲九經已略徧稍長遂研穴貫串心解神契以能
文雄浙東西年十九補縣學生員旋丁蔣太夫人憂諸城寶東
臬先生大興朱文正公先後督學浙江皆器異公試必第一及
當選貢因引用班書筆誤一字文正疑之置弗取東臬先生接

任乃以優生貢成均時乾隆五十七年也次年三月赴朝考始游京師祭酒法梧門先生那文毅公山陽汪文端公振興太學號極盛梧門先生嘗精遴兩舍生之器堪公輔才任著作者十人而公爲之首五十九年中式順天第三名舉人六十年中式第十九名進士殿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嘉慶元年散館一等三名二年充國史館纂修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一名超授侍講五月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得士鄭兼才等八十人八月命提督山西學政四年二月轉侍讀三月遷右春坊右庶子四月升侍講學士仁宗鑒公純實授意軍機大臣寄諭公密疏官吏之賢否而舉劾之其被公舉者前後蓋二十餘人以密疏無知者六年冬任滿還朝七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實錄館纂修五月派教習庶吉士十月充武會試副考官八年轉侍讀學士三月

大考二等五名四月調通政使司副使九年二月上幸翰林院
隨扈諸臣分韻賦詩公與焉七月升太僕寺卿八月充順天鄉
試副考官得士譚仲璐等二百四十人是月復升太常寺卿十
二月命提督江蘇學政十年五月遷通政使因催提學租奏署
蘇州藩司鄂雲布玩公護短飭交兩江總督鐵保查辦嗣奉上
諭此項學租鄂雲布因莫晉節次催提卽借動貯備項下湊齊
解清比較向年批解月日並無遲逾其中復文書亦並無含混
所有鐵保請將鄂雲布交部察議之處著暫行緩辦至莫晉始
則用文催提繼因自行查出行文遲延致書鄂雲布自認冒昧
唐突此事已可完結乃又續行陳奏畢竟該學政於鄂雲布有
何意見齟齬之處著據實明白回奏公奏稱蘇州藩司每年應
解學租銀二千八百兩爲給廩振貧之費本年二月藩司汪日

章批解一千五百餘兩尙應補解一千二百餘兩臣於五月十七日行文催提延至閏六月末該署司鄂雲布絕不申復因於七月初四日另文行催恐該司仍置不復并寄書告知情節始於七月十五日將銀解到查四年學租係次年二月解完五年係次年五月解完六年係次年六月解完七年係次年閏二月解完惟八年係次年七月解完是時歲科試已周振貧已畢祇餘給廩一節爲七月中需用之項遲解尙屬有因至歲試年分給廩振貧隨棚須用安得援上年遲解爲例本係逐年延緩因據其最遲者謂比較月日並無遲逾勢必致臣衙門辦公掣肘況各屬學租因何不敷批解該司理應聲敘明白乃並無一字提及祇稱解存學租僅震澤婁縣等四學暫借河工銀兩俟解有學租本款歸還似乎各學尙多未解迨再經行查又稱因災

蠲緩者十三學其餘並無未解夫蠲緩僅三百餘兩何遽不敷至千有餘金若既經全解本款又何以不敷臣因其前後抵牾疑或從中舞弊是以飭令嚴懲書吏并清查條析具覆該司更不清查亦並未條析轉謂呈覆初無含混書吏無庸懲治玩公護短情節顯然藩司爲錢糧總彙之區倘任其侵那弊將不可勝言故不敢不敬陳以備考察至臣致書該司因臣衙門書吏行文遲延將七月初四日公文倒寫爲閏六月十五日經臣查出重責再札知該司自認疏忽誠以誼屬寅恭凡事當推誠相待不敢稍存回護旋據該司復札稱仰見公正爲懷虛中若谷頗以臣辦理此事爲是詎意今復援此以訐臣過公文遲發責在司書冒昧唐突幕友率筆要其得失皆臣自當之臣與該司素未謀面並無意見齟齬之處設挾有微嫌而掎摭其短假公

濟私豈能逃聖明洞見乎十一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四月疏請審案責成督撫曰伏見皇上每遇地方上控案件除發交督撫就近審訊外閒復特派大員馳往查辦良以案分輕重因事制宜總期下無冤民上無留牘歸於訟簡刑清而已惟近來京控案件日漸繁多簡派之員紛紛四出不可不防其流弊臣以爲吏治之張弛責歸督撫誠使方面大員能體皇上勤政愛民之心以爲心慎擇屬吏詳求民隱百姓之負屈於地方官者應無不可求申於督撫豈有近舍省會而遠愬京師之理今之上控者如果屬冤民則必督撫公正之聲名未孚眾望也如其爲奸民必訟棍刁翻意在脅制官長也夫大吏無以取信於下而人心不屬則上下有睽隔之憂小民無所畏忌於上而告訐頻興則官民有爭勝之患閭里愚氓見不及遠第聞欽

差往來絡繹或且私心揣測以爲皇上漸不信外官飾詞聳動
卽可僥倖圖翻臣恐上控之案益多而所言益以無據迨至派
員審結平反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坐誣之獄因是又眾矣且督
撫審辦之案或有翻控可派欽差覆勘若欽差審結之案仍有
翻控則是曲直是非終無定論而訐訟永無了期也豈我皇上
息事寧人之至意哉竊謂宜明降諭旨嚴禁浮囂險健之風一
切案情未經督撫而赴京越控者概不準理或督撫縣案未結
定瀦失平上控京師自非關係重大仍飭交督撫親提審訊倘
再有不實不盡之處被人控告然後續發欽使一經究出實情
將原審督撫從重議處勿貸民知上控案件仍歸督撫審辦自
不敢以鄙俚荒誕之詞上瀆天聽自罹誣罔重愆督撫知交審
之案一有不公獲罪且將不測又寧敢權宜艸率袒庇屬員以

自取戾乎似此靜以安民嚴以馭吏或漸可振官方之媮惰挽習俗之澆漓臣職任采風官叨司憲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願詳察利弊而酌其中焉優旨報聞是年冬還朝十三年三月派充大挑舉人大臣五月派充教習副總裁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得士李炳春等九十四人十四年丁李太夫人憂回籍十五年巡撫阮公元聘主葢山書院講席十六年八月疏言臣於前歲二月丁內艱回籍扣至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服闋當卽由地方官呈報起復在案理應剋期就道何敢逗留緣臣父現年八十前臣迎養在外得以朝夕相依今步履維艱勢斷不能遠出臣並無子息惟胞弟一人從幼怯弱不任家務因病不赴鄉試已十餘年臣父服食起居一切需臣料理本年三月閒感冒風寒淹臥牀簀臣奉侍湯藥數月不離寢門近

雖小瘵而氣血全衰非臣日在左右難爲調護自服闋以來裴回瞻顧將欲久依膝下則國恩未報何能抒戀闕之忱若遽遠宦都門則親疾未瘳又恐重倚閭之望衰年多病離別增憂萬一風樹不寧勢且君親兩負伏查例載親年七十以上兄弟篤疾準其終養八十以上雖家有次丁亦準終養臣念報親日短卽欲遵例陳情而臣父以臣受恩深重何得援照常例父年雖邁一息尙存猶望臣及時報效不可以私廢公特命臣專摺請假且看將來病勢如何再行據實具奏爲此謹遵父命瀆陳聖聽伏祈皇上暫行賞假準臣在籍養親倘邀天幸父病獲痊臣稍可分身卽當趨赴闕廷恭候錄用不勝激切屏營之至得旨俞允十八年於潛君卒二十一年八月起復入都十一月補副都御史先是公嗣母徐太夫人卒公方以諸生有聲於時於潛

君恐遲公上進令仍以從子持爲伯母服公因病癩失足墮池水幾殆越三年病瘥乃復出試而承嗣之議遂寢及是首陳奏曰臣胞伯名揚中年病故有一子未及成人而歿越數年臣父大邦生臣及弟階初擬將臣出繼伯父爲後及臣年稍長頗爲父母所鍾愛而弟階自幼多病臣父恐其成立難保乃命臣以嗣子爲伯父主祭而考試三代暫用本生父名辛卯壬辰以後臣父會試六次留京時多在家日少遂致蹉跎未及呈改學冊迨臣乙卯忝入詞垣臣父即寄書至京命臣遵照前議報部出繼臣竊念本生父母現皆在堂承繼考妣久經去世從前不早正名今甫得一官遽改三代轉似有規避短喪情弊無論部未必準行卽人子之心亦何忍自外所生改從降服情願俟父母百年之後定名出嗣庶幾公義私恩兩全無憾臣父與族人商

議僉以爲然事遂中止及癸酉八月臣父患病彌留於臥榻前
執臣手而命曰自汝通籍後吾屢沐覃恩三受誥封而汝伯父
僅得貲贈一次吾常耿耿於心汝將來起復補官當將此情上
達天聽改正宗祧指日恭遇皇上六旬萬壽倘蒙恩施格外俾
汝伯父得一體同膺誥贈吾當含笑於九原矣臣泣而志之不
敢忘茲臣本生父母喪葬已畢出繼長房並無違礙爲此遵父
遺命披瀝愚誠伏乞皇上飭部注冊將臣父大邦改爲父名揚
以成臣父未竟之志實屬幽明均感銜結難酬至臣係例應出
繼之人前不能諭親於道早以義斷恩後不免委曲從權幾以
恩掩義雖父在不得自專究由臣調停未善事關倫敘不比尋
常細故應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奉上諭莫晉著準其出繼
胞伯其從前因本生父母尙在不忍自外所生亦無違礙著免

其議處十二月升任倉場侍郎公被仁宗眷篤由翰林不十年擢至三品三典鄉闈兩任學政其供職京師實不過四年耳初起復入見上念前揚州刊刻全唐文時公曾任校勘特命補賞給書一部又嘗因常州幫武弁旗丁與辦漕各州縣互訐牽控多人滿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公議咨交兩江總督就近鞠之潤祥持不可公不爲屈因各執奏陳辨上前仁宗命軍機大臣傳問卒從公議今通州督署滿漢各寮各榜和衷報國四字仁宗綸音也二十五年京察以各幫米色乾潔驗收無滯下部議敘道光二年御史常廣奏請以放代盤不必按期派倉戶部初不以常廣奏爲然已而議自本年三月起以五倉進米三倉輪放放竣再派三倉其現放之倉一概停進新糧公與滿侍郎和桂奏言窒礙難行請仍照嘉慶十四年成案辦理戶部復奏

現屆新糧進倉準其暫緩盤查自本年七月爲始務使輪應開放之倉陳米顆粒不存隨時報部驗明後再行收進新糧奉旨著倉場侍郎將京城十一倉全局安定章程因合奏防弊八事一本年七月輪應儲濟興平祿米三倉開放甲米但查弊須出其不意非常例可拘應由戶部於六月底開列十一倉全單恭請欽派城內二倉城外一倉從七月起陸續開放至盤竣一倉如有虧短立即奏明懲辦若有多無少則報部驗明接放下次應盤之倉俟三倉全竣臣等照例陳奏一次以昭慎重一嘉慶十四年只盤舊米不盤新米現存米石多於從前幾及兩倍若依舊出陳留新恐盤查日久防範難周勢不得不新舊接放掃數出倉庶免那掩之弊應將派出三倉所有嘉慶二十四五兩年及道光元年之米先行放竣再接放本年新糧以杜牽混一

粟米麥豆不耐久貯均應照舊開放無所用盤其應盤者惟稜
稜二種查嘉慶年間稜米現已無多惟舊存粳米不下二百萬
石自應設法俾早出倉請於四五月輪放甲米及秋季輪放
俸米等倉專放嘉慶年間之米如稜米不敷以陳粳米代之俟
陳粳放竣再將道光元年粳稜圖放以疏壅滯一明年二三月
又當進運新糧若三倉盤竣又接盤三倉出陳進新仍必兩相
妨礙應照舊按月輪放各倉俾陳米不致過於積壓俟漕竣時
再派三倉以放代盤不過四年儘可一律完竣若必接續盤查
不容閒斷亦非三年不能告成而辦理殊多掣肘不如盤查與
輪放相閒而行較爲兩便一本年秋季俸米應照部議在於下
次輪應盤放之倉先行勻放明年春俸卽在第三次進盤之倉
嗣後照此遞輪以示均平而去陳積一盤查之期恐諸倉監督

積日累月照料難以周到應照議由臣衙門在於別倉監督不
拘滿漢每月分派一員幫同辦理至於花戶人等各顧其家豈
能通力合作若在別倉派往幫辦轉恐滋生弊竇應仍責本倉
自行的量添僱以專責成一三倉既連月放米勢不容於例外
展限以致輾轉逾期臣等祇能禁放米之稽遲不能禁領米之
刁難嗣後如有霉變之米不堪煮食者準領米人員包封米樣
知會臣等將該倉監督等參辦若止米色稍陳毋得濫行挑斥
彼此相持致稽時日又自非夏秋大雨時行之候倘有逾限卽
將該倉監督及領米官員一併交部議處并將未領之米存倉
以警延玩其第八條專議變通開放正白旗包衣米石則滿侍
郎和桂筆也而是時戶部書吏以要素花戶未滿欲雲南司主
稿司員復恃奧援再駁之公憤曰卽安能以國事媚權要乃單

街陳奏曰伏查本朝百七十餘年以來並不見有以放代盤之
案惟嘉慶十四年因前任倉場侍郎福慶等密奏西中二倉米
多虧短當經特旨派員查辦共計虧米十萬餘石旋經御史慶
明奏請京城內外十一倉以放代盤奉旨準行在案當時不照
西中二倉一律盤查姑用權宜之法以放代盤且祇盤舊米仍
進新糧仰見仁宗睿皇帝於清釐積蠹之中仍寓滌去煩苛之
意昨御史常賡奏陳倉弊並未指何倉何廩恐有虧缺無端請
以放代盤本屬無事中生事戶部既知其不可行而駁之又疑
該御史言未必無因乃力主以放代盤之議自出己意輕變前
章經臣等駁其窒礙難行部臣全不肯虛衷商榷而持之愈堅
更搆爲新陳並放顆粒不存之說當經奉旨令臣等妥定章程
臣等以事屬垂成不得已酌定疏通陳米數條補救萬分之一

而部臣復任意斥駁必欲盡照其原議不容更動分毫未知諸臣果洞悉倉務確見其萬全無弊故不許他人稍參末議邪抑逞其偏私之見欲行百七十年來從未辦過之案而以倉儲重務聽其嘗試邪臣愚伏念皇上所以依戶部之議者必由部臣謂以放代盤原屬舊例而臣等曉曉辯駁未必無回護別情若知部議率臆無憑行之斷然有害則天聽豈有不可回者哉臣職忝倉場此事乃其專責倘顧恤嫌疑終不肯明目張膽爲皇上詳辯其非則誤國之罪萬死難逃用敢奮不顧身直陳管見查嘉慶十四年因倉儲虧短業經敗露有不得不盤之勢故以放代之原非通行定例今部臣如果風聞何倉虧短應卽奏請盤放此倉再不然應請傳問御史常賡有何聞見就此嚴行查究不過旬日閒便可水落石出何須經年累月爲此紛紛無益

之盤查顧乃師心自用巧借以放代盤四字爲護身符而現定章程實已將嘉慶十四年成例紛更殆盡臣不知其放照何年遵行何例何所憑信而能保所議之必可通行萬無窒礙乎臣愚不通事變竊以爲若照部議各倉監督誤公失察放米逾限之咎必多各旗領米人員謀新嫌舊賄託情求之弊必重奸胥猾吏徼利一時罔恤後患違條犯法之徒必眾各倉散役借端生事以脅制放米之頭役分爭辯訟之案必繁百弊叢生豈勝枚舉近年辦理倉務已甚艱難而部臣復勅此議以掣其肘亦可謂下策拙謀矣目下甫經定議故臣猶可力爭數年之後便成定例異時更有請以放代盤者誰能駁之新例旣行舊例必將漸廢則方今立法之初安可不詳慎也且查弊貴乎神速若曠日持久適足爲奸人從容彌補之地何弊之能除卽如嘉慶

十四年查出倉弊甚多而以放代盤之十一倉皆有贏無絀彼時僅八月而此番且遲至三年無論實貯本無虧短卽或有虧該倉豈肯不設法彌補坐待罪愆臣不能保現在倉儲萬無不足之額而可保將來盤放完竣必無顆粒之虧也況太倉陳積原非可以石稱丈量縱令徹底清盤而斛面有高下手勢有重輕抑勒之則多者且將見少寬假之則少者亦可見多尙未必遽有定準今乃聽各倉自盤自放而俟其日久技窮自行敗露其於防弊之道何居凡事宜整其大綱不必吹求瑣細皇上如必欲知倉儲盈虧請卽欽派大臣會同戶部堂官各帶司員與巡倉御史親赴各倉按照實貯清冊逐廩子細查對如數目大概相符自可無庸盤驗倘查得某倉某廩有多少不符之處立卽封鎖至查竣十一倉後共計應盤者若干廩分投過斛畫一

平量究明所虧實數嚴行參辦雖不免一兩月之煩勞而於整頓倉儲實有裨益不猶愈以放代盤之徒有空名哉祈皇上將臣此摺與戶部前後各摺飭交從前曾任倉場諸臣公同核議孰是孰非擇利而行之似亦慎重更張之道奉旨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核議具奏又另片奏參戶部曰臣前閱戶部議覆御史常賡奏摺該御史請將放米之二倉停進新糧餘尙有八九倉足敷進運本甚明白而部臣駁其暫停進運必致百萬糧石困堆露積似全不解該御史之意而誤駁之及其自行定議又祇將五倉進米較該御史原奏少進四倉轉不虞新糧之壅滯前後自相矛盾臣當時卽訝其議事粗疏昨戶部咨照議覆倉場奏摺內第一條駁語卽不可解臣等以三倉雖同時開放而完竣必有後先故云盤竣一倉報部驗明接放下次應盤

之倉此乃一定辦法決無一倉先竣暫行停放俟三倉全竣再行接放之理而部議轉謂先放一倉勢必致三倉人等擁擠一倉該倉必形竭蹶等語幾如隔壁講話不知所云部臣皆進士出身不應於此等粗淺文義尙不通曉直由厭憚煩勞漫不經意將此等奏摺付之胡塗昏憤之司員任其妄行斥駁至核定奏稿時又不過愬愬一覽全不檢點以致錯謬如此文義尙未盡明是非更復何論不幾以奉旨交議之事爲兒戲乎尤可怪者臣等於三月二十四日奏駁部議窒礙難行翼日接到戶部二十四日咨文內稱七月以前所進新糧倘五倉空廩不敷存貯應由倉場報明卽於其次輪應開放三倉酌量收貯臣與和桂閱之皆不勝詫異部臣如果自知五倉進米廩座不敷自應專摺奏請照前議添進三倉俟奉旨准行後咨臣衙門何得擅

自主張頓改日前奏準之議轉令臣等報明酌量竟不必皇上
聞知將使臣等遵日前依議之旨祇進五倉邪抑遵此番部咨
之文兼進八倉邪當經傳問京中本衙門收文書吏據稱二十
四日酉刻接到此文顯係部臣見臣等奏駁趕辦咨文以爲覆
奏時掩過飾非之地臣等所駁者前此之奏摺而戶部所援以
自解者轉憑後此之咨文又不便於奏摺中敘明時日之先後
漫稱立定章程行知倉場在案以圖蒙混過去豈有不待奏明
請旨而可擅自立定章程者乎此其詭譎私情殆不可問若復
隱惡姑容不奏請皇上徹底根究以肅法紀將來肆意妄行何
所不至實可寒心所以披瀝血誠不憚孤立一身以觸眾人之
忌嫉者臣雖至愚何恃而不恐誠恃我皇上達聰明目兼聽並
觀必能謹履霜之萌杜蒙蔽之漸庶幾部臣小懲大誡各發天

良無孤負聖明之委任也。上命戶部堂官逐款明白回奏。於是滿漢兩尚書方典樞密用事。見公奏志甚曰：是敢蹈我之瑕。曰：是敢斥我爲不通。顧吏趣具稿。明日復奏。次日戶部復奏。上奉。上諭本日據戶部逐款明白回奏。以放代盤原屬查弊簡易之法。何以謂戶部以此四字爲護身符。如何將嘉慶十四年成案紛更殆盡。又戶部以御史常賡所奏放米二倉停進新糧與例不符。照例議以三旗搭放三倉。放竣三倉。以其餘五倉進運新糧。又恐不敷貯米。復行知倉場。再以三倉進運。以敷分貯。何以謂之蒙蔽。又戶部以倉場原奏盤竣一倉。接放下次應盤之倉。數語恐誤會爲一倉開放。仍議令三倉並放。何以謂之隔壁講話。此事戶部前後所議章程。總主以放代盤之論。其有何詭譎欺飾。肆意妄行之處。該侍郎確有指實。必當徹底查辦。不得以

無據之詞妄肆詆毀著莫晉卽來京明白回奏現在新漕抵通
亟須查驗兌收倉場侍郎事務著張映漢暫行署理公卽日回
京具奏曰臣聞人臣之義有犯無隱若恣行欺蔽妄肆詆訶均
玷官箴法皆無赦昨臣參奏戶部前後議事粗疏錯謬及咨文
不應轉在奏駁之後無論部臣有心無心其辦理之誤斷無可
掩本屬逐款指實第詞意未盡明晰致皇上覽之未卽釋然查
嘉慶十四年以放代盤八月而畢此番非三年不能完竣臣愚
實不知其簡易處至部定章程并仁宗睿皇帝諭旨全不遵照
何況其他放米之倉停進新糧非舊例也新陳勻放顆粒不存
非舊例也各倉接連放米至六七月非舊例也陳米遲放者留
倉六七年非舊例也惟以放代盤四字爲舊例耳非巧借此爲
護身符而何常廢奏請盤查之兩倉暫停進運戶部駁其必致

糧石屯堆車兩攙踏及自行定議五倉進運較該御史原奏轉少四倉臣等議盤竣一倉之後接放下次應盤之倉此乃一定事理決不能別有辦法而部駁爲窒礙難行無端生出三旗人等擁擠一倉等語真乃謬以千里與臣原奏無一字關照謂非隔壁講話而何部議五倉進米業經奉旨準行如欲添進三倉豈有不待奏明擅自改定章程行知倉場竟不必皇上聞知之理良由未見臣奏駁之先不知五倉不敷分貯及見奏駁又未便奏請添倉因卽趕辦咨文爲覆奏掩飾之地倘就此徹底查究將戶部辦稿行文官吏飭交刑部隔別研訊未必不和盤託出也卽或部臣心術不應詭譎至此而其不行請旨擅改依議章程之罪亦無所逃謂非恣爲蒙蔽肆意妄行而何臣未見戶部回奏原摺不知分辯如何無憑指駁而此三款至明至確若

謂無關大弊不足深求臣復何敢更事吹求續陳天聽請卽將
臣此摺與前參夾片一併交大學士軍機大臣九卿公同核議
似亦大公無我之虛懷知人則哲之妙用也奏上上特諭軍機
大臣曰爾等閱此奏必謂朕勃然矣不然朕幼承皇考明訓選
擇明師教讀頗知涵養功夫事愈大而心愈細情愈急而氣愈
和數十年來守之不失爾等均所深悉朕斷不受其欺罔亦不
肯從重治罪特將原摺硃批交爾等閱之以示朕涵養之功於
是滿漢兩尚書復攝公疏請交從前曾任倉場語謂陰有黨公
者是日并奉上諭前降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核議
莫晉所奏盤查利弊章程著戶部堂官及從前曾任倉場侍郎
概行迴避議連日不決公裴回久之不得已復具疏稱耕當問
奴織當問婢現今洞悉倉務無逾於臣謹更條陳利弊請發交

會議諸大臣閱看疏留中五月十一日議上以放代盤徒有清查之名無裨實貯倉場歷次陳奏尙非無據之言惟籌議盤查之法亦未切中竅要又不和衷商榷竟肆詆毀殊屬褊躁請交部嚴加議處奉上諭著仍照戶部原議自本年七月爲始務使盤放之三倉陳米顆粒不存驗明再進新糧至所議開壩橋倉轉運不繼恐有阻滯屆時著派英和前往彈壓勿令壅積如有辦理不善之處惟英和是問莫晉於盤查事宜所論皆屬因公惟因與戶部意見不同經朕令其明白回奏猶復負氣辯論殊失敬事辦公之道朕斷不肯因其負氣辯論挑斥於語言文字之間從重治罪此非施恩於莫晉深恐後來言事者動輒避忌不盡實情於國是大有關係莫晉無庸交部議處著降爲內閣學士候補次日公入謝上并前留中摺擲還其謝疏有云主聖

則臣自直仰欽厲世摩鈍之精心恩深而命轉輕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天下誦之當戶部覆奏之上也右侍郎湯公金釧獨具摺自行檢舉稱倉儲不宜清查以放代盤未見其利不敢扶同稱爲良法美意前戶部三次議覆倉場隨同畫諾咎無可辭請交部議處上斥其毫無定見首鼠兩端失協恭和衷之義然侍郎於此事實亦未得要領但信公素學必不妄相糾彈故引咎之誠無媿古人其以向來清查庫貯之說比例倉儲則非也公旋亦感末疾三年四月請回籍調理六年四月初八日卒於山陰王衙衙里第距生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春秋六十有六配柴夫人合葬縣南夏博山之原子一鍾珣嘉慶九年年二十未室而歿弟階以子女各一予公女適翰林院編修晉寧李浩子鍾琪廕生刑部主事現官廣西候補知州公後又生女

二長適歸安舉人郎玉銘次適刑部員外郎桐城方棧公以積學能文章聞天下四十後乃專意理學不復措意文詞晚益深造自得與先師蕭山吳樸庵先生交修邃密先師篤慕鼓山而公則一以姚江爲宗卽龍溪亦不厚非也嘗重刊梨洲明儒學案敘之曰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歧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臺澠池推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

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媿游夏之徒專尙修不尙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慕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庵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鈞元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啟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闡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竊謂學貴眞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

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
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
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
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
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
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龍溪天泉證道之說
學者嘗之惟公則曰鏡因照物而判妍媸妍媸不在鏡衡因稱
物而分軒輕軒輕不關衡無意無知本孔門至教知意且無善
惡安在陽明他日有曰無善無惡理之靜有善有惡氣之動純
乎理卽是四無雜乎氣則爲四有雖有實無卽所謂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又何疑焉至龍溪論學往往詳
本體而略工夫蓋以良知出於天不由乎人擬議卽乖趨向轉

背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工夫專用在本體
上以自然爲宗乃是不著力中大著力處明道云識得仁體以
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猶斯意也又嘗因門人問著至
誠無息說曰天命之性渾然一理是謂道心此理落在形氣之
中有人身便不能無人心有人心遂有私意私欲理誠欲僞不
容並立此生彼息如陰陽之互爲消長常人從欲忘理欲不息
則浮僞日滋實理漸歸澌滅矣學者存理遏欲而有操不能無
舍有公不能無私天理便不得貫徹周流多雜合斷續處是誠
之有息由其誠未至也卽如三月不違仁違便是息日月至焉
不至時便是息終食違仁是息造次顛沛不於是亦是息天命
之在人心本是流行不已語其生生之機則曰仁指其真實之
理則曰誠非有二也夫子以川流不舍示人正欲學者識得心

體則存養省察克治一切工夫方有著落曰道不可須臾離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曰時習曰默識曰據德依仁曰忠恕一貫無非教學者乾乾不息於誠耳惟聖人粹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徹頭徹尾全是一誠寂感無兩機顯微無二致非有所存而不亡非有所續而不絕絲絲翼翼純純常常子思此言是直揭其心體至誠自然無息無息方是至誠稍有分毫夾雜何能與天地合其德哉學者未至乎誠而欲求存誠之要其必約之以主敬而貫之以有恆乎公白爲諸生及舉鄉會試皆出東臯先生門故生平瓣香敬屬諸城學術風節雅亦相類仁宗之上賓也公白衣齋食獨居於外者期年平居漏加寅必興與則拜父母及嗣父母像畢乃退而讀書爲後學開判疑滯媿媿若不及掌教戴山書院從問業者眾然率以帖括請益其能

心公之心以爲學者先師一人而已兩任學政指舌俱瘁奇文欣賞老猶在口山西所拔貢生尤極一時之選碩學名臣多出其中先君子受公知最深壬戌會試卽館公家比入翰林遭先妣喪公起復入都遂爲主婚以李太夫人之姪歸先君子未幾先君子見背公迎先繼妣於家穆因得受教於公所以誨諭獎進之者有逾子姓顧惟頑鈍辜公厚望追念舊恩痛其有極而自公歿後埋幽表墓之文概乎未具文字蕭落百不存一卽表表章疏采獲亦頗不易嗣子鍾琪嘗嘗粹雜文爲來兩軒稿皆應制詩文及駢儷酬應之作非公精神所關道光二十四年公次女從其夫來官京師相見穆以公遺文爲問搜檢筭笥得殘斷艸稿數十葉乃合綴舊聞及幼年所親炙者排比如右備他日史臣之甄敘云爾

碑傳集補卷二

中
原
補
二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四

江都閔爾昌纂錄

部院大臣二

姚伯昂師

吳昆田

公諱元之桐城人官翰林有聲

爾昌案伯昂嘉慶十年進士

桐城講學而公

獨以文名善隸書兼工繪事以刑部侍郎為順天鄉試主考同

榜呂佺孫堯仙陳啓邁竹伯史致諤士良張亮基石卿皆公所

許為督撫才也四君常集於邸第余識石甫丈故得與四君數

入坐公視學浙江升左都御史以言南昌守張寅事降閣學侍

郎寅固公戚也公自降後家居京師與門生故舊極談讌之歡

葺園亭時花木冬深蠟梅滿院覆以高麗紙棚欄楯四周暖香

襲人坐客忘倦賀新年者登堂茶花杜鵑分列如紅錦屏璀璨

奪目雖杭州不及也好蓄古書彝器延客食具寒冬磁中儲熟湯皆博古式圖畫精緻自署竹葉亭生款識公卒後琉璃廠肆公故物極多書尤易識署眉大字手迹猶新也公無子繼一孫居宅間貨於鄭親王端華云

徐士芬傳

嘉興府志

徐士芬字誦清號辛庵夢熊子舉嘉慶戊寅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道光年兩充江南鄉試正副考官一充順天鄉試副考官癸未充會試同考官甲辰充會試副總裁擢廣東學政順天學政歷中允侍講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入直上書房尋晉秩至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因病告歸士芬幼失怙恃刻苦自勵通籍後在工部久於園法多所整飭尤究心畿輔水利嘗於直廬隙地試植水稻有效會天津因洋務

增兵遂上疏請舉行屯政開墾水田雖以兵撤不果行時論騁之凡校士者七方正嚴殺弊竇肅清既歸里倡修節孝祠並重建萬程橋未竣工而卒入祀鄉賢祠所著有漱芳閣詩文集

雷以誠傳

湖北通志

雷以誠字鶴皋咸寧人道光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轉山東道監察御史擢禮科給事中在臺五年多所陳奏陞內閣侍讀學士歷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授奉天府丞兼學政文宗卽位應詔陳言任滿復爲太常時粵匪竄據湖北以誠奏劾疆臣並陳水陸用兵情形保舉提督向榮旋奉命巡查黃河渡口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行抵清江會勘南河上下千餘里擇駐四要口並奏裁山東防兵三千以節糜費復赴徐揚一帶稽查團練尋授刑部右侍郎轉左時軍餉支絀萬狀以誠奏

請抽收商賈釐金推行各省照辦厥後軍需賴之卒以平賊會
留以誠揚州幫辦軍務練兵三千人保東路瓜州陷革職留營
效力起補江蘇布政使將軍託明阿大營失利諉過中東兩路
救援不至奉旨遣戍伊犁踰年賞四品頂戴補陝西按察使晉
布政使又以光祿寺卿內召兼署刑部右侍郎咸豐十一年會
議載垣等獄請明正典刑同治元年以議陳孚恩獄有誣以贖
徇者次年京察休致以誠爲人忠鯁質直遇事慷慨或憤激不
自持其奏請抽釐也旋即罷官及兵事肅清每以不得親奏裁
撤以蘇民困與人言之輒自引咎其用心如此主講河東江漢
書院十餘年一以敦品力學文行交修爲教著有大學解讀經
傳雜記雨香書屋詩古文若干卷年八十餘重赴恩榮宴賞頭
品頂戴後卒

禮部侍郎吳江殷公傳 費樹蔚

殷兆鏞字序伯號譜經江蘇吳江縣人道光十五年舉人二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脩歷署日講起居注官授翰林院侍講咸豐五年命在上書房行走俄授大理寺少卿擢詹事府詹事署兵部右侍郎以母憂歸同治元年服闋仍補原官擢內閣學士署兵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六年授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請開缺葬親許之十一年回京仍在上書房行走十二年命署兵部左侍郎兼工部右侍郎賞紫禁城騎馬補吏部右侍郎仍兼署兵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光緒五年京察調禮部右侍郎七年以病乞歸九年卒贈卹如例兆鏞標格端峻自爲諸生卽講求樸學通藉以後殫心當世之務倬直上齋教諸王公讀孚王醇王尤嚴重之文宗

亦嘉其老成浸被知遇時洋務方興諸大臣媚外人甚至割地輸金以成和議兆鏞心憤之廣坐對客輒慷慨指摘時事權貴執政者聞而銜之嘗於澄懷園奏事之頃見某王邸所豢異鳥自海外來者兆鏞顧西山歎曰此洛陽杜鵑之比也國無寧日矣未幾英法軍據天津礮台要索百端兆鏞遞封事請戰怡王載垣鄭王端華見之大怒抵諸地欲甘心焉人皆爲兆鏞危兆鏞自若屢條上戰守事且請上堅意主戰語甚懇直上知其忠不之罪輒留中不下而中外傳播藉藉謂殷公眞忠臣英國主至命其臣就江南大官詢兆鏞年貌爵里及兆鏞居憂避寇至上海英大曾巴亞里聞之戒不可犯且以時物爲饋其後有日本人竹添進一者尤慕之入都介使臣告總理衙門請謁殷公總理衙門以聞於是竹添進一與兆鏞修士相見禮倡酬甚歡

江南被兵久收復以來民力困甚軍將官吏之暴恣者培克掠奪所在而有兆鏞既得其狀艸奏言於朝以飭戎察吏蠶餉源撫子遺爲收拾瘡痍之地而歸重於防夷復請停江浙釐捐陳江蘇官吏厲民諸事先後奉敕下所司禁革蘇撫李鴻章大恨之覆奏頗相詆廷論兩解之既而鴻章助望日高朝貴亦心嗾兆鏞狂直以是回翔卿貳閒卒不得顯用己卯察典明旨以兆鏞篤老改官儀曹實疏之也兆鏞以受恩深勤于所事如故泊病甚乞罷得請之日諸王公卿士大夫門生故舊排日祖送比於疏傅都人亦顧瞻太息曰殷公去矣歷充湖北陝西福建主考官會試同考官武會試副考官順天鄉試副考官殿廷試閱卷大臣督安徽學政所拔氣節文學之士指不勝數中年後得蘇州蕭家巷宅罷官後居之杜門卻掃泊如也所著奏議制義

文齋莊中正堂詩文各若干卷俱行世子源同治甲戌進士授庶吉士未散館卒

費樹蔚曰綜殷公一生蓋木強忠篤人也初以論洋務忤怡鄭復以論釐捐忤李相世或病其迂闊夫咸同之際士大夫囿於見聞以不談洋務爲高然其人皆敦尚名節篤守儒先之說者也以較後此儂鄙壞國事者果何如耶釐捐爲軍興權宜之策卒賴以集事事定後不復停罷亦勢爲之也殷公疏陳江蘇捐權多激宕之詞然爲民請命之心可質天日巨人長德習婢媵軟美以自保民間之疾苦孰若貴人之喜怒噫殷公於是爲不可及矣至其他行純備舉足型範世俗以非國故所關不復述云

誥授光祿大夫賞戴花翎頭品頂戴軍機大臣工部尙書方畧

館總裁嘉興錢公墓誌銘 朱福說

國家承平日久地大物博奸孽萌芽其閒咸豐閒遂有粵匪之變時則湘鄉曾文正公奉命治師卒削平巨憝肅清東南而吾鄉大司空錢公實參幕畫爲文正所倚任者專且久洎公還京師時中外交涉事益煩恭忠親王醇賢親王以閒平之賢後先總軍國重事詔書旁午一皆委公屬草無不曲當上意當時謀議帷幄及密勿參贊其語多祕世莫得聞然公之功在天下爲不可沒也公諱應溥字子密別字葆慎晚年自號閒靜老人浙之嘉興人高祖文端公爲乾隆閒名臣卒贈太傅祀賢良祠世所具知曾祖諱汝懋早世妣馮守貞來歸乾隆三十八年題旌本生曾祖諱汝恭乾隆丁卯舉人官安慶府同知妣沈祖諱復官大興縣知縣妣陳沈考諱泰百號警石海寧縣學訓導工古

文辭號甘泉鄉人與從兄衍石給諫稱嘉禾二石每往還論學
曾文正嘗曰二石家書天下之至文也妣胡三世皆以公貴贈
光祿大夫妣贈一品夫人甘泉公有子二公其次也生而穎異
十歲讀文選卽援筆擬李善上註文選表詞采斐然給諫聞而
異之十六入邑庠累試第一己酉以選拔貢成均庚戌朝考一
等第一以七品小京官用分吏部行走勤於職事常晨出晚歸
花松岑全小汀兩尚書日爲國器旣傳補軍機章京仍留辦部
務咸豐庚申粵賊南竄蘇常嘉興相繼陷消息斷絕公以老親
在南晝夜旁皇呈乞歸養先寄孥於江西獨身馳歸奉父母寡
嫂挈孤姪閉關以達豫章是時曾文正方駐軍安慶以書相招
遂奉二親至皖適李文忠新出幕府視師滬濱所管行營事務
文正盡以相委凡所贊畫悉合機宜卒佐文正以集大勳旣克

復金陵飛章入告兩宮覽之感泣皆公手筆也公持贈公服既除母夫人在堂烝烝色養無復進取意襄文正軍事近十餘年同事諸公洊擢封圻而公未嘗晉一階文正屢欲以實官京卿奏保再三力辭最後乃奏請加五品卿銜賞戴花翎隨辦豫捻晉四品卿銜文正蓋深知公才而又不欲奪其養親之志也文正總督兩江所定江蘇減漕及安徽各州縣漕價皆公手訂章程迄今行之稱便繼文正任者皆推重公誼兼師友當局稍有偏倚公輒因事規正光緒己卯養親事畢公有誓墓之志親友敦勸不得已入都銷假仍直樞垣恭忠親王夙知公能及法越構衅醇賢親王奉懿旨至軍機處視事皆重公故事軍機章京分二班閒二日入直公於休沐期亦必入內暑雨祁寒備極勞勩旋由光祿寺卿歷升禮部左侍郎嘗偕崑相國奉使河南斥

絕供張慎簡刑獄遇事無枉無縱官民翕然無閒言甲午東事起主戰者紛紛公心憂之召對時造膝密陳皆不敢言幸蒙聖明鑒許乙未夏有參知樞密之命公感荷恩遇力疾入對旋由左都御史晉工部尙書公念名位益崇而時事日棘臺灣旣割隸日本德人復據膠島強敵交侵司農仰屋言自強者章奏沓至多格於事勢不可行獨居深念惕焉內疚某協揆性伎刻與同列多不協以公厚性寬中雖內不喜亦無所忤然公已因病累疏乞休蒙慰留至再數月後仍勉力銷假恩賞西苑門內乘坐肩輿並免帶領引見公感激圖報不敢告勞而病復增劇遂力請開缺始蒙恩准并賞食半俸次年庚子恭逢皇上三旬萬壽復拜蟒緞之賜公瞻戀闕廷不忍離京師無何拳匪肇禍以兵攻使館公寓廬與之鄰近槍彈橫飛幾及寢室憂憤歎咤體

益不支諸子堅請就醫外省至吳始聞翠華西狩伏枕痛哭以
不得隨扈爲恨自是不復呼醫藥是冬福詵以豫學任滿乞假
旋里見公於病榻公首問兩宮起居嗚咽幾不成聲時神情實
已瞽亂言他事皆不可曉諸子亦不能辨也辛丑冬閒聞鑾輿
回京猶強起北望叩頭曰老臣卽死日且暝矣及卒恩旨優卹
諭賜祭葬蓋公之精誠固結實有以感格天心云公事親至孝
極意承歡凡可以娛悅親心者必力致之兄早卒撫諸子皆成
立今且子孫眾多待族人恩賴以舉火者甚眾生平嚴於自
守而待人恆恕在文正幕時杜絕請託嘗從文正北征有鄉民
爲營卒所誣幾戮矣觀者洵洵且激變公入白文正立釋之文
正駐營周家口嘗遣將四出雕勦一夕捻忽至勁旅多在外羣
情洵思公請文正靜以鎮之文正遂堅臥比曉營外馬跡縱橫

蓋萬眾傍營而趨不敢犯營壘人皆服其鎮定癸未京師大雨
永定河溢公偕周大京兆家楣倡辦義振以捐冊勸募各行省
集貲逾數十萬京兆將據以上聞公曰此幸賴眾力以成耳我
何功寢其議公工文詞自典章奏遂專意經世之學於先世翰
墨求之不遺餘力五世祖母陳太夫人工繪事屢蒙純廟賜題
并有清芬世守之褒皆於他處輾轉得之文端遺墨搜羅尤富
贈公家諭裝潢成帙并加注釋以示後人已亥歲寓廬被火所
藏燬失殆盡公引爲大戚疾亦因之加甚其篤於奉先如此公
生於道光四年五月初八日卒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
日享壽七十有八配許氏繼配程氏均誥贈一品夫人先公卒
丈夫子四人駿祥侍講銜翰林院檢討前山西學政松年二品
頂戴江蘇候補道熊祥四品銜兵部郎中鳳祥刑部主事女子

子四人孫五人孫女六人曾孫三人曾孫女三人駿祥等將於
光緒二十九年冬十二月 日葬公於海鹽縣南石木甘泉
公之墓右從公遺命也福誥受公知最深公子駿祥等以狀來
乞銘不敢以不文辭謹次其事而爲之銘曰

錢之先廬江望族滋大始太常惟大老親褒揚扶鹿詠圖繪詳
公繼起秀齋房長拔萃登明堂佐軍書練朝章龍出納皋拜颺
憂時事心盡傷夢王室呼帝閭列星位白雲鄉公之德長水長
論久定跡益光請刻石銘厥藏詞覈實後勿忘

沈侍郎傳略

王舟瑤

公諱源深字叔眉浙江山陰人祖某徙河南祥符故公爲祥符
人父某直隸知縣咸豐己未公年十七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
士授吏部主事尋補軍機處章京累遷至大理寺卿光緒乙酉

與四川鄉試己丑典江西鄉試晉都察院副都御史庚寅充會
試總裁奉命按獄福建遂留督學壬辰晉兵部右侍郎仍留學
政任明年卒於閩年五十一公初官京師時大學士文端公倭
仁侍郎吳廷棟方講明程朱學公聞其說而好之以爲舍此無
以爲學遂一意講求力見諸行軍機章京職掌章奏擬撰詔旨
封疆大吏每投縞紵藉爲聲援公居此二十年積資爲領班而
與外吏無私交有某制府與公同年嘗授以所製牋曰樞府有
密謀幸以此告蓋其牋得旁行書它人驟讀之莫審也公嚴拒
之不與通有某大僚以事罷職入賞報效謀起用公密章劾之
疏薦布政使陳彝翰林文治皆一時清望其視學福建也公喜
甚以爲生平治朱子之學今幸得至朱子之鄉首刻朱子小學
分頒多士重整闔省書院親定章程命學校官各疏諸生學行

以報檄調高材生令肄業會城書院課以義理之學自捐廉俸以資膏火時詣書舍與諸生講論藹然也疏請宋儒游酢從祀孔廟得旨俞允其試士也終日堂皇衣冠肅然有舞弊者必嚴斥之有某太史子某觀察弟不守規公繩以法守令爲請公持不可曰彼世家子尤當守法何可獨縱也試建寧有郡取第一者公視其文劣甚黜之太守曰其家嘗建學宮故特獎之公曰其好義可獎而文字不可假借手書額贈之而仍不與進取試福州時有某生爲制府記室制府爲請公視其文亦猶人不與高等制府愠甚公不顧也至建陽爲文祭朱子有後裔以事黜諸生籍詣祠求復以公重朱子必如所請公曰爾爲大賢後而不肖如此吾爲爾祖誨也卒不允其持正不阿類如此然公性嚴正而待人甚恕按部所至供張簡陋略不與校嘗過上杭渡

谿流舟小忽沈冠服俱濕公從容自若步至谿上民家小坐縣令以伺候不謹泥首謝臯公婉慰之性喜樸素所至悉撤陳設寒衾布被如老諸生然校文之暇手近思錄一卷好賢愛士聞一佳士必籍記之接人甚敬雖小吏廝養必禮貌對妻子若嚴賓疾時上疏請開缺諸生聞之屬集使署求勿去歿後輿觀發白衣冠送者數百人咸太息曰百年來無此好學使也前後裁陋規數千金去之日行李蕭然在籍內閣學士陳寶琛等二百人表其治行請制府奏建專祠制府入告以格於例未行諸生爭摹其像祀於書院子豫立以廕官中書次敦厚幼

王舟瑤曰余客公幕府二年見其造次須臾無時不敬心歉然不自足凡有文字及所疑事必來商榷心虛貌恭若弟子然閒嘗從容語余曰吾年少登第鞅掌簿書三十年讀書未多窺理

未至自此以後益當努力以補吾過又嘗與余議欲勸建閩學書院招集有志節之士講求朱子之學以繼張清恪之後屬余采輯儒先語編爲一書發明爲學之次第刊示多士孰知志業未竟遽歸道山此豈獨閩士之不幸而實天下之不幸吾道之不幸也惜哉公歿後余卽欲爲文以傳之以前所歷官及事蹟皆未詳因循未果今恐久而漸湮就所知爲此傳實多未備故題曰傳略云

潘文勤公墓誌銘

李慈銘

光緒十有六年十月丙寅晦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兼順天尹吳縣潘公以疾薨於位遺疏聞天子震悼贈太子太傅賜千金治喪命貝勒載溼奠輟予謚文勤於是都中上自王公百執事下至輿隸小民咸歎息出涕惜公之遽去而所施設之未竟時畿

輔巨災饑民之流轉京師者數萬人皆仰食於公聞之痛哭聲震郊野蓋近百年來公卿薨逝未有能得人心如此者也公諱祖蔭字伯寅小字曰東鏞祖太傅文恭公考曾綬四品卿銜內閣侍讀特贈三品卿銜封光祿大夫妣汪繼妣陸皆贈一品夫人公汪出也自太傅以上內外官氏皆詳余所撰光祿公墓誌公幼穎異太傅尤愛之十歲遭汪夫人喪十四歲遭陸夫人喪十七歲以國子生應順天鄉試挑取臚錄十九歲以太傅八十賜壽恩賞舉人二十一歲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二十三歲中咸豐壬子科會試第九名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編修二十五歲太傅薨以遺表恩進侍讀二十七歲充丙辰科會試同考官是年十一月詔在南書房行走賞戴花翎二十八歲晉侍講學士二十九歲充戊午科陝甘正官考是冬署國子監祭酒三十歲

轉大理寺少卿三十二歲署宗人府府丞三十三歲擢光祿寺卿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同治壬戌恩科山東正考官三十五歲擢左副都御史署工部右侍郎三十六歲署禮部右侍郎三十七歲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三十九歲兼署吏部右侍郎調戶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十歲轉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四十一歲充庚午科武鄉試副考官四十二歲充辛未科會試知貢舉武會試副考官四十三歲賞頭品頂戴四十四歲兼署吏部左侍郎充癸酉科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二月以磨勘被議降二級調用先以戶部遺失行在堂印革職留任至是循例革任四十五歲正月特旨賞編修仍在南書房行走六月復特旨開復侍郎任內革職留任處分以三品京堂候補四十六歲授大理寺卿署禮部右侍郎四十七歲署刑部右侍郎

補禮部右侍郎兼署工部左侍郎充玉牒館總裁光緒丙子科武鄉試正考官四十八歲充丁丑科武會試正考官四十九歲調戶部右侍郎仍兼署工部左侍郎管理三庫事務充實錄館副總裁經筵講官五十歲轉左侍郎升左都御史仍兼署工部左侍郎擢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調刑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一歲兼署工部尚書五十二歲充國史館正總裁賞穿帶膝貂桂五十三歲兼署禮部尚書十一月授軍機大臣五十四歲正月丁光祿公憂四月扶輻還葬五十六歲五月服闋至都署兵部尚書仍在南書房行走充乙酉科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補工部尚書五十七歲充會典館副總裁五十八歲充管理八旗官學大臣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五十九歲兼署戶部尚書充戊子科武鄉試監臨六十歲加太子太保銜充己丑

科會試副總裁順天鄉試監臨十月六日公六十生辰賜壽寵
賚加等綜公一生以文學政事敷歷三朝早結主知日在禁近
進參樞密出備六卿恩寵駢蕃光華震疊凡程功艱鉅之役文
字銜校之司無歲不膺無役不與以至國是大議典禮鴻章朝
局玄黃黨論消長天下之疑獄百司之興作公悉仔肩其任折
衷是非強力一心中外倚重三聖簡在兩后協契東朝眷睠尤
絕彘等文宗木蘭之狩穆宗繼統之議昌言危論盡誠竭忠惠
陵因山公專其勞畿京連禋公萃其責而官不登於台司年不
躋於中壽以特簡居政地而不及百日以重望領中禁而未長
翰林星輶屢出而未一與學差鄉舉四司而僅一副會試鴻磬
滿野晝夜疇咨勸振發倉言輒流涕未及安集而積瘁殫精病
作三日遂以不治此天下有識者所以憾公才之未盡用而勞

臣志士爲之愴恨不能已者也公天懷抗爽開濟爲務自入翰
林遇事敢言翹舉鋒發不顧忌諱戊午以後大寇外夷海縣交
訐懷忠憤發屢上密疏請誅媚夷辱國之粵東督撫請暴諸夷
罪狀力主戰議請加八旗防營兵餉請誅清河失守之河督庚
長請誅廣德失禦之提督周天受請誅江浙失守之統兵大員
張玉良李定太及逃官張玉藻等請撤各省團練大臣請嚴懲
釐捐擾民之運司金安清請逮治陝西失事之提督孔廣順總
兵閻不敏等而任多隆阿請誅縱寇肆掠之署淮揚鎮總兵龔
耀倫而用黃翼升請劾太原鎮總兵田在田駐軍徐宿殺團
冒功請於江蘇安徽山東河南之交添設四界重鎮以制捻匪
請嚴劾擁兵養寇之陝西布政使毛振壽請治陝西統兵大臣
勝保縱兵殃民貽誤大局請治前署江南提督曹秉忠罪請斥

養交廢務之直隸督臣文煜及劾按察使孫治等而薦前任提督鄭魁士傅振邦所言皆半施行而卒以屢劾要人忌者日眾其劾秦撫瑛榮大壞亶事嘗一奉嚴旨申飭而後先秉軸者皆嫌公以清切詞臣曉曉言事雖同鄉鉅公亦有嘆於心者故自庚申以後數載不遷官光祿卿至滿三年雖公氣不少挫亦恃上有聖仁能保全之而公之尤有功於天下者咸豐之末湘陰左文襄公以舉人參湘撫駱文忠公幕府有憾文襄者力齟齬於重臣文忠幾爲動公力辨其誣三疏薦之謂左宗棠在湖南關係事勢甚大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卽湖南不可一日無此人疏旣傳文忠得持之文襄以安卒能光佐中興功在社稷而公未嘗一日識文襄也宋元以來吳賦最重蘇松太倉尤甚同治二年四月公疏請減江蘇賦額得旨允行千載積痼一朝而

起四郡歡躍額手皇仁而公以大難初夷宜定民志夙菑一蠲
根本自固非止爲桑梓計也此皆公謀國之忠犖犖大者公性
通敏遇事理解批牘答簡運筆如風無不洞中利弊長刑工二
部積年百廢俱舉官吏秉成嚴而不苛既去之後思公不替久
直內廷待宦寺甚嚴指使呵叱如奴隸及至公薨而中涓至今
言及公者無不流涕謂如公者不可復見也公幼服膺家教謙
恭下士自少與吳中楊芸士戈順卿諸名士交文藻豔發兼工
詩詞既官京師徧交天下士士之至都者無不欲識公公愛才
出天性其主文也務得魁奇沈博之士所取不限一格而深疾
勦散徇時之技士有一技之長終身言之不去口故公既逝而
世失所歸風流遂衰百身莫贖余自己未以選人入都公時居
海淀賜園聞聲致契折節下交庚癸之間余窮悴不振公亦貧

甚時或質衣致饋余性狷急小不可意輒言觸公公久而益敬及長戶部余爲屬官形跡自嫌往還幾絕而公歲時饋問殷拳彌甚壬午之夏一日公忽手書數十紙具言平生志事以身後之文相託余心怪之爲戲言以答公且還其所書乃次年春公丁大故屬余志光祿公之墓及今八稔而竟執筆爲公志矣公豐頤渾丹精神強固余長公一歲羸瘠多病言笑籩豆曾幾何時兩世交期山河俱邈幽明宿諾息壤遽徵悲夫公公夙治說文耽耆漢學所刻書幾及百種皆有功學者少精楷法中年以後好臨書譜日必數紙至今爲世所寶尤留心金石文字自咸豐甲寅輯朝鮮碑刻附以日本爲海東金石錄二十四卷其後搜香益勤聞有彝器出土者傾囊購之至罄衣物不恤所得有邵鐘四齊罇史頌鼎匱侯鼎孟鼎善夫克鼎皆世之殊絕嘗輯攀

古樓金石款識僅止二卷而未成他所著詩文筆記凡若干卷
公天性孝友事光祿公膝下雖老昕夕如孺子一弟祖年庶母
張恭人所出少於公四十年撫愛甚篤今以公遺表恩官刑部
郎中公娶汪夫人同邑候選太常寺博士榷之女公之姑女也
賢淑備德克資儷助公相敬如賓終身無妾媵公生於道光十
年庚寅享年六十有一遺命以祖年子樹孳爲嗣恩賞舉人將
以壬辰三月十九日葬公於吳縣五都一圖之茭白蕩汪夫人
以公平生之言屬祖年徵慈銘志公之幽嗚呼是重可感已銘
曰

維昔太傅相我宣宗名德積慶再世而豐實生寶臣巍科繩武
入侍紫宸去天尺五遭國中否削奏涕洟造膝危言帝屢頷頤
朝疏夕行鼎鉉汗膈干將不撓見沮鈞軸維帝克明惟臣克忠

保全令名槐棘雍容三聖蒞朝是倚是畀以人事君中興以濟
回翔卿貳映曜文昌清流仰鏡吾道有光薄皆牽嬰吏議遂中
中禁念公還公法從再陟八座屬以山陵虔恭將事不震不矜
長樂軫勞當辰述志錫爵公孤俾長三事司空匝月逢領秋官
祥刑平讞人以不寃帝簡樞臣大政攸屬胡席未暖旋丁荼酷
再起宅揆止還玉堂匪帝不思惟公太剛平土有餘兼綜京兆
泮水告災匪公孰弔一夕數起仰屋齋咨民庶有豸公以不支
遙病三朝遽以赴告臨歿喃喃蒸黎是悼九重涕泣萬姓號呼
哀榮振古公歸帝衢嫩嫵鄉君婉變嗣子公輒南還朝野曷恃
吳山迢邈浙水委迤我銘公阡永無媿辭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紫禁城騎馬重赴鹿鳴筵宴刑部尙書雲

階薛公墓誌銘

孫家駒

聖清以深仁原澤涵育方夏世祖革除前明秕政去加派練餉
罷廠衛詔獄一時教養兼施首重保民聖祖益崇寬大明季一
切苛法概爲裁汰而勵精圖治尤慎庶獄特擢韓城張文端公
廷樞爲秋官長釐剔刑獄宿弊盡其根株其法責成諸司治獄
曠不假手胥吏刑部政事遂爲六曹冠自雍正初至今陝士敷
歷中外有聲績者多起家刑部而勳望與張公配者惟今大司
寇長安薛公雲階張公以詞林洊歷卿貳入刑部持大綱不阿
權貴以剛直稱公則以咸豐丙辰進士入郎署歷十有八年出
守饒州擢成縣龍茂道遷山西按察使山東布政使署漕運總
督外任越六年卽召貳刑部又十餘年歷權禮兵工各侍郎授
刑部尙書典讞法垂四十年故生平長於聽訟治獄研究律例
晰及毫芒心存哀矜期天下無冤民以明允稱說者謂華嶽爲

古司寇冠形公與張公胥稟其靈一剛方一清肅後先輝映外無與並也公初筮仕念刑名關人生命非他曹比律例浩繁不博考精研無由練達朝夕手鈔分類編輯積百數十冊嘗謂近人說經多搜存漢學漢儒以董子爲醇鄭康成爲大董以春秋決獄鄭以律令注禮漢制試士諷誦尉律籀文九千字則漢儒無不習律者漢律在今亦漢學也而散失殆盡學者何以忽諸因廣蒐剔綴錄成編名曰漢律輯存若干卷蓋漢律九章定於蕭何何自造三章餘六章卽李悝法經漢書藝文志不載法經以併於漢律也存漢律法經亦賴以存矣又謂唐律本於漢律最爲精當明初定律於唐律多所更改以致自相矛盾不如唐律遠甚我朝沿用明律遂有仍其譌者乃取唐律明律合爲一書遇明律之謬誤者悉爲糾正名曰唐明律合刻若干卷後

以刑律服制一門尤爲緊要遂輯成服制備考若干卷又謂用法須得法外意律少例多有例卽不得引律前明萬歷時刑部尙書舒化奏定例八百三十二條國朝初因明舊制後例日增幾至二千條均係隨時纂定非出一人之手不能斟酌畫一卽引比愈宜詳慎乃官書律例數種外歷來著作家絕無專書考論朝廷功令五年一小修十年或數十年一大修然於欽奉諭旨及內外臣工條奏依類編入其舊例仍存而弗論同治年修例雖亦躬與其役惟遵舊章編纂而於彼此之互相牴牾罪名之前後歧異者未敢一爲疏通證明今取舊所筆記再四刪訂擇其可存者都爲一集共若干卷名曰讀律存疑時歲庚子公年逾八秩前以事左遷宗人府府丞予告已三年矣蓋公視刑律爲身心性命之學老病閒居不廢其精勤實數十年如一日

也公額清臞賦性溫和氣宇凝重其鞫囚恆至夜分一鐙熒熒
胥役或倦引去公平心靜氣無疾言遽色與囚絮絮對語囚忘
公爲官公亦若忘其與囚語也故凡訟爲公所鞫無不輸其情
雖死且德公而公重民命有疑獄必萬分審慎得其冤必力爲
平反雖觸權貴忌不恤也計在部平反案甚多尤嘖嘖人口者
惟王宏馨等六七人已奏定作盜犯不日將縵首公覆審雪其
冤保全多命不致誤罹重辟江南三牌樓之案屢經人劾奏且
頭緒紛歧又有堅執原議者公奉旨往讞反覆究詰務得實情
昭雪之河南以王樹汶充代胡體汝臨刑呼冤撫臣奏聞得實
前撫應降官而政府庇之授意部臣欲抑其奏公力持之卒白
冤誣公外和內介事關國是民生不肯一毫遷就多類是其在
司曹也初主四川司稿繼充秋審處坐辦律例館提調歷任堂

上皆倚重之名次在後實卽主持秋審事及部中現審案歲不下數千百起均歸一手核定故終歲無片刻閒卽封印後亦逐日入署每歸必攜文稿一大束鐙下披閱由是以清勤結主知歷外未久卽召還部丁亥四月銜命赴湖南按事旋往河南時河決鄭州復奉查勘河工之命一歲在外八閱月癸未至乙未七科會試朝殿閱卷及他試事公皆與而戊子甲午兩典順天鄉試得人尤盛公外任僅數年故設施多未竟在饒州親歷樂平諸縣懲械鬪風爲少息署漕督時於除夕突擒漏網巨匪多年積患一舉消滅民驚神奇署兵部時特疏論練兵裁勇節餉爲目前要務後各直省創辦練軍皆自公發之也公諱允升雲階其字也世爲陝西長安縣人考豐秦妣氏姚氏姚祖生萇妣氏張氏楊氏王曾祖騰彥妣氏康氏趙氏劉三代皆以公貴累

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張夫人有賢淑行能以勤儉佐家政公官內外自奉儉約家人操作亦類布素夫人率之也故公無內顧憂得以安其廉先公十四年卒一子浚咸豐戊午舉於鄉官內閣中書光緒庚辰成進士由侍讀改官禮部郎中嗚呼公與余稼生兄同年舉春官余與公同官京師久又同請告時相過從白髮聚首謂可先後終天年庚子爲公鄉舉周甲期詔許重宴鹿鳴士林方翕然稱慶不意夏秋閒變起倉卒鑿輿西狩余二人南北分馳相繼踉蹌赴行在因得至公鄉把袂對泣公旋仍長秋官兼辦本省賑務余亦重莅銓曹辛丑八月復同扈蹕北上乃甫至汴而公病不起悲夫悲夫今事變日非他無可爲惟有效越王生聚教訓一法盡變天下之官爲師卽變政爲教刑以弼教古謂刑官爲士師士與師皆起於刑教民之

始未有不用刑者且未有不詳於輕刑者輕刑不詳未有能勝殘去殺者易所謂小懲而大誡也蓋封建之世其治民也密郡縣之世其治民也疏密故輕刑用而不爲苛教養之法備故也疏故輕刑不畏而重刑可以遁教養之法廢故也古以兵爲刑之大者刑固亦可致強而法經出於李悝李悝盡地力熟糴饑糴卽孟子斂發之政可知李悝法經必多古治鄉教民遺意公由漢律窺見法經蘊奧必有得於封建時治鄉教民之法倘得隨扈至京師密陳於聖主之前以收生聚教訓之效若開國初政然使張公復生於今日當亦遜讓不遑而謂不如公之得於古者深也而竟以季秋之晦薨於行天其無意於中國耶則余聞耗涕出固不僅交遊之私情爲之也公生於嘉慶庚辰十月初一日亥時春秋八十有二遺疏上朝廷篤念耆臣賜恤加賞

典禮優隆飾終諭旨有持躬清介練達老成及治獄廉平克稱厥職等語得此公亦可以不朽矣浚將以癸卯二月十九日葬公於祖塋午山子向啟張夫人壙合窆焉來請銘余烏能辭銘曰

鯨鱷吐霧風塵昏華雲黯淡悲歸魂孰懷奇計旋乾坤豐水灣環馬務村法經中含王道存生聚教訓抉其根武鄉治蜀嚴有恩手書申韓可同論巨帙哀未獻至尊首邱有恨聲還吞況值歸馬如雲屯一言直告公子孫大招皋呼向薊門

光祿大夫刑部尙書薛公狀

姚永樸

曾祖騰彥祖生萇父豐秦縣學生候選按察司照磨三世皆累贈光祿大夫

公諱允升字克猷號雲階世居陝西長安縣灃水西之馬務村

少有節概道光二十年舉於鄉以母姚太夫人年高數科不應
禮部試咸豐六年太夫人促之行遂成進士授主事分刑部尋
丁憂歸服闋補刑部四川司主事洊升郎中同治十一年俸滿
截取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十二年授江西饒州府知府光緒三
年擢四川成縣龍茂道調署建昌道四年升山西按察使五年
遷山東布政使署漕運總督其外任凡七年在饒州振興文教
樂平諸縣多械鬪獄親詣懲辦悍俗爲衰在建昌以番民雜處
威惠並施境內稱治及爲臬司秦晉豫皆大禔而晉尤甚時曾
忠襄公爲巡撫奏派辦賑綜核出入吏斂手蕝事全活甚眾爲
漕督會准上有巨盜爲害未獲遣幹役偵察得其巢督文武員
弁緝之歲除盜聚飲不虞驟至悉數就擒六年召爲刑部右侍
郎轉左侍郎歷禮兵工三部而在兵部爲久常歎國家養兵外

復養勇帑餉虛糜因疏論練兵裁勇事宜德宗嘉之十九年授刑部尙書公自入刑曹卽以刑名關民命非他曹比律例浩繁不講明切究之何由浹熟乃悉心鉤稽久之觸類貫通有詢者應口誦無疑而其用之也歸於廉平凡手定案牘他人不能增損一字長官倚重有大獄必屬之公訊囚如與家人語務使隱情畢達枉則爲之平反始以治王宏馨獄得名蓋民呂二墮水死團防局勇誣宏馨已不勝榜掠承矣公覆審雪其冤光緒七年江寧民周五殺朱彪遁參將胡金傳欲邀功捕僧紹棕曲學如論死爲侍講學士陳寶琛所劾詔往鞫得實承審官皆懲辦如律二十二年太監李葺材張受山糾衆逞兇殺傷捕人詔刑部從嚴定議具奏公援光棍例定擬而總管太監李蓮英爲乞恩皇太后德宗意變以例有傷人致死按律問擬之語令依本

律再擬公疏言李萇材等糾衆殺傷捕人此非尋常傷人致死可比臣部遵旨定擬奏聞今又奉旨再行定擬臣亦知皇上欽恤刑章非輕縱宦寺而天下不以爲聖主之慎刑而以爲臣部之縱惡臣部問刑衙門以飭法明刑爲要而刑法之允協以情眞罪當爲先李萇材等一案論其起衅之由旣非有心致死固不得謂之謀故殺論其執械逞兇之情形又何得謂之鬪毆旣非謀故又非鬪毆則與道光年間上諭內傷人致死一語其不能強爲附合也明矣謀故鬪殺各律均不可擬將謂之拒捕殺人按律或可稍稽顯戮依例亦當立正典刑然較之光棍例究有區別臣愚昧之見太監與平人不同我朝家法甚嚴凡宦寺無不加倍治罪此出於防微杜漸之深心故宮禁肅清爲前代所未有溯自康熙年間辦理太監劉進朝一案之後二百年來

若輩不敢以身試法其爲保全者誠匪淺鮮也此次從嚴懲治私心竊謂可邀允准豈知猶有未愜聖心之處臣等不能體皇上哀矜之意已有愧於心儻又遷就定讞致情法不得其平並置初奉諭旨於不顧則負咎更深此所以幾經籌畫幾經詳審而不敢冒昧從事者也伏查法令最嚴者無過光棍一項爲首者擬斬立決爲從者俱擬絞監候秋審入於情實此又懲強暴儆凶頑凜然示人不可輕犯之意臣等亦知此條不可輕用惟旣經諭旨指明從嚴定擬舍此再無可引之條夫立法原以懲惡而法外亦可施仁皇上如果俯念輦轂之下貴在肅清闕宦之流不宜寬縱則仍照臣等原奏辦理儻以爲過嚴或誅首惡而稍寬從犯是在皇上權衡至當非臣等所敢定擬也疏入仍命由部擬定罪名時李蓮英屬要人關說萬方各堂司皆不敢

堅持公不爲動復奏請將張受山立即處斬李萇材傷人未斃減爲斬監候德宗不得已從之二十三年御史張仲忻奏稱玉田縣紳民賄買御史溥松奏參該縣苛派差徭事成於公從子濟公又爲籌銷弭策有旨令大學士徐桐按驗覆奏無實猶以不知遠嫌降三級調用補宗人府府丞二十四年因疾奏請開缺二十五年重赴鹿鳴宴賞加二品頂戴二十六年拳匪肇亂兩宮幸長安時公歸里赴行在復召用爲刑部左侍郎尋授尙書以老辭不允二十七年九月回鑾隨扈北行卒於河南旅次優詔憫惜賜祭葬如例公嘗謂乾隆以來儒者嗜漢學漢廷治獄多援經義其律在今亦漢學也何以忽諸爰廣爲搜錄著漢律輯存六卷漢律決事比四卷又謂唐律本於漢律若明律則多所更改方今沿用明律不如唐律遠甚乃辨其異同而糾其

謬誤著唐明律合編四十卷又謂刑律服制門所關尤要著服制備考四卷此外尚有讀例存疑五十四卷由刑部進呈御覽刊行於世娶張氏封一品夫人子浚光緒六年進士由內閣中書累官禮部郎中截取繁缺知府孫承熙二品廕生恩賞主事承謨一品廕生恩賞員外郎永樸應光緒二十年順天鄉試受公知顧未獲聞名於將命者宣統三年客京師從市肆得浚所爲行述爰撮其大要並參以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李文田仲約事實

葉昌熾

李仲約侍郎名文田號芍農廣東順德縣人咸豐己未一甲三名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直南齋最久書法唐賢精嚴似信本道麗似登善嘗爲汪郎亭師摹蘇孝慈墓誌一通能亂真一時豐碑鉅製皆出其手昌熾未通籍卽介先師潘文勤公納交於侍

郎不以昌熾爲不肖每得古書舊拓輒出賞析並許通假喜談
風鑑見輒擲揄曰一老教官耳余笑應之曰浮湛木天侏儒一
囊粟與苜蓿闌干何異焉其邸舍在北半截胡同几榻之外惟
圖籍列櫝數十皆啓其鑄手題書籤長至尺許下垂如簾甲乙
縱橫密于櫛比精於碑版之學覃研乙部而於遼金元三史尤
洽孰典章輿地攷索精詳所著有元祕史注元史地名攷耶律
楚材西游錄注元和江建綴太史其戊子典試江南所取士也
刻靈鷲閣叢書以侍郎所著朔方備乘札記和林金石攷付梓
焉昌熾亦從譯署得和林石刻攝影本輯錄其全文將有所攷
釋見侍郎書而止所見京朝士大夫毫而好學獎掖後進通懷
樂善不啻口出如侍郎者今豈可得見哉

兵部右侍郎徐公神道碑銘

孫葆田

光緒二十五年夏四月癸未提督安徽學政兵部右侍郎徐公
薨於太平使院於時內自京師外至遐陬荒域人無論識與不
識聞之咸同聲歎曰中朝失一直臣矣而小人平時不樂公之
彈擊者至此又皆以爲得肆其志蓋直道之難容於世如此此
公之子所以不求銘於當代鉅公而獨以文字屬葆田者與烏
葆田之文果足以傳公哉公諱致祥字季和世爲嘉定人曾
祖父諱樟縣學生祖父諱經由翰林院編修官至分巡山東濟
東秦武臨道兩世皆以公叔父郝見官兵部尙書晉贈光祿大
夫公公諱鄴道光二十三年順天舉人前官兵部郎中誥封光
祿大夫前母袁氏母汪氏繼母朱氏竝封一品夫人兄弟三人
公生而穎慧奇偉祖父觀察公絕愛憐之讀書爲文有奇氣不
屑屑於章句之學年二十二與叔父郝同舉順天恩科鄉試明

年舉恩科會試第一入翰林院爲庶吉士是歲咸豐十年也其秋文宗駕幸熱河明年八音遏矣公每獨居憂憤思及國事輒流涕同治紀元公叔父成進士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公亦以是年留館授編修越三年丁繼母朱太夫人憂服闋擢詹事府右中允九年秋借餘姚朱公典山東鄉試十二年秋又主浙江鄉試號稱得人今上御極之初公循分盡職嘗預分校禮闈凡數遷而至內閣學士光緒五年奉命視學畿輔未終任而以丁父憂去職公於是時哀毀骨立又自以三世受國厚恩父子同居清要苟不能有所建白何以對清時而貽令名及服除再補內閣學士攝禮部左侍郎遂上書極言天下事是時山東屢被河災會是時議行新政公獨疏爭以爲國家經費有限宜急修河工以奠民生而罷諸不急之務其語激切遂奉旨嚴議鑄

級而公亦以此名震天下朝廷知公忠直無他未一年起官太常寺少卿公益感激圖報先後章數十上皆能言人所不敢言者章或留中不報故人亦莫得其詳而籍籍在人口者最後有糾彈湖廣總督張公一疏識者以爲此尤可見君子之無黨云自今上親政後公每遇事陰爭因亦知公忠誠由太常寺卿一歲三遷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五年秋典福建鄉試明年會試知貢舉士論翕服又明年典廣東鄉試星軺幾徧嶺嶠矣而公以爲人臣爲國求才尤在以身示則其由宗人府府丞轉副憲也在任三年丰裁峻整臺規肅然適公叔父遷左都御史乃改公大理寺卿而是時公實有憂慮山積一疏極論民生之蹙吏治之壞士習之囂官方之靡凡數千言其語多見采納蓋上之知公深矣會甲午春浙江學使陳公入爲順天府尹乃以公

提督浙江學政而是年朝鮮事起自秋至冬大兵戰輒不利公雖校士事殷每憂憤太息復於其閒薦保文武人材及明年和議已成公上書以爲方今急務首在進君子退小人且國恥不可忘武備不可弛其語斥大臣尤切聞者亦無如何也旣任滿宜受代朝廷以公善教士乃更拜提督安徽學政之命論者或爲公惜而公視居外一如立朝始終不渝其志方羣小亂政法令紛更天下匈匈不安公按試列郡寓養於教一示以鎮靜並疏請舉行經筵以正聖學而朝政清明公特被優寵晉擢兵部右侍郎於是人度公不久且大用矣而公見聖躬違豫皇太后深宮焦勞大臣唯阿取容莫肯爲殿陛盡言者益深憂憤乃於歲終具國本二疏專弁齋呈今年春以書諭葆田曰吾以獲咎之人蒙恩起用復躋卿貳無補聖明當言而不言益慙顏無地

矣近有母慈子孝並廣育皇嗣二疏此滌菴與子所屢以爲言不敢以告人幸勿宣露也滌菴者公典試浙江所得士夏震武字也已而疏上果留中不下烏虜公今逝矣葆田所知者止此其他蓋莫能詳也公以文章受三朝知遇其所欲盡忠以報國者亦不僅意在於斯而遂止是豈其中果有憂憤不自釋者耶抑天固不欲留我公以終弼成聖清之休治耶吾知公雖逝其心則如前代范景仁呂獻可諸賢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必矣然則世第以直臣目公又豈公之本心哉公爲人磊落光明與人言必盡其誠遇門人無賢愚皆愛厚之故所至尤能得士心旣沒而遠近赴弔者常數百人公生於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李夫人子二鼎襄廕生候選中書科中書鼎康爲公少弟後女二婿濟寧孫榕定遠何炳瑩鼎襄等旣扶喪

歸里乃卜以其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原葆田敬敘公平生歷官
大節其細行則附著之銘銘曰

徐公之浦篤生哲人克冠多士爲世名臣屢蹶不躓其氣愈伸
司守壇壝典禮恪遵外夷無禮封章上陳虜雖驕悍亦莫敢噴
河決桑乾飢民襁負公獨惻然傷如疾首募貲萬金信及朋友
以活萬人具饘餽口陰德雖多辭功不有星輶四出行歌雪柳
視學兩浙先正是程奇袤必警公則生明尤憐貧士廩食均平
再加月試法備糊名嚴處各郡士氣英英載移皖江文風不變
按試潁州適逢寇亂親見流亡食不能嚙慨捐千金招徠民賤
士亦感興下帷講貫凡此媿行皆公末節溯惟生平一腔熱血
持躬蹇蹇惡彼泄泄止酒不飲擊壺欲缺慷慨上章有淚如瀉
胡天不弔使星遽沈忠懷耿耿江水深深前星未曜戎氛日侵

職闕誰補大寶有箴敬告在位無負公心

碑傳集補卷四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五

江都閔爾昌纂錄

部院大臣三

清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龍公神道碑

陳三立

公姓龍氏諱湛霖字芝生其先家湖南之茶陵元末有悅仲者遷攸遂爲攸人曾祖諱思見舉人福建政和縣知縣妣氏周氏胡祖諱彬縣學生妣氏陳父諱友夔踐履篤實研悅程朱之說教授鄉里從遊弟子歲常百數十人歲貢生候選教諭祀鄉賢祠妣氏戴以公貴皆贈如其官鄉賢公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兄汝霖舉人江西鉛山縣知縣溥霖舉人廣西補用道泗城府知府贈光祿寺卿咸以文學幹畧顯於世公舉咸豐丁巳鄉試同治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遭鄉賢公喪服除光緒元年

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明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除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轉左中允六年母憂歸九年以原官兼日講起居注官六遷至侍讀學士出爲江西學政遷詹事府少詹事正詹事留任學政如故入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尋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擢刑部右侍郎復出爲江蘇學政公初爲講官以德宗春秋鼎盛左右侍從獨宦寺疏請擇宗室貴戚近臣績學篤行通雅有節概者不限員數用本官給事殿陛如漢侍中之制庶幾便宜薰習裨益聖德不細議者推爲知本匪僅言人所不敢言也十年法越用兵公屢上疏力主戰揣摩形勢規畫防守以爲關外之師宜分爲兩道一攻北寧一由雲南出暹羅襲西貢當是時國威猶未挫將才兵力船械財賦差足恃故公反覆陳論和戰利害迫切震動以折枋國託老謀持重之說其它論圓

法圖鑄輕重銀幣論鄭州河決增築北岸隄防之屬甚眾皆中
機要蓋公氣貌仁厚粥粥若無能而中饒智畧曉達治體忠蹇
發據無所阿避而爲國家育賢才端學術愈引爲己任始督學
江西用雅故羣籍課士振厲不懈風習爲一變於經訓書院延
通儒皮先生錫瑞爲之師所成就弟子類知名於時至今江西
人士思皮先生益推以思公及任江蘇學政世變益急爲輸格
致新法購置譯籍表器分科立規程首推行號最得才士曰南
菁書院日有效聲績聞朝廷方召用公堅乞骸骨還長沙逾歲
病痺久臥牀簀然鄉里興學營義舉猶務提挈指揮或席金贊
助恐後粵漢鐵路移權海國之釁起湘人危懼爭廢約自保公
尸其謀屢移書中外斡旋維護其言絕痛呻吟中且口授計畫
命子弟傳寫不輟約竟廢公之力也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十二

日卒配熊夫人繼配雷夫人妾胡氏陳氏熊夫人二妾先公卒子三人紱瑞本兄泗城公子以爲嗣正三品廕生候選知縣四川試用道紱年正二品廕生吏部主事紱慈陸軍部主事雷夫人出熊夫人所出女一適善化楊潛頤雷夫人亦一女適安徽劉廷鎮孫五人公孝友播萬口兩兄歿後事寡嫂如母護視諸孤姪逾所生戚舊貧乏者餽卹周備遇人無町畦寡欲持志恂悃豁達寤寐耿耿不忍一息遺民物忘君國以故朝野上下歸公長者服其忠盡而追惜其病廢無與挽危運澤未大被於天下卒年六十有九明年三月葬公善化甘沙墅西塘莊山之陽越十三年紱瑞偕其弟傳狀屬文靈域之碑系以銘曰

洛閩之傳夙飫庭聞分形照世謨績紛綸公列瑣闥藹藹有文發蒙昌言天闕徹振輶車載驅以儒自效長養菁莪風暄雨膏

勇退臥病雜聽歌哭精鬪萬魔衛我邦族策勳餘喘一瞑報國
仕隱同符道昭碩刻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廖公墓志銘

馮煦

公姓廖氏諱壽恆字仲山晚號抑齋先世居福建永定青谿邨
五世祖冀亨官吳縣知縣遂留江蘇政績載國史循吏傳高祖
王臣始注籍嘉定補縣學生本生高祖鴻章乾隆丁巳進士翰
林院檢討妣氏汪氏黎曾祖景國子監生妣氏王祖文錦嘉慶
辛未進士翰林院編修衛輝府知府祀名宦祠妣氏葉父惟勳
道光癸巳進士翰林院編修貴陽府知府妣氏秦氏余三世皆
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咸豐十一年舉順天鄉試
同治二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七年散館授編修光緒元
年大考擢司經局洗馬數遷至侍郎周歷六部並督倉塲十年

伊 伯 有 子
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二十三年遷左都御史尋進刑部尙書
二十四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是年八月轉禮部尙書二
十六年以疾解所居官凡提督學政者再庚午湖南己卯河南
兼直省鄉試者三乙亥廣西乙酉江西辛卯順天總裁會試者
一則己丑也其他朝殿之試並數爲讀卷閱卷大臣查辦事件
則光緒十年借尙書公崇綺往安徽其年復借尙書席珍往天
津二十年借左都御史裕德往四川戊戌春秋六十兩宮賜壽
歲除復頒敷德樹聲扁額可謂榮遇矣初貴陽公生二子長毅
似侍郎壽豐次卽公也幼穎異讀書日數行下與侍郎自相師
友於學無不窺尤洞於當世之務其督湘學也一以端士習培
人才爲己任凡所甄錄皆卓犖負時望湘人稱之視學中州若
典鄉會試並與湘學同乙亥畿輔早公奏近來政事務崇寬大

上下相蒙皆以爲天下已治已安豈知外人之睨其旁者方將幸我之怠乘我之隙應請皇上與廷臣持以實心審敬忘明是非覈功罪信賞罰重中有文無實之誠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國之重臣去年河閒等屬旱災較重既奏稱籌款糶撫至詳且悉矣乃近日災黎紛入都城扶老攜幼不免餓殍於此可知其辦理不善或爲屬員所朦請一併飭其自省愆尤力圖補救蓋九重特達之知自此奏始矣甲申法越事棘黑旗軍劉永福挫法於河內執張甚而法使至天津則云越南和議已成以分界撤防要求於北洋大臣相持未下公奏謂是役爲外交一大關鍵一國逞志各國效尤遷就其閒後患將不知所極爲今之計宜簡知兵大員酌帶兵艦駛赴越境以覘動靜並飛檄廣西防軍援助黑旗規復河內苟不得已而思其次則河內一省爲

越南之精華實爲滇粵之屏蔽法人所力據卽中國所必爭及
今越議未成籌餉數十萬金專責劉永福添兵製械迅拔河城
河城旣下北圻乃安劉永福義憤填膺苟奉詔書假以便宜定
能迅奏膚功法人被創之餘終必屈而求我則滇粵之邊患紓
而法越之兵端亦戢矣又奏根本至計首在聖躬而御前太監
所繫尤重務取厚重朴實之人年少輕浮屏勿使近一切淺俗
委瑣之談均不得上溷宸聰大抵厚重者威儀必謹朴實者心
術易窺同此便於指揮究可汰除惡習蓋至洒掃之役亦守禮
章晏佚之時不踰繩度庶幾深宮居息無往非崇德之端奏入
存毓慶宮甲午冬中東之役榆關內外連營數十里而各省之
勤王者尙絡繹於途公方自蜀乘傳歸沿途見新募之眾皆市
井烏合漫無紀律踉蹌冰雪中飢寒僵仆之不暇豈復能禦敵

十二月回京覆命密陳所見情形請飭各省停止續募但就防所已到之兵勤加訓練以免虛糜巨饟而仍無補於戰事並彈劾各將領之不職者其遇事故言率類此而法越一疏格不獲行世尤惜之公自任侍郎後數歷六曹時或兼攝他部朱墨填委百吏不給而公應機立斷恢恢有餘蓋十年如一日也總理衙門中外之樞也任之恆難其人公規畫越一星終輕重緩急審彼己之情而通之不爲利回威疚其入樞垣也爲翁常熟所引常熟旣以翼戴德宗積與孝欽迕公亦靖共守常軌不爲異己所容常熟一擯公遂以足疾歸而國事流失敗壞益岌岌不可爲矣公生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卒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五娶泰和周氏雲南路南知州繼勳女繼取仁和許氏山東掖縣知縣乃恩女並前卒溫惠淑慎三卹歸之

子二世蔭二品廕生工部候補主事分發試用道出爲侍郎後
世雍二品廕生女一適翰林院修撰陳冕某年月日世雍葬公
於縣西裳字圩之原周許兩夫人祔以狀來乞爲埋憂之文予
丙戌廷試公爲讀卷官執贄稱弟子於誼宜銘銘曰

猗與我公禮卑知崇歷事三朝有別有容婁掌文棟靡才弗康
衡湘伊洛多士嚮風論事侃侃秉直司聽以禦外侮以靖內訌
六卿回翔陵潘轅翁無艱與易絲理冰融古典屬國萬變所叢
大體是持不委曲從皇路伊阻憂心忡忡進退以道何有汗隆
公歸不復天祿亦終襟江帶海宅是幽宮我文戴之亦言亦功
仰薄三辰下垂無窮

清光祿大夫禮部尙書李公墓誌銘

梁啓超

啓超以光緒己丑受學貴筑李公旋壻公妹飲食教誨於公者

且十年戊戌啓超以國事獲罪走東瀛公亦以同罪戍西域遂不復相見又十年而公薨於里第海內識與不識匪不歎悼顧哀感未有如啓超深者也公諱端棻字苾園其先湖南衡州府清泉縣人曾祖某祖某俱贈順天府尹復贈公官祖始徙黔乃籍貴陽之貴筑父某某以公貴贈如其官母何氏贈一品夫人公幼而孤依母以育而季父京兆公朝儀實教養之京兆公者啓超外舅也以道學吏治聞於時事具國史本傳京兆公旣以古聖賢之教率其家而於諸子中愛公獨摯所以督之者良厚故公終其生立身事君大節凜然不可犯一如京兆公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同治癸亥年二十九以聯捷成進士入翰林倭文端羅文恪方倡程朱學以厲末俗公咸從奉手有所受焉丁卯典山西試庚午分校順天試壬申督雲南學政時滇亂甫戡民

生彫悴公校士之暇輒爲墨吏籌教養諸大政多所贊畫有驕將以重賄爲子弟干進公正色斥之風烈振厲巡撫岑襄勤公敬禮有加欲薦任滇藩共靖滇宇公辭焉旋母太夫人棄養任所公哀毀骨立奉櫬歸里振貧恤賈族師誦思服闋入都遷監察御史未幾京兆公尹京兆回避返詞曹光緒己丑以內閣學士典廣東試辛卯典四川試甲午典山東試壬辰副會試總裁歷遷刑部侍郎權工部侍郎總督倉場戊戌七月授禮部尙書未逾月而遣戍之命下公之爲言官也以直聲聞籌海防論武備拳拳焉幾國恥之一雪其議大禮一疏益言人所不敢言識者謂司馬文正歐陽文忠之濶議皆不及焉其歷次典試所拔擢皆一時知名士世亦以比廬陵其權工部也監修陵工前此奉職者率以侵冒爲固然公嚴絕苞苴同列憚之官紀一肅其

督倉場也觀漕運之極弊抗疏盡撤漕倉諸官而身乞退職以爲之倡夫在前代交通未開設官輓南漕以餉京師固非得已然歲糜國帑千萬豢冗吏利已不勝其病海運既通漕員益贅疣人人知其敝而莫肯言則甚矣積習之中人烈也公倡汰冗官之議而所汰則請自隗始蓋所知者國家之利害而藐躬未遑計也嗚呼忠矣天子既可公奏益鑒公誠遂受特達知爲春官長是時朝廷宵旰圖治興利革弊日不給求賢才若飢渴公既抗疏請大改官制設立法之府益盡以人事君之道舉所知以進未幾疑獄興黨禍作天子倦念重臣不忍加斥而吏議持之遂有新疆之謫嗚呼古名臣大儒其遭遇與公一轍者何可勝道後之良史未或有私焉以公夙性恬退得失久置度外筆帶之襪不足爲公辱俎豆之名不足爲公榮獨其所策國家百

年大計躓於中道未獲覩其成而賫志以歿此則公所爲不隳於九京也公旣遠戍而大亂旋作胡騎犯闕乘輿蒙塵公在戍所不憂一身之阨隍而憂君父之不卽安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國威之墜落國權之凌夷以其忠愛發爲歌詩蓋左徒之在江潭拾遺之竄同谷志潔言芳後先同揆矣天心悔禍大難粗靖朝廷痛定思痛漸諒公忠疇昔建議往往見諸施行遂命賜環旋復故秩而公固已老矣旣返故里主講席猶復以獎厲後進開風氣爲己任黔中鐵路礦產澁者數國公以利器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首倡自辦以杜隱憂蓋其爲民請命之心歷數十載如一日也距夢奠前數月猶寓書啓超曰昔人稱有三歲而翁有百歲而童吾年雖逾七十志氣尙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猶將從諸君子之後有所盡於國家矣嗚呼廉將軍之善飯馬

伏波之據鞍以今方古豈曰夔絕天不憇遺奪我元老悲夫公
制行方正而和以待人自奉淡泊而博施濟眾服官數十年所
得俸錢咸散諸親舊其視諸從昆弟諸從子如己飲食衣服相
共也性至孝以母夫人茹貧撫孤備嘗茶藥既得祿養先意承
志靡所不至母逝痛哭絕而甦者再事京兆公如父髮斑白猶
侍膳作舞綵戲云妻傅氏續娶王氏王氏皆贈封一品夫人先
公卒蚤歲生丈夫子女子各二俱不育從弟端渠子葆忠嗣
有孫一人曰心良公生於道光十三年癸巳九月初十日薨於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月十二日春秋七十有五翌年戊申三
月十二日葆忠奉其喪葬於貴州省城大關口先人之塋馳書
日本乞啓超爲銘銘曰

神州赤縣一髮危立憲期成庶起衰議院之議疇倡之航航李

公超也師黃鐘聲洪里耳貽七十荷戈征西陲歸來幽怨託江
離大業不就鳴以詩其言將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潛德
或闕徵此辭

誥授光祿大夫前吏部右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能亭汪公

墓志銘

葉昌熾

聖清統一寰宇第四甲子同治初元中興盛際冲聖踐阼親賢
在列闕門開窗登崇俊良于時科第得人爲盛吾師汪公卽以
甲子乙丑聯捷登春秋闈列詞林陟宮坊啟沃講帷回翔卿貳
海內仰望風采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士流歸之如海若解組
十年優游林壑飾巾待逝吉祥考終其孤子伯春部郎以昌熾
早侍鄭門舊在史館飫聞高密之緒言粗識平津之仕履具事
狀來請銘昌熾雖自知其不文誼不當辭於是考家乘徵國故

條舉而件繫之公諱鳴鑾號柳門原籍安徽休寧縣先世以鹽
莢起家商於浙遂隸錢唐籍吳門則其寄廬也曾祖雲棟候選
訓導山東候補通判妣何氏祖彥案山東候補通判歷署武定
府海防同知沂州府沂郟海贛通判妣潘氏父繼昌錢邑庠生
妣韓氏三代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妣皆封一品太夫人公兄
弟五人次居長韓太夫人孕十六月而生幼有夙慧七歲卽能
通小篆外王父履卿先生爲桂舫尙書之介弟富於藏弄寶鐵
齋中金石圖書充牣韓太夫人攜之歸靡不瀏覽始有志於晁
陳歐趙之學與吳恣齋中丞昆季爲中表申之以婚姻踔厲名
場以文行相砥鏃先後通籍公以文字受知兩朝輶車奉使無
虛歲凡視學者四典試者三近世詞臣無與倫比初奉視學西
陲之命是時陝甘尙未分闈學使者例以一瓜期周歷兩省河

湟亂亟絃誦未遑公先以條教下郡邑吏興學崇賢投戈講藝
隴士彬彬嚮風矣以母憂去官服除授司業公平生論學宗旨
謂經義非訓詁不明訓詁必求諸六書說文其津逮也又謂小
篆生於大篆成均十碣尙爲岐陽遺迹監視洗拓以饗學子得
者寶藏踰於百年前舊拓丙子出典河南試過召陵公乘故里
遂以皕亭自號以示宗仰又援先河之義疏請以漢儒許慎從
祀文廟士林躋之己卯補右中允出爲江西鄉試正考官卽留
視學闈中迭晉洗馬侍講一歲之中六膺策命帝眷之隆自此
始矣未幾遭贈公憂再起補原官轉侍讀三遷而至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銜兩任山東廣東學政在粵進工部右侍郎公所
至訪求潛逸造就寒畯在山左教士以曲阜孔氏桂氏安邱王
氏之學在粵教士以番禺陳氏之學後生雋民通經汲古習爲

風尙其報考之疏有云取士之法根柢爲先才華爲後教士之方培養爲本釐剔爲末昌熾竊歎以爲知言承乏隴右卽書師訓於座右拳拳服膺幸無隕越公之教也公奉使久登朝日少然在翰苑卽以氣節自勵晉豫奇荒州縣冒賑公抗疏論劾章凡數上置臣查辦如律賑務始有起色立朝務持大體平居超然燕處若無與者臨事觴解燭照才鋒肆應舉而措之裕如也自嶺嶠還轉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在工部六年與尙書潘文勤公勵精共濟利興弊革掾屬各舉其職今制帥匄齋尙書閩浙松鶴齡制府皆在郎潛爲公所識拔者也庚寅五月奉命勘吉林之獄同行者以置臣與巨室交闕難於左右袒咸遽巡託疾朝旨凡三反七月始與資齋相國敬信共銜命往往則亭疑覈實舉抹兌包釐佔田諸弊盡得其狀鞠實以聞邊眈大和

辛卯又出典山東試朝廷知公可大用越三載甲午遂與相國
同日奉旨在總理衙門行走被命之日適值東邊事棘遼瀋師
燭公講信修睦開誠布公同洲闔牆而西鄰不至揚其波而助
其焰者未始非公表餌之術也會息兵議割臺澎以畀敵公力
爭謂海疆重地不可棄敵師老矣稍羈縻之可就款以此中要
津之忌猶未發調吏部右侍郎吏部爲六官之長工部班在後
公越次得之異數也自登三事倚畀益隆雖值日侍班勘工請
訓天子見公姓名輒側席以待嘉謨入告先後無慮數十次同
對者舒雁立丹墀日移晷猶未退皆相顧動色公雖守溫樹之
戒小心翼翼深自斂抑而同列之忌滋益深媒孽之益亟而公
亦不得不奉身以退矣當公嚮用時潘文勤公與順德李侍郎
同在南齋高陽李文正公與常熟翁相國同在政府眾正盈廷

推轂人才如恐不及殿廷都試網羅海內方聞碩學置之夾袋
相與左推而右挽之甲午禮闈門牆桃李尤盛是時巖穴之士
莫不離蔬釋屨而羣集於闕下洎文勤文正兩公薨公與常熟
又相繼出國門誰秉國成以儒爲詬訟言爲政可以無學馴至
詆言興異學熾陵夷至於今日經籍道熄甚於秦燔之劫然後
知公之去位繫乎國運之安危人才之消長天乎人歟吁可悲
矣公旣歸惜公之去者知與不知猶冀東山之再起而公遽以
光緒丁未七月初六日丑時薨於鯨谿新第距生於道光己亥
六月朔寅時年六十九歲公兩娶於吳皆封一品夫人前室吳
夫人生女三一字吳縣潘懷穀未嫁殤一未字幼殤一適常熟
舉人曾樸繼配吳夫人生子一原成殤以弟之子原恂嗣卽部
郎也孫一賢立孫女二越明年八月二十四日卜葬於花山之

北黃雀墩祖塋昌熾以文字辱公知獎譽之不啻口出易竇之前猶以身後爲託嗚呼哲人往矣吾將安仰執簡欷歔謹爲銘
曰

兩漢公卿首崇儒術各通一經並至九列公起詞垣物望突兀譬如稠林直木先出爰歷清華游參密勿重譯敦槃皇華幢節帝鑒其誠精白純壹朝斯夕斯論思宣室爲國寶臣爲鄉大耋洞霄玉清領祠吳越珂里琴尊舫齋籤帙金石圖書齊於寶鐵公身退矣在三如一古之勞臣江湖魏闕天池之陰蓮華萬笏堂斧嶧如佳城蔥鬱九京來游尙想風烈是有道碑敬告載筆清故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洪公墓誌銘 費念慈
兵部左侍郎洪公旣葬西津橋之踰月公子洛以毀卒其後二
年孫杲始克改卜於大滾山之麓奉公之柩而遷焉先期謁念

慈爲銘書之石念慈聞諸班孟堅之言曰形法者大舉九州地
域以立城郭宮室審其吉凶讐律有短長而徵其聲非有鬼神
其數然也其在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爲後世言形法之祖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安親之體魄也安與否不可知以禍福爲
之徵故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而周禮春官至設爲墓大
夫之職掌其禁令而爲之圖蓋相墓之法由來遠矣仁人孝子
之用心不可誣也公諱鈞字陶士號文卿先世自歛遷吳遂爲
吳縣人曾祖士澍祖啓立父坦並以公貴贈如其官幼穎異家
貧令習賈涕泣請讀書年十八補縣學生同治三年舉人七年
廷對第一成進士視學湖北與修毅廟實錄賜花翎四品銜自
修撰八遷至內閣學士中間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出典陝西
山東鄉試甄拔多知名士而山東得人尤盛光緒九年侍郎游

百川銜命馳視決河請開馬頰徒駭洩水勢公疏言故道不可復必疏二渠且北趨爲畿輔患按察使潘駿文善治河新獲譴無敢言者薦起之旋督江西學十一年以母病乞終養服除充出使俄德奧和四國大臣遷兵部左侍郎受代歸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位年五十有五公之奉使也中外交涉繇要多用四馬電公創干支代字法爲三馬所省巨萬教案起西人獲謗書詞連道員周漢將置之法獨公以爲傷國體持不可卒獲全俄羅斯爲國古烏孫地也公求得古元時舊時所載記皆畏吾文譯歸以校史多所勘正成元史譯文證補若干卷旣歿陸祭酒師爲校寫付梓公之始葬也顧君肇熙爲文志其窶書家世及所歷官甚詳今不復縷述配何夫人善承公志斥家財爲義莊規畫井井蓋古所稱女

有士行者子洛縣學生以廕考授通判改工部郎中不勝喪而卒婦陸事祖姑疾夜起積寒病風痺聞公凶問驚哭遽絕今並耐于公墓洛無子何夫人命以公從子濤之子杲爲之後念慈與濤同舉於鄉又以詞館後進謁公京邸嘗從容爲言海國形勢之異宜與其所以強弱之故俯仰太息而不能已歿未一年其言皆驗於是歎公憂思之深天實奪之謂之何哉銘曰
氣來形止執不竭堯峰蜿蜒湖水碧神游十洲驚八極歸休於斯永安宅子孫其逢福曼碩

清故吏部左侍郎許公墓志銘

俞樾

光緒二十有六年十二月天子下明詔雪三大臣冤復其官三大臣者故兵部尙書徐公故吏部侍郎許公故太常寺卿袁公也三公皆蒙難於生前而得直於身後於是天下之人皆頌天

子明聖而交口稱三公之賢曰忠臣忠臣無異辭徐公之葬也予既銘其墓矣今年夏許公之子鼎鈞又具狀以墓銘請予舊史氏也將上以宣布朝廷盛德而下使爲人臣者知事久論定屈於一時者必申於萬世而士大夫之氣將爲之一振然則斯銘也誼固不得而辭按狀公諱景澄字竹筠浙江嘉興人許氏曾祖溶祖國楨本生祖廷梧父丙煒皆贈如公官公自幼敏達年十五入縣學粵賊之亂奉祖父母及父母避難鄉閭卒不廢學亂定復歸應歲科試補廩膳額同治六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十年散館授編修光緒元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五年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公初工爲駢儷之文及旣入翰林以時事方艱詞臣清要非可徒以詞章塞責乃究心朝章國故及時政得失利弊冀有用於當世長白相國文文忠公器之以使

才薦遂有出使日本之命丁父艱未赴服闋升侍講十年充出使法德義和奧各國大臣時國家方創興海軍前使者於德國訂購鐵甲船二穹甲快船一皆未就公與譯員等歷游船廠講求船制又增購穹甲快船一船之精良勝於舊制者十有五事又上疏言大沽口宜設鐵甲礮船膠州灣宜定爲海軍屯埠皆海防要策也俄丁母憂歸歸而粵督南皮張公公之座師也招至粵與商榷時政後張公奏定蘆漢鐵路章程皆公所參定也十六年又充出使俄德奧和各國大臣俄兵游獵每涉我國所屬帕米耳之界公爭之俄外部始已又議定界執舊議以烏什別里山爲界從此而南屬中國從此而西南屬俄國俄人則欲以薩雷闊勒爲界相持三載公堅執不撓俄外部乃爲調停之說帕界未定以前兩國各不得進兵以保和好雖界議猶懸而

石印本二
俄害稍戢公之力也時公已由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光祿寺少卿迭遷至內閣學士擢補工部右侍郎駐俄六載矣會我國與日本開戰及事定而俄德法三國出而預謀使日人歸遼東於我人皆以爲喜公曰俄人懷自便之謀德人挾責報之意自此以往事故滋多矣吾懼不勝任力求代又言俄德兩大國交涉事繁一使不能兼顧宜分爲兩使二十二年十一月命公爲德國使臣蓋不允其求退之請而從其分使之議也未受代以前有鐵路公司之役俄國悉畢里鐵路欲與海參崴連謀取道黑龍江吉林朝議拒之因改爲商辦設立公司而使中國亦入股銀五百萬乃又命公總辦黑龍江吉林鐵路公司公力阻其繞南侵且與訂約稽查運料之船勿使漏稅而公司例支之公費悉數咨存總署蓋銖銖弗受也二十三年至德國甫數月

而俄人租我旅順口命公以頭等欽差會同駐俄使臣侍郎楊公就俄都定議事竣公請病假回嘉興原籍溯自光緒十六年使俄至是年八閱春秋公鬢髮蒼然白矣時事日非一身將老每一念之悽然泣下故鄉親故皆勸公可勿出然公自以受恩深重以身許國不爲身謀適奉樞電促行慨然就道此行也固已置死生於度外矣既至京師命在總理衙門行走兼署禮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時意大利要素我三門灣政府趙趙未決公抗言駁之事乃寢外國公使駐我京城者率驕不可制自公入譯署稍稍斂戢羣公皆倚爲重然亦有忌且忮者無何而拳匪之禍起拳匪者起自山東蔓延畿輔朝廷始議勦之而東撫毓賢言其可用諸勳貴皆爲煽惑招之入京以扶清滅洋爲名殺使臣攻使館公力言拳匪不足恃外釁不可啓與太常袁

公聯名入諫

內昌先案師會海曲園枝先一山撰許文云袁慕三謂與袁合

詞入告得禍子國史館起傳七月初均三載付市止袁在史館無一實字入館告復許

各檔自庚子五月起至七月初均三載付市止袁在史館無一實字入館告復許

景澄兩月畫之開三有三摺國摺恭讀光緒二而非七攻正使館因二覆日許景

上年指辦二月學二十五日與復徐使用儀等涉官論旨內勦員亦並

無等力駁電寄館則三摺何從未入鈔此益無電疑慶矣諸首禍者深嫉

之七月朔各國聯軍偪近都門而李秉衡又倡言非殺主和者

將何以戰越二日壬寅公與袁公遂同及於難天下冤之是月

十七日兵部尚書徐公亦就西市未幾而聯軍入京乘輿出狩

嗚呼言之痛矣今雖是非大定沈冤昭雪然使當日早從公言

何至於此此海內忠義之士所以歎息痛恨於端剛諸人也公

所箸有奏議及外國師船表德國陸軍紀畧餘皆毀於兵火其

出使函稿則有石印本行於世公初娶沈繼配高並封夫人子

嗣仲維源維品維良皆早殤以從子嗣卽鼎鈞也朝廷旌公之忠加恩其孤特用直隸州知州今官湖北余旣諾鼎鈞之請乃撰次其事而繫以銘銘曰

維三忠之同盡實千古所深悲賴聖明之昭雪身雖死而名垂公久勞於域外周四國而咸知當事變之猝發宜於公平諏咨衆昏昏而醉矣公侃侃而爭之旣柄鑿之不合甘九死其如飴慨劫運之莫挽幸天鑒之無私爰光復其名位更盪滌其瑕疵播榮名於史冊垂福祚於鐘虞旣表揚乎旣往亦風厲乎來茲苟無虧乎堅白夫何慮乎磷緇願百爾之君子其三復此銘詞

清故通議大夫四五品京堂張君墓誌銘

陳寶琛

君諱佩綸字幼樵一字繩菴又字蕢齋姓張氏直隸豐潤人也曾祖諱棟縣學生祖諱灼父諱印塘宰浙江有循績仕至安徽

按察使防寇卒於軍君方七歲轉徙兵閒十稔備諸艱苦而志操特異常肆力爲經世之學援筆數千百言立就舉同治十年進士光緒初元大考以編修擢侍講尋充日講起居注官時中原粗定外患危逼君以爲欲圖富強必自飭紀綱始累疏論國大政旣因災異請詔求直言會晉豫大無幾輔亦亢旱乃引祖宗成訓請上下交儆時恭忠親王有大勞社稷或疑兩宮積猜忌王亦遇事抑畏君上言宜責任王竭誠負重上嘉納之黃通政體芳繼陳災狀語稍戇下吏議君疏爭特詔寬免言路之氣以伸崇厚之使俄也君奏言議界必瞭形勢宜道伊犁陸行且不當假便宜名後果擅立約如所慮旣以憂歸李文忠公君父執也延君佐治軍因得周覽北洋險要討究水陸戰守之畧君於文忠用人少所可故左右多慕之然文忠常曰吾任舍子莫

可代者張公之洞時爲洗馬特旨預議俄約亦就君諮決洎復職則琉球已亡法圖越南且急君以爲亡琉球必及朝鮮棄越南必失緬甸疏請大治水師設南北四鎮又薦安襄鄖荆道徐延旭久於粵西出關捕盜得交人心建昌道唐炯號知兵可分任邊事並招致劉永福黑旗兵爲用下疆臣議政府重大舉但簡唐徐藩滇桂補苴邊防而已未幾朝鮮內亂日本果以兵劫盟君復疏請定策東征趣南北洋練軍購艦與山東臺灣犄角又條陳朝鮮善後六事疏下北洋文忠心善之而未遑也初君疏論常熟翁相國兄子曾桂破格膺察典又請禁士夫與吏胥市僧昵詞連賀尙書壽慈旣復疏大臣某某不鑒輿望京察隨罷黜積以伉直取忌朝貴獨李文正公心愛重之所言恆省納雲南報銷事發仁和王相國以樞臣長戶部臺諫交章劾其受

和傳有子
一十一
賊巨萬仁和方嚮用亦謹事文正君請令引嫌乞養文正慮君再三瀆或忤上意欲兩全之君坐資文正瞻徇因歷指姦利罅漏會地震援魏敏果劾索額圖明珠事爲言上意動召對便殿遽罷仁和而君以庶子擢署副都御史入臺卽劾罷臺官不職者數人上下震悚卿貳中有望風引去者君之府怨乃益深矣君論越事章十數上朝廷始遣兵越境勦匪以牽敵於是法使寶海有分界通商之請旣又不果南定旣陷君憤當事一再誤啟戎心適劉永福大敗法師法議紳謹怨其執政君請乘法軍未集飭廣東水師潛渡護越都而廷議終倖和乃出君按事陝西陞辭力陳法入秋必大舉請嚴北圻以待旣而法果襲順化劫越王而盟之越事乃益壞君使歸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時法人湯言內犯君入對請堅持勿弛防上命就諮文忠

亦然君言廟謨始定君始請出關軍悉受滇督節制不用至是始以關外事委滇督發南北洋利械濟前敵飭粵督主轉運展電線至龍州以速軍報部署甫定而北寧告陷君典客三閱月羽書交錯而肆應無所絀客使服君剛明辯論轉易決恭邸恨知君晚署中事悉倚辦唐徐旣逮問忌者欲因而傾君並劾樞府會有譖恭邸者遂解王政柄樞廷降黜有差更命禮親王閣敬銘張之萬孫毓汶爲代而以醇賢親王總其成上察君忠置不問醇邸亦幸君助己君以恭邸勛望係中外不宜置散地廣坐中規王甚至王大感動允轉圜矣或譏君實右舊樞有意眾辱王王遂終不言恭邸事君時在告東朝數命樞臣就諮事趣不時入直關外軍方屢挫文忠納稅司德璫琳書以法官福祿諾締和議上君謂法屢以和誤我請益備戰爲和地拒廷議會

疏不署諾又固爭不宜詔回使臣曾紀澤皆與樞府意左乃出君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比入謝則法已成盟諭君巡視海防考核船政規善後君已轉侍講學士特加三品卿銜寵其行至則法又敗盟朝命曾國荃就滬行成法索償酷聲言將取船廠爲質閩故無備又棄險縱敵深入船廠孤懸無近援大吏相顧莫肯任守廠君倉卒閒提陸軍三營馳駐馬尾集兵商各輪雜泊以牽敵船窮日夜製雷移砲多張疑兵設伏以爲守法帥孤拔初謂船廠可唾手得及見君有備欲他駛中旨則飭勿令出閩海君累乞南北洋援船弗應而敵船益至審眾寡堅脆不敵請先發冀一當弗許飭君自燬廠勿畀敵君執不可相持逾月法乘大風潮以兩猝縱礮薄我水師九艘燬焉而我亦壞法三船孤拔受巨創法兵登岸輒中伏死始銜尾燬兩岸礮臺而出自

是不復窺閩船廠以全而督臣方以失廠上聞君報亦踵至上切責督臣憤憤既復檄調守廠軍回守省城君訟言棄門戶守堂奧非計督臣被嚴飭益大慙恚風聞士劾君擁兵自衛時君已以水師失利自劾上壯君守廠督撫船官均褫職獨奪君卿銜下部議尋命左公宗棠督閩師君仍會辦兼署船政大臣執政齟君未已則示意閩京僚取君疏鍛鍊之傳以飛語下左公及新督楊公昌濬會按左公廉君無過以實復諸朝時君已坐薦唐徐奪職詔責左楊袒護謫君戍邊方事下左公時執政意君嘗面折左公必懷宿憾不爲原洗也自君之出建言者譴斥相屬詔書至舉君彈仁和牽地震爲戒而緬甸卒隨越南以亡甫十年朝鮮之難作矣君在塞上時邊淑人歿於京師迨賜環文忠妻之以女君方注管子至是益聚書成之海軍議發自君

既成殊失君初意故絕口不論兵事戰鬪將啓文忠始就君謀時援朝軍駐牙山論者多主濟師君謂師行千里敵豈安坐待斃師以平亂出今亂平先班師示弱以驕敵再大舉未晚也文忠避君言不能自堅卒載兵往爲敵所襲戰局以成而文忠左右率喜事自用或緣爲奸終患君賄御史劾去之濟寧方用事遂有旨驅令回籍時甲午八月也君生長吳越愛南中山水卜居金陵築室著書不與世人接顧憂傷君國往往中夜起立或被酒泣下寢以成疾拳匪禍起聞外兵犯闕遽咯血升許然猶累電趣文忠勤王爲畫和戎之策日數千言劉忠誠亦常使人就決疑事上在西安念及君稱其心術端正命以編修入都隨文忠治和約政務處立當事欲畀君參議君既以俄約與文忠齟齬時論變法又不合素悻遽投劾去比和議成懿旨以四五

品京堂用遂稱疾不出南皮張公相睽近二十年來權江督欲見輒辭以疾偵少聞以歲除就談身世君累欷不已旣而歎曰不得爲廉生命矣夫廉生王文敏字盡室殉庚子之難者也疾遂革以癸卯正月七日卒年五十有六卒後或言東朝屢詢君疑將大用而惜其不及待然君在亦豈能盡用所蓄於今之世耶然則向之汲汲言事若不及者其心滋可悲已君至性過人侍母田淑人疾刲臂肉和藥所生母毛太淑人之喪茹素三年嚴冬不裘事兄如父旣官翰林猶順受撻責孀姊無子迎養以終其身喪葬盡禮不輕與人交而篤於風義吳編修觀禮君同年畏友也歿爲歸喪刊遺集摭其行事貽書左文襄奏請史館立傳恤其孥雖謫居無閒吳吏部可讀之殉惠陵遺疏以副寄君得卒達集貲購其故宅爲之祠又諷士民爲建祠薊州惡人

石印本三
干謁然義所在往往豫爲推揆朋輩有過規正不少假借亦以此致怨望所著有管子學二十四卷穀梁起廢疾補箋二卷奏議六卷雜文二卷詩四卷又莊子古義晉書補注未成創長編而已配朱淑人繼邊淑人皆以君前官封繼李恭人從君後官子志滄拔貢前卒次志潛舉人內閣中書出爲兄後次志沂女一喪之明年歸葬於縣北秦王山之陽志潛以銘請予交君深且久又稔知閩事故述其受知得罪之詳俾後有所考也旣又長言以哀之其辭曰

嗚呼蕢齋謂天之厭神州兮又胡生此才鑿與枘則亦已兮旣前席以徬徊徂天門而將上兮乃折翼於推排豈蒙氣之卒不可勝兮抑橫流故非一掌之所能迴信國屯之宜播兮吾於君乎何哀

又有清通議大夫四五品京堂前翰林院侍講學士張君墓表

勞乃宣

君諱佩綸字幼樵一字繩菴姓張氏直隸豐潤人同治九年舉於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光緒元年大考二等擢侍講尋充日講起居注官本衙門撰文咸安宮總裁文淵閣校理丁母憂服闋升庶子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癸未充會試知貢舉晉侍講學士充殿試讀卷朝考閱卷大臣按事於陝西還朝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甲申法越釁起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加三品卿銜後又命署船政大臣嗣奪職遣戍戍滿賜環庚子拳亂聯軍入都兩宮西幸李文忠公奉命議和以編修起用隨辦和約時詔行新政設政務處執政將畀以參議固辭投劾歸和議成以四五品京堂用稱疾不出癸卯卒於金陵

寓居年五十六歲曾祖諱棟縣學生贈通議大夫祖諱灼贈榮
祿大夫考諱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授通議大夫配朱氏仁和
大理寺卿學勤女繼配邊氏漢軍閩浙總督寶泉女均封淑人
李氏合肥大學士一等侯謚文忠鴻章女封恭人子志滄拔貢
生先卒志潛舉人內閣中書出爲兄後皆朱出志沂女一李出
葬於縣北秦王山之陽陳弢菴侍郎已銘其幽志潛以墓表請
余辱君同年知好不容以不文辭不敢泛述舉其犖犖大者以
諗來哲君至性精誠識略閎遠機智又極敏銳講官本有論事
之責而翰苑輒視爲兼銜久無建言之事君抱經世略憂天下
之將危旣履是職思假手以拯時艱乃屢上書言事所言必君
國宗社大計不舉細故批郤導窾語必中其肯綮一疏出朝野
聳聽時中國寇亂削平四方粗定君慮朝廷狃於目前視爲已

治安因災異請詔求直言又以畿輔晉豫亢旱歷引祖宗成憲請遇災修省皆探本挈要之道恭忠親王有大功於社稷久總政樞位高權重或疑兩宮有所猜忌王亦內自顧慮遇事抑畏君疏請上下交儆責王竭誠任重詞意深婉默通隔閼之情得旨嘉納尤爲救時要計言人所不能言一時詞館諸臣言者踵起朝廷亦虛懷聽受言路大開中外肅然識者謂非君啓其端不及此光緒十年恭忠親王卒以人言解政柄樞廷皆易人懿旨令軍機處遇有要事商諸醇賢親王君謂恭邸親賢兩宮宜存無故不棄之心醇邸宜思闈牆禦侮之義於廣坐中面規醇邸引吐谷渾阿豺令諸子折箭事爲喻謂單者易折眾則難摧宜與恭邸同心戮力以安社稷語意沈摯在坐者爲之泣下王大感動已允轉圜乃又惑於讒閒而不果天下惜之君建言甚

夥其關乎國家重要者內則屢劾大臣不避權要以肅紀綱外則慎交涉籌武備謀保屬邦以衛中國寶文靖掌樞廷其弟官四川疆吏以人才特薦翁相國爲帝師其兄子官刑部破格膺察典君以原保大臣有心迎合具疏糾之王文勤以樞臣長戶部言官劾其雲南報銷受賕巨萬上眷方隆事將消弭君累疏請罷斥又因地震援魏敏果劾索額圖明珠故事爲言召對便殿面奏語極切直上大感動遽予罷歸君與文勤故有戚誼不稍瞻顧也崇厚之以議界使俄也君奏言當令道新疆陸行先瞭形勢乃不致受給且不宜畀以全權乃不致被挾不省後果爲所欺貿然定約舉朝力爭僅乃改正一時莫不服君之先見俄事未定日本遽併琉球未幾法又窺越南君謂琉球亡必及朝鮮越南棄必失緬甸屬國不保中國將危我無海軍不足自

衛疏請大治水師建設海防並薦安襄鄖荆道徐延旭曾官廣西出關捕盜得越人心建昌道唐炯號知兵可並任粵滇邊事又疊疏陳存越固邊統籌全局之策朝鮮內亂日本劫盟君疏請密定東征之策又條陳朝鮮善後事越事日棘而法使以分界通商爲言中外皆冀和君謂不足恃累疏論列請備戰奉使陝西陞辭時面陳法人秋必大舉已而果然其遠猷碩畫識炳於幾先類如此長臺時劾罷諫職不肖者數人臺綱爲之一肅風規所樹朝士皆爭自檢束都下靡敵之風亦爲之轉移典客時與客使交涉相見以誠遇不可從者據理而爭不稍撓屈爲彼族所服謂君剛明爽直事轉易決福建船廠設於馬尾在港內七十里而海口建有礮臺君奉會辦海疆之命甫至閩而法敗盟聲言將取船廠爲質當局猶狃和議不令強阻法師孤拔

以師船深入麇集馬尾已越礮臺之後疆吏株守省城莫能顧
船廠君獨率護廠陸軍三營又調三營駐於馬尾籌集大小兵
輪數艘及艇船商船與敵船雜泊以相牽制而我小彼大我脆
彼堅知勢不敵請先發冀一當不許惟與諸將以忠義相激勸
枕戈以待法驟宣戰戰書達省會而船廠未知突聞礮聲亟登
山督戰法已以一巨艦乘潮入與口內諸船合攻我船我船早
有備將士皆用命鏖戰兩時許壞其三船他船皆受傷我七兵
船兩商船艇哨諸船皆燼諸將死者六人水師旣燬敵軍登陸
攻廠陸軍力禦之敵將士多死傷不得逞而退船廠以全後知
孤拔卽於是役受重傷而死君飛章自劾請逮治而督撫在會
城探未得實遽以廠失上聞君奏適入嚴旨責疆臣憤憤以君
勇於任事僅奪卿銜下吏議而督撫廠臣皆罷斥以楊公昌濬

代爲閩督命左文襄公督師君仍會辦兼署船政大臣忌者憾君彌甚諷閩籍朝官以蜚語上書騰謗下左公與楊督復按以實覆奏時君已以保徐唐不稱奪職詔特遣戍君迄戍滿歸未嘗稍自剖辨余輯各國約章纂要一書於附錄立約緣起篇內述法據越南與我失和開戰事有法人毀我福建船廠之語卽緣當時傳言船廠被毀之說也君見之語余曰吾守廠而戰敗從不敢以無罪自明然君之著述信史也船廠固至今歸然在也謂之爲毀詎曰非誣不得不請君更正因備述當日情事余亟改爲攻我福建船廠故知其始末甚詳君居戍所日從事文史以周秦諸子惟管子足以經世而注家多未盡善乃據善本博考羣籍爲之詮註尤以發明其術業闡揚其治法爲宗旨成管子學二十四卷又著穀梁起廢疾補箋二卷奏議八卷文集

二卷詩集四卷藏於家於戲我清一代名臣輩出文治武功彪炳竹帛惟以直言極諫著者不多見則以國初懲明季言路囿張致釀黨禍之弊特事裁抑矯枉過正之所致也君獨能以一詞臣轉移風會作朝士敢言之氣光緒之初詞曹諫院摩厲競進公論大伸宵小蟄伏朝野喁喁想望治平使長此不變上下交儆力求補救安見不能祈天永命扶危定傾惜乎爲忌者陰事擠排一時名流相繼摧折舉世正氣爲之消沮天下因以淪胥是非特君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或有議君建言應務每涉機巧者夫君固警敏多智而中有至誠以貫之非徒爲機巧者比也傳曰情欲信辭欲巧以信主其巧以巧行其信庸何傷而當大節所在則又毅然直行其事一無趨避未嘗稍用其巧孟子所謂德慧術智於君見之矣後之君子其有以見君之心

乎銘曰

孟子有言德慧術智德運以慧智乃不滯慧本乎德術乃不惑
嶷嶷張君熱血在抱掬而灑之仰獻穹昊納約自闢微機其神
省括以發雷霆萬鈞朝陽一鳴振聾發聵其亡其亡苞桑以繫
天胡不弔一簣功虧蕙替資盈大厦遂夷惟我哲人菴菴心苦
孤忠炯然獨耀千古秦王戕戕高峙海東勒詩貞珉用告無窮

碑傳集補卷五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六

江都閔爾昌纂錄

部院大臣四

清故光祿大夫建威將軍賜進士出身紫禁城騎馬花翎禮部
尙書參預政務大臣署法部尙書鑲紅旗蒙古都統刑部尙
書工部尙書葛勳恪公墓誌銘 姚詒慶

公著籍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世居郡城大路里嗣由清水開遷
袍瀆卹曾祖位九樂道垂榮妣氏楊生妣氏楊祖大觀蕃德勵
志妣氏陳以節孝旌於朝父起元嘉慶癸酉舉人道光丙戌進
士藍翎知縣歷宰安徽青陽江蘇贛榆東臺豐等縣署江寧府
南捕北捕各通判所至以廉平著稱爲江南循吏妣氏高氏朱
三代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妣皆一品夫人太府君

年六十一道光甲辰七月十八日朱夫人生公昆弟七人公其
季也公鄉舉亦以癸酉士林以爲美譚公元配錢唐吳氏生子
紹勛一品廕生今度支部筦權司員外郎繼配山陰屠氏生子
嗣勳殤繼配長沙方氏生子紹彬殤女二長八歲殤撫孀親周
氏女爲己出適餘杭姚詒慶因居於錢塘又爲錢塘人光緒乙
酉舉人今度支部制用司主事次適長沙鄭沅光緒甲午探花
今翰林院侍講南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公元配繼配再配
皆封一品夫人初公未第再悼亡厝於京久遠方夫人遺言當
窆於近地宣統元年乃擇於京師西直門外昌樂原營兆域葬
三夫人至是公合葬焉側室田氏生子三大麟紹敷殤季曰紹
煒生彌月公薨賜主事女二幼封恭人紹勛妻南皮張氏繼娶
貴筑胡氏生孫大鹿二鹿仁基殤宗洪一品廕生張胡皆封恭

人公墓居中位於南北向東爲吳夫人東屠夫人又東方夫人西則紹助妻張恭人西胡恭人又西爲紹助生壙皆同冢公諱寶華字振卿浙江山陰人也本諸葛之後晉時去複姓世德系氏具詳上方公賦性英特丰采照人通經史能文章同治六年以資爲員外郎分戶部福建司國初沿明制直隸無專司屬福建凡皇室經費工程錢糧陵寢供應以及熱河察哈爾蒙古東四旗皆屬焉公熟諳掌故既入曹司益明例章水鏡利病綱條原委癸酉順天舉人光緒癸未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記名是科成進士歸原班次年補河南司員外郎尙書閣文介敬銘器公才識遠大既裁派辦處事之要者一歸北檔房實度支總匯乃奏設漢員以公爲領辦兼則例館提調交議之事必公手疏稿而後奏行定歲入歲出法以一省案款分門系屬

第其總數先乘而後除計通於各省無種複繇是始有全國之
歲會公既總部務實知京外庫儲盈虛各省有所需均權其緩
急而酌劑之事之無實而繁費者不令行予之撥必指明的款
故省無攤派民無雜捐京餉歲額七百萬從未加撥而用常贏
至於戊己部庫積羨乃達千餘萬己丑大婚禮成加四品銜賞
戴花翎辛卯題福建司郎中截取繁缺知府自戊子至甲午京
察三次一等記名道府癸巳簡坐糧廳漢監督駐通州時各項
洋款本息併計歲需銀六百萬公悉籌無缺將之通言於尙書
翁同龢曰國信不可失今殫力設籌歲有著循是無大故計五
年而畢償以半還各省半留部庫十年而積三千萬庶可以興
辦一要政次年中日失和思公之言不其恫哉乙未以辦漕得
力留四月是秋回部調雲南司兼領辦等事如故恭忠親王檄

充督辦軍務處籌訂新建陸軍章制奏留總署以前保道員二
品頂戴准戴用擢內閣侍讀學士丙申轉太常寺少卿補通政
司副使戊戌授光祿寺卿轉宗人府府丞兼署禮部左侍郎擢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己亥稽京城保甲授兵部左侍郎庚子畿
輔旱義和團煽惑星星至夏而燎原公卽事有曰強教破籠追
騏驥錯認欽鴆作鳳皇旣痛心禍首又念知舊哀時變閱嚴州
太常袁忠節昶之忠而被禍也弔之以詩而見志焉扈西軻行
在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應詔陳言請變通科舉以求實學精練
新軍以固國防責成州縣以弭教案特設專官以興實業疏上
次第皆見行赴山西蒲州府監視莊王自盡屬守令照料其家
屬甚周至邸中至今感之辛丑調戶部右侍郎擢工部尙書管
三庫遷刑部尙書壬寅仍兼攝工部公以工程多浮估奏給承

脩各員辦公經費去節省歸併陵寢歲修專案另案各名目東河下游歲決溢議准巡撫周馥奏隄埝兼用磚石河至今安瀾刑部重秋審其敝也拘文義而忽事情公悉力橋正手批讞牘歲恆千餘亭疑發覆歸諸平恕先後治大獄如蘇元春瑞洵王惟勤福珠哩及白俊章等案情平而法當方元春議上諭旨以罪名輕縱令按律覆擬公具奏執法衙門不得於律外加擬嘗論舊律根於禮教今教育未普及鄉僻愚悍之子無弗爲而父老邁不敢犯者由畏法也故畫象而民不犯惟夫婦昆弟律以尊卑定名分揆諸情誼終屬平等此則須改之使盡善耳公嚴督現審結案多寡無留獄仿周禮束矢鈞金之制定訟費輕罪輸罰金實行廢刑訊之制時令提牢廳驛治監獄務清潔毋陵虐外賓觀者知中國獄制固矜慎非慘礪山西巡撫趙爾巽請

設罪犯習藝所公議復奏准絲是各省繼設岌然言監獄之改良丙午命釐定官制與諸大臣會議朗潤園竭誠爲國不苟爲異同遷鑲紅旗蒙古都統署法部尙書再兩宮不豫特命代進內大臣嚴慎周衛今上紀元朝廷以典禮重大舊章經兵燹多散佚禮學館方設書成無期寅清之任非公莫爲授禮部尙書參預政務夙夜靖共奏陳禮數護古準今必詳必確不幸寢疾宣統二年二月十八日薨於京師松樹胡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七詔賜陀羅經被遣貝勒奠醑照尙書例賜卹賞次子紹焯主事謚曰勤恪禮也公操行廉謹方爲郎有北山之賢領袖十載未嘗求廕仕終其身不問家事雖極品家無餘財自奉如寒素又孤立無援繫遭遇兩宮特達之知自曹司以至卿貳階循遷轉不過三年復以外廷兼管二部六十賜壽恩禮優渥是

年冬賞紫禁城騎馬孝欽顯皇后嘗面褒向來辦事公正爲朝臣中所僅見每召對勸勸垂問細及起居服御溫語移晷若家人父子自丁酉壬寅兩典福建順天試甲辰讀殿試卷丁未考試舉貢及留學各國生凡殿廷試婁閱卷所取皆潛心正學博聞之士其論學無新舊之別而有真僞之分譬諸珠玉晶翠形色不同而其真者皆有用而見重於世寧陽襲其名以爲市哉公莅治勤慎非有疾謁假風雨必晉署瀏覽公牘十行並下經歷久遠言之不渝張文達百熙嘗論公事理精晰爲一時之最治蒙旗三年選擢參佐一依資勞獨一切攤扣方興小學時親獎勗殯之日是旗官佐無弗至者學生空校伍列而送引何武不赫赫去後常見思公之盛德可以觀矣粵以三年歲次辛亥四月己巳朔二十八日丙申孤子紹助等奉公柩合葬於京師

西直門外昌樂原謹次公之事實而銘之幽其詞曰
稽山淒雲兮漸江水咽哲人云萎兮焄蒿之精耿其傍於帝闕
遭遇陽九兮世運屯單回天兮公心艱浩浩兮橫流用弦兮變
韋謂蘭熏而雪白兮吾義所存歷清芬以敷世兮惟德之尊佳
城兮峨峨謾松風兮降籛歌遵古告兮視豐碑謚湛冥而長閔
兮永永萬祺

又葛寶華傳 章授

葛寶華浙江山陰人光緒九年進士同治六年先由監生報捐
員外郎籤分戶部至是仍以原官卽用五月考取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章京十年補員外郎十六年補郎中十九年充坐糧廳
監督二十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二十一年補授內閣侍
讀學士二十二年六月補太常寺少卿九月管理覺羅官學事

務十月轉通政使二十三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二十四年補光祿寺卿旋補宗人府府丞十月署禮部左侍郎十一月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五年擢兵部左侍郎二十六年兩宮西幸隨扈至西安應詔陳言奏請變通科舉以求實學精練新軍以固國防責成州縣以弭教案特設專官以興實業皆次第施行二十七年鑾輿將返奉旨先行回京六月調戶部右侍郎十月擢工部尚書管理溝渠河道事務十二月調補刑部尚書二十八年兼署工部尚書二十九年隨扈景皇帝謁西陵七月上以御史奏參提督蘇元春縱兵殃民缺額扣餉經岑春煊確查屬實革職交刑部治罪寶華奏遵旨定擬蘇元春應得罪名略云律載管軍官冒支軍糧入己若承委放支而冒支者以監守自盜論又例載監守盜倉庫錢糧入己一千兩以上者斬監候

各等語此案已革提督蘇元春籌辦廣西邊防有年並不認真整頓軍務廢弛至於潰亂誠如聖諭實屬辜恩負國乃於平日兵勇擾害及伍籍缺額均諉之失察其漫無紀律咎已難辭復積欠扣存底餉至十三萬兩之多情節尤重據供因公挪用有案據者僅五六萬兩其餘既無案據卽應科以侵吞入己之罪案挪移庫銀二萬兩以上及監守自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二罪均應斬監候應從一科斷查底餉扣存本營係屬官款該革員自用自銷應以取之於官論且係統兵官支欠軍餉較尋常承委冒支者尤難寬貸自應仍案監守自盜問擬已革提督蘇元春合依監守自盜錢糧入己一千兩以上者斬例擬斬監候係統兵大員仍恭候欽定至所欠餉銀例應勒限追完應請飭兩廣總督廣西巡撫案所供數目分別確查勒限追繳以昭核實

而杜狡卸得旨蘇元春縱兵殃民所擬罪名尙屬輕縱著刑部再行案律定擬具奏寶華覆奏畧謂臣部爲執法衙門不容畸輕畸重若律有明條向不得於律外加擬致失定律本意查縱軍擄掠律載軍人若於已附地面擄掠者不分首從皆斬監候本管官鈐束不嚴杖八十留任其將領知軍人於已附地面擄掠知情故縱者各與犯人同罪注云至死減一等各等語詳釋律義原謂已附地面皆屬吾民軍人敢有擄掠人口財物者卽屬殃民一律問擬斬候立法本極嚴厲軍人之罪旣重故本管官及將領之罪從輕其鈐束不嚴者罪止擬杖必知情故縱始與犯人同罪凡稱同罪者至死減一等此治罪之通例故律注有至死減一等之文也若監守自盜之例一千兩以上卽應問擬斬候較將領之故縱軍人擄掠者罪名爲重又徧查律例惟

提鎮於省城及駐劄地方不行固守聞警先逃者例內有依律擬斬聲請處決之文其餘如貪取降人財物殺傷其人以及失誤軍機失陷城寨各律其罪名亦皆至斬監候而止別無加重治罪專條又查光緒二十七年行在臣部審辦已革提督李成金等一案係照縱軍擄掠律不准減等奏結罪名亦止於斬監候今蘇元春積欠餉項尙有應追之贓照監守自盜之例其本罪應擬斬候卽仿照李成金成案科以縱軍擄掠之律從重不准減等而案律從一科斷亦罪止斬候並無出入此次欽奉諭旨既令案律定擬而參稽律例其罪無可復加自應仍案本例科斷已革提督蘇元春合依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仍照例勒限追贓卒依議行是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寶華官刑部久獄之最重大者如三十年審明已革知縣王維勤仇殺一家九命

分別首從定擬三十一年審明蒙古護衛幅株哩妬姦謀殺家長案律定擬三十二年審明瑞洵等婪贓舞弊擬定罪名勒限追贓皆根據律意胥得其平其兼署工部二年餘疏請給承脩工程各員辦公經費歸併陵寢歲修另案專案諸名日以杜浮估之積弊官刑部時嘗得會審失於覺察罰俸一年監犯越獄降一級留任朝審失出降一級留任各處分旋准抵銷或邀寬免年六十蒙兩宮賜壽賞紫禁城騎馬三十二年七月朝廷預備立憲命充釐定官制大臣與諸王大臣會議於朗潤園同編纂官制九月補授鑲紅旗蒙古都統三十四年署法部尙書宣統元年補授禮部尙書寶華歷充東陵西陵要差耕藉查齋讀卷閱卷磨勘驗放管宴復核朝審參與政務值年進內等大臣二年二月卒遺疏入論曰禮部尙書葛寶華廉明勤慎學問優

長由部曹游陟卿貳疊掌文衡擢授尙書宣力有年克稱厥職
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毓朗帶領侍
衛十員卽日前往奠醑照尙書例賜卹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
具奏尋賜祭葬予諡勤恪子紹煒俟及歲以主事用

吏部侍郎張公傳

賀濤代

公諱仁黼字劭予姓張氏河南固始人好學有濟世之略而以
宋儒義理之說爲歸自入翰林平進至卿貳所歷皆能據所蓄
以行其志變法令下改刑部爲法部而推其聽斷之權歸之大
理院公旣掌大理又貳法部部院事所當分合析之使各協於
理孰參中外之制而揆其宜卽所已行而圖其究竟舉要挈綱
慮及纖悉所定規則多出公手而於修改法律尤兢兢以爲法
之所在內治外交繫焉偏而失中動多阻格又安得強爲去取

石印本
斷以己意而急遽行之而不顧乎在兵部吏部滌垢櫛紛寮屬奮職吏胥失其權凡言天下得失必本於所學以求事理之中而不苟爲異同嘗劾崇厚與俄羅斯定界之罪請斬之以謝天下甲午朝鮮之役封事十餘上俄與日本戰於遼東陳所以應待之策書皆留中而數召對使盡所欲言多見聽從庚子議和後列強所索償於我者費無所出於是有丁口稅之議公面陳其不可其事乃寢公既爲顯皇后及德宗所知以大理院卿特詔與王大臣會議要政於朗潤園所陳說能悚衆聽其論憲政及其推施之序條分理順燦然秩然憲政館博稽精覈日從事於編纂久而後決者莫能外也公之學切於爲己不標講學之名而嘗以所自律者教人直上書房十五年貴胄循循矩矱聽講授如諸生舊時肄業太學者率竄名六堂及南學以取旣稟

而無教學之可言公爲司業嚴爲甄錄課以實功學者委心承
教宿弊以除視學湖北訓士尤勤屏除故習勉以返躬之學而
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爲始學之基諸生有善行或不謹輒譜記
之而據以勸懲卽舊有之經心書院而拓其規模廣置書籍爲
延名師或親往講解由是學者靡然景從士風大變其校文亦
以所學衡之典試江西四川號稱得士家居時出所藏書九千
餘卷與縣令謀建詒經精舍與邑中子弟研求經史及政法詞
章之說窮日夜不倦其後朝廷創立學校郡縣罔知所措而固
始獨先舉行者以公倡之於前而邑人智識於學所當務已能
通澈而無障塞也其在京師亦樂延接士類凡所薦達皆樸學
有用之才公旣以所學自効於時而內行彌篤其孝尤爲士大
夫所稱咸豐閒粵寇圍縣城公年甫十歲父外出而王母病公

石作補
左右侍奉如成人圍解出入危險爲求甘旨藥餌人嗟異之官京師自給如寒素不足或益以稱貸而歲時必致親所須及所好之物於家衣服則又必已所審視而夫人手製者父卒後母年益高數請告歸後夢母病遂移疾不出母沒以毀致疾未幾年亦卒時宣統元年某月日也公在家閉居一室左右圖史歌嘯終日蕭然若無意於當世者及直所當爲則勇往無避忌或出所有以益其資新政旣頒且革且興沓至迭起尤竭力殫財爲之人或勸其少息曰吾學固如是在朝在野一也著有簡菴文集若干卷某在翰林與公以道義相規勸署兵部尙書而公爲侍郎與相諮議備聞公爲學要旨經國遠猷公卒後公子瑋游學英國以書及事狀來乞不朽公於無窮因述所素得於公者爲之傳

論曰道咸之際唐確慎公倭文端公曾文正公吳竹如侍郎倡
性命之學於京師誠摯篤切各有孤詣爲朝士所宗仰而曾公
遂以所學蔚爲風俗用挽世運諸公旣沒數十年閒士大夫漸
不以學問爲事變法後相與詢攷政治繁徵遠引立見施行其
學乃益歸實用然稍鶩於功利去向時誠篤之風彌以遠矣公
奮發振厲不後時賢而獨以爲己之學持之不敢張皇目前致
涉虛誕使得竟其志所成就當更盛美而無瑕類而公遽卒某
忝竊高位輒思與羣才馳騁以自表見於維新之世而不知非
其任公長往矣誰復指摘我而糾正之者故公之沒余悲之獨
深而於公嘗所稱誦懍懍焉不敢一日忘也

清故吏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馬其祖

公姓張氏諱仁黼字劭予河南固始人也曾祖馥遠扶溝縣訓

石印本
導祖惇麟父問行皆增貢生母氏吳氏趙公兄弟五人次居長
光緒二年進士授編修歷官至吏部侍郎自考以上三世皆贈
如其官公內行修備年十歲侍王母疾甚勤既通籍平進至卿
貳家無贏財以母老請告歸母歿遂以毀卒其在官不事聲張
謹於其職嘗劾崇厚出使俄羅斯定界喪地之罪請斬之以謝
天下庚子款成議稅丁口公力陳其不可事乃寢當是時國威
屢挫士大夫爭言新政上意頗嚮之圖變法日亟公以大理卿
特詔與王大臣會議要政於朗潤園參中外之制揆厥宜否不
阿不梗所陳說能竦眾聽而刑部改法部割其聽斷權屬大理
院部院事所當分合爭議棘棘其章條多出公手或以私問曰
聞朝令將易服剪髮子若何對曰唯天子得議禮制度吾何敢
知聞者意公可據說使隸新黨無憂貴富說者踵至日十數輩

率談諧應之雖不能致亦不恨也世變大改制固非得已任事者非其人使皆如公無冀於貴富一以爲己之意持之亦何至病民喪國有今日之禍乎故公之生不必赫赫出同列上及其歿既久乃尤令人可思者此也公自爲編修直上書房十五年嘗出視學湖北還仍入直遷國子監司業丁酉以鴻臚卿典試四川改奉天府丞丁外艱庚子督辦河南團練詔赴行在授府尹轉副都御史癸卯以兵部侍郎典試江西轉學工法三部侍郎改大理院正卿又改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以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一配胡夫人精筆札繪畫有高識公官翰林夫人躬執爨刃指血涔涔下匿不使姑聞公字之曰景桓論者謂漢鮑宣妻未必是過家居衣不帛非令節無肉食公清譽稱於時夫人實有以成之晚歲子瑋築室芳嘉園稍宏壯矣夫人

居之念公歿里第湫隘丙辰十月疾革命移別室而卒年六十
五瑋前葬公縣北丁家埠未有銘至是啓其阡祔焉而請予銘
瑋以譯學成進士外交部僉事次子璉游學英吉利銘曰
國患法敵亦患人偷偷以矯法蠹國若讎公淬其銳抑而韜之
匪我之韜彼則撓之國旣剖矣公歸阜矣比德同藏銘不朽矣

徐致靖傳

胡思敬

徐致靖字子靜順天宛平人光緒丙子進士兩子皆入翰林仁
鑄其長也變法之初致靖薦康有爲才畧足肩鉅艱忠誠可託
重任宜置諸左右以備顧問黃遵憲可勝疆寄譚嗣同可備專
使張元濟梁啓超皆當任之以佐新政其疏曰蓋行非常之政
必待非常之才昔咸豐之末天下雲擾文宗顯皇帝宸綱獨斷
操縱羣材動之以不次之擢臨之以不測之威同治初年皇太

后訓政亦遵此法破除資格有才必用故咸同之間得人最盛左宗棠以舉人賞三品卿督辦軍務沈葆楨以在籍道員擢撫江西劉蓉以諸生游膺疆寄此外立功將帥亦每自細微不次拔擢日本維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憲法局以備顧問新政皆其所定我國大臣內自尙侍外自督撫率皆循資按格垂髻以得今官於一切致富致強之由或畏阻而不願更張或震驚而未得要領於是言守舊者固泥古而誤今言開新者亦逐末而忘本夫國家之有大臣猶行旅之有鄉導也鄉導苟不識途行旅必受其害故臣以爲不欲變法則已苟欲變法必廣求湛深實學博通時務之人而用之而後舊習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也上大韙之立召五人入見致靖由翰林侍讀學士超擢禮部

侍郎有爲見致靖疏許爲知己一日三往叩謝移寓宣武城南
與結鄰而居往來辨難無虛日事敗有爲既逃致靖下獄

戶部侍郎張公神道碑銘

張祖廉

光緒二十四年夏天子數下詔書興革大政諮於羣謀以奠國
維其秋八月黨禍卒興灑血都市朋誼輩疑凡自卿貳以至庶
士其有負材望收時譽者悉以是貶黜竄謫而戶部侍郎南海
張公樵野亦與焉公諱蔭桓先世自新會小范里徙居佛山鎮
遂爲南海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某氏祖
妣某氏妣某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而奇特博究書傳鏗意於
學無所不窺性故通悅嘗一應有司試不遇遂棄科舉入粟以
知縣注選時閻文介公巡撫山東繼之者爲丁文誠公先後器
異辟爲軍諮游保至道員加按察使銜尋晉二品服歷署登萊

青道山東鹽運使未幾簡授安徽寧池太道公之在山東也英吉利既定滇約請闢租界於烟台其曾議勘馬頭捐以斂厚貲公持不可又義冢一區爲人盜警縣官已鈐契矣公與力爭卒返其地其他措施皆程護周密所裨補者甚衆及官皖中皖之蕪湖關沿襲舊規層牽互綴吏胥侵漁率因緣以爲奸欺公至首抉其弊蠲苛息煩稅旣驟進民以大和會久淫雨江流暴漲州邑告災卽出俸錢以振饑困復躬履屬竟董誠叅吏卵翼備至歲財再周熾政粲然畢舉明年署按察使有詔入都方是時法夷禍越暴師南服朝廷用大臣薦將以材畧瑰異洞識世務者置之左右備朝夕顧問被徵者三人公獨以奏對稱旨開缺留京賞三品卿銜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學習行走補太常寺少卿公驟躋巍官上意浸嚮用由是爲眾所嫉左遷直隸

大順廣道有頃命充出使美利堅日斯巴尼亞祕魯三國大臣
自歐墨各洲重譯通市聘使之職尤在得人匪直締邦交而已
抑將察其嚮背以取進止明其堅瑕以剖然疑不者彼族且益
輕我而事愈不可爲使美之日舟抵金山津吏索觀國書公以
謂非稅關所得預峻辭拒之既又譚笑譏嘲言論微婉吏踧踖
慙謝華人傭於洛士丙冷爲美工燔殺數至二百餘人前使屢
與美廷索償所毀財產久不得直公則繁稱旁引詞諍義屈凡
償墨西哥銀十四萬七千七百有奇美故虐遇華工至是復設
苛例以爲禁遏公詢知其謀謂與其繫命它族毋寧斬弗與通
於是自禁華工之議繼乃徇於眾請不果行然自茲已來美
例遂加酷矣公之持大體蓄遠識滂仁曠義以惠僑民者類如
此駐節三載其閒更往來於日斯巴尼亞祕魯兩國都冠佩離

穆弼中彪外決疑定難縝密而栗尤務尊國權師敵伎劍劍踐履以不克稱職是懼自其國人言之未嘗不曰動中竅會自吾士夫之甄覈人物者論之亦未嘗不歎爲絕域使才也歷階由太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太僕寺正卿使事畢仍命在總理事務衙門行走旋以右副都御史署禮部右侍郎擢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仍兼署禮部右侍郎轉補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賞加尙書銜賜紫禁城騎馬公旣再入譯署則益殫竭忠款研幾杜微錯綜變化各適其指事有鈎棘或同列愕顧徐起應付妙如轉圜顧獨條理精整彌縫罅漏遇所不可輒抗辯廣坐詰釋名義常服遠人其後外患日棘艱危踵迫公憂怵國故蚤夜旁皇其涉利害尤鉅一二事主者閱其議比禍機萌蘖則劫於成執輓袂靡從又廢議商約稱貸外款皆與枋事者異趨以故

抑騷憤歎恆怒然不自得嗣是奉使賀英上以公領度支孰知
外情議就彼國兼論加稅事公迺繇英經佛蘭西德意志而至
俄羅斯復還英之倫敦歷北美洲華盛頓城而歸條具聞見累
疏以陳大旨謂宜屏外援籌固圉爲箴膏起廢之策言至深切
歸未久而變法議起當宁員食銳意求治嘗一被命筦理京師
礦務鐵路總局及事變異已者因誣奏遽就詔獄禍且不測已
而論成新疆旣抵成所踰歲拳匪釁作都門沸羹賊臣昏狡陰
左弗戢魚爛速寇諡以至愚乃復僞勅四出駢戮賢俊獸嗥虺
毒通幽徹遐公雖遠處邊徼竟於斯時並及於難光緒二十六
年七月二十六日也乘輿還京下詔罪己遂追復原官世之知
公者蓋莫不悲焉天之生是彌綸磅礴之才亦旣位通顯遭遇
聖明充其設施宜若可以消釋世患不幸而顛躓擠厄丁時菑

晦橫罹冤酷則天之所以生是才者又何也公生於道光丁酉年正月四日春秋六十有四所著鐵畫樓詩文集六卷續集二卷經進三洲日記八卷配林夫人先公卒妾某氏子塏徵刑部主事琬徵恩蔭知縣驥徵孫介禰塏徵故侍公出塞既奉匱還以光緒三十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鄉某原屬爲墓道之文祖廉勳者校讀遺集雅耆公文又內交於塏徵乃撮公之炳炳大業昭著後禩且聲以銘詩銘曰

天弊中夏有子而驕孰通其郵繫惟星輶灑灑大瀛搏搏萬里公往弭節揚芬播美規矩斲巧簫勺使和亦有廉鍔不尙媿媿綜厥所長兼苞華實充然名材世鮮儔匹乘查載筆哀輯瑰辭廡於乙覽帝曰嘉茲倬倪京國翕集儒流紉道榘藝祓春討秋生平詩篇多於束筍大聲鏗訇息彼蠹蚓文字駢麗肆力彌工

樹骨扶幹枝條以豐錦囊牙軸名縑恣儲煙墨冥悅籊金屢虛
凡此勝懷公爲餘事矧公竺厚肫然行誼大河流潤寒谷回暄
善不獲報恫哉斯言天山峨峨雲車儻稅庸憺殊鄰隱爲藩衛
故邱薶碧遙山獻青公靈歸來式鑒茲銘

禮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陳衍

曾祖諱宗器誥贈光祿大夫妣羅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振
西誥贈光祿大夫妣于氏誥贈一品夫人父諱鏡湖誥贈光
祿大夫妣黃氏誥封一品夫人

公諱亨嘉字變鈞一字鐵君福建侯官人八九歲讀春秋左氏
傳至齊楚秦晉各大國交兵處卽按其山川地望戲畫爲圖十
餘歲讀史記亦如之未冠以縣學生舉於鄉歲在同治乙丑自
是困禮部試幾二十年用以肆力於學閩浙總督左公宗棠創

正誼書院課舉貢爲詩賦四子書文福建巡撫王公凱奏創致
用堂課經義治事公試冠其曹十常六七光緒癸未始成進士
改庶吉士時已用大挑知縣分發河南保以同知升用矣會有
王樹汶京控之獄公先在東河總督梅公啓照河南巡撫李公
鶴年幕中獄已定讞二公命公覆訊公白疑有冤爭不能得獄
平反二公奉嚴旨褫職連承審官數人公自理於都察院獨免
吏議遂復與禮部試也丙戌授編修命提督湖南學政試一府
治經古場分經史小學輿地掌故兵謀算術詞賦二三十門發
題百數十道治經者分習各經又分今古文若詩齊魯韓尙書
歐陽夏侯伏馬鄭諸家也一府治試二三十日日坐堂皇傳餐
不入內夜閱卷往往達曙名第上下旣麟次排比猶斟酌一二
字句分寸短長數移置之不使小有顛倒委屈鄉試號舍僅萬

有奇應試者萬七八千人學使者錄取遺才府縣學生當十擯
其三大學生當十擯其四公去取尤兢兢較毫釐矣校士錄出
士林爭購以爲命題閱博卽得未曾有也癸巳典試廣西充正
考官徧搜遺卷拔取以十數辛丑提督浙江學政時方改四書
義策論試士以淹貫有特識爲主其能發揮新學者薦舉經濟
特科及咨送京師大學堂爲師範生在湖南倡捐廉俸增益校
經堂肄業名額杭州舊有藏書樓亂後書無一存新而大之購
書七萬卷刊定士民借閱規條綜公生平校文如赴飢渴愛士
如護性命慎黜落如決獄之恐失入學問喜博大而惡苛碎其
遊覽山水評品書畫亦然將之湖南以書抵衍極道洞庭衡嶽
天下偉觀江湖曾左中興偉人必有人士文章繼起者夸示之
以要其往桂林陽朔山水昔人稱奇公以爲細碎不足喜喜司

馬氏通鑑首以教人謂明季國朝諸儒若黃氏宗義王氏夫之
顧氏炎武胡氏渭顧氏祖禹顧氏棟高所著書皆裨實用爲文
章開朗詳盡不屑屑爲含蓄吞吐以取姿態嘗作張文達公之
萬神道碑中述豫軍戰事數千言翔實地形以究東西捻就殲
之勢見者皆以爲非公莫爲也由編修入直南書房升授國子
監司業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經局洗馬遷翰林院
侍講升授太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由浙江學政回京奉旨
著仍在南書房行走並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補授光祿寺卿
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調補禮部左侍郎充
玉牒館副總裁經筵講官公之爲總監督也大學堂初立乃闢
講堂學舍操場廣生徒至五百人時耳食東西國學制者方謂
講席當檄委講師當爲屬吏公不謂然走書幣四方禮聘儒宿

或請至四五不倦雅護學生而譎觚肆慢者必繩之立朝二十
餘年一意孤行空所依傍或感觸時事持論峻切聞者色變故
舊親戚宦遊京師四方者不能爲關說函薦故不喜者多近歲
改官制貳列曹者事至不敢有可否公貳禮部核議顧黃王三
儒從祀文廟奏設禮學館草創規模有所異同辯論斷斷至面
發赤不止戊申歸里議遵奏案設存古學堂手訂章程數十紙
當道任籌款興辦有日公入都有梗其事者遂中止公憂舊學
自此淪亡常以爲憾癖嗜書畫收藏多國朝名家大小千百事
宋元人僅百一二以爲歲月綿褫非來歷眞確者不敢有也然
數十年廉俸所入盡於此矣少孤無昆弟官京師湖南浙江皆
奉太夫人偕行無間溫清戊戌命出使朝鮮以親老疏辭庚子
兩宮西行太夫人年已九十不能棄奔行在所疏陳引咎兩宮

優許之丁未八月太夫人享壽期頤兩宮均錫匾額及建坊銀兩其明年二月丁太夫人憂十月歸葬服闋仍直南書房體素厚重冬春多痰以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無疾痰湧遽薨生於道光丁未享年六十有四事聞奉上諭前禮部左侍郎張亨嘉由翰林入直南書房迭掌文衡洊升卿貳學問優裕克勤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侍郎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張如亶著以主事用欽此娶閩縣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長子如忭早卒次卽如亶妾鄭氏出孫戴如忭出公薨數月奉旨給予二品廕生公官卿貳例得史館立傳衍兄事公四十年知最詳謹具歷官行事狀上之禮學館纂修學部主事陳衍謹狀

又清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南書房翰林禮部左侍郎張文厚公

墓志銘

吳曾祺

公姓張氏諱亨嘉字燮鈞福建侯官人曾祖宗器祖振西父鏡湖皆贈光祿大夫曾祖妣羅氏祖妣于氏皆贈一品太夫人妣黃氏封一品太夫人公少而舉止凝重凜然如成人家貧無自得師林翥坡先生公姑夫也每自塾歸過公家命出所讀書是正其句讀數年遍通五經旋補博士弟子員甲子舉於鄉文譽大起每試輒魁其曹顧屢貢禮部不遇庚辰以大挑一等得知縣分發東河試用河南有疑獄公爲承審官爲言於大吏不應後獄白大吏及諸承審官悉得罪以公夙有言得不坐公乃復應禮部試癸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凡九徙官至禮部左侍郎先後直南書房十餘年出爲湖南學政浙江學政廣西正考官公所至悉心校閱恆秉燭至夜分或規其勞

公曰吾困公車十餘年每嘆有司不職豈以今日而忘之也公待士曲有禮意一節之善譽之不容口顧未嘗以非義爲之關說曰君子愛人以德若導之以苟甚非所以厚之也嘗爲京師大學總監督時學制新定公悉心規畫矩度甚設後來者皆遵用其法自官京師卽以文章名海內其生平述造於詞章訓故靡所不窺然爲之恆不盡其力獨至數千年來朝章國典其沿革次第與夫人心世俗盛衰之故國家所視爲廢興存亡者原本本動輒數千百言其治地理學尤精於顧亭林顧景范胡拙明數家之書皆讀之十餘過時以所得爲之箋正欲刻輿地叢書裒集至數十種以限於力未暇也吾中國自嘉道以來士狃於制舉之業人才日敝於是有志之士始出遊海外各國講習其良法美意歸而餉諸學者一時風氣所趨號召日眾其有

不為此者非惰卽迂以此話於人人亦話之以謂吾所學者皆古先聖賢之緒義不忍遽舍去每出議論相訾警後進靡所適從而學術益壞公以謂學無新舊宜相倚為用偏廢焉則病矣故每欲扶植舊學以救新學輕本重末之失謀於閩中設立存古學堂既而卒不果立聞者惜之公以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京邸年六十有四爾昌案陳狀云宣統三年正月二十

計之一日卒以陳狀生道光丁未年六月十四日此云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 特旨賜卹予祭葬配

王夫人先公卒長子如忭早世次子如亶特賞主事孫戴二品廕生公卒數月如亶奉柩歸葬于侯官羣鹿山故塋公友吳曾祺謹為銘而納諸墓銘曰

炎海之南實生鉅儒學成國器行為世模獨立一呼羣士爭趨慎拔爾尤不懈益劬師道大立士心用愉學派既分互為主奴

泥古固僻囿今亦愚公執其平大道是扶我爲斯銘訊諸士夫
貞石可泐令名不渝

吳興沈公子惇墓誌銘 王式通

清之季年有以耆年碩德治法家言名於時當變法之初能融
合古今中外之律使定於一而推行無礙蔚爲一代不刊之盛
典則今世海內所推仰吳興沈公者是也公諱家本字子惇祖
諱鏡源舉人慶元縣學教諭妣卜氏宗氏李氏父諱麟書妣
氏本生父諱丙瑩進士刑部郎中貴州安順府知府妣俞氏安
順公以忤時解官歸公才弱冠卽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公之學
律自是始中本省同治四年補行辛酉壬戌科舉人回京供職
歷充直隸陝西司主稿時吳縣潘文勤爲尙書公嘗爲同舍郎
某擬稿進文勤詫其不類平日所爲詰之某以實對文勤歎曰

吾固知非沈君不辦此也公之以律鳴於時又自是始成光緒九年癸未科進士充奉天司正主稿兼秋審處坐辦律例館幫辦提調協理提調管理提調在部十年無日不以纂述爲事十九年簡放天津府知府津俗故剽悍喜械鬪前守持之嚴風少斂公履任以寬大爲治羣不逞之徒以爲可欺也聚百人鬪於市公飭役擒其魁四人戮之無敢復犯者望海樓者法蘭西教堂也以庚申毀於火至是重建成津人感念前釁訛言繁興又適有偵獲誘賣孩童人犯事舊律非迷藥不處死刑公曰是豈可以常例論乎竟置之法而民大安於是又知公之用律能與時爲變通也大吏才公調保定府知府北關外有某國教堂甘軍過境毀之公聞變卽偕清苑縣令馳往多方撫慰教士感公誠但乞城中一地易之而當路懼於外人之勢遽派員查辦於

教士亦電告其留京主教百端要素勢張甚卒償金五萬兩且與以清河道舊署猶不可以郡驛東偏爲道署舊址應畫歸教堂爲辭將許之矣公獨持府志斷斷辨教士始無言而退於是又知公於外交能守正不阿如此拳匪之變萌於山東蔓延於畿輔民初有私習者公輒偵得其首要重懲之俄而朝貴多爲所惑卒不可遏保定密邇京師故受禍尤烈英美教堂相繼被毀公時已升通永道擢山西按察使未及行而兩宮西狩聯軍入保大肆搜索某教士銜公前爭郡驛之隙也則誣公附和拳匪百計中傷之卒無左驗而難解公遂馳赴西安行在被命以三四品京堂用授光祿寺卿升刑部右侍郎遷左侍郎自嘉道以來各國互市開拓及於內地傳教訂諸約章民教齟齬日遠而益多方其起釁之初大抵薄物細故州縣吏率不解各國法

律往往坐失機會釀成巨案而莫可收束而中外用律輕重懸殊民益不能堪惡官長之薄視己也則惟有遷怒於外人庚子之變萬口同聲者此其癥結之所在耳公嘗私憂以謂欲使民教相安當令官吏普知法律然中律不變而欲收回領事審判權亦終不可得會二十七年兩宮回鑾變法議起今大總統袁公薦公於朝設脩訂法律館命公與伍公廷芳總其事公於是先譯東西各國現行法每一卷成必考其沿革審其輕重三復而後已又請先廢凌遲梟首戮屍及緣坐刺字等刑又別設法律學堂畢業者近千人一時稱盛補大理正卿旋改法部右侍郎仍兼脩律事三十三年專充修訂法律大臣宣統二年兼充資政院副總裁仍日與館員商訂諸法草案先後告成未嘗以事繁自解蓋公生平之學之志至是乃大發攄矣公雖終其身

於法律之學然於他書無所不讀其自著已刊者刺字集二卷
歷代刑官考二卷寄籒文存八卷又二編二卷未刊者歷代刑
法考三十八卷漢律摭遺二十二卷明大誥竣令考一卷明律
目箋三卷律例偶箋三卷駁稿彙存一卷雪堂公牘一卷奏讞
彙存一卷壓線編一卷學斷錄一卷文字獄一卷刑案匯覽三
編一百卷讀律校勘記五卷秋讞須知十卷日南讀書記十八
卷說文引經異同二十五卷又附錄一卷史記瑣言三卷漢書
瑣言六卷後漢書瑣言三卷續漢書志瑣言一卷三國志瑣言
四卷三國志校勘記七卷漢書侯國郡縣表一卷李善文選注
引書目六卷古今官名異同考一卷枕碧樓偶存稿八卷日南
隨筆八卷沈碧樓詩稿六卷古書目三編共八卷此外又有周
官書名考古一卷借書記一卷奇姓彙編一卷金井雜志一卷

寄籀文存三編一卷皆未成書其零篇斷楮有待彙集者尙盈篋也非所謂博學多識者耶三年十二月共和詔下乃引疾不出以民國二年六月九日薨於京師距生於道光庚子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四原聘鄭氏未娶殉髮匪之難繼配陳氏先公卒子四長承煥分省鹽大使先卒次承熙舉人內務部僉事出嗣公兄子佳公次承烈附生英國留學畢業財政部僉事次承煌司法部署主事出嗣公弟子祥公女二長適教育部總長汪大燮次適前度支部員外郎徐士鍾孫四人仁垓仁堪仁培仁堅女孫二人將以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葬於渡善橋之原式通嘗從公問律受知最深曷敢不銘銘曰

五刑之屬厥有三千仍世損益大體不愆瀛海旣通遠人來萃主客互淆如蝸如沸窮則必變窒則思通誰其尸之翼翼沈公

首除殘酷與民更始仁風扇和吉祥止止孰是孰非何去何從
較及毫釐借之大同亦有譏排徇時蔑古浩然不顧羣疑消阻
公學大成匪惟明刑掩彼眾藝培茲盛名公功在世論久益定
刻辭貞石以訊無竟

清誥授光祿大夫頭品頂戴經筵講官弼德院顧問大臣子謚

文直閩縣林公神道碑銘 陳三立

光緒中有御史一人疏請罷管頤和園事連疆吏納鉅金助工
忤皇太后被嚴飭後復言事益切直屢指斥閹宦及權貴人側
目者眾遂外授雲南昭通府知府昭通號邊遠惡地前數守皆
觸瘴病死士大夫知者莫不太息而滋咎執政無能爲朝廷惜
留骨鯁匡闕失裨大計之臣蓋其人卽閩縣贊虞林公也公諱
紹年贊虞其字也晚號健齋同治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尋用

編修充鄉試會試同考各一官御史數歲至是擯守昭通公慨然之官至則禽治土酋祿爾恭盡得其歷肆虐殺狀置重典由是無敢爲不法者及歲調署雲南府時總督崧蕃下安寧州剽劫獄於公州職綏盜圖牽引營兵諉受譴而營兵卒不可名捕州迺強檻致疑似平民二十餘人總督心喜趣具讞公燭其冤濫力與往復爭辯竟他得真盜脫就死者總督轉大愧服推公賢能上聞擢迪南道權按察使兼權布政使迭擢貴州按察使雲南布政使移山西遂授雲南巡撫并攝總督爲二十八年也當是時滇邊方患寇廣西寇侵入尤熾公遣所部分擊之畧定而餘寇猶蔓延合黔桂兵圍迫要隘迺就殲於是方併力援廣西而箇舊廠匪復起陷據臨安石屏亟移師合攻復其城匪次第破散三省邊境悉獲安公念滇疆阻奧土陋而農瘠久矣爲

厲興諸學課民種桑若蠟樹各百餘萬株桐十餘萬株粗有效
公病督撫同城非便疏請裁巡撫詔允之而移公撫貴州盡一
歲尤以推行胡文忠守安順時所議定經界除插花宿弊及驅
不軌教士境外誅大猾呂志禮楊鑫等爲民所歌三十一年奉
命遷廣西巡撫當積亂之後益務卹凋殘輯流亡經紀屯墾畜
牧減稅建廠振工商之業公自昭通守起家至節鉞方面所歷
極荒徼習其謠俗以故施設便利威肅而化洽勳伐爛然宮廷
亦嚮之明年廼召公入以侍郎列軍機大臣旋權郵傳部尙書
補度支部右侍郎贊樞密如故會黑龍江初置巡撫用事親貴
超任某道員溷常格公怪詫力持不可而御史趙啓霖亦疏斥
其行賕辱國反以無驗黜趙公又固爭不能得出爲河南巡撫
矣直軍機僅九閱月也公久領臺圻以廉樸公誠見信於士民

石印補元
二三四

寮屬爲政首維風紀去蠹害而後圖措設休養不爲空言亦用此治汴革徭役監獄苛雜諸端勤選循能吏而劾罷文武不職數十百人三十四年復召爲倉場侍郎宣統紀元遷民政部右侍郎二年充經筵講官三年權學部右侍郎改弼德院顧問大臣移疾去而東南之亂起公風裁峻整智慮縝密事大小躬親不倦好惡予奪擇是非所在不顧藉利害禍福晚歲立朝抑不得施猶危言抗論甚眾終始持一節國變後痛憤自搥形神囚瘁崇陵奉安哭臨還益堅祈死之志年六十八丙辰九月薨於天津僑館遺疏上賞治喪銀賜祭葬予謚文直曾祖諱根祖諱樹基父諱景桐本生父諱星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娶饒夫人繼娶張夫人傅夫人子三葆慎縣學生出爲兄後葆恆舉人直隸候補道署提學使寶鋒女一孫四人旣歸葬公

福州捷報山越三年三立猥景徹烈摘辭豐碑系以銘曰

國命傾靡兆蠹紀綱晏安之漸決潰百防小臣揀爭列宗臨視
愆而逾奮萬霆挾銳忌者伺機擠置死地奇骨崢嶸名起歷試
麾節鎮邊十齡坐致提師戡劉雅化振振更其僿野掖其疲呻
張弛文武巖微歸仁入繫苞桑禍釁孔厚綴班伴食裂眚拊手
卒儕逸民樂死恐後不泯遺直最錄眾口鐫石表海憾與終古

誥授光祿大夫勞公墓志銘

柯劭忞

宣統改元執政大臣持新法而用夷變夏以新刑律爲尤甚時
則有守正不阿之君子曰桐鄉勞公獨侃侃力爭與法律館諸
臣相駁難公之言曰新刑律有妨於父子之倫長幼之序男女
之別者吾不敢曲徇也公爲憲政編查館參議官兼資政院碩
學通儒議員爭其事於編查館不聽則建議於資政院以得票

多議得伸適議事之期已畢公又出爲江寧提學使未及修正於是新刑律卒頒行天下公抵任旋受總督命至京師參預外省官制擢大學堂總監督署學部副大臣駸駸嚮用矣而國事不定奸人乘閒謀篡竊公知事不可爲乃請假出都時宣統三年十月也先是公官於直隸歷任南皮完縣吳橋知縣又攝臨榆蠡縣勤民而愛士爲當時循吏第一而在吳橋平義和拳之亂功尤著義和拳起山東蔓延直隸以仇天主教誑愚民光緒二十有六年吳橋鄉民燬教堂聚眾數百人山東義和拳爲之魁公自率防兵捕之黨徒潰散獲其魁公坐堂皇試其禁術不驗斬以徇不浹旬而亂定公上書總督請防未然之患寢不報未幾義和拳入京師王大臣信其誑遠近相延爲亂公遂以回籍修墓去官三十有三年始用大臣薦召公入覲溫諭稠疊以

四品京堂候補未逾年而躋卿貳然國步旣瀕公又以不得其
言而去公嘗勸王府圈地於涑水凡家奴誣占者悉返於民總
督依違其事不盡從公勸也至是公出都僑涑水縣人扶老攜
幼迎於道左已而德意志人衛禮賢建尊孔社於青島請公講
易衛君北面受學公乃移家海上以著述自娛公博通經史著
書數十萬言以衛正屏邪爲己任辛酉爲公舉於鄉之歲同鄉
士大夫援故事奏聞上親灑宸翰賜額曰丹心黃髮嗚呼蓋臣
譽譽之忠天鑒之矣公其可以無憾公諱乃宣字玉初晚自號
朝叟先世本山東陽信人至公祖考始占籍浙江桐鄉曾祖考
樹棠江蘇督糧巡道妣李夫人祖考長齡候選郎中妣韋夫人
陳夫人考績成贈通奉大夫妣李夫人本生考勳成江寧布政
司倉大使妣沈夫人公同治十年進士由知縣累官大學堂總

監督召爲法部尙書

張勳所授之官玉初辛亥既署學部副大

大臣夫本集列諸部院

生於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卒於

辛酉年六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九配孔夫人先公卒妾潘氏

子二綱章孔出健章潘氏出女四緗適曲阜孔繁塗紡適秀水

陶葆廉緝適寶應劉啓彬緡適嘉興沈頌孫元裳元期元幹元

果女孫萃適曲阜孔祥勉茹殷綱章兄弟致公之喪於蘇州卜

葬有期來請銘劭忝忝公執友不敢辭銘曰

猛狂盜柄邦國圯勦絕彝倫裂綱紀洪水猛獸孰逾此辭而闕

之惟君子余豈好辯不得已施雖不究昭盲否伐石勒銘名千

祀

碑傳集補卷六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七

江都閔爾昌纂錄

內閣九卿

鴻臚寺卿星實馮君墓表

秦瀛

嘉慶五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前鴻臚寺卿桐鄉馮君卒於家年六十有一於是君以乞養歸蓋八年矣君長余三歲前後皆以制科得官而君先於余十一年君直軍機久余晚進嘗同直君之歸也余適監郡浙西君有家在杭州數相見君沒屬其孤以隧道之文來請其何可辭君諱應榴字星實晚自號踵息居士其先自湖州遷桐鄉明隆萬時有官湖廣左布政使諱孜者君八世祖也曾祖景夏康熙中舉人歷刑部左侍郎祖錦以君贈中憲大夫父浩乾隆十三年進士由編修改監察御史妣潘氏

贈恭人生子三君其長也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中乾隆二十年舉人聯捷成進士三十年上南巡召試行在授內閣中書逾年入直軍機處隨遷宗人府主事爲湖北鄉試副考官督四川學政以事鐫級復原官屢遷員外郎郎中充坐糧廳擢山東道監察御史通政使司參議鴻臚寺卿君爲人沈毅有智識才情臆發審幾立斷其直軍機也制草多以屬君纏纏千言援筆立就機禁重臣輒倚君爲重有重獄必委君方臨清王倫亂其黨有梵和尙者旣就訊刑部將悉逮寺僧梵獄辭又妄稱倫黨數千具有書冊將并治之君以連染眾持不可事皆寢其誣枉者立予釋蓋君於事務持大體意所不可偏偏爭執必得當乃已乾隆五十六年出爲江西布政使江西吏治勦斃君至思有所振刷而於大府多不便君撐拄其間卒多掣曳先是河南河

決上慮東南回空漕艘受兌過期下撫部詢問撫部援舊例用民船載赴淮上之案復奏而漕艘已浮江南來將達南昌撫部護前奏檄武弁止其來并提小舟數千備運一時船戶羣然闕而所止之漕船譁於青山下武弁懼馳告撫部撫部無如何君乃盡釋小舟之受雇者而別遣官趨糧艘不三日皆泊會城卒無事會城首縣常平倉久無儲君責所司采買如額而民不擾它州縣如之且請撫部以實入告禁貪冒絕饋送言甚切而竟以撫部事牽連解職吏議當戍軍臺上鑿其無它許出贖錢貫其辜仍爲吏部郎中累轉復遷鴻臚寺卿方駿駿嚮用而君以養親歸矣烏虜自余直軍機以來見朋齒之階於通顯者名位往往出君上獨君則天子知之大臣知之而其表見止於此何與君之在杭州也君旣暱就余余亦樂過君諮詢地方利病余

於是益得窺君之蘊每行部至嘉禾則其太公孟亭先生必率
季子編修集梧過余款語移晷蓋君父子兄弟皆厚余今君沒
不獨孟亭先生與編修君之痛而亦余之所歔歔流涕以悲者
也君居平爲詩尤嗜蘇文忠嘗彙各家舊注加以訂誤補缺刊
行之共若干卷娶陸氏兩淮鹽分司平湖某女封恭人前君卒
子二振輝績熙女九振輝卽以五年九月十八日合葬君與陸
恭人之柩於嘉興縣四收字圩費家濱之原君生平事迹具君
所自述特采其在官之大者件繫之以表其阡

故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陳夢湖先生別傳

蕭穆代

先生姓陳氏名廷桂字子犀號夢湖又號花谷和州人也乾隆
五十三年舉人乙卯會試中式廷試二甲第一名選翰林院庶
吉士嘉慶元年丙辰散館改工部屯田司行走旋授刑部直隸

司主事四川司主事題陞江西司員外郎直隸司郎中十五年
春京察一等引見記名以道府用逾二年補授湖北安襄鄖荆
兵備道蒞任覽其山川風土每歲秋讞勘淤田賑飢民往來各
屬區畫均有法時白蓮餘匪潛竄樊鄧閒禽其魁王珂等六人
寘於法有巨猾王七大吏又檄令擒之先生以爲其黨多亡命
激則生變乃使人誘而械之癸酉秋河北八卦教匪起蔓延直
隸山東河南三省而林清一股闌入禁城次第伏誅其在定陶
滑濬者破城戕官勢甚熾襄陽故爲白蓮教賊出沒之地時提
督一軍奉調赴豫不軌之徒思乘機起勢幾殆先生亟言之大
府籌備非常乃修城隍閱軍器謹門鑰搜閒謀分檄佐雜巡邏
邊圉嘗靜夜微服行城中且渡漢江赴樊城等處譏察鈴柝之
聲終夜相聞勤勞數月如一日境賴安堵是年冬豫東賊復煽

亂陝西姦民遙應之次年春蔓延及於興安之白河石泉等邑
鄖陽戒嚴時將有秋讞之役或尼之先生奮曰食祿赴公義也
遇賊戰不勝死耳戒備而往二十四年擢湖北按察使楚省民
風多狙詐訟獄繁興日事討論逾年調任陝西陝人直樸土著
者奉法唯謹惟南山州縣地廣山深川楚無業之民多就開墾
山地姦徒溷迹其閒而北山鄜州延安等處亦有此患上深以
爲慮於先生陞見時數言之履任卽擬嚴察保甲而南山州縣
適撫臣朱公勳已先奏請前往先生乃由三原耀州同官宜君
中部洛川鄜州甘泉膚施等處詳勘獲姦匪數人合境嚴肅旋
調任江蘇是邦聲明文物異於他省而政事煩劇江之北風氣
剽勁命盜等案月十數起江南紳士包納錢漕往往連訟尤好
京控一案恆三四翻而蘇州又當閩越往來之衝沿海姦民時

出爲盜先生處置得宜風氣爲變道光三年春奉召入都旋補太僕寺少卿明年遷奉天府丞奉天爲國家留都府丞兼提督學政不治地方事與順天府丞異校士之暇日理書生舊業終任以年老乞休遂不復出先生博學多聞自守以嚴遇公事必籌畫至再得當乃已官刑部時以秋曹爲人命所繫盡心所事日勞形案牘同僚多目笑之弗恤也後歷任湖北陝西江蘇按察使均兼護布政使印務尤以矜慎自持清理積牘多所平反嘉慶戊午副錢讀學榮典試雲南過湖南澧州州守滇人欲有請託峻拒之辛酉副周侍郎興岱典試江西相與釐剔姦弊佳士被落而拔起者得十餘人道光癸未辛卯閒江南大水屢捐錢穀平糶給散鄉里災民多所全活性好山水官部曹時車駕時幸木蘭南海子五臺等處嘗扈蹕隨行得縱覽西北諸名勝

及歸自奉天年七十不復遠遊於城中故宅築笱根精舍以古銅器尊彝秦漢瓦頭唐宋碑刻古書數萬卷弄其中終日編摩纂述不輟又四年壬辰七月卒年七十有四所著有尙書質疑八卷尙書古今文考證二卷續識小錄六卷神京風土記十卷滇程日記二卷豫章行記瀋陽于役記江漢行程錄耶讞隨筆入秦記秦三絕錄牝金集各一卷香草堂集十四卷詩略十一卷蔗廊短書八卷所獨集太音集各二卷陳氏家乘笱根雜錄各六卷選歷陽詩囿十二卷生平尤留心鄉邦掌故嘗萃古今載籍爲歷陽典錄一卷諸城寶閣學光齋河間紀尙書昀見而嘉之均爲之序後開雕於襄陽道署中凡三十四卷晚年閱書時有改訂復爲補輯六卷附刻原書之後歸田時里人復以續修州志爲請乃取州人張孝廉元銘胡明經勳及廣文楊肇

元張志鴻編訂稿本增刪分合復爲完書先生卒後四年州守北平善貴乃釐定付梓得二十四卷今智開幸蒞先生之鄉既搜輯歷陽典錄讐校重刊復撫先生出處大畧而爲之傳俾讀是書者有所攷也

程同文傳

桐鄉縣志

程公同文原名拱字春廬千松莊人祖琳父尙質舉人官鹽場大使以好施罄其家公四歲失怙母教之讀過目成誦人皆呼爲神童稍長淹貫經史詩文超軼儕輩沈青齋觀察建分水書院於青鎮聘唐公冰溪主講公時肄業其中嘗題其書案曰胸中無所不有下筆千言立就循吏儒林名宦待我二十年後抱負已自不凡乾隆庚戌東巡召試一等一名賜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軍機處行走十餘年每擬稿輒當聖意凡

遇議大事斷大獄及舉行大典禮之製悉出其手或值軍書恩
 促十餘紙率立就閣部諸大臣咸倚重之充會典館提調承修
 大清會典八十卷裁酌損益不假旁助自謂生平精力盡於是
 書平生於學無所不窺尤長地志凡外國輿圖古今沿革言之
 極審後擢大理寺少卿旋授奉天府丞引疾歸里道卒兩昌

與府志春道光三年乞休回籍卒於溟頭鎮舟次著有密書
 文集密齋詩存又元秘史譯音地理釋職方圖等書

朱方增傳 嘉興府志

朱方增字虹舫本生父春煊國學生嘉慶甲子歲饑設法賑濟
 有厚德方增辛酉進士由編修洊升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歷
 充雲南山東鄉試考官提督廣西江蘇學政所至以維持風教
 爲事作黜邪導正詳示利害說分別十利十害剴切勸諭得旨
 刊布嘉慶十八年應詔陳奏一疏論尤切要熟諳朝章典故史

館撰述號爲通才年五十卒於官著有從政觀法錄三十卷求
聞過齋詩集十二卷

大理寺卿蘭石郭先生墓誌銘

林則徐

吾閩文學侍從之臣以嘉慶朝爲盛其聲譽烜赫爲中外傾慕
者蘭石郭先生其尤也然慕先生者大抵首推書法謂當頡頏
元明兩文敏闕而生平志誼學行幾爲所掩是僅以書得名而
先生之眞不出也則徐曩入詞垣後先生一科以年齒同而氣
義合相切劘者有年故知先生較悉於其葬也厥孤篋齡來請
銘因著先生之眞庶不負知己於地下焉先生諱尙先字元開
號蘭石又號伯抑父先世自固始再徙占籍莆田以三孝子登
旌稱雙闕郭氏祖占選官無錫知縣有聲父捷南附貢生以詩
古文名於時隨父官溧陽生先生於縣署幼穎異十六補弟子

員二十三舉嘉慶丁卯科本省鄉試第一己巳成進士改庶吉士派習國書散館授編修癸酉丙子己卯連典貴州雲南廣東鄉試道光戊子視學四川庚寅遷贊善辛卯自春迄冬迭遷洗馬侍讀庶子學士又尋擢光祿卿壬辰典山東鄉試十二月二十九日子時以微疾終大理寺卿任年四十有八嗚呼惜哉先生學有體用垂髫卽喜讀經世書時萬虞臣先生主講興安書院數年從之游見聞益洽自經史外博涉諸子百家及輿地象緯之學尤喜鄭漁仲通志謂其兼綜條貫有裨實用每與則徐並几促膝上下今古或感慨悲歌嬉笑怒罵或酒酣耳熱泣數行下同儕有竊笑者先生弗顧也京官以春秋分俸先生每俸入恆置案頭相對多日歎曰吾將何所設施以無負朝縉其不苟祿之志官詞林時已然矣館相國盧文肅公家甚見推重文

肅喜談掌故公餘招則徐偕先生集一小窗談至移晷朝士罕與焉戊寅大考翰詹文肅以先生與考奏辭閱卷仁廟檢原卷覽之諭文肅曰汝家西賓寫作俱佳必在前列宜汝之先以遠嫌辭免也閱卷者因是競覓先生卷誤以書法近似者當之而先生反乙置焉上雖未加特擢然實深信其絕無奔競矣歷充國史館纂修文穎館總纂修與修大清一統志治河方畧等書又充明鑑纂修文淵閣校理教習兩科庶吉士文名日益甚其督蜀學也坐堂皇終日得卷卽親閱先以國書識其後乃令幕賓分閱皆不敢苟訪知各積弊破獲甚眾燬除鄙俚剽竊之文裁入學紅案之費士咸稱便其公廨供億陋規一一革免官亦稱便又與督部鄂公商團練鄉勇事大著明效鄂以實奏聞上深嘉焉有操守廉潔辦事精細之褒又有學問好人品更好之

諭在任三年赴試之士無不求先生書有求則無不予者則徐聞而規之曰孟子所云每人悅之日亦不足殆卽君之謂乎先生雖躓吾言而恃其運筆之速仍樂此不疲然精力潛瘁於是矣年未及艾鬚髮已盡白白蜀還朝上卽已訝其老勞問久之洎典試山東復命充武殿試讀卷官考試恩監官又會刑部審案皆衝寒力疾從事不請假嘗語家人曰吾以一編修逾年七遷至九列不知如何始可報稱故病雖劇未嘗乞假臨沒猶繫心臺灣滋事索觀邸報曾無一語及家事也上覽遺奏深爲悼惜屢與廷臣言之向使天假以年至今尙未懸車凡所設施詎能測其所至而僅止於是嗚呼上天旣篤生是才矣而聖主又深知是才而亟欲用其才乃終爲大數所限不及見其才之大展此哲人云亡之悲所以古今同慨也先生配陳淑人繼配黃

淑人筮黃孺人子二慰祖殤錢齡郡廩生娶陳氏女六李逢時
廖勉許祖淳其壻也孫定履墓在 里之 山 向 兼

銘曰

猗歟莆陽夙鍾秀良此才晚出與古頡頏淹洽宏麗如鄭夾漈
文名書名爲蔡端明五握文柄齋莊中正衡平鑑空庶士傾風
帝亟用賢一歲九遷胡未及艾幡然華顛殫思矢誠乃心君國
復疲爾神文章翰墨命之不永人盡傷心迹往名留垂芳藝林
厥子少孤長而學成卜云其吉窀穸乃營我雖不文銘以紀實
有道之碑庶無媿色

通政使司通政使仙舫嚴府君墓志銘

宗稷辰

澈浦嚴氏之先樸質醇厚世有蓄德篤生樂園先生以經濟聞
天下而其嗣克肖是爲仙舫君君名正基字厚吾仙舫其號也

樂園先生爲秀才時畫策佐平苗犴未嘗弋爵賞以制科受仁
廟知由縣令累官至陝西提刑君多隨行於當世戡亂制變之
方綏民行政之道皆稟之庭授其少時讀書嶽麓得名師益友
爲之切磋學行文章皆卓然有以自立講修之暇偶習武備雄
傑之氣已可辟易萬夫以庭誨戒敕深自晦抑折節於文士
閒識者韙之君經義早成不屑求人知嘉慶癸酉湖南秋試先
君分校得一卷文筆類桐城方侍郎心異之主者不愜置副榜
榜出乃知爲名父之子後此改試北闈從蕭山湯先生學學進
而名途不前僅考取官學教習課鑲白旗漢軍子弟有成效用
爲縣令分發河南以委勘賈魯河獨詳悉爲使吏所重初署武
安繩一二頑黠已稱治會畿民教案牽涉武陟民申老敍廷寄
下縣赴馬佈村會拏君搜其家無經卷而人已死子皆力農爲

辨陳民累以息既而連署禹州孟縣安靜少訟治以輕典其時
民多訛言臺中糾商城官與巨室朋比侵漁按之乃仇人傾陷
事立白時大金吾告密言臨漳有燒香習教結堆金社湯陰有
強丐盜禾號紅門社勅下撫部檄君往臨漳訪察皆愿農無進
香拜會之跡又往湯陰知惟丐者偶破面號紅門藉索食無劫
奪請一釋之一禁之而民舉安由是委以難治之息縣縣患捻
賊亟選壯丁親訓練之多捕獲遠鄉聯團許格殺勿坐賊頓斂
獲眾不勝誅用權法重笞其經骸使蹠曲不得行賊益大懼相
戒不敢犯境其聽他訟則不輕撻一人厥後權新鄭寬如治禹
州尋補靈寶其人好訟輕生率以死害怨家君懲其圖害者官
爲給殮埋錢毋累無辜敝俗頓革近山多狼患爲祝城隍神狼
遂匿迹至崇學興教振其士習尙善政之平易者治五年稱最

遷知鄭州州俗健訟士流以詭詞管新尹君斥其妄又諭以徒
義遠罪其人感悔訟風爲之衰州境濱賈魯河河溢歡河口衝
史家墳受患在下游而上游反利其不塞以殺盛漲君定議先
塞決口後築斜隄百二十丈而上下均弭其害亡何河決黑岡
溜逼開封城撫部牛公鑑以君素諳河事調司宣防撫恤局時
黃水圍四面潛灌城中勢岌岌君佐鄒君鳴鶴督陸伍河兵運
石礮芟晝夜守護有細過輒覆蓋之兵感恩盡力城賴以完後
蒲城王文恪公塞河復以掌壩任君君之勤勞浸上聞矣河既
平遭母張太夫人憂扶歸旣葬輯譜於墓廬服除銓奉天之復
州海濱患盜立併屯保團法鉦鼓相應宵小震驚民方戴君而
君以疾去歸激未幾一時知舊勸之出山爭爲助貲改捐同知
從政江左卽綜理清查局先是河南明保特擢蘇州府調補所

遺尋補常州守值荒災殫誠勸振人皆樂出資而得賢士主振
務民以不飢未盡行所欲爲遽遷淮揚河道方思一變其習卽
署按察司咸豐初重臣征廣西廷臣交章薦君知兵命往廣西
軍營甫至遂請除右江道奏委總理糧臺超擢河南布政使未
赴協守桂林危城徹夜周巡睥睨拊循軍士衣纊食糜守乃固
嗣隨諸帥北行與守長沙旋以湖北布政司檄署經營武昌善
後諸務復還桂林覈算軍需旣蕝奉命內召道拜通政使司副
使召見晉正使或有言其聾聵者先帝見之喜其宣力久而未
衰在朝三年奉職勤恪兩上疏言事皆留覽以侍班不能久立
陳老病乞休歸鄉里籌防黔寇保衛甚勞計築砦堡未就心以
爲憂於同治二年十一月感疾十九日卒於家君偉儀容廣頤
河目美鬚髯意度豁如好交天下材畧之士與之議論古今得

失成敗媿媿永日不倦當代名將帥與先德善者多愛重之林
文忠栗恭勤初未識也一見聞言水事有條理推爲中州第一
其在京師常與諸正人聚處於善類力相扶持自爲令牧遇故
舊在上位非旅見不輕謁與上官言雖侃直不踰其分他人有
失未嘗不爲之周旋補署唯任所使絕不豫求人皆服其處心
之平迨爲守幾與蘇州矣顧常州守求離任耐辭蘇就常署臬
時藩司乏將令兼署自以爲太驟力辭而止蓋其動思退讓如
此後在行閒遇文武不和將領相競當軸與鄉官共守者不相
能輒以誠心婉喻告以古名臣之在醜不爭者剴切勸解所救
全於時局不少晚居朝列言於上者亦重論帥臣置吏之貴和
期皆同心一力以平禍亂蓋其學得力於忠恕者有素故能包
容眾流陶化客氣中外遠近莫不謂君真長者其忠益於無窮

國家攸賴豈淺鮮哉君平時議論所未盡則於尺牘抒寫之故
在他撰著之上詩文蒼莽沈鬱肖其襟抱多可傳者余曾爲之
序載籍最熟史書其所以持身處事輔益寮案莫不取資於史
使充其所施以進退人才又安方國其表見何止於是是猶不
能無憾矣夫君母張太夫人在洵陽佐內治以蠶織爲民婦先
遺行可爲世則元配印夫人繼室向夫人一子曰咸已舉乙科
能述祖父之志行女二人長適長沙張氏有弟正坊前卒余爲
表其墓茲咸也請爲君之墓文念與君爲兄弟交數十年在京
過大梁數主其所居晚年重聚往還鄉邸所聞更詳其又奚辭
銘曰

茫茫大寰誰可宗主得親正人幸爲身輔凡君言行中心信之
吾所不逮賴爲正之奉之如師事之如兄善必予嘉過必予懲

自從君游若圭視日今將焉依懼難獨立家狀所臚繁詞莫詳
略舉大義寔不容忘務本行仁惟古君子銘諸幽局允傳來禩

王家璧傳

湖北通志

王家璧字孝鳳武昌人道光甲辰進士授兵部主事咸豐初粵
匪犯湖北家璧爲少卿雷以誠畫江防要策以誠奏上之丁母
憂歸率鄉里集資餉軍侍郎曾國藩巡撫胡林翼皆倚重之先
後保以郎中用同治初從國藩軍安徽多所贊畫國藩薦以五
品京堂候補管疏言廣東巡撫蔣益澧吏事是其所短將略是
其所長侍衛陳國瑞鷲將也可專任以禦賊後兩人皆如其言
又奏密籌根本計納之從左宗棠軍直隸辦理南皮東光寧津
慶雲諸縣團練又從宗棠入陝甘累薦以四品京堂補用尋授
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少卿十二年疏言疏黃濟運一時之良

圖墾田近畿萬世之長策南漕歲四百萬石如畿輔有田二萬頃卽敷所運得旨試行御史吳可讀劾提督成祿被議家璧奏其措詞激切出於忠憤又疏舉立功後退處諸臣曾國荃蔣益澧楊岳斌等光緒元年與議海防家璧言制敵以人不以器兼用西法無專恃西法水雷三層兵輪鐵甲蚊子諸船舉無事購造以杜浮習之門而留急需之餉第就我能辦之礮臺輪船洋槍洋礮參以常用船礮勤加訓練且敵所畏者民心我所恃者亦此民心機器淫巧慮非本計之得者二年轉順天府丞調奉天兼學政以事降級七年補鴻臚寺少卿轉光祿寺疏言聖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言雖簡其施甚大年七十疾卒家璧生有至性父芝爲人構陷戍雲南家璧髫年牽衣請隨行父不許志雪父冤爲學奮疾釋褐後兩次裹糧萬里覲省後父以赦歸奉

養倍篤所著狄雲行館詩文集周易集注洪範通易說老子注
莊子南華經注及奏議若干卷

孫太僕家傳

姚永樸

孫公諱衣言字劭聞號琴西浙江瑞安人世有隱德曾祖某父
某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幼穎異書過目輒成誦道光三十年
成進士選庶吉士咸豐初授編修入直上書房擢侍講會英吉
利法蘭西聯軍犯天津京師戒嚴公兩上疏請速定戰議以言
切出知安慶府時安慶陷於粵匪行省僑置廬州公至巡撫翁
文勤公俾護按察使尋以疾歸及曾文正公總督兩江安慶克
復馳書招之遂權鳳穎六泗道巡撫喬公松年治軍臨淮倚之
如左右手丁母憂擬奏請留軍公力辭服闋乃應兩江總督馬
端敏公之調權江寧布政使馬公爲盜所刺詔尙書鄭敦謹江

蘇巡撫張之萬就讞江寧有言緩其獄者公謂封疆大臣被戕
非用重典不足伸國法議始定曾公繼爲總督奏江寧鹽法道
適有旨命保堪勝兩司者以公應擢安徽按察使遷湖北布政
使調江寧所至皆以廉勤自矢每日黎明起治官書至夜分乃
罷其在皖時屢平反冤獄馭胥吏尤嚴嘗按一飢法吏布政使
袒之公堅持不移卒論如律在江寧數年綜剔鹽務釐捐積弊
中飽悉祛庫儲充裕數倍於昔總督時爲沈文肅公賢者也其
會試又出公弟蕙田學士門然用法稍峻候補道某希旨每訊
獄入多出少公規切之某大憾搆之於沈公會有殺人者不得
主名某執途人鍛鍊成獄江寧令疑之以告公曰某君欲遷官
耳獨奈何殺人以求之乎急白沈公而沈公先入某言笑曰此
宜非長厚者所樂聞也故事人命案必由藩臬會詳沈公以公

持異議乃徑下某論死公以是與沈公不相中內召爲太僕寺卿尋以疾返里而某擢兩淮鹽運使及沈公薨逾兩年是獄眞犯以他案牽連發覺後任總督以聞某坐革職遣戍而公以未會詳得免議公論學宗宋儒爲古文辭守桐城方氏姚氏緒論出入馬班韓歐閒詩嗜山谷詞嗜蘇辛尤喜考其鄉先輩軼事嘗以黃太沖全謝山宋元學案於永嘉諸儒猶未備更搜補爲永嘉學案又編其遺文爲永嘉集內外編而別刊陳止齋葉水心兩集校勘皆精審其所自著曰甌海軼聞曰遜學齋詩文鈔光緒十六年卒於家

論曰昔顧亭林方望溪劉海峯皆言文人不當爲顯官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吾家惜抱府君則曰唐時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篇以覘其才今史館大臣傳率鈔錄上諭吏牘謂

以避黨仇譽毀之嫌而名臣事蹟遂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丙辰春永樸客京師公從子貽澤因邵君伯綱以公之所述來乞文爰論次之爲家傳俾藏於宗祏修史者儻欲求公之行事則斯文亦可備甄採也

族叔父太常君行狀

王舟瑤

君諱彥威字弢甫原名禹堂字渠城黃巖人先世有諱珏者與兄琥同登宋天聖二年宋郊榜進士官至工部屯田郎中自臨海遷居黃巖之西橋世稱西橋王氏凡二十七傳而至君曾祖諱進修祖諱謙受議敘七品職銜父諱維齡國子監生母盧繼母徐兩世皆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君幼穎異年五歲盧太夫人授以孝經論語卽能領悟稍長從鄉先生姜明經文衡盧孝廉錫疇王孝廉棗游學有師法年十九受知於學使

張文貞公充縣學生其後吳侍郎存義徐侍郎樹銘督浙學君
歷試皆高等補廩膳生同治九年舉於鄉典試者爲劉副憲有
銘李侍講文田君尤爲李公所激賞連上春官薦而未第吳縣
孫明府熹前宰黃巖深器君爲入貲官工部虞衡司主事攷取
軍機章京兼充方畧館會典館纂修官丁父憂服闋以方畧告
成奏保俟補主事後以員外郎卽補並加四品銜復丁繼母憂
丙申服闋仍補軍機章京奏保免補主事以員外郎卽補是年
十二月補營繕司員外郎明年五月攷取御史論題爲審曲面
勢以飭五材君主先鄭說以曲直方面形勢平列爲三事閱卷
大臣徒知鄭鏐陳汪之說以面勢與審曲對舉疑君爲誤解上
黏黃簽抑置第十五名逮引見上特拔之而前君二名皆未用
蓋異數也九月以方略刊成奏保俟補御史後作爲俸滿並加

隨帶二級十一月以恭辦慶典加三品銜戊戌三月以會典全書修過半奏保俟補御史截取得知府後在任以道員候升辛丑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故事言官不得直樞密君通達勤慎方爲領班王大臣深倚重奏請開御史缺仍留直樞垣特旨以四品京堂候補甲辰二月補太常寺少卿五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前後歷充管繕司營造科主稿製造庫主稿楮架庫監督城工監督皇木廠監督河道溝渠處總辦琉璃窖監督政務處提調疊拜文綺佩囊之賜君靜默寡言笑而料事有深識庚子拳匪初起當軸矯旨令總署傳諭各國使臣限三日回國君見之大驚謂都城內外亂民縱橫使臣一出必遭其禍從此外交決裂不可收拾矣亟言於許侍郎景澄請力爭之尙書趙公持不可既而各使臣亦不奉命君又奏記大學士榮公極言外釁不

可啟拳民不足信董軍不足恃榮公深然其說而沮於端莊二
邸勢不能揀君痛哭流涕知大局之將裂歎曰恨吾位卑無奏
事權不能揀國也因請假南旋既而聞聯軍入都兩宮西狩亟
單車就道趨赴行在供職如故君劬學好問少工詞章長務爲
根柢學於諸史皆有校正而史漢三國致力尤深又究心中外
政治爆直樞垣遇詔旨章奏之有關係者手自甄錄積巨冊百
餘其涉於外交者又數十冊編纂爲外交始末記四十餘卷有
忌之者譏於軍機大臣謂君私錄留中摺榮文忠曰渠留心世
務練習公事不甚佳邪天性孝友母盧太夫人爲同里孝廉壻
女孫通書史明大義君兄弟皆其所自課母歿時君適應省試
歸而哀毀逾恆後搜輯遺詩爲焦尾閣集又繪秋鐙課詩圖蓋
太夫人課君時有茅屋數椽鐙一點我家喜有讀書兒之句也

徧徵海內外通人題之積成四巨冊數十年南北舟車恆以自
隨事父至孝與諸弟妹甚友愛視諸從子如己出待戚族俱有
恩意於貧者及無後者尤饋遺不絕生平樂親師取友讀書會
城從兪太史樾孫太僕衣言受經術及古文義法又問學於趙
大令之謙戴典籍望及入都見同歲生李農部慈銘心折其學
曰是當以師事不當以友事也與陳編修翥孫廣文德祖陶編
修方琦樊庶常增祥結詩文社卽奉農部爲祭酒君性情真摯
與人交以誠久而彌竺前後如黃通政體芳其子學士紹箕盛
祭酒昱王祭酒懿榮袁太常昶王修撰仁堪沈郎中曾植陳侍
郎邦瑞朱學士福詵徐待御定超皆以道義學問相切劘數十
年如一日而故尙書潘文勤公故相國常熟翁公今相國南皮
張公皆深重君學行於後進尤喜汲引見有一藝之長稱譽不

絕口傾襟推轂孳孳而不倦性恬退不慕浮榮故事軍機領幫
班章京得兼外務部行走每歷三歲開保一次壬寅九月君兼
差期滿外部咨取銜名同直郭侍郎曾忻爲君開列請保二品
銜君力辭之以襄辦慶典賞戴花翎而君終身未嘗一戴同僚
或笑其孤寂君不顧也意態閒適性愛泉石每與舟瑤閒行郊
野遇茂林修竹君輒斐回不去謂此閒大有真趣甲辰春莫猶
寓舟瑤書謂再待二年定當挂冠歸里時華種竹以樂餘年並
議建築宗祠事不謂未及二月而凶問已至可悲也夫所箸外
交始末記外有樞垣筆記扈從筆記秋鐙課詩屋日記藜盦叢
稟等臧於家配鄭夫人子伯馴殤恭蘇縣學生有學行先君一
年卒妾某氏生子三其二先殤次穎孫君歿後亦殤因以第四
弟彥武之子恭爵爲嗣今官陸軍部員外郎女四人皆適士族

孫一人某將以某年月葬君於黃巖之委羽山恭爵欲求當代有道爲銘幽表墓之文以舟瑤知君深寓書至粵屬爲之狀君生平遇舟瑤最摯嘗效謝侍郎獎汪明經語曰吾之先爾以輩行也若以學當北面事之矣舟瑤無似媿不敢承然君生平之虛心可想見矣故舟瑤於君不第有宗族之誼而且有知己之感焉於其亡也誼不敢嘿因牒舉大略以備立言君子之采擇宣統元年閏二月族子舟瑤謹狀

又清太常寺卿黃巖王公弢夫家傳 邵瑞彭

公諱彥威字弢夫浙江黃巖人生有異稟性情過人母盧太夫人嫻習禮教工詩古文辭督課綦嚴遂得周覽墳籍通經世有用之學太夫人歿作秋燈課詩圖以志痛並刊焦尾閣集名公碩彥題詠殆徧藝林稱之中式同治庚午舉人官工部主事員

外郎軍機章京方畧會典二館纂修江南道監察御史四品京堂太常寺卿起家文學而長於才略遠謀深算名動公卿閒庚子難作當路矯旨令總理衙門促各國使臣歸國公在軍機見之大驚謂輦下亂民縱橫以仇殺外人爲事禍胎從此長矣且絕交何事今乃視若兒嬉遂奔告許文肅請聯奏力諍刑部尙書趙舒翹持不可又謂大學士榮祿拳民不足恃外釁不可召祿頷之以端莊二邸故不報公大憤投劾出都無何兩宮西狩奉召隨蹕供職行在維時軍機事務倍殷昕夕在公幾無退食之暇辛丑扈從還朝甲辰五月遂捐館舍海內外知與不知咸相歎息先是公倬直樞垣出內政事凡遇章奏靡不綜覈原委其有關軍國大計中外邦交者每手自甄錄以備實用積歲所得都巨冊百數十名曰光緒朝外交史料故事章奏之不宜宣

泄者留置內廷謂之留中公往往鈔存之是編之中爲檔冊所無者秦牛歿後外交官署遇要案每就公家稽考其書得知梗概清史館撰邦交志亦取材焉當草端時詔其子亮曰溫室之樹非所宜言矧惟政事留中之制施於邦交萬一有事索成案而不獲將奈何然春秋之法人臣貴知權變吾寧負罪戾而不忍國故之墜失也會人詞知之讒於兩宮卒無他公弱冠負時譽長於經史詩詞而篤於友誼同時交游有若俞曲園太史孫劭聞太僕潘文勤伯寅張文襄孝達李越縵侍御黃漱蘭侍郎盛伯熙祭酒袁忠節爽秋王可莊太守于文和晦若沈文敬子培樊樊山布政並以文章氣節相與砥礪一時播爲盛事公學術歸於致用治經史諸子積稿盈篋晚年自焚之以爲生當國家變法圖強之日不宜以書生自放今存者自外交史料外有

道咸同光四朝籌辦洋務大畧清朝掌故清朝大典樞垣筆記
史漢校勘記秋燈課詩屋圖記藜盒叢稿等書配同邑鄭夫人
子亮歷官南美嘉理約領事各院部秘書司科長等職授中將
派赴歐美日本調查政務著有十二國游記公所纂書爲當世
所重言外交者奉若鴻寶蓋不朽之業也公生於道光二十二
年十二月卒於光緒三十年五月春秋六十有三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贈太子少保徐忠勤公墓志銘

柯勛恣

公諱坊字士言又字梧生臨清徐氏明中山武寧王之弟以軍
功官臨清衛都指揮使爲徐氏遷臨清之始祖明季寇亂譜牒
燬焉故世次不詳公會王考諱學采廣東肇慶府知府王考諱
維清甘肅寧夏府知府俱贈光祿大夫曾王妣張潘王妣林王
閻庶王妣李俱贈一品夫人考諱延旭廣西巡撫妣李湯鄧廉

俱封一品夫人公廉夫人所出也幼敏悟未冠通經史大義爲文千言立就大學士定興鹿文端公與巡撫公同爲廣西知縣一見公稱爲國士以女妻之法蘭西寇越南巡撫公督諸軍赴援公單騎出鎮南關省父軍中時年甫二十人皆壯之提督黃桂蘭失利諒山不守巡撫公引咎自劾奉嚴旨逮問公侍父至京師入則奉廉夫人多方寬譬以慰母心出則省巡撫公於請室囊餽之事公自任之布衣蔬食言輒涕零先是公道過河南鹿公爲巡撫公來起居冬寒尙衣袂劬恣在鹿公幕府竊問之鹿公曰徐甥痛其親故也因述公平日之孝行劬恣由是敬慕公願定交焉巡撫公奉命戍新疆公呈請侍父戍所未出都巡撫公卒返葬濰縣雨雪公徒行扶柩泥淖中道路歎爲孝子服除以戶部江南司主事奉廉太夫人居京師又寄孥定興爲躬

耕養母之計浮沈戶部十有餘年不營營於吏事光緒二十有六年兩宮西狩扈從至西安明年又扈駕返京師時鹿公方爲軍機大臣知公澹於榮利不強之進取也朝廷變法更新庶政併國子監於學部改設國子丞學部尙書榮文恪公特疏薦之由主事超擢國子丞公猶固辭文恪遣人敦勸公始就職焉宣統三年武昌兵起京師震動公慨然有徇國之志旬日連上五封事俱不報洎今上巽位公棄官僑於京師閉門謝客然憂傷憔悴未嘗一日忘國事也今上沖齡典學召爲毓慶宮行走公歎息曰異日爲陸丞相者其我乎時公已患喘嗽恒力疾入直丙辰春又兼氣痛病劇不能轉側始請假調養彌曠十旬卒至不起遺疏入上爲震悼贈太子少保銜特諡忠勤賞治喪銀三千兩子鍾蒧賞乾清門三等侍衛皆異數也公生於同治甲子

正月十七日卒於宣統丙辰八月初一日

年不昌案通行民國紀

三年十一月之事件善後辦法久經申明十年五十有三配鹿夫

人子一鍾葳也女三長適翰林院編修盧氏史寶安次適奏獎
舉人郵傳部主事天津劉毓瑤三適大門侍衛滿洲赫舍里錫
瓚公卜葬有期鍾葳來徵墓志劬忝忝公執友誼不敢辭謹撮
公忠孝大節以告於天下後世銘曰

顯允徐公紹前光被服儒術翊冲皇生不逢辰道則昌彝倫汨
沒頽三綱江河日下流湯湯公以忠孝爲隄防啟心沃心侍帝
旁天不憖遺今薶藏勒此銘詩我涕滂

學部左丞喬君墓表

馬其昶

學部左丞喬君丁巳春考終京師君華陽人將還葬其孤孫曾
劬丐文表墓隧余嘗狀開縣李君事李故君友也君讀之曰他

日亦以果子今曾劬又以請曷敢辭始君家貧甚母苦節躬執爨七歲就外傅思代母勞每晨起必析薪乃出稍長自力於學以拔貢生授小京官分刑部丙子中式鄉試舉人自是研精刑律三十年不離秋曹兄賈鄉里母不忍獨就養閒歲輒歸省道遠曠時日官資坐滯久之乃得並迎母兄母歿奉喪歸逾年主講少城書院總督鹿公復以商務局奏君總辦當是時變法議起而兩湖總督張公湖南巡撫陳公尤負時望士之言新學者皆歸二公二公爭招致君自助君固辭還郎署於是天子求治急驟登用新進小臣操嚴法以戒梗令君慮啟黨禍謀召張公入朝主政或尼其行不果至戊戌八月皇太后臨御誅軍機用事者六人而楊銳與君同舍居劉光第又陳公用君言薦之朝者也不避罪譴趨哭棺殮宣統初詔舉人才時君已由主事累

遷郎中擢御史學部左丞歷充法政及八旗學堂監督會張公爲管學大臣因偕尙書榮慶奏薦君諸被薦徵至者悉詣王大
臣諮詢君爲人練達多智略凝然雅步以先進自期待旣前後
受知巨公益守高節不屈醇親王攝政選儒臣撰文進講君所
陳恆切至又屢上封事不報俄簡授四川宣慰使未達遽聞國
變其初爲御史卽追論同治時以兵夷張積中黃厓坐死千數
百人積中學道君子被惡名宜湔洗事下山東巡撫格不行積
中字石琴儀徵貢生先是道咸閒石埭周先生星垣講性命之
學推以致用石琴與同邑李光炘晴峯皆從之游晴峯再傳秦
州黃葆年錫朋所謂太谷學派者也太谷者周先生字也其徒
尊其所爲書號太谷經石琴旣以世亂聚徒衆黃厓抗官府嬰
巨禍晴峯亦老死而黃先生後起獨爲大師君之友毛君慶蕃

棄官從黃先生講學蘇州至是君亦往兩人年輩視黃先生等也皆折節師事焉君留蘇州一年還京師獨棲法源寺日課誦佛號疾作家人迎之歸一日呼寺僧至曰吾行矣俄而逝願言以僧服殮年六十八君諱樹柑字茂萱娶呂氏王氏一子前卒孫曾劬曾佑皆官教育部曩予聞毛君稱君能斷大謀後幸獲交君相見語時事太息嗚呼觀君生死之際有以自得其亦何樂居此世也悲夫

王葵園先生墓誌銘

吳慶坻

長沙王先生之喪赴至杭州慶坻爲位而哭而善化相國瞿公書來督爲墓銘先是辛亥春慶坻別先生長沙先生授以自訂年譜曰他日銘吾墓者子也其後得先生書申言之孤子興祖等又奉遺命來請會疾作屬草未定而相國薨且改歲矣追念

諾責負疚夙夜乃忍痛爲序而銘焉先生諱先謙字益吾學者稱葵園先生葵園者先生歸里所築居也壬子後自署曰遜不書名先世居江南上元明正德閒進士諱霑官湖南岳州府通判徙長沙遂爲縣人曾祖諱聲揚祖諱遠松俱縣學生考諱錫光以先生官覃恩兩代累贈通奉大夫祖妣氏曾妣氏鮑累贈夫人先生二十而孤貧甚出爲長江水師嚮導營掌書記受傭以奉母尋謝歸以廩膳生舉同治甲子鄉試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景廟初元大考二等擢右中允累遷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左春坊左庶子國子監祭酒丁母憂服除補原官其兼職則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功臣館纂修實錄館協修纂修總校奏派纂修穆宗毅皇帝聖訓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日講起居注官其奉使則

同治庚午雲南副考官光緒乙亥江西正考官丙子浙江副考官乙酉簡江蘇學政任滿假歸修墓旋引疾不復出先生立朝用名節自厲光緒初詔求直言廷臣爭務建白喜抨擊或涉朋比先生憂之上言路宜防流弊疏同列糾劾斥爲莠言聖明鑒其無他寢弗問先生益感奮論已革滇撫徐之銘情罪重大請嚴旨查辦論招商局關繫重要請飭整頓伊犁之約疏凡四上一曰俄人叵測條舉籌備四事一曰寬減崇厚罪名宜俟條約更定一曰東三省宜簡重臣督防一曰會議防俄未盡事宜凡所規畫多切中利害在國學日請准舉人職官入監肄業請頒列聖御製詩文集列聖聖訓欽定方略俾士得服習國故斬致用而請罷三海工請嚴戒太監李連英兩疏尤切直風采傾天下顧性澹榮利旣歸田壹以正學爲後進導主思賢講舍城南

嶽麓兩書院教士務文行合一戊戌湘學會起訾辭明興先生
持正論力距之由是忌者橫目仇視圖傾陷而先生卒強立遇
地方大利病必伸讜議爲疆吏匡救若庚子償款創計口收捐
之策粵漢鐵路爭廢約毋貸外貲英人貝勒納賜設賈肆省城
請飭遷與當事往復論難卒如先生議朝廷更學制行憲政大
吏疏薦爲學務議長籌備設諮議局會辦固辭不獲則卻廩給
移以設簡易小學暨澤善求仁兩堂爲善義事禮部奏派禮學
館顧問官鄂督南皮張公聘爲存古學堂總教並辭不就巡撫
岑公奏進先生所著書四種詔旨褒美加內閣學士銜稽古之
榮以方乾隆朝顧氏棟高梁氏錫瑛殆有過之湖中仍歲饑先
生數言於岑公請遏米運實倉穀用備非常不之省庚戌三月
長沙民以米貴闕於市亂民乘之起歐巡警道火巡撫署市廛

盡閉巡撫不能制揖布政使授之印俾出文告事稍稍定而諸紳率以電達政府及鄂督請易巡撫用先生名居首先先生未與知也總督瑞澂弗察遽疏劾諸紳其構罪先生語尤誣妄吏議鑄五級湘人官京師者大駭牘訴都察院請上奏昭雪不報自甲午乙未以來東藩失海軍燬朝野志士攘臂搯拳太息於國之無良成法之刊敝變法自強意非不善也而持論詭激者輒蔑棄我先聖先王之政教謂一無足用學說一誤其害深中於人心二十年閒新舊水火代蹶代興蜩螗沸羹以有今日先生曩者斷斷苦口殆孟氏所謂不得已忌者乃乘閒抵隙務擠之而後快雖天下咸訟其冤而正氣剝喪垂盡君子岫然憂禍至之無日矣明年秋武昌變起長沙亂先生辟地平江煙舟再徙縣城三徙黃甲山凡三年乃還長沙涼塘舊莊憂危播遷中日

著書不輟先生於學無所不究門庭廣大合漢宋涂轍而一之
其於崇經術治國聞致力彌篤在史館成東華錄二百卷東華
續錄四百十九卷十朝謨烈燦然大備視學江蘇成皇清經解
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上紹阮文達盛軌用嘉惠來學復以餘
力緝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其著述則有尙書孔傳參
正三十六卷三家詩義集疏二十八卷漢書補注一百卷後漢
書集解一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二十五卷元史拾補
十卷荀子集解二十卷莊子集解八卷五洲地理圖志略三十
六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其撰集之書
則有合校水經注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律賦類纂十家四
六文鈔六家詞鈔其校刊之書則有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前後
編鹽鐵論世說新語郡齋讀書志景教碑文紀事攷其闡揚先

德則有通奉公遺著詩義標準一百十四卷鮑太夫人年譜一卷季弟先恭校注魏鄭公諫錄諫續錄文貞故事拾遺十一卷重事攷證成弟未竟之志其表章鄉邦耆碩若周侍郎壽昌郭侍郭嵩燾之集毛茂才國翰歐陽州判輅毛孝廉貴銘之詩吳訓導敏樹之文並緝香刊布用章遺獻訪獲亡友李布衣謨丁孝廉蓉綬李明經楨詩文集授之梓蘇郎中輿著春秋繁露義證書成而歿爲刊行之其篤風義又如此自爲詩文曰虛受堂文集十五卷詩集十七卷門弟子所編刻也先生天性純篤事鮑太夫人孝中年所生子女多夭折太夫人感焉先生愉色婉容務得親歡太夫人疾禱天請代及卒哀慕終其身世母郭兩嫂吳楊弟之婦張並苦節爲建一門四節坊奉其嫂臨視焉先生以丁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涼塘春秋七十有六卒前

數日自知告終之期預書日記遺令不赴不入城設奠卽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上涼塘左壠子首午趾實長沙之東龍喜鄉也配張夫人繼配周夫人李夫人側室宋氏毛氏李夫人生子二榮祖壽祖早殤嗣子二興祖祖陶先生晚歲毛氏生子祖恩明德有後蓋天祐云女子子六娛祖順祖慧祖招祖李山大貞毛出二貞宋出並殤孫男一代蕃孫女二慶坻奉先生教逾四十寒暑再官於湘每相見則大歡慰憤切時事則又相嚮而悲別無幾何昔之所悲不幸言中人紀淪敦斯文垂絕一綫之繫繫先生是賴天遽奪之此海內承學之士所同聲悲歎者也而豈慶坻之私痛耶嗚呼乃爲銘曰

聖清右文儒風大昌乾嘉經師邁漢軼唐流風漸被迄乎同光運際百六道術晦盲孰衷諸聖以衛厥防有愆一儒奮起湖湘

甄綜六藝言提其綱早謝纓紱屹乎鄭鄉閔彼邪說乃剔乃攘
挺挺志節嚼如雪霜翕訛之口奚損毫芒維道隆汗繫國存亡
羣陰所構國步以傾筮易得遯弢景涼塘覃思終業起廢鍼盲
龍蛇應讖萬士涕滂緬昔船山身晦名章越三百戴遐晷夕堂
學統一系終始南衡遺書滿家名山是藏勒銘幽竊永詔茫茫

碑傳集補卷八

江都閔爾昌纂錄

翰詹一

歸允肅傳

蘇州府志

歸允肅字孝儀父起先明崇禎末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易聞詩通解允肅少凝重謹厚康熙己未進士第一授修撰辛酉主順天鄉試所拔皆真才一空從前諸弊刑部尙書魏象樞昌言於朝慶其得人曰講官缺掌院屢列名上請未俞允聖祖忽於袖中出片紙則允肅名也進講周易毛詩進止端詳敷奏明暢睢州湯斌歎曰講筵得正人天下有賴矣陞中允歷侍講侍讀進講讀學士少詹事與議政事持正不阿以疾告歸卒於家

顧翰林公傳

劉青藜

公諱國河字書宣穎硯其別字也其先姑蘇人始祖諱顯者遷於揚遂家焉父贈公諱九錫明經官鹽運司運判公少英異於書無所不讀未弱冠補博士弟子以制舉藝名一時數不得志于有司乃屏棄舊業益肆力于古文辭孫豹人杜于皇汪蛟門諸先生皆折行輩與交徐公健菴奉旨編書開局吳下延公分纂時韓宗伯慕廬閣徵士百詩李檢討天生以宿學重望共事撰述公每一編成無不擊節是時尙困諸生中而文名已震天下矣癸酉魁京兆甲戌成進士及殿試宣讀官以公卷進呈上口誦數過指治河策語侍臣曰論水道形勢瞭如指掌必生長江淮而又熟古人經濟者及拆卷果江都籍天顏大悅時閣學李公編侍側上問公家世里居甚悉賜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編修是年冬請假南歸杜門養疴有終焉之志聖駕南巡屢

蒙眷問壬午冬入都旋蒙召試命賦雨洗亭皋千畝綠又試張
琴和古松詩稱旨疊加褒諭未幾充皇輿表纂修官書成進奏
賜御詩集皇輿表各一部乙酉春又賜淵鑒閣古文一部會修
方輿路程復命總裁南薰殿書局公辰入酉退勤於纂述每進
一卷輒蒙獎諭時方大暑上親書畫扇命中使馳賜嗣後研書
之類錫賚稠疊會講官員缺命以原銜充日講官起居注侍班
日風度凝然上顧語近臣曰顧圖河不獨學問好人品亦好詞
林中得此人大有體貌於是舉朝咸知上之注意于公且將大
用也乙酉冬直省學臣當代公以書局未終不與開列特旨簡
用親加考試公在第二賜匾曰尊訓堂聯曰興廉導昔軌崇文
育羣倫瀕赴任又命爲會試同考官榜發號稱得人上嘗燕閒
謂侍臣曰今科翰林作考者甚爲朕生色蓋爲公發也公自以

起家書生掇巍科列侍從特受九重之知恩禮優渥有加無已
誓圖報效甫抵楚卽頒教條絕請謁集諸生明倫堂以正學術
砥廉隅爲諄諄反復開諭聞者悚聽未幾病卒年五十二朝野
聞之無不驚悼惋惜焉公性至孝第後以祿不待養爲戚有雙
淚忽時沾錦繡重泉誰與報泥金之句初官翰林卽以故山丘
壙爲念因自號爲裴山鮮民裴山者贈公之壙也歸田守墓者
凡九載其後泣楚之次日適值贈公家忌公設位禮奠告以受
事拊膺長號聲達廳事外語諸子曰若祖日夜望吾成立今幸
沾一命而九原不作吾生至痛也頃歲在都逢覃恩得邀兩大
人敕命方將歸告墓次以慰泉壤無如王事迫促未知何日得
以麥飯洒隧道也因泣下沾裳左右莫能仰視其孺慕之誠終
身匪懈如此公自幼嗜學浸潤醲郁大放厥辭硬語盤空妥帖

排冑直摩昌黎之壘而駢體精麗又兼鮑庾之長平生著述甚
富雄雉齋集六卷續集十二卷臚傳紀事一卷內殿紀恩一卷
湖莊雜錄四卷四六雜文別集十餘卷而雄雉齋尤爲海內所
傳誦然初不自以爲是也嘗謂蔡曰余少好吟詠爭奇鬪巧刻
意雕琢不意過爲諸君子所推許比年以來殊有子雲之悔然
流傳既久亦不能自祕矣數欲更正以補前失而尙未暇因出
所手批舊本示余其中點竄塗抹筆墨狼籍行閒紙尾無非懲
創悔艾之語蓋公之學與年俱進不自滿假志願所期有不直
造古人不止者惜乎僅以中壽終也公子四人同根以文學世
其家連枝一本華棣俱幼

論曰余以丙戌禮闈受知於公提攜獎借不遺餘力遍言于公
卿閒謂余所作樂府老鐵茶陵之長殆兼而有之公南發同門

生彭子維新饒公盧溝公謂之曰子年少都門無所倚依劉子太乙外雖落落中有至性可厚相結納也余譴陋迂拙何足比數而重爲公所賞識且不僅以文章之士相目如此其受知不可爲不深矣故於公之歿旣設位而哭爲文以誄之而又采掇行狀以爲之傳公之文學行誼不減古人其所著述藏於金匱石室而傳誦於學士大夫之口亦何待余言聊以盡吾心焉而已

○雄雉齋詩鈔小傳 鄭方坤

顧國河字書宣一字花田江都人以鼎甲入史館不數月卽乞假歸泉明琴酒謝傅展裙陶然有以自樂如是者十年乃復來京師供職入內廷預纂修事旋遣視湖廣學政駸駸漸嚮用矣長材未展而巨壑先移三楚人士蓋不勝木壞山頽之痛初白

查先生哭以詩云江漢文星墜瀟湘士氣泯又云澤國秋多慘
騷人例豈循知己之言非泛作黃公壚頭語也太史讀書等身
尤嫺羣雅麗句清詞少作已籍甚人口既盡舉而焚之乃獨以
恢奇奧衍盤礴不羈之詞與當代名流相追逐史蕉飲黃門嘗
謂顧子胸中有萬卷書此卽目未見漢魏唐宋來詩一字但略
知體製聲病以意爲之亦當妙絕時人蓋非於詩中得詩而於
經史百家之言得詩也其傾寫之誠如此二公同里閉以詩學
相切劘一時有二妙之目然黃門細膩而太史較雄肆江文通
有言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香寧共氣而皆悅于魂淮揚
有二公不僅以篠蕩瑤琨稱華品矣

查浦詩鈔小傳

鄭方坤

查嗣琛字德尹海寧人性警敏早解切韻諧聲與兄初白入家

塾年八九齡四書五經卽成誦其尊人逸遠先生不遽令習應
舉業則退而學詩弟酬兄唱斐然可觀旣冠且娶始學爲時文
雖挂名諸生而性之所好尤在吟詠襍被囊琴轍跡幾遍天下
所至與賢豪長者遊酒肆旗亭傳唱無虛日海內稱查氏兩才
子曾無所軒輊于其閒迨庚辰癸未彼此均成進士同館者十
年先後長告歸里查浦輯生平所作詩問世而初白敘之謂夫
古人唱酬之富無若眉山蘇公顧二蘇晚年一存一歿欲尋對
床風雨之樂不可復得余與弟乃獲邀天幸年皆七十以外倡
予和汝不減兒時較前賢反若有過之其言若此未幾而家難
作閩門三十口悉赴詔獄賴天子仁聖卒從寬典查浦之長流
陝右也初白送以詩云吾衰虞死別汝健必生還或者詩成讖
他時一破顏然初白甫歸而卒而查浦竟沒戍所永無見期其

死生契闊之思患難流離之感反有什倍于眉山者故爲詳敘
紙尾興往情來亦足動後人之隕涕也夫

恕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宮鴻曆字友鹿別字恕堂秦州人篤學好古少卽以聲詩鳴淮
海壯歲遊京師時承平日久賢公卿折節下士被褐懷珠玉而
自銜者指不勝屈恕堂以副憲之孫太史之子中丞之弟其諸
子亦俱登甲科挂朝籍門地清華一時無兩顧日掩關蕭寺丙
夜攤書時聞拽紙聲簌簌稍閒則騎秃尾驢持方麴障面與一
二貧士行歌于酒市人海之間拍手嗚嗚亦正復了不異人迨
夫綺衾明燭歌接鄒陽草色花枝酒寬裴迪鄴中之飛蓋追隨
漢上之題襟稠疊魚龍百戲落紙如風每奏一篇座客率擊節
傳觀或瑟縮不能措一辭以退昔王荆公謂詩人各有所得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
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羃此昌黎所得
今觀甲己稿有云剽若奔雄雷歛如飲渴竦險句鬼可泣強韻
山欲動此殆恕堂所得而有味乎其言之也歟晚歲成進士
案進士用勝海一歲入詞館夙志始一伸然正不知玉凡
幾獻而足凡幾別矣前後兩遊吾閩詩囊最富中間翦刻山川
雕鏤景物實能爲無諸故墟別開生面修通志者奈何熟視若
無覩乎

宮友鹿傳 沈默

宮友鹿一字樛麓號恕堂其名一字犯御名上一字亦犯嫌名
紫陽先生偉鏐第八子也自少志向不凡十六補博士弟子員
通貫羣籍名播遠近屢困場屋更屏居苦志惟就子舍侍父色

養嘗讀書焦山冒江風省母疾舟幾覆人士稱至孝壬午考授
教習乙酉春聖祖南巡上時巡觀河省耕詩四十首聖祖覽畢
指其名顧侍臣曰此老學也蓋名徹宸聽久矣旋賜金命偕御
試所取人一例入都友鹿分得南薰殿纂修方輿路程是年秋
舉京兆及冬賜衣裘松花硯明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入翰林友
鹿昔纂有合璧連珠集及二十一史連珠集至是館閣咸來鈔
資膏潤焉己丑散館授編修辛卯復召入武英殿纂修御選唐
詩註壬辰會試充同考官甲午冬命九卿舉學問優長者首以
友鹿對乙未春召試乾清宮臨軒親定多所澄汰獨顧友鹿溫
語詢以年力及曾出外差否奏對稱旨天顏甚霽會丁酉冬以
爭議學差開列事失院長意罷歸友鹿欣然就道抵家文酒觀
劇如平時未幾遘疾卒

戴憂庵先生事略 蕭穆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二月初十日戴憂庵先生伏法於京師其從弟輔世扶櫬歸葬桐城南山岡硯莊之陽當時以先生觸忌諱得罪傳狀銘幽之文闕焉迄今百四十餘年墓道荒蕪父老過客且有不識爲誰氏之冢特其文名尙爲四方學者所稱道然其淺者但知先生舉業之文稍深者亦僅知先生之古文而已至其生平留心先朝文獻嘗以有明一代之史事爲己任與其遺事概未嘗聞且多有附會謬妄失實之說予年十六七曾得先生四書文及古文百餘篇時時心摹手追稍知古文時文塗轍稍長乃徧搜輯先生遺書與文今又幸逢聖天子久除文字之禁乃據遺書及家乘並鄉先輩遺集遺言先生生平文字最精粹者酌載數篇輯爲事畧以示鄉邦後進焉謹案先

生姓戴氏諱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自號憂庵身後鄉先輩及四方學者皆稱之曰宋潛虛先生以宋爲戴族所自出也先世洪武初自徽州之婺源徙居桐城家世孝弟力田至南居府君族始大尤多隱德所居地曰南灣因以爲號繼乃遷於縣治之城東嘗使其長子面峯至南灣佃夫有掘地得白金二甕其上皆金玉寶器不敢匿以告主人面峰歸請命將取之南居大怒曰有母望之福者必有母望之禍女欲取非義以長其驕吾家焉用此不才子乃杖之佃夫喜與妻子潛捆載去之鄰邑買田宅爲富人居數年獄吏豔之誣爲盜家竟破罹禍而死聞者皆服南居之識面峯之幼子曰默齋爲處州經歷時太守有羸疾知其長者事皆屬之治吏懾服不敢欺謾一府中皆稱其能歷署篆每去士民追送百里時鄰邑俗悍難治上官調

公往事輒平以故常兼攝兩縣事居鄉好賑恤貧乏鄉老大夫莫不加敬屢舉鄉飲大賓生四子長曰孟庵卽先生之曾祖也弱冠爲諸生有聲後國變痛哭薙髮服僧衣入龍眠山中不出祖古山先生宦江西回侍養山中後因家焉父碩字孔萬邑博士弟子爲人醇謹忠厚與人語輒以爲善相勸勉無賢愚皆服其長者尤喜詩辭多悲楚凡百餘卷先生幼聰穎六歲從塾師受學中閒以疾未能專讀凡五年而四書五經畢自是窺探經史百家卽善爲古文辭年二十授徒養親師事里中潘蜀藻先生江且多借其藏書觀之是時長洲韓文懿公蒞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爲天下宗仰先生年少好爲妙遠不測之文頗爲鄉里姍笑惟縣司教王先生我建及潘先生奇之且以宗伯韓公相擬先生大父古山先生亦勉勿怠不以窮困爲嫌康熙庚

申先生年二十八入縣學爲諸生是冬父霜巖先生卒先生明年乃編訂其遺詩及自訂古文初集周易文稿又四年乙丑以廩生得選拔貢生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木齋吉水李公振玉咸以國士相目丙寅冬入京師明年以選貢生考取補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應京兆試被放戊辰己巳之間應山東學使某公之聘自燕踰濟游於渤海之濱徧歷齊魯之境己巳夏自河濟入京師居三年授經於李太常愚庵家壬申冬十月祖古山先生卒明年元配李孺人卒是年乃客福建明年遊淮上又明年入京師居二年丁丑之春自京師反金陵明年秋九月母方孺人卒庚辰之春操房書選政夏五月應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姜公詩文教令多出其手冬十二月仍回金陵明年再赴姜公之約往浙江且遊覽爛柯雁蕩大龍湫赤城天台諸勝次

第爲文記之而金陵門人尤雲鶚以平日所藏先生古文百餘首雕刻行世名曰南山集偶鈔是時先生已買宅里中之南山將歸隱故取以名其集志歸隱之地也壬午之冬乃自江寧歸里居南山所謂硯莊者又二年甲申復客遊姑蘇明年乙酉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又明年會試被黜乃自京師復客吳門操房書之選又明年秋乃客江都並淮上又客南陵先生嘗編訂四書朱子大全是年冬告成明年過淮上入京師錢塘友人程逢儀鳳來爲鈔板以廣其傳先生序之略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有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祕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自朱子沒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

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
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
瞶莫辨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並奉以爲不刊蓋四
書之義旣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百
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洲汪氏爲之抉摘其疵謬以告於世於
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
尊朱子卽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
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
明者采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概弗
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汰而去之宜也然
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何也夫其可采之
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函蓋之內也今夫一堂之上眾

論喧呶紛紛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哉
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紛之辨自息是故學者但明
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
爲其所亂此則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明年己丑會試中式第一
名貢士殿試欽點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時先生春
秋已五十有七矣又二年以南山集獲罪獄辭具於辛卯之冬
又二年論死蓋先生少卽以明史自任嘗徧訪遺書網羅故老
傳聞欲以成一家之言時鄉前輩方學士孝標故翰林失職遊
滇中陷而歸著有鈍齋文集滇黔紀聞等書先生日記中頗采
其語姓而不名且與余生書曰前者浮屠犂支自言永曆中宦
者爲足下道滇黔閒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犂支已去
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

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此書取犂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犂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塵塵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徵凋

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
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
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
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
而書籍無廣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
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筇笮昆
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
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
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
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
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
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迹未

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
犖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蓋年少氣盛
擇言不精輕論史事實非熙朝臣子所應出此然至是已二十
餘年矣至康熙辛卯冬武進趙都諫申喬據南山集題參而同
時又多忌先生名者力擠之故當時仁廟方拔起天下英偉之
才相國安溪李公雅重先生欲疏救於萬死一生之地卒不可
得然尙賴仁廟寬仁減吏議極刑改死罪而已牽連三百餘人
悉爲保全而先生宗族及子弟悉蒙寬宥方氏遣戍及隸旗籍
者雍正元年恩詔均爲宥赦焉桐城經學文章之端緒開自錢
先生田閒其後望溪方侍郎昌而大之先生亦自幼殫精經史
得禍後多所未究其緒論惟見之於遺文嘗曰易之道大矣夫
子以爲可以寡過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旣學易而後知

生平動靜無時不在過中而無有一當輒不禁涕淚之橫集也
欲攜周易一卷隱居深山朝夕占玩考校諸家而勒爲一書或
可借以稍寡其過亦足以樂而終身也與又曰九師興而易道
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善哉文中子之論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
而其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自聖人已言之是故淺學曲士一
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皆得託之於易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
有然徒執區區以言易則已非易矣易之理至程傳而明至本
義而益大明然而言湮世遠師傳歇絕自晚周至宋凡千餘年
伊川考亭鑽研反覆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其書出於草
創之際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
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潛心冥會融釋貫通其於程朱繼志述
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騁其私見小慧支

離蔓衍顯無忌憚而務求勝於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
讀古人之書而阿諛以曲從不敢有毫髮之別異是乃所謂佞
臣者也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先生於經持論平允多類
此而生平最精者尤在史學嘗著論曰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
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夫事之成敗得失
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
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恃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
然而史之難作久矣作史之難其人抑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
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
子之詬誶其釁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主伯亞旅之勤惰或
未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重矣其事愈分
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讞猶或有眩於辭牽於

眾而窮於不及照者況以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觀記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愛憎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辨而不吾聽也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諸家之史亦云然則作史豈遂無其道乎哉夫史之所藉以作者有二曰國史也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張太過或隱諱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始終本末頗多有所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徇其好惡逞其私見卽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聽之不

聽傳之不審一事而紀載不同一人而褒貶各別嗚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以爲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仍從一人之言卽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或可盡從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一事之終始一人也必有一人之本末綜其始終核其本末旁證互參而固可以得其八九矣子曰眾好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之而有可惡亦未必遂無可好者眾不可矯也亦不可徇也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此論世之說也吾旣論其人之世又論諸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否乎其論是乎非乎其爲局中者乎其爲局外者乎其爲得之親見者乎其爲得之逖聽者乎其爲有所爲而爲之者乎其無所爲而爲

之者乎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予所奪之故證之他書參之國史虛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其十八九矣嗚呼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至來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無失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曾鞏氏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由此觀之作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班馬二家然以司馬氏之雄傑覆冒百代而不無是非顛倒采摭謬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於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氏又尙有不逮焉夫班馬二家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

有所憾若是而況於魏晉以後區區之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失者哉此吾所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人之得失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而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定爲一書乃能使後之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卽乎其人而可以爲戒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審其勢堂廡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榱也榱也某石可礎也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並用一指揮顧盼之間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眾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眾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

正而吾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舉步促縮觸事艱脆是亦猶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人之聚而駕馭乖方喧嘩擾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眾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爲巨室者羣工雜進而職其體要惟度材是任者大匠一人而已用兵者卒徒雖多偏裨雖武猛而司三軍之命者大將一人而已爲史者雖徵文考獻方策雜陳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而吾又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三史之學也素未知有筆削之法也分編共纂人人而可以爲之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踰時而卒底於無成眾拙工而治一器眾懦夫而治一軍器安得不窳而軍安得不敗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

爲之大匠良將而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書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非專家之學不可以稱其任此亦可以見矣夫所謂專家之學者天下之才也如曾鞏氏之所謂而後可以爲良史也或謂史之難作如此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哉先生於文幼有天授才氣汪洋浩瀚縱橫飄逸雄渾悲壯深得左史莊騷神髓嘗以其所得暢發之於書曰蓋余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凌雲氣入

水不濡入火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爲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於浩渺之區跌宕於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岳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閒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言語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臯視之九方臯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眞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

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漫不可信得其術而用之於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又曰文章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閒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后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彼眾人者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漫之

石印本
二一
章與夫考據排纒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
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
所以無所不有者也閒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冒吾之足
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懼跬步之或有失
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
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愴怛四顧不
復有人閒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又嘗論曰質者天下之至文
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
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
水涌魚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
者非奇也今夫浮華濃豔刊落之無遺而後真實者以存潦水
既盡寒潭以清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爲之則其

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邪
蓋先生之論文如此先生生於國朝昌隆之際人才極盛之秋
所與交遊砥礪學業四方豪俊英偉莫不傾倒尤留心先朝文
獻蒐求討論自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欲入名山中
滌洗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
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益落衣食於奔走又以奇禍困躓顛倒含
恨而歿千秋大業卒未能顯於世徒以區區文字爲世所稱道
豈先生之本志哉先生堅苦力學晚益深造自得不肯一刻離
書在獄中約計二載餘以昔所編訂四書朱子大全鐫板行世
尙以爲未盡也復取原書增損條記簡端硃墨淋漓蓋此書羽
翼經傳爲程朱功臣故慙慙爲後學計尤切其史學可見者則
子遺錄一卷及集中紀略并忠義諸傳而已往者戴存莊孝廉

鈞衡嘗搜輯先生散軼之文合偶鈔本編爲潛虛先生全集成十四卷子又搜求得紀略四首又他雜文百餘首詩三十首俟他日訪求更有所得乃合存莊所編本細加采擇別分卷帙今姑記其大略如此先生生於順治十年癸巳三月十八日年六十有一母方太孺人生二子先生居長元配李孺人無子弟平世歲貢生亦以學行見稱於世咸豐庚申冬十月邑後學蕭穆謹狀

張符驥傳

沈默

張符驥字良御號海房泰州海安鎮人壬子副車世爵子也世爵爲州名儒生符驥賦姿穎異十歲卽能爲驚人語長而博極羣書年二十補郡博士弟子員論學篤信程朱文筆法震川聖祖南巡獻竹西曲京江張文正公第其詩一等年五十貢入成

均甲午舉京兆辛丑成進士改庶常在館三年以祖宗邱墓爲念遂乞休歸里林居四載編輯宗譜獎勵後輩游其門者益眾少時焚券宦遊後貧約如故不私謁當事然勸濬河道懇修范堤有益鄉里之事嘗力言之黃山閔賓連卒廣陵符驥葬之蜀岡爲其子續娶以延宗祀表章節烈必使其人有傳生平於是非二字不肯含糊力闢姚江之說與其師友辨析不遺餘力後鄉會及廷對諸策皆指陳精鑿其究心理學如此所著有依歸集十卷已行世餘集尙多貧未能全刻

陳殿撰愛川先生傳

馬樸臣

陳君諱倓字定先號愛川江南儀徵籍江都人天性純篤器識宏遠甫九歲已能文父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在璿先生母王太宜人在璿先生少好學不遇訓子極嚴君體親志晝夜苦

讀學益進搖筆文就驚倒宿儒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庚子舉
於鄉闈墨傳誦一時益銳意古學不安交游直諒多聞者館餐
久不倦親老君鮮兄弟飲食動定豪末皆在視康熙壬寅春夜
室中火作君適臥書齋驚覺破牖出卽奔火中家人力挽不回
號曰我父母何在急背父拉母衝烈燄走避且慰且泣時一愛
女寢對房遂不及救矣未幾兩親相繼逝君哀毀幾捐生數年
神貌常酸默元配王宜人亦卒僅一子耀祖形影相摩挲久之
繼娶喬宜人雍正丁未試禮部薦不售引見簡用得睢寧教諭
睢僻陋君於課士外一無事日日躬洒掃殿廡展拜畢卽端坐
深研經義尤邃於易素好朱子書合其生平著述熟復深思本
末融貫臨文說理淵淵乎若引江河赴溪壑自然流注充滿耀
祖早慧忽病夭君泣曰我父母已無孫獨居愴懷念先人墳墓

擬辭官歸不復上公車矣而君訓諸生誠懇洞達多所成就處
已儉好賓客人人樂親之邑大水城不浸者尺舉家憂惶君處
之怡然水退奉上官檄賑粥躬詣釜鑊命飢民次第前左手按
名籍右點籌給粥永日無倦色終局無濫無缺民咸悅邑人既
愛戴君欲解其憂因縱臾北上應春官試遂以易經冠南宮司
文衡者稱其文雅健醇茂爲本朝名元殿試臚唱復第一都下
盛傳前癸丑會狀爲長洲慕廬韓公六十年君繼起而名字適
相類信傳薪不爽云及第日賀客喧闐君念父母不及見淒然
泣下既授翰林院修撰詩賦麗則可程式書法益道掌院知其
才識敏練命綜理館事積勞漸多病乙卯分校北闈誓心殫精
甄拔悉寒畯承命編纂文獻通考充文穎館提調國史館纂修
復爲實錄館纂修乾隆二年六月册封安南特簡副使輕裝減

從所過郡縣戒夫無纖豪擾抵安南色莊氣和宣諭周而示之
以禮國王羣臣皆悅益感仰聖朝德教然君之往也已道病無
醫藥幾殆稍愈卽行外國叢箐多霧瘴又其穀性寒不與中國
同使者強餐慰其意病已匿膏肓殊不覺戊午夏歸復命旋主
順天武試榜發翕然稱公明而君至是益病不能支矣自冬徂
春竟不治卒於四年三月二十有二日易篋前一夕端坐對其
友人馬樸臣曰某以譴陋謬膺兩元爲館閣侍從之臣屢奉簡
入闈更銜天命出使外國叨榮逾分死復何歉惟是國恩高厚
涓埃未報久離先人墳墓思一歸省未果兒子甫周歲恐不克
紹累世讀書遺緒是所耿耿耳君同懷一姊一妹病中夢語常
念之平生好義惠及三黨遇同堂兄弟暨諸姪情好尤篤遺命
中猶諄諄及此足徵其素心矣君長身魁岸美鬚眉接人以和

沈毅善任事人爭以公輔期許卒年裁四十五朝野共惜之所著詩古文辭若干卷待刻行於世

馬樸臣曰余游踪半天下所交賢豪不少若虛懷下人顯晦一
致未有如吾友愛川者也愛川早歲登科復兩掇大魁名振海
內先儒謂處富貴矜持不驕是其心猶有富貴者存自癸丑與
愛川客京師六七年尊酒燕笑說平生甘苦余默窺其意念絕
弗以榮遇挂懷抱蓋澹然忘之矣每語國計民瘼則往復籌畫
歷歷可施行此其器量遠大何渠不若王沂公呂文穆惜乎中
年溘逝未獲大用而僅以文名顯也余迂拙久不振愛川常歎
息流涕悲其志而憐其老且憊凡余所爲文未嘗不深愬而熟
誦之愛川有作亦必相質相賞嗟乎自今而後知余之深者誰
哉余將無意於文章矣

汪師韓傳

杭州府志

汪師韓字韓門錢塘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授編修乾隆改元師韓方以才名經掌院大學士奏直起居注記注之有協修自師韓始也母病乞歸丁憂起復離館閣且十數年尙書張照爲武英殿總裁疏薦校勘經史奉詔任事未嘗一詣照第旋督學湖南坐事降調復入都大學士公傅恆薦入上書房由謫居復任館職故事舉主以師禮師韓曰古人譏拜爵公朝而謝恩私門傅公賢者我何得循俗例以薄待公其出處進退大端在他人所不能爲而確然行之無疑者類如此師韓少以文鳴中年後一意窮經諸經皆有著述於易尤邃能賦詩仁和曹芝字莖九者貢生爲師韓高第弟子學爲有根柢與里中諸老相倡和分茅設絕無所比附

翰林院侍講學士秦公墓誌銘 盧文弨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丁巳學士秦公以疾終於江寧里第公乾隆十七年皇太后萬壽恩科聖上特拔第一人也而公之終適當奉皇太后哀詔哭臨之後四日公自聞國有大卹卽哀痛傍徨不寧厥居文弨與公爲同年生官階相等時適爲鍾山書院長詔至之日同班行禮哭盡哀而退語文弨明日早臨當先至迨歸而疾作入夜更劇次日竟不能至自審病不可起卻醫藥口占四言十六句以示子孫沐浴而逝嗚呼豈不異哉今葬有日公子觀察君以銘幽之文爲請乃案狀而書之曰公諱大士字魯一號澗泉先世有貳守江南之太平者因家當塗曾祖諱應瑚縣學生娶方夫人值明季流寇之亂以節烈死事詳先封公誌中祖贈公諱邦燦亂定後隨父兄來江寧占籍焉故今爲

江寧人考封公諱有倫國學生生七子公其亞也生有穎質十歲能屬文少長兼精篆隸行草之學求者踵至有知公貧以金幣請者微察其有德色遽還之一遊淮揚使幕中間前輩箴規語亟歸竟學以親年老顯揚須及時禱於神願減算以博一第迨壯歲舉於鄉三試南宮獲雋遂登上第授翰林院修撰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又明年散館欽定一等旋充咸安宮總裁官學總裁入直武英殿以母憂歸二十二年服闋復官命教習庶吉士是冬奉命直上書房侍皇子講讀明年御試詞臣欽定一等二名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四年京察一等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旋又奉命祭告北岳等處二十五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七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便道歸省封公明年復充會試同考官既竣事遂請終養歸承歡者閱五載而封公歿服

閱以病乞展假三十五年來京師祝皇上萬壽逾年又祝皇太后萬壽同朝諸公見公精神未衰敦勸復起而公已無復出山之意矣公之勸講皇子也勤而恪正而和凡可以啟迪培養者無所不盡至膺衡校之任一字句不敢苟所得皆真材其主八閩試也同事者適嬰疾公不辭勞瘁取八千餘卷盡閱之是科得人爲極盛他若甘肅提督馬公全後死王事於西陲者亦公順天武閣所得士也少卽工詩邑令袁君枚取其詩以入志迨入館閣益得雅頌之體賦專以神韻爲工不專襲積爲古文則自謂得力老泉云嘗恭和聖製喜雨詩十韻進入蒙天語褒焉公長子承恩弱冠成進士相繼入翰林洊升侍講出爲江西分巡廣饒九南道公丁寧訓誡其要務在勵廉隅勤職守嘗一至官下亟歸家居怡怡友愛親授諸從子學業公素精於論文決

利鈍無不驗嘗一主常之龍城書院在饒進芝陽書院高才生而親講示之無不得意以去近年當事有聘主揚之安定書院者謝勿往也晚年惟愛呂新吾呻吟語取其切要者錄之有求書者卽視其人情性有可以爲韋弦者書之其不苟如此公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覃恩誥授中議大夫祖父父咸如階官封贈祖母陳母曹俱贈淑人妻劉封淑人而承恩亦以庶吉士邀綸錫焉公享年六十有三子三人承恩江西分巡道署理按察使事承業鄉貢生承家幼女三人長適內閣中書舍人王彝憲次字汪雲森次未字孫男一人繩曾孫女三人長字孫應魁次字王鼎襄次未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銘曰始之求名欲爲親榮卒之告歸欲與親依方膺任使華廡可俟決計翩然勇退侔錢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眾人惜死擾擾未已

治命諄諄旋返其真自挽同潛子姓炎炎此二端者似公蓋寡
余來鍾山得數往還識公學力晚益有得兢兢畏慎終免緇磷
公不可攀余去鍾山勒詞幽局公兮永寧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誌銘

錢大昕

歲丙戌之秋翰林院侍讀太倉邵先生請告歸將出都門諸與
先生善者咸至其邸敘別先生素清羸善病年未及耆輒有懸
車之思嘗屬工畫者畫己小像取陰鏗鈞晚欲收綸之句題曰
收綸圖乞一時名流賦詩其高致如此乃歸未及一載嬰疾遂
不起嗚呼世方競于功名而獨尙恬退其所取者廉矣宜不爲
造物者之所忌而亦靳之不得如志此又理之不可知者也先
生諱嗣宗字鴻歲別號蔚田先世居休寧號東門邵氏祖光龍
始遷於太倉以潛德篤行稱考學詩本生考學易並以先生貴

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先生幼穎異在傅不勤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歲科兩試輒屈其儕輩時同里毛先生宣夔亦以文名州人稱能文者必首毛邵歲辛酉以選拔貢生舉本省鄉試壬申聖母皇太后萬壽特詔開科以秋八月會試海寧陳文勤公於闈中得先生卷大賞異之手定第一及程墨出淳厚典重海內翕然奉爲圭臬吾州自建治以來試禮部第一者明代則陸太常鈺王相國錫爵吳祭酒偉業本朝百餘年閒惟先生而已廷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咸安宮官學總裁以病乞假假滿補原官擢右春坊右中允轉左春坊左中允進翰林院侍讀先生在詞垣十有餘年朝章典故咸所諳習分修續文獻通考用力尤勤及詔修宗室王公勳績表大學士劉公統勳委先生專司其事舉凡起例較若列眉

書成進御深蒙嘉獎僉謂先生不去駸駸乎向用而先生以積勞致疾賦遂初矣性耿介傲居宣武門外公退卻掃終日門無雜賓分校鄉會試各一分教庶吉士者三獎成後學循循不倦自爲諸生常授徒自給既貴門弟子著錄益眾大都皆束修自好之士或藉以標榜干進者則拒勿通也其教子弟則曰君子持身無過廉儉二字不儉則不廉不廉則無恥聞者以爲篤論所著詩曰一枝菴吟稿養餘齋吟稿皆藏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閏月三日春秋五十有八配趙宜人先卒子二人士潔士洙皆太學生女一人適乙酉科副榜貢生王琯孫三人先生既沒之明年八月孤士潔等奉匱葬於新塘之原以趙宜人祔禮也大昕以同郡後進與先生同在書局有年知先生之生平爲詳乃敍而銘之曰

行修而文腴志芳而貌癯清而不絕乎俗貴而不易其初知止知足亦玄亦儒貞石可泐嘉名弗渝

董潮傳

陽湖縣志

董潮字曉滄少孤育於外家陳氏占籍海鹽讀書慷慨負志節詩得六朝氣體尤工駢儷之文舉浙江丙子鄉薦歲辛巳上愈廷臣之請命以禮闈備卷定額四十人附進士榜補中書學正潮與焉尋入內閣行走充通鑑輯覽纂修官取材淵富裁制謹嚴羣以三長相推服癸未成進士改翰林假歸郡人延修兩邑志書垂成卒所著詩文十餘卷其已梓者見嘉禾八子集

秦恩復傳

揚州府志

秦恩復字近光號敦夫江都人鬻子幼穎異克秉父教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五十二年進士改庶常授編修嗣丁內艱服闋將

入都疽發於背醫治就痊而體弱不支由是閉戶養疴構屋東偏築室三楹顏曰五笥仙館藏書極富家居幾十載宿疾盡蠲嘉慶十一年入都供職逾歲回里明年遊浙阮文達公時撫浙延主講詁經精舍十四年兩淮鹽政又延主講樂儀書院二十一年復聘校栞欽定全唐文一時名流咸集唱和讌聚稱極盛焉二十三年入都閱四年仍乞假歸晚年自號狷翁明其志也性喜填詞每拈一調參考諸體必求盡善無一曼聲懈字著有享帚詞三卷平居收藏書畫法帖洎盜銅玉石之類鑑別精確勘定古書慎選良工以付剞劂海內爭購曾栞列子鬼谷子揚子法言駱賓王集李元寶集呂衡州集奉天錄隸韻詞林韻釋諸古本行世卒年八十有四子璣字玉笙道光元年順天舉人工詩文善畫知醫晚年尤以詞名著有意園酬唱集思秋吟館詞

詞繫若干卷姪嘉謨字味芸廩膳生高宗南巡召試二等以訓
導用著有月令粹編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懌敬

君諱式玉字朗甫姓金氏世爲歙人曾祖茂宣候選州同知祖
長溥吏部主事以君從兄應琦官巡撫贈榮祿大夫父杲國子
監生以君官庶吉士封文林郎以君之仲兄應城官禮部主事
封朝議大夫前母黃氏母鄭氏皆贈恭人君以國子監生應嘉
慶五年順天鄉試中式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明年會試中式
殿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是年六月三日卒年二十有八配
黃氏子二長讓恩縣學生次書恩金氏自同知公徒步萬里輦
親骨於甘肅之蘭州遂以孝聞於時吏部公與其兄奉直公長
洪孝而甚友用閔濟其宗蓋有至性而兼能取富貴者也君之

伯父養泉先生雲槐以侍從起家築齋先生榜繼冠多士推文附質引義合禮而君之尊甫朝議公墜茨丹雘贊佑華盛蓋不忘其祖而能庇其子孫者也自君之羣從外陟方面外奉省闈玉珂金車照耀門第而君獨單衣陋食閭閻粥粥從事於竈觚蠹簡之閒乃未遂其志而君竟死矣君美風儀善談詠其學悉宗本師張惠言皋文君之子書恩爲敬弟敷之子壻敬久交於皋文及君於養泉築齋兩先生皆有淵源之誼今過君之里而君之卒十五年矣朝議公尙康寧君之伯兄應璩叔兄應珪已前卒仲兄官京師弟日瑩日璉應珥黽勉侍養敬心爲恤然爰作銘於華表銘曰

朗甫其有知乎朗甫其有知乎銘君者陽湖惲子居也是亦君魂魄之所期而凡親君者之所悲也

錢學士墓表 汪憲孫

先生諱林字叔雅號金粟初名福林武肅王二十八世孫世居江蘇常熟五世祖應龍湖南永州府通判罷官後遷居崑山又由崑山遷居杭州高祖得義謹厚著於鄉里槌戶讀書不仕曾祖世英性伉爽喜任俠重然諾好施予嘗挾資數十萬游江北易米數十船以歸道出焦湖猝遇暴風客舟漂沒呼號不絕於耳公憫焉亟募土人善泅者救一人酬米十石船米一空全活無算至今焦湖立廟祀之年七十倦游歸里諸子謀稱觴上壽公不從置棉衣五百以施貧者又焚借券數百紙贖鄰人之鬻男子者聘女子之失時未嫁者鄉里稱善人祖永賢性友愛與諸弟同居以一身任家事胸無城府有戚友緩急典衣質物以應之家無擔石泊如也與人處逡巡善讓不治生產毀其家考

琦乾隆丁巳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妣魏氏陳氏生
妣徐氏實生先生始生四歲隨父任江西有口授王勃滕王閣
序者先生甫上口琅琅成誦五歲出就外傳讀書一日數行能
作擘窠大字於時福建修鼓樓先生書海天鼇柱額一時有神
童之目福建名勝之地咸來求先生書先生才九歲耳先生讀
書終身不忘蒙古地名官名載在史冊他人不能記憶者先生
背誦無遺有問者答以某書某卷某葉某行覆書帙無差失年
十三父官布政使司使之句稽庫帑吏咸畏之年十五始肆力
於詩古文詞博極羣書於九經漢注唐疏能舉其詞旁及天文
地理律曆列朝大事本末名臣言行罔不通覽凡記誦數百萬
言深於經史之學河渠漕運鹽法關榷錢法銅政倉儲地丁驛
站采買海運災振兵法刑名并究其微久於吏者咸拱手謝不

敏其餘奇門遁甲六壬靈樞素問傷寒金匱之書神仙修養之術無所不通閉戶著錄秉燭達旦常日寫所著書數萬言與人言語粥粥若無所能世人亦罕知之年三十五始入學爲附生阮督部時以侍郎督學浙江策問本朝兵制先生對策洋洋數千言於大小金川用兵之地若網在綱一字無遺督學嘆賞不置口試第一督學尋巡撫浙江先生肄業詒經精舍知名於時嘉慶五年舉鄉試十年考取學政學錄十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國史館纂修散館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一年奉命廣東副考官復命奉諭褒獎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第一人納卷蒙仁宗先閱定加圈試一等四名擢洗馬仁宗初命先生直南書房有以先生善病入告者因改派吳君信中先生尋陞翰林院侍講

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明年隨扈行在召見垂詢病狀先生以肝病入奏次日復召見問及家事甚悉是年秋命四川正考官召見有學問素優之諭并諭翰林閉門讀書者只汝一人先生叩謝出感恩爲之泣下復命召見問四川吏治及歷過州縣雨旱二十五年授侍讀充國史館纂修官今上卽位召見問年歲科分奏對移時擢詹事府左右庶子充文淵閣校理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咸安宮總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三年授侍讀學士大考翰詹名在三等奉旨錢林以翰林院侍讀侍講降補向例翰詹降官吏部例不開單進呈先生以文學蒙特達之知明年授翰林院侍講旋擢庶子蓋異數也先生篤內行自以祿不逮養考妣忌日戚戚不樂俸入爲先世置祭田餘以散

在史館久多識舊聞熟於掌故所擬進儒林文苑傳條列

件繫挈其綱維能知作者之意分校禮部於經藝對策拔強議
博聞之士名於時爲所黜者終身無怨言有名家子以對策被
放下第後病沒其父不以其子早歿釋憾於先生每語及先生
校士嘆惜不已其人故深於經亦先生之學有以折之憲孫禮
部試出闈後先生問以宋遼金元兵制歷歷如指諸掌憲孫不
憚對策千言於先生之間未嘗不驚異之先生幼時兄弟析居
惟取書數篋而已與伯兄吏部主事枚相友愛吏部歿後以長
子廷煊爲之後事寡嫂以禮臨終命以門生束帛之奠餽諸寡
嫂並析產與族子弟居京師二十年待以舉火者指不勝屈生
平無疾言厲色與人言如不勝然不可干以私焚香靜坐自力
寫書不與燕會初妻邵夫人繼配陳夫人並早世先生旁無姬
侍教子嚴有法預刻逝期凡附身附棺及舟車之資賓客之儀

子女婢僕之喪服無不生前自定遺書以告後人以所著詩三十卷寫定玉山堂詩集付門生程祭酒恩澤以生平紀載名臣名儒學行九册付門生汪熹孫以道光八年十月十六日歿年六十有七

西滬先生墓志銘

黃彭年

西滬先生姓李諱惺伯子其字四川墊江人也先生自春坊告歸主講眉瀘劍潼諸州郡及錦江書院者三十餘年蜀中學者無論及門不及門相語稱西滬卒無子門人爲之立後治喪具事狀請諸官使達於朝祠之鄉賢及葬率嗣茲蟻來請銘嗚呼師道不立久矣蜀多君子其風義有近古者而先生之德與所以爲教於是亦可見按狀稱先生奔父喪哀毀盡禮其歸養也祖母袁年九十餘母傅年六十餘先生亦將五十矣猶時率諸

弟昇輒與冀得祖母歡而其母從旁相與笑樂用是大慰推之兄弟冠婚課誦爲之謀者靡不至也推之朋友則爲故人羅文光養親爲孝子巫志修立後捐潼州館穀歸知府張志忠之喪於漢中而同里蕭秀棠奉田二百畝以養未嘗受也樂道人善在瀘州嘗表馬氏一門三節蓋篤於人倫見義必爲非道不取若其性然其爲教也先德行後文藝躬爲之率加以誘掖箴勸之詞嘗慨謂自聖人而下世無無病之人亦無不可治之病又謂人於天地閒不有益於養則有益於教卽不然者是蠹也於是都古人垂訓之語爲藥言懼其缺也又爲冰言又爲藥言牘稿又爲冰言補又爲拙修錄老學究語最後爲蠹餘四種其他雜著尙十餘種所爲詩古文詞門人次之凡若干卷彭年自總角誦世所傳七家詩識先生名時先生已退居教授中外交薦

堅臥不出咸豐中詔直省遣使團練用御史趙樹吉薦加五品
卿銜爲四川團練大臣先生具疏辭厥後他省治團練者多不
當上意人咸稱先生先見彭年來成都數過先生盡讀所著書
乃知先生入道之深與人之誠斯世斯民固無日不怒然於其
胸臆然於其口而非徒守孤介耽空寂者比也嘉慶戊辰舉於
鄉丁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屢遷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左
春坊左贊善道光十二年丁父喪歸服除遂乞終養同治三年
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成都年七十有八是年某月某日葬於仁
壽某鄉某山祖振音井研縣教諭贈文林郎祖母袁贈孺人
父如連縣學增生封奉政大夫母傅封宜人弟三人恂愔愔妻
董繼娶何先卒又娶馬以愔子茲炳爲後早死更繼愔子卽茲
蟻也先生卒後茲炳所聘閬中孫氏女來居喪守貞鄉里稱之

先是彭年爲文祭先生有曰淡定生明遠慮則智無私利心有悲憫志先生之徒以爲足以知先生故乞銘銘曰

靜而方與類行也躬則約其心長也古之先生歿而祭於鄉也

陳修撰沆傳

周錫思

陳沆原名學濂字太初秋舫其號也母某氏夢月入懷而生沆年十二應童子試鮑學使桂星才氣雄鷲陵轢一世得沆卷驚歎曰天才也首拔之由優貢中癸酉鄉試沆清標玉映雖再屈公車而詞賦聲隆隆起越六載己卯始成進士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性純孝母疾則變容色蚤暮隱湯藥閒時時搏頰顙天請代父光詔宦湘南沆輒欲棄官歸侍其學淵博握要經史旁徵流略多所闢覽其詩文以獨到爲宗雖天姿儁拔而思力刻愔至數易其稟故所作高奇華妙卓然爲一代大宗時邵陽魏

中書源居京師沆傾身與之友人謂沆且貴胡折節乃爾矧源
鱗甲難近沆不聽交源益篤源亦篤好沆爲人蓋金石如也沆
旣以詩文雄海內承塵接顏走其門者日眾沆獨慎所與友理
學之友則董太史桂敷姚比部學壞其人也經濟之友則賀制
軍長齡陶文毅澍龔禮部自珍其人也其學從詞章入而中年
銳治朱子學著近思錄補註十四卷深得其奧壬午典試粵東
癸未充會試同考官號爲得士卒年四十一所著詩比興箋四
卷簡學齋詩存詩刪若干卷館課賦若干卷沆亮拔醇粹少負
重譽及享巍科益志聖賢大道議者以壽不究才爲恨弟澧以
英俊名丁丑進士官編修道光辛巳充廣西主考官至江南道
監察御史因陳事過嚴左遷主事詩文散佚罔傳於世子廷經
以名御史傳其家

碑傳集補卷八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九

江都閔爾昌纂錄

翰詹二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貽封資政大夫道州何君墓誌銘

熊少牧

君道州何氏諱紹基字子貞晚自號媛叟前戶部尙書文安公
長子母廖太夫人幼慧靜孺染家學試輒冠其偶道光辛卯以
優行貢成均乙未舉鄉試第一聯捷成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
修充武英殿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國史館提調己亥癸卯丁
未大考俱賜文綺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得士稱盛君學於
經史說文考訂尤研審旁及金石圖刻律算實事求是識解精
超文宗先正義法書根篆分會通大小率更顏魯公北海東坡

諸大家自成一體性夷白與人無町畦見不善必面斥改復如初故人咸親其和而憚其峻咸豐壬子以侍郎張文毅公保舉特旨放四川學政顯皇帝召對詢家世外備及學業時務畧移六刻始出蓋已隱邀簡在矣抵蜀任士心翕威文教蔚興按部至南江縣鄭懷江冤獄河東土司安安氏安平康母子爭襲各案皆據所聞見入告欽使至均如所議平反讞結又奉硃諭訪察地方一切情形具奏君威知遇直言無隱權貴側目謗讟熾騰卒以條陳時事望議鵷秩時黃壽臣制府樂彥亭將軍及士民殷拳挽轡而君喜釋重荷絕意仕進角巾筇杖縱探峨眉瓦屋諸峯飲酒賦詩匝月忘返旋去蜀主山左灤源長沙城南書院有年薄游吳越諸當事聘主揚州書局校定十三經注疏兼主孝廉堂講席士以得游其門相誇耀遇佳山水徜徉自適同

治十三年秋寓蘇州寢疾遂不起實七月二十日享壽七十有五生平誠厚端飭深識古今成敗得失慷慨敢爲充提調時擬遵純廟諭旨纂辦三品以下各臣列傳條例已具政府執不允所請夫表潛闡幽之盛舉曠不修者將百年一旦仔之有人迺阻於勢之所不得崑識者爲是舉惜又以謂君之辭提調爲非激也西蜀距京師五千餘里吏疵民患得敢言者隨時入告利病自昭況輶軒有采風之職舉其職而忌者卽多方擠之俾不復振豈吾孟子所云行止非人所能爲固天耶君自是勇於游放於酒母亦其中有未慊者耶所撰東洲艸堂詩集已刊行古文雜箸待梓求書翰者所至絹素山積東西洋諸屬國珍隻字若拱璧焉官學政時迭捐軍饟賞六品頂戴隨帶加六級以編修誥授中憲大夫後以季弟紹京候選道貤封資政大夫配陶

夫人先卒一子慶涵舉人刑部郎中側室王氏王氏陳氏女四
長次四殤三適仁和編修吳觀禮孫七維樸副貢生內閣中書
維楮庠生維棣舉人維榮維禎維幹維植女孫二長殤次幼其
孤慶涵卽於是年扶櫬歸里卜吉善化縣八都石人衝內苦竹
坡之原巽首乾趾葬有日涕泣具狀求余銘其藏少牧與君辛
卯乙未兩次同年生受業文安公門下友諸昆如同氣君恆以
植品篤學交勉暇則觴詠極歡未幾各以事散去或累歲不得
合併迨君罷歸見之余齒耄衰君髮亦禿且白矣因相約優游
里社續耆英眞率之會而君乃遽止於是也悲夫不忍銘君然
銘君孰於余宜其辭曰

恭慎自將肝膽呈厥緒未竟屯其亨鞏藏幽復昌嗣英吾銘信
後貽完名

清故侍郎銜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先生墓碑

繆荃孫

先生諱鏘鳴字韶甫號渠田浙江瑞安人祖

父希曾邑諸

生先生甫弱冠卽中乙未鄉舉與歸安錢崙仙司業鄞童薇研
侍郎同榜目爲三少年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丁未分校
禮闈己酉典試廣西留督學任滿乞假省藉咸豐癸丑奉命會
辦本籍團練捐輸事宜遞遷侍講侍讀左右庶子侍講學士同
治壬戌轉侍讀學士以團練事畢入都復命供職癸亥總裁武
會試是年以言本籍事休致光緒乙未重宴鹿鳴賜三品卿銜
庚子以辛丑例得重宴恩榮賜侍郎銜是年因兩宮西幸終日
涕泣疾遂劇十二月十三日終於里門年八十有四葬於
縣之 山先生科第早達而仕宦始終翰苑在籍又將十年
年未五十而遽罷故其所以不朽者不在立功而在立德立言

初官編修闇然與一二務實學者互勉躬行切求民瘼期將有
所設施補救宋時薛鄭陳葉諸大師以爲性理牖於空談經濟
發於實事貫而通之舉而措之世所推爲永嘉之學者先生尋
往哲之墜緒質當代之通儒以史學爲己任而充之於事功卓
乎不可及已其主試也堅卻守土官例贈其督學也并卻所至
守土官例宴會於道光庚戌應詔上疏痛陳督府之粉飾守令
之貪汙軍律之放縱士習之空疏風俗之日非民生之日困請
獎節操崇經術起敢諫之廢臣搜通儒之遺著推轉移之本極
責難之恭又嚴劾軍機大臣穆彰阿爲秦檜嚴嵩直聲震天下
時廣西吏治積壞羣盜橫行按臨各府所受詞訟極多均移咨
巡撫且馳手書數千言爲民請命巡撫鄭祖琛不怒亦不省先
生太息曰大亂其將作乎俄而洪秀全等倡變禍及各省矣其

會辦團練捐輸也於團練則不失寓兵於農之本意於捐輸則持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要言故鄉里氣甚固民甚德也咸豐辛酉平陽亂民焚掠先生力爲良民籌保衛亂民恨遂攻潘隸焚先生廬并大索之幸得脫難而家產罄盡其罷官也以劾周開錫開錫者湘人攝溫處分巡治釐捐鹽細及毛髮民不堪命彈章下巡撫而巡撫素嗾先生盡反其言并以阻籌餉誤軍務劾之遂奉休致之旨其教人也因質施術不強一途四十年閒所掌書院曰姑蘇之正誼曰金陵之鍾山惜陰曰滬瀆之龍門求志先生仰承黃萬旁及顏李不襲理學之陳言不蹈訓詁之勦說至其爲教并及西書而種痘纏足之積習徧喻閭閻風俗爲之小變仍是永嘉之學派小用則小效也先生家貧而沈文肅李文忠皆丁未會房所得士從不通干求之函而自食館穀

尤人所難自著有讀書隨筆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呂氏春秋高注補正東甌大事記周浮沚陳止齋年譜等題曰止庵遺書配葉夫人繼配林夫人男詒鈞優貢生詒績拔貢生詒沅詒澤詒謙詒揆詒械皆諸生德鴻幼兄弟三人兄衣言道光庚戌翰林官至太僕寺卿曾刻永嘉叢書弟嘉言諸生猶子詒讓同治丁卯舉人著有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等書荃孫與詒讓丁卯同譜謹屬年家子敢畧次事蹟而爲之銘銘曰

經義治事安定良規治事鑑史俾識安危永嘉學術百世所師先生繼起惜不遇時道光初政新安主持挫折鋒銳庇蔭痿疲寒蟬仗馬平步軒墀睥睨才士言高位卑一疏不合罷斥隨之小惠鄉里名論經帷海日一樓望若峨眉先生往矣爲世道悲

陳介祺傳

支偉成

陳介祺字壽卿號篋齋山東濰縣人

爾昌家壽卿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愍官俊

子道光二十五年進士

由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家故饒於資通籍後卽絕

意仕進素嗜金石之學收藏甲海內築篋齋以珍弄之凡彝器至數百件尤著者爲毛公鼎文幾七百餘字推天下金器之冠三代陶器亦數百件周印百數十事漢魏印萬餘秦詔版十餘魏造像數百區從來賞鑒家所未有也同時若潘文勤公王文敏公吳子苾閣學清卿中丞劉燕庭方伯鮑子年舍人李竹朋太守並皆不足方駕而復於三代文字確有心得其釋跗敦決爲毛叔跗所作器謂文少於書武成者二百六十二字于伐商事爲略而于受天改大命爲詳至大之事括以二十二言七十六字非師文王周公之文焉能至此又釋陳侯因資敦銘中有考孝武桓公龔載大謨克成其謚謂卽桓侯兼齊之記又釋兮

田盤齊太公和陳猶兩區諸篇考語見古史古制如數家珍自昔談金石者僅見之作也又大集李斯書推爲碑祖蓋亦有鑒於古籀之亡今文之失而慨乎言之觀其與友人書有曰有李斯而古篆亡有中郎而古隸亡有右軍而書法亡可以知其意矣惜著述罕覩近始陸續景印篋齋吉金錄八卷吉金文釋一卷藏古冊目並題記一卷十鐘山房印舉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固十不逮一云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費君墓誌銘

洪良

品

君姓費氏諱延釐字芸舫江蘇吳江縣人曾祖諱振勳刑科掌印給事中祖諱蘭墀翰林院編修父諱元鎔安徽休寧縣訓導君其季子幼隨侍官舍閉戶修業不知有徵逐嬉戲訓導君卒

值賊警君奉母轉徙村落閒承歡左右不知有流離寇暴咸豐九年舉於鄉同治四年成進士十年授翰林院編修十二年視學河南既下車以整躬帥俗厲己以研經澤古誠士奏請河閒獻王張清恪公從祀文廟報允置十三經註疏資治通鑑等書藏大梁書院鐫石以誌聞兩河有溺女風下州縣嚴禁革捐金贍養之任滿旋京歷充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方略館功臣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光緒五年典試福建尋陞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朝以君所至有聲謂其蒸蒸且大用憶壬午冬天夜雪君招同鄧鐵香敖金甫陳雲舫暨良品作消寒飲酒闌縱談天下事意氣慨慷不數月聞兄訃遽請急歸不復出壬辰夏君貽余書率憫時深慮之言猶諄諄以大義相敦勗可以覘君之志矣君爲人嗜善若飢渴在豫值歲饑施巨款佐賑貸在都親督

圓通觀梁家園諸義廠活災黎無算在里循父兄遺緒凡掩骼埋茵廩殍藥癘諸務必躬必親雖瘁力不怠曰凡吾爲此志在生生人也又以昔賢述作日就湮滅如疾痛在己不憚宏蒐博討裒而輯之計不下數千百卷壽諸劄劂氏或版授其後人或楮印以貽四方朋好傾其橐囊用廣道術曰凡吾爲此蓋不欲死死人也旣而歎曰人能爲一鄉一邑中不可死之人則本領大矣能爲一家中可死之人則福命優矣如君之本領以一鄉一邑論誠不可死卽以一家論又豈可死哉而竟死命也夫君友愛極摯仲兄國子監學正延慶無子而君之長子樹榮殤乃立伯兄少子樹達爲後遺命又俟君有子並爲嗣越歲餘而樹蔚生君不忍拂兄意今君又卒無他子族人謂樹蔚當歸宗然非君本懷也君卒於光緒十九年歲癸巳夏四月十九日年五

十有九元配袁恭人繼配袁恭人皆早卒君葬諸吳江縣之越來溪自營生壙以待續娶陸恭人子卽樹蔚女四長適溧水縣舉人內閣中書濮賢慈次字常熟縣太學生龐樹庭餘未字樹蔚葬君於所置生壙以狀來乞銘銘曰

謂天好生陰陽胡愆匪不矜民術窮于天而君以人補天之漏孜孜樹德德而不有惟其不有惟有積厚施豐報慳不少延茲里走相告咨嗟涕洟曰斯人亡何恃生爲越來之溪吳山之穴考古遺愛請視斯碣

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前提督山西學政謝君墓志銘

陸

襄鉞

光緒四年戊寅四月二十六日襄鉞之友謝君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五訃聞乃爲位會諸友哭如儀越二年庚辰五月十九日

丙戌其嗣子盛虞將以君之柩祔葬於陝西咸寧縣東南鄉神
鹿原之先塋先期以狀來請銘襄鉞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
乎哉顧吾友交誼惟襄鉞獨深吾友行蹟亦惟襄鉞最悉固辭
不敢乃序而銘之君諱維藩字慶伯湖南岳州府巴陵縣人曾
祖諱承錫祖諱志湧父諱繼棐隱德不仕均以君貴贈奉政大
夫君生而穎悟讀書日數行下幼尙氣節喜任俠旣壯讀宋五
子書乃悚然曰道在是矣因折節向學一以儒先爲宗咸豐乙
卯領鄉薦同治壬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母憂歸服闋
入都授翰林院編修同治庚午科爲廣東副考官同治癸酉任
山西學政光緒丙子旋京覆命越歲都中大饑君集資助賑親
董其事不避寒暑竟以是邁疾卒事聞詔以君行事載本籍志
乘蓋異數也嗚呼以君之才之德而天竟靳厥年弗克大用此

固知交所扼腕而亦天下所共惜者也君秉性純孝人無閒言生事葬祭動必以禮所在風焉親卒來秦廬墓恪靖侯相左公聞君賢延至軍中俾參戎事君知無不言多所匡助屢欲特疏薦君君謝曰某在衰絰中不敢邀國恩且此行以報知遇非敢援金革之禮也由是左公益重君館選後典試東粵適正使王君中道卒遂獨任文衡昕夕罔懈拔多眞學輿論翕然更爲王謀歸葬瞻顧其家督學山右時廉隅自飭夙弊一清復刊小學徧給諸生俾求根柢之詣士多感之其設粥賑也徒步奔馳麤糲自奉他人所不能堪者君處之怡然始終無倦色官翰林時感激時事忠義奮發封章十餘上皆關國家大計然每奏輒焚稿曰吾不敢以直諫沽名也君性好施與親族之貧者悉力扶助解推不吝以故身後蕭然平生尤工詩直入少陵之室所著

曰雪青閣集君既歿遺稿多佚友朋哀集始得付梓君性介於
交遊少所許可獨與襄鉞善誼若手足每以坡穎相況襄鉞輓
君詩云坡老有詩多憶弟杜陵每飯不忘君蓋紀實也元配李
氏繼配劉氏均誥封宜人無子以其從兄涵之子爲嗣始名盛
塏易名盛虞蓋持狀涕泣請銘者也銘曰

嗚呼是爲有清貞臣謝太史之墓風水維貞永奠佳城以昌其
後人

翰林院修撰陳君墓志銘

孫葆田

君諱冕字冠生先世本浙江山陰人君祖父資政公諱顯彝實
始寄籍宛平歿而葬於歷城城東君考中憲公諱恩壽歷官山
東長清萊陽恩縣皆有政績予嘗志其墓所謂宛平陳公也配
齊恭人生君昆弟二人長曰齡有宿疾早卒君年十五入宛平

學十七歲舉光緒元年乙亥恩科順天鄉試文名噪甚又八年
遂以進士第一人及第是歲光緒癸未河決山東桃園災民四
十餘萬中憲公急散家財佐有司濟困阨以勞瘁致疾君得書
乞假歸中憲公勉以母負科名繼成厥志旋遭中憲公大故哀
毀逾恆人喪葬悉遵禮制次年河水再溢君捐鉅資挈戚友乘
舟散餅餌復擇高原築室千楹以庇流氓服闋入都已丑恩科
典試湖南得人稱盛壬辰丁母憂奉喪返濟南明年五月之浙
修祖阡八月旋京師遽以疾隕於寓邸年甫三十有五君自幼
從吾故友王芷庭編修學當同治九年山東開庚午科並補行
丁卯科鄉試芷庭爲舉首予偕諸同年至君塾中君時偕其兄
揖座客年猶未及舞勺耳英多之姿已見於眉睫閒及君成進
士芷庭已前卒三年矣中憲公不幸亦於是歲卒其後君每見

子輒太息於人生之多故而師友聚散之可感者恆多也君慕義勇爲居儔人中策事勢可否成敗侃侃獨執已見不隨眾爲唯諾生平周人之急不少緩其居家不問有無遇親友之孤貧者存恤尤加厚聞山西大侵捐千金振之又作書募人濟振得萬餘金其任事慷慨多類此始中憲公以利濟存心君承其訓益孜孜不怠人謂君聲華早耀不久且大顯乃竟溘然以逝豈所謂爲善者必獲報固有時而不驗耶嗚呼可悲也已君卒於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娶張氏繼娶廖氏又繼娶李氏側室郭氏子四洪蕃洪晟洪守洪愿明年正月十九日卜葬於歷城縣丁家莊祖阡張恭人廖恭人埒銘曰

豐其遇嗇其年才高乎今世而志不獲伸於生前誰實爲之彼蒼者天吁嗟乎仁不獲報庶幾哉後嗣多賢

清故翰林院編修周是園先生墓志銘

王葆心

歲丁巳夏正十二月吾師是園周先生嗣子厚舜爲先生修墓
隧之石而以銘幽之文屬葆心於是先生沒已十七年矣葆心
恫懷變亂屏居養疴而先生姻友張學博炳壽迭以書來促乃
力疾作而泣曰是葆心責也先生幼負逸姿起於孤寒不錮俗
學未成童以文字受知於南皮張文襄之洞補諸生迨優貢行
卷出中外驚爲異人負笈武昌書院受小學經學於劉院長恭
冕而篤好尤在經世之業修書志局時咨古文法於張郎中裕
釗顧於古今詩駢儷文自運才學詣力尤深方國運中興士夫
皆以文章科第相高先生斐然思有造作葆心今日所哀刻諸
遺籍強半成於是時顧天才駿快下筆不能自休爲人秀眉目
短悍機警吐詞清澈舉步翔雅講執論事蹈厲風發縱橫浴辯

晚視稠人臨事忍辱負重震撼中尤見氣魄閒露圭稜時以直性狹中自咎其觸忌半由此既參預郡志省志兩役又以昕夕所究求者撰爲變法通議以擬翰林先輩景亭馮氏之書所至輒詳考民間情弊得失陳之當道如沂宜昌與方觀察大湜言關征在志局爲高學使釗中條風教走嶺嶠爲總督張文襄言撫卹華僑以挽利權用機輪鑄錢以裕民用是也然先生幼志在以成家之學雄視海內謂國朝諸老師學有師法著述精能幾備在今日必擇前所未有後不可無者爲之尤以振作鄉邦士氣之衰爲己任其兩次典試關中兩浙殫思痛力取士必崇根柢既奉諱家居創黃州經古書院以考據義理經濟詞章四科倡導同郡來學課菽風行一時大府欲以經心兩湖書院講席屬之方以主郡學有功謝不往其後文襄仍俾校藝兩湖裁

及而月湘鄂諸生翕然愛誦嘗慨吾鄂人士不知自愛其鄉先輩率不提倡後進後進不思表彰先哲故文獻凋落學無統緒接見來學輒以張藕灣三楚菑文後序之語感發其意氣每顧歎曰自濃農愚谷兩大師後吾鄉士風孤子垂百年矣故生平愛士如渴一文一菑譽不容口抉摘疵類又皆奉手斂服或割修入薦館穀以助畷儒自傷財力穀儉每欲廣致宿士重修宋史甄輯湖北文獻相與成學視疇交若性命所交必擇賢豪風義尤篤諸身後其在翰林聯同館立雪初社以續乾嘉風雅迭充修史撰文差應奉文多出其手與長沙張文達百熙齊名有北周南張之目然先生文章報國之志至光緒二十年以後悉歸束閣卽其救時之思甲午以後與其先亦異趣其始注意地方利病惡晚季胥役橫恣縣有以猾胥市辱同歲生者書白當

事懲之黃州各署劣役百數十人每歲科試知黨以婪索新進諸生弊習垂及百年是冬葆心始見先生適家兄葆周爲若曹所窘先生聞立請黃岡令痛斥永蠲其規費斬州門人童孝廉樹棠繼於里胥爲言於省吏飛函繩之並以憤憤厲責州牧創羅田學師歲費取戶券零數資之罷新生重贄師生交惠歲有羨設爲義川書院官師經古月課並裒得數百金購經史時務要書供生童恣覽吾省里甲歲輸漕折行商遇卡抽釐廢局皆勒索白銅精幣苦累無比則陳達鄂撫勒石通津永遠禁革巴口鎮爲江北淮西州縣土貨出口要津解船居奇梗運先生創內河公所以平亭其爭估人大悅是時文襄督兩湖譚巡撫繼洵撫鄂義寧陳巡撫寶箴爲北按察使惲巡撫祖翼爲督糧道先生皆雅故益得發抒夙蘊更創開全省育嬰收養貧孩大府

建議立奏行州縣推廣殆徧故事行省水利管自臬司湖北江漢上游州縣暨連湘毗皖各屬歲歲苦隄決手創水利局全案借陳按察白大府乞設專局以祛數百年巨患大府將奏行矣忌者尼之遂止然吾鄉嚮以閣部封疆大紳家居者率不見此類建白先生一詞臣在籍爲時匪久而爲吾縣吾郡吾省士民顛福便如此安得不中衰世人心之忌哉甲申法越戰開先生與師友書條列戰守甚具媻和後中朝鐵路議起津沽津通路方敷設朝議猶歧十五年春先生典陝試還朝德宗以此事垂詢先生迎機導窾於路政緩急利病及籌款與事後利益析論數百言扼重津浦交通以息借洋款爲下策並請上認真提倡新政上溫旨稱善者再其注重津浦一說尤爲上契聖心因有留心洋務之褒歲甲午東衅起先生方客武昌聞割地款成與

陳吏部三立相持痛哭寓感憤於詩歌於是向所持變法議守之益堅上書翁文恭同龢勸其主朝議以富強洒國恥時長江一帶督撫與先生通縞紵交者凡七省輒欲聯之倡新政以啟風會義寧撫湘命下道武昌日三詣行館乞聯舟湖外將以鑛政屬之北洋練兵張太守孝謙力要入袁觀察世凱幕先生素以開鑛爲富源練兵畿輔尤將來建樹根本將決所就而家人兄弟死喪相繼又感於典試浙江在蘇州主發周福清通書正考官一案遭浙人誣劾蓋某編修與先生爭京察不得嗾之也因之大考首擢被擯京察一等不予記名與文襄師生二十年交誼爲讒人所閒慨世益深遂翻然長謝不往歲丙申里中蛟患爲數百年未有奇變先生固夙究心賑濟法是時方奉封公諱目擊深山巨浸拍浮道殣之慘痛哭急救毀家徧賙大吏見

其呼籲之哀先後以巨帑及民食先生躬入餓鄉窮谷無異
地獄變相冒暑雨稽放憔悴無人狀深冬募寒衣次春辦賑糶
全活無算自是保衛桑梓之念益切二十四年政變尤深弋篡
之懼乃營是園於縣南偏之石源河植桑萬株有終焉志會膠
州廣州租借變起先生長嘆謂中國從此無寧日我曹將無一
乾淨土可偷活丁此時局一身自了吾儒之恥然不遽出仍率
自治其鄉之志與縣人謀預防教民之橫立社穀以備不測之
歲時朝旨迭促民間辦團防先生因之大修砦堡練鄉兵聚里
儒佐其事督促既急於他區精悍尤甲別屬吾儕竊謂先生此
事隱然湖湘諸老之用心有夙受卵翼之小人窺先生勢柴立
肆其簧蠱相持以呈控有司語侵舊賑濟事聞者駭憤籤名相
剖證者至數十人會朝中奸人謀廢立未成時局岌岌將開外

贊又因康梁絕惡主變法者大學士徐桐尤橫卽以甄別翰林官例奏請勒休編管以在籍詞臣入甄別案又無查察二百年未有也先生卽日引避走長江娛閱山水以適意訪義寧廬山之麓未幾疾作遂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考終於里第尙及聞兩宮西狩之變也哀哉方先生處朝野危疑之時葆心竊歎勞苦無功反以撓禍抵書勸少休以待是非之定先生不以爲可謂卽以此獲重譴不過革職而止然而臣力盡矣并引江陵願爲薦薦之語以自況吁此其所以爲先生也哉使先生濡忍須臾以待辛壬朝議大定吾知必有挽之以出膺以重寄者豈於朝局無萬一之幸不然國體旣更海內以粗才坐致穹位者相望天儻垂救中國留先生以舉措大事烏知不勝今日當事萬萬也乎民命如絲梟爭不息南隳北突其中豈果有

大不得已者存耶抑外患危迫而必須助以內訌耶然而先生則既已長逝矣嘗觀伊古振奇負異之士銳欲投身劇變之地先風會而出以移易天下智慮其才往往不世覩有其人矣又生多事之秋其兩相需也何如乃其所遇則又朝堂泄沓坐視國家危亡不知救方且護持局套舉媚嫉心力殫慮以扼英賢其次則江湖新進之人挾外患以聳動肉食張新幟以求償大欲於是天下是非爲兩者所淆亂又均不足藉以樹功名復不甘於徘徊袖手思奮薪膽之衷赴當世之急姑假一隅小試圖強儲力以待時勢斯亦古英雄克勤小物之志其心要爲獨苦矣乃并此以遭伎忌必抨擊之禁錮之使終展轉憔悴以死而後快如先生晚歲之遭不亦大可哀哉豈非命也耶先生本晚清主變法先覺之一於當世政教風俗積重之尤一一皆洞其

石仙神
一四
癸結昌言先戊戌黨人者十年而行之有漸道不偏倚綜法覈人規名定實不盡與時流相入要以求才爲之主故其學術事功乃因事而自顯遷變蓋先生之才可以文學高當世然卒使之不得終以學家鳴者時爲之也卽先生銳欲救世而卒使之死於救世之一念者亦時爲之也觀先生畢生之遭可卜當代世風遞降之亟矣先生諱錫恩字伯晉一字應常學者稱是園先生羅田周氏世居平湖之古營山自幼鍾愛於大父事母孝訓季弟錫年尤篤從兄弟不自存活輒均財卹之宦成尤多義舉如建宗祏修家牒諸事不可悉述以光緒丙子優選貢生朝考用爲教職中式五年己卯湖北鄉試舉人九年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迭充國史館功臣館纂修本衙門撰文十四年戊子陝西鄉試副考官十九年癸巳恩榜浙江鄉試副

考官出使大臣洪侍郎鈞擬奏派爲駐英一等參贊官陳巡撫
擬奏調湖南皆不果往高祖諱世鳳曾祖諱傳梓皆國子監生
高祖妣劉曾祖妣唐節孝均具郡縣志迭受旌典祖諱慶海精
醫術有隱德父諱遠珠六品軍功有孝行皆以覃恩贈封奉政
大夫祖妣蕭氏葉氏母林氏皆宜人配李氏處士諱家賓之女
妾劉氏雷氏生子厚謙厚謀早殤嗣弟錫嘉之子爲主後卽厚
舜也又嗣從子厚誠之子發胃爲長孫女二長佩秋工韻語許
浙江巡撫余聯沅之子某將遣嫁而天次歸學博之子永中生
於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光緒二十一年某月葬於石
源河祠堂灣某首某趾先生身後無傳狀故葆心爲銘章不尙
簡以求合體懼佚也然亦曷敢自謂能盡乃爲銘曰
國是日非國命訖獨於才桀相煎急有鳳入笈驥加轡下邑風

雷自呼噏破空暗響來飛鏑罪汝有用曰予敵自古亡國迄一
律身受者人不慘慄願爲薦蓐爲矢的如此宏願天所祕帝命
巫陽召之亟先生精誠血所積化爲文字字化碧措爲事功萬
之一獨有孤懷蘊莫傳與骨同埋此幽室後有志士觀此石

江標建赧事實

葉昌熾

元和江建赧太史名標號師鄒又自署笞諺天姿英悟妙解文
章與兄霄緯觀察有雙丁之目丙戌丁亥之間從余問字同客
嶺嶠戊子己丑聯捷成進士與余同入翰林視學楚南未報命
以病卒年未四十自建赧歿而搜輯金石文字無相余者矣建
赧童時讀書外家舅氏華筵秋先生名翼綸家富藏弄耳濡目
染遂精鑒別研精許學酷嗜鼎彝文字所作篆籀皆有古法書
畫篆刻旁逮天算格致一見輒能深造殆有宿慧家本寒素不

善治生起居服御如豪貴家屢諷之而不能改也京秩本清苦
長安又不易居所得古器及宋元精槧名畫輒以易米余所見
書畫之精者如鄭元祐僑吳集有黃堯翁跋沈西雍訪碑圖踰
時問之已寄諸外府矣奉使三湘不名一錢歸裝惟有輯刊靈
鷄閣叢書五集五十六種仿宋陳解元書棚本唐賢小集五十
家今遺書數十櫝其子孟聰茂才尙能守之然精本則寥寥無
幾矣其嗜書出於天性眞知篤好宋元刻本舊鈔舊校源流眞
贗瞭如指掌輯黃堯圃年譜一卷潘文勤師輯士禮居藏書題
跋記網羅極博建輟又徧訪藏書家得補遺一卷天假之年昌
其名位名山之藏未知觀止崔駟以不樂損年范滂以清流被
錮其命矣夫

又江標傳

胡思敬

江標字建霞江蘇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官編修好爲駢體文兼工繪事講金石目錄自三代鼎彝秦漢六朝碑版下至宋元明人書畫無不究心嘗游東洋娶一女子欲委身事之不果影其小像歸題曰東鄰巧笑圖遍徵名人詩畫其豪拓不拘小節如此視學湖南時以變士風開闢新治爲己任所取文多怪誕不中繩尺又倡設湘學報御史黃均隆劾之時康有爲已進用四卿新入軍機譚嗣同與標尤善相與營解寢均隆疏不報且擢標四品京堂入總署後革職禁錮於家

徐仁鑄傳

胡思敬

徐仁鑄字硯父光緒己丑進士以編修視學湖南時梁啟超倡新學於長沙譚嗣同和之仁鑄與二人交相善講學宗旨又相合也嘗取啟超所著輜軒今語頒示學宮長沙進士葉德輝者

仁鑄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作今語評力闢其謬自云孔子問禮
老聃不傳老子之學雖比擬不佞而詞鋒凜凜可畏是時王先
謙孔憲教黃自元諸人皆稱老輩咸不悅仁鑄所爲仁鑄雖以
欽使提倡於上新學甫萌芽勢尙孤不獲大伸其志因疏梁譚
及康有爲黃遵憲學行求父致靖薦達於朝致靖雖從其言實
與梁譚未謀面也仁鑄革職歸自愧無以爲子上書請代父囚
都察院格之不達自是廷臣益以鍛鍊爲事窮治康黨復株連
王錫蕃陳寶箴云

翰林院撰文劉君墓志銘

孫葆田

君諱元亮字菊農章丘劉氏曾祖大智候選縣丞妣贈中憲大
夫祖鳳翥翰林院待詔誥贈中憲大夫妣皆贈恭人父獻章縣
學生誥封中憲大夫母史氏繼母馬氏王氏皆封恭人君於兄

弟爲第二兄元勳弟元善皆以儒學知名君自幼讀書勤敏過人爲文下筆立就入縣學食廩餼嘗肄業濟南與諸名士交其爲學於漢於宋皆得其門徑光緒十一年充選拔貢生次年考取八旗教習十四年舉於鄉尤爲座主盛伯曦祭酒所特賞招入意園資講習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丁繼母王太恭人憂嘗主講東昌書院以實學啟迪後進從其游者甚眾服闋後入都供職二十三年奉命視學粵西課士以嚴濟寬絕資緣釐積弊士習大變按士所至每延諸生於堂爲講經術文章諸生人人悅服二十六年變起京師鑾輿出狩君發憤上書指陳戰守和機宜幕府或爲君危君獨慨然曰吾受國厚恩雖無守土責願稍竭愚誠以盡臣子之分耳疏上不報明年復命陝西行在所遂乞假省親時封

翁適得痿疾君欲留侍封翁促其行遂以二十七年入都充國史館纂修武英殿協修文淵閣校理編書處詳校當是時朝廷力行新政更定官制撰文爲翰林升轉之階既循資實授此職益感激圖報又因學堂肇興乃偕同鄉張振卿總憲管士一副憲王保之府丞議建齊魯學堂於京師而一切規模條款皆君所手定任事三年不怠公餘輒爲在堂諸生殷殷指授尤以孔孟之道日加勗厲故齊魯學堂一時獨無囂張之習者鄉人皆服君之教也嗚呼孰謂君竟止於斯乎君卒以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戊申年才四十有八爲人寬厚和易胸無城府人無老少貴賤皆樂與遊生平澹於榮利自粵西歸時僅有書數簾雅負經濟志前直隸提督馬宮保邀君佐戎幕今四川總督趙公請君督辦學務皆謝不就嘗有某權貴思得君一往見則顯仕可

致君義不爲屈也兄弟相勉以孝友每思及父疾未瘳則終夜
流涕君卒之前一年仲弟先逝其得疾亦由於此故臨卒惟以
事親未終無力報國爲憾娶王恭人子二志義優貢生分發陝
西補用知縣志恭女二皆許適士族孫一志義述君行實屬余
爲銘幽之文余與君僅一再見然知其學行有素故不辭而爲
之銘銘曰

忠孝爲本詩書爲華以勤職事以恭傳家有蘊無年自古所嗟
於惟劉君吁其命耶

文廷式傳

胡思敬

文廷式字芸閣號道希江西萍鄉人初以舉人入京會試卽負
才名與王懿榮張謇曾之撰稱四大公車庚寅舉進士翁同龢
得其策卷置一甲第二聲譽噪起假歸道出天津李鴻章大加

禮遇資贈甚豐腆及甲午假滿還朝夷禍初起主戰反劾鴻章
畏葸挾夷自重鴻章嫌之欲中以奇禍盛昱聞其謀勸令少避
乃乞假回籍修墓上海道劉麒祥鴻章姻黨也聞其來迎入署
中備極款洽臨別失行裝四篋麒祥爲緝獲之肩鑰完好如故
及歸啟視他貴重物具在唯亡去奏稿二册中一疏語涉離閒
甫脫草未上也麒祥得之大喜以獻鴻章鴻章密白太后且授
意御史楊崇伊劾之遂削職始珍妃瑾妃幼時隨父任居廣州
從廷式受學甲午大考翰詹上親擢廷式第一由編修遷翰林
侍讀學士二妃力也康有爲戊戌入都過上海得廷式密札數
通交通宮禁約事成援之出山事覺密旨令江西捕治逸去不
知所之

清故翰林院編修沈君墓表

孫雄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故相翁文恭公奉嚴旨開缺回籍天下知與不知皆以公之去國爲惜公曷爲而去國爲榮祿剛毅輩媒孽傾陷而去也公任戶部尙書二十餘年意在培養國脈擯節度支其於東朝歲時進奉暨慶典點景之需均主節儉而杜浮濫孝欽后深憾之左右近臣日進讒言巨奄李連英挾寵弄權勢燄尤赫榮祿剛毅與爲朋比排擊忠良公遂不得安於其位矣沈君北山與翁公同里閭肄業國子監南學爲公所賞拔旋中癸巳順天鄉試舉人出公門下甲午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夙慕楊忠愍史忠正之爲人平居日擊時艱常鬱鬱思有所建白同邑內閣中書張鴻振奇士也與君爲總角交又與翁氏有連嘗擬彈劾三凶疏稿以示君君亟稱許謂適如吾意中所欲言因加點竄於己亥十月呈乞掌院學士代

奏疏中大旨謂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於皇上則同且權勢所
在人爭趨之今日旗員之中凡掌有兵柄者卽權不逮榮祿而
亦榮祿之黨援也凡勢位通顯者卽悍不若剛毅而亦剛毅之
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於三
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故竊謂不
殺三凶以儆其餘則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臣伏願皇太后聽
曲突徙薪之言懷滋蔓難圖之義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
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眾懲剛毅之苛暴而用慈祥仁恕之
人李連英奄豎小人復何顧恤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
上安於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矣掌院徐相國桐臚怖其言格
不上達君流涕長跪再三固請仍不允遂將摺匣置案上拂衣
出都道出津門有國聞報館記者來訪君乞觀疏稿君坦然示

之次日卽登報傳播遐邇爲榮祿剛毅所聞徐桐恐禍及己遂
露章劾奏旋奉嚴譴奪職監禁經年始出獄然已憂悸成心疾
居北郭家祠三歷寒暑見人不言時或狂笑惟喜振筆疾書不
能得紙則牆壁几案墨痕狼藉視其所書之語多詰屈不可解
未幾疾卒當君逮問時翁公亦被嚴旨斥責並交地方官嚴加
管束蓋榮剛諸人實陰主之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古今同慨詩
有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厥後庚子辛亥之禍未始不由此
釀之而君則直聲震天下且風義高千古矣君初名棣字誦棠
後更名鵬號北山常熟人父某某官銅山縣教諭少孤受學於
長兄鴻祥鴻祥早卒嫂氏趙守節撫孤君終身敬事之與次兄
鴻聲友愛尤篤都門修脯所入輒先寄其兄嫂已則敝衣糲食
非人所堪鴻祥長子同午幼聰穎君與次兄共督教之不稍寬

假今已才兼文武斐然有聲矣初聘吳縣劉氏繼娶武進費氏
生於同治九年庚午某月某日卒於宣統元年己酉七月二十
二日年甫四十無子以姪同萱爲後余與君爲同年至契又有
昆弟之約且同出翁文恭師之門三十年前鄉人以孫沈並稱
今君已成名而去矣余則遭逢國變偷息人閒他日身後之名
君在雲霄我淪糞壤寧復可同年而語惟念君沒已十有三年
尙未有銘幽之文世運凌夷道喪文敝郢書燕說輾轉流播不
有紀述將益混淆且君之彈劾三凶實與文恭師之去國隱有
關係君之毅然奮筆不畏強禦忠誠抗夫龍比勇氣過於賁育
蓋旣以酬報真知又以保護聖躬鞏固國祚爲公爲私兩無所
憾異時修信史者其必有取乎吾說也爰追述大略郵寄君之
嗣子同萱俾勒諸家乘且卽以表君之墓云

葉侍講墓志銘

曹元弼

自亭林顧先生以孤忠大節守先待後明體達用垂世立教海內學士接踵蔚興東南大師繼起尤盛吾吳惠松厓江艮庭陳南園馮校邠諸先生皆推明絕學立言不朽然諸先生際乾嘉全盛同治中興之日其學雖足羽翼聖經而任重道遠之責未爲危且急也長洲葉公承二百數十年上教下學斯文極盛之緒囊括網羅瀚沚澄深不幸丁綱常墜地禮樂分崩之厄獨醒獨清身教言教高風亮節竝軌亭林方之漢儒蓋顧先生爲伏生而公爲杜子春矣公諱昌熾字鞠常晚取莊子爲善無近名緣袈以爲經之義自號緣袈廬主人性純篤穎悟成童游庠通六經文章高卓氣息逼漢魏事校邠先生深見器異與故太傅陸文端公嘗申季明經王芾卿部郎道義切磋同佐先生修蘇

州府志先生又命公與管王兩君校正說文解字段氏注刊改漏失致多光緒丙子舉於鄉令聞廣譽聞然日章潘蔚如吳憲齋兩中丞汪郎亭侍郎師先後敦聘商榷政治學術多所裨益所過山川考求地理民俗殘碑斷碣罔不參稽既而曾子心痛千里馳歸啜菽飲水愉愉色養父病衣不解帶日不交睫五晝夜遭喪哀毀骨立得肝疾發輒累旬癸未潘文勤公居憂在籍延課其弟文勤丰裁峻整閉戶讀禮絕賓客惟與公時時論禮教古義考金石目錄推服甚至時元弼年十七八就公問故公深執謙讓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蒼籀訓詁詩書禮典章易春秋義例經師家法微言大義有叩斯應剖析窮根元弼於是知經神學海淵源深大而德盛禮恭尤不可及乙酉以弟歿尋遭母喪痛不欲生高柴少連致哀盡禮君子難之丙戌故蘇藩

子壽黃公甫下車卽造廬商論政學己丑會試以魁選成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公卿提倡古學冀得國士而
上以正求下以詭遇浸淫不已樞札許鄭士苴程朱爲世道憂
惟公文章爾雅深厚一出於正在朝恪居官次夙夜匪懈纂國
史考古今治亂暇則與故祭酒王文敏公陸蔚廷太守黃再同
編修討論石刻文字深鄙弋譽干進之習張文襄公密疏薦當
事沮之循資平進賞侍讀銜充會典館幫總纂國史館提調遷
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撰文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賞戴花翎
加三品銜升授侍講辛丑奉命督甘肅學政清介勤慎與諸生
講求經義政治激發忠愛深正大本力塞亂源老師宿學識拔
靡遺關隴故接壤涇邠閒多唐宋元古刻公校士之暇兼訪古
蹟屬邠州大佛寺僧拓石室碑碣爲邠州石室錄三卷論次考

證多於無文字處鉤稽而出推闡史事於衰亂之故歎息痛恨
弔古傷今情見乎辭又纂錄涇州回山王母宮石室古刻未就
尋科舉廢引疾歸里守道彌篤丁未戊申閒朝廷開禮學館博
延通儒修明禮典以公充顧問官故蘇撫陳伯平中丞故蘇臬
朱竹石廉訪立存古學堂以維風教敦請公總教史學公指授
治史途徑一本經術提要鉤元治亂興衰典章經制兼綜條貫
而於忠孝大義濟變要務口講指畫尤深切著明時元弼隨公
與鄒詠春侍講同掌教事殫心協力扶植綱常而經史詞章惟
公尤能一以貫之自戊申至宣統庚戌凡三年學派流傳大江
南北成就漸多及辛亥亂後公悲憫天人艱貞自矢新都竊柄
假修漢史招徠耆舊歌豐之徒思浼龔鮑公毅然峻拒之守死
善道渺與世絕忠憤沈鬱震發詩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焉公

校勘學冠當代初與管明經同鑒定瞿氏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目嗣爲蔣薌孫太守校鐵華館叢書精埒澗養爲潘文勤校功順堂叢書傳習藝苑又彙括歷代藏書源委爲藏書紀事詩七卷示學者讀書津途論列古今石刻發凡起例創通大義成語石十卷兩書皆獨有千古然在公學問全體猶一斑耳以公經術之深而未有說經專書蓋先輩慎重經義惟以聖賢成訓立身教人不敢輕言著述也最後劉翰怡京卿延校宋本四史然公注心魏闕舉曰河山至痛在心積病深矣如何不淑哲人遽萎三綱解紐六經去籍一髮千鈞誰與繫之公生道光己酉九月十五日以宣統丁巳九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先世居浙之紹興曾祖諱永源祖諱秀荃始遷長洲考諱震榮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妣李氏世德累徵篤生純賢祖考皆贈如公

官妣贈淑人配王氏同治甲子舉人鼎元女封淑人先公卒子
恭彝邑庠生能承家學早卒公弟昌言無子準禮文國典以從
弟昌駿子嘉穉奉公喪祭俟嘉穉生子爲恭彝後女子子一適
浙江候補知縣王立勛公弟子閔達居多同里潘部郎祖年得
公指授精目錄校勘爲公刊詩文集皆六藝之英華忠孝之軌
範也宣統戊午十二月壬申嘉穉奉公葬吳郡天柱山峨九嶺
下元弼承公教三十餘年悉公學行卓乎經師人師涕洟操觚
爲斯道痛

銘曰六藝羣書統宗會元奚元奚宗曰明人倫公之盛德春陽
之溫節高天下秋霜貞現時曰無忝至孝以敦時曰得仁卓立
孔門世有眞儒不息乾坤無絕無乖大義微言靈均問天巫陽
招魂孤忠上訴雨泣潺湲噉噉龔鮑皤皤申轅國史儒林兩廡

蘋繁教澤學派支流衍繁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天柱之麓松柏
盤根清風萬古式是高原

繆藝風先生行狀

夏孫桐

先生諱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藝風江陰繆氏先世自宋
南渡時宏毅公官統制駐兵毘陵遂家焉歷十一世至諱仁者
於明中葉始居江陰申港鎮又九傳諱燧康熙中官浙江定海
縣知縣有惠政歿祀名宦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秉奎邑庠生
祖諱庭槐嘉慶乙丑進士官至甘肅平涼府知府考諱煥章道
光丁酉順天舉人官貴州候補道先生生而穎異十一歲畢五
經十二歲遭母瞿太恭人喪哀毀如成人事繼母薛太恭人能
盡孝觀察公連試禮闈不得志從張忠武公國樞軍旣而入蜀
省兄伯康公酉陽州任所兵亂阻隔久不相聞咸豐庚申粵寇

陷江陰先生奉母渡江避亂居淮安肄業麗正書院爲漕帥吳
勤惠公所識拔從院長丁儉卿先生受經學小學久之觀察公
已得官佐黔撫田公與幕遣人迎眷中途聞田公去黔觀察
公亦牽註罷官復游蜀遂至成都時先生年二十有一從陽湖
湯秋史先生擘究文史始爲攷訂之學會四川舉行丁卯正科
並補壬戌恩科寄籍華陽應試獲舉改歸原籍先後入將軍崇
文勤公總督吳勤惠公川東道姚彥士方伯幕徧歷川東北諸
郡搜揚石刻始爲金石之學張文襄公視蜀學執贄門下爲撰
書目答問始爲目錄之學蓋先生未通籍之先一時耆碩咸以
著作之才相推重矣光緒丙子恩科成進士改庶吉士開館大
課以重修庶常館賦命題擢第一次年散館一等授職編修在
館職殫心著述暇卽日涉海王村書肆搜訪異本典衣購取知

交通假鈔校攷訂日益博通張文襄總纂順天府志招之相助
明志簡略二百餘年未有續修乃與文襄發凡起例以宋臨安
兩志爲法加恢擴焉旣而文襄出任晉撫遂繼爲總纂歷七年
而告成時推鉅製已卯分校順天鄉試得士最盛福山王文敏
公懿榮以經策補薦獲售眾尤稱之歷充本衙門撰文教習庶
吉士國史館纂修總纂京察一等吳縣潘文勤公爲國史總裁
疏請編輯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隱逸五傳賡續阮文達公所未
竟先奏派爲分纂尋借南海譚叔裕先生同爲總纂後譚公外
任遂獨任其事文勤以憂去掌院徐蔭軒相國繼爲總裁初亦
甚相推挹旣而相國示以紀大奎易說命編入儒林傳先生謂
易有經學之易有術數之易朱子注參同契四庫列之道家而
不入經部大奎未可補入儒林相國亦首肯後有相忌者譖言

先生恃才獨斷遂相齟齬戊子丁繼母憂居廬數月整理五傳告成繕稿呈館始奉匱歸里主講南菁書院分經學詞章與定海黃元同先生分任之服闋起復京察覆帶引見記名以道府用未幾復奉觀察公諱主講山東濼源書院張文襄招主湖北經心書院未赴歸里營葬服闋充國史館提調甲午大考翰詹原列三等一名已拆卷露名徐張兩相國翁協揆奉命覆閱以題字筆誤改置三等一百二十四名先生以徐相國史館宿嫌有意求疵遂浩然有歸志矣張文襄聞而招之重修湖北通志逾年文襄移督兩江聘主江寧鍾山書院自丙申至辛丑主講凡六年復遙領常州龍城書院課士之暇一意刻書日事校勘叢書數集陸續告成金陵爲東南都會故家藏庋時時散出蘇滬密邇估客奔輳所收舊籍金石書畫乃益富庚子之變海內

震擾江南幸稍安及和議成朝廷銳意變法張文襄集東南名流於武昌以資討論先生應招往遂領江楚編譯書局在江寧舉其事改鍾山書院爲高等學堂充監督兼領中小學堂親赴日本考察學務歸乃酌定課程編輯課本一切草創中西之學兼重訪聘教員皆取淹通篤實之士講求教授管理之法實事求是力戒襲取皮毛陋習第一屆畢業諸生頗有明達通才後膺政治教育之選者量吏援故事疏陳績學碩儒士林矜式詔加四品卿銜尋辭學堂監督專辦江南圖書館事時江浙藏書家常熟瞿氏歸安陸氏錢塘丁氏號爲鼎足陸氏書爲日本購去而丁氏亦中落時論頗懼蹈陸氏覆轍流落外邦急赴浙與議以七萬金全購善本書室所藏益之捐購之本至今海內各省圖書館美富以江南爲冠戊申張文襄管學部疏薦特旨徵

召以圖書館事未竟請緩行宣統紀元學部奏充京師圖書館正監督次年至京召對養心殿詔以學部參議候補時圖書館猶未建暫借城北積水潭廣化寺爲儲書之所既任事先分類清理書籍內閣大庫檢出元明舊帙其中宋本猶爲元師平宋時由臨安祕閣所收一鱗片甲有自來藏書家所未覩者集刻爲宋元本留眞譜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著之加考一篇又編本館善本書目八卷各省志書目四卷初江蘇議修通志延爲總纂當事屢更迄無端緒至是始重定條例分授協纂諸人尅期編輯意俟京師圖書館規模畧具書目編成卽乞長假專辦志事無何湖北兵變東南諸省應之詔下遜位海內雲擾先生亦辭職歸矣自是卜居滬上慨歎滄桑杜門不出惟以書籍遣日整理舊著四方知舊大都避亂來滬訪書問字踵接於

石印本
門國變後文獻凋零咸懼國粹湮沒購書刻書之風轉盛吳興
劉翰怡張石銘兩君並哀集叢書咸向就正武進盛氏自建圖
書館雖無祕册通行精本甚備亦請編書目寓滬遺老結詩社
先生年最高稱祭酒焉甲寅清史館開趙次珊尙書聘爲總纂
先生身爲舊史生平網羅文獻有遺山石園之志欣然應招先
爲條舉大綱貽書商榷及至館與同人集議開館之始多所贊
畫因不能久居京師趙尙書許攜書自隨以國史儒林文苑循
吏孝友隱逸五傳初稿原出手纂後經他人增改仍願引爲己
任閱兩年除循吏一傳讓歸他手餘四傳皆脫稿又成土司傳
明遺臣傳則國史所未具而創輯者也又擬全書凡例一卷又
徧閱明史列傳一過發明其每卷編次義法筆錄寄館以備印
證甲辰戊午兩次至京商辦史事力主先擬定傳目以時代爲

段落擇人分任久之乃定議自任康熙一朝而時局日紛牽於生計遂分日力於所任史傳僅脫稿十之六七每自引以爲憾江蘇通志重議開局馮夢華中丞主之以金石一門非專家莫辦先生命子僧保預其事自發家藏搨本編錄考訂一手成之江陰續修縣志先生爲定大綱延里中耆舊通才任分纂而自總其成焉先生三十通籍早負時望以性剛不能諧俗棄官時甫逾五十取竹垞語以七品官歸田刻小印用識微尙後勉應召一出本擬卽賦遂初尋遭世變終隱海濱溯二十年來名山壇坫著述自娛自謂不以富貴易其樂也已未春感疾尋愈猶鉛槧不輟江陰志及通志金石皆於是秋告成十一月初一日卒於上海寄廬年七十有六先生恪守乾嘉諸老學派治經以漢學爲歸有清一代經說搜羅甚勤王葵園先生續刻經解多

所取資早膺史職於乙部致力最深拾遺訂誤悉本錢氏考異
王氏商榷家法於當代掌故徵求討論心得甚多爲文私淑全
氏鮎埼亭內外編以翔實爲主不尙空言凡考古述今論治論
學生平蘊蓄皆於文集中見焉駢體少喜小倉山房後乃取法
北江出入駢軒亦歸紀實而戒浮靡詩多指事類情主雅贍不
矜格調晚好輯詞而不多作酷嗜金石先後得劉燕庭韓小亭
馬硯孫瑛蘭坡崇雨舲樊文卿沈韵初諸家所藏榻本宦游所
至又得打碑人李雲從聶明光等並善搜訪於畿輔山右山左
大江南北及皖中石刻椎榻幾徧所編收藏目錄共得一萬有
八百餘種凡僞造摹刻無時地可考者皆不錄輒與瓦亦不預
後續得復千餘種藏本之富爲前此金石家所未有又補正孫
趙兩家訪碑錄爲金石分地錄初擬補續金石萃編先就遼金

元輯錄以非獨力能成輟而未作考證未有專書散見文集筆記及順天湖北江蘇金石志中目錄之學貫串古今尤慕士禮居黃氏早年助潘文勤公搜輯黃氏題跋編刻行世續得者江建霞及鄧秋涓分爲刻印後復有得經章式之吳印丞兩君薈萃諸本各將所得增入合爲一編晚乃索稿刊成海內藏書瞿楊丁陸諸家皆至契互通借閱資以鈔校自編藏書記欲然謂限於力僅可與陽湖孫氏五松園相頡頏續記及再續記較初編數且過之所校刻古書詳溯源委剖析異同具載於序跋論者謂與堯圃書跋允稱同調祕籍孤稿以力薄不能多刊每貽同志好事者如張文襄王葵園劉聚卿劉翰怡張石銘諸人所刻叢編每有贊助盛愚齋刻常州先哲遺書則全出先生藏本編校亦一手所成原擬分爲三集寫定目錄因辛亥之變就已

刻者結束尙餘二十種存俟同郡後來者廣續之筆記積數十冊皆關掌故晚年志在理董畧創類例擬刪去重複瑣屑及習見者未及編成藏待來者其著述已刻者菴風堂文集八卷續集八卷辛壬稿三卷乙丁稿五卷金石目十八卷讀書記四卷藏書記八卷續藏書記八卷遼文存六卷續國朝碑傳集八十六卷常州詞錄三十一卷孔北海魏文靖韓致堯李忠毅年譜各一卷未刻者詩存四卷詞一卷尺牘二卷金石分地錄二十四卷再續藏書記不分卷碑傳集補遺十四卷秦淮廣紀十二卷代端陶齋撰壬寅消夏錄若干卷所編刻叢書雲自在龕叢書五集共十九種對雨樓叢書五卷藕香零拾三十八種煙畫東堂小品十二種自輯古書及國朝人小集家集皆在其中對雨樓刻成贈友餘版並藏於家孫桐同鄉里申之以婚姻在詞

館爲後進熟聞緒論知先生有經世才生平遇奇仕宦不達以
著述終老晚預修史亦未能行其志不得繼美石園世所同惜
身後未十年藏書已散則尤深慨歎者也曩曾據自編年譜兼
證著述代其家草行述茲復爲要刪略具學行梗概俾後之傳
儒林文苑者有所採擇焉辛未季秋夏孫桐謹狀

碑傳集補卷九

男孫僑校

五ノキナ

三十一

碑傳集補卷十

江都閔爾昌纂錄

科道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思顯王公墓誌

銘

郭爲觀

公諱奐曾字元亮又字思顯號誠軒世爲平陽之太平縣人高祖守業明晉府引禮曾祖之慎出粟賑饑例授知事祖庭貢士鄉飲大賓父履浩順治庚子舉人以公貴誥贈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再贈考功司郎中母衛氏兩贈宜人生三子奕曾以廩貢歷任蔚州介休兩學訓導美曾以副貢任山陰教諭公其仲也幼篤學能文年十九登賢書又七年成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轉吏部文選司主事稽勳文選兩司員外郎稽勳考功

文選三司郎中丁繼母衛宜人憂服除再補考功復轉文選在
吏部凡歷八任改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掌浙江山西山東
陝西等道事其仕當聖祖仁皇帝中年危言危行以剛直果敢
聞於時舉朝有王愇子之稱然亦以此齟齬不能久於其位鄉
先達吳沁州田陽城兩相公雅愛重之吳目爲清流砥柱田於
其歸贈之詩有羞取一緡半緡物却貪萬口千口碑之句公始
以行人典試粵東最稱得士於其鄉尤慕海忠介公之爲人故
序試錄及之蓋其清操亮節自命久矣其司稽勳考功也條論
外官丁憂取結京官服滿繳照及部司說堂之煩苛非體辨治
喪盡喪之異同以發動貴蒙蔽之奸摘饒州府縣互訐並藩司
庇隱之罪持論皆不可奪至秉銓衡謝請托絕苞苴疏壅滯抑
奔競列選法十二則及各途分缺之例科條井然夙弊澄清人

不得干以私而胥吏亦無所售其奸意主疏通正途請教官勿用捐納選補或不合例者爭論再三雖見忤部堂弗恤也至今論選司者獨推之嘗有題陞同知者部司皆避嫌格不行上察得其情奏對皆被譴公獨伏墀不起出懷中擬行稿上之侍直者劾其越職奏事上素知公忠直置不問未幾而有監察御史巡視北城之命賜人參一劾御製詩一章以旌之公益感激涕礪知無不言歲中章凡十餘上言捐納歲滿不得請展限無事不得請開例又言包捐奸人翫法亂政請寘重典又言閉糴病農傷民宜嚴各省禁粟出境之條又言開溜淮道河道所經居民不無失業請給資預徙更先期招商儲粟則夫易集功易成又言內閣出政之地閣臣票擬未經御批發科而聽閣吏宣傳於外漏泄機密恐誤國事中書借人代筆不行退黜簾官一名

兩見不自引罪既無以表率百僚又無以仰贊萬幾撫臣有請
捐贈其外祖父母者已得請矣公言二本非孝邀寵非忠亂公
典敗名教生有愧於官方死無以謝其祖父其條陳必關國計
舉劾不避權要類如此愛公者聞以爲言公掀髯奮曰曷受聖
明知遇恩圖報末由今國家事更有大且急者方思捐摩吾頂
踵乃欲結吾舌耶公立朝二十餘年仕不期宦達志不期得君
在列曹則有爲在言路則敢言守正不阿孤行其志殆古之遺
直與然非遭逢聖明悉其忠款曲加保全其不以言得罪者幾
何哉既歸讀書樂道食貧索處恬如也林居凡三十年壽八十
有五而卒公性孝友生二旬而失母二十一歲而失父生平念
不識母言之輒嗚咽居父喪毀瘠不欲生已恐傷王父心抑哀
就禮色養終其身事繼母以孝事諸父諸母如父母各得其歡

從昆季十一人友愛雍穆皆公之導也爲文簡潔直樸立言必衷諸道有文集行世元配張宜人庠生國爽女先公四十年卒卒之日爲康熙丙子三月初六日距生時得年四十有五其行實詳公所爲墓誌中今不重誌繼配高宜人處士斗昂女柔順可配君子子孫方倚以爲庇然以公歿致疾竟至不起時乾隆二年四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六子何增廣生娶張氏絳州庠生公鏊女繼趙氏絳州處士公楷女繼柴氏候州同公京荃女張宜人出女四張宜人出者二一適處士衛公邑澗男太學生棣一適戊午亞魁李公洙男歲貢生有孚高宜人出者二一適乙未進士惠安知縣韓公從王男枋一適癸酉舉人會稽知縣張公我觀男識孫男二士敏娶谷氏甲辰經魁程女士敬聘柴氏育椿女孫女二人一適右玉衛教授趙公思植男候州同

石印一
熟典一適太學生梁公克明男萬育公以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卒貧不克葬越兩歲至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始葬於曹路西北之新阡而以張高兩宜人附焉是阡也公之羣從多厝焉故葬於是從公志也銘曰

維公之德璞玉渾金維公之行嶽峙瀆湛驅不踰中人而志轟立乎千尋生可謂大臣而沒不失其赤子之心千載而下憑弔其墟者尙仰止乎藐姑之陽九原之陰

馮浩傳

桐鄉縣志

馮公浩字養吾號孟亭祖景夏公幼卽穎異爲祖所鍾愛旣長好學深思博通經史乾隆丙辰舉於鄉戊辰成進士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與續修文獻通考爲總裁所推重壬申春鄉秋會一歲兩與分校鄉闈有力爭之主司而獲雋者爲吳江陸燿其

後巡撫湖南以清節重當世丙子典試江南閱落卷至萬餘窮
日夜搜錄恐不及旋升御史以憂歸服闋赴補中途疾作而歸
遂不復出家居四十年僑寓郡城優閒養望著述自娛凡所以
矜式鄉里者必以厚風俗敦行誼爲本先後主常州龍城浙東
西崇文戴山鴛湖諸講席雅意作養人才不沾沾講求文藝每
遇純廟南巡公輒進獻詩冊屢拜緞疋荷包之賜當三十年四
次南巡詔徵在籍諸臣公亦與焉具見帝心簡在而公適以微
疾不能赴召嗣以行輩漸高海內士大夫之至其地者咸式廬
造謁歸然負東南之望甲寅重游泮宮乙卯重宴鹿鳴壽已八
十有三長子應榴幼子集梧皆通籍在朝同官清要歷秉文衡
公皆及見耆英福分在桐邑當首屈一指云卒祀鄉賢祠

書先師錢星湖先生事

蘇源生

先生名儀言字藹人號星湖浙江嘉興人太傅文端公諱陳羣之曾孫安慶同知諱汝恭之孫侍讀學士諱福胙之子也嘉慶辛酉舉人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歷官雲南山東司主事貴州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總辦八旗現審處會典館總纂並提調升河南道御史掌貴州道御史刑科給事中工科掌印給事中稽察內倉豐益倉戶部銀庫巡視中城誥授中憲大夫庚寅因公累罷官道光三十年四月初七日卒年六十八

先生之生有五色文禽見於室故初名達吉後改今名少讀書海寧園花鎮外祖家九歲侍母戚太恭人入都十二歲徧讀十三經熟精文選背誦不遺一字初讀賦卽擬作山賦數千言立就張船山先生歎賞不置一日手畫桐一梅一以贈題句曰錢

郎十二已英妙能讀盧全月蝕詩比似卷阿桐一樹露華新長
鳳皇枝先生小字桐故云又曰尙書家世多才子十葉金貂萬
首詩我欲拈毫畫梅里爲君點染向南枝十七歲侍父學士公
入閩學署十九領鄉薦因學士乞歸後小病遂不赴公車壬戌
三月丁外艱自是至己巳奉母里居之日多沈潛經史纂述極
富

改官之明年配陳恭人與先生女兒侍母戚太恭人入都先生
同產惟一姊南北追隨共侍几杖又嘗款族姻子孫下榻寓廬
具脩延致戚太恭人姪某使更番侍母笑言瞻視顏色先意唯
謹家貧累重陳恭人黽勉有無甘旨無缺於供甲戌夏女兒產
亡戚太恭人遂多病百計承歡心力爲瘁丁丑三月母卒奉櫬
歸葬己卯服闋還京顏所居曰定廬劉芙初太史見而稱之曰

如子乃足當一定字時先生養親事畢益淡於功名矣性清介
事上官歲一投門狀不請謁落落寡交一二知己外無漫與酬
酢者尤不好竿牘夙苦痔不能久坐倚牀執卷無倦容嘗黎明
起中夜寢無分寸功不在書曰吾於此得養心之樂作詩文亦
如日用飲食殆安之若性矣

庚辰先生補官英相國倚重遇事直陳多所匡補會察辦豁免
議蠲賦之法使實惠及民不果行同官或因公事齟齬之堂見
日長官既寤先生言盡取寮屬所上書付先生某君書在焉及
同歸司署行且讀某惶恐無措則慰之曰公事正當各抒所見
惟詆謀已甚者施之君子固相忘於無事不然危矣某愧謝值
現審處剖決如流與魏春松侍御論事契合手摘成案若干冊
吏不容奸畏忌甚及先生改御史同官朱修撰昌頤聞科吏聚

語皆拊掌曰錢公去此吾屬無患矣

先生入臺後章數十上皆焚其草源生所知者如陳京師流民不應押送回籍劾浙撫諱飾糧艘事劾江南吏治劾浙江學政又陳河漕鹽政南路屯田各事宜巡城每四五日一視事隨到隨決無稽留旬日者嘗曰小民細故導之使速已縱不免小有不平猶愈於久繫株累耳事關倫紀不可以窮治既輕決猶矜慎以思且筆錄以訪於人讀記事稿書某氏婦文及廣州附記祁中丞語亦足見先生之存心已在中城嘗以獲盜保坊官李德林爲今後遂以爲例西城設廣仁所推廣棲流所之意歲集貲以養羸老又奏請廣義冢地滿事日嘗從容問屬官許君惇書曰吾治事有失乎許肅然對曰貧民爲小貿易者感公德尤深蓋無賴子多挾私誣控先生燭其奸遇事懲創不妄傳訊一

人吏無可緣爲利久之亦無妄控者矣

先生稽察銀庫不受陋規爲文秋潭先生所知京師稱之曰前陳後錢陳爲午橋先生清節重一時先生同年亦同志友也時先生貧益甚長子婦主內政屏當險具罄至賣字以給時親友官於外者不乏人或欲寓書代言峻卻之饗飧不繼嘯歌自如嘗見先生辛卯答仲女詩曰債券如落葉薄寒初中人由來治生拙昔已在官貧又曰婦窘炊無米翁誇筆有神又見查春園贈句云坐擁圖書眞足樂家無儋石不知貧李君次白亦有詩曰朝衫可典琴可爨但有書讀百不憂皆紀實也

戊子京察一等己丑內簾監試庚寅因戶部失察假照案鐫一級初先生直捐納房僅數月以剔弊爲己任一日黎明赴公所見一人持文逡巡門外遽取視則直督催補監照事且云上年

咨部未復也稽檔冊無上年文閱監簿又無李珀等三人名遂代長官草奏以吏郭坦送刑部治請託百至戚太恭人戒門者毋通刺有餽小罌云南來蔬果也呵之去持益力自後半年餘部案久不結會以憂去事遂解及再至京師同人偶及之曰奏當吏自承誤以監生名填貢生簿耳杖郭坦準珀等三人給照先生一笑罷至是蔡某事覺親友知先生前事者力勸自陳先生笑曰同罪數十人獨曉曉何爲且吾實疏縱閱監簿遺貢簿使得巧脫焉咎奚辭升沈有數吾思之熟矣源生聞其事於所親嘗論先生當日若不以憂去讞獄者或有所忌不諱節涓涓旣塞何至流爲江河而先生泊然終不自言也董琴涵觀察前作五君詠有先生是年復作後五君詠其五云給諫志通濟侃侃古遺直胸中萬卷書論事有特識側聞驄馬威清風動京國

吏議來無端，倏然六月息。周稚圭中丞湘南道中亦有五君詠，其四云：待軒吾畏友，學粹行誼敦。淵淵千頃陂，誰能測其源。白雲在天際，玄鶴相與鶩。超詣謝塵滓，知希安足論。源生謂此二詩能道先生高致云。

先生罷官後留京三年，以廣督盧敏肅公聘爲嶺外游主學海堂。堂在粵秀山中，與諸友商略經史，顧而樂之。嘗器儀墨農克中有用世才，曾勉士釗有經術氣，又稱林伯桐孝友，吳岳理學侯康，侯度，陳澧等博覽居溥，茹葵，潘繼李等詞章。時時誘進之，不倦。時有人窺先生與大府厚冀有請而未敢發，先生覺之，遂與盧公約曰：吾在此，凡涉官場升轉及洋鹽二事，當緘口不道一字，所不能忘情者，其寒士謀館穀乎。盧公笑曰：諾。先生出告諸生，使揚言於外，故居粵三年，門無雜賓，惟有關利弊之大者。

聞見所及不引嫌緘默如勦辦夷船招徠呂宋米開小金河當事皆就商焉課諸生爲專經之業定季課章程頒日程分句讀評校著述鈔錄四式每課數十鉅册一一丹黃評覽粵人之學益彬彬矣觀羊城錄別册依依愛慕情見乎詞非教澤淪浹士心而能致是平時朱蘭坡侍講之子鼎元在粵呈詩曰左宦憂時切南游講學殷且述之侍講亦以詩寄懷云首數韓門羅籍混胸懷杜廈庇單寒注云兒子書來言先生具有廣廈萬閒氣象

先生在粵時朝廷方罷停升之令中朝重臣素重先生名屢書招之且屬宮保盧公勸駕笑謝云江湖浩蕩樂於當官吾甘以齷鹽送老不復作春明夢矣然體素羸瘴鄉多疾遂於丙申春應河南巡撫桂公聘來主大梁講院先生教士各就所志而導

之或問性理或談詩文因材教督不拘一格頒日程課讀經及語錄文字旬日考定甲乙隨課升降又屬河道張公捐置經史諸籍勵諸生學輯賦選評注刊劉念臺人譜又屬方伯張公刊近思錄集注頒發書院諸生游其門者如固始蔣湘南商邱陳凝遠密縣翟允之洛陽曹肅孫祥符徐籛齡皆彬彬有以自見與中丞牛公交善不干涉公事惟民情欲達必以告道光辛丑黃河決水圍梁園紳士皆恃先生以無恐又如新鄉復古齋書院中丞舉諸郡士民卓行皆力贊成之先生祖安慶公乾隆朝宰新鄉有生祠於趙村父學士公兄弟使車經過輒展謁先生近念祖澤捐田奉祀曰吾祖愛民力甚數十年享祀重煩父老非公心也新人感先生意復祠安慶公於書院亦欲以慰先生孺慕云

先生稽察銀庫清節甚著及道光癸卯銀庫虧短事覺時先生去官已十餘年猶與眾同受罰人皆代爲扼腕先生怡然安之惟與源生郵筒商選中州詩紀事一書蓋襟懷超曠不以得失介懷故從容淡定如此云

先生於學無不通其治經先求故訓博考眾說而折衷以本文大義少日有六言詩曰六經自有神解不在詁字釋文一笑魯魚帝虎何殊陳蟻蠹蟲閒舉示子寶惠曰若曹誦此得毋以乃翁薄考據而不爲乎亦聽之而已詩意蓋謂欲得經解必通訓詁而泛濫訓詁未必遽獲神解耳著經典證文說文雅厭雅厭者以十九篇之次寫九百四部之文而以經籍傳注推廣之仿西山法作洪範衍義仿國語作歷代史語又作穀梁測義選讀俱草創未就而先生卒矣

先生言學服膺朱子在粵時以粵人留心詞章者多特令讀朱子大全集以培其本來返後亦屢爲諸生言之嘗自誦其先世之言曰讀程朱書謹身寡過幸矣其他立說之高妙者不可自爲亦不可以立教也然見子弟口說異同則又訶止之恐其務辨爭而不從事於實行近讀易悟乾元用事卽一以貫之又於損益得養生法皆見道語

先生喜讀史尤熟於漢三國晉書補晉兵志朔閏諸表輯十八家逸史撰三國會要南北朝會要本史外博采羣書得渾天象說三字石經魏吳都城金墉城圖之類數十百篇悉爲甄錄尤詳於地理旁行斜上易稟數四推步術算直取李四香朱筠麓注謂專門名家不可攘美視徐仲祥王齊物精審十倍之矣先生爲會典館總纂專辦天文輿地諸圖象同館程春廬朱筠

麓諸先生有所著皆就商榷國朝禮樂制度六部條例因是益習復手撰皇輿圖說四十卷又嘗總纂戶部則例重輯臺規手定條例具有卓識

先生仿明焦弱侯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集閱文集千餘家益以直省志乘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孝友貞烈累千百人積二三百卷薈粹淵藪史裁通識一代文獻備於是編嘗言之同鄉朱侍郎方增陸方伯言朱作從政觀法錄陸撰政學錄皆先生啟之又自節錄名臣事狀爲先正事略尤珍祕焉

先生於諸子百家輯錄其有用者多不勝記醫家言尤精深先生輯國朝詩人之有清尙者若干家曰冰蔬集近又輯中州十二家文鈔又輯友朋投贈唱和之作編年錄之曰韞翫集源生假讀一過因得詳先生出處大概云

先生十五歲以前作詩曰敵帚集朱梓廬先生評曰當古者入學之年已似此斐然成章豈非天才侍閩二年有閩游集刪存一卷自言少年侍下可樂之境僅此不忍棄也已已以前里居詩存四卷曰北郭集安慶公故居北郭秋涇橋有書室曰靜讀齋時從梓廬及舅氏餘齋兩先生講詩法益精進吳蘭雪舍人題北郭集曰讀書能養氣醞釀出清詩諫果多回味寒花少媚姿又曰改官仍澹泊訂史更精研同社慚余長名山讓汝專其推重至矣己巳借居繆十二員外澄觀廊用陸士衡連珠句也先生愛之嘗曰叔度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誠使撓之不濁雖澄之何加於清是以居京師從仕宦尤不可不澄觀乃自題己巳至丁丑詩曰澄觀集八卷己卯服闋後至己丑詩曰定廬集八卷自序曰人生得喪憂樂日接於吾前定何能也抑聞之彥和

論文心定而後結音予偶涉翰墨未嘗輒隨於心而強出之則以之目予詩其可罷官京居三年詩曰刻楮集四卷癸巳出都後詩曰旅逸小稟用謝靈運東方就旅逸皇甫冉無機成旅逸意也此二種先刊行先生屢戒作詩然所存已二千篇來返後曰旅逸續稟別有詞集若干卷

先生古文集已巳以前曰畫書船山先生題曰大文合理小文愜情情理兩得浩氣縱橫如此少年益以閱歷因文見道致用可必丁小鶴先生序曰衍石子成童泛濫於詞章弱冠沈潛於典籍窮理養氣深究治亂得失之故洞若觀火無益之文悉爲屏棄每發一議必合於道而於人心風俗三致意焉兩先生之推重於少年時者若此使及讀晚年之作又不知敬服何如也又見先生兄子寶甫呈詩曰行年二十四下筆足千秋董琴涵

伊任補十
一
觀察辛未贈詩曰實事必求是誤書獨能思文章重義法精絕
詞無卮丹黃謝朝謁十日九下帷又曰英年御長轡萬里堂堂
馳他時定七略名山非子誰甲戌寫成颺山樓初集十六卷癸
巳在粵專取記事之文刻之曰衍石齋記事彙十卷賦頌論議
駢儷之文悉刊落寶惠私錄成帙六十卷來返後所作益多其
卷帙與記事彙相等云

康熙中崑山徐健菴尙書刊宋元諸儒說經之書百四十種爲
通志堂經解采摭至廣先生以其未備復集同人之資刊宋司
馬光溫公易說六卷張根吳園易解九卷楊萬里誠齋易傳二
十卷徐總幹易傳證四卷元黃澤易學濫觴一卷宋鄭伯熊敷
文書說一卷黃倫尙書精義五十卷趙善湘洪範統一一卷王
質詩總聞二十卷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戴溪續呂

氏家塾讀詩記三卷王安石周官新義十六卷附二卷李如圭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宋蘇轍春秋集解十二卷朱子孝經刊誤一卷明呂維祺孝經本義二卷孝經或問三卷呂維祐孝經翼一卷宋鄭汝諧論語意原四卷熙時子孟子外篇註一卷元許謙讀四書叢說七卷熊朋來瑟譜六卷共二十五種名曰經苑缺者補之訛者正之日夕丹鉛躬自讐校自道光乙巳起庚戌竣事此外尚有宋陳經尙書詳解五十卷傅寅禹貢說斷四卷蘇轍詩經傳二十卷嚴粲詩緝三十六卷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三十卷七卷黃幹續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九卷黃震讀禮記日鈔十六卷元吳澄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宋陳祥道禮書一百五十卷陳陽樂書二百卷胡銓春秋集善十二卷高閑春秋集註四十卷

石印本一
朱子論孟精義三十四卷陸佃爾雅新義二十卷賈昌期羣經音辨七卷司馬光切韻指掌圖二卷皆已寫清本未及授梓而先生卒矣

先生詠頌祖德錢氏五百年文獻集大成於先生之手少時輯廬江錢氏藝文略列經史子集各數十種其後時加增訂集部尤夥乃輯廬江錢氏文匯詩百數十卷專集則選錄之遺篇賸簡則廣蒐而勘定之文則分體編次詩則人自爲卷若本集已佚僅存一二者別錄曰遺音集又以先世仕宦多專祠在明世太常顯忠祠最著近若施南祀蒲圻安慶公祀新鄉其附祀名宦鄉賢者尤眾乃輯廬江錢氏祠祀略二卷又編次先世投贈詩什名曰清風集後又輯廬江年譜八卷自元明至今編年繫事書其卓卓大者有綱有目爲一家之春秋創例也事蹟采自

史乘及諸賢詩文必著其所出書慎之至也尤詳於家風舊訓
爲子孫法戒也其中所書在前明如太常以言事罷官侍御以
貢生劾客魏又近百年來政事文章之美皆爲人所共知而源
生歷溯秦溪世澤太常而下如淵甫公之顯揚孤忠西乘公之
以跛隱避璫勢西安以耆碩訓士贈光祿之至性達行實光啟
太傅之業又循吏則有臨江永州德慶於潛蓬州高節則有蒿
園撫松居理學則有紫雲介亭至於名德義行施於宗族則置
義田贍戍役重譜系施於鄉則備倭捍患拯疫瘞旅鄉約有書
淳風有會其他遺聞軼事一爐半梳之文祥蓮牡丹之圖小瀛
洲十老之社萬蒼山之樓壺天玉露之著書藥圃之種花筆之
於書聲容如在若夫表章前聞誦述德美賣畫佐讀蔔菜安貧
家風自昔然矣

源生讀錢氏世譜自明正嘉閒臨江父子叔姪四進士起家至國朝太傅少寇宗伯子孫科第相繼前後十二世矣先生父學士公與農部侍講三昆弟同官清要中外仕宦同時十餘人迨先生官京師從兄裴山從父潤齋相繼開府寶甫亦由翰林歷方伯而先生則惟盛滿是懼常日戒勅子弟舉學士署堂延澤之義以訓曰君子之澤能久延者其讀書爲善乎庚子兩子同捷寓書勵以念祖修德寶惠拓先生家書六册名言絡繹道德之氣盎然此可以觀家法矣

先生內行淳至接人嚴肅而意慈厚事從父母奉舅氏敬愛甚伯母金恭人年九十矣寓書奉甘旨極孺慕友愛從兄弟敦勉道義從弟警石廣文博學擅文章以書質疑問難無虛月從孫聚仁侍京邸久受讀書法著作名家其他成就族子弟甚眾京

居極困時養族姑無父者爲之嫁甥女復訪得某氏棄女撫之如孫女濟戚黨之窮乏不以無力辭下榻招游士貧失所者盡心以教成一藝使自食其力曩於西城賑廠遇一士載歸衣食之其人背德置不問故人子有文行存問尤至次白子文賁依侍絳帳旣贍之金復令寫其父所著服賈遺注輯述一書欲爲之梓而未果

先生慎交游里居與嘉定陳蓮夫講學相善也庚午歲與同年劉芙初董琴涵朱勳楣屠琴塢謝向亭賀蕩耕周稚圭諸先生爲消寒詩會甲戌與劉董吳及陳石士朱蘭坡陶文毅梁茆鄰胡墨莊諸公重舉此會敦勵學行不事聲氣諸公皆有專集行世入臺與吳侍郎傑論事相契與董方立李次白兩孝廉賞析文字董作水經注疏嘉慶輿地圖助之考正又嘗集同庚生者

爲癸卯會次白與焉考古人癸卯生得稽叔夜王仲淹洪景盧等十二人賦詩尙友焉與朱野雲山人曹玉水評事作清曠游入粵後激賞墨農勉士折節與交墨農送先生北歸有一代史才經采擇累傳詩教本和平之句勉士贈序則曰先生通經術熟史傳藏古今輿圖數十家多識國朝先正事實故短視縱言及當世大利病日光炯炯灼人蓋非忘意天下者二子之知先生深矣

先生家無長物筆硯器具取適用而已惟癖嗜書十四五歲時爲父執擬進御文字得金學士公遂賜之以覘所用則之廠肆買水經注高青邱集讀之陳恭人奩中金盡用以買書更脫釵珥繼之斗室中連牀塞屋無隙地行役則緘膝自隨纍纍後車多費無所恡嘗見仙蜨齋藏書目今分貯南北中三處猶各數

千卷云

先生平生以文字自娛有請業者至樸陋不吝繩削曰吾之長技但可鍼灸文字耳手訂近賢詩文集家集外有蔣春兩戚餘齋兩先生詩丁小鶴秋補齋兩先生文皆刊行又爲戴簡恪公刪定汪晚華詩在粵選學海堂二集皆斧削成之來汴後源生嘗請定故友李于潢詩窮數晝夜力改存四卷源生撰中州文徵先生爲代閱櫟園柳下山蔚數家之作源生因此悟選文之旨辛丑夏書院被水先生避居周中丞第手訂沈司勳申如珪二集歸其家又以中丞牛公屬定之易錄胡傳芬請正之弢峯集校閱竟序而歸之又檢集上世詩文書簡沾濕者熨貼以藏餘物概不問方擾攘閒蕭然吟詠不少動非有定識定力何以能心閒手敏若此

先生初自粵東來汴源生卽受業門下訓誨諄諄有問卽答凡經史疑義爲學門徑無不剖晰詳盡令人恍然若有所得故源生雖無所肖似而得不見棄於儒林者先生賜也先生寄源生書甚多已錄其要者入師友札記其文多續集所不載云

先生旣篤嗜讀書陳恭人亦著歷代后妃表家人化之一門儒雅閱庚子生春集閨秀人人能詩先生有所撰著或假書於人輒命分寫先生之子寶惠曰吾家婦稚皆以讀書爲可樂蓋耳目濡染者深耳

先生子四人長寶惠道光丁酉副榜庚子舉人著說文義緯未成而卒次尊煌候選刑部司獄次鬯醇道光庚子舉人次彝甫生員女三人孫男三人長栢道光甲辰舉人庚戌進士次元絳生員次杞曾孫炳文

袁銑傳

湖北通志

袁銑字金溪麻城人嘉慶辛未進士授編修擢監察御史晉給事中嘗巡通州漕務稽查豐裕倉屏絕陋規風采勁直疏請停止捐例其略云今襄陽知府實少林寺僧寧波府道實邯鄲響馬及保定知縣鐵嶺縣丞出身不正被告拏問者數年已來已有八人未經告發者其人又不知幾許吏治竄濫如此民生焉得而不壞敗且自嘉慶三年川陝楚教匪之擾開捐僅得銀七萬餘兩十二年黔楚苗洞反開捐僅得銀十一萬餘兩十九年黃河決開捐僅得銀六萬餘兩其閒或二萬或三萬不等總共二十年得銀三十餘萬若節去後宮冗費及熱河例銀四十餘萬圓明園例銀五十餘萬則歲可得百萬有奇捐例一停庶可拔真才收實效國計民生兩賴矣又論科場積弊皆切中久之

告歸主講江漢書院教人以勘破義利關爲下手工夫學者翕然從之出其門者多有聞於時

朱昌頤傳

嘉興府志

朱昌頤字朶山嘉慶癸酉拔貢道光乙酉舉京兆試丙戌成進士授翰林院修撰次日命書摺扇賜文綺蓋異數也官戶部時堂牒有僞坐鐫級尋起主事升員外郎甲辰充會試同考官典試雲南丙午遷山西道監察御史擢吏科給事中會與同僚論事齟齬牽連被議文宗御極起用主事謝病歸里昌頤官農曹值創辦南漕每運事宜詳議規條奉行稱便任言官時條陳南漕積弊請由江浙招商海運得旨允行咸豐三年粵匪擾浙奉命辦理團練募勇駐防青陽匯事平敘功賞還給事中銜邑南鄉三澗寨海塘久圯督勸紳民捐築主講敷文書院前後八年

學者奉爲楷模年七十二卒著有鶴天鯨海詩文彙

戶科給事中洪公墓誌銘

劉光第

戶科給事中黃岡洪公之卒也士大夫無識不識咸歎惋之蓋
近今十數年臺諫名能其官者推湖北人而公及孝感屠仁守
眉君麻城吳兆秦星階爲尤著屠吳二君因言事相繼去惟公
在職最久建白亦最多竟以時事日非發憤欲一出人所不敢
道歎歔流涕結稟已數千言幾上矣忽然病遂卒不伸其志悲
哉公諱良品字右臣其先自饒州樂平遷黃岡遂爲黃岡人祖
恩峻貢生考鈞庠生軍功議敘六品皆贈中憲大夫祖妣蔡氏
妣陶氏鮑氏皆贈恭人公少端凝嗜書旁舍施伎樂獨讀不往
一視避賊山中挾策哦松石上自若一時老宿驚畏其文所交
盡知名士同治三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

年典試山西光緒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能得士由御史
歷戶科終始十八年挺挺棘棘守剛不阿糾回排姦無擇彊克
曾因星變劾當路者有旨命王大臣傳詰宗人府朋知皆爲公
危有咎公者公曰君愛我朋友私情我愛國君臣公義皆是也
吾判舍一官去矣及說帖上王大臣殊偉之當路者竟罷累奉
命稽察倉儲別覈嚴密劾督場大臣去之敝稍剷刮然以食其
敝者眾至今未得除刑部獄有濫已論矣公於報囚時疏摠其
失更兩劾其曹及主持大吏所當不應法咸得罪寃濫以雪天
下乃知刑部失刑也中日役興言者鋒擊北洋公尤力培之督
師及樞臣亦被指斥有罷者他劾奏尤眾直聲爍然京師頻歲
大水入國門公請修直隸水利及石景山石堤並特簡王大臣
督理之水患於是頓息時有議都關中者公言關中形勢隔絕

不如擇山西營建陪都以燕京爲堂太原爲室苟或有警乘輿
暫幸緩則往自井陘從容而踰嶺急則入自居庸咫尺而閉關
而且疏汾晉之水可利轉輸掘溝洫之險可禦礮火疏入留中
又疏今之權關司事皆漢人嗇夫之職宜易之以士人幕職一
門漢唐皆以功曹丞掾爲之請復其制卽以今候補人習焉雖
皆格不行天下躔之庶幾後有改爲者然公守舊殊力累疏阻
修鐵路有請立孫星衍所輯尙書馬注更請以本朝儒臣所撰
經疏送國子監頒發者公先後駁之俱不果行江南學臣某請
躋顧炎武黃宗羲從祀公擬疏罷之因部已議駁而止有以能
僞經自喜者公憫其自信過甚也摘其所著之書辨正之凡國
有戰事尤必致誠慎竭謀慮論俄事謂和不如戰法事起奏陳
方畧謂宜急救越南以戰爲和且謂戎大事宜弛漏洩之禁而

萃諸臣廷議之遂得數會議和議成復疏沮償兵費言我不敢
募兵以無餉耳敵敢於用兵以餉將索諸我耳給以兵費是爲
代敵自攻他日四夷構釁皆將於我取償是我不能籌餉以攻
敵專能籌餉以自攻失計殊甚越十年日本復畔我果大創公
疏益數十上然是時事與前絕異矣皆不報公嘗與美人李佳
白書往反論教案事復疏陳之幾弭後患而未得也於是獨居
深念噴呼發狂痛詆時人仙倪之態或申旦寤語不能自己其
切人不媚如此顧嘗有高致往往借諸名士爲文譙夷使能賦
者亦與唱酬往還焉家事一不訾問尤勇著書於尙書特尊古
文仲孔氏學歷斥元明以來疑經諸人而於國朝標置漢學家
尤厲博辯嚴斷務鋤其荻折角箴盲羣喙盡墮病時自檢書目
有古文尙書辨惑十八卷釋難二卷析疑一卷商是一卷古文

孝經蒼解八卷別錄二卷孔子家語驗誣記二卷新學僞經考
商正二卷經說徵是一卷古韻緩二卷燕京五朝城池考錄一
卷五朝宮禁考錄二卷葵園奏議六卷龍岡山人文鈔十卷詩
鈔十八卷詩續鈔二卷柵莊咫聞一卷驚巢野錄一卷團練事
宜一卷游渝拾聞一卷巴船紀程一卷東歸錄一卷北征日記
一卷春明述聞一卷皇華日記一卷讀志問答一卷武闈瑣記
一卷牛畝園筆記一卷西山游記一卷戶垣退食錄二卷歷年
錄四卷古榆閣蒼談四卷詩談四卷古今稱謂考四卷教家藥
言二卷誦詩擇要十卷課孫夜誦詩錄九卷楹帖偶存一卷都
若干類分授其子壻惟古文尙書各種印於上海蓋清河王壽
護郎中欽其書爲傳之初不識公古文孝經門人王裕宸印以
行餘俱藏于家公老而勤其官仍學不輟雖不得盡陳善格非

之功而隨事自納其忠悃雖不盡爲切己復性之學而頌經證
聖衛道眞闢邪說肫然有係於人心不可謂非豪傑之士已卒
時年七十一配鄒氏繼配王氏各贈封爲恭人皆前公卒子九
人定經定權定宣四川試用知縣定守定衡定中後公弟洪璧
世襲雲騎尉定述兩淮試用鹽經歷定鑄今存者定權定宣定
述女一適丁文誠公孫刑部主事道津孫七人國勳國長國琛
國壽國永國紀國典世襲雲騎尉定宣將以公之喪反葬介吾
友楊銳叔嶠來乞銘叔嶠舊公所薦士喜而以詩自賀者也公
卒未一年而德人占踞我膠州灣旅順口威海衛遂連界於俄
國英國前竟罷者復當路其閒御史迭有獲咎者而學術亦幾
裂矣銘曰

洪震番陽枝葉碩蕃忠孝文章赫其名門其先祕書耳聾心了

忠宣忤檜三文克紹才不隱時時遘靡夷家乎國乎實兼喜悲
維楚有材又七百歲酷肖其先亦感斯世埋幽詔顯我文其阿
光黃異人先生非耶

禮科掌印給事中王鵬運傳

況周頤

王鵬運號幼霞自號半塘老人晚號鴛翁臨桂人同治九年本
省鄉試舉人十三年以內閣中書分發到閣行走旋補授內閣
中書久之陞內閣侍讀先後直實錄館恭辦大婚慶典敍勞加
三品銜賞戴花翎光緒十九年七月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奉命
巡視中城轉掌江西道監察御史陞禮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
給事中二十二年春上奉皇太后駐蹕頤和園鵬運上疏曰竊
自今年入春以來皇上恭奉皇太后駐蹕頤和園誠以聽政之
暇皇上得以朝夕承歡而事機之來皇太后便於隨時訓迪聖

慈聖孝信兩得也況御園駐蹕祖宗本有成憲如臣禱昧尙復何言然芻芻之忱以爲皇太后園廷駐蹕順時頤養以迓祥和誠天下臣民所至願若皇上六飛臨駐揣時度勢有不得不稍從緩圖者謹爲我皇上敬陳之自和議旣成之後財匱民離敵驕國辱久在聖明洞鑒之中無俟微臣贅述恭讀去年四月硃諭我君臣當堅苦一心力圖自強之策至哉王言今日非力持堅苦之操難策富強之效聖言及此眞天下之福也昔齊頃公敗於鞞歸而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食肉而漚陽之田以歸夫飲酒食肉何礙於政史臣特舉人所至近易忽之處以狀其日不暇給之忱是以風聲所樹不必戰勝攻取鄰國畏沮之心自生實效先聲理固相因而至夫人情不遠援古可以知今而環伺綦嚴返觀能無滋懼臣非不知我皇上宵衣旰食在宮在園

同此勦精圖治然宸衷之艱苦左右知之海內臣民不能盡悉也在廷知之異域旅人不能盡見也恐或以溫清之晨昏爲宸游之逸豫其何以作四方觀聽之新杜外人覬覦之漸哉臣又聞皇上前次還宮乙夜始入禁門不獨披星戴月聖躬無乃過勞而出警入蹕之謂何亦非慎重乘輿之道又今之頤和園與圓明園情形迥異其時承平百年各署入直之廬百官待漏之所規模大備相習忘勞今則蕪廢已逾三十年一切辦公處所悉皆草創俱未繕完大臣雖僅有憩息之區小臣之踟躕宮門露立待旦者不知凡幾而綴衣趨馬先後奔走於風露泥淖之中更無論矣體羣臣爲九經之一亦願皇上垂鑒及之也又近讀邸鈔立山奉命管理圓明園皇上兩次還宮皆至園少坐外閒訛傳遂疑有修復之舉臣愚以爲值此時艱斷不至以有限

之金錢興無益之土木且借貸業已不貲更何從得此鉅款此不足爲聖明慮然臣因之竊有進者當同治改元之始御園甫經兵燹興葺匪難乃竟聽其蕪廢豈憚勞惜費哉蓋欲使深宮不自暇逸之心昭示於薄海內外是以數年之內海宇敉平武功克蕪前事具在聖謨孔彰伏願皇上念時局之艱難體垂簾之德意願和園駐蹕請暫緩數年俟宮強有基經營就緒然後長承色笑侍養湖山蓋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自能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所謂以天下養者不且比隆虞帝哉疏入上欲加嚴譴王大臣陳論至再意稍解徐曰朕亦何意督過言官重聖慈或不懌耳樞臣於鵬運摺內夾片附奏畧謂鵬運雖冒昧瀆奏亦忠愛微忱臣等公同閱看尙無悖謬字樣可否籲恩免究意在聲敘寬典之邀出自臣下乞請也疏留中卽日車駕恭詣請安

面奉懿旨御史職司言事余何責焉王大臣奉諭旨此後如再有人妄奏嘗試卽將王鵬運一併治罪著卽傳諭知悉鵬運直諫垣十年疏數十上大都關係政要此尤犖犖大者二十八年得請南歸寓揚州時艱日亟憤懣滋甚三十年春以省墓道蘇州病卒年五十六鵬運內性惇篤接物和易能爲晉人清談閒涉東方滑稽往往一言雋永令人三日思不能置甫通朝籍卽不諧時論致身言路敢於抨擊權彊夙不慊於津要惹之者復百計中傷之卒坎壈於仕途才識閎通不獲竟其用官內閣侍讀兩屆京察一等不記名給事中試俸期滿援例截取奉旨以簡缺道員用如直省道府簡缺歸部銓或外補故事京曹截取皆以繁缺用以簡缺用者自鵬運始鵬運徵尙蕭遠書卷而外嗜金石書畫亦不爲意必唯精學詞學生平悃款抑塞一寄託

乎是其四印齋所刻詞自南唐迄元如千家箸有半塘定稿袖
墨蟲秋味梨蝸知等集

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尊客傳

平步青

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銘字悉伯號尊客浙江會稽人生有異才年十二三卽工韻語集中所存游蘭亭諸詩是也長益覃思劬學於書無所不窺時越多高才生成推君爲職志道光庚戌吳縣吳晴舫侍郎再督浙學侍郎漢學大師得君文偉愛之以第二人補縣學生員次年食餼而應南北試凡十一屢薦屢報罷咸豐己未北游將入資爲部郎而爲人所給喪其資落魄京師母恭人亟鬻田成之李氏越中巨戴以財力滋殖雄里閭君授產故不豐至是儼然寒士矣同治乙丑請急歸奉母諱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君才望傾

朝右僉謂宜擢上第而顧不遇以原官久次補戶部江南司資
郎大都尙氣聲交游造謁報謝無虛日暇則徵歌狎飲以爲常
鮮治事者而君獨鍵戶讀書吟詠蒔藥種花非其人不與通經
年不一詣署尙書朝邑閻公方嚴覈名實下教諸曹郎分日入
謁尙書坐堂皇旁一司官執簿唱名堂下聲諾如點隸呼囚者
然吏持牒至君手書累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官而輕量
天下士伉直激切若昌黎與張僕射書走筆付吏去閻公得書
頗善之事遂已己丑試御史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轉掌山
西道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其職數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
權要被旨允行或報聞君項項不自得今年夏倭夷犯邊敗問
日至知君者頗訝何以無所論劾蓋君戊削善病至是獨居深
念感憤扼腕咯血益劇遂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卒年六十有

六君自謂於經史子集以及稗官楚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
檄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所爲散文駢體攷據筆記詩歌詞
曲積稿數尺而所得意者莫如詩讀者以爲定論君性簡略胸
無城寓然矜尙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
借苟同雖忤樞輔不之顧以是人多媚之然虛中樂善後進一
言之合譏之不容口所指授成名者爲多門下箸錄甚眾平生
故人有改而北面者它可知已君於經學有十三經古今文義
彙正說文舉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縵經說於史有後漢書集解
北史補傳歷史論贊補正歷代史牘閩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
官制雜鈔元代重儒攷明證法攷南渡事畧國朝經儒經籍攷
軍輿以來忠節小傳紹興府志會稽新志又有越縵讀書錄越
縵筆記柯山漫錄孟學齋古文內外篇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

華絳跼閣詩初集杏花香雪齋詩二集霞川花隱詞桃花聖解
庵樂府凡百數十卷可謂碩學鴻文蔚爲著述者矣友人僅刻
其駢體文鈔二卷詩初集十卷餘未禮堂寫定傳之其人娶馬
恭人無子以弟之子孝壘爲嗣

論曰吾越奇才近代推石笥胡徵君御史後出所學與徵君微
不同其論定國朝古文以徵君爲六家之一徵君性剛任氣豪
傷自喜不類循咫尺獲爲朝貴所根迨卒以窮死御史晚達入臺
差遇矣而亦不克大禩所蓄卒蕉萃佗僚以殉不可謂非窮也
然徵君有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於虛誰謂御史而
竟死哉

楊深秀傳 梁啟超

楊君字漪邨又號香香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

爲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鑑管荀莊墨老列韓
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
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据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
厲岩嶠獨出爲山西儒宗其爲舉人負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
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据詞章義理
之學特聘君爲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
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
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第一疏卽極言
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
于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驚服之君與康君廣仁交最
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爲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聞
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

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日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風矣初請更文體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尙書許應騫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于經濟科一事多爲阻撓時八股尙未廢許自恃爲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御史宋伯魯合疏劾之有詔命許應騫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御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後慮國危聞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旣而曰

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于后請
上獨攬大權曰西后于穆宗則爲生母于皇上則爲先帝之遺
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
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樹貝勒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
方正月祁寒擁爐戰栗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
此蓋爲上示戒故上見后輒顛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
建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皆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
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踰牆撫有崑崙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
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傑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
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
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
慮君之洩漏而敗事也日謗騰干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

章劾君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爲守舊大眾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于眾政變後之僞諭謂康先生謀圍頤和園實自文悌起也文悌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於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遊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于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來臺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爲最多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之爲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爲剖辨于是奉旨獎勵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僞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

匿奸饒昌披莫敢撓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
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
懷聖君矐念外患忠誠之氣溢于言表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
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
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傭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
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
有古君子之風焉子鞞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格致
厲節篤行有父風

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
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簾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
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爲請撤簾之
迂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

常日月異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萬計下心低首忍氣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于天下寧不知其無益哉以爲凡有血氣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荆卿雖醞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牝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漪村先生可謂義形于色矣

又楊深秀傳

胡思敬

楊深秀字漪邨山西聞喜人光緒己丑進士勇敢負氣好讀僻書尤精金石譜牒之學張之洞巡撫山西聞其名聘爲令德堂山長康有爲初入京與相見卽褒獎不置稱爲西北一人戊戌三月疏言經文之體肇自宋代宋人之文傳於今日者如王安石蘇洵蘇轍陸九淵陳傅良文天祥諸大家類皆發明經意自抒偉論初無代古人語氣之謬說亦無一定格式之陋習明世

沿習既久防弊日周於是創爲代聖賢立言之說謂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述當時之事奪微言大義之統爲衣冠優孟之容風俗之壞實自茲始中葉以後始盛行四股六股八股破承起講之格雖名爲說經之文實則本之唐人詩賦專講排偶聲調如宋元調曲但求按譜填詞而荒詞譎言駢拇枝指又加甚焉請特下明詔斟酌宋元明舊制釐正文體凡各試官命題必須一章一節一句語氣完足其制藝體裁一仿宋人經義明人大結之意先疏證傳記以釋經旨次博引子史以徵蘊蓄次發揮時事以覘學識不拘格式不限字數其有仍用八股庸濫之格講章陳腐之言者擯勿錄其有仍用八股口氣託於代聖賢立言之謬說者以僭妄誣罔非聖無法論當時雖格於部議不行其後天子毅然詔廢制藝實自此疏發之上海設譯書局遣派

學生出洋皆采用其言深秀嘗與文悌值宿齋宮盡聞宮中隱事夜半奮髯起曰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業其人我則爲略丞矣或以韜晦戒之則曰本朝氣數已一息奄奄待盡尙能誅諫官乎其狂肆如此宋伯魯與深秀同官山東道監察御史同以百口保康有爲黨禍與伯魯遁去深秀猶上疏詰有爲罪名請太后撤簾歸政遂被逮戮死西市

清中議大夫翰林院檢討前新疆道御史梅陽江公墓誌銘

林

紆

公諱春霖號杏村字仲默晚號梅陽山人曾祖諱奮鑾祖諱文波邑庠生父諱希濂同治乙丑舉人公氣調英拔然操行純篤言必顧行少作言志對長老咸目爲偉器弱冠補弟子員六應科歲試五冠其曹以辛卯舉人中甲午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授

石印本一
二二一
檢討庚子京師亂遂南歸壬寅歸朝充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
修甲辰補御史掌江南道歷新疆道兼署遼瀋河南四川諸道
監察御史首論都御史某公冒煙禁不宜長御史臺聞者聳懾
時項城帥直權傾天下公論列十二事雖不蒙鄉納項城頗嚴
憚之公恆太息擬之曹瞞宣統紀元攝政王監國公復具疏劾
項城不宜處樞近防禍發肘腋直廬中值項城相見問姓知爲
公也避去然公疏已入矣時朝議以中原蕪梗革命之說四溢
遂以親貴長海陸二軍意可以居中而統攝之公疏言二王年
事未及不宜因骨肉屬以要政國儻不保家於何寄不報時贛
撫以賕賄內結驕王外聯鎮帥公章七上監國震怒禍且不測
公弗謝仍抗疏引阿大夫及卽墨大夫事諷監國也宣統二年
疏論慶邸有老奸誤國語得旨斥還詞館公慨然知時事不可

爲矣遂告養歸合臺爭之莫得醮二千金爲贖公作詩謝卻弗受歸裝但敝衣數襲朝衫外無他物余送之國門寫梅陽歸隱圖並作序送之公歸一年辛亥禍作項城再握政柄遂監國公聞之登梅陽山巔望闕涕下如綆謂早知有今日矣方公之歸也困甚而弟梅村甚賢而能家公配楊恭人日灌園以佐公之養公母某太夫人耳目聰強年逾八十樂公忠盡居貧益樂皇帝旣讓政項城以禮徵公不起蓄髮爲道人裝迨項城授以勳章公笑曰道人無須此也日從事花竹究心農圃暇則爲詩歌寄其黍離之悲公旣以名德動其鄉里獄訟械鬪得公一言立解時梧塘之海隄崩淹民田數萬畝乾隆時曾一潰決田不播種者七稔郡守某至以身殉於是莆之父老乞公董之公竭兩月之力蕙其事爲文告之江神潮三日不至隄成糜五千餘金

較乾隆時盡官帑數十萬爲數得百之一耳勳章之授蓋於此時也公雖屏居然鄉黨之益知匪不爲爲匪不力生平心折者諸葛忠武包孝肅海忠介居恆謂武侯論事以數余則以理孝肅無子脫然無累又值仁宗明睿故臨事銳而無梗忠介歷事三朝有言必聽余則適際時屯亦不惜身以曲全大局耳嗚呼清白孫文定外敢直言不諱者寥寥然公其光宣以來諫官第一人矣公以某歲嬰疾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四歲配楊恭人先公卒子六長祖棻次祖芑宣統己酉優貢三祖著邑諸生四祖蕃五祖蒨北京大學工科學士六祖藝女三長適關潼次適楊達鴻三適黃耀藜孫十一人宗儲宗儼宗佐宗僕宗什宗侗宗俠宗伋宗傳宗儉宗侯孫女七人今將以己未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山祖蒨以狀來徵銘嗚呼方公寓京時余日造公則熟菌

於小鼎中用以佐糜他無兼饌吾宗林志烜太史語余曰度包
孝肅海忠介當日自奉正復如是蓋卽公所自期者用以稱公
也恩恩逾八年矣銘曰

培奸不殞創其囑屯詖交臻孰則藥霸府旣建皇祚削湔剔莫
効容起瘼飄藏痛忍寧歸洛枯淚焦睫看崩剝一瞑勿視反東
嶽英英諸雛起鸞鴛豐阡廣隧宅忠魄遺芳萬禩永勿鑠

又清故中議大夫掌新疆道監察御史莆田江君墓表

孫雄

君諱春霖號杏村字仲然晚自號梅陽山人福建莆田人曾祖
奮鑾祖文波均諸生父希濂同治乙丑舉人君少穎異逾於常
童踐履篤實不爲誑語嘗作言志對驚其長老弱冠補諸生六
應歲科試五冠其曹旋中光緒辛卯正科舉人甲午恩科進士
由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歷充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修撰文處

行走甲辰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旋掌新疆道歷署遼瀋河南四
川諸道監察御史首論都御史某久冒煙禁不宜爲臺長詞甚
切直嗣又屢劾親貴及樞臣疆臣章凡數十上均言人所不敢
言由是直聲震天下其特劾項城與慶親王及洵濤二郡王三
疏尤爲古今有數文字且與有清宗社之存亡有密切重大之
關係不可以不記也當光緒季年項城權勢熏灼中外莫敢撓
其鋒君獨論列十二事謂洪範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
爾家凶於爾國左傳云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
大焉今世凱所爲其心卽使無他其迹要難共諒歷考史冊所
載權臣大者貽憂君國小者禍及身家窺竊神器之徒姑置勿
論卽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張居正亦以權寵太盛傾覆相
尋今不獨爲國家計宜加裁抑卽欲使世凱子孫長守富貴亦

不可無善處之法疏上雖不報而項城實嚴憚之其劾慶親王之疏則斥其老奸誤國多引匪人謂非特簡忠良嚴杜倖進不足贊大猷而挽危局宣統初元君因言事召見營密告監國攝政王謂項城與慶邸朋比不宜處樞近以防禍發肘掖監國爲之動容然力不能去也其劾洵濤二郡王也謂古者鄭寵共叔失教旋譏漢驕厲王不容終病載在史冊爲萬世戒二王性成英敏休戚相關料不至蹈覆車之轍而慎終於始要宜杜漸防微又謂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沖齡踐阼軍國重事監國攝政王主之治同其樂亂同其憂國之不保家於何寄篇末又云監國歲未及週物議沸騰至於此極臣不禁爲祖宗三百年天下效賈生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余謂有清三百年閒諫官奏疏殆未有如君言之切直者君於宣統二年奉旨回原衙門行走

卽因老奸誤國一疏措詞過激之故君怡然受命卽呈請歸養全臺爭之不能得因釀資二千金爲贖君作詩謝不受歸裝僅殘書數篋敝衣數襲而已君歸甫一載卽遭辛亥之變項城再起先逐監國又利用民黨使清廷讓政於己君聞之涕下霑襟謂早知有今日也癸丑秋閒項城以禮徵聘君謝絕之蓄髮爲道人裝項城又授以勳章君笑曰道人不需此也君雖隱居鄉里而於地方公益知無不爲爲無不竭其力梧塘海隄奔潰民田之被淹者數萬畝莆之父老集資修築乞君出董其役君以民命所關慨然任事爲文禱於江神誓不以絲粟自肥江潮忽三日不至隄工得速成自始至竣爲時不逾兩月費僅五千餘金鄉民大懽謂純皇帝時此隄亦曾潰決民困蕩析者七年有餘厥後用官帑修治亦且糜費數十萬也君言行相顧不爲高

論平生於古人惟服膺諸葛忠武包孝肅海忠介三賢事上交
友必以誠信意所不可侃侃爭辨聲若洪鐘必伸其說而後已
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君蓋當之而無媿矣君生於咸豐五
年乙卯五月初六日卒於共和七年戊午正月初五日年六十
有四配楊恭人先君卒子六祖芬祖苞祖著祖蕃祖蒨祖藝惟
祖苞出爲君弟慶雲後女三孫十二孫女七余與君同以甲午
三甲進士受景皇帝之知拔置詞林釋褐班荆忻合無閒君爲
諫官時余方浮沈銓曹同居宣武城南旬日必數相過從抵掌
論時事得失及人才優劣輒有符節之契君告養歸里余偕諸
同年餞於松筠庵酒半君獨慷慨語余謂吾輩當以古人相期
許目前悲歡離合不足計也及聞君之逝竊歎如君之出處本
末誠足追步古人甲午一榜達官偉人名士不爲少矣忠正譽

三十一
三十一
諤如君誰堪比數惟若余之垂老飄泊學行百無一成對君迺
益滋媿耳己未孟夏祖純來謁以君所爲奏議四卷乞序於余
又乞表君之墓余雖不文其何敢辭爰取君生平言行之瑩瑩
大者銓次如右以詔後世

胡公漱唐行狀

劉廷琛

曾祖秉綸舉人德興縣教諭貽贈通議大夫妣劉氏貽贈淑
人祖元英舉人同知銜貴州鎮遠縣知縣贈通議大夫妣劉
氏考燦雲舉人揀選知縣封通議大夫妣漆氏封淑人

公諱思敬字漱唐江西新昌人王父通議公官貴州殉天柱苗
匪之難事聞給雲騎尉世職從祀京師昭忠祠以忠節之後夙
勵志操能文章有名於時光緒癸巳舉於鄉次年成進士乙未
補殿試選翰林院庶吉士戊戌散館改吏部主事時朝政漸失

而部司清簡公益肆力於學日至書肆蒐求經籍老僕負囊從其後無所不收蓋亦無所不讀尤精求掌故及郡國中外利病慨然有志於天下四方賢士多慕與之交值新章保試御史侍郎唐文慎公遂以公入薦宣統元年己酉補遼瀋道監察御史轉掌廣東道首劾兩江總督端方端方以之改任先是端方附和新政得派爲考察憲政大臣歸國愈主張立憲公知國必亡於是諫之尤爲切至時親貴爭出用事勢傾中外素稱直臣者皆莫敢言公獨抗疏謂國家之事大者爲樞務其次爲兵權爲財政一切悉委諸宗潢貴近之手世疑皇上以天下爲一家私物不信漢並不信滿各懷一自外之私推卸仔肩匿情而思遁國家漸成孤立之勢而一二黨徒或且布散謠言煽惑人心其關係於宗社民生者甚可畏也自餘新政弊害莫不慷慨直陳

其疏論財政鹽法謂度支部設監理財政官四十餘員或選自曹郎或拔自試用道府或起自廢黜或薦自苦塊之中朝廷不信親簡之督撫而信一二暴起領事之小臣上損疆吏之威下亂地方有司之耳目又將以鹽運使以下各官歸部任用夫一省之大其重要只此數事而皆畫界分疆一任部臣包攬而去督撫孤居於上已成贅疣將上無可申之令下無可使之入一朝有變以疆事責之一人呼應不靈束手待盡不能不爲之慮矣又疏謂祖宗用人之法限以四途曰科目曰廕典曰勞績最後乃有捐納舍此四途之外雖以宰相欲安置一人於部院不能也其升擢也吏部軍機處將例應列人員進單請旨雖以天子之尊欲驟拔一人寵以非常之祿位二百數十年閒不數數見也若內外大臣皆得援引私人布居要地相習以爲固然此

漢唐以來未有之變局皆官制變亂階之厲也今憲政編查館所擬行政綱目紛議併革內外官吏皆惴惴不能自保賢者引身而思退不肖者求捷徑而先趨拙者遇事推諉而存五日京兆之心巧者遇貨貪婪而爲日暮途窮之計蓋不待新政實行而亂機湊泊已僥然不可終日恐一日不諱勢且危殆而瀕於亡論新律則曰新律之不可行督撫言之各部院大臣駁之言路參之卽同館之人如勞乃宣等起而攻之而皆無絲毫之效一任奸黨抵死護持將內外各衙門籤註盡行駁斥彼其意以將收回各國領事裁判權將黜家族主義而進國家主義由前說言之是曰欺由後說言之是曰妄我內政修兵力強不但區區裁判權可以據理力爭卽各口商稅各埠租界且當次第磋商挽回已失之利我內政不修兵事窳敗如故一切財政路政

礦政皆將受人干涉更何論租界裁判裁判不能收回害只一隅欲收回裁判而先廢倫常滅禮教害且及於天下所論家族主義者蓋以貪官污吏皆由家累而成因欲借新律以破倫常使父棄子兄棄弟隻身當官乃能愛國不知八口衣食之資所費幾何苑圃池臺狗馬聲色宴游博弈之事耗財不可勝計皆一人之奉養耳於家族何與人必先有親愛骨肉之心由親及疏乃可推而達之於國吳起殺妻求將易牙烹子以食其君可謂棄家族主義而就國家主義矣如館臣之說破去家族主義子然一身當其得志之時恣意豪侈及其敗也脫身遠颺朝秦暮楚任其所之尙知以國事爲念邪近時習俗澆薄民情日偷父子兄弟之閒有慚德者多矣今又教誅升木五倫旣絕生人之趣盡矣國尙可爲乎論地方自治謂權利所在眾所爭趨君

子孤立而小人有黨兩相趨則孤立者必絀君子持正而小人
詭隨兩相角則持正者必傷新政未興之前民間相率釀錢以
成義舉不必樹地方自治之幟而各府州縣隱然具一自治之
規自新政行民氣日囂藐玩官長何論族鄰地方公產盡爲豪
強吞併一切義舉剗破無遺助虐者尙以爲不足復多方聚斂
以濟奸貪如江西按畝加捐動輒二三十萬亦何其不仁甚邪
劾日黨之疏曰國會之長奸籌備清單之誤國凡仕途稍有知
識者莫不痛心豈有身居要位之人反憤憤若此近密加訪察
乃知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外務部諸員多與日本交通受其財
賄而陰爲之用蓋日本自乙未議款覘我國無人久思一逞其
主謀之臣一日伊藤博文一日大隈重信伊藤志在高麗大隈
志在我國我國內亂不興四民安堵無事各督撫保守疆土百

足之蟲死而不僵彼無如何也先必耗我物力墮我朝綱敗我士風亂我官制解散我民心使之自相蹂躪藉口興戎乃可得志早稻田大學招徠中國學生數千人擇其稍黠者如曹汝霖汪榮寶楊度之徒極力牢籠啗以重金將來籌備日迫民不聊生新軍半屬革黨內外鉤通我皇上當此危難之時束手徬徨而督撫之兵權已釋閭閻之怨毒已深二十二行省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言念及此能不寒心是時憲政之弊大彰而請開國會者驛騷彌甚公復密陳隱患曰歐西政體有專制立憲之分其由專制趨於立憲必上下相殘大亂數十年而後定使我國專制如曩之英法賦稅無定則徭役無定期刑罰無定律強凌弱眾暴寡世族蹂藉平民無復人理立憲可也使今日要求立憲之人果係閭閻供租稅勤本業痛切於身公推其長老

呼籲君門冀解倒懸之急立憲亦可也兩者一無所出割高馬而適卑車削附蹠而納褊履盈廷聚訟舉國如狂何其言之不祥也立憲之法以位予君以權予內閣君不負責任責在總理大臣又設國會以監督之會黨尋隙相攻總理輒引身而退國本搖矣事何由濟臣見君子而充議員黨孤力怯將屏息不敢出聲小人而充議員上藉抵抗官長之勢卽下可欺壓良善總理大臣而賢牽掣多而一事無成將有席不暇暖之勢總理大臣而不賢句通政黨且潛生睥睨神器之思並陳挽救三策皆不報公居言路未及三年疏四五上凡權奸貪吏妖人奸黨靡不指名彈劾一不聽則再疏三疏抗論執政頗厭惡之公不爲止又疏舉學務十弊六害最後痛陳一疏斥新政擾亂天下條其目曰速貧之道六速亂之道九速亡之道五凡數千言不

報再疏請臣疏關係宗社大計應交內外大臣詳議所言是當酌予施行否則當治臣以莠言亂政之罪亦置之公乃自劾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然新政不急思變計臣卽混跡漁樵雜身傭保而官吏之追呼寇盜之劫奪宗戚鄰里之號泣哀呼四顧徬徨亦且無託身之所故不惜捐糜頂踵昧死犯顏亦迫於自救其身戀家室保妻子耳今養癰已深噬臍何及有微臣所不忍言者亦卒不省公曰臣職盡於此矣遂乞去未數月而武昌變作及聞遜位詔大慟明年訪余於青島相持痛哭謂大盜移國討賊無人吾輩之辱也乃奔走金陵徐兗之間開羣帥以大義別後復寓書譬諭丁巳夏五月復辟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馳抵九江聞變道阻而返其明年顧余於匡廬九峯山中苦語窮日夜慰勗甚至謂辦大事在得人故公雖家居閒歲

必出游歷訪遺臣故老陰以求天下奇士壬戌夏復出至南昌
四月晦日病卒年五十有三公居京師積書數屋盡以攜歸築
問影樓於東湖之濱藏之因假爲圖書館就刻豫章叢書蒐輯
先哲散佚孤本書成得一百十種輯邑志爲鹽乘十二卷樓下
爲退廬因號曰退廬居士初建新昌三君子祠祀吳忠節甘來
鄒公維璉姚公勉又建明季六忠祠祀袁忠毅繼成揭忠烈重
熙姜忠恪曰廣楊忠節廷麟萬忠節元吉陳忠愍泰來於新昌
得古夷齊廢廟改曰殷賢祠以梅子眞陶靖節皆嘗居其地葺
梅陶二公祠立學其中曰鹽步書院課經史上舍供其餐修城
北古柏園曰冬青園居焉自奉甚儉食不重肉惟購書無倦至
省書肆外無他往少頗以文章意氣自豪詩學太白長吉文有
賈長沙蘇子瞻之風壯歲折節讀書於詩又不甚措意晚遭世

變乃潛心宋五子書以上溯六經每貽書朋好必以講學挽還世道相勸勉所著退廬疏稿四卷驢背集四卷丙午釐定官制芻論二卷戊戌履霜錄四卷王氏讀通鑑論辨五卷鹽乘十二卷已梓猶有國聞備乘大盜竊國記審國病書九朝新語古文辭類纂補聖武記纂誤魯論六要類釋詩文集共若干卷藏於家妻劉氏贈淑人妾徐氏丁氏遺腹子一女子二人長適臨川李文潔瑞清子純侃次字余次子希淹余與公同官京朝未嘗數日不相見國變後公屢出視余所論尤昕合公知交徧海內莫夙於余知公爲深故論其治行並最其奏疏要畧如左備史家甄采謹狀

碑傳集補卷十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十一

江都閔爾昌纂錄

曹司一

李鷺洲先生傳

朱際昌

先生姓李諱茹旻字覆如鷺洲其號也臨川清遠里人其曾祖明懷公以前明萬曆明經倡明理學教授生徒學者宗之祖肇及公偉才早世祖母黃孺人植節撫孤傳載府志父清遠公事母以孝聞順治丁酉舉於鄉歷任上饒教諭陞任南昌教授以夢兆誕先生生而穎異自幼卽抗心希古不欲徒工制舉業爲弋取科名計戊午時年弱冠補邑弟子員又五年始餼居恆每自刻苦宵漏向分擁襪假寐不少許衣冠起坐凡經傳注疏先儒語錄及諸史百家之書靡不背誦通貫爲文不拘一格詩備

古今體皆爲有關之言閒聯吟鬪捷緣景賦物充口集唐見者
咤爲天才不可及壬午年四十四雋於鄉屢躋南宮不第而文
名日益著穆堂李公援大將桴鼓振響詞林天下言古文者歸
焉然於先生則兄事之詩文倡和甚密一時名震京師有臨川
二李之目冢宰留公保總河完顏公偉及癸巳同榜朱天保學
士已膺館選爭遊其門致皇十六子亦禮延師事輔導德行道
藝殊恩優渥有加無已其道德文章知遇亦隆矣哉癸巳萬壽
恩科始成進士榜發時居旅館不敢一造謁皇子府其高介嚴
潔如此殿試第三甲二十名進士甲午欽取武英殿纂修分修
鳥獸蟲魚志考核精詳凡諸公彙纂文稿多歸先生覆閱乃定
丙申御試欽取內廷教習戊戌補授內閣中書知制誥壬寅冬
以丁太孺人艱歸里甲辰穆堂公巡撫廣西甘公遜齋由太平

守歷觀察坐陞開府繼任先生代纂太平府志復修粵西通志
鴻文宏義日麗星明主宣城書院教事振興古學及門如龐嶼
余化龍輩出皆爲一時名士士風大振會文之日曾有孔雀馴
翔其齋舍觀者咸驚風化文明之瑞徵丙午榜發十名內出書
院者八九功何偉也是年冬歸里郡伯羅公聘修府乘先生以
國朝兩志遺悞頗多語大雩爲性命之文縣郡章紀尤關親摯
至局公慎交勗率分纂諸人博采有明宏治諸志缺補繁汰諸
關理學忠孝節烈之大者增修尤不敢苟至今稱爲信史皆先
生力也甲寅朝廷開博學鴻詞科江右督撫藩司以先生應詔
促之行時三十日竟衣冠坐逝于途之杭州旅邸享年七十有
六嗚呼先生之道德文章節概表著中外洵堪不朽其手著周
易補註及時藝并刪定古文諸稿藏家未刊今孫文正等將二

水樓詩文稿分四十卷刊行於世昌叨屬先生姨甥聞外祖湯文仲公以公繼聘孺人目具重瞳聰慧能文慎於擇壻以公文名大振始協委禽之願於今思之殆並非偶然者昌母爲公孺人三姊幼受學業于公孺人備聞先生家世及行事甚悉敢撮誌其大要以附揚先生于萬一云

國子監博士充四庫全書總校官議叙主事茗花徐君墓志銘

沈叔埏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孟陬中憲大夫主事茗花徐君考終德清故第有子秉美不幸才而夭治命以從孫懋學爲之後閱三載懋學服竟移居禾郡從余遊嘉慶二年丁巳嘉平窳宅於武康烏迴山之麓葬有日矣踵門請誌君之壙石曩余以試事與君相遇於西泠寓齋聆君言論風旨歎爲克紹厥家洎予官掖省

奉派紬書中祕頻數過從蓋交雖淡如而投分已三十年矣重以孤孫之請不得以不文辭按狀君姓徐氏諱以坤字穀函號根苑又號茗花始遷祖諱昂明嘉靖閒自餘姚來卜居遂貫德清五傳至君高祖諱文炅以諸生好義遇歲祲走越中貸米千石航海歸給親黨多獲全濟事載邑乘曾祖諱倬康熙癸丑進士由編修歷官侍讀聖祖南巡超授禮部侍郎祖諱元正康熙乙丑進士由編修歷官工部尙書三世並贈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考抑齋公諱志巖康熙癸巳恩科副榜由寶應知縣歷官河南下北河同知以君官晉贈中憲大夫妣楊恭人少保昭武將軍謚敏壯公女孫君昆季六人長次並蚤世三諱以豐湖北武昌知府四諱以震乾隆丁卯順天舉人歷官刑部郎中五諱以泰山西陽曲知縣次卽君生而穎發五齡入家塾卽不

好弄九歲能屬文十五預郡試爲涇縣胡琴崖太守所首拔旋
受知學使鄧少宗伯補學官弟子抑齋公故嘗逮事宗伯公親
承提命加以尙書公庭誥丁寧於凡古今載籍與一切經世之
學咸所究心故督課諸郎功最縝密舉業外旁及農田水利馬
政鹽法悉窮流溯源殫極利病恭人又爲周櫟園司農甥嫻禮
工詩著有蘭藻閣集爲閨媛所宗君胚胎家學肩隨諸舅耳濡
目染殫見洽聞尤耽吟詠嘗讀五代史賦十國詞百首全椒郭
韻清太史以詩史目之一時騷壇若杭堇浦厲樊榭諸名流胥
引爲莫逆交肄業數文書院在舉場日益有聲丁丑春翠華再
巡浙水君恭進迎鑾詩冊恭和御製詩篇召試行闕拜文綺荷
包之賜歸益刻厲銳志科名就學愛山書院十年沔陽李肯庵
太守知獎尤深歸養去任君用查初白十年門下舊諸生句賦

詩送行和者成帙顧婁困棘闈志不少懈至戊子始領鄉薦出副憲陸耳山先生門入都輦下鉅公爭爲倒屣己丑辛卯壬辰戊戌連上公車俱被薦不售循例授國子監博士需次春明恭值詔開四庫館之八年首部未成而三編又積迺全書浩如淵海以次領校亟難其人大學士于文襄公程文恭公特疏薦君以原官充武英殿總校先派文源閣書君殫心校勘昕夕靡寧經邸中賓友閱定必躬親瀏覽披繙數四雖手眊目眊不憚煩諸總裁聞而益器之復以第三分文津閣書奏派校閱君感文字之知不敢始勤終怠自己亥至甲辰六年辛苦如一日疊蒙尙方哈密瓜石榴果珍品之頒書成蒙恩議敘主事復荷增秩五級章服寵榮洵無慚稽古之力云君宦學十餘年以館書爲職業迨官挂朝籍而年已就衰留京邸又數年歸里甫改歲以

脾約疾卒君孝友任恤妣楊恭人病劇血疏額代不得則哀痛不勝後成痼疾雖暑月坐緹室歡粥終其身居抑齋公喪亦如之遇戚族尤樂於爲誼單煖者完聚之幼稚者教督之歲贍族之貧者計口給粟藥其疾殯其死未嘗有厭勸意自奉極儉約布被繩牀俯仰自得每念先世以清節傳家絲粟不敢逾分惟以儒素訓勉後人配汪烏程人候補員外郎諱昶女性淑孝事舅姑先意承志務得堂上歡心治家井井不以纖悉擾君俾君壹志於學繼朱長興人河南陝汝道諱履忠女婉嫺相莊撫前室女如己出舉一子劬躬鞠育弱質搢持晨起焚香頂禮乾竺清苦自甘忘其爲生長華膺也并以脆促先君卒最後君仕乃贈恭人君壽七十有一生康熙壬寅三月初五日卒乾隆壬子正月十六日汪恭人生康熙壬寅十月二十九日卒乾隆己巳

十月二十五日朱恭人生雍正壬子九月初六日卒乾隆癸未
四月二十三日茲卜以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合葬子男一人秉
美邑庠生早卒娶袁氏戶部四川司員外郎諱恭女女三長汪
出適候補主事汪尙仁次字候選州同朱文鼎未行卒次未字
卒並朱出孫一懋學邑庠生娶江氏太學生諱大桂女曾孫女
一幼未字君故爲吾鄉錢籜石宗伯入室弟子及與王秋曹毅
原萬徵君柘坡汪選君厚石孝廉桐石相唱酬著有小芳蘭軒
詩詞海棠巢類稿喜稻堂文集共二十餘卷暇喜講求六書之
義與張餘堂隱君考析大小篆跡及其家常侍兄弟翼慎諸書
研究松雪三橋兩家之法別有茗花山館印譜十卷並藏於家
家有賜書而收藏益富鉛槧留貽積帙幾充梁椁今懋學亦能
寶其手澤齋頭插架常滿余得而枕藉焉咽嚔焉受君之益多

矣君雖未展所學而讐校之勤比於昔賢庶幾王儉阮孝緒許善心亞也因志其大者足勸文治之隆而系之銘曰

天閭廣開奎壁旁燭子政子雲石渠天祿君起名家領校祕鄭文源文津書軸二閣三萬六千牙籤赤軸帝虎烏虞志荀錄引領蓬山埋頭芸局畫省榮名藝林芳躅歸老仙潭未更寒煥內行克敦前修允迪一子蚤夭兩配胥淑黛色四時烏迴之麓芘此佳城以綏來孝更衍世滋仍昆永福

例授奉直大夫禮部主事吳君墓表

法式善

君諱蔚光字哲甫一字執虛自號竹橋世居休寧系出唐左臺御史少微公後遷環珠村又遷大槩君生於休寧四歲隨父居昭文之迎春巷而吳氏始爲昭文著姓曾祖國啓祖宏祖考敬俱以君弟熊光貴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金氏祖妣查氏妣金

氏俱累贈夫人君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輒有遺世獨立之槩以父在不敢廢學姿性穎敏漢魏樂府上口不忘十八歲以錢塘商籍補博士弟子員乾隆丙申獻賦天津欽取二等第五名丁酉舉順天鄉試改昭文籍庚子會試中式殿試二甲第七名選翰林院庶吉士纂修武英分校四庫散館一等第六名改禮部主事是冬以病假歸侍父極生榮死哀之禮教子弟有法度宿疾旋瘳旋作因得退閒林下二十餘載從容言笑而逝年六十一歲其卒以嘉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君愛郭西湖田曠幽欲構屋其上而未果故自署湖田外史其子將卜吉于其麓以成先志配邵氏子五人峻基候選府同知愷基邑庠生祿峙國學生候選直隸州同知象嶸廩貢生試用訓導憲澂增廣生孫八人孫女七人君生平抱負甚奇偉視天下事無不可辦及屢

摧折於名場而其氣亦稍衰矣顧獨于文譙詩會酣嬉磅礴凌厲傲兀而曰造物扼吾以功名而豐吾以文章不猶愈乎故當其未第時江南北浙東西竹橋詩名已噪甚余既偕君同登第橐筆值詞館君殊以余爲可語時時近暱之越明年君改官去忽忽幾三十年而君死嗚呼可傷也已然君特屢以詩文寄示余余有所作亦郵傳質君今其子不遠千里以行狀來欲得余文以妥君之靈也邪君旣淡於仕進而聲色無所累其心惟于佳山水好子弟則不能須臾釋情而又能嚴辨乎人性之善惡深究夫詩教之貞邪上不背古人亦不囿於古人獎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汲汲焉皇皇焉若不克終日者其誠篤如是蓋君之教可以化一鄉可以化一國也而其心則以爲可以化一國則化一國可以化一鄉則化一鄉矣此其意度超越豈可僅

以詩人目之也君少與黃景仁仲則高文照東井湯芳燦蓉裳
汪端光劔潭齊名仲則東井死已久劔潭浮沈下僚蓉裳需次
農部皆不獲一第余與君同登第矣同官翰林矣官之升沈不
足言而二十餘年省躬自考要未有足以質諸友朋者持以較
君固皆有所不及也君晚年蒔花藝竹淪茗滌硯不藉手于童
僕春秋佳日杖履優游喜以圖書琴鼎自隨至亭樹潔淨手親
播拂購王冕梅花長卷以梅花一卷名其讀書小樓死之日遠
近來弔者皆曰竹橋先生亡矣嗚呼觀君之所自得不誠使人
有憐然遺世之思邪君所著有易以二卷洪範音譜二卷毛詩
意見四卷春秋去例四卷讀禮知意四卷求閒錄十卷方言考
據二卷閒居詩話四卷駢體源流一卷杜詩義法八卷唐律六
長四卷詩餘辨僞二卷姜張詞得二卷素修堂文集二十卷古

今石詩齋前集四十五卷後集十五卷小湖田樂府前集十卷
續集四卷寓物偶爲二卷

勅授承德郎吏部稽勳司主事沈君墓誌銘

阮元

吏部主事沈君歿六月其從弟之子庶吉士維鏞以狀來請銘
按狀君諱叔埏字埴爲世爲秀水縣人曾祖某潛德不耀祖某
縣學生善畫供奉暢春園有孝行父某以君貴贈兩世皆如君
官君生有異秉喜書籍及長屢受知於學使者列高等然省試
輒不遇乾隆三十九年今予告韓城王相國視學兩浙以優行
貢禮部廷試第一入太學戊戌冬應教習試復第一補充正紅
旗官學教習期年給假歸值純皇帝南巡召試一等賜舉人授
內閣中書充方略館一統志通鑑輯覽分校及歷代職官表協
修官又充四庫全書武英殿分校凡八年始以丁未會試中式

殿試三甲授吏部稽勳司主事君居官勤敏諸總裁方引以自
助而君以太夫人年近九十至部曹才三日卽陳情乞終養歸
有終焉之志築室錦帶寶帶兩湖閒學者稱爲雙湖先生其主
魏塘講席尤久教人必以法故所成就皆可觀生平博綜羣書
撰述詩古文集共若干卷考錄諸書凡若干種君以乾隆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嘉慶八年正月五日卒年六十有八配孫
安人無子以弟之子維鑽爲嗣女二君嘗以維鏄爲己子及維
鏄貴君曰吾不忍以貴而奪之也遂易今嗣然維鏄視之則猶
父也元在京師時卽識君及撫浙又習知君之爲人今君以嘉
慶某年某月干支葬於某原乃爲之銘銘曰
公短而腴須髮皓然篤情孝養樂志林泉讀書萬卷著書千篇
生平精力盡於書焉吾書此石納諸幽阡嗟公之書世其永傳

通議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雲谷葉公墓誌銘

朱爲弼

余友雲谷農部既歿之明年其長子應泰自籍移書以束縑請作墓誌余方傷知交彫謝又奚敢以不文辭誌曰

公諱夢龍字仲山雲谷其號也葉氏先世籍福建嗣遷廣東之南海代有明德公之曾祖諱興邦祖諱長青考諱廷勳均誥贈封資政大夫曾祖妣陳祖妣邱妣顏均誥贈封太夫人公之考以候選知府議敘守巡道鹽運使司鹽運使著有梅花書屋詩集世所稱花谿先生是也先生生三子公爲仲生而穎悟性至孝偕伯兄文園比部孟麟叔弟南溟光祿夢鯤承歡二親能曲體心志逮事重闈一門無閒言其至行肫篤由門內爲推行乎族黨周乎親朋孚乎寮案皆有古人風嘗服官農部殫心盡職堂上官倚如左右手嘉慶乙丑閒聞母病卽假歸旋遭父母祖

母喪家居讀禮心目瞿瞿校刊先集竝友聲集築丙舍於白雲山雲巖墓場曰倚山樓偕昆弟於城西建祖祠鐫族譜承先志也悼亡後營葬東郭外建東山草堂於墓後自爲記示子孫毋忘先志丙子之秋復入都余始得訂交宴集朋好煮茗焚香論詩讀書視紅塵中徵逐遊戲泊如也未幾而告歸敍天倫之樂事誦先人之清芬著書課子無復出山志矣今協揆雲貴總督儀徵阮公時總制兩廣纂廣東通志重公屬總任校刊事嘗刻貞隱園法帖十册前明郭廷執氏舊本縮臨鐘鼎古文篆隸行楷入寸簡鐫諸石以爲藝苑津梁歸里後又輯自唐至明名人墨蹟曰友右齋帖國朝名人墨蹟曰風滿樓集帖刻有風俗通義昭陵石蹟考朝邑縣志武功縣志明史雜詠新吾粹語林和靖集五經衷要書義主意羣英書義各種家居日手一編丹黃

無倦平生儉樸自處寬厚待人遇人有急難必竭力拯救之居
恆訓子弟每詳述先世節孝事俾知成人之難嗚呼若公者可
謂愷悌君子矣宜享遐齡乃遭瘧疾溘然朝露是可悲已歿前
數月猶手輯風滿樓書畫錄何其翰墨之緣深也公於某年某
月日生距某年某月日卒得年若干誥授通議大夫戶部山東
司郎中坐辦軍需局兼井田科事前戶部江西司員外郎候補
主事加六級河工議敘奉特旨加一級配黃淑人柔順維則壺
範式昭先公卒繼配李淑人子男十四人長應泰辛卯科順天
舉人國子監典簿次應階應昌應時應超應新應霖應雲應欣
應瞳應培應淙應鏜應畿應堦應昌應欣太學生應新侯選詹
事府主簿今諸孤於道光十三年癸巳三月某日卜葬公於城
東之某原與黃淑人合墓焉銘曰

孝于惟孝友兄弟資以筮仕立敬義書城藝林足壽世馬鬣高
岡宰樹鬱蒼身雖長逝遺澤長傳告後世大吉昌我銘惟實幽
潛發光

中書舍人莊芝階先生傳

褚榮槐

榮槐年二十五嘗以事謁芝階先生於里第時先生年近七十
挹其言論丰采藹然以和肅然其可敬心儀之不敢忘後二十
年遇先生之子若孫於直隸則一官落拓筋忤無所遇詢先生
則沒已十二年所藏書及身所著譔蕩泯于兵火歛歎久之旣
思以一言傳先生而益孫適以家狀來雖不文有不能已於言
者謹按先生姓莊氏名仲方字興寄號芝階嘉慶庚午順天舉
人候選布政司理問莊故江蘇武進望族曾祖欽官河南密縣
以清直忤上官歸始遷浙江之秀水祖年官甘肅平慶道父肇

奎官廣東布政使初未子子兄子孟方五十四歲生先生體素羸幼而嗜學既長所誦書靡不淹貫爲古文整而潔四方走書幣求碑版者無虛日閉戶著書至老益篤年三十一以恩蔭循例引見授中書有貴人聞先生名欲羅致門下先生不可拂衣逕歸愛西湖山水乃居杭州州之賢士大夫爭樂從先生遊大吏至必就先生求利弊興革事杭郡戶口繁盛而少見糧民閒往往苦食貴先生請於官置倉積粟立法美備著義倉章程若干條至咸豐十年粵寇圍杭城城中尙存穀若干石活人數萬先生居西湖既久乃著濬湖器具錄歲脩之一日訛言某夕有飛星過境宜早闔戶勿出視不則大凶居民惑其言眾凶懼時管中丞撫浙以詢先生曰是必有異令司關者夜鼓嚴密飭文武兵役分巡勿懈以備之翼日果捕獲會匪餘黨謀糾眾起事

者誅之先生之利世濟物識政體類如此使假尺寸之柄致通顯行其志其不同於尋常俗吏所爲可知矣先生性剛正疾惡如仇而周卹寒賤識拔善類孜孜焉務殫其心與力不近名亦不望報戚友貧不能殯者葬之而厚遺其後亦終不以語人故雖貴胄而家驟落布衣蔬食怡如也晚年厭棄喧囂復遷居嘉興生平所述錄甚富秦漢以下詩文俱有選本今存者唯金文雅及碧血錄圖讚職官志若干卷映雪樓古文二卷而已先生生於乾隆庚子八月十五日卒於咸豐丁巳四月初九日年七十有八子八長敏次敷直隸石碑場大使次晟次敬次攸道光丙午舉人兵部主事次敷次欽次炊孫五長益孫次翼孫次同孫次舟孫次相孫竝清白自勵繩其家聲

功甫潘先生墓志銘

馮桂芬

石印本二一
十一
士博一科一第綰一職朝不坐燕不與手不操尺寸之柄雖有
康濟天下之願無所於施則退而爲善於一鄉所持既甚約所
被又不遠而居然行其法足以澤一時存其書足以利天下後
世可不謂賢乎如吾鄉功甫潘先生是已先生諱曾沂初名遵
沂功甫其字嘗夢前身爲浮渡山僧自號小浮山人太傅武英
殿大學士文恭公冢子籍系官闕詳余所爲文恭公墓志年二
十有一舉茂才二十有五登賢書尋以例得內閣中書道光元
年入直四年假歸遂不出久之以災賑議敘光祿寺署正銜先
生孝友仁慈出於天性生八日而母謝夫人卒終身以爲隱痛
事文恭公暨繼母汪夫人得其懽心居輦下三載交海內諸名
公以文章道義相切劘要路雖父執不一謁一日入朝與友俱
一達官出友趨而與之言旣去問何人友駭曰英中堂不識邪

英固文恭公同年時爲樞相云嘗例謁於閣師松筠公會軍機
需人行選而試之公素與文恭公善因問曰考軍機乎先生愕
然曰未也公深悔失言與人交貴游寒賤如一僮僕亦化之一
矯驕諂之俗厥後家居值文恭公當國彌自韜匿就所居鳳池
園構一椽曰船庵鍵關謝人事焚香讀書澆花洗竹一家如在
深山中一童子應門客至受東門隙無貴賤一不報中閒省侍
京邸者再往返數千里亦不見一客俗所用署名小紅箋摺不
具者二十餘年中歲以後長齋禮佛究心內典嘗曰二教功夫
總自腳踏實地做起又作放生會曰天人感應之理惟此最顯
最速大用莫如仁當於此處著意使其長養而擴充之生平爲
善如日用飲食之不能輟罄其田二十有五頃建豐豫莊備平
糶諸用歲小歉輒弛佃租先後十餘年閒蠲米凡四五萬石里

中水旱舉賑留養他郡流民以若施衣食饋醫藥建義塾育棄
嬰諸善舉吾吳故多好善者類能爲此不足爲先生紀願自先
生倡之則一郡應如響率欣然輦錢粟踵至以是事易集而效
彌廣修大佛支七世宗譜謀於族立松麟義莊族屬之貧者有
常餼區田法見賈思勰齊民要術王楨農書先生謂田之賤土
之瘠收之薄賦之重莫甚於吾吳惟區田法行而後穀可多田
可貴作課耕會試行於葑婁之郊果倍獲遂著豐豫莊本書列
直講三十二條以貽農人濬興福塘河十有二里曰堯峯河旁
近資灌溉之利箸蘇松減賦說又謂宜亟行於減賦之先者曰
農田曰水利先於近水諸郡督種稻田一二年後成效最著乃
上聞推其法於西北漸令水利日興稻田益廣則西北之米自
足而東南之賦可減可謂探本之論喜游名山水嘗北登太山

觀日出自武林而西歷徑山七峰兩天目東逕海昌陟大尖山
觀潮又過錢塘至桐廬釣臺折而東渡曹娥江躡天台步石梁
觀瀑布又嘗泝大江上匡廬游潯陽庾樓琵琶亭黃州赤壁漢
陽黃鶴樓浮洞庭達岳州徧覽岳陽樓君山諸勝遂訪銅陵浮
渡山尋前身涅槃處迎北越清流關由臨淮以歸所至蕭然行
李晦名姓獨故人林文忠公方帥兩楚偵知之屏騶從訪於舟
次留之不可賦詩唱和而別爲一時佳話先生不爲術數之學
而自言夢輒驗仿東坡夢齋作正續三十六夢龜圖弟少宰公
曾瑩之舉京兆從子侍讀君祖蔭之捷南宮咸預知次第不爽
壬子春趣工治義井鑿新渫舊凡四五十區人莫測也無何秋
八月不雨至冬十有一月城中擔水直百錢遠近賴以得飲始
大異之殆佛家所謂習虛靜而成通照邪抑吾儒所謂至誠之

道可以前知邪詩文澹遠名雋自成一家中多憂時感事之言
尤惓惓於東南賦重財竭農田水利之不講民生之日蹙思有
以挽回而補救之幾於舉筆不忘蓋先生學問經濟之大者實
在於是稱之者曰高隱曰好佛曰詩人皆曰論也嘗自言一生
大略盡於數卷詩中所著詩集三十二卷刊行者大半東津館
文集三卷船庵詞一卷豐豫莊本書一卷小浮山夢志一卷護
生庵集一卷藏於家先生貌腴而體孱晚得肺疾咸豐二年冬
疾大作聞粵警力疾寓書楊中丞文定於江寧言防堵事甚悉
於是先生不與當事通書者十餘年而亦遂以此絕筆矣臨歿
爲儀鳳舉溫良恭儉讓君子懷刑出門如見大賓數語且曰吾
念汝祖父神明湛然時十二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一其明
年八月葬吳縣二下五都一圖維字圩茭白蕩和祥濱之原配

嚴宜人歲貢生選之曾孫女乙未會元上書房翰林福之孫女
乙卯翰林杭州府知府榮之女年十有九于歸逮事重闈以孝
稱先生自閉戶而後散遣奴婢躬操作汲爨有寒素所不能堪
者宜人怡然安之卽賢過人可知咸豐五年七月朔卒年六十
有四側室楊宜人子二庭誥殤儀鳳正一品廕生先生卒實承
文恭公之重女三壻韓文和甲午舉人山東揀發知州汪廷標
銅山縣訓導蔣鎔經吳庠生孫女二比者儀鳳來告曰先大夫
之葬以時之多難相地負土之遽也未遑治幽宮之版無緣先
宜人繼逝將以十一月十八日合祔先塋願如唐以後合葬墓
志之例以補其闕是有賴於子余何足以知先生而三復遺書
竊有嚮往之願焉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渺然寸抱兮萬族恫瘼蕭然斗室兮四野吟呻嗟嗷乎先生天

生斯人宜金紫是紉宜期頤是臻曠義滂仁大濟時之艱胡爲乎三載掖垣五試春官忽翩乎其絕塵晦迹平泉飯心竺乾雲養不鸞水冽不瀾不位不年以昌其文以焯其傳以蔭其後昆嗟嗟乎先生斯藏孔安我銘不刊永永千春視此貞珉

刑部員外郎吳君稼軒墓志銘

高延第

光緒八年十月初一日吳君稼軒卒於清河崇實講舍年七十五十二月初八日其孤涑將葬君於邑之吳城鄉新隴之原先一月以狀來乞銘延第逡巡不敢任既念君往昔知交零落殆盡存者或道遠不及求而君之學術行誼又不可無述乃不辭而爲之志君原諱大田改昆田字雲圃號稼軒世爲清河人舉道光甲午順天鄉試歷官中書舍人刑部河南司員外郎遠祖泓康熙中官教習以文學重當世曾祖焯俊祖朝觀父以詔先

後振災荒爲貧民完逋賦費數萬緡事聞賜君道銜君退讓終身未嘗服其服生有至性敦厚不妄言笑父贈公妣史太恭人治家嚴整君幼秉教戒惟謹長入家塾事師如事父一言之誨終身弗忘讀書爲文好沈思不斤斤於文辭章句比壯從同郡潘先生德輿游同試禮部出處必借盡交當時賢豪長者時海內稱治平交游競以文酒聲氣相追逐君抗節守高非其人不妄往還座主某方當國出其門者多致顯宦一日出貲欲爲君營京秩以自近君不應每試畢卽歸省及官中書亦踰年輒歸親喪畢由揀發雲南知州改官刑曹時咸豐八年也君方一意奉職而皖寇逼淮海兩弟先卒復歸視家居一歲清江浦陷君挈家走閘關入郡城故居燬於賊藏書及所撰述皆煨燼君每言及有餘慟亂稍定督辦團練之役興總其事者以君名入告

俾主清河迤北諸邑團練君觀鄉里彫殘民生困敝遂力任之
一切防守事宜次第具舉賊屢至不得逞前後大吏知君爲人
士所信向咸倚重之事寧幅巾還家若無事者晚主講崇實書
院卽亂後君所議置者也家本素封至君益慷慨以推財濟物
爲事嘗以千金歸其師喪鄰省孝廉某挈幼女埶漕舟南還道
病費用絕抵中運河舟人謀據其女將舁某棄水次某宿聞君
名走閭使告急君聞立馳至某已垂絕痛哭爲任殯斂以船主
付官別覓舟訖其鄉人載女付其家清河移懷兩鄉田沒於湖
灘其賦於金吳鄉歲萬緡民以重困同治中君與章太守儀林
議請豁免百年積累一朝以除事成需數千金將取償於除賦
諸鄉君以民力未紓不可自鬻產以應之時家已中落人尤以
爲難生平以朋友爲性命尊酒促坐談論切劘經旬月不厭撫

後進孤生如子弟教誨覆育恆若有未足成立者甚眾素誠篤
有大度不疑人欺我有負之者一不置胸臆識議堅卓能斷大
事不爲浮論所撓於家事多不省中更喪亂老而旅寓常鬱鬱
不自得聞四方災荒盜賊竊發輒憂憤形於言色所爲詩文多
關當世之故自知向學卽有日課心目所經手自甄錄熟精周
易三禮史漢南北舟車每以自隨居喪一遵禮經修訂譜牒於
宗法承嗣皆折衷古誼在刑曹時嘗謂各省秋審彙題案牘讞
詞句讀皆本典禮及歷朝刑法志與尋常公牒不同人多忽之
因爲疏釋其義所刊書籍及師友詩文集行於世自箸書亡佚
大半存者日記師友記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君嘗從容言涉
世太早奔走崎嶇不克卒業爲憾而以績學砥行勉諸同學者
晚年課子極勤未幾而君卒矣配朱恭人溫肅勤儉守家法先

君卒子五人楚早歿焱闕出後兩弟涑濂並幼女三人長適兩淮鹽大使高行篤次適胡世璧次適胡銘恩皆諸生銘曰孝友誠篤全天質也尊師取友隆學術也樂育博施紹先烈也有一於此可無慙於先民而況得其全未大昌其身將昌其後人徵實勒辭亦無愧焉

又吳稼軒墓表

黃雲鵠

吾友吳君稼軒既歸道山之十有四年其嗣涑以墓表未立謂其先人舊交唯不佞健在乞文其墓言之愴然其忍以不文辭君原名大田改昆田字雲圃號稼軒清河人以廩膳生議敘道銜中道光甲午科舉人官內閣中書揀發雲南知州改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奏加三品封典君性篤厚寡言笑九歲授論語欣然歸語家人曰我願效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家累世素封

以振災事賜道銜終身退讓未嘗服其服年二十七舉京兆試
夏課京師與師潘四農先生德與友魯一同共勵學少從叔父
木堂公游終身侍奉如一日座主某相國方柄政願依助使營
外吏君辭焉薦入琦公善幕亦不赴某公去位人方遠避公存
問益密旋丁外憂服闋入內閣官中書舍人署侍讀揀發滇直
牧以母年高改刑曹員外旋歸省母既沒再祥臥廬次夢中猶
時問起居服闋供職刑曹謂秋審彙題案牘讞辭一本禮經及
歷朝刑法志與尋常公牘別爲疏釋其義與長官有違言或勸
往謝君曰吾曲也謝何裨如非曲也何必謝辭官歸遂不仕一
意爲善鄉里荒年輸米穀活人無算捐田百畝供祖祠費增修
宗譜定祠規二十則宗人翕然學宮圯重修君總其成忘勞瘁
性篤師友急人如己嘗持千金走三百里歸座主某公喪友某

以非罪陷獄百計營救得免死感謝卻之戒曰復爾與子絕江
右某孝廉因病攜弱女拊漕舟南抵運河資絕舟人謀沈某掠
女某素不識君聞義聲作書潛告急君馳往某已瀕絕大慟送
舟人於官置之法購棺斂某買舟託載女送其家平生受人施
刻不忘施人意嘗若不及邑境卑洳河渠久不治君與章太守
議挑挖費需數千鄉民力不給君慨鬻田二千畝償之有阻之
者不顧守土官延主郡城奎文及崇實兩書院循循教育校閱
寒暑不懈年逾七十精力益強日著千言嘗整衣端坐無惰容
顧嫻韜略知戰事皖寇方張時君應漕帥袁端敏公辟同旋里
倡築圩寨爲堅壁清野計晏大臣端書奏請君佐江北團練事
宜率兵禦賊至錢家集集募勇多人將爲賊內應君先發得二
賊梟之遂定比賊至背河一戰勝之賊大奔吳勤惠時督漕河

縣治無城築外圍未竟有勸退守郡城者勸惠不允君亦贊固守勤惠曰吾不去職也君可去君曰吾勉公守而自去不義且練在卽職也力禦事得定大吏屢欲敘績堅卻之世以君文學士乃諧戰畧爲奇方宦京時值事亟人有去志或以勸君君曰食食逃死在奴隸亦最劣者吾位雖微固人臣也晚不思用世而憂憤時見詞色故人有當大任者手書勸勉生平所著書均燬於庚申之亂惟道光三十年後日記倉皇攜出今全集所刊漱六山房詩文劄記師友記十一卷讀書記一卷另刊有淮安府山陽縣清河安東二縣各志自束髮至老無一日廢學所刊禮經及故人遺集數十種潘先生養一齋全集其最也易簣日猶默誦禮經不置卒以光緒壬午十月初一日距其生嘉慶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五葬於吳城鄉大興莊新隴

之原配朱淑人祔焉側室王氏蕭氏葛氏子五楚焱闕涑濂孫
四詳載碑陰銘曰

士觀立志志之既定終身以之君素封子乃志顏樂遂允蹈之
侯其禕而侯其禕而

熊農部哀辭

陸日愛

農部青浦人姓熊氏名其光字韜之蘇林其號也先世多長者
君生而目光炯炯動止異常兒比長好讀書慕賈長沙之爲人
道光丙午舉鄉試明年成進士爲部曹君配顧氏前卒乞假歸
娶旋丁封公奉直君憂歲己酉江南大水邑某令侵蝕帑銀逾
萬飢民死者相枕藉君家居憤甚條呈十六不解上大吏不報
而令卒以是奪官遠近快之士匪周逆之亂巡撫吉勇烈公兵
下青浦檄君總團防局事時上海久未下軍需孔亟君詰奸籌

餉晝夜不少休逆黨之擒馘至者爲請於令分別脇從多所全活前後署令輒倚君爲重而君尤與慎庵錢侯深契合當亂之將作也邑令某無守志君爭以大義約與俱死旣不得命則去之省越日城陷邑令遁至是君隨巡撫以兵至距城陷之日五日論者謂君實請兵君不自言也乙卯元旦上海平是歲九月君以積勞感疾卒年三十九君性剛嫉惡如仇其董局事雖親故情面不少假富人多怨之及卒陳襲衣貧不能具蟒畫工田某取舊衣以意畫之人於是服君之廉君爲學好博辨凡天文曆算輿地河渠星卜壬遁之屬蘄至無不通曉所爲詩出入蘇黃閒壯歲館葺城朱虞卿大令家數年大令湛深經術又交吾師春木先生南匯張嘯山平湖黃鶴樓吳郡江弢叔同邑席晦甫相與切磋其學業遂大進君旣通籍吾黨方以用世期君聞

君之卒無不流涕君卒之前數月日憂信宿君家君爲談古今治道得失甚悉并言將欲仿荀悅申鑒崔寔政論著書十篇爲藏山之學未幾而君赴至矣悲夫爰爲之哀辭曰

撫劍四顧兮與天遨遊目無餘子兮氣壓九州嗟俗學之紛紛兮而子獨好修羌旣追湘沅以爲徒兮於鷓鴣乎何尤古今遺直今不可作兮涕浪浪獨悲此素秋

又熊其光傳

詠可寶

熊其光字韜之別自號蘇林青浦人道光二十六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改戶部主事後用防勦上海會匪功加員外郎銜咸豐五年積勞病卒年三十有九戶部爲學喜深思博辨體究其源流得失嘗與其友南匯張明經文虎言音韻之學有古今傳變有方域漸差欲作縱橫二表以著其同異之故其餘若天文

地理禮樂兵農皆欲倣顧氏春秋大事表例旁行邪上畫一爲表與通典通考相輔而行曰學問之道乃天下公事何必皆出自己予創此例後人踵而行之猶在我也有雜著一卷大都攷證之文附有弧三角算草蓋以意設形求其通變稿藏於家粵匪亂後皆不可問已

許宗衡傳

江寧府志

許宗衡字海秋上元人居揚州少孤母孫能書善畫兼曉音律宗衡學業得於母教居多咸豐壬子成進士已由庶常改中書稍遷起居注主事宗衡澹於仕進喜詩古文詞而性頗簡傲所心契山陽魯一同蘄州黃雲鵠數人而已爲文不主故常而大致力於魏叔子爲近官京師久日擊世變不能無概於心故發之於文往往藉物喻情用抒所蓄有復友人書亦其類也其

略曰今使畏盜而開門以揖至於盜踞我室我惟命是聽盜雖長者憫我之畏而出其所以爲盜之術以教我我之計誠狡彼盜獨不慮我之術成而反戈乎或曰是盜也雖踞我室而亦既相與安之矣我之飲食宴樂如故賓客酬酢如故其必不慮我之反戈而將以術傳我嗚呼是亦盜之術而已我之所以爲家者非一世矣獨無術乎且飲食宴樂賓客酬酢盜之俗所深戒而我之所以爲家也我之術如故而欲因便徼利以自強雖盜亦不能夫竊盜之術以制盜而一切所以爲家之術皆置之惟是飲食宴樂賓客酬酢以待竊之計行而術遂可以制盜恐盜亦不能爲我計也云云所著玉井山館文集及詩若詩餘若干卷並行於世

刑部蔡君家傳

東允秦

君諱琳蔡氏字子韓一字紫函江蘇上元人家世業儒父某縣
試甫冠軍遽沒君生纔七歲母毛自教之讀饗飧或不繼則命
持所遺書畫赴市求售以爲常年十二能爲帖體詩手鈔杜陵
五律而跋其尾謂以資誦習也八比文無師授仿舊文爲之輒
工十四爲童子師始應試前一夕購升米自炊食畢遽趨縣門
恐在家妨母寢也倦則蝻局棚石旁見者不知其爲應試來者
入學旋食餼肄業惜陰書院院長爲吳縣馮公桂芬稱海內經
學大師奇賞之咸豐壬子舉於鄉馮公寓書本房高公曰蔡生
能文不足賀賀君得孝子庚申成進士第二顧不得詞林觀政
刑曹日懷餅徒步以往遇案多平反嘗攜卷盈尺歸反覆展閱
漏將盡忽拍案自熹曰得之矣則某案得活者某也供母未嘗
缺甘旨祿入不足資生徒脩脯贍之母好佛日念金剛經非七

過雖逾午不食君必忍飢俟焉已以方略館校對敍勞超補員外郎駸駸乎貴顯矣未幾遭婦喪體羸亦增劇思乞假奉母還而闕於資八閱月始成行至清江卒於舟篋衍餘銀纔數兩閱數日抵金陵乃斂門下士釀金爲之祠俾君母奉佛其中資以老焉無子以某爲嗣

東允泰曰咸豐癸丑君辭家赴會試時粵匪警信日夕至惴惴恐不保以母託其妻而行曰責在汝矣賊將至妻兄杜某謀避地君母拒之堅兩家遂陷於賊賊迫婦女去足纏以次負米於城外行稍緩輒鞭之殘暴無人理君妻既供役念姑之難堪也代之及其母又代之晷夜得一帳俾姑與母棲而身宿帳外蚊徹夜刺膚不顧也杜氏舉家被陷其妻宜不無稍愆而事姑曲盡誠敬若此可以知君家庭之化矣先是君在都聞亂耗不試

晝夜奔而南及至江寧已不守變服雜負販偵母妻消息既得之而資不足僅贖母以歸妻後爲賊砍柴亦道亡輾轉達丹陽寓予家與予同依蘇撫吉公糧臺以總辦高觀察長紳爲君與予兄房師方駐丹陽故也君無世俗之好遭時多故其才力盡用於詩自詡源出義山予曰梅村也相視而笑君孝敬出天性髮未燥知事其母遇大亂旣失終得之身後猶賴門弟子之力以食非君之行誼足以感人而能若是乎雖古所稱孝子何以加哉余至金陵謁君母母知余之與君善也欣然從所請出君試帖及古今體詩各一卷授余試帖詩已付其門弟子刊於金陵余曾屬金君和序之君母惑於人言擯勿用今余爲刊其古今體詩移以弁諸首並爲之傳以述其生平則踐金君之諾也

任君墓表

王權

是爲卓行碩學戶部觀政進士隴南書院主講任士言先生之墓先生之存也自分巡察使州縣長貳下逮三郡生徒靡不諮事質疑奉爲圭臬其歿也官師士林眈庶咸悲悼嗟惜悵悵然如失所依嚮葬後七閱月其友人伏羌王權爲撮敘其生平行誼學術揭於羨道之石曰嗚呼先聖嘗思見剛者而謂有欲卽不得剛今觀於士言農部始信真剛之果根於無欲而無欲之剛迥異於負氣爭強者之所爲剛也君名其昌士言其字甘肅秦州人曾祖得寶祖作勲父綬纁皆以君貴覃恩晉贈中憲大夫累世種德積善韜光儲祉以迄於君君少聰穎且嗜讀四子小學諸書皆父贈翁口授贈翁臨終遺命卽餓死勿改業君謹遵之自總角至老未嘗一日廢學初把筆爲文卽吐棄膚末不作凡近語塾師關喜亭奇之常倍課其業家貧甚啖粗糲猶

不繼午餐或缺則飲水代食然終不以飢告人弱冠應童子試知州事閩縣董君平章亟賞其文延置門下而教育之董故名進士學富文雄君得其指授所學日進盡發署中藏篋博覽強識又得衛淇園周古漁二山長啟發獎勗器識益臻遠大由州學生舉戊午鄉試同治乙丑成進士籤分戶部候補主事明年奉母黃太恭人入都供職六部惟戶部有公膳甚豐腴君以太恭人在寓食無兼味不忍一下箸日枵腹從公午後乃歸侍膳元配郭宜人卒於京至十年不續娶入部歲餘卽嫺吏事先達倚之如右手自山東司幫稿游進主稿且敍勞賞加三級潘文勤寶文靖二公先後掌部尤歎賞器重駸駸且擢用矣竟以母老思鄉里決計請假歸養旋膺當道禮聘主天水書院講席數年移講隴南兵燹後絃誦久寢君盡心惇誨因才曲成高者

教以窮經讀史培根竢實其次爲討論制義源流奧突於場屋
文利鈍得失指不尤深切故兩院之士掇甲乙科者至八九十
人學使胡與督正楊會銜以事親至孝教士有方保奏奉俞旨
加員外郎銜蓋異數也君雖掌教林下經濟未試而庇民惠物
之績效有疊見於鄉邦者伏羲城創築垣墉眾議延君督率勸
捐抽丁綜核出納費省而工堅戊寅歲大饑今制軍浙江陶公
時典州賑務一委之君經理焦思堵口昕宵不遑息者逾半歲
活流徙饑羸以萬計他若籌增文社資本及城防軍需諸局務
皆總董其成幹事才識可略見一二矣前後居祖中憲公贈翁
太恭人三喪皆以古禮鄉俗參酌行之以喪葬用樂爲悖理毅
然革去太恭人膺驟疾君顛天長跪於暴雨中者竟一夜伯兄
及二弟俱先君卒卹孀字孤殫罄心力族弟某歿後遺兩女攜

歸養而嫁之賀賂二老儒嘗評點君文身後妻孥窘乏君傾橐
賙濟終身無閒其內行之篤恤舊之厚類如此性極耿介既自
寒餓中茹苦礪節以至有立及去官回籍州里素封不時相招
邀然終無一錢之霑潤與朋輩遊處恆規過糾愆甚或面斥其
惡受者咸敬聽心折其素行有以服之也官紳以公私事就商
皆爲剖決是非引義直陳絕無阿徇瞻顧茲其剛德之根於無
欲者歟制行若斯幹略若斯顧不獲居位乘權略展素抱竟令
終老閒散復遭國家陽九之厄至賈恨以歿焉天意竟何如哉
體素癯健年逾六十猶能東登華岳北陟崆峒爲壯遊光緒庚
子夏五月海疆難作聞之憂嘆廢寢食因觸動氣疾嗣聞都城
淪陷鑿輿西狩悲憤拊膺遂委頓伏牀卻醫藥不御力疾自作
墓誌並自輓詩三章以殲寇雪恥之志生未得遂死後猶欲率

碑傳集補卷十一
鬼兵以殺敵良可悲已卒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癸未午時
年七十有一以次年四月辛丑葬於州西長山麓新塋君之學
尤長於考訂史事晚年復以治經爲歸宿所爲詩古文皆能到
近代作家所未到著有秦州新志蒲城縣志皆已刻行敦素堂
詩文集八代文鈔家藏待梓子三長承允甲午恩科進士官內
閣中書都城之陷道阻未得歸辛丑春始聞君喪衝鋒突門而
出由津沽迂道襄漢武關歷萬險抵里門適及葬期得親營窆
窆葺大事次承湜出繼從父立昌季學年尙幼已能執喪如禮
承允未至時殯殮奠薦皆佐承湜營辦焉

碑傳集補卷十二

江都閔爾昌纂錄

曹司二

清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軍機章京戶部湖廣司郎中王君墓誌

銘

葉昌熾

古人稱昆弟之交范史所書前有雷陳後有廉慶若昌熾之於王君蒿隱豈惟昆弟也哉昌熾幼而食貧與吾弟俯仰事畜未嘗一日共研削吾弟不幸早歿昌熾傭書京邸聞病遄歸已不及視含斂鵠原之痛至今引爲深疚蒿隱則自束髮訂交稍長同學同舉於鄉馮林一先生修郡志同侍鄭鄉者三載又兩至海虞瞿氏同勘書目江鄉百里扁舟于役出入未嘗不偕也庚辰君先達又十年昌熾始釋褐追隨詞館爲後進而君已改戶

部值樞垣長安居不易道義之相勗憂患之相卹風雨過存兄弟無如也君之歿也其家以海警南下惟留次子季同召昌熾同在側屬續之日枕其股而哭之歲月不居兩周星紀君之墓草載陳而昌熾亦將七十老矣桑海無徒屏居削迹欲得如君者共數晨夕焉可得哉君諱頌蔚號芾卿別號蒿隱其初名叔炳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人先世宋時自汴南渡居郡之洞庭東山至明文恪公整族始大遷郡城君其十三世孫也曾祖仲淇祖朝華父仁榮世有聲於橫舍皆以君官累封資政大夫妣皆封夫人君生有至性岐嶷善讀赭寇之難鄉居避地遭贈公喪伯兄繼殂桴鼓在郊絞衾在室君年纔十三歲倚廬複壁卒奉繼祖母鄒太夫人閒關出險人知非常童矣寇平返故里受知於合肥蒯子範先生以縣試第一補長洲縣學生丙子舉鄉試

庚辰成進士由庶常散館改戶部傳補軍機章京壬辰試御史
褻然舉首君樂以言職自効而樞臣以熟手奏留非其志也君
所至事賢友仁與海門周彥昇明經共學最早里門耆宿如潘
鬯侯朱怡雲事之在師友之間其餘文字交若管申季袁瓌禹
同朝如李蕤客朱蓉生沈子培黃仲弢梁星澥安曉峰皆當世
閔偉君子推重君無異詞而桐廬袁忠節公過從尤密申之以
昏姻禁廷退直江亭龍樹迭爲主賓明鐙張席言笑晏晏然第
攷德問業務爲實事求是之學而不以標榜聲氣時朝廷以國
步日蹙銳意圖強游談之士倡爲新周故宋之說君視之蔑如
也及君歿而邪說披昌馴至非聖無法淪胥不返遂邁陸沈之
禍易曰履霜堅冰至然後知君之所慮遠也君敦尚氣節吳縣
潘文勤師本葭葦戚常熟翁文恭公則庚辰座主也君非論學

不輕造殿廷考試師門未嘗通私謁嘗曰得失事小廉恥事大
詭遇求進吾不爲也文勤龍門高峻莫敢梯接顧獨雅重君奉
諱歸里昌熾函丈侍側輒曰吾家居讀禮杜門卻掃蒿隱云何
或得君書則曰蒿隱規我矣其見嚴憚如此治家嗇於自奉嘗
訓諸子古人儉以養廉之說其義最精今之墨吏非必天性無
恥也簞簋不飭由於非盜泉之水不足以自潤也充工程監督
差廠商苞苴美其名曰節省銀兩君毅然卻之曰昔陳稽亭先
生印結公項尙不受況實爲廠商之賅乎旣入詞館志在論思
廣內著作承明又謂京曹官惟居言路袞職有闕尙可發抒忠
讜吾浮湛郎署於國無補於學有損不如歸也浩然有東臯之
思未幾中日釁起耶山之役王師失律海東藩衛淪於戎索君
私憂竊歎益鬱鬱不自得竟於乙未七月朔染疫病不起其可

悲也所著寫禮頌詩集文集讀碑記古書經眼錄各一卷又以
昭代樸學度越宋明六經皆有義疏周禮爲歷朝典章制度所
出獨無專書嘗詣昌熾商榷義類發凡起例先爲長編簿書填
委未遑輟簡在方略館得殿板初印明史上黏黃籤審爲乾隆
朝敕校未成之本君從故紙堆中拂拭而出之刪其蕪冗撮其
精要成考證擴逸四十二卷君精力絕人博聞彊識王伯申錢
曉徵之流亞天假之年名山之業豈勝最錄而禮堂寫定之本
止此當病且棘猶執昌熾手曰豹死留皮目炯炯視嗚呼其尤
可悲也歿後三年葬於吳縣五都五圖萬青圩萬樂山麓之栲
栳彎配謝夫人生子五長季烈次卽季同次季鑿殤次季點季
緒皆官學有聞孫十二存者守兌守則守熾守競守泰守鼎守
恥守中競恥隨季同出後於同族季烈中光緒甲辰進士官學

部郎中辛亥國變拂衣出國門耕海濱以自晦君有子矣客歲歸既梓君遺稿又哀述事狀請追銘其墓爰爲之詞曰

癸甲之際火始然積薪不徙遂燎原哲人見幾非不先辨姦抗論如老泉惜哉聽者規爲瑱履霜陰凝冰始堅不周山傾砥柱鐫君行蟬蛻踰十年劫火不侵龍漢前貞元朝士靈輻旋栲栳之彎萬樂阡紫羅青嶂視玉延抱琴欲彈還輟絃吁嗟逝者如逝川

劉楊合傳

高楷

劉君名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家奇貧意氣卓犖不以貧廢讀未冠應童子試陳令君錫鬯奇其才厚遇之因得壹志讀書壬午舉於鄉癸未聯捷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在官十餘年人罕知者某司寇以君勤慎將倚用君旋讞某獄司寇受人私謁欲

君枉法徇之君堅執不撓司寇無如何君以刑獄關人命懼直道難行致枉屈遂絕迹不至署戊戌夏天子銳意圖治詔海內舉人才湘撫陳公寶箴薦君及楊君銳七月十六日上召君入見君力陳時事艱危與中外積弊非力矯宄濫無以圖治其本尤在皇上虛懷倡導所以責備聖躬者甚至非他人所敢言有古大人格君之義非僞儒鄙夫專言變政其言洋溢新奇而實皆掇拾西人唾餘者比也天子稱善翼日遂有四品卿銜參預新政之命方命之下也君自以不克任樞要恐終以戇直賈禍將同楊君力辭疏具矣鄉人力勸之遂已時言路大開章奏日數百君竟日批覽於可否咸加籤識以待宸斷政府寮友見者謂君於政事無新舊畛域斟酌最平允焉退直後語所親曰茲事體大吾終不任行將急假歸矣其新政措理失宜將於召對

時切言之未幾禍作君前後入直凡九日八月初九日君方在直被逮去蜀人官京曹者欲聯名具疏訟君及楊君銳寃會獄急又刑部未敢訊方奏請重臣會訊獄詞未具不得上八月十三日詔下遂及難是日刑部官吏以會訊給諸人諸人不知君出門詫曰未訊而誅何哉命跪聽旨君不可且曰祖宗例臨刑呼寃者卽盜賊提牢官代陳上官請復訊未訊而誅我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如祖制何堂上官不應再言之則曰我奉命監斬耳他何知皂役捺君跪君岷然同獄者皆無言楊君銳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君乃跪就西市時神氣沖夷澹定如平日行刑後身挺立不仆觀者驚歎咸焚香羅拜謂劉君不死矣君容貌言語遶遶如鄙人而深醇堅定激發有古烈士風讀書自爲課程性喜游覽家居卽游峨眉方山諸勝旣入都凡西山勝迹

靡不至又嘗乞假入閩武平謁祖墓祖某明閒御史也族人所饋贈盡以贈族中貧者歸道出粵東西浮江漢登匡廬獨持雨蓋蠟屐懷餅餌往至山巔見虎食人血肉狼籍其夕避雨宿古寺明日得一牧豎導之乃歸工爲古文雄厚肖昌黎詩學少陵時輩罕與抗手積稿逾尺不輕示人嘗言詩文必無一實語而不欺其志斯無媿著作故其志有不可既見之詩文卽以自勵斬然若出於一其言行相顧如此性廉介非舊交雖禮饋皆謝絕旣入直樞府某藩司循例饋諸章京君獨辭卻或曰人受而君獨拒得毋過自高乎君赧然謝之尋常燕會酒食亦多不至其夫人自入都至歸凡十一年未嘗一出門與鄉人眷屬答拜宅中惟一老僕守門凡炊爨洒掃皆夫人率子女躬其任其境遇困苦爲人所不堪君處之怡然君惡京師塵囂於南西門外

石印本一
三
僦廢圃有茅屋數間籬落環焉躬耕課子二三友人過訪則沽
白酒煮芋麥餉客籬外柳下湧醴泉如珠太常仙蝶亦翩翻至
友人咸以爲奇君慨然曰天下如此我輩安得侈符瑞自誑哉
時康有爲聲譽隆赫頗結納天下士君不與識湘撫陳薦君亦
夙不識君蜀人某臚列天下人才盛稱君陳撫因重君遂以入
告而君始終不及知然卒以此罹禍故天下人士無知與不知
皆冤之鄉人某某出鉅金斂君及楊君銳寄柩蓮花菴朝官公
車無一人不來弔外省來弔亦百數十人皆相向痛哭其夕有
人叩門遺白金夫人力辭不獲竟委之去終不得姓名文侍御
悌博學有風血營事前劾康有爲者而甚貧與君不識亦緘其
館金遣僕以賻金吾番卒自君寓出告人曰劉夫人如老嫗帳
被貧窶乃不似一官人嗚呼觀此可以知公論矣君在獄猶誦

朱子全書及周易陶然自喜曰雖不識何因自問無過不難一
訊而明卽罷歸固所願也君久欲歸苦無貲貸於宗人某被逮
後三日而復函始至命也夫與君同薦同入直同被逮同被難
同爲人所哀痛惋惜者惟綿竹楊君楊君名銳初字退之受學
其兄聰年十九應童子試爲諸郡縣冠提學南皮張公奇重之
曰李嶠才子也易其字曰叔嶠召入幕命一意讀古書毋作帖
括君於經學史學地輿天文星算掌故皆博通詞章溫麗尤長
於駢文張公勸尊經書院檄調高才生百人肄業君年最少而
常冠其曹名益彰雖婦孺無不知君者丙子鄉試試官吳君觀
禮以未得雋君至流涕提學譚公宗浚亦以君丁父憂不得試
優貢爲恨朱公迥然復擬君優貢而未歲試格於例專疏申明
例意下部允行君遂以壬午優貢朝考得知縣當是時法人據

越南廣東總督張樹聲罷去南皮張公代之招君往凡軍謀密策皆與聞在粵七年隨入楚又六年口不言功名不登薦牘寒素如故而大小官吏士紳游客無不敬服無譎言者其沈靜湛清如此乙酉中順天鄉試己丑考取內閣中書丁母憂歸服闋考總署章京記名君既奇慧淵博至是亦練習政事精神朗澈容貌秀偉嫻雅所至人爭迎迓海內耆碩先達少年後進負文望才氣講求學術留意時事人物者爭過從訂交或酬酢酒食無虛日君一與周旋未嘗有倦色顧不輕謁權貴權貴敬禮羅致皆不往君與劉君同被命時條奏封事至夥章京不暇及特命君四人分閱謂之參預新政海內知君者咸頌天子知人二三大僚亦稱君不負政府大臣尤重君曰他人承擬稿再四而後可楊君新入直未嘗學習伸紙命筆於典章法度時勢人情

折衷盡善此才殊罕見天子尤重君垂詢變法并及時勢憂危君對曰變法事體大非臣等小臣所能任請擇深信有方畧大臣任之命斟酌緩急歲行一二事則民不擾而國自強尤請勿再加恩臣等語祕外莫知又見君荷殊恩不無缺望且擬君入對必有所稱引遂坐黨禍同日及於難君之獄時以爲將會訊既聞詔慘然請其故堂上官默不語就西市君又請曰至此已無生望然求知坐罪之由仍不語君慨然曰我蒙皇上召見二次未嘗一妄語遂就刑血噴湧丈餘矍然有聲或曰此冤氣也聞者深痛之初康有爲爲諸生君在粵閱其卷有爲通籍來謁君一答拜之既聞其議論與之絕時南皮公勸學編初成君託黃學士紹基奏上之又印數百部分餉學者被逮時方早起寫書致某公謂康不速去必釀禍而反坐康黨以死嗚呼異哉六

月十九日君兄學正公卒於西陽訃至君大慟欲奔赴而南皮
公電信至曰已咨君總署應特科盍留待同人亦堅留之乃止
八月初九日南皮公聞君被逮電乞貴臣某論救願以百口保
君不得則又請姑繫獄待鞠卒不及劉君寡交君獨否劉意有
不愜輒露詞色君則媿媿和接出語如恐傷劉君蓬筆可安君
必精室始居見塵穢則欲嘔兩君性情不同如此至博文約禮
懷忠義篤內行淡於榮利無聲色之好兩君如一焉劉君好苦
吟有詩四卷君自專研經世學不復著述偶爲大吏草疏墨出
火入故存者祇少年課試酬應詩文則不及百首

論曰余不識劉君聞與君友者率譽君因知君君顧亦知余通
書問楊君相識在元二年讀同室出同游前蹤猶歷歷也庚辰
再見成都丙戌三見京遂不復見讀滬報劉君傳補其缺畧因

并爲君傳楊君交友多爲傳者必不乏人姑作此寄哀痛焉盛百義先生楊君師也賦杜鵑行哀君書余團扇扇固君舊書者也

又劉光第傳

梁啟超

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尙未識面至是旣同官又同班

軍機章京凡兩班輪日人直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

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卽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變旣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

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

先生

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

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于保國會識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眞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其行誼雖然犖犖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又劉光第傳

胡思敬

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也恂謹寡交稠人廣坐中或終日不發一言官刑曹十餘年雖同鄉不盡知其名以陳寶箴薦與

楊銳同日入軍機寶箴未嘗與光第相見光第亦無求於寶箴
也有華陽人喬樹柎者與寶箴子三立交時時稱述光第行誼
寶箴知之遂舉以入告光第勤劬耐貧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居
恆鍵戶吟詠筆墨書卷外無長物初得卿銜入參新政首輔禮
親王生日同僚皆有餽獻光第既無所獻又不往賀語人曰受
爵公朝拜恩私室吾勿爲也黨禍發緹騎到門其妻方踞地澣
衣或叱之曰汝主何在捕者至矣不知爲夫人也光第初不與
康黨邪謀曾廉之効有爲也譚嗣同與同班值宿邀與聯名以
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並及於難

又楊銳傳

梁啟超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
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尙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

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君張於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託之于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尙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 君 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于本衙門爲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旣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

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于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薦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于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爲會員又自開蜀學會于四川會館集貲巨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爲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妬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于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脈皆斲喪于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於

詞色故與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西后勿攬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游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起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于詩嘗輯注晉書極閎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尙節氣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如哉

楊叔嶠先生事略

黃尙毅

先生諱銳字叔嶠綿竹楊氏父諱承煦生子四惟先生與伯兄

最知名伯兄諱聰蜀人稱爲聽彝先生者也兄弟自相師友恩誼最篤先生弱冠後始應童子試州縣未知名南皮張公之洞督蜀學亟獎拔之邀入幕襄校光緒乙亥復創立尊經書院調先生入院肄業南海譚宗浚蕭山朱迥然相繼督學特見拔擢以壬午優貢朝考得知縣是時張南皮督兩廣招先生任奏牘文字佐幕府由粵而鄂而寧凡十五年未邀保獎謹密持重無阿附意故南皮始終敬禮之旋中乙酉順天鄉試舉人已丑考授內閣中書軍機缺章京例由閣選中書送考先生因張之萬領軍機主試鄙其人不與試旋考授總理衙門章京記名少後因張蔭桓致意不肯往謁故也生平獎藉後進肫肫善誘箸籍者多知名士前清科舉二百餘年蜀僅得大魁一人駱成驥卽先生校士資州之所得也駱頗傲睨權貴獨誠服先生旣留京

尋充會典館幫總纂書成晉侍讀加四品銜戊戌詔開經濟特科南皮及張長沙百熙均以先生應詔是年六月先生胞兄聽彝先生卒於酉陽學正任先生痛悼欲回籍奔喪南皮電止之先生不可定期十五啓行矣而十三日朝旨以湘撫陳寶箴薦詔先生預備召見十四日召對極言興學練兵爲救亡之策上感其誠詔立京師學堂而川人李徵庸在津辦賑先生勸捐二萬金立蜀學堂直省在京立學自蜀始也先生在軍機章京時決疑定難樞垣舊僚皆拱手推服每一起草條理精密往往數百言無一字移易其學與年進如此三十以前經史辭章原於家學聽彝先生箸說經堂叢書倡起蜀學得先生而益盛人咸以軾轍許之先生以隋史簡略箸隋史補遺四十卷楷錄成冊藏於家詩文約數十篇皆散見無存稿三十以後留心掌故之

學感憤時事不肯託諸空文而代人作奏議獨多不備舉舉其
關係天下者甲午乙未中日戰後孝欽復幸頤和園內監寇良
才上書諫被殺朝士無敢言者先生乃激勵侍御王鵬運並代
作書上之語頗切直丁酉川督鹿傳霖用張繼收贍對夷人反
覆成都將軍恭鏜駐藏大臣有泰劾鹿解任以恭鏜代督川張
繼遣戍新疆先生監於唐棄維州之禍知恭鏜貪庸張繼廉吏
乃代給事中吳光奎作疏劾恭張因得免戍恭尋死贍對卒收
爲川邊戍戍新學之士漸起言論過激先生慮朝士水火非得
學有經術通知時事大臣居中啓沃弗克匡救當時徐公世昌
以翰林佐今大總統袁臬司治兵於小站亦與先生書云自中
日戰後合肥坐困日本伊藤來京師頗瞰中國無人此時欲求
抵禦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先生得書乃與喬樹枏說大

學士徐桐並代作疏薦張得旨陛見樞府翁同龢不悅張會沙市有教案乃與張蔭桓密謀中阻張已至上海奉旨折回先生匡救之懷乃弗遂矣先生代人作疏不肯受名事後卽焚草其公愬如此尙毅戊戌留京住先生寓齋每侍談燕故得備聆也先生政事之餘喜講論經史尙毅治左氏春秋以左氏親受業孔子之門其所傳當不悖經旨先生曰如論洩冶以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論伯宗則謂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豈亦不悖經旨乎尙毅對以有時亦宜委曲求全先生曰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因論明史至世宗則切齒大罵曰朱厚燄亡國虜也得終其身幸矣蓋愛敬直臣痛恨暴君直先生之素性也人謂叔嶠二字乃椒山之半先生是其後身雖涉附會而同一遭禍亦奇矣先生旣值樞府德宗召見賜手詔云近日朕仰

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進用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雖朕隨時幾諫而慈意甚堅卽如七月二十六日之事聖母已謂太過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退此老耄昏庸之太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所不能及若必強以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與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後能進此英勇通達之人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卽具封奏以聞候朕審擇施行不勝焦慮之至欽此七月二十六日因禮部司員王照請代上封事堂官許應騷懷塔布等阻格不奏一日六堂革職大臣頗自危先生歎息曰皇上始誤聽於志銳繼誤聽於李盛鐸今又誤聽於康有爲殆哉覆奏上卽召見於是有旨派康有爲至上海樞臣皆慶幸以不召對先生康不得去禍不得息也先生旣下值王

彥威京卿來函云與此輩少年共事有損無益公他日進退俱難先生得書急邀林旭至寓齋切責之林默然初五日訓政詔下蓋因繆延福等告變故孝欽突然回宮也次日先生云我等定出軍機若皇上無事我卽出京若有不測決無可去之義初九日晨起先生被逮慶昶及毅亦同被拘至坊上先生曰彼公車也何故拘之故毅及慶昶得釋而下先生刑部獄同鄉喬樹枏乃電知張文襄請救刑部以案情重大請派大臣會審十二日直隸總督榮祿入京召見是夜文襄電至津請榮轉奏願以百口保楊銳次日已宣布行刑而轉電始至已無及矣先生與劉光第入獄殊泰然至十三日乃各加以凶服劉固刑部司官詫曰就刑矣至法庭不屈先生呼劉曰裴村且聽旨剛毅宣旨畢先生曰願明心迹剛云有旨不准說先生怒叱曰爾軍機大

臣銜害遂出就刑血噴丈餘觀者皆辟易吁慘矣先生既致命
尙毅同喬樹枏等棺斂殯於清字庵念先生僅一子若搜得手
詔必不免見焚異日且無昭雪之據乃將手詔密縫於尙毅衣
領中至八月二十五日同慶昶扶柩出京回籍宣統元年毅同
慶昶繳手詔於都察院其詞云竊生故父楊銳以內閣候補侍
讀於光緒戊戌年七月仰蒙先皇帝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
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併蒙特旨召見親賜手詔令詳議覆生
時留侍京寓生故父下直後一日喚生入室敬將手詔令生恭
藏云已覆奏生敬叩手詔理當恭繳生故父云本已面繳聖恩
仍復見賜生敬叩覆奏如何故父云事關重要當未存稿略舉
大綱三條一言皇太后親挈天下以授之皇上應宜遇事將順
行不去處不宜固執己意二言變法宜有次第三言進退大臣

不宜太驟生當時所聞封奏情實止此嗣是年八月初九日生故父與劉光第同時被逮止謂是非一訊卽明不料邂逅就死生慘痛昏迷無術請代故父門人黃尙毅語生云故父忠悃官有封奏私有家牘他日尙可呈請別白惟手詔關係重要日後應當恭繳謹宜密藏卽以是月扶柩歸里道途霖雨積雪所重者惟先皇帝手詔及故父一棺耳今十三年矣慘念生故父生平志行惟與劉光第相契相規此外並無苟同之處且所奉先皇帝手詔尙庋藏臣家未繳無以對先皇帝在天之靈是以約同故父門人黃尙毅敬齋手詔來京籲懇代呈以光先皇帝聖德至生父拳拳臣節所圖仰報先皇帝於萬一者當時封奏諒已詳明其生平論學制行實與劉光第同其本末今大學士張之洞撫晉督粵督楚時亦所深見謹懇奏請昭雪奏入留中次

平又由資政院陳寶琛提議昭雪通院贊成奏入政府卒閣不行以迄於亡先生德配孫恭人生子一女三次女緋雲字呂氏未成婚而壻歿誓不他適恭人後先生九年卒民國元年九月慶昶卒於省寓無嗣

李先生墓表

成本璞

先生姓李氏諱希聖字亦元長沙湘鄉人也幼負異稟過目成誦父諱光照精制舉業爲名諸生嘗以所作授之先生慨然曰舉業之禍世數百年矣吾當通經學古以上躋於作者之林異時得志必首議廢制藝罷科舉以除學界之蠹父大驚異恣其所學遂博覽經籍淹貫百家發爲文辭雄視一世旁及詩歌罔不精妙當是時先生才名震湖湘識與不識皆曰李生真才士也會侯官張侍郎亨嘉督學湖南倡復古學得人稱盛見先生

文深加賞異累試第一擢光緒辛卯科優貢是科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改刑部主事居京師時距寇亂之平二十餘年矣天下幸無事達官貴人方酣嬉文酒晏然以爲治安先生乃深憂竊歎謂爲將亂人咸怪之未幾有甲午日本之戰兵燹地削政府始議變法先生謂變法以理財爲本乃鈎稽檔冊有光緒會計錄之作戊戌黨禍興遂罷變法先生謂當變不變禍且益亟終致大亂人又怪之未幾有庚子聯軍入京之變亂兵大掠先生僅以身免方亂之初起先生旣深痛之以位卑言不獲伸乃掇述所聞有庚子傳信錄之作人始服先生深識治體有先見之明矣辛丑後重議變法設政務處筦其事撰條議以示天下先生謂變法宜先定宗旨基礎一壞萬事瓦解乃爲駁義數萬言傳誦一時先生宦久不顯而名益高於時論變法首重興

學而長沙張文達公奉詔管學乃引以自助造端宏大規畫詳盡疑謗交乘屹不爲動凡文達所上章程奏議均先生筆也迨京師大學堂成立以先生爲提調居堂三年羣樂其教先生慙直敢言積忤權貴潛齟齬之文達故知之不能止也先生旣鬱抑不得志竟以是發憤病嘔血卒於堂中諸生數百人感其遺澤相向失聲爲之棺斂由中門出白衣冠送於道天下聞者莫不痛惜之光緒三十一年某月日也年四十有二以其年五月歸葬於湘鄉某山之原妻成氏無子妾陳氏生子康強皆先卒又娶鄧氏撫康強於家先生之學始亦殫心經史考據以壯其文繼乃深契宋儒之旨欲融合程朱陸王異同之說遂羞以文人自居矣而時事日危備嘗患難乃博考古今掌故深究中外利病以求所謂變法者奮欲有所表暴於世而不幸早死論者

未嘗不哀其志而惜其不遇也近者學務日盛校舍徧天下矣而追溯當日創造之艱惟先生實爲首功其後設立專部驟進多人其與先生同事者或不數年卽躋卿貳而先生已先歿不及見矣嗚呼豈非命歟然先生從容風議多中時弊當事或採以入告每荷報可先後奉詔廢制藝罷科舉卒如其初志蓋先生身雖不遇而其言固已大行也先生他文多散佚今惟存近體詩二百餘首曰雁影齋集行於世本璞幼好屬文先生一見驚歎謂曰加以精思古作者倫也因論學術源流甚悉由是多所通解先生之教也追懷舊德彌感生平今先生葬已逾年而墓石闕焉無詞故以所知者表之以示後之人嗚呼天旣賦先生以不世之才乃不畀之位以行其志而大其施於天下又并其天年而亦奪之復不獲著書立言以覺天下之民而博後世

石印卷十一
區區之名嗚呼豈人之以才自戕而天亦有時忌才歟而於先生又何酷也

譚嗣同傳

梁啟超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礪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

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觀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

石印本十一
十一
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
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于湘南并力經營爲
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
等爲學堂教習召

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卽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
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
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
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
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
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
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
集眾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
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

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

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

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卽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

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卽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榮賊
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
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
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
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
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了寧而
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
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於坐榻上有所擘畫而
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
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
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
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

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
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册家
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
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
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
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
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
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
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爾昌案復生
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

治四生當
年三十

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

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
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
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
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据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
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文算術格
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
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旣而聞南
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
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
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
宗識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
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

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仁學一書又散見于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尙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筭記一卷輿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兩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編見于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

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

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帖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百數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者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卽世閒卽出世閒無所謂淨土卽人卽我無所謂眾生世界之外無淨土眾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眾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旣思救眾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眾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

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眾生與救現在之眾生救現在之眾生與救將來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眾生與救彼土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眾生與救一國之眾生救一人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眾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卽仁卽智卽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

又譚嗣同傳 蕭汝霖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瀏陽人也博學能文章善劍術父繼洵嗣同母早喪失愛於父嗣同起敬起孝冀格親心少與唐才常

皆爲歐陽中鵠弟子中鵠澗之宿學才常侷儻有大志相得甚
歡弱冠遊新疆巡撫劉錦棠幕錦棠去官乃西窮河源道涓洛
登終南嵩華北涉漳滏遊京師南浮江淮東逾海至臺灣其風
俗政治土地之宜皆潛心考究所過諸名山川及古英傑之遺
跡一託諸吟詠時或感慨歔歔其閒奇人碩士無不樂與往來
甲午之役東挫於日乃倡新學圖變法以救亡與諸同志立強
學會於北京上海士氣大振無何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補金陵
則閉戶讀書未一接俗吏金陵有楊文會者遂於佛學與往來
甚密因博覽教乘探其蘊奧證以孔氏大同太平之旨恍然曰
東西聖人豈相遠哉遂成仁學一書會陳寶箴巡撫湖南丁酉
六月黃遵憲爲湖南按察使八月徐仁鑄督學來湘與前任學
使江標謀大集志士於湘先各省舉新政速嗣同嗣同棄官歸

與唐才常梁啓超等設湘學報時務學堂南學會南學會者將以合南方各省學子共求經世之學也省有政授諸學會議可而後施每七日集邦人之秀者而會之嗣同爲會長曉之以國家政治原理及萬國之強弱交際其學術政治所趨向每會集者恆千人座不能容嗣同出觀者塞衢巷當此之時湖南文化甲於南北南北豪傑之士奮然興起者皆以不一見嗣同爲恨也戊戌四月清德宗親政徐致靖薦嗣同可大用特旨徵之嗣同遲久不行旣而曰與其奔走呼號而莫之或應何如假政治以牖進我民也遂以七月應徵除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預新政德宗倚重嗣同將與有爲西后惡之剛毅等害其能且得君與西后謀盡戮其黨德宗不能制八月十三日嗣同與銳等皆被害臨刑監斬者令嗣同北嚮謝恩嗣同

睜目叱曰其奚恩之足謝也乃慷慨就戮年三十有三先是嗣
同聞變卽閉戶謝客有俠士大刀王五者與嗣同善謂之曰君
行五從保無他君死五收君骨君請自擇嗣同曰死耳何行爲
又有日本志士數輩勸東游嗣同不可強之曰各國變法無不
以流血成吾國數千年未是有也而國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
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嗣同持身嚴與人厚其行能一死生忘人
我所學掇孔佛之精微而陳義甚高其自敘仁學有曰初衝決
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攷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
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
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
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眞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
卽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云云所著書仁學之

外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
劄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
十篇秋兩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嗣同
死多所散佚其夫人姓李氏無所出以其兄之子某爲之嗣

林旭傳

梁啓超

林君字暉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穎絕
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
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
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于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
如宋人波瀾老成瓌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
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旣而
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

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甚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徧謁鄉先達鼓吹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于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壻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旣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于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休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膽出呈覽蓋

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踊椎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于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論曰噉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噉谷故長于詩詞喜吟詠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噉谷羅致噉谷致敬盡禮一日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邪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林旭傳

陳衍

林旭字噉谷號晚翠福建侯官人祖福祚安徽東流縣知縣以循良稱父百敬邑諸生旭少孤從塾師學爲律賦出語驚其長者喜瀾覽羣書家貧閱市借人人見其強記樂與之同邑沈瑜慶者以道員需次江南有女鵲聰穎能文詞貌英爽瑜慶必欲

以字佳士省墓歸從旭塾師見旭文字異其博瞻觀其少不颺
意猶豫然終妻之贅於金陵從遊武昌徧識一時所謂名流若
陳寶箴三立父子梁鼎芬蒯光典屠寄之倫歲癸巳旋里應童
子試三試冠其曹爲邑諸生旋領鄉薦第一闈作傳誦天下年
十有九耳入都知名士爭與交遂交黃紹基沈曾植康有爲梁
啟超嚴復諸人未幾中日構戰中國方大挫言變法者遽起京
師強學會興旭奔走其間與張亨嘉等興閩學會與王儀通張
元濟等興通藝學堂繁然有所爲矣旭窶人子然不能惡衣菲
食時徵歌選伎車馬甚都瑜慶不能給則熱中取上第揣摩時
藝伏案爲殿體書甲午乙未戊戌五年三上公車皆薦不售則
發憤爲歌詩取路孟郊賈島陳師道楊萬里苦澁幽僻喜從鄉
人鄭孝胥葉大莊陳書陳衍討論自擇百十首刊之孝胥以爲

如啖橄欖大莊以爲似袁昶衍以爲春夏行冬令非所宜戊戌衍寓京師蓮華寺康有爲梁啟超寓上斜街方上萬言書開保國會旭日至衍所談藝談國事衍語以子向習詞章經濟非所長時局會有變盍姑少俟旣下第強使出都同遊杭州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皆欲致之而中朝方令京外官四品以上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錫蕃奏薦旭召見特命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欲盡斥耄老諸大臣舉用新進十日而難作矣初那拉太后雖歸政景帝而用榮祿爲北洋大臣某爲步軍統領兵權固在握也新進者亦知無兵不能有爲則請景帝調用某某軍謀未行而后聞之四章京就逮數日未具獄辭斬西市楊深秀與焉者相傳平日言得三千勁卒繫后手足有餘也旭死

年二十有四無子有晚翠軒詩鵲字孟雅哀毀逾歲卒嘗從陳書陳衍學詩文辭有庵樓詩詞集一卷

論曰旭平日居一室中行坐觀書談論片晷不少寧倦則寤矣鄭孝胥云殆古所謂鬼躁之咎徵歟畜於婦翁婦鬱鬱不樂乃援例官內閣中書被薦遂爲軍機章京中書充章京故事然也然旭不幸早死耳若至今存所謂元勳偉人豈多讓焉

吳保初傳

陳衍

吳保初安徽廬江人也字彥復一字君遂清故提督長慶謚武壯次子長慶父某死於粵匪之難長慶年十三投効淮軍卒復父仇以孝勇聞天下雅慕文章氣節結納當世知名士朝鮮之變長慶帥師四日抵其都俘大院君以歸日本師後半日至愕胎莫誰何因留師漢城鎮之張謇朱銘盤周家祿皆在幕下兼

欲延攬鄭孝胥今總統袁公爲隨員旋薦幫辦營務長慶卒於軍遂繼其任保初文弱穎異長慶以爲非將種使入都師事故侍郎宗室寶廷寶廷方罷官無以自存長慶歲資助之則與其子壽富富壽縱意詩酒山水閒保初濡染爲清折閒肆之詩遂識沈曾植歐陽錡陳衍之倫鄭孝胥至都獨請業學詩稱弟子孝胥素不主張師弟子之說堅拒之而廬江陳詩者年長於保初轉從而稱詩弟子焉保初事事效法寶廷爲詩千百言立就前後千百首今所傳北山樓集其十之一二也時剛毅方長刑部自命刑名家保初以蔭補主事與爭一獄讞稿反復詔詔持不下至擲稿於地自襪公服出署去既棄官居上海那拉太后臨朝報効屬集政日敝保初乃電請歸政康有爲梁啓超方倡新法保初奔走號召而珍妃適有粵海關江海關諸價之獄激

而爲戊戌政變又激而爲庚子仇外唐才常謀起事於漢口相傳保初與焉兄保德懼連將告密又與保初妻謀給而坑之嗣子炎世具以告跳之日本踰歲歸今總統袁爲北洋大臣月致二百金使居金陵勿得至上海繼益百金要以三事不入都不言朝政不結交新黨若圈禁於天津焉恐其及禍也袁入樞府楊士驤繼增爲五百金供二姬彭媽王姸外能與丁惠康陳瀏方爾謙各有所娛矣保初爾謙以古錢瀏以薨惠康以古琴宋本書鈔本書士驤卒繼之者端方咄嗟謂保初曰得爾師季直書札否季直張謇字也保初躑躅曰季直先君幕下客並非吾師端方曰師可背乎戲侮久之保初愠曰滿洲人之剛愎者殆無踰剛毅吾斥之不能聲若何敢爾拂衣徑去自是轉徙窮病惟袁氏父子稍給之遂至於死炎世有神童之目書過目不忘

十餘歲喉疾保初傷之甚惟二女弱男亞男畢業日本學校
保初妻既無伉儷情其姊買王姪畀之彭媽爲妓名於上海曰
金菊仙善書通文理不嫁富人子委身保初保初狂喜要陳三
立丁惠康諸名勝作詩張之桐城陳澹然爲之傳以嗜鴉片保
初窮不能給卒去

論曰保初古之傷心人也古今稱四公子者三戰國之孟嘗平
原信陵春申明季則方以智陳貞慧侯方域冒襄清則故湖北
巡撫譚繼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三立福建巡撫
丁日昌之子惠康與保初皆以文采風概生丁末造豈不異乎
惠康保初尤抑鬱以死傷哉

又吳彥復墓誌

康有爲

光緒之季郎曹有二公子爲潮陽丁惠康叔雅廬江吳保初彥

復並以文學才節顯聞於世然皆不得志行吟澤畔一發於詩
叔惟鬱鬱不得志早逝吾蒙難後訪吾於香港猶一執手縱談
國事而彥復哀戊戌之難流涕賦詩曾發憤上章爲亡人訟冤
辛丑和議成請變法歸政辭旨切直震一時宣統五年歲在癸
丑正月十六日卒竟不得面也悲夫彥復才志卓犖憂國好事
多識海內通人名士生遘時變俛仰身世託之於詩要眇清勁
蓋得乎韋柳荆公而激楚可歌其文似漢人有北山樓詩文集
弁冕皖人矣其父長慶爲李相鴻章部下名將以提督駐兵金
州彥復年十六度海刲股救父疾朝旨褒孝授主事補山東司
貴州司幫辦秋審處持律守正嘗平反裕董氏之大獄有名以
例當擢直隸州君欲得御史以發其志不受丁酉應詔直言爲
尚書剛毅所格遂棄官母王太夫人遺財豐溢君散以養士恤

孤捨田千畝爲義塾恤族及朝市旣變沈隱滬濱則已貧甚典
衣留客行吟憂傷不得永年卒年四十有五葬於上海靜安寺
側妻合肥黃氏能紀其家長女弱男次女亞男並慧越歲己未
其壻章士釗請康有爲銘其墓銘曰
才士也夫嗟遘時變也詩人之墓夫長遺欣羨也黃歇浦中靜
安寺側萬歲千秋無有後厄

碑傳集補卷十三

江都閔爾昌纂錄

使臣

薛福成傳

夏寅官

薛先生福成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縣人性孝友喜觀儒先性理書稍長縱覽經史好爲經世之學中式同治六年副貢曾文正勦捻寇北上張榜郡縣招賢才先生於寶應舟中上萬言書文正大奇之延入幕軍謀機要多所贊畫光緒元年以直隸州知州復入大學士李文忠幕掌箋奏文忠知其可屬大事朝鮮內亂上書直督張公樹聲請迅調兵輪渡海日本艦至我軍已定變尋盟而退當時郭侍郎筠仙丁文誠張文襄皆以賢才密薦七年署宣化府十年授浙江寧紹台道值法越構兵馬江

敗浙防戒嚴購器築壘布置井井法兵犯鎮海奮力抵禦相持
四五十日卒不得逞論者謂與鎮南關之捷相匹云十四年授
湖南按察使十五年以三品京堂候補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
臣轉光祿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皆未
蒞任至英疏請添設南洋各島領事又請保護華僑豁除舊禁
飭關稅無得擾累閩粵人尸祝之滇緬畫界通商事宜與英外
部爭持逾兩年始允讓地立約每當交涉迫切親至外部斷斷
爭駁不少假借雖外人亦服其堅韌二十年四月卸事內渡六
月十九以微疾歿於上海行台生於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年五十有七事聞賜卹賜祭葬恩禮優渥先生初私淑姚江王
氏以收斂身心爲主自師事曾文正學識日大凡歷史掌故山
川險要以至兵機天文陰陽奇遁之書靡不鉤稽講貫洞然於

心故遇事立應略無窒礙近世士大夫謂本理學而談洋務者先生一人而已自壯至老讀書從公日有常課辰而治事夜分始寢數十年來逐日行事悉載日記勤以率下儉以奉身待人接物一主以誠故雖軍國大事日不暇給而端坐凝然百務就理蓋得力於文正者深矣治古文不拘宗派原本忠孝而以閎雅真摯之文行之所造於柏枧山房求闕齋爲近其書已刻者有庸庵文編四卷續編二卷外編四卷海外文編四卷籌洋芻議一卷浙東籌防錄四卷出使日記十六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四卷庸庵隨筆十卷尙有幕府古文書牘東西洋地誌稿數十卷藏於家

夏寅官曰余與先生長子翼運戊子同歲生景仰懿行未獲親炙讀集中紀事諸篇翔實不諛足徵信史尤長外交深識遠慮

燭照暨數十百年以後今日時局阡危老成凋謝緬維先生籌
洋諸篇益令人感喟噓唏而不能已也

又薛福成傳

錢基博

薛福成字叔耘一字庸庵城人少負經世之志中同治六年江
南鄉試副榜先是四年夏兩江總督曾國藩奉詔勦捻張榜郡
縣招賢才福成上書言事畧謂節下勳名軒天地天子倚之天
下信之必將策富強定經制消反側防外侮正風俗則舉世視
爲轉移而值變亂之後百事興革民心望治則尤更張不見其
迹設施易蒙其澤所以相規勉者殊於人人而不爲頌諛之言
國藩歎賞謂劍州李榕曰吾此行得一學人延入幕府由是聲
譽隆起以一書生負天下望會太監安得海干政八年秋奉孝
欽顯皇后懿旨採辦廣東福成先以事如保定道出山東巡撫

丁寶楨邀與語天下事頗引爲言福成卽力贊寶楨執殺之境上而以其罪奏聞祇曰布置欲豫審幾欲密欲斷否則不惟賈禍亦恐轉益其饑而貽天下患寶楨計決至是斬安得海而籍其貲曾國藩聞之語福成曰吾病日久聞是事積鬱爲之開矣光緒元年下詔求言福成上治平六策海防十議一時傳誦以爲馬周陳亮復出自是始定遣使駐外國之制有停止捐例之令有津貼京員之議有稽覈州縣交代之新章而四川之裁撤夫馬局各省免米商釐稅及裁汰綠營添設練軍吉林黑龍江相繼遣大臣練兵十年之閒其大興革皆以福成此疏發之已而直隸總督李鴻章延爲上佐於時局多所斡旋二年夏四月英使威妥瑪以旅滇英人被戕多所要索與總署王大臣議不治遂怒出京詔李鴻章俟其到津挽留與互商而威使則告絕

逕去至煙臺國人恟懼福成則以爲英自俄德交合方惴惴顧慮必不輕用兵中國設威使因此相持致兵連禍結彼將內爲國主尤外見怨商人非所深願彼之本計不過見可進而知難退我之應之不妨以拒爲迎一面備戰一面將滇案本末布告各國使臣宜將威使自辦滇案以來始則多方禁阻不許詳告各國繼則百端挾不使及時議結兩層反覆詳述咨明各國駐使請其評論仍密飭海關稅務司設法刊布外國新聞紙彼都人士非無公論久必有據理以譏威使者已而威使果遷延煙臺不卽南下示轉圜意六月詔鴻章就與議而攜福成偕行焉旣德俄美法各國公使咸會均不直威所爲威爲氣沮而事遂定五年總署王大臣將以總稅務司赫德總司南北洋海防下鴻章議鴻章復書頗瞻徇福成則以爲公自任天下之重天

下安危所繫何得不言夫赫德爲人陰鷲雖食厚祿受高職其
意仍內西人而外中國彼旣總司各關稅務利柄在其掌握已
有尾大不掉之勢若復授爲總海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
赫德一人之手若總署已與定議不能中止宜告赫德以兵事
非可遙制須親赴海濱專司練兵其總稅務司一職則別舉人
代赫德貪戀利權必不以彼易此也鴻章聞之聳然卽據以告
總署總署遂以專司練兵開去總稅務司一缺之說告赫德赫
德果不欲行遂罷此議八年夏六月朝鮮內亂燬日本使館日
使花房義質奔還朝鮮故我屬藩李鴻章新丁憂而張樹聲代
督聞之與幕僚議函請總署奏發兵福成則以爲發兵是也然
輾轉籌商往返之閒若日兵先至彼且虜其王而據其都事機
得失閒不容髮請卽遣超勇揚威威遠三兵輪東駛扼朝鮮之

仁川海口然後函商總署發陸軍東渡直指朝鮮都城其餘泰安涓雲登瀛洲澄慶等船陸續進發一則迅赴事機取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則使日本朝鮮見我軍絡繹不絕莫測多寡之數兵法所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也我宜乘日兵之未至爲朝鮮速定內變內變定而日無能爲矣樹聲用其計我兵先一日至馳入王京平亂而日無所逞其志是時福成所建白甚眾無與國家大計故不著累保至道員十年授浙江寧紹台道會中法失和海鹽戒嚴福成至而巡撫劉秉璋檄令總理營務籌辦海防事宜福成曰從前洋人構釁中國籌防無法堅瑕虛實一望了然彼以千里鏡注視吾兵民所居軍實所萃以開花砲攻之一彈所炸鮮不糜爛故當者無完壘禦者無堅城今不可不變計遂沿海築長牆互二三十里其要口埋地雷而於山崗高

敵地則立疑營壁壘森羅旗旛高豎凡砲臺皆換石爲沙土換明爲暗務使虛實相閒旣而法水師大將孤拔帥兵船燬我福建馬尾砲臺船廠乘勝追敗南洋援臺兵輪至此但見長牆繇瓦卒不知砲臺所在姑向高敵地疑營開砲擊屢有一二中砲臺者尤以沙土性柔彈入不炸徒耗彈藥而已孤拔則無所爲計旣見防軍無還砲遂駛入口門防軍伺敵艦近卽發砲連擊壞其兩舟自是不敢駛近口門退泊十餘里外夜用舢板渡陸軍撲岸屢被擊沈相持四十餘日福成又以定海懸絕海外恐爲孤拔乘則聳英領事聲明道光二十一年不得割讓舊約以杜窺伺是役也孤拔乘中國無海軍以鐵甲舟十餘齣我海疆直蘇閩粵臺灣督防皆特派大臣會辦絡繹宿將某置撥部帑巨萬萬然要皆倖無事而臺灣告急福州喪師我武未揚惟浙

防無督辦之大臣亦未請撥帑項僅福成以一分巡道拄撐位
望既輕而兵不過數千兵輪祇元凱超武兩艘然屹不爲敵軍
乘而防守之固稱一時最論者以爲難焉十五年擢湖南按察
使旋授三品京堂充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故事中國禁通
海凡出洋久留者行文外國解回正法至是僑民致富者多以
官吏訛索不敢回而僑屬國又以中國不保護僑民因事陵削
告訴無門福成以爲保富之法肇於周官懷遠之謨陳於管子
中國有人滿之患遂不得不導傭工以擴生計開商路以阜財
用順民志以聯聲氣且中國貿易每歲與各國出入相準虧短
甚鉅然尙有可周轉者以華民出洋所獲之利足資補苴也倘
此禁不開此源再塞則內地財匱民窮事變叢生不可不蚤計
不可不熟慮自是議添設南洋各島領事以保護僑民之在外

者奏除通海舊禁以安僑民之返國者僑民便之先是十一年
英人滅我藩屬緬甸湘鄉曾紀澤方便英爭立君存祀英人不
可願以滇普洱邊外之南掌揮人諸土司地屬中國而大金沙
江爲公用之江於八莫允中國立埠設關未及定議而紀澤歸
僅與英外部互書節畧存卷十二年英使歐格訥與中國總署
頂緬約置前議不理至是福成檢前卷向英外相葛雷申議葛
雷不可曰萬國公法議在立約後不可不遵而議在立約以前
無效旣以有約爲憑而不殺入必作罷論也福成則以野人山
地雖爲英據然不在緬甸轄境照公法當與中國均分遂照會
葛雷請以大金沙江爲界江東屬中國或尼之曰英人勞師糜
餉豈易讓我福成曰不然天下事不進則退彼所與而我不欲
有者不妨明指之以爲另索之符我所欲而彼萬難允者不妨

石印本一三二
故求之以爲交換之地明知英不與我野人山地然必借此一著方可力爭上流已而葛雷果堅拒不應兩次停商而福成不顧再三翻議而福成力持葛雷謂此議非出總署僅使臣意福成卽電請總署向英使歐格訥力伸畫江爲界之議惟英人終重視野人山地不願分割於是就滇境東南讓展邊界之說卒爭回漢龍天馬鐵壁虎踞四關分得野人山內之昔馬及潞江以東之科干地方於滇西南邊外亦有展拓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管理隱杜英法窺伺滇邊之萌其有裨邊防視曾紀澤原議得南掌揮人諸土司地者尤大蓋南掌諸部時已盡歸暹羅匪英屬而揮人各種惟康東土司最大然離我邊境遠控轄不易固不若福成之所展皆在近邊也旋晉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年夏四月歸國抵上海感疾而卒李鴻章聞

之痛惜以爲未盡其用奏稱曾紀澤洪鈞劉瑞芬並經出使外洋著有勤勞惟薛福成奉使績效亞於曾紀澤過於洪鈞劉瑞芬論者以其言爲允數十年來稱使才者並推薛曾云

清詹事府少詹事何公傳

溫廷敬

公諱如璋字子峨廣東大埔人也其先世有從文信國于潮者因家焉數遷卜居大埔同仁社之崧里祖父世業農父淑齋公有子八人公其三也少岐嶷異常兒年十三父以家累故令棄學牧牛公輒攜書自讀姑父陳芙初明經嘉其志招令從學明經邑名宿得其指授學銳進族人秋槎太史尤偉異之謂異日名位必出己上未冠入邑庠補廩膳生成豐辛酉舉於鄉時年二十有四也同治乙丑汀守朱以鑑聘襄戎幕紱克城功保五品銜知縣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當是時東南

巨亂初平舉國謳頌中興而泰西諸國已環列虎視通商傳教
輒起鬘端士夫迷習帖括其高者則標漢學宋學之幟或治詩
古文詞鑑別金石書畫以相矜誇其目爲清流者亦徒張客氣
憐於外情聞洋務二字則掩耳卻走或詆爲漢奸公雖夙治桐
城古文之學推曾文正公爲有清古文第一而知世變已亟非
拘常習故者所可拯救未釋褐公車往來津滬所至與中外士
商遊閒詢訪英美牧師得其國情及政術大概已入詞館尤究
心當世之務與其弟子崑部郎互相切磋嘗謁直督李文忠公
一見大異之退語人曰不圖翰林館中亦有通曉洋務者也光
緒乙亥德宗御極文忠公與樞臣沈文定公交疏以使才薦丙
子晉侍講加二品頂戴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張君斯桂爲其副
尋命張歸國而以公留駐中國使臣之駐日本者實自公始公

已至日本日人優禮倍至加於泰西請使其朝野名士咸以詩文相質正唱和或就乞書得其一屏一筵以爲珍玩公亦與交驩無閒居東凡四年日人翕然推之任滿歸公私祖別之盛一時所未有也公雖篤邦交而尤爭國權始至卽議設領事自聽商民訴訟日人靳不肯予公據約與爭卒設三口領事官與泰西各國及日人之在我國者均權琉球事起公援公法據條約與爭不得則請撤使罷市以持之執政者噤不敢語日人知力爭僅公一人意故延宕然終屈于抗議議割琉球之南部宮古八里諸島隸中國公請以還球立後存其祀而球王畏日迫不敢受復請先聲明內屬一面訪球王親屬畀以治權待如土司政府迄遷延不決及公歸國而琉球遂夷爲日本之沖繩縣卽南島亦未得歸中國也吾國與泰西諸國立約當事者昧于利

害許以一體均沾之優待及中日訂約始刪此語日人不慊之
遣專使北京要政府加入并許其內地通商公以均沾之約由
威迫勢劫而來在亞細亞成一合縱連橫之局隱爲厲階日人
牟利之術無微不至若許其內地經營小民錐刀將盡被奪日
使之請乃不行朝鮮介居中俄日三國閉關係亞東大局甚於
歐洲之土耳其公稔知其君臣闇弱無振奮之能乃陳三策於
政府乘朝鮮有事舉而郡縣之改良其政治整飭其武備是爲
上策設駐劄辦事大臣主持其內政外交之重大者以防覬覦
是爲中策聽朝鮮自與外國通商但於約端聲明奉大清國命
云云備有事時干預之地步是爲下策上策非非常之人不能
行中策則杜後患待藩屬之道適得其平固吾國當時所能爲
乃并下策而不能行滋可惜也其時俄已據圖們江圖南下英

藉日介紹求通朝鮮俄密止之美亦遣兵艦要互市朝鮮尙狂
閉關故習拒不納公復請朝廷遴派專使赴朝鮮主持通商謂
欲殺俄日兩國侵佔之權不如取而與各國均之所陳凡五利
柄國者迄不能用朝鮮卒由各國迫立約我遂失藩屬之權其
後東學黨起我國派兵平其亂與日人天津締約許朝鮮有事
兩國同辦理朝鮮遂與日本共之卒基甲午之禍凡公所規畫
皆犀燭玉剖人始驚疑後則大信而尤得管子善因之之術論
球事時廷臣疆吏咸慮起釁公則力陳謂日人蓄志求逞不如
因此乘其國力未完先發制之以絕後患山西大饑公上書李
文忠公請因而移饑民實東三省以墾邊地固國防言雖不用
論者莫不嘆公之先識遠慮也公以爭球案忤沈文定意故在
日四年不遷一官及歸國繕呈日相祖別時席閒往復語萬餘

言始稍信公應對之能非大言無實者一歲中四遷至詹事未幾執政者爲高陽李文正公與沈公有嫌沈所援引者悉不用獨器公得未廢棄法越事起公上封事六條時中法議已裂法人圖據馬江船廠閩防棘李公奏請以公督福建船政馬江船廠創於沈文肅所用者多其鄉里積久弊生公至汰冗濫稽工材審支銷歲節浮費十餘萬閩侯士夫咸怨之甲申五月法艦潛入馬江朝命內閣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防張氣銳甚自請督師駐馬江調集南北洋七艦防守公亦於廠側校練門扼來船要衝設暗臺令船政委弁洗獻林鐵廠匠首李蓮司之吾國海軍遜法遠甚朝命又不許先開砲七月三日法艦不約而戰我國海軍盡殲法帥孤拔先驅繞羅星塔上將登岸據船廠校練門暗臺擊之中其艙船欵少退復進再擊之中其將臺法

帥瘞焉法艦乃退泊五虎門外奏上法人恥失帥匿不發喪執政又忌張或因此免罪大用寢其事而閩人疾於受兵失職者復簧鼓之公遂被嚴譴與張同戍軍臺在戍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戊子秋賜環歸粵督李公瀚章延主韓山講席所識拔多知名士先是在戍以積瘁苦寒得腳氣病辛卯八月復發卒於韓山院舍享年五十有四公外寬和而內有守爭球案時至請事果決裂則斥一使臣以謝沈文定屬密友以私書相告謂富貴可坐致慎勿多事而公不爲動也張學士佩綸與公鄉試齊年友善共籌閩防意氣無閒喪師之責在於學士而公船廠獲全部議張擬斬監候而公擬褫職逮奉旨則同發軍臺人咸爲公不平學士亦引以爲歉而公不介意其雅量如此性孝友早歲脩贄所入悉以佐饗殮兄弟怡怡如也扶持長養死生急難

各得其所篤於友誼林太守達泉歷官有惠政卒於台灣公爲致書閩蘇兩省疆吏臚績入告得贈太僕寺卿入國史循吏傳張進士薇令河南負累甚鉅公爲輾轉乞河南巡撫調優缺俾清積虧乃得解職歸日本得能良介與公友善甥檣原陳政少孤不爲繼母所容以托公攜至使署并挈歸國教誨而衣食之陳政卒因此成立任北京日使參贊官聞公卒跋涉登門拜公夫人謁慕涕淚縱橫豎二石獅於塋前以識感知人愛士使日時所辟僚佐如黃君遵憲楊君樞楊君守敬黃君錫銓皆極一時之選後各以其能名在韓山所賞如謝孝廉錫勳陳孝廉宗虞李孝廉香谿亦各以文藝有名於時配楊夫人妾陳孺人子五人壽昌清歲貢生壽朋清光緒戊戌進士官吉林府知府民國選爲參議員壽萱諸生早卒壽田壽祺日美遊學生

論曰余幼侍先君子聞談公科第家世甚悉稍長就試郡城適公主韓山余以微賤且與公家無素未獲進謁修鄉後進之禮然嘗讀公所爲林太僕朱太守碑銘知爲一代作者及後與公子參議君遊因得盡讀公詩文及使日函牘嘗輯其尤者并爲公遺集今冬參議君以所爲公行述見示乃約其文與事參以一二所見聞而爲之傳公之才已見知於世駸駸大用矣乃以時會艱難怨家媒孽之故一蹶不復起而天復故嗇其壽不留以有待且卽公所建白於當時者亦用者一而不用者九余蓋不徒爲公惜而爲中國人才與國家惜也

書前駐俄公使楊儒事

失名

辛丑之役俄以東省撤兵事有所要約蓋不啻舉東省之政權兵權財權而盡奪之所謂密約七條者是也於時使俄者爲楊

君子通俄人屢迫其籤約不獲遂則大言曰公勿慮公所懼者政府之加罪耳以貴國今日之國勢誰敢加罪於使人以撻鄰邦怒者不幸而獲譴則於青泥窪或彼得堡爲公置田若干廬若干公擇一而處之足以徜徉終其天年矣所以游說之者甚至楊君卒不應俄人憾之某日以事會於某所俄外交當局某僞醉而鬨舉足猛跌之楊君墜樓傷重隕焉密約事卒無成嗚呼如楊君者素非有赫赫之名也徒以大義當前威武有所不屈蓋自愛其族類者有心知血氣者之所同也書之以告今後之秉國政而掌外交者

嘉應黃先生墓志銘

梁啟超

國家自甲午喪師以後勢益不競謀國者尙泄泄未知改圖獨德宗皇帝大奮神斷明詔天下改變百度而是時各行省大吏

奉行詔書最力者惟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寶箴而相與助其成者則嘉應黃先生公度也先生時方以湖南鹽法道署理按察使與陳公戮力殫精朝設而夕施綱舉而目張而其尤爲先生精心所措注者則曰保衛局保衛局者略仿外國警察之制而凡與民利民瘼相麗爲一方民力所能自舉者悉統焉擇其鄉邑之望分任之而吏董其成勸布之初民頗疑誠後乃大驩先生方欲推布一切曰圖久遠而朝局變黨禍起先生與陳公得罪而去而天下事益不可爲嗟乎古有以一人之用舍係一國之興亡者觀於先生其信之矣先生諱遵憲世爲嘉應州人曾祖諱學詩祖諱際昇父諱鴻藻官廣西知府皆以先生貴封贈榮祿大夫先生以拔貢生中式光緒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旋隨使日本歷官四十年有大小久暫之不同而皆舉其職當爲日

本使館參贊也日本方縣我琉球且覩及朝鮮先生告使者乘
彼謀未定先發制之具牘數千言陳利害甚悉東人至今誦之
而當事不省不二十年二屬遂相繼不保又爲英之新嘉坡美
之舊金山總領事矣美人嫉吾民之僑彼境者蓄志擯之先生
旣以先事禦之之謀告其上而不用乃盡其力所能及以爲捍
衛美政府嘗藉口衛生係吾民數千先生數語裨闔而脫之且
責償焉吾嘗游美洲去先生爲領事時且二十餘年矣而吾民
尙稱道此事不容口先生居外國久於其上下情形內外形勢
洞幽察隱故凡有所應付莫不迎刃而解而大吏亦稍稍知先
生能外交故每以事相屬江鄂四省教案積數十起連十數年
文牘盈尺莫能斷結及先生受委則浹月而決之教士橋舌而
不敢爭異時沿江沿海劃地爲市租借外旅命曰租界始事者

昧於國際法於界內畀以治外法權喪威失權悔不可追先生
恫之值甲午之役約以蘇州杭州兩處爲租界予日本授受之
際先生適主其事乃曰蘇杭腹地非江海口岸比因議自營市
政凡所以便外旅者纖悉備至而獨於治外法權則靳焉日本
主者莫能難也殆畫諾矣適有以蜚語相中者謂先生受外賂
爲它人計便安約遂廢而日本亦撤其使歸兩國同以此事譴
其使而天下萬國則謂日本之舉爲計獨得也先生雖以外交
知名當世然兩受使命皆中沮光緒二十一年奉旨入覲以道
員帶卿銜授出使大臣駐德國時德人方圖膠州憚先生來折
其機牙迺設詞以撻我政府卒尼其行光緒二十四年復以三
品京堂候補充出使日本大臣時先生方解湖南按察使任養
疾上海淹留未行而黨禍卒起緹騎繞先生室者兩日幾受羅

石印書一三
十三
織事雖得白使事亦解先生遂歸田里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家嗚呼以先生之明於識練於事忠於國使稍得藉手其所措施豈可限量而乃使之浮沈於羣吏之閒者且數十年晚遭際會似可稍展其所蘊矣而事變忽起所志不終遂且乃憂讒畏譏流離失職而死此豈天之所爲耶先生讀書有精識遠見不囿於古不徇於今嘗思成一家言曰演孔篇未成而所成之日本國志四十卷當吾國二十年以前羣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爲吾中國及後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先生爲文章務取暢達不苟爲夸飾至其爲詩則精思渺慮盤薄而莫測其際平生所作逾千首自哀集得六百餘首曰人境廬詩草自其少年稽古學道以及中年閱歷世事暨國

內外名山水與其風俗政治形勢土物至於放廢而後憂時感
事悲憤伊鬱之情悉託之於詩故先生之詩陽開陰闔千變萬
化不可端倪於古詩人中獨具境界先生娶葉氏誥封夫人子
四人曰冕曰鼎崇曰履剛曰璇秦履剛早殤女子二適鍾適梁
先生之卒也冕方隨節日本奔喪歸旋以毀卒今上皇帝紀元
之三月鼎崇璇泰始奉其喪葬於梅南黃居坪之原先生之從
弟曰遵庚以狀請銘且曰先兄志也啓超以弱齡得侍先生惟
道惟義以誨以教獲罪而後交親相棄亦惟先生咻噢振厲拳
拳懇懇有同疇昔先生前卒之一歲詒書啓超曰國中知君者
無若我知我者無若君然則啓超雖不文又安敢辭銘曰
士失職者多矣而獨於斯人焉奚悲悲其一身之進退死生與
一國之榮悴兮相依謂天不欲平治天下曷爲篤生此才槃魄

而權奇謂天欲平治天下曷爲挫鑠窘辱拂亂之不已又中道而奪之其所志所學蟠天際地曾不得以百一自見於時若夫事業文章之在人耳目者則乃其平生之所不屑爲然且舉九州之駿足十駕焉而莫之能追則夫其所旁薄鬱積而未發者又安得而測知而今也悉隨其形神精魄灰化蛻委萬劫不復而永闕於茲白日墜兮露滋楊蕭蕭兮蔓離離九原不作兮吾道誰與歸儀型先民兮視此辭

清故出使義國大臣許公墓誌銘

馬其昶

外患亟而使職重有清中葉海禁大開迄乎季年有出使大臣之命其尤知名者郭公嵩燾最先究通外情不顧罵譏黎公庶昌以篤古顯曾公紀澤爭伊犁薛公福成善著述並號爲通才然皆不獲與聞朝廷革新之政若夫名亞於諸公獨後死而其

言乃不幸而中如許公者其所遭尤足慨也公諱珏字靜山其先歛人康熙時始著籍無錫公少卓犖有志操丁文誠公撫山東求士用薛公弟福保言辟置幕府從至蜀辭不膺薦光緒八年舉於鄉大學士閣文介公深器之嘗宴坐相與喟歎時事敗壞問今正士亦有善外交其人者乎文介曰焉有正士而屑爲此曰不然惟無正士故至此文介瞿然謝之越二年薦隨張公蔭桓奉使美日祕國曰今副子言以成子之志差滿薛公使英法義比調充參贊聞母憂卽日行薛公敬其孝不以喪歸減資敘由同知保充知府加鹽運使銜甲午更參贊楊公儒使美洲中日釁起以論事切直見疑忌自引去三隨使節至是凡十年多所匡益其在英聞英議院不直印度種煙爲鄰害則大喜以謂中國自強之機在此矣擬禁煙章條甚具時不能用也旣歸

乃設戒煙局無錫欲以一縣爲海內倡會拳禍作兩宮西狩馳詣行在鹿文端公在樞府屬草國書抵俄皇俄皇得書爲感動如約退兵詔以道員發廣東尋賞四品卿銜出使義國大臣加二品頂戴變法之議興也諸奉使臣皆上言立憲便公獨謂中外立國根本異宜慎所擇逮還朝復上疏切論之大旨主於維綱紀慎改作寬民力繫人心疏入議者洶洶謂撓憲政公又奏陳學務宜正本原防末流之失詆訾盈道至目爲風狂或謂公盍少默乎曰他人不言故言之若心知其非而漫和之用貽後患吾不忍爲也當是時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亦頗斷斷致辯西國政俗得失可從不可從皆爲時論所抑無幾何而革命事起天下大亂生民塗炭以迄於今茲無所控訴嗟乎吾國之不振未可盡咎法制之不善也古有不自振而亡國者矣未有圖

強而反速其亡若今日者甚矣國論之不可不審也公之言舉世皆能知之知之而莫肯言者何也奪於眾多之口懼其身之不容於時也苟以便其身圖禍乃至於滔天而不救易曰小人剝廬廬剝矣其身究安所容乎哉公既與時忤使義返仍以道員發廣東逾年遂告歸生平服膺高子遺書忠憲生日必陳遺書拜之爲輯要若干卷國變後聞崇陵奉安率耆老於是日北望行禮皆感歎泣下丙辰九月卒年七十有四配華氏封夫人後公三年卒子四同范副貢生爲外交官同藺奉天知縣同萊同華女四均適士族孫九人曾孫一人公卒之逾月葬無錫開原鄉青龍山未及銘越五年辛酉四月十二日同范等謹啟公兆奉夫人柩附焉來請銘其辭曰

絕海觀風漑淪新知訃謨入告匪異匪奇雖曰匪奇揆時則宜

碑傳集補卷十三
十一
民恫是達皇極是持皇之極矣民豈不夷羣士大駭駭賊蚩蚩
傾側擾攘曷有既期嗚呼我公其永瘞斯

碑傳集補卷十三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十四

江都閔爾昌纂錄

督撫一

石綱菴制府家傳

李錯

公名文晟字公著號綱菴本瓜爾嘉氏滿洲蘇萬籍也公始祖卜哈明成化閒內屬授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至曾祖翰避讐廣寧始以石爲姓生三子國柱天柱廷柱並隨世祖入關而廷柱功爲多由雲騎尉都統八旗晉一等伯少保兼太子太保以鎮海大將軍守京口卒諡忠勇廷柱子綽爾捫官參領兼侍衛生四子公侍衛公之長子也少不急仕進家食以事親康熙初叔某征滇侍衛公篤友于之愛私憂之公從容進曰大人母苦兒往當得報遂直詣行閒問起居而歸某年試官江南蘇州府

同知時八閩用兵三吳爲孔道公承委事一切辦尋以制府于成龍薦特賜袍擢知雲南開化府事道出楚南遇滇民舊被猥夷掠者遮道請贖公到官首請之得反流亡三千餘口逆黨韓有昌謀亂獄不決公讞之誅亂首裁四十人盡釋其他以母憂去服闋起知廣東潮州府瀕海寇盜爲潮患公身歷雲青諸澳撫定之負固者偵其來禽殲其魁有吳岸之者將就刑大呼曰卽禽固當死然安能盡殺未禽者乎公異之曰釋若若能招之乎曰能遂釋之岸之叩頭請曰願質老母三旬當報德公勞之而去未及期盜爭就撫皆輕悍剽疾者潮向苦盜日未晡卽扃戶自釋岸之後適迎春東郊公命岸之率所撫四百人擐甲執兵按隊而出潮民觀者如堵復聽民上元張燈樂十日無所禁蓋潮俗未有者也潮民深德之祀之如昌黎以父憂去服闋起

知廣西梧州府改知山西平陽府平陽旱民大饑公請賑不待報亟支官米十七萬石銀十四萬金身給散之當事怒將坐以法公曰活民而死無憾會征西議府養馬公上議曰平陽距大同道遠有警不及赴且災黎忍令復困供億乎當事不可公抵印几上曰官可罷馬不可養事遂寢有頃事聞聖祖嘉之擢貴州布政使所支以賑民者悉免無校尋授雲南巡撫前明沐英以屯租養操軍其租十倍民田久之籍爲正賦屯軍多逋逃田荒無徵公請如民田上則起科報可積困遂甦公入覲適安南請普洋河堞地公謂普洋故我地與我犬牙錯夷狼貪不可許又陳諸不便於民者事悉施行久之改廣東巡撫尋授湖廣總督公疾作再疏乞休不報丙戌年聖祖南巡公迎至淮聖祖慰勞之詢年齒疾狀日賜食復命之任是年五月始允以疾休公

既歸搆別業家塋旁幅巾曳杖灌園自娛顏其屋曰安蔬嘗服
一裘弊甚指示諸子曰此吾童子時製六十餘年矣欲不可縱
志不可滿汝曹其識之著志說鑄於壁以示訓云庚子年八月
四日卒年七十有七

贊曰綱菴公我之自出也少爲先伯父繩武公所獎誘與先大
夫及諸父兄同學八人及長螭信虎變各樹所業爲名公卿光
景照耀熊熊乎盛哉公嗣先大夫制楚江漢之化後先在楚人
不忘固非予小子所得而私者

兵部侍郎巡撫雲南副都御史裴公家傳

章學誠

公裴氏諱宗錫字午橋自號二知先世自晉宋以來望於聞喜
其後子姓蕃衍分居曲沃故公爲曲沃人曾祖諱良積明鎮殿
將軍祖諱惠厚考諱粹度歷事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朝累

官巡撫江西副都御史爲時名臣事具國史家傳江西公凡三娶最後爲鄧夫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生公於澂江府廨江西公嘗感異夢公生廨池濁水忽清公少瑰奇讀書懷大略年十有五值江西公罣悞落職羈滯官所公往省之江西公謂身處憂患教以動心忍性有客自外來輒令察言觀色爲知人之學故公於是非之界辨之甚明後官青州知府大吏欲疏薦公先示公意公遽辭曰遷官有命舉主古人所重不敢不慎所托大吏怫然公卒不爲動公自江西公卒後讀書奉母山居十年始出筮仕例授濟南府同知一年擢青州知府官暇政理引博興湖及大清河小清河水開稻田數千頃沮洳之地教民陂塘植荷隙地種波羅樹養桑蠶衣被甚廣七年調濟南知府擢濟東秦武道移山東督糧道俱有實政畿輔被水上問賢良監司大

臣口薦公調霸昌道旋擢直隸按察使庭無留獄嘗曰淹滯囹
圜亦傷民命不必皆刀鋸也又曰皋陶爲理稱直而溫柳下之
爲士師亦曰直道刑官而有枉道是以民命戲也凡治獄虛衷
推鞠務在得情秉臬六年丁母服未闋起原官擢安徽布政使
未抵任超拜兵部侍郎巡撫安徽副都御史時乾隆三十五年
庚寅秋也公感天子特達之知亟思報稱以國家久承平州縣
生齒日繁江南地稱富庶安徽民俗偷惰有司拘文而於農桑
水利地力人功未能實意講求又慮行之不善或致擾民躬自
巡歷體察物情行之以漸凡所施爲皆不見赫赫功而利在數
世安慶爲節鎮治所當古吳楚要衝江水洶湧沿江襄岸壁立
避風無地漕艘患之商旅又不時至公疏漳葭廢港六百餘丈
行舟得以迴泊百貨駢集其港上通潛山太湖望江堤閘啟閉

兼資三縣農田爲利甚普至今稱爲裴公渡焉公因陳地方情形上言府縣長吏皆有牧養斯民之責一事有裨民生一物可資民用均宜悉意經畫至於農田水利尤關教養之大臣忝封疆重計敢不切究如謀身家前入境時道出鳳陽竊見田野多曠林木園蔬亦鮮滋植隨飭府縣長吏設法勸督且訪應脩塘堰河渠茲據州縣冊報樹藝分數及宿州靈壁虹縣應浚之南北運河鳳河荀家河搜箭溝九里河鳳陽壽州之鹿塘安豐塘以次疏築會鳳陽泗州所屬偏災臣躬親履勘非特地利多遺卽見藝之田亦復不知講求農務如高阜無水自宜築塘儲蓄下濕多潦自宜築圩捍禦而人功不脩水旱輒咎天時地利豈可爲訓臣令州縣相度地勢高卑宜建工程大小緩急先期簿錄冊報存案略仿業食佃力之例剴切勸諭以次興脩法令之

始愚民未必樂從或當先近後遠先易後難惟期日計有功始終無倦一方獲利則四方皆知慕效州縣日久亦可不勞施爲如有成功卽當聞其最者以示鼓舞則地方長吏皆知重本而輕末矣復奏曰鳳陽民俗秋穫旣畢相與絜家渡江男女不分鬻歌乞食名曰逃荒豐年亦復如是風俗頹敝恬不知羞臣忝地方職司教養陋風不革心實悚惶但轉移風俗必有其端惕以刑威不若導以樂利鳳陽土瘠民不服勞丈夫不勤種樹藝婦女不解蠶織其所由來漸矣臣前飭令地方長吏相土所宜教民種植今二年矣山林園圃漸覺開闢茲請每戶種樹桑五株毋論牆下屋圍但有隙地便可培蒔數年之後沃若成陰課以蠶繅彼地所出穎紬鳳絹織成一疋售銀可二三兩小民有利可圖自能踴躍從事男婦皆有本業卽不至奔走四方生計

有餘民俗自厚是亦教育之一端也公官安徽六年休養生息務存元氣百姓皆蒙其利乙未移撫雲南旋調貴州丁酉復撫雲南雲南邊圉之區惟銅政鹽權久爲銅蔽經畫失宜官民交受其困公反復討論日夜籌計疏陳銅務利病畧曰京外本度歲需鼓鑄官銅一千二百餘萬斤而工價之多寡本息之盈虧廠欠之名去實存通商之弊多利少臣嘗悉心體究所見頗眞按官銅定價每百斤不過白銀三兩八九錢多至四兩如湯丹大水等廠亦止五兩一錢自乾隆十九年歷任撫臣以各廠銅深炭遠油米昂貴疊次請增多至六兩四錢最下如金釵廠亦加至四兩六錢而臣甫履任仍聞各廠工價不敷因以滋累臣疑前以軍務需急於常例外暫加六錢今已停止卽行短絀而細察物情則云廠欠過多雖長給六錢不足補其所缺因取各

廠人工糧食油炭時值逐款估計折中牽算礦沙積旺之廠每銅百斤猶少價銀一兩五六錢若礦薄沙稀則耗折更無底止蓋緣官買之初定價本較他處最輕而廠民不以爲累者當年歲需之銅不過八九十萬後增亦不過三四百萬比於今日十纔一二交官既少私售必多私銅既可肥家官價自可不計今官額日增私售厲禁廠民僅恃官本勢自不敷原價既輕雖疊增加亦難給足於是民則領後補前官則移新掩舊日積日重遂成殊累凡以此也按乾隆二十年前豁免廠欠不過數百兩自後漸增至數千兩然猶格於成例欠多豁少至三十二年勘實民欠銀至十三萬七千餘兩一時官吏多罹罪譴勒限分價三十七年又勘民欠銀十三萬九千餘兩復蒙聖恩俾廠民帶鑄完欠又除豁免例於發價時扣存餘平以備撥補責上司按

季確核立法已極周詳每年奏銷動支工本必與所獲銅數相符廠欠之名亦無有矣然工本之外又有官借油米炭價以爲廠民接濟皆前撫臣奏蒙恩允此官借之銀例應按限核扣而廠員日擊採辦之艱不得不通融稍緩致前扣未清後借又繼日積日重勢復如前新開諸廠不過二三年閒積欠至九萬餘兩其他又可知矣夫廠欠不在工本而在官借所謂名去實存者也三十八年前督臣彰寶請以餘銅一分聽廠民通商自售亦不得已之調劑也然如湯丹大廠原少盈餘金釵等廠低銅僅可鑄錢不中器用商無所利害者寥寥其小廠交官本無定數若許私售雖定限一分難以稽核奸商覷利賄通廠民隱匿官銅適開偷漏未見其有益也臣愚以謂與其假借通融轉茲叢弊不若明增價值俾無所藉以爲辭自二十七年以後從未

有以加價請者誠以雲南經費半出銅息銅價漸增銅息必減恐於公帑有不給耳不思廠欠纍纍何非公帑事不預立必待事後補苴又豈良圖雲南舊設一百四十一爐餘息甚多籌餉辦銅常數取給自三十一年因銅額缺少前督臣楊應琚請停省局及東川臨安加鑄三十五年前撫臣明德奏裁大理廣西臨安順寧都局及東川新爐歲少鑄息一二十萬自然之利多年坐失以致明知廠力匱乏不敢請加今署督臣圖思德請復臨安大理保山三局每年可獲鑄息二萬五千餘兩如蒙恩准卽可給爲廠用又近年歲辦額銅尙有存餘盡復舊爐每年鑄息又可得五萬餘兩又前督臣彰寶所請聽以一分自售之銅每年又可得一百二十餘萬斤一并收回以作加卯代爲帶鑄扣還鉛工雜用可獲餘息七萬餘兩凡此分給各廠大廠可增

價一兩五錢小廠可增一兩雲南五金所產生生不窮廠戶果能有利無累獲銅自可有增無減廠欠可以永清私銅可以永絕散錢息以收銅息厚廠利以清廠弊計無便於此也上爲嘉獎勅部議行其籌鹽務則以改歸商辦爲主並切當時利弊甫拜疏公移貴州巡歷所至必周覽地形得其肯綮上言古州一帶均係新闢苗疆乾隆元年設立屯軍分隸九衛農田而外兼事操防制度亦綦善矣其閒有牛皮大箐綿瓦數百餘里東連八寨南接丹江西通古州清江台拱北枕都江橫盤新疆江六廳之中山深林密人跡罕經前此逆苗肆惡會兵攻勦類多竄此協力窮搜始斷餘孽其爲深險懸推可知乃彼時列屯置軍僅在各軍廳腹地於此要害未嘗籌策雖承平無事但苗疆重地不可狃於一時清平不復顧慮臣思安屯養軍設防固守乃

馭苗良法或其閒有可墾之田將以寓防於屯又苗性多疑或恐滋擾因飭廉幹大員躬詣覆核據申周籌並無苗居寨落惟四面崇岡複嶺鳥道一綫中嵐霧迷漫竹樹晦蒙不見天日地可耕者絕少惟盤屈上至半腰南名雷公地隸丹江廳治地土平行且近流泉可墾田四五百畝又有地名歐收勇及荒耗等可墾田三四百畝臣思該籌延袤至數百里而墾田不及千畝如計地利之棄亦無所惜第念山籌深險雖任地不足而藏奸有餘杜漸防微不可不豫且原設屯軍日久生齒漸繁授田漸有不給今既有土可耕應令附近之震威等堡屯軍分遣子弟赴籌試墾官給印券責成屯弁稽核毋許匪人潛入爲奸其牛具仔種本軍自有屯業毋庸假貸如已墾成熟勘明界址卽於其處別立屯堡用資防守其營造屋宇卽取籌中竹木綽然有

餘又距等四十餘里有雞溝汛隸丹江營分駐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外委二率兵二百在汛巡防其地去汛稍遠臣請於汛員中分遣千總一人將兵五十擇等內適中之地設卡駐守自爲一汛俾與等外各屯互相控制聲勢爲聯絡疏奏上署其奏牘曰可謂留心封疆之大臣時公已復撫雲南命後官好爲之公之還雲南也上稱公理銅政鹽務最爲盡心比公復任見屬吏推行不善不克副公初志而事權牽掣動搖前議一時未能奏效公焦心勞思至忘寢食越二年以疾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八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秋也事聞天子震悼諭祭葬如禮公耿介不唯阿官直隸按察使總督都御史桐城方恪敏公爲時名臣公治刑書恪敏時有所齟齬公執持侃侃必如擬然後已恪敏數失色公終始不少變也及公遭憂且歸恪敏疾甚屬吏請

石印本一
所欲言恪敏曰未可煩諸君也幸寄語裴君不以舊事爲芥蒂者則願有所屬公聞墨衰入見恪敏執公手曰余識人多矣未見可倚如君者今余且死將以藐孤累君余信君在曩日矣公慨諾之卒妻以女及巡撫安徽故大學士總督江南高文襄公與公共事所見時有異同公矯矯自若也文襄久之遂深相得以其子廣興爲公甥公心力瘁於雲南而直隸江南治功尤著章學誠曰乾隆乙酉丙戌之間學誠遊於畿輔聞方恪敏治猷高一世羣下率教惟謹而公以執法之確不少唯阿恪敏亦心識之恪敏負人倫鑒一時屬吏爲所賞識而登薦者其後多膺封疆節鎮凡所施設往往得恪敏遺風同時相與講求治理不啻如經師有授受焉輦下吏才於斯爲盛矣公少侍江西公卽以知人爲學而生平自樹不枉道以求知而人亦未嘗不知之

也考公所受知者自恪敏而外故大學士阿爾泰公故總督鶴年公故巡撫鄂容安公皆識公於山東節鎮而公所鑑識於羣下者今署四川總督孫公士毅故湖南巡撫李公湖今福建巡撫徐公嗣曾故雲南巡撫李公澣先後皆以清節名宦有聞於時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太子少保直隸總督慎餘溫公墓志銘

英

和

慎餘制府之尊人印侯先生爲先文莊公視學山右所取士後乾隆己丑成進士再出先公門下官京師過從數歲戊戌慎餘以拔貢入都印侯攜之謁先公於私第時余方侍側先公顧而語曰印侯之入學也來謁時肩甫與案齊今其子乃以拔萃來則余安得不老相與嘉歎者久之此余識慎餘之始也後慎

餘之子啓鵬又爲余門人三世至交垂五六十年終始不渝今
慎餘沒矣其孤以狀來乞余銘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公諱承
惠姓溫氏字景僑慎餘其號也晚號七十愚叟先世出晉忠武
公後世爲太谷人曾祖士恭邑庠生祖有裕優貢生鄉飲大賓
父常綬卽印侯先生由翰林累官戶科給事中誥授朝議大夫
兩世俱贈如其官後以公貴俱晉贈榮祿大夫妣皆由恭人晉
贈一品夫人印侯先生生子三公其長也幼有至性七歲遭母
夫人喪哀毀如成人長讀書不屑爲章句學倜儻有大畧儀度
岸然望而知爲偉人碩德焉其歷官由丁酉選拔貢生應朝考
欽取一等一名以七品京官用分吏部考功司行走遷文選司
主事本司員外郎考功司郎中調選司掌印出爲陝西督糧道
丁繼母憂服闋補陝西延榆綏道丁父憂奏留軍營權原官服

閔再補延榆綏道遷陝西按察使布政使調河南布政使擢江西巡撫調福建巡撫署閩浙總督授直隸總督以林逆滋事褫職再以六部員外郎起用補刑部奉天司員外郎遷督捕司郎中特旨充寶泉局監督出爲山東按察使緣事褫職戍伊犁今上卽位召還未至而授爲湖北布政使旋降六部郎中補戶部廣東司郎中又以前所屬事褫職遂引疾歸其恩榮當高廟時以簡放外任召見許其有膽識可用駕幸五臺居憂在籍循例迎鑾一見許其可大用任道員加按察使銜賞戴花翎當仁廟時任直督賜五言律詩一章勒石蓮池書院賞穿黃馬褂加太子少保銜剿長垣賊頒欽差大臣關防授總統旋改參贊大臣其將兵則在興漢一路堵竹谿賊於白河退川匪李樹於安康擊楚匪於鷹嘴山其時有化龍山之捷石門子之捷平利孟石

嶺之捷安康湘子坪二郎鋪之捷而軍務一疏謂宜扼要駐兵以逸待勞尤三省所賴以成功者至斷蔡牽於鹿耳門清滑賊於運河西特其緒餘耳其治河則有衡家樓之役睢工之役永定河之役通惠河之役而開溫榆河新支又余所建議而公成之者也嗟夫人臣之事君也苟依違泆忍以幸保祿位未始不可以功名終使克自樹立思有以表見於世則蹉跌往往隨之公三仕三已亦旋廢旋興觀仁廟之意持欲盤錯以老其材而大其用耳最後自戍所歸已見用而不終於用然龍飛伊始首召釋還則上之知公者久矣雖三黜又何憾焉公以歲丙戌歸歸七年以道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卒於里年七十有八原配劉夫人繼彭夫人今皆合葬子二啓鵬已已進士內閣侍讀學士啟封甲子舉人刑部候補郎中孫五孫女四卽以其年十

二月乙卯葬於太谷白城鎮之棗園戍山辰向爲之銘曰
其將兵也如神其治河也底平由監司而作督先帝稱之曰能
雖不克竟其用而國家諸大政則皆見諸施行歸老於田以佚
其生沒而有知眎此佳城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蘇巡撫胡公神道碑

馮登府

公諱克家字占蒙號果亭先世居婺源爲唐散騎常侍公諱學
後十餘世遷樂平後又遷番陽琳嶠里曾祖諱文照祖諱世高
繼考諱景安本生考諱祚安乾隆丙子舉人任南昌教諭妣童
夫人三代皆以公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教諭君生
三子公爲叔子繼景安公後乾隆庚子進士由曹司陟卿貳積
仕至巡撫敷歷中外四十年其政績國史有傳不勝書茲書其
利害關天下之大者而其詳于行狀墓志者不悉具公之觀察

惠潮嘉也惠據山海之險民剽悍而喜鬪豪強大姓小有睚眦卽糾眾械鬪仇殺無已時公以爲人心風俗其患莫大立條教檄郡縣嚴懲以法奸豪始斂跡潮之南陔爲全洋門戶時閩浙巨盜蔡牽等乘巨艦入洋境肆掠公分檄各水師合捕自率銳卒駐澄海督勦擊沈賊舟無算遂遁去以計擒劇盜鄭亞明討平博羅奸民陳爛屐及破永安山寇七十餘寨皆公之謀略爲多陸豐甲子司故瀕海盜藪李崇王者嘯聚出沒外結蔡牽內連土盜爲患久官兵不敢問公遣死士詣其巢說使降崇玉陰許諾而潛爲內應計欣與所遣來公大陳兵衛令人數其罪押送省會後伏誅及在皖治擒首馬三振阜陽王三保滑縣亂防堵密無一賊竄皖境獲黨首方庭玉等此皆公之智勇果毅除暴安良之大者也先是公爲江蘇布政使時總督鐵保公以南

河經費不支議請于地丁內每兩加征八分公以江南財賦素重民力不堪力爭持不可議得寢公之能持政體類如此公學術以居敬爲先外嚴厲而內寬和禔躬廉潔所至絕苞苴人莫敢干以私延攬賢士大夫俱有禮意爲大江南北士望所歸其典試粵東分校禮闈得人爲盛公餘手校善本書考其同異得宋淳熙文選及宋刊資治通鑑屬太倉彭兆蓀校定重刊海內珍之身後宦橐蕭然負河工帑二萬餘兩特旨豁免薨于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年六十元配張氏早卒繼配李氏工筆札有賢聲子二承保附貢生承康候選福建按察司經歷先卒孫四道光十五年六月始合葬于楊家邊祖山之陽來請表隧之文不獲辭乃刻銘曰

槃槃胡公入爲卿貳出封疆惠政在民曰惟荆豫竟徐揚再偃

再起終始一節無辱行愉愉文治矯矯強武咸有方外而峻厲
其中隋隨視如傷沈灾澹患蛟鱷徒窟鼉爲梁厥施未竟萬民
涕淚填三江神之去兮朱衣白馬歸帝鄉神之來兮黃蕉丹荔
湘元堂我銘石兮千秋無或驚幽藏

皇清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南陔王公墓志

端履

道光乙未秋八月先師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族父南陔公壽終里
第彌留屬纊神明不衰老成云亡宗族殄瘁是可哀已公以名
進士出宰閩中蒙仁宗睿皇帝特達之知由縣令洊任封圻眷
注優渥垂二十年公躬膺重寄矢清矢慎陳綱肅紀百廢具舉

有古大臣風焉卒以鞠躬敬畏罪議罷職

二十昌業南既於嘉慶

評李廣共受

公自念身介危疑悚惶無地聖恩寬大逾格矜全

感激涕零戰兢沒齒杜門謝客殫心著述又有九年成周人

說經八卷周人禮說八卷禮堂集義四十二卷儀禮圖十七卷

石渠議逸文攷一卷董仲舒詩說箋一卷匡說詩義疏一卷漆

書古文尙書逸文攷一卷附杜林訓故逸文桑欽古文尙書說

地理志攷逸合一卷附中文尙書齊論語問王知道補亡一卷

夏小正逸文攷一卷弟子職古本攷一卷凡將篇逸文注一卷

漢書地理志校注二卷袁宏後漢紀補證三十卷管子地員篇

注四卷老莊急就章一卷說文段注訂補六卷讀書雜記十二

卷思惟居士存稿十卷唐人宮詞鈔三卷古詩鈔二卷李杜詩

鈔四卷王氏泰支瓜賦譜七卷均手自寫定說文集注一百二

十四册未及脫稿今年春公輯瓜瓞譜復備述受國厚恩涓埃未報身歿之後不敢乞銘當代燕許鉅筆迺命端履志鍾幽之石諄諭質而勿文母騁妍抽祕貽羞諛墓端履謹誌不敢忘孰謂天不憖遺哲人其萎日月有時復歸於土孤子曼壽等將以冬十二月奉公柩於城南十九都河南莊之原啓元配蔡夫人之兆而合葬焉爰契我龜卜云其吉載申先訓請志貞珉惟公含和履仁篤信好學敦樸慈懷砥礪廉隅孝乎惟孝施於有政視民如傷若保赤子居上不驕恭而有禮舍之則藏知止不殆燕居申申鄉黨恂恂鸞饋餽口歌哭全要生榮死哀可謂無遺憾矣至恩綸治行例載史館道德文章光昭宇宙母俟端履再述謹遵治命詮次世系官階生平子女使後世有所考見焉
公姓王氏諱紹蘭字晚馨號南陔晚年自號思惟居士世居蕭

山西河里先世定二公諱汝楫自邑桃源鄉遷居城南蘇家潭是爲西河始祖十二傳至晉三十五公諱進公曾祖考也無子以晉二十五公子永三十一公諱國和爲後公祖考也子振十二公縣學生諱模公考也三世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曾祖妣氏蔡祖妣氏郁妣氏蔡皆累贈淑人妣氏嚴累封太淑人公由乾隆壬寅科試以第一名入縣學丁未戊申歲科試皆第一補廩膳生充己酉科拔貢生中式壬子科順天鄉試第九十四名舉人癸丑科會試中式第三十一名殿試三甲第二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引見奉旨以知縣分發籤掣貴州時嚴太夫人年逾六十循例告近改掣福建題補屏南縣知縣充乙卯科福建鄉試同考官調補惠安縣知縣未任復調閩縣知縣嘉慶己未撫臣保舉送部引見奉旨仍回福建以知州用借

補泉州府馬家巷通判充辛酉科福建鄉試內監試官補授泉
州府知府洵擢興泉永道福建按察使洵擢福建布政使福建
巡撫再署閩浙總督兼理鹽政丙子科福建鄉試監臨官武鄉
試主試官公生於乾隆庚辰年二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乙未年
八月二十二日春秋七十有六元配蔡夫人同邑國學生諱國
柱公女誥封淑人例晉夫人生於乾隆戊寅年十二月初九日
卒於道光癸未年七月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六側室李孺人子
男四人長曼壽候選府同知蔡夫人出娶蔡氏同縣國學生諱
濱公女次善壽聘同縣庠貢生蔡諱梁公女次元壽祿壽俱李
孺人出女二人長適山陰候選未入流顧文煌蔡夫人出次許
字山陰原任山西蒲州府知府徐諱秉鈐公子李孺人出未嫁
卒孫男二人長曰懋廩膳生次曰惠孫女一人曾孫二人希范

希曾

帥承瀛傳 湖北通志

帥承瀛字仙舟黃梅人嘉慶丙辰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編修累遷侍郎歷吏禮刑工四部典試廣東江南督學廣西山東所至以公廉稱道光元年授浙江巡撫奏請鹽政改歸巡撫兼理停加課銀五十萬歲減商捐外款銀二十萬庫帑無虧商民稱便杭嘉湖三郡大水請帑截漕以賑並除米稅以徠遠商全活饑民無算捐資八萬濬西湖修海鹽石塘餘以濟貧民之惻獨者四年丁艱歸以目疾不出二十年卒於家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蘇巡撫梁公

墓志銘 林則徐

道光二十九年夏六月長樂梁公卒於浙江溫州官署既卒之

三月孤子逢辰等奉喪旋福州將營窀穸先期具狀郵書滇南
丐爲銘幽之文則徐與公同鄉又爲詞館後進洎官江左宦迹
輒相先後知公行事最詳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章鉅字閔
中一字蒞林晚年自號退庵系出安定梁氏宋時分居長樂縣
南鄉之江田遂爲長樂人嗣復遷福州城中自前明迄今十六
傳皆郡縣學博士弟子紀文達公所稱爲書香世業者也曾祖
諱邦柱祖諱劍華父諱贊圖乾隆戊子舉人官寧化縣教諭三
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幼而穎悟四歲母王太夫人卽課之
讀書九歲能詩十七入縣庠乾隆甲寅年二十舉於鄉嘉慶壬
戌成進士改庶吉士乙丑散館二等以主事用在禮部儀制司
行走乞假旋里主講浦城之南浦書院凡七年甲戌入都丙子
考取軍機章京旋入直道光辛巳補主客司主事尋擢儀制司

員外郎壬午京察一等引對記名授湖北荊州知府甫半載卽擢江南淮海河務道署江蘇按察使者再乙酉十月授山東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逾年調江西按察使未行遷江蘇布政使計公在江蘇由監司歷藩臬四權巡撫前後九年有餘宦轍所駐莫久於江蘇功業所施亦莫著於江蘇云壬辰春則徐蒙恩補授蘇撫公時在護撫任內因病請開缺有旨俟林則徐到任後再行開缺回籍調理六月卸巡撫事越三載奉召入都授甘肅布政使抵蘭州不三月調直隸布政使途次拜巡撫廣西之命辛丑春粵東嘆咭喇夷人滋擾濱海虎門一帶逼廣州城公率兵駐梧州防堵是夏調江蘇巡撫既下車卽馳往上海時總督裕謙出缺遂兼理兩江總督九月仍回蘇州辦理糧臺凡儲備徵發策應供支夙夜紆籌積勞日久眩暈之疾大作自念受恩

深重盡瘁所不敢辭第當軍務孔棘之時又未可因循貽誤遂專摺備陳病狀籲懇開缺得旨允蓋天子知公深早鑒其非託詞矣公敷歷中外垂四十年進退以禮其梗概有如此者初守荊州所屬監利縣與沔陽州民以爭水相仇殺官持之急士民匿不出大府檄公往理其事乃先以詩勸諭之士民俱出又親詣水濱議清界址兩境輿情胥協爭端遂平淮海道轄黃運兩河而禦黃壩暨洪澤湖專屬淮揚道公履任不數月適黎襄勤公病卒河帥新更甲申夏重運漕艘既北渡禦黃壩未卽堵閉黃流灌入河底積淤黃高于清三四尺霜降後回空船已抵楊莊尙不能啟壩洪澤湖水蓄至二丈餘無絲宣洩高家堰危甚泊十月杪黃水少落回空始得進口亟議開五壩瀉水西北風驟作遽有十三堡漫口之事時公方署江蘇按察使奉大府

飛調飭司盤運漕糧總局次年九月將滯漕二百萬石全數盤
運北上是役也先請撥銀一百一十萬兩及竣事節省銀三十
二萬兩時大府銳意治河議挑關孟二灘以取直又議改上流
海口以利運竝欲開王營減壩以洩漲皆淮海道所轄之工也
力陳其不可以當官去就爭之乃止比公離江南始復議舉行
公在任時曾上書星使請修復堰盱二隄以保衛大隄及將赴
山東又因二隄辦理較難上書制府河帥請復建三隄均以經
費支絀不果行時議惜之其書俱載文集中公之由山東再至
江蘇也舊治之區地方利弊靡不貫串熟悉用人理財措施咸
愜思東南財賦綦重水利不可不修首治泖湖浹月而功成復
請籌款濬吳淞江丁亥冬興工戊子春蒞事商民咸利賴焉撫
部陶文毅公有詩紀之丹陽之練湖蓄水以濟運牯壩久廢漕

運往來多阻亟爲修復又籌款奏請大挑武進縣孟瀆德勝溧港三河以歲歉費絀中輟及則徐履任乃踵成之辛卯秋江淮大水被災數州縣流民蔽江而來就食吳中每日以萬計率屬各捐養廉銀并令紳士勸諭分別給船資送設廠留養共資送六十餘萬人留養四萬人復自捐棉衣萬襲以爲廠中禦寒之具明年三月俾各返里居遠近歌頌載道無溢詞焉則徐私冀與公同官一方得借它山之錯乃則徐甫至而公已決然引退殊令人憮然於中不能自釋矣旣而公承認詔再起九重嚮用方殷一歲之中游陟巡撫桂管遠在西南陬政簡民淳可以從容坐鎮在任五年隨事整頓咸著成效及因粵東夷務親駐梧州密計粵西與東省壤地相錯者梧州之外尙有南寧潯州平樂鬱林三府一州皆山路紛歧奸匪易於潛匿乃相度山川形勢

擇其要隘添撥官兵駐守嚴密巡查復刊發規條通行各屬曉諭居民團練壯丁自相保聚水路則臨流設險陸路則築卡挖濠無事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有事則閉柵登陣守望相助並選殷實曉事之紳耆爲之總長使理一團之事俾專責成又派丞倅州縣數員爲各府總捕會同地方文武分路查搜以補兵力民團之所不及境內帖然適奉上諭飭查遂將現辦情形具奏蓋公之先事綢繆有以仰符聖意也及移江蘇適聞定海警席不暇暖亟赴上海會同提督陳忠愍公協力防堵是時吳淞口外閩粵商船有二百餘隻寄定洋面前督部慮有漢奸溷入一概不准進港商民惶恐幾至罷市巡道暨上海縣束手無策各行戶紛紛具訴公深知南洋各船向有行戶專管并會館董事稽覈原無匪人溷跡若禁其進港萬一被夷人劫奪不唯商

船身家受害且恐引誘脅從轉致爲彼所用貽患更非淺鮮遂親赴海口詳加訪問體察情形實係清白商人卽據呈批准兩日內悉令接續進港一面附片奏聞上海寶山二縣歡聲雷動人心大安船戶等得有生路亦俱踴躍咸奮同心外禦因于扼要處所團練精壯義勇并快船海燕子船沙船多隻豫備鑿沈攔阻之用商民藉此安堵無驚軍心爲之一振逆夷數月內不敢窺伺吳淞者僉以爲非公之遇事鎮靜布置嚴密不及此旋因鎮海繼陷督部裕靖節公殞於浙東兼攝兩江總督事未幾將軍參贊帥勁旅往浙於江蘇省分設後路糧臺公綜覈其事晝則盡治官書夜則親巡河干無稍休暇他事未遑設施而公已病作請告從此不復出山矣公歸時夷務未定福州城中居民紛紛外避不得已暫寓浦城丁未春就醫江浙因叔子恭辰

以知府需次浙江遂率眷屬賃居杭城雖處城闔而距西湖咫尺湖光山色可朝夕晤對也是冬恭辰署溫州府事迎養東甌官署戲彩亭唱和集卽作于此時戊申春游雁宕補生平屐齒所未到公氣稟素強又得怡神娛志方謂可卜期頤乃舊疴復發寢至不治聞者無弗涕泗滂如也公性鎮靜定識定力卓然不搖每當眾議紛出之時徐發一言輒中窾要平生特立孤行空無依傍膺聖主特達之知位躋通顯處之泊然爲政持大體不以科條繳繞樂獎人才出諸天性故人皆樂爲之用耽風雅篤朋舊前此家居開藤花吟館招里中諸名流觴吟其中居京時以詩就正翁覃溪閣學稱蘇齋詩弟子者三年官蘇州時嘗輯同年之在吳中與往來過吳者酬贈題詠之作爲吳中唱和集八卷又作小滄浪七友圖畫卷刻於滄浪亭壁滄浪亭亦公

所重修爲文以記曾輯滄浪亭志四卷者也東南名士博學工
文如鈕布衣樹玉郭明經麀董明經士錫朱孝廉綬姜文學皋
楊明經文蓀或招致幕府或相約過從逮後郭董朱相繼殂謝
姜亦老病歸雲閒公歸寓浦城猶於干戈擾攘中以著作與楊
明經寄書商榷樂此不疲所性存焉生平精鑒藏其辨證金石
討論隸古與覃溪閣老沅芸臺太傅伊墨卿太守程春海少農
特相器重自弱冠至老手不釋卷蓋勤勤於鉛槧者五十餘年
矣所撰論語集註旁證二十卷孟子集註旁證十四卷夏小正
經傳通釋四卷倉頡篇校證三卷經塵八卷稱謂錄十卷古格
言十二卷三國志旁證三十卷文選考證四十六卷國朝臣工
言行記十二卷樞垣紀畧十六卷春曹題名錄六卷南省公餘
錄八卷退庵隨筆二十四卷讀漁洋詩隨筆二卷隨園詩話隨

筆二卷玉臺新詠讀本十卷制義叢話二十四卷試律叢話十卷楹聯叢話十二卷楹聯續話四卷楹聯賸話二卷巧對錄四卷農家占驗四卷東南嶠外詩話三十卷長樂詩話八卷南浦詩話四卷三管詩話四卷雁宕詩話二卷閩中閨秀詩話二卷武彝遊記二卷滄浪亭志四卷梁祠輯略二卷梁氏家譜四卷吉安室書錄十六卷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退庵題跋二十卷退庵續跋二卷歸田瑣記十卷浪跡叢談十一卷浪跡續談八卷浪跡三談六卷退庵文存二十四卷藤花吟館詩鈔十二卷退庵詩存二十四卷退庵詩續存八卷師友集八卷寒檠雜咏一卷藤花吟館試帖二卷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閩詩鈔五十卷閩川文選五十卷三管靈英集五十八卷江田梁氏詩存九卷宣南贈言二卷江漢贈言二卷滄浪題咏二卷東南棠

蔭園詠三卷葑江別話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銅鼓聯吟集二卷吳中唱和集八卷三山唱和集十卷戲綵亭唱和集一卷閩文復古編六卷閩文典制鈔四卷師友文鈔二十四卷八家師友文鈔十二卷仕宦中著撰之富無出其右校刊師友詩文則有鄭蘇年先生西霞文鈔程府丞同文吳侍讀慈鶴遺集亦不下數十卷公生于乾隆乙未七月初六日卒於道光己酉六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五配鄭氏封夫人卽蘇年先生之女先十七年卒子五人逢辰道光辛丑進士兵部員外郎改就江蘇候補同知丁辰道光己亥舉人內閣中書恭辰道光丁酉舉人浙江候補知府署溫州府事映辰附貢生刑部員外郎敬辰國學生女四人孫十七人曾孫二人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葬于侯官縣西關外羣鹿山之陽爰應逢辰等之請謹書其大者

以示來裔銘曰

海嶠蟠鬱代生偉人公踵前哲爲時名臣助業聞望如鳳如麟
特立不倚上契楓宸始狃天衢旋參樞幄器高以閔志廉而恪
人方囂囂公乃嶽嶽岳牧連帥重任爰託公之膏澤尤在東南
江漢湘灘仁化遠覃維此斗野拊循再三吳岷遺愛鄭僑奚慚
難進易退奉身綽綽何弗憇遺騎箕寥廓瞻彼堂斧用安體魄
雲初蕃昌繩繩繼作

光祿大夫雲貴總督吳公神道碑

繆荃孫

自來國家純臣當危難之時力維大局不懼眾口初以弭定一
方爲己任繼以不竟其事爲隱憾如雲貴總督錢塘吳公於咸
豐丁巳當漢回構釁之時爲雲南全省計并爲天下大局計糾
勦鉅紳黃琮寶塢撫勦兼施以紓目前之急雖省城大定而徧

地皆賦兵驕餉竭措拄兩年形神交困上鑒其忠許其引退迨後十五年天下敕寧然後全滇肅清蓋苦於時勢之難爲非才智之不足而公則引以爲咎遺言詔子孫弗爲碑志純臣之心後世當共諒之歲在甲寅清史開館公之孫慶坻奉行狀來授簡荃孫言曰公有命不爲碑志而事蹟罕傳於世迄今已四十年亦子孫之咎也敢乞文以上史館子其無辭荃孫爰序而次之按狀公諱振械字宜甫號仲雲晚號再翁浙江錢塘人曾祖郡庠生祖顥乾隆己卯舉人遂昌縣訓導父昇乾隆癸卯舉人四川資州直隸州候補知府三代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幼慧勤讀輒有神悟癸酉順天鄉試舉人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戊寅大考二等己卯充貴州鄉試副考官宣宗御極召見於乾清宮奏對稱旨先充實錄館纂修命

充提調壬午京察記名旋授雲南大理府知府請訓日上諭以
南服遐荒當以重農貴穀爲首務公頓首受命丁亥父憂服闋
授山東登州府知府改沂州戊子調濟南癸巳母憂服闋授安
徽鳳陽府知府擢山東登萊青道以事降一級己亥再授鳳陽
府庚子調安慶辛丑擢貴州糧儲道癸卯擢按察使戊申擢山
西布政使調四川旋擢雲南巡撫兼署總督乙卯調陝西巡撫
丙辰授四川總督丁巳調雲貴時道路梗塞駐曲靖一年兵事
吏事一手籌決夜恆不寐入省遂病屢瀕於危不得已而後去
公之服官蓋終始於滇者也歸途由蜀經鄖陽聞杭州陷改道
入秦同治壬戌詔起耆臣壽陽相國首薦之命赴山西與巡撫
籌辦河防又奉命會同督師勝公保巡撫瑛公榮辦理陝西軍
務旋引疾入晉就養丁卯回里遂不出門庭蕭然無異寒素後

二年庚午十一月薨於家得年七十有九遺疏入奉旨照總督
例賜恤葬於邑東欽賢鄉將軍山公在秦撫時山陝鹽課攤歸
地丁課隨糧納數倍於昔秦民苦之公疏言課歸地丁則驅僧
得賣無課之鹽窮民倍納無鹽之課事大有病於民請改行河
東招販先課後鹽之法於國課民生兩有裨益奏入允行兩省
編氓如釋重負至今猶爭尸祝焉在大理嚴鷲粟之禁在黔立
義學教孤寒子弟設紡織局興布帛之利在蜀續辦按糧津貼
以佐軍糧停止牙帖以安商賈在滇加增銅廠鑄鑪以振砂丁
止南掌貢使以恤屬國他人一節足以得名在公尙不能悉數
也公蚤歲卽居清要旣壯膺外任暮年督師邊徼比致仕猶馳
傳車往來秦晉閒於齊於皖於蜀於滇黔先後皆再至民生之
利害僚吏之賢否舉皆殫心竭力以求一是章疏所陳無片語

虛僞故能以忠誠結主知雖言路交劾不爲動搖事後咸知所見者大浮議自息侯官林文忠公早以明敏果練可當大任許公至是方知林言之不謬公工於詩尤嫻習國朝掌故所著花宜館詩十六卷詞二卷養吉齋叢錄餘錄二十六卷黔語二卷均已刊行配姚夫人早卒繼配王夫人亦先公卒祔公墓子二長春杰從二品山西道員次春燧殤女子三孫男七長文墀工部員外郎次恩琛候選知州三榮埭四卽慶坻丙戌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湖南提學使五善埴六道坦七寶堅舉人曾孫士鑑壬辰科進士及第授編修官侍講次士錢荃孫素服公詩詞掌故之學又納交於慶坻士鑑爰爲銘曰

湖上看山城東結社公爲名士吟秋消夏鑿坡簪筆上苑賞花公爲詞臣著作滿家籌霧瘴烟礮雲刀雨公爲疆臣奠安土宇

周旋戚黨引導材儁公爲耆碩丰裁高峻處事接物一以純誠
諸葛謹慎士行恢宏數典杜鄭程詩屈宋息影鄉閭告終家術
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華表日冷喬松迨今卅年孫曾繼起
勒銘無媿敬告悼史

賈洪詔傳

湖北通志

賈洪詔字金門均州人道光庚子進士以知縣發雲南歷任定
遠他郎河西南安元江昆明等州縣嚴明有聲判他郎捕積賊
方國榮置之法元江廠匪李子青安光弼等結黨殺掠洪詔先
後擒誅之大吏如林文忠則徐李文恭星沅吳文節文鎔皆以
爲才累疏保薦擢景東同知署順寧知府旋補順寧署曲靖兼
迤東道時迤西回匪倡亂郡縣不守迤東回亦蠢動洪詔瀝陳
其狀請兵勦辦有密以其稟上聞者文宗心識之六年以平南

霑回寨功加道銜八年擢迤南道以平陸涼州紅土牆回寨功
加按察使銜九年授雲南按察使留辦東路軍務十年遷布政
使尋丁父憂同治二年服闋擢雲南巡撫洪詔方駐川募兵滇
督勞崇光有不用外兵以回攻回之奏洪詔力陳不可朝廷以
二人意見參差而洪詔疏措詞愨激奪職歸主講鄖山書院凡
邑中修學宮置倉穀籌賓興膏火築東門外隄皆預其勞咸底
於成光緒二十二年重赴鹿鳴賞三品卿銜次年重宴恩榮加
頭品頂戴年九十三卒

直隸布政使前安徽巡撫唐公神道碑銘

李元度

公諱訓方字義渠常寧唐氏曾祖侃縣學生祖恂父棣林並從
九品銜三世並以公貴贈榮祿大夫曾祖妣賀祖妣崔妣胡並
贈一品夫人公生而敦敏年十七隸縣庠又五年餼二十人中

又十年舉道光庚子鄉試咸豐癸丑大挑以教諭待銓時粵賊洪秀全等已陷湖北安徽江南三行省踞江寧爲僞都各屬土寇蠢動曾文正公奉命督治團防勦水師躬治戰艦於衡州檄公督團丁平土寇三年春文正東征以公典水師副右營二月抵長沙三月賊再上犯自湘陰寧鄉陷湘潭文正檄水陸軍勦湘潭而自帥水師四營及陸軍攻靖港時各軍新募賊驟至水戰尤非所習四月朔師潰會湘潭大捷賊卒敗奔公辭水軍權領軍饒所七月湘軍東下公從羅忠節澤南克蒲圻復武昌又從攻興國之金牛堡初新田令施濟練民兵捍寇頗有聲文正檄其子恩實募新田人五百隨征至是恩實病歸文正檄公代公曰將與兵不習非計也乃資遣新田勇而募常寧勇訓練之命曰訓字營隸羅公部下九月公帥訓營規蘄州壁爛泥灘督

隊出偵賊登龍磯以瞰斬城賊出千餘人繞襲公後公鞭馬潰圍出右鐙系絕賊騎來追公蹠右足以一足躡鐙手短刀反鬪馳三十里哨目扼山口揮旗賊疑有伏始退比還營三日不能步十月羅軍克田家鎮復蘄州公會羅軍及塔忠武軍於廣濟一戰復其城遂拔黃梅賊退保孔壠驛我軍進次濯港敗悍酋羅大剛是夕賊謀襲大營漏五下公起巡聞刁斗聲不續秩守者大剛已潛薄壘驚而走明日戰孔壠賊悉力拒街口公帥壯士踏肩陟高壙賊仰見旗大駭傷一人後者繼上賊大亂諸軍乘之遂破孔壠十一月會攻九江城不下分兵畧湖口屯灰山灰山者當鄱湖出江之口與石鐘山對峙明史所稱罌子口也公壁山上賊夜來襲壘將踰溝他軍覺以夜不敢救但張火爲聲援公更滅火戒守者屏息以待賊近壘輒被創賊用火箭燒

公幄從容撲滅之竟夕無敢譁賊技窮不復至然堅壘卒不能下各軍回屯九江會水師大營被賊襲焚公與羅軍遂從文正入江西矣五年春別賊出婺源陷廣信府公從羅忠節暨李忠武續賓蔣果敏益澧劉大令希洛進勦三月克弋陽興安遂克廣信四月復德興浮梁會賊陷義寧文正檄湘軍進攻六月抵州城賊壁城外雞鳴鳳凰二山與城賊掎角公營當雞鳴山下賊先來犯公力疾戰督隊先登賊驚潰羅軍乘勝趨城賊大亂遂拔義寧是役也州人獨於雞鳴山下立石書唐公戰勝處居頃之忠節援武漢以公從九月克通城崇陽羅軍失利濠頭堡再戰公營先進大破賊遂克蒲圻公時已晉知府賞換孔雀翎矣湖北巡撫胡文忠來會師進復咸寧公隨文忠壁省城外五里墩當中路羅軍屯洪山爲東路別將當西路環城皆賊壘官

軍進擣率阻於長濠六年正月元夕公令營卒爲魚龍燈火之戲輕騎循鮎魚套至藕塘察濠守嚴密惟藕塘恃水不設備越日選壯士宵濟入其牆斬邏者大隊乘之遂奪二大壘是夕公以三百人繞二城門走賊眾數千眾服其善謀五月援賊至豹子海公與蔣軍迎擊走之會襄陽亂民高二先結捻匪襲鄧州遂圍府城河南上變詔湖北選將往援文忠以屬公令參領舒保領馬隊二百與俱公馳至斬犯令者二人居民始知有軍令賊自峪山來公急據山南之瓌灣市賊遣黨五人詐稱廩生來乞教授以筆不能書斬之明日攻峪山賊敗援賊至又敗之賊回竄樊城公夜渡漢逼城下賊解圍退屯檀溪又追敗之遂復樊城追至呂堰驛賊伏市廛誘我公火其市盡殲之斬僞女將軍宋氏公料賊必繞襲樊城亟請舒軍旋師而已殿明日果與

賊遇大敗之賊退屯新野之楊集結捻寇誓來決死公議以馬軍直進當賊步步軍橫衝當賊馬又敗之賊走光化入房山先是鹽道常恩戰屢敗欲乘勢刷其恥乃止公弗進留屯老河口公斬詐充武弁恣掠者二十五人及通賊團長吏役姦民六百餘人遠近肅然眾遂傳唐公先微服至老河口嘗假宿陝西會館云公修髯偉貌治事得法外意士民畏愛之及去爲立戎政碑常恩追賊至房山不能進賊陷宜昌襄陽戒嚴文忠檄公赴援及賊於南漳一戰敗之以公代理襄陽守七年二月川寇劉尙義破遠安犯宜城文忠慮賊入荆門檄公回援公曰賊陽言趨荆門欲誘我師出使南漳賊襲府城也今當聲言救宜城而急據武安堰遂東行夜半折而南抵九仙觀遇賊賊駭退奔據武安城公進薄之賊迎戰敗明日再戰賊馬甚眾公領隊循山

坡橫進繞出賊馬後方戰公馬中礮踣乃易馬再戰賊敗歸閉城不敢出胡文忠調都統巴揚阿來濟師巴陰助常恩主招撫下令趨公解圍公不可文忠方徇總督意主聯絡旗兵乃檄公搜禽高二先圍遂解邀二先於瓌灣殲其眾二先遁是夜大雪公與舒君約乘雪夜禽之舒亦以書至語合會師進攻二先不戰走遇伏禽之餘黨悉平而巴都統所降賊復叛於穀城掠鄖房保山竹山竹谿保康興山文忠始思公言檄進勦四月賊踞武當山設三屯謀死守公繞出山後會陰雨禱於神雲開乃得進兵要害合陝西總兵龍澤厚軍分扼三路五月三日破兩屯銜枚疾進又破其一屯餘賊保金頂金頂爲眞武廟有石城賊憑城轟礮子雨下公曰仰攻傷士卒宜陽退賊無水必汲於九龍池乃可擊也夜賊果出汲擊之大潰餘賊乞降斬魁黨二百

人襄都悉定公先以克武漢功擢守巡道至是加按察使銜踰月詔除湖北督糧道當是時李忠武攻九江急悍曾陳玉成合捻寇犯蘄黃以掣我兵公自襄陽赴之甫抵蘄前將敗績賊大至戰於望天畝大雨軍潰退屯黃州賊十萬分道至公與舒君當蘄水之劉公河兩月凡五十餘戰賊退宿松太湖文忠檄公進駐張家塆治礪卡以扼賊衝公審度形勢自蘄州達襄陽界皖豫者千里蘄有山曰四流其下爲大關乃建卡八礪四壘五礪臺七越兩月成賊二萬來攻公帥二千人守之賊困而去先後平賊壘三十有九詔賞奇齊葉勒特依巴圖魯賊之犯麻城也官軍併力防之以蘄州委公不復能相救公堅守拒戰凡三挫太湖英山賊并攻克太湖袁端敏甲三時以太僕卿督師臨淮詔公帥三千人赴援九月奉詔趣行十月李忠武軍覆三河

官文恭疏請公回保楚臺駐軍陳德園十一月禦賊南陽河大捷禽斬千人九年二月公移屯荆橋詔曾文正會師宿松而陳玉成亦糾黨十餘萬屯潛太十年正月多隆阿鮑超蔣凝學三軍合二萬人攻潛山小池驛以公一軍遏太湖城賊鮑軍當前敵賊日夕環攻死傷山積多公移已軍入鮑壘俾鮑軍少休而令公移屯於中往來策應甫築壘賊大上公恐其乘多軍也力禦之閱四時之久退輒爲賊躡軍飢壘未就乃退屯新倉是日公以一敗全四軍文忠急檄金君國琛將八千人出山後大捷於潛山之天堂二十五日公會諸軍擊賊羅山衝斬首三千禽渠帥二十有七明日分三道合攻平壘館數百俘斬八千太湖潛山賊並棄城走公以久勞引疾求歸文忠疏請赴糧道任詔可之視事甫旬日擢按察使未半年擢布政使乃築長垣六

里於魯巷要衝開通東南二湖與百堵關相犄角時軍饑欠至二百萬公擇人勸輸選牧令釐漕糧嚴報解饒以不匱同治元年文忠駐英山病甚賊上犯黃州抵灑口會城兵勇悉出征而英夷輪船適至訛言夷寇相結居民恟懼總督以下家屬盡遷居舟中公步巡城至臬司獄獄囚匆匆謀破械出聞公至乃止明日亂民直入公署公手刃二人眾懾服莫敢動有頃灑口賊敗去事遂定公威望自是益震皖鄂帥臣爭引重公矣皖寇曰捻匪與練總苗沛霖相結前後督師者爲勝保爲袁端敏爲蒙古忠親王僧格林沁勝主撫苗練袁主討而力不足李君續賓移撫安徽力言沛霖反側然不敢直攻苗苗亦不能戰畏湘軍虛名乃陽輸誠於僧王王許之李旣爲大言遣五軍分屯潁壽日久情見勢絀因母喪歸則亟謀退代者難其人以公長者特

舉公自代得旨命公署安徽巡撫而袁公亦遂連章乞病去公甫受事僧王疏請責成院撫攻捻寇防西南兩路又以苗練方獻城自贖民寇雜居皆令巡撫安輯公募新軍未至乃帥千五百人以九月抵臨淮臨淮防軍萬六千皆袁部額壽成兵萬餘則李舊部也僧王既撫苗練意頗抑湘軍曾文正愬啟釁檄蔣凝學一軍棄壽防廬疏言苗練感僧格林沁撫馭之恩不宜以湘軍逼處又檄蕭慶衍毛有銘等軍退屯廬江於是李部盡去僧王亦不肯駐壽州盡以屬公公駐臨淮號大營實止二千人號令不出三百里壹以靜鎮處之十月援廬州拒粵寇十一月敗捻酋李成於靈璧又敗之於棗溝二年僧王大破捻賊於渦南詔公移駐蒙城攻賈圩克之僧軍北行苗沛霖謁公於蒙城公命撤練丁罷私局不從且恣掠公自宿州回臨淮初公疏趣

李績宜出統舊部駐廬壽李聞苗練已叛稱疾篤詔補公巡撫
公趣僧軍援壽州亦不至或說公曰事勢至此公當誓死而已
不宜亟請援援至未必勝不至徒受畏憚名公嘆曰吾初將五
百人出入鋒鏑今擁萬眾反怯邪兵不從北來愈勝愈蔓延徒
清淮渦何益吾極知請援示怯懦然得重兵扼齊豫有裨大局
雖重得罪不計也會捻寇粵寇苗練合七八萬人來犯公迎擊
連敗之詔嘉其調度有方下所司議敘亡何壽州陷公與諸將
力保臨淮詔趣僧王及將軍都興阿援淮僧王遣陳國瑞趣蒙
城都將軍遣富明阿趣臨淮國瑞號敢戰至則戰而敗富明阿
與公論事不合十月僧王親援蒙城公始無前敵憂乃廣設閒
謀招諸練總反正渠魁張士端降遂取蚌埠復懷遠復復而
苗逆老巢傾矣苗逆在蒙城聞失懷遠大驚夜突圍走爲官軍

所殺於是下蔡穎上壽州正陽關旬日盡復公平圩勸農斬從賊者七十六人淮甸大安方懷遠之未復也蒙城賊勢盛富明阿密疏言唐某撤英翰軍故賊得合圍事下僧王案問英軍實屯故壘事盡誣而苗逆又已平王乃以公屯臨淮不援蒙城爲緩急失宜又言報克懷遠未明晰請下吏議詔以布政使降補三年命署湖北按察使尋署巡撫六月曾公拔江寧粵賊平官文恭上公功績詔以畿輔用兵授直隸布政使至則理積欠清交代釐十餘年積案八百有奇四年擒匪北犯總督劉公長佑出征僧王戰死河南北大震五年春寇事尤棘公條上便宜六事告總督總督令公自奏廷議疑督藩有事不相謀或言清交代過於束濕劉公長奏微言公精神有不周以謝言者遂奉旨來京另候簡用劉公尋亦罷官文恭代之疏請以公總理營務

兼統練軍守定州七年畿輔肅清文恭疏稱公秉性忠直老成
勇往得旨優敘公乞假省墓歸遂不復出乃立經緯公所以教
邑子取文武兼資義也割腴產供其費修家廟置義田建寶塔
哺棄兒在官時族人年八十以上者歲有常餼至是仍主雙蹲
書院以從軍時曾受聘主講席而未就也蒲圻但公知常寧識
公童子軍中公官湖北迎至署殿事之座主周君頊流寓安徽
王君桂就養直隸皆擁篲郊迎躬上食人以爲美談清泉舉人
唐如春與公同下第歸道卒公以藥餌耗其資斧又以所坐薄
笨車載柩徒步歸其喪安仁舉人段遇隆居京邸病公已就館
辭而出與段同居爲治疾越兩月不起又致其喪歸其篤於師
友類此道光庚子元度與公讀書嶽麓後客京師相與賣文自
給咸豐甲寅春元度入文正軍幕公來餞文正余嘗見公握手

問近狀公曰將主講雙蹲余曰盍從戎王侯將相寧有種邪公曰善余因爲介紹遂偕行然自乙卯夏別公南昌不獲再見公矣公卒預知時日更衣端坐滿酌而逝光緒三年二月丁丑日也年六十有八湖北士紳最公治績請祀名宦祠詔曰可配劉氏封一品夫人以孝行被旌子鏡心道銜廣東候補知府敏眞兵部郎中準經鹽運使銜湖北候補知府敏正以任子官光祿寺署正孫幾人曾孫幾人葬蘭江里楓樹坪公之子具狀屬文其神道碑乃銘曰

銜鑲火維螭螳螭詰人挺生降神喬嶽顯允唐公起家以儒投筆奮挺手砭豺獮饒信襄黃瑀戈疊指斧彼兇吭所當輒靡惟帝念功詔隸監司爾臬爾藩繫鄂安危領額澠渦其氛駭蹟天子有命往綏淮服狼獾四逼矛浙劍炊公鎮以靜在險如夷

蜚語上騰浮雲蒼狗天鑑孤忠鄂置畱守狂獬筵走三輔纂嚴
有詔趣公于蕃于宣慈寧召對天語嗟咨曰二百戰惟予爾知
公拜稽首感繼以泣治法兵謀誓罄臣力有詔內召畱筦軍符
畿甸既清載聘高衢公曰歸與時止則止卻掃明農釣遊舊里
旂常節鉞動在生民揆公志事有蘊未申散手騎箕山邱華屋
淮漢遺黎同聲巷哭藍江宰樹嶽翠遙涵有碑墮淚一字何慙

吳昌壽傳

嘉興府志

吳昌壽字少邨儀狀魁偉飲啖過人微時通曉書科算學詞章
訓詁亦冠絕時流通籍後斥爲末務咸棄去留心兵事講究方
畧道光丁酉拔萃貢成均庚子登賢書乙巳成進士以知縣分
發粵東其初至也治劇盜卽著威名由陽山令署連平州以治
英德土匪功陞直牧擒高州凌匪功保知府在韶州府任勦辦

帽子峯會匪調廣州府先是州被夷擾檄昌壽守外城洋曾秋毫無敢犯至是益警慄晉攝糧儲道繼署南韶兵備道甫任事屬仁化樂昌等縣爲賊陷將趨韶會總督勞撫軍耆各籌進兵路意齟齬以昌壽主督議忤意指耆故尅期五日以相難乃急視師捷聞裁四日耆始神之保授本省按察使旋擢布政使未匝年奉命撫鄂鄂乃豫捻粵髮蹂躪地警報踵至趨隨棗鍾京部署稍定朝命趣出省督兵直抵豫境旋即移節汴梁會僧邸捐軀曹州卒潰沈幾應變近守遠攻旋以甄別保舉罷吏議卒荷主知鑄一級以去賞假回籍修墓卽家拜授粵藩促裝啓行又奉旨署撫粵西履任兩月以憂勞卒性方介居官不樹黨援雖以文學進身而屢膺閫寄數著戰功論者尤偉其韜畧云同治年奉旨入廣東名宦暨本籍鄉賢祠

張凱嵩傳

湖北通志

張凱嵩字月卿江夏人道光乙巳進士以知縣發廣西歷署興業馬平蒼梧懷集等縣補宣化調臨桂所至以興文學爲先斷疑獄捕巨匪十數起在懷集髮逆始由金田起其黨擾境一戰敗之未幾賊出永安攻圍省城凱嵩初受臨桂篆大府令以便宜行事倉卒閑防禦備設躬晝夜巡視賊礮及左右幾殆守益固踰月援至圍解功最著五年授慶遠知府團首王得生徐寶書等創立洪家團號名團實匪脅官殘民凶悖甚凱嵩單身莅郡示不疑卒以計駢誅之頻歲用兵柳慶閒大小數十戰未嘗敗屺積功洊升按察使旋晉布政使定番賊合石逆達開餘黨竄踞義寧百里凱嵩行清野之法賊無所得食皆潰降乃復書院請開科補曠官招流亡定團制劃額餉內修庶政外遏賊氛

學畫憂勤日不暇給同治元年命督辦蓮塘軍務就擢巡撫蓮塘賊張皋友授首軍威大振梧平鬱潯泗鎮等屬悍匪以次盪勦熾除殆盡因疏陳善後六事皆議行南寧賊孫仁廣負嵎稽誅親督軍搗其巢凡九月削平之六年擢雲貴總督因病不赴得旨革職光緒六年起授通政司參議轉內閣侍讀學士順天府尹出爲四川按察使遷布政使再遷貴州巡撫調雲南巡撫值緬防孔亟武定大理土匪乘閒起籌餉調軍安民飭吏滇境以治又以五金鑛爲外人所覬覦奏准招商集資給票開山設局創辦積勞卒於任年六十七著有奏疏二十八卷退廬文牘詩存共十卷子五仲忻叔煥皆成進士

碑傳集補卷十四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十五

江都閔爾昌纂錄

督撫二

清署理福建巡撫光祿寺卿吳公家傳

鄭孝胥

吳公贊誠字存甫廬江縣人咸豐元年以拔貢朝考知縣分發廣東二年署永安縣四年廣東東西江賊起陷州縣數十屢圍永安與歸善長樂河源賊合公練民兵擊北洋中心壩水口永坑鷓鴣塘諸寨皆破之踰境追賊戰於南嶺三多竹杉園擒其渠戴開李來彝鄭三等誅之七年補德慶州時西江艇匪陷梧州北江賊陳金缸陷懷集廣寧與西江賊合德慶居西江之中賊計欲破德慶以窺廣州大吏趣公之官德慶州臨大河城燬於賊無險可扼同僚危之勸公辭病公不顧單舸抵州率守備

黃龍韜千總黃鏞合兵四千據古有莫付諸壘以待賊八年冬賊大至兵少被圍晝夜力戰凡三十三日賊大敗遁去州屬榮村人徐日保徐亞羣等潛結外賊爲變公先期掩襲盡獲其黨賊失內應遂不敢犯歷任順德縣虎門同知署惠潮嘉道同治初李世賢竄擾閩粵公奉檄防剿賊據嘉應公以輕騎逼城下誘賊逐利伏兵殲之遂克嘉應長樂平遠鎮和平諸城乘勝越境克福建之武平永定詔安賊平調天津製造局補天津道擢順天府尹督辦福建船政光緒三年詔赴臺灣籌辦防務臺灣後山深阻生番時時出擾而番社皆懸絕谿巖閒漢官古無至者公由恆春入卑南歷牡丹社紅土坎大貓狸諸險輿騎不達縋而上下其閒山谷斗絕俯臨大海越二大溪山水驟發絕糧三日掘山積以濟時方盛暑晝暴烈日夜伏毒霧海風瘴氣

與人相搏番社來謁咸受約束然吏卒死亡過半存者皆病公亦染瘴僅乃得返光緒四年以光祿寺卿署福建巡撫臺灣加禮宛巾老耶兩社抗撫戕官九月再渡海攻平之遂自臺北入內山撫輯諸番建設壘堡貫竹塹彰化嘉義以出臺南內渡月餘中風半體不遂求去不許久之乃得請李公鴻章招至天津設水師學堂疾發歸光緒十年卒公性介而俠其犯險赴難未嘗退讓幸而獲濟亦無矜伐之色在粵嘗爲順德縣順德號粵東腴縣大吏以其積勞故優酬之公居年餘不樂求去上官皆怪且笑天津海關道者尤爲天下美缺李公欲奏任公又固辭乃已歸時貧困諸子儕於寒士晏然安之配苒氏無出繼室徐氏子學廉學莊學恂咸有操行女四人

贊曰咸豐緒寇亂時天下官吏文武尙有守節死義者人人以

盡職爲己分內事故能卒平大難及拳匪之亂東南大吏持保境之義雖危而獲安然使仕者不知所守清社之屋自是始矣吳公仕未甚達然動於任事不避艱險天性然也國之將亡上下瓦解自今思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噫

前河南巡撫李公墓志銘

孫葆田

光緒十五年八月乙酉前河南巡撫歷城李公以疾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九距公去河南時十有三年矣始公由翰林起家奉旨會辦山東團練事以功授山西大同府知府未期年量移蒲州同治初元粵匪竄關中回民相繼爲亂公調集兵勇與賊夾河而戰賊屢犯屢卻全境獲安守蒲十年中遭太夫人戚大府飛章密奏詔以金革之事無避公不得已以墨經從戎同治七年擢河東道遷按察使督河防如故明年晉布政使公迺顯

請補行守制有詔給假百日起復後入都陛見恩賞優渥光緒
元年奉命巡撫河南秋九月入覲既莅任二年事關吏治民生
罔弗殫心籌畫值丁丑歲大饑疏請帑銀十萬兩截留漕米五
萬石以救災黎無何以同官註誤部議鑄級而公遂引疾歸矣
公諱慶翔字公度一字小湘曾祖溥祖德懋父廷芳乾隆己酉
拔貢庚戌聖駕東巡召試二等甲寅恩科鄉試舉人歷任廣東
澄海英德陽江新寧南海江蘇靖江吳江直隸香河等縣知縣
有惠政三世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鄉舉時
本名縉咸豐二年因夢徵遂易今名是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明
年散館授編修當是時粵匪李開方等竄山東蹂躪臨清高唐
朝命近臣回籍會辦團防公偕給事中後任兩廣總督毛公嚴
條約明訓練扼險要賊不敢逼事平公遂出守大同其移守蒲

州也地據關河爲秦晉豫咽喉地所謂河東天下之要會也自古蒲阪有失秦晉皆岌岌不能保公於是連民團分布河干賊不得踰當是時秦豫邊民皆視蒲境爲樂土百姓扶老攜幼集河壩者麀至會防軍慮賊奪舟舟盡舣北岸民立夾灘中北向呼號公命舟迎渡或持不可公排眾議盡渡之百姓歡聲若雷呼青天活我旣而調防滎河燕晉中州之民在秦謀生者聚對岸以數千計載糧亦數百車公復命舟渡之曰弗渡是齎盜糧也渡四日乃盡賊至無所掠而去方寇急時張太夫人在署或請避太夫人曰我去而民益驚乃爲長孫諏吉完婚民心以靜公事親孝值烽燧告警太夫人適寢疾公欲留侍湯藥太夫人諭曰若勿以私廢公竭忠報國吾心安吾目瞑矣公旣奉命奪情兵民見公咸感奮不三日而營壘成賊偵知乃大驚故終公

守任百姓安堵及擢河東道釐剔鹺務積弊商民尤以爲便官按察使內而清理庶獄外而整飭戎行無不措施裕如公夙具知人識所簡拔如廣西巡撫高公崇基馬公丕瑤湖南按察使沈公晉祥皆公官布政使所深激賞者也當關隴多事饒需浩繁公先事籌濟轉輸不絕軍威以振則其功尤在當時云公之去河南也以地方報災遲與布政使同時被議河南民俗號純良州縣不肖者遇平歲相率爲欺蔽以災歉上聞而實則預徵民賦爲官吏侵用名曰存庫布政使劉公狃於往事輒予駁斥而是光緒三年歲饑州縣有報災者劉公狃於往事輒予駁斥而是時河南北實大災民不聊生於是中州人官京朝者連章入告劉公遂得罪旋以病卒公亦被議降三級調用公旣解組歸優游林下值黃河爲災又連年歉收前後巡撫使遇有疑難事常

過公咨訪公知無不言然未嘗一言及於私性喜吟詠詩成輒棄去與人談雜談諧聽者娓娓忘倦及容接後輩則循循然以禮法公娶朱夫人側室蔡宜人王安人子四福沂江蘇常熟縣知縣福瀚光緒己卯科舉人河南候補知府福澣皆前卒福涑二品廕生濟南府學廩生女子四一適直隸曲周縣知縣金紹先一適記名御史翰林院檢討趙汝臣餘皆未適而亡孫葆年崧年鵬年將以光緒七年某月日葬公於歷城城東茂陵山之麓其孤福涑以狀來乞銘銘曰

公以文興而多武功嬰城卻寇惟孝惟忠遂躋顯仕作鎮土中厥施未竟道有汗隆東山不起愴悲無窮銘以昭之奠此幽宮

河南巡撫吉林于公墓志銘

孫葆田

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前河南巡撫吉林于公薨於南陽寓

邱遺疏入報聞於是朝中賢士大夫相與歎曰北方賢者咸豐遺老盡矣先是二十六年夏變起京都秦西各國聯兵深入以保護使館爲名時公方巡撫湖北因密薦巡閱長江水師前四川總督李公請內召公亦擬統兵入援會湖北票黨事發票黨者康有爲潛遣其黨乘機起事以富有爲號也公與總督張公先事定謀獲其黨亂乃定而是時李公已死王事兩宮西幸公憂灼萬分宿疾復作朝議以河南爲天下要衢乃移公撫豫而適會法國將遣兵南下官民汹懼公行抵裕州接任視事卽日移檄河北三郡列營嚴守別遣道員與法教士議約議定法兵遂中途返豫民得以不擾初官吏聞公嚴正皆凜凜畏懼及公接見羣僚乃更開誠布公務爲寬大由是吏治亦蒸蒸日上明年春調撫廣西未行時相奏言公剛直好持己見恐其不善交

鄰朝廷不得已解公職另候簡用會公亦奏請養疾將卜居襄陽行至南陽遂止其年冬十月天子奉皇太后回鑾公力疾迎於洛陽召見行在所溫諭至再將起用時相有尼之者公亦自請返南陽就醫又明年日俄事起東三省爲戰地公憂特甚甲辰七月公患腹瀉至是竟不起享年六十有七公諱蔭霖字次棠又字樾亭先世文登人明初遷居濰縣公曾祖諱居安當嘉慶時山東大饑攜家再遷至吉林之伯都訥廳遂占籍焉祖諱龍川以公叔父通政公貴誥贈資政大夫父諱凌奎勲封資政大夫及公貴祖父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通政公諱凌辰性嚴重爲咸豐朝直臣於諸子中獨愛公公舉咸豐八年鄉試會是年科場舞弊事發主司及同考官多獲譴而公覆試列高等人無閒言明年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

治初倭文端公爲理學名臣公相從問學又與前兵部侍郎文公治前閩浙總督邊公寶泉前山西布政使李公永清諸人爲執友往復質疑所學益純光緒改元與修穆宗毅皇帝實錄故事實錄成敍勞各官皆自陳願保何職公獨不言乃僅得交部照章議敍五年俄羅斯與我爭伊犁界公上書力劾欽差大臣崇厚擅許天山左右數百里之罪廷臣交章入奏改遣大臣赴俄爭議公以爲大議已定備敵宜權其要乃復陳吉林鄰俄形勢請簡知兵重臣駐吉林以東邊三城琿春寧古塔三姓爲行營別練萬人駐黑龍江之艾輝以相犄角當是時樞府或欲爲崇厚地公復上書劾及軍機大臣畏蕙罔上狀六年補詹事府贊善升右中允會聞仲兄疾遂請開缺旋里兄卒家居二年擬不復出旣而迫於通政公命乃奉母入京供職八年十一月簡

放湖北荆宜施道公到任首裁道署陋規時荆屬仍歲霖潦飢民流離載道公檄有司發倉廩以振窮乏復親履災區請於大府改築紫貝淵石閘爲朝天壩使監利沔陽兩岸居民皆免水害然後民皆復業宜昌法教堂與華民有違言至以兵船恐喝公據理與爭法領事亦旋引兵退英商有擅越宜昌關者公察知其違約漏稅使遏之且將籍其半以充公英商懼厚有所獻公擲還其賄廷責之使補稅乃聽其去英商語人曰自某入中國未嘗見廉正如此大人者其爲遠人敬服如此十二年擢廣東按察使陞見面陳東三省防俄事宜於是始有練兵三萬之旨廣東盜賊素熾公以嚴爲治民氣漸蘇明年升雲南布政使未行丁太夫人憂十六年服闋授福建臺灣布政使適有奸商湯連魁賄託言官誤劾伯都訥廳紳士一案公弟編修鍾霖與

親友多被註誤公發憤具疏奏辨廷議遣大臣往訊頗得言官受賄狀然猶以部議落公職公既閒居京師益與子弟故舊講論正學二十一年中東戰事起其年八月公奉命襄辦奉天軍務統帥忠壯公依克唐阿孤軍戰奉天迤東公單車潛行至其營將軍一見大喜公爲草奏請添募二萬人竝條陳形勢疏入恭親王語人曰于某至伊營矣得旨姑念此摺出於忠悃準添兵萬人公復爲擬奏以萬人分爲四軍又乞將於山東請械於江南由是東省聲勢始壯已而和議成公遂辭軍歸里而湖廣總督張公山東巡撫李公竝列章保公宜大用遂以三品頂戴署安徽布政使旣到官則清釐田賦整頓吏治又明年德兵佔據膠澳又以某教士被戕力言於朝罷升任四川總督李公職公憤甚乃疏劾大臣翁同龢與張蔭桓等輕率懦怯而附陳勤

修省除忌諱斥把持明是非保善良五事其言甚切疏入所劾者旋皆得罪去二十五年補雲南布政使未至授湖北巡撫湖北督撫同城巡撫號爲不任事公與張公夙相知遇事猶力持正議然公所至皆施設未竟此有識之士所尤爲天下惜者也公論學一以朱子爲師居敬窮理不爲空談其論治以爲今日中國之弊在人心自庚子亂後朝廷銳意變法公謂變法云者非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也有卽事核實以爲變者有祛弊復古以爲變者有不必諱言效人宜師其意而毋泥其迹以爲變者當去河南任時上陳變法八事而於學校兵制尤反復言之所著有奏議若干卷日記若干卷性孝友贈光祿公蚤卒事母太夫人盡愛盡敬丁母憂年逾五十哀毀盡禮不飲酒不宿內者三年諸子弟皆化其行配孫夫人子一翰篤指分河南候補知

府女三皆適士族孫男一熙曾尙幼葆田與公弟蘅霖爲同年進士官京師時顧不常見辛丑歲同客南陽始獲朝夕請益公於奉旨保薦人才猥列其名至謂忠愛之心老而彌篤不爲絲毫利祿之計蓋不啻公之自道云公原籍太平川旣不能歸翰篤將卜葬公於南陽府城北之某原以狀乞爲銘銘曰
青齊舊族偉哉于公少承家學奮起關東學得所師道積厥躬迴翔翰苑惟孝惟忠使臣辱國義憤上疏遠人窺伺謂宜遠慮彈劾樞府不爲聲譽天子曰兪是社稷臣乃命外試以乂人民顧見災黎流轉江濱乃躬相度築堤連垠惟彼憬夷畏公若神按察粵東六條克陳直道見紕忽奮忽沈優游林下金玉閱音國事方棘艱危獨任戎馬奔馳強敵是臨帝鑒忠忱大任特簡皖江楚豫疆符迭綰忽聞西巡有淚如潛鑿輿旣返迎覲洛陽

日臣多疾不勝封疆以人事君大義尤彰天不憖遺逾歲旋薨
宛城之北馬鬣新增最公生平名節無疵我銘其幽實無媿詞
公今往矣匪哭其私爲賢者痛悠悠我思

又于中丞祠記

馬其昶

前河南巡撫于公樾亭既卒二十年其孤翰篤嬰家國之變播
越不遑久之避地雙城將葺廬舍先成家廟三楹用祀公而以
夫人孫氏配禮也公諱蔭霖字次棠先世籍山東濰縣曾祖遷
吉林爲伯都訥廳人今易廳爲縣曰榆樹也仍世種德以孝友
著聲公旣通籍入翰林從游倭文端公因得與聞性命之旨出
爲荆宜施道勤政愛民尤盡心災賑及農田水利其教士也仿
宋湖州學制設經義治事兩齋不時臨蒞講習士風不變其後
游擢監司至開府風裁益峻忠公之心與國爲體諸公貴人咸

病其剛直撫鄂未幾調中州再調廣西未上遽開缺貧不能歸
留寓治下光緒三十年年六十七卒遂葬南陽李華莊其田宅
授自先人者推讓親族翰篤歸無所資以爲生至是乃始購地
雙城十餘頃徙居焉而檢邑士紳懼歲月久遠後之瞻對公祠
者或且忘公榆樹人也因合辭爲書致其和乞文紀其實余謂
公道德行誼希蹤前哲其意量所及恆在天下固天下之賢也
豈一郡邑所得私哉然而自古名臣鉅儒忠義之彥蹶起一方
山川郡邑往往爲之增重彼其杖履之所接游讌之所憩雖曠
百世猶使人興起感奮莫能自己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以
其情之私成其好善之公君子不謂爲私也曩者公嘗布政吾
皖矣不以其和肖而居之幕下朝夕承公教者一載翰篤實
從余游而余亦且自幸獲私於公也故樂爲之記

護理廣西巡撫廣東布政使丁公墓誌銘

孫葆田

公諱體常字慎五貴州平遠州人贈太子太保前四川總督丁文誠公之冢子也文誠公爲中興名臣公生肫篤舉止不凡尤爲祖母魏太夫人所鍾愛少勤學年十五補學官弟子魏太夫人謂文誠公曰長孫可成大器須善導之咸豐甲寅乙卯閒黔中苗匪教匪蠶起文誠公以庶吉士丁憂里居散家財練鄉兵爲防禦計以知兵聞其後文誠公簡守岳州調長沙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戎馬倥傯公嘗隨侍軍旅閒同治甲子丁卯兩應鄉試不中因助計餉部議獎敘郎中分刑部行走適安順鍾華山等賊匪猖獗黔大府請調回籍募勇勦辦亂平敘功洊保知府賞戴花翎當是時文誠公巡撫山東庚午春公丁母諶夫人憂光緒丙子以知府分發山西是歲秋文誠公奉命總督

四川道出太原父子相見以立身報國相訓勉明年三晉大饑請於文誠並自行典質得二萬金購置錢米分攜災區親歷散放而不使其人知所從來是時閻文介公奉朝命辦振務及聞知詢公公以財力微薄對始終未肯明言文介甚爲歎賞曾忠襄張文襄二公先後撫晉於公尤爲引重公在晉十年歷署太原大同蒲州府篆特授潞安知府簡任河東道一署按察司使政績卓著如訪緝陽高密密教嚴懲首要不事株連峻拒振餘津貼尤爲晉人所稱頌河東管理鹽務公精規畫剔弊奉公信賞必罰官民無弗敬仰以協甘餉功欽賞二品頂戴丙戌夏文誠公薨於位公聞訃哀毀星夜奔喪僚友賻贈無親疏多寡悉謝弗受曰吾烏敢有累先人清節耶既至蜀中僚屬有管鹽務者共集十萬金爲文誠公歸葬之需公婉詞謝絕乃從友朋假

貨數千金始得扶喪至山東從文誠公遺命也已丑冬簡授鞏秦階道蒙召見垂詢家世諭以勤政愛民勉繼家聲明年之任初階州有水患屢治屢決公親行相度形勢上書總督楊石泉宮保請建築石堤閱兩載工成小民獲登衽席四野歡呼癸巳秋循狄河湟回民肇亂秦州張家川回族甲於全隴公召其長李德昌謂曰汝子爲我所取士身列庠序汝當知禮法能率爾部各安生業吾當爲爾請命不發一兵德昌俯首聽約其後甘肅用兵至三年而後定而鞏秦階十八廳州縣獨獲安全蓋公恩信所孚雖回民無不懷德畏威也乙未秋簡擢甘肅按察使楊宮保奏請暫畱道任俾資鎮攝明年丙申事平入覲蒙召見二次請訓時皇太后諭曰時事艱難爾當官好爲之勿忘爾父忠愛公免冠謝因請假至東省墓丁酉夏受臬篆戊戌秋升任

布政使未逾月調補廣東布政使時陶勤肅公總督陝甘奏雷
俟後任至始交卸明年夏赴粵既至會姦民句結外匪煽亂公
謂禦外必先治內內政修明外侮不足爲虞於是督編保甲等
款首戒病民用人務求循吏以清正率下於督撫遇事閒有爭
執而罔非出於公誠庚子拳匪構亂粵中人情浮動公一處以
鎮靜李文忠奉命北上瀕行謂公曰與君共事以來深知有守
有爲足爲全粵保障吾雖去事無憂公在粵四年爲前後督撫
所倚賴癸卯夏蒙賞加頭品頂戴尋拜護理廣西巡撫之命時
值兵戎饑饉徧左右江公冒暑邁行尅期視事謀猷贊畫與宮
保岑公戰守相備由是漕省潯梧閒安謐無警是歲補行鄉試
公爲監臨事畢卸護撫事遂乞假修墓并請開去布政使本缺
奉命俞允遂攜眷至山東濟南寄居先是文誠公旣葬歷城華

不注山陽而未嘗營建宮室公乃卜居城中葺舊宅以其餘地穿池築室課兒讀書暇則與親舊過從余亦時至其室公雖引退不復出然語及時事輒憂形於色其議論皆非時人所及戊申冬豐遭國恤兩宮升遐公聞變痛哭失聲抱病經旬至次年勉強起行竟以宣統元年十月三十日卒於正寢春秋六十有九元配譔夫人卒以叔弟之子爲嗣又先亡側室生二子繼成公志者庶其在茲嗟乎以文誠公之忠勞而公繼起固宜大有爲於時而竟齋志以終此天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所同聲痛惜者也公會祖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祖世棻鎮遠府訓導祀鄉賢皆贈光祿大夫曾祖妣黃氏祖妣譔氏魏氏皆一品夫人魏太夫人歿時公年方幼哀慟如成人蓋追憶慈愛其天性然也公得子旣晚教責不少貸其孤道周道同從從兄道津教卜

以二年四月葬公於歷城城南之新阡請爲銘銘曰

在咸同朝文武悉登黔有丁公同佐中興撫魯鎮蜀觥觥大節
哲嗣繼起克紹前烈觀政西曹定亂南疆振饑三晉陰德弗彰
誰其識者閤公文介忠襄文襄益同沉湮帝念賢勞勉繼家聲
分巡蜀隴俾安編氓治水有功利在百世再定回亂武功克媿
爰秉六條兩任旬宣自西徂東膂力罔愆正色率僚疆臣同志
輯亂安民曰仁曰義暫行開府未竟厥施言念先墓用展孝思
帝恩未報常懷忠愛龍馭遐升攀髯莫逮胡天不弔遽殞其身
校功論德是曰世臣太任有言先臣是似嗚呼丁公文誠有子
清光祿大夫候補三品京堂前江蘇巡撫陸公神道碑銘

吳慶

坻

公諱元鼎字春江一字少徐姓陸氏先世著籍山東贈公遷杭

命公讀書省會遂爲仁和人曾祖麟書祖鴻考嘉會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王祖妣兪妣謝皆贈一品夫人公少而英
特年十八補府學附生杭州再被寇公與二親離散復聚殆有
天幸四徙厥居貧不廢學亂定歸文譽蹕起舉同治四年補行
辛酉拔貢生補行辛酉壬戌鄉試舉人十三年成進士用知縣
籤發山西告近改江蘇兩爲江南鄉試同考官初署山陽奸民
盜販婦女陶沈二匪爲之魁樹黨通縣隸莫敢誰何公調得實
出不意禽陶沈寘之法權上元泰州並有惠政而先後知江寧
上海縣事與外人交涉獨持大體順輿情尤著聲於時左文襄
將特疏薦會公遭贈公喪去官服除劉忠誠三疏薦引見以道
員仍發江蘇光緒二十一年簡廣東惠潮嘉道尋改江蘇糧儲
道兼筦蘇州新關日本始開埠議閭門外雜居公謂既定租界

無雜居理力爭乃罷擢江蘇按察使入覲召見者再上問辦交涉宜如何公言用意嚴措辭婉事可許亟許之若主權所繫或民命出入務堅持尊國體欽聖稱善又言中東之戰軍中用子彈與槍口不合由江鄂製造歧異今將整軍先恃器利宜畫一免貽誤是日卽有旨傳飭疆臣并諭樞臣曲予調護毋令臬司與督撫坐是齟齬也公退而聞之感涕瀕行復召見公奏言蘇省錢荒宜廣鼓鑄便民用雖損上益下不敢卹徐海多盜由民貧穀米仰給旁郡利國礦產煤而運道艱宜築鐵路利轉輸俾民食足乃絕盜原欽聖諭曰國事方艱汝與督臣協力勉爲之蓋自是兩宮益知公賢寢嚮用矣江陰民燬美教堂美商某以非禮干領事右之橫來要挾公持議侃侃謂官可去法不可撓領事奪氣獄成而民不冤二十四年署布政使明年春拜護理

巡撫之命二十六年擢江蘇布政使賞頭品頂戴二十八年簡
漕運總督三十年調署湖南巡撫廣西叛兵踞柳州糾峒匪爲
亂湘防亟詔趣行公至長沙策邊防疏請留廣西提督劉光才
增募健卒分守寶慶靖州提督張慶雲越境扼全州黃沙河會
粵軍戰失利匪侵黔邊黔撫乞援師公曰以防爲防不若以剿
爲防出境辦賊湘軍故事也於是檄道員黃忠浩出黔邊擊同
樂之匪殲其渠辰沅永靖道莊賡良攻龍圖貫峒二隘克之而
四十八峒匪張甚乃趣忠浩道懷遠進取慶雲帥師與莊軍會
以爲後援其後桂匪平湘境晏然謀定故也先是調滇軍援桂
朝旨命分留湘黔邊境公知客軍不可恃堅請勿留已而滇軍
叛於巴沙論者咸服公明決云其年秋醴陵株洲先後獲票匪
公親鞠得情戮首要二人佗無株連人心大定其冬移撫江蘇

公自以起牧令官蘇久晚被殊遇鎮撫舊治益勤求吏疵民病而臆理之新政旁午公持論迂部臣意三十二年京察開缺另候簡用三吳士民咸惜公去之速公夷然惟自咎奉職無狀而已里居一歲奉特召比入對上問滬杭甬鐵路事公言拒貸外款實人民愚忠今外交兵力不足恃惟恃人心臣願固人心維大局兩宮爲動容尋命協理開辦資政院事務以三品京堂候補公盱衡時局私憂竊歎引疾疏再上乃得請歸數月驚聞兩宮大喪哀號不自勝及春寢疾遂至綿篤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薨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一配王夫人先公卒子景賢優行貢生議敘同知直隸州劬學早世孫三人紹宗分省知縣紹言分部主事紹宣正二品蔭生曾孫萊慶公薨之明年慶坻假歸杭州來哭公陳君藍洲撰公行狀授慶坻曰子宜銘又明年

春紹宗等奉公與王夫人合葬錢塘定北鄉大嶺箬帽山之陽
馳書京師請銘隧道之碑維公寬平篤厚其於吏民不爲亢厲
之容而彈饜擊姦曾不稍假自其治縣以逮開府誠求愛民初
終弗渝其造膝陳說壹自矢不欺而朝廷優禮大臣雖不必盡
用其言未嘗不鑒其忠實無他也慶坻交公久同官於湘見公
設施公既退休慶坻亦乞骸骨將踐湖山偕隱之約而公不及
待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豈獨爲私交慟耶迺擘涕而爲之
銘銘曰

景廟初政乾坤清夷澄方遴牧福我氓黎公起百里江淮之涓
優賢揚歷吳楚謳思孰尼其進不究厥施元二之運國是未定
帝睠舊人圖與共政讜言觥觥誠動天聽多制搶攘時彥囂競
結憎傷肝遂罷朝請息景藤舍蕭然素風感念二聖恩禮始終

鼎湖北望有號者弓丹心不滅長閔幽宮勒辭貞石垂聲無窮

又三品京堂開缺江蘇巡撫陸公行狀

陳豪

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三品京堂資政院協理開缺江蘇巡撫陸公薨於里邸年七十有一孫紹宗等來乞行狀豪衰病心忡又不文於誼無可辭公諱元鼎字春江浙江仁和縣人世有潛德三代以公貴贈如其官父諱嘉會營商業於省門辛苦積脩脯勗之就學年十八補杭州府學生舊貫寧波粵匪之亂公渡江尋親飽歷險阻與贈光祿公及謝太夫人離而復合有天幸焉寧郡先復其地故多知名士商量舊學日益遂密同治三年官軍復杭州公奉親歸時全椒薛先生時雨方守郡篤意造士創東城講舍課文手自評校上下相逐豪亦與焉公輒冠其曹布政湘鄉蔣果敏公宏獎士流楊公昌濬繼之招致讀

書泰興吳侍郎存義來浙視學補選辛酉拔貢生公以第一名見取秋試補行辛酉壬戌兩科中式舉人甲戌成進士以知縣卽用掣籤山西因親老便迎養援例改江蘇分校乙亥丙子鄉闈得士稱盛奉要差廉察有聲署山陽縣知縣縣多賂賣婦女案水關一帶夜閒往往聞哭聲有因而致斃者道路或漬血痕居民患之尤巨者陶沈二匪黨曹伏思亂蠹役爲通消息莫可迹詰公微得其窟宅所在一日託辭謁漕督選壯役自從天甫辨色經陶匪門破扉入陶沈出不備聞而驚起抽枕下刃欲拒捕左右進縛之所匿婦女尙十數口立置之法嚴捕餘黨澆風頓息俗好健訟公力革文士之業刀筆者數人捐設射陽書院以誘進之亟修倉廩儲穀備荒民用大和奏補江寧縣南門外有勅建古刹外人指索洋務局道員遽許之士民大譁公執約

力爭得不釀禍終以洋務局已前許易城西隙地案始定調署上海粵人麕集虹口賭棚林立其間傾財殞命不知凡幾地屬租界從無捕治公廉得其實選勇力反著軍服黃浦司亦粵籍知可用令攜帶先後入其棚約聞砲聲內應偕會審員率西捕馳往悉數擒獲無得脫者海濱交涉尤劇法人斃沈兆龍案驗係內傷領事堅謂無痕不承公喻之曰洋製時辰表墜地鋼條斷玻璃面未損此何以異領事理屈且請緩期會讞定奪案情始末通稟大府既而受代後來者不能力持矣其時江南北教堂焚燬案紛起多至十數所差員四出無一議結公奉委赴如皋查知被焚者二教士萬姓謂本國已專使來華且兵輪旋至公謂如皋非兵輪能到之地又費將誰出因設法操縱堅留至於旬日有沈千總者頗曉事屬令從而解說公則嚴詞辨駁但

允償白金四千兩議既定遂籤字爲據自餘各縣迺得援此辦
結如皋出案最後辦結獨在先則剛柔互濟運用在於一心也
調牧泰州城河久淤墊半成平陸稍旱輒苦無飲可吸不戒於
火取水北門三里外相距遠至則多被焚毀捐廉首議開濬中
有市屋占礙水道一律改撤雖巨室不復瞻顧下河斜豐港隄
綿亙六十里高僅三丈歷未修治西水不可禦屢無年加增高
寬各一丈根基倍之全隄蔽事按察使張公富年方督辦水利
商請檄下東臺縣接築范公隄而止泰州仍協助十有一里從
此水患絕田值倍增公於上元江寧補署久迄回任歡呼夾道
平昔實心任事不務赫赫名所在民悅所去民思庶幾漢西京
治行之遺旣登上考奉光祿公諱時左文襄督兩江面諭且將
特薦期不次游擢星奔回籍例無可挽爲深惜再三服闋劉忠

誠公三次明保引見以道員發回江南委用相國高陽李文正公爲公甲戌座師深引重亦面奏此人可用遂簡廣東惠潮嘉道旋改江蘇督糧道事竣擢江蘇臬司北觀迭次召見兩宮垂詢交涉以小事可允許者迅速辦理大事若關繫主權則堅持到底對又奏甲午之戰我槍口與子彈多不合皆蒙嘉納卽諭樞臣擬旨飛飭各省照辦臬司官秩在下勿言由陸元鼎陳奏致與疆臣有隙請訓日陞辭奏蘇省錢荒應多鑄制錢便民用惟此益下必損上徐海盜賊多石米至十餘緡該地產煤運道艱阻若能造成鐵路出入便利貧民資生有計盜風亦可衰息諭以國事方艱全賴諸臣竭誠相助可速往與劉坤一商辦諭畢淚下時上意已在大用矣赴任正江陰美教堂被燬縣令訪爲首賈姓訊實擬絞罪解省領事佑尼干突自滬至稱賈姓冤

已由駐京使臣商允前來會審告以關道有會審章程臬司衙門並無此例乃云不會審可觀審告以既不會審卽不便觀審又云總署電來將若何答以慎守國家刑章官可辭法不可枉快然去既而總署電南洋大臣謂蘇臬司幸不爲所愚否則添一援引掣肘多矣委署藩司會巡撫今樞相鹿公傳霖奉旨署江督卽拜暫護巡撫之命回任擢藩司凡用人理財一秉至公所以體恤窮檐尤周摯特賞給頭品頂戴升署漕運總督旋實授公昔任山陽時政聲達鄰邑至是淮海閒聞之欣欣喜色相告漕督兼河政是歲夏秋水盛平隄行部周勘分道搶護堅守各壩險而復夷積勞觸發舊疾具摺乞假並擬續陳開缺時廣西匪亂正熾朝廷調署湖南巡撫電飭迅速赴任幕僚以具摺在先不妨申前請公曰正有事之日似此退避豈夙昔自矢之

心電奏銷假力疾起程過武昌南皮張文襄公時爲總督商定
兵事越日渡湖而南豪方馳書慰問附陳愚見意桂匪若竄入
湘境則伏莽聯合此洪逆下犯故道一有不虞關於全局宜宏
遠路斟酌形勢選將出師公亦會奏定以防爲防不如以助勦
爲防之策增募營勇改留提督劉光才防守扼西路之要貴州
永從縣大年河匪蹤已逼靖州道員黃忠浩夙稱健者飭與辰
沅永靖道莊賡良疾馳赴黔邊協禦賡良旣攻取龍圖貫洞忠
浩先擊敗向樂悍股提督張慶雲勇敢善戰分兵相繼出境辦
賊餉械悉由湘運赴廣西四十八峒匪勢張甚得湘軍之助旋
以敕平總督岑公春煊電奏極推服至稱爲今之胡益陽巡撫
李公經義亦以不分畛域湘軍最得力謂與駱文忠公前後媲美
美公惟遜謝而已最後劉春霖調補湘藩所部滇軍有旨分留

湘省公知不可恃電請收回成命而劉軍達宇後營卒叛於黔境若非先時奏止則受禍烈矣醴陵縣密拿會匪起有偽印刀旗票布供同仇革命不諱連及東瀛學徒洋槍由漢口濟運有九月起事等語公於首犯蕭貴生游得勝立正典刑留何少卿一犯備質他無株連人心大定朝廷以公於江蘇得民久諳熟情勢調補巡撫蘇省患梟匪地濱太湖爲通逃藪港汊紛歧壤錯吾浙此捕彼竄公至增造師船會商勦辦擒斬首要復嚴賭禁以清其源徵兵議起以吳地風氣柔脆應徵者亦多不安閭里之人惟淮徐之民較可精選不應畫分區域力爲陳奏格於部議後此逃亡相繼滋生事端迄於今未已蘇省前鑄當五錢公私攙雜民以爲苦飭廣設局所一併收回擣毀毋別私鑄強令吃虧經辦之員從而漁利者嚴劾之市肆歡呼官民所立學

堂省內外大小八百餘所調查規畫就近隨時親詣考校不令
先知甚者撤換精神爲之一振察核吏事賑卹災黎修治塘圩
諸大端凡關繫民瘼勤求之心夙夜罔懈京察遽開缺另候簡
用無他考語命下公深以奉職無狀自疚引疾歸里尋蒙特召
諭充協理開辦資政院事務有三品京堂候補之命無何肝胃
疾復劇奏請開去差使回籍就醫賞假二十日調養摺再上始
荷俞允恩禮始終感激至於涕泣單舸歸杭自此不再出矣養
疴息影門無雜賓好爲詩雅近放翁屋東偏舊有雙藤百餘年
物盤旋壁上狀若翠虬欲飛自顏曰青藤吟館屬豪書之後餘
隙地蒔植花木嘯詠其閒如寒素時一空達官氣習遇鄉國大
事仍引爲己任平生持躬戒慎言貌溫溫其接人抑然自下若
惟恐有過失者然清濁內分不苟爲同異配王夫人先公歿子

一人景賢議敘直隸州賢而好學不幸早卒孫三人長紹宗候
選知縣次紹言分部主事三紹宣正二品蔭生曾孫萊慶幼公
薨之前一日豪往視神明湛然猶欲留飯惟念天之方艱無以
自效語不及私溯自束髮與公交識踰五十年晚而彌篤中歲
宦轍分馳吳楚地壤相接爰就聞見所及詮次如右有不盡無
不實用備史官他日採取有所依據入循良傳焉

清授光祿大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贈太子少保楊文敬公

行狀

吳國生

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漕運總督考諱某公諱士驥字蓮府安
徽泗州人王考漕督公既貴盛矣及考以足疾廢家遂落漕督
之薨至無以給喪葬公始出爲釐局小吏自給月入錢數百其
艱如此於是自度非劬躬績學無以繼家聲致通顯勤苛自刻

殊甚父喪甫畢第一人入學爲諸生已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公爲人器宇深弘能任大事寬仁忠恕智慮絕人生平遇物無忤敵以上盡禮敬事敵以下壹以德惠涵覆包納之故自通籍入官迄膺疆寄未嘗有豪髮挫厄所遇輒訢合無閒初爲編修以母憂歸里李勤恪公督兩粵辟公自助公勇於當事勤恪不能奪嘗有所持議勤恪訟言於眾曰此事幕府楊太史所不許吾無如之何布政使聞之冠帶自謁請公公曰然吾固不許布政使愕然服除充國史館纂修官甲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以道員保送分發直隸庚子亂民釁起八國聯兵內犯公在天津陷圍中所生女中礮死李文忠公入都議和以公從文忠曰文字機變能應卒莫如楊君者以此甚委任之奏補通永道文忠薨山東巡撫袁世凱代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未

至時和議甫成外國兵尙屯布京師榆關閒要地及戰艇海上
幾徧將卒使臣恐以文忠逝故宿言或不讎言咸矐顧陰拱持兩
端狼鼠進退變且岌岌公緬維其閒內協和寮屬外與列國將
校曲折周旋因應和局堅定全權大臣慶親王深倚賴之公以
才略自結於政府由此時也旋授直隸按察使鑾輿還袁公以
公主供億兵燹之後咄嗟立辦而嘗用反約於承平時孝欽皇
后歎異其才旦夕召見賜慰勞公之受任先朝實基於此擢江
西布政使未行調直隸布政使袁公既督直隸因眾望大革興
庶政而凋敝之餘財力尤絀唯公調竿其閒事煩而人不重困
爲布政使年餘擢山東巡撫國家自海陸軍蹶於日本列國知
吾兵備不足用咸高躍并進恣意凌躡俄法德三國旣連衡以
阻遼東之割俄人藉口而索旅大德國割膠州灣於是勢力範

圍之說起內地民不能堪故有義和拳之難及日本蹙俄艦於
黃海眾知橫暴無能爲向之蹂進者氣亦少爲之挫矣而山東
見臨德人猶自若黃河又歲溢爲災隄防之費數十萬南漕旣
停河運運道壅闕不通商旅屯蹕曹鄆濮之閒盜羣相結要劫
無所忌公以爲河患不平傾帑不足更費無以及他事而河災
所由衍溢者以不肖官吏因緣以爲姦利也因嚴賞罰之律安
瀾則官吏敍擢各有差用財不少遴決則參革後不得留工贖
罪兵弁如法論斬由是終公之任訖今無河害又奏請濬治運
河及小清河東南入海要道以利舟楫通商業民用蘇息公乃
深思密慮求所以應待德人之策先務禮貌以驩結之德曾帥
孟都泮祿之屬皆感公之意而服其智嘗私語曰楊公銳敏甚
然豪爽曉事理易與爲言名外交家也公處吏二年而德人所

侵奪權利以次還始至卽撤去膠州至高密所駐兵以鐵路警政歸我又縮減鐵道旁左右十五里之采礦權而已開五礦條約初議盡籠全省利益華民無復措手足公與改訂以旣開界陟爲限不得尺寸踰越於是向所橫奪皆吐棄視初遼絕矣外交旣治公乃遣將弁至曹計斬渠魁孔廣東等曹州盜亦平袁公入直軍機遂擢公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公建新政綱領略具公受任一躡故迹不少變內外晏然不知帥之易者嘗奏請興復海軍其略曰中國者海陸兼控之國也向使早建海權東北訖百齡海南及斐利濱婆羅馬來亞諸島碁布星羅皆我有矣甲午之挫有鐵甲而無遊擊之船有鋼彈而無遠射之礮此籌策不周非軍力不足恃也夫惜數十萬興事之金錢而至於與敵爲媾則捐數萬萬益以土地而不卹其爲左計不待言

矣藩籬撤而堂奧空庚子之禍所以迫也今列國強弱一視海
戰力利鈍一旦鷹隼鸚同將集重於華海我無宿備其何以堪
之奏入未幾遂有籌辦海軍之詔又奏請蠲免徭役云直隸近
畿行省徭役之多遠逾額征之數老姦巨蠹占爲窟穴不可杷
梳近者新政之需大縣率錢六七千萬小縣半之厚斂於民以
歸中飽臣實痛之奏入優詔批答有不媿大臣之語戊申十月
兩宮升遐醇親王攝政監國十二月袁公被詔放歸或曰公始
與袁公相結以至此位袁公去公得無危疑乎或曰公之見重
先朝舊矣自改外以來不離直隸而袁公實爲主帥重公才故
累薦公朝廷亦信公能擢公此位公之與袁公無私也夫何危
疑之有袁公旣罷觀者咸屬目公公夷然眾意乃解然公於袁
公之去頗爲之盡袁公亦驩甚無異詞也當十月之交國家再

值大喪主少國疑中外撼動外大臣不得中旨爭馳電走公取
進止公曰大事已定慎安無妄慮故天下密如是時徵公以堅
重鎮攝之浮言且紛起攝政王當國尤寵任公獨免差徭之疏
王手所批答也公亦感於恩遇思殫竭自效而已嬰疾不治矣
宣統元年五月十日薨於位年五十夫人徐氏事聞詔書震悼
贈太子少保謚文敬子毓瑛毓琨皆以道員儘先補用公之好
士出天性體慰寒峻語徹人肺腑微時所共患難至貴顯不忘
類能道其佚事僚屬一見無不識者嘗曰某異於他達官者以
由孤貧特起知下士之艱難又曰世唯德爲可悠久智慧魄力
不足恃也其言多此類伏念公以文學自進遭值時艱超冠羣
牧定危鎮變功在國家而年壽不永志事未極此可爲痛惜者
謹麓述治行備采擇焉

清故署兩廣總督山東巡撫袁公神道碑

陳三立

公諱樹勳字海觀晚自號抑戒老人姓袁氏其先有官茶陵衛者自壽州移家湘潭遂占籍爲湘潭人十二傳至曾祖某祖定國考瑞麟以公貴皆贈光祿大夫曾祖妣以下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而神宇凝重以貧廢讀從里中兒牧牛采薪一日鄰人大集社有善相人里嫗雜坐公適戶外弛擔遮嫗前嫗起立孰視驚曰奇貴非常人也毋忘我言粵寇旣犯湘潭界父老稍糾鄉團御寇公列伍中忠武公塔齊布名大捷而潰寇四掠猶盛鄉團械杖竄敗思不敵公爲設策躋羣阜虛張旗幟鳴金鼓伏精壯要隘果敗寇獲僞將軍一銀印一眾服公知略復憶嫗言始爭奇公矣久之從世父治田蘭陵又去業鮭淮浙閒又爲權釐小吏有推公于征捻軍帥者佐轉餉累功保知縣留江南委用

公癡折節爲學究討吏政慨然有經世之志歷權高淳銅山上
海補南匯咸有名績于銅山治盜尤著盜魁張三百里者用驍
捷被此名連輩羣數千橫于江北縣中大猾胥役與根結相首
尾名捕三十年瞠目相向而已公始至陽縱不問偵窟穴所在
驟起禽治之駢僇其徒數十人而岳二者亞于張亦劇盜竝旁
弋置之法總兵猶子戕于盜盜莫知誰何總兵責購益急某裨
將強就戕所捕二人榜掠誣服置縣獄卜日設公子主濺血荐
二尸爲公子仇復公陰引訊察其寃具語總兵必求它盜脫枉
濫肆戮汗名累盛德奈何總兵恚曰若文吏枝梧至此旣而曰
誠有術致它盜者盡一月爲之不者并劾若屬矣會鄉民環總
兵解持炷香訟寃逾千人總兵亦稍悟旬日竟縛獻眞盜左驗
畢具一縣頌爲神明及代去爲之生立祠知上海一歲丁父憂

去官歲甲午中東構釁劉忠誠公督師山海關公從劉公軍次復丁母憂服闋以知府分發江西司權景德鎮時有貴溪仇法教士之獄鄰縣教堂同被燬七十餘所焚劫教民至七八百戶法人要挾無等巡撫皇亟方遣兵壓其地公過謁歷陳持平防后患狀巡撫以爲然立止前所遣兵檄公馳往按問廉得司鐸麥立儒所爲犯眾怒者乃走上海列訴所識總主教總主教感悟戒所屬便宜寢其事後僅償金數萬懲首犯二三人而斥麥立儒還其國是時公聲稱藉甚江西巡撫旣臚陳公治教案有劾劉忠誠公復列公堪使才任方面于是授公天津府將之官畿輔亂作兩宮西狩公閒關隨援師氏行在召對訖療益鄉用公遂簡荆宜施道未幾特調蘇松太道朝廷蓋以蘇松太道駐上海中外交涉輻輳亂後和議就得人與不尤係大局安危故

以命公既受任直國執益弱无可措手公殫慮據誠根據約章折衝忠允終爲外國人所敬服償款逾數萬萬法當用銀爲氏視算金幣差虧甚巨公往復爭持詰辨諸國使者窮于詞幾可徇我卒格部議擲大利不顧公扼腕太息以爲國無人焉外人規展租界地或陰肆蠶食公時時防止未然竟不得逞又強與改訂濬黃浦成約絕侵冒全扼海形勝粵人黎黃氏之獄興市民憤怒挺起幾釀大變公躬爲排難不以關政府事定釋黎黃氏而女犯拘于西人獄亦革其例官扈五歲威惠彰聞授江蘇按察使總督奏留任旋入爲順天府尹擢民政部左侍郎山東巡撫除爲眞其時當豫備立憲類襲條教塗耳目詭曰自名公則汰冗員矯浮議以勤庶政恤民隱嘗行部廉從數輩自隨不煩供張羣吏不敢欺蔽苟自便歲餘調署兩廣總督所駐地岸

海別爲一州民物浩穰其俗狎賭而走盜賭癩熾盜熾不可止
論治者患之久矣顧公家頗取給賭納羨餘曰賭餉承賭者曰
賭商執積而奸隱以故迭禁无効公欲塞其原縣良法規久遠
毅然議變鹽稅貿賭餉賭商鹽商交不便走賂京師親貴敗公
策抗疏辨爭莫能得初軍警交鬩倚公指麾立解反因緣媒孽
中傷公至公審大執所在顛亟開國會厭時望消禍萌益爲用
事者所忌于是權量身世乞骸骨罷還逾歲公居扈瀆革命軍
起而君國不可復問矣乙卯三月七日以疾薨享年六十有九
其年十二月歸葬于衡山大旗嶺金盆山之陽公起令守秉節
鉞爲治精能持大體新舊學說雜糅觀其通不輕爲抑揚進退
于外交時其柔剛而盡其情僞往往彌縫挽捩爲功于國甚眾
自湘軍定亂佐中興殊猷偉烈焜耀區宙將相名臣接踵不絕

然號爲通習海國之務顯其專長厥推郭侍郎嵩燾曾惠敏紀
澤鄉里后起唯公差與之埒云生平以少失學在官不廢文史
所艸章奏曲達事理多爲時所稱尤務興學長養人才斥金累
巨萬他善誼事亦如之孝友之行至性過絕人傳其逸事有未
易及者妃唐夫人側室龔氏陳氏男子子六人思亮有學行唐
夫人出體乾增文思甕沛昆思彥皆龔氏出增文出爲弟某后
女子子三人長適同里唐文鼎次適長沙汪景玉皆唐夫人出
三陳氏出未字孫二人公葬之越二歲公子思亮狀公治行責
文其墓道之碑人亡國殄泣然次列系之銘曰
火維峨峨旁絡瀟烝含精散气人杰曰興萬靈翊運不匱爾能
公奮艸莽前烈繼繩始糜劇縣枕肱讀律岳巒結蟠群盜所窟
鉏拔曾豪莫我毒齧摩瘠掖廷光風嘘拂曰翔南州屬日健吏

遭燔祆廟旣釁狎至爲折其萌爲芘其良道竅弭害爰輯一方
彼昏射天召侮列國兩宮蒙塵喋血京闕搶攘排幹孰才而賢
公聲播聞側席待焉建牙通都江海交會雜居華戎委公控馭
長蛟巨鯨出沒怪醜敗殘餘喘攀攬何有公與折衝禿毫瘖口
陰陽閣開中縣霆吼卒頗化悔慝尸功首延頸內外宵爛箕斗
遂擁節旄式是魯邦剪猥飭紀巷息吠龙有盜滋張公迻嶺海
矢恢據略雄風无改淵淵大謀貪夫敗之譽譽匪躬讒舌占之
公不暖席皇極用隳天邪人邪一木敢支遘亂此離接語海屋
偉貌疏髻隱痛在腹斯世曷戀與造物遊鏡銘詔後永顯鴻猷
誥授光祿大夫貴州巡撫沈敬裕公墓誌銘 陳三立
公諱瑜慶字愛蒼自號濤園兩江總督沈文肅公第四子也母
林夫人爲文忠公則徐女文肅當世名臣林夫人亦以智略俠

義助文肅守廣信卻賊稱天下公卽生於圍城中脫乳哺林夫
人課摹圭峰碑年十一口授資治通鑑稍長遂博覽羣籍習掌
故時務文辭敏瞻文肅最賞異之及文肅視師臺灣充船政大
臣公屢進說以爲中興諸功臣寢驕類蔽於海國情勢恐遺他
日之悔今獨有郭侍郎嵩燾丁巡撫日昌明達習外事是時二
公方以言事爲清議所排詆而文肅卒舉二公自代用公言也
文肅薨於位恩旨錄公主事用諸生舉光緒乙酉科順天鄉試
分刑部尋改江南候補道委辦水師學堂宜昌鹽釐局歲甲午
張文襄公自湖廣移督兩江延公入幕兼籌防局營務處時與
日本構釁調軍食治文書日不暇給戰敗海軍燔領艦將吏率
南奔公以海軍文肅所經營爲立國根本言文襄分別留置使
自效後庚子之變言於劉忠誠公者亦如之兩收海軍餘燼稍

保聚於南紀公之力也事定又歷充皖北正陽關督銷淮鹽諸
權員拳匪亂東南互保之約成公首奔走預其議補淮揚海兵
備道護漕督凡舉辦學堂市政農事試驗場暨築馳道達板浦
一隅賴其利擢湖南按察使未及赴授順天府尹京師浩穰一
切督奸倚步軍統領應故事公自請募騎步編隊督捕治由是
盜賊斂迹嘗疏陳治輦下道路釐定度量衡制度皆得旨允行
性伉直不苟同異屢忤權貴人乃出爲山西按察使移廣東總
督某公厲鋒棱百僚畏憚公輒盡言無所避下上格阻所調護
甚眾旋擢江西布政使江西故文肅舊治德澤在人久又公兒
時嬉遊地其至撫視比鄉土父老亦爭迎謹呼相告曰此沈公
子也以故興革利弊情通而事集聲績大著明年護巡撫會贛
州有戕教士燬堂之獄總督懼上請移江南軍戡亂公亟奏止

極陳不煩兵力狀未幾議結遂無事蘇松太道瑞澂者初擢江西按察使自詡長交涉張皇居奇務移獄辭判領事尸功上海公復堅拒之於是比總督中傷公坐罷去先是南潯鐵道乏資久未就公曰繫地方利害大役寧能坐視乎遽斥俸金相號召州部風靡輸資者絡繹及公去復觀望解體至今士民猶惜公未獲少留以責成功弭後患焉久之朝廷終察公能起任貴州布政使調河南留升貴州巡撫公憂亂萌日滋貴州懸孤遠斷聲援圖興築黔渝鐵道便通商用兵而武昌難作九服崩潰公畫策中梗遂避而流寓上海矣居數歲集父老縱飲聯吟盪激哀憤遇孝定景皇后之喪崇陵奉安皆一再躬赴年六十一以戊午九月二日疾薨遺疏上予諡敬裕賜祭葬公讀書癖左氏喜言兵妙擅章檄詩歌具體子瞻真行書磊砢有氣勢爲政一

本文肅綜核名實威重嚴整差不及然懷奇敢任有度外之略
遭逢末運摧殘牽制勳效止此抑惟深知公者能悲其不幸而
信爲未盡試其所長也幼嗣爲從父後自高祖由浙遷閩遂爲
侯官人本生曾祖大鏞祖廷楓所後曾祖大銘祖廷元考佑宗
咸以文肅及公貴贈如其官娶鄭夫人檢約惠順後公數月卒
側室張孺人鄭夫人所出男三人成鵠成準成式成準殤女六
人長適已故四品卿銜內閣中書林旭次適王孝縉三適陳繹
四殤五字劉宗鏞七字何孝元張孺人所出男四人成麟成棟
成龍成武成龍殤女二人未字孫二人戊午十二月卜葬公福
州北關外義井何家山之原余父子累世獲交於余益文酒狎
習自許能深知公者爰敘而鎮諸幽域系銘曰
烈烈文肅聲譽垓埏公起承之堪掉鶻鴞爲孕蒼僮畧以被拘攀

樹績中外龍螭蜿蜒接鎮南州膝上依然雙流新波滌疊舊恩
政成祠畔父老謳傳遭時忌害移繫荒蠻禍延瓦解旁伺陰姦
計挫控馭脫命閒關逢迎海市萬劫一尊涕洟吞腹溢寫吟篇
遺響歇絕安訪成連英霸之氣寤寐未殘天轉五運光發幽鑄
清授光祿大夫陸軍部尙書兩廣總督周懋慎公神道碑文馬

其地

公諱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今縣名易秋浦建德周氏始唐初
中丞公訪避武后亂自徽州來遷數傳至御史中丞繇以詩名
咸通閒弟繁亦舉進士第一兄弟並祀鄉賢其後或隱或仕至
公而大考光德妣葉氏自考以上至高祖王考皆贈光祿大夫
妣皆贈一品夫人公雖奮族起寒素無資藉少值寇亂爲人治
軍書李文忠公率師東征見所爲書奇其才拔以自隨一日戰

青陽鎮俘賊千計以屬公謂當誅其半公擇宿賊戮三十人餘
悉遣去文忠益賢之在幕六年累功晉知府留江蘇連丁大父
母及父憂心氣耗損從寶華山道士受止觀法體益健同治十
年永定河決文忠總督畿疆奏起公特旨以道員留直隸公任
事勤討周諮不塗飾耳目既治河遂洞明水利害山東巡撫奏
挽黃河復淮徐故道文忠用公言縱水北歸不復故道而治天
津入海金鐘河北運筐港減河通州潮白河設文武汛官資防
守後又建永定北岸石隄衛京師築蘆溝減水壩工尤鉅民賴
其利光緒三年署永定河道明年內艱歸服闋署津海關道俄
真除朝鮮初通商公與美提督薛斐爾議草商約首書朝鮮爲
中國屬邦樞府削其語公喟曰分議未著啓戎心矣文忠督畿
輔三十年勦興海軍設機器局電報局開天津商埠鑿取煤井

金礦造輪舟鐵軌利交通尤加意海陸軍學校公無所不與其
役時海內清流率鄙夷新政公不通曉外國語文規畫付應動
中機竅北洋推爲先進任津海凡七年擢按察使任按察又八
年嘗一署長蘆鹽運使天津兵備道布政使甲午日本爭朝鮮
敗盟公任前敵營務處款成文忠已齟齬去位公遂投劾自免
歸家居三載文忠被命治河復強起之條上治河十二策以費
絀不果行於是文忠乃稱曰吾推轂天下賢才獨周君相從久
功最高未嘗一自言仕久不遷今吾老負此君矣密疏薦之授
四川布政使調直隸復召入都理京畿教案蜀地險遠公旣蒞
政慮教案易生釁撰安輯民教示頒郡縣教士大說乃未幾而
畿輔義和拳亂作詔各行省集練義民公曰此亂民也可召乎
亟白總督閣朝旨毋遽下川境以安八國旣連兵內犯兩宮西

狩文忠自粵督移直隸授議和大臣入京師尤倚任公當是時諸國兵橫境上拳擊奔逃恣劫掠公至數月時其柔剛以應之事稍定始赴保定受布政使印前布政使廷雍縱拳亂法兵至保定戕廷雍遂踞司署及聞公來法兵郊迎入署觀其設施無閒言乃徐引去兩宮方議迴鑾而文忠薨公再入都鎮撫京邑始命護直督兼北洋大臣尋詔項城袁公爲總督公還本任佐之車駕謁東陵公力陳民艱請減車馱費撥庫金無擾累民陵事畢遷山東巡撫加兵部尙書銜將之官袁公密言外國兵壁天津踞津榆道設都統治民政越二年臣屢爭莫能得環顧在列多後起惟周某嫻交涉足可辦此乃復詔公留議津榆路事占對諒愷強敵斂容還我疆索至今談者猶歎息焉公之撫山東也值河決利津薄莊議徙民居不塞薄莊俾河流直瀉抵海

設沿河電局備險工訖十餘年河不爲災德踞膠州灣築鐵道
達省治因蠶食路側鑛山公奏開商埠濟南周村相箝制德人
意沮自撤膠濟路兵還五鑛外患旣紓則益務興學及它工藝
慈恤諸政擬於北洋天子咨歎擢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移督
兩廣聲績並茂於是公年七十矣上疏乞骸骨以歸歸五年國
變又十年薨於津寓公爲人縝密經事綜物儉約自將義所當
爲屢斥萬金不顧修幹鶴立神思高邁出言諄諄若老儒以施
於政折衝忠允爲功於國甚大白少以至篤老未嘗廢學其在
官纂通商約章教務紀略治河述要東征日記海軍章程及奏
議凡若干卷自餘公牘機要者悉取裁內心不假他手晚喜讀
易及儒先學案優游林壑繫心皇極時時見之詠歌疾革屏醫
藥賦詩一章而逝辛酉九月二十一日也清帝悼念遺臣謚曰

愨慎直隸山東江南安徽士民皆祠祀公並祀本籍鄉賢配吳太夫人側室吳氏王氏子六學海進士江蘇候補道學銘翰林院庶吉士署江西按察使學涵未仕皆前卒學熙舉人直隸按察使財政總長學淵舉經濟特科山東候補道學輝舉人湖北候補道女三皆適右族孫二十六長孫達三品廕生曾孫十七公卒之明年葬本邑之皮家塢學熙等具狀請銘其祠嘗辱公知薦不敢辭銘曰

九華鏡雲聳出江表靈毓我公遠祖是紹遭時艱虞罔不習練兩有文武讎而不銜深山蘊寶孰能覬之天衢大亨公自涖之綏氓睦鄰不憤不貳人競巧趨公以誠致誠則致矣皇既寧矣皇之不寧公哀誰聽匪我知公公詩則云千齡萬禩徵此刻文清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安徽巡撫兼理提督馮公行狀

魏家驊

曾祖諱新贈光祿大夫妣氏程曹贈一品夫人祖諱浩嘉慶
癸酉選拔貢生安徽巢縣教諭贈光祿大夫妣氏龍贈一品
夫人父諱元棟道光癸卯舉人贈光祿大夫妣氏朱贈一品
夫人

公姓馮氏諱煦江蘇金壇縣人以生時母夢僧拈花以授遂字
夢華再宅憂又號蒿盦晚自稱蒿叟辛亥後稱蒿隱公生十四
歲而孤咸豐壬子侍母往河南時外王父朱士廉知固始縣事
越三歲返依寶應外家以居從成心巢先生學先生名孺百行
純備稱江淮大儒國史儒林有傳是爲公一生學行淵源之所
自初習詞賦爲喬笙巢先生守敬所奇賞親爲點定并贈以詩
云自昔名聞大小馮而今鵲起又江東世家科第尋常事難得

清才鳳嘖桐蓋才思敏贍藻采葩流羣以爲由天授也同治甲子以後曾文正公網羅東南碩學方聞之士開書局於金陵公一時師友若丹徒韓叔起弼元寶應成心巢孺暨其子恭恪公肇譽溧陽強賡廷汝詢星源汝諤昆季均先後在局公己巳游江寧與恭恪公同舍小長千里光緒丁丑戊寅同校書冶山之顛閣三楹去地數十尺公居東頭恭恪公居西頭霜月之夕篝鐙共讀一字得失往復再四以爲常中閒于役夔州過返數千里盡攬江山奇秀之氣益昌其所爲詩文而僑寓優游講誦之地于金陵爲時最久光緒八年以副貢生舉於鄉十二年丙戌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戊子典試湖南稱得士十年館職至乙未以京察一等外簡安徽鳳陽府知府在鳳陽六年兩攝鳳穎六泗道二十七年遷山西河東道越一年遷四川按察使二

十九年署布政使歷五月復回本任三十一年遷安徽布政使
明年兼署提學使三十三年五月補授安徽巡撫在位甫一歲
而罷公以至誠事君言天下之利弊無所讓悃悃款款務持大
體官翰林時疊上疏請本衙門代奏而請圖自強一摺敦大本
行實政諸端德宗深爲嘉納庚子春謁劉忠誠公於江寧時忠
誠公將北覲語及國本淚涔涔下公亦泣丙午丁未閒國是日
非海內外黨人昌言革命安徽道員徐錫麟故革黨也教練巡
警因警生畢業請巡撫恩銘泣觀出不意戕殺之警生咸惴恐
公以布政使繼巡撫任治其獄不株連一人當是時朝廷懲前
愆後有全行化除滿漢畛域之諭著內外衙門各抒所見公奏
言挽救之方以覈名實明賞罰爲第一義而其要則在民爲邦
本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勿疑不分滿漢有誤國殃民之

臣刑之母赦亦不分滿漢若止於形迹略事變通而民之利病不加體察民之好惡或相背馳卽日發一令曰化除滿漢而革黨急激如故也今者黨禍已亟民生不聊中外大臣不思引咎自責合力圖強乃欲於存亡危急之秋仍事其粉飾因循之計苟安旦夕貽誤將來大局阽危日甚一日伏乞皇太后皇上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爲心匪特無歧視滿漢之見亦並不存化除滿漢之見惟以覈名實明賞罰責之政府政府能使天下自治則天下莫能亂政府能使天下舉安則天下莫能危根本大計實係於此疏入大臣權倖多忌嫉之識者已痛心於國事不可爲而公在皖遂不能安於其位矣公之規畫災振也始於光緒庚寅京東澇潘文勤公祖蔭陳文恪公彛奏派公辦文安大城諸縣急振及出守鳳陽幾於無歲不災無歲不振戊戌春正

月公臚述鳳泗等屬災狀因公車北上者轉請京朝官代奏四月壽州孫文正公得之據以入告得旨頒內帑十萬續開皖振捐一年明年鳳泗等屬大舉辦振此奏力也文正公懼涉本籍人言事之嫌故以據郡守函爲請而其時皖中大吏方會江督奏報皖振結束與文正公奏殊抵牾於是嫉公者得有所騰口公當官而行夷然處之不措意也是年七月江督劉忠誠公奏保人才安徽鳳陽府知府馮煦心存利濟政切先勞所屬連年水澇該守單騎按部逐一履勘以被災之重輕定給振之多寡人霑實惠咸慶更生且聽斷擅長屢次平反疑獄閭閻無歎息愁恨之聲洵不愧良二千石至是公論大伸羣議始息君子是以服忠誠公之知人庚子乘輿西狩關中方大饑有詔飭安徽湖廣各省地方官會同義紳勸募公乃先捐籌兩萬命門人寶

應劉鍾琳邀集同志往振計查放邠長武興平三州縣用款十餘萬於興平開兩千餘井謀永久利公所職一郡守耳而能毅然應君父之急不爲秦越之視嗚呼難哉公罷皖撫後遂卜居寶應以文史自娛獎掖後學貌慈而氣和時與親故相往還言笑風發人益敬愛之宣統二年江皖大水朝廷復起公爲查振大臣五次出入災區規定辦法至三年六月江皖豫東各屬始竣事凡振三十九州縣放款多至三百餘萬辛壬之難桑海猝更公辟地滬濱與劉鍾琳立義振協會自是往來白田黃浦閒有振必辨靡一歲寧本省於水旱外兼及兵災遠而推至直魯豫皖湘浙居恆誦富鄭公之言曰吾豈惜此一身以易數十萬人之命哉史稱鄭公在青州河朔大水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活流民五十餘萬公救災與鄭公同而歷時久過之鄭公遭隆

平推大臣耆艾有餘之福以芘當世公則丁陽九之厄獨任其難嘗語家驊曰吾生平不怕難事義所在必力赴之以此十數年籌人籌款於天荆地棘中用心力尤苦幾自忘爲八十餘歲老人蓋公自涖官訖致仕逮於沒齒與荒政相終始而其孤懷隱痛之所在則又非當世所能盡窺者嗟乎其可慨也夫公性至孝歲時家祭必流涕童時出就外傅大父訓以讀書宜早起終身不改晚歲漂泊海上往往中夜撫時悲感若有大不得已於中者發爲詩歌與諸逸老相唱和淒痛至不忍卒讀丁卯七月六日以微疾薨春秋八十有五先是公年八十清帝賜修道養壽匾額至是悼念遺臣復賜清光粹範額江淮千里及他受振區域聞公之薨也皆相向哭曰善人死矣脫有旱澇吾屬將復何恃而活耶公居官廉而好施親舊賴以舉火甚眾晚境鬻

文自給以故身沒之日家無餘財平素講學以有恥爲的重躬
行實踐不尙空言文章爾雅深厚名滿天下後進翕然尊之治
事縝密神明絕人毫而勤學不倦喜網羅舊聞校訂蔣氏金陵
叢書編纂江蘇通志皆用力最多所著書有蒿盦類稿三十二
卷續稿三卷奏稿四卷牘稿十六卷雜俎四卷隨筆十卷電奏
稿公牘尺牘叢稿各若干卷家驂孤童從公游距今垂五十年
於公出處進退治民事君之本末靡窺崖略因就所遺文字參
以所見聞撰次歷官行義上之史館請垂采錄江寧弟子魏家
驂謹狀

碑傳集補卷十五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十六

江都閔爾昌纂錄

河臣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河道蘭公

墓誌銘 管同

蘭公諱第錫字寵章山西吉州蘭邨里人也曾祖雲林祖敦厚
父時隆皆諸生不仕後贈如公官公家甚貧值歲饑嘗瞰野葛
遇毒幾病死然力學不倦每自負行囊徒步走八百里肄業晉
陽書院乾隆十有九年中鄉試舉人大挑二等授鳳臺教諭俸
滿保薦擢直隸阜城縣知縣調定興擢大興旋擢永定河北岸
同知補正定府知府丁繼母憂服闋補授湖南岳州府知府簡
放江西吉南贛寧道是年丁父憂上有命俟服闋即使署理永

定河道爲道二年遂署河東河道總督公自擢縣令以至爲監
司嘗擒巨盜賑窮黎修學校以興文教理訟獄以懲奸民治績
輝如矣然公清德尤著聞於天下高宗皇帝重其清故上下僅
十年遂自河廳擢爲河督委任獨深焉乾隆四十八年公初履
任奏請挑河南青龍岡開山東民閘以滋田畝五十年十月請
修豫省黃河兩岸隄明年八月浚微山湖明年五月實授河東
總督六月睢州下汎十三堡隄工漫溢上命大學士公阿桂等
與公會辦十月堵合五十二年三月公入覲明年二月調補江
南河道總督六月淮南廳周家樓隄工漫溢十月堵合五十五
年上東巡召公赴山東行在五十六年正月請修黃河大隄自
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公在官秋汎悉安瀾工無大舉明年二
月公入覲是年豐北廳曲家莊隄工漫溢七月堵合公奏請撫

卹難民嘉慶元年今皇帝御極高宗皇帝重舉千叟宴召公與
賜賚有加是年六月豐北廳豐汎六堡隄工漫溢上命兩江總
督蘇陵阿山東布政使康基田與公會辦明年二月堵合七月
蕭南廳楊家路隄工漫溢八月堵合是年冬南河東河皆大舉
挑濬公積勞病深以十二月六日卒於清江官署年六十二自
公爲兩河總督大小百餘奏上皆報可每奏安瀾輒蒙議敘晉
階爲資政大夫銜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官爲總
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級加十九公久任河工嘗歎今之治河
殊非上策媿無遠慮以塞洪源然而慮國憂民不存私顧故黃
運兩水訖公之身雖屢決而不爲巨患嘉慶三年上諭天下曰
蘭某居官廉潔清慎沒後遺產裁踰百金其當賠工項銀二十
萬八千餘兩悉加恩豁免君子於是歎蘭公之清德重於先皇

而又見知於今上也公配劉氏誥封夫人子德滋恩廕六品京
官孫廕桐廕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州某所之原銘曰
猗美蘭公揭德振華幼爲辭章其書滿家負笈從師韓嶺饑踣
幾使巡軍鞭撻甯越憊則劇矣財讓於昆瞻彼蘭邨時謂清門
公執其清爲帝毗輔帝曰欽哉汝平水土北河旣載遂暨南東
九州攸殊臣心則同古稱泮水浩浩滔天公來治之視龍如蜺
淮海維揚桑麻苑舒伊昔微公人其蚤魚宣房旣塞萬福斯來
乾嘉之際平矣泰階惟今有人布衾脫粟闕彼後堂乃理絲竹
昔公之來衣不掩軀今公之歸厥子無襦公不言清人則有云
鼓鐘於宮其聲外聞人清如湓泥則穢之公清如泉沙莫類之
沙莫類之軫於帝思曰惟清臣於赫皇辭不清匪貞不貞匪臣
我勵有位作此刻文

江南河道總督黎襄勤公墓誌銘

梁章鉅

道光四年甲申春正月乙酉江南河道總督羅山黎公以疾終於位公瘁力河防逾一星終既以疾乞假上卽馳賜上藥令安心調養公自念受恩重不敢以私廢公疾亟猶馮几披文牘延見屬吏比旨到公已先卒遺疏入九重震悼加尙書銜贈太子太保令有司議卹典祭葬如制諡曰襄勤入祀賢良祠尋賜御詩命勒墓碑有偉哉防濬力瘁矣十三年之句八月孤子學淳等將扶輿歸卜窆窆先期請文誌公墓余與公同歲舉於鄉從公河上爲屬吏知公深雖無文不敢辭按狀公諱世序字景和號湛溪初名承惠河南羅山人曾祖思哲貢生雍正初薦舉賢良方正祖正司國子生考復興乾隆丁酉舉人三世以公貴贈如公官公幼孤而嚮學乾隆甲寅舉於鄉嘉慶丙辰成進士授

江西星子令時公裁弱冠吏役易之下車卽發奸撻伏調署南
豐尋調南昌首邑前令疲於供頓不遑治事吏胥緣以爲奸設
廬拘狎私繫無辜公痛懲之斷鞠精敏凡數十年滯獄至公盡
決邑西濱彭蠡恆罹水患舊有富倉圩扞之前官數築輒潰公
親勘捐資倡築圩成速且堅歲因屢豐辛酉鄉試爲舉賓興禮
是科中式十八人邑有東湖書院址萊廢爲民所侵公捐地直
復而恢之又勸輸以贍膏火延名師主之遷饒州府同知旋署
饒州守又署贛州守贛民悍訟繁龍南有婦誑其夫行竊於所
與姦者之家因致之死公廉得平反之安遠姦胥某力能制其
邑宰民苦之公蒞任卽拘之論其罪署袁州守旋授江蘇鎮江
守轄地有練湖者本曲阿後湖舊分上下二湖上湖旣堙惟下
湖可瀦水然豪富占爲閒田舊爲隄牖啓閉有制寢廢圯夏漲

則瀉冬則涸公建新閘三葺舊閘一可蓄可洩溉田濟運兼賴
焉又修寶晉書院增置學舍洲田修丹徒縣學宮皆自公發之
再權常鎮道辛未春擢新設淮海道時海口積淤河南溢陳家
浦北溢馬家港連歲決潰民用昏墊大學士長文敏公戴文端
公奉命出視初議於雲梯關外接築長隄直界海口爲束水攻
沙計繼以工用不足減築三十里盛漲水行至隄盡處輒倒漾
隄內仍以分流而淤及海口下壅則上潰故馬家港塞後倪家
灘王營減壩李家樓先後泛漫災數郡僉謂馬家港未塞時南
河二年無決溢患塞後一年且三決不如改復馬家港使河由
海州灌河口入海庶順其性爲中策議上大府將決行之適百
文敏公總制兩江集屬議之公毅然曰此直無策耳馬家港未
閉河雖二年無患而運河潰壞三十餘處蓋河倒灌入運者十

五經流僅行其半故馬家港灌河尙能容之若挽全河入馬家港決可立待二年中特移河之決於運耳時議改沸然公著條議以爲治河如潘印川靳文襄咸主束水攻沙自河決馬家港已蒙廷議濬復舊河又接築新隄使疾攻沙與潘靳符合乃文襄築隄距海二十里今新隄距海六七十里適當東窪卑窳處止引河又未接疏致河由南北隄尾股分爲三溢溢四出正溜遂微弱宜於冬令灘涸易取土時由新隄接築三十里至大淤尖止估工裁十餘萬金復於新隄培而廣之閒築防風亦十餘萬金通計糜金不及三十萬可使河水力刷自爲深通無羨洑患滔滔萬言洞達剗切百公大歎服立奏聞悉如議行識者謂南河迄今奠安尾閭通壘之力也以減壩工竣加按察使銜調淮揚道次年秋以三品銜升署江南河道總督時海口雖通

河久淤墊必大蓄湖水使高於河東注刷之而山旰五壩之仁
義禮三壩啓放久因陷深不可修復公議于蔣家壩南改建三
壩又爲引河三壩之過水河之洩水皆有制甲戌以霜降安瀾
加二品銜公又以河暴漲時專倚閘壩殺之蕭南毛城鋪分洩
之制不可復而北岸下薄運河不敢議洩乙亥奏請於徐城西
北十八里屯及苗家山虎山腰山因山鑿之建壩三俾得分洩
疏入報可復蒙御製徐州新建壩工碑文誌之賞加二品銜
案前既加二品銜矣此句疑並賞戴花翎睢南峯山設有四閘但啓用二三
閘其二半因山半因地河較高洩益不利丙子奏請於虎龍二
山閒鑿山足建滾壩使水大減又奏於峯秦二山閒鑿建滾水
壩於是籌宣洩益周初柴稽直昂費糜公於長河埽工挺險處
所兼以碎石填護埽遂無失稽直亦平遂奏減直十之一庚辰

又奏禦黃束清兩壩址過深請積石基之俱有效而胥僧側目異議蜂起公歎曰昔賈讓策言爲石隄五師古云聚石隄旁衝要之處激去其水酈道元水經注載王誨言大河以竹籠石葦葺土爲遏壞敗無已請疏山采石疊以爲障工防宜石古籍顯著余亦爲固工節帑計耳敢逞私智以僨國事乎上御極之元年公與總督孫公合奏其略云徐城舊有護隄碎石卽濱山工埽亦以填護實足障禦湍溜碎石旣利於徐於長河宜無不利夫河防平時恃埽水盛沒灘始恃隄至河流紆曲溜勢逼隄則又恃埽衛隄爲埽壩專用柴稽卽堅實亦易朽腐每歲拆舊使新費倍力殫自閒埽填石上下均倚爲固且埽斗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則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卽游緩無湍激又膏以河泥凝緻鞏固故有石之埽恆

少蟄陷其上下無石之埽卽朽塌補築亦易爲力難者謂石數衝擊漸入中深恆病梗闕不知南北堤相距千餘丈不等至狹率七八百丈河流經者不過二三百丈餘盡灘淤旁溜遷徙靡常攻塌南隄則北隄生灘逼扼此隄則彼灘沙湧埽石旣不患攻塌則溜且去而刷灘夫以廣千丈之河豈懼此十餘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獨埽前溜激始蝕嚙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旣沈重假護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歲行之爲例時議始息河至徐界最窄隘豫省旣屢次灘淤日甚並疊濬引河積土成山屆盛漲下衝水驟壅高郡益瀕險郡治北門薄北岸民居亦迫近河中廣僅八九十丈漲涌吞灘漂敗民廬無數公籌給民遷移之費展廣河四十丈次年伏溜北馳直注新河北岸廣百三十餘丈遂無河流逼東

石作卷十一
之患辛巳冬入覲加太子少保銜瀕行賜以詩中外榮之是年
清河大饑邑民請於公爲勸僚吏助賑又縣文廟制度卑隘易
其地而廓之清江浦向係土街雨卽泥淖不可行今易爲石公
之勤飭實政多類此公性潔直勇於趨公尤善商功謹度支而
繩人不苛刻故工帑歲節而屬吏用命河淮晏然十二年卒日
淮之民多驚怛墮淚籲請建專祠丹徒南昌士人亦如之知遺
愛在民深矣公少好學深於周易參同契乃盡悟天人交感之
旨成河上易注十卷參同契注釋二卷又注毛詩以病未成公
生於乾隆癸巳三月二十三日卒年五十有二夫人黃氏光州
學生個女子三學淳二品廕生次學淵次學澄銘曰
惟嵩之陽淮之濱降精誕哲生偉人治縣治郡召杜倫監咸成
策斬與潘舩斥羣說培隄垣昔工旁附填草薪怒湍迅齧潰則

頰公乃起徙石菑捷度支歲節工且堅十載不事長菱奉實政
具舉風還淳昔者淮民同漂淪縣辭沈籠無晨昏今作室家成
聚村昔者淮民苦流遷擔具襁子投關津今守田井鷄犬聞百
城捍衛澤如春豈惟淮浦蘇涸鱗梁木忽壞中台奔九重悼歎
追策勳尙方頒祭宸翰宣羣仰峴碑拜董墳卜兆安吉松楸繁
我文紀實藏公穿令名不竭山不騫

江南河道總督畏堂張公墓誌銘

程恩澤

道光十二年春江南河道總督張公以疾請開缺既俞所請以
後任未卽至仍命署理其年秋得代回籍十五年四月卒於陝
西省寓孤子泮以狀來乞銘按狀公姓張氏諱井字儀九號芥
航一號晴稗晚自署畏堂由膚施遷中部曾祖聖教祖續周父
元杰皆以公貴贈至資政大夫妣贈夫人公以嘉慶戊午舉順

天鄉試辛酉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改歸原班選河南正陽縣知縣晉知州銜調祥符縣升許州知州署彰德開封河南府事升署汝寧府知府道光四年特旨諭大吏舉實心任事才可大用之人時巡撫程公祖洛以公名薦擢開歸陳許道未抵任命以三品銜署河東河道總督旋實授六年調江南河道總督公知許州值蘭儀漫工佐理局務時馬營壩工甫竣大役迭興上下交困乃詳議卹官卹兵卹民卹夫各事宜當事弗能用後臺諫奏劾公獨不與吏議彰德歲有漳患公以漳河本從三臺經臨漳成安館陶入運勢單行捷自乾隆閒南決乃挾洹爲患宜修復故道仍令北行當事未卽許也已而北決公謂其機可乘力申前議事果得行漳流大安時已守汝寧矣蘭儀柴壩日危前帥嚴公議以碎石拋護而河南土性兼沙與江南殊疑未能決

公獨斷請行工臻鞏固其奉命調南河也實因創改河之策聖心嘉許以爲當必可就特移節以便籌措卒以有所格而不行在東河時請遍閱河道乃自商虞南下測量海口其水視迤上各廳爲淺而寬廣倍蓰以寬乘深並無阻遏南河之病實自桃南北至山安海防地界節節高仰而距海尙遙難於掣跌外南禦黃壩積歲淤高豐蕭以下各閘壩又以歲工圖便目前輕於啟放水分溜緩沙壅河心復因道光四年禦黃未堵倒灌入運溜愈分而河愈高事勢之窮當思變通查安東縣東門工以下地曠而窪愈東愈下若由東門工別挑一河至八套以入海以今北堤爲南堤而別築北堤河直則溜舒黃水落低則清水暢出便漕省防爲利甚溥上旣深然其計調任後以所見與制軍齟齬不獲行旣不欲以悻悻去則勉從時議啟放減壩挑濬舊

河乃下河傷損實多而竭蹶工次自六年八月至七年三月壩甫合而溜已滯矣上雖以是重責公而亦知非其罪也海口攔門沙巡河所不至也公乘舟親勘由長堤盡處復東行約四刻許南北尖均已不見舟人云是攔門沙矣刺潮測之水深八尺計潮退當四尺耳有老漁戶云自乾隆至今水勢只如此惟海灘接漲海口益遠沙亦外移公曰沙有轉移確無阻扼河病果在中滿乾隆時有海口水深四丈之說知其誣矣命棹益東舟人云近閩王鼻不可測也乃還時白日將落水天浩渺風浪擊撞方構思作汎海詩也歸據實入奏上甚嘉之揚河舊設四壩入海而路遠必淹經七縣而始達揚糧各壩入江而路捷嘉慶以來因江淮黃多同時異漲乃兼放歸江歸海各壩公持乾隆故事堅守四壩而民農竟以不傷道光十一年江水浸淫兼挾

雨勢上游各省均已成災於是馬棚灣十四堡兩處漫溢洪湖高郵湖水勢益劇方飭開四壩而風雨狂突塌坡潰堤直由下河入海矣公既自請嚴議其漫口俱逼近荷花塘軟淤難以施工馬棚灣水口過巨實土難尋石塊卸場杌隉無根乃於臨湖越作正河兩面築攔河壩月餘工畢帑用不糜糧艘回空繞湖安穩議者先皆不能測也于家灣奸民陳端等圖膏其田掘通大堤以致全黃入湖而河南河沁洛同時長水河湖劇險百出官民力請放攔湖壩公以彼處跌塘太深恐成巨浸毅然不許且曰倘有不虞自請正法不相累也寮吏失色晝夜籌築未三月而各工俱復其舊人益服其膽識云公既以長於治河受知聖主破格超用值河干連年多事屢奉譴訶而聖心倚眷久於其任恩禮弗衰公不能盡行其志而拯危導滯洞察機宜其犖

石仙補一
九
攀大端已不可勝書矣非才識異人又赤心幹事而能然歟生
於隆乾丙申年六十配田夫人子一卽泮縣學生銘曰

公涖郡邑先鋤非種以安善民又善治獄日數十事咸斷厥笄
蓄經世書萃古今石振筆萬言天子大智用其所獨命爲河臣
改河巨議雖不果就帝知公勤修河渠書撰良吏傳采我誌文

河東河道總督雲亭楊公墓表

宗機辰

嘉慶丙子歲漢軍楊公雲亭先生以名進士出宰浙中之龍泉
變俗雪冤治聲大起任未滿調山陰政明教肅士氣民風爲之
一新道光初升乍防丞時稱良吏第一後居父喪廬八里莊先
兆欲事母不出久之告近往山東甫半歲以治事明敏被薦可
大用特擢郡守卽補濟南歲餘權濟東泰武臨道遷兗沂曹濟
道進按察使未幾署布政使遂拜爲眞以母憂去服將闋起權

雲南布政使尋眞授調江西未至權撫貴州復命攝江西撫事
是年眞撫山東明年權學政數月迄乙未冬進署河東河道總
督明年授閩浙總督兼兵部尙書右都御史又攝福州將軍督
理閩海察典褻敍己亥攝撫事以失督印罷免明年賞三品銜
降藩四川壬寅召爲京堂未補以頭等侍衛爲庫倫辦事大臣
不數月召還除督東河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往堵中牟大
工甲辰二月以河埽蝨失五占降七品頂戴留任十二月中牟
堵合復二品賞花翎開復革職處分加隨帶二級戊申秋兼署
河南撫提事治河數年日在風雨泥淖中成溼腫疾是冬步禱
雪澤三日疾增劇明年己酉春力疾赴廟工防桃汛旋濟血痢
作於四月廿六日卒可謂勤事以死矣公少承家學以甲子副
榜爲丁卯舉人戊辰進士歸選班八年致力於古今吏治之書

丹黃點勘究其得失利病故事理精熟一出而大有功先是贈榮祿公勉以存一分愛民之心卽盡一分忠孝在浙愛民實政皆本庭誥也在濟南躬勤審斷獄無淹滯母瓜爾佳太夫人常屏後靜聽之得中則色豫至於振蕝救貧多由慈訓也迨受寄日重恪遵先帝諄誨懷忘家忘私之義無不屏除瞻顧舉措至公外而制防番舶內而捕察匪醜皆力率行之遠近畏憚久之上信其用心不苟嘉美洊至其重儲穀以惠民飲緝費以恤吏興學校以勸士懲剋扣以勵兵事事皆有實濟所在多惜其去而感頌不能忘焉忠孝一心庶幾無忝矣稷辰昔以年家子見公粹和靜鎮尙未習其所施於還山時聞山陰故老稱其清後晤同年瑞端節述公自矢甚嚴嘗與端節稱同志若河濟閒經營慘淡則運河舟次聞之老兵爲多藏諸中者旣久前此公旣

葬而余始復來京師屢求其家狀不可得越七八年公之少子錫振漸長能述其言行以示余嗚呼公爲大臣內外碑未具遺摺逾時不得達莫爲言於先帝前者然其賢固當世之所少也銘誄旣無先友爲之若記其大端以刻諸墓舍其忍諉耶公諱鍾祥雲亭其字內務府鑲黃旗人卒年六十有八葬在八里莊子二長德振內務府主事加五品銜賞花翎公沒後數年卒次錫振內務府員外郎餘詳於狀不著咸豐七年四月朔會稽年家子宗稷辰表

署河東河道總督按察使銜河南分守河北兵備道蔣公墓誌

銘

王柏心

公諱啟敷姓蔣氏字明叔號玉峰世爲廣西全州人系出蜀漢大司馬安陽恭侯宋以來衣冠甲一州所謂梅潭蔣氏者也八

世至公科第相承高祖諱尙翊康熙甲子舉人陝西安定知縣
曾祖諱頌秀雍正壬子舉人河南泌陽知縣祖諱振昌乾隆壬
申恩科舉人陝西安定四川平武直隸新樂吳橋等縣知縣候
升知州考諱勳常乾隆庚子副貢生丙午舉人融縣訓導三世
皆以公貴贈如公官訓導公有子三公其仲也早慧九歲善屬
文十三試本州童子冠其軍十五補博士弟子第一學使者贈
詩寵異之公承訓導公之教學賅體用厥後起家爲循吏爲勞
臣果不負所學云嘉慶丙子舉於鄉道光壬午成進士以知縣
銓發江西權廣昌德興會昌補新城調贛縣敘獲盜功以知州
升用攝永豐服除再補貴溪調南昌用卓薦擢定南廳同知權
義寧寧都二州補南昌同知權饒州廣信二郡循捐米京倉格
得知府銜復循捐格得升道員再署江西鹽法道簡授河南河

北兵備道奉檄入大梁主軍興供張賊至佐城守有功賞戴花翎加按察使銜河帥卒詔行河督事坐河溢醵秩仍令自効旋復原官疾作卒陳橋工次年六十有二其官自縣令洊擢至監司署東河河道總督其階自通議大夫至資政大夫江右鄉閭分校者二監試者二提調者一公吏績多在江右凡三至農田水利學校教化靡不舉民尸而祝之然其大者在識議與處置卓絕過人遠甚於贛作贛郡利病書言莠民有三曰會匪盜賊鹽梟三者急則合緩則散治之之法有四曰寬處分裕經費聯保甲興文學大府聽其說鄰邑龍南大姓廖李世爭山爲仇令往封閉以廖從李憤投石誤傷令走白守請兵公亟謁守曰吏往足縛獻不煩兵也守曰孰可卽自請行先使吏諷告之皆投械叩頭曰惟命至則繫倡噪者六人還闔村帖然江右郭外歲

冬設廠行糜粥待貧者人日給籌子簞食南昌新建二令主之
或請易錢會湖北流民大至府令復行粥公請別議賑不從赴
者至十二萬人不能給呼號踏藉死者相枕洶洶且入城大吏
議閉城授兵公爭曰是驅使亂也請罷粥給錢亟榜通衢尅期
分棚如其言乃定漕之訖也起於銀貴道光丁未臨川民聚城
下謹叟守令白請兵中丞吳公遣公往開誠曉譬平其兌納民
歡呼載道明年樂川等邑相繼以漕事譁貴溪尤甚公適權廣
信但捕逮鼓眾者餘不問大吏咎其寬縱吳公亦惑焉或勸且
勉從公曰銀貴吏又持之急官困民獨不困耶奈何遽曰爲畔
逆吾非市恩亦不敢避責然竟移公南昌使讞長寧崇義會匪
獄吳公徐聞公言大悟以貴溪獄付公僅論四人死其會匪連
坐亦多得輕比全活無算此其尤磊落大者他不勝書也公號

爲達於政乃其兵事亦練在江西扼海關賊折北而走在大梁
值故相琦善公充欽差大臣督師南下調發供億悉倚公倉卒
無格令一切辦治已而逆賊由歸德犯大梁撫軍他出或謂公
盍返任公不可借官吏乘堞日夕拒守賊氣奪走去則率師次
彰德遇之而河北聯莊會起藉團練抗租賦公進議曰是非江
右比彼民困困者宜恤驟威以兵必變此民悍悍宜懲不愾以
兵且亂當事者不納由是禍大熾卒主用兵公亦馳驅勦撫乃
得平論者見公儒生不意膽智開敏如是咸大驚異最後受河
事連值泮洞又窘度支殆不可爲咸豐甲寅伏汛大漲漂塚婦
皆盡公露坐隄上去僅一老兵侍隄齧過半矣比明兵役復
集乃貸料於民健治三晝夜隄卒完次年權河督甫十日夜大
風雨蘭陽隄決公馳奏自動上雖予譴仍責後效丙辰五月河

帥上公勤勞狀詔復其職公荷上寬仁又念父子叨國恩益感憤盡瘁宣防其年六月疾革伏枕處分皆治河事惟以決口未塞爲憾竟卒於工次著有問梅軒詩文集宦海一蠡教士彙編他論撰甚多公政事緣飾儒雅德興邑先儒余瀚父子從朱子遊舊志載理學爲私憾者削去公復補入之浮梁金鄭二姓互詆其祖公据新唐書謂各爲其主有功德於民一也兩家悅而解公居官治事一於誠不知有禍福處寮友上官依於恕不知有嫌怨事親孝訓導公沒廬墓三年兄弟友愛無私財置義莊贈族里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葺家乘尤合史法配時夫人誥封夫人側室張萬謝皆封宜人子六長琦齡道光庚子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順天府府尹次琦沅州庠生先公卒次琦候選同知次琦鹽提舉銜候選通判次琦鴻早卒次琦清候選同知

女二長適同里從九品雷震春早卒次殤孫四宸英榮英冠英
提舉銜候選通判女孫九公葬某原柏心爲公長君禮闈分校
所得士承命撰石誌惟公吏能比尹翁歸而文雅過之功德比
韋丹而威略過之又勤其官而沒宜銘以示無窮謹銘曰
備文武惟所施民與兵罔不治肩勞動亡險夷晚騰上捷石菑
死勤事不憚遺子承構挺臯夔世濟美耀鼎彝封馬鬣粵山陞
納元壤鑄此辭千百世良吏師

碑傳集補卷十六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十七

江都閔爾昌纂錄

監司一

劉廷璣傳

八旗通志

劉廷璣漢軍鑲紅旗人任處州府知府處郡累石爲田十日不雨則旱十日不晴則潦廷璣蒞任閱府城東有好溪堰西有通濟堰舊毀於水捐俸築之蓄洩有資民賴其利康熙二十九年旱荒廷璣上狀督撫併繪饑民圖以獻得請買米平糶饑而不害尤留心訟獄所屬麗水縣民李某家被盜縣捕盜首曹大鞠之扳連二十餘人獄具報府廷璣察盜首甚黠疑其誣因閱所獲器械內有刀刻楊祿字密訪之果有是人近不知所往遂於夜半取曹大訊之曰本日獲盜楊祿供同黨惟爾餘俱不知也

曹大始吐板連是實因踪跡楊祿捕獲之餘皆得白民稱爲神君時當耿逆亂後學校荒廢廷璣捐貲改建廣其規制又建蓮城書院爲義學又建南明書院爲講學之地親率諸生講誦膏火廩餼畢備圭山舊有文昌閣久圯因重建之翼以橫舍二十八楹擬列宿環拱文昌之象爲闔郡士子精舍撥社田九十畝資其費旣去任士民卽其書院祀之累陞至江西按察使緣事降淮揚道生平博學留心風雅所著有葛莊詩集在園雜記行於世崇祀浙江名宦

奉直大夫原任廣東學政按察使司僉事翁公墓誌銘

張廷玉

雍正六年春正月十日前廣東督學僉事蘿軒翁公卒於家卜以十一年四月十三日葬於錢塘白雲山之原辛亥冬公子甫生孫于廣來京師再拜請銘於玉玉厠公門墻有年矣公之嘉

言懿行知之最深因不揣舛陋敬爲序而銘之公姓翁氏諱嵩年字康飴號蘿軒先世中州人宋南渡遷浙之仁和代有名德前萬歷戊戌進士歷知河南衛輝府諱汝遇者公曾祖也祖諱開之天啟甲子舉人知辰谿縣贈中憲大夫諱菁歲貢生授德清縣訓導贈奉直大夫公生而穎異大母錢太恭人顧而喜曰此兒器識不凡他日必能自振出就外傳有兼人資十歲卽通六經大義長習舉子業於左國史漢百家之言靡不探測康熙壬子舉順天鄉試試南宮數不利就武義教諭戊辰成進士甲戌授戶部山西司主事閱三年陞本部四川司員外郎未任丁袁太宜人艱己卯服闋補雲南司庚辰陞刑部廣西司郎中是歲奉命分校禮闈壬午列名學政詔試內廷稱旨賜御書朱子詩一幅遂受命督學廣東三年秩滿督撫交章推薦而公素志

恬淡遂不復出公之司教武義也講明經術樂育人才有胡安
定之風修文廟建啓聖祠立義學人已服其經濟宏遠矣任農
曹經理財賦出納必慎旣轉秋官斷獄平允有仁明之頌一日
有盜就訊具服公察其神色似有冤抑力請寬期果獲真盜往
例對簿不屈以皮爲掌批其頰人輒昏仆公毅然請除之見獄
中囚日食淡夜臥泥塗中往往煖斃公捐俸備鹽蔬置臥具全
活無數庚辰分校得士十有五人玉與今冢宰靜海勵君廷儀
皆受知於公泊乎視學粵東公明白矢凡所振拔皆寒畯之有
才者瓊郡遠隔重洋學使每檄生童赴雷州考試公曰人而忠
信何畏波濤爰口占一聯云只問寸心無愧怍不知行海有風
波手書懸之海神廟中竟渡海颶風大作舟師驚怖公嘯歌自
若於此亦可想見公之生平云公孝友性成德行夙植以奉直

公未逮鼎牲之養銜悲風木奉母哀太宜人入都備盡色養太
宜人卽世擗踊哭泣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歸營窀穸偕兄弟結
廬墓側飲食必祭風晨雨夕哀音動人孤姪藻撫之成立舉進
士歷官臺諫奉職勤慎一秉公訓季弟喬年早歲勗以立身經
世之道出爲縣令入爲侍御皆有賢聲公之至性肫摯洵有足
以爲人倫表式者至若敦尙意氣篤念親交如同年房某罹法
網中表顧某坐戍窮邊公盡破家資仰援恩例俾得釋繯生還
他若嫻睦故舊爲之經理婚喪直如己事孤寡無依者賑恤不
遺餘力至今猶有道其德者公子甫生恪遵庭訓著有聲績由
桐城令除太倉牧屢迎公就養子舍而公酷嗜林泉以葛嶺密
邇城市築數椽於白雲山之塢蒔花種竹怡然自樂遂終老焉
公生於順治丁亥九月十一日距卒享年八十有二元配陳氏

贈宜人恭儉有禮繼徐氏贈宜人慈和性成俱先公卒子二長甫生官江南直隸太倉州知州出爲同祖弟哲穎後次元岳歲貢生早卒俱徐宜人出女二長適臨安學博陳大綱次適國學生陳彙莢孫四于廣歲貢生于田國學生俱元岳出于槃國學生于太尙幼俱甫生出曾孫五光遠光達于廣出光通于田出邁光述于槃出鳴乎公經術政事望重廊廟中途解組未竟其施然優游泉石者二十餘載享耄艾之高年樂湖山之勝地賦詩揮翰心跡雙清榮名全福世罕其匹蓋公恬雅之懷有以導迎善氣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惟公有焉玉受知於公趨承几席馨咳如聞歸返佳城執紼無自謹南望揮涕而爲之銘銘曰繫維哲人清標絕倫淵渟嶽立威鳳祥麟瞻望岱宗莫並其高攀援弗逮仰止爲勞鸞峰如蓋錢江如帶丸丸松檜勿翦勿敗

維茲幽堂白雲之陽青鳥吉祥奕葉其昌

故兩淮都轉鹽運使雅雨盧公墓誌銘

盧文弼

嗚呼公與先君子篤兄弟之好實以文章行誼相契合文弼始拜公於淮南公獎借備至有加禮焉嗣以憂歸又嘗一再見於後以使事竣過公里門見於寢室情話溫款至夜漏下數刻而別噫孰知遂爲永訣耶聖上以八枋馭羣臣奉三無私臨照天下公旣歿之三年返公之子中憲君謙於戍所今見任廣平府同知將葬公以銘幽之文來謁公之仕績綽有可紀重以知己之感其曷敢辭案狀公諱見曾字抱孫號澹園先世在明初由涑水徙德州左衛代有顯者曾祖諱世滋太學生與御史世淮爲同產兄弟祖諱裕庠生考諱道悅康熙九年進士知陝西隴西河南偃師兩縣崇祀鄉賢妣程氏生母王氏公任長蘆鹽運

使時三世皆膺贈典公生而穎異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五十年舉於鄉逾十年中禮部試奉廷對賜進士出身是科聖祖仁皇帝詔進士未入館選者咸一體命儒臣教習三年公遂留竟學雍正元年試於廷名列一等時世宗憲皇帝新御極整飭吏治重親民之任凡進士在高等者以知縣卽用公念贈公年高欲陳情歸養贈公不許謁選得四川之洪雅縣民因供億久公至悉除之邑多地訟前政以山徑險憚履行公一一親履剖決各還主者山中人數十年不見長官始聞之駭繼乃大服初邑民受採木之累甫罷姦人又以開礦呈大府公亟論其害得已贈公卒於家公聞訃奔喪邑人感其德上司惜其才交相留公謝曰若使某貪榮忘哀何顏過毛君里門毛君者邑孝子也未幾兩母亦皆下世服既除始克營葬事畢復補江南亳州

之蒙城縣制府以公協理州務旋授六安州知州時方行墾田之令有監生葉乙妄指官塘八十三口爲可墾前政已爲之上報可矣公至亟言於上司曰夫水爲田之母無水則亦無田以數千百家之世業數千萬畝之上田豈可因姦人一言而廢事竟已又調亳州開龍鳳等溝使由渦以達於淮州遂無水患報最憲皇帝親擢廬州府知府又奉檄攝鳳陽府事未半載復奉諭調守江寧時潁州新升爲府以亳州並所屬之縣隸焉仍命大吏爲擇賢守制府遂以公名上恭遇今上登極允行潁屬半舊治聞公來肅然向化時西湖湮塞已久復開濬以還舊觀水有所洩且資以灌田大爲民利時官於豫者欲開賈魯河以通渦事成穎且受其患公抗議屈之乃寢擢江西廣饒九南道未久授兩淮鹽運使復護理兩淮鹽政又承中丞檄督理揚州關

務公與中丞邵公基同年素友善制府鹽政皆劾公以爲黨讞
上上薄其罪命往軍臺效力乾隆九年召還以直隸州知州用
往保定制府治所待缺值灤州歲荒有聚眾借糧事官爲逮千
餘人復不卽訊託他故離治所制府高公斌慮其有不虞素知
公能辦大事使馳往代之時久旱乏食又因株連者眾民情洶
洶公至卽引逮者詢所借多寡令各自實一切放歸使得耕雨
亦隨足歲因以稔各持糧還借者公量懲數人以示儆境內帖
然州人爲建喜雨亭志公德又革地稅之病民者期年遷永平
府知府轉長蘆鹽運使以商應完之正課及雜證明注於引而
胥吏無所容姦至今遵行之再閱歲復調兩淮公前時嘗取劉
晏遺法覘所在鹽價之貴賤而權其緩急江楚官民俱稱便獨
商以不得居奇大不悅又往往以峻厲病公及公再至乃不敢

有他言公亦濟以平和地方有災倡率商人協力揀之全活者眾揚地窪下乃爲相水道而開通之民始免昏墊之患有碑紀其事在兩淮任十年以老得請還家修墳墓置祭田卹宗族教後學蓋離家三十年至是始得庀其私也謙由刑部郎中授湖北武漢黃德道歸省公時適聞湖北有水災卽趣謙亟往旣而任兩淮鹽政者以相沿充公之提引餘銀入告於是歷任鹽政皆得罪公爲運使不詳請遂逮公對簿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故於蘇年七十有九惟一孫在旁前一日猶從人借書云方伯胡公文伯爲殯斂且經紀其喪以歸公之才長於鉏強治劇而尤以興學造士爲先在洪雅建雅江書院在六安建廣颺書院在永平建敬勝書院在長蘆建問津書院揚州舊有安定書院更因而廓其規制嚴其教條前後所成就者不可枚

數於前漢古蹟缺者補壞者修罔不興舉公之曾叔祖御史君負海內文名世所稱德水先生者也公繼起又嘗親炙王漁洋田山薑兩先生而得其指授以故詩名早著風雅之士宗焉公嘗自號雅雨山人談藝者無不知有雅雨先生也公最篤師友之誼珍其遺文而表章之若虞山汪容齋應銓桐城馬相如樸臣懷寧李嘯村勉全椒郭韻清肇鑽各家集皆公序而梓之此外補刻朱竹垞經義考成完書又刻尙書大傳大戴禮等書十四種皆善本又惠定宇周易述王漁洋感舊集亦皆梓行其山左詩鈔若干卷則公所選輯也獨己之詩文唯塞外集有版本餘無暇自遴擇家居漸次編定被籍時爲有司所毀今公子所掇拾唯古文七十篇詩二百七十首而已公好汲引後進孜孜如不及其獎拔後皆有名於時夫人蕭氏翰林院侍讀惟豫女

性安樸素外若無所能而甚得兩姑歡及兩姑相繼卒於細大
事又治之罔不中窾以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卒年四十有
四今以乾隆四十一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鄉某原夫人耐焉
子四人長卽中憲君謙次謹候選主事卒次謨監生次閻女子
一人適臨川縣知縣高質敬孫十一人蔭仁監生卒蔭澤增廣
生蔭環庠生蔭文監生蔭慈蔭惠庠生蔭溥庠生蔭長蔭復蔭
元蔭甲孫女七人曾孫三人松齡柏齡椿齡曾孫女二人銘曰
敏於政惠於民篤於交親以息文人學人不賤賤不貧貧長逝
永畢而轉相述者猶齒頰之回津子孫繩繩以享其述歸魄吉
土千春萬春

安徽布政使降補刑部福建司郎中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蔣公

墓誌銘

顧千里

惟高宗仁宗朝簡畀世臣布於列位而常熟蔣公由州郡歷觀
察陳臬開藩兩攝撫篆所莅若滇若浙若豫或一至或再至咸
有成績朝野方謂聖眷甚隆行將大用踵武前光允符眾望未
幾移皖乃以公過被議鐫級旋解組歸里久之不復起而終公
諱繼勳字繩武一字培元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肅公之
曾孫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文恪公之孫光祿寺卿前戶部左
侍郎戟門公之長子未弱冠而應乾隆戊子庚寅鄉試不售用
繕四庫館書議敘選授雲南石屏州知州遷元江州擢雲南府
知府五十四年伴緬甸貢使入都召見擢雲南鹽法道五十八
年丁母艱嘉慶元年補浙江金衢嚴道六年遭祖母與父兩喪
歸九年服闋襲一等輕車都尉授河南糧道擢雲南按察使十
三年調廣西陴見奏乞省墓得旨兪可未及之任改調浙江甬

下車卽攝巡撫旣代理藩任其秋擢河南布政使十六年蒙詔
褒全汴堤功賞花翎十八年秋權巡撫監臨文闈其年移任安
徽明年緣讞桐城疑獄事降爲刑部郎中公少長甲族稟承門
訓凡經世之猷利下之務目覩心識熟習貫弗爰能發軔下僚
洵隲方面杼厥蘊蓄見諸施爲逮位益高任益重治益持大體
尙醇謹去苛饒至於振卹救菑勤敏周悉前後凡活金華諸郡
亳州諸邑被水民人各數萬計輿誦載興迄今不息觀公所以
居官奉職者惟在實心實政上答國恩下紹家風終始進退必
出一轍尙論前代宰相世系表中求人物如公又豈多得哉公
生於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歿於道光九年二月二十五
日春秋七十有六再娶俱廖氏子四人嘉琳候補員外郎有痼
疾嘉璜早卒嘉璋浙江候補知縣嘉珪太學生女六人壻王賡

石印卷一十一
廖壩章挺李正顏歸衡歸令符孫男五人釗鉞鏞鈞鏞孫女三人卽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嘉璋等奉公柩合葬於虞山南麓廖夫人之兆禮也先期介長興朱學博紫貴持公外甥吳明經景恩所撰狀來以志委千里學博言曰公內行尤備其大者孝友任卹謙和廉靜人固共推晚歲家居紫貴以姻家子每侍杖屨親見延接寒素不失禮敬若其知名彌有加焉今誌不屬他人而屬君蓋體公好士之遺意也君其母辭千里始自念菽蒲樸陋恐非分所宜逡巡弗敢旣承茲命謹按狀敘次而系之銘以納於穿中銘曰

服官卅載得民之思也踐階二品受主之知也去位一旨曾莫之爲也賢孫而材子先德之貽也良吏而名臣後禩之垂也世祿而不朽繫斯文之無愧詞也

桐城李府君家傳 宗稷辰

君李氏諱宗傳字孝曾號海颿世居桐城之龍城山後避家難遷廬江曾祖太學生諱熙載祖貢生諱光瓊本生祖諱光潞考貢生諱懷越皆以君貴累贈至通奉大夫妣皆贈太夫人君生時夢僧輿中持書來誦未輟四齡父授四子書毛詩皆成誦逾年大雪中有老僧趺坐君考開門見之謂郎勤讀書當大好俄不見心知異徵自是書益易讀七歲試詠蕉扇有取來我手扇他人之句兩親喜其志相謂曰此子殆可爲吾吐氣者迄年十二父泣誨之曰兒他日居官若不廉非吾子其勗勵至矣嗣是隨世父抱犢先生往潛江學舍勉以進修學日篤亡何遭母汪太夫人喪哀毀如成人旣冠在庠校務根柢之學尤肆力爲古文辭姚惜抱先生授以義法壯歲居父喪毀幾滅性迨嘉慶戊

午鄉舉後文品過高四試春闈不第挑發浙江爲令將赴官爲
文告家廟誓爲清白吏歷權麗水平湖瑞安建德平陽等邑補
上虞爲治務求民隱見犯法者輒已酸心流涕將定爰書察其
案情疑似必爲研窮再三絕不矜才率判自謂曾遭冤累斷不
忍及身使民受冤寮友呂君月滄以吏治問答書但以周公所
訓平易近民相切磋絕不爲高論其初任麗水訊結七百案已
呼爲包公斷有怪擾民家求書降福驅邪字遂禁逐之怪絕更
頌如包公後理紹郡積牘訊出山陰富人陳姓謀地誣山鄰冤
獄寘之法時稱之爲白面龍圖云其在平湖雪毛廷龍冤於嘉
興曲導一縱幼誣逆之監生鄭某使畏法全骨肉在瑞安懲好
鬪之俗立鄉長解散之又親文士化其抗玩人多感涕及在上
虞發積儲以救民飢浚城河以復文運革濠壩夫行吳家渡船

夫把持恣索諸弊民害立除方大旱步禱黜山雨爲立降洵善政之應也至分校得士講課興學振拔單寒扶植賢裔無不浹乎人心而察鹺弊卻商賂尤爲撫部帥公承瀛所重人交口稱美之時帥公與兵備陳公中孚念其才非百里令假資助河北工敍知府保薦應詔留浙會蔣礪堂汪瑟庵兩公又交章論薦益受宣廟知特除浙江督糧其治漕旣不病民亦不累丁克稱厥職道光三年浙西大水徧歷災地請奏減漕糧且窮溯水源疏通支港于是水患爲蘇迄今咸受其利惟嘉白幫水手毆斃多令坐以在別屬催糧未能速獲究治被議降調君憂重艘在途罪人未得密陳江督捐貲購線協同裘君安邦搜獲百餘誅首犯七名程公含章爲之原情保奏得送部旋引謁仍以知府用選永州守先帝諭以平日官聲甚好毋改操持知眷之深有

人所不敢望者莅永卽咨訪利病首勸民廣種植以贍生計而於先賢故里重葺濂溪書院修輯百數十年未成之郡志蓋歲餘而治聲已翕然尋署衡永辰沅二道卽有旨授四川成綿龍茂道累攝鹽道布政司時峨邊屬猓夷投誠復叛出卡焚掠制帥將軍委君體察備悉其害民哀慘狀實反復不可馴請分道進剿並倡捐軍需五千兩整兵募勇軍威漸盛雅札與十三支夷來降以計繫之令尅期交出所擄人口許悔罪夷情未定與提軍藩使由冷磧關徧老林巢藪大破之於石門坎夷落盡平論功最賞戴花翎丙申卓薦至京召對夷務明哲未幾擢山東按察使復進見上言汝作知縣者爲臬司必是好臬司時山東方捕馬剛餘黨而劉二鞍子爲盜魁君捐遣名捕四出獲於浙江歸案伏法盜風頓戢戊戌遷湖北布政使入謝召見者三上

嘉其精神未衰可爲國家辦事方將大用明年春抵任力振綱
要夏大雨水馳勘災傷兩月胃疾遽發請假調理不愈遂告歸
歸金陵寓邸不及一月於庚子正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四
年 月與元配江夫人合窆於 之 山 原君白哲美
髯端重溫粹嗜學不倦本於天性每有疑義苦思索徹夜弗
休少時讀史記報任安書感親遭家難事倣之作記抱犢先生
見而憐之及長依婦家僅屋一椽晝夜諷誦其中後顏所居曰
寄鴻終身不忘苦境歲時祭先痛不逮養輒流涕述先訓以示
子孫恤族人飲昏助養歲時分俸三十年不懈自謂處世慕黃
叔度居官慕羊叔子生平不妄干求甘任勞累事上使下一以
誠信故心服者多問學尤亟經世之務漕河鹽筴邊隘道里無
不洞悉其本末常曰行文要真氣作官要真心遇忠義先儒遺

石印本一十一
十一
蹟貞烈至行必爲傷痛表章好遊名山水交海內名士動有至情與之感發以微時少書後多購藏至逾萬卷而不爲生產計所著文集十卷詩集八卷外集六卷筆記十二卷金陵淪陷舉家奔避書卷多散佚今惟文詩二集於山東刊行其餘存者稀矣長子景枚官四川湖南縣令仲子喬枚太學生季子馥枚守舉業久之就捐知縣將赴官卒孫八人今存者三一爲長子之幼嗣名 一爲仲子後嘉溶更名世芬今居長官山東郡佐一爲季子後鎮康 職同治五年世芬因族人刻譜以行述示門人會稽宗稷辰屬敘之爲家傳

宗稷辰僭論曰昔聞吾浙人多頌桐城君之清且明及在永州從之游見其文章政事益信然未嘗見輕刑一人或疑爲令時尙嚴爲守時尙寬觀其心德之平蓋無所倚於寬嚴也厥後治

蜀邊征叛夷不得已用兵雖出奇有功嘗不自慊甚矣吏事之難賢者猶不能無所悔可勝慨乎

誥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崇祀鄉賢滌

甫宗先生墓誌銘

王柏心

宋以來言學術者屢變矣陽明子起倡良知之旨其於道也由簡易趨高明卓然稱大儒之先覺與閩學殊塗而同歸再傳稍稍歧矣念臺劉子約之以實踐益與閩學相輔又越百有餘年漢學大興眞儒益少會稽宗滌甫先生乃合王劉之旨而一之體忠孝脩仁義推之於外肫然也秩然也昌越學以翼閩學見者始而疑繼而詆終且翕然信宗先生沒識與不識皆嘆曰正學淪矣嗟乎其可痛惜也哉先生諱稷辰字滌甫其先自淮來遷曾祖逢時贈通奉大夫有子二長聖垣所謂雷州公者也次

聖堂卽先生祖庠生客遊卒南粵考需嘉慶己巳進士仕終湖南零陵縣知縣多善政邑人以入方志名宦傳祀之范張祠最後先生疏言孝行請於朝建坊曰孝子兩世皆以先生貴與助賑獎敘晉贈通奉大夫妣王太夫人晉贈夫人又以捐膳田助義塾得聞於朝建坊曰慈惠先生性超悟絕人幼時家極貧通奉公旅食服官不遑課皆太夫人授之經比就塾淹貫羣籍下筆如馱駢奮迅不得休隸弟子籍久居湖湘爲朱張二子及陽明講道地卽慨然有志聖賢之學與楊大章蕭明善結荅社用道義節行相劇切無何通奉卒官公累山積先生百計補苴官逋以清坐是困不能歸奉太夫人僑永州十餘年登道光辛巳賢書連上春官不第主虎溪濂溪講席以佐尸饗己丑援例入內閣始藉祿入迎太夫人就養都中己亥補官考取軍機章京

轉起居注主事再轉戶部山東司員外郎考取御史記名丁內
艱歸除服補戶部陝西司員外郎入直樞垣咸豐元年補山東
道監察御史乞病歸假滿還京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權戶兵二
科給事中兼署湖廣道監察御史充順天鄉闈監試調掌山西
道截取繁缺知府記名補刑科給事中奏陳錢法召見奉硃筆
派赴東河差委河帥奏留以河工道員補用權運河道同治元
年賞加鹽運使銜入覲奉上諭准其實授在大清河道次督率
芟捷竹勞動過甚六年遂引疾歸冬十一月朔子時卒於里第
年七十有六先生起孤貧力學進用稍晚然所踐地望清要直
鳳池樞廷文翰敏贍同時碩彥斂手交推居霜臺言論引大體
切時務薦引文武奇傑之士助戡寇難至核實效以矯浮窳獎
忠烈以激偷懦意尤拳篤惜乎遲暮登朝敷歷既久精力益耗

五傳卷一十一
十一
壑舟遽藏朱竟其用然潔清鯁亮識者許其不負所學事親孝
友于女兄弟宗婣之黨有窮困孤嫠待先生而後衣食聘娶鄉
人士海內交游故人子弟有緩急傾身營贍力不足亦大聲助
將伯必期其得濟而後已所至遇名儒忠節遺蹟力爲表章恐
後以扶翊名教自任先生爲學探之六經證之儒先驗之身心
不自炫襮表裏設誠雖飢寒坎壈學道之心未嘗一念輟好與
朋輩門人推析講明始在湖南後在都門鄉國其所折衷皆仰
紹王劉之學融會調_認實求有得於身心不至抵牾閩學絕口
不言老釋恆閱人心日漓志節頽靡馴至亂萌踵起妖妄橫行
推原其故皆由學術歧雜實釀之故亟欲挽回陷溺使各悟良
知以躬行爲倡而反之正嗟乎先生之於道可謂窺大源而謹
末流者其爲文章專宣洩胸中所積洸渾滂沛卷舒回薄而析

理造微六通四解犂然曲當於人心雖世之工於言者無以加也著躬恥集五十二卷四書體味錄二十卷原配蔣淑人繼配王淑人又繼張淑人籓室張安人萬恭人子德熊庠生有雋才早卒其同懷兄弟四均幼殤皆蔣淑人出能徵萬恭人出能達張安人出能尊張淑人出女五長適同邑王加敏二品銜湖南補用道次適錢塘汪以寬山東候補縣丞三適同邑施煊東河候補通判四適仁和汪恂候選縣丞五適青田端木百祿拔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皆蔣淑人出先生卒後葬禹陵旁之後山其邑人以先生明德舉聞於朝崇祀鄉賢祠先生執友多老於文學者孤幼不能遠徵銘壙之文其婿王觀察謂柏心亦先生友也持狀代爲請銘不敢辭銘曰

去聖遠兮挺大儒王劉興兮越學出景二賢之遺風兮通其旨

而歸諸一與新安無歧途兮兢兢又防其流失嗚呼其身雖沒其書尙存兮方將揭越學而懸諸滄海之日

江蘇候補道前署廣東韶州府知府兼權南韶連道陳府君家

傳 孫葆田

陳府君諱應聘字肇華一字覺民先世直隸滄州人明初由滄州遷居山東濰縣數傳至侍御君所問以進士起家及孫調元亦由進士出身仕至刑科給事中祖孫並有聲諫垣由是世以詩書爲業自府君而上四世名顧不大顯然濰人猶稱爲科道陳家云曾祖志敬祖可久父國璞皆太學生皆以府君貴累贈通奉大夫妣皆贈夫人府君兄弟五人於次爲第四伯應芬舉人後官長清在平教諭仲應軫少棄儒業持家政叔應召爲伯父後季應樞舉人後官直隸候補道府君弱冠入縣學爲廩膳

生充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八年與從兄應奎同舉本省鄉試十三年成進士引見以知縣用分發四川十四年充四川鄉試同考官所得多老成士適裸夷爲亂大軍進勦奉檄赴峨邊應協助轉鑲事事竣補新都知縣明年丁母憂服闋在籍侍親以父命促之出始謁選二十年選湖南新田知縣是時宣宗臨御日久尤重牧令職引見時詢知歷官所至遂改授四川岳池知縣以四川爲君所曾履也二十四年大計保薦卓異旋丁父憂去職二十七年選授廣東曲江知縣曲江爲交廣咽喉山徑崎嶇獠獍雜處時外夷人犯警報頻聞君旣到官嚴察保甲謹防內寇晝則巡行村野夜乃清理案牘歷四年如一日政治民安卒以無事先是大府知君政績已奏請調補新會新會素號優區攝篆者多方阻君咸豐二年始得抵新會任逾年而有紅巾之

石龍墟作亂順德鶴山相繼陷省會戒嚴韶肇惠嘉四州以次
蹂躪新會南通雷廉北負南順西控高肇東界青山羽書紛馳
達於宵旦府君亟召邑紳謀守禦之策廉知舉人何瑄負文武
才開局團練事無鉅細悉委治之延舉人何超光附生陳殿蘭
武職何定章武進士郎德元等共襄其事爲壇誓眾首捐五千
金爲紳士倡所需軍械積聚旬日畢集當是時賊號三十萬首
攻東門君手劍呼礮殲其渠魁賊銳甚晝夜環攻彈丸如雨下
君督守益堅遇雷雨雨從頂注屹立城堞不少動婦孺遙望疑
以爲神城守六十日告急之書十餘上先後大小之戰二十有
六俘馘以萬計八月庚戌援兵至賊去圍解邑人相與慶更生
乃謀爲君建立生祠方事急時偕邑紳何瑄等出行拊循百姓

見道旁古井徘徊良久曰此吾儕併命處也瑄等不覺泣下蓋君之自處有素矣何瑄曰國家承平二百年文武吏相高無事一旦盜賊發亂將不可治諸鄉宦老縫掖習慣太平或首鼠兩端臨時爲自全計公獨與瑄等數書生日夜計畫辦給聞鼓聲輒裂眦相告曰我爲守土吏良不惜妻孥一開門與賊決死戰以孤城當閩省西南壁城陷卽高雷數郡望風瓦解非朝廷有安危所關豈一邑事哉烏庠觀府君之所以語瑄者其心志又可知矣事平敘功奉旨賞戴花翎免補同知以知府補用六年署韶州府知府明年兼權南韶連道篆會從兄應奎殉難武平預遣人接其眷屬至粵幸獲保全又明年謝事至省垣是時府君歸志已決乃遵例捐升道員指分江蘇候補同治紀元遂乞休旋里時伯兄教諭君在籍教授生徒而仲兄叔兄已前卒

季弟由北河同知游保道員需次畿輔府君以老年兄弟相見無幾屢書促觀察君歸三年五月觀察君歿於保定府君聞耗大痛又前守新會積受暑溼至是病益增劇遂以七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五娶丁恭人側室惠宜人子五爾楨長蘆候補鹽大使爾榮由國史館謄錄議敘候選鹽大使並加同知銜爾榕爾楫爾植皆早世孫六世昌光緒三十年進士今官吏部主事德昌二十九年進士廣東河源縣知縣克昌太學生芝昌廩膳生早卒穀昌燕昌皆縣學生曾孫十五人玄孫二人曾孫輩長者均能讀書克世其家

孫葆田曰予聞陳府君守新會事久矣同時守潮陽者爲濟寧李君後因保升知府官至廣東巡撫而君則中道解組歸歸又不四五年以卒世或甚惜之然予觀新會何君所爲陳侯生祠

記及縣志所書宦績其功德在人遠矣世昌兄弟並從予遊聞示予新會靖變識略與岡城枕戈記敘戰守事甚詳予獨取何君志論與世昌所述行略著於篇士之遭變而不能守者其必如陳府君之知入善任以忠誠自矢而後能審所處哉

廣西布政使范公家傳

賈誼

公諱梁字昂生又字楣孫姓范氏錢塘人曾祖文緯優生高宗南巡召試二等妣沈祖封舉人妣邵父爲金附生妣徐三世皆以公貴封贈如公官公家貧好學自爲諸生名已噪白舉道光乙未鄉試庚子成進士以知縣官直隸補威縣俗嗜博公禁之嚴出則進鄉民而問之婦媪環告曰鄉者夜績得布縷若夫若子持入市則徒手歸家望哺不能得今無是矣鄰多盜篡劫恣行公躬巡徼出輒以夜嘗一夕冒風雪馳七八十里奸宄怖懾

戒不擾所治尤善聽斷抉覆發隱姦黠披露有服鹽汁死者尸腐以捶死告公入室得盜具以物探其喉而親嘗之鹹使其家人嘗之不肯觀者大譁乃強舐之獄遂定調雄縣升大興縣擢北路同知丁父憂京尹言於朝留筦順天糧臺軍食不缺上其功以知府記名服除留直隸候補公既以廉察著聲至則令鞠獄訟侏張隱曲繳繞而不可端倪者壹屬之決大獄數十有誤殺者勘牘當以故公與郡守詣總督守視總督爰書將言其狀總督怒抵書於地曰是於法當死可飭法出之邪守色沮不敢置對公曰是某所讞也違覆者久之卒白其冤時總督譚公持法嚴僚佐憚之公名由此益著大吏皆倚重公攝順德保定授永平復調保定臺司有大政令必諮而後行公益自矯厲當官直行不屈所守總督劉公屯兵於郊帳下卒掠民物民愬之公

公夜詣軍門以請劉公猶豫未及答公曰某實親見徼民言固將白之劉公乃誅掠民者而反其物命巡通水道而擒匪擾河南山東迫畿甸又命以大順廣道防河時僧忠親王戰沒曹州援師未集公以千百新集之師當賊衝悉力固拒以待大軍適有謀代公者謂公書生不知兵語聞朝廷知公堪軍旅命勿易公內不自安遂乞解兵柄賊既渡河內犯諸軍旁午而至土寇四出攻剽兵與寇不可辨識民數驚公編民於兵選驍厲銳約明令堅不急與角靜鎮密防處以無事寇不敢犯而兵之過竟者亦咸守約束無擾遷山東鹽運使升山西按察使未至改直隸直隸獄訟倍他省委積叢雜紛不可理按察使受其成而已公壹親鈎治之在職九年不少懈公性精勤在官不言勞事無洪瑣劇易必躬閱而目營之不自人手官益高則自厲愈甚故

所至官治無遺闕而於治獄尤兢兢論者以爲近世刑官皆不能及再署布政使升廣西布政使叛將李揚才擾越南提督馮公出關征之時庫無侍餘而關外險遠饋餉且不繼先是軍屢興用不足則減士卒之餉公曰是苟道也財用固吾責耳蚤夜綜畫條區彙覈汰冗縮盈出入無罅漏軍儲以充卒餉之如制士卒踴躍效命大憝克殲光緒七年有旨內召遂乞疾歸九年十一月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公廉於財而矧人之急如恐不及治威縣也賦入歲數萬錢徵而銀齋銀貴則以私錢益之邑人數請增其徵之數不許負累數萬未嘗加民一錢吏有旣歸而負官帑者將究之公適主其事曰廉吏也走告其鄉人之官直隸者不應則括己貲輸之官旣免卒不使其人知之也生平不問家產有亡祿糈所入以班族媼旣歸貧猶昔僦屋以居所衣

猶作縣時物配倪氏封夫人先卒子崇威兩淮候補運判孫開先三品蔭生女三長適直隸候補知縣章沅次適北河候補同知勞乃寬次適江蘇海州學正張敦敏

論曰公爲守令久人輒稱舉其事以方古循吏吾觀公爲司道時閱達剛毅有大臣體其視古所稱循吏意量遠矣公在大名時秦西人嘗一謁見稱道治威之政不置時去威且三十年矣而論者乃謂遠人不可德致抑獨何哉

浙江寧紹台道顧公墓誌銘

王頌蔚

光緒十五年十一月某日元和顧公卒於里第越歲三月曾孫則繹等舉公柩祔於吳縣十四都下四圍下沙塘先塋之次啟浦夫人兆而合塋焉又明年辛卯余從妹夫麟輶援淮南杜君追志之例郵狀徵銘次其語曰公諱文彬字蔚如號子山晚號

良菴繫世詳吾師馮中允所纂春江顧公志公以諸生中道光十一年舉人越十年成進士釋褐爲刑部主事咸豐三年補福建司主事遷陝西司員外郎四年擢福建司郎中六年補湖北漢陽府知府七年擢武昌鹽法道十年遭父喪解職同治九年補浙江寧紹台道任事未五稔引疾去公服官中外二十餘年所至以賢能稱在刑曹日於律章訟比盡心甄究務得廉平嘗隨節按事瀋陽同官病未能訊牒公獨自料省累年滯獄浹辰之閒決遣殆盡故事使者張壇入境有司逆勞維謹自歸餼暨贈賄必極華腆而公兩爲小行人峻絕階梯一切勿受以是見重上游考格登最御屏簡記始此矣公之以知府發往湖北也總制官文恭公署公軍諮時武漢初克幕中簿領填委公結舫而居匹馬袴褶往來江岸風雪中疾書遽奏占對不絕恆至丙

夜撫軍胡文忠公與文恭不相中任官敷政時或牴牾得公一言輒解歎曰制府忠厚長者惜用人太濫如顧君者不媿端人正士公由典郡陟監司不及五旬蓋文忠器公久因密薦之也左文襄爲某鎮所誣朝命文恭及錢副憲寶青治是獄文襄懼辱書抵文忠誓死不就逮公諗文襄非常人力請於文恭獄得解時我鄉潘文勤抗疏明文襄无他謂才可大用海內至今歎誦前識公營護事隱世鮮知者庚辛之際全吳淪莽四方僑寄鱗萃滄瀆孤城黑子羣賊覲視其旁舉烽赤天譌言一夕數起公奉命幫辦團練憂形於色首創逆師皖中之議當事持不可反復陳譬乃許猶以艦爐未具饟餉無出難之公謀之吳方伯煦委曲籌備始獲濟師用成今相國李公平吳之功大難已夷文恭走書幣禮請公以祿不逮養深維止足之義固辭不就徵

居頃丁公日昌撫吳復具疏力薦而日者相公終當再起不得已遂行觀察浙東數年於市易交聘事宜剛柔操縱胥中竅會而填闕鹹河一役利賴農田尤普云公文學淹瞻而未參侍從才堪方任而位終監司雅性沖澹不慕時榮年未懸車投劾歸里家居十五年義行不勝書在公爲小節故不具卒年七十九夫人浦氏婉婉賢淑門內無閒子廷薰諸生候選通判廷照監生廷烈更名承附貢生候選翰林院待詔皆先公卒廷廉幼殤煦榮女適奉天府府丞新陽朱以增孫麟祥三品銜浙江升用知府麟元附貢生候選翰林院孔目麟誥增貢生廣東候補鹽大使麟輅附貢生五品銜分省補用鹽大使麟頤附貢生麟士麟澥孫女四許適皆士族曾孫則忠則義則壽則繹則立則潤則效則明則正曾孫女十一公帖經而外詞學最遠集古

之妙與長蘆唐堂相軒輊晚築怡園極水木之勝弄藏法書名
畫甚夥鑒別精審雖朱性文張米庵未或過也嘗有過雲樓書
畫錄及詩詞各若干卷藏於家公歿後吳中邑義追念平吳舊
勞申牒請祠入奏報可十八年某月祠成以此志函壁纂者戶
部員外郎長洲王頌蔚書人則公門人翰林院編修武進費念
慈也銘曰

江左名閥希馮令裔鬱生寶臣幹國經世早謝纓紱歸臥東岡
文酒椒儻泉石平章龕定吳會公首建策立廟告功松豆永式
香水南帶硯山西屏魂魄樂此慶綿億軫

邊浴禮傳

徐世昌

邊浴禮字夔友又字袖石任邱人博綜羣籍才思煥發性尤嗜
詩弱冠所爲已數千篇與馬壽齡楊淞華長卿陶樑相友善有

畿南才子之目道光二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居京師閉戶讀書敦厲名節升沈枯苑未嘗櫻諸懷文宗御極膺大臣薦不次召對出典山左鄉試擢吏科給事中外簡河南歸德知府咸豐四年升南汝光道是時楚北烽火縱橫千里浴禮督師屯信陽扼險以守力抗賊氛軍書旁午數千言刻燭立就從不假手僚吏復手縛巨盜克復光息二城四川游勇糾眾犯關陽假道圖侵擾浴禮據險邀擊殺百餘人餘眾駭竄上嘉其功游擢至河南布政使浴禮負經濟才膽畧過人羽檄紛錯不廢吟詠其爲詩不主故常激昂排奐七古尤光氣逼人其和陶樑消暑諸詞清和諧婉有南宋人風味初浴禮與監利王柏心同在陶樑幕中聯裾倡和樑曰爲燕楚兩奇士柏心嘗序其集略曰詩之肇興盛矣哉然其傑者代不數人君其預於此數者乎

挺生慨慷悲歌之地天才俊拔神解超悟自束髮迨中歲吟詠
未嘗一日輟其後觸於朝野多虞人才用舍凡所以據忠款宣
憤懣者一於詩寄之夫古有仕進而才退者矣有愁苦易工歡
愉難好者矣何君秩愈貴而治詩獨勤且工也豈非悱惻忠孝
貞亮耿介之情結於內不可得而變耶榮枯得喪通嗇顯晦之
境乘於外百折而不以易其心邪世之爲詩者役於外以搖其
內非才有進退乃心有移易故爾君視榮遇若儻來適適然不
知其可喜忽歌忽喟惟導吾中所欲言者無使堙鬱故其高者
抗霄漢閎者包宙合雄者撼山嶽而悽清婉切者若風雨夜鳴
絲竹籟進也較困約時每變益工是非有他也積於內者日以
深固外至者莫能奪焉名位彌崇旨趣彌淡纏繇骨肉悵望林
泉始末不渝初志以是知君之襟懷遠矣著有健修堂詩集十

八卷空青館詞三卷東郡趨庭集行世

廣東布政使蒯君墓誌銘

姚永概

君諱德標字蔗農先世由江西遷安徽合肥之北鄉少與李勤
恪文忠游道光甲辰舉於鄉大挑選青陽教諭署滁州學正咸
豐閒粵亂及安徽歸從兄治鄉兵間里恃焉庚申下第袁壯敏
駐軍臨淮君過謁壯敏留之君必得父報乃許以功保知縣而
父母先後卒於里久之乃聞君奔喪歸哀毀不出同治壬戌李
文忠公督師上海移檄招君始閒關赴之歷辦船廠軍需釐捐
各局鉤稽精覈吏不懷姦用以饒給豐晉至道員加布政使銜
於是督湖北淮軍後路糧臺監新關稅務不加科擾歲溢六七
十萬授武昌鹽法道擢按察使逾年擢布政使楚俗狡詐縣上
大辟獄囚至必變前辭君每招原讞官覆訊坐於旁察其詞色

壯餒以知冤否囚無往復道路之困吏亦不擾江夏令誤杖城
守把總軍士持械出執令杖之毀督標中軍署門聲勢洶洶同
官不敢出或徵服君獨排仗謁總督軍士露刃環市立皆曰
蒯公好官也總督用君言亂以息調臺灣布政使再調廣東請
疾歸光緒甲午卒於里第年 十 配劉夫人先君卒合葬於
合肥西大王村曾祖諱希曾妣韓祖諱絳妣李考諱廷球妣鍾
以君貴考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子二人光黼某官
光黻某官孫七人某某初湖北有縣令與君同縣資當敘補君
持不可及君去鄂乃得房縣將之官巡撫于公蔭霖試以牘不
能辭撤停之新關委員張某君所用也後新關積弊上聞命左
文襄公查辦某獨無所染世乃服君用人之慎君孝於親友於
兄弟平生廉介其赴廣東也入覲至天津京師貴人冀君賄使

石像前十一
二二三
人風以意君笑曰吾老矣乃以財求榮乎遂移疾歸李文忠公
贈之聯歎爲有守旣葬之幾年子某來問銘乃追銘之銘曰
中興將帥維淮與湘淮首李氏程劉周張各以武達雲起龍驤
君用吏材功與頡頏年位未極渺然高翔委蛻於茲終焉允臧
欲求其績視此銘章

蔣超伯傳

江都縣志

蔣超伯字叔起幼穎異九歲詠蘆花卽有蘆中人不見秋雪滿
江飛之句未冠補諸生學使祁文端公篤藻亟稱許之道光十
九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會試第一總裁大學士穆彰阿稱其文
有瞿鄧宗風釋褐改刑部主事咸豐五年補陝西司主事次年
充軍機章京尋擢安徽司員外郎轉江西司郎中十年授江西
道監察御史時高郵露筋決口災黎盈野當軸者不籌堵禦超

伯抗疏極言之文宗特命副都御史晏端書漕運總督王夢齡督修隄工尅期蒞事民賴以安統兵大員有視師不力避寇潛逃者超伯皆具疏糾劾十一年簡授廣西南寧知府同治二年調補廣東高州知府信宜劇寇陳金缸嶠負僭號南興王旁擾郡縣超伯命所屬各邑行堅壁清野法克復信宜縣城金缸遂就擒又以肅清高涼羅定各郡敍戰守功賞戴花翎並加鹽運使銜移知潮州府事又以防禦巨寇汪海洋功加按察使銜五年攝廣州知府清釐積案囹圄幾空後以道員需次省垣大吏檄署按察使十年乞休歸里超伯性耽吟誦居恆手不釋卷所著有爽鳩要錄南溟楛語麗瀆薈錄南行紀程窺豹集通齋詩文集若干卷卒年五十五子祖勲諸生

賞四品頂戴團練大臣前陝西山西布政使林公墓志銘

謝章

公諱壽圖字穎叔祖元炳乾隆丁酉舉人署江寧督糧同知父士燦贈君早世母張太夫人苦節撫孤搜破篋殘書授讀嘗風雪中遣公負米寒餓僵踣顛於石折其兩齒至今笑則齧然公穎異力學少卽見知於閩邑侯曹公瑾弱冠舉於鄉成進士

案穎叔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進士

觀政工部入軍機處諳練有名聲又以其閒

與孫衣言張興鏞王拯相切劘講求有用之書公感歐陽公少孤承母訓署所居曰歐齋壽陽祁文端公爲之書額轉御史是時直省不修吏治閩尤甚公劾罷藩司裕鐸又薦降調浙藩徐宗幹入閩皆允行其餘所言多關重大擢順天府丞遷府尹公以嚴治畿輔帖然出爲陝西布政使漢回方構亂危途也太夫人曰急病讓夷臣職耳速行勿疑公遂託母於所親單騎抵西

安適當灞橋兵敗之後縋城入官吏驚爲天降環問計將安出
公曰吏事爲戎事根本大吏尤小吏綱領安有吏不治而可治
軍者乎故遇猾吏必剪除遇悍將必裁抑回氛漸殺而大亂繼
以大災公總荒政設粥廠十餘所四更匹馬隨一二僕役出無
定期往無定向吏胥凜凜不敢作弊百姓遠望馬首輒先奔驩
呼曰老林來矣謠曰老林來老林來粥鼎開食無災時公已迎
養太夫人太夫人至微病百姓聞之爲禮佛於終南山有亭焉
名曰慈壽旣而有伊犁參贊聯捷者統兵過境索夫馬逾例數
倍百姓泣訴公裁其半參贊大忿謂地方供給不時至以掩其
逗遛不前之故秦撫劉蓉上疏力爭朝命兩重臣按之不得根
據遂以求治太速御下太嚴入奏有旨降調會楊公岳斌過陝
以紳民公稟入告特旨賞給三品頂戴署陝西布政使兼司軍

管轉運其後遂命督辦慶陽糧臺兼管慶陽軍務復奉旨改慶陽爲全甘後路糧臺卽在西安督辦以便公養母尋奉仍補陝西布政使之命未幾西征幕府至議出關大舉欲借餉百萬令藩司分派州縣公曰地方初復流亡未安集民力恐不堪急之或虞意外且藩司屢乞終養近得請矣亦恐不能終始其事事乃中止然而已拂大帥之意矣公長不過中人而明聰機警之氣溢於大宅目光炯炯四射議論應弦赴的談笑出之或雜以談諧眾口皆廢人始懾之繼且忌之咸同中興以來部臣之權不逮疆臣部臣之所不可疆臣必再三執奏以求直國家方倚以集事亦或曲從之一意孤行例案皆不足憑故當時操大柄者不暇深知祖制且亦厭言祖制公熟於國故時以率由舊章相撐拄主者雖無以難而積不能平者久矣故公雖倖免於秦

而遂葬中於晉太夫人終於陝公奉柩歸葬既釋服丙子春入都補官歲將終簡放山西布政使時山西旱荒歷年矣不報災丁丑七月予過平定屋無門樹無皮草根木蘖俱盡民皆四散逃荒至太原晤公神采大減矣言語斷續舉酒不能飲視其左右長案文書山積小半催協餉大半則各郡縣報災請賑請緩征也予曰噫此皆藩司所應爲事也即使盡如公意亦不過循分供職之常況萬事掣肘以身殉之無補也曷投劾自免而去公曰能乎忍乎予無以應不二十日公以協餉解不及額革職然窺其籍則所解已十逾七八矣公時借帑買米倉猝未能歸款晉撫曾忠襄公謂公曰吾在此使公失官吾愧之使公失官而猶負累吾更愧之公自作歸計官款吾任之公不得已遂行送者傾城郭皆呼曰公何行之急也吾民方爲公謀償逋也行

石印本一十一
至湖北公念故鄉無一椽寸畝遂依所親賃屋以居沈文肅公
時爲江督以鍾山書院迎公主講閩督何公璟屢勸公歸然公
猶羈縻兩年餘始得行嗟乎意氣相阨勢位相陵宦場常態固
不足深怪第以賢能者遇之惋惜慨嘆愛憎之口紛然矣賈生
雖秀材固不足以敵絳灌哉嗟乎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公歸與
予久坐深言皆其家庭中事公以爲旣不見用於世則當治生
以自活於是隨俗就時不爲矯亢最後法人入寇大府奏公爲
團練大臣賞四品頂戴借虛望以消耗其雄心皆不足以酬公
志也公之以葬母歸也次年主致用講席課日公必招予及劉
炯甫刺史縱論一切子夜予倦而息炯甫健與公酬對輒至雞
三號故公家人有謝半轡劉天光之目嘗一夜公醉而鼾矣睡
夢中忽噉啍大哭口稱少鶴少鶴者王通政拯字也時其凶問

初到通政早失怙其姊教之成立公以孤露與已同結爲深交
予與炯甫淒然因嘆公之於性情不薄也近十數年予疲於書
院考校公亦少出或累月不相見公病有日矣予始聞遣人走
問公猶自言無害其夕漏下二十刻逝矣得壽七十有七日日
予走哭諸寢長子念虞前已卒官於直隸次師尙適偕其弟宗
遠有事於楚北對客稽顙者則季子同灝也公元配吳夫人繼
娶張夫人篋室嚴氏趙氏子四女八梁終年張仲炘丁菁葉在
廷趙時桐陳君常陳伯炅其壻也出處率有名位少者未字孫
一慶孫念虞師尙皆及吾門師尙請志墓予念公早達久宦生
平熟在人口且其家乘當備書故特舉犖犖大者與其遺聞逸
事則精神寄焉要於不誣而已公著述宏富已刻者詩集及啟
東錄餘或燬於火或尙待編輯自營生壙於西湖貴安山手書

墓門曰未知東越歸何傳爲愛西湖買此山昔陳恭甫編修自
史館歸補撰東越儒林文苑二傳上之其文詳而潔公墓之西
湖本水利也亦備遊觀自宋趙忠定以下修濬相繼辛稼軒來
閩有雨中懷趙丞相詞云詩人例入西湖社公弱冠與英俊諸
君子唱和合刻西湖社吟稿嗟乎宛在堂中兩朝詩老俎豆萃
於此而宋李忠定公國朝林文忠公亦皆祀湖上水木清華煙
雨霏霧之中固騷魂毅魄雲車風馬所往還下上於其閒者也
公其樂此乎公之意量遠矣予同公受知於上元溫明叔侍郎
師予入學公歲試高等也戊辰予之陝就館先師餞之謂曰穎
叔在長安子舊同郡可與論學客邊當不寂寞予唯唯嗟乎白
頭兩弟子卒皆憔悴江潭終是則重負師門者矣悲夫銘曰
其才函蓋人無眾厥心精密器無縫御風上征馬方縱飛杖敲

頭蟲成蛹吁嗟乎孤山鶴丹山鳳生有自來海山夢

公海山
夢

前身爲黃
鶴山僧

善刀而藏吾道壅削趾適屨公心痛百鍊丹砂化爲

汞吁嗟乎長夜心光耿邱隴

黃子壽先生墓表

姚永概

先生諱彭年字子壽貴州貴筑人祖諱某某官父諱輔辰陝西
鳳邠鹽法道先生以道光乙巳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湖北
布政使以卒以嘗主講關中蓮池書院士論翕然在官尤以養
士爲先故天下之士無識與不識皆稱黃先生鹽道公奉命歸
治鄉團先生已通籍告養待行貴陽長寨等二十餘寨苗漢不
相能先生得漢民侵欺狀爲伸理單騎入羅家寨山峻馬不進
諸苗爭負馬腹以達其感服如此駱文忠公督四川聘鹽道公
自助時川賊藍大順等方熾石達開由滇至雅州駱公命劉公

蓉督師先生佐其軍建策撫慰黎雅各土司已而賊使果至土
司縛以獻卒賴其力擒達開劉公巡撫陝西次巴州時大順與
粵匪結先生設閒約兩悍酋爲內應大順因斬兩酋勢頓衰軍
以安行抵省治劉公欲疏先生功上聞力辭同治元年特詔起
用又力辭主講關中書院者三年時鹽道公方宦陝鹽道公卒
乃去李文忠公續修畿輔通志聘先生任之十年成書三百卷
主講蓮池書院創建學古堂設立學規課諸生爲日記久之成
書三十二卷購書三萬三千餘卷存院中設官書局集各行省
書以便諸生市讀簡放湖北安襄鄖荆道時先生年六十矣既
至鄂先署督糧道江夏令誤笞一武員軍中皆甲先生一言定
之襄陽多會匪前官以嚴治擾及鄉民民爭入城如避寇先生
至取二魁斬之示令受匪符布者繳焚悉原宥民大安復其業

因購書數萬卷藏鹿門書院中親教諸生以官兼師遷按察使設館課吏讀律平反巨案十餘遷江蘇布政使設學治館護理巡撫懲貪墨尙朴素立學古堂課諸生調湖北布政使是時張文襄公方督兩湖與先生故人也銳意興作規模張大用財無校量先生每以爲不可靳之意稍齟齬不自得遂以風疾卒於位臨歿前一夕猶手書致糧道論漕事也先生卒後文襄公與李文忠公合疏先生治行亦曰彭年觀鄂省空乏遇事每往復憂見於色云先生愛文好士然執法不阿京山丞張福璜者以掘堤漂溺人民廬墓逮治或以其詩文進冀未減先生持不可卒論如法配陶夫人生一子國瓚某官出後伯父劉夫人生三子國瑾侍講銜翰林院編修國琛太學生國瑄直隸易州知州兩夫人皆賢孝皆先卒封皆如例先生事蹟詳在史官今獨著

其大者以表於墓墓在某縣某鄉某村距葬已幾年戊午十一月桐城姚永概表

秦君澹如墓志銘

孫衣言

純皇帝初元無錫秦文恭公以進士第三人入詞館游登侍從遂位正卿特被寵任其爲學尤善言禮其意以爲周公分六官之職自朝廷上下至於取民治軍內御方國外接四夷無不出於禮禮者天下之綱維也因取大宗伯所謂五禮綜貫天下古今之事攷其是非離合以深究治亂成敗之所繇詞近而旨遠文博而義約當是時天子躬神武之資兵威所加自漢唐聲教所不及無不請吏奉約而爲治主於惇大寬厚以涵育天下盡棄租稅以予民至於六舉稽古右文制作大備遂爲本朝極盛之會而文恭公亦以經術大儒號爲名臣文恭公旣歿諸子

皆踵科第爲詞臣諫官而從孫瀛以舉人由內閣中書歷官至兵部侍郎亦以文章政事顯於當世與文恭公皆有傳國史故無錫秦氏世爲聞家侍郎四子子友澹如其季也生九歲而孤而母朱夫人已前卒所生母戴夫人自教之幼有至性居侍郎喪哀毀如成人稍長能自刻苦讀書治古文詞爲經世之學志趣異於常兒既長游京師所交皆賢豪長者是時中朝士大夫猶以文學相尙而壽陽祁文端公爲宰相湘鄉曾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上元梅郎中曾亮仁和邵刑部懿辰長沙孫編修鼎臣桂林朱侍御琦龍侍講啓瑞皆在京師治古文以氣類相師友澹如常以所業游諸公閒諸公皆傾下之澹如既好古文其於場屋之作輒不能降抑以徇俗故不爲有司所喜一中道光丙午副榜其後連試輒不利而年垂四十親老無以爲養則橐筆

從山東安徽諸學使佐其考校先是以副貢充史館謄錄敍鹽大使乃援例改浙江同知由同知積官至候補道賞戴花翎加鹽運使銜二品頂戴兩署運使一署金衢嚴道自衢代還提調省城書局而上官有不合者於是澹如年七十矣亦倦游遂以疾乞歸歸而貧甚而杭人故思慕澹如乃請其主東城講舍且屬修杭州志澹如欣然就之行有日矣而疾作竟以光緒九年十月十二日卒於家年七十一澹如在浙久次而爲監司前後才三年然所至務持大體遇事必信其志不苟以徇人其在運司鹽場員多缺少吏因緣爲奸澹如逐其尤黠者一人而手差次其冊籍後遂無賅缺者岱山私販遏官銷請於巡撫遣官收其稅已稅則不問所之岱鹽遂行兩浙在衢州會匪起東陽民洶懼欲跳澹如陰爲之備而一切示靜鎮遂無事殺人而賊逸

州縣官輒巧法免澹如請特嚴其令且下其法各屬蓋其爲治知本多類此予始識澹如在道光二十三年時皆以應試在京師予年少氣盛喜議論人或驚爲狂澹如僻居城內浮屠不時出閒出從諸公往往予亦在稠人廣坐彼此辨爭聲震堂室甚則推床大叫以爲樂澹如獨端居嘿嘿若有所思予固以奇澹如其後予幸得第入翰林然卒出爲外吏而澹如亦就官浙江同治丁卯予在杭州書院澹如方權運使亟往視之澹如嘿嘿如故又十年予爲江寧藩司內召爲太僕卿假歸澹如方在衢州以書見賀且速予行其意若深羨予者予旣以疾不能造朝又三年而聞澹如已罷去旣罷猶爲保甲議策應越南議等數萬言幾爲世采用予於是益悲澹如之志而不謂其遂卒也蓋自大亂旣戡東南稍得息肩而海外之交益親天子方思盡

得其要領殊方絕國之使冠蓋相望賈胡逐利機舡巨礮日出
益奇以與我市而中國智巧之士亦爭爲公輸墨翟之術出奇
角勝其費不可以億計大農告竭則一切趣辦於民於是聚斂
之臣心計之說趨時合變以起功名而儒者顧抱數尺之書談
先王之法以求當於世此澹如之所以終不得其志也雖然豺
狼虺蜴爪牙搏噬之暴人固不敢撻而卒爲人擒者以有人心
之靈在也棄其所以爲靈而與彼爲類則其爪牙搏噬之暴固
能勝我以所無中國聖人之天下惟中國聖人之法可治之孔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孟子曰上無禮則下無學而賊民興自
衰周戰國之亂迄於今日而其言卒無以易然則禮固不可以
已也澹如讀先人之書攷治亂之故使其遭遇略如先侍郎時
必當有見於世而以一監司困窮終老顧使里巷淺夫操短長

以議其後此子所以爲今日天下懼也若夫窮達得喪一毫末之閒又豈足爲君子道哉澹如諱細業字應華其先出於宋龍圖學士觀學士子湛倅常州遂居於常又十世而定居無錫曾祖諱春田祖諱鴻鈞皆贈榮祿大夫曾祖妣呂黃祖妣徐皆贈一品夫人娶汪氏亦封夫人子五光簡浙江候補同知光翰候補縣丞光祖太學生光庭殤光儒浙江候補鹽經歷而光翰光祖亦前卒女一適候選訓導華賡堯孫三人澹如爲古文喜明歸熙甫氏及本朝桐城方氏姚氏詩則喜陶彭澤韋蘇州其所爲書在官者曰平浙紀略浙江忠義錄重修錫金縣志皆已刊其自爲詩文曰虹橋老屋遺集未刊而在浙時書爲西泠銷寒酬唱二集今盛行於杭州光簡等將以某年月日葬澹如於某鄉某原而謂予澹如友也以狀來乞銘乃爲銘曰

碑傳集補卷十七
我之與人不能忍言以直爲傲積爲憤怨澹如落落如囊斯括
而又嗛之謂愿以確事有巨艱慮有大難目不見睫哆口幡幡
勃也厚重黯也匪戇深念獨居鄰歌醉洵彼童而狂司其短長
惟其自信可以弗傷

碑傳集補卷十八

江都閔爾昌纂錄

監司二

按察使銜江南安徽卽補道奏調陝西委用道易君墓志銘

蕭

穆代

光緒四年正月三日吾友長沙易君以疾終於里第閱四年辛巳月日其哲嗣達鑛達鈞等將卜葬君於鄉山之原先期以狀來乞銘余以君之功業當著於太常其孝友仁愛已孚於鄉里正不待余文而顯然余與君生平風誼實有不能已於言者往者君值覽揆之辰嘗乞序於余復以稿寄存預託他日銘諸幽蓋其生平志事惟余知之最深宜其來屬於余也按狀君諱潤壇字昀芟號荷生晚號跕山石叟爲晉忠愍侯易公

雄之裔明時有諱觀志者乃由江西遷湖南長沙之烏山是爲
烏山易氏六世祖綱又徙居長沙之東礮石嶺世有隱德孝弟
力田曾祖諱仕芹祖諱文基乾隆癸未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改
甘肅鎮原縣知縣有政聲入名宦祠考諱鷓鴣均以君貴累贈
榮祿大夫曾祖妣羅氏祖妣魯氏戴氏高氏妣陳氏累贈一品
太夫人贈公生八子君其次也幼卽聰穎絕人八齡入家塾作
擘窠書筆力遒勁數年博覽載籍嘗敍古今興廢數千言識議
甚精咸豐元年受知於學使車公順軌以古學補弟子員後學
使劉公崑復拔置優等時值粵匪倡亂君以終日專精舉業終
於斯世無裨乃講求經世之業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時撫軍
駱文忠公方爲堅壁清野之計君乃奉札辦理團防又委籌釐
餉各有條法駱公深器之特疏保薦奉旨以訓導候選丁巳之

秋賊犯江西之吉安時君客太守黃公冕署中黃公以君無官
守遣之去君曰安樂與共患難違之非我所爲也未幾王壯武
公鑫督師來援一見君相得甚歡謂君才宜用兵可練勇爲湘
軍後路君乃練五千人駐水東及城圍師潰惟君所練軍迎機
應接所向有功克復吉安撫軍毓公科彙案奏保奉旨訓導選
缺後以知縣卽選逾年遊曾文正公幕府時公將上封事君立
爲擬草曲盡事情兩年之間書記要務多所倚任文正公於是
益知君深明軍務派辦湘軍營務旋以擊退安慶太湖小池驛
大股援賊并克復太湖縣城功保奏奉旨免補訓導以知縣不
論雙單月歸部卽選加同知銜花翎旋進攻安慶府城賊南渡
黃石磯至祁門大營文正公以君自辦營務以來動合機宜時
有朱軍門品隆以假歸里卽委君代統其眾又奏統湘前新營

馬步兵勇先是徽州失利僞侍王李世賢踞徽州城屯溪巖市街等處皆賊祔門孤懸賊中惟水路一綫可達鄱陽又時有游賊劫掠諸將帥多調往他所當賊鋒者惟君與唐軍門義訓兩軍人心惶惑君與文正公日夕商榷軍務一夕甫就寢公忽召入謂曰今四面皆賊正賊安在君曰在歷口公又曰子與賊不兩立明日拚決死戰君曰兵貴神速盍今早出隊先駐轅幢嶺賊至急擊之我軍得地勢必可制勝公曰今日爲往亡奈何君曰我往賊亡非我亡也公首肯遂飛書告唐軍門拔隊同行甫抵十里鋪兩山對峙中夾小溪縱橫半里許羣賊磨至君令軍分三路左右伏山巔中路鳴鼓直進交鋒而兩山伏兵旋起賊大驚望風鼠竄遂乘勝追勦黎明至歷口遣哨巡浮梁建德等賊皆遠遁且夕閒連復三城內山外江聲氣聯絡祔門老營始

固文正公特爲保奏奉旨以同知直隸州留於安徽遇缺卽補并頒賞寧紬袍袿一襲辛酉克復休寧縣城擊退皖南援賊迭經五次並克復建德縣城同治元年冬杪帥師擊屯溪巖市街賊時風雪嚴寒方逾嶺至大峽中賊突至礮矢交發軍將無策君麾軍稍退賊以爲敗蜂擁入峽我軍已踞山巔君令嚴陣堵駐劈山礮轟發賊遽披靡斬獲無算更由大洪嶺外追勦三戰三捷克復徽州府城奉旨以知府仍留安徽遇缺提補二年春轉戰皖南繞道旌德夏初克復青陽縣城青陽爲金陵後路賊所必爭君與朱軍門稟請文正公率七營守之互相犄角七月十九日僞堵王等五悍酋合營環攻復有僞孝王等兩大隊及僞奉王之分股數逾十萬一晝夜直逼城根築僞壘百廿七所聯營七八十里縱橫狼籍每二鼓合圍攻擊天明乃颺如是三

十五日時君與朱軍門均因勞致疾七營二十八哨官病及帶傷并勇弁又逾其半君力疾巡城慰諭兵民自被圍君與軍士日食減半後又減至一二合草根樹皮佐之八月二十六日遙見援兵旗幟乃令每人日食米四合整隊以待未幾援兵至內外夾擊四面會勦未及兩時破賊壘三百餘所圍遂解時僞奉王率所部大股賊眾駐太平旌德廣德州四城眾號十餘萬自青陽解圍後與堵祐兩僞王遺書於君欲拔身歸順又狐疑多端君乃草檄諭以急應圖改者六反復一二千言諸酋讀之莫不感激然尙月餘不決君乃單騎入石埭城隨行僅四親兵賊眾列陣以待礮聲雷動甫入城酋長佩劍擐甲次第跪迎君乃剴切宣示朝廷恩威及曾侯相德意眾酋悅服咸曰易公誠信待人故隻身至我輩猶有二三其心者非人類也十數萬眾一

夕落髮遂旋營擬善後事宜條上文正公行之始督官軍入城
秋毫無犯眾酋感泣不五日收復四城皖省以次廓清文正公
奏請優敘奉旨以道員仍留江南兩省卽補加正二品封典頒
發誥命三軸甲子春請假歸里逾年文正公復奏派督辦湖南
督銷淮鹽局務五年閒銷數暢旺國課日增蕩平任賴諸賊軍
餉有濟奉上諭加按察使銜己巳冬今侯相左公復委辦湘省
甘捐兼籌黔餉肅清案內奉旨交部從優議敘恭遇覃恩由按
察使銜加三級給予從一品封典三代及本身妻室頒發誥命
四軸是年陝西巡撫劉公典特疏奏調奉上諭著赴陝西委用
君聞命卽行以庚午之夏抵襄樊有目疾而返歸里後愈劇而
精力漸衰不復作出山計矣君歸自皖年尙未艾里居凡十四
年自以少孤事父祖未極色養晚年承祭戚如新喪督課諸弟

石印本一
各有成立其六弟潤壩官旌德縣賦詩遣之有惟仁無殘刻惟
明能斷決惟節無困窮惟儉能廉潔之句其他族戚貧乏各量
力助資或置薄田以贍之有青年守節及子弟貧不能耕讀婚
嫁喪葬者均爲籌畫多所成立早年文詞卽播於藝林晚尤嗜
學有心得輒手錄之集有名儒語錄讀史摘要及日記以自省
又有聽竹草堂詩文集若干卷君在皖時余亦爲文正公檄襄
軍務同事多人與余尤爲親密凡有所舉度余不甚許可者恆
輟之丁丑冬余由江南歸里曾過君里第方擬次年春復訪君
作文酒之會未幾卽得凶聞矣嗚呼余其何以爲懷耶君生於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六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配師夫人子二
長達鑛候選同知次達鈐附貢生員外郎銜候選主事女三一
適余子昌濬一適湘陰郭氏早卒一適同縣庠生黃希尙孫二

經訓經誥女孫一銘曰

軍興以來人才輩出惟我湖湘實爲超軼猗歟易君志氣凌雲
威敵能武附眾能文幼學壯行奄有眾美衡鑑人倫不謬朱紫
八載戎行艱辛備嘗功名遂暫理歸裝十有四年所見獨諦
爲善多門公私兼濟純孝所凭獨有嘗蒸秋霜春雨悲感填膺
骨肉之恩尚呂案一骨肉尚有高誼惠及閭黨身居江海志切龍
樓二豎爲崇造物同遊我性迂直世以爲否君獨余暱曰吾畏
友昔有陳亮託銘葉公謂有不實當辨空中余懷此言有書必
覈勒績貞珉永奠幽宅

頭品頂戴陝西布政使贈內閣學士蔣公神道碑

王先謙

公諱凝學字先民之純其自號姓蔣氏自蜀漢大司馬安陽亭
侯琬發迹湘鄉爲世著族後裔屢徙至明季有又轅者自江西

石印卷二十八
五
泰和還爲縣人公曾祖元咸祖安理父湘澗本生父湘漣以公
貴皆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太夫人公幼孤貧積學不遇授徒
自給道光末見亂幾已萌慨然有志經世之務時奸民結會數
千人橫行縣中有司莫敢撻張諭格殺勿論公申嚴族規逮從
亂者至祠數其罪沈之河惡黨誣控於官公詣省求理數年不
歸咸豐初粵寇起大府廉得湖湘亂狀檄吏嚴捕抵誣告者罪
事乃定二年粵寇犯長沙公與羅忠節公澤南等奉檄練團五
年入羅公軍從克崇陽通城蒲圻敘從九品賞藍翎復咸寧進
攻武昌省城敍國子監典籍六年羅公沒李忠武公續賓接統
其軍公將湘左營而公子澤灃將湘中營每戰父子先登忠勇
稱最軍中以爲榮復武昌擢知縣加同知銜從克黃州大冶興
國等城圍九江七年分統三營駐北岸陸家嘴會將軍都興阿

等攻小池口賊城屢捷破援賊童司牌克小池口晉同知加知
府銜八年復九江擢知府換花翎復麻城黃安命以道員用李
公督師入皖公以四營壁蘄水固楚疆李公戰沒三河舒桐師
潰賊踞太湖潛山諸城公營太湖之荆橋遏賊二犯九年與忠
毅公多隆阿等進圍太湖賊酋陳玉成來援大破之克其城十
年復潛山賞鹽運使銜會李公之弟勇毅公績宜巡撫安徽公
請於楚北大吏解統領以湘左營從李公於青草壩十一年賊
復陷湖北郡縣公從李公回援破賊武昌縣復之會諸軍復興
國大治諭降蘄州守賊劉維楨令誘黃州賊出伏起殲之遂復
黃州命以道員記名加布政使銜十月苗沛霖叛據壽州霍邱
懷遠正陽關三河尖諸城隘淮南北賊圩附之勢張甚李公奏
以公駐霍山六安公懸軍深入破張駿張大佩諸圩進屯六安

克霍邱增募陸軍勦立淮河水師淮南畏威反正者二百餘圩
十二月授甘肅安肅道仍留營同治元年李公奏以公督辦穎
州防剿至則淮北諸圩相繼歸命沛霖請納款公責令退還城
隘獻壽州正陽關公受其降分兵駐守詔嘉獎未幾李公艱歸
忠親王僧格林沁令沛霖助剿亳州燃賊沛霖因構於王請撤
退楚師適粵寇北竄舒桐告警兩江總督曾文正公國藩遂撤
壽正之防移剿粵寇二年正月公迎擊粵寇於舒城殲其酋又
破走之六安三月沛霖復叛圍壽州曾公檄公回援而部曲分
防穎六水軍赴臨淮公以千餘人偕道員毛有銘軍赴援破牛
尾岡東皋峯諸賊壘駢斬盈千卒爲水阻圍不解六月壽州陷
鑄布政使銜公進營穎西要隘破黃梁集劉家台近仙店陳家
集諸圩扼溜子口河道進克穎上縣斬劇賊苗憬和苗璟花復

正陽關而沛霖爲僧王所誅三年曾公奏以公督辦皖北平圩繳械事宜公稔知霍邱趙春魁六安文占魁三河尖潘塏父子轄圩地廣匿亡命殘害良善部分捕誅之於是額霍六壽及河南光固諸屬賊圩負隅者皆望風乞命公指索其魁數十人實諸法餘悉貸死旬日閒撫定數百圩繳械山積長淮底定公實終始其事時大軍圍金陵僞王陳得才糾悍寇三十萬眾自陝回竄圖救金陵狂奔入安徽境公逆擊於英山克其城賊來攻屢破之俄糾黨大至公誓死守圍七十餘日軍中資糧垂罄土人懷公德道山僻送米鐵絡繹至士氣益奮復大戰破之賊竄湖北陷羅田蘄水麻城公追擊於羅田解提督成大吉之圍不戰而復三縣賊復走安徽公閒道追襲斬馘數千解散倍徒時僧王諸軍大集公慮賊至六安地平衍難控制疾趨出其前十

月燈之霍山之長嶺菴徑險仄賊多墜崖死公遣劉維楨閒說賊將吳青汰范立川倪濳准各以眾降公督令倒戈攻賊陳得才飲藥自殺餘眾分詣諸軍投誠公擇編營五外遣散者二十餘萬人初金陵既克朝廷以陳得才勢猖獗定皖楚豫三省合勦議命曾公視師皖鄂之交至是公以三千人扼之英霍每戰身先遂殄巨寇咸推公功居首僧王檄詢軍狀公解得才屍軍前言賊懾王聲威藉蕝事不敢邀賞王手書獎勞捷奏以獲賊酋功屬其部將總兵郭寶昌而公僅還布政使銜其謙退善全如此是冬陝甘總督楊勇懋公岳斌奏調公所部援甘次樊城軍士不願遠征公攜歸原籍餉不給括私財散之引疾乞退賞假兩月朝旨敦迫五年別募安字營帥以入甘失利於華亭大捷於平涼東道糧驛遂通九月入省署蘭州道總城防軍需六

年八月西寧河州回賊大舉犯省城眾號三十萬公以所部千
五百人守禦屢出奇兵破之賊駭遁危城以全命以按察使記
名公分兵守阿千鎮諸隘屏蔽省垣迭卻劇寇既總統諸軍籌
運糧糈招商權稅錢粟皆自持理軍民感悅七年克狄道賞軍
功隨帶三級八年二月署按察使十月卸任九年復署蘭州道
十年四月兼署按察使十二月授山西按察使十一年十月蒞
任以關內軍務未蕪赴防河津十二年五月入覲還署布政使
十三年四月回按察使任光緒元年二月授陝西布政使兼理
西征糧臺三年九月上以新疆軍務大順獎轉餉功賞公頭品
頂戴烏魯木齊諸城復命優敘四年乞休七月得俞旨初八日
卒距其生嘉慶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年六十九命照軍營立
功後病故例賜卹贈內閣學士廕一子入監讀書期滿以知縣

用公貌清癯自童時畏寒盛暑著棉終身不易然精神完強劇勞不倦性樸直不喜隨世俗輒媚絕饋遺拒請託以是重爲人齟齬軍次正陽關部卒見關堡張苗幟槍擊之有爲公裁抑之總兵某以殺傷官兵誣訴僧王王飛章劾公諭督公察覆誅趙春和或劾公擅殺三品武員曾公覆陳皆奉旨昭雪將入甘湖北缺餉五十萬楮臺靳不予至樊城營勇索餉公誅倡首者自請嚴議總督以聞恩免處分光緒三年陝省旱災與山西埒公與巡撫譚公鍾麟派員密勘荒政具舉故晉饑道殫秦地晏如而御史先劾公陝紳復以厭聞災歉呈訴都察院及巡撫上陳詔勿論於此見中立不倚之難而非公忠助烏能獲上若此哉子男三澤溇縣學生鹽運使銜江西補用道澤澍舉人鹽運使銜道員用分省補用知府澤晟殤女一殤孫男七德鈞三品頂

戴四川龍安府知府德璜鹽運使銜浙江補用道德蕃候選鹽
大使德佐以劬學病瘵聞公沒哀號三日死德宣翰林院待詔
德鑫德鑫孫女四曾孫一隆昭三品廕生曾孫女五某年月日
葬某原德鈞泣以銘請銘曰

元公華裔國於期思降而爲庶支條茂蕤溫溫恭侯炎靈以濟
公暨果敏輝映曠世秉持正學匡飭頽風赤手孤心障瀾使東
出而謀軍不改素履其安如山其靜如水神智內蓄鷲伏虎夔
義勇外發霆擊電飛江淮之間盪決千里患不遺人功不私己
孤軍度隴爰奠危疆於晉於秦厥績孔彰青蠅羣飛日伺左側
雖有積矢曷汗我璧功豐於身報貽子孫樹碑刻券昭視無垠
又頭品頂戴陝西布政使蔣公神道碑銘 馮煦代孫家鼎作
同治二年三月苗沛霖再叛再犯壽壽東北西三面阻淮沛霖

攻其南築堅壘十餘外內絕者數月矣曾文正公國藩檄一軍
來援援師逼賊壘壘賊拒之力礮雨下援師百苦爭之前夷而
後進踰溝絕塹殊死鬪不十日鏖賊壘十之九存者一壘耳一
日復進銳甚壘將下矣會大風雨礮不然水深且沒蹀不得前
斂師謀再舉而下蔡汎外委邱維城以城餌賊矣是日去戰地
里許固無雨微維城再舉壘必下功之不就天也然昔日戰狀
壽父老稱之至於今不衰其時督援師者湘鄉蔣公其人也公
諱凝學字先民蜀漢恭侯琬後曾祖澤山祖秉彝父清渠本生
父文漪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氏李氏賀祖妣氏艾氏
李妣氏陳本生妣氏謝氏傅並贈一品夫人公沈毅有遠畧讀
書志在經世洞於得喪利病之故尤通古兵法道光之季湖南
有雷再浩李沅發之難亂端兆矣金田盜起蘄牙益叢公卹焉

憂之結丁壯扞州里數瀕於危志氣彌厲與從子益禮以風義相激發後巡撫廣東證果敏者也初公以母傅在不出治軍咸豐四年傅沒五年羅忠節公澤南始彊起公從克湖北之崇陽通城蒲圻咸寧以功授國子監典簿六年忠節卒於江夏李忠武公續賓領其眾以公督湘左營從復武昌府城擢知縣復下黃州大冶興國薄九江七年三月乃有童司牌之捷童司牌者背江面鄱陽而斬九江之喉襟也僞英王陳玉成率劇賊五六萬踞之夾河而壘縣互且十里中通一橋守以巨礮公所部不及千人鏖戰兼旬殪賊無算賊恃其眾不少卻或請退師公上忠武書累二千言陳不可退狀且請陸師濟九江水師溯太白湖兩道並進遂破之鏖賊壘四十有八逐北百里黃梅蘄蘄水以次下湖廣總督文恭公官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疏稱

北岸廓清實賴童司牌之一捷擢府同知八年從忠武復九江收麻城擢知府並以道員用戴孔雀翎忠武規皖公鞏楚十月忠武戰沒三河玉成西竄楚復震公與副都統多興阿敗之於宿松玉成兇懼伏太湖公壁荊橋遏犯楚之路九年進壁羅田松子關玉成之伏太湖也爲壘於其東門通潛桐之道我軍攻之經歲不下公一戰鏖其壘江寧安慶之賊數十萬來援公會多都統逆之析所部八營爲二四營擊援賊四營門其東門十年正月賊來襲我公要擊之斬首二千餘級乘勝攻羅山衝玉成穴衝內守衛嚴公先登都統繼之呼聲動天地賊大崩東門壘盡燔立復太湖潛山二城加鹽運使銜十一年玉成復陷黃州德安及其五縣他賊又陷興國武昌公援武昌賊以我軍少易之開城逆我公登赤壁屹不動潛以銳師出師後衷之賊走

城遂復復徇興國大冶下之攻黃州數月賊眾且堅公知爲玉
成守斲者劉維楨可以義激乃手書招維楨維楨以斲降選其
眾得五百人曰忠義軍使維楨將之僞爲檄稱援至與黃州賊
期及期張幟施槍礮作戰狀賊果傾城出奮擊之殲者且萬復
蹙之三台河無一得脫者遂復黃州加布政使銜十月苗沛霖
叛陷壽州南引粵西引撚踞淮左右各城隘至鄂豫之交李勇
毅公續宜奏以公討沛霖公道六安下霍邱淮南各圩來歸公
十二月授甘肅安肅兵備道仍留安徽軍潁州孤縣淮北與苗
圩比粵撚交証號難守勇毅復奏以公守潁淮北各圩之來歸
者如淮南沛霖日蹙遂詣公降所踞各城隘皆隸公淮左右垂
定矣而勇毅以憂去文正來督皖師忠親王僧格林沁攻撚於
亳州沛霖請從構公及楚師之防壽正陽者王惑之以聞事下

文正文正疏罷壽正陽之防如沛霖請一則曰赦其罪不資其力再則曰資其力勿疑其心公遂去壽袁端愍公甲三疏曰凝學自入壽州部署周密制苗腹心一日撤防既棄前功又墮苗計他日非舉數萬之師百道並攻難一鼓下也事復下文正文正卒如前疏沛霖遂再叛公亦以援壽故鐫布政使銜矣文正檄公還六安公曰我師一南則六安以北之糧復爲沛霖掠城隘復爲沛霖有勢且愈張請兩道擊之母使蔓文正始以毛觀察有銘攻壽南公攻壽北沛霖繇是不振趙春和潘塏文占魁皖北之梟也春和圩霍邱塏圩三河尖占魁圩六安犄角爲奸暴沛霖死文正以平圩繳械事屬公公一夕誅春和潘文二圩繼下於是安徽六潁河南光固圩之不率者一唯公命繳械山積時三年二月也其年夏僞扶王陳得才自陝犯皖公還之英

山再敗之公入英山賊環而攻公喬勤恪公松年檄公還公誓死守守七十日大小二百戰糧子藥且盡公自分與城存亡矣皖北民之戴公者夜走閒道薄城下以糧子藥進公士氣益奮賊緣衝車上公伏卒女牆戒勿聲俟其近擊之積醜滿山谷賊少卻有張黃蓋交龍旂而麾軍者中礮死賊蝥聚翼其尸我軍譟而出圍遂潰復布政使銜得才復圍提督成大吉於蘄水之蔡家河公倍道出鳳凰關賊見公幟輒走遂下羅田蘄水麻城解蔡家河圍賊倖公趨楚復竄皖公又還師躡之出其前遏諸霍山之長嶺庵賊不虞公之至也烏獸散得才仰藥死餘眾悉降公遴其尤爲馬步隊凡八營散而歸者二十萬人粵逆至是無遺孽矣然公不自有其功得才之獲歸之郭總兵寶昌且上忠親王書曰凝學一偏裨耳率二千飢疲之卒轉戰千餘里無

一騎一矢之助荷聖天子之福賢王之威死得才降賊數十萬幸也非力也願以歸他部之疲於逐賊者世尤服其公忠云粵逆既平燃熾於山東回煽於甘肅行省長吏爭欲得公交章請於朝卒從陝甘總督楊岳斌之請公官甘肅故也五年正月整軍而西舊部以饒紕道險遠悉遣歸而別募二千人從六月次華亭與提督雷正綰總兵張在山兩軍合逆回數萬攻公雷左而張右公當其中左右軍少卻公獨進自卯至申鏖戰重圍中士卒死者七百餘總兵周太和周清貴副將劉世澤黃德大從公久所向有功至是並戰沒有橫戈犯公者參將林正廷手刃之他賊復夷正廷公掖之馬上大呼突圍出賊稍稍引去進屯平涼賊又虜至一戰殄之九月達蘭州署蘭州兵備道六年八月逆回犯蘭州蘭州防軍僅公所攜千五百人反攻之急公潛

率健卒出西門分三道爲疑兵燔賊壘十餘里蘭州以全甘肅
軍仰食於他行省或不時至公毀家應之西寧將軍穆圖善疏
稱治兵則悍寇畏威籌饟則飢軍懷德紀實也十年擢山西按
察使光緒元年遷陝西布政使三年以籌饟功加頭品頂戴其
年秋關中旱飢卒數十萬民倍之情勢岌岌閒不容髮公鉏奸
掖善夙夜靡寧四年七月初八日遂以勞卒官年六十有九配
李夫人子三澤灃江西候補道澤澍光緒乙亥舉人道員用分
省補用知府其一殤孫七人德鈞四川龍安知府德璜浙江候
補知府德蕃候選鹽大使德佐德宣翰林院待詔德鑫德鏗某
年月日葬公於某原家鼎壽人也識公援壽時閱前勞之不竟
哀我民之多艱未嘗一日忘公也迺舉公之終始兵事者表其
墓道庶來者有攷焉若公行誼純備當官舉其職雖亦世之所

難然非公所繫於天下之大也茲不具書銘曰
湘軍之興猷舉雲上十室十邑節鉞相望亦有錄錄因人而成
螳趨蠅附動爲時英獨公柴立至要在我一旅孤行百怪一可
匪惟怪之又齷齪之節鉞相望終老監司螳趨蠅附公之所藐
力擠巧傾坦中無撓業不志充賞不勞酬天之阨之於人奚尤
人乎天平何因何極川夷谷堙我文不泐

黃雲鵠傳

湖北通志

黃雲鵠字祥人蘄州人咸豐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兵部郎
中充馬館監督時外人借用驛站車兩傳遞文書及在古北口
市馬匹雲鵠力爭之事得已出爲雅州知府土司構訟數十年
不決卽訊平之調知成都旋擢建南道署鹽茶道母憂起復再
署四川按察使勸民事理冤獄設養濟院禱雨輒應補下川南

道以老罷歸主講鍾山江漢書院者數年卒年八十

誥授資政大夫二品頂戴江蘇蘇松太兵備道監督江南海關

馮君神道碑銘

陳澧

光緒四年江蘇蘇松太道馮君出塞求父柩歸卒於塗事聞奉
旨入國史孝子傳嗚呼此二百餘年未有之曠典也君父贈光
祿大夫候選知州諱玉衡戍伊犁事在光祿神道碑君諱焮光
字竹儒咸豐三年舉人會試留京師光祿下獄君日詣刑部號
哭呼冤不得直光祿遣戍君隨至烏魯木齊乃還京會試同治
元年光祿卒於伊犁君在曾文正公安慶軍營號哭奔喪而寇
賊半天下不能行乃南出虎門泛海北至天津西出歸化城繞
草地歷外蒙古至古城子偵回部之亂不得前痛哭而返逾十
餘年恆飲泣光緒二年大兵克瑪納斯南北城君官蘇松太道

石印本一
求解官赴伊犁訪父柩奉旨賞假一年無庸開缺時叛回猶出
沒無定惟商賈得往來其間君從父祖霽慷慨能任事爲商賈
裝先往而君隨其後祖霽得光祿柩於伊犁廣東義園護以東
行君遇於安西沿途哭泣成疾至江蘇龍江關疾甚趨上海甫
至而卒嗚呼君廿年中凡三出塞極人生之哀苦勞險以報其
親而損其天年豈非至孝哉君少時治舉子業溫雅恂恂及遭
光祿之難乃發憤爲幹濟之學詳究中外地理算學製船製礮
之法性情一變爲沈毅豪壯當寇賊大起君入曾文正公幕府
爲治文書捐內閣中書保奏升同知及奔喪不得達而返今相
國合肥李公督兩江委辦江南製造局事奏賞花翎升知府以
輪船造成升道員補授蘇松太道加二品頂戴贈三代一品及
奉光祿柩歸中途得旨不論行抵何處入都引見蓋將大用也

而君遽死嗚呼惜哉君官蘇松太道監督江南海關總理各國衙門以將遣使外國命各關道議其事君議上八條大略謂使臣必有品望乃不爲外國所輕外國君相若問朝廷典章苟不能對貽羞實多又謂俄德兩國雄長歐羅巴洲法國有創深痛鉅之情英國有唇亡齒寒之懼美國僅取自保不爲遠圖中國擇交當以德國爲先英國當削弱之後不欲啟兵釁日本雖啟釁而急退雲南爲英法俄三國垂涎然不敢遽敗和議使臣當覘知外國虛實消患於未萌又謂中外交涉之事惟傳教通商兩端通商之害尤甚外國通商奪我利權若中國輪船能往外洋則彼不能奪我利華人多在外國當設理事官以鎮撫之又必有兵船以爲保護使臣亦行止自由不爲彼所牽制今號爲習熟洋務者皆市井之輩當選諸軍將士沈毅篤實者與使臣

借行習知各國兵法華人在外國者亦必有人才當收之以備
用其餘議臺灣採煤開礦議駁外國租中國地界停捐皆謀慮
精審君在上海設書院分六堂教士曰經學曰史學曰算學曰
輿地之學曰掌故之學曰辭章之學又刊譯外國之書數十種
嘗欲乘所造輪船繞地毳一周以覽各國形勢風俗其志氣雄
邁如此君卒於光緒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春秋四十有九子二
啟助啟鈞君卒後君弟江蘇候補道瑞光及啟助奉君靈柩歸
廣州與夫人張氏合葬城東銀坑嶺龍顯寺之原銘曰
猗孝子兮隕厥身垂青史兮耀千春才槃槃兮幹濟臣嗟哉隕
折迄未伸出其智略邁等倫後賢採擇可策勳伐貞石兮刻斯
文下馬讀者悲沾巾

廣西布政使江公神道碑銘

郭嵩燾

公諱忠濬字達川新寧江氏自其祖若父皆有名德不仕兄忠烈公忠源以舉人揀選知縣知天下之亂必起廣西新寧邊衝首受禍道其鄉人爲團保陰以兵法部勒馳驟再平雷再浩李沅發之亂以能兵聞天下而公及其弟壯節公幼陶觀察亦因以起其家壯節自始用兵廣西從忠烈公幼陶別起一軍並精悍耐戰名江家軍公守團練保鄉里不樂立功規進取忠烈公顧獨謂公才沈毅當事任自以不能及咸豐三年忠烈公以安徽巡撫保廬州賊環集公急募兵與劉武慎公馳援至則城圍已合連戰不得達頃之城陷忠節公死公求得遺骸令劉公護喪歸自誓與賊併命廬州曰城不復吾不歸矣又二年竟從克復廬州先是忠烈公殉難廬州詔賞公知州屢以破賊功保知府賞花翎至是歎曰吾以援廬來廬州復卽吾事畢解兵歸七

年再募勇援廣西連克興安靈州及平樂府以達桂林時諸降將屯踞省城驕悍剽殺百姓不敢問白標者尤暴亂公受密檄馳入城白標方擁眾出驟掩執之斬以徇並其眾殲焉諸軍聞者皆懾服無敢囂擢道員加按察使銜逾年石達開竄湖南掠寶慶府而西公與劉武慎皆在籍拒戰新寧武岡之交比有功同治元年詔署安徽布政使明年授四川布政使四川號雄富侈靡承大亂死亡之餘抉剔拊摩革靡以儉化梗以和蜀民大安調廣西布政使公稔知廣西錢法之敝言之巡撫蘇公不能用及他事應興革者詰難辨爭益力巡撫嘆焉遂以內召再引疾歸公開豁練達而持重寡言笑人莫測其喜愠揣事料敵神明內斷緩急輕重悉稱權量尤精習吏事明條謹法持以端平不矜苛察不尙糾劾可云賢者而使行未達其志澤未盈其量

將非所遭遇然耶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九烈劉夫人先公卒子五人孝椿候選知府出嗣忠烈公孝樸廣東候補道孝樸候選直隸州知州孝植中書科中書孝根候選州吏日女二人一適雲貴總督劉武慎公長子涼州府知府思詢一適記名總兵李輔朝次子順燾葬邑東鄉侯家寨十有八年矣其子孝樸來請曰先公之葬羅舍人文實志其墓而神道碑至今未立於禮有闕焉先忠烈公之友今存者惟公能知先人家世行誼敢請文揭之墓道以章先人之績昭示來茲遂爲銘曰

桓桓忠烈道揚貔虎附鄂交腓以踵前武公之始出淝廬在圍援戈阻前疇與騰飛悍壘蒙塗崩墉仡仡兄危鼎鑄終投一沸盤環盪決搏擊風雷傅城不及神死心摧終其事功有聞天下

始焉一注誰辨金瓦解胃纛弓屏翰江淮再移西嶠寧罄所懷
歸與求志未終方始孰云其年誦於甲子公才江河所施豈宏
韜儲餘贏斂此微名夫彝之山發名啓迹於後萬年考績貞石

直隸清河道史君墓誌銘

馬其昶

史氏清初自江蘇遷皖爲六安人世業農至松園君顯名咸同
之際其族始大三代考妣俱得贈階一品君諱克寬松園其自
號也少有偉志值寇亂與兄克諧及李公元華倡團練衛鄉里
所居在邑之東咸豐四年賊陷六安城以守禦嚴剽掠不及東
鄉李公後至山東巡撫而君亦於是年會師克郡城安徽巡撫
福濟奏保君國子監典簿克諧千總賊曾陳玉成據太湖以扼
皖鄂之吭君被檄率鄉兵攻太湖克之因留屯俄而軍食乏賊
大至城復陷克諧殉焉君奪路出復再馳賊營求兄屍不得蓋

瀕於危者屢矣益奮欲殺賊明年夏克太湖宿松所將卒多傷
殞君傾貲恤其家士戰死不恨九年春會師解六安圍保知縣
適湘軍克安慶遂釋兵歸同治初劉公銘傳受詔勦捻捻平移
軍陝西征叛回皆挾君與俱爲司饋運主營務處敍功擢知府
陝事大定劉公以疾去君臥家流覽書史有終焉之志合肥李
公督畿輔復強起之君才長於軍旅旣官直隸董工程局掌河
事一以兵法捍禦急湍或障或疏君所建議行之無不當初濬
文安中亭河次鑿靜海揚芬港舊河早潦皆賴焉而治溥沱績
尤著溥沱故直隸巨浸也同治閒自藁城北徙入古羊河下穿
獻縣阻遏不得出泛濫橫逸爲害君度地勢於獻縣朱家口關
減河三十里循子牙河故道入海于是李公上其績狀謂獻縣
新河加寬深則餘溜悉歸子牙故道下游九州縣可永絕溥水

之患而獻縣以上州縣亦暢消成灌溉之利臣始念不及此因
奏君署清河道旋實授民感其德爲立石頌焉故事河臣於京
朝官有例饋君初治河悉取羨餘金數十萬上之大府不以潤
私交御史某銜之甚卽摭他事劾之奪職李公白其誣君慨然
曰吾少無仕進之心不意武功得官幸獲助微效於清時於願
足矣更何能爲權貴折腰乎逕去不顧君爲人孝友以儉勤治
家家益起捐貲創宗祠義學時時出遊山水攜一童荷履笠以
從遇之者不知其曾將兵殺賊立功者也光緒十八年卒配宋
氏子錫康江蘇候補道孫家湛家棧家淦君葬壽春南鄉銘未
具越三十年家淦遇其利京師乞銘將納諸壙趾銘曰
績可紀曠不載我追銘之永無隊

布政使銜選用道屈君別傳

李元度

君諱蟠字文珍一字見田江西湖口人生時父夢神人授以二
弓幼績學能文章尤練史事爲諸生廩於庠咸豐五年余從侍
郎曾公入江西募鄉兵殺賊號平江軍三月駐南康時湖口陷
賊君閒道來軍忼慨言兵事每戰輒從六年移攻撫州奉檄勸
富民輸餉君襄事金溪之許灣廉正無所擾會分兵取宜黃崇
仁皖南援賊至與撫州賊合我軍失利移防貴溪君走南昌謁
曾公力言平江軍自三月圍撫至九月瑞臨袁吉建饒諸郡皆
賊窟以次來援大小戰五十有六皆告捷以餉竭故徇宜崇兵
分爲賊所乘非戰不力也請益濟師復諸路語次聲與淚俱曾
公壯之屬潰卒麇至命資遣之立散無譁者君尋赴貴溪令將
中營忌者爭齟之余不爲動君益感且奮七年三月戰鷹潭有
功得旨以訓導用未幾分駐上清司距貴溪七十里賊衝也君

以五百人搃險守屢卻賊已復分路大至乃檄他將代而令君進攻耳口寨寨去上清司又八十里尤險僻賊不意官軍驟至大敗奔斬首數百君自是以能戰聞矣九月僞翼王石達開圍貴溪君回援圍解遷縣丞賞戴藍翎八年二月達開自撫州趨鉛山圍廣豐犯浙之衢州君以中營扼黃沙港及蔣家灣賊在水東號三十萬卒莫敢渡時西安將軍福興公持節駐廣信總兵饒公廷選率兵五千援廣豐戰大南橋潰君後至勒兵道旁俟諸軍畢退乃噪而馳之賊卻四十里福公援衢州檄君從君至玉山空無人知縣袁君翼堅臥待盡見君至始起與共乘城余率四營踵至則君已赴衢眾皆爲君危賊之攻衢也環城八十餘壁勢張甚閩粵兵出城與賊戰皆反奔天驟雨饒公阻隍而立露刃刺奔者不能止君適至從上游三里亂流濟大呼衝

陣賊愕陣動城中兵反乘之追奔十里熾賊屯二十師旋福公登陴望問金頂藍翎騎而突者誰饒公曰平江軍屈縣丞也乃下城闌拊君臂曰壯士壯士君請進屯賊舊壘遲且罔及饒公未果次日賊築壘視前有加違城僅四三三里饒公曰悔不用子言然微子莫敢撓賊鋒請仍逼賊而壘君許之出結壘賊力爭殊死鬪不退饒公亦以數軍從君壘與賊共一塹語笑聲相聞槍彈穿幄如敝網軍士不能炊乃別掘坎炊而致諸壘相持三十八晝夜賊不支退屯二里許六月五日解圍遁當是時君敢戰爲諸軍冠以功擢知縣七月別賊自閩出圍廣豐余分軍禦之遂圍玉山君自常山馳援余登陴督戰中賊槍仆地血如注君大慟負余下尋用捷法破其地道圍九日賊敗而奔會曾公復出視師奏擢君同知君請率中營分防湖口許之自是遂獨

爲一軍矣初官軍破湖口拔石鐘山夷其城君至率勇修復之城周五里爲門六不費公家銖金斗粟朞月而城成其後賊攻湖口不能入繫君力也九年冬曾公駐宿松攻太湖前隊被圍小池驛檄君赴援以除夕奉檄爰舍行元日抵宿松會攻太湖賊夜棄城走君獨躡追俘馘亡算功最擢知府奉檄防廣信增其軍爲千五百人屬賊大舉來犯連營百餘里相持數月君親出搏賊屢瀕危士戰益用命賊遁去而復犯者再皆擊走之戰甚苦累擢巡守道加按察使銜賞孔雀翎賜號利勇巴圖魯同治元年余駐軍江山力戰卻賊君從當事入浙余被劾復與當事忤決計歸君以爲然當事欲重困余君力爭未幾從攻龍游諸將莫敢屯城下君及潮勇獨壁其地戰屢捷會江撫檄君回援貴溪當事牒留君君不待命立歸以是積迂不悔也二年賊

自皖南入鄱陽眾十萬君自樂平投袂往以寡眾弗敵用雕勦法膊之一夕駐某村賊謀知所在將圍攻忽心動躍起急引去賊至無所得驚以爲神旣而賊萃陶家渡官軍數十壁莫能破君夜遣死士燔其柵數重賊稍退遂以偏師獨扼章田渡渡界鄱陽都昌閔逆酋憾君悉萃悍賊來決戰君誓將卒曰戰勝則都湖彭三縣賊必皆退否則背水阻大河吾屬無噍類也眾皆曰誓與公破此賊翼日君親突陣士皆以一當十都司張時雨等戰死死者五十人士氣益厲礮碎巨酋首賊崩奔斬馘千餘三縣賊一夕遁江西肅清凱旋樂平諸民遮道炳香拜馬首獻旂纛銘功凡數十輩以觸暑得疾八月五日卒於軍年四十有七母夫人猶在堂將士哭皆失聲樂平爲罷市方捷聞詔加布政使銜卒三日而恩命至尋得旨賜卹敕章田渡建專祠以張

時雨李綿兆等耐并耐祀廣信羅忠節祠君貌不踰中人有血性不爲勢怵與人交不相背負在軍與士卒同甘苦戰必身先雖賊眾百倍命之往立往無所避畏所將中營余舊部改隸麾下凡七年纖悉循舊章將卒皆平江人雖久駐湖口一不以鄉人預也子念曾候選同知

贊曰士方因阨時負俗之累得一言知己弗能諉及暴貴獲攝尺寸柄輒忘其所自或諱之一旦臨小利害棄此附彼不待再計決甚或權位埒則抵隙操入室戈烏虜可勝道哉余於屈君非有夙昔之雅君顧嚴事余久暫夷險一致方余遭抨擊君訟言當道語輒揮涕數寓余書勸少貶損紓禍其語尤深痛烏虜余何能得此於君哉君受知今使相曾公中丞沈公侍郎彭公皆待以國士而與人言必首及余余窮於世久矣其以待君者

待人或不一而足於君乃獨得此此豈今之人也歟

布政使司布政使藹仁龔公墓志銘

謝章鉅

閩龔氏以循良顯名天下近者山東巡撫丁寶楨具其四世政績請付史館立傳得旨報可曰兩淮鹽運使其裕曰江西饒九南道嶸曰雲南鎮南州知州一發曰甘肅蘭州府知府景瀚就中蘭州最有聲則公之高祖也其得載國史者則以公署濟南府時序功辭勇號求大吏代奏而允行也靖亂先吏治公之意蓋遠矣公諱易圖字藹仁曾祖諱式毅安徽壽州知州祖諱福康湖南靖州知州父諱耀孫候選主事誥封光祿大夫母邱太夫人兄弟四人公居長逾冠由庶吉士改官知縣選雲南縣昌郎方督師奏留差遣公遂從軍以截勦劉添祥功加知府銜駐

案藹仁咸豐九年己未進士

是時英夷寇天津捻匪充斥行至汴毛旭初侍

軍歸德部議軍務省分人員不准留營奉旨遣回本任侍郎以
公帶勇出力咨部公遂率六十騎從侍郎守杞縣僧邸殲賊於
尉氏公乃隨軍攻金樓百日破之斬女酋姚郃氏而部議復促
赴滇奉旨以知府留滇補用公既行將入滇適上諭湖南巡撫
毛鴻寶舉知兵人員赴東助勦毛公舉三人應詔公與焉而張
石卿張子青閻丹初諸大帥以公英年曉事皆欲得公朝廷亦
微知之奉旨開雲南縣本缺賞戴花翎仍准留營差遣並交東
撫隨時察看蓋異數也閻中丞檄公入節署以吏事相切劘中
丞謂欲強兵必先富國欲富國必先安民欲安民必先察吏孜
孜焉日求循吏皆與公之素意合公亦盡言無隱政事大舉歲
終中丞以公爲東省不可少之員應否回滇抑留東補用請旨
奉特旨龔易圖以知府留東補用以資得力是在同治三年自

是而後髮逆賴汝洸邱元才捻逆張總愚任柱牛老洪等糾匪
十餘萬由豫竄東裹脅日益眾僧邸戰死諸帥皆無功公磨盾
枕戈殆無寧晷朝旨遣提督劉銘傳援東命曾滌生相國爲欽
差大臣中丞自將至兗以公總營務時朝旨主守黃河公以運
河爲東省門戶議守運河相國欲調公歸其幕中丞爭之密薦
於朝得記名公議東平濱黃運兩河宜設大營扼要害時運河
涸諸軍營壘未立中丞付令箭委公視師賊數千騎趨河岸公
擊卻之西竄豫相國議築河壩公請自任相國壯其言責三閱
月成工自漑口至濟寧二百餘里公率二十八營司其役如期
而畢賊復至攻開河中丞檄公督師公率十餘騎夜至賊方西
擊圩公由東入圩軍歡噪賊以爲大軍之至也遂退旦日公率
從騎渡河視地勢爲設營計賊萬餘布陣於西相距二三百步

石印本一八
二二二
不敢逼遂入湖口與副將曹正榜燃礮擊賊賊退公令斷堤築壘使正榜守之賊攻袁口公趨赴備嚴賊不得隙遂竄皖事稍定公返東平中丞疾丁稚璜方伯權篆遂實授公補東平守仍兼營務以扼守運河功奉旨以道員加運使銜丁中丞過東昌命公總河北事計東昌本屬外泰安之東阿兗之壽張陽穀曹之濮范朝觀濟南之平禹德齊及臨清之夏武邱凡捕匪事均隸焉擒匪竄入東公馳至張秋賊已由戴廟突入東阿中丞斬戴廟守將朱萬美戴廟東阿距張秋皆十餘里賊踪及河岸公率副將黃兆昇禦賊賊沿南岸東趨公飭遊擊楊長林率舟師東下一擊於魚山再擊於濼口三擊於齊河公又約河北紳士集民團一夜得數百萬人自張秋抵齊東三百餘里無隙地公奉嚴旨如有一人渡軍卽以軍法從事賴公兢業得無隕越賊

入青萊中丞率諸軍躡之朝命李少荃協揆視師率淮皖各營至濟寧議與東軍分守膠萊河張秋以西至濮范公主之議甫定而直境梟匪蠢動梟匪多臨清館陶人公前輒令候補知縣耿光裕密捕得其曹寅諸法餘匪逃直境有王五者句煽鹽梟楊三聚馬賊數百乘捻過運民心震懼起事官兵輕敵而敗勢愈猖獗然賊中以吳不基馬清和爲最驍悍公駐館陶賊來詐降公令其入見擒吳馬斬之整兵而出笑曰二凶去賊無能爲矣官兵追之急竄德州恩縣公先遣黃兆昇邀之於苦水鋪復調守備石魁陞馬隊與之合賊至解鞍欲息我軍夜突入其寨殺斃殆盡餘賊潰入夏津夏津令郝植恭先得公檄調民團扼其去路公臨前敵殲之梟匪平捻匪自出膠萊河其勢衰而諸首逆竄散相繼擒馘捻匪亦平公念河北瘡痍未復請於中丞

往撫之至德州謁李相國得軍餘米數萬石命賑被兵之家不足復請於中丞發省儲米以濟民乃安七年以滅梟匪功得旨以道員遇缺儘先題奏七月調補濟南府知府十二月又以肅清捻匪功奉旨補道員後加布政使銜九年中丞薦舉東省賢能守令列公第一奉旨襲易圖才具政績俱有可觀實爲東省出色人員深堪嘉獎著丁寶楨飭令該員勉爲循良勿得始勤終怠公捧讀感泣請咨入都引見隨擢登青萊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議設育嬰堂卹嫠所又立兼善堂爲貧民施粥施藥施種牛痘施棺施寒衣今上登極詔中外籌議海防公上防海芻論八篇李相國親蒞煙臺與英使威妥瑪議滇人殺馬嘉理事兵船來者十三國公內撫外防終役無害俸滿入都召見詢東事甚悉公請假修墓抵閩大水督撫留辦賑務捐萬金爲倡東

撫奏催回任未至擢江蘇按察使數月丁外艱服闋補廣東按察使逾年授雲南布政使未行調廣東布政使移調湖南布政使數月以前粵藩任內事被議落職後以順直水災賑棉衣三萬襲奉旨開復原銜公罷官後太夫人尙在蘇州公頻年往省旣丁母憂不久公亦得末疾遷延不起春秋五十有九耐葬中房雙峯山贈光祿之壘夫人劉氏子五晉義銘義鴻義楨義同義或議敘職官或在庠昔蘭州歷官精通兵謀公亦以書生殺賊蘭州所著澹靜齋諸書字內傳誦公亦撰谷盈子並詩稿十六集後先相望非所謂克繩祖武者耶予與公之先大夫世好也公子晉義肅衣冠來徵銘二三戚友迭爲先容予不敢以老病固辭因撮要書之若其詳則有公之自著年譜在弗贅也銘曰

其才卓犖其氣英出手有字胸有兵長城屹立登萊清河清海
晏民不驚循良之裔宜簪纓雄心未已哀九京稼軒後身無乃
眞

二品頂戴記名簡放道員前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公神道碑銘

繆荃孫

公諱心源字剛父號存齋晚稱潛園老人姓陸氏浙江歸安人
曾祖景熙祖映奎父銘新三代皆以公貴封榮祿大夫妣皆一
品夫人公資稟奇穎讀書日數行下年三十通九經尤精鄭許
之學受知于萬文敏公青藜吳閣學式芬張文貞公錫庚先輩
如徐莊愍公有壬朱司馬緒曾皆引爲忘年交與同郡姚宗誥
戴望施補華俞剛王宗義凌霞以古學相切劘時有七子之目
性喜管商書於國朝諸儒尤服膺亭林之學中咸豐己未舉人

遵例以知府分發廣東奉直督劉公長佑奏辦直東豫交界勦
匪事宜告竣以才識精明志行清直奏留直隸整頓吏治薦擢
道員乙丑簡廣東南韶兵備道行抵英德卽聞長寧土匪擾六
里鄉翁源知縣張興烈被戕嶺南姑息成政戕官之案疊出每
辦匪鄉必有耆老數輩攜婦女哀乞承認繳匪官民相爲粉飾
公視事檄遊擊湛恩榮率兵勦洗罪人斯得地方敕平自是十
餘年粵中無戕官案會霆軍叛勇突湖南入粵勢洶洶急檄湛
遊擊回援樂昌益以壯士千礮船二十水陸並捷賊遁江西而
洪逆餘黨踞閩粵之交思復蹂躪江楚南韶當其衝始由龍南撲
始興卽檄副將朱國雄扼縣城再由連平犯翁源檄參將任玉
田扼雞仔嶺賊不得逞南韶卒無恙韶關商賈貨物盈艫一物
漏稅全船充公公革除弊政凡漏稅者祇准補繳不准充公積

不刊卷一
二十六

蠹一清商民感悅六年調高廉道旋奉旨開缺送部引見繼丁
外艱星奔回籍壬申閩督李公鶴年以佐治需人奏調赴閩總
辦稅釐通商善後諸局並海防事宜署糧鹽道與署督不合卽
乞養歸仍以鹽務加耗參奏削職時公歸里已二載矣公循陔
之暇娛意林泉就城東蓮花莊北闢小園水木明瑟極清曠之
致署曰潛園酷嗜異書大江南北兵燹之後故家藏書出以求
售所得宋元版書於斯爲盛光緒戊子進書國子監舊刻舊鈔
一百五十種計二千四百餘卷附以所刻叢書三百餘卷奉旨
褒獎公在家獨建昇山橋修復安定愛山兩書院仁濟善堂義
學無不具舉張勤果公隴撫山左以才堪濟世學識閎深奏李
文忠公鴻章督直隸以氣局遠大見義勇爲奏得旨開復原官
交軍機處記名簡放癸巳引見召對一次歸抵天津卽嬰末疾

次年十一月九日卒於里第年六十有一夫人莫氏子四樹藩
舉人江蘇候補道樹屏舉人樹聲湖北候補知府樹彰幼以
年 月葬公於 鄉所著儀顧堂文集二十卷儀顧堂題跋
十六卷續跋十六卷皆古書源流金石考證之學藏宋刊書至
一百餘種元刊至四百餘種儲之皕宋樓作皕宋樓藏書志一
百二十卷續志四卷所得金石碑版九千餘通多青浦王尙書
未箸錄者作金石粹編續二百卷鑒藏書畫作穰梨館過眼錄
四十卷續錄十六卷生平篤嗜唐文於蟬斷亥朽掇拾錄存與
金石之文新出土者成唐文拾遺八十卷唐文續拾十六卷樊
榭山人宋詩紀事於兩宋詩人搜羅備至復輯得三千餘人得
詩八千首作宋詩紀事補遺一百卷其厲書小傳有仕履不詳
時代未著者別爲小傳補正四卷其他善本卷帙繁重不及編

刻者作羣書校補一百卷搜故鄉風雅補志乘闕遺作吳興詩
存四十卷吳興金石記十六卷歸安縣志四十八卷病宋史蕪
簡考黨禁始末作宋史翼四十卷元祐黨人傳十卷嘉定錢氏
疑年錄之作大抵詳於儒林文苑及書畫之士公既校正錢澣
菴疑年錄四卷復益以名臣大儒氣節文章之士作三續疑年
錄十卷儲藏三代秦漢鐘鼎彝器百餘種晉唐古鏡六十餘種
輯古今言金石者以補李學博富孫之缺得三百餘人作金石
學錄補四卷合署曰潛園總集共九百四十餘卷嗟夫士大夫
達而在上則出其經濟爲國家拯災救患措斯世於隆平卽不
然亦以培植鄉里之後進刊播古人之著述有益於前賢有造
於末學出處雖殊事功則一若公者可謂兼之矣公沒後公子
樹藩以碑文爲請荃孫諾之而未有以應也今補作此碑以踐

前言銘曰

公初筮仕才氣無雙聲名炳鑠閩江粵江五聲七政四達八窗
未盡石畫難泯眾隳自修有方止謗乏術不占豹變遂甘蠖屈
昌谷嘔心武鄉抱膝乍起東山已迫西日我在京師因友通郵
我歸江南遣子從遊不矜山海而納壤流知己之感衷於千秋
仰止亭林古今一致顧則空談公則實事詎料長才止供小試
著作永存儒林職志銘墓一諾瞬已十年荒山寂寂宿草芊芊
大名如在豐碑再鐫文以傳公翻藉公傳

碑傳集補卷十八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十九

江都閔爾昌纂錄

監司三

河南布政使孫公墓表

孫葆出

穆宗毅皇帝御極之初大學士倭文端公方以理學爲天下倡一時出其門者類多潔修自好之士其後或以直言極諫負當時重望或以功名顯而不獲終展其長者亦甚眾如吾鄉游侍郎孫布政皆其人也孫公諱鳳翔字文起一字梧岡其先由直隸棗強縣遷山東世爲濰縣人祖諱仲采父諱炤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由郡學廩生中咸豐八年舉人同治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試御史充順天庚午鄉試同考官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歷充鄉會試監試官署陝西

道監察御史疏參內務府大臣貴寶與革員李光昭交通舞弊
合肥李公見其疏曰是不媿真御史矣會奉天府丞張公奏請
定鄉試應試人數順天學政錢公奏請科試隨棚錄遺均經禮
部議允矣公抗疏爭之其畧謂我朝列聖相承士子涵濡教澤
二百餘年文風日上比年特開恩榜并諭令借棚攷試所以扶
植士氣維繫人心者至深且遠應請照舊章辦理爲宜得旨俞
允疏出土林誦之光緒元年冬簡放江西知府召見時諭以兵
燹後小民困苦知府爲州縣表率務宜多方撫恤以培元氣明
年補廣信蒞任後恪遵聖訓興利除弊次第舉行是時兩江總
督爲沈文肅公卽前守廣信以守城功赫然有名稱者也廣信
人謂公政績堪與沈公後先媲美而文肅公亦以士愛民懷薦
其賢彭剛直公巡水師至江西采輿論稱公爲清廉第一六年

升廣東督糧道時張靖達公樹聲爲總督奏請洋務專歸道員辦理公以剛正不阿爲洋人所敬憚事多遷延不肯就公議明年遂改調惠嘉潮道會德領事欲侵汕頭地爲商埠公復與力爭事遂寢不果行至今汕頭地不隸於外洋者公之力也又明年調補雷瓊道未赴是歲八月簡授安徽按察使入覲蒙溫諭嘉獎抵任未逾月兩江總督左文襄公奏調赴江寧訊賂賢基獄是獄經數年未決公推鞠一晝夜遂成信讞文襄公大悅以爲明決無倫也旋拜河南布政使之命未數月又奉命署漕運總督任事兩月將返豫又奉旨馳赴上海查辦事件公據實覆奏并附陳援閩兵輪有二艘不可用請飭南洋大臣慎益加慎毋損軍實其後二艘果以竄遲至沈人始服公先見之明公旣回任旋奉命護理河南巡撫前後巡撫使爲鹿公傳霖邊公寶

泉皆公同年友又皆嘗受學於倭文端公故吏治號爲清明然
鹿公治事精嚴公則濟之以寬大而自受撫篆後憂勞過兩
目漸生翳障及邊公接撫篆公遂以目眚請告奉旨賞假兩月
毋庸開缺蓋異數也會部敘歷年籌餉勞賞加頭品頂戴公益
感激圖報乃假滿疾仍未痊復申前請遂解任回籍以明年四
月某日薨於里第娶于夫人子四符篋範箴符議敘鹽場大使
篋議敘按察使經歷範箴皆候選教職孫十一人曾孫幾人公
之薨也吾友柯編修實爲行狀以備史官之采擇獨取公奏疏
有關時政者詳著于篇予爲掇其大要因竊歎近日新政之多
紛更惜無人爭言如公其人者始公與游公同爲御史俱以言
事知名游公由臬司內召官倉場侍郎卒以微過去官公雖官
終方伯而歷權督撫行將大用蓋朝廷之知公深矣而不幸未

竟其施此尤可爲慨惜者也公子符等嘗問公所得於倭文端者爲何曰吾師一生惟守母自欺三字其教人亦如是嗟乎此可以知其淵源所漸矣

袁保齡傳

章授

袁保齡甲三小子同治元年舉人兄保恆自有傳咸豐間甲三視師淮上保恆暨其從兄保慶皆從征役保齡奉祖母郭母陳里居尋甲三積勞成疾保齡太息流涕曰吾父力疾督軍諸兄頻年戎馬吾不能執干戈衛社稷非丈夫也所不忍離者重慈奉養耳祖母及母嘉其志命之軍時兵餉奇窘躬歷各營拊循眾志固結雖飢困中皆能踴躍用命二年蒙城餉竭苗沛霖踞懷蒙窺陳宋甲三已乞病歸復被命督辦團防保齡周歷各團撫其反側各圩曉以利害使苗逆不得合從內犯張總愚率大

石印補十一
三
股再犯陳州復會合兵團分籌堵禦危城獨完羣捻紛竄孤其
黨羽官兵乘之皖豫肅清甲三以己子不列奏報曾國藩一見
目爲國士尋甲三卒蒙恩賞內閣中書五年補缺十年記名內
用十一年恭校剿平粵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告成保侍讀遇
缺奏補光緒三年恭纂穆宗毅皇帝實錄全書過半賞花翎並
換四品頂戴恭纂玉牒告成奏獎俟補侍讀缺後以知府在任
卽選並交部議敘四年以兄保恆奉命籌辦豫賑盡瘁以卒因
念直晉陝豫游譏不速拯流亡伏莽一煽蔓延大局匪第爲桑
梓患時方補侍讀慨然以兄志未竟豫民未活呈請開缺歸里
辦賑盡出家財益以稱貸遠近聞風傾助大河南北全活無算
舉凡賑災善後興水利置農具靖奸宄無不力陳撫臣次第施
行豫撫涂宗瀛以捐助豫賑不敢邀獎奏聞稱保齡念累朝叅

養之恩遵父兄勇於爲善之教倡率鄉人勉圖博濟毀家紓難
出於至誠詔敕部照各省賑例給獎遂以道員不論雙單月卽
選加三品銜五年實錄全書慶成賞二品頂戴保齡歷官內閣
中書侍讀十有三年於天下要聞博考遠覽熟悉掌故七年直
隸總督李鴻章以其曩侍甲三軍中襄事諳習戎機博通經濟
才具勤敏疏調辦理北洋海防營務諸差時准練各軍集於津
沽保齡勤力蒐討遇有民兵交訟之案率右民抑兵以保良懦
八年朝鮮亂黨內訌毀日本使館日兵輪駛仁川口日使臣以
兵入漢城保齡奉檄援護慶軍統領吳長慶方率六營東渡保
齡建議韓王孱弱宜大舉戡亂選得力軍數道並出清理案犯
更訂條約遣忠正廉誠胸有今古者統勁旅長駐彼都扶起孱
王實行監察效衛文治衛力策富強與遼東三省左提右挈實

東方一大屏障若敷衍了局韓其不肝食矣力請調宋慶所統毅軍爲後盾吳宋皆甲三營部會同袍澤願以軍旅自任直隸總督趨其言日人知我有備遽與韓議和時我國方擴張海軍當事謂宜持重議遂中寢韓亂既定直隸總督疏請以道員留直隸補用乃益銳請整頓軍實是年冬赴奉天旅順口督海防工兼辦水陸軍防務先是奉檄履勘沿海通籌形勢無以易旅順者跨金州半島突出大洋水深不凍山列屏障口門五十餘丈口內兩澳四山圍拱形勝天然誠海軍之奧區也於此濬淺灘展口門創建船塢分築礮臺廣造庫廠設外防於大連灣屯堅壘於南關嶺與威海各島遙爲聲援遠馭朝鮮近蔽遼瀋實足握東亞海權匪第北洋要塞也至是規畫建築九年李鴻章奏飭駐工督率稱北洋防務以旅順最爲繁鉅西國遇此天險

可爲水師窟穴必以全力注之北洋歲收經費有限祇可就現有財力逐段竭蹶經營開山濬海工大費鉅購料運器於西洋派員雇夫於直省與內地工程迥異初旅順於七年閒試辦築壩濬澳久無成功灘地沮洳海潮怒撼百計不足捍禦保齡受任迭與提督宋慶丁汝昌臬司周馥道員劉含芳等察勘妥籌次第興作其築攔潮壩一役於冰雪風霧中督工役植立壩上四十日仿栗毓美石壩純用塊石護之始獲堅穩時荒島初闢海聲硠硠內地賓僚率相視裹足保齡晝督洋匠土夫工作夜則篝鐙草文書恆以一身兼數任其勞苦非常人所能耐法越構舛法人聲言北犯旅順口僅成黃金山礮臺一座保齡跋山涉海測地鳩工不數月而東西兩岸七臺成又設備戰士臺無數分置克虜卜大礮添置防營環營數十丈植梅花椿阱沿岸

伏旱雷海口伏水雷以防敵兵暗襲其時津沽旅順陸路二千里未設電綫急請興建聯絡防軍節節布置聲勢俱壯法艦遂未敢北窺其規畫旅防戰守也則以嚴防後路爲要義任守者自西南之饅頭山訖東南之嶗嶂嘴分段布置敵船逼近洋面環攻各臺則守臺者當之任戰者專顧後路與礮力不能及之零星口岸大隊游擊隨宜策應倘各臺堅守而寇來襲我則任戰者當之其通籌金州旅順大局也則以客軍久戍非長策添練土兵爲要義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嘗就海口隙地種桑柘教民紡織設學堂導民忠義屢陳當道思起長白寶廷駐金州部勒金復五城旂兵寬籌餉養而以宋慶專司簡練以開遼民敢戰之風聯奉直之疆防合兵民爲一體尤於議懲庸將不稍貸請申軍律如臨陣潰逃或畏葸不前宜照前明傳首

九邊例於正法後傳示南北洋以昭炯戒十年夏季李鴻章會同吳大澂張之洞等出洋巡閱以旅順新築礮臺營壘堅緻曲折頗據形勝操演水雷旱雷均漸熟習設海上有事牽制敵船冀可憑險固守合疏奏聞稱保齡督飭之力會朝議立海防衙門大治水師李鴻章飭保齡密議乃建六策一曰重事權謂宜設海防大臣一人凡七省防軍制兵在海口二百里者司道都統提督以下歸節制黜陟用舍均以海防大臣爲衡關道任兼海防宜照糧道屬漕督例以海防大臣爲專轄一曰定經制由部頒關防制同六部設參贊一視四五品卿大臣駐北洋參贊駐南洋或暫置翼長二員一駐渤海一駐南洋別設南洋水師統領一凡歲時查閱防營得失師船勤惰制器良楛皆爲參贊若翼長職之又設四司曰軍政曰船政曰度支曰考藝每司設官

由中外大臣遴薦一曰建軍府應以旅順爲建牙爲師船歸宿以威海備巡閱一曰簡船械宜將機器製造統一整頓中分兩大端曰製造宜分寄責任槍礮宜規定畫一一曰籌用費減額兵汰江海舊防一曰儲人才宜設水師小學大學練船別設科目優予出身洋洋萬餘言而終之以無競維人且謂人才不出縱使船堅礮利其孰與奏折衝之效慨乎言之逮甲午之役日人逆慮攻旅順不能破適銘豫各軍分顧遼瀋後路空虛遂得乘虛襲擊坐失天塹論者惜之是年十一月韓亂黨附日本者乘沽口封凍駐韓防軍皆屬北洋電綫未通意欲斷其接應謀爲不軌韓逆首金玉均等戕害大臣迫脅國王僞請日兵入衛舉國震動保齡從子世凱駐兵朝鮮迎護韓王馳報保齡急電北洋由旅順分籌接應立集水陸軍轟冰渡洋駐馬山口以厚

兵力密稟力陳法氛圖南警報方惡宜款法以紓兵力調南北
洋各艦合力救韓規定久計赦李是應以堅韓民內嚮韓刑政
失當中國力盡保藩之義須越俎代謀若虛與委蛇終爲越續
語極切摯李鴻章據以入告朝命吳大澂續昌馳往查辦亂黨
由北洋設備接濟日使井上馨後我軍三日始至懾於聲勢復
與韓定約實保齡在旅順籌濟策應之力日本鑒於壬午甲申
中國防軍兩次赴機迅速詭議互相撤兵遂有天津之約朝鮮
君臣亦堅請赦是應旋即釋歸而外侮內患逆黨紛持無兵力
以鎮之卒未能悉如保齡初議保齡以韓勢日危乃請於邊門
鳳凰置重防西連旅順東接琿春舉張曜督治之遙顧朝鮮庶
金旅防軍首尾相應請添漢城至邊門電綫通軍報資控制李
鴻章皆用其策陳奏施行尋李鴻章奏派保齡從子世凱駐朝

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因言自古交鄰視乎強弱兵事與使事相維持未可專恃筆舌日俄爭先圖韓英德實陰忌之宜聯與國以拒敵厚邊備以圖戰北洋兵輪時巡仁川大同各口弭患無形韓王被閔妃黨蠱惑媚外甚力非速清君側實行改革莫挽危局李鴻章以爲然卒以牽於時勢未行也十二年醇親王親閱旅順深以海防布置合宜袁保齡尤爲得力奏聞下部優敘十五年七月病卒於旅順防次李鴻章奏陳其經營旅防保護朝鮮以死勤事請照軍營積勞病故例優卹詔從之賜祭葬贈內閣學士蔭一子如例保齡自弱冠從戎心存君國及官中書師事倭仁李棠階研究性理之學時洋務爲人詬病保齡慨言時局至今日竟若洋務必不須正人正人必不解洋務事無大小未有舍君子用小人而能濟者安得擇純儒志士勉以共

勵洋務論處外人以忠信篤敬爲主論練洋操以有勇知方爲
主又嘗引曾國藩救世變者莫大乎忠誠一語以自勗故其壯
歲所成就已如此而卒年僅四十有九李鴻章奏請卹典疏亦
深爲朝廷惜之宣統三年河南京官吏部右丞孫紹陽等以保
勳勳勤卓著遺愛在人略謂光緒閒豫省奇荒禦災捍患厥功
尤偉呈請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史館附列袁甲三傳後得旨俞
允子世承蔭生山東候補直隸州知州世顯江蘇候補同知世
敷附貢生分省通判世同廩貢生湖北候補知府世傳附貢生
二品頂戴候補四品京堂世威候補布政司經歷

贈內閣學士銜署永定河道金公墓誌銘

袁祖

維光緒十八年夏故觀察金公卒於里第越若季冬六日葬於
嘉興之揚墩烏乎惟公勲勳亨毒毗庶未竟其用而大河以北

山以東西謳於衢尸祝於室者勿衰非其仁聞寢浹然耶公諱
福曾字茗人先世故休寧程姓從外家氏五世祖總憲公占淞
仁和商籍因家於禾今爲秀水人也祖衍宗嘉慶庚申舉於鄉
爲溫州教授考鼎變臨安訓導邑城陷殉焉贈國子學錄銜公
結髮嶷然爲王父所器弱冠補弟子員大寇躡東南公屏舉業
博綜景部負匡濟之略會處州陷王父方官東甌邦人大恐城
守卒完公之謀焉以大功保訓導旋從合肥李公平蘇州制置
善後勤恤離散民以大和累保知縣擒匪起徐海當兵衝觀察
張靖達公辟長參佐入暮帷幄出主行營飛書羽檄之任當是
時公儻然儒者耳操決軍畫雖嘖喑宿將咸詘服謂勝專閫之
任軍罷而大府方以百里試公同治七年署婁縣十二年署南
匯明年調吳江公爲政除苛解媯公門洞然民隱畢達於婁使

民知蠶桑於南匯爲民豁漁課民有脫賊中歸者其叔攘其產
誣爲逋賊前令已成讞矣公廉知之遽釋寧家民攝然稱神君
吳江故劇區下車則建鄉賢楊忠節陸朗夫中丞祠修方志興
復陂湖百弛具張會受代去公以觥觥端貳才詘志治盤錯卽
亦不久而所至闢講舍倡善會如一轍日不暇給而政理岌然
矣光緒三四年晉豫菑東南義振四十餘萬以公董之是爲公
主持振務之始至則徧振新安澠池洛陽登封嵩偃師宜陽孟
津汜水陝靈寶閿鄉最凡十二州縣收贖開歸陳府婦稚以千
計又疏宜陽故渠斲引伊洛溉田二十萬畝又眡澗水所經製
龍尾車教民浚渠斥水其不及渠爲穿井數十所自是歲有秋
新澠困於絲公實車馬代之府事無闕民蘇彫勅臺臣嘉其能
將甄敘公辭迺援例得道員保加三品銜五年主晉振卒事復

振畿輔晉之菑也赤地千里畿輔則病於水合滹沱潞衛漳滏諸河駢注三空口伏秋盛漲強潮抵悟澗漩而不下則逆流涌灌齧隄決田廬蕩然雍正中怡賢親王鑿減河浚東西淀眾流得渟畜崩突之勢始殺又分支蜿蜒而東昏墊以平歲久法稍稍壞濁流雍閼寧晉溢河自藁城北決灌晉州以上矣公既議以工代撫則循賢王之舊於玉帶下流導中亭河達於東淀理臺頭以下至韓家墅修三河頭隄而大清河治於河閒以北靜海以南築隄三百餘里開王家口支河而子牙河治疏青龍灣筐兒港恩縣四女寺減河異道走勃海而南北運河治以十三年五月工畢而永定河決公奉檄署河道明年再決再署河自康熙時于清端用隄流法約束使注西沽數十年無遷徙改河後長洶陞塞浸穿運而過公爲其難而躬瞰睇川原案行沮洳

閒靡畫防御役以時完而神明瘁焉中復振順屬東南二廳直隸天河者一振東省者二公之治振嚴於覈戶而寬於放錢隱射園中飽者戒不敢試而蓄民熙熙聞公來如挾纊先後以百萬計無不得其所然公重勞手足以不仁十五年遂引疾歸歸而澗大水議振當事復以煩公公力疾措置如治晉豫時仍理隄隄濬塘河民以畢振而貽之利會奉諭疏餘杭南湖公爲會辦治如法明年三省復饑公念不與巡氓振贍之役乃募貲各十餘萬往其惓惓務悉養民忘畛域如此於公之六十也昶以文壽之竊高其行而閱其勤公方蹴然不敢告勞治理兢兢徹于九重傳旨嘉獎者五卒以夙夕將事寢沐霧露休假未幾遘疾無瘳相國合肥李公以聞詔贈內閣學士銜烏乎遽哉公以不朽矣享年六十有五配張氏繼配李氏杭城陷投水死旌如

例繼室錢氏子二兆蕃光緒己丑舉京兆次應蕃銘曰
惟民所天既艱且鮮孰司之牧而弛其肩馮蠡不若俾民孔棘
以公胝胼爲民衣食衣之食之金隄危危漉沈澹菑甘棠是詒
公美且武佐鷹揚府公廉而能吏治蒸蒸日上福我三輔
來旬來宣方施厥緒胡不憇遺松檟晤晤民感而欷口騰於碑
勒銘其阡歲史視茲

李金鏞傳

錢基博

李金鏞號秋亭萬安鄉李巷人也故賈事同縣余治爲弟子咸
豐十年投效淮軍用事例及保舉累官運同賞戴花翎已而歸
光緒二年淮徐海沭大饑官賑勿給而民氣剛勁飢則掠人食
旅行者往往失蹤相戒裹足金鏞獨慨然往撫視至則圖饑民
流離狀馳書江浙閩粵募義賑全活無算三年四年山東直隸

河南山西水旱薦浸金鏞卽由贛輸出江南境歷山東之武定青州兩府屬十餘州縣直隸之天津河閒冀州兩府一州屬二十餘州縣先後經放官紳賑銀七八十萬自籌賑銀十餘萬論者謂東南義賑出境遍各行省實以金鏞淮海一役爲嚆矢旋以辦賑功擢知府需次直隸六年吉林有意於治疏設州縣將軍銘安咨調道員以下於直隸以吉林窮邊地瘠又苦寒無肯往而金鏞請行明年受檄往琿春度荒地四十餘區招徠墾種蘇城溝者在琿春東咸豐時以歸俄羅斯所在數千戶皆華民也以彼征斂苛積與迕俄威以兵金鏞召遷界內墾田與之民賴以全是時吳大澂以三品卿奉詔來定界金鏞獻議謂昔年分界初未照約劃線而罕奇毛闊威等鹽場海口我所必不可讓者皆列線外中俄條約故以海中之嶺爲界東屬俄西屬中

國宜據與爭大激度俄不從則姑索黑頂子黑頂子者背海面
山去琿春六十里周以俄境中一線達琿春不足索也金鏞以
大激意難違姑佐索之俄亦以非要地歸焉顧俄頗敬服金鏞
與書特署曰李知府自外姓名之而已八年署吉林府攤丁於
地民田病潦出俸溝洫之明年移署長春府金鏞故坦易不事
威儀所至視民如家人與言孝弟力田操南音恐民不喻反覆
不自休民以是益親愛之出俸倡建養正書院購書數千卷度
資學者且厚其廩餼又建同善堂一時有李高兩青天之目高
謂奉天昌圖府知府高同善而金鏞請免丈量夾荒事民尤悲
思至今初長春故蒙古地流民墾荒者具押租錢納蒙古王公
領地歲仍納租錢久之墾踰所領故曰夾荒於是丈量議起民
復釀錢賄相與立永不丈量碑矣既而理藩院請丈量詔如所

請金鏞爭之將軍且揭碑以獻曰丈量公有得某有得他亦各有得不丈量則皆無所得也將軍笑曰得幾何金鏞以手作勢曰若而數將軍又笑曰君休矣時銘安已罷將軍蓋希元也未幾希元去金鏞亦去詔理前議將軍遣官往民逐焉數年乃令加租免丈量民或如令或則否將軍尤嘆前事遣兵往而將士利民有肆誅掠死者不可殫計時光緒二十年矣自是子遺者悲所遇之酷而重思金鏞曰李知府在何至此遂祀爲社公焉先是金鏞以十三年擢道員直隸總督李鴻章黑龍江將軍恭鏜奏保開金鑛於漠河漠河者在黑龍江省北邊界俄而俄人嘗盜金沙於此以十一年秋中國派兵驅逐而俄商薩比揚遂呈於使俄大臣劉瑞芬請領租採金蓋意不能開採而覬覦之心未已也金鏞既奉命遂勘道入其地名元寶山金脈自額爾

古納河西山發源經奇乾河阿勒罕河抵此直至阿木爾河下
流計長五百餘里而元寶山在漠河東數十里兩邊帶坡高山
中閒溪河寬丈餘昔年俄人卽在此溪盜挖迹長十四五里而
金鋪得金沙於此歸以示美國化學師樂百時謂此沙千分中
得淨金八百七十一分銀七十五分鉛硫磺鐵五十四分可與
美國舊金山之金比埒云遂仿西國公司之法訂黑龍江鑛務
招商章程向南中招足股銀二十萬而條議便宜十六事厥尤
爲李鴻章稱許開邊至計者有四曰自備輪船黑龍江本中國
地今則爲俄所獨占以我無船也自愛琿溯江抵漠河千五百
里冬猶可踏冰行車夏則我無舟濟兵糧往來不得不借俄輪
然漠河金廠久爲俄覬今我一旦自開彼不必違好興戎祇須
輪不我借卽糧無可運金廠中人便束手斃矣曰招回流民漠

河地屬遐荒民無土著而前爲官兵驅逐流離俄境之華民卽俄人盜挖招集之華民也今擬招回爲我用以資熟手焉曰開通陸路齊齊哈爾省城至愛琿八百五十里愛琿附俄輪抵漠河千五百里是水陸兼程須二千三百五十里也若省城逕抵漠河本有陸路可通因山深林密人迹不到其冒險身入勘得兩道一由省城直達僅止一千四五百里而一由墨爾根取道千九百五十里亦視向來水陸兼程爲近矣曰保護募勇今漠河口駐兵五百防邊尙慮不足勢難調撥保廠須另募一營由金廠籌給口分而總辦統領訓練內資鑛工之彈壓外與邊兵爲聲援鑛務邊務兩有裨益李鴻章遂以入奏詔如其請惟漠河極邊苦寒夏天積雪而掘地四五尺冰凝如鐵繩深鑿堅溶冰淘沙其初鑛工多逃亡而金鋪殫心撫綏兩年之間得金三

萬七千餘兩財用有資然後撥兵開道以寬一丈爲率分哨定
隊披榛伐木皆自古行迹所未經既而道路通闢人皆趨利遂
以亙古之絕域窮荒一日商賈駢集屯牧並興隱然與黑龍江
北岸之俄設軍府相撐撐而自行輪船則江面不令獨占招撫
流亡而生聚卽以實邊外以折強鄰窺伺之漸內以植百年根
本之謀而李鴻章尤推其功焉旋勞瘁怔忡發病以十六年九
日卒於漠河事聞奉旨贈內閣學士國史館立傳於無錫原籍
建祠蔭一子知縣以爲絕域宣勞者勸

黎庶昌傳

夏寅官

黎先生庶昌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少染家學從莫子偲鄭子尹
兩先生游稽經攷道學以大進同治紀元下詔求言先生方二
十餘歲年少志銳隻身行萬里至京師以廩貢生應詔上書論

時事萬餘言其大要歸於進賢退不肖正人心厚風俗不憚反復敷陳直言無隱忠愛之忱溢於言表是時河內李文清公棠階以名儒入政府建議宜擢用風示天下會曾文正公駐軍安慶上命以知縣發往安慶大營差遣文正優禮之嘗謂蕤齋生長邊隅意氣邁往行文堅確鋏而不舍可成一家言文正幕中皆當世賢豪先生與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無錫薛叔耘溆浦向伯常交尤篤文正歿先生浮沈州縣近十年充出使英法德日四國參贊五六年未盡所用鬱鬱不樂已而天子驟用爲出使日本大臣任將滿遽丁內艱服闋復起用前後凡奉使六年熟通彼此之情因機適變剛柔互濟鄰邦歎異折服之暇至東京書肆搜羅宋元舊籍與宜都楊守敬商榷刻成古逸叢書凡二百卷二十六種皆中土希見之本任滿僑居上海朋舊歡

蕭然物外合肥李文忠追論前勞遂復有川東兵備道之命
蒞官二年規畫興革秩然改觀已而靜覘世變不欲久任事遂
乞病引去鱗里未久卽卒先生讀書守曾文正家法嘗議十一
書應立學官曰昔周衰孔子自衛返魯憂道不行退而贊易紘
書刪詩定禮樂修春秋垂範百王是爲六經樂經遭秦而闕僅
存其五然而孔子沒門弟子各闡師說曾子述孝經游夏之徒
撰論語左邱明公羊穀梁傳春秋至戰國而有孟子爾雅禮記
浸尤晚出自是而七經九經十一經之名以立及至孟蜀刻石
成都十三經遂著爲令其於孔子所刪定固已增益其七八矣
唐雖以經升老子而不久卽廢南宋時朱子作集注始於戴記
中摛出大學中庸以配論語孟子題曰四書詔學者讀書當自
四書始淳熙以降翕然宗之元皇慶中定制以四書試士明代

迄今樂其易簡因仍不革發題考試先四書而後五經廢注疏而遵朱說道術因之一變然而私家誦讀往往溢出令甲於羣經外頗有視爲不刊之典者當周末時莊子著書多寓言然其指事類情在諸子中最爲瑰放特出陸德明釋文已列爲經而作之音義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王逸注楚辭尊離騷曰經朱子從而不廢後世騷學選學相因爲用欲祛文章流別之僞文選其最要矣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闕識孤懷蓋未易幾也班孟堅紀述漢事斷代爲書文字之淵源經世之大法粲然畢備許叔重說文解字博奧精嚴六藝遺文賴以不墜實軼爾雅一經之上本朝蔚成經學儀禮十七篇士禮雖存頗闕王朝邦國舊典欲觀後世帝王因襲之迹惟杜氏通典馬氏通攷博而有要通鑑上

續左氏事始三家分晉體大思精言駟而不雜則亦優視聖作矣杜子美冠絕古今詩人韓愈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子使孔門用詩文二子者入室矣校此數家之書其傳之遠者一二千歲少亦七八百年非有名爵利祿之資然而歷世相承誦習不絕人心眾好之同如飢渴飲食不可一日離其視爲經固已久矣往者嘗與曾文正公討論羣籍公獨以謂子若莊子辭若離騷集若文選史若兩司馬氏班氏小學若許氏典章若杜氏馬氏詩文若子美杜氏昌黎韓氏所謂曠代命世大才也躋其書以配經典誰曰不宜今以功令之所頒若彼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若此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竊謂莊子以下十一書宜因私家肄習特爲崇異立入學官使列十三經後以莊子次孟子楚辭文選杜詩韓文次毛詩史

記漢書次尙書通鑑次左氏通典文獻通考次三禮說文次爾雅各降一等命曰亞經於以廣術興微翼贊聖業非復設聞曲學之私將樂與海內知言君子一平其議也又輯續古文辭類纂文四五百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曰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畧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殺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卽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

石印本一
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涂挈攬眾長轢
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
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
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昔聞
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
之旨合而非廣已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儷
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
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
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旣敘述
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曖姝姝而私自
悅以足也然遂欲執涂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所著有拙
尊園叢稿六卷輯古逸叢書二百卷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

先生承其鄉莫鄭諸老遺風表章先賢獎掖後進皇皇然如不及聲望益高卓乎爲黔中祭酒先生歿而西南耆儒盡矣

○黎庶昌蕪齋事實 蕪昌識

黎蕪齋觀察名庶昌貴州遵義縣人黔中有莫鄭之學觀察獨治古文尤好談經濟家言咸豐閒以諸生上書釋褐宰吾鄉青浦縣循聲著聞曾文正公以奇才薦光緒中兩充出使日本大臣宜都楊惺吾廣文守敬隨之東渡廣文精於校勘學問淵博日本爲同文之國楓山金澤諸官庫私家如松崎符谷藏書皆未散值明治改革之初彼都士夫不甚留意於古學觀察遂於其時搜訪墜典中朝所已佚者好寫精雕又得楊君助之成古佚叢書如千種影宋蜀大字本爾雅三卷紹熙本穀梁傳十二卷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元至正本易程傳六卷繫辭精義

二卷舊鈔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一卷集唐字老子注二卷
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莊子成玄英疏十卷覆元本楚詞集
注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影宋蜀大字本尙書釋音一卷影
舊鈔卷子殘本玉篇三卷半廣韻覆宋本五卷覆元泰定本五
卷覆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十一卷文館詞林十三卷半瑠玉
集二卷影北宋本姓解三卷覆永祿本韻鏡一卷舊鈔卷子本
日本見在書曰一卷影宋本史畧六卷影唐寫本漢書食貨志
一卷仿唐寫本急就篇一卷覆麻沙本草堂詩箋四十卷附外
集一卷補遺十卷傳序碑銘一卷目錄年譜詩話各二卷影舊
鈔卷子本碣石調幽蘭一卷天台山記一卷影宋太平寰宇記
補闕五卷半哀然巨帙摹勒精審毫髮不爽初印皆用日本皮
紙潔白如玉墨如點漆醉心悅目旋節至滬卽以其板付江蘇

官書局貯之流通古籍嘉惠後學與敝帚自珍者異矣潘文勳師時奉諱在里聞之矍然曰莼老真豪傑之士哉昌熾識公於都門公方赴川東道任同人設祖帳餞之間公談東游所見古籍唐寫宋槧如數家珍惜未能請閒詳問而疏錄之

趙國華傳

郝植恭附

徐世昌

趙國華字菁衫豐潤人弱冠以辭賦帖括受知於學使李清鳳三擢冠軍年二十六中同治二年進士作宰山東五年權莘縣知縣莘先遭賊亂不守者七至是甫定民相讎互詰從賊國華一不問曰賊降尙可活況吾民耶拊摩瘡痍政聲蔚然民樂爲之用協築濮范金隄毗連九縣獨先成復以莘土城不可恃督民坎其濠五日而竣賊至賴以守訊讞明敏凡檢驗畢所連皆立釋只取一凶歸而證無不具八年權德州卸任先一日有告

殺入者距城七十里或意不可往曰稽一日卽縱矣輕騎驗鞫
得其抵而還聽訟讞具無隔夕者眾呼爲趙一堂有繫者夜輒
至其所密察輸服卽弛之去至鄉父老呼子弟舉肩輿連村遞
易以進夫役從走而已其得民如此東鄉有訛傳賊至者河漲
不得前國華策馬竟渡曰官不至則民益疑矣補鄆城未抵任
謝官以治中注選光緒四年改同知九年擢知府十一年署沂
州十四年署濟東秦武臨道國華才思明決操守廉峻巡撫丁
寶楨周恆祺任道鎔陳士杰張曜福潤皆延居幕府垂二十年
賤奏軍諮鉅章多出其手無一語外洩行止堅正莫能干以私
歷管營務軍需河工河防振撫捐輸二十餘事提絜綱維鉅細
竝舉檄移填委夜取不以燭左右無敢隱匿纖毫嘗一日押十
三街尾不疲也其總司工振歲出納數百萬金鉤稽井井廷臣

有論及工者延煦祁世長吳元炳前後奉欽命來東查辦國華
列簿以待三使皆信其操無詰難歷保道員鹽運使銜二品頂
戴賞花翎十七年署按察使甫數月判決欽讞三十餘事其行
政不苛而獨深惡縱弛以爲寬大飾巧辭出人罪者遇則必奮
筆斥駁明年署鹽運使吏胥皆悚惕不敢延宕舞文凡兩爲秋
試分校官三爲監試提調齊魯士傾慕以出門下爲幸居恆省
約治事縝密有定程期候必以信接見寮屬言吏治媿媿不已
樂成人美不使知最以時俗賣恩爲大恥又精識絕人熟於古
今治亂典章因革文獻盛衰詞章得失之故其少卽究心古作
者一以韓愈歸有光方苞爲鵠深洞奧突而恥與爲貌肖顧不
喜有宋諸家謂平易易開沿襲之漸其爲文獨造幽秀不使一
言失累黍不知者或誤謂孫樵劉蛻之流則向所不屑也詩鬱

曲深遶發源玉谿生玉谿長近體而國華七古獨勝結字捶響
鏗訇陸離尤善隸事讀者驟不得其故久乃研說玩味不盡駢
偶公牘詩餘之類皆自闢新境每一篇出見者以爲非國華莫
能爲所著有青草堂文集十五卷賦三卷駢文四卷古今體詩
十八卷詩餘三卷雜箸一卷江窗山水記一卷光緒二十年卒
年五十七

郝植恭字夢堯三河人年二十歲舉咸豐二年鄉試以知縣分
山東歷夏津堂邑升臨清州知州長於聽斷尤精色聽趙連芳
首其家五命植恭廉得之置首者於法人稱爲神其令夏津值
捻賊結梟匪竄邑東部民勇夜襲之禽其渠蕭七事聞賞花翎
同治七年東軍沓集飄忽搔掠兵民相讎殺有將領挾隙入以
兵向植恭植恭坐叱之不動變以解城守四閱月卒獲完尋奉

蹙賊之檄監築沿河牆六十里十日而功竟未幾賊盡殲牆之力也令堂邑鑿運河水患修牖以減水數縣利之遇旱檄開井灌田東昌地沙鹹不宜井且擾鄰植恭爭罷之荷澤河決徵稽四百萬民苦運植恭抱病走冰雪中卒集事累擢萊州知府以道員補用加按察使銜甲子癸酉乙亥三爲同考官一充內監試官植恭弱冠治詩古文辭壯而益力無聲色珍玩徵逐之好與趙國華蔣慶第同以能文名山東公暇閉閣研精手一編不倦嘗論復州縣行取御史及漕運宜革軍丁以州縣轉運時議題之所著漱六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十二卷光緒十一年卒年五十三

誥授光祿大夫浙江溫處兵備道童公神道碑銘

孫詒讓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溫處兵備道寧鄉童公卒于位於是兩郡

士民念公教養之德淪浹肌髓相與具牘臚陳於行省請奏宣
付史館既而陝西士民亦以公在陝治行上陳如溫處蓋公以
乙科起家崇建勛績敷歷監司生平宦迹在陝最久威惠周洽
感化至深而其在浙則適當國家更法自強公奉行裨贊方將
大有所經畫而未竟者尤多斯皆士民所爲感念悽悼而不能
忘者也公諱兆蓉字紹甫一字芙初世爲湖南寧鄉人少孤家
貧力學沈毅有大志弱冠補縣學生同邑故陝西巡撫劉果敏
公典深相推重同治丁卯舉於鄉試禮部報罷時果敏方治兵
三原馳書聘公襄戎幕以統軍勦寇積功保舉府同知晉知府
道員用奏補陝西興安府知府調西安府擢浙江溫處道歷署
陝西榆林府漢中府延綏道漢中道西乾鄜督糧道浙江杭嘉
湖道積階光祿大夫累次薦舉循良第一軍機處存記加鹽運

使銜晉二品街頭品頂戴賞戴孔雀翎公之初至陝也劉果敏以公知兵舉行營事悉以相委旋檄兼統防軍所部多皖亳降卒虢戾不循軍律公受事巡視縛其魁傑數人駢斬之疏剔訓練卒成勁旅時金積堡回酋尙負岫勢甚熾回騎數千由正寧竄三水淳化公扼淳化子頭迎擊大捷旣又觀北山兵變亂卒戕統帥高勇烈公西安大震以公遏其衝不得逞由是威望驟著湘軍宿將咸歎服自愧不能逮也及補官治郡則首務薊薊盜賊撫綏彫劫秦邊故多伏莽興安僻遠在山南介三行省之衝復丁回捻諸匪屢擾之後荆棘滿地公密布方畧次第爬梳前後獲劇賊郭家發張兆海唐林盛周蠻刀鄒日標等置之法沿漢數千里姦宄屏迹四川萬縣賊郭雲刀等竄入陝紫陽境公率軍擒斬之比撫檄至則寇已平兵後屬境彫敝公銳意

爲籌教養與安士習。陋公議拓校購書，招其雋士，集官齋親講授經史大義，指示文法，儒風驟盛。又以邊氓貧窘，尠識字，命廣設學社以訓其子弟，復教之樹藝畜牧，以裕其生計。番回雜處，性悍鷙，易爲亂。公始爲回民籌資立學，風尙爲之不變。榆林城臨榆溪河，數潰決爲害。公親督工，榘治浚紅石峽，三年渠成。灌溉利溥，一郡尤精究荒政。光緒丁丑關中大旱，赤地千里，榆邊饑民無慮數萬，涂革相枕，藉郡倉有積穀，故事必先請而後發。公以災亟，請將不及議，以便宜發振道，與令懼譴，持不可。公力爭不顧卒。如公議先發倉而後以牘上，總督左文襄公深嘉其知權議，修城堤，俾以工代振，復運粟於包頭，寧夏籍戶口施振單，騎巡視。歷八九月，勞瘁尤甚。災後繼以疫癘，榆林前後三令皆死於疫道。繼之公以守攝道與令事親齋醫藥，按戶拊問。

診視所全活無算僚友廉從多染疫亡而公備歷艱苦心力卒
瘁獨泰然無所苦人咸謂盛德之報厥後庚寅再任興安又值
大饑爲請帑四萬金治振乙未大水人多漂溺公親歷漢陰紫
陽安康三屬發倉施振葺廬埋瘠民不知災辛丑溫州颶風潮
溢濱海堤塘田廬漂沒圯壞不可勝計玉環樂清及海中靈崑
各島被災尤重公捐俸千金佐以鹽釐餘羨委員施振復爲築
塘疏水撫習災民給籽種俾復業壬寅溫處饑復籌鉅款購米
江蘇鎮江上海請截留冬漕一萬二千石運溫設局平糶而以
餘金儲穀備荒其時又值溫疫日死人數十公於酷暑烈日中
親巡行城廂設病院聘醫施藥療治者甚眾其規畫纖悉詳至
論者謂足繼榆林之政信不誣也又善讞疑獄周慎平恕不事
刑朴而多得其情在漢中嘗平反鳳縣死罪五人興安平利黃

老五安康蕭張氏獄皆附大辟公廉知其枉一鞠得直盡釋之其移西安也巡撫魏光燾知其平允以讞局委公平反寃獄尤眾公又以貪吏猾胥藉勢爲姦利尤痛嫉之興安府役及船牙素橫恣擾民公至汰其名員數百僅留數十人嚴繩以法受賕者斥無赦甚者杖殺之嘗巡視漢水堤工遇總兵余虎恩泛舟販私錢公詢知之率健卒圍其舟大索盡燬其錢數萬緡鎮標兵暴橫莫敢撓者釐局胥苛擾商人索賄總兵與局員皆庇之公檄索不得密遣隸掩捕治之無所貸會安康令以徵糧逾章民譁圍令署公親往撫諭始解總兵局員以前事銜公因構乘語謂公激變巡撫鹿傳霖將嚴劾總督譚公知公賢竭力保全僅得解任蓋公宦陝十餘年勤政愛民治行卓著多類此溫州自與歐美各國通商開埠內治外交重事咸兵備道主之公至

又適當庚子亂後朝廷方更新庶政而俗吏多循常蹈故不能奉揚明詔公獨曠觀遠覽知非教養不足以振衰拯弊首檄守令廣開小學堂購書頒給俾士林有所津逮又飭屬縣遴高材生各兩人俾赴日本學習師範實業捐俸爲治裝人飲銀圓百由是風氣大開新機漸暢又開蠶業學堂以西國飼蠶新法教士歲遣人購湖桑秧十餘萬株分諭士民領種復設工藝局集輕罪頌繫及無業游民教之捆屨織作行之數年感化甚眾又常以官奉飲助湘省中小學堂明德學堂武昌商旅學堂及邑子游學日本學費前後皆巨萬金蓋公所至必惓惓於教育嗚呼教養不舉則凡百新政無所施公其知之矣自同治初元朝廷戡平大亂湘軍助績冠一時將相監司布列各行省而宿儒舊將多持高論嚴守藩籬以擯異族逮甲午倭議成時局驟更

石印本一十
二二三
舊論稍繼而新學漸孳戊戌更化湘中諸豪俊奉行新法尤銳厲無前蓋老成者率重變古而少年者多喜更新兩議斷斷未有所定惟公儒文俠武兼資博綜而高掌遠矚精究時務獨能通新舊之郵而祛其偏駁綜論生平治兵以律馭吏以嚴忠亮廉平憂時愛國有古名臣之風非夫識燭幾先量周域外其能躋於是乎曩者日俄協議浮議遽起謂強鄰環伺將有大變公憂憤扼擊密電江督魏公請亟籌備俄大計願毀家以助軍又請招致豪傑蠲除黨禁所陳皆中機要魏公不能用也溫州自庚子和議後景教勢焰熏炙教士干預獄訟撓我主權公申明條約公法痛抑之瑞安民楊茂奶與天主教積忤法國神甫趙保祿挾兵船至溫索之必欲置之重辟公引義力爭聲色俱厲保祿卒絀去蓋公居平端謹若不能言臨大事則義憤勃發執

節不撓類如此公夙嗜宋儒之學清節厚德照耀一世在漢中嘗以行邊宣播盛德卻蒙古王名馬珍物之獻而於家則捐金累萬購置義田贍族又立學以教族子弟湘撫上其事傳旨以樂善好施嘉獎賜扁建坊鄉里榮之斯咸世俗所稱述者在公蓋不足紀已公生於道光戊戌閏四月二十二日卒於光緒乙巳七月十六日年六十有八始祖嗣興明季由江西遷寧鄉城南企石岡曾祖普盛祖開萬考道袞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氏易祖妣氏賀妣氏黎夫人氏張皆贈一品夫人張夫人臬側室楊宜人皆先公卒三子長府學生同知銜候選知縣光嶽次花翎陝西候補知府光策三兵部武庫司學習員外郎光業女一適善化陳 孫六人錫梁錫蕃錫瓊錫陞錫霖錫琪孫女八人曾孫女一人詒讓猥以同歲之雅得屢侍公清燕乙

已公開溫處學務分處於郡城以總兩郡教育俾讓理董其事
於公平日循政粹德見聞最詳深感公教養之惠大有造於我
鄉而惜未克竟其施也光嶽等將以 月葬公於寧鄉 山
之原以書來告謹爲撫其犖犖大者表之墓隧以示來者且以
誌吾浙人之不忘公也銘曰

文吏雍容恣坐嘯坐致公卿百無咎裨瀛疑信隘戶牖簿書謎
目但存舊童公閱達天所授儒文俠武鬱懷抱治軍關隴初試
守鑿回踣寇掃氛零苧蘇災澹績屢報樹之嘉禾薈厥莠校舍
萬區甄賢秀民戴公仁如覆燾帝覽剡章錫豸繡南來甄括政
愈懋明詔更新懸星宿新機灌滄彌宇宙繫公贊契若圭瑁興
學劬農貴先務學僮頒策得諷籀俊士治裝集博島新政萬端
民不擾風移誠啟公所造天不憖遺卮中壽厥施孔多悌未究

我紀公德質穹昊湘水可枯石不朽

雲南糧儲道署按察使譚叔裕先生墓碑

唐文治

世運之盛衰升降於文化驗之文化之消息盈虛於一人之身
驗之一人未竟其志文化因之而衰世運卽因之而剝此天地
之幾出於無可如何者嗚呼若吾師譚先生是矣先生諱宗浚
字叔裕廣東南海人曾祖諱學賢國學生妣陳氏祖諱見龍國
學生候選布政使司理問妣劉氏繼妣洗氏考諱瑩邑廩生道
光辛卯科優貢甲辰恩科舉人內閣中書銜瓊州府學教授妣
黃氏繼妣梁氏先生梁太夫人所出也生四歲而梁太夫人卒
稍長教授公授之讀一目十行日盡數卷爲文操筆立就洋洋
千言年十六以國學生中式咸豐辛酉科本省鄉試舉人辛未
教授公卒哀毀盡禮甲戌應禮部試舉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授

石仙卷一
職編修先是壬戌歲先生計偕公車時中英和約初定先生俯仰時事憑眺山川作覽海賦以寄慨凡數萬言都人士交口稱誦迨通籍後聲譽益大著碩德名臣爭以文字相結納朝廷有大典禮著作之任必推先生毅廟聞先生才名特旨召對尤稱異數焉丙子散館旋奉命督學四川前任學使南皮張文襄公之洞勅建尊經書院方成立聞先生繼其任則大喜曰譚君來蜀士有福矣先生益嚴剔弊竇獎借英才選刊蜀秀集士林翕然仰爲儒宗壬午與仁和許恭慎公庚身同奉命典試江南甄拔多知名士歷充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功臣館纂修本衙門撰文起居注協修文淵閣校理庚辰癸未兩科會試磨勘官教習庶吉士乙酉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初尙書吳縣潘文勤公祖蔭總裁國史館屬先生纂修儒林文苑兩傳先生博稽掌

故闡揚幽隱方脫稿而簡放雲南糧儲道之命下天語溫綸慰
勉周至先生感激單騎入滇之任後詳詢地方利弊治水道親
詣履勘次第脩濬白龍潭等十餘河溉田六千餘畝發工費時
躬至諸村傳諭鄉民給領不假書吏一切火耗等弊胥革除民
大悅丙戌冬兼權按察使於歷年積案多所平反然精力過耗
氣血日虛得股腫證於是引疾乞退而上游方資倚畀紳民攀
轅固留不獲已復回本任設古學以課士開堰塘以灌田辦積
穀以備荒增置普濟堂以惠孤寡百廢舉興劬勞更甚而體不
支矣戊子二月再請開缺回籍調理始獲請願貧甚不能具資
斧大吏撥志書局費千金以贈始得脂車以行蓋先生固兼任
志書局總纂平日不受薪費者也嗚呼其廉潔如此足以風世
矣是年二月十九日取道百色回籍沿途溼熱鬱蒸足疾增劇

追行抵隆安縣遽歿于旅次嗚呼先生居恆精研學術砥礪廉
隅屹然不爲風氣所轉移有識之士方冀其入台閣備侍從雍
容揄揚潤色鴻業卽先生亦退然自願爲儒林文苑中人徒以
上感九重之知遇下念百姓之困窮捐糜頂踵無所顧藉迺至
鞠躬盡瘁不獲大用以終悲夫悲夫遺箸有希古堂文甲集二
卷文乙集六卷外集四卷詩總集十卷續集一卷遼史紀事本
末十六卷爲先生致力最勤之書尙有兩漢引經攷晉書注金
史紀事本末珥筆紀聞國朝語林各種屬稿未成藏于家生平
好蓄書籍而韓杜歐蘇等集點勘至四五過其劬學出於天性
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粵省爲通商鉅埠民物殷繁而講學之家
寥寥可數自嘉道以來知名者首推番禺陳蘭甫先生顧陳先
生精攷據達義理其於事功未知若何而先生則經濟文學一

以貫之較諸蘭甫先生殆有過之無不及矣周易夬卦彖辭曰
夬揚于王庭許叔重先生釋之曰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
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而宣聖作易傳曰夬決也
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比年學說紛歧而粵省之弊
亂乃愈甚老成凋謝道德淪胥蕩然莫知所紀極藉令先生而
在出其所學以振鄉國何至於此然則世運文化進退消長關
係於一人之身豈非然哉而其遇剝而窮也又豈不重可悲哉
先生以道光丙午年閏五月十三日生以光緒戊子三月二十
八日卒春秋四十有三葬於廣州城東河水鄉之原生子四祖
綸國學生安徽亳州知州祖楷邑附生出嗣胞叔幼和君後祖
任邑廩生光緒庚子科優貢郵傳部參議廳員外郎祖澍邑附
生早卒孫長序長庚長耀長護祖任與文治相知素稔一日偕

兩昆以書來徵文文治爲光緒壬午科江南鄉試先生所取士
知己之感每飯不能忘其奚敢以讓陋辭爰撮先生生平行誼
碣之於墓碑後之論世者知所取則焉

又雲南糧儲道譚君墓表

馬其昶

光緒初予年二十餘游京師論交當世得可以爲師友者三人
焉曰孫君佩南鄭君東父柯君鳳生最後又得譚君叔裕此四
人者趣向不必同然皆博涉載籍篤行慥慥君子人也譚君寓
廬相邇恆朝夕見當是時天下無事史臣方纂輯儒林文苑傳
以賡續阮文達公之所爲君在翰林淹雅有盛名爲總裁吳縣
潘公所器賞俾總厥成甫脫稿而簡放雲南糧儲道自以吏事
非所習意殊怏怏既至雲南再權按察使修濬河渠溉田六千
餘畝平反冤獄恤孤教士政聲大起以水土瘴癘居三年告疾

歸貧不能辨裝光緒十四年三月己卯行抵廣西隆安邑遽歿年四十有三君諱宗浚廣州南海人也父諱瑩舉人官瓊州教授性彊記尤熟粵中文獻文達督粵開學海堂課士聘爲學長三十年不忍言去門下傳業甚眾子五人君尤敏惠年十六鄉舉入都值英吉利款成登眺山川爲覽海賦以寄慨人競傳寫而教授君以君齒幼也戒讀書十年母遽求仕授以文獻通考諸書略能成誦至同治十三年始以一甲二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出督四川學政典試江南所得多知名士君嘗慨粵俗矜科第不樂遠游仕宦與中朝聲氣不相聞當乾隆文化極盛時通經學古之儒後先蔚起而粵士曾無幾人雖恬澹知止然或亦不免孤陋之譏旣入翰林遂欲從容究摯文史以自成其學竟不克久居以去則才高而忌之者眾宜君之憤懣而自傷也今

君歿三十五年矣孫君爲令安徽有循聲鄭君通春秋三傳亦相繼物故國體旣更乃議修清史予與柯君從事其閒然亦衰且老矣平生故人多在於錄以所得於今推以校於古其盛衰隆替之迹與時推移有不知其所終極者烏乎其可慨也夫君所著希古堂文集十二卷荔村草堂詩鈔十一卷皆已刻其藏於家者遼史紀事本末十六卷又兩漢引經考晉書注金史紀事本末均屬稿未就夫人許氏生子四人祖綸祖楷祖任祖樹君卒之三年葬廣州城東河水鄉之原

福建延建邵兵備道翟君伯恆墓表

張謇

公姓翟氏諱伯恆字保之號東泉生於道光十六年七月初四日歿於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翟氏源出陝西南宋時遷秦興明洪武朝翟善用經術貢太學官吏部久

屢遷至尙書卒謚文德祀鄉賢祠傳在明史是爲秦興翟氏之望至於本朝國子監生德基以仁儉孝友聞鄉里生欽錫縣學生員欽錫生文浚文浚五子其四名樹禮樹禮生勳縣增廣生員公之考也樹禮勳並以公貴封通奉大夫祖妣汪妣王封夫人公兄弟四仲恂舉人配同縣陸氏子五守正守益舉人守法守誠縣學生員守庸國子監生是爲公本支世系公生負異稟長澤義方髫鬣閨門動言有矩年十九補縣學生員試輒優等爲督學臨川李先生所知補廩膳生員咸豐辛酉以拔萃貢太學同治十二年癸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光緒三年散館授編修是爲公科第進身之次在翰林七年在御史臺歷福建京畿雲南道四年先後以給事中任署刑科禮科工科四年分巡延建邵道三年準望學資有迴翔而無捷獲是爲公仕宦

海墘之階翰林四預試試差不得足不及權要居臺諫不輕以
細故訐大臣而于民生則有直省倉穀宜糶陳出新之疏有江
海隄防宜增新培舊之疏有裁禁緝私鹽勇丁豁除坍地錢糧
之疏有河汛宜防上游蝕隄泄漲宜丁溜槌椿之疏於國計則
有請儆有司玩視朝旨之疏請改南漕爲折色易銀解放兵米
之疏整飭科場之疏於軍事則有法人叵測請力戰而後許和
之疏請攻西貢救臺灣之疏是爲公言責之效巡城則殫精於
獄盜掌京畿則致慎於受辭稽倉則以卻餽先釐弊官兵備則
葺文廟治道路津梁禁米稅額外之誅求絕廨舍器用之官價
是爲公官守之效學宗考亭而祧姚江四書文主義法嘗一爲
靖江馬洲院長一爲江寧尊經院長成進士時直父病召歸侍
醫藥衣不解帶者月餘方轉刑科乞歸養母視寢侍食凡珍藥

調味可致之物必致必備居憂治喪葬中禮兄弟相師友肫肫宗親賴其仁後進學子樂就焉若冬之暄而織兒嫌其真是公學行之本根嘗往游江寧問學業於臨川李先生之門公以庶常歸一見後十餘年應順天試依公旅居與守正鄉舉同歲守益以公命甚敬事嘗中更離合八九年守益客死山東公亦以母憂歸泰興比嘗通籍公服闋補工科給事中又同在京邸綢繆愛護過于曩時及嘗奔喪歸而公拜兵備之命海疆震動書問遂輟亦豈謂公不復歸田而相見亦止於此也守正等旣以二十四年某月日葬公本縣東徐家莊周戴匡之原具禮述公行誼甚悉烏乎如公者儒柔而寬敦蓋庶幾嘉道閒耆儒公卿之風其於今鋒發焱舉之士未必盡合然士苟欲措足於安而任世之危宜終不能無味於公故特揭以表其墓以昭示無窮

清授光祿大夫護兩江總督江寧布政使贈太子少保李公神

道碑

吳闈生

光緒三十二年江西人議釀民錢築鐵路舉前護兩江總督江寧布政使李公主其事公辭不獲起家至會城與耆老父兄慮事量功庀用鳩材制法程具版幹畚揭餼糧刻期賦役謀甫定方卜日經始八月公挈家屬僕從六七人乘小輪船赴潯督事中途至南康山下與他船相擊舟斷爲兩沈焉從者皆不救論者謂公平生歷官以廉幹著聲績經畫路政最爲得人一旦不幸觸橫禍以死良可悲已假使因緣事會咎兵萬里絕域風濤之海冰霜沙漠之中殞身首於鋒刃彈藥載柩而歸公固浩然有以自慰人之悲悼之者視今日之事爲如何所糜身奉公則一耳而遭逢之際不亦獨不幸哉公諱有棻字某自考以上某

官公自少能取聲譽多偶合初見知督學使相國襄陽單公順德李侍郎揭槩所試文以示諸生曰此袁簡齋風也中某科進士改內閣中書銳身結當代名宿傾動公卿左都御史胡公侍郎袁文誠公皆器之而蘇州徐相國遂延禮其家自文字之役以至米鹽簿籍壹待以辦開玉牒館或以君薦相國文靖公寶鋈閱其名笑曰是李君也吾早知之矣使爲漢臆錄兼校對官在事勤敍功以知府分發湖南時巡撫陳寶箴方以道員待闕一見如素交公旣躡羣望效績當世惠問徧湖南北始至主督審局調釐金提調姦蝨吏把柄以搖不爲動開南靖港十餘里以安商船避洞庭風波之害巡撫卞公善之檄署沅州府郡僻遠少大錢商僧因以爲姦或盜摩取鎔鑄莢錢莢錢騰而民重困公至取大錢數千萬播之廉捕姦鑄者常置丁寧鉅堂皇上

民入白冤狀自擊鉦鉦甫絕而公出吏皆瞪目縛手無如何以
卞公薦簡授襄陽府不至署安陸府安陸漢上游有隄庠鍾祥
京山漢陽天門諸縣歲稅民錢二千萬益之號曰畝費官吏頗
侵漁公不擻毛髮私大募民擔土雜沙石寘被隄隄至二十餘
年不壞而畝費以免調署武昌府仰承俯攝厲學慈人振饑惠
工教民藝桑煮繭縮麻織帛姦利在官者一納諸公在吏者一
散諸民民大化服總督裕公巡撫譚公交章薦張文襄公又奏
公治尤異被召入都鄂人坐叫走欵以爲大僂也於是公勳閔
日隆所營度益劂顛躓不忌請覲後擢高廉道遂擢陝西按察
使署布政使巡撫魏公入覲以公護巡撫以母憂歸會北方匪
亂江西巡撫松壽公檄公辦團練乘輿西巡公辦秦晉賑捐首
移十萬金以資供張又電陳四事皆施行服除陞見極陳征賦

之害請裁釐加稅累千言天子嘉之授江寧布政使時江南議行彩票規畫已具劉忠誠公虛己待公至則罷之忠誠薨遂護兩江總督在位三十日奏防海防江軍謀國用二十餘事旋回布政使本任蓋公爲政顛潔廉勵公不以俗自污所至爬剔姦藏以陪公室提調湖南釐歲盈緡錢數千萬督武昌鈔關減去民供及增入官簿者皆二萬餘金在陝西四年併釐卡裁小票益帑金二百萬於江寧亦然而所攘斥苞苴私錢亦且十餘萬也亡何有蜚語聞奉旨開缺候簡聞者惜之公則買舟金焦詣閩門出虎邱徜徉西湖與賓從選地借飲賦詩雜山民野老閒莫知爲方面官也鐵路事起眾望允歸公固堅拒不出竟以身殉年六十有六事聞贈太子少保蔭一子官夫人某氏子豫翰林院編修復陝西知府頤湖南候補道豐舉人戶部郎中萃側

室生公弟有渠狀行乞碑銘銘曰

維皇建極降醜禔福粒我烝民饒籩救棘岷嶓東來江漢所浮
蕩蕩雲夢爰暨揚州未稷相望華實之毛瑤金縵組財賦焉求
帝選守臣秉旄往治毋竭其力以展王事彼墨不職噬肉濡已
寵賂敗官邦其傾矣國本有立譬壤於植曰斧其柯豈日不仆
椎膺酌血披枝及根旣其不戒以爾賄遷嗟嗟華夏胡獨此離
誰爲此禍非賄伊何懿公峻節蔀屋豐家供儲盈衍天子攸嘉
如何不淑殲我斯良波濤可涉不貸其躬景行匪遙章章可蹟
孰愾不慄誦此銘石

碑傳集補卷十九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二十

江都閔爾昌纂錄

監司四

前布政使銜貴州貴東兵備道羅使君祠廟碑

宋育仁

夫澤施於民以勞定國捍災禦患茲宜祀在國典以兼任之賢勞而僅得配祀於鄉賢之右饗誠邦人志士遠覽前史近述風烈載筆而悲者也況同時赴義而獨後死者哉

使君諱應旒字星潭以諸生蚤建策督師駱文忠公參貴州提督周達武軍尋承領武字諸軍援黔轉戰而先所向克捷會曾文誠公撫黔倚君辦賊君所在戡亂所在謀治蜀黔邊夷錯居漢官失馭漢夷則相仇苗回並興哥老椎埋乘閒發孽及陝甘釋騷滇南三陞殆而以苗疆爲事始蜀控黔巫上游一隅動關

天下大勢君任貴州都勻府知府四年復充黔軍統領苗疆肅清乃力行化夷爲漢之策蜀黔夷患先平全黔賴以安其後三方苗回以次耆定而黔邊苗策平功最多積助保道員加布政使銜烏勒興額巴圖魯授貴州兵備道百廢並興循聲翕然君以先時之識預觀世變開通殊太早計談新政新學爲最初性忠耿亮直不爲容悅先後受知皆名臣曾文誠知爲最深黎培敬林肇元相繼撫黔皆引倚重任光緒初入京引見時艱隱伏已深見遠知微上書言時務報國心長駭望效用有旨發往直隸差遣委任同列側已遂爲忤者所齟復條陳阻俄羅斯開埠屯兵時淮黨主外交以從爲主義由是益見排卒坐林巡撫辦善後案被連劾議育仁甫通籍而君已先自貴東道罷歸光緒甲午倭與我爭朝鮮屬國開釁君詣京師條陳七策未省時太

后與帝持和戰議未下朝士憤倭多附戰議外交倚后勢決和中東宣戰正定鎮總兵徐邦道統拱衛軍請爲營務處轉戰力拒倭歷白廟子至唐王山亮甲山連勝斬獲甚眾初解海城之圍以寡擊眾徐總兵固忠勇能戰而運籌則君之功最多黑龍江將軍伊克唐阿以聞奏調援遼陽而淮黨主和甚力諸軍承風擁兵退甚乃潰走徐總兵獨力戰固不容於淮至新民堡而和議成徐總兵憂懼病卒於軍君接統拱衛全軍旋停戰罷諸軍遣散時育仁在使閒張文襄公督南洋爲台閩江南合借洋款七百萬磅因密進謀潛購水師一旅襲攻長崎解威海之圍王之春使俄返主其閒求前海軍提督英人琅威里爲將謀著既定久候旨和議成報罷及拂衣辭使職歸有旨保薦人才以礦務商務奉旨前往四川而是時伊將軍亦專摺保君獨當一

面格部議不行遂條陳經藏衛屯兵開礦諸邊政奉旨交川督
鹿傳霖察看先後閒同時返成都自倭和議成國局一蹶不復
振朝廷銳圖治后黨謀翻政危機四伏君旣不得志而歸育仁
因專旨前往諭檄還鄉爲勸民業比於漢制銅橋之官顧亦殊
太早計當路旣不省所爲階地頗輕視之不爲典農諸道益不
及領鹽鐵甚遠而在其時爲新政之一在朝廷特以處談新政
之流育仁與君遭似不同而其爲陳新政負朝貴之疑爲官僚
所詆則同爲天下先憂赴義若熱固甘蹈而不悔旣重聚成都
余以有朝廷命當道強爲置職司君更瓠落無所容顧同病相
恤不悲己之身世而悲國之危常相過從嘆傷時事不可爲或
雅跼促膝扼腕抵掌縱談俛仰唏噓至慷慨泣下君乃謀隱青
城尋得范長生入山隱居更深處曰獅子坪建靜遠山莊見招

余爲職限所拘不得去君復欲開理番廳山林就商礦之職謀
爲虞衡之守今所謂林業也雷緯堂提督罷鎮歸實主之會雷
病卒以無資事遂不舉無幾何而君病病數日而卒余哭之哀
爲天下蒼生哭也今世變益慘劇果如昔之所悲而君墓木已
拱南溪董清峻乃請於政府爲附祀於捐建之曾文誠公祠君
負經世之才小試其端而賈志以沒生不遭時也育仁旣悲君
之不遇而因以自悲仰不悲己之不遇而悲天下之可悲也乃
撮舉事實敘述離合生平以備鄉人之問故卽以爲附祠之碑
記富順宋育仁謹撰

二品頂帶江蘇候補道郭君墓誌銘

王先謙

君諱慶藩元名立壩字孟純子澗其自號湘陰郭氏其世父兵
部侍郎嵩燾及父四品京堂崑燾並以德業負重名世系具余

所爲墓碑君幼敏異年十五補縣學生食廩餼旣屢躋鄉舉援例得通判軍功累保知府分發浙江乞假歸養家居十年以道員改江蘇遭母喪以毀卒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年五十三妻氏馮妾王子五本源振鏞本常本疆本焱惟振鏞存舉人五品銜內閣中書女四適江王其二殤孫道樞同光閒郭氏門族鼎盛中外達官多通家世好君負才地滋欲有爲於世然在浙兩筦權稅不試守郡道員黎庶昌使日本請於朝以君爲參贊官嬰疾未赴在蘇主揚州運河隄工躬親勞苦功效章明而君銜艱遂不起矣君之假歸也余以憂里居數相見於文事剖析源流開抉閩奧驚精詣微其應不窮余曰子才可名著述奚浮慕世榮爲君笑曰吾涉獵及之非所注意也嘗上書大學士合肥李公以爲製造

招商等局僅收外人所得利什一宜勸輪舟倣公法貿易外洋收利權又言於今大學士仁和王公論鐵軌電報郵政礦務四者宜急舉今更二十年或事已肇端或法猶未立而時局之棘已百倍於君抗論之日然則中國非無人之患也直謀而不用之爲患如君之明識遠慮不一效其能以沒不尤可傷也邪君箸有許書轉注說例一卷說文經字攷辨證四卷說文答問疏證補誼八卷說文經字正誼四卷合校方言四卷莊子集釋二卷十四卷泊然齋文集二卷梅花書屋詩集六卷澗園賸稿二卷尺牘八卷卒年某月葬長沙大賢都蒲鐘塘山首癸趾丁兼子午振鏞泣請銘孝思勤勤歷久彌篤越歲壬寅乃序而歸之銘曰

其趣也悵厥施其得也匪所期嗚呼郭君胡不壹爾思而遽止

於斯吾爲子悲

故資政大夫花翎蘇松太道兵備副使曾公神道碑

曾廉

光緒二十八年資政大夫權蘇松太道兵備副使曾公卒於江寧公館既歸葬於降嶺山祖塋之次越八年廉歸自南中始承其嗣毓驤毓聰之屬碑其神道曰昔漢孝武詔州郡察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班書言常惠明習外國事又言鄭吉彊執習外國事其後出使輒能赫赫立功萬里之外公以拔萃御試一等列京秩既舉京兆觀政于戶部復試爲譯署章京譯署固號爲習外國事者也越南既歸法則與嶺西爲鄰公從鄧京卿往履界法人聽命後公出宦江南權常鎮道副使是時英人赫德方總我國稅務立權舍鎮江其下多橫恣公言于赫德曰貴國所長者以人務質實而不爲苟利也今索賄無厭且飢

法是與我地蠹胥何異恐非所以彰貴國之美於天下也赫德
慙爲悉罷去其人旣西人又以其舟載淮鹽沂江公曰西人舟
不得載鹽曾相侯成案可稽也今載之是違禁也且我何以緝
私執不可事亦止不行嗚呼八之侃侃持正論如此豈非習外
國事者哉人不敢言而公敢言卒以無患何也昔回紇殺人于
市唐人以爲賓也不問故日益肆宋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
述往年彭任從富公使契丹宿驛亭夜介馬數萬過劍槊相摩
從者怛然故凡辱君命者皆怵於死生而以象恭爲能習外國
事者也此使之爲難孝武之重其才齊之於將相歟廉又嘗侍
公治戎於榆關其時我郡劉忠誠公縮兵符爲欽差大臣領燕
齊遼東西而公總其營務公之忠毅見於辭色天下皆知之也
嗚呼是可以見公之大果習外國事而不徒以委茶爲持重者

石印本二二
3

矣然則常惠鄭吉富弼之倫豈有他哉誦聖人之書履聖人之
跡死生之分明而利害不足以奪其志也班氏謂吉彊執則非
彊執不足以習外國事亦明矣惜夫公不獲大用一使絕國至
列將相也公少有容威性倜儻不爲嶄嶄之行然內行篤修藹
然孝友晚治蘇松太祿俸有餘則置學舍里中以訓族人子弟
議甫定而公遽卒蓋公自束髮受書治己以教人亦誦聖人之
書履聖人之道而已今之習外國事者又何以與公異也公諱
丙熙曾祖榮景祖世順父子宴自祖以下皆以公官累贈資政
大夫曾祖母余劉氏母呂氏祖母以下皆累贈夫人配申氏受
封夫人今存子毓驥優貢生今安徽補用知縣毓驄分部補用
郎中孫七人廉昔嘗辱公知公卒未及憑棺葬未臨穴故不敢
辭而爲之碑然非廉一人之私言也銘曰

鸚笑鵬南何九萬里天開地闢惟今乃始天不可知而有可知
既鼓物動亦憇人爲昔者中興氣排山岳嗚呼是氣誰與棗鑰
我生則後亦見老成孰謂適然窈哉冥冥鼉憤龍愁海恥而笑
撥酒千斛仰天大叫彼花者杏紅彼江南尊酒斯陳匪戰伊戡
世人惴惴謂石斯芒石則有膽蟹乃無腸里門餘風橫舍翼翼
絃歌千葉公碑不蝕

江南淮揚海河務兵備道朱先生墓志銘

葉昌熾

嗚呼世教淪胥湯湯方割官常國紀蕩無法守世有彊立不返
之君子出而措危定傾理棼濟劇勝任愉快吏民交頌此固不
世出之才矣若有豈弟樂只之君子出而發蒙傾否距詖息邪
登崇雋良修明術藝百世而下實攸賴之豈僅三年蓄艾十年
樹木已乎世難未夷哲人遽賈旁皇揀時之才惻愴論學之簡

蓋於吾師竹石先生重有慨焉先生姓朱氏諱之榛字仲蕃竹石其號先世唐制茶院使瓌始居歙高祖諱履端本朝乾隆壬戌進士由翰林改官兵部職方司郎中本生高祖英曾祖鴻猷爲悌弟爲孝子兩世至行艱苦卓絕積善壽後卜世滋大始遷浙占平湖籍祖爲霖攝江西贛縣事妣陸氏蔡氏父善張江南淮徐揚海兵備道以禦賊功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妣范氏先生生妣趙氏自職方以下皆以總憲公貴封考妣如例總憲公四子先生其仲也生聰穎有至性少受業於秀水高先生伯平讀書觀大略不沾沾章句上元梅伯言山陽丁儉卿魯通甫皆父執耆宿世父建卿先生爲某堂侍郎子精於蒼雅金石之學先生小冠隅坐質疑送難諸先生驚歎以爲非常童也咸豐己未寇警在郊總憲公登陴誓守命長子奉母歸先生泣然請留詰

之則以童汪錡對嗟乎先生忘身爲國以死勤事之志固已定於此矣同治丁卯以蔭釋褐補蘇州府總捕同知紱海運勞保以道員遇缺題奏賞二品頂戴自是先生宦躅垂四十年不出吳下先後權臬之命至十二下兩攝藩條一視關庾剛明廉肅能勤其官而尤以筦蘇滬釐務爲最久自中興創釐捐以贍軍食東南底定沿而未革培克則商病侵蝕則國病上下交征奸商猾吏因緣爲市則國與民交病先生整躬率屬精心稽覈清操亮節吏畏而民懷之己亥奉檄委清釐田賦歲增米十五萬石丁銀二十一萬兩特旨賞頭品頂戴異數也先生謂此皆斂中飽之橐以還司農非累吾民遑恤勞怨治賦以此治釐亦以此如皋瀕江邑地僻而民健有訟婦弑夫者縣讞上先生閱其詞鍛鍊檄下通州覆訊得平反嘗謂人命至重每下車慮囚訴

牒填委亭疑閱實燭照觸解噴暗老吏莫敢舞文曾忠襄公督
兩江時條上保甲法忠襄大驚服示僚吏曰此命世才也其後
張文襄劉忠誠皆嚴重先生不視爲屬吏而不逞之徒惡其害
己亦有摭拾流言以上聞者文襄忠誠先後疏辨詔勿問先生
感激馳驅益自濯厲庚子海警列城戒嚴縣囚謀脫械叛內外
鉤結旦夕蠢動未發而先生知有變亟白撫軍出情實者於市
駢誅之事大定是役也人謂操刀立斷閔不容髮而不知先生
不大聲色哀矜詳慎未嘗妄戮一人也政有興革事有緩急大
府籌策未嘗不造先生咨訪而先生雅不欲以吏才自見論治
務在正人心培元氣慨國論之昌披悼聖文之湮鬱會長沙中
丞喟然興學謀於先生做湖北之制建存古學堂以教士先生
手定條教江南北高才生贏糧景從彬彬鄒魯矣客冬部視學

蒞蘇攷校殿最列上第一周覽橫舍咨嗟稱歎太息而去而先生已不及見矣先生中年以後卽患目眚安於義命壯年服官皓首始補淮揚海道聞命慨然曰此先人舊治也邦之父老猶有存者庸敢弗勉未赴淮以宣統元年己酉三月十四日卒於蘇州官舍距生於道光庚子年七十原配干繼配沈皆封一品夫人先生以干夫人未有子撫兄子景行爲嗣先卒其後崔淑人生子景邁先生喜甚字之曰象甫志象賢也女五孫運啓運敷景行出運鵬運守景邁出早殤曾孫家玉家德象甫奉靈櫬將歸葬於新阡來謁銘昌熾受知在舉子時顧自家居以至通籍未嘗一謁門牆隴首奉使歸辱先生下交始以士相見禮謁先生於講堂攷德問業未踰兩稔遽執簡而銘先生之墓能不悲夫先生敦尙道義篤於事親孝友睦嫻任卹之誼不可備書

石印本二二
謹論列其訐謫碩畫關於民生國計與夫紹先聖開來學正誼
明道之風烈援據事狀排纒書之自先生捐館長沙南皮兩公
先後薨逝天不憖遺鐫砥柱而去之撫衡流之方羊思斯文之
安託歎歎擊涕而爲銘曰

滄浪之清兮水可濯纓廣廈崢嶸兮巾卷在庭前有樂園後有
考亭清獻學統鄉邦典型夫豈僅精彊慈惠如唐之劉晏陽城
美哉堂斧公靈式憑瞻松檟之鬱鬱尙高山兮景行精廬來學
其視此銘

候補四品京堂蒯君墓誌銘

馬其昶

君諱光典字禮卿合肥蒯氏當明中葉自襄陽來遷代有隱德
祖諱廷理精醫術考諱德模終四川夔州知府曾文正公賞其
廉能事在國史君生有奇慧八歲能詩夔州初官江南多接當

代鉅人長德君濡染庭聞又益從馮林一劉融齋汪梅村諸先生問業於羣經大義及訓詁目錄算數掌故之學無不究覽天才英特每抵掌論事一坐盡屈以光緒九年進士授檢討典貴州鄉試負氣自喜與其副不相下致物論然榜發稱得士充會典館圖繪總纂精密勝於舊同館多知名士議論亦時相抵也遼東兵事起發憤上書不報遂乞假歸張文襄公移督江南辟置幕府已而劉忠誠公還任文襄仍督湖廣二公皆夙知君先後聘君主講江寧及兩湖書院二十四年敍會典館勞以道員發江蘇建議創立江寧高等學堂大學士剛毅按事江南司道百餘人同詣謁獨延君密室縱談國事語切直剛毅大憾卽議罷學堂君力爭之不得拂衣去于是劉公惜君才兩解之檄丈鹽城樵地始君少時斐然有作述之志旣入官猶思推儒術以

致用當世再不得意而遂以吏能顯樵地者故鹽場葦蕩也君受任年餘得可耕之地七萬五千頃收入荒價亦巨萬復領正陽督銷局會張公再督兩江奏論兩淮鹽事衰旺謂北鹽視正陽銷數南鹽視儀棧出數蒯某督正陽既有績請使主儀棧期三年成效必可觀詔允之君既莅事以輪艘駐大江三要區首金焦次三江口沙漫洲輔以兵艇私梟斂迹始儀棧出數引不足四十萬比三年增引十餘萬蓋張公初以江南財匱用不足議增貨釐君謂增新則病商毋寧整齊其舊貨釐之議由此止而鹽課歲益銀百五十餘萬公私頗饒給矣乃益募緝私兵隊日夕訓練成勁旅又於十二圩設學堂建工廠遂隱然爲江防重鎮三十一年授淮揚海道加按察使銜寶應饑民劫米令潛逃適君舟至凱切諭解之而揚州亦以饑民劫米告訶知緝膏

陰煽眾卽禽治胥遂無事運河盛漲君先墩河員增修隄而自
泊舟高郵守視壩大吏以故事憑節候測水墩啓壩不爲動歷
月餘啟二壩七月杪乃啟三壩下河六縣獲有秋民歌誦之以
論賑事與布政使繼昌議不合會奉檄入都參議官制去任因
不復還三十四年命赴歐洲監督留學生諸生不樂受約束輒
相訾警君爲人宏達不羈喜言興學爲國育才書史博辯在口
至是舉無所用鬱鬱歲餘謝職歸詔以四品京堂候補充京師
督學局長宣統二年赴南洋提調勸業會卒於江寧年五十四
明年葬合肥北鄉小朱河之原配朱氏李氏側室鄭氏王氏子
四人孝先受先彥先秀先皆肄西學女一人先是君被使命將
行矣始與余見索贈言意懇懇也余諾之未及爲今承君從子
壽樞之請次君行事納諸壙蓋以君之才遭逢斯世嘗通顯矣

顧亦未可謂遇古今來豪傑志士功名之所建樹不能如其意之所期者十蓋八九也士貴能自立耳遇不遇曷足道哉銘曰橫流滔滔出其毫毛彼賊而囂其大則毀我銘不撓日遠日高萬世永牢

奉天提學使陽湖張公墓志銘

譚延闓

公諱鶴齡字筱圃江蘇陽湖人父諱受書官浙江知縣有能名贈如公官母氏趙封夫人公以光緒十五年鄉試舉人十八年會試中式改庶吉士散館用戶部主事入貲爲道員候補湖南歷署糧道按察使三十二年授奉天提學使三十四年九月丁亥卒于官年四十二公貞敏通博善屬文旣治譯書通中外之故窮極事理言必可行歲辛丑朝廷立大學京師張文達公奏公爲總教習學者傾服前後奏學堂章程多公規畫天下言學

者莫能先出官湖南巡撫趙公端公大興學惟公是倚陸公龐
公務鎮靜亦推心委公公自勵公誠使人能盡其長諸爭學新
舊爲黨論者一不聽尤力扶持民校湖南自興學莫盛此時米
利堅約築粵漢鐵路工不就公獨昌言約當廢於是湖南人起
爭辨難三年卒廢約皆資公謀其後海內羣言爭約保國權公
啟之也瑞典土耳其奸人私鬻火器戕邏者逸出比城中知公
已發使捕斬當是時微公且不測故湖南尤感思公及遷奉天
治學一如湖南而益以嚴肅初至時校舍數十迨公卒諸州縣
立學至千餘奉天人言提學未有不流涕總督徐公上奏曰故
提學使張鶴齡綜核學務款省事舉蓋其立學以來天下言賢
學使皆曰張公張公云公與人和易篤於故舊而自律特嚴及
卒賴賻贈歸其喪當官守法無所避英吉利商擅列肆長沙或

主賄之出巡撫已許公持不可奉天逼兩鄰國事多依違公輒苦爭或曰此非公職何出位爲公曰孰非中國人耶卒以是見阨當道鬱鬱致疾革拊心恨不得終事母聞者悲之嗚呼天下賢豪不必盡得位得矣又不能竟其施世將何賴乎公夫人朱氏子願分部郎中孫源將以宣統元年四月辛卯葬公於武進安西鄉孫公塘之原乃爲銘曰

退之有言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而不久生嗚呼我公仕顯遇豐而止於斯豈其命之窮有盤其岡千秋是藏我瘞此銘視天茫茫

山東鹽運使朱君家傳

疏永概

君諱慶元字梓楨江蘇江寧人其先明宗室也曾祖廷芾貢生祖牲候選縣丞考雲連比三世以君貴皆贈一品咸豐癸丑江

寧陷賊大母孫夫人自經考率子弟殉里稱孝子君少孤兼祧叔父雲逵刻厲力學每以利濟爲懷同治初參山東巡撫閻文介公軍幕又爲丁文誠公掌糧糗積勞保知縣初權榮成榮成號難治君守法而輸以情境內從化其後島民肇亂君去任六年矣巡撫張勤果公將以軍往君時在省力爭之勤果公乃命君民間君單舸來懽呼釋杖懲八人而事解移權掖縣補利津兼攝武定同知時鄭工竣河東徙利津被災眾歲又大饑縣凡三百六十村君上書得蠲二百九十村發廩賑之不足則馳書南中善士乞義賑設所平糶收棄嬰瘞道殍集流亡墾闢淤荒疫癘不作亂萌潛消移權博平調滋陽中日事起南北軍行中滋陽日需馬供運君與有馬者約三傭其一計畧戒途次第更承自積芻秣民用不擾大府嘗檄辦民團君獨進曰軍興以來

淄川則劉曰謀反博平則胡團焚署朝城則張團戕官團亦生
變者也團長不得其人誠厲階耳識者聽其言回利津任利津
居河尾閭南嶺十六戶工屢決巡撫李忠節公以堵久無效召
君戟手語曰吾聞勞民必先得民得民莫若君便以工事相屬
君受命躬駐決口跣足先民趨督諭如父子未數月而工竣自
利津以西田萬數皆及時耕穫利津城東圯君慮水溢且入
城因捐俸修之以治河法部署築廂埽焉未幾河果決水至城
下眾憑廂埽以守城得全忠節公薦山東循良第一調荷澤荷
澤爲盜藪長吏某公專以武健爲治君意與不合因謝不赴而
君亦以勞晉知府逾年擢道員矣君精吏事而居山東久習知
治河督辦上下游工繪河形勢曲折爲圖張於壁日日觀之嘗
謂禦水如禦敵至乃圖之晚矣每先事完堤釃渠及汛至卒賴

不潰決風雨湍悍中往往棹舟戴笠出將吏徒役皆慄慄如君
在左右李文忠公行河稱君曰能其後巡撫周公馥將遷民三
游亦曰非朱君誰任督耶所遷災民數萬戶按地安宅皆忘其
遷宣統二年掌南運兼權鹽運使君已七十餘矣懲蠹劾猾節
存公款五十餘萬鹽綱文書最繁蹟不可爬梳某事在某册某
年君皆默識能口舉吏愾伏不敢爲姦三年七月乞休又二年
卒舊治民多私祭且立祠堂焉夫人梅氏文穆公玄孫女副室
氏韓氏張子士煥增祥孫三人

姚永概曰表弟方家永久作令山東持君子士煥行述乞傳於
余因次第其犖犖大者述又曰君老猶夜治官書與僚佐商得
失或謂何乃自苦如此君曰自古官苦而後民不苦仁哉斯言
也數十年所至事辦去則民思由此心耳夫世之疚專制者亦

曰民自爲之勝於帝也奈之何有心於民如君者顧未之見也
嗚呼悲矣

永定河道呂君家傳

馬其祖

君諱珮芬字筱蘇號弢廬呂氏故旌德望族也祖諱培舉人候
選員外郎父諱朝瑞翰林院編修生四子君其季也編修兄朝
丞早逝以君嗣而仍教養於編修旣孤益自奮於學年十九舉
江南鄉試又七年成進士亦授職編修戊子充福建副考官己
丑順天同考壬辰會試同考丁內艱歸主講中江書院中東事
起憤憂國事劾宦者李蓮英專擅不法壞祖制詣恭親王乞代
奏不得請仍歸主講席拳禍作君已還朝兩宮西幸喋血京師
自以病瘡不獲護蹕堅臥都城不肯去辛丑充貴州正考官癸
卯湖南副考官又屢充功臣館纂修編書處總纂所編書譯文

自他手多蕪雜意不懌遂辭總纂事後書成加二品銜非其志也君秉操清絜仕京朝二十年不造請貴勢以興學育才儻爲己職京察一等遷侍講轉侍讀會學部擇才品優異者奏請君及學士吳同甲馬吉樟考察日本學務時論皆主中學君著東瀛參觀學校記於小學尤致意管學大臣張文襄公韙其論於是上將任君安徽提學使文襄奏君皖籍也乃改簡吳學士而君亦旋奉署理永定河道之命遂以能治河稱君之初被命也謁總督謝河防非素習請辭不許既到官親出巡全河兩岸相地勢水脈急緩日營心度釐定教條吏民驚悚永定河隄卑下尾閭塞請帑三十六萬金分期濬築三年工竣所費一與初估同又修築北三汛求賢壩而南岸金門閘實乃壩也君謂名實不協改爲閘時水消長啓閉之費不增而工便是歲秋汛盛漲

逾前數歲竟攝然不爲患者以君豫防之效也特旨褒嘉君既
究心水利害愈益就沿河村落增設小學十餘所建客籍學堂
課河員子弟又以諸待缺員弁惜不省施設所宜創河工研究
所補署一敘成績不以私撓由是人人爭淬厲言水事矣君權
河道三載辛亥秋以南三汛決口去職留任所振災圖功未及
半而武昌事起舉國洶洶河上兵夫以二萬計君開誠諭導息
其亂心功卒以成詔復原官而國事益壞不可支君乃歔歔僚
侘不欲生也總督檄提工款助軍需拒不發奉旨開缺挈眷歸
明年癸丑九月三日遂卒年五十有九君峻爽有器局嘗手寫
十三經數過日記所言行高尺許皆精整著山海經分經表孫
子講義讀漢書劄記讀晉書劄記皆毀於火今存者許書原文
義補宜今弟子禮記經言明喻通鑑喻言采唐集晚節香齋藏

書錄共如干卷配翟氏一子吉甫前禮部員外郎二女適邑人
汪槃銅山張德壽

馬其昶曰君治河績效固彰彰矣乃觀其受任自避遜懼不稱
豈好爲虛謙哉君平生讀書所致力類經史故訓河事容非所
及然經史故訓用澡雪吾心也心明而事至竭吾慮以圖之焉
有不達者哉自以爲不能茲其績效所由著也然則今之士號
稱豫教一試之輒敗其故可知已

清道員長沙鄭公墓誌銘

王樹枏

公姓鄭氏諱業敷字君覺號幼惺世爲長沙巨族乾隆閒有世
薰者著音律審存袖中圓鑑諸書世所稱虞軒先生者也嗣子
敦允字吉升嘉慶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外簡襄陽知府歿祀
名宦祠襄人思之復建專祠於樊城隄上卽公祖也考諱先樸

字久惺以名諸生殉粵寇之難有丈夫子四人而公居長家故蓄書富公既漸濡家學又聰悟喜閱覽盡所篋書靡所不通年逾冠成五代史纂誤訂正一書老宿見之歎爲精審既補博士弟子而屢試躓於鄉又慨念海內多故遂棄舉子業益務爲經世之學左文襄公宗棠督師西伐延公幕府居西域凡八年靡役弗與靡謀弗從累功保至知府及文襄內召始一返故里逾年再出遊粵中值甲申法越之役彭剛直公玉麀視師虎門聘公治文牘疏論和戰機宜及主客情勢侃侃近數萬言皆出公手也彭公既解兵公亦謝去繪醉攜紅袖看吳鉤圖自遣旋入都引見以知府分直隸直督李文忠公鴻章以公久在軍檄提調天津營務甲午中日事起魏午莊制軍光燾駐軍錦州邀公與俱講成又相偕至隴平甘回之亂軍事竣擢道員仍返天津

王文勤公文詔復委辦營務庚子拳民之變李文忠公由兩廣調督直隸爲議和全權大臣檄公治直隸善後諸事文忠旣歿項城袁公繼任招公入幕旋委權直隸霸昌道壬寅王公之春移撫廣西迫公入桂行抵滬上魏公適督兩江因奏留公辦理淮北蕩地事宜而公已年逾六十矣公性誠恕不欺臨事果決不苟爲同異義所不可執之甚堅雖威武不能屈也鎮南關之失潘中丞鼎新卸罪於統軍王公德榜馮公子材飛章搆汚幾離大辟公力言於彭剛直公及張文襄公之洞封還電旨而諒山之戰卒成大功是役也徵公言則粵事不堪問矣公念出關士卒感瘴癘死者劣至一二萬人因草疏示彭公請入告彭公以人數多難之公證以嘉慶元年成案遂據之奏聞竟得賜卹將卒歡呼益感奮致死法軍和議旣成彭公謀所以固海防者

疏請加賦以爲經度已具稿矣公痛陳其不可行者六事且言國家削平粵寇當度支奇絀之時不但不加賦已也而曾左諸公奏免江浙漕糧且數千百萬我公勳望爲天下屬目今創此議無論朝議允行與否皆累公盛德不可不慎也反復開說彭公大悟遂削其疏不果行吾嘗竊論幕府者人才之淵藪也中興之世曾胡兩公得人爲盛一時名臣碩士大抵皆出幕府之中曾公所云案圖索驥者也左文襄彭剛直李文忠之數公者皆曾胡之亞也然自許過高視當世之才無足當意者故非其人不能與焉下此疆臣之所謂幕府者王順長息事我而已無所謂才也胡公之言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然則幕府之人才視乎疆臣之賢否詎不信耶公歷居幕府數十年所在皆爭致公引之以爲重烏虜其督撫之賢可知矣丙申之春余至

蘭州居節署始識公於魏公幕中朝夕往還籌煩策亂多取計於公者逾二年余入都道天津假公寓中十日自茲別去不相聞者二十餘載國變而後余來京師時時與嗣君叔進游詢公起居年七十猶能作繩頭細字書余方思訪公滬上重爲十日之飲而俯仰之間竟成古人可悲也已公爲人精白坦率一不訾省家事宦游四方得家人書往往不開視生平所居皆要地而澹於榮利故功名富貴常後人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書不觀而尤耆乾嘉大師之學畢生精詣萃於金石一編增新補故多著錄家所未備者詩文雜著填委箱篋閒多不自收拾然皆可傳誦無疑也已未九月十八日歿於江寧之寓廬春秋七十有八配唐夫人先公三十年卒子四人曰凱恩廣東小靖鹽場大使曰家詰太學生早卒曰沅光緒甲午一甲三名進士累官

翰林院侍讀卽叔進也曰家姓亦早卒孫兆績兆紳兆棟曾孫
延熹延怡是年十月葬江寧城內晚市之原銘曰

公之遇足以假毛羽上扶搖而將飛復止唯適之遭公之學足
以淪中外矚今古而朝斯夕斯夏碑周鼓我出見公蘭山之陞
連烽屬天磨盾賦詩津門再晤一別卅載天陲地侈塵飛大海
傷哉我公生不逢時胡天不弔而不愁遺茫茫大字鬼蜮虺蛇
銘公幽者舍余其誰

清故湖南提學使吳府君墓志銘

姚詒慶

公著籍浙江錢塘縣明萬歷中先世自新安遷於杭世居同仁
里後移學官巷並在慶春門內曾祖昇乾隆癸卯舉人四川夔
州府知府妣氏程祖振棫嘉慶甲戌翰林雲貴總督妣氏姚氏
王父春杰二品廕生署山西雁平兵備道妣氏程氏金繼妣氏

封三代均封光祿大夫妣均一品夫人夫人花氏貴州貴筑人
嘉慶己卯翰林雲南按察使詠春女封一品夫人公墓於乙丑
年十一月與花夫人合葬於裏桐隄兒山子士鑑花夫人出
光緒壬辰一甲第二名進士頭品頂戴日講起居注官南書房
行走翰林院侍讀士鏞側室周氏出土鑑娶餘杭鄭氏附貢生
江蘇試用道志虔女士鏞娶宛平袁氏光緒己卯舉人署湖南
提法使學昌女女一適錢唐丁氏光緒辛卯舉人內閣中書立
中子文右孫秉澂鹽務署僉事承湜內務部僉事式洵吳淞中
國公學畢業生兩浙鹽運使署科員思浚浙江法政學堂畢業
生浙江教育廳科員孫女一曾孫廷瑜廷璋廷獻廷瓌廷璿廷
瓚廷琦廷璉廷瑑廷璠曾孫女六
公諱慶坻字子脩一字敬彊浙江錢塘人也世德姓繫具詳上

方公天姿徇敏幼從祖制軍公入蜀留成都四載繇是而陝而鄂而晉舟車具行篋不以在途廢業既至晉善爲文益志於經世之學自中興名臣疏劄以及諸先正論治之書與夫邸鈔文字有關繫者靡不綜貫然性澹泊無競爭同治戊辰公祖以防河年漸衰公父陳情乞終養乃侍奉還杭雖席貴顯而兩世清德歸裝書兼兩無餘資或有所需嘗冒雨徒行以供厥事庚午制軍公薨壬申丁父憂公至性仁孝九歲喪母經年獨夜常寤涕廢寢至於達旦又以劬學得怔忡祕不使堂上知至是益哀毀骨立居平治宋儒學復寫佛經以瀹心性慎起居營衛至中年氣力乃大強時德清俞樾主詁經精舍久公既游其門與諸耆舊聯鐵花吟社月再集者十年光緒丙子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座主王祭酒先謙祁文恪世長孫文恪毓

汝房主張尙書人駿並激賞公文而行誼復至相契合己丑授編修充會典館幫總纂中外圖籍悉心斟擷充本衙門撰文自掌院以次重公學望奏御冊賜文至多辛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壬辰公子士鑑以廷試第二人及第父子同館士林稱盛丁酉簡四川學政士鑑旋命直南書房極儒臣榮遇庚子畿輔拳禍起手書諭士鑑事急卽扈蹕會兩宮狩太原公上言宜暫駐長安優詔褒答赴行在復命而士鑑先奉命視學江西南征就養於南昌學署一年癸卯典雲南試簡湖南學政次年以疾歸又次年復舊職自行在至是凡三直政務處爲總辦政務處者朝廷以因革事多特設其地於禁近使軍機大臣領其事廣延賢俊以備大用當時僚案如大學士榮慶徐世昌尙書鐵良並以外廷入直超陟樞府赫赫有名而公泰然不以爲意時俄

方東挫於日轉而南欲窺我北垂眾咸知羈縻蒙古之舊策不足恃思橋正之乃以此議屬公行就緒矣而當軸或不欲竟其事丙午授湖南提學使東渡至日本攷學制初公視蜀學蜀故多秀而弊亦最甚公每試必廉諸生之年貌與名籍慎周防槍替無所容所取皆通曉中外學有根柢之士而屏其湛溺於帖括者士大駭服以爲自張文襄之洞朱宮詹迥然以來所未有蜀有明宋文憲祠公祖官布政時所脩建及公至已頽廢復葺而新之以繼先志其莅湘事一如蜀迥然故又督湘學而湘人亦以朱吳並稱及再之湘則科舉廢而學堂興始皆仰給於銅元餘利迨部議停鑄又以連年會剿桂匪款遂無出公議絲牙釐礦務等局撥給得元額五之四省校數十絃誦復聲又定鹽捐爲三路師範之用創立優級師範學堂而罷傳習諸所之華

而亡實者公與先謙師生誼最摯禮延至署事必與商章程皆
手定不爲大吏所懾在湘五載兼署布政司二提法司一宣統
庚戌述職至京而湘亂作泊公歸恢復諸學堂之被毀者而經
費益絀官紳冰炭踰年乞休不數月而大事去矣乃移家至滬
上與金壇馮煦恩施樊增祥嘉興沈曾植貴筑陳夔龍番禺梁
鼎芬等結超社逸社爲文字之聚之數子者前皆膺寄任居方
面經濟文章卓然有以自見復與滬上諸名流結淞社越二年
遂歸里凡徵辟皆不至公昆弟七人而序居四次兄恩塚早世
而無祿公親受遺言有子卽以爲兄後終嫂氏之世未嘗使士
鑑離左右以失怙故事慈母封太夫人至孝長兄文壻封出也
仕工部爲郎未嘗歸鄉里自家居以迄在京時籌濟其不足沒
齒無閒言又撫教諸弟善埴道堪寶堅甚有聲庠序而寶堅且

登賢書顧或病或天獨善埴官江蘇爲知縣鼎革後同居有晚
歲之樂又迎養曹氏姊之權於境遇者故同懷也沒哭之尤哀
又故居親族相依者眾嘗稱貸以給之有貧弗能葬或無依者
咸經紀之使毋失所或飲之學以底於成立外家金氏故望族
也而式微爲封窆其四世復蠲置墓田求其族姓爲立嗣又數
稱平陽教諭吳承志學問之富攷據之精同光閒脩杭州府志
公嘗自損束脩引與共事及亡求其遺箸親董理之編定其說
經史輿地諸書凡六種以屬吳興劉承幹刊入其求恕齋叢書
中公久官中外深以世道人心爲懼於朝章國故遺聞軼事嘉
言懿行手自裊拾爲蕉廊脞錄八卷居滬以殉國諸賢忠義不
可沒訪尋事實芟訂再三爲辛亥殉難記八卷公爲文服膺湘
鄉陽剛陰柔之說而深有合於桐城諸鉅子之萬護故事要而

不繁辭文而不縛爲補松廬文錄八卷公幼承祖訓作詩至慎於諸家無所不窺而杜詩尤精孰爲補松廬詩錄六卷其辛亥後作別爲悔餘生詩五卷又雅好遊覽凡經行古蹟及佳山水皆見之於詩然亦別有遊記數種又以先人仍世專集經咸豐庚申軼秦半乃復罔羅及其無專集者編爲吳氏一家詩錄十卷杭州府志書成於戊子而未梓漸闕失邦人於丁巳復延公主之今所行一百七十餘卷則公敷門手定之本也又續脩浙江通志二百年來文獻放佚蒐沈索隊心穎而事繁壬戌冬復繼曾植總其事諸分纂皆在滬十就六七終以未觀厥成爲憾夫人花氏貴陽望族佐公內治事賢於鴻光生士鑑公年五十側室周氏生士鏞及女孫四人雖南北異仕而以時歸省無積年之睽孫女一曾孫十一女六於是歎公之遭遇嗇於世而豐

於家而性篤於是者天必以是隆其報也不幸寢疾以甲子年三月十一日沒於學官巷之里第春秋七十有七公蒿日時艱又悲故主憫留尙口授家人詩有平生師友相逢慟哭語烏呼哀已遺疏入有詔優卹並錫予志潔行芳扁額以彰篤棊花夫人前卒公爲營葬於裏桐隄兔兒山至是乃合葬焉禮也孤子等旣感風枝乃屬詒慶次公之事行爲文而系以銘曰

漸漸天日兮宛亶東含清苞淑鍾吾鄉竺生上知兮德義之門粲乎文獻之隱隱兮斯今存前養吉兮後含嘉詩淵源兮揚素波謦何芳菲之遲莫兮噴乎其五噫吻獨喻夫懷沙飾巾兮待盡芒芒兮天命相茲山之回合兮焦之南脈璋當陽之寀處兮是經是營以爲有涯之所止息倩倩兮石南蠹蠹兮江霧亮元石之一甄茲無斃兮耿其守與終古

清江蘇提法使兼署布政使左公神道碑

陳三立

公諱孝同字子異晚自號逸窻姓左氏湖南湘陰人大學士二等恪靖侯文襄公之季子也母周侯夫人生母張太夫人生而英敏能言後從侯夫人識字授章句六歲就傅日課數十行不忘十歲依二母省文襄公福州軍次文襄公特愛賞之持以爲樂歸從長兄子重讀學益進文辭粲如也自是文襄公授陝甘總督或西征或還都列軍機大臣或移總兩江輒攜公自隨最後法越之役駐師福建已老病軍諮奏牘一倚公辦治文襄公薨閒關扶柩還長沙畢營喪葬復度建祠字編刊遺書百餘卷初公弱冠補縣學生員食廩餼中閒以欽賜舉人兩赴禮部試不第遂納貲得道員會日本與我緣干涉朝鮮構釁亟備戰詔湖南巡撫吳公大澂督師赴遼邊則奏調公總營務委統五營

屯錦州吳公文儒氣矜易言兵公爲調和將領簡練伍卒屢進
言宜扼形要固防守戒輕進吳公不能用遂敗還公旣解兵柄
劉忠誠公因奏調公贊所屯山海關軍政和議成直隸總督王
文勤公復奏調公會辦北洋機器局改北洋營務處命馳赴山
海關遣散陳公湜前所領湘軍二十營諸將領陰懷觀望勢將
潰變公至廉得煽亂首要四人斬以徇遂無事丁酉十月公去
而歸里適先公繼爲湖南巡撫頗務變法爰仿泰西警察之制
創設保衛局以鹽法道署按察使黃公遵憲總其事必得搢紳
負宿望者爲之副遂以屬公公識明而力果擘畫鉅細昕夕劬
瘁累月而奸偷衰息塵市晏然及政變先公得罪去公亦屢被
劾蓋由其游舊喉言官爲之所劾絕誣讎不經主奏者亦不敢
阿風趨以屈公論事終白未幾出游江淮閒入都就道員發浙

江試用至則委統湖州防軍飭紀弭盜四境稱便當是時拳匪之禍解七國之師退兩宮西狩已反蹕朝廷復幡然行新政旁求人才迭據李文忠劉忠誠王文勤及浙江巡撫任公道鎔前後疏薦之言習公聲績並篤念勳裔特召公入見諭以四品京堂候補派充政務處幫總辦轉總辦幫提調諸職歷署光祿寺少卿順天府府丞補授太常寺少卿遷光祿寺卿宗人府府丞久之出爲河南按察使尋移江蘇卽署布政使積三月還任公勵精爲治無所苛縱尤以海州商場拒斃饑民二十餘人丹徒莊鏡蓉死子婦之獄平法洞機爲遐邇所傳誦時按察使改提法使公兼署布政使公以新形律頗乖謬條駁數十事巡撫抑不上又一切與之異趣鬱鬱不自得方乞退未許歲辛亥八月武昌革命之難起東南各行省相煽響應逾一月羣不逞聯新

軍擁巡撫程德全獨立稱都督于是巡撫盛設兵衛悉召司道羣官會堂下巡撫改冠服出挺立受都督印綬髭張目視具語獨立所以順時勢保境土狀眾咸愕莫能出一語公獨慷慨言曰獨立何事耶孝同世受國恩今假獨立爲應變誓萬死不敢從命色辭抗激淚隨聲下遂拂衣去既去黨人已洶洶環伺公而公念無一卒一械相與持憤欲自裁適次子念康自京師至爲言援師日暮度當發未如去而觀變圖恢復乃卽日避而居上海其冬配王夫人卒而遜位之詔復下國凶家難叢集俄頃憂悲摧挫形神囚瘁居十餘歲崩坼之天地羈孤之歲月但日以縱酒寫篆籀自遣而已歲甲子十月十八日公病卒享年六十有八公氣岸魁梧坦率無城府與人交掬肺肝相示其顏貌音吐舉止知者以爲絕類文襄公也性孝友遇子弟嚴而有

恩莫不敬憚母張太夫人寢疾時曾割臂肉和藥進於書工大小篆能傳文襄公之法而臨習加勤世爭購致珍藏之夙負經世之略嘗欲踵先躅自奮於功名世患既亟所遇大府如瑞澂程德全輩皆妄庸驕蹇愈噤不得發舒後且坐視其顛覆宗社致令公亦飄泊客死蓋棺無由雪大憾此則公不能瞑目於九冥者也配王夫人壯武公之女也淑慎慈儉公得其助前卒子四人念貽二品銜江蘇候補道念康三品銜分省補用知府法部總檢察廳檢察官皆王夫人出念護念憲側室顏氏出女四人孫八人以乙丑歲三月二十六日歸窆於善化鄉石塘坡公所自定生壙與王夫人合葬禮也豐碑旣建綴敘遺烈申之銘曰

烈烈文襄炎嶽降精盪寇攘戎功翊中興溢胸管樂繫公是承

克蹈克類據略縱橫始贊軍諮繼從鄉役殫慮竭才父老有述
起步天衢歷厠卿貳出總刑獄風清吳會發難一隅黨醜交煽
孰尸長吏圖亂速變虺蛇結蟠昂首爲酋憑陵劫眾飛沫吐喉
公庭吐之抗顏揮涕寧甘徒殉竢時避地海濱披髮戰鬥神鬼
天問莫對飲恨以死永垂大節無忝世臣日麗湘川顯茲刻文

碑傳集補卷二十一

江都閔爾昌纂錄

守令一

戎公惕菴家傳

趙秉忠

公諱政原名之清字右文號惕菴行三天資穎異博學能文試
輒冠軍當國朝定鼎之初南方雲擾閩省不靖特命親王貝勒
督師平南徵求茂才開科選貢公居榜首授福建汀州府歸化
縣令歸與延平邵武二府連疆地稱險遠公至治見城傾圮督
工脩築於城之絕險處造敵臺建太保閣以便拒守且積糧餉
募丁壯請防兵練鄉勇時羽檄交馳鄰邑如寧化連城永定將
樂順昌永安沙縣次第失守歸化孤立無援順治四年八月初
六日羣寇合圍公登高望曰賊雖多散亂不整不足畏也集眾

固守爲持久計外則簡材扼險分兵應敵內則贏糧修壘伺隙待時相持一年有餘賊率其驍勇逼城八次公因勢運籌洞中機要卒藉士力殲厥渠魁而諸賊猶堅圍不散公乃選役人委填者令佯爲乞人沿途歌唱藏文書於襲衣中至省投遞上憲卽發大兵進勦一時軍中動止悉資公謀賊始退入九龍白沙諸寨公探知賊巢有虜婦千餘領兵往襲率婦以歸諭汗匿者斬以徇於殘破地方出示招領公守正不阿先除內患禁錮淫亂貪汙之周虎臣虎臣者歸化教諭自揣罪深將賄臬司提釋公解赴撫院詳文有曰居名教之官而顛倒名教處人倫之地而傷敗人倫撫院卽按罪杖革由是魍魎除而新附安歸邑之民勒碑建祠意猶未足又配享太保閣而崇祀焉上憲重公遷爲莆田令因莆田寇擾同於歸也公至莆發姦如神賊聞其名

皆斂迹公得以勸學興賢彈琴而治其縣試之列前茅者如林堯英林之睿唐松蔭程化甲林檀嚴昌構諸人次第登巍科出仕堯英督學河南之睿督學江左昌構知建平縣有見之者輒道公之易理精通不絕於口無何公丁外艱歸居喪盡禮哀毀骨立服闋後征南大將軍兩廣總督李公述秦緣粵西山寇叛服不常特請於朝授公廣西梧州府藤縣令蓋粵西賊患與他省之梯山航海者不同其賊乃槃瓠遺種穴居溪洞時遁時叛自前明王陽明督廣後餘孽復熾難制公先振兵威繼則諭以禍福山寇皆遵教令公惟均徭役革耗羨撫以恩信而境內已肅然矣治藤二載日不交睫坐不煖席勞頓致疾竟卒於官李公聞其卒遣人致祭作詩以哀之贈以行旌令經過地方官護送歸里

吳園次後傳 王方岐

湖州刺史吳公既卒其友人及門下士謀有以易先生之名者或曰古有之今未之有也可乎曰先生抱不世出之才蘊其學術未克盡其施設其出守於湖也湖之人戴之先生以儒雅風流自命居官時未嘗廢講誦期以絃歌爲理流風餘韻令人思慕之晚年伏而著書穿穴蒐討不遺餘力先生之學閎且肆矣無以易其名不幾墜其實乎謹按謚法博聞多能曰憲慈惠愛民曰文先生有焉請謚以憲文可也僉曰然遂謚之曰憲文先生焉先生諱綺字園次其先由歙徙揚之江都遂爲江都人少而穎悟過人六歲能詩有山中吟曰山溪清淺山花紅抗首高歌和曉風世事回頭君莫看不如沈醉此山中其識達已卓然風塵之外爲諸生有聲家貧讀書康山黃淑人躬自爨汲焚膏

宿火不閒寒暑故學日進文益有名當是時長沙趙司空開心
合肥龔宗伯鼎孳皆負重望獨器公折節訂交甲午灤州石學
士申視學江南得先生卷拔冠多士以明經薦入都會世祖章
皇帝求異才備西清顧問冢宰胡公兆龍拔置第一授祕書院
中書舍人掌制誥戊戌遷兵部職方司主事受詔撰著輒稱旨
遷武選司員外郎擢工部屯田司郎中管左翼街道控抑豪強
一時肅然丙午出知湖州府事湖地山水清遠而多大猾舞文
告密之風尤熾時奸民王式王春以羅織交關主政齟齬諸大
吏馳驛赴勘令勿擅加刑訊黨與盤互至千百人莫敢誰何先
生至郡則式已敗其黨交訐不已邑人重足立先生廉得之獲
錢玉涵唐文等十餘人杖殺之時文以三千金啗先生求免揮
去弗顧也制府撫髀嘆曰使吳君早至吾何至爲王式所持哉

菱湖人沈東之虎而冠及是亦杖殺之郡人觀者數萬頂香焚于湖涘積灰盈尺西湖嚴君球竄身滿營擇人而食捕之行至都亭聞前數人皆死迺自殺是日以雞豚賽願者市爲一空營卒牟利于南潯魚肉一方民先生曰是必有與爲購者懲其魁眾皆遁去大帥聞之戒其眾曰吳守非易與者汝曹勿入其境也湖地產絲以海禁設簿以防乾沒吏因緣爲奸業者苦之公取其籍焚于庭曰苟有失誤太守自當之不以累吾民也茆氏之僕張富以主中落謀脫籍颺去先生榜掠而械校以徇自是一郡無敢有背其主者詩人孫太初墓在歸雲庵之麓歲久淪爲榛莽先生清其界址建太白亭於其上以表之凌忠介公殉國難以貧故藁於淺土者二十年矣先生捐其貲營其窀穸封而樹之倪文正公身後家益落先生招其子而佽助焉人莫不

高先生之行誼爲古人中所僅見也先生莅湖三年利無不興害無不革發奸摘伏類趙子都見惡輒取類張子元仁心爲質不務近名類龔少卿至其稟酌風雅崇獎忠孝執持大體漢廷吏弗如也尤注意人才汲引士類恆若不及試士暮受卷而朝榜發竿牘不入寒畯必登生儒感之立碑峴山之陽比羊叔子焉郡之登仕籍者如胡榜眼會恩沈翰林三會及其弟涵吳進士啟宗皆糊名摸索得之而茆探花薦馨尤扶植于禍患之中者茆且死曰恨無以報先生也是時湖人戴先生如父母值先生生辰父老子弟填街溢巷烹羔躋堂來祝者數萬人而同官是士者至日闐然于是羣起而慕先生矣己酉竟被劾去官湖之紳士合詞控之制府劾公者尋悔之然亦無及矣遺帑有未清人輸將恐後貧民亦持數鑲投匭中曰無以累我公也先生

既解組貧不能治裝黃淑人曰君以一措大家徒壁立受知天子宰相出典大郡回視牛衣對泣時爲何如願亦足矣以清白貽子孫何必捆載以歸而斂百姓之怨乎先生輒然笑曰吾相知滿天下門內知己非卿而誰遂拂衣而去僑於姑蘇者數年湖之士大夫數請還郡公力謝之乃復歸于揚以文章爲寢食以朋友爲性命以仕宦爲郵傳之地以山水形勝爲休沐之所憐才好士出於性成片言傾倒共相輸寫未嘗緩須臾而袞異日也守湖之日賓至如歸皆海內名士當時好士者在內推龔合肥在外稱吳吳興嘗與宣城唐允甲黃岡杜濬山陽稽宗孟桐城方亨咸天都吳甲周飲于李公擇之六客堂又與吳學士偉業張大令芳吳侍御雲清暨名士修禊于愛山臺又與嘉禾曹司農溶萊陽宋觀察琬福州謝司李天樞婁東黃進士與堅

集于窪尊亭皆屏去矚從解衣槃礴謔浪歌呼聲迸林藪觀者
目爲神仙中人不復知爲郡守也懸車歸老田廬蕩析歲稔餅
無儲粟客至必具樽罍黃淑人黽勉助之桃梅芬醴之儲傾筐
倒閣醉而散性喜出遊時時往來於吳越閒過甌越客端州至
韶禮六祖塔由宜章出摺嶺陟衡嶽泛洞庭而歸所至登臨憑
弔著之篇什競相傳寫于書無所不窺考訂參互經史之外稗
官野乘釋典契經無不排續成書惜未盡登梨棗以公世耳少
好詩賦尤工九宮新聲章皇帝命譜楊椒山事先生按律寫之
忠憤之氣如忠愍復生每奏一齣上未嘗不稱善也又譜秋風
嘯繡平原院本皆有其深情蓄于內奇遇薄于外輪困結轆藉
以發之不第工於聲調而已乙丑移居種字林以目眚杜門潛
心宗鏡之旨又營數椽于黃子湖瓜田豆畦明農親稼花晨月

夜與高人朗士扁舟溯流菰蒲蔽虧鳧鴨凌亂一詠一歌皆足
千古黃淑人年高多恙醫藥有不時之需復迎先生入城於城
西築室類岩穴之居顏曰歸鴻若日相羊其中甲戌夏杪先生
年七十有六微有腹疾精采如常不數日而歸道山矣子三俱
以文鳴世而長君石葉前先生而卒人皆惜之女四人所適皆
名士初先生與長沙趙而忭友善趙君卒遺孤永懷方四齡公
憐其幼以女妻之讀書吳興官舍廉使宋公琬嘗歎曰公此舉
不愧古人也所著有亭臯集藝香詞林蕙堂文集聽翁六懷宋
金元詩永四聲寶藥燃松隸事彙古圖編諸書岐沐先生教愛
尤深撫摺其生平而爲之傳以俟史官之採擇焉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畧

王聞遠

先生姓唐氏諱大陶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仕爲山西潞安府

長子縣知縣後更名曰甄別號圃亭

先生生於西蜀夔州府之達州幼卽岐嶷不凡八歲從父亨予公諱皆泰爲吳江令時張獻忠寇蜀蜀地爲赤不得返故鄉遂家吳焉

先生十四五歲卽嗜古學精進淬礪不拘拘於師說落筆卓有端緒善爲歌詩集中如散病獨飲春游諸詩皆少作也附居

李研齋家太夫人督課甚嚴故先生有晝當課其文夜當課其詩之句

先生至性孝友色養愉愉中外無閒言其侍親疾也親嘗湯藥衣不解帶及居喪獨處殯室三年枕塊席苫動循古禮痛故鄉不可問遂卜地葬於吳門之虎丘戴家濱與弟妹情誼敦篤不分爾我弟早沒遺女幼稚先生撫之愛逾己出長字宜興周用

章親故皆以爲先生長女不知其爲姪也處夫婦琴瑟諧好相敬如賓五十餘年無失言失色焉

先生居室先營祠屋雖生女必抱而廟見新必薦時物必獻出與宴會有未薦未獻者雖美弗嘗也歲當分至先致齋三日竭誠致敬然後享祀忌日不飲酒不御內不見賓不衣色服曰禮嚴終身之喪殆謂是也

先生狀貌短小鬚眉疏秀朴學質行不尙文飾呐呐然似不能言者然剛直亢爽不肯媵婀隨俗意所不治千夫莫回也與曹偶談詩文論往事稍稍不合輒爲裂眦赧顏而爭人有過多面折之雖當路貴顯無所諱也人每以是敬憚之亦以此取憎於人

先生與人交凡患難有無必與共焉李條侯困於京師先生貸

而與之二百餘金後自處貧窘終未嘗責其償也與曾青黎友善青黎沒寡妾弱息異鄉無依遍乞於友以給養之魏叔子先生之知己也聞叔子計爲假吳氏之堂設位舉喪陳五形篇以奠哭之慟曰從魏子之愛也

先生臨財介然不苟凡遊於四方不輕有所干曰取與君子之大節乞吏鬻獄今之敝風我不忍爲也

先生家素貧求爲祿養歸試於蜀舉孝廉卽就吏部試爲長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註誤去職先生之治長子也首先蠶務導民樹桑以身率之日省於鄉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其俗很鬪鬪訟先生拘摭明敏剖決如神夾棍非刑廢置不用民化其德獄訟衰息月試多士於學宮得李某等二人皆登第爲名儒都御史達良輔稱先生爲山西循良之冠至今民有遺愛

云

先生僦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煙常絕日採廢圃中枸
杞葉爲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陶陶焉振筆著書不輟曰君子
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厄生死外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
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

先生晚年與蔡息關先生講道宗陽明良知之學直探心體不
逐於物其往復書笥有曰處心不可如水火水逆則激火鬱則
死心運於中不因乎物孰得而鬱逆之者先生嗜酒日素飲於
友朋家自講學後謂羣飲晏樂雖良友亦散道心遂不輕與筵
讌

先生貫綜經史揚榷風雅非秦漢之書弗讀也謂唐宋以來文
章冗弱靡曼不克舉秦火於天下當舉秦火於私家其著書不

肯一字襲古曰言我之言也名我世所稱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襲古人之文官爵郡縣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覃思著衡書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後今具備其中曰衡者志在權衡天下也後以連蹇不遇更名潛書外著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日記各若干卷寧都魏叔子見先生潛書曰是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每接賓客及致書於人必稱唐子之文掩漢而上之華亭高謨苑讀潛書極賞其奇嘗遇先生於黃鶴樓握手談心者累日先生詩有見譽何太高鞠躬不敢當之句酬謨苑也吳江徐虹亭盛稱先生之文推爲當代作家第一宣城梅定九見先生所著諸書倩人盡錄之曰此必傳之作也當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先生所著書彙遠遊必攜每乘舟輒語僕曰設有風波不測汝先挾我書彙登岸然後來

石印本二二一
救我一日鄰人失火先生懷書遠避餘無所戀也其自爲珍愛如此四方雅慕先生文名乞言者雖卑辭厚幣不稔知其人之品槩不許也其不肯輕有獎借又如此

先生晚年無子良友助金買妾姦徒以有夫女給之娶之夕女道其故先生卽令寢他室詰日呼其父攜去命卽嫁之嘆曰我兩娶妾而無子今又爲姦人所欺家貧年邁無力再娶五經之澤至我而斬雖命實爲之負罪何極耶先生襟懷高曠獨思後嗣無人必潛然出涕焉

先生見蘇郡之西郊有以孔子爲土地神者與尤悔庵告之當事協力除之嘗遊金壇時歲饑民多餓死先生請邑令某籍死者之數告於上官并請賑之不從明日復請曰今歲災田之租緩征其半來年帶征子於清粟半征存貯之米反全征之奈何

蔽於奸吏而不速改乎令不得已遂上請緩征之數崇明令崇
龕朱公七十無子已絕意子嗣先生以大義責之曰異鄉絕嗣
人鬼俱恫奈何置若罔聞知也崇龕因而蓄婢葺年舉子焉前
癸未進士朱友同蜀人也僑吳而沒厝於陽山之麓年久棺腐
先生憫之爲乞長興令武韓曹公葬之擇地近先生之先壟曰
我歲時祭掃便於瞻拜且可絕日後樵採葬之日烈風大雪先
生觸冒寒氣成嗽疾半載不瘳竟以是終

先生生於前崇禎庚午年二月戊寅卒於康熙甲申年二月乙
酉享年七十有五原聘蜀之冉氏早歿再聘蜀之王氏未娶遭
難死後娶吳江顧孺人子一早殤女三長早殤次曰柚許字蘇
州吳某未嫁卒又次曰安適聞遠俱孺人出幼曰穀妾出早殤
暮年無嗣乃以吳江沈氏子爲養子名衷先生沒之明年翰林

何妃瞻聞之知先生貧不克葬啓請於八親王王賜白金五十兩命葬之歲乙酉十月乙巳耐葬於參議亨予公之墓唐氏先世具詳參議墓表茲不載

固安知縣雲巖王公墓誌銘

王奐曾

康熙戊午正月十日順天府固安知縣王公卒於官縣人哀之斂金致賻以歸其櫬國制卒官者請部給符令所在驛致之公以貧不得請歸後十年始克葬將葬孤汝霖走向公族子奐曾泣而言曰吾父行歸土矣請爲銘奐曾惟公夙昔之好不忘於心痛念先君子與公爲同年兄弟加之宗誼篤密平時相期俱不在小先君子旣賚志以歿公又不幸以不獲竟所施也悲緒中擾不能以文謹掇其生平大槩爲常人所難者次第之公少有文名爲制舉藝尤奇警動人見賞於知縣事盧公易盧公者

閩名士乙未第二人也遊於庠一試食餼試必高等學使者臨校院司道府諸小試凡獎賚舊例同學或不預者公皆取分子之庚子登山西鄉試是科直省試額各減舊額之半山西四十四人知名者尤盛而公時少年褻然爲分經之首甲辰改試格崙用策論表判會試時議以八股爲浮文欲得士之有經濟實學者試額亦減舊之半而令下及試期僅五月耳公是科成進士其始任固安也值國有三藩之變特令停計典務爲姑息以悅士大夫不肖者遽謂當乘閒求在官之利以言動公公謝曰某昔有先人之戒某才薄何堪爲此畿北諸屬設有屯莊旗丁在縣者以滿職主之縣事涉旗丁滿職與縣令相可否公在官持大體事至必以理屈之皆氣沮而退第顧其屬指公曰彼西人彼西人每歲里下有應事名色啗官吏以金蓋固安陋規也公

一切卻絕禁之會編審里胥又派金若干將持以進公知之懲其首事而以金換錢百餘緡照令散訖公既勵苦操冰蘖聲聞遠近上官咸嘆賞之丁巳以軍興餉匱特舉監科以鼓天下士之尙義者公分校北闈闈中議論囂騰主者意隱有所爲至欲奪分校論文之柄公奮然爭之卒以公所取士冠其榜公居恆孝謹親終時初得出身獨未離寒素而葬祭務極腆豐遂至貸人以佐費日後卽貴不逮也使吾無他日悔可矣素所爲詩文多散佚不收存者有菊園剩草松石齋集尤喜論制藝言皆確鑿拈一題必有一定之法跡其生平見事之早亦有似乎此嗚呼公今沒矣公之文章行事昭然在人耳目其可沒哉公諱錫韓字季侯號雲巖世居太平縣賈岡卹曾祖諱世強祖諱自恩考諱登魁以公贈文林郎前妣荆氏庾氏妣郭氏贈皆孺人其

先代世系與諸行實俱已詳贈公志中公生明崇禎戊寅十月十七日卒之年四十一歲娶衛氏封孺人衛公諱文科女妾毛氏男汝霖邑庠廩生娶張氏女二今擇康熙戊辰十一月一日葬於焦村北原贈公冢之東嗚呼士之以才自負不見知於世不獲施於當時者由古而來不少矣可勝嘆哉若公者更不永其年嗚呼是尤可悲也遂銘銘曰

公有言矣術無不窮維公之爲斯言將謂天下必道而始通公誠以道矣胡爲乎不潰所成而鬱抑以終世及今矣卽賢聖能必其有所功秩孰爲高卑而才則已充壽孰知脩短而學則已豐百世之下其有誦遺文而訪固安君之懿踪者姑山之麓坎首離趾有高其封是曰我族父之幽宮

候補按察司副使安陸府知府易軒楊公墓誌銘

陳儀

君諱綠綬字公垂號易軒世爲直隸長垣著姓以刑科都給事中諱文昌者爲曾祖以歲進士諱圯者爲祖而贈奉政大夫諱睨之長子也年六十九以康熙癸巳六月棄世階至中憲大夫官終于湖廣安陸府知府而所歷者山東定陶縣知縣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本司員外郎本部四川河南兩司員外郎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凡仕二十一年其行事可紀者眾矣在定陶建唐文書院進髦士其中給養而親教之癸酉丙子連科雋三人蘇銘田雲翼蘇璜皆相繼成進士自是甲乙榜不絕人前此四十餘年所未有也邑有濟寧張秋挑河夫歲僉富民四五十人充之家無不立破者君乃通計歲需夫若干應工食銀若干均令合邑田一畝出制錢一文半鄉約收存官爲僱夫以除偏累通詳上官報可并下其法濟兗東三郡倣而行之勒諸石除

苛稅入官者歲三百金民以益蘇乙亥北征噶爾丹徵軍需車
輔羽檄下督州縣各惶擾失措君已先事預辦至則立付事集
而民不知是歲以政最欽取赴部士民送者塞途中丞桑公歎
曰部得一賢曹我屬失一良吏矣在刑部號爲廉平閱招案可
生者力言于堂率從末減大司寇王公雅重之一日上下秋審
疏以應決人數過多俾詳酌所當矜疑原緩者以報王公願語
吏速請山西司楊員外來來則迎謂之曰此君之心也得釋之
人泣拜於門者相踵歷刑部三司所全活數十百人戶部雲南
司漕務所隸也君爲郎中三年陋規屏不入已嚴束諸吏需索
爲之稍息會假監獄起株連蔓引者無數官吏方借以邀厚利
大司農徐公知君廉平屬治之君盡釋諸連引者不問止治包
攬作姦之人寘之法徐公喜曰我固知楊郎中能辦此安陸之

政一如定陶建陽春書院聚課七邑士俗故健訟君至期年訟亦衰沔陽有大戶兄弟爭產而訟之撫軍者事下君各以多金賂嚴拒之而諭以至情兄弟皆感泣請罷景陵民劉道遠姪婦自盡而令疑其奸擬重辟君訊得其情反縣案上之令以故入人罪應劾君爲之請乃免人益多君長者君爲政持大體不苟而多計畧能閒發奇中故前後所治民無遁情聞流言有盜欲乘元夜窺郡城某富人家卽令僕役更番出城分合隱顯若有所捕狀同官竊笑之竟于城下土中搜得槍刀砲銃等物擒賊數人已而湖南獲劫賊自供原欲焚掠安陸某家以有備未敢發人始驚服在郡四年以病請休七屬民赴省留者數千人制府兩院徇民心不聽去更以署荆南道篆君雖勉視事而歸思常鬱鬱神益悴會有新例捐陞者許離任候補子越梓遂傾家

所有捐陞按察使司副使乃得去歸甫五月而卒人皆惜君之未究其用也元配孫氏同邑諸生祚長女貞靜有識以勤儉佐君爲廉吏嘗從容語曰居官苟爲子孫計莫若寬刑薄賦積陰德以遺之若貪財害民以多金爲燕詒適以害其子孫耳又助君振施推遺產盡與弟紫綬而養族節母夏氏程氏苗氏弟婦李氏于家宗支持以舉火者餘二十人戚黨婚喪之乏絕無不周給中外翕然稱賢先君一年以康熙壬辰七月卒年六十七諡封宜人子越梓將以乙未某月日合葬于先人之兆而以其狀來請銘余與君壬戌同年友也知君爲稔故次其行事之大者其餘悉見于狀皆不復詳也君一子而賢卽越梓戊子舉于鄉女三孫男二鍾恆鍾衡孫女二嫁娶聘字皆仕族銘曰

死而乃銘君則未碑在人口有生氣宜人聿來固甚慰嗚呼松

楸之表頽且髯風乘雲旗見髣髴

李月巖傳

陳儀

先生諱兆齡字仁遐號月巖真定高邑人也李氏爲高邑世家先生之父曰司李公伸大父曰淮海兵備公士邵曾大父曰贈奉政公核核卽前相國文節公標母弟也李氏旣故相家又世世仕宦貲產甲邑里先生生五歲而失怙七歲而大公繼歿中外無所依庇猶令劉瑜者以孤童可齷齪數教人興訟欲因以攫其貲產先生憤然走京師謁棠村立齋兩相國以難告辭氣慷慨詳敏進止俯仰如成人兩相國矍然動容曰奇哉此子司李爲不亡矣共護持之姦人潛伏而難立解年十二試童子學使吳公珂鳴曰爲國器拔補博士弟子員年十六值滇黔用兵轉餉不給募能輸助者官之先生輸數千金議敘得縣令先生

曰卜式牧羊子耳尙知以家財助邊况吾家受國恩累世乎吾之爲此誠欲以涓埃助軍中一日費爲士大夫勸非以爲仕宦階也且吾學未充敢以朝廷民社嘗試乎遂不肯詣選人而殫心經籍旁及子史日治手治務得其要領求爲有用之學于古今風會升降人材盛衰治亂成敗之所以然無不窮其原委察其倚伏歷歷如指諸掌而卓識閎議往往抉古人之所未發蓋先生具有夙慧默識超悟其天性也而竭精問學者垂二十年乃出謁選曰吾將驗諸行事矣康熙甲申選授福建之閩清令邑居萬山中距會城百里民俗雕悍健訟而鬪狠訟多壽張爲幻窮年不可究詰鬪則數十百人爲曹持兵械相殺傷閩俗大抵皆然而閩清爲甚督撫累申厲禁卒不能革先生曰此不應盡人無良必有主之者煽其燄而揚其波乃因以爲利于是畧

伊何補二十一
一四
傲趙張之治神而明之未幾具廉得大猾主名捕其尤黠驚者
寘之法餘皆驚竄伏匿境內肅然而會城豪及上官吏胥之詭
寄田糧于茲邑者咸自首歸正莫撓其鋒者然後撫柔之政行
焉先生善折獄辨色而知微不任口耳嘗曰吁而不吟東郭知
其伐莒言徐色慚管仲知其釋衛得情者豈在多言吾能意之
矣故詰姦伸枉如燭照神語吏民無敢或欺咸號曰神君嘗攝
莆田篆定疑獄之更數令不能決者一訊而服凡十餘案諸生
游添以姦逼殺人論辟矣先生察其冤立破械而出之莆人莫
不悅服當是時先生名動八閩上官亦皆知其能然先生性峭
直神采英毅不爲齷齪小謹嘗以辨獄忤撫軍張公孝先抗顏
力爭張公雖改容從之然少其不讓心弗善也其他上官有所
論薦率不能無望其意氣而先生廉絕取受每減削其家產以

佐官費未嘗有所獻納又義不肯呈身自售故終無有薦達之者居七年意忽忽不樂乃決計去官矣夫閩俗之敝至今猶是也至煩聖天子詔敕督撫大吏馴服化導革其澆風顧爲政在人誠得如先生者付之操柄俾大其所施則囂凌之習可以立變不得其人卽告誡之條日下擊斷之威數行無益也獨怪當時大吏旣稔知先生之能行治彰彰如是而莫肯顯擢而大用之聽其鬱鬱以去遂使敝俗流極不返至今爲當守憂吾不知諸公之所爲自靖者果安在哉嗟乎國家之需才也殷而天生絕異之才也不偶乃生矣而不見用用矣而不能盡其才古今如先生者不少矣此有識之士所爲重惜而深悲也先生旣歸遂絕口世故以課子爲事而諸子翩翩咸次第以科名顯長君渭尤沈敏有幹畧自中舍遷刑部主事堯現審左司矜慎庶獄

舉古人五聽之法以慮囚不以金木訊而情罪允當無一人稱
冤者先生之教也世廟聞其名超擢岳州太守既罷誤去官旋
被薦授武昌郡丞以母喪未上除服卽除嘉定太守人皆以爲
異數視先生之七載巖邑政最而名不達于宸聽者何如哉豈
士之遭逢果有幸不幸歟抑先生嗇于遇者天將昌其後而償
之于其子也渭奉先生之官年七十卒于嘉定府署旣歸葬相
國海寧公誌其墓而銘之渭今補彰德太守以廉能名

舊史氏曰予嘗聞諸冀耐菴中丞先生無昆弟獨有適高氏姊
其舅都運粵東以虧帑貸助先生傾貲與之又以夫人平生匱
具舉以遺之昔信陵念姊而存趙事雖殊義豈有異也今人兄
弟析箸則脊令之意頓衰況姊妹乎先生此舉孝友之思孿如
非直爲豪舉而已余旣企慕其爲人未獲覲止竊嘗讀其詩少

陵云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以之擬似可以想見其槩矣

唐介石公傳 鄭珍

公唐氏諱廉字介石故四川遵義人祖以上居涪公一元孝義載蜀志張獻忠之陷重慶也避走家遵義是生公公性溫毅嗜讀書沒身一卷不棄手自三四歲時母杜口授論語孝經卽成誦長益自力不漁獵文句閒思以所學實踐行事沈沈然人莫測也康熙壬子舉於鄉王阮亭爲座主甚重之明年試春官不第歸教於城北龍山有聲吳三桂以雲南叛遣以僞職召時國家一統未久賊焰猖熾幾據半天下人人思攀附以爲眞主公不應或有以利害脅者公曰賊耳受天子厚恩不思報又反行齧粉矣如廉何杜門八年卒無害辛酉雲南平權永寧衛教授後截取知湖南鄱縣海內方量田平賦役鄱前宰力奉事圖遷

實陰索民財不與則虛丈尺增額民苦之公皆覈以陳乃仍舊
事餘刻所訂毛詩正韻進士民一一給之使咸知向學年餘以
母憂去鄴皆稱唐菩薩云服闋授山西陽曲令公旣至以邑附
省繁劇首除民害民氣以靜暇卽昇入村諭父老以力田孝弟
互敦勉於西門設義學教邑之貧子弟以時資之月一試以文
之佳否考其勤惰陽曲大化爲養濟院居貧嫗其中令民閒生
男女不能自食者與之養稽其數月支以衣食長成仍令其父
母歸之八十二都無棄幼河西田自古渡口距烈石近六十里
皆瀕汾水歲泛溢壞且盡居民無絲毫獲而稅不已公屢疏陳
得盡免秋征自正賦外舊耗取三之一悉入己公曰民代天子
耕出稅賦供天子官代天子收稅賦自有祿若於民別取則祿
也何與他人吮舐上官文繡其妻子奴僕者須此吾不須也盡

除之民間歲罷出二十餘萬兩農用益裕逾年緣事降免士民
竿巡撫奏留復視事戊寅噶爾丹不靖公於青黑格達諸驛飼
馬侍儲以供王師一草粟不擾閭閻及凱旋民負鉏倚道觀望
而已省城災百官督救火公獨跪汗泥中祝曰某爲首邑政不
善致天災乞燼某身全民巨萬財有頃風愈烈煙塞天地百官
走逃命一侍者促曰勢迫矣請逃公屹不動忽反風火滅乃起
凡五年以老病告歸公至孝兩割股愈親疾母在鄙頗思歸卽
解官乞終養行有日而母卒嘗誡子曰我事事求盡心恐或未
盡吾分汝母輒夸似人年七十九卒於家傳至今六七世皆端
謹有家法爲遵義望族

野史氏曰世所目能明善爲吏者其講事上詳矣求牧之道者
於公反乎然此何足怪當官之賢否皆窮時所積志然也昔傳

賢令長其人類有學守根柢故雖拙訥不足病何有於佞巨孽
殘殘揮之大門忘厥身爭諸天尊之勇不過耳儲畫山作晉乘
以列國朝儒吏首知言哉

汾州府同知楊公墓表

韓夢周

公諱熊飛字渭夫淮之山陽人系出漢太尉震國子監典籍懷
恕是爲公會祖太學生全祉是爲公祖太學生長眉是爲公父
母張氏公博記能文章康熙四十四年聖祖皇帝南巡召試第
一命南書房行走明年授萬善殿教習尋舉順天鄉試以教習
期滿出知臨縣公振瘠培奸寬徭賦以活民邑治一變當是時
西陲方用兵臨當兵道檄索民夫二千馬牛各一千先五日待
境上違者罰立至公計數備用斥其浮出境迎領隊將軍說之
曰公統兵爲天子除邊害應無困內地民取事濟足矣檄索人

畜過多兵行不一次括臨民不足以給民困且逃誤大事罪必有歸將軍大感動疾馳過境令曰秋毫犯者斬會一兵淫寺尼公執送軍營立斬其首由是後至者相戒聽約束邑以不擾大府知公才能委辨軍需公悉心計畫罷民運爲官運又罷人運爲駝運轉餉西藏者三無少失事用軍功加八級遷汾州府同知累署雁平道事雍正元年清釐虧空案起山西被劾者五十餘州縣中有以民欠作虧者公承審得實直其枉並請豁免大失藩司意被參落職欽命大臣出案奏公是奉旨免民欠公亦例得開復以母老竟歸乾隆十三年五月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七葬邑東之七里塘娶盧氏子四人翼成廉州府同知理範直隸定州知州申咸候選縣丞炳咸署嘉興縣丞出嗣女一適候補州判吳芳齡公善居喪父沒廬於墓者三年幾滅性公之曾

孫禾親善予以墓道文請予謂公以文學起家其所建樹卓然
可名於世如此彼以儒者名或當盤錯櫻利害次且喪罔以債
事遂爲世所詬病皆以僞亂眞非可以緝而語矣予故表公行
事之大者揭於阡俾後世得以覽其概焉濰縣韓夢周表

文林郎知東流縣事南香陸君墓表

張雲錦

君姓陸氏諱培字翼風號南香先世居當湖之靈溪代有爵贈

君以進士知江南東流縣

兩昌隆翼風維正
二年甲辰進士

解職歸僦居北墅

專力填詞梓行白蕉詞正續集若干卷元配張孺人爲雲錦之
族祖姑繼娶又雲錦之族姑以戚婭相往還故知君之行事爲
甚詳君初授東流以縣析自彭澤相傳爲淵明種菊所欣然就
道及之任知前任歿於官其子以舊欠擔累君曰前任不能爲
淵明故至此耳我豈可坐視其困卽日受交代縣西有蓮花洲

峙江心庚戌秋江水暴漲民失其業君以成災報不得請乃曰
吾終不可以徵輸困斯洲民爲墊其糧幕友爭之不得明年大
稔洲民感君恩併完兩年之糧始得無累安臬某擢浙藩去之
日下屬例出送行君是日以訊要獄忘之及某自浙藩移擢安
撫竟列君六法去任嗚呼觀君之所以用心豈非近世縣令之
所難哉雲錦與君本屬至戚而洛如唱和又復有年筆墨之事
靡不引爲商榷湖中崇文書院已巳歲移建南城君爲山長每
至書院必招雲錦暢談或時枉駕寒齋蓋書院去舍咫尺故往
來遂爲常也今君歿已四年書院亦屢更講席感念往事不容
於心乃述君之一二行事及君於雲錦惓惓無已之情表而誌
之至君之宦蹟已詳於行狀及東流之德政碑可以傳信無容
更爲溢美之詞矣君卒於乾隆壬申十一月年六十有七以癸

西十一月葬於靈溪之鳳凰基兩孺人耐子二長錫周廩膳生
次錫禹庠生繼娶今李孺人出也孺人有賢聲雲錦亦屬中表
戚云

家農南公行狀

戴熙

公諱永植字于庭號農南湖北歸安人先世徽州休寧人始祖
諱安仕南唐爲光祿大夫謚忠恭曾祖諱珩祖諱爲穀考諱浩
皆隱居不仕公祖始遷湖州考生四子長永樸次永樹次永梅
又次卽公公四歲遭父喪事汪太孺人盡孝家貧勤於學從姊
夫烏程張太史映斗游年十九應歸安童試時新城何端簡公
以御史視浙江學拔公於稠人中凡十三試而藝益進日爲國
士壬子舉於鄉三應會試無知公者乾隆建元詔舉博學鴻詞
公膺禮部侍郎膠州王公銚薦同時湖州被薦者六人沈瀾孫

見龍嚴遂成沈炳謙孫貽年暨公廷試又被落旋充咸安宮教習未滿期間太孺人病棄歸服闋復充選陝西鳳縣知縣以註誤削職公爲諸生時卽走四方爲養親計至是益貧惟葛禦冬而吟誦不輟久之復起爲湖南龍陽縣知縣歷署寶慶府理搖同知武岡州知州事晚就紹興府餘姚縣教諭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六卒於任年六十三葬堂子麓公狀貌魁岸所至有威德龍陽濱洞庭行舟多覆溺者風起公卽遣役四出拯之全活甚眾冬至例給減囚棉衣輕繫者不與公曰凍非其罪創意悉給之囚感泣或叩頭流血武岡俗故悍公至鞠十三案皆得情豪右屏息其智畧類如此公於讀書自六經左史秦漢魏晉唐宋以下殘編蠹簡靡所不究少耽吟咏有一市孤城半夕陽一匹鷺鷥漁夕陽之句世稱戴夕陽者卽公晚訂汀風閣集十

卷長洲沈尙書德潛比之少陵錢塘袁翰林枚爲之序公衡文
有特識少卽佐兵部侍郎凌公如煥視學湖南壬子後鄰省聘
爲鄉試同考官壬午鄉科分校楚闈有段永孝者湘江名士搜
得之一省皆服配鄭孺人子文默早世永樸子文然嗣文默遺
孫培元又早世文默配吳培元配陳俱守節請旌培元嗣子鼎
鑿孫學詩嗚呼農南公熙族祖也熙生也晚不克親炙公之純
德遂學猶得讀公遺書以彷彿公生平自熙而後綿綿延延日
去日遠其能知公者幾何哉夫賢士大夫清芬傳之永永年代
而無窮者非嘉言懿行自能不朽於斯世亦其後裔稱述勿衰
之有以致之也然則熙烏可默默耶請條其所及知者以告我

族人謹狀

凌竹軒墓誌銘

錢大昕

君姓凌氏諱存淳字鯤游竹軒其別字居松江之上海縣大父直齋父蒼山俱尙義有隱德以君貴贈朝議大夫母黃生母何皆封太恭人君少而沈靜嗜學補縣學生肄業成均文譽籍甚族父兵部侍郎榆山公深器重之年三十三筮仕得府同知掣籤赴廣東試用屢署要職題補雷州府同知以廉明善折獄爲督撫所知在粵先後十有三年署縣事者四署州事者一署府事者五署同知者三通判者二而於雷州本任莅事纔數月蓋多試之繁劇不欲久置散地也初暑永安閱舊牘甲訴乙賴婚乙言吾女許字甲次子而甲欲妻其長子故不願及庭鞠召二子至長醜而次美閱女年帖又與長者相若以詰乙則言兒女昏嫁年歲不必同且長幼亦不相懸媒氏又助乙證成之因諭曰汝兩家各執一辭婚姻天定吾爲女決之於天書兩名置盤

中令乙探之探得者卽女壻乙對天虔禱取一紙啓視之甲長子也遂伏罪歎曰天果不可強也署番禺時有馮甲兄弟儼張丙屋奉母同居一日以小故相詈馮不能勝則訟言張毆其母君往驗無傷遣出越數日忽言傷重殞命驗之仍無傷痕而得服毒死狀僉謂馮鳩母以陷張矣君意小嫌不至此問馮家尙有何人云弟有二子皆童卯召至內署緩詞問之則云大母素苦腹痛近得一方酒沖鵝鴿糞可療飲之經宿死君因悟曰此鵝食斷腸草糞中有毒其母適中之耳遂破械出之有巡撫吏訟佃戶欠租訊之無實乃吏利其產欲占之君勃然曰此風不可長卽重笞之而告于巡撫岳公濬岳公曰凌君洵健吏立命革役荷校以徇省城肅然其署潮陽也有甲竊乙漁網事露反言乙竊其網已追獲之前令未之決以網存官庫君召兩造問

網有識乎乙言損左一角甲不能對出網驗之果如乙言乃扶甲而還乙其剖斷明敏多此類君既以才能累攝大郡會瓊州守缺總督蘇公將特疏舉薦先檄任事君念太恭人年已八旬亟繳檄請終養上官交留之辭益力遂歸杜門不出者二十年事黃何兩太恭人生養喪葬必誠必信祥禫甫畢有司檄令赴補遂以足疾辭下帷卻掃不與外事嘗舉先儒言居官不受一人屬居家不以一事屬人書於齋壁論者以爲不媿斯言性好施予厚於桑梓而薄於游客衣冠動作必依乎禮法有嫻家子著新履頗詭異君見之曰此優伶所尚非良家子弟可用亟令易去好吟詠兼善擘窠大字題榜尤工生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丙辰歿於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某日春秋六十有八娶俞宜人孝謹勤儉白首相敬無閒言子鏡心松江府學增廣生松心

上海縣學生復心國子監生女一適國子監生黃珪孫男九人
女七人鏡心等將以壬寅歲正月某日卜葬新阡先期屬予銘
之其詞曰

學優而仕政平訟理愛人約己廉可師兮將莅瓊海陳情引退
養志匪懈孝無違兮老氏知足孟氏寡欲葛氏抱朴兼有之兮
申江漣漣鬱鬱新阡先生藏焉名永垂兮

浙江紹興府知府朱公涵齋家傳

盧文弨

公諱煦字育資別號涵齋系出新安朱氏明初安五公爲吏部
左侍郎寄籍江南揚州之泰興時守常郡者與安五公有舊其
屬縣江陰江中有新漲沙名馬馱沙人不利有之守因以歸於
公蓋揚與常雖隔郡而由泰興至馬馱沙道甚近公於是闢草
萊治溝塍招貧民給籽種歲餘得腴田八百畝生聚因以益盛

至成化七年遂建爲靖江縣仍屬常州故少宰之子孫世爲常
之靖江人其顯名者甚眾具載邑乘中公祖諱沐廩貢生候選
儒學訓導未仕所著有竹牕詩集行世考諱懋德歷知直隸完
縣山東夏津長清以公貴竝封贈中憲大夫公幼誠篤不苟言
笑以國子生就順天試見器於諸老前輩旋丁母聞太恭人憂
居喪哀毀致疾踰年始獲痊時長清公以疾辭官家居有三子
公居長年幾壯矣長清公欲其展力國家以補生平未酬之志
入貲如例乾隆二十年選授刑部貴州司員外郎無錫秦尙書
綜部事留意人材以公爲能凡有現審案件率以委公公詳慎
研鞠悉得其情先是凡旗主以家人酗酒滋事送部者準例概
行發遣公視其所下狀質之於庭不能指實因稟堂官拘集錄
供乃其主私僕婦欲遠其夫故以此坐之事遂不行而舊例亦

重定在刑部三年轉戶部江西司郎中兼現審處又兼督催所
二十六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值浙江巡撫番禺莊公入
奏以紹興郡大事劇急須幹員爲請遂特授紹興府知府是年
九月至任越地多姦民其俗習於刀筆以健訟爲能每駕詞以
聳聽逢放告期多至二三百紙狀內多引條例以爲言謂如是
可以挾制也公一一閱之情僞畢露擇其尤不合於理者卽予
杖懲又少年無賴者擾害里閭且詭立名字以自標異如九尾
狐小羅成賽秦瓊之類俗所謂綽號是也其所到人皆畏之或
雖被害亦不敢言蓋其結爲死黨者眾也亦有身列衿士而結
交吏胥以誣詐傾陷人者公皆廉得其實案名捕治於是受其
害者咸得以狀上訴擇其爲惡甚者流之遠方餘亦議罪有差
地方爲之一清士民咸額手稱慶曰今而後得以安枕矣乃以

驅惡綏良四字扁聽事以頌公德其餘審斷命案少有疑竇不肯卽據縣申完結屬邑諸暨有賈人陳姓者其父夜出以其子守店晨歸則店中之銀一空尋其子已死於宅東之隙地身負刃傷者三縣方懸緝有鄰人駱文達者曰殺人者某某等也指證似實縣已成招解犯過府公觀其狀類冤抑且思殺人爲下旬五日之夜於時月色甚微去死所約六丈有餘駱文達登樓遠望其行兇先後并各人所著衣色焉能了了至此於是亦如其期夜中令駱文達立舊處擇其鄉鄰素所習者三四人立死所令駱辨其某色衣者爲誰某竟語塞加以嚴訊始得其挾嫌妄攀之實而負冤者卒得昭雪郡中蕺山書院爲教養英俊之地非明師不足以造士公訪得烏程孫太史名人龍者品端而學優卽以幣禮延至向諸生中亦有一二不馴謹者及孫至士

石印本二二一
二二四

皆帖服無異論是年登賢書者五人明年中進士者二人公既歸而後政尙挽留孫不令去後竟卒於越其子遂入籍山陰此固見眾士事師之誼而公之爲士求師與父兄之爲其子弟何以異宜乎至今而不忘也二十七年翠華南巡凡所承辦敬謹無誤蒙賜賚甚優五月差竣卽派同杭台寧波三府修建海寧塘工又因塘石俱出紹興之羊大兩山撫軍令三府應採買者俱解銀交紹興代辦公於尺寸一稟成規日往監採絕需索之弊凡在工之宕戶石匠等無不踴躍急公塘工自始事以至告竣不扑一人而事集明年秋大雨越地四面環山外爲大江內多巨湖雨大宣泄不及泛溢成災八邑中諸暨尤甚公親往察勘近江者導之入江近湖者導之入湖又確核成災戶口應派卹者乘小艇以胥吏各一自隨其淺灘難達處坐大木盆四五

人扶曳而行村民往往竊指曰此太守活我命也亦閒有不火食之時唯食果餅充飢而已勘定後詳請賑濟大吏入奏奉旨如所請皇仁浩蕩使數十萬生靈不致填於溝壑而公之盡瘁奉職亦可謂無絲豪遺憾矣是冬念長清公年及七旬唯季子依膝下不可不急歸養然非獨子於終養例尙不合遂以疾請告時公年三十有九大府不聽其去公陳懇甚至乃許去之日郡民涕泣攀追者以萬數歸及一載遂丁外艱向使稍濡滯不去官其抱終天之恨者將無窮矣三年中哀傷慘瘁幾至骨立自是遂無意仕官旣而患怔忡因以四十二年四月終於家年五十有三公自出仕以來謹持廉隅公事方急至自出家財以佐之未嘗少有科率公考嘗捐田七百餘畝以贍族人公謹遵其制而復推廣之家居十餘年無一字入公門人亦敬公長者

亦不敢以無禮忤公律身勤儉以是率其子孫士大夫稱有家
法者莫先焉娶陳恭人後公十六年卒子五人長垣見署四川
青堤渡鹽大使次基綸方略館謄錄候補州同知次基縉附貢
生次基繹基綬皆太學生孫十二人曾孫三人

論曰余祖貫餘姚爲公所隸之邑明之季年始遷於杭又早年
服官居日下是以不獲以部民晉謁於後讀禮南還一謁孫端
人先生於戴山是日適課士見諸生皆彬彬守禮法無妄言笑
者卽知公之造士有方與孫先生之盛德感人其美交相成也
鄉人之頌公者如一辭今撮其大者著於此亦足以見公政事
之才矣公之子基繹與余有姻連故又以知孝弟睦嫻之熾行
然則循吏之名猶不足以盡公矣

江都閔爾昌纂錄

守令二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彭君墓志銘

錢大昕

致政兵部尙書長洲彭公之冢嗣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諱紹謙乾隆三十六年請假省覲以公年高假滿遂不出越四年以疾終於葑門里第尙書公諸子皆賢而文而桃源於家爲令子於官爲循吏德優而未盡施其歿也公哭之慟而親故僚友靡不薨傷越丁酉歲十一月丁丑卜葬於吳縣十二都下六圖雅宜山下卽元配繆宜人之塋而合祔焉先期嗣子希韓述事狀乞大昕爲之銘曰

彭氏之先實始江西明初徙吳科第蟬聯維高大父皇朝進士

石印卷二十一
作宰長寧文與行備生子修撰首舉南宮廷對第一以侍講終
侍講之子鄉飲大賓光祿大夫錫封紫宸實生尚書會狀兩元
踵乃祖躅近古罕倫官躋一品未耄歸田詔列九老賜遊香山
五丈夫子君爲長兄厥諱紹謙字之濟光幼順乎親左右就養
讀書萬卷瞭若指掌丁卯鄉舉仲弟同登再黜禮部乃就銓衡
詔往試哉作令於東初攝陽穀秋漲暴衝親往督振以蘇乏窮
里正地方按戶籍充吏不假手民以爲公後失其法乃至訟凶
假牧平度移攝在平奄遘內憂犇號戴星中月禫除起知新城
湖墾窪下地棄不畊假民子種杭稻是執計頃百餘灌漑用利
青沙之泊設地爲防曰彭公堤民永不忘在官三載改治汶上
鑿輅時巡供頓無曠南旺之西有宋家窪水潦所瀦廢爲汗萊
久議宣洩恐妨下游羣口附和築舍道謀君規隄南故河可疏

折而南出微山諸湖以鋪水法廣深積算下游所受長不盈寸
繪圖上府大吏允諧六旬畢工厥利溥哉成賦之地三千頃餘
昔委巨浸今稱上腴丙戌秋霖水溢禾稼申請振卹民無饑者
大府考績以卓異舉保甲令行姦無容所他盜入境詰而擒之
詔特引見擢遷同知曹州桃源毗連宋魯以君分治爲劇郡輔
姻親引嫌循例改補乞假覲省一堂春煦晨昏子舍養日方長
五十而慕樂未渠央五十有一百歲甫半孟冬下旬遘疾捐館
伯子希韓次日希曾希彥希仲叔季相承伯也舉鄉校書武英
女子子六咸締簪纓夫人繆氏庶常之子洗馬之孫相敬以禮
善事君姑宜於築里螽斯繩繩戚鄰稱美先歿八載卜葬斯阡
今開厥兆合禘宜焉疆圉作詒歲十一月丁丑旣望窆云其吉
惟君孝友施於有政敦族全交言必顧行閑家一編以代庭誥

非苟知之亦已允蹈帝眷吏治謂宜顯揚才而不年未既所藏
贏博之葬誰能忘情述銘慰公百世有徵

南陽清軍同知林君墓誌銘

法式善

君林姓諱適中字權先自號敬亭先世莆田人明宣德閒遷粵
居和平梅林鎮曾祖叔瓚祖文楨父蘭章俱以君貴贈如例君
資性過人讀書數行下攬筆爲文驚其老宿十八歲補縣學生
員食餼舉丁卯鄉試世重君媿博意必居清要君亦厚自期許
六上公車皆俛得復失乾隆四十年選舞陽縣知縣四十二年
充河南鄉試同考官五十二年俸滿引見奉旨回任候升署南
陽清軍同知五十五年以年老乞休歸六年卒享年七十有五
君坦易慈和與人無忤然持躬嚴整言笑不苟取與之際雖小
必慎凡有所求者又未嘗不委曲以足其意人由是畏且德之

君之宰舞陽也崇尙淳樸邑多姦民誘子女販鬻君嚴禁之其風遂息俗有親喪多用鼓樂法令不能遏君爲涕泣論之久皆感悟革其習黃河決公料量工役民不擾而事辦以其暇煮糜施藥活民之貧且病者民多賴之旣移疾歸春秋佳日極登臨山水之樂喜作擘窠書得之者珍逾拱璧後生小子有所質問誨導不倦人樂從之游君子來祥嘗讀書太學余官國子司業時知其爲好古士也旋官教諭去已十年矣頃以書狀來乞誌其先人之墓相去萬里以余言爲重是不欲誣其親者也配楊宜人有靈德子三長卽來祥次景鑑次景鑿女三孫六孫女五葬于某村之某原銘曰

君之性宜桂薑君之材宜棟梁肆力於文章而不登玉堂其宰舞陽也如出匣之干將而胡爲乎善刀而藏嗚呼河之水洋洋

民頌君兮不忘

茹敦和傳

沈元泰

茹敦和字遜來號三樵少失怙恃樸學實踐有卓行性嗜學覃思六經旁及百家過目輒成誦尤邃於易家故赤貧隨外舅李青陽於粵習舉業乾隆癸酉登賢書甲戌聯捷成進士授直隸南樂令始蒞任捐廉葺城隍廟及神武廟南樂俗素愿以淳樸治之年餘獄訟漸息有訴者書片紙呼兩造至立剖曲直擇清白謹愿者充社長里正朔望令畢集密陳其鄉利弊親自檢閱地故窪當豬龍河之衝迺尋河上下流於開州清豐閒設治水法編有豬龍河圖說邑人多以麥稽編笠爲生敦和慮其非長策躬勸樹桑先於縣治後圃種秧春時分植四境刊碑記以告部民他日縣境無遠無近綠陰相接咸頌德曰此昔者茹令之

教也配氏李遇冬月輒改綴獄囚衣褲酌捨之歲時又必置餅
餅熟肉命子蒸按名給之戒勿假手胥吏曰假手則弊生且令
汝曹知世間有此地獄變相自知守法也調大名令南樂紳耆
感其德頌題入名宦祠祀焉大名濱漳河水患尤劇漳之旁近
地有梁河謀開渠以殺其勢屆期具畚鍤來者以萬計及旬渠
成大名人德之旋以卓異遷大理寺左評事時南樂人有訟不
決相謂曰吾與若各以理爭吾父母在都盍往詢之遂各襆被
至敦和諭之以理皆感服擢湖北德安府同知權守宜昌府事
甫下車城隍廟圯遂謀於牧令及鄉士大夫越數旬廟成宜郡
楚蜀門戶江濤迅激商船報驗停泊非所多破舟之患立示碑
一切除之以便往來者其惠政清節宜昌人比之程淳公令晉
城陸文安知荊州特建生祠於歐陽文忠公廟右迄今報賽尸

祝不絕尋乞歸館於鏡湖別築授徒講學談經以爲樂遂益專精於易由唐李鼎祚所採子夏易傳以下三十五家迄宋溫公橫渠東坡程子邵子朱子諸儒著述皆參攷而貫通之年七十二卒所著有周易證籤四卷易講會籤一卷周易二問記二卷讀易日札一卷周易小義二卷周易象考一卷占考一卷辭考一卷兩孚益記一卷八卦方位守傳一卷大衍守傳一卷大衍一說一卷尙書未定稿二卷竹香齋古文一卷越言釋一卷讀春秋筭記竹香齋文集詩集雜箸若干卷

族子天保縣知縣孚尹小傳

盧文弨

孚尹名鳳起一字翥堂仁和人族系詳譜中考諱壽朋字備三晚字息溟邑庠生贈文林郎贈公受學於吾祖書蒼公先考敬甫公贊吾外舅桑叟甫先生同讀書三益堂交相得也性介潔

寡所諧一館於淮上未半歲卽辭歸終其身授徒里中先娶汪孺人生一女早夭繼娶李孺人有賢德能安貧贈公意有不可常婉順以承無少迕生四子一女孳尹行第二幼穎悟贈公自教之年十六試補縣學博士弟子員未幾丁母憂時贈公年將耆矣孳尹侍左右聚二三童子教之束脩所入苦無幾贈公有僚壻朱君右璜任山西澤州府同知有書招之戀其父不欲行父強之及往郡之英俊咸樂訂交與今河東河道總督蘭公尤相契也鳳臺王明府聘爲子師慮歸浙鄉試道遠不能復來爲援例入太學就順天試再舉而後獲雋時乾隆二十四年也明年春闈不利卽丁贈公憂回里服闋考授咸安宮官學教習三十三年欽取內閣中書未上以教習期滿選授廣西遷江縣知縣其地民獠雜處俗獷悍熹訟夙號難治下車察蠹吏去苛令

視民所疾苦便安而興革之民用大和上林有逆匪滋事大府
命往窮治兼攝其縣事僅三月悉底定又令攝歸順州事復聘
爲鄉試同考官疾作不果入闈四十二年調天保邊地要區也
治之一如遷江嘗有盜未獲伍伯執一人并贓物以獻其人至
卽自承察其色疑有冤更慮贓物失主閒有妄認也因以己物
雜廁之示失主失主皆曰非也乃研究得畏刑誣服狀立釋之
退語人曰盜不獲去官是吾分也敢輕人命以規免考成乎吏
議失盜降二級調用有級抵得不去官四十六年秩滿大府方
將剡薦疾又作竟以是年六月一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一娶北
通州全氏子一學敬國學生女一適國學生山西太平史克綱
孫一續武葬錢塘北四十里橫山

系曰五行之相生也各一其性以吾兄之介也而孚尹以和承

其後和故入世無齟齬友于兄弟信于友獲于上仕駸駸顯矣
顧僅以百里之效見於時而不獲大展其用豈非命乎乃其母
李孺人之賢行吾稔知之亦將爲之傳以繫於家乘焉

平樂府知府王先生傳

劉台拱

先生諱嵩高字少林號海山晚號慕堂世爲寶應人五世祖有
容泰和縣知縣有惠政高祖凝鼎歲貢生以孝聞曾祖式丹江
左十五子之一康熙癸未科禮部試殿試皆第一人官翰林院
修撰封奉直大夫祖懋謚康熙辛卯科舉人封中憲大夫父箴
翼附例太學生贈奉政大夫母喬氏贈宜人生母李氏封太宜
人先生少穎悟八歲能文伯父衛輝太守箴與罷郡居金陵所
與遊盡海內知名士馮先生所爲詩文示坐客咸嗟異以爲奇
童年十八補博士弟子肄業府城安定書院時德州盧公見曾

爲兩淮都轉鹽運使武進劉公星煒主講席二公以文章有重
名喜提獎後進皆以國士遇先生每課輒冠其軍拔置上舍盧
公設書局選定國朝山左詩所延致皆一時耆宿先生以弱冠
諸生與編錄才名大噪乾隆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初殿撰
公以康熙壬午癸未登賢書取上第至是適六十年先生繼起
士林以爲佳話殿撰公別號樓村因號先生爲小樓村云殿試
二年壬辰選授天河縣知縣以疾不赴明年改選利川甲午充
湖北鄉試同考官署武昌潛江兩縣奏調漢陽以武昌任內失
察縣書改册降一級送部引見奉旨仍發湖北以知縣用再署
漢陽尋題補應城先生爲縣勤政愛民尤盡心于獄訟治利川
之三日有告女兒被殺者其家處荒山中無鄉里可推問獨遺
一二歲兒先生攜至署啖以果餌以刀作殺人狀示之曰誰爲

此者兒曰舅也明日捕告者鞠之具伏以稱貸不得殺女兒狀論如法苗民爭山界前令屢勘莫能決先生循行叢薄閒指一處曰此當有異命掘之果得界碑案遂定應城有老僕與幼主共居而占其產訊之則曰主臨沒時有遺書命以腴田與僕瘠田與子先生取視之歎曰而主亦良苦身死子幼無親屬可付託不得已以家財市汝耳且汝撫孤兒爲義耶爲利耶判產歸主而與僕十一曰以此酬爾勞亦足矣聞者皆悅服先生性仁恕待士尤有體諸生開敏有才者殷勤獎進有爭訟以理諭遣應城有訟不孝者其子業儒先生召而親扑之曰一受官刑終身廢棄吾不忍也踰年補諸生其父詣庭謝曰吾子得有今日公之賜也漢陽當九省之衝商賈輻湊饒富甲天下而市井無賴子弟陰結豪猾吏爲奸詐鑿空構立事端以相告訐有司視

爲奇貨把持迫脅上下交飽其欲然後已名曰鬪放富商大賈
重足一跡惴惴然無得免者先生痛以法繩之其風遂息邑人
感焉先生之再任也郊迎數十里扁其堂曰重見青天省試時
士子雲集舉場外吏呵士士大譁聲洶洶不可止先生出曰我
漢陽令也諸生欲何爲士子有識先生者曰此好官不可違也
遂帖然嘗謁大學士阿文成公問曰湖廣民風刁悍號爲難治
信乎先生曰吏實不良民則何罪阿公太息曰吾乃今得聞長
者言在漢陽屢捕獲鄰境劇盜大府上其事奉旨發往湖北以
同知題補署漢陽府同知題補武黃同知署鄖陽施南知府事
以漢陽任內失察案降一級引見奉旨發往直隸以同知補用
署河間府同知題補天津府同知兼署長蘆鹽運司運同調河
西務同知河西務爲漕輓要道故專設郡丞一員以司河事白

河水迅急而土疏惡夏秋盛漲輒橫決爲害己酉秋大水先生率吏卒晝夜防護二丈之隄齧毀過半僅存者數尺吏卒皆惶遽欲走先生屹立不爲動曰吾以身死職何傷然自是水漸減退隄竟獲全人以爲有其家子贛之風焉畿輔傳近京師民訟不得直輒赴部陳訴久久成俗大府察先生廉能州縣疑獄一以委之先生平心研鞠務得情實不徇同官意指爲輕重前後讞決數十案都無覆訴者辛亥八月陞授平樂府知府將赴粵會李太宜人疾病篤遂陳情歸里未幾丁太宜人艱始太宜人病腹脹醫者謂不食鹽可治先生侍太宜人膳常淡食由此終身爲食性太宜人臨終思食葶薺未盡數枚而卒先生不忍見葶薺里中宴會爲先生不設葶薺服闋有勸出山者曰老母已終吾得以餘年守先人墳墓足矣初成進士時歷主泰興沭陽

六安霍邱諸書院至是主安定者四年主儀徵樂儀書院一年
訓誘推獎多所就立在霍邱值歲大侵請振未下先生語令曰
民旦夕且死待振須半月無生理矣君盍以便宜急發倉民困
可立紓令從之全活甚眾先生心存利濟不論出處進退皆有
所設施類如此尤好褒表節義官應城時見學宮廢圃中舊額
不可辨洗之有節烈字卽興建節烈祠有寡婦截耳以矢不嫁
者先生過其廬頓首門外徘徊歎息然後去道旁觀者皆爲之
感動縣試拔其子前列且言于當事者成就之儒者陳心叔先
生墓在應城久湮晦訪求數年得之爲立碣以志漢陽有孝婦
遺跡所謂石榴花塔者爲植榴花數十株且紀其事于石宣城
孫公源潮宰吾邑有善政其修復戚烈婦祠建畫川書院悉倚
先生經畫先生與人交表裏洞達不設防畛湖北同官有嘗擠

先生者後爲屬坐事當劾先生力救之得釋其人大感愧居鄉
遯遯未嘗以名位加人人有一善譽不容口一藝之長終身不
忘推挽扶植士多就之簿領之暇日手一編自無廢事文章敏
贍操管布紙千言立就詩篇甚富流傳人口顧不自收拾歸田
後始命抄撰草本未定以病卒年六十有六

金愚巖小傳

翁方綱

昔吾先君子獲交於吾邑金太史元音前輩時方綱初應童子
試輒聞金氏家世甚悉及通籍後聞吾友盧弓甫縷縷說愚巖
公學行政績蓋太史之猶子而藩伯公之子也其後二十餘年
公與予居同巷益得日聆緒言則丁小正進士日來予齋所備
述也以方綱之疎懶善忘又未獲件繫著於錄而今僅就公嗣
君所爲狀者粗述於此公諱克成字孚中一字恆甫先世由江

石印本二二二一
寧遷居京師曾祖國勳以祖懷璋公貴贈榮祿大夫父溶陝西
布政使公學有本原所蒞有政聲宰江西之新昌萬載廣昌宜
黃瑞金而於瑞金尤著又宰甘肅之碾伯安定罷歸里居又十
有二年而卒公每蒞一邑計月立簿爲交代總冊曰吾時以自
省且不使人欺也又所至之境必寫四至八到山川地圖於屏
凡地勢險阻與利弊所繫無不日往復於懷也在碾伯湟水高
店堡舊有二渠引湟灌之廢三十餘年矣公捐俸修復有長至
三十里者又按修臯蘭紅柳溝渠民得長享其利其在瑞金縣
西南桃陽隘庵子前爲章貢上游路通閩粵舊有石橋坍塌七
年矣公捐俸葺之今名金鵲者也凡修葺陂塘四十有六橋梁
四十有四初至瑞金手釐積年訟牒六百三十餘案嘗仿王文
成編鄉約法立約長約副約史約贊定彰善糾惡之牘邑有貢

生張永堯永亮兄弟訟產公視之二人鬚髮皆白矣然氣洶洶面青白色公徐徐與說後漢樊氏宏父重三世共財唐張公藝九世同居等事二人者氣色漸就和又呼使近案前曰予家大父當分居時一切財產俱讓不受僅取戶額數字耳後它房漸衰替而吾大父享年八十有四子六人登科者五成進士者三世間難得者兄弟耳爾二人年皆垂老知相聚尙有幾日忍復相搆邪二人噫嗚流涕相抱持痛哭而去又修復錦江書院增膏火以朱子白鹿洞規條及桑弼甫大梁講院課規爲士人式蓋桑徵君調元公所師事嘗與盧弓甫語同爲勞餘山再傳弟子者是也弓甫小山二君皆與公最善二君皆時來予齋稱公篤志諸經議論有根柢惜予未能盡記憶也其最有益者謂易八卦方位明著於說卦傳不可移易宋儒未達乾西北坤西南

之旨乃以先天圖爲伏羲所定方位易注之最古者無若李鼎
祚集解所列三十餘家皆未言及此漢隋唐志亦無易圖之目
朱子謂其出自陳希夷宋史藝文志希夷惟志龍圖一篇此所
謂先天方位圖者卽以之屬希夷尙無確据而況可列加於文
王孔子之上乎公論此大意與胡東樵易圖明辨相埒學者所
宜各書一通於周易卷前者近見嘉定錢辛楣行狀內亦有此
論蓋辛楣與弓甫小山皆邇日經師之足傳信者而愚巖公一
生殫力民事其貫穿經訓又如此今日知公者惟小正在也公
之第三子紹綸屬爲公作傳踰歲矣恨予筆弱不足以張之當
寄語小正共爲詳立家傳耳

清故儒林郎布政司理問山東汶上縣知縣蔣君行狀

郭慶

曾祖某某官祖守某官父忭敕贈儒林郎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某鄉某里蔣瞻帖年六十狀

常熟蔣氏自明洪武間由長洲遷居遠有代緒國朝文肅公以文學起家子弟彬彬蔚爲望族名列朝籍者吾吳莫之與京君以疏屬薄植傑然樹立吏而不華克有能稱不愧其家風君諱瞻帖字蓼庭四歲而孤童牙知慕哀動族屬少長隨王父客游四方流寓濟寧王父依人於汴疾篤君徒步往省冬寒風雪糧糗斷絕渡河履冰冰觸足趾皆傷血涔涔然行道嗟嘆釀金衛行旣至而疾差孝愛之性已結於髫鬢感召之誠遂通於神明旣構重酷勢不自存變化本志轉歷幕府當事者賴焉乾隆三十九年充四庫館謄錄四十二年以布政司理問分發山東著兗州府經歷修梁治疇朝涉歌詠遷武定府經歷權知鉅野縣移滕縣承地厠赤緊驛騎闕供借馬民間事過輒易以疲篤君

請官自買無擾百姓偏辭蹇蹇不屈強禦閭里得字息之蕃殘吏無因緣之奸民用大和鄰下其法用事者壯其志欲收爲私人君笑不應而用事者旋得罪放手之吏乾沒牽連者以十百數而君超然也時方伯陸公耀以清剛自遂先事乞歸聞君之志深用嘉歎攝榮城縣務與民休息不弛放以詰姦不剔黜以安瘠嘗曰立意求名而民稱之不若無名而民安之也再攝滕令加之以勤釐繆去蝨陽設陰施滕屈東南之閒惰游豪滑易於伏匿倡爲白蓮教會聚徒鄙相嗾爲姦盜君開衣食之路厲法禁之原民誘狂惑卒未從革乃陰遣胥徒陽與附麗盡得其所爲而鋤其渠魁後邪教獄起邑獨少犯四十九年補授汶上縣值歲久旱流亡半道君爲粥以食餓者必躬必親於西門十方院諸所建設窩鋪收養流民九千餘口其有鬻子女者於次

年爲約贖歸鴻雁安集之歌興於中野雞犬鳴吠之傲絕於造
次考中備敗在上者倚其才保息惠和在下者懷其德鄰邑被
災甚者請賑格不行適中承明公某方伯繆公某過汶上君入
謁會食繆君從容嘆君才以爲某弟所不及其弟繆暉吉曾爲
縣令山東者也君慷慨言曰公弟勝某十倍使其尙在見其如
此情狀必能請於上今某備位邑令而怯懦自爲不能救當食
實不下咽敢辱公稱耶二公感動爲請於朝帑未發君白郡守
先發邑所餘米以借給滋陽泗水汎舟之役萬口流歎誠發於
中心事殊於越俎顧恤大體識者歸仁以勞致疾以死勤事其
孤因培赴京兆試聞疾亟歸未入竟見鄉氓自城散歸者老幼
相告語咸呱呱然知君之不諱也烏乎君以孤露難危能劬躬
厲志不爲俗吏所爲至性過人如黃童強直自遂如朱季發奸

石印本二二二
插伏如趙廣漢勞來不怠不鄙夷其民如王成柳宗元此數行者皆古人所難而君克兼之以飾其治以飭其躬易箚之後家無餘財不能歸其喪老妻弱子流寓官下可謂難矣君善治河凡東省堤工繕道引河之役上命重臣經理至皆一意委君無廢厥事東巡迎駕賜幣者再性儉約而好施予所嫁娶孤男女及散給宗族戚友貧乏者累數千金不倦然皆餘行不書書其大者余與君之孤因培交因培將舉其喪歸葬求撰次行事以乞當代之耆道德而能文章者表於隧辭不獲遂質實紀之無溢辭君生於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夫人金氏子三因培因才夫人金氏出因宗妾盛氏出因培以賢有文聞於時謹狀

黃河同知蔣君家傳

盧文昭

君蔣姓諱祈年字東郊奉天鑲藍旗人家世自有傳父諱國正鳳陽府知府有治績舉四子君第三鳳陽公卒官放散官錢不能償公弱冠獨身任其事留鳳陽五歲事竟乃得歸君素習吏事以貲當爲縣令乃請往河工自効歷三年以勤幹聞總河故大學士嵇公深器之初署山東管泉通判旋實授泃河通判又遷沂郟海贛同知防修禹王臺竹絡壩諸險工地處辟左少車馬運竹石不時至前任率以是敗去君訪知有小車裝私鹽夜來者且百數不可制制則出死力以拒鹽又往往苦乏君輒以便宜召其豪聽其輸鹽而籍其車以運又夫役有受顧而役不中程者君亦不急繩之於是利得錢來受役者益眾事遂集逾年換黃河同知河出曹單閒易潰決君積精誠以爲民請命水之溢而出者疏成引河憲皇帝特命致祭河神答靈貺焉明年

水大至民兇懼君禱神願以身殉立危隄上隄震動有聲水盛怒如有神物助持君踊身入河見者無不驚泣會救者眾乃免水亦頓卻眾爲立碑碑在今曹縣之望魯樓卽當日之投身處也君行視隄岸之庠薄者與當水衝者亟令修築工訖而嵇公已去後代者與君隙坐擅用官錢罷君於是時年三十有六貧不能償以故一斥終不復起而君亦絕不介意先是望魯館舍後有隙地切臨陂塘西接平蕪東環邨落煙波雲樹參差掩映君樂之增築小室其上見者皆以爲若舟之行水也因顏曰壺天一葉而自寓其號曰虛舟至是以官錢未償不能歸三年留之吟諷嘯傲不知身世之阨塞也君在鳳陽所交皆知名士年雖少已學爲詩罷官後乃壹意竟學嘗讀漢書至王尊傳與己事相類感而賦之君之誠心爲民發於自然固非規規襲蹈古

人之成迹於斯見之君後又僑居滄景閒卒於獻縣年五十在日官錢終未償所司以產絕告乃免有六子皆貧其名錦者爲諸生從予遊紀君事於倫常之閒亦多有可稱者

論曰昔傅炎父子治縣竝著奇績人稱其有治譜君之父爲慶都爲永安爲鳳陽所在著稱以此知君之稟承也有自然鳳陽治民而君則治河其事不盡同而君乃能使曹單之民久而戴君方解組時經單父城父老擁車爭問起居君亦自喜以爲昔日車騎旌旄之迎不若也越二十年君之子過望魯老人述君事猶重太息曰公所爲利於民不利於身然則職任雖殊其誠乎爲民者未嘗少異不然何以得此於民哉

周箕谷別傳

章學誠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余將遊於畿輔大興朱先生屬余於門下

士山陰張君方理時張君家清苑悉畿輔風聲爲余約車詢所
往曰蠡縣梁君曲陽周君張曰是皆風塵吏中文雅士也梁君
余故交而周君於時一見如故因而解帶寫誠是時君方以清
苑丞攝曲陽篆也其後余屢館畿輔至於攜家自隨中歷悲歡
離合且有死喪疾厄患難之遭君與休戚周旋於其閒一十二
年余去畿輔遊梁宋轉徙潁亳來客武昌又六年矣中閒余子
貽選兩赴順天解試館君永清官舍者一年猶警欬相聞也壬
子之夏貽選北上訪君於固安河官之治見君病甚方以爲憂
而其冬報君逝矣悲夫前後一十八年身世遭際日變月遷何
所不有至如君者乃又見其終始可哀也已君年五十請余爲
文以志平素余述其江南宦績無有溢辭時官永清猶未久也
六十初度欲得余文遠莫能致自撰六十年譜一卷俾貽選將

歸屬余序之余未及報耿耿於心茲撰別傳以貽其子以勳俾別書一通告於君靈而焚之庶幾孝標之答秣陵問也君吏事精敏治江南劇縣以廉幹稱及官畿輔節目疎闊務爲鎮靜謂畿民多役貴於拊馴不忍督過暇日輒讀書永清去京一舍購書都市兼車累篋或借抄館閣縣吏無事多役使繕書一時文墨之士聞風過訪往復討論縣衙乃如名山講社然於公無乏也丁酉戊戌之閒館余撰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紳采訪非畧則擾因具車從橐筆載酒請余周歷縣境侵游以盡委備先是憲司檄徵金石文字上續通志館永清牒報荒僻無徵久矣至是得唐宋遼金刻畫一十餘通咸著於錄又以婦人無闕外事而貞節孝烈錄於方志文多雷同觀者無所興感則訪其兒存者安車迎至館中俾自述生平其不願至者或走訪其家

以禮相見引端究緒其閒悲歡情樂殆於人心如面之不同也
前後接見五十餘人余皆詳爲之傳其文隨人變易不復爲方
志公家之言君工詩善制舉文自謂所得深於性命初不爲古
文辭既見余撰列女因與余論古文余謂如鑒寫影不可預存
成見有意爲工君恍有省卽取於心試注於手疊疊能道所見
時君生已五十年矣其後志願益奢凡涉經史專門之學務欲
兼盡雖勢不暇給而意常有餘其爲文蔚然深秀於持論若不
足而纏綿往復情文自生抑亦詩人之流亞也君天性孝友其
家世見余所撰尊甫編修公誌銘編修公歿後君憶生九歲方
授毛詩編修公嘗病而母夫人侍疾課君夜讀因繪爲課詩圖
俾余爲文以記言及未嘗不欷歔有弟早世力撫卹其嫠孤女
弟適壻而窶君迎瞻終其身教甥與弟子皆有成材服食起居

與己子無殊別其於朋友切憫無倦官永清十二年前後朋友病歿官廨中余所知者三人君爲生館死殯又厚卹其家余與君交於丙申是時江湖倦游長安索米又不易也相別以丁未則畿輔交窮又揭揭而南矣中閒主定州講席撰永清志館梁宮傅第又主講永平移帳保定未有常處遭際則丁酉戊戌連拔前茅知己皆樞要大臣兩奏名於當宁人以爲榮落魄則遭憂以後辛丑流落畿南丁未乞食都下己亥癸卯兩遭危疾並在客館家人不知死生耗庚子以來前後十年而大小八喪皆當飢寒奔走不得盡其哀禮每至顛頓狼狽章惶失志君必爲余設籌至無可如何未嘗不淒涼相弔也憶壬寅春天子展謁東陵旋蹕休憩盤山君以畿縣例供除道余方自畿南失意歸未有所遇君邀余偕行環山治道州縣菱舍相望時桃李方華

山雪初霽四山照耀君大置酒遍召同官借飲極歡同官又互相酬答尋山名勝殆遍余亦自忘家無宿舂糧也癸卯秋冬招余臨榆芟次觀鄉田秋穫則羨歸耕覽山海邊關相與慷慨懷古其夕宿海邊寺聞海潮如殷雷勢挾風雨震撼庭戶淒涼不復成寐夜半登高見海日出意恂恍思神仙余謂數日之閒隨所見聞心境屢化人世何可常恃耶君因與余論文將託著述以期不朽自謂十年博千古云君治畿縣雖風雅坐鎮其於民瘼未嘗不盡心庚子永定河決故總督長山袁公守伺勘災以七分入告君請賑十分袁怒曰君將以我爲罔上耶君曰惜律令極於十分假可倍蓰知縣方將請益豈可減耶袁詰其說君曰律令十分謂一年被極災耳今河決腴田漲沙壓之民十年不能復業而稅不猝除卽十分賑何足拯其患歟雖然公所部

州縣百五十餘以灾告者三十有奇七分之勘於公自不罔也
袁喜如請給之君善口辨見上官務達民隱往往初若拂聽卒
然其言勘疑獄不用刑威情盡理窮不繁言而折服霸州具獄
申府某甲縊死田閒或指乙同行遇雨乙誘甲入道旁神祠解
繫袴帶縊甲而背負以趨丙道過遙望見之證成其獄坐乙抵
償上官移獄屬君君勘神祠距道里許田去神祠三里有餘丙
與乙非素識雨中行道能辨人面目於里許外乎且繫袴帶解
袴必縋纏脛股何能負尸以趨又事在白晝大道之旁安可負
尸棄三里外察之果冤此可推其概矣君諱震榮字青在一字
箕谷浙江嘉善人乾隆十七年舉人授江南青陽知縣移劇合
肥以罍悞去再起直隸清苑縣丞遷永清知縣擢永定河南岸
同知卒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冬十月春秋六十有三有子三

人其仲以勳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最知名余自丁未殘歲別君於保定君執手於邑謂近遇知好分手心輒作惡如更無見期恐非佳兆然君窮矣此行願君有遇且無相見余悲其言不知其兆之果驗也自余不能索米長安而歷聘畿輔郡縣其閒道同藝取以及久故之交不乏其人半以君爲介紹今幾何時而星流雪散存者寥寥追念蠡縣梁君資余行李以訪君於曲陽如前日事梁君墓木則久拱矣梁君諱夢善字兼士浙江錢塘人故大學士文莊公弟乾隆十八年舉人終蠡縣知縣瀟灑工詩與君雅稱同調張君所謂皆非風塵吏也張君乾隆三十六年舉人歷任山東湖北皆有政聲余聘修湖北通志張君官武昌知府數相往還及聞君之逝也言君遺世因出君所與舊簡相與悼歎者久之而張君改官甘肅將行欲觀余所爲傳因并

誌之

韋佩金傳

揚州府志

韋佩金字書城江都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歷廣西蒼梧縣暨
獲慶馬平凌雲四縣嘉慶四年坐事謫戍八年釋歸閉門養母
教授生徒泊如也初選知縣時縣民凌某控嫂因姦酖毒其兄
嫂故非清白婦訊其兄實以痧病死檢驗得實乃以和姦論有
啞民妻控妾將殺其夫羣兄弟證之無左驗佩金問妾去留則
啞民有田廬妾方娠羣兄弟與嫡謀陷之產可吞也乃反覆導
其嫡嫡大感悟相持歸羣兄弟子杖妾生子曰韋保安平民控
其子被婦因姦酖死詰其初死時情狀知非受毒者研訊婦婦
據實告以春寒且內讞定論釋天久旱至是乃大雨佩金在官
十年雪奇冤十數事抵戍後松湘圃將軍以新疆子弟之秀者

命佩金爲之教授佩金於地理之學最深有伊犁總志纂略二卷地理指掌二十卷西戍紀程三卷又有世系二卷舊治錄一卷今多散失惟唐藩鎮考三卷尙存

朝議大夫寧夏府知府何君墓表

法式善

余交何太守二十年矣太守少余十三歲而精力血氣勝余不啻倍蓰官甘肅不知其病忽傳其病且死而凶問至矣嗚呼傷哉天不可信矣君豈可死之人哉而君竟死哉君之子乞余表墓經年而不能爲茲乃忍慟書之君諱道生字立之號蘭士先代由中州遷靈石曾祖諱溥貢生州同妣陳祖諱世基附貢生州同知妣鄭郝父諱思鈞乾隆乙未科進士翰林院檢討妣王梁張三代皆以君貴贈封朝議大夫妣皆贈封恭人君昆季六人君其仲也七歲梁太恭人歿哀毀如成人入塾爲耆宿所器

隨檢討公居京師檢討公督課嚴江南名士入京求爲弟子師者莫不知有何氏書塾君年十五下筆爲文已自不凡王蘭泉程魚門張瘦銅君父執也折輩行交年二十一歲舉于鄉明年丁未偕其兄道冲今改名元煊者同登進士一時傳爲科名盛事君以詩負重名既改工部主事習句股精算法日日入署與一二老成僚友講求切實之學上官胥賢之君散衙仍鍵戶讀書還檢討公教也君四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壬子甲寅乙卯戊午四科也得士如王紹蘭丁履泰梁承福王鼎文鄒植行鄭錫琦趙秉淳張樹穀朱彬彭蘊輝張師泌劉燠楊景仁皆一時之選余官祭酒錄科列前茅者蓋十居八九云嘉慶元年擢本部員外郎陞郎中御史四年冬以大臣密保召見命巡視濟寧漕務五年授九江府知府六年丁父憂十年服闋授寧夏府知府

召見君奏宿病未瘳願就京職奉溫諭以汝之爲人朕所素知
寧夏要缺汝好爲之如果不勝再請不遲君遵諭往君生平勤
慎廉潔官部曹簿書錢穀叢脞紛沓親爲籌畫及巡漕供張饋
貽裁汰殆盡山東巡撫惠公語人曰何御史少年風骨峻拔如
此且學問人品皆不可及方今第一流人也聞者躉之九江凋
弊素稱難治值湖湘亂民滋擾毗連九江兵差絡繹不辭勞苦
而心力固已大瘁焉其洩寧夏一如九江時乃旬日假銀案發
故事滿城兵餉由府庫支領府庫又由藩庫支領君未任事有
急需賞卹者前太守取兵餉墊之君既任事餉不敷以廉俸委
縣令於錢店兌往內微雜以鉛將軍遂入奏奉旨解任聽候察
辦事白復任又以劉公大懿陞臬司姻親例迴避去任而疾篤
矣君工詩善畫豪于酒又好隱憂數年以來時往京師就余所

見無日不晝無日不詩更無時不酒無事不憂也乃以嘉慶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以病驟亡于寧夏時四十有一耳可傷也已誥封朝議大夫配陳封恭人子二長熙績次耿繩俱讀書克家女五長適陳映輝次字楊寶元餘幼孫男四福星福寧熙績出福雲福安耿繩出余與君及吳穀人王惕甫張船山詩會最久君死余爲訂其方雪齋詩集焉

又寧夏府知府蘭士何君墓志銘

秦源

君姓何氏諱道生字立之號蘭士又號菊人靈石人附貢生贈戶部主事世基之孫翰林院檢討封戶部郎中思鈞子妣王氏梁氏並贈恭人張氏封恭人君梁恭人出也幼有異稟善讀書與其兄今廣西太平守硯農並知名乾隆四十四年舉於鄉逾年偕硯農同榜成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本部員外郎郎中以

嘉慶二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四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四年冬
召見於乾清宮尋奉命巡視濟寧漕務五年授江西九江府知
府六年以疾告旋丁外憂歸八年服闋授甘肅寧夏府知府以
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沒于寧夏年四十有一君鏃礪名節禿順
內方和易退讓而嶷嶷有立其視東漕撤供帳絕苞苴清操甚
著比守九江湖北方用兵軍書旁午俗凋敝素號難治君銳意
振刷以勞瘁得疾及再起莅寧夏邊郡繁要欲有所設張屬以
假銀案解職聽勘久之得雪又以與新臬使有連當迴避而病
遽不起君以覃恩授中憲大夫娶陳氏封知府思賢女封恭人
子二長熙績次耿繩俱國學生女五長適陳映暉次字楊寶元
餘俱幼孫男四福星福寧福雲福安孫女二先是君之喪自靈
夏歸京師今其孤又自京師歸葬君於靈石以余知君乞爲文

銘其幽君篤于學大肆力於詩漢魏三唐靡不窺其堂輿而得力在眉山劍南之間刻有方雪齋詩集君少余二十有三歲余因長洲王惕甫以識君嘗招同蒙古法時帆閩縣龔海峯睢州王霽山陽湖洪稚存及惕甫與君集余京師寓齋之數君者皆並世有聞海峯尤魁橫有經濟才十數年來霽山海峯相繼沒君年最少又繼之上年稚存亦亡惕甫家吳門無仕進之志而時帆與余皆以病乞身今銘君墓于平生舊故聚散存沒出處之際亦重可悲矣銘曰

少捷南宮多才且賢官二千石不贏其年人之于世莫不有死君壽胡迫中道而止喪車西邁暮雲蒼涼鬱鬱松檟其潛其藏

趙北嵐大令墓志銘

陳文述

趙君北嵐既卒之明月其孤駿孫奉其母郭孺人以聞君病自

萊陽十四晝夜水陸兼程至吳門至則去君含斂兩旬矣余將以奉檄至海上迺先期哭君於金獅巷之寓廬復弔其孤於苦次駿孫執余手泣失聲既手一編示余曰駿孫不肖從宦日淺過庭之暇聞先人言執友不數人先生其一也今將歸葬銘先人之幽者莫如先生宜余不敢辭按狀君姓趙氏諱曾字慶孫亦字慶之北嵐其自號也世居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明崇禎朝以進士官內閣中書殉邑難贈光祿寺卿乾隆中賜謚節愍諱士驥者君七世祖也六世祖崙順治戊戌進士官江南學政舉清廉第一高曾以來皆以讀書名德世其家君少穎異中乾隆己酉舉人試禮部不第嘉慶辛酉挑發江南候補知縣歷攝嘉定青浦吳江荆溪寶山縣事一攝鎮江府通判所至政績卓然未補缺以勞憤致疾卒君之攝嘉定也邑多逼傭搶醮之習婦

之嫠者往往不能終其志業此者其名曰蟻君痛繩之荷校不知畏也乃斷長木爲二中聯以環以巨鎖二一繫其頸一繫其足坐立皆不可名曰蟻盤俾蹒跚循歷城邑以警俗爲之改其在寶山也城瀕海郭外有石隄爲前尹胡公仁濟所築圯於潮汐民旦夕有其魚之戚君力請於上修復之旣得請而以他事拂上官意撤君之檄下君慨然曰盛夏潮漲挾以風雨萬室之命恃此一隄吾不忍以一人之去留不恤民瘼也請終其事工料之不敷者視所請之數倍君一人任之處之怡然體素豐碩日坐炎風烈日中與工役相慰勞惰者扶之數月而畢工固於舊而暑熱之中於腠理者亦自此深矣君嗜詩文通小學工隸書尤酷嗜金石所得漢人碑版拓本甚富自署爲百漢碑齋紀實也在嘉定時與錢竹汀宮詹及其從孫獻之州佐交游甚密

州佐故多吉金貞石之儲及病一以歸君故君於金石收藏爲最富其在荆溪也公務雜沓中登祝陵訪吳孫皓封禪碑手拓其文又修石亭覆之以庇風雨勒銘善權寺壁其逸興如此其所爲詩專主意理以鄉先輩王直庵李石桐少鶴爲宗務期合於古人興觀羣怨之旨故存詩不多無無爲而作者君在江南久江南爲天下膏腴地大府喜用奔走僇跡之才雜流競進故君以儒者試吏十六年不得真除遇有大工大役疑難事郡縣諸君輒以相煩覈淤地於淮浦勘水災於秦郵憂時蒿目形爲歌詠皆道州春陵之遺旣歸省會郡縣諸君延治疑獄無虛日郡齋東偏有園甚清曠多老樹奇石君讞牘之暇恆與二三同志坐嘯其中余七八年來恆與斯役故與習爲最久丙子春太守音公補植木蘭於聽事以還舊觀同人皆各植花木君亦種

叢桂於小山片石閒涼風洊至幽花發馨而君已奄忽化爲異物豈不大可哀歟君之治獄也善得獄情音公嘗舉君及余告人曰趙君讞獄如猛將躡敵不獲不休陳君如春風著物霜雪自化余雖不克當斯語而君之善治疑獄可見矣君之卒也去始病半月耳先是君攝寶山篆僅三月已爲前任補缺額萬金又築塘之役賠五千金後任猶剔剔不已將破其家君鬱鬱經歲繼以至常熟檢驗甫竟適秋賦君以勞當得一攝署方伯檄君入闈故事入闈非試吏者事又以慢膚多汗不欲往郡伯亦以要案待君勘定言于方伯不得請蓋其時方伯適患病諸事一聽胥吏所爲君益侘傺不自得不半月而竟逝矣嗟乎國家三歲大比取士其未登進士者功令閱六年錄其材分諸各省試爲吏豈非以人才出于寒峻旣爲小民慎選良吏亦以廣登

進之路歟而江南一省六七年來吏道雜而多端有閱二十餘年不得補官者有閱四五年不得攝篆者如君之才加以積勞而不免於勞憤資志以沒則豈設官掄才之本意歟君生於乾隆庚辰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嘉慶丙子年七月十一日年五十七歲娶郭氏左都御史華野公玄孫女廩生宗重女子一駿孫廩生孫雙印所著有畫鶴軒詩鈔刀布文字記隸辨辨皆未梓行輯里中前輩忠烈節義諸公之墨蹟爲萊陽人帖同人留其雙鈞本刻諸吳門置虎邱二姜先生祠壁君志也所輯左忠貞公詩文集已有成書海州牧師君亮采約與君同刻駿孫寫副本寄之爲加校閱焉駿孫以丁巳年三月扶君柩歸葬于萊陽之中髻山下卽北嵐也且爲之銘銘曰

治若龔黃一命未膺博若洪歐一書未成有子克家砥行立名

共愛展氏之鼎而寶晏嬰之楹

又趙君遺像讚

王芭孫

趙君諱曾字慶孫自號北嵐山東萊陽人其先太常少卿崙康熙中與當湖陸清獻公同舉廉吏者也君爲人坦直有幹局長身偉軀癢紋滿頰以乾隆己酉舉人試官江南十有六年歷署嘉定青浦荆溪寶山四縣事所至有聲所去見思訖未補職以今茲嘉慶二十一年七月旅卒吳門年五十七當其在嘉定某氏女爲小吏誘逃君抵吏於法某請阮其女君曰汝不早爲擇婿致令及此今既不願女之余亦民之父母也乃以畀其前母之弟卒適一寒素高才生有黃三者坐殺人君平其獄曰三故二黃先生裔三可死也二黃之祀必不可斬也爲援例留養會赦改城且其在青浦有遞解賊犯過境君察其貌意爲鄰境殺

人某訊之果是或勸以上聞君曰損人利己何爲哉械還其縣
荆溪獄舍湫隘多病囚君出俸錢爲移高爽處有族人利孤子
之財者君判歸其孤婦家錄其財爲印冊三孤與族人各執其
一婦家執其一待孤之成立而後授焉在寶山值歲歉賑粥一
任紳士不經胥吏手旣謝事猶破五千金終海塘之役君前後
宦迹可舉者若此居恆嗜學能爲隸古書尤好金石碑版從高
密王御史寧焯傳其鄉三李詩法所著有畫鶴軒詩若干卷隸
辨辨一卷刀布文字記二卷金石題跋一卷漢碑舉例漢隸拾
遺若干卷皆藏於家余始遇君王御史坐中其後南來遂相款
密方君居城南瑞光寺時余常騎過君君常舟過余君北人而
便於舟余南人而習於騎更相笑也及君遘疾會余亦病不及
知聞其歿弗克臨其喪烏虘悲矣其子駿孫奉遺像求題輒爲

表著大略而繫之以讚讚曰

最君之政嘉定爲先清獻故封二黃遺屢君方奮發慨慕前賢
役蠹旣別民疴胥蠲吾愛吾鼎爾佃爾田家規匪遠銘載醴泉
本是而施罔敢頗偏繼權三邑莫不皆然循良之績世久無傳
如君一二或庶幾焉今雖往矣篋有遺編吉金樂石漢瓦秦甄
蒐羅闕蝕考索鑽研思其所嗜雅尙是專平生風義儵隨逝川
申是讚述以當珉鐫

龔梅巖刺史墓志銘

郭尙先

古之爲史也易今之爲史也難古者若先賢傳耆舊傳與其家
行狀墓志皆不敢失實以誣其人今則諛之過而誣矣大儒循
吏一代不過數人至十數人今爲志者皆是也讀者知其誣因
並其人之實有可述者而亦疑之遂疑古之書大儒循吏容有

不審而過其實亦如今者嗚呼難言之矣歲癸未某月某日同年生龔給諫鏗將奉先德梅巖刺史葬於某所郵行狀屬戚仲蘭志其墓仲蘭復以屬尙先先非能文者仲蘭或以先之不能爲諛而可質諸來世以不負聲甫意乎按狀君諱治安字瀾若號梅巖晚號鹿門山樵先世自江西遷陽湖之龔巷曾祖諱襄祖諱賡良贈如君官考諱朝棟贈如鏗官君幼端重得祖及父母歡力於學三應京兆試皆薦而不售乃以四庫館謄錄議敘授安徽州同攝懷寧潛山縣丞借補休寧縣丞調阜陽縣丞君爲丞十五年大府皆以上客禮之不與他丞等朱文正公再撫皖尤厚君每事必諮訪君感知遇竭神智贊規畫遇事侃侃多所裨文正公益重之以治行尤異薦己未擢汾州通判明年攝永寧州知州旋奉檄巡鹽磧口磧口濱大河地與陝西接奸宄

窟其中民悍而玩君寓古寺兩僕三隸日歷河壩與父老言孝
悌信義聞者大悅數月不答一人而數萬家皆開戶臥明年擢
朔州知州朔州地廣而瘠獄訟繁多又州有五驛困廚傳最號
難治或謂之曰軍民久玩非威之不可君曰卽不能爲循吏顧
不願爲酷吏也遇訟者以誠開導之民輒以情告其始日不暇
給期年訟者寂然鄗陽書院久廢君復之厚稟諸生諸生始知
學戊辰旱請平糶以濟民而懲居積以牟利者民賴焉辛未復
旱復請平糶不能得遂移疾去長吏知治狀留之不可士民布
路送多啜泣嗚呼此可以觀武健子諒之異效矣先是君之丞
休寧也有某令當論戍同官知其冤莫肯言君以末僚婉爲大
府陳之獲免某令迄不知君力也其在朔州有謂桑乾河發源
馬邑可議水遞者大府下州議之君力持不可乃已仁宗睿皇

帝幸五臺君司臺麓寺草料局經畫秩如恩賜衣服敍加一級
是三者人以服君才而不知君之爲吏所以異於凡爲吏者篤
摯和平而不欲表暴其爲人所未知者不勝紀也君善書人得
以爲寶工詩若文稿若干卷藏於家以道光二年壬午六月二
十五日巳時卒距生於乾隆己巳十一月初六日亥時春秋七
十有四配陸恭人子二鈺國學生實錄館謄錄議敍鹽大使鏜
己巳進士由編修歷御史授刑科給事中孫四汾潞澤海銘曰
丞雖卑秩視其所主曰有雲將助布時雨爲清白吏爲忠惠父
朔土芒芒邊風吹沙厥民睢睢苦貧而譁煦君春陽民欣有家
君矢無欺羣欺乃窒 有權觀若畫一孰是健吏曾不是恤
子爲諫臣彰君之賢乾道匪私後祿纏繞視龔渤海有輝於前
碑傳集補卷二十二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二十三

江都閔爾昌纂錄

守令三

周贊平傳

法式善

君氏周諱廷寀字贊平又字子同始祖諱垚宋隆興進士官歙州太守遂家績溪世有隱德父諱思紹以孝友稱治家嚴肅子三君其叔也天性純摯方數歲時父偶怒長跪請色豫而後起見者呼爲孝子記誦過人而刻苦備至偕兄子宗杭讀書埒郭石鏡山中曉歸侍堂上莫抵山寺宿課諸子姪業不稍倦其勤懇如此乾隆三十七年補弟子員四十六年舉優行五十年食餼五十四年膺選拔以憂未與朝考五十八年補試肄業太學五十九年考取八旗教習嘉慶三年中京兆試四年會試薦而

未售教習滿引見以知縣用揀發廣東署龍川令逾年而卒君
爲諸生以正自守有以非禮相干者君正言勸止之而于鄉鄰
之告貸則不問其虛實務有以滿其意故績溪人咸謂君爲誠
篤長者及肄業太學教習守其道而不變太學人所以稱之者
與鄉邦無異迨令龍川也乃奮然敢于任事不尙權術而亦不
事姑息嘗曰民亦人也未有民而無心者也我之心如是民之
心亦如是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夫何患民與我之不相洽乎乃
條目其所欲爲者數十事上之大府總督吉公惠潮道胡公惠
州知府伊公皆亟稱之不容口死之日龍川民靡不思慕之者
君一以至誠自守而其居官能獲于上下又如此孰謂儒者不
可以爲世用乎君生平無戚戚容而於治民事則如疾痛之在
其身不欲自寬其責蓋居龍川卒以此致疾而歿可謂能盡其

職者矣君所著有韓詩外傳校注十卷西漢儒林傳經表二卷
行于世子一宗棟克續其業

論曰世不患無醇實之士然往往自遷其所守豈世事之足以
易人哉固其誠有未至耳若君之自居鄉以迄爲官始終一出
於誠此非人所難能者乎君兄子宗杭寄書告余云君母病割
股進病因瘥舉家無知者惟君妻知之君今歿矣始出曩時縛
股帛并刀示族黨血迹猶縷縷也嗚呼篤信自守不求人知觀
于此彌可以見君之素也

硯雲李君墓志銘

郭尙先

硯雲先生歿余旣爲文哭之京師越三年其孤彥彬彥章將營
葬屬爲墓誌銘余與君弟秀巖爲同年生計偕時獲侍君甚懽
官京師與公子彥章最相善固延陋不敢不慎爲文志君墓將

使後之傳循吏者有考焉益不敢不慎爲文君諱鴻瑞字道昇號硯雲唐李成公裔由福清遷侯官曰贈蘄州知州郡學生德純君曾祖曰謁選州同知歲貢生肇杏君祖曰贈內閣中書開楚君考君早慧母林教之學六歲卽知詩十九歲朱笥河學使賞其能通鄒鄭學補弟子員朱文正公繼來視學益奇之君於學無不窺而於政俗得失民生利病以古證今慨然有用世志嘉慶戊午舉於鄉戊辰大挑一等試江蘇知縣君訢然望得行其道時淮揚水災君分稽賑務按節籍覈甬會縣不遺一村落村不遺一婦孺會山陽冒賑事覺他吏多以墨譴君獨矚然時以是多君廉旋知高淳縣事借補永盈庫大使丁外艱服闋借補上海縣丞尋知新陽縣事已又權川沙撫民同知君之爲政也仁恕通敏每民訟者告之曰若等皆親故待決於官則傷

恩若姑思之或可無訟謂留獄吏之利也訟久則辭紛吏得爲
奸黠者遂幻詞覲官之督故君於訟三日內必召質質則立剖
之不輕笞罰謂民犯法悔甚且怖甚官安用怒爲其在高淳丹
陽石臼固城三湖居邑之半宣歙之水皆於是鍾瀕患水君考
圖經教民修隄插通渠港自是水不爲患謂民供賦稅職也嚮
者官利其贏余無所利是亦不使吏擾汝汝善自爲計民爭輸
賦是歲無纖毫倚閣者聞於朝得優敘新陽多積訟有邵廷銓
者持短長誦民爲奸欺按治之數十家訟立解時方行保甲君
自爲條約十二章又爲諭民詩三十章民大悅淞江下流漸淤
君乘小舸相砥時圩汕爲水梗者皆督民闢之是年徵賦以銀
貴錢賤鄰邑皆增其直吏以請不許介所親以請君與書曰吾
誓不欲得罪於民加價之說一增而不可減不忍爲也民益大

悅崑山民投牒乞判君曰非新邑所治也民曰某固知非新邑所治然非君無所取直君不獲已爲讞焉太湖中淤沙可田蘇私之民爭之數以眾鬪大府檄君往捕民曰李侯來可無鬪爲也君數言而田界定川沙新改撫民規畫未備又所統縣三浙江場二地邃遠奸不易詰君思釐整之馭吏嚴然不欲察察與民以寬亦不使翫時獄有重囚馮韓九兪陳斗爲怨家所陷將論君閱獄囚大呼君問狀復廉之數日則破械出之上之大府大府如君議有訴其姊墜河者詞連族婦吏請攝治君不可已而得實事果不及是婦君在官遠或年餘近不過數月其來也民相慶其去民奔走送君病民致藥餌伺起居惴惴焉君歿民繪其象爲位哭臚治狀告大府請聞於朝祀名宦民又於卜山立君廟嗚呼循吏之必可爲也昔先司馬官吳下三十餘年嘗

言民不難治視官何以治民能吏恃其才恐民之詐且悍而務以術勝之夫民果詐且悍又豈區區之術所能勝者官以不肖待其民民亦不以賢視其官所謂能吏亦終於困官民以誠相予則爲官旣樂爲民亦易與君所執蓋重規而疊矩也君所著書積數十卷治春秋三禮學詩集若干卷官吳時作吳中田賦考三江指掌圖又雜采古遺書及金石文字作兩漢循吏補遺藏於家君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寅時卒於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未時享年五十有八配陳宜人淑慎明懿實能成君之德子二彥彬庚午舉人揀選知縣彥章辛未進士內閣中書協辦侍讀充文淵閣檢閱軍機章京孫寶麟康麟孫女三彥彬詩文誦於時彥章卅歲通籍都下稱才子典試江西甚得士凡余爲此言者非以諛彥彬兄弟亦以見良吏有後

佑善之理不爽而願爲吏者有勸爾道光元年四月二十日君葬於浦裏山之麓坐巽向乾兼己亥納石而銘曰

觥觥先生學奧文迥匪直其文其政則優民饒而踣君往哺之蒙則牖之髦則傅之有隴有廬恃君之慈君歿於勤百年之思後昆英英被祿載德我銘匪阿爲吏之則

湖北安陸府知府任君淑渠傳

朱士彥

君姓任氏諱郿祐字炳田號淑渠行七先賢任城伯之裔明時遠祖義自山西洪洞縣遷於山東東昌聊城縣數傳至六世祖克溥順治丁亥進士官刑部侍郎正色敢言加尙書銜里居食俸自是科第仕宦始盛高祖彥昉康熙乙卯舉人候補主事曾祖士理歲貢生官江西撫州府知府祖宸錫封文林郎湖南安化縣知縣父兆熙乾隆丙辰舉人乙丑進士官陝西醴泉縣知

縣以清節著兩世皆贈中憲大夫江西廣饒九兵備道娶王恭
人生子二繼張恭人生子二君張出也醴泉公罷官歸設教於
長清觀城阿城君皆從學性穎悟所未授書聞人誦輒識不忘
年十六遭醴泉公喪哀毀如成人侍張恭人扶柩歸葬家貧甚
兩兄有心疾弟觀察尙幼君奉母食貧奮志力學年十九與觀
察同補諸生旣觀察以拔貢授七品官學習戶部君奉母來京
師乾隆五十九年舉京兆明年考取咸安宮學教習旋丁張恭
人憂歸嘉慶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是年館選九十四
人爲最盛閒一年仁宗睿皇帝幸翰林院錫宴賡歌君與焉散
館改知縣君謁選得湖北公安縣時年四十一君更事久又家
世有理蹟深知刑名法術之不可恃也一以慈惠寬柔爲務煦
煦然育之諄諄然誨之所蒞之地必修學修書院修試院與諸

生校文講藝而漸之以禮法士翕然從之因以道其民而民亦治既以卓異調監利縣升荆門直隸州其後皆無訟又有麥雙歧之瑞君初至公安值歲饑撫卹周摯聞民好博禁之風遂變嘗出見鮮衣者疑其不稱褫之則內鶉結詰之則鄰封巨盜也君不自爲功以歸鄰封江陵公安石首三縣地相連自乾隆初年爭洲相殺官不能理往輒毀其輿馬五六年矣觀察太守屬君往君微行至其地謁貢生高某詢其故高曰三邑之民各賄其官官取賄而袒其民焉得定君曰聞今屬任令任令如不受賄可定乎曰不受賄又何難焉明日君至其家命高集三邑訟者至以縣之境爲洲之界按畝納糧三縣之人皆聽命與至郡郡使江陵石首令鞠之君未至民不至及造郡庭太守親鞠之君未至民亦不至君之循聲至此振矣在荆門有陳牒者令

人踵其後曰有與之語者執之來果得一人曰唐某索其身得
訟詞纍纍君笑曰吾見荆門之誣罔者如一手口迺卽汝也坐
之有童子往質庫見殺於路君詢里胥曰邇日有他出者乎以
某對趨命擒之則質帖猶存強暴陵其鄰女女忿欲死君見輒
喜曰不爲強暴所汙此貞女當獎迺獎之而重懲強暴女得無
死某生入謁久之不言亦不去詢之泣曰生之妹適某氏而寡
夫家欲嫁之非其志也公涖此學校中無訟者故不敢言君命
具牒而完其節監利濱大江銅鉛之船出焉君在署聞有與閹
言貧者歎憾不絕詢之則滇中運銅某官之僕也君舟置一人
亟送之出境未幾失一舟則僕與舟人盜之也道光初元舉孝
廉方正有以三千金賄者卻之二年特旨陞安陸府知府其治
行如州縣時君在監利荆門築隄期可久及官安陸歲有水災

鳩工庀材勞瘁倍至會原配耿恭人卒觀察罷杭州歸君戚戚不自得遂以疾請家居七年囊橐蕭然束修自給道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卒於家距生於乾隆三十年十月七日年七十有一子三人敝癸酉科拔貢生福建長汀縣知縣爲伯兄後榮邑附生激監生孫一人曾孫七人

論曰君與人交溫顏遜言皆稱爲長者居家與觀察友愛綦篤耿恭人與朱恭人先後和睦亦無閒子女共養之不知私其父母也京中言善兄弟者必及君家至於吏事精敏民氣和樂古之所謂循良者非與士彥之先侍御與尙書公同成進士士彥又與君同入翰林六世通家申以婚姻知君者宜莫如士彥君之子以傳見屬然君之行要自有不朽者豈俟士彥之文也哉

宣德郎譚君裕濟墓誌銘

王衍梅

君諱聯升姓譚氏字履豐一字裕濟上世自南昌遷於鄆故爲鄆縣人也曾祖世昌祖萬良考福峻俱贈徵仕郎君兄弟二人德元議敘從九更名壽春君其季也初名德亨更今名道光四年余謁選得溥之武宣坐酒累未任而罷以七年丁亥主講來昭州適君權平樂篆游處甚懽故知君之爲人君性慷慨喜賓客馭吏胥有法尤善治盜自言少時兄與析爨服賈孝養厥祖母父母兄負欠爲代償中歲納貲入官得粵西縣佐擢州判歷署天河陽朔及平樂題補馬平未抵任以宿勞中風痰卒君之治天河也縣故盜叢君倣虞詡術線綴其衣前後禽巨魁六十餘人盜頓息薦饑爲粟以餓餓者存活亡算設義倉平糶大修夫子廟槿者垣之茨者甃之宋桷一新興書院置膏火給廩米四境始聞弦誦聲禾收取妻霜降嫁女雀鼠之忿隨與解釋吏

不得謾無滯獄民感其惠條列美政十二額於上司請刊碑君
執不許其治陽朔也一如治天河時縣臨大江斷岸壁立居人
汲水者行估楸舟者多不便君伐石榿木層叅數十級如巨鼇
之貫索民於其上築譚公亭余讀朱檢討彝尊譚先生墓表譚
之先有知婺源縣事鑿山通往來行者時號其嶺曰譚公嶺與
君事適合噫仁人君子之用心僉如是哉未幾而權平樂縣視
陽朔較瘠而當衝往時獠獍雜居虎與盜踵今人烟稍稠密矣
君夜燕客酒半輒託故起親朋互爲繫縛者君易衣一役自隨
閒行巷陌詞察亡賴少選歸神氣自若洗殘更酌脫帽見頂則
毳毳然髮且白矣君之歿也天河之民有號慟不遠千里而至
者陽朔之民牽羊擔酒奠脯醢于庭杵梧枇桑校官率諸生扶
服製文甚哀昭之耆老杖竹攜楮帛不絕于路吾黨相與哭於

寢門之外歎歎者累日嗟夫士固有通經致用抱卓犖不羈之才不幸不見用于世既見用矣足以自效矣或自放廢擯斥君雖納賢入官然其材可大用既屢試之邊鄙下邑矣以茲大用有日矣彼放廢而擯斥者誠其所自取若此之清慎明敏而奮發有爲能令民感且泣宜足以爲法於羣吏洒人士之恥天不假年實志以歿悲夫然既用之而效則君與世兩無負命之不長天也可無憾焉況不得于其身必有得于其後者乎君生于乾隆己丑正月二十三日卒于道光戊子四月三日年六十配孺人李氏熊氏側室梁氏具存子男三人振清四川候補鹽大使振綱振淥國學生孫六人見賓見義見禮業儒見仁見智見信皆幼女子三人長適監生潘華斌次適候選從九潘文彬三字劉卒女孫二人幼平樂向無城隍廟棲神于府城隍之廡東

君相七賢祠遺址落成案有疑躬鞠於神旁雖大寒暑不輟邨
農歲時伏臘遂有謂君爲城隍神者夫歿而爲神前古多有抑
昭與柳接壤昌黎文公之弔柳侯也曰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
禍福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不其信哉不其信哉君殯於昭州
鳳凰山之麓今年三月三日振清等扶柩歸於鄆越八月十有
二日卜葬于鄆縣黃沙礮之富山兆成馳銘于余以余相知之
深不敢辭銘曰

君不好飲而好飲余余不宜再飲而君不余疎懼余之終世疎
兮微諷余以簿書自君之亡余疾疢而素歔嗚乎噫嘻君循吏
也而歸于其居

武小谷傳 朱士彥

嘉慶十二年余奉命與陳恭甫編修典河南試偃師武生穆淳

獲雋時中丞馬朗山尙書學使鮑雙五侍郎皆言此虛谷明府子故名士明年春來謁於京師以其尊人書爲摯益知其家世兼習其爲人二十二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江西補吉安府永新縣調贛州府信豐縣道光十二年五月某日卒於信豐縣署其子來以狀乞銘按狀字敬斯號小谷先世居山東聊城始祖恂明時以軍功官指揮使駐河南懷慶府國初始遷偃師曾祖朝龍贈奉政大夫吏部員外郎祖紹周康熙癸卯進士吏部驗封司郎中父億乾隆庚子進士精聲音文字訓詁金石之學官山東博山縣知縣杖大學士和坤所使緝事番役去官嘉慶四年朱文正公言於朝召命下已卒妣呂氏生男二人小谷其長也生而穎異能守家學多識賢士大夫其見聞固異於恆人乾隆六十年優貢嘉慶十年副榜至是舉於鄉及出仕忠信慈

惠所至有循聲吉水有控其子欲弑父者察其不實且知其止一子故謂曰當爲若杖殺之及杖數十其父怒解轉爲乞憐乃責數其子復命其父親杖之皆感泣謝去龍泉土豪盧元贊私稅商賈竹木置於法又劉某誣某盜木且使人言將以千金爲壽卻之鞠劉僕曰某造屋用木數十株豈盜汝一株所能成杖之樂乎故健訟勤於聽斷十損八九萬載甲與乙爲婚詭言女死復受他族聘召女入署使孺人詢得其情兩家皆貧乃使婿之族合償聘貲而以女歸焉永新逋賦最多爲分析在民在吏限之以期懲之以法行之數月民知勸而吏亦畏法豐城江水大漲石隄潰水入城捐廉千餘金急爲修增以舟載糗糧賑各卹全活甚眾粵東周承福攜家赴楚道出信豐內江堡匪徒黃德標奪其妻女匿於監生李秀華家以其妻爲妾承福死匿其

屍親往捕之其黨奪秀華去手擒二人後檄營官率兵至罪人始得又獲匪徒袁句鼻攷地方始安江水復漲城內深六七尺米價日增餓孳載道籌畫糶穀並勸修城之圯者民少甦小谷遽遭疾卒民號呼累日爲立祠設像請祀於朝得俞旨小谷性方正接物不少依違亦不存己見家不飾冠服俸入之餘輒周貧乏不殖產爲子孫計也內外親族多所沾溉生於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某日卒於道光十二年某月某日年六十有一娶李氏刑部員外郎堅女堅亦以風節著有子三人未乙酉科拔貢藻采俱幼

論曰小谷恂恂儒生爲儕輩所敬禮及當官而行禦災捍患夷險不易非有他知能也務其所當爲而已使民尸祝而社稷之無忝前人古之所謂循吏者殆其人與殆其人與

朝議大夫廣東潮州府知府嘉善黃君墓志銘

沈日富

君諱安濤字凝輿一字霽青姓黃氏其先宋南渡時由新安五城村遷浙西之魏塘今嘉興府嘉善縣地歷元明入國朝世爲農至諱士章者始以賈起家入居縣城是爲君曾祖祖諱來鳳父退菴翁諱凱鈞俱國子生以君貴俱贈朝議大夫祖母費繼祖母高母曹贈封俱恭人退菴翁以好學行善稱於鄉有五子君其長也以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生而質行過人年十二卽能詩父友吳江郭祥伯見而奇之許爲傳人十八補諸生廩于學再試再冠其曹嘉慶十二年膺鄉薦十四年成進士廷試二甲第一入庶常館十六年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一年出典貴州試差旋遇京察保列一等充文淵閣校理與修一統志文苑傳及史館規條一書未及竣二十四年復得保舉有旨交

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尋除江西廣信府知府涖任一年遭退
菴翁喪歸道光三年補廣東高州府時阮文達公總督兩廣以
君才任劇郡奏調潮州五年抵潮任在潮八載輒坐督捕疏懈
被議改簡十一年去潮州十二年冬由廣省赴都而母曹恭人
卒於家十二年春途次聞訃奔喪歸自是遂不復出晚歲主講
鴛湖書院以詩導後進一郡之士爭歸之已又兼主安瀾書院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以時疾卒於家得年七十有二君之
服官多惠政所至好扶植士類其斷獄時或依傍經義不規規
於成法初涖高州俗好訟多積獄君檄屬州縣書兩造兩辭揭
通衢約以期自至期外至者不復聽竟削其牘未一載獄之平
者以千計潮人好私鬪鬪必有殺傷事發則市人代抵名曰宰
白鴨其俗之來已久諸守潮者憑屬吏所報取易了率不復窮

治君慨然曰此長其亂之道也我不可以襲之獄上必詳問覺其非真殺者輒語之曰若但弗承母他慮我養若衙中獲犯而后釋若則往往緝得之以故終君任未嘗戮一代抵者君之他政多可述此二者尤非俗吏所能抑君存心之厚與用心之周亦於此見焉然君終以不肯妄入人罪多駸詰屬吏成案案久不定爲所怨望浸潤達於上官上官亦以君爲多事用是遂不安於粵今粵中士大夫官吳者猶能詳其始末且言君之去潮之人至今深惜之云君少事父母孝旣宦游痛二親之亡俱不在側遇忌日必悲泣酒酣有人述退翁事亦必泣與諸弟友愛嘗著怡約八則張於閨門待諸子嚴而有恩又篤於故舊刻父友沈瘦客輩十餘人遺詩爲慰託集故交之來訪君者必有所贈不足則取盈於質庫其重倫紀尙氣誼蓋如是君所著有詩

娛室詩二十四卷息畊草堂詩十八卷真有益齋文編十卷皆刻以行世其未刻詩若文又若干卷又有綠箋詞鈔詩娛室詩話續昭代詞選權濟錄嶺南從政錄各若干卷則有刻有未刻

附昌案 卷一 百卷 春 尚 著 有 說 經 中 見 光 緒 嘉 興 府 志

嗚呼亦可謂富於著述矣君之子

梓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退菴翁墓馴鹿莊之旁兆君所自規之生壙也先期以狀乞銘君配顧氏封恭人先君四年卒既葬矣子二人女四人子女之長者皆殤錢塘屠秉章錫麟同縣沈文瀾其壻也孫二人炳曾熙曾女孫二人銘曰

苟缺乎古必整乎時扼乎其官彌乎其詩猗嗟黃君歆此銘詞

山東海豐知縣龔君墓誌銘

王柏心

嘗聞靜巖龔公之言曰漢宣帝謂良二千石可共治平然守之親民不若令令皆得人一邑如一家然獎其善訓其失儆其惰

且驚者聲息動止不敢隱寇於何與縣令失職天下乃多事矣
嗟乎豈不然哉公爲令率用此比沒孤子紹仁次公行事請誌
幽壙柏心於公家雅故又曾與嗣君同官都下遂不敢辭公諱
經遠字仲來號靜巖監利縣人祖學典恩貢生考傳衡贈奉直
大夫山東海豐縣知縣乾隆甲午舉人內廷教習贈公生子三
公其仲也七歲而孤大父親授之業時貧甚兩叔父尙家食兄
亦去爲賈公念困約無已時也淚常濡枕袖大父察知之撫其
首曰兒早慧又刻苦厲志吾有望矣年十九補弟子員旋食餼
出而授徒修入儉甚然悉以奉母鞠弟性善飲嘗大醉母胡太
宜人戒之卽痛自撻責請繼今飲毋過五六酌終身不及亂中
歲以後賓筵歡會飲至五六酌輒止或強之則流涕舉遺訓座
客爲改容嘉慶丁卯舉於鄉始爲弟授室與伯兄同爨而居太

宜人沒公感愴少孤哀毀倍至丙戌大挑以知縣分山東凡權肥城武城新泰壽張補海豐調荷澤公於吏能精敏然不純任威猛務在懲暴桀安柔良令行禁止吏不容奸而已意所獨見期在必伸不爲大吏喜怒奪不以己得喪寵辱措意雖賁育之勇莫之過海豐斥鹵五穀不生民食草子公曰是堪重困耶悉罷徭役勸興魚鹽卽私販亦縱遺之期年政清三年民無菜色荷澤治曹郡城中地孔道東潁亳南接豫北介魏雜民所居躍馬操利刃白晝剽人於道者不絕盜魁趙董李等輩皆嚴旨搜捕未獲者公下車則捕治如法餘黨遠竄至千里無盜乃以其暇嚴守望興農田課學校風教翕如也亡何定陶獄起往嘉慶十八年滑縣逆首以邪教倡亂擾及曹郡旣首逆暨羽黨皆伏誅其無辜被汙者一切訊釋籍記具在至道光十八年山左撫

軍遣弁過定陶令不禮焉返而流言定陶鉅野賊將起撫軍聞之懼令人往偵之則舉舊籍無辜已釋者姓名增注王侯將相於下若賊黨自相署置者然撫軍遽飛章入告仍遣前刺事者往定陶檄兵名捕捕至導以邪教中語其初猶懵然對不如指則楚毒之至斃積尸狼藉對如指者卽誣以真賊檻至撫軍所命鞠治皆望風希旨大抵取鉗網鍛鍊不承則斬無不立承者又檄徧捕其徒株連蔓引定陶鉅野曹單鄆濮閔符帖騷然矣荷澤亦被檄名捕教首三十餘人皆鄉里曰爲善士者也公傷之曰與殺無辜不如殺令寢不捕撫軍怒其沮格將坐以軍法郡守促之公曰安有坐視無辜之民陷死地不一救者守曰開府意決子母然守不能抗令於何有子卽投劾去後令來此屬終無生理子母然公退憤甚獨居深念累日忽大喜曰得之矣

不有廉訪使者乎大府受欺廉訪豈受欺者以情哀之當可動
卽星夜馳赴濟南叩臬使轅上謁旣入伏地泣不止廉訪強起
之乃具白曹民無辜狀廉訪悟曰大府意不可回汝邑名捕諸
人得無已逸公曰檄下外未知且荷澤民於令若父子必不逸
廉訪曰若歸速逮諸人至吾庭吾親訊且雪之必不付大府私
人鞫也公頓首曰如教令三十餘人者逮至果得釋他邑逮至
者皆得釋撫軍銜之無以難也公亦以往返冒風雨遂患痺卽
移病去官數月紹仁成進士入翰林公尙滯曹郡賀者謂公陰
德不爽公曰偶然耳吾行吾素敢責報哉竟歸吏民送者哭失
聲至家則季父雲舫公卒官久矣兄弟均前卒惟仲父潔田公
自武昌教授歸公喜甚爲置宅迎養烝烝不倦沒而喪之若考
兄子同居撫若己子親黨故交子孫之貧者皆加厚卹退探橐

中無餘金然不改其樂咸豐甲寅盜踞邑城火公廬殆盡衣糧劫掠無遺略不介意惟以世難未夷爲憂疾作不呼醫不飲藥曰命豈草木所能回以咸豐九年己未九月十三日丑時卒年七十有八以子貴晉封朝議大夫配朱太恭人子六人長紹銓早卒次紹仁道光辛丑進士前翰林院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次紹儀太學生朱太恭人出次某側室李氏出紹仁等以某年月日葬公邑東郭外祖塋之東銘曰

涕泣抱牘爭豈計大僚怒纍纍死囚悉註誤忍見駢首就刀鋸殺人媚人吾何安誅民曷若誅宰官嗚呼敢言人所難吾民活矣歸挂冠天不憖遺歸真塋域百世高車酬公陰德

贈通奉大夫沈公家傳

方濬頤

公姓沈氏諱道寬字栗仲先世居浙之鄞縣高祖紹瓊妣氏戴

曾祖鈞妣氏張皆有隱德考謙偕其兄素遷居順天大興遂占籍焉謙公補學官弟子以瞻錄議敘選江西大庾縣典史妣氏張生公兄弟三人齒居仲幼讀書聰穎過人舉茂才試輒優等食餼嘉慶九年應京兆試中式舉人時謙公棄養久家貧橐筆作諸侯賓客始游津沽繼而中州嶺南抵于山左當道皆爭相延致聲稱藉甚如是者十餘稔二十五年始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湖南道光元年攝寧鄉二年攝道州均有政聲三年補鄆縣五年茶陵鄧阜山蛟爲民患公奉檄辦賑全活無算八年調權茶陵州十年回任十一年充鄉試同考官是年江華獠人爲亂鄆之龍榨獠生齒最繁他邑率由此遷徙古有四姓今則唯盤氏趙氏其分居於桂東南麻者悉聽龍榨獠指揮亡何民間訛言大府傳檄凡獠人勿論良莠盡殺無赦於是羣獠持械登

山具餼糧與官兵敵時則權桂東令者爲何彤文遣急足持書至鄙問公公答曰斯事易了也卽夕命健役持諭帖往盤雲達家雲達者巨富爲獠之頭人名曰獠管其人素恭順羣獠咸受約束公故招之赴中村已則馳往中村待其來獠山距城東南百里中村距山之南十里距城亦百里公弗徑至獠山者恐獠人弗察誤以爲官來討我也獠管至中村見公公遣其弟雲鳳往諭南麻並達其狀於桂東雲達曰峒中人眾勢洶洶欲鬪雲達力弱無以制之官爲民之父母愛吾獠與赤子無異獠之服官非一日已官不鄙棄吾獠惠然命駕而往俾得望見顏色其誰不唯官之言是聽歟公曰吾卽從汝入峒雲達又曰官宿於峒以示不疑則羣獠無不罷兵者公曰可入峒羣獠環跽道左公諭之曰爾輩食毛踐土向化歸心已久朝廷一視同仁撫之

字之豈有不教而誅之理。繼自今其各安本業，勉爲善良，慎勿惑於浮言，致罹法網。羣獠聞公言泣數行，下弭首帖耳，投戈解甲，無復有鬪者。公宿於峒，明發，公歸，雲達曰：「官無憂脫，有不靖，唯獠管是。」臯龍榨之，獠一言定亂，而南麻亦皆安堵矣。十二年，調權未陽，是冬調補桃源。十八年，以事去官，僑寓長沙，與湘南人士訂文字，交觴詠，流連殆無虛日。以宰官而作名士，擅詩歌，工書畫，求者踵門不絕。畫不肯輕作，書則一縑片楮，人得之珍如拱璧。云又善撫琴，弈棋精於篆刻，旁及星象之學，靡不研究。入徵，迨咸豐二年，粵賊犯楚，長沙戒嚴，遂買舟東下，僑寓揚州。三年，賊陷金陵，復徙居秦州。是年九月卒，年八十有二。公配劉夫人，繼配高夫人，子敦蘭。道光丙午，舉人，考取內閣中書，戶部郎中，陝西道御史，擢江蘇常鎮通海兵備道，加布政使銜。三代

石印本二二二
贈如敦蘭官

方濬頤曰彥徵觀察與先兄翁青爲同年生又與家弟子嚴先後同官內閣同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故與予交最久予心欽之今者持節來潤州湘之人居邗上者告予曰是爲栗仲先生之公子嘖嘖道先生撫猺一事夫先生宦楚將及廿年其他善政不可枚舉而卽此一端已足見其從容鎮定杜亂萌而安反側者造福爲不小也彥徵秉先生之教於中外交涉事持正不阿商民翕服旣刊先生遺墨上石並以詩集雜著付之手民嗚呼栗仲先生可謂有子也已

又沈道寬傳

徐世昌

沈道寬字栗仲大興人嘉慶九年舉人二十五年進士以知縣用歷權湖南寧鄉道州茶陵耒陽補郵縣知縣江華猺爲亂郵

之龍榨獠古有四姓而盤氏趙氏生齒日繁其分居桂東南麻者悉聽龍榨獠指揮民間時謠傳大府將盡殲獠人羣獠負山聚械與官兵抗桂東令何彤文急遣使問道寬道寬曰此易也卽夕命健役諭盤雲達召赴獠山南之中村雲達者獠管也道寬先馳以待雲達至則曰峒中人眾勢洶洶官愛吾獠如赤子可入峒使見顏色道寬從之羣獠環跪路旁乃諭以朝廷撫字一視同仁勿惑浮言罹法網獠咸感泣弭首帖耳投戈甲無復有鬪者道寬遂宿於峒而亂定道光十二年調署耒陽尋補桃源久之去官歸初道寬家貧橐筆游津沽中州嶺南山左擅詩歌工書畫尤精於字母聲音之學嘗病玉篇廣韻內切語上字多用類隔當改音和如示部祆阿鄰切當呵鄰切阿是類隔玉部玢方貧切當比貧切方是類隔之類是也又有古讀用音

和而今讀成類隔者如銑無方切當改莫方銑字海內讀明母
篇韻皆微母卽非類隔是也又有南北異音者如辰宸字本禪
母南音用本音北音多用激母是也又有篇韻不誤而近人誤
用者如東韻雄以淺喉切深喉江氏四聲表入喻母則匣母失
一陽聲又贖𪗇示實術食神唇順船蛇射繩乘甚十餘字玉篇
皆禪母其陰聲皆審母四聲表竝入牀母然唇船蛇乘尙有讀
牀母者餘則海內竝歸禪母蓋陰聲在穿母歸乃入牀母是也
又有篇韻一誤而後人因之亦誤者如質韻審注引說文羌人
所吹角屠審屠訛暑又二或相向卽古悖字審字從之得聲省
下或字篆文下戈末筆連上戈橫畫上戈末筆又連下戈橫畫
本從戈錄者誤認爲戍省下以半不成字遂移一畫於上成咸
字說文注皆從之不知從咸如何得聲段注說文喜紛更而此

未糾正是也又有俗讀多誤而篇韻因之亦別出一一者如人
姓別出之字多是本字改音諸有遮音姓改爲話余有沙音姓
改爲余玉有肅音姓改爲玉庫姓本作庫後漢輔義侯庫鈞廣
韻收庫字可證角里之角古讀錄故書作角度有鐸音今姓作
度是也蓋以篇韻專論隸書爲說文後最近古之書承用已久
習焉不察特爲之詳加討論求其無戾於說文而聲音清濁輕
重之閒纖細必審使學者沿流溯源以進窺六書而後從事六
經庶幾無妄說無疑義著六書稊秕三卷上卷篇韻類隔辨析
音理不爽毫釐中卷篇韻正誤凡載籍之謬脫點畫之訛舛一
一考訂下卷正誤拾遺則旁及俗書僞體訛音歧筆悉取而糾
正之其用力勤且密矣道寬又以講學家盛氣陵人貽禍家國
折衷論語定其是非如論程伊川論張德遠論學統均足以發

迂儒之贖，定學術之真偽，著論語比一卷，又以琴理失傳，王坦琴旨，緊絃換調一說，沿譌襲謬，蘇璟春草堂譜傳會一絃，領調改前人之法，別立名目，又謂變宮變徵不可入律，遺誤後人甚多，於是重爲訂定，以世俗工尺字言之，使人人易曉，著操緲易知一卷，又以談詩者之聚訟無過性靈格律，舍性靈而言格律，是爲土木形體，舍格律而言性靈，必至緬棄規矩，淺人自矜已得論，甘忘辛萬不足信，著六義郭郭一卷，道寬書法一縑片，紙人得之珍，如拱璧，其論書與翁方綱之唐碑選包世臣之藝舟雙楫相似，著八書筌蹠一卷，晚年僑寓長沙，與湘南人士訂文字交觴，詠無虛日，咸豐三年長沙戒嚴，移寓揚州，揚州陷復徙泰州，而卒，年八十二，所著又有話山草堂文集一卷，話山草堂詩鈔四卷，話山草堂詞鈔一卷。

張少衡先生墓誌銘 郭嵩燾

張少衡先生既卒二十有四年遺命不爲行狀及銘墓之文詔其子自牧曰若是以爲名也其將紹述吾學而光大之無以名而以實其可乎已而軍事起自牧積勞至道員加布政使銜以其官贈先生榮祿大夫盡刻其遺書曰周易輯義十二卷曰詩義鈔八卷曰禮記輯義八十卷曰春秋經義百二十卷曰聽園文存二十四卷於是先生之學大光顯矣同治十有三年重治鶴壽山墓道以告於嵩燾曰吾先公不欲爲名以自張也自牧惴惴焉懼墮棄先人名德未敢有忘而訖於今無文於墓將使後世子孫無以考覽先人之德業以稱其家世自牧蓋尤懼焉誠得君文紀其實礪而掩之被之無窮猶先公之志也烏虜若先生者何所資於吾文然綜敘先賢政蹟與其箸書固亦後死

者之責也先生諱學尹字子任一字少衡晚年自號聽翁世爲湘陰人先世以行賈寄籍宛平既舉進士奉父喪歸葬復爲湘陰人改官卽用知縣籤發福建署歸化莆田縣事補閩清縣知縣調補侯官擢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代理興化府知府以忌者中傷罷官歸歸而著書講學三十年年七十七乃卒先生赴官福建汪尙書志伊方總督閩浙考按吏事甄敘人才尤勤於治盜獨謂先生精敏值事龐劇它令不能辦治以任先生先生亦喜自負誅鉏梗化無避嫌怨捕盜爲句距之術求按驗有發必覺抉姦擿伏肅若神明而要務爲民利未嘗有苛刻傲傲之行歸化地磽無生計民皆傭旁縣造紙先生課之種竹求得養竹法十餘事逾年竹成歸化紙遂爲閩中冠縣民張楊羅三姓日爲姦猾相訐控先生知其宋儒裔舊有橫渠龜山豫章三先

生祠爲詣祠講西銘及豫章從事龜山淵源三姓人皆感服罷
訟莆田馬洋盜發都司廖起貴蔽罪平海澳漁者汪公怒檄副
將慶善會捕先生驚曰果漁者一健捕收繫之有餘多兵何爲
誠往澳人殆矣因以計羈留會捕兵急馳至澳集驗漁戶無出
洋者告之故皆涕泣願從入縣受質先生以能口給十人行而
上白漁戶無罪十人者皆得釋閩清俗停棺不葬歲久暴露先
生收瘞之下令死三年不葬官爲收瘞民爭卽山以葬俗以大
變侯官故有荔枝貢先生爲定經制歲課園戶二百株備貢貢
甫入而報言二百株槁且盡總督董公詰責急先生召示園戶
則已別儲二百株以竢董公爲革領貢者承辦之名自是貢樹
爲常例先生所至尤喜以儒術潤飾吏事興教化美風俗雖處
繁勞御曠悍之民溫然若子弟之相接閩俗喜械鬪先生聞輒

馳至以身捍之徐徐開說道義皆慙伏退聽其罷官以失貴胄
意先生顧自喜曰吾道於世有宜不宜天也歸勤吾學在我而
已吾何歉焉先生治經尤邃於春秋自漢以來說春秋數十百
家窮攷其源流校論其得失而一準之經以發明聖人之用心
三代典禮與春秋所以異同由聖人言推知其然諸儒之說或
合或否若操繩尺以絜度長短無爽鎔銖常自言諸經有所論
述一守先儒之遺未嘗自爲說惟春秋自得於聖人之意爲多
其治他經亦多取舊說融會貫通而立論詳贍典雅自盡其意
故世尤高先生之文章門人子弟刊行所說經曰師白山房講
易曰毛詩講義其後皆有更定春秋獨晚成未及刊行而卒先
生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歲八月八日卒於咸豐元年辛亥歲
九月十九日曾祖曰永嘉祖曰世湖考曰掄梁例貢生候選州

同自祖以下並以自牧貴贈榮祿大夫妣皆夫人配殷夫人繼配蔡夫人側室楊夫人子二蚪河南候補州同前卒自牧諸生以道員遇缺題奏加布政使銜瑚松額巴圖魯自牧蔡夫人出也而母楊夫人得並封女子子一人適衡山陳源旌表節孝孫九人道琮湖北候補州同鴻分發候補知府璿分部行走郎中瑩鹽提舉銜候選鹽大使餘皆幼女孫九人曾孫二人先生罷官里居三十年在官行事未嘗爲人言又戒不求人文自表著至是距先生去官時且六十年自牧乃采取去閩送別詩冊及閩人所刻三山謠略存其事蹟以志於先生之墓其春秋經義采擇未備自牧亦補具數十百條刊行於世於先生爲有賢嗣矣是固宜銘銘曰

有儒一生屈子之鄉勤學及耄載晞其光作宦於閩其施未闕

有擠而踏斯文以昌堂堂六經掇拾散亡春秋聖功其義微芒
權衡古先如尺在量生世不諧惟直以方沛然文詞與道偕臧
厥嗣紹家纂承闡揚遺書在笥光燭湖湘廿年斯邱山高水長
鐫石埋銘以詔茫茫

碑傳集補卷二十三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二十四

江都閔爾昌纂錄

守令四

潼關同知顧君墓表

楊峴

君姓顧氏諱淳慶字古生別自號鶴樵先世居紹興府上虞縣
明季之亂遷會稽縣曾祖諱飛熊祖諱士英考諱廷綸以明經
官湖州府武康縣訓導凡再娶陶氏聞人氏聞人氏是生君祖
以下咸以君貴邀覃恩晉級封朝議大夫妣皆恭人君舉道光
壬辰科京兆試屢不得志於禮闈甲辰大挑試令陝西初攝韓
城令前令某私謂曰邑有爭產者訟久矣賄於吾吾弗受也足
下貧受而直之無害君笑曰若奈何獨爲君子榜於堂曰令誠
不自知卽有所汗子孫不昌刻期集爭產者理折之各大服林

文忠方巡撫陝西得治狀稱良吏者再當是時文忠銳求治君
謁見相與論當世大政積敝叢壞難可救挽叛夫釁臣孽芽其
閒患在無實力任事才往往歎喟竟日攝岐山令將代有老人
請見進之扶杖蹶躄須髮皓白再拜曰民羅秀屏居山中絕人
事三十年矣有孫歸自縣具道令君愛民如古龔黃願得望見
顏色死無憾君曰父老遠來良苦雖然何以教我曰願令君宰
它邑長如岐山君曰敬諾尋除延長令改長武令長武壤連涇
寧爲北道首驛南服亂大徵兵甘肅羽書錯至故事凡過兵供
張仰給縣官官轉資於民不肖者奸利先期集車馬逾於數守
候累旬日役畢計畝責民視所出以數倍民勿能堪又兵至苛
索無藝稍不滿相率譁於堂故官亦頗病焉君結武人以時報
民無費留兵亦無豪髮擾邑遊民聚黨持短長號五虎而丁不

器爲之魁毫且跛恃刑之不及也數訟求逞君至五虎匿不出
不器以它訟見峻責之曰後勿爾任五年人和歲豐遇旱禱於
神雨輒沛有使者西方來宿涇聞涇民謹於途曰吾屬得顧君
餘雨遷咸寧令民走送四百里外迭酌酒勸有手一壺雜輿人
中者不器也叩頭曰小人有府牘語餘生令君句之令君去小
人亡天日矣因泣下君去數月而有燬署之變或撫之則曰歸
我顧青天一切復故及痛懲艾則又聚泣曰嗟乎使顧君在吾
胡爲至此極矣大吏最於朝擢潼關同知潼關天險顧積承平
絕巘邃谷蹶內交午而陳許唐鄧閒日告警策防者動曰扼十
二連城以閉禁溝然它閒道雜出且關外地促陜不利偵候兵
行或倉卒相失恃金陡爲外蔽而右側河漲數徙沙且容並騎
矣故不東守函谷則形勢都失觸地瑕脆與棄關等其南重嶺

石印卷二十一
複嶂直接熊耳於西維南於東靈寶盧氏分隸兩行省非相爲
腹背一旦賊闌入急不得搏爲關中大憂君謀於眾選鄉兵若
千人助函谷戍移書陝州牧約緩急共檄下所屬集紳耆兵練
擇要守禦又請於監司使都司某將百人屯維南之箭榦嶺以
塞岐道關城故有勇七百人汰其頗劣弱者得三之二而親督
練之期五日一聚差第其勤惰而進退之暇則布列城內外嚴
守邏明斥堠潼關地濱河夏蒸熱不可支而秋冬多烈風寒悽
愴中人君及期必會坐風日中口講手畫恆移二時許或勸稍
休慨然曰此豈可休時哉風疾作乞退旣念荷國家恩養奈何
遽偃息林下稍閒疆奮起仍權潼關同知當是時東南亂益熾
軍資火器皆仰給關輔徵軍轉饟使者日數輩相望又府藏虛
請發濡沓戍卒經月失糧君理董之無窘容方冬較射西郭朔

風捲地飛沙碭駭歸而疾復作民昕宵候堂皇詢起居以爲憂
喜戒毋以璫事干公庭臥治三月迄不痊於咸豐十年六月十
六日卒春秋五十有七前配壽宜人 生女子子一繼配朱宜人
生丈夫子三長壽楨舉人次家樹次家相道梗莫歸葬於鄂東
北鄉坡頭邨之原君偉軀幹舉止凝重幼爲中黃秦壹壬遁風
角神輸鬼靈之術窮其祕謂不足當大用專力治經通天人河
洛之實義客行半天下多從材官奇偉遊嘗習射安平一日發
五十矢矢中鵠觀者目眴神眩而閒敏自如也會上元營卒
張鐙火遨街市君陰以兵法部勒之奇幻出沒一城皆驚顧深
歎晦未嘗輕爲人言人亦罕知者

歸安楊峴曰牧令者治亂之始也然而牧令多愈亂而不治則
何耶夫不學無術官以爲商蘊利滅廉隼詬生殃獷徒一評迎

聲而僵眾矛成林不見日光君奇佻自喜迅逐不祥殫力竭精
觸犯暑霜孰長齡之弗懷焉埋骨此異方傷哉傷哉吾表於石
直而不誣雖不旣其詞可以焯於今與後也

誥封光祿大夫四川岳池縣知縣何公神道碑銘

陳澧

四川岳池縣知縣誥封光祿大夫江蘇巡撫香山何公卒於里
第長子環官兩江總督聞訃歸葬公於城東大嶺頭之原屬澧
爲公銘神道之碑按狀公諱曰愈字德持號雲暎祖諱孟齡縣
學武生考諱文明乾隆己亥恩科舉人河南洧川縣知縣皆贈
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少好學能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捐
納州吏目嘉慶二十一年分發四川署墊江縣典史蓬州吏目
道光五年補會理州吏目苗人殺漢民知州以公事出命公代
驗土官使人以數百金獻於公乞無驗而以自戕報公揮其金

去之士官率數百人衷甲來迎公不懼驗得殺傷報官并言土官獻金事上官杖土官而黜之由是公名大著任滿兼獲鄰境巨盜送部引見捐升知縣返四川大吏命主西藏糧臺故事糧臺官見達賴喇嘛膜拜達賴坐受公長揖不拜達賴笑握公手延之坐曰君有根器人也咸豐元年補岳池縣知縣縣人有曾爲兵備道者素驕橫初見公有請託事公正色拒之遂畏憚不敢逞一縣大治時湖北長髮賊擾亂公曰寇氛雖遠不可無備繕城郭庀器械公去官後賊至圍縣城後任官得君所製槍礮火藥城守遂堅三年李太夫人卒於里第公以寇盜塞路不能歸會寧遠猱夷焚掠冕寧鹽源西昌諸縣大吏奏以公參總兵占泰軍事西昌縣令以民變告公單騎往視之萬眾譁於縣堂問之則曰被夷焚掠乞勦之公與縣令謀給之飲食爲棚以棲

之遂告之曰爾平日欺夷如鹿豕夷憤極成此巨患也乃請於
總兵得兵五百人復募三百人入夷巢斬數十級餘皆遁師還
夷尾其後復以礮擊之皆潰是役也以數百人破夷眾數千越
嶠之夷凡十七支聞之皆懼乞投誠請漢民復業無食者貸以
粟無屋者贈以材木公告民曰彼夷尙有良心者也今後宜相
安民皆悅因爲立法十二章使敵血而盟夷患遂息事甫定復
有滇寇韓登鸞入會理聲言與回民夙讐將報之諸回亦焚民
居知府及總兵命公往至則人心惶然言奸細伏城內公下令
毋閉城門三日後大索容奸細者斬越三日士民上謁言賊黨
盡遁矣公爲榜文遣人諭登鸞登鸞曰我非反也報讐卽歸公
以兵逼賊營又發告示爲釋讐怨賊稍退其未退者尙五千餘
人公揚言使民兵及回人夾攻而自率官軍衝擊之賊懼盡退

公復爲手諭以誠回人回人曰道光十六年水災我等田廬皆沒何公策馬渡水賑我又爲我疏河道除水患至今不忘公今有諭請各錄一通永遵守之事既定有攘公功者不自表暴還成都儼居灌縣蒔花種竹泊如也同治元年以長子官廬鳳道遂去官就養既而歸廣州十一年某月某日微疾而終壽八十一所著書有玉帳狐腋四卷存誠齋文集十四卷餘甘軒詩集十二卷退庵詩話十二卷子五人長子今官閩浙總督次某某官次某某官孫七人某某官曾孫三人公在廣州時嘗見訪氣體雄偉老而不衰見示文集議論風發文如其人禮敬仰之總督之歸也小冠青布衫徒步來訪其高致如此尤心折焉索爲文其敢以老拙辭乃爲銘曰

粵有欖山何實巨族厥氣磅礴特鍾光祿卓哉循吏錚錚有聲

平能理民亂能將兵以諭則服以戰則捷讐者以解悍者以讐
有功不伐有官可休有子顯貴作督八州一品告身八秩壽考
偉然鬚眉上庠國老著作行世有文有詩復有兵法登壇者師
衆葉蕃昌善門餘慶蔚然世家光於志乘佳城鬱鬱豐碑峨峨
刻此銘詩以誦以歌

夏百初先生傳

繆荃孫

夏百初先生諱子齡號祝三江蘇江陰人七世祖維新明舉人
鼎革闔門殉難惟一幼子以義僕翼之免祖祖甸父翼謀道光
乙酉舉人先生幼慧出應童子試爲學使姚文僖公所識拔取
古學入邑庠道光甲午舉人丙申會試第一授禮部主事在儀
制司學習遇事勇決尤以氣節自負一日散衙戶部片查庫丁
非賤役應否準其捐攷時庫丁張甚侵庫帑當道皆可賄通先

生知事遲則有變立作駁議五鼓至朝房呈堂上官以庫丁實賤役應不準捐攷而堂上官果有成見游移不決或議調停準捐不準攷先生曰國家名器不可濫旣準捐卽可攷且若輩一入仕途賄賂鑽營何求不得旣阻寒士進身之階又啓仕途苞苴之弊力爭不可議遂定卽時至署片覆及退食緩頰者絡繹至已無及矣在禮曹六年以親老改外選直隸深澤縣告近改選河南汲縣涖汲汲治文宗御極巡撫潘忠毅公特疏明保吏部調取引見事畢回任遭母憂服闋坐選深澤未一年調饒陽饒陽爲畿南大邑土斥鹵民強悍素稱盜藪時髮捻兵事方亟畿輔比年旱蝗盜劫蜂擾先生曰擊賊氛所至郡邑防勦無資以致糜爛半天下慨然謂守土者不可無兵不可不知戰發憤治兵家言子弟僕隸皆令習技擊故治饒捕盜捕蝗皆以兵法

部勒之擇胥役壯健者教練技勇製造槍礮百人分十隊每夜以一隊輪守倉庫課演拳械優者賞增至二百人咸豐九年英吉利犯天津京師戒嚴冀州王洛悅河閒劉四賈濬等各屬集千餘人起事先生勸諭村鎮團練鄉丁各境分四正四隅各置練董正副二人號令聽之官復親率城勇分日赴鄉點驗合操聲勢連絡劉四等攔入饒境集鄉團千人自率城勇爲之先擊賊於小隄集西北賊馬步二千餘人燃礮相拒乃張兩翼臥旗伏地而進賊礮如雨越隊過揣知槍可及賊旗舉槍發賊陣亂我軍大呼衝擊斬百餘人擒五十餘人劉四受創遁餘眾大潰是日王洛悅分股擾冀州聞風亦驚潰劉四逃至青縣被擒伏法畿南平道府以下優敘數十人先生亦加運同銜以其暇濬老澗河洩滹沱水患造橋五十丈民呼曰夏公橋旋擢宛平再

擢易州直隸州易爲西陵重地以泰寧鎮總兵官兼內務府大臣總其成而祭祀牛羊芻豆及守陵員役俸饗例由州牧於布政使庫領銀供給自守陵或衙門及本署官吏莫不以爲利藪先生睹積弊滋多不得行其志力求去任調署保定府清軍同知未逾月長白衍秀公始莅泰寧鎮堅請於大吏飭回任密與議定章程奏請禁革豆草不得折價積弊一清七年正月西捻張總愚犯畿輔勤王兵雲集陳國瑞以二等侍衛統軍勦賊夜至易城外以令箭呼開城拒而不納曉乃縋城下語以陵寢密邇請嚴軍令勿擾民陳卽日馳去時守陵大臣已以易州被圍入告詔發神機營兵七千赴援匪徒乘機縱掠先生率練勇巡防遇掠者立斬以徇不問所從來合境安堵是夏捻匪肅清敘功以知府在任候補賞戴花翎加三品銜米利堅人山家立潛

至易私購城內許氏屋爲耶穌教堂先生廉知之乃責許氏退價山家立堅不可乃執條約與辨以其未持游歷執照買屋未知照地方官且易州近陵寢有關風水不第易州境內不得立教堂所屬涑水廣昌及東陵附近之遵化等處皆不得立山家立辭窮卒收價撤契以去事上制府曾文正公深重之總署文文忠公尤以爲賢州署東偏隙地舊有池亭於其北築臺望西山雜蒔花木名之曰憩園遂以自號暇則集賓僚觴詠於其中人咸以政簡刑清之樂爲不可及曾文正公疏薦循良稱先生通達政體歷官所至皆有循聲詔特嘉之以年逾六旬宦情愈淡乃請開缺以知府候補去任數月卒年六十有五易州士民籲請崇祀名宦祠越數年饒陽亦以崇祀申請先後奏蒙俞旨報可子三人長詒鈺直隸永年縣知縣次詒綬候選通判次詒

鎬候補吏目女一人適宜興咸豐己未進士馮政使司通政使
周公家楣荃孫鄉里後進又娶先生之孫女爲繼室耳熟懿行
爰類次之以爲傳

論曰吾邑首枕大江山清而削水湫而激其人亦磊落英多可
以有爲於世然剛果負氣往往不獲乎上豈地使之然耶以先
生之才之望早遇有大力者拂拭而振拔之其措施豈止於此
晚遇曾文正識之於庸眾之中登之簡牘迨以老病乞退又慰
留再三時文正所保賢員如任道鎔李文敏等後皆仕至督
撫而先生則以老病死矣命也夫

魏默深先生傳

姚永樸

魏先生諱源字默深先世由江西太和縣遷居湖南之邵陽曾
祖諱大公祖諱志順考諱邦魯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八歲受書

卽解大義局一室不出偶出犬不識輒羣嗥父母恐其致疾夜滅燈趣之寢先生俟二親睡熟更篝燈被底默誦年十有五補諸生乃究心王陽明氏學尤好讀史嘉慶十九年以拔貢入都復從胡先生承琪問漢儒學姚先生學堧問宋儒學又別受公羊學於劉先生逢祿詩古文詞則與董君桂敷龔君自珍相切劇蕭山湯公金釗雅重之嘗造其寓先生出迓髻髮如蓬湯公睥眄旣知訂大學古本歎曰吾子深造乃若是邪尋兩中副榜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善化賀公長齡爲江蘇布政使延輯皇朝經世文編由是留心時務九年納貲爲內閣中書得徧觀祕籍由是又熟於國故朝章二十四年成進士以嘗改知州殿試後仍以知州發江蘇用明年權知東臺縣爲政平恕民便之又明年丁母憂歸二十九年服闋復權興化縣興化於裏河地極

窪形如釜底近高寶洪澤二湖秋必漲舊設南關中新等壩資
宣洩嗣以隄防不固河員慮橫決致罪甫漲卽啟壩雖穀未登
弗顧裏河七州縣用是歲恆饑而興化尤劇先生至時方大暑
河員遽議啟壩民洶洶先生止之不可則馳至總督署擊鼓總
督陸公建瀛親往勘得免是歲大穰民謂其稻曰魏公稻也先
生勘運河東隄外故有西隄久未修白陸公復之又定啟壩期
於處暑後自是水不爲災初陶公樹爲總督籌辦海運水利變
淮北鹽行票法多諮於先生三十年陸公以淮北改票已效欲
推行淮南先生謂淮南課額重引地遼闊宜先自食岸始以漸
圖之陸公不從值南鹽產缺檄先生權准北海州運判先生督
各場官稽掃曬杜偷漏於是北產大盛收逾額以二十餘萬大
引濟淮南南課以充而北課又倍因籌銀三十萬生息爲高寶

西隄歲修之用咸豐元年補高郵州知州三年粵賊擾江南省
城陷揚州繼失守賊至召伯埭去州城四十里先生倡辦團練
督以防堵又斬奸民內應者會欽差大臣琦善統兵至人心乃
安已而與大吏忤坐驛報遲誤奪職明年周侍郎天爵督軍於
皖奏留營以勦宿州匪降其眾復原官先生於時年逾六十矣

辭歸僑居興化尋卒六年丙辰年六十三又章太炎文錄錄錢唐

注一張魏二生賦自州先生罕嗜欲自博覽羣籍外惟好游輪蹄幾

徧域內與客接無多言獨至古今成敗國家利病學術得失則
反覆辨難風起潮湧不可遏或未當亦能虛以受人嘗至粵聞
陳君澧議其書大喜亟易所撰與論交因有感於英吉利構釁
述開國以來兵事為聖武記十四卷又考東西洋諸國地形為
海國圖志一百卷此外尚有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曾子發

微子思子發微高子學譜孝經集傳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學
古經大學古本兩漢今古文家法考明代兵食二政錄春秋繁
露老子墨子說苑六韜孫子吳子注及詩文集各若干卷或行
於世或藏於家

論曰昔乾隆中有總督劾縣令者高宗知其人賢會總督陞見
詰之對曰以書氣重耳上曰官氣不可有若書氣人之命脈豈
爲牧令可無邪今觀先生博極羣書而居官慈惠若此益信高
宗之言洵千古用人者之著龜也自明末泰西人利馬竇艾儒
畧撰坤輿圖說職方外紀吾國人始談西洋地理其後南懷仁
蔣友仁復有地球全圖之作林文忠公在粵東亦譯四州志先
生因之輯海國圖志雖近年來晚出之書或益翔實然創爲之
者之艱何如哉永樸大父與先生交頗篤丙辰春適得先生子

者所爲行述於京師爰論次之以貽今之史氏

廣東知州銜候補知縣署南海縣事胡君墓表

陳澧

廣東知州銜候補知縣署南海縣事湘潭胡君諱湘字子瀟一字筠帆咸豐四年三月卒後二年五月宜人柳氏卒子錫燕同壽奉柩歸合葬長沙大賢鄉琅琳沖之原服闋錫燕不仕同壽官廣東候補知州錫燕記君事實寄同壽使奉以來請表君之墓君署南海時延澧教二子公事暇至書室談論故知其事爲審當是時總督葉名琛負其才傲睨僚屬自巡撫以下皆遜且畏莫敢與言君獨侃侃言言聽計從英詰利夷酋以文書抵總督所要求事不可行總督示巡撫司道曰何以答之眾莫能對總督命君草文書拒之事竟寢眾皆服先是夷舶每年載銀錢至粵皆鑄人面形至是改鳥形粵人疑之不用君曰夷舶以毒

藥奇器易中國銀不載銀來久矣此中國所以虛耗也今來銀
母慮百萬此中國之利也傳集商賈煎新舊銀較之相等遂用
之自是新銀踵至至今得其利南海爲廣東首縣政事繁劇君
才復傑出上官事皆屬君同官有事亦皆求君君口講指畫應
之裕如同時州縣官百餘人論吏才者以君爲第一君始以從
九品試用署恩平典史調署南海典史道光二十一年英詰利
寇廣州君以守城功升知縣丁母憂服闋署揭陽縣事揭陽民
好鬪官以嚴酷爲能君獨以仁厚治之上官委審廣州府積案
平反冤獄無算委赴陸豐治兩墟鬪事君使兩墟合爲一鬪遂
息委赴平遠治爭田事君以田歸書院鬪亦息署興寧縣事旋
調署新會縣事擒斬海盜無算隨總督徐廣縉赴廣西率兵治
鬱林土寇斬獲無算復隨赴湖南未幾返廣東署南海縣事獲

鄰境巨盜奉旨加知州銜卒年四十九君高曾祖考四世皆以科第仕宦君少時家貧外舅柳君廷淮官直隸君往依之不得應試以捐納入仕然公事暇猶讀書賦詩有補讀齋詩文集四卷君卒後英詰利復有要求事總督遣官諭之不得其人遂啟毀文書往返駁詰不能止遂攻陷省城論者曰胡君不死當不致此禍也嗚呼惜哉

徐燾傳

夏寅官

徐先生燾字彝舟江蘇六合縣人二十歲入邑庠中道光乙未舉人赴禮部試不售館江都史致儼司寇家司寇藏書甚富書篋高與屋齊先生縱覽坐讀之學以大進交上元梅伯言溫明叔句容陳卓人陽湖張仲遠益陽湯海秋永春賴子瑩初先生喜爲唐四傑駢體文至是專研經義以許鄭爲宗與人書云讀

近儒說經書雖與宋儒多所抵牾而其思慮精專堅守師法實足以昌明周孔之傳而補心性諸儒所不及懼其久而散佚擬效賈孔之例與同志數人集皇清經解諸儒經說並藏本未刻行者成十三經後疏就中惟易論語稍有端緒云戊戌南歸游揚州仍館司寇家與劉孟瞻劉楚楨羅茗香梅蘊生薛介伯訂交問難既多荀記日富有讀書雜釋之作成戴禮呂覽月令異同疏解二卷說文引經考二卷四書廣義若干卷楚詞荀記一卷中道光乙巳進士殿試三甲朝考二等第一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實錄館協修先生志在經世盡讀中祕書恭譯純皇帝諭旨謂史臣不當斥明福唐桂三藩爲僞國惜當日史臣不能仰體宸衷發揚大旨因仰遵純廟分注福王年號撮序唐桂二王本末之諭爲小腆紀年二十卷其自序曰世運治亂之大

小人心之邪正分之也易之占曰坤變乾至二成遯爲子弑父
至三成否爲臣弑君洪範五行傳之言天人感應也曰彝倫攸
斁彝倫攸斁彝倫斁則人心未死天理猶存兵戈水旱之灾人
力可施其補救彝倫斁則晦盲否塞大亂而不知止孔子之作
春秋以討亂賊所以明君臣之義正人心而維世運也兩漢近
古氣節未盡泯亡其禍變亦數十年而卽定自魏晉南北朝以
及隨唐五代之季人心波靡倫紀蕩然或一人而傳見兩史或
一官而命拜數朝榮遇自誇恬不知恥故其閒纂弑相仍兩千
年中可驚可愕絕無人理之事層見迭出蓋人心之變世運之
窮極矣朱子憂之作綱目一書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
義例較淺顯稍識文字者能讀之而知其說於是愚夫婦亦曉
然於君父之義怵然於名節之防故自南宋後七八百年中有

遞嬗之世無篡立之君極微賤之人知節義之重則聖賢正人心而維世運之明效大驗也臣肅恭讀純廟實錄及御製勝朝殉節諸臣錄序謂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爲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身隕行陳瑄尾閼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爲無愧朕深爲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下及諸生韋布山樵市隱之流慷慨輕生者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凡賜諡者千六百餘人入祀忠義祠者又二千餘人命儒臣於通鑑輯覽之末附紀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本末銓次死事諸臣又命史館編明降臣劉良臣等百二十餘人爲貳臣傳吳三桂等二十餘人爲逆臣傳煌煌聖諭至再至三蓋以前聖人公天下之心行後聖人正人心之教大中至正超越千古而史臣惑忌諱之私稗史習傳聞之謬漏畧舛錯不可究詰臣肅仰遵純廟

附書之論竊取春秋綱目之義原本正史博采舊聞爲小腆紀年附攷一書攷而知其梗概者則王鴻緒明史稟溫睿臨南疆繹史李瑤繹史摭遺黃宗羲行朝錄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也參攷而訂其謬誤者甲申三月以前則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聞李遜之三朝野紀文秉烈皇小識錢軹甲申傳信錄陳濟之再生紀某氏國變難臣鈔戴田有桐城子遺錄保定榆林城守紀略暨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貢舉攷也福王南渡事則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羲弘光實錄李清南渡錄三垣筆紀夏允彝幸存錄文秉甲乙紀許重熙甲乙彙略應廷吉青燐屑戴田有僞東官僞后事略某氏弘光大事紀金陵憤事揚州殉難觚福人錄暨各省郡縣志諸家詩文集也唐桂二王事則錢秉鐙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閩人思文

大紀劉湘客行在陽秋沈氏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馮遜劫
灰錄某氏南粵新書粵遊見聞東明聞見錄范康生做指南錄
何印甫風倒梧桐紀楊在紀事始末鄧凱滇緬紀聞遺忠錄求
野錄也是錄黃晞江陰城守紀某氏贛州乙丙紀略徐世溥江
變紀沈荀蔚蜀難敘鄭元慶湖錄暨閩廣各志書也魯監國及
賜姓成功事則馮京第浮海紀鮑澤甲子紀略陳睿思閩海見
聞汪光復航海遺聞某氏江東事案江南義師始末魯乘舟山
忠節表江上孤忠錄黃宗義朱成功始末江東旭臺灣外紀暨
臺灣廈門志海外諸遺老詩文集也臣彙入史館後始創是書
壬子冬乞假歸覲奉命辦理團練扞擷之暇發家藏稗史參互
推勘五歷寒暑每月夜登陴與諸同事相勞苦輒舉書中忠義
事口講手畫環而聽者咸感喟不能自已戊午春揚州官軍移

管浦口士民額手相慶臣肅亦解團練事需次入都屬門下士
汪達利繕寫成帙方冀故鄉友朋參訂譌闕乃五載金湯一朝
瓦碎向時家藏之書燬焉無復存矣登陴聽講之人較書中死
事之人爲更慘矣獨臣肅以孑然之身遠宦數千里外烽煙未
息羽檄交馳脫並是書灰燼焉則臣肅所以仰遵純廟聖諭竊
取春秋綱目之義汲汲以正人心維世運之愚衷與不才之軀
同忽焉沒矣是則梓而存之之意也夫嗚呼先生深思鉅痛卓
識苦心誠非一二迂儒小生所能夢見也粵寇擾江南在籍辦
理團練咸豐八年入都七月授福建福寧府知府福寧與浙江
溫處接壤粵賊從橫肆擾防堵年餘登陴盡瘁八月初九日卒
於福寧府署年五十三疾革時檢小腆紀傳稿總爲一大麓屬
其子承禮曰吾非談彪不敢望汝等爲遷固也雖然小子勉之

承禮因就遺稿彙輯爲六十五卷蓋紀年以年經紀傳以人緯承禮仰繼先志不懈益虔復延大興傅以禮仁和魏錫曾同事校讎付刊以行生平著述多燬於兵見存者務本論二卷周易舊注十二卷四書廣義若干卷小腆紀年二十卷小腆紀傳六十五卷明史藝文志補遺一卷讀書雜釋十四卷度支輯畧十卷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詩鈔四卷校勘雜記若干卷夏寅官曰徐先生遭遇聖世身列承明乃猶睠睠然甄綜遺聞發潛闡幽以彰勝國誼士盡臣之風烈於不朽其明哲保身視莊廷鑑戴名世諸人遠矣讀其書翔瞻有法別史之良也惜紀傳未見尙當訪而求之

貴陽府知府劉君墓碑

張之洞

咸豐十一年太歲在辛酉冬十月七日中憲大夫獻縣劉君卒

於家年五十一前十三日子肇竣殤還年癸亥八月十八日子肇均卒君遂無後十一月二十一日君妻汪淑人告哀於諸故人門生得金數十鎰乃奉其喪挈肇均肇竣子婦李氏張氏康氏之喪葬諸獻縣東北六十里護持村某原越二年乙丑十月淑人痛君之無嗣而德操行治晝昧無傳也使肇均之妻之弟南皮張之洞爲辭以表其墓烏乎哀哉君諱書年字僊石直隸獻縣人也曾祖諱開泰舉人贈武功將軍祖諱文燦武進士官兗州鎮總兵官考諱廷楠進士官廣東嘉應直隸州知州署廉州府知府有名嘗降大盜張保陳四眾數萬君年十五補縣學生二十七歲充拔貢生三十歲舉順天鄉試三十五歲以進士出身附昌案石道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嘗一充會試同考官浙江鄉試副考官道光三十年京察一等詔以君爲貴

州貴陽府遺缺知府尋補安順移知貴陽以防遏桐梓賊楊鳳
功加道員銜以平鎮寧賊曾三浪功賞花翎丁憂歸紱在貴州
省會團練城守功以道員記名簡用未除官卒君十歲喪父與
諸兄別居時惟有老屋兩間籬籬一鑊一紡具一枰杆數事而
已所生母黃太淑人鞠君及母弟逢年其年一日或不再食君
自十九歲以至成進士率教授州郡以養一錢無所私斥賣妻
服飾盡無作容太淑人峻猛善怒怒必長跪涕泣求解乃已或
不得請終無少望自教兩弟弟有過笞撻且怒且憐之已必謂
妻曰今日大困弟弟歸若爲我善餌視之其年以進士官翰林
御史始終未嘗有佗師師君君狀貌皙瘠溫溫下人然內峭直
胸有尺寸一不爲不義所撓交游簡貴其論人物及辨事是非
厓岸斬絕其爲貴陽府有錢冶冶工交通官吏乾沒無算君囚

石介集卷二四
冶工令具疏姦竇狀曰後勿復爾貸汝不則斬汝或諷君若爾
官益貧乏不可爲君曰劉某男子貧死終不自盜自後歲益官
錢六百萬故事省會知府知縣不治獄訟輿馬稱娖候伺諸大
吏接賓客爲僚屬關說而已君晝了人事嚮夕籠鐙露坐訟牒
高數尺右操筆左繙牒讀之爲之句讀標誤或批或刷夜盡數
十百紙貴定舊縣民訟田游言陷人君命吏執棲止某逆旅中
客來曰何故教人妄訟客不平命索其行李無左驗已竟得其
訟牒稿草於承塵上乃搏顙服罪人吏駭歎以爲鬼神君曰吾
曷刺知某逆旅宿客健訟又舊縣人故妄意得之不足稱說也
當是時貴州大亂賊且迫省會或告曰於四達之衢得賊密書
約內應矣取視其書署檢封曰與曹大王某名君曰密書不稱
王稱王詐也卽遺失不必於通衢拘曹至乃賣絲人椎孺粥粥

既果廉得其讐所爲亡幾何巡徼知縣某白優人王大與其黨二十八人穀匿道士觀內窟室謀變按驗無實欲不坐巡撫謂必盡殲之執辯數十反巡撫大恚廷語眾曰吾亦嘗爲首府矣未聞如劉某偏強者爭八十日無可奈何斬王一人卒活二十七人安順洞夷煽亂以恩信招降之洎代者至稍稍侵奪諸土司復反討之不克揚言曰若劉君爲我知府乃不反耳大吏令君往諭之召其酋立至旬日而定其遭母喪巡撫欲奪情使人諭指以監司餌君君大怒叱其人去又數強之以死爭乃聽罷貴陽仍留不遣命督團練城守事會亳賊北犯迫近畿輔詔以大臣督團練命君爲佐召還直隸乃得歸嘗曰兵未易言若典一郡領一道使所部綱條悉整吏無貪墨安吐興學雖陋劣當爲國家勉之然君去黔後黔益亂不可爲惟提督趙德昌樸勇

善戰一省賴以喘息德昌者君知安順日所拔之市人使領其
牙兵者也君自官黔中適會多事彌縫決裂以勞得疾稍下急
往往歐血嘗憤同官卑諂忍酷無人理一道及輒發怒仰首視
屋梁作色歎咤當食擊匕箸有聲遂廢食復怒不已居喪哀毀
過差葬母不百日遂不起君自少好學知名散館試擬揚子雲
長楊賦宣宗皇帝擢置第一後益肆力於經史小學於書無所
不讀手寫口誦至能諷乃已成進士出同考官今毅勇侯湘鄉
曾公門下最爲曾公愛重以學行相切劘所友善如河閒苗夔
善化孫鼎臣貴筑黃彭年遵義鄭珍獨山莫友芝輩討論學業
長大不衰其在館閣典郡軍旅行役憂患疾苦中未嘗一日去
書晚尤好三禮之學其說經篤守本朝諸大師益務爲詳密欲
有所著述未就喜爲詩尤工長短句類南宋能者所爲文章賦

詩雜著各數十百首經說數十條爲一卷藏於家妻歷城汪氏
女子肇均拔貢生有雋才知名志節魁磊年二十八歲卒女一
適太谷溫宗瀚女孫一幼以其年子肇坦爲主後余獲交游於
君父子閒皆甚善余然三年而三哭之一家三男子遂無一存
者六喪僂然無以葬惇嫠弱息無以生烏乎數十年以來余所
見鄉先生其立身有本末而學行完粹如君者蓋無幾人然而
家禍如君之酷則又舉世所希有也可哀也夫可哀也夫昔歐
陽公有言惟善人必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今善人有
後之說固已不然而又不得如歐陽者而託之而使鄙陋承乏
其閒吾懼無窮者之亦未可必也君未有志狀之屬今敍次其
官閥繫姓及行實可知者須後之傳鄉賢者有所取資故其辭
繁而不殺銘曰

西京獻王購遺唱學此邦賢哲代有述作君騫而跂瀆受突豁
經行修明敷於朝端韜襲珠璧以化南蠻南蠻赴化逃死翺翔
君之去黔如室失寐刈者多福君廉而剗流者無迕君堅以緻
熒熒寡妻翦其後昆靈龜款天三稱天言名德不滅獨匪子孫
維爵有等諡弗敢私孝友文貞君其尸之

蔣慶第傳

徐世昌

蔣慶第字季萼號杏坡玉田人生時母夢人賜朱墨著各一故
又字著生生而穎異年五歲父敍倫授以杜詩截句四十首皆
成誦十五應童子試邑郡院三試皆冠軍補博士弟子員道光
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二年成進士以知縣分山東三年權武
城甫七閱月調署濰縣值登州兵過境供億有章事舉而民不
擾濰縣官行鹽兼昌樂前令獲私販多瘕斃慶第至釋數十人

民相戒不敢再犯法洪楊之亂土寇乘閒起慶第捕獲劫盜二人
人寅諸法四境宴然在濰五月餘移汶上濰人設生位祀三賢
祠瀕行公餞於小于河棚帳絡繹日僅行三十里四年七月至
汶上募勇治城防濟寧營兵有不法者立杖斃之莅任凡七十
五日補博平時高唐久爲賊踞博平北距六十五里民惴惴一
日數驚上官促令之任至則與士民議城守練義勇製軍械且
下令曰高唐賊不滿千大兵圍之急敗則四竄不暇攻城但攬
垣堅守以俟大兵之至無他慮也五年二月朔李開方竄在平
之馮官屯去博平三十里慶第住北門樓躬督兵民晝夜環守
僧格林沁將決徒駭河灌賊屯檄沿河守令分工開濬博境河
長四十二里慶第督民夫興作分書尺丈於簿費無中飽工無
後期及賊平論功慶第不與亦不校也五月蝗蝻起親督鄉民

石印卷之二四
撲擊斃蝗五十石復犂掘蝗子無遺育民不知災明年夏旱盡
出倉穀食民約來秋以新穀還倉奏上破例允之有陽穀鹽梟
朱大武者強暴爲民害莫敢誰何慶第率丁壯捕而斃之官民
皆稱快七年調嶧縣時兗沂曹濟土賊蠶起句結滕蘭各縣投
誠諸匪抄掠無虛日慶第下車與費令林士琦密商勦辦費兵
戰賊焚其藥庫驚而走伏南山下官兵不得前慶第令勇目賀
鳴魁銜枚西趨迤邐而下礮丸盡以刃相接斬賊二十五人墮
山澗死者無算賊遂奔境內以寧乃延三十社紳富勸募修城
垣爲久遠計以邑舉人楮修孝董其役投錢者不威而集六月
受代去士民呼號謁大府請留格於例不能得再至博平十年
二月以病去官買宅潤豐山中隱焉同治初元僧格林沁檄赴
大營以病辭不就二年閻敬銘祁雋藻連疏薦起再補博平至

是蓋三任矣初黑團胡四噴趙敦本丁四辣皆博徒胡以嫌迫前令殺丁胡益橫官民皆視其喜怒爲禍福前令被劾去繼之者爲宋某誘殺胡於署中胡黨千餘人入城焚署宋廕以身免有庫存肩輿一乘將毀之或曰此蔣公故轎也乃不毀慶第抵任趙他匿偵其除夕歸家拘獲之其黨洵洵來索人慶第潛率勇役捕爲首者數人重責之而寘趙於法於是匪徒皆斂迹乃出俸金重建衙署竝以其餘修葺城垣之不完者六年調章邱首除里差墊糧之弊訟牒日數十起尅期送審案無稽牘五月粵逆賴文洸任柱東北竄由沈口渡河慶第傳諭居民徙入城或入圍圩村堡自保遷者歷一晝夜賊大至乃率民夫登城以軍法部勒之值大雨傾注無敢下城休逸者開倉平糶禁市僧居奇民咸便之尋大兵至峙糗供芻軍用無缺復設肆城上兵

皆縋而交易之是役也用錢數千皆慶第捐廉濟之無一毫累
民賴文洸再至緣女郎山而西礮擊城關不克而去七年張總
愚東竄撫部檄令防守河南築長牆四十餘里賊平乃解兵其
所屬牛牌莊有諸生馬純序者嘗用一拳技人守家後遣去爲
省兵所獲受刑迫誣供馬督師丁寶楨檄解營治罪慶第力保
之得免及去官馬氏設位於其家世世祀之八年丁寶楨具疏
特薦其賢旋以病喘不能支請去職不允復手書慰之在章邱
四年奉部章迴避改安徽因納貲爲內閣中書先是慶第以章
邱城歲修無資自節四年廉俸得八千金爲購省城市房數十
楹付之士紳章人後立生祠於書院之側距去官之日且二十
年矣慶第持躬廉介精於聽斷鄰縣有訟者多越境訴曲直平
生歷六邑而自謂在暉頗盡心最下莫如章邱而民之譽我者

必曰章邱至尸祝我於二十年之後以此見自知之甘苦與他人之是非不必盡合也慶第有城守功未嘗求保擢惟汲汲以箸述自娛嘗曰吾政績亦尋常耳後世有斯人者或詩文數卷耳初慶第登賢書出臨桂龍啓瑞之門嘗受詩古文辭義法顧文不輕作尤不喜爲酬應文字嘗與友書曰某君爲其先德請銘慶第所以固謝者古人記事之文與國史表裏法在核實而矜慎慶第於某君不相識其先德祇是鄉里善士燕吳遠隔風聲不及足下亦非與久故不能道其詳然則何所徵信耶言之而弗慊於心在己先不謂是遑論他人彭秋士爲其家翰文尙書志墓寥寥數言人或傳笑要爲鄭重不過乎物若恣爲諛辭則是一邱之貉耳勿曰舉世皆然可從同同也是非之在天下非我能主慎其在我之是非而已是非中分際非博訪深思罕

得其真不溢則歉而溢者尤多雖狀吾祖父亦當字字著實毫
無愧赧況諛人耶或宜避就必衡量重輕其大功十而小過一
爲賢者諱可也然史家於此猶旁見側出於他傳以無失實至
於功過參半則理不得諱諱之是私一人而誑天下也艾千子
謂陳大士許人一文當如許人一女斯言良是人無不欲傳其
親而傳者非一有其人其事足傳文雖不足以副而猶傳有人
非絕特得工文者亦以傳慶第文辭之拙無能自標異於今時
而某君先德又未有超然高世之行是兩無可藉也如欲傳諸
子孫邑里則其自述已足猶勝不知之人臆爲揄揚也慶第嘗
念先人生平事蹟多爲宗黨戚友稱道前遊京師及服官齊魯
亟思求得名人筆之不朽而反覆計慮設求得其人幸不見拒
則是吾先人本未必傳而藉彼以傳也此其賜不肖者何如而

將何以報耶財幣不足言宜終其身誠肅親愛視親舉手出於
危難者而有逾也吾矢是以報矣或有因事不滿其人之意於
後則違心以奉之否乎以此一二十年志願尙虛惟深自咎不
肖之身遇佚前光而已慶第孝友篤於內行治家嚴肅教子弟
以實學堅苦厲行不爲浮夸頗近於顏李之學其儒說曰蘇子
瞻謂佛之道難成學之者勞苦卑辱過於農工而世之名長老
者治荒唐之說剗其患而專取其利斯言也釋之箴歎其儒之
箴歎凡儒者以學聖人之道而貴之也而孔孟程朱之所爲閑
其身心養其德性貞其遭遇日從事乎其說終身背而馳焉者
比比也猶夫學佛者之更千百年而未有成也近世顏李之徒
忍嗜欲力耕作以其餘暇治詩書往籍求給乎天下國家之用
其於古昔教術合乎不合吾不能知也然而循其塗必非僥倖

五仙卷二二四 二十一
小民之所樂則亦衣疏麻食草具供薪水糞除之役者僅得稱沙門比丘而已然而目笑之曰何谿刻也研極四書五子之精奧高之測量宇宙下不遺乎名象之細其次冢書壁簡文字形聲宮室器服鉤抉源流同異如目覩身歷其次富於文辭縱橫辨博窮盡事理傳之金石同壽而其目綦色耳綦聲口綦味鼻綦臭心綦佚不克制也視尋常人未或異焉用其言以措諸世迂而寡效幸終不遇委蛇自熹沒而獲通人之名噫儒若是也其亦違道譁眾與夫上坐衣紫藏機蓄械不可捕捉之爲類乎而賓賓然而斷斷然曰三古以降不祧之傳也不其汰歟然則曷從六藝者道之迹也備文武之事兼工商之術禮書文也射御武也樂近工數近商士皆習之獨不及農昔者舜伊尹躬耕顏子有田不願仕而夫子非其徒之學稼則非禁爲其事陋其

請學焉耳聖人之所以自臻於聖吾不能知也其從事乎六藝
有時乎耕稼而耳目口鼻心知之欲亦猶夫人必無或自卽於
頽墮放恣則顏李爲近然今儒者有習處田野能爲堅苦而恆
患無民物在抱之志與夫有其志而孤僻自信不適於宜抑又
顏李之駢枝也而通都大邑王公大夫之世躬不操拚沃載醬
之器聞菽麥之名則啞然笑將虛存無逸之思其奚致力哉有
如于清端湯文正者所以淬厲夫子若弟必有道焉而所居固
不能限也富貴貧賤出處之不苟乃氣節所由立勤苦之不習
一衣服不便體一食飲不噍口一居處不縱適肢膚已若跼天
踏地之無所容見可欲而神志從之矣其能貞於利害生死之
際乎孫高陽登第後食未嘗不菲惡也能措其身於無一時一
事之得少便安而不失其度則曰試磨涅可徐以考其堅白之

庶幾此儒也聖則所不知也慶第僑居歷下三十餘年苟非甚疾未嘗一日釋書去筆硯所著有友竹草堂文集六卷詩二卷隨筆二卷皆六十歲後作晚年自訂刊行之長白盛昱豐潤趙國華榮成孫葆田福山王懿榮咸推爲畿輔文章之冠其所輯錄又有二十一家文鈔四十册歷代文輯覽五十四册歷代賦鈔六册歷代駢體文鈔三十册十二家詩鈔十六册歷代詩鈔十二册詞畧四册選集子書曰食跡集者二十九册藏於家光緒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四

護理廣東肇羅道署肇慶府事瓊州府知府王君墓碑銘

陳澧

君諱五福字嚮庭內務府正白旗人祖廣傳廣儲司郎中兼正紅旗滿洲參領父鍾祥廣東莞縣知縣君甫成童而祖父相繼卒効力內務府補造辦處筆帖式升六品庫掌京察一等記

名以員外郎升用倣鑄內務府銅礮稱旨奉命赴盛京鑄礮有
索賄者君不與礮成燃礮者不如法礮裂君坐辦理不善降七
品筆帖式捐納改縣丞分發廣東署雷州府經歷番禺縣縣丞
咸豐三年代理曲江縣時土寇甘先練四虎陳金剛何祿等圍
攻省城又破清遠縣犯韶州府眾十餘萬環攻府城據城北帽
子峯俯瞰北門槍礮雨集提督總兵兵備道知府分守東南西
諸門莫敢當北門者命君守之賊遣謀者約城中人爲內應君
察知之捕斬數十人賊計沮乃穿地道實火藥至北門下君聞
地下有聲鑿濠橫截之濠未成而火藥發城崩君率兵出城拒
戰而下令以油桶貯土糞爲短牆賊不得入初守城時買油燃
火照夜或欲析油桶爲薪君不許至是竟得其用是時諸門兵
亦至賊退君遂擊帽子峯賊賊走渡水溺死者千人其得渡者

奔白土君收兵入城而下游賊至勢復振湖南兵來援與賊戰君請出助戰上官不許湖南兵遂敗賊乘勝復至城外君不白上官率兵出擊退之初賊將至韶州眾議守城君曰城中兵少死守無益賊眾烏合迎擊可破也上官不從至是君屢出戰果大捷時省城賊退鹽運使沈棣輝率兵至賊散走凡戰守十閱月韶州城得全君撫循彫斃士民從賊者誅之脅從者宥之韶州遂安七年調署陽山縣以守韶州功奉旨升知縣加同知銜賞戴藍翎補東莞縣調署番禺縣總督與夫與縣役鬪至縣堂君皆杖之或謂觸總督怒君曰我去官如敝屣耳先是英詰利入省城逾年夷兵退而夷酋與官雜處君以事忤酋酋邀君至夷館將挫辱之羣酋列坐堂上君至不起君罵曰夷狄無禮爾能殺我耶我不懼也脫冠擲之酋留君於館縣民皆憤聚眾將

奪君曾乃悔謝同治元年升廉州府知府粵中自用兵後官事繁多土人設公局理之其後遂擅決訟獄君至廉州土人皆畏其威不敢專有富人橫於鄉君杖殺之一郡大服二年調補瓊州府五年調署潮州府未幾調署高州府六年調署肇慶府兼護理肇羅道大吏奏君卓異其考語曰剛正不阿循聲卓著奉旨保舉循吏以君爲第一七年十一月病卒年六十二妻劉氏誥封恭人同治八年十二月卒子蘊璘奉君及恭人之柩歸葬請銘銘曰

其性也剛其氣也強爲世所忌而名益揚非由科目文史能讀非出行閒搏戰無前良政孔多胡可殫述大書豐碑循吏第一

五嚮亭逸事

朱啟連

公姓王氏漢軍正白旗人諱五福自內務府出爲廣東縣丞遷

知縣知府護肇羅道卒官汪先生居公幕久松煙小錄載其治
狀略具而於公挫夷酋事闕不詳先是公歷宰外邑以嚴明著
人稱五閩羅咸豐末署番禺令總督與夫怙無禮公杖之總督
知乃令益杖時英吉利兵猶駐城日囑公決事惡其繩民之習
夷教者意總督甚之也欲因以折公總督者勞公崇光夷酋造
之曰番禺治亦大嚴矣勞公謝焉夷遽要五公入其館及門門
者露刃歷階堂上酋正坐左右俠侍傍設小几待公公叱曰是
何禮歟吾頭可斷擲其冠儿上怒色辟易酋亟下謝曰館故有
齋也留公居數日民闕於館門閉罷市圍守之而南海令朱燮
者欲詣館與公俱南海民亦罷市夷氣奪伺守者夜懈送歸所
過香花迎道一夜爆竹聲不絕若歲除然酋乃歎曰中國官如
此也公識解超悟讀書能見其大汪先生授以資治通鑑終卷

後爲治驟異常日嘗與客劇談各舉所畏至公皆曰強項無慮此矣公曰吾畏夫無恥殉利不可以名劫死懼者一坐粲然以爲當

廣東補用知府潘君墓碑銘

陳禮

君諱銘憲字季文一字少城浙江永嘉縣人也父諱璵官山西繁峙縣知縣君奉母家居母卒君過哀如有心疾早夜詣柩前呼母如生時繁峙君聞之召至山西繁峙君卒哀痛如初君弱冠爲縣學生鄉試屢不中以捐例爲縣丞分發廣東署揭陽縣丞旋署鎮平縣平遠縣調署普寧縣咸豐四年廣東土寇大亂其在潮陽者曰陳娘康率眾犯普寧君使人毒殺之未幾揭陽惠來賊亦至普寧北山賊許梅旗岡賊余瞻應之君以縣城卑薄築土城環以竹柵賊眾數萬集城下而潮陽賊林竺林烏和

尙杻攻縣西之鯉湖君自守城命外委林華春擊斬竺等賊攻城二十餘日每大風雨攻愈急城將破者屢矣君百計守禦老幼皆登陴薪米將盡君曰事急矣非大戰不可使人潛出約鄉民合力殺賊乃開城出戰擒斬千七百餘人遂攻北山旗岡斬許梅余瞻敗死當是時廣州賊攻省城大吏不暇救外縣君以危城當悍賊數萬無兵無餉身率士民破賊解圍上官奇之命兼署揭陽縣事攻莪萃槐園廉子諸鄉賊寨盡平之遂專署揭陽縣事上官命取從賊鄉村田產入官君不可曰賊敗之後民皆逃散當招之使歸若取其田產絕其歸計必復聚爲賊難未已也上官從之七年英詰利陷省城欽差命各府縣加稅商賈以充軍需名曰抽釐君不可曰潮州凋敝且風俗強悍此令若行恐激而生事上官督責再三君堅執如初於是終君之任揭

陽不抽釐八年海陽縣楓洋寨賊蘇智作亂上官命君統諸縣兵擊之擒蘇智盡毀賊寨君捐升同知仍署揭陽縣事逾年乃得代赴省城上官委緝捕盜賊且奏君戰功奉旨以知府補用賞花翎君久歷勞險年甫五十鬚髮皓白同治元年十二月病卒君之奉委緝捕也行珠江之濱有夫婦以帶相繫赴水者君止而問之浙江王某官從九品貧困欲死君贈金使歸里將行而君卒君之子猶在潮州王某衰服視君含斂普寧人聞君卒哀思之建祠堂春秋享祀焉君配鄧恭人先君卒子二福輝福熺奉柩歸葬以狀來求銘銘曰

嗟哉孝子不死其親致慙致哀感於路人奇哉文儒勇而善戰無兵無糧以一敵萬事上以直恤下以德與人以恩宜有後福子孫其昌視此銘章

浙江湖州府知府候選道楊君墓碑銘

陳澧

君諱榮緒初名榮字浦香一字孟桐姓楊氏番禺人祖德發父其臻皆以君貴贈如其官君童時考取縣學生員道光十五年
中舉人咸豐三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年
補授河南道御史十一年轉掌四川道題掌河南道署刑科禮
科給事中同治二年簡放浙江湖州府知府時長髮賊據湖州
四年官兵克復乃到任當殘破之後數十里無人煙白骨徧地
君收葬爲叢冢數十區招集流亡設廠留養墾荒田理糧冊修
城垣浚川渠積穀置倉重建學宮復設書院課士設育嬰堂收
養者萬計編察保甲有好民復謀作亂捕而誅之湖州蠶桑之
利甲天下亂後桑樹伐盡君課民復種貧者給以桑秧未幾苑
然成林民業復盛數年之中百事修舉未嘗文飾簿書張皇條

教而百姓實受其惠尤盡心鞠獄堅坐詳問吏役立侍相更待而君無倦容放告之期出坐大堂來者直入無阻觀其狀有虛語則指示之曰汝倩人爲此耶如此使汝訟不得休徒爲吏役利耳汝持歸細思果如此明日再來往往不復至其受理者卽日手自批發恆數百言剖析曲直情理兼盡觀者咸服由是訟牒漸稀兼旬無一紙刑具敞而不試隸役無事賣果於府門以自活論者以爲能使無訟焉君廉儉絕俗出於自然初到任時衙署已燬後重建之宅門內減於舊址曰如是足矣客廳無氈鋪地客至笑其陋出門僕人步從道旁觀者皆曰未見太守儻從無馬騎者也每至歲暮上官知其匱乏各有饋贈乃得度歲布政使蔣公益禮欲拜君爲師君辭不敢當曰豈有上司爲弟子者耶君遇屬吏謙厚有過者和顏告戒所上公牘有疵謬使

自改之莫不感戴客有自江蘇喚船來訪者船戶問曰往見湖州府耶好官也其循聲遠播如此十年大計卓異入都引見奉旨回任候升而君以年老漸有歸志以民情愛戴遲遲未去十三年君之生辰府經歷以俗禮燃燭堂上君滅而還之同僚來祝壽君避於鄉村皆不歡而罷謂君矯情遂爲讒毀君亦以老病欲去官值大計之年例不得告病乃捐升道員巡撫調君赴省君卸事病不能往卒於公館時同治十三年六月某日年六十有六卒之日吏民悲泣及於婦女湖濱農人入城哭奠船戶輿夫皆哭謂往時伺候府門以待驅使君始免之也郡人立德政碑又具呈大吏奏請入祀名宦奉旨允行君柩歸廣州浙人猶有詣厝所拜謁者君性情誠樸遇事謹惕訥然如不能言而善爲文章其始追擬魏晉旣而曰此太高矣乃效任沈博綜經

史尤精說文之學究心篆籀至不能爲眞書其專篤如此同縣侯君模學問最精博每見君輒求講說文數字歎曰此所謂默而好深湛之思者也未第時授徒十年講經必講注疏從學者數百人學海堂推爲學長守郡後專心吏治注解律例以治經之法爲之謂律意卽經義也生平所讀書皆有評識其文章多不存稿是可惜矣余少時與君同肄業粵秀書院時順德盧君同伯南海桂君文燿並爲院長陳厚甫先生賞識盧君早卒吾三人過從尤密以勸善規過相要約桂君之歿今又二十年矣君與余俱老常願得一相見而死而竟不能也不亦哀乎君之子三人近光近仁近思伯季先卒近仁奉君之喪歸余迎哭江干告之曰速書湖州政蹟來及我未死當爲銘銘曰

其德悻悻其行兢兢其學矻矻以醇儒稱孰知醇儒乃有吏能

煦物爲春澄心若冰奄其逝矣萬涕沾膺籲於天閭祀事是承
敬君德業愧我友朋摛文豐碑老矣弗勝

安徽涇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孫葆田

楊學博廷翰手其先人事狀與鄉謚議各一册再拜稽首言曰
先府君歿葬一年矣而誌墓之石尙復缺然非敢緩也誠懼託
非其人則不足以傳世而行後故必敬待夫世之畜道德而能
文章者今幸而遇先生敢以先人不朽之名爲託葆田媿謝不
遑因念昔歲服官皖江習聞同僚言吾鄉楊少泉明府居官清
直惜其未竟厥施雖絀吏議以去而涇縣之民至今猶謳思不
置少泉楊君字也按狀君諱志洵一字景蘇又號澹溪其先爲
膠州望族明季有諱大寬者始遷居高密之景芝鎮數傳至君
高祖再徙南院遂家焉故今爲高密人曾祖諱質祖諱宗官太

學生父諱鐸武學生候選衛千總並援例封贈祖父如其官又
以君貴誥贈奉政大夫妣于氏鄔氏並贈宜人君生而端凝自
幼好學事親以孝聞年十七入縣學爲博士弟子員楊氏自太
學君以下三世始皆同居太學君兄弟二人及君身而單傳者
再世太學君撫諸子勤儉有法君與從祖兄弟情好尤篤見者
不知其爲再從兄弟也遭父憂哀毀骨立葬祭悉依禮經咸豐
五年舉於鄉年三十有六矣先是以附貢生援例候選教職是
年春奉委署利津教諭勤於其職訓士有方越八年又署諸城
教諭至此五上春官不第遂改知縣分發安徽補用於是大亂
初平官方不飭補缺者率出營謀君需次十年清苦自守光緒
紀元充江南鄉試收掌官是年冬循資補涇縣知縣並加同知
銜明年之任涇爲皖南大邑地處叢山中嚮爲粵匪盤踞者數

年城郭爲墟人民逃散君至招徠安集民氣大蘇境內多客氓
前官治之操切往往生事君從容化導客民相安邑有汪攀然
者爲患鄉曲已久大府名捕不獲君下車未一月擒而置之獄
一邑頌爲神明邑多大姓奸持吏短長君一以廉正視之遂莫
不悅服然君爲政實本於仁厚每治官書必反復推求務得其
情而後已皖南人俗信鬼神尤惑於風水之說君於百姓爭墳
山者必親臨其地傳集兩造剴切宣諭人漸感悟訟事日稀又
以學校爲王政之本嘗倡修文廟與書院立課士法籌膏火資
士風亦蒸蒸日上矣旋因與上官不合竟中下考解任後負官
累數千金遣人歸里鬻產以償乃得歸其未去涇也僑寓書院
民有赴訴者君以謝事告則曰惟我慈父母能直我冤奈何棄
我去其得民如此而竟不免吏議此吾徒所爲深惜也始君鄉

居時當咸豐初艱難迭生有倚勢凌君者至率眾劫掠室爲一空君忍不與校亂定後於鄉人無失禮有乞貸者無不立應既解組歸里自奉益儉約遇有義舉恆以身先之負債者貧不能償輒焚其券平生不信醫卜尤不許巫尼入門晚歲闢小園於先祠旁蒔花種竹客至則煮茗相對遇田夫野老話桑麻娓娓忘倦會官師行鄉飲酒禮僉舉君爲大賓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距君始入縣學之歲六十年矣用世俗重游泮水故事屆期率諸新學生釋奠學宮終事無倦容又六年以疾終於寢將卒之前兩月從容訓諸子曰吾生平無他長惟自信能喫虧遇有傾陷肫然相待人亦自化嗚乎觀此言而君之所養可知矣君卒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距生於嘉慶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享壽八十有三卽以其年冬十一月壬申葬於先塋

之次於是鄉之人無遠近相聚議曰先生少承庭訓克孝而友從昆弟同居無閒言既以孝廉起家教飭子弟不改儒素被服造次必循家法可不謂慈惠愛親者乎兩任校官一爲令長教民興學國史待傳罷官後無不自得之意齒宿而德尊不又所謂行見中外乎請以孝愨爲先生易名其可眾皆曰然君元配白宜人內閣中書玉佩女繼配高宜人膠州高振棣女側室關孺人子男五長肇敏縣學生鴻臚寺序班次廷霖從九品職銜廷傑候選巡檢廷梁候選府經歷廷霖廷梁俱關孺人生季卽廷幹廩生中式己丑恩科舉人甲午會試挑取臚錄官德州學正有文行與葆田新相知求誌君墓者也女五皆適士族孫男八其長者已入縣學爲諸生曾孫一尙幼葆田謹據廷翰所述參以見聞所及爲詳次如右銘曰

官既非顯道弗克伸惟孝惟友無媿前人施於有政民譽不忘
歸來梓里耄歲翔羊鄉邦所敬士林之則施不望報茲爲厚德
有子多賢懿行克述宏農之後載興高密

碑傳集補卷二十四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二十五

江都閔爾昌纂錄

守令五

大清誥授中憲大夫特用道甘肅涼州府知府署甘州府知府

賞戴花翎從舅朱公行狀

馮煦

曾祖宗贊歲貢生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尙書妣氏成累贈一品夫人祖彬乾隆乙卯科舉人累封光祿大夫吏部尙書妣氏劉累贈一品夫人考士辯國子監生累贈中憲大夫甘肅涼州府知府妣氏程累贈恭人

江蘇揚州府寶應縣朱百川五十一狀

嗟乎煦終不復見舅氏耶煦年十二奉母來寶應舅氏除舍舍之煦幼善病舅氏時爲治方藥其後舅氏以一官去隴西煦亦

有母氏之戚居凡三徙蹤迹不相聞今年其家以舅氏之喪來告且以狀請嗟乎昔日之游曾不一紀而母氏同氣之親零落略盡狀舅氏之行不自禁其潛焉出涕也狀曰舅氏字東之煦母之同祖弟也朱氏寶應望族其先國史邑志載之故言行不備書外曾王父生四子其三皆貴獨舅氏之考名位不顯里居以奉親又不得中壽以沒天乃厚其積於舅氏舅氏生六歲考妣相繼卽世哀毀如成人四時魚菽之祭必以禮兩兄一弟出處異趣舅氏友于之愛無豪髮閒兄百朋早世舅氏撫從子桂生伏生恩誼如所出幼穎異七歲時外曾王父於鐙下授周禮百行曰熟此則有資舅氏甫三過背誦不失一字外曾王父奇賞之長而清峻秀削倜儻有大志遇事精敏絕人侃侃立斷洞見終始後雖百變莫能外從外王父在官益究心當世之務凡

吏治田賦鹽筴河渠刑獄軍政邊防災振諸大政靡不損益得
中以備一日之用其素所抱負然也十八補學官弟子十九食
廩膳試輒冠其曹聲譽籍甚耆儒碩學羣斂手謝不及而屢與
省試不見錄於有司學官將以優行貢於廷舅氏以非常之名
其實難副去不復試後十年從安徽巡撫福濟軍舅氏故善書
爲巡撫掌章奏牋記朱墨旁午丙夜不休飛礮颯颯如雨自帳
下過容止無少異或請辟去舅氏曰事至此天也豈未授官卽
不當與其難況百川世受國恩乎時六安州無牧之者巡撫將
以舅氏代謝曰百川非安徽官而治其地是無制也知其無制
而受之是貪也無制且貪公何取焉卒不往在軍六年積功至
直隸州知州己未謁選人得甘肅之階州階去家幾萬里地瘠
而俗悍號難治親舊爭尼之舅氏曰擇地而仕不忠聞難而辟

不義不忠不義何以長民與婦書云此行生還無期苟於甘肅
有益則上不負國下不負民雖死無恨至階興教迪勤撫綏開
誠布公百廢具舉歲得朱提六百清節自厲不以錙釐主黍擾
民民乃肯說州治回漢雜居相倚爲盜四出剽掠舅氏日相度
谿徑通塞村砦夷險陰識之籍其丁壯得鄉兵數千人醜酒誓
師以身爲之先盜魁知舅氏至殊死鬪屢以礮石擊舅氏舅氏
揮兵深入不少卻相去不十數武盜魁復前手矛犯舅氏未及
鄉兵禽之徒黨鳥獸散散復合且戰且奔舅氏戮其不歸命者
而降其餘土人之不埒盜者資以羊酒階之盜悉平大吏上其
事賞戴花翎是役也舅氏以一書生率凋劫之民當數十年未
靖之寇入虎狼之穴以剷除之其知勇爲何如乎歸而建書院
課士之有學行者資之金相與揖讓有加階之人知學自舅氏

始童生某善爲文而不與州試舅氏詰其故某故籍江南流寓於階者數世有求於某者貧無以應舅氏爲請於督學使者召某試補諸生第一庚午舉於鄉獎拔單門不奪於眾口士益以此歸之同治四年署西寧府知府勦辦回逆當事者竝主和而回逆黠猾和已復戰我軍爲所乘當事者歸其責於舅氏罷舅氏官欽差大臣沈尙書兆霖知其冤雪之復故官六年署西寧縣知縣兼護寧夏道舅氏聞命卽行不以升沈爲欣戚尤人之所難寧夏爲回逆出沒之藪轉戰無虛日積骸纍纍若陵阜舅氏出私財揜之凡數十里舅氏三宰武威武威租賦甲甘肅歲入有餘則舉其地之公事又爲弟百思從子桂生各納一官所耗至三千金後再寄千金歸與婦書云致之林伯各畀以四百金餘二百金爲汝薪米之須非故薄於汝亦先人而後我耳曰

致之林伯者弟百思與從子桂生之字也聞者莫不歎詫以爲
今之所希且有疑其過者嗟乎此舅氏之所爲不可及與其三
至武威也減租賦什之九又以萬金助邊不受賞曰我終不以
在官之祿自肥故其家儉嗇如未官時一去官至無以給朝夕
九年授涼州府知府十年署甘州府知府兼辦後路軍糧軍裝
舊時治軍者羊豕糗糒芻茭之屬取諸民予賈半之舅氏盡革
其弊民安靖無苛擾時西北事方亟舅氏攝數官吏百人不足
供驅策而手畫口授未嘗告勞夜不解帶瞑目數刻而興後三
年無一書歸軍馬驛騷義不卹其私也然舅氏竟以是卒卒之
日篋衍蕭然斂事幾不供孤兒七齡莫知所歸而士哭於室民
哭於野將卒哭於戍嗟乎其賢也已舅氏與人交不爲崖岸斬
絕之行久而益篤有以緩急告者罔不應且不責報甘肅某令

負官錢千金被嚴譴舅氏傾橐助之下逮臧獲一以寬僕唐某
遇之尤厚舅氏之卒也某令適宰所屬邑護其喪如禮唐亦左
右之且撫其孤嗟乎令與僕之不忘報既抗迹於古亦舅氏之
德之有以感之也舅氏四任知縣一任直隸州三任知府一任
道所至能其官將軍穆圖善楊總督岳斌左總督宗棠竝以賢
能聞於朝凡明保者三密保者一於舅氏不可謂不遇然在甘
肅十三年汲汲治軍經世之畧不一施展嚴疆劇邑百苦以隕
其身喪歸無時家罕一壠之植嗟乎煦終不復見舅氏邪舅氏
生道光二年四月十六日卒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取
山陽陶氏再取陶氏竝封恭人令德莊儉克昌厥後妾周氏先
一年卒子三男一人某妾出女二人後陶出長適儀徵諸生陳
重綸次幼同治十三年冬十月十又三日從甥鎮江府附學生

員金壇馮煦謹狀

薛渦陽傳

姚永慨

薛元啟字雲錦泌陽人道光季年以供事議敘縣丞分湖南改
湖北居襄陽讞局以廉直聞攝其丞又攝穀城知縣襄陽府經
歷羅遵殿爲道奇之令率襄勇防剿安陸有功保知縣攝宜城
棗陽光化皆有聲遂攝黃岡時咸豐九年也胡林翼初以人言
將劾之遵殿爲解得免及林翼過黃州見其治狀乃歎遵殿知
人元啟在黃岡軍書旁午諸帥絡繹過境奔走迎送舟中猶視
事謁大府退卽決獄十一年昌軍樂兒嶺失利黃州無守兵元
啟先率團卒出倉卒未及反城陷革職林翼召謂之曰城破非
爾罪好爲之吾當白爾元啟率練勇籌糧濟大軍收降人劉維
楨城因克復而林翼先卒李續宜赴安徽奏元啟自隨旋與曾

國藩會奏復其官遂留安徽攝桐城桐城陷賊十餘年公私赤
立懲姦撫瘡痍邑人誦之值縣試所拔後多取科第而吳汝綸
第一卒名於世六年攝渦陽渦陽治雉河集張洛刑巢也洛刑
既禽設縣治之元啟至凡城廨學宮賦役倉廩或因或創斟酌
中度丁憂去官十一年攝霍邱元啟爲吏有材能剛潔強力在
湖北攝縣五皆直軍興安徽攝縣三皆久戰地及新立縣所事
皆名將不堪事不得一日留然皆重之每去任士民送出境多
泣下既卸渦陽巡撫連奏請補三人部議連駁十二年英翰乃
奏元啟在渦陽二年有威惠至今耆稚望其重臨請破格畀之
上特允焉會元啟卒霍邱人取元啟所愛假山石刻文紀去思
移置翠峯書院名曰雲錦石

清故江西知縣會稽趙君墓表銘

程秉鈞

君諱之謙字益甫又字撝叔故孝子萬全之後處士守禮第二子也仍世豐厚君生而中衰奮以儒起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舉咸豐九年浙江鄉試五上禮部不第以謄錄勞敍官分發江西知縣初權鄱陽縣事繼權奉新南城年五十有六光緒十年十月卒官君有兼人之力達變之才邃學精藝夙成若性少游諸侯壯更患難病末習勦隄禍貽國家恆思督名審實以匡世厲俗旣類試不遇晚就一官所至精設鉤距威信甚行民歌於家吏弔於室汔以小效竝列薦剡殆非君之志也君學治訓詁尤好公羊師說撰國朝漢學師承續記如千卷多明微言大義之學師法謹嚴論說精美在江藩原書之右他所撰金石目錄圖經字說之屬咸卓有條理獨不輕言時事以爲申公之對要在力行無取辭說君之志趣畧具於是徒以早歲食貧衣食奔走

嘗所習書畫篆刻之技不能自韜名滿人口海內寶其翰迹卽或未知蘊蓄所在舉謂隋唐以來藝苑僅見言豈不諒要亦非君之志君娶范陳皆前卒子三能壽壽倪壽侃能壽江西勞績補用知縣壽倪壽侃皆幼女子子四孫五君旣葬二年能壽奉遺狀三千言乞程秉鈺文表君墓秉鈺辱君交久不敢辭則爲芟繁舉要大書之如是君貌壯碩強力善飲啖疑不僅中壽內行惇竺孝乎惟孝而急師友之難類東漢閒士世顧以雄才瓌瑋奇之然則君之不獲盡其天者概可知已銘曰

士不達乎時君與時宜積學寡藝君藝靡遺亦弗究厥用惟數之奇學猗才猗閒世所希猗而倏歸於斯猗烏乎噫嘻

又趙之謙益甫事實

葉昌熾

趙先生名之謙字益甫又字搗叔自號悲盦或曰思悲翁浙之

會稽人與李恣伯侍御爲中表各以文章遨游公卿閒頗以名相軋嘗聞潘文勤師言搨叔藏祕冊甚富先後付梓今叢書僅四集三十一種知其未刻者尙多也所輯補寰宇訪碑錄乃其少作後深悔之書畫篆刻妙絕古今下至飲饌服御游藝之屬探源溯委窮析微奧同治甲子高平祁季聞在都門舉鼻煙論難著勇盧閒詰一編吾友程蒲生太史序之云閒詰者淮南之佚文也勇盧者何龍魚河圖云鼻神之號也屢試春官不第以江西一縣令終

陸大令墓誌銘

金和

君諱鍾江字子岷先世爲蒙古色目人丁元季之亂子姓零替殆盡惟君始祖某公得免某公於兄弟行第六遂用會計家字從華姓爲陸氏其後某公官沔陽司馬乃占籍焉世世有顯德

號沔陽清族至君父兵部尙書兩江總督立夫公而大貴君曾祖某公祖某公皆贈如尙書公官君爲尙書公次子出自史太夫人君生之日史太夫人遽棄世故君鞠於季母袁太恭人君季父 公固早卒無子尙書公乃以君承其祀君事嗣母以孝聞顧常常慕史太夫人不置自六七歲時凡史太夫人衣被飾物卽蒐寘一室絜新扃守之日必一周視苟見媼若婢嘗執事史太夫人左右或諸姑伯姊能道史太夫人遺事者則終夕窮問至涕洟無人色衆日不健食其至性如此尙書公蓋奇重之咸豐三年癸丑粵賊自楚犯金陵甚急尙書公謂袁太恭人無居圍城理命君奉袁太恭人出君請留侍公公以大義責君君乃行弟妹四人皆從君君行不十日賊至又十日而金陵陷公死之君猶在淮南有狂夫某夙銜公猝造公飛語謂公生拘

石印本二十一
賊中今且爲賊謀主一時多有信之者咸切齒視君君乃急渡
河奔山東而道路已盛傳其語往往以南事質君君所至不敢
道姓名至於奴僕子女亦頰頰然欲一螫有居君奇貨意君察
其異度必變遂罄陳篋中金好言散從者賃數敝車盡日夜北
馳卒奉袁太恭人挾諸弟妹投舒觀察夢齡於萊州不爲人所
繫是時君年方十有七乙卯之冬君爲贅壻於史公佩瑄家史
公故客秦州君亦奉袁太恭人依之以居丙辰三月袁太恭人
棄君養君殯葬如禮哀毀逾所生適江南歲大歉升米三百錢
君日不再食與史恭人閉戶啗藜覓色怡然無干於人人亦忘
其爲尙書子也戊午君服闋入都將以來年試京兆大興史公
保悠謂君非計請就吏部銓是冬得廣東高明令君以己未四
月至廣東總督勞公崇光與君語大器君以君試令龍門是時

君年二十有三在諸牧令數百人中爲最少君體固多病狀貌不魁梧同進者舉輕量君謂君且僨吏事君既涖龍門不三月禽桀盜數輩平難獄三四十事神明之聲日隆隆以起於是羣言翕然息服勞公知人邑有四人出行不歸其家以某鄉甲讐殺訟君按之不得殺人迹乃假農事徧行諸鄉或起新冢甚偉方有工徒墾神道植華表未已十數衰絰者祭墓下祭既畢各席地飲食君過之猝命鑿斧伐偉冢胥吏百役相顧而貽不敢動君促伐益力伐之則四人者胸洞腸裂枕藉於一阱也讞乃定旣諸從者請伐冢說君曰吾怪其冢工不澤不似富貴家十數衰絰無服斬者墓飲且驩甚故意其僞也自是龍人不敢欺君凡所治獄無罪疑不具者龍人固犷裔性獷悍歲多殺人獄邑令往視狀被殺者之族郇亞族孰富則奉多金爲邑令易新

衣謂以弗不祥君穢其名牒大府革除之其後繼君爲令者下車卽以矯廉許君憲此事也一時以爲笑龍有舉人某搢紳而莠者顧善持邑令短長前後諸令皆敬事之君在龍時獨不爲禮某亦辟君郡中至君去龍乃歸君治龍二年大府察君能檄君還高明高明之客民與土民戰七年不受理至是客民勢大張逐前邑令踞其城而叛君度不足承其敵辭大府不聽卒之官君始入境見有客民屠土民居者立斬於道以徇於是客民趨而譁偵君當之郡以千二百人伏路上將要執君君左右才十數健者手火槍以從夜宿太佛廟廟瀕河寇舟夜半自河中來乘順風駛甚急漿濺濺激水有聲左右者負君逃君怒掉負者坐地上奪所背槍遽逆發火左右者皆發火火且盡矣而寇舟沈者三他寇舟疾返潰風逆不得旋君僅餘一火又猛發之

寇如見多火爭舍舟自岸上遁君與左右者大評直前馘三百人以歸是役也君初不慮寇猝遇寇無得脫理迺卒勝寇左右者無算拜狂賀君君曰神宥我也然客寇由是畏君甚望君如神人士之民從君謀復城君無所爲計高明固大邑名鄉數十客寇徧據之惟邑東瘠土三十里無客寇馬迹土民保君而居客寇之叛也始於民自相鬪未嘗聞京師君欲用兵兵之甲冑糗糒大府不能爲君地土民又寒餒無一錢居久之君從鄰邑民乞錢二百千訓土民爲孤軍視寇之羸者出奇計攻之得所積財粟爲軍中資以寸襲以銖克凡十閱月卒復高明城邑寇皆散走君召土民各還其居田趣之耕水縱之敷有餘貨者導之賈秀良教之讀說與盜嚴其罪罪之數月之後高明復舊觀焉於是諸大府知君非常才遷君治香山香山海中之腴邑也

當是時吳越大用兵粵供其軍費半香山人困於供視官如敵
讐官是邑者輒罷去爲快君至以調民氣爲己任大府之使來
君屢爲道疾苦且上書大府陳民間鞅鞅狀寧令重得罪無誅
吾民慳大府重迹君請稍稍寬民財而香山民德君甚納歲租
恐後不欲多困君然君之勞過於在高明時官香山三月未嘗
一晨食一昏臥坐是病癩癩有血君幼苦孝至是孝益劇猶強
起日日之遠郊大海濱沙田卒之前一日知病且不起亟歸城
中明日遂逝世君年甫二十有七逝之日香山人如失慈父母
行路哭失聲大府聞報皆悼惜累旬日求代君者一時難其人
龍門高明之民走相弔於香山蓋積數月猶有至者先是東莞
有大獄令不宜其民大府以伍君某有能更名將命之往東莞
之民聚而言曰伍公何能爲善撫我者其陸公平乎君之克高明

城也前鹽運使王公增謙曰吾初疑陸君非戰才今獨以捷聞顧安得六陸君以活我肇民耶蓋肇慶屬邑之淪於客寇者六惟一高明克而已粵之號腴邑者有六邑皆隸廣州香山其一也非高才而有功者不得居君既遷香山前大中丞黃公贊湯曰如陸君者雖徧治六腴邑者其可矣君之望重於上下者類如此如君者亦可謂不負其姓矣君學不卒業居恆惓惓好爲詩多愁苦語若爲讖然固君之餘事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元配史恭人側室王氏林氏先君卒一月王氏舉一子後君卒八月而殤今以從子某某爲嗣君兄子歸君喪於沔陽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阡禮也余之粵遊依君爲命至之日銘史恭人越二年又銘君余亦始衰矣謂余之悲尙可言耶銘曰

君才之豐稟之於天天不敢吝而吝君年豈天於人若有忌焉
天忌君之年寧忌君之名君名貫於南海之潮汐鞭雷霆而震
驚嗟此漢上一坏土埋君之骨骨則腐君有精靈如日方午九
地爲神今何城府我知君才於世用宜世人思君天倘聞知君
再生天天尙中壽之

貴池縣知縣長沙宋君墓表

馬其祖

君諱慶嵩字疊伯一字聘香咸豐初從戎幕積勞敘知縣直隸
州知州賜孔雀翎留安徽同治十一年授貴池令未上以疾卒
君歷攝南陵績溪有惠愛不留遺貲賄比沒世寡妻撫四歲兒
無以爲生計彭剛直公聞而歎曰廉吏誠難爲哉初君在南陵
總兵羅宏裕以故交率軍過縣貸千金羅物故無子有市屋蕪
湖君棄不顧於是彭公知之既經紀君喪復理羅遺產之見侵

奪者爲償貸金羅無主後公親署其券曰屋一區歸宋檄行府縣如券言君之孤竟賴以立君之任南陵也承兵燹後積骸遍郊野至則斥金數百爲槨盛之不足繼以竹筭覆之土是歲列縣疫大作南陵獨晏然益務招墾有豪猾吏恃其族望交通爲不軌君懲之反誣撼君總督曾文正公曰宋令吾所悉也置吏於法民大驩其任績溪一如南陵及補貴池三縣皆隸皖南貴池民歆君治化恨不被己宋氏其先直隸南和人當唐世文貞公爲開元名臣文貞子八人其次子太僕少卿昇少卿曾孫駢咸通中爲福建觀察巡官遂爲福建莆田人二十八傳至兆鯤知湖南郴州留不歸因又爲長沙人矣乾隆時以舉人得知縣不就改華容教授燦者君祖也教授生管之歲貢生直隸州判州判于六人惟君有後君之子曰毓衡今又爲令安徽再權穎

上有聲矣生子三人皆幼君葬懷寧汪家沖湖南公坐配羅宜人耐噫當君之歿遺孤煢煢旁無族親卒能自奮仍世長民此天也而彭公之行義俠亦足風哉

何金壽傳

湖北通志

何金壽字鐵生江夏人同治壬戌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九年督河南學政光緒初山西大饑疏請簡派大臣巡查賑務並於天津設糶運總局行之五年授揚州知府值歲歉請在運庫借款賑卹貸貧民牛種創爲典質之法收耕牛四百餘頭次年聽備價贖牛不取子息俾及時播種民以獲濟城內質店火市民大譁金壽懲其尤滋事者示令照本賠償眾立散八年夏復旱徒跣禱雨中暑疾卒於官遺命勿受商人賻贈一錢貧喪不能歸遂葬揚州

故江津知縣王公家傳 曾廉

公諱朝弼字右卿號少梅其先江西人也宋咸淳德祐間避兵衡陽遂世爲衡陽人曾祖維城上舍生不仕祖思柏早世祖母李年十九而嫠以節孝旌其門父洪萬字夢梅道光辛巳舉人歷河南中牟淇上蔡新鄉知縣有循聲卒於官公時年方十三父無遺橐不能歸葬先友稍薄賻之始行抵長沙貲盡卽葬城外蛾眉嶺子身零丁及長學成久之投身精銳營及淮北屯帥郭武壯幕中敍功獎藍翎知縣同知銜公輒不受舉同治甲子鄉試弟七名禮闈報罷留京師七閱歲考取咸安宮教習以知縣分發四川初至其僚曰公氣節過高非宦途所宜也公笑曰余於時命思之熟矣會丁文誠爲制府方清吏治日接僚屬審詢得失人不能測其意公言之侃侃皆中其要制府才之檄權

秀山事三年政成擢補永寧永寧當黔蜀之交山深而莽劫掠無虛日公捕至輒寘諸法遂以稱治調南部又調開縣縣值水災公約鄰封請免徵發賑藩垣怒持不可公爭愈力三請藩垣曰良有司也乃從之民忘其災調華陽時值秋試永寧諸生請回任而開人請留相爭於至公堂制府曰王令一而需者三華陽與我近吾以圖吾私也是時華陽有盜魁積惡牽累良民州縣往往以是去任公伺其歸巢聚飲急捕禽之盜曰吾十餘年橫行滇黔川陝閉莫敢撻今爲粹乘死矣王公何神也於是制府嘉其功改調江津亦以劑其虧累也十三年五月卒官年五十七公以名吏聞遇事英發勇於治盜然聽訟必周摯不事刑求輒得其情教士黜浮崇實而爲之設膏火籌賓興以惠寒賤生平精於醫嘗持雨蓋至窮巷問人疾苦有求醫者雖霜天雪

夜徒步立往其爲令尹亦然公所不能治則爲之太息以去然亦卒不能治也爲人清峻彭剛直貧賤交也旣貴達屢招不往及在蜀非報書不遺一字人怪之曰友過親則狎狎則易疏吾以全吾交也其屹然自立如此歷官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惟攜一僕日飯一盂襪被書籍外無長物孤燈獨處蕭然自足嘗三四年不寄家書二子往省卽遣歸夫人劉氏同邑進士劉祖煥孫拔貢劉圭女常獨居荒村亦惟閉戶讀書而已然於宗族親友相訪者則無不如願以去又不可測也初公公父卒於新鄉公姊以身殉而祖母重痛亦卒公以數喪歸窮無所依賃衡城屋半椽耳自入學始葺舊廬而居焉旋食餼乃以賀資爲姊立坊時姊已蒙旌也坊成設祭哭不起觀者見有垂髫女冉冉自坊下者公精誠所感也母以憂痛輒病除中公爲營酒肉皇皇不

忘而母以疾益嚴急嘗以方熱蒸卵擲公背公益起孝敬其後嘗以孝養有未盡引爲大恨或謂公之不恤其家蓋以此也公卒三十餘年其孫遠紹以修家譜來乞爲傳故傳

論曰公之國爾忘家可謂儼然不欺其志者矣醫於封內何其親也或舉楚人之言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嗚呼彼積金如山岳詎足謂詒厥孫謀耶故遺安遺危不可不審損志益過君子豈以彼易此哉公之孝思蓋出天性然謂公養薄自貶殆又非也吾以爲公曠世名德蓋魯山之流矣

誥授通奉大夫汪君墓誌銘

郭嵩焘

君諱篋字鐵山姓汪氏世爲歙巨族明季曰然明者始遷杭之錢塘以文學主盟東南五傳曰上湖仍世能文科名仕宦相屬而上湖文益盛名益高是爲君高祖曾祖曰大任祖曰緒宜考

曰科爵涖官江西蓮花廳同知生二子長曰範次卽君道光三十年蓮花君卒貧不能歸柩又明年粵寇犯江西君奉母閒道走閩時年十六治生計養母母病割股和藥以進君旣才高習吏事剖決疑滯所至稱其能謂可試以政於是援例以通判分發湖南歷署清泉常寧衡陽知縣旋攝瀏陽縣事君以能聽訟治獄平亭疑法重於時州縣獄不能決輒假君鞠治君引獄辭窮端竟委辨知其情僞集兩造使各盡其辭伺閒抵罅出一言折之皆輸心款服未嘗以擊斷爲能始至涖讞局斷獄稱最必得君訊治傅爰書案乃定凡在湖南十七年不離讞局始任清泉清泉有女子野斃體首不完窮治無端緒逮繫者眾語上聞巡撫於君王公因曰非汪某莫辦檄君往代君廉知鄧元金者所事有連宜得其實一訊卽服於是歷年積案八百餘遂量其

伊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十一
緩急輕重編次爲日程比年皆辦治邑無留獄所至正士習嚴盜賊釐剔錢漕積弊務安民善俗遂其生計吏能大著光緒初詔舉治行優異者兵部尙書彭公以君名應尙書籍衡陽與清泉同治一城知君治狀然是時君去衡陽蓋已數年也湘潭有盜連劫殺人邑令沈君坐縣差某差訴益急沈君持益堅檄君往勘沈君故能吏也盛氣視君君笑曰公領縣辨知良莠且讞已受成某何敢以異同要令無枉而已召差及受盜者與令會訊盜實蟻舟城下得贓皆入舟邑人多見之以疑似注射及差沈公亦太息自言此吾過也卽責差緝盜弛前讞不問以勞保知府加三品銜而訖不得一授實官君和夷溫雅粹然儒者出言必當於理與人交輸寫心意久而益親在官尤得民心推情與人立崖岸而務杜絕私請寬而有別其吏能尤在聽訟下

氣怡聲曲折以達其情未嘗有疾言遽色一時無及者體故羸也又善病或常乞告與病相守署衡陽任滿以父櫬在江西而母櫬寄關外具貲足以營葬數千里歸櫬西湖並自留生壙其旁曰吾終與父母相守幸矣存養諸姊兄弟爲姊子入官援例竭貲爲之經營無所恹其先世歷有明德著書甚繁變亂咸燬於兵君搜輯得十餘種彙刻爲汪氏遺書書成未逾年君卒論者以是傷君之志而益悲君之無年君生於道光十七年丁酉七月十二日卒於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年五十有二夫人呂氏陽湖呂君炯之女妾范氏沈氏胡氏無子以從兄箴之子採爲嗣嵩燾識君晚而聞君治官事藉藉有聲因丁君次谷見君與之言怡然使人忘倦自述歲常奉委勘獄他郡縣憩旅舍聞其地有獄訟旁考博詢必窮極其始末至縣則問知其情與

所聞絕異以是平反甚眾其究心民事不以己所不與而有異
視也嗚呼是真良吏也已以卒之年十一月歸葬錢塘之普福
嶺卽君所自治生壙也某具狀徵銘嗚呼如君者其可無銘銘
曰

官不酬其才年不逮其志於君爲可悲而尤悲者吏事天之生
人其猶搏埴或圓或方或偏或粹君一融而治之惟所施而皆
利嗟吾民之不幸訖未聞乎善治是峨峨者君之墳永冀表德
於良吏

故朝議大夫海寧州知州曾公墓誌銘

曾廉

公諱壽麟字星垞自元太常博士曰福仲始家邵陽越十有六
世曰子裕太學生是爲公會王父子裕生恂太學生恂生宗達
舉人卒茶陵州學正學正公生公兄弟五人公其少也初學正

公嘗七上春官輒絀雅欲公以科第起家公少英異所交多瑰傑然亦不欲隨人干進方咸豐九年學於麓山則聞寇三十萬眾圍寶慶公急躡屨聞道縋城入與王按察承澤總團練堅守以待援城全論獎光祿寺署正銜十年劉忠誠治軍廣西延公入其軍平潯州積寇公策爲多獎府同知候選吏部然竟謝歸尋丁學正公憂服除不欲出劉忠誠巡撫江西則復以公總其營務駐防吉安馳定贛州兵變贛之吏民頌焉復告歸試濩舉於鄉於是年四十有四矣明年禮闈復報罷公慨然於時之不我與也滋欲試之於吏事遂以貲仕浙江授桐鄉縣知縣公陳其時有司冒荒之弊揭治措紳家之不輸賦者而減鄉民租錢輒數倍差保皆斂手畏法爲桐鄉五年改山陰山陰縣差日常進錢數千於縣名水菜錢覬訟有富者坐差以罔利公曰是貪

狼之餘而黨之噬人也立卻其錢而掣鏡差之先是縣以病廢事公至不通私書三月斷獄數百訟遂以清凡公意所以爲鄉民者甚浹治祆教之橫與夫巨紳之爭寺產者上與監司抗論而下以協輿情縣濱海有沙地皆豪強并貧民業而賃人耕公爲出入風濤冒霜雪清丈之還其墾本而以地歸其人凡三年始訖役又爲築海堤若干里而賑其饑民凡活二萬五千五百有奇是時新昌縣知縣楊炳暉公友也物故貧甚公爲請於府兼攝其縣因收其貲付其孤歸葬大吏旣皆悉公所爲於是舉大計卓異入覲天子擢海寧州知州公嘗曰人何才事求其實乃所謂才也又曰心者仁也故果心謂之仁果所以生也心壞則生理滅矣故公無赫赫名外和內剛不可犯而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閒訟則必使之天良激發悟而後已好獎士類厚其膏

火而勤爲講論故山陰兵後文教衰而復振山陰號腴縣公官十年其去任也篋惟金石圖書泚海寧一年以光緒十有八年卒官又以半抵所負然桐鄉山陰父老皆至海寧問病弔喪非強而能也往公自寶慶完後駱文忠左文襄劉巡撫蓉陳巡撫士杰皆書幣招公公不樂就江誠恪督剿苗則急檄公佐其軍且貽王按察書使風公曰余非敢屈曾君於幕府也吾軍素練足恃平賊然余病矣替人非曾君誰宜者當是時公亦不往以潯寇方急也其後江公亦不之貴州苗之亂至光緒十二年方平公始舉於鄉也當同治七八年閒左文襄復禮辟公咨湖南巡撫景東劉公劉公不告公竟代辭焉蓋自古至今官未嘗一日虛位而才與時難兼也咸同時固求才之會吾楚人自諸生韋布踔厲英發擁節旄者踵相望公又有聞於時而終以貴進

委蛇絃歌功名之際謂非天也哉況乎不遇其時者乎然公嘗
爲其素所善大臣陳時政得失天下人才所以消長廉見其覆
公書往往嘆息嗚呼此宜公之不得大用而以資進者也而公
之抱自可睹矣公卒時年六十有三葬於衡陽界排大金山之
陰憑田起冢宜人申氏先公十年卒於山陰官署得合葬以公
故累贈先二世皆奉政大夫如其官王母尹氏楊氏母尹氏申
氏皆宜人子四祖禧詹事府主簿銜附貢生祖祺賞花翎同知
銜江西萬安縣丞祖祐中書科中書舍人銜太學生皆申宜人
出祖祐早夭妾王氏出女六皆適士族孫七人公於廉爲族叔
父祖禧屬爲公銘葬後逾十年乃克追銘銘曰

冬絺夏狐曰不逢時惟梁若粟適歲之飢方昔軍興風發雲靡
白衣建旄應運斯起儒冠誤人覲者一第日居月諸忽焉已逝

嗚呼我公坐是濡綏匪公之綏關則有管若決汶江萬里一趨
澹無逆風人信天平公不自沒棄帆而楫不倚不流見公之立
公有夙交實長百城公有忠言震耳以鳴古陽及禹今則胡左
呼氣絳天惜毛瘡我故公不用豈公之責爲公老謀唯貲清白
貲入空出志亦旣明丈夫報國拘哉硜硜公爲循吏何人之因
公卒海寧哭者萬人衡陽之田公墓存焉我銘不蝕用告求賢
清故資政大夫江蘇補用知府章君墓志銘 王闕運
君諱壽麟字价人長沙人也其先河閒名族辟亂南徙祖諱志
長沙府增生獨行高蹈貧而好樂庠序宗敬名冠一時父諱雲
漢邑廩生克繼先業文譽彪發見重名儒君少孤貧從舅氏彭
嘉玉學師循三禮兼習弢鈴值軍事初興諸生授兵乘城練丁
偵寇君袖鐵尺從搏賊謀守吏疑其冒功置而不錄彭舅奇壯

其志薦於侍郎曾公俾從莫府眾論訝之君恂恂而已時長沙孤危寇屯上下曾軍初集自岳州敗退還城自保巡撫駱公不聽入城曾公亦恥於依人獨率水軍十營散屯湘岸與寇共水皆半日可接於是議率全軍并力湘潭彭君獨議寇曾踞靖港宜先攻堅長沙鄉人亦來軍五營已上其五營帥留自將定翊午亦發卽夜改計下攻君知倉卒無陸軍相輔寶寮不從未敢沮師則潛身從往師船乘流直逼寇屯寇指笑坐待眾不敢進或從東岸浮橋濟師則瓮竿高低橋壞版浮於是退舟逆風恃纜而上寇從岸斫纜者舟眾潰奔曾公立旗以收潰卒眾皆遶旗旁走五營敗績曾公憤投水眾無知者君獨從舟出赴水負公登岸公怒問汝何爲至徐曰方從城外來報湘潭捷音耳乃收眾還城南其夜捷書至遂不暇言死事聞者以此推君功曾

太公尤念之手書慰勞焉君遂從軍出征紱勞案官至直隸知州留安徽補用知府初試署江西新建令安慶既復曾公以江督開府鎮焉奏牧滁州既克江寧調綰營務君起軍中嫻於戎事竭其芻芻期有設施會曾公薨亦卽引去越數年大學士左公督兩江夙知君檄宰儀徵爲鹽場運匯商患備值昂請官定價釀金巨萬君笑卻之乃賄補權局伺君交替檄縣勒減於是船丁大鬩會總督巡江泣訴蹈水者數千卒依先例而君前事始彰廉聲著聞奏署海州轄境遼闊故稱盜概君與辦保甲團練壯丁復請營兵自率巡鄉徧歷屬境常涉旬月緝捕爲列郡第一遷知泰州勤於聽覽以文治與民休息設希兩齋試詞賦策論得士稱盛凡領五城皆流正化故諸子承訓蔚有文采長子同署山西大同府知府忻州直隸州知州次子華翰林院庶

吉士改部郎入直軍機章京郵傳部郵政司郎中三子鼎江蘇
知縣四子琦兩淮鹽大使五子樸候選知縣夫人同縣向氏早
卒繼室裘氏新建文達公後也育誨五子並有名稱一女適廣
西知縣同邑黃鼎君以光緒丁亥八月己巳卒於泰州官署年
五十有五卽以其年十二月奉葬於江寧縣清涼山虎踞關曹
家園之原距曾公薨十四年矣江介初平功勤未沫川原憑眺
城郭依然人事再更僅逾二紀治平無望艱厄徒勞是用勒石
銘幽攄其積憾其詞曰

河閒之章本自雍王助秦啓漢昨土分疆北榮武勝南徙文昌
增生純儒簞瓢晏如文學繼武節操廉隅世德必達孤童應符
習禮髫年佩衿城闕冉與屬徒汪能荷駭莫府初開終童典謁
蠶彼凶徒敢涉重湖巴陵左次瀉水尸輿我爲魚肉坐陷狼狽

在困思飛詢謀并協豈曰必勝要以無怯十營滅竈中宵擊楫
知死非勇胡再不謀掀公出淖義激如虓誠同赴火信過踰溝
昔鮑拯胡助超五等孰謂斯人浮沈簿領功不上聞嘉斯雅靜
晚知五印眾頌循聲陰德明德五子簪纓既福於南載寗載寧
石頭龍蟠昔勞蕃宣爰作我鄉湘人是安無厭王氣以翼張阡
欽加三品銜河南升用道南陽府知府濮公行狀 陳作霖
曾祖某貽贈奉直大夫祖某誥贈奉直大夫父瑗誥授奉直
大夫晉贈中議大夫

公濮氏諱文暹字青士晚號瘦梅子先世由衛輝遷溧水宋淳
祐中有諱知明者以義行著數傳至友文公當元季世歷采石
山長江寧武康教諭國亡不仕辟居棣溪子孫繁衍遂爲望族
父琅圃公以進士官四川涪州牧循聲卓著有子四人公其長

也長身鶴立秀頰疏髯目炯炯若巖下電性極警敏淹通經史工詩古文辭并善鼓琴初名守照補縣學生隨父任至蜀以時方多事宜務有用之學從汪純甫明經遊舉凡天文算數地理壬遁諸術以及刀稍擊刺靡不通曉時粵賊久據金陵省試中輟乃改今名應京兆試與弟文和同中式咸豐己未舉人同治乙丑又同成進士聲名藉甚權貴某欲羅致門下以詞林餌公公謝不往以故弟用知縣而公得主事籤分刑部尋隨崇文勤公實赴盛京查辦事件章奏文牘公悉掌之差旋補提牢廳刑部向置南北二監例以舊囚爲頭目管轄新囚恆虐待之官吏不敢誰何恐其縱囚越獄也公至巡兩監互調其頭目則易地而皆無權矣一年之閒興利革弊著提牢瑣記後來奉爲成法內監某擅出宮門侍衛力阻之仆地反以毆傷上訴奉諭旨重

懲侍衛公得其情援祖制以爭請兩懲之某尙書不從會侍講
陳某別奏與公議合遂減侍衛罪責革內監不少貸公在部日
久居心平恕察事精詳再遷至郎中凡欽派重案皆得參決光
緒癸未年簡放潼關道堂官以部有河南大獄留公襄辦平反
後吏部援府道並用例補授南陽府知府人皆爲公惜公坦然
不以介意也旣抵豫長官知公有聽斷才留清積案十餘起不
旬日而竣事觀者有白面包公之目逮莅本任胥吏聞風不敢
舞文幻訟皆息文武府試童子進身階也亂時修城團練無費
十三縣希前列者必捐貲以充公用久沿爲例故南陽有十萬
之名公盡革之由是寒士得自奮而無倖售者矣桐柏縣屬角
子山地極險僻夙爲盜藪歷任官無敢入者公巡閱至此率輕
騎周覽形勢召集父老溫語拊循僉喜曰不圖今日得見父母

也遂爲之清戶口嚴保甲設汛兵民得安堵無恐郡境極東有
胎簪山爲淮水之源建瓴而下泌清諸流交匯其閼水道久不
濬治民苦沮洳公察其經行處築隄防以障之工成上官諭各
屬取爲法當是時西洋教入中國教士安西滿住郡中莠民從
教者眾遇事輒左袒以撓官權桐柏徐令誤笞二教民教民上
訴公驗其傷重慮無能治者俄安西滿來請治徐令罪公漫應
之而稱西醫之神技令療二人杖創教士允諾公私謂人曰入
我彀中矣二人幸不死徐令之罪可逭也及教民愈僅坐徐令
以誤笞平民罪而案結矣旣而新岡教士請修城以衛教堂公
力持不可許築土圍以代之事已得解乃總理衙門代教士奏
准公嘆曰敗國家大事者總理衙門也遂撥款令教士自修以
免保固之累凡在南陽先後十餘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積勞

加三品銜賞戴花翎以道員在任升用中閒攝開封者三彰德者一雖辦結撫院親軍誤傷命婦及臨漳縣令病狂殺妻之案人所稱爲神明者在公則當機立斷恢恢乎游刃有餘也夫公以名父之子家承治譜令問著聞內行尤極肫篤嘗侍父病剖臂和藥以進祕不告人刀痕宛然繼母張太夫人迎養來署出郊扶輿觀者欽嘆三四兩弟作令楚浙官虧各數千金公出私囊爲填補愛養諸姪與己子同在開封時以五世同堂受扁額文綺之賜紳民榮之比奉內諱年逾耆艾哀毀不勝守制家居杜門不出服闋或勸其復仕公曰世事日非亂在旦夕何官爲適書院改新章當道延爲府學堂總教習注重經史而以科學佐之子矜子佩彬彬如也晚年研精內典雅擅辨才議論風生聽者忘勸每逢春秋佳日與諸老友作文酒之會蒼顏白髮有

香山洛社之風焉生平志耽山水南涉楚蜀北極燕遼宦轍所
經洞壑峯巒游覽殆遍厥後就養伯子山東官所猶攜一童挾
一笠登泰山絕頂觀日出而歸宣統己酉年十一月八十生辰
賓朋奉觴上壽忽成一聯云就養東來且了卻兒孫大事歸眞
西去那管他風雪殘年人皆驚訝急以他語亂之逾月初九日
天大雪果邁微疾卒是殆有先見耶妻陳氏封淑人溫雅工詩
先公卒丈夫子三長賢恪同治甲戌考取謄錄議敘山東知縣
次賢慈光緒乙酉舉人以中書出爲湖南同知三賢恆光緒己
丑舉人以部郎出爲廣西知府孫十二人曾孫八人著有見在
龕詩文集石話雜記算草各若而卷作霖辱承公愛數與讌游
略知公之梗概今令子賢慈又奉公事實乞文不敢以荒陋辭
謹泚筆而爲之狀

凌怡堂家傳 孫葆田

君諱顛德字怡堂其先固始人明初遷居西華入國朝有諱謙者由武舉起家官至雲霄鎮參將爲君五世祖父諱松林中道光二十年鄉試第一名舉人咸豐三年成進士官至直隸補用知府加道銜誥授中憲大夫以循吏稱歿後崇祀名宦雄縣民爲建專祠祀焉君以諸生隨父任名邑迭著勞績父命援例入仕時功令無父子迴避例故得以縣令需次畿輔初補靈壽令靈壽爲先儒陸清獻公舊治君始至喜曰吾得所師矣凡所措施寬嚴交濟民愛之如慈父母以母憂去邑人於松陽書院懸道媿先賢扁額以志遺愛君以不得視母含斂悲哀甚致得疾服闋擬不復仕父督之出逾年補盧龍令清積案除暴安良一如治靈壽文文忠公嘗因公過盧龍聞君政績極稱之旋丁父

憂歸嚴國再出游方伯智開語人曰吾聞盧龍至今民思之非
惠政入人者深何以至此又知君素究心水利乃委君辦大清
蘆僧河工四年而工定委署臨榆改調雄縣雄爲中憲君故治
慈惠在民君亦因辦治河工與其耆老習恐狎而生玩也下車
卽示諭紳民毋得以私事相干是時大清河決侯留村口君以
水鄉民瘠苦倡捐督修並請緩赴河閒本任力任其勞閱數月
工竣始行邑人爲立石隄上曰凌公隄過客咸有歌詩而寶竹
坡侍郎一章爲尤著云其詞以爲河雖徙隄未移則君名常在
也君旣蒞任河閒以緝獲重盜功議敘適有使者察河渠議以
縣境及大城爲鄰邑壑君力爭之幾獲譴未幾調肅寧肅寧之
民旦夕望君至而河閒民亦禱於神願君復來乃終以他事開
缺逾年補武邑先署大名又署肅寧癸未秋始蒞武邑未三年

遽以疾卒光緒十一年某月日也有子三人長甲棟增貢生次甲堃優廩生次甲煨丁酉拔貢生與葆田善嘗哀集兩世遺書及友朋詩文曰循孝贈言用沈叔眉侍郎所題循吏孝子語也其細行則湖南黃曙軒先生所敘君傳備矣葆田爲掇其大略如右

論曰余嘗過雄縣見所謂凌公隄者聞邑人猶稱君兩世治行弗衰記曰君子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如君父子信可謂民之父母矣黃先生謂君奉陸清獻爲師亦良吏亦孝子其儀型百世宜哉陸清獻治靈壽七年君先人治雄縣亦七年而君所至皆未久然治蹟幾比陸清獻信不媿家教云

碑傳集補卷二十六

江都閔爾昌纂錄

守令六

清故奉政大夫易州直隸州知州趙府君能靜先生墓志銘

方

怡

先生諱烈文字惠甫亦字能靜陽湖趙氏恭毅公六世孫也曾祖贈朝議大夫匯祖豐縣訓導鍾書考諱仁基湖北按察司使按察君娶於高生子早卒繼娶於錢無子再娶爲方淑人怡之祖姑也生三子先生居其次自其少時聲譽藉甚顧不樂舉子業三應省試不中第卽棄去時洪楊倡亂金陵不守先生與族兄伯厚全邑周馥甫劉開生諸先生講求經世學思以靖禍變而保鄉里曾文正公督師江右以幣聘之往俄歸居母憂常州

陷避之滬上值朝廷命曾公舉人材公以先生等六人應有詔
令咨送曾公大軍錄用遂居幕府及忠襄公圍金陵文正公奏
以先生參軍事江南平以功保直隸州知州先生以性剛不願
爲吏嘗游常熟得吳氏廢園愛其山水卜居有終焉之志而文
正公強之仕戊辰公移督畿輔奏調八人往先生與焉初攝磁
州尋知易州居官五年引疾歸以光緒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卒年六十二先生在兩曾公幕所贊畫往往關天下大計其始
謁文正公也使觀樟樹鎮諸軍歸爲公言周鳳山軍營制懈未
足恃不十日果潰嘗與公論交涉謂宜遣使如漢宋故事庶得
其要領公以入告今之遣使分駐實勘議於此請於忠襄公造
漁具以給江上難民設局收養諸婦女所全活以萬計是時軍
帥都興阿奏請封江南民之避賊役者不得進退率窮餓死先

生言之蘇撫禁乃弛金陵將克忠襄目不交睫者月餘矣既入
倦甚而寢軍中將肆掠先生恐有變夜半排闥促公起遽止之
城中得安堵先生爲政不汲汲邀民譽惟審利弊所在而興革
之磁當南北衝民出車馬以供上用而差胥多索費爲立輪應
法民困以蘇北地少水掘大小井百餘以溉田後丁丑戊寅閒
畿輔旱磁不爲災在易脩倉廩復藏穀如舊日增書院肄業生
額厚其餼加設古學課導以爲學門徑士習大變其決獄以情
感理喻不逆爲鉤距法嘗以大府檄勘寧晉隆平爭堤事周覽
兩日稽舊牘及水經圖志得溢水故道所在曲直立判迺議濬
下游淤塞使寧晉不受河患而隆平水有所洩兩造悅服撰識
語三千言上之行省制府今大學士李公謂曰湘鄉公謂君能
以經術節治信然易民賈氏兄貧而弟富以爭產訟事垂六十

年皆老矣而訟不已先生以巽言感動之間所爭則兄欲弟假錢萬緡而弟不可命半其數俱不聽先生顧堂吏以紙進大書其父名黏之柱使二人坐其下竟日大媿泣願遵斷始先生以博雅善持論工謀畫見重於曾公亦未知其有吏才也及試吏而大效雖文正亦自謂失人既先後治兩州政績爲畿輔最李公至亦夙重先生值毅皇帝謁西陵供張辦而民不擾受上知寢寢將嚮用而先生歸矣先生之學期於有用爲文章抒己見雖從曾公游未嘗囿於桐城文派廉悍雅潔自取法於古爲詩歌及長短言悉超絕晚歲喜金石文字得一拓本援引考訂爲跋語恆數千字國朝金石家翁北平號最精審然先生屢駁其誤其博核如此家居二十年日手一編暇則涉園林位置樹石淡焉泊焉若無意於世者然怡侍先生久縱談時事輒憂憤形

於辭色是豈真能忘世哉且曾公之舉先生固以備封疆將帥之選而表見止於此此不能不爲天下惜也配鄧宜人有賢行嫁時資遣甚豐盡出以贍家用佐先生饋窮乏居官舍不改常度既去而不思遇諸妾與子女等厚薄歿時有痛哭暈絕者戚黨以爲難好讀諸史及宋五子書獨不喜吟詠以爲非女子所宜後先生二年卒子賓陽寬既葬先生於宜興清泉區梅嶺今將合祔宜人於先生之塋屬怡以銘先生與先府君以中表最友善怡兩兄皆娶先生女自先府君歿依先生以居者二十年恩誼至重雖不文其敢辭銘曰

天豐其才用獨靳耶亦畀以遇仕不進耶孰尼止之孰援馳之匪尼匪援先生自爲虞阜之麓琴川之濱泉石圖史以娛其生爲先生謀其又奚哀才爲世出世寔需才懷此耿耿銘示後來

陳藍洲先生家傳

吳慶坻

杭城東多隱君子乾嘉閒鞠叟陳先生居蒲昌巷與余家隣近先大父及見之嘗錄其詩入杭郡詩續輯稱爲志絜行芳者也後四十年而慶坻交陳君藍洲實鞠叟先生曾孫累世交誼若夙契云君諱豪藍洲其字又號邁庵晚號止庵其先居昌化明隆慶初徙仁和遂爲仁和人仍世韜隱潛德不曜八傳至鞠叟諱杞行蹈繩矩鄉里敬憚祖諱嗣堯有孝行考諱啓堃從王翁爲人治鱈翁奇其才以女妻之有子四人君其長也幼端重嗜讀書方十餘齡聞父少浦先生述他省災及窮閭疾苦狀輒愀不怡年十九補縣學生文譽大起粵寇再陷杭州舉家走蕭山與少浦先生相失夜還渡江積尸縱橫踰步艱阻相遇於濫沙上少浦先生挈家之西鄉而命君依婦翁海門君念二親子身

端歸則少浦先生已抗節死君弟鍾俊從死焉君大慟負骨營葬而奉母之慈谿杭州復奉母歸君婦沈至自海門顧貧甚資教授以養大亂初定長吏崇獎文學院長諸老宿咸器異君君爲學務實踐謂窮經當致用頗與時流異趨同治九年舉優貢生朝考用知縣分發湖北大吏將檄筦釐金君固辭曰某終身不願以權務自効也光緒三年攝房縣俗獷悍喜鬪或剽財物殺人君遇案卽馳勘歸卽坐堂皇讞決無枉無縱歲旱秦豫饑黎轉徙至縣發廩平糶以安流亡會匪柯三江乘饑煽亂禽誅之設甌縣門脅從投首者赦之復書院月課禁種鴛粟教民植茶君出勘案攜食具自隨假憩祠廟與隸卒同甘苦嘗詣池塘陂日暮矣有楊姓老人遮止其家且曰年七十未見愛百姓如官者自官之來奸猾屏迹胥役無擾吾屬一歲中咸高枕臥矣

貢生劉元棟以任俠名善峻訟歲開倉輒來詞視或持吏短長挾羣而譁君嚮晨納米卽雨令毋停納米微溼毋剔除斗斛毋畸重輕終君任元棟未嘗一入倉營卒與民鬪民數千人謀於營將火之君方櫛握髮挈一僕往招耆老數輩諭使退民望見君大呼曰我爺至矣遽解去比受代祖餒者緝屬徒行十餘里而後乘輿一少年尾輿行且泣則嘗酌酒笞責之縣役曾洪也其感人如此五年攝應城釋前官捕匪之株累者罷縣署土木之斂民錢者八年攝蘄水春澇秋旱儲穀廣振道無流殍竹瓦店民教失和馳往曉譬事立解未及期移疾去十一年補漢川地濱襄河環縣皆堤垸會襄河溢香花垸堤決二百數十丈圮七十餘丈彭公垸全堤崩墜君念民生痾痛矧工督治縣歷寒暑無少休明年大興垸堤決百數十丈又明年大水則疏濬茶

壺溝縣河口積淤以傭代施權躍用命官錢不糜工益堅並垸居民感君至爲位以祝云君積瘁堤工而治獄彌勤方決事卒眩仆咯血累夕不得眠念某案未決昇出廳事判之兩造輸服乃已引疾得請士民惶駭爭來問起居君嘗毀淫祠有所謂流爺者民間君疾疑流爺祟也爭犇走祈禳雖民愚亦見君仁政入民深矣居歲餘漢川饑大吏以賑事屬君力疾往民夾道歡呼曰官來活我賑未半疾大作再請代去十八年移權隨州故多盜與豫省壤相錯易竄匿君治保甲清內匪設醜誘脅從如治房時獲盜十五人以罪疑未定讞也委員某以事至用蜚語達省城按察陳公寶箴檄某會鞫某欲實前語將盡指爲盜君執不可卒區別輕重具獄上陳公手書獎之然君治莠民固嚴尤善馭下有黠吏某君召語之曰若曹役此冀多得錢耳吾

且用汝汝母出擾吾民也巨盜發他隸束手黠者廉得盜宿某婦所夜往遂獲盜重賞之布政黃公彭年語君凡胥役宜嚴繩以法君曰胥役亦吾民耳贍其身家獎勛以廉恥使爲我用黃公大歎服在鄂二十年聲績著聞先後保加五品銜薦卓異傳旨嘉獎而君以母王太宜人憚遠行未獲迎養日夕念親舍君弟諤士又卒里中遂引疾解職歸明年布政龍公錫慶馳書抵君請強起福鄂民君感其意再至鄂會王太宜人疾遽辭歸自是奉母不復出躬侍寢膳者垂十年癸卯王太宜人卒哀毀骨立既卒葬鍵戶謝客以書畫自遣或尋山水佳處杖策孤往與田父樵子相酬接以爲樂嘗拏舟遊富春桐江成詩數十章歎歌而還宿疾閒作不事醫藥庚戌夏疾甚自爲挽章神明湛然七月十九日遂卒年七十二初陽湖惲公祖翼官鄂久獨重君

比擢浙江布政延入幕凡事諮而後行庚子拳匪亂作瑞安平陽習拳者響應江山盜蠶起浙東西大震江鄂訂保護東南條約浙撫持異同賴惲公力浙得列條約亂始定君實左右之繼惲公者壹倚君旣遭喪乃謝去然地方有大興革邦人士必就諮君君侃侃不爲唯阿或羣言紛呶則委曲調護俾集事而息爭君里居而身繫鄉國之重又如此自君之亡邦人士咸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矣君之疾也余方假歸猶過余劇譚或縱論時事面發赤余勸少休乃罷君寢疾余走別君就榻上語自言胸中灑然無所苦徇兒輩意姑進藥行將怛化子行矣幸自愛引古誼相敦勗追念君語淚涔涔交頤也君論學論治皆洞貫古今與余書反復辯難恆千餘言其教勅諸子多見道語所爲詩曰冬暄草堂集配沈宜人子光第諸生前卒漢第諸生

不樂仕進敬第癸卯進士官編修

贊曰天下者州縣之積也州縣治亂係令長令長賢則獄訟理而民不冤教化行廉恥立而民不媮使盡得公明廉勤如君者落落布天下治平可立致也晚近政治凋敝循良之風微民之生岌岌矣救時者又務夸誕欲盡棄成法利未見而害且隨之於戲可勝慨哉

清中憲大夫直隸延慶州知州宜甫章君墓表

陳衍

君姓章氏諱成義字宜甫號師竹江蘇江陰人十餘歲時粵寇方蔓避兵轉徙而劬學不輟父通議公以邑中清糧事被訐對簿禍且不測君百方營救血書申辯事解益思奮功名慰親心同治庚午舉於鄉應禮部試再報罷通議公勗以及時效用勿戀戀一第爲丙子晉豫旱荒君倡募數萬金赴北振濟議敘直

隸州州同分發直隸旋丁外觀會普祥峪吉地肇工承修大臣
宜春字公君入學受知師也調赴工程處効力以在事樸敏耐
勞保升知州仍留原省受直督合肥李公知委辦津河廣仁堂
事派修塌河淀隄工歷辦電報總局籌賑局天津縣謙局旋補
延慶州知州延慶土瘠民貧盜竊滋豐劣生奸胥借徭漁利君
日坐堂皇首清訟累嚴束胥隸鋤一二豪右以示警期年民氣
大和乃減徭役講行水事墾荒優加五伯稍食專責緝捕實行
保甲掩藏一空招壯勇時出偵訪或微歷村谷詢冤苦粹禽雕
惡暴慄懦安矣又以文風衰茶籌增書院經費捐數百金爲倡
多購經籍月集高才生至署講數不倦調署蔚州蔚界羣山中
民情好訟好鬪君至甫兩月釐積案二百餘起而藉尸訛索月
猶數告則單騎馳往嚴禁詐攀量給吏役餐錢不使與事主地

甲交接研究懲辦積習以革顧蔚地苦寒太夫人氣體不適君亦積勞成疾求去不許牘再上乃許就醫未幾飭回延慶本任所轄居庸關當西北要衝驛傳旁午南北口距離數十里中互八達嶺亂石縱橫尺寸無坦步暑雨寒冰尤善償贖過境者厚需人畜車輦病民久矣君始任卽謀平易之費巨中止至是乃毅然稟設車捐牲捐商旅往來費不越數錢數十錢有蒙古僧手數十金投工局爲助未久積至萬緡遂興工役竣計糜二萬六千餘緡磐堅砥平車徒暢行豐潤張學士佩綸爲文記而頌之州有義倉積穀耗折賠累率任霉變君推陳出新權貴賤爲買賣兩載穀溢原額南門外廣濟橋孔道也夏令媯河暴漲坍決病涉君撻護隄浚引河而後修橋其他黃龍潭上水磨下板橋諸處皆爲建閘築隄以殺水患至修城隍廣義塾保嬰施藥

發棉衣事無大小靡不精心經畫治盜尤盡力州有劫案其渠
在數百里外巨金懸購不吝毗東境二道關者昌平盜藪也山
險路惡往捕輒拒控案累累莫誰何君遴勇役借練兵躬率以
往夜襲之擒者一轟斃者二匪黨星散延民於以安寢值太夫
人八旬生日躋堂進觴獻旗繖衣牌者相屬不絕君膽氣堅定
猝險不驚嘗冬晨蒞治事房有捕盜火藥少許呈驗未撤爐火
爆焉器物騰踔凶壁炸裂君被震至庭觸樹而止回視火烈冒
帷奮躍入室視帷及承塵摔地身旋壓之焰乃熄又嘗行峻坂
下臨深礮馬逸不止車輪已半垂於外他僕躍至助勒之君不
訶御者從容曰死生有命益當內自勸耳以太夫人春秋高不
欲久宦請假修墓歸州民如失慈母可知也歸則葺宗祠建宗
塾置祭田立義田經營未竟傷暑病遽卒時光緒二十年也君

體素充強享年僅五十勤民積猝有自來矣自奉極薄而睦姻
任卹惟力是視友愛所至長兄病暑欲狂易君同帷臥處經月
瘡瘵盈膚不顧也叔弟瘵疾亦料量湯藥久無倦色待姑姊妹
從姊妹皆曲盡恩意曾祖諱紹韓祖諱大鱗考諱培慶均贈通
議大夫曾祖妣氏張祖妣氏吳妣氏潘皆封淑人配龔恭人溫
淑樸儉接人若春風煦物側室王氏子三長廷華縣學生優級
師範科舉人北京大學校文科畢業度支部七品小京官薦任
福建高等審判廳書記官長署理南安縣知事龔恭人出鼎華
清候補州判粹華早卒王氏出孫錫祺壽祺晉祺幼殤作霖作
楫作瑞肄業高等小學廷華在大學請業於余從南安歸狀君
行實請爲表墓余喜廷華恭謹敦篤能文詞翔實爾雅延慶君
可謂有子乃爲按狀循敘詮節其無愧古循吏治績者悉著云

孫佩南大令 姚永樸

榮成孫佩南葆田為合肥令 爾昌案佩南同治十三年甲秉直

而行於豪家無所屈及去民泣送境外有愛民如子疾惡如讎

之頌光緒乙未予客鳳陽過合肥詢父老若縣有好官乎僉曰

孫公其人也予曰彼為政如何曰他令來者皆為巨紳作奴耳

惟孫公為吾窮民作官君不聞民謠乎包公雖清還不如老孫

孝肅合肥人故以為況 爾昌案李鴻章家租人蹉某都司死

遂告病得罷官虧公帑二萬金合記佩南善為古文無仕宦習舊

制知縣秩七品而皆加銜用五品儀獨君仍金頂藍傘嘗至皖

吾弟叔節遇諸塗君方著公服急下輿攜手步行談笑至寓市

人為之驚異而君灑然也佩南在合肥撰楹聯云合則留不合

則去肥吾民勿肥吾身及官罷寓皖撰聯榜於門曰斯是陋室

臣本布衣晚歲主講河南聞又撰聯云浮生止爲虛名累垂老
方知寡過難前兩聯風裁嚴峻後聯客氣全消幾於道矣

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常寧縣知縣龍君墓誌銘

王先謙

君諱起濤字傲山禹門其自號永新龍氏先世自江西吉水徙
縣之蓮塘四世祖況唐大理評事二十一世祖仕安明鴻臚卿
後有諱之普者饒於財移居西洲施藥濟貧時以況瑕丘仲負
局翁於君爲太高祖曾祖作樑祖朝官誥贈奉政大夫父光閣
旌於朝余爲之傳所稱龍孝子者也孝子五男君最幼生有至
性少長沈默寡言笑孝子邁危疾君私禱於神祈促齡益親算
弱冠補縣學生食廩餼有文名困於鄉試家貧志學益堅常攜
一裘就讀府城白鷺書院初至典裘爲食試高等積貲贖裘餘
以購書歸度歲復往咸豐丙辰粵寇陷縣城君走避親友家輒

觀書或迂笑之君曰吾無書則兩目無所注非自苦也同治癸酉舉於鄉甲戌成進士以知縣卽用分發湖南先後權辰谿芷江桑植補華容調常寧君之任辰谿也縣多奸徒劫質索贖白晝肆行捕獲杖斃餘皆屏息在常寧禽盜魁蔣姓鹽梟鄧姓解散徒黨人謂例得獎盃上陳君曰殺人以徼功吾弗安也華容瀕湖恃隄捍水官歲巡視民輸千金襲爲例君卻之更助以貲工用堅完俗爭淤田利舉充書院育嬰費疏龍開河導積潦涸田數萬畝澧水出桑植境乾隆中茅巖山崩水壅不流商阻市荒君碎石通道行旅稱便勸捐田租千石贍學官庠序訢然蓋君之爲治循事制宜高行若性不以競名涵惠彌襟不以弛威所至士服其教民安其生芷江耗倉穀甚鉅爭代輸足桑華並建生祠禁勿止雖徇俗非典然民情可見矣君故澹榮利光緒

二十五年己亥入貲爲知府遂不出明年庚子七月初七日卒於湖南省城距其生道光十二年壬辰十月初三日年六十九越歲辛丑四月二日權厝善化東鄉養廉山首癸趾丁妻恭人氏李繼娶氏賀並同邑人子四國樾縣學生翰林院待詔國棠中書科中書俱先卒國楚舉人知縣國枅湖南候補布庫大使女四適段藩蕭旭明朱毓鳳一先卒皆賀出孫男承熾承誥承煒承煦孫女六君少從伯兄學相友愛兄陷疑獄君傾數百金營救得解然其時不名一錢顯仕後族戚孤寒周卹罔倦遇平人必諄諄勸誘曰時當末季殃祥雜降求可憑者唯行善乎刊崇儉說分詒親友布衣糲食安之若素或與言治生蹙眉不答相質以詩文經史則講論忘疲其耆學蓋出天性所著毛詩補正廿五卷天霞山館文存六卷詩存二卷制義文一卷君於崇

階厚祿無氣力致之而文學頗見知大吏六充鄉試同考官得士最盛長沙陸承宗桂陽夏壽田兩編修尤著君會試出余房一見相得甚歸里以來過從遂密譚文校藝歡然移晷知其天懷皓潔表裏洞徹服官三十年於世俗媵媵軟媚氣習一無孺染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如君者可謂樂道有守君子人矣國楚等固以銘請泣然不能辭系以詩曰

昔君遠祖伯高耀漢敦厚周慎新息攸贊君族紹之於鑠洪支於唐於明振聲天墀藥肆善人旌門孝子靈源載清厥流不滓君毓世德秉義含仁言動植矩文章潤身伏而求志獨寐勿告出而牧民仕優仍學遠爾高厲泊然無營被服河閒絃歌武城匪云近名唯以效職道學循良兩無愧色繼緒必達斂形孔安老友逝矣曷制汎瀾

直隸永年縣知縣夏君家傳

馬其昶

君夏氏諱詒鈺字范卿江蘇江陰人先世遷自會稽祖諱翼謀道光五年舉人官太常寺博士父諱子齡道光十六年第進士冠其曹授禮部主事出知易州晉知府祀易州饒陽名宦祠君幼從博士受經房山書院博士歿隨父歸里將投名應學使試易州曰使者京朝相知汝年幼儻獲雋人得無言乎乃止一日見所爲文笑曰若果試者固無爾敵然士亦何所不足而必科第也於是君勤於學壹以事親養志自刻隨易州官直隸垂二十年因益通曉吏事同治初始援例以知縣分河南鞫獄詳慎巡撫李公鶴年才之補洧川地貧瘠爲豫南衝時大兵征關隴過師縣境索車急吏請符括民車君謂官書下弊且叢出乃召車戶諭以情倍給值民不知擾丁易州艱歸服闋補永年永年

者廣平附郭邑也洛河自太行來性慄悍而辛村當其衝乾隆中河決改道害益甚君築南岸許莊隄甫竣會霖雨隄決自辛村許莊至郡城彌望皆水君旣籌振被災者復改築南岸大壩增培北岸舊隄加築迎水壩越二年大漲君所新築用石灰融泥沙牢甚而壩尾舊沙復潰更築如前法爲立條教刻石河上至今水不爲害縣人立祠祀之光緒初大旱君輕騎履勘至縣北腰影村先是村民自咸豐時抗糧課讎視吏前數令皆操嚴法不能服久亦羈縻之君至見旱狀詰曰何不以聞乃跪泣曰民畏罪不敢詣縣君曰若所爲誠罪也然若獨非國家赤子邪一律蠲之自是數村無逋賦君在官未嘗以催科杖民乃每列上考嘗歎曰官不恤民而責民梗化誣民甚矣是時晉豫皆旱畿輔亦比歲災君借富人錢得二萬緡購米麥山東爲平糶復

爲食以活餓者竟事耗不及半餘緡悉還主者其後大穰勸民納穀備災民知君素守皆爭輸得穀凡萬石君爲政勤民事務在教養蔽獄能得其情不矜鉤距之術閭洛利者巨猾也與成安役有連豢盜爲鄰邑患事發則賄小偷自承贓證悉具君閱辭疑嚴治役役始白洛利不法事並得其黨眾蹤迹案論如律而釋諸被誣者咸感泣去民大說服君兄弟三人仲先逝意常忽忽不樂以大計卓異待遷俄而卒年五十有五子孫桐光緒十八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湖州知府亦有吏能

馬其昶曰予與編修同膺清史館之聘編修多記前聞軼事其在館方輯循吏傳朝夕接晤語相契也嘗言少時以古事進質君君曰良法美意須隨地制宜擇可而勞因民而利固非墨守者所能耳至哉言乎夫書史所載制度益損皆效於前以時曠

邈而異變尙未可泥況拾遺陬異域風氣習俗之殊絕者而一概施之烏可哉

紀西安縣知縣吳公德瀟全家被難事

林紆

嗚呼自義和團訐於畿輔天下洶洶爭以黨殺西人爲能一二當路復養成其毒藉以祛除外患不知吾華虛實已爲所覘軍無後繼合列強之力以掊一國舉以亂民爲責言以理則詘以勢則衄禍機至明而懵懵者仍用以快一時之意而吾友筱村吳公之難作矣公執理而抗不徇私請以阿其上監司某憾之次骨西安積穀無見糧糶穀之款悉儲之豪右家公以簿責之勿令吞蝕豪右又怨之有羅楠者素健訟句結胥役舞文漁食於其鄉里公廉得實峻詆之於是豪右蠹役咸附羅楠有都司周之德者與羅合謀日圖不利於公會江山事起土賊萬人以

仇教爲名藉之攻剽邑中西安人咸欲應之公謂北事未定洋人必不宜殲亂民譁動斥公右洋人殺公之謀遂決六月廿四日公至監司署計事出羅楠合數百人劫公入告監司令以通番罪誅之監司憾公不救抗言吾力不能遽及爾自治可爾羅姓乃縛公於監司轅門鑷公鬚髯且盡以利刃攢刺洞腹死公罵不絕口監司立堂外視公死乃入是日並殺六洋人一童子剖腹未殊拖腸匍匐地上兩時許始絕公子仲韜馳哭尸下又殺之羣賊守縣門殺公家四十餘口始定眩公篋得康有爲書監司大喜以爲通賊情真誅之有名嗚呼康有爲嚮至杭州一老司官耳遍謁當路孰不與之款接者乃用康氏未獲罪以前之書陷公滅門之禍然則譚復生六人之獄何不聞朝廷錄其妻子耶賊擅殺縣官而長吏反付被殺者以刑憲國之失政莫

此爲極聞公老母幸存乳下尙留一穉孫未知能輾轉至杭州
否耶公性至孝博極羣書以不能善事長官縱容胥役以及於
難吾無力不能直之於朝據其事附之吾書亦以識亂世良吏
之不可爲也哀哉哀哉

清邵武府知府邱君傳

溫廷敬

君諱晉昕字翰臣廣東大埔人父建猷由翰林改御史出知松
江常州南康九江等府有政聲君幼卽隨父宦京遍歷各省廣
延名師教授夜則君父自督課年十三卽徧誦十三經旁及史
漢十八歲遊廬山作詩歌遊記爲同人激賞顧數奇晚遇年三
十二始選辛酉拔貢三十八歲與弟晉亨舉於鄉時同治丁卯
歲也光緒庚辰年五十一始成進士以知縣用需次福建歷署
晉江霞浦南平諸縣丁內艱起復援例捐升知府署邵武府知

府君幼秉庭訓年老始宦仕刻意爲廉能吏任晉江素號難治俗健訟喜械鬪豪蠹姦民主之藉以漁利署役傳呈之費尤重有至數十千者君至首張示革其弊定喊呈費四百門役需索許告訐爲政恩威並濟月捐銀十兩爲粥以食羈押者清獄囚勤灑掃去積穢邑患火災捐錢數百千製巨水槿百盛水二十石分置街衢每巡視見水乾必飭坊保盛滿火患以息嘗至東埔辦鬪案見廬屋摧殘人民凋劫惻然心傷作手諭分繕十紙令耆老親領而諄諭之聲淚爲併耆民亦伏哭嗣得紳商梁如金出貲安奠之徐樵魚鹽償所費以養以集終君任無復鬪者羅溪民爭山互鬪前令率勇五百不能入君輕騎減從直入其里旣相驗召兩造判曲直按地圖以山場分界爲斷各築墳基無侵越自是安帖者年餘有近古陵之石龜二鄉互鬪釀命旣

相驗矣君至其仇鄉約束令毋鬪忽此鄉相率隨來一遇卽鬪
礮聲雷轟君大怒時僅率勇丁十人卽叱令擒拏獲四人火繩
鳥槍猶在手餘各鳥獸散君當眾笞四人臀流血明日鎖入城
四鄉來觀者舌陸不敢動人以是服君之膽也磁竈鄉者尤獷
悍豪民吳某主之君乃請于提督偕布政司經歷陳燦率兵勇
四百往至則皆避匿諭交匪不應諭戢鬪不應撻夫役於市或
剝其衣君笑曰是尙可以理論乎乃懸賞購捕吳某陳兵焚其
廬而留後櫪之眾共者時吳某欲率徒黨拒捕見兵勇嚴整不
敢動君更以聲威脅之則大恐託鄰族乞生全送匪繳械具結
息爭鄰近柯湖十數鄉聞風戢影毗連數十里安謐不復逞大
抵晉江人喜事而畏官尤重科甲好勇而性直遇互鬪不擄婦
女不虐紳衿其紳耆多束身自愛非公不至君已清勤自矢故

公正者多樂爲助事率易辦君短視決事坐堂皇未訊時先取
全卷繙閱遇罅隙可疑或前後呈岐異另生枝節者則開節略
置手摺中臨審駁詰往往以是得情調霞浦霞浦爲福寧首邑
民醇事簡適中法構費法船遊弈及大軍過境君因應得宜民
以安堵時餉絀當局欲行售賣煙酒鴉片各捐君以霞浦民貧
率小本營生不堪敲剝具陳其故并及抽收之害制府覽之惻
然事亦中止而霞人以此德君調南平邑饒劫掠尤多逋賦君
嚴行保甲詰盜設清釐局鉤稽釐剔并拘頑鄉士紳十六人限
期繳賦闔境心誓具貲待納君方欲以次經理而內艱凶問遽
至去官後任者罷局不設盜風逋糧復如故任邵武有革員王
士玉積蠹慣訟縛而置諸獄典史某貪贖害民劾罷之呂宋人
馬施伯在詩話樓前購地築屋詩話樓者邑人嚴羽說詩處也

爲郡垣勝跡郡人起而力爭君以馬違約私購築馳止之且婉
導令別擇城外曠地案遂結君已負文名初釋褐制府卽委理
文案兼奏稿何制軍璟極倚重之兩充鄉試同考官在晉江歲
科試士皆稱得人歷督釐局皆贏餘督延邵未及三月長徵銀
一萬七千兩有奇制軍某謂曰聞子辦釐到處長徵何也曰無
他戒擾禁婪稽查不踰時司巡勿濫用涓滴歸公如是而已制
軍曰此正握其要也甲午倭事起君發憤徬徨慨歎和議後時
局日非度支益絀君在汀局先後數年戊子以老告歸居家數
年卒子三皆邑庠生

論曰君積學能文尤有幹才願嗇于遇至釋褐筮仕時而年已
逾艾矣顧君英銳之氣未衰出其所儲以見于用猶卓卓可稱
道如此使其早年騰達扶搖直上其所就又寧可量耶君子文

學頗自負嘗自評爲詩第一古文次之駢文又次之以今觀之猶信

清故沂州府知府丁公之碑

鄭孝胥

光緒甲午以前海內無事上下嬉娛朝埜方倚賴北洋而丹徒丁公立鈞獨抱深憂斥合肥李公鴻章甚力撰歷代邊事一書以進於朝朝廷趨之然不能用未幾而日本戰事作于時丁公言雖不行實有重名於朝其切直不阿爲眾所憚久矣南皮張公之洞素未識公聞將乞外致書止之謂正士去則朝廷輕公不可去湘鄉曾公國荃權直督公以書規其失曾公語人曰某來北洋惟喜得丁公一書耳久之出知沂州府沂故多盜公捕斬其魁十餘郡內晏然海城李公秉衡上公治狀第一踰年以末疾去官主講江陰南菁書院壬寅七月卒年四十九公諱立

鈞字叔衡年十七中式庚午科順天鄉試舉人庚辰科貢士殿
試二甲朝考一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己丑充順天
鄉試同考官辛卯奉命典試湖南歷充武英殿協修纂修總纂
提調京察一等授山東沂州府知府以會典館議敘擢道員皇
考紹周以編修歷官至光祿寺卿子三人公其季也夫人邵氏
徐氏李氏以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葬公於本邑西鄉留山之
東所善友人閩縣鄭孝胥既書其實又繫以銘銘曰

積驕且衰據我要津世推老成公獨不然僨軍辱國得諉諸天
方其未敗孰能昌言以公之氣乃屈於官既屈以官復厄以年
吾誰與歸斯亦九原

誥授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

林紆

媿室先生既沒之三月其母弟外務部左丞而謙生員鳳謙奉

事狀徵銘於余余受而愴然曰嗚呼吾六十之年本託銘於公
今吾乃轉以銘公耶顧知公生平最非得吾銘世亦莫從而求
詳焉公諱鳳岐字嘯桐媿室則其號也曾祖文祺知府銜候選
州同妣吳氏祖彬順昌縣學教諭妣楊氏父紹曾同知銜妣楊
氏程氏三代均以公兄弟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先
世貫衛輝唐時有縣尉尉閩之長樂卒官遂僑寓爲長樂人州
同公好善信於鄉里鄉人稱曰高爺爺而不名乃再世而貧同
知公忠信孝友曾以身代季弟下獄程夫人尤知書明大體內
政肅然公兄弟均程夫人出至友愛日依戀膝下公神采謙毅
匡兩弟必以正有過未嘗假借年十二讀史記平原君傳至毛
遂斥十九人語公大書其上曰胡不更忍一時識者咸知公後
且以度勝矣旣長服膺宋儒尤篤律躬愈嚴整閒爲古文似劉

更生曾南豐吾鄉林歐齋先生甚才之而桐城吳擊甫先生亦稱近世文章能遏抑光氣者長樂高君其近之矣顧乃不時作以公方屬意經濟之學壬午領鄉薦三上春官不售則去佐林太守啓於杭州太守有循聲公參佐其政政日以舉庚子太守卒公就侯官方侯於秀水兼主浙江大學堂講席時西林岑公開府嶺南譔詞具聘幣以使者禮公之廬公遂去浙而粵桂林寇警方大猖岑公督師西討公奔走兵閒半年事平以浙江知縣保知府加鹽運使銜遂權梧州大亂初弭伏莽者猶閒出遮畧行旅公遣騎追逐而翦撲之每得盜宜死必婉語以致死之由哀其不教而戮盜咸首服公退語家人謂官吏失職民飢而行窮得死固矣然吾終疑其枉悲其愚也州之舉人某武斷鄉曲臨質抗辨不屈公語曰幸與君同忝賢書今吾踞堂皇對簿

君君辱亦吾恥矣因開陳以義利至再某感服訟遂息公治梧
早作晏息爲狀甚劬或諫公節勞公曰縣所不決始登之郡吾
仍濡而不時理彼旅郡而待質者殆矣居梧八月清義倉立工
廠興蠶學辦農林整學規治官事如理家政謂食祿忠事終不
敢以私負國旣謝病去梧梧民罄戶送之時岑公亦入長郵傳
部將以尙書右丞處公公不可岑公旣去位公屏居海上旣用
侍郎于公薦入考御史廷試第一例得記名忌者搆而沮抑之
公夷然出都旋聞孝欽顯皇后及我德宗景皇帝相繼升遐公
適患作伏枕大痛病益增劇遂于己酉二月十三日卒於滬寓
年五十有二歲臨終謂弟鳳謙曰氣機轉中國有望意屬憲政
也嗚呼公生平誠篤孝悌廉謹高於儕輩言端而行果志願所
在恆欲以忠自效戊戌入都適德人犯卽墨聖廟怒者譁起公

獨謂必清內治始足以遏外侮合同志詣臺上書皇帝請下詔
罪己因陳內治外交籌餉練兵四事都御史大驚斥去勿進聞
者趨之公素貧凡筆墨及祿俸所得悉以分贍親族沒之日蕭
然無餘資配劉淑人孝謹慈惠聞于戚鄰閒子常游學比利時
女君珈通贍能文章適騎都尉黃大鈞次君玉君玖今將以十
二月二日歸葬于福州鳳凰池先塋之次嗚呼公逝知我者畢
矣余自聞喪至今儼然如喪其手足捧事狀至於不能竟讀敍
公美行亦莫悉其所止今第就其大者爲之銘曰

未直有言吏曰民牧善牧爲字民始見腹蒼梧涸涸民罷而怒
守來守來僵者肯穀連擊旣蕩魁渠以覆姦狙莫遂判不留牘
弗病嚴細載鳩載淑舍郡而臺惟公之忠格于疆設騫義違同
歸就松篁洋洋江東鼎湖再痛遂及沈際蘊智居仁一試立逝

善氣所凝且昌其世因迹推賢請視斯製

孔印川墓誌銘

馮煦

光緒十七年三月十四日長清風山東卽用知縣孔君出視河
溺焉後君妃儀徵劉宜人亦仰藥殉巡撫尙書張曜聞於朝旌
之如令甲君余友力堂之子宜人又恭甫副貢壽曾女弟也兩
家並以儒術顯君七歲而孤堅苦自力百於常童生祖母劉性
方嚴母王事之謹君洞洞瀟瀟以左右母以承生祖母之志生
祖母安之母亦以安少長客授於外宜人事兩世姑比於君貧
甚僦敗寺不能畜臧獲補綴烹飪之役宜人是肩君菽水或不
時至則脫簪珥質之祕不令兩世姑知君歸亦不以聞也君嗜
學不倦從寶應成先生孺南清河吳先生昆田游不鶩聲譽唯
明經修行爲亟宜人濡家學善詩閒與君酬唱亦深自匿往余

於恭甫許窺其詩數篇隱秀出恭甫上時宜人十三四也君與人樂易而介然有以自守宜人亦以古義相勗一剗脂韋嗜啜之迹君所不可百賁育不爲斂有以事屬君者無難易戚疏必踐其諾而後卽安至爲人給且詬不悔人或怪迂君此君所爲不可及與君之溺也僕王玉以援君故亦溺越十九日出君尸沙中面如生玉尸亦在側右手握君衣堅甚不可斂王之義旣今之所鷄抑君之致玉有自矣宜人聞君溺茹痛在心而起居兩世姑如平時十九日晨起上書張尙書以兩世姑爲託遽仰藥死距君溺後六日然後知前之不哀者以兩世姑在且懼爲家人所護持也於戲烈已方余友力堂時年各二十許力堂開敏過君慨焉有經世之志而連蹇不得施以死旣復與君友竊以謂力堂不死矣君之贅於劉也余持羊酒賀兩家喜君之得

石印川孔子七十一世孫初籍大興曾祖傳坤官寶應管河主簿有惠政家焉故君又籍寶應祖繼鏐道光十六年進士官南河同知咸豐八年殉浦口之難贈太僕寺卿博學醇行爲世名儒父廣牧廕知縣沒山左軍余友字力堂者也君光緒己卯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年三十有五宜人長於君者四歲曰婉曾其名也其年十二月七日葬君南清河之南宜人祔焉銘曰

一世循吏再死綏母也百苦相扶維將勤其官水死之婦旣蹈義僕亦隨風烈所樹光南垂嗟哉兩稜靡子遺夢夢者天誠難知

贈太僕寺卿南昌縣知縣江君家傳

馬其昶

江君諱召棠字雲卿桐城人官江西南昌縣知縣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壬寅法國教士王安之置酒天主堂脅以事不從被刺死民大譁焚燬三教堂殺安之西國士女遇害者九人巡撫以下坐罷職自教案以來未有禍烈如此者也先是三十年夏新昌縣棠浦民龔姓與教民鬩訛言棠浦叛大吏以兵至未遽動龔姓抗不服聚眾數千洪江會匪乘閒陰煽之相持數月勢洶洶議者遂主剿大吏慎其事檄君往君單騎馳入村曉諭禍福龔姓長老皆感泣立繳兵械縛首從三人至定監禁罪事得解而安之猶以民弱一用兵可立威憾君庇民議罪輕無能懲後謂繼此在港新建高安三案由此起時時誚讓至是折柬招君飲君入而門閉從者在外酒半出片紙書三事強君署名一加

抵龔姓罪一償款十萬一釋在港教民逮繫在獄者君以死拒
安之曰君死易耳卽持刀剪向君君知不可理喻陽起旋欲出
不得趨旁室與教堂司事劉宗堯言宗堯漫不應安之亦至久
之啟門出從者入見則君已流血被體刺喉不殊不能言以意
索紙筆自書安之暨二教民謀殺狀且言從宦久薄得民譽懼
身死愚民激義憤讎教貽國際憂惟長官加意焉君傷未卽死
還署食飲從喉出民日詣問起居知不可起而安之猶陽陽乘
輿出入巡撫署民見之益憤丙午遂羣起毀教堂安之遁民追
刺之死又四日庚戌君卒於是自巡撫至士民皆走弔哭而上
高臨川民各哭於所建生祠初君歷任新建南昌廬陵德化諸
縣皆有績大吏奏加三品銜以知府用而南昌再至竟死於職
詔遣津海關道梁敦彥偕法參贊戴端貴馳抵南昌定讞法參

贊堅不承安之謀殺謂知縣死由自刎不得議卹索撫卹教士銀二十五萬兩朝廷顧邦交曲從之然於君之死事未嘗不嘉其忠追贈太僕寺卿所在之地往往開會追悼亦聽民爲之禁止也君所莅皆壯縣公私饒阜事所應舉無不爲又值革新之際一傾囊橐辦治務使聲實出時上沒後家無餘貲年六十

二

馬其昶曰南昌之獄議者斷斷致辯惟自刺與謀殺殊耳夫杯酒談讌自麀頂踵事理所必無者也就令有之慷慨引決不枉吾民不愈彰其美哉向使稍存濡忍之念漫辭應之固未嘗不得生以君智畧不出此者慮清議擬其後亦不知禍烈果至是也君在當時最號爲趨時識變而交涉事又素習乃卒以此喪其軀遂廩廩稱義烈矣

署徐州府知府江君墓誌銘

馬其昶

君江氏諱雲龍字潛之號潤生合肥人也少失父母宏邁不羈伯兄撻之而泣由是感奮大怒於學年十八應督學試冠其曹負才自喜壽州孫振沅超悟士也嘗遇異人蘇州授以姚江學說精思數月渙若有得君與語大驚服折節師事之光緒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國史協修官居京師不能造請貴勢家貧乞外改知府江蘇權稅通州權知徐州一年以病歸俄而卒年四十七始君以孤童長育於伯兄兄歿始通籍仕於朝妻劉繼逝又遭聯兵犯闕友人翰林壽富主事王鐵珊皆殉節死淒然身世之際湮鬱無俚遂殞天年然君故有幹濟大略鄂人曹君令臨淪擊斷爲治豪強側目因撫其罪致之死曹懼罪陽狂眾知其詐卽以令病狂上言大吏命榆關軍將拘繫之

留一寶傳飲食君初爲翰林過天津自言願觀榆關礮壘提督傳知列將至則周覽營壘畢逕詣曹所曹聞人聲復肆罵君立門外誦詩感之曹心動默不罵卽搥門求出眾駭視君曰脫有罪責某自獨任開門出之挾與俱去曹被錮已兩載室中積穢提督爲白之大吏竟復官通州朱孝廉銘盤高才不祿君以五百金振其遺孤其行義俠皆此類也君娶劉氏繼娶儀徵阮氏太傅文達公會孫女子彝藻前夫人出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彝藻致張君子開所爲狀來乞銘銘曰

余接君音塵曾不一再於交爲新君之友狀君之行吾能得其真以銘其窀

清四川彭山縣知縣康君墓誌銘

劉師培

君諱壽桐字季琴陝西城固人清初名將有諡壯勇者君其五

世孫也祖錫慶本生祖衢父濟年本生父澤年奕世載德般桓
居貞君度心知訓迪德弼和少遘閔凶久勞於外知小人之依
罔敢倦憲遂乃咨諏故實通敏邦法化財推行學而入政襄治
雍梁俊德鋪聞以納粟注名銓曹選授四川順慶府經歷總督
丁寶楨留充督轅巡捕官巡捕綜司關白夙以儉人宅事惟貨
惟賕政不蠲蒸君以吉士勸相良勳列牘震厲乘剛諷議左右
便便悉從曾卻鹽商賄金三十萬或以發狀請君曰檄智訐直
吾弗爲也歲終稽比敷歷其優以知縣留川補用檄署布政使
廣濟庫庫使時庫吏私利典藏竊金廿七萬君克焯知若柯瀛
簡孚眾吏服輸請期半載君諭吏曰爾无不信予率肆矜爲請
寶楨免之吏欽君誠輸弗佻時寶楨休焉疏請俟補知縣後以
同知直隸州用檄署簡州知州州民靡臚亂獄滋豐疑罪十年

弗決連逮證案數百人君既蒞治庭設催案牌民欲通吏使揭其事而聽之以獄訟麗刑則書其誠小過勿增大過勿繫明察單詞治罔不中期月有成境無苑獄民或兄弟爭產則泣譬曰弗念鞠子哀若爾先人何訟者怍悔州有公莊田君以地比正之興鋤利氓以待凶荒其救患革失皆此類也母憂行服泣血三年既除喪寶楨適卒代者劉秉璋檄署梓潼縣知縣縣俗販援民興敵仇胥戕胥虐辜罔恆獲君設立三費局重治豪滑黃金等縣州吏役橫行徑踰蒞州白狀並杖犯禁者以徇時蜀政峻促稠斂用父君以邑隘民瘠力不同科量期計徒庸力從時斂貢均賦舊貫是仍顛損雜捐巨萬政弗洪茶民說無彊終事而退檄充成都讞局委員令政折獄啟處不遑馳驅咨度從事獨賢三載考績題補彭山縣知縣縣夙患盜鴟儀奪攘大首詹

煥臣周軍庭眾千數防軍預焉君思叡聽聰首請罷軍四屯禽
煥臣雅州截獲周黨半邊街卒俘軍庭嘉定餘黨悉襲城君出
征有嘉執馘安安百里雷震莫不振疊縣北通濟堰制設堰長
若而人田卒汗萊川衡不匡君勸堰田局理孫地防以澮均水
溝洫防厥啓閉從時冀田瀕萬頃邑以大穰越七年調署什邡
縣知縣在職旬月紅燈教徒驛騷州邑君謀度戒虞慎鑰繕墉
戎車孔繹不吳不驚賓筵秩秩奏樂孔和賊知有備戒弗履域
式遏寇虐藏用不知賊次彭山毒鋪西教數室而瀘西鄰責金
億敵總督岑春煊檄君反任至則闡衍諱諍以四萬結要歲適
凶穰田穀不登凡再貸帑金一網新捐散利薄征輸積貸予猶
復巡野凋阨先勞無倦比居簡稽施實德於民日成月要書懸
門閭吏弗侵牟甦者三萬人惠德有孚富而後教褒建儒宮枕

置異典髦士攸宜苞蒙以文邑有絃歌民無唵呶若夫正要致
事遵美逆惡惠可底行利足和義展豈弟以式四方揚柔嘉以
導黎和浩乎若膏雨之長百穀凱風之偃庶草也用是犴獄生
堞塵遺秉柝隴畝君子謹禮小人醲力少長安懷不肅教成前
後十二年幾致無訟然剛健竺實不爲利回當官而行愷斯羣
小先是眉州知州庇役君上其狀或以危怵君曰用康保民令
長職也屹不爲動嗣華陽縣胥劫執彭山民王海庭君再牒爭
知縣鍾壽康懟君蜚言彭山役黨盜購盜誣援盜莫爲用時趙
爾豐署總督忮者詭狀中傷劾君去官以府經歷縣丞降用縣
民戚嗟行夫謳喻商休於廩農置其耘遐邇攜負飲餞充衢君
進退可度道拂則隱考祥元吉燕居申申福履未綏天天是加
年六十有三以清宣統三年二月四日卒於成都寓室嗚呼哀

哉夫人唐氏繼室毛氏均無子庶出子四寶忠寶恕寶志寶恩以民國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葬君於南鄭縣許家嶺之原邦人諸友思樂謨憲以君百行純備夙夜虔共出身加民發邇見遠每所臨向職思其憂有功不德厚之至也得情哀鰥仁之經也悉心必力用胥匡民以生治庸弗陳奚昭來許寶忠等具狀丐

銘銘曰

於惟惠君清風穆神高朗殷秋哲陽殷春相彼青黎或耘或耔藝我岷嶓介斯禾黍有冽晷泉措克爲雄瘳我瘴人譚告其通俯張鷓鷯是夷是訓矇眊奏工童蒙順慈撞牛孔幡文翰知溫桓夷底功犂儀于蕃時順物成欽哉刑恤山不枿槎川無滯越江沱歎歌士女祈祈不有君子胡綏我黎古亦有言小人難保君曰不然惟時怙冒日居月諸遠格邇懷旣貽我勩如何勿思

又書清彭山縣知縣康壽桐事 章炳麟

余違難日本而城固康寶忠從余學知其父壽桐爲人也或言壽桐官四川久總督岑春煊嘗鉤致欲重案之春煊御史巖亦或溢怒不暇裁別其得失无以明民國既興余始識春煊閒問其事春煊憮然言已忘之已而寶忠以狀來稱其父仕四川三十年初以府經歷爲總督丁寶楨所知薦至知縣以同知或直隸州用先後歷順慶府經歷布政司庫大使彭山梓潼什邡知縣簡州知州唯彭山爲題補竦事最久而春煊倚以卻外人責言者也平生不好章句而嫻習政典及諸名臣奏議自爲雜職時已講明之初爲丁寶楨巡捕寶楨銳意治鹽政大商撓之懼誅以銀三十萬兩爲賄求緩頰說制府不受亦不發其行賄事始有聲及爲縣已留獄盜不敢犯其竟在彭山獲大盜詹炮匠

周軍庭二子聚徒各數千人猝見捕致民稱其神署什邡時紅
鏡教適起佗縣皆搶攘不自安獨未有入什邡者然亦惠下未
嘗矜已嘗曰聽訟得情職也毗俗詐僞宜哀矜如藍鼎元之徒
以司察陰事爲能白役之任非南面長官也終以善治盜爲鄰
縣華陽所忌蜚語中傷以劾去官其時當清光緒三十三年春
煊去四川已久矣余觀其狀誠一時惠吏且知人言爲譌也昔
諸葛丞相及宋張詠治蜀皆善持法章皋李德裕雖寬博尙亦
發斂各志不諛于民其後長吏浸爲嚴威雖科目高弟與退官
閒居者皆畏府縣吏如神天吏民交惡謫言日騰忌者利其紛
糅用相權軋其舉劾亦有逢會焉壽桐城固人隸屬漢中漢中
故四川部也清中世更屬陝西其善俗食味猶如故故能知其
情僞寬猛更治如循環然猶不免于譏極至於今法令無常惟

視朝貴大吏所向轉遂故有朝時課最莫或不完首領者矣欲
爲良吏且已害其身者其唯伸民意哉其唯伸民意哉

清貴州清谿縣知縣饒君墓表

章授

辛亥遭國大變京師朋遊四散饒麓樵舍人同年彊齡始終未
他適數數過從感憤涕泣不自勝麓樵故與予共事大學是年
五月內閣改制早自投劾者壬子季夏其兄星颿大令亦避難
來京時年七十有七矣精神氣概無異壯歲又與咨嗟太息於
世變之方長嗣予出居上海麓樵仍寓京師癸丑冬以其兄之
訃至並屬爲文以表慕大令循吏也重以交誼無敢辭明年予
移居青島麓樵寄所撰大令事狀來切摯深婉會島中戒嚴倉
皇轉徙仍居於上海遷延已歲餘矣乙卯仲夏乃敍而次之君
諱榆齡字星颿湖南龍山縣學生曾祖諱尙芳國子監生祖諱

建康附貢生父諱維耀知府銜卽選知縣皆以君貴累贈資政大夫君少學詩古文詞先後爲永順府知府漢陽黃文琛海華嘉定張修府東墅所賞器同治初元髮逆餘黨據湖北之來鳳距龍山僅十有五里僞翼王石達開兵敗竄蜀率賊眾數萬復經其地君從太守公練鄉勇城守四閱月大軍始至得無恙旣從黃觀察元齡之黔征苗駐軍古州谿峒深阻軍多失利君按圖省視憤然獨以身先士卒從之遂大敗苗數十寨由是有能軍之名旋佐靖州戈方伯鑑湘鄉李廉訪光燎軍幕積勞累保至知縣賞戴花翎加知府銜君以太守公屬意科第仍從東墅太守讀書長沙嶽麓之道鄉祠試累薦不售乃以知縣分發四川嘗署蓬谿縣事總督丁文誠方整理鹽務私販多不便一日突集數百人圍蓬谿城大譟人多畏憚欲遁去緝私營弁則

議以槍擊君曰是區區者烏足爲亂吾當諭以情理遂官服出
曲爲曉譬散去嗣廉得首事者置之法縣民素健訟君日坐堂
皇自朝至旻不暇食數十年積牘爲之一清期滿得代補興文
縣知縣未之任以言忤護總督新任總督劉文莊公至遂劾之
同官皆以爲冤也尋予座師長沙張文達公主四川試文達亦
東墅太守門下士故知君廉直白於劉公請開復得旨送部引
見時德宗方親政垂意於親民之官注目者久之同時引見革
員均降用有差惟君以原官開復選授貴州之清谿縣貴州自
叛苗蹂躪所在皆凋敝而強悍之俗則如舊清谿尤甚君慨然
曰此數十年前馬足所經地也雖不易治當思所以報國矣昔
胡文忠有言村寨有讀書者易治無讀書者難治今願持是以
往下車卽銳意興學請帑重修學宮捐廉備書院膏火按日錄

士多立義塾召子弟之秀者讀書其中又興保甲團練立常平倉擇公正者董其事久之漢苗相安械鬪無聞而士子亦有能讀史漢諸書者貴州縣境多犬牙相錯名曰插花地清谿與銅仁毗連銅仁某峒有盜殺人潛移屍於清谿屬地君曰同作皇家官銅仁之民亦吾民也乃移文協緝卒得真盜嗣是毗連諸縣有訟多就君曰饒太爺好官眞明白麓樵壬寅赴開封會試道遇銅仁某孝廉猶稱頌弗衰時距君解任已數載且不知卽麓樵之兄也王文勤公自滇督奉旨入都道經清谿君循章迎謁獎勞甚至清谿本驛程駐節之地文勤以君清苦令卽前發免供張而督學使者按試至思州府君充提調官丁役需索陋規面陳於使者飭還之其清鯁不徇上官類如此任清谿凡九年政聲翕然卒弗遷縣固產煤鐵瀕河舊有礦務局以虧款停

止外國人涎其利往來如織君悉以禮諭遣之因念欲保礦利非自謀開採不可已請於大府允行矣卒爲某國人白勒登所奪遂請修墓假開缺旋籍時年六十有五自號林一老人顏所居曰林一山莊亦取唐人詩相逢都道歸田好林下何曾見一人之意先是太守公好義疏財家產中落積債尤鉅君歸償所負不以分責諸兄弟又捐建宗祠與族黨子弟講尊親之誼自處儉樸粗衣糲食日循隴畔與野老酬畚咸不知其曾爲宰官者龍山無大紳士鄉民多爲吏胥所魚肉而采買兵穀一事害尤重常有輸斗穀而增至三倍五倍者有延至數日十數日不飽其欲而不與完納者君惻然弗忍合邑中父老陳詞大府尋檄歸紳收始得除巧立名目浮收諸弊端鄉民德君甚故凡有公舉無巨細必推君君遇事持正坐是爲不肖者所輟國變後

地方官羣兒自爲之襍被而來席捲而去皆是也龍山知事將
易人邑紳赴署與清款是日適爲鄉民入市之期觀者麕至有
爲其衛兵槍斃者鄉民亦大憤誤傷某知事遂以匪告成大獄
君避亂山居久蜚詞連累不得已微服出走麓樵得家書由京
師之武昌迎君至奔走數千里精神奕奕論古今治亂之機皆
切中要竅嘗驅車出西直門遊頤和園徒步訪圓明園廢址歎
歎憑弔者竟日旣而禍紆得歸里予之與君相見者卽在此時
也竊嘗觀古今循吏首重教化史漢之傳文翁是也其次爲民
謀樂利其次爲民息爭訟在官無赫赫之名去後之思弗衰者
至難也夫凡治偏遠則以教化爲尤要本朝多循吏貴州治績
稱安州之陳君德榮雲南則稱彭君永思陝西則稱嚴君煜皆
名在國史彭嚴又君之鄉人也予在史館又嘗撰長沙鄭君敦

允寧鄉童君兆蓉傳稿亦皆君鄉人奉旨宣付立傳者今持以
例君復何多讓而屈於下位又丁大亂麓樵而外恐無能述其
治行者故特爲表之其內行純懿與麓樵友愛尤篤不備述君
卒於癸丑冬十月年七十有九葬於某原北距林一山莊僅里
許原配黃恭人繼配鳳恭人皆先卒側室羅孺人李孺人子三
長德清某恭人出四川窪務司巡檢亦先卒次德肇德永某孺
人出德肇翰林院孔目順天高等學堂學生德永幼讀女一字
同邑黃錫典日本海軍畢業學生孫恆謙恆毅恆忠恆孝於例
得書云

翁明府傳

陳作霖

君翁姓諱長森字鐵梅江寧人秀水知縣子謙先生之子也生
十齡而孤母夫人督課嚴性警敏者讀稍長學制義于侯杏樓

拔萃學詩賦于龔謙夫簽判學古文于汪梅村助教既補諸生
屢試不售乃援例爲知縣分省浙江初試安吉洊任時訟牒盈
尺排日研訊遇兩造皆在輒判結之每因事至鄉卽就田閒裁
斷不及半歲刑獄一清繼攝臨海地險多盜前令皆以嚴治君
慨然曰天下豈有以殺戮爲政者惟當厚民生以清盜源耳會
大府檄台屬治塗田遂大興板築期年工竣田增于舊無業者
有地可耕劫奪之風以息又山產樟樹土人多伐爲薪君嘗游
臺灣知有樟腦之利因召廈門工師試製效頗著旣設縣局專
辦並請上官通飭產樟之區皆仿行之爲浙東開一大利由君
創始之功也旋補雲和土瘠民貧久失教養於是購地爲農事
試驗場導民種棉建課農別墅刊印農業彙要頒布四鄉又造
津寄藏書樓置書萬卷俾諸生得以借讀焉以積勞保升知府

鹽運使銜母憂服闋回省值寧海王錫彤教案起四月之閒三
易縣令迄不得要領君奉委署理廉得事實擇要嚴懲波及者
省釋不一月而事結中外帖服復攝鎮海奉化調任新城時新
政初頒調劑輕重咸得其宜竭盡心力而疾作矣宣統二年九
月乞病歸閱四年而卒年五十有八君少劬于學儲書極富尤
留意鄉邦掌故旁搜博采輯爲金陵叢書遭亂力不能刊同里
蔣生蘇龕有同志舉以畀之今已哀然成帙云

陳作霖曰予與君交最久居又至近同治光緒之交校讐古籍
掇拾遺文幾于無日不見及君宦浙契闊者十餘年猶時時以
書相餉辛亥乞歸以後甘劍侯秦伯僕顧石公輩皆物故吾兩
人雖互爲慰藉如窮魚煦沫已不勝零落山邱之感而孰意海
上逋客千里辟地誓黃泉而不返哉禪靈橋畔故宅尙存過之

者能不黯然

碑傳集補卷二十六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二十七

江都閔爾昌纂錄

校官

廣德州學正孚堂朱君家傳

盧文弨

君姓朱氏諱裕觀字頤若號孚堂先世陝西鳳翔人元末徙家江南之當塗世系始可攷有諱鐸者明永樂時官南京江西道御史立朝有直聲嗣是數世潛德未彰曾祖爾昌人稱長者祖念山嫺文章能詩善書畫以貧跳身從軍以征兀魯特功敘授江西瑞州府經歷旋換武資補山東濟寧衛守備考蘭谷甘肅高臺縣知縣生三子季卽君也少而力學日有定程不中程輒引夏楚自責且跪誦必精熟後已體素弱年十六病中猶手不釋卷高臺公以爲非攝生之宜緘書禁勿使觀君卽專精八法

入歐楮兩家闖奧晚歲風致直逼晉人性至孝母病有人能從
乂請方其所書必以沙盤顧無所得沙何君卽往河畔取沙時
正廩冬五指爲之裂旣而所書非佳語君一見悶絕迨居喪哀
毀骨立以名諸生入國子監乾隆庚午應順天鄉試中副榜考
取八旗教習充武英殿校對繼考職在一等當得州同知癸酉
中式舉人適教習期滿引見以教職用君先往西陲省親而高
臺公已丁繼母憂旋亦身故君在途聞耗幾不欲生及抵喪次
困頓已甚高臺距當塗五千餘里扶櫬費重宦橐無餘貲正日
夜焦慮會大吏助之行乃成行時制府吳公留君辦奏牘固辭
不得遂命子廷芝等扶柩歸有姻家卒於皋蘭者君計費尙有
餘卽爲經紀同返君於次年亦遄歸營葬畢地方大吏俱知君
有經濟才多延致幕中無虛歲迨庚寅銓授廣德州學正地居

萬山中俗質而少文諸生有不衣冠而來謁者君雖盛暑必冠服見之俗漸知禮節有某生素自愛爲訟者妄相牽長吏欲褫之君審其無辜爲力請乃免學宮傾頽甚爲營葺之丁祭樂舞久廢請於學使朱公錄取佾生若干名又捐置樂器延善音律者爲教師一年後聲容燦然可觀人士咸欣欣然以爲盛事君中年以上體氣漸強近來偶患寒疾繼以瘧遽至不諱病中念長子廷芝下血甚劇諭季子廷葵謹視兄疾勿少離以故屬纊時皆不在側廣德諸生感君德化不召而至者十餘人治木製衣衾一切如禮哭皆盡哀嗚呼此可以驗君之教澤入人深也君卒以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娶沈氏其扶舅櫬先歸也見兄公在袁江貧至不能舉火乃約計歸費外餘盡歸之繼復僦屋同居並婚嫁其子女族黨稱其賢子五人

廷芝廷芾皆國學生廷葵邑諸生廷薇廷蕙廷芾早卒廷蕙殤
孫五人長珏亦邑庠生餘皆詳譜中

論曰君儒者而通達世務佐大吏皆有聲使寄以民社亦必有
所報効乃爲文學官克自振作不隨俗委靡局於卑仕故其所
表見僅此然觀諸生之能敦古道非恩誼素結於其心能然哉
如使之治民則民之所以報君亦必視此矣

鳳陽府教授倪君墓誌銘

姚文田

望江倪明經人在以其大父教授府君年譜來示余並乞志其
墓以余與教授君爲同年生也余自己未釋褐後始識君於京
師未幾君需次南歸後十年余方薄游維揚君鼓櫂訪余於陳
氏之休園蓋前後僅三四見耳及見人在始知君已歸道山宿
草之悲不能自己烏能以無言也君所交皆當世賢士大夫故

稱君之行事甚悉有不待譜而後知者君家居大雷岸世耕讀爲業童時受經於世父某公每日從羣兒牧輒背誦所受書不去口嘗夢神人告之曰欲知今古事須讀五車書斯言良可玩味覺異之以此益肆力典籍每見異書必傾貲購之家藏書七萬卷皆手自讐校著有雷港源流攷雷港瑣記諸書一時通人咸服其精博余以相處日淺惜未獲徧觀之也獨見其所撰泉譜則考究形製辨晰時代實足爲好古者之一助大興翁太史樹培夙嘗究心於此以故兩人者相得尤甚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丁未考充景山官學教習滿以知縣用君自以性迂憚恐不諧於時棄不就及嘉慶己未成進士例仍得縣令君笑曰五斗折腰吾能爲之乎吾家尙有薄田可耕江干老屋數楹積書充牣其中吾以終吾身可矣旣歸構二水山房日以訓課子弟

石印本 二一
二一
爲事房師汪通參鋪以書勸之曰校官秩雖卑然其職在振興
後學盍出而從事乎君聽其言得鳳陽府教授訓諸生言動皆
有法初之官見先師殿梁拱積壞丹青黝黑慨然曰此豈所以
揭虔妥神者亟倡議興復眾以工費鉅難之君不避怨不辭勞
鳩貲庀材凡九載始訖工堂廡門楹庖湏具備郡中科目久闕
寂至是乃連得雋蓋君教人不沾沾在科舉業而士氣亦由此
起也君篤於行誼家居時遇歲大歉鄉里多流亡君爲設廠振
貸所存活無算地瀕江無岡阜之峻貧民死者率彙葬水濱大
水至輒漂蕩去君爲擇高燥地遷之又葬其五服親之不克葬
者凡二百棺君之好義如此其瑣屑者可勿志矣君諱模字預
輪自號迂存生於乾隆庚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道光乙酉
十月初六日壽七十有六祖諱某考諱某皆先贈奉直大夫又

以君贈如其官祖妣計氏妣胡氏皆贈宜人娶張氏封孺人子
五良然良煥良焯良炳良精良焯早卒餘皆能以讀書世其家
孫十一人長卽人在道光乙酉優貢生曾孫二人銘曰

錢之癖非和嶠儔書之淫與皇甫侔貫穿今古窮源流山經地
志皆深搜學海博涉內行修一時賢士從之游力敦任卹戒薄
偷涵育後起儲薪慙斯人一逝歸山邱典型衰謝誰尙留我爲
銘之藏墓幽令名奕奕垂千秋

又倪教授行狀

王引之

倪教授模字迂存宅徽望江人教授與余同榜進士當釋褐時
相見於稠人廣眾中纔通姓名而已竟不知教授之爲人往來
蹤迹落落如也去年延教授之孫人在課余孫讀書始得讀教
授所撰錢譜歎服久之後又讀其年譜見其經明行修實足爲

士林楷式乃歎前此未獲深交於教授之爲不幸也蓋教授性嗜古書每得祕本手寫口誦夜以繼日讐校經史諸書無慮數十種自少至老曾無倦時居京師日游書肆不惜以重價購舊本至於質衣以償嘗應禮部試不第載古書五千餘卷以歸其好學如此教習期滿當得縣令而不就曰與其俯仰時趨孰若歸田著書之爲樂乎其恬退又如此所著書甚夥其有裨教化者則倪氏族約有裨經濟者則導淮由天長合肥注江辨有裨經傳者則雙聲古訓十卷古今錢畧三十二卷當世稱之至其忠厚豈弟洵有古人之風歲在乙巳望江大饑教授力謀匡救且首倡捐議分散錢米同邑賴以全活者無算又擇高原瘞其同族貧不能葬者二百餘棺官鳳陽教授時生員某有爲義舉而被誣陷者教授廉得其實白之郡守獄乃得釋其有志讀書

而爲貧所苦者教授招之學舍予以膏火之資士多賴以成立其厚德之及人又如此嘗書四語於座右云交耐久朋無欺心語作有益事讀未見書此足以見平生之志矣禮志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忘其教授之謂與余雖不獲深交於教授而溯其遺事輒復低回傾慕之而不能已於言也道光八年三月三日高郵王引之謹狀

又故鳳陽府學教授倪君墓表

王引之

君諱謨字迂存姓倪氏安徽望江人也道光五年十一月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明年葬於老雅灘君八世祖之墓旁也

嚴可均傳

烏程縣志

嚴可均字景文號鐵橋宛平籍嘉慶庚申舉人改歸原籍博聞彊識精考據之學弱冠卽出游足迹半天下歷受歸安姚文田

陽湖孫星衍校書之聘道光二年任建德教諭義烏有高才生某爲忌者所誣見棄於其父事聞之官大吏欲解之而難於措詞可均撰甲癸議一篇上之大吏大略謂甲在外二十八年擁高賞歸而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旣舉秀才丙與乙素有隙丁晚甲資黨丙而擠乙稱乙姦生子甲恥之逐乙乃歷引前代孕數年始產者不一其人以乙爲在妊二年無足異宜與昭雪大吏善之據以定讞甲乙復爲父子如初在任數年大修學宮並葺嚴子陵祠堂引疾歸著書不輟藏書至二萬卷早年著唐石經校文說文聲類又與姚文田共撰說文校議並刊本行世又校輯諸經逸注及佚子書等數十種四十年中所撰輯等身者再合經史子集爲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最後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使與全唐文相接多至三千餘家人各

系以小傳足以考證史文皆從蒐羅殘牘得之覆檢羣書一字一句稍有異同無不校訂一手寫定不假眾力其精力絕人如此自負學識睥睨羣流有某進士來見叩以漢書中事未盡了則曰君僅知時文耳吾失言矣顧雖玩世傲物而遇後進好學之士輒多方獎掖有問必答畧無少忤蓋嚴於嫉俗而實篤於愛才也遺書未刊者身後多散佚從弟章福號秋樵廩生爲可均編校詩文名鐵橋漫藁精小學著說文校議議

署陽湖縣學訓導瞿公墓誌銘

李兆洛

公諱紹基字厚培別字蔭棠籍常熟系出唐金紫光祿大夫昉雍正閒析常熟爲昭文著昭文籍公力學工文旣補弟子員旋食餼六應鄉舉三薦不成援例以訓導分發試用署陽湖縣學訓導不及一年而士輩皆頌賢明師篤內行養親以色恭兄友

弟急病讓產始終無閒歿則撫其遺稚弱爲營嫁娶甚於己出
旁及羣從嫺黨同仁一視邑歲時有天患民病飢寒若在其身
規畫調護無不摯輸家助官如取諸寄而未嘗有德色邑有大
工作任其董督必捐貲勸成下及施衣食施醫藥世俗所謂善
事無不爲也胸次渾厚不省人間有機械事所與交輒盡心力
相劇切以義教於家肅如朝典梱以內無笑譁聲日用百物措
置必於其當雖造次無違越者屏無益遊戲惟以花草自娛尤
嗜書籍值佳本必購之所藏至十萬卷道光十六年二月卒春
秋六十有五曾祖仁德祖璠考進思配陶孺人先君卒子一鏞
將葬鏞介吾友靖江縣學訓導王君竹友屬予以志墓之文公
嘗爲吾邑師其可無言乎銘曰

人參兩大視自位居仁由義志斯備孝乎惟孝友兄弟舉心而

加奚不致嗚呼邦家受其賜充然完人古與比尊不以爵行非
仕勅詞元珉照幽隧岸谷罔遷利萬世

陶孺人前葬虞山北麓爲字圩新阡公啓窶合之孫六秉澈
秉淵秉沂秉清秉淑秉冲兆洛補誌

零陵縣學訓導蕭君墓誌銘

宗稷辰

吾友蕭齋具明理之識有任事之勇久之練其識養其勇則專
以濟人利物爲心其貌怡然其衷坦坦然其言辯以哲如矢
發而的破焉其氣壯以直如風厲而霆震焉與人交是非好惡
皎然不欺而眾寡小大靡弗涵納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然眞
知蕭齋者惟吾黨之士寥寥數人而已數人中惟績辰尤承愛
者厚而相契者誠故知之深切有加於他友當君之存晨夕晤
言相喻於微亦不覺其異矣一旦痛其人之亡不可再見追慕

其所以存乎中而施於人者乃益嗟感其性情之眞非今世所
多見也君喪將歸長沙績辰哭送之君之弟若子謂微績辰莫
與銘君涕泣諄懇是固子責也雖葬未有期忍不豫爲之銘君
諱明善字復初別號蕭齋其先漢陽蕭氏分支於湖南之善化
四世爲善化人高祖瑛曾祖子湘祖起維皆隱德潛學不仕父
宣昭吏職貤封修職佐郎零陵縣學訓導任俠尙義樂於爲善
治家嚴肅教子有法君爲冢子幼時家計甚窘封君數慙遷四
方母楊孺人勤十指以供其教養君以此砥礪其學早有成就
厥後諸弟皆讀書能文由君開其先也君試童子則冠其童子
爲諸生屢躋高等鄉貢屢薦尋以廩貢生就官訓導補永州府
零陵儒學教學兼勤初尙氣銳好爲綜覈頗召疾怨旣而痛自
斂抑孜孜於儒先之言處事接物求得其平惟零陵雜居俚左

士閒有踰行檢者輒扑責之不爲寬假羣士乃大服課學子與兩書院文苑批抹改削雖多無倦偶得一佳士尤樂指誨之貧不能具脩贄者卽依助之以爲常近日有司以官事繩士往往不及會學官君力陳之曰士違法不可縱師長並臨所以養其廉恥異齊民也願如常制士聞之多絕迹訟庭矣嘗閱郡有溺女風言於鮑鎮軍友智用衡州保嬰法貧民生女者家給錢三緡助其乳哺遂置局以君綜其事親往四鄉諷諭董勸頒其規於旁邑十年以來錮習頓去所活嬰媿無算李兵備宗傳守永時君與幕客汪鍾以永郡貧民死喪無以揜齒請廣置義山賴君創募經營于愚溪之上開山十里溝其外防其內設堂以享厲立碣以明別義園之法於此爲盡美今年始議合保嬰施卹諸事爲永善堂使有統紀豈意斯民之蹇於福其所受止於此

耶君以嘉慶二十年冬任學事六年循奉資當薦以應舉辭又六年府道交薦康撫部紹鏞聞於朝以前歲道光乙酉鄉科君中副榜保勝民社部令由鄉舉之日積資六年再舉而予縣令於今五年期將及矣以君之才與愛民之心治一縣優乎有餘君平居亦以此自任乃竟以道光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于訓導署是可惜也夫是可惜也夫君娶毛氏封孺人生子一曰樹遠娶婦顧氏女五長適李家瀚次字馬氏三適黃德輔四五未字女孫一君沒之日兩親在閭樹遠試于邑聞君疾君弟率之以馳中道得凶問奔抵永州已斂矣既治喪扶柩以歸葬於先兆其方向月日俟葬時補書績辰與君交十五載君與同患難愛敬吾母如其母焉績辰出游遇母疾診候藥餌皆以累君已具於哀辭矣君與績辰不相見三十二日而沒又三十餘日而

績辰東行又十餘日績辰舟至於衡山卽舟中泣然作銘曰
才裕於所司福人而人不知可以爲民父母而乃止於文學之
師孝足以貽令名友足以式刑其家而慈於子孫者又有厚澤
之留遺君於所生爲無忝矣而又何悲嗚呼惟其親愛而深知
者有沒世而長思

清故蕭縣學教諭詔舉孝廉方正胡君墓志

劉恭冕

君諱泉字杖仙姓胡氏先世自明初以從戎功隸揚州衛率其
部屯種寶應柘溝莊而占籍高郵曾祖宗開祖祚竝以力田起
其家父鎮樂善好施蹟詳州志君弱不好弄獨深耆學父母愛
君甚君依依左右不忍離授室後常宿親所及居喪服竟不入
內築廬墓側時往居之兄弟恭讓至白首無閒言族眾繁衍周
卹無虛日篤禮師門尊異有德當世有義舉輒先就君謀官蕭

縣時束修之饋非義不受既去任猶捐金佐修聖廟胸臆洞達受侮不校澆風薄俗賴以維持道光三十年詔舉孝廉方正士大夫不謀同辭舉君應詔時同舉者以君及江都羅士琳長洲陳奐爲最賢君博覽載籍雖小疾未嘗釋卷既從事有宋諸儒之學而於明王文成全書用力尤深嘗謂文成固尊德性而不廢問學與朱子辭異旨同著有陽明書疏證四卷陽明經說一卷經說弟子記四卷大學古本薈參一卷儀徵優貢生劉毓崧序而行之又駁朱子晚年定論辨白水詩存各若干卷藏於家君生於嘉慶二年四月二十日卒於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二娶任淑人寶應太學生任忠鼎女事君凡四十餘年相敬如賓亦好善前卒生子二長謙吉少篤厚有君遺風早卒次豫如孫爲霖汝馴汝駢汝驥君嘗受學先君子及

君子豫如入先君子甥館君猶執弟子禮恭冕時時得侍君接
其容儀聆其談論穆然夷然蓋古所稱篤行君子者如君足以
當之矣豫如等以十三年卜葬君寶應相旺莊與任淑人合藏
而述遺令來徵文恭冕宅憂不能爲銘爰據世所知者載之墓
石

鄉賢李先生傳

孫葆田

李先生諱元緇字葉初一字青函章丘人生而敦篤少長讀書
卽嗜程朱之學家故清貧事親以孝聞教授鄉里束脩所入甘
旨無缺母病焚香籲天求代病旋愈又八年母卒事父愈謹道
光二十九年以歲貢生舉順天鄉試學使劉詹巖先生嘗以孝
養績學表其門爲鄉人矜式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先是咸豐
中捻匪竄擾山東先生倡議於所居舊軍鎮築土堡以爲防禦

其後寇再至不得逞近村避亂入堡獲全者無算同治六年粵匪餘黨犯東境鎮獨峙然無恐邑故有緒江書院先生率士紳集貲重修規模大具又以其閒輯修邑志以備文獻考資由是士皆奮起嚮學其他事有關於風化者無不竭誠爲之亦其學行所推者然也七年選授鉅野訓導勤心訓迪月有課日有程士習不變當是時平遠丁文誠公巡撫山東建尙志堂於金綫泉上以培植正學聘六安吳侍郎主講席不至乃以先生爲監院諸生受約束惟謹先生終日危坐無惰容平居言動必依於禮法其教人必由朱子小學入嘗置日省簿以考察言行又嘗語諸生曰聖賢道雖高遠然皆有層級可尋人但患志不定心不專耳又曰古人絕大事業皆由誠敬做起其自道所得如此所著有五子近思錄注釋十四卷居業錄注釋四卷十三年春

卒於書院春秋七十有五子某某孫幾人曾孫敦益光緒某年
舉人三十一年巡撫楊文敬公以先生行實入奏奉旨由禮部
議準入祀鄉賢祠

孫葆田曰先生門人孟憲璋余同年友也嘗稱先生出入宋賢
堂奧真學道有得者余於同治辛未壬申閒嘗一再見先生今
三十餘年矣先生名在國史又有劉編修表其墓所載言行大
端已有可傳余更爲傳以識其崖略亦庶幾聞風興起者鄉人
知所歸焉烏虛道之不明學術益歧求躬行君子如先生者曷
可多得哉曷可多得哉

六合縣學訓導劉公靜巖墓誌銘

葉昌熾

公諱某字靜巖

明昌案靜巖名元浩

先世自吾郡遷寶應曾祖岐齡祖友

尙父廷器國學生以公長子嶽雲官貶贈中憲大夫妣雷繼妣

五
胡皆贈恭人公胡恭人出篤於天性六歲喪父聞孺子啼者皆
爲流涕道光丙午胡恭人病且革公割臂肉以進至誠感神母
病愈竭誠色養又二十三年而始歿歿之後歲時諱日思其居
處思其笑語未嘗不泣下也胡恭人之守節年踰三十矣公曰
吾母有陶嬰梁寡之高行而不得邀旌閭之典何以爲人子援
案申請卒旌賢婦如例劉氏世有潛德自端臨先生父子以經
學教授子弟彬彬向學公纂述言行爲劉氏先德錄二卷平居
濡染家學生長食息不離訓典之內顧屢不得志於有司以廩
貢生就職訓導嘗一官邳州學正再署六合訓導其初至六合
也胡恭人已前歿公捧檄哀號悲不自勝自以祿不逮養與人
子言孝與弟言悌六合某生不養其親公召而詰之已而曰汝
有母不事吾欲事又無母言已噉然長慟某大感動叩頭趨出

歸爲母子如初邑民苦重征圍令廨令匿公所而以飛章上變
謂民且叛公旣以利害說其民使解散又力爲令言民非叛狀
比大吏檄兵來統領爲吳武壯公長慶吳公雖武人雅重文士
惟公言是聽以故獄得不竟終其事不戮一人云故諸生某以
尋親未與歲試已褫籍矣公曰是無以教孝也長逝者之賚恨
庸有窮乎爲牘請於學使者還其衿居鄉矜孤恤寡存亡繼絕
胡恭人家不祀忽諸又無可承祧者公訪得疏族某奉其七鬯
族子某貧不能娶公爲授室宗黨貧者往往待公舉火寶應地
當孔道驛馬交午主者沒其餼牧馬於運河西草藪中蹊人之
田公白諸當事勒碑嚴禁自是馬不得過河西牧蓋公矜立名
節猛志疾邪然清而不刻當官接物多所矜恕其天性然也公
雖三爲校官經國之志未由自見嶽雲官農曹時時貽書敦勉

之農部君與亡友王頌蔚繆祐孫同鄉同官負三君八俊之望
皆公教也公舊有嗽上氣疾光緒甲午疾作捐館距生於道光
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歲子四人長卽嶽雲光緒丙戌進士
戶部主事次熙雲際雲季毓雲縣學生昌熾束髮受魯論稍長
習春秋公羊傳卽服膺寶應劉氏之學洎官京師與農部君以
古學相切劘益孰聞公之行誼農部君貽書京師曰先人葬有
日矣願爲銘土之文昌熾聞諸孔文舉曰公者仁德之正號不
必三事大夫敢援申公毛公之例書其墓石曰劉公復繫之銘

曰

畔官祭酒母高行孝于惟孝施有政泮林之桑鴉食甚翻然不
煩觸撻儼江左傳業比孔鄭家世迺以經術盛巍然一老天不
愁人之云亡邦亦病甓湖湯湯水如鏡若堂若坊松檟映蓋棺

庶幾可論定漢校官碑共無竟

碑傳集補卷二十七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二十八

江都閔爾昌纂錄

佐貳雜職

侯先生墓誌銘

英和

先生姓侯氏諱坤字礪石安徽無爲人祖亮諡父一鶴生子三長履季鼎先生其仲也少好經學舉業入大家堂奧善書能詩遇事有定識性友愛兄履無子以子銜嗣撫弟鼎遺子鍾如己出乾隆戊寅補博士弟子員丁酉舉拔萃科丁父憂服除補廷試遂留京師屢試京兆不第丙午考授州同知改鹽運使司經歷分發廣東嘉慶丙辰補官庚申攝運同事辛酉四月二十四日卒於潮州官署年六十有二先生在粵東時以文行見重上官疑獄非先生識不定僚屬皆師事之所轄育嬰堂歲久廢弛

先生釀金修葺招乳婦收棄兒費不足捐廉佐之嘗謂育嬰之設所以廣慈惠也寧濫母隘因署其楹曰莫隨手誤人家性命且回頭看自己兒孫嗚呼此可見先生之宅心矣粵東鹽場煎丁曬丁積虧鉅萬先生乞上官以積引彌補奏奉恩赦一時疲丁乏商並感其惠服官凡五年政餘讀書不輟所著有蝨竹山房詩文集行世其南華經參解漱六集等藏於家所撫紫藤書屋古帖千文爲後學楷式配汪孺人賢淑慈孝勤操作先生卒子六銜鈺鑄錚鑄官長蘆鹽運司知事俱孺人出鏐斂早亡側室黃出孫七以嘉慶甲戌十二月二十二日合葬於貴池縣郭港之原鑄以行狀來乞余誌壙余少從學於先生知之詳不敢以不文辭因序次本末而系之銘銘曰

吁嗟先生遺惠孔長慈幼振乏勿尪勿殤粵之民方飲食祝之

而何遽乘雲以翔松楸奕奕幽宅藏詩書之澤遠兮佇表瀧岡

贈中憲大夫趙公墓誌銘

王引之

趙公既歿之八年其繼室孫恭人卒明年其子吏部郎中盛奎將扶柩合葬來乞余銘案狀公姓趙氏諱德俶字復初別字善亭先世居山右之洪洞明初徙居直隸永年旋遷深州四世祖諱秉謙五葉共宅朝廷旌其門遂爲州望族祖諱克中字彥和官房山縣教諭父諱廷玠字介玉官四川重慶府經歷貲贈中憲大夫吏部郎中公隨任重慶乾隆辛巳介玉公卒於官奉母張太恭人回籍公年甫十五一切部署如成人嗣以家中落爲祿養計遂入貲爲縣尉乙未揀發甘肅委署涼州府經歷補寧夏尉以母艱去官丙辰服闋改補陝西安定尉旋升黃官嶺巡檢調署雒南尉庚申復署靜邊縣巡檢明年以疾乞歸寧夏故

河套地四渠析流民賴灌溉公蒞任後每春仲駐工夏初旋署
爲籌其次弟挹注之法歷二十年如一日癸丑夏河暴漲漢延
渠滾水壩圯正廂斷流緣渠稻禾就槁觀察富公令公董其事
鳩工集料三晝夜合龍渠流通暢灌溉無缺寧夏人至今稱公
德不衰關中教匪滋擾公奉調赴軍營過留壩其地四圍皆山
賊突至人懷惴心公曉以大義督率軍勇防禦賊眾遠遜行旅
弗驚南山逋賊出沒無定商維一路多被蹂躪中丞令公署維
南尉委以相機禦賊遂與邑令團練兵勇演習排槍凡數十晝
夜賊不敢逼維城得安其保障如此平居嘗謂一生閱歷世故
惟退一步想四字能堅志長識又嘗教其子盛奎曰居官以節
儉爲本供職以謹慎爲要聞者韙之夫以公之賢沈沒下僚似
未得大展其用者然吾謂一命之士苟盡心於民生國計其功

卽與將相等蓋所用有大小而所以用之者一也如趙公者未
可以祿位限之已公卒於嘉慶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享年六十
有九以子貴贈如其官配賈恭人正定府教授諱鳳吟公女繼
配孫太恭人國學生貽贈中憲大夫諱珠公女皆擗節持家克
勤婦職孫太恭人相夫教子尤卓卓可稱道光三年合葬於深
州柳家莊之西北原禮也子二長盛奎嘉慶辛酉年拔貢生今
官吏部郎中軍機處行走次盛舉早卒皆孫太恭人出女四賈
恭人出者二孫太恭人出者二孫三家廉家熙家燾孫女五余
於公爲媼黨知公深故旣志其大略重爲之銘銘曰
其官則卑其人則有爲也其階則崇其心則彌沖也生有妻以
爲輔而家事治也死有子以繩武而後嗣熾也惟實之豐惟報
之隆藏之幽室壽考令終

登仕佐郎吳縣光福司巡檢胡君翔九墓誌銘

沈欽韓

胡君鵬昇字鵬起號翔九安徽桐城人父

孝友淳篤以植

善聞于鄉母李氏年四十餘始舉君君聰慧早成十二歲應童子試卽有聲終不售二十四歲父臥疾君侍湯藥不解中帶者數日及卒哭泣若孺子先是君考以樂施家中落君丁大故甫棄舉子業習幕游南嶺嶠北秦岱從其姊夫金之忠知府山東暨其弟 嵯使粵東十餘年官府吏治米鹽鱗雜皆仰咨于君君剖析利弊皆惕惕奉法無乾沒嘗試嘉慶丁巳投効東河命修築挽道工畢詣部得江蘇受差遣權金山縣典史委勘高郵州災狀故事被災州縣得兪旨賑恤令戶民報災其豪戶率賄吏捏災貧弱若逃亡者無所得賄以籍上上司委能吏估驗則預儲贖羨賂之所謂仁恕掾者率噤不出一語靡庫帑不貲

皆官吏中飽豪惡邀恩而被災甚者十不邀一二君所承勘親歷潦區察田廬有無審戶口虛實列災爲三等捐胥昨舌不敢吐氣畢事災氓焚香走送百里外君甫蒞事潔已惠民已如此久之故大學士章公撫吳故協辦大學士百公總督兩江皆規其能奉檄訪拏匿名帖于揚州總司錢局于南河案無株連簿可覆考雖知其清幹亦不能破格用也權奉賢縣南橋巡檢甲戌眞授光福司巡檢蓋奔走鞅掌自壯逮老年已五十餘矣至官盡反前不肖之所爲律身化民狷潔自好有訟者小曲直卽判斷大者雖重賄掉頭不顧庶民相戒無以不直撓君山中花木梅桂最盛春秋佳日攜童子徘徊繁香叢碧中望若神仙君雖貧好施有父風親好迂道過訪送遺必腆乏匱時亦典質以予曰奈何令人空歸以是大困胸中落落不以爲苦積十四年

不遷竟沒於官以君之才假令爲達官居方面必大有所設施
乃僕僕風塵老得一官所蘊百不信一然知者論人貴詳其志
行苟無愧于前修不必以事功見也朱邑爲桐鄉嗇夫積伐至
大司農仇覽爲蒲亭長後隱居不仕而邑居九卿反默默無可
述兩漢稱循吏者首推此二人乃知昔賢之表見不論位之貴
賤有無也嗚呼如胡君亦何恨哉君年六十有七夫人黃氏能
佐夫爲令人無隕穫之色先君卒子男五惟齡存君之卒也董
太守國華爲傳齡將扶喪歸桐城介余友許處士兆熊不遠千
里乞埋銘因董許二君所稱者略次序之銘曰
知其能足以理格于資而下士也知其廉足以宰終槁落而不
藥也不謂其止而竟止譬若不期仕而或仕也

沈宋二君傳

姚瑩

異時國家患河決大工數起川楚歲用師乃議助餉予官之法
由是出身者既多不能無雜故士大夫至今輕其途余所聞以
能吏起家至台司者眾矣人材固不可以資格盡也而粵中二
少尹乃以賢稱其文采尤可紀宋永岳字靜齋澧州人也以川
楚例歷香山新安巡檢二邑皆劇民富而好訟巡檢因爲利永
岳至布衣草履日循於鄉召長老子弟詢所苦如家人敦勸孝
弟曉以息訟之利反覆諄誠民多改行爲善邑瀕海患盜姦民
通盜販米令丞營弁常以賂縱之獨永岳境無犯者盜亦不至
以是無捕盜功稍遷海陽丞以細過議斥乃爲醫客於廣東困
甚二邑人聞之多餽之食蛋人得魚逾百里來獻曰賢父母也
胡反斥乎永岳爲人厚重質摯讀書識大義好窮物理精醫所
診無不中嘗語人曰生人大欲飲食男女而已適中則無病卽

病宜行所無事庸醫多殺人者不審病所以投劑好強致故也
又嘗言今之民未嘗不如古在治之者有實心耳上有威愛及
民民必倍分以償其效古今中外一也生平遊歷好窮山水佳
處物色聞見輒識之既失職無聊乃著書自娛詩古文皆拔俗
自號青城子與香山尉沈蓮善沈蓮者字舉芙江陰人也少爲
諸生有聲久不得志入貲爲山東縣尉以憂去再銓香山缺素
豐尉至皆饒給蓮不善所爲獨闢小園爲池館竹石之勝日飲
酒賦詩其中屏幃淋漓皆自書所爲詩臨池漁釣意翛然不可
入以塵俗好客善談尤熟史事談古今得失輒竟日留客必醉
相與久處有莫知其貧者自山東再起之粵家人不能從獨二
適客與俱待之終歲無閒力無以償二客相與咨嗟而去性既
高簡不能得上官意惟獨彭昭麟喜之彭亦豪雅能政爲香山

令以異政擢登州同知適有某聞香山尉缺之美力營謀於上將奪之蓮聞笑曰若以爲美乎吾相與耳卽告病去職不能行彭乃攜與俱之山東桐城姚瑩嘗論兩人曰宋肫肫長者言多至理所行事類古之循吏沈工詩善書天性曠遠意趣甚峻有古高士風乃皆沈於小吏吏豈能污人哉如兩人者可以風矣世獨詆此途爲俗吏何哉復有新安尉鄭師靖者名家子亦能詩雅與沈蓮相似未之見余聞之王從化令云

外王考鄒公遺事狀

馬敘倫

公鄒氏諱在衡字蓉閣錢塘人宋道鄉忠公浩之後也公王考袖湖先生幼孤母胡氏石筍先生女孫也善文史袖湖先生秉其教博通文學工於詩子三人長志春後易名淦是爲鐵樵先生公之考也鐵樵先生與弟志路志初皆以文學名時人比之

寧都三魏仕爲山東莘縣知縣權濱州知州子亦三人公其冢也公淹貫群籍善古文辭詩賦尤美所造問桃花館詩集著錄

杭州府志

後更名存
海鹽集

公弟在人官順天府治中在官拔貢生朝

考弟一官內閣中書而公十應鄉試不得第肄業國子監以辭賦受知於汪由敦入財爲未入流歷官江蘇吳縣主簿長洲縣典史吳江縣巡檢金山縣典史金匱縣典史嘗自揭金山署曰三閘東倒西坍屋一箇芝麻菘豆官其風趨如此公在金山時太平天國勢方盛被檄守禦公擇女子壯有力者數百人以兵法部勒之晝令持火器弓矢守望夜擊刁斗巡警而自執卷據大石諷詠山下往來皆敵軍砲聲隆隆不絕公從容如平時女子守約束皆不爲動敵兵竟不得上上者皆死死甚眾敵軍乃榜求能死公者爵以王然金山竟公在不失是時公年且六

十汪安人所出二舅氏並前沒軍中遂移疾歸許乃釗巡撫江蘇招公謝不往公娶汪安人諱愷工詩通內典時稱竹斐夫人有竹斐遺墨著錄杭州府志公貌豐而長微有須遺容存余家

碑傳集補卷二十八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二十九

江都閔爾昌纂錄

武臣一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龔自珍

乾隆中國家修大刑於閩島之外福康安公海蘭察公先後成大功以去光於祀典凡百戎臣或有賞及後裔名附史官之牒其有官不過隅鎮名不挂勳籍身歷百戰於狂濤巨鯨閒幾爲忌者擠致之以無名之死而危以功名終則有通州丁公按狀丁氏出自齊太公之孫丁公世霸營邱末胄播遷入本朝家於江南之通州曾祖某祖應舉江南狼山營守備父國升蘇松鎮遊擊皆封如公官妣張生妣陳皆封夫人公父官松江遂家焉公諱朝雄字伯宜以松籍起家由右科歷數官屢遷至福建副

將四十八年島賊黃在莊叛公佐黃仕簡討平之列軍功一等
閩事之菱也公調知林爽文有謀必屯兵東港以與鳳山爲犄
角勢及鳳山警公方赴引見北上半途馳還白總督常青賊不
足慮請假某兵勦東港且斷其糧道卽鳳山潰矣因進指畫緩
急狀常青不聽惟專意鳳山檄公偕總兵郝壯猷趨鹿子港擒
賊目楊朝派克鳳山非公意也人以爲公功賊果大熾益蔓延
檄公守鯤身又檄公守郡城公於鯤身則招土番千人敵賊萬
眾矢石俱盡而賊目潘猛搗烏龍旂不下公命守備邱營拔之
猛走鯤身平公於郡城則戰少守多未至先破賊中途路始通
遂徧閱城樓屯柵池隍不治者整之時總兵柴大紀守諸羅公
守郡城三閱月皆食豆餅髮觸冠數寸賊不得逞諸將恃以成
戰功於外之數者亦非公意也人又以爲公功至是而討東港

之命下矣常青非公無可使而以八百人與公請益則曰戰不利則守舟中舟不可守退而益兵公曰爲國死命也大人卽不發一兵某亦往拂衣上馬行至東港賊眾且數萬先時海中有淤淺雖潮至舟不通賊以是不設備僞軍師吳豹僞將軍洪賀縱飲酒天大雷雨水暴長丈所公坐舡艙指揮縛羣酋遂登其礮臺賊大驚急近戰公曰我幸踞礮臺天也遂發大礮諸火器繼之光塵蔽天賊尸拋滿崖激獲僞將軍李老合逐北三十餘里乃倚山爲營夜半忽有數百人大噪過溪公戒眾勿出少選又有數百人直撲大營公益不動天明盡掩之軍中不知其誰何迹其屍皆赤髮而裸蓋番人乘閒爲聲援者公踞地勢故無恐林爽文遣其黨來援公築壘圍之賊墮圍出公料其必奔茄藤先令守備鄭其仁以步卒三百伏於路而親自中道追之賊

遇伏卒敗餘賊遁將渡溪公擠而溺之遂獲豹賀東港平時乾隆五十一年某月也計大小七十三戰八百人扶傷痍以完智勇無出公右而常青蔽不以上聞第令公攝海壇鎮總兵官福康安公至始奏卽眞公仍留臺灣防禦比林爽文就擒始莅任海壇固雄鎮環海大盜時出偵問斥候稍疏卽大爲民害公督率舟師爲游兵迎捕盜林鬚舵林明灼者海之酋魁也公得鬚舵於浙江洋而明灼適以戕參將張殿魁事聞高宗純皇帝震怒嚴責總督伍拉納伍懼以責公公請身任一日晨出颶霧四塞公喜謂諸將曰今日得報張公矣遂令眾船齊進果遇明灼於大麥洋俟其近力踞上游縱大礮連斃賊頭目明灼知不免躍入海葉把總鉤得之功狀始上聞有旨召見未行而總督又調公臺灣鎮總兵官渡臺後復還公於海壇攝水師提督五十

八年以捕會匪功奉旨加四級五十九年循例入覲途次病甚乞兩江總督蘇靈阿代奏乞骸骨上方向用公特旨令回籍調理俟病痊卽行奏請陛見冬十有二月某日甫入上海縣境卒於舟中年六十有七公輕財愛士官閩時有廣東舉人曾中立欠穀數千石有司以軍需不給將置之法公奇其才代償之後曾爲義民長以戰功賞巴圖魯仕至理番同知公配陳封夫人後公卒公有丈夫子二人廷珊國學生攀龍武生蘇松鎮左營守備孫四鍾傑武生浙江千總鍾琪國學生以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公暨陳太夫人合葬於松江細林山祖塋之側越九年神道之文未具鍾傑等以公捍大患而世莫聞願文章之士發其光則與載於官書者異日出入必互見故來乞書於

碑銘曰

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勝者丁將軍之墓再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克而無炳炳於時者三告下車者曰是將軍之孫鍾傑鍾琪泣述功烈有盡於其心是爲史之別子龔氏之言用卒告闡烈之君子今年實道光五年

葉將軍傳

尙銘

葉將軍名華字丹山新建人少以武生入行伍累官至夔州協標守備從大將軍福康安征廓爾喀有功升松潘營都司旋調督標中營都司大將軍由四川征苗檄將軍爲營務長將軍兩解永綏圍又破蘇麻寨烏草河之賊賊死守尖山子攻三月不能拔時湖南巡撫姜晟駐兵銅仁府亦阻險不能進大將軍集將士商進取之策將軍曰賊居高據險難以力破今自以爲得勝算守必懈華請與死士百人潛燒其柵大將軍統大兵繼進

賊可破也既破尖山子則檄姜撫夾攻賊平如反掌矣大將軍稱善將軍是夜擊賊賊果熟寢於是火器競發柵兩層皆灼大將軍望見火光燭天跋山踵攻賊驚潰遂拔尖山子將軍閒道趨銅仁與姜撫夾攻賊又破之於豹子場大將軍親酌酒觴之奏升碣石鎮總兵會大學士和珅與大將軍有隙章爲所尼將軍不果升嘉慶元年恩賜花翎旋攝阜和協副將經略勒保征教匪聞將軍名亦檄爲營務長賊嘗以婦女數百人詐稱難民投大營經略納之將軍諫曰豈有婦女數百無一二男子而可信爲難民者不速遣恐中賊計經畧不聽是夜賊外攻內應大營破經畧單騎走將軍追及於達州城城有駐防將士潰兵亦稍集將軍謂賊破大營必驕而無備若銜枚夜擊之賊必驚竄經畧從之復大營四川駐防將軍奎倫密奏經畧逗遛經畧旋

被逮卽以奎倫攝經略將軍曩以千總賚奏赴熱河奎倫時爲
騎兵與將軍爭渡大詬至是欲陷將軍廉知阜和前協副將虧
餉將軍代其子彌補遂以瞻徇同寅奏請革職部議罷歸而奎
倫尋以避賊殃民逮至京賜死將軍素與前經畧額勒登保交
好後數年游京師額勒登保見而憫之許復其職未及奏而薨
逝將軍遂歸將軍知勇過人然亦身被數十創自言生平知己
惟大將軍一人大將軍性嗜鴨舌日殺鴨以千計嘗推食將軍
從容進計多見聽納大將軍嘗稱爲好將官泊罷歸家甚貧舊
部多爲大將將軍轉徙南北熒熒謀食卒無有白其功者年七
十五卒於家時道光八年也

記任昭才

阮元

任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

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泅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砲嘗遭颶沈於溫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

番數日之久船與砲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誥授武顯將軍福建福寧鎮總兵陳公事狀

孫詒讓

公諱步雲字錫鑣別號錦堂世居瑞安城東清泉鄉篋管村至公始遷邑之城南鋪司街曾祖順卿縣學生員祖迪生國子監生父國柱並以公貴贈武顯將軍公生七歲而父贈武顯公卒母木太夫人撫之成立及長容止偉然異於恆人家故儒族自贈公卒後貧無儋石儲乃棄而學賈非所好也顧好習拳勇投石超距以藝雄其曹伍邑東南廂多惡少年羣行橫恣爲鄉里患莫敢誰何公心不熹也遇諸塗必痛折之不少假諸少年怒聚謀將辱公公與角輒挫其眾皆悚息遁去由是以勇名於邑年二十一入瑞安營左標爲守兵隨副將巡海獲劇盜以功拔

補右營外委升鎮標左營把總右營千總鎮海營守備定海左營遊擊鎮海參將福建閩安協副將授定海鎮總兵調廣東瓊州鎮浙江溫州鎮福建福寧鎮歷署溫州中營守備黃巖左營遊擊玉環乍浦參將福建金門海壇二鎮總兵護理黃巖鎮總兵自乾隆季年閩賊李發枝引安南艇匪擾閩粵浙洋面沿海奸民遂起附之分爲二幫在閩者爲水澳幫在浙者爲鳳尾幫而蔡牽朱潰從橫海上勢尤張甚於是當事始議整飭水師百計剿捕然水戰與陸異以十丈之艦與寇馳逐於大海之中風波險詭瞬息異形雖有健者多慙慄眩惑失其故步自非深習水戰魁偉非常之士莫能盡其技也公勇敢多智畧自入行伍卽隸水師於海上風水沙綫及海防利害尤諳習而善撫士卒得其死力自起行閒以至專閩敷歷七鎮咸在海疆所至威信

風行千里肅謐大府倚以治盜前後所獲盜及船械不可勝計而功尤偉者莫如沈蔡牽當壯烈伯李長庚之亡也牽幾滅而復振朝廷以壯烈部將邱良功爲浙江提督王得祿爲福建提督分領其兵而嚴旨飭閩浙督撫俾會師剿賊嘉慶十四年八月牽犯浙洋方連檣集漁山墨水大洋時公以把總隨王提督領舟師追剿及之而邱提督亦以閩師來會牽聯巨艇數百爲楫陳以拒官軍中樓船大倍常制上懸五色幟則牽之坐船也王提督命公駕船以卒四十衝其前公遂命捩柁徑向牽坐船戲下卒有難色斬其一以徇眾懼不敢違既迫而我舟小賊舟俯瞰勢不相當公與殊死戰相持未決會兩提督亦引舟至賊回顧聳懼公急燃火罐投牽舟舟火發賊眾驚擾公乘閒以長子鈎其舷率數卒躍而登持短兵與搏擒其僞將陳盼劉水斬

其眾殆盡歟一女子由覆版中持兩刃而上公迎擊粹以矛刺其胸遂溺於海蓋牽之妻也時船被焚危沒而牽猶踞柁樓以利刃自衛公顧欲擊之忽聞隔船疾呼曰賊舟已與水平陳將官猶不捨耶視之則邱提督也然提督船與牽船相距猶數丈勢無由登乃命放長絳水中公援以上比公登而牽船沒矣是役也公身受重傷三十有四創及罷戰兩提督皆來慰視嘉嘆再三總督上其功曰把總陳步雲首先過船獨力攻沈蔡牽正身盜船功最得旨優敘并荷銀牌玉扳指之賜及道光十年公以閩安副將入覲宣宗召對圓明園猶問曰汝卽昔年隨邱王二提督攻沈蔡牽之陳步雲耶垂詢前後戰功甚悉比歸未及兩月遂有定海總兵之擢蓋其蓋勞偉勩仰邀眷顧者如此公之由定海移瓊州也總督孫文靖公深惜其去具疏奏留朝廷

以瓊州重鎮宜得賢將填撫不許既至鎮窮邊孤島水土瘴惡羣黎錯處其閒黎有熟有生生黎尤悍鷙喜爲亂州縣數被其害公至以諸營所用火器皆窳拙不任用捐奉改制選精卒訓練之豫爲之備黎震攝咸受約束汜公之去州無黎患及移攝金門盜搜三百餘出沒境內歟略無虛月公至募水勇督將弁嚴治之不逾月芟薙無遺踪公旣以海戰立奇功然性廉謹身爲閩帥家無餘資又素伉直遇意所不可不爲大府挫顧好儒者遇賢士輒折節與交若不知其爲貴人也其爲黃巖遊擊也總督董公教增以朱蔡蕩平海臺安謐議裁減水師艇船以節糜費公入謁卽力陳其不可曰海戰所恃以制盜者莫如船舊制師船形制卑窳不任剿賊自故壯烈伯李公議制艇船其制高大堅致配兵多而載械備其利十倍於同安夾板快駒諸船

今一概裁之則緝匪無具海濱伏莽復發額設師船不能敵非計也董公瞿然曰吾問諸水師員弁皆迎意隨答無有陳其不可者微君言吾幾誤遂寢其議同邑舉人鮑君作雨篤學士也公在定海延之幕中戎政機要必咨而後行嘗以定海爲浙洋要地縣故舟山孤懸海外額設鎮兵二千五百餘人分守口汛及配游哨戰艦者過半城內守兵不過千人不足以資守禦宜廣訓募助以團練以厚其力又以衢山自國初以來久爲棄地今海禁久開內地生齒之繁十倍國初貧民渡海私墾官輒封禁然私墾終不能絕徒資吏胥婪索加以諸方雜處蓄爲奸藪不若蠲禁恣其墾種設官收賦稽詰保甲清釐賦則使奸無所容而民得安其業數年之後必爲沃土又以海疆要務莫先於衛商弭盜與鮑君商權各爲議上於當事格於例不得行蓋其

沈謀遠略雖儒吏有不逮者斯又當於古名將求之矣公之調
福寧也年已六十有七春秋既高會左足傷發乃奏請開缺回
籍後數年西夷構釁海疆多事天子方側席以求將才而公則
已老矣然夷稜犯浙果先陷定海而衢山私墾後卒弛禁咸如
公言公卒於道光庚戌年七十有七子禹蓮議敘國子監典簿
孫保隆縣學生員詒讓自少竊聞嘉慶閒戡定海寇一時名將
多浙產而朱蔡之滅吾邑許提督松年與公功最偉許提督之
平朱潰姚按察瑩及邵員外懿辰紀述畧具而公之沈蔡牽世
或未知其詳詒讓從保隆讀公手錄年譜始得其梗概謹刺其
犖犖大者狀以爲國史要刪其他緝捕勞績公爲不 不復著
也

秦定三傳

子三臺瑞龍從子榮增 湖北通志

秦定三字竹坡興國人道光丙戌一甲二名武進士授二等侍衛年勞選桂林游擊洊擢鎮遠鎮總兵以平新寧李沅發功賞勇號咸豐元年粵匪倡亂定三率滇黔兵會勦賊竄東鄉定三與副都統烏蘭泰伏兵思盤渡敗賊數千賊由金田移屯新墟定三卷甲潛行渡江偵知竹園村樹林叢莽乃堙塞要隘伏兵村中遣兵百人爲採樵者誘賊入伏起賊倉皇從村後竄逸後伏又突出合圍殺賊幾盡於是一日七勝追賊永安擒洪大全受礮傷裹創力戰燬大甕村平水竇賊壘遂復永安擒洪大全檻送京師會賊由桂林出湖南浮江東下陷江寧省城提督向榮以定三爲先鋒軍於舒城之三角井江寧賊數萬四面撲營定三以兵堅守十餘日陣斬賊首羅大剛賊退去以功賞騎都尉世職授福建陸路提督幫辦南路勦匪事宜復同總兵和春

進攻鎮江軍溧水遇援賊疾卒於軍謚恭武子三臺貴州知縣
襲世職瑞龍湖南府經歷勦賊桐城陣亡從子榮字子仁貢生
從定三擊粵匪累功洊保知府從攻擒匪克臨淮復鳳陽署鳳
陽知府粵捻二匪合股來犯榮登陣巡守出奇擊退之買牛開
墾設棧銷鹽爲善後計城賴以安事聞以道員記名尋護理安
徽布政使

都興阿傳

巴爾依呼蘭 巴克坦布 富勒慶阿 慶順 訥依楞

阿 成福附 黃維翰

都興阿字直夫達虎里郭貝爾氏領侍衛內大臣博多歡第三
子也厚重有大度臨敵整暇萬眾不能撼咸豐四年僧格林沁
圍寇東西連鎮都興阿以二等侍衛從寇梯隄夜半出撲適當
都興阿壁都興阿戒所部無動實彈殼弓以待寇被創縮退五

年從克馮官屯功最遷頭等侍衛卽軍中授京口副都統僧格
林沁班師上以都興阿忠勇可倚任命簡精銳駐馮官屯須後
命弟西凌阿以都統授欽差大臣督辦湖北軍務久攻德安不
下詔將騎兵二千赴之寇棄德安遁總督官文檄助攻武漢時
官文攻漢陽軍江北岸巡撫胡林翼攻武昌軍南岸倚水師通
聲援都興阿飲馬漢鎮沙口閒護水師水師夜燒寇船未還都
興阿列騎江干露宿達旦自是羣帥輯睦士益用命六年春九
江寇犯黃州督舒保多隆阿敗之新洲毀團風鎮寇壘積聚而
還遷江寧將軍六月九江寇復上犯敗之堵城冬十一月收漢
陽賞霍欽巴圖魯胡林翼銳意東征遣李續宜徇江南岸都興
阿則率副都統多隆阿提督孔廣才副將鮑超徇江北岸期會
於九江連下黃州廣濟進逼小池口江北岸要隘也寇壘石爲

城環以堅壘深塹與九江相犄角多隆阿鮑超毀其外壘殆盡
七年春援寇偪黃梅騎千餘服裝胥效官軍都興阿曰此假虎
耀威耳可誘而敗空城設伏待之寇先驅馳入城伏起驚而跳
千餘騎無一脫者乃壘於段窰樞樹坳獨山鎮閒輸餽械濟小
池寇多隆阿孔廣順襲破之僞英王陳玉成大憤連十萬眾自
至都興阿親擊之渡河橋寇既敗益趨而西移平就險連營三
十里都興阿使多隆阿鮑超攻億生寺黃蠟山自率精騎會李
續賓楊載福攻童司牌大創寇寇之趣黃蘄羅田者亦爲胡林
翼別將所敗玉成東遁上命幫辦欽差大臣官文軍八月焚小
池口進收湖口梅家洲九江寇益困明年夏四月會克九江誅
其渠林啓榮交部優敘移荊州將軍進規皖北寇嚴阻太湖拒
我師八月合李續賓軍擊敗之收太湖潛山廬州告急詔促楚

軍赴援胡林翼慮安慶之寇之併力北犯也乃奏命李續賓援廬州都興阿東攻安慶都興阿焚石牌破集賢關逼安慶而軍多隆阿鮑超軍安慶北門副將石清吉軍其東門寇晝夜出撲俱受創洵懼謀棄城走會胡林翼母喪歸李續賓深入無後繼敗死桐舒再失都興阿疏請起復胡林翼督師並檄李續宜舒保上援陳玉成既敗李續賓之軍將悍黨七萬人乘勝來攻我師後路斷多隆阿進曰兵法全軍爲上官文亦奏令還軍固楚疆圖再舉都興阿乃焚壘退保宿松次日寇大至當是時也李續賓新亡士氣消沮而寇勢甚張都興阿督諸將力戰大捷於二郎河花涼亭殲寇萬五千人玉成精銳十亡七八鮑超射玉成中肩幾獲之楚師復振九年正月再攻太湖病足不能乘馬乃請告舉多隆阿自代二月上命回荊州將軍任俾養疾十年

和春金陵大營潰詔都興阿率師援江北而以曾國藩總督兩江時英兵犯天津京師戒嚴曾國藩胡林翼合謀勤王都興阿先驅抵郟城和議成命赴揚州督辦江北軍務都興阿樂用楚軍欲得鮑超或余際昌與俱胡林翼允以鮑超畀曾國藩而留余際昌防湖北無以應也都興阿乃挈杜嘎爾胡世英千五百人以行既抵揚州奏派水師統帶黃巖鎮總兵黃彬幫辦軍務留降將徐州鎮總兵詹啟綸爲大將將步兵而使杜嘎爾海全分將騎兵疏言揚郡形勢南瀕大江西濱諸湖東蔽裏下河水陸交通處處喫重欲復糜爛之地必先保完善之區蓋自知兵單將弱故主以守爲戰也十一年寇示形高邵諸湖而由儀徵閒道趨揚州都興阿自以三百騎出覘寇寇萬餘突至從者咸震都興阿令騎皆下白席地坐取菸葉徐吸之寇疑有伏不敢

逼急築壘自固都興阿督諸將連戰大破之殲寇數千生禽七百人寇遁十月調江寧將軍遣副將刁經明副都統海全援鎮江解其圍鎮江軍告飢分四萬五千金饗之同治元年李世忠以寇勢盛棄江浦浦口斂軍退寇乘勢進撲揚州北營甘泉山南訖樸樹灣號其眾二十萬而江北軍不足二萬大將海全受創死都興阿意氣自若謀定而後戰每戰必設伏誘其深入乃突起仆之寇既累挫偵者言寇將北趨都興阿曰不然殆將西遁使詹啟綸杜嘎爾要之新城大破之寇自是不敢犯江北五月督國荃楊岳斌自安慶東下收沿江郡縣進薄金陵雨花臺都興阿遣水師自瓜州鼓柁而西攻觀音門襲燕子磯以應援楚軍先是多隆阿既克廬州曾國藩約以會師金陵蓋藉以制狂噬橫鶩之援寇也至是多隆阿奉詔入陝都興阿疏言多隆

阿所部有節制人人慣戰羣寇讐服今率隊西征則嫉其功能者固嫌其私意而畏其聲威者亦幸其遠離竊念廬東各屬幅輳遼闊江淮上下處處空虛萬一南逆復張北捻乘隙四起豫東江淮皖楚之閒必致同時震動陝西情形較鬆請飭幫同曾國藩督辦江淮軍務視寇所向移師擊之實保全東南大局之樞鍵不第克復金陵較易爲力也上允其請然多隆阿絀於陝寇竟不能至都興阿以曾國荃攻金陵李鴻章入江蘇寇無所歸則必翦髮易裝渡江而北乃嚴封江之禁又奏舉富明阿以自副九月僞忠王李秀成援金陵急攻曾國荃軍都興阿使副將楊心純以千八百人入國荃軍助守久之秀成解圍遁明年陳玉成謀入裏下河都興阿遏之不獲東別遣副將梁正源會江南軍焚中關下關寇舟苗沛霖叛遣富明阿率詹啟綸王萬

清討之萬清斬沛霖首淮北平萬清以獲咎廢都興阿惜其才起用之卒立大功甘肅回叛陷寧夏靈州寶豐各郡縣歸綏戒嚴明年正月上召都興阿備邊入覲賜紫禁城騎馬三月命督辦甘肅軍務曾國荃克金陵上以都興阿督師江北屢殲寇功鉅賞騎都尉世職尋署陝甘總督都興阿抵花馬池使杜嘎爾將步騎三千人裹十日糧繞石嘴山渡黃河轉鬪而前收寶豐解平羅城圍進規寧夏寧夏有滿漢二城漢城周四十里陷于回滿城處其北被圍久環二城皆回族清水堡納家閘最鉅都興阿以兵單難深入乃奏留穆圖善軍穆圖善故在楚時偏裨也既會克清水堡自黃河左右岸連營趨城下都興阿軍其東北穆圖善軍其西南解滿城圍進攻漢城外壘及納家閘附近各墟寨拔之回大懼甘詞求撫而潛決河渠阻官軍穆圖善惑

撫議諸將久役苦飢凍亦欲藉撫蒞事都興阿念回性反覆非
重創之則撫局不固乃督所部日夕進攻由是與穆圖善忤四
年十一月回介穆圖善部將黃金山乞降都興阿限三日撤圩
五日獻城七日繳軍械馬匹銀米移居納家闡迤南候安插踰
期始獻城獻礮二十六槍千刀矛萬餘俱窖之地中馬匹銀米
匿不繳黃金山入城居守與羣回錯處四月寧夏遊擊納忠守
備納萬有花馬池參將保立等十五人來謁都興阿誅納萬有
而質納忠保立等使三人入城諭叛回繳馬械銀米並勒令徙
居如前約不聽乃誅納忠保立勒兵入城穆圖善不至黃金山
合羣回拒戰城中都興阿以久役遷延上勞聖慮下失將士心
自請從重治罪且舉穆圖善代將納萬有納忠保立皆新教回
魁馬化隆死黨寧夏之陷於回實萬有啓關以納之也穆圖善

謂馬化隆忠實無二心而咎都興阿殺降失信累疏嚴劾之部
議革職治罪時都興阿已移盛京將軍矣上以盛京馬賊熾改
爲革職留任然馬化龍卒叛據寧夏金積堡抗大軍左宗棠百
戰始克之先是陝撫劉蓉疏言都興阿明達而懦穆圖善長厚
蓋已窺其微矣六年春都興阿抵盛京任遣色爾固善托倫布
等分道擊盜而躬勦沿海沿邊各隘設防守盜魁王作福徐中
禮等先後授首七年捻渠張總愚犯畿輔左宗棠李鴻章率師
入衛久無功四月上授都興阿欽差大臣以張曜宋慶陳國瑞
春壽四軍隸之會同左宗棠李鴻章軍勦捻列名在左李上都
興阿疏言捻匪趨向無定日事奔馳意圖疲敝我師遂其飽掠
橫驚之計亟應四面環攻更番進勦使羣逆無喘息之時乃可
制其死命時左李諸軍逐寇南路都興阿使張曜四軍與俱受

石印本二二九
節度已則進駐滄州減水河嚴減運兩河之防引水東注護以
牆壕檄明慶富和索布多爾札布將京旗兵據險而守固北路
捻平歸盛京任盛京清故都置戶禮兵刑工五部權綦重兼尹
歸戶部尤與將軍抗衡地方有司以非將軍所轄不受約束旗
與民以種族階級故恆齟齬不相下有司務爲貪冒昧勞來安
集之宜嚴刑而重斂之故奸民窟穴山澤中殺人越貨蜂起不
可熏燒將軍以下俸廉薄無以爲生恃倉差規費爲私供倉差
規費者各旗草豆折徵之餘銀也都興阿以盛京上腴土廣而
浮民多非改絃更張不足爲治顧念事體大已不能任乃密請
擇賢自代崇實之繼任將軍聞實都興阿所推云光緒元年二
月卒於任家貧無以斂詔賜治喪銀千兩得歸葬於黑龍江晉
贈太子太保銜謚清愨十五年皇太后歸政追念平寇勳賜祭

一壇子卓勒洪額三等侍衛

論曰都興阿在楚功名最盛多隆阿鮑超咸雄奇自負而樂爲之下蓋以德量服之也帥江北時李世忠擁眾十萬倔強江淮閒都興阿助以饜械而不假其力相奔走非自立於不敗之地者能若是乎胡林翼善都興阿謂有豐鎬故家遺風滿洲諸將所不逮李鴻章乃以愚闇詆之夫忠厚者失之寬煬竈蔽於眾柄有時而下移剛明者失之嚴溼薪束其下患每生於不測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所以足貴也

巴爾依呼蘭

一作胡拜

黑龍江城鑲黃旗佐領咸豐三年以營總

從防浦口尾寇而北轉戰山西直隸境五年從都興阿入楚六年禦寇黃州鷓子湖寇聞風先遁七年偕鮑超毀小池口南門外寇壘多隆阿攻寇宿松巴爾依呼蘭葦山出陶家嶺寇壘後

舉火焚之七壘寇俱潰寇尋以大眾鈔我步兵巴爾依呼蘭馳
援縱橫衝擊寇乃退旣收宿松偕石清吉戍之八年從多隆阿
敗援寇於它龍山進攻安慶將騎兵居中策應城寇由東西兩
門撲出創於馬步兵乃返奔遂夷城外寇壘九殲賊五千人洊
保副都統

巴克坦布黑龍江佐領咸豐五年以營總從都興阿攻漢陽六
年援寇犯漢口巴克坦布將騎兵納欽將步兵從橫血戰殲賊
五百人逐至河口而還漢陽旣下以額外協領升用並賞花翎
李續賓沿江東下巴克坦布將騎兵以從大冶興國寇皆潰進
攻九江小池口踞寇來援偕奇克興阿蘇清阿力戰卻之八月
合攻小池口以火箭射城中著賊篷煙焰迷天我軍四面攀堞
而上寇奪門出巴克坦布將騎兵攝之一日夜趕百八十里斬

戮殆盡東趨橫壩徑薄小孤山偕李續賓夾攻援寇走之遂收彭澤補齊齊哈爾佐領調黑龍江城佐領

富勒慶阿以營總屬都興阿江北軍咸豐十一年冬秦欄踞寇沿河列仗拒官軍富勒慶阿分軍由上下游鈔擊之斬殺殆盡遂夷其壘洵保副都統銜額木奇木巴圖魯同治朝官布特哈總管光緒二年調達虎里總管

慶順漢軍崔氏齊齊哈爾駐防咸豐十年以委防禦屬都興阿江北軍明年鎮江告急從海全赴援躡寇花村力戰殲賊多同治二年寇犯揚州官橋有夾擊功明年都興阿督辦甘肅軍務進規寧夏回傾巢出撲慶順裹創力戰直前突賊陣大軍乘之遂薄城下又明年會攻納家閘旁寨回來援率洋槍小隊鈔其右殲賊四百四年大軍赴平羅慶順偕托克屯居守回蹈隙攻

大營力戰卻之受重創數日卒於軍洵保記名副都統圖桑阿
巴圖魯有旨照副都統軍營病故例錫卹子達桂光緒三十年
吉林將軍

訥依楞阿以侍衛屬都興阿江北軍同治二年蘇常難民就食
江北訥依楞阿駐仙女鎮三江營司稽查鎮壓事明年偕詹啓
綸渡江克丹陽賞瑚松額巴圖魯以佐領卽補三年將騎兵一
起赴都興阿甘肅軍分成定邊花馬池護運道僞西平王回曾
孫義保擾花馬池訥依楞阿馳擊敗之所將卒委驍騎校永怡
布刺殺孫義保於陣八月移戍寶豐六年穆圖善代都興阿將
仍屬之永怡布以誅孫義保功保儘先防禦加佐領銜

成福布特哈副總管從都興阿轉戰湖北安徽江北境同治六
年復從勦奉天馬賊留奉十餘年以少擊眾積勞多洵保記名

副都統木特木巴圖魯光緒七年黑龍江將軍文緒特疏舉之稱其勇敢有爲器識宏遠派充呼蘭練軍馬隊統領九年卒

杜嘎爾傳

蘇彰阿附 黃維翰

杜嘎爾新巴爾虎哈勒斌氏隸呼倫貝爾正藍旗咸豐三年以領催從收汜水破寇臨清李官莊克馮官屯六年從入楚轉戰鄂皖閒拔充黑龍江騎兵九起營總進攻小池口援寇大至城寇應之礮石雨下欲阻隔官軍杜嘎爾將八十騎掠城東趨突而過僅傷一人軍中咸壯之小池口旣克賜號莽賚巴圖魯都興阿帥江北調與俱充騎兵翼長明年四月大破寇於揚州記名副都統同治元年寇復以二十萬眾來攻積十數日遁去杜嘎爾將騎總兵詹啓綸將步覆之龍虎集賞頭品頂戴卽軍中授京口副都統三年都興阿督辦甘肅軍務杜嘎爾將馬步兵

先驅道砂磧踰石嘴渡黃河深入數百里背水而軍五戰皆捷
收保豐解平羅圍進規寧夏上賜白玉四喜搬指白玉翎管江
紬馬袷料以旌之調寧夏副都統破清水堡回巢次年三月長
驅抵寧夏斬僞元帥馬生顏於黃渠橋解滿城圍累攻納家開
毀其左右各墟寨漢城回窮困乞降五年奉天馬賊熾都與阿
調盛京將軍上重遼防轉杜嘎爾盛京副都統而留其騎兵於
廿六年六月調察哈爾副都統十一月將騎兵五百人主綏遠
城防務甘回擾河套杜嘎爾遣副都統烏爾圖那遜達爾濟敗
之纏金磴口閒八年董志原叛回撲阿拉爾善旗定遠營毀蒙
王祖塋府第烏爾圖那遜會張曜金順軍大破之回乃東趨杜
嘎爾由托克城渡河次杭錦旗敗之於布魯召次郡王旗敗之
於漢秦召又敗之於罕泰河九年冬烏里雅蘇臺陷漠北俱震

勤下
歷字

上命杜嘎爾赴援以吉林黑龍江馬隊二千益其軍杜嘎爾奏

徵蒙駝以代乘設廩羊以餉軍十年春督諸軍更番渡瀚海進

扼哈爾尼敦屬土謝推河額爾德尼昭翁音俱屬三音諸隘寇

自阿爾泰山東犯督吉爾洪額訥蘇肯富珠哩達爾濟迭破之

追至烏蘭察布盟界榮全赴伊犁將軍任使吉爾洪額訥蘇肯

將騎兵千人護以行又使蘇彰阿分防烏里雅蘇臺達密蘭分

防科布已則進駐阿魯濟爾噶朗圖東距雅蘇臺城五站西北至而

使成山軍於南富珠里軍於東北相犄角自歸綏西至伊犁為

臺百為里踰萬北路之獲通杜嘎爾力也光緒二年十月調烏

里雅蘇臺參贊大臣六年夏授烏里雅蘇臺將軍十五年二月

皇太后歸政以為國宣勤久不懈加二級四月卒於官詔給治

喪銀千兩諡武靖長子烏爾圖那遜呼倫貝爾副總管次札木

色蘭扎布乾清門三等侍衛

論曰杜嘎爾故巴爾虎種通滿蒙語文而窒於漢授京口副都統督辦鎮江軍務未之任馮子材請解其職以通漢語文者代之厥後駐軍大漠上許會奏用漢字專奏則用清書使遠猷得以辰告也漠南北皆蒙旗邊帥非其人不能指臂相使甚者輸誠他族爲中國患杜嘎爾居北邊最久功績亦最著其才略度有大過人者不僅收效於語文也

蘇彰阿達虎里尼爾吉氏隸布特哈正黃旗咸豐朝從征隸多隆阿軍同治元年以委營總從解同州圍進夷王閣村羌白鎮回巢保總管加副都統銜二年克蘇家溝收渭城記名副都統都興阿攻寧夏調赴軍以不受約束革職回騎集金積堡謀襲官軍後杜嘎爾金順分路截擊蘇彰阿先登殪其渠一人手砍

二人以功最復原官又夷寧夏滿城外回壘累賞花翎賜號法爾泰沙巴圖魯十年三月將黑龍江騎兵五百戍烏里雅蘇臺

李忠壯公別傳

李元度

李公諱臣典字祥雲邵陽人年十八隨曾公國荃討賊江西隸吉字軍絲萍鄉轉戰安福之固江進攻吉安敍把總賞戴藍翎豐八年六月及賊戰吉安南門外曾公受重創營將張公勝祿亦中礮公瞋目大呼挺矛進賊始卻退迨吉安拔追殺至永豐新淦伏屍數十里以功超擢寶慶營守備九年湘軍克景德鎮並復浮梁公皆爲軍鋒十年正月從破僞英王陳玉成於小池驛晉都司賞換花翎進規安慶與賊戰於菱湖曾公傷礮墜馬以公馳救得免八月圍安慶援賊不時至會樅陽告急公與張公勝祿張公詩日赴援一戰克之遂塞樅陽河以屯水師十

一年三月玉成以逆眷在皖城出死力營救身率悍黨與城賊夾攻營濠公等日夜鏖戰會提督鮑公超師至高河埠襲賊後賊宵遁仍留悍賊築壘菱湖北圖牽制我軍公逼城而營扼北門之路兼帥游兵衛主帥六月八日攻西門賊壘曾公左臂受礮創仍以公等馳救得免而陳玉成復矧偽國宗楊輔清等數萬人來決死圍我軍數重七月二十二日大戰日中未決勝負公馳告諸將曰事急矣幸各努力成敗在此舉也諸將皆躍起公橫槊前驅與諸營乘勢決盪呼聲震屋瓦賊大敗奔斬首數千級王成輔清僅以身免八月朔遂拔安慶超擢兩江參將賜號剛勇巴圖魯留守安慶同治元年三月大軍攻巢縣含山和州下之並克西梁山濡須口各要隘四月渡江克太平府及金柱關進拔蕪湖公功皆最於是曾公乘勝進攻江寧公等分取

丹陽鎮奪秣陵關嗣是六郎橋江寧鎮三汊河大勝關各賊壘
皆下公時已擢副將晉記名總兵矣五月四日進攻雨花臺未
下張公勝祿死之公憤甚誓以殺賊爲己任閏八月僞忠王李
秀成率蘇州賊援江寧號稱六十萬會軍中疫大作賊偵知攻
益急二十九日賊悉銳薄營曾公躬督戰賊礮傷輔頰公與副
將倪公桂力衛之仍手大刀督戰會倪公死綏乃收隊而賊攻
東路益急參將劉君玉春戰死礮彈入營如雨將士多死傷勢
岌岌公毅然請於主帥願代守東路從之賊卒不能破九月十
二日賊用地雷攻我軍壘平明火發壘圯數十丈賊蜂擁入諸
軍擊卻之公奉檄防南後營汎地賊圍之是日亦大捷斬馘無
算自是軍心益固十月初五日圍解詔加提督銜十二月同奪
取六郎橋賊壘二年四月同副將趙君三元等攻克雨花臺僞

城七月同提督蕭公孚泗張公詩日等攻奪紫金山又敗賊於
校場斃賊近萬八月克富橋門尙方門方山土山等賊壘九月
克七壘橋及孝陵衛堅巢十月勦賊於解溪龍都湖熟純化鎮
散岔鎮皆克之再奪秣陵關三年正月同克天堡僞城而江寧
之圍始合初官軍之擣雨花臺也夜漏三下各軍束草填濠而
進梯僞城將登矣賊驚覺然礮擊我軍軍少卻公搴旗直前大
呼而進諸軍繼之爭擲火彈入石城敵樓火我軍肉薄而登僞
城立拔得旨交軍機處記名以提督簡放尋補歸德鎮總兵至
是天堡僞城破賊益纂嚴我軍鑿隧道三十餘穴並爲賊所破
壞五月三十日始克地堡城六月朔各軍番休進攻賊死拒所
殺傷相當公偵知城賊糧足又官軍所掘地道皆無成各營苦
戰力漸罷乃請於曾公曰師屯城下二年矣不急克日久且生

變請於龍脖子重掘地道功必成某請獨任之龍脖子者地獨高於城賊列礮最密所也曾公壯而許之公遂率副將吳宗國等日夜穴城十五日地道成明日曾公懸重賞嚴軍令誓一鼓破城公與劉公連捷朱公洪章武公明良伍公維壽熊公登武張公詩日陳公壽武各具狀誓死報國居頃之地雷發城圯公與諸公距躍先登賊渠縱火自焚江寧城立拔擒僞王兄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餘黨殲焉粵賊平册勳詔錫公一等子爵賞穿黃馬褂賜戴雙眼孔雀翎公督開隧道時礮子中腰創甚明日城破殺賊竟日夜過勞十七日病劇以七月十二日卒於軍年二十有七事聞上軫悼優旨照提督例議卹贈太子少保予謚忠壯敕吉安安慶江寧各建專祠

贊曰賊踞金陵歲星一終矣王師攻之覆軍者再賊擱然得意

謂莫予毒也卒爲湘軍所殄而公實爲首功烏虜壯哉長沙會
城敕建三忠祠廣之爲五忠又廣之爲十二忠首祀江忠烈而
以公殿蓋與粵賊相爲起訖云

朱儒臣哀辭

李元度

君諱德樹字儒臣余從姑之季子也父晚良贈武顯將軍君生
有至性心口如一咸豐四年余參曾爵相戎幕君爲護軍余患
失血症君視疾衣不解帶每恐疾不可爲背余輒泣下呼之至
涕猶被面也明年春余在江西募平江軍君充百夫長躬校練
技甲其儕每戰則當先累功保千總賞戴藍翎七年余屯貴溪
以君領水師營九月僞國宗楊輔清率賊數萬來攻陸軍嬰城
守君帥戰舟猛擊之城獲全擢守備晉都司九年君從彭君斯
舉援浙江昇戰舟過常玉山從克淳安又克嚴州遷游擊換戴

孔雀翎明年余屯徽州失利被嚴議或傳余死君大慟恨不與同命既而假歸省余十一年余帥師援浙江君典五百人從克通城義寧各州縣遷參將加副將銜部選處州鎮標中軍遊擊同治四年赴任在官勤其職六年閩浙總督左公宗棠調陝甘帥師征逆回夙器君奏調從軍領馬隊論功擢副將尋有旨以總兵留浙補用加提督銜同郡吳士邁者以貲爲中書喜談兵然性好奇泥古多疑忌咸豐初賊圍長沙湖北巡撫常文節檄募水勇五百人防洞庭賊至勇潰武昌陷士邁憤愧益治兵家言思立奇功自贖數以策干大帥皆不合會余援浙士邁帥宗岳營五百人從余被劾歸士邁亦散遣所部將終隱君山至是出從左公西征仍領宗岳營凡二千餘人夙知君樸忠請於左公調君司營務每戰必出力左公命增馬隊翼長周君開錫尤

賢之士邁以君名出己上頗忌之君不知也會川督奏派李提督輝武帥二千五百人援秦隴號武字營與宗岳營同出一路士邁素蔑視同人於武員尤甚君則傾心結納焉八年三月十七日賊圍武字營於草柏勢張甚君帥馬隊馳救之力戰解圍軍民大懼諫先一夕士邁令君剿別路會其地已無賊賊悉萃武字營君念川軍眾寡不敵不救且同盡遂改道赴援圍既解眾口交美士邁益忌惡之君仍不知也二十二日昧爽士邁召君數其違令出不意斬之牒總督誣以違令吞餉罪總督大駭顧已無可如何而各軍則皆爲憤痛輝武疊訟其冤王京兆家璧時主關中書院遺書總督凡數千言請按士邁專殺罪而士邁自是晝夜輒見君如寶嬰灌夫守田蚡狀五月二日亦以死左公微發士邁擅殺大員罪仍援軍營病故例爲請卹得旨吳

士邁既有擅殺罪著無庸議卹未幾君兄遊擊積善叩閭訟冤兼請卹典詔下總督議覆總督頗護前事仍寢君忠廉識大義妻死不再娶歿時年三十八遺孤才數歲銜冤入地聞者莫不流涕秦州士民立碑孔道曰朱鎮軍被害處余爲辭以哀之曰嗟子震愆死靡慝兮擊楫章江氣吞賊兮分閩浙東能厥職兮改轍征西修矛戟兮遇人不淑遭忒克兮白虹亙天冤血碧兮維彼驕人羅鬼責兮武安呼晷褫厥魄兮排雲叫閭吐肝膈兮虎豹九關末繇直兮公論在口淚墮石兮天高聽卑事終白兮

額爾慶額傳

黃維翰

額爾慶額滿洲格何恩氏隸墨爾根鑲白旗咸豐五年以披甲從克鎮江保花翎佐領同治四年從都興阿敗叛回於黃河北岸收寧夏晉協領賜號福靈阿巴圖魯七年從穆圖善克狄道

石印卷二十一
州並擊走南山拱拜各踞回加副都統銜大捷金縣晉副都統
十一年補涼州副都統左宗棠進規新疆奏會辦烏魯木齊都
統金順軍務光緒元年率吉林黑龍江騎兵八百出關偕湘軍
將馮桂增屯哈密時回酋白彥虎分踞瑪納斯南北城額爾慶
額馮桂增約新疆將徐學功合軍襲北城輕敵先進桂增夜趨
城北蹂而登殲守門卒毀鎗納官軍額爾慶額麾軍繼入城回
驚起鏖戰狹巷中殲三百人賊卻聚城東隅南城寇聞警發礮
擊官軍相援應天明悉銳來援桂增被執罵賊不屈死之額爾
慶額背足受重創潰圍出吉江騎兵陣亡者五十人馮部死者
尤眾桂增有驍勇名軍中號曰馮老虎性急不能待故潛師夜
起左宗棠則謂馮爲額爾慶額所愚坐失律奪職是年冬從大
軍再攻之南北城俱下還軍屯田綏來並貸牛具籽種於民回

勸之耕種三年五月賞副都統銜作爲古城領隊大臣六年署
科布多幫辦大臣七年實授九年奉命勘界偕參贊大臣升泰
先期馳赴界上察邊塞衝要辨山川主名奎峒山者自阿爾泰
山來形勢巍然爲科塔兩城外蔽有河曰哈巴南流入中國額
爾慶額以界約棄哈巴河奎峒山二要地蒙古哈薩克之眾均
無所依與俄官抗爭相持兼旬改以哈巴河迤西阿拉喀別克
河爲界得展地百三十餘里分道安設新界牌博旣竣事額爾
慶額傳諭哈薩克各頭目願歸俄者聽願歸中國者以奎峒山
左右暨哈巴河源畢里子克河源諸山爲夏季游牧以阿拉別
克河東暨畢里子克河哈巴河阿拉克台爲冬季游牧哈目堆
森伯特噶子圖列等咸具結願歸中國額爾慶額又繞北山道
大彥淖爾安插烏梁海兩翼蒙部以和里木圖河雅瑪圖喇洛

圖西里布拉克爲夏季游牧以罕達蓋圖河塔理雅圖慶格里河烏隆古河爲冬季游牧其地之哈薩克章噶爾吉格勒哈什克伯什等各蘇木夏季游牧則以奎峒山東之忽木斯山松達拉克山哈納斯淖爾界之冬季游牧則以大彥淖爾薩克賽阿德里滾河界之蒙哈冬夏游牧各有分地相安無事賞頭品頂戴十四年遷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塔城轄境爲索倫錫伯額魯特察哈爾土爾默特各部落漢民僅一百四十一戶其有眷口者又僅三之一乃奏改制兵由甘肅各鎮抽調攜眷精壯兵丁千人暨索倫錫伯旗隊作爲駐防並精選額魯特察哈爾蒙兵千六百名編爲步隊三營馬隊四旗復三千六百名舊額疏言塔城地處極邊民爲邦本膏腴坐廢殊爲可惜制兵到防擬酌發牛具籽種賦地督墾三年後按畝升科於守戍之中仍寓

屯田之法又奏築城垣以控極邊先是分界時俄使以塔屬巴爾爾魯克山形勢險要水草豐美覬得之嫁言借以處所屬哈薩克訂期歸還迨十八年期滿額爾慶額偕將軍長庚據約力爭卒歸於我十九年春卒於官詔給治喪銀五百兩賜祭葬子奎剛

論曰左宗棠稱額爾慶額勇敢有爲又謂其粗莽不甚曉事然饒膽力有以慰其心則可得力何其說之歧也額爾慶額勘界能辨中外之大防俄人陰狡屈於理禁口奪氣莫能爭王樹枏氏志新疆交涉國界盛稱之殆所謂經濟以閱歷而成者與

色楞額傳

倭恆額

鈕楞額

豐紳阿附

黃維翰

色楞額字石友達虎里郭貝爾氏察哈爾副都統都爾通阿子也由六品廕生洊擢三等侍衛咸豐十年隨叔父荊州將軍都

石印卷二十九
二十五

興阿防江北累擊賊揚州胡家場槐子橋晉頭等侍衛同治三年都興阿督辦甘肅軍務色楞額從白石嘴渡河回逆戰中礮傷腿轉鬪抵寶豐收其城加副都統銜會戮回酋馬生顏記名副都統五年都興阿移盛京將軍從捕王慶宋占魁各賊渠賞花翎賜號訥恩登額巴圖魯光緒元年都興阿卒崇實代以色楞額治軍嚴肅奏充客兵全營翼長尋署興京副都統二年實授三年調成都副都統五年遷駐藏幫辦大臣晉辦事大臣納魯噶魯距藏遠凶橫爲番民害抗不赴訊有年矣色楞額懾以兵威乃受約束判決舊案六十餘起並訂立差徭章程又以瞻對裏塘之爭界也互欲得木拉石百姓而屬之木拉石百姓受虐於裏塘土司乃投查彙裏塘攻查彙不已查彙結瞻對以抗之木拉石固四川屬境也色楞額旣訊實流其首惡而歸查彙

於川境畫定川藏邊界立碑於噶壩阿壩之北雄辣山巔使瞻對番官不得干涉查泉地方事裏塘土司亦不得役屬三壩以息爭端布魯克巴部內亂來請兵色楞額以其地處徼外與衛藏鄰懼擾邊遣兵臨帕里克要隘諭其部眾速罷兵候查辦又命江孜汎官撫其男婦違難來奔者毋或失所十一年冬調庫倫掌印辦事大臣次年遷伊犁將軍時新疆甫建行省改官制設制兵與總督楊昌濬巡撫劉錦棠論多異同上卒從昌濬錦棠議十五年伊犁大雨雪驛道壞行旅阻絕色楞額疏言伊犁地方自精河大河沿西來向以果子溝爲孔道轉饗械通文報商旅往來皆出其途卽塔勒奇山峽也北始松樹頭嶺名其南上多松達溝口計程六十里兩山夾束一徑中通險峻如關林木茂密嶺窪多湧泉蓋以雪水匯爲溝流廣仁綏定各城地畝藉資灌

溉百餘年矣兵燹之時道蕪不治伊犁收還始建木橋二十有六隨時修補行李稱便客冬大雪深至丈餘士卒掘鏟手足凍皸竭數日之辛勤不敵頃刻之迷漫內外諸山劈削儼若列屏雪積一厚輒自崩摧長至百數十丈多年老樹隨雪擁倒官道一綫時被堆壓今春雨雪更盛入夏以來繼以大雨天暖雪融四山積水奪溝而出橋梁拉毀竟無寸椽道路衝刷遂成巨壑車馬難通徒步者亦無從繞越詢諸父老關里沁溝東出登努斯口直達精河山行約三四站較果子溝爲捷中數段地形低陷如釜冬令積雪過深難於掃除昔人舍近就遠固有深意現在饋運阻隔商旅斷絕遣戍軍隊未能起程驛路通塞係大局安危擬先從事關里沁一路隆高之處略予剗平溝壑窪地支木以渡爲一時權宜之計暫通往來果子溝遭水以後窪者深

澗長溝高者懸崖絕壁爲功不易所費尤多擷節估計木石匠作需四千五六百工日各給銀二錢五分壯夫六萬二千餘工日各給銀二錢加以灰料木石器具總需銀一萬六千數百餘兩每歲修補約八百兩籲懇飭部立案由善後款內支用上從之明年三月卒於官賜祭葬卹廕如例弟倭恆額

論曰文祥謂色楞額臨戎勇往而謀略尙非所長逮夫建節藏衛控制番蒙洞機中窺使絕域萬里奉中朝約束無敢侮伊犁分界後門戶洞開塔勒奇一路實當東北之衝牖戶綢繆不憚艱險類非絀於謀略者所能舉也

倭恆額咸豐十年以委防禦從勦河南匪賞花翎官正白旗二等侍衛同治十二年烏里雅蘇臺將軍長順奏徵察哈爾蒙古八旗兵千人以倭恆額爲幫統光緒十一年補護軍統領簡東

三省練兵吉字營總統十七年調齊字營總統二十七年冬遷
山海關副都統緣事降革三十年開復

鈕楞額爲色楞額同祖兄弟父穆金阿官佐領鈕楞額以大臣
子姪宿衛禁廷光緒十五年擢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十七年充
東三省練兵齊字營幫辦改盛京副都統二十四年調護軍統
領

豐紳阿

升一作芬

達虎里郭貝爾氏色楞額族人也咸豐十一年

以親軍從都統明慶擊賊河南洊擢御前侍衛同治十二年幫
帶察哈爾馬隊赴援烏里雅蘇臺駐巴罕護臺路光緒初補護
軍統領十年遷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十六年簡奉天練兵盛字
營總統明年會葉志超准軍捕熱河馬賊禽其渠齊保山賞黃
馬褂賜巴圖魯勇號二十年統盛字營馬隊二營援高麗守平

鑲七星門敗回又潰於奉天析木城褫職戍軍臺二十四年十月赦歸交榮祿差委次年賞副都統銜充庫倫辦事大臣二十九年補呼蘭副都統三十年轉馬蘭鎮總兵兼內務府大臣三十一年調鑲黃旗漢軍副都統

碑傳集補卷二十九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二十

江都閔爾昌纂錄

武臣二

龔副將傳

陳作霖

君龔姓諱大興字體仁上元石步橋人年十五爲粵寇所擄脅充卒伍往來儀揚之交扼守金山欲脫歸而未得聞咸豐十年江南大營潰馮提督子材退據鎮江城遣諜諭降君遂與隊長胡心田率五百人歸命編爲忠義勇田總兵宗揚統之君伉爽無機械心同輩戲呼爲龔獸子君不以爲忤也豐頤偉幹勇力絕倫有奔馬過其前卽超躍而上盤旋磬折無不如志爰與同縣張大成爲左右親軍騎將駐守新城甘露寺柵門新城者賊酋羅大綱屯戍時所築北臨大江包北固山于內甘露寺適踞

其巔俯瞰平陸十里以外皆可見也會丹陽賊夜從東馬頭來襲新城君偵知之令陴閉息燈火乘城者伏不動俟其填壕樹梯卽與張大成率馬隊開柵門衝出所向披靡槍聲雷發賊眾驚奔追至丹徒鎮蹂躪轟擊死傷盈路由是賊不敢窺鎮江城矣自後戰諫壁戰湯岡君皆爲選鋒每出必奪纛執俘而返或小挫則立馬隘口待諸軍退盡殿還其好整以暇如此同治三年江南底定鎮江軍凱徹而君遂以花翎記名副將罷歸卒于家

論曰洪楊之亂江寧以武功起家者頗不乏人君乃盤馬舞稍跳盪縱橫而保障孤城備員裨將無禽渠擣穴之功故所表見止此設使注籍湘淮附名驥尾翼贊中興豈不與上元周郎陽有全六合王贛南永勝兩總戎比烈哉

陽江鎮總兵馬君墓表

馬其昶

君諱復震字心楷予同族兄弟行也曾祖進士諱宗璉祖工部員外郎諱瑞辰仍世爲經師父徵孝廉方正諱三俊篤晞宋儒學咸豐初工部死寇難徵君起團練戰歿周瑜城君年十六奉母轉徙避亂時時欲殺賊以報國復先世讎居頃之走謁曾文正公祁門軍次獻詩十章文正目爲驥子墮地追風者也命募淮士五百人將之屢破賊會諸軍解祁門徽州圍由雲騎尉世職敍功至參將君才氣高俊動與俗忤人或讒之曾公會公稍稍誠敕之君望曾公奈何用人言戒我乃不我知也會左文襄公率師征浙招致君改爲楚軍皖勇截賊麻車埠攻昌化復其城禽斬賊曾譚體元黃文英功爲多遂參帥幕從至閩陝左公稱君膽識堅定血性過人又好學知書宜更授文職疏三上部

伊信和二十二
議格不行乃擢總兵其後光緒三年授廣東陽江鎮總兵而君
已前卒數月年三十八著有我園詩鈔當是時李文忠公爲直
隸總督上言復震生長儒家世有忠孝曾國藩檄令募軍初臣
治軍皖北不稱淮勇淮勇之名自復震始臣督湖廣復令管帶
操江輪船悉心研求西國水師兵法臣移畿輔調巡北洋國藩
仍令往來南北逮後南洋船足始專隸北洋臣與國藩交章以
薦謂足勝海疆專閩之任今不幸歿伏念淮軍之興及海上兵
船復震皆爲事始宜見史臣紀載至其忠亮義烈兼資文武尤
可悼惜惟天子哀憐疏入優詔卹焉君體幹英碩有奇表每縱
飲大醉感槩賦詩往往泣下痛父死義仲弟爲賊掠經三載以
計贖之還同治初軍事粗定歸尋父骨周瑜城發數坎得之叢
骸中有六驗人謂其孝感母方太夫人聞而泣曰信也顧戒我

死勿合葬太夫人賢明勵節君事之無幾微不得於其心尤篤
愛兩弟兼父若師娶吳氏子振彪舉人民政部主事女適姚百
琴君卒逾四十年振彪始克營葬於某所來請文予惟君始事
曾公已而謝去從左公後依李公以終而復與曾公合此三公
者天下所名尤能知人者也皆偉視君乃卒連蹇不得一當彼
其負奇自重誠落落不苟合然亦不幸早世才用未究而遽死
烏乎君歿一紀朝鮮釁作海軍殲於敵國以不競一士之失志
寧足道哉李公疏陳君喪而太息防海之才之不易得其痛深
矣予爲表之後之論世者可觀焉

蕭提督傳

王闔運

蕭陞高字榮階長沙湘潭人也曾祖世光以儒術顯祖仕南父
廷昌明恕好施陞高兄弟五人次居三狀特魁偉讀書日千言

通大誼廣西寇起乃棄書習騎射能于馬上攸矛槩舉百鈞行
及奔馬年十五投身王珍營中卽后所謂老湘營者也初入門
吏以其年少不遽通陞高且詈且奮珍出見而奇之延入上坐
與語大說遂拔百長從討富川餘寇斃賊二千餘敘功獎五品
餘寇遁還恭城復陷東安珍會諸軍夾檄寇勢不支突圍出竄
四明山山介祁邵閒勢崎嶇寇馮以自固諸將戰罷莫敢深入
陞高毅狀請往厝火叢莽中因風爇之寇驚走一鼓悉禽自是
珍任陞高益重廣東寇陷郴桂江華湖南上游各州縣均岌岌
不自保巡撫賂秉章檄珍軍赴援陞高別募新軍會師衡州冒
雪力戰諸城以次克復時咸豐五年也事聞保千總竝賞藍翎
其后寇犯長沙趨武昌沿江皆賊壘陞高從珍軍出竟勦賊復
通城保守備進勦吉安寇据水東爲壘援賊數萬來援勢張甚

陞高力戰大破之擢都司七年八月壬子擢次樂安珍病卒倉卒易將陞高鬱鬱不樂爲用時浙事已急左宗棠檄陞高入浙一見敬禮曰璞山之言誠非誣也璞山者珍之字先是四明山之役珍嘗以陞高戰績語左稱爲好謀而成古之名將至此故云狀遂督楚軍隨文襄迭戰蘭溪龍游克復壽昌保游擊同治二年左軍援江西克復樂安宜崇三年入閩竟追剿漳州龍岩賊陞高功皆最詔以參將卽補賞花翎五年攻藍田黃岳克之保副將賜紫玉翎管七年兼統甌江水師節制樂標時溫屬土匪倚山爲巢穴焚掠居民出沒无常有司莫敢誰何陞高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募壯士三百人伏山下躬帥數人陽誘之出伏發禽首匪潘茂等五人誅之餘各鳥獸散地方賴以安堵旋因事乞歸丁父喪服除宗棠招赴陝甘至卽奏統剛毅軍

兼辦軍儲時回匪已陷巴燕戎格河州蔓延關內外湘軍士卒
苦戰久思休息駸駸有莫氣陞高慨狀誓師激以忠義士氣百
倍諸將中如劉錦棠劉松山郭松林等亦因之感奮遂分道出
師卒以大功宗棠班師以陞高功最入奏詔擢總兵加提督
銜給勇號予三代一品封典賞穿黃馬褂賜綉料班指光緒五
年三月得旨署河州鎮總兵履任甫九月以母老引去狀治軍
有紀河州士民德之于其行爲立石述其績八年宗棠移督兩
江強起之委辦善后機器火藥工程各局不兩月復乞歸宗棠
疑其不樂小就擬奏請巡視長江水師終不願竟歸歸二十年
以疾卒于里第年六十有一陞高治軍大氏本王珍之法寬猛
相濟故士皆用命所至有功性孝友父常患瘍劇甚輒口吮呼
天乞代未几創合人咸謂爲孝感所致云生平廉奉皆以分致

昆弟亡私財又常勸修族牒立育嬰保節諸堂故湘州父老子弟无不知蕭提督者子幹從闈運游能自立振其家聲

王闈運曰王壯武與曾文正同里閉以書生募勇勦賊因意气相齟齬而異軍特起曾文正至詆爲剛愎之流狀其軍能以少擊眾左文襄特奇之壯武亦樂爲之用其后王軍出湖南轉戰湖北江西所在有功壯武之卒也其部下如張運蘭王開化及陞高等先后皆爲左用左之平浙平回捻陞高等力尤多狀則將將之道如身使臂臂使指運用信屈之妙各視其人何必狃于一己之好惡乎狀使陞高不遇壯武壯武不見知于左則亦困頓于佔畢行伍中而已又烏能以自見哉

紀鄭總戎紹忠小靖鄉戰事

邱晉旂

同治三年甲子大軍收復金陵餘匪紛竄李侍賢道粵據漳州

狼奔豕突平和永定閒焚掠尤慘埔邑實毗連民情恟懼方伯
李公福泰駐潮州念吾埔爲入潮咽喉命方公耀鄭公紹忠各
提重兵同屯縣治時賊別股僞康王汪海洋由浙入閩方偷息
上杭之歸陽墟燬火礮治器械思由埔順流而下窺埔有重兵
不敢動顧計無復之決意侵軼鄭公駐東北門外俗所謂教場
壩者適當賊衝乙丑四月十一日率親勇數十巡至中途遇長
髮三十許人騎而來蓋先鋒偵探者大聲曰爲我語方某鄭某
大軍明日借埔經過勿吾拒也鄭公曰拒則如何曰寸草不留
公曰身卽鄭金也吾在此那得過爲首者怒捻旂槍急取公公
仰身鎧後避之隨手發洋槍擊斃爲首者兩軍各發礮交綏退
公知賊必來夜蓐食全師以往四鼓至小靖石牌樓五顯廟側
命駐師營以俟天未明賊捲地來見有兵不敢進吹鬻策吶喝

者三山谷欲裂公兵勿動賊爲烏鴉陣逕撲官軍公兵旗忽開中張左右翼分以禦雷轟電激鏖戰移時賊不能勝思出奇掩襲分精銳七百人馳道旁巨山銜枚下欲攻公後公覺伏以伺賊至半山訇然迎擊賊出不意顛崖墜塹血肉雨飛七百人殲焉羣賊望見氣奪公益勇進賊全夥乃大奔追之得馬匹旂械無數殪賊首以千計賊由是不敢窺大埔公之力也

論曰是戰也賊不下數萬公兵止三千當公之出隊也鄉人觀者隨而行公軍曰觀無防但毋怯退撓吾志及賊欲襲公後觀戰者在對山覺以告得預爲備卒成大功昔尉遲迴以觀者敗公以觀者勝雖國之威靈亦公忠勇有以致之也使賊得由埔南下潮惠動搖東南半壁殆不可問喋血一戰遽挫兇鋒不特捕人高枕無憂千百里提封遂如磐石偉矣哉時賊雖敗志欲

復來有請備羊耳凹者公曰吾在此賊必不敢越但多張旗幟以二十人守之令鼓聲勿絕足矣後賊六窺羊耳凹見旗幟疑不進卒由他道竄鎮平如公言

孫昌凱傳

章授

孫昌凱湖南清泉人咸豐四年由武童投効湘軍水師左營管帶戰船隨同克復湘潭縣城賞六品軍功頂戴尋克復岳州縣城連戰皆捷並克復嘉魚簪州金口以外委儘先拔補並賞戴藍翎是年八月攻武漢興國大冶各城皆克之遂擢千總十月攻賊於蘄州田家鎮賊以浮橋橫江扼拒我師昌凱身先士卒斷其鐵練燔賊舟四千餘艘乘勝追至湖口九江又敗之曾國藩以蘄州田家鎮五次戰功官弁奏保擢守備五年逆匪上竄武昌漢陽一帶昌凱由沌口內湖閒道援勦破賊於漢口鎮遂

圍漢陽督戰甚力湖北巡撫胡林翼上其功晉都司賞換花翎
六年署外江水師正右營會勦武昌城外賊營焚毀船壘疊獲
全勝補江南佃湖營都司又以克復武昌漢陽功擢遊擊加參
將銜旋補廣東陸路提標右營遊擊七年掃蕩蘄州黃州賊巢
攻破小池口並克復江西湖口彭澤等處有旨以參將儘先補
用八年克九江府城賞加副將銜補兩廣督標右營參將進攻
安慶焚奪砲船破大通樅陽賊壘收復東流建德兩城擊退望
江香口股匪九年奉檄督帶戰船回援湘省堵守祁陽衡州補
廣東惠州協副將以母老懇請開缺允之光緒六年彭玉麟以
昌凱誠實篤毅驍勇善戰諳練水師疏薦於朝八年補浙江海
門鎮總兵十年丁嗣母憂時法國啓釁沿海戒嚴以辦防務改
署任嗣請終制十八年仍補原缺十九年兼辦台防營務處二

十年恭逢萬壽賞福壽字小絲緞帽纓等件二十一年調署處州鎮總兵卒事聞命附祀彭玉麟專祠並賜卹如例

曹克忠傳

徐世昌

曹克忠天津人咸豐五年投効湘軍隨湖北按察使李孟羣攻克髮賊於漢陽黃梅及廣濟童牌司嗣隨福州副都統多隆阿會攻安徽懷寧縣屬石牌司夷沿河賊壘積功擢都司賜花翎九年補直隸杜勝營都司湖廣總督官文奏請留營自助十年多隆阿檄管帶忠字營募勇五百大破援賊連克潛山太湖兩城洵擢參將賞給捍勇巴圖魯名號賊酋陳玉成糾捻十餘萬自桐廬上援安慶十月克忠隨大軍拒之桐城挂車河大破之晉副將十一月賊黨林紹璋洪成玕吳如孝收合逸匪二萬餘再圍上犯克忠追擊之新安渡天林莊馬踏石一月五捷十一

年八月會諸軍復桐城宿松黃梅蘄州廣濟等州縣擢總兵同治元年進克廬州加提督銜是時豫匪句結粵賊竄陝境孝義鎮安相繼陷詔多隆阿以荊州將軍督辦陝西軍務克忠隨之赴陝兼程馳解商南之圍賊酋合馬步五六萬自捉馬溝至武關連屯五十餘里謀結回匪併力西趨閏八月克忠躡擊至西平殲賊幾盡二年正月移兵擊同州回匪賊據王閣村羌白鎮爲巢穴中峙八營繚以長濠堡壘森列不易攻多隆阿檄克忠單騎叩其壁諭之禍福賊素憚其威尅日乞降克忠察其情叵測二月朔潛會諸軍攻羌白一鼓下之乘勢奪王閣村獲糧械牲畜無算給三代一品封典三月率烏拉馬隊兼統楚勇七營屯長安鄠縣之交以通省垣糧路光泰廟者入省要衝也賊踞之窺省城三犯不得逞七月克忠率所部直擣賊陣賊望旗而

潰分軍追敗之。蓋鄂諸處運道始通。上多其功。擢提督補河州。鎮總兵。九月渡渭。大破賊於白起營。馬家埠。十月再捷於白吉原陣。斬賊首陳生喜。安依幅。邠州平。陝回遂西趨。犯靈州海城。伏莽麻起。回酋馬化龍踞金積堡。築礮卡。納亡命勢張甚。平源寧夏狄道西寧肅州先後陷。賊三年二月克忠平麟游諸賊。會師援甘。五月敗賊鄯縣之西河口。六月又敗之黑水峪。賊多降者。時河州守將恇怯。不能軍。詔克忠赴河州。本任克忠至。官克復秦安。解秦州圍。功最賞。黃馬桂及尙方珍物。四年正月攻蕭河城。其附近五堡及馬家嘴將臺堡隆德堡。以次悉平。三月克海城。回不能支。併竄李旺堡。同心城爲固守計。甘肅自回變起。地荒民散。士卒忍飢血戰。將帥徵餽不時。至克忠夙倚糧糈。秦亦資食於回。至是食罄。益力攻賊。巢謀藉寇糧。贍軍遂下同心。

城次寧安堡揚言渡河援中衛已乃逕趨金積堡屯強家沙窩
閏五月連獲大捷斬馘二千距金積堡尙十五里卡壘林立水
鹹澀不能飲軍初至雜糝糠掘草根爲食不得一飽賊偵官軍
疲集悍黨環攻克忠驅飢軍與戰克八卡獲糧少仍不濟軍益
進攻克卡五遂薄金積堡賊豫伏萬餘騎圍鈔我軍克忠方下
高章三堡他軍失利克忠軍牽率退二十里陝甘總督楊岳斌
瀝陳克忠功得不罪九月授甘肅提督時陶茂林軍飢潰初定
固原提督雷正綰軍復變金積堡回乘機窺延鄜河狄回犯鞏
昌圍寧遠馬營監義岡川回竄張家川掠隴州擾慶陽自蘭州
達西安烽火相望甘涼道黎獻勦肅州回軍亦飢潰於是甘軍
勁卒叛逃殆盡自楊岳斌楚軍外僅克忠一軍與回相持而已
十月克忠馳援鞏昌禽斬二萬餘賊遁走狄河圍解疊攻熟陽

董家堡毀巨巢十餘十二月復敗之新市五年正月洮州城陷克忠赴援次李岐山回目馬芳乞降克忠受之僅誅其酋丁重選等而還三月蘭州標兵變楊岳斌促克忠移軍蘭州克忠至誅叛兵百數十軍心始定然卒以糧饟兩竭乞病再三請始允回籍十年上命赴陝接統淮軍辦理肅州軍務十一年軍壁乾州平逸匪撫降回輯難民時銘軍有結會匪爲亂者甘軍楊世俊馬隊亦潰於馬營監通渭等處豫皖降捻多叛應之克忠分檄總兵徐邦道傅運升等合兵迎擊九月潰勇平克忠以積勞病勢增劇事聞詔按察使劉盛藻接統銘軍十一月仍命克忠赴蘭州助左宗棠治軍十二年力疾赴甘署甘肅提督光緒九年法越事起命募六營防海屯滄州旋移防山海關十年授廣東水師提督十一年乞病歸賞食全俸二十年日本失和命治

天津團練總統津勝營馬步全軍二十二年十二月卒賜祭葬
詔在天津原籍及立功諸省建立專祠

署保寧游擊李公墓表

劉光第

公諱定國字春林富順武生也同治中陝甘捻回之亂吾邑之
起戎行樹功績者數人皆官參將游擊公其一也先是公以鄉
勇勦滇匪屢捷發名於本縣而吾趙化鎮人尤頌公不衰咸豐
之末年滇匪巨股來聲言必破普安砦鎮人皆在普安砦則恐
乞援於鄰砦廩生蕭公鏞殺賊故有名賊中呼小蕭兵以別於
湖南蕭壯果之師而呼壯果兵爲老蕭兵至是部鄉勇數百來
護砦公爲其前鋒越日賊漫山至砦人大恐鏞登樓觀之命洞
開南門賊徐偈對山而陳鏞麾其勇門然呼然礮吾里人用生
鐵鑄礮無法礮炸傷斃蕭勇數人砦人愈益恐而賊見有大礮

顧少卻公率勇趨因擊之賊知其蕭兵也遽引去公獨追賊至鐵爐坳弗及而還於是去砦數里矣砦中人乃皆咋舌壯公殊有膽而益感蕭公夫公生平喋血陷陳瀕危險過於此者多矣豈不以承平久閭里不見兵革聞賊至驚猶鬼神然忽覩吾人敢與搏鬪鬪且勝便駭愕不可名狀又利害且切身而公他血戰又皆未得親見故獨震異之如此歟是時光第方孩童在懷抱亦居於砦中然幼未之知也及長乃時時聞里父老道公往事云滇匪平公隨巡撫劉公蓉赴陝轉戰同地綏寶閒累官游擊賞換花翎錫以勵勇巴圖魯名號而以母疾隸歸四川督標候補光緒六年委署崇化營都司金川五屯之一也公厲精覈實憫營卒貧弱爲籌六季之餉而訓練之革蠹書易斗紀振窮乏息爭訟不半年民夷大悅而總督丁公常獨居深念曰金川

地故產金苟得官爲開辦之利必大其不足以肥我國家乃遂令某提督馳赴林卡之黃金寺查勘金場而土司夷目滋不服集木號夷人可二萬圍提督寺中阻其渡河黃金寺本章谷崇化交界地文武吏來會者三十餘員皆恐且慮激變賴夷人素德公公出開諭之始乃稍稍散去丁公亦暫輟不規金鑛事然心未嘗一日忘也是役也微公夷人其反公之去也兵民有涕泣者夷人聚眾阻公不得行號呼言李公吾父母吾乃不知有新任欲逐新任公曰誠是是我禍也新官勝我泣而婉導之乃得行夫偏裨分閫任苟心存利物其及於人者且如此公後歷署平番守備龍安都司保寧游擊皆能清儉有德惠於戎政而以積勞卒於保寧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也雲南普洱府知府蕭公鏞前公卒則已十年矣自公移居趙化鎮鎮人咸思

蕭公愈愛公也而公今亦死矣公沈毅善射喜近文人低聲而
雅步光第游學成都幸相見焉里有貧士某失職不得歸公挈
之歸推已騎乘之而徒行隨其後性尤孝友母病痢中裙廁牖
必親浣之侍老父能孺慕待兄子必上己子子某女幾人孫幾
人公之壻方蓮炬寄公行狀京師屬爲表墓之文光第旣追懷
舊知而鄉先輩相次零落可念謹纂公之行義表而樹諸墓左
以諗鄉人俾知匹夫立志則可保廬井而寧國家是宜爲生多
故之時者自處者也

王孝祺傳

金天羽

王孝祺原名得勝合肥人也初入淮軍名敢戰從李鴻章規三
吳積勳至守備游擢總兵賜號壯勇巴圖魯從張樹珊攻湖北
樹珊陣亡德安坐失主將貶秩戰敗東捻復故官西捻平晉提

督更勇號爲博奇旋赴山西防河搜馬賊晉飢斥家財以濟民
民德之賊所竄匿輒以告事寧賜頭品秩光緒六年樹聲督兩
廣奏署潮州碣石總兵徙右江鎮主欽廉防務十年法越事亟
桂撫潘鼎新乞援師檄赴龍州朝命馮子材幫辦廣西關外軍
務蘇元春爲督辦元春故爲勞崇光巡捕又新進子材不樂爲
之下鼎新亦不愜子材王德榜以湘軍宿將與法兵戰豐谷大
敗元春不救法兵攻元春元春亦敗法兵占諒山鼎新退鎮南
關十一年正月法攻鎮南關毀關門鼎新退海村詔奪鼎新職
李秉衡撫桂秉衡集諸將議舉前敵主帥孝祺奮然曰將帥不
和師之敗徵今無論湘淮粵軍宜一聽馮公節度諸將皆曰善
軍權旣一聲威立振子材久駐桂邊有威惠至是三總師干桂
越民間之皆爲增氣旣周度形勢以關前隘跨東西兩嶺扼險

要乃築長牆三里掘深塹萃所部扼守孝祺軍其後爲犄角法人揚言某日攻關子材率孝祺先發宵薄敵壘斬獲多法兵大憤悉起諒山之眾三路撲鎮南關砲聲震山谷子材勒諸統將屹立應戰約後退者刃之法軍卻翌日戰益烈子材仍扼中路元春距後孝祺將右陳嘉蔣宗漢將左法兵勢狂悍或已踰牆入子材怒開壁門短衣草履持矛大呼率二子親搏戰陷陳子材時年七十餘又尊爲主帥諸軍見之皆感奮殊死戰孝祺部將潘瀛率壯士坦臂裸體與法軍肉薄陣斬法將數十人法兵潰追奔二十里遂克文淵三路攻諒山孝祺德榜戰尤烈法悉眾遁進克拉木逼攻郎甲孝祺破貴門關盡復昔年所駐邊地法提督尼格里負重創越民立忠義團建華軍旗幟西貢亦聞風通款自海通以來華夷戰爭殺敵致果未有如此役之勇者

號令專而將得其人則孝祺之推賢和眾其功有足多焉時曾紀澤方使英國賓相聚爲燕戰報至咸舉觴起爲壽我軍方進窺北寧法使乃請英人赫德向鴻章請和於是奉詔班師諸將士皆憤慨或拔劍擊石歎邑流涕孝祺論功予世職授北海鎮總兵二十一年謝病歸越四年卒孝祺端重無赳赳氣治兵二十年不有私財嘗太息謂秉衡曰凡武將起家巡捕戈什哈者皆不可任用以其習爲奴顏隸膝也

總兵樊君墓表

馬其昶

君諱政陞字佐父合肥人先世明初有官指揮使者自江西來遷隸籍屯衛咸豐初巡撫江忠烈公駐師廬州君以樸勇應募爲軍鋒拒寇南郭外彈傷右脛尋從克壽州敘勞有聞淮軍起從張靖達公爲裨將擢都司又從贈太常卿李公昭慶領護軍

石印本三二
中營擢遊擊賞孔雀翎改領武毅中軍從克湖州加總兵銜給三代正一品封典張公爲徐海道調徐州助防數月復領忠樸營從李公擊捻山東河南以總兵記名加提督銜軍事定歸居四年置祭田百畝贍族同治十一年走謁李文忠公天津李公留充北洋先鋒官兼筦練軍營務其冬張公巡撫江蘇因從南還張公署總督領督標親軍兼蘇防水陸營務光緒元年移防柘林六年移軍上海日暉橋七年巡撫衛公榮光檄領撫標親軍駐蘇州十二年以疾卒軍年五十有八賜卹如例附祀江蘇淮軍昭忠祠君性厚謹治軍嚴紀律尤以愛民爲志從戰山東時鄒嶧閒新被兵民無穀種買麥數百石散之餓者其防柘林用卒脩繕城郭廛廬平道路疏河渠建新溪二橋民以號之曰樊公橋又捐脩漢壽亭侯廟南翔人苦河淤失利復率營卒濬

之出千金爲置畚鍤商民饗其利爲立祠勒石紀惠余惟大功之成非一將之勞旣已賴其死力卽其勢未可驟散屯軍列縣亦因以震讐而天下遂有養兵之費財賂坐耗稍復數年雖勁旅不見敵交綏未有不罷老者也有事終不可用空靡敵海內高論者至欲去兵驅不教之民以待臨事徵發則又慎矣然則藉兵以興工作如君之所爲亦知時持變之要術也子家穀以廩選授廣西思恩通判旣奉君及配王夫人合葬縣西十里廟之原乞余文表其阡因發茲議以質後之論世者

直隸通永鎮總兵吳君墓碑

馬其昶

君諱宏洛字瑞生合肥劉氏父士發從軍死寇難子雲騎尉世職長子克仁至記名提督謚武毅君其仲也以父命出承舅後遂姓吳氏自安慶廬州陷寇合肥張公樹聲劉公銘傳等並以

材武雄長鄉里李文忠公既治兵上海諸公同時應募各以所
號爲軍後皆至大位淮軍由此興君與兄武毅初隸張公爲樹
軍裨將敢戰從攻江陰無錫下之克宜興荆溪敗援寇三河口
從攻常州手然巨礮裂城垣先登復隨軍入浙助克湖州同治
五年年二十二累功以總兵記名賞花翎粵寇平於是捻患益
亟樹軍駐防徐淮張公補徐淮道既赴官其弟勇烈公樹珊統
軍事督師曾文正公益增樹軍卒移屯周口坐勇烈戰歿失援
救降副將樹軍無帥李公既代文正督師乃分樹軍六營屬銘
軍銘軍者劉公銘傳軍號也自是平捻之役銘軍收其全功君
最推銘軍驍將六年四月擊敗捻黃安紫坪鋪追至郟城沭陽
閒大戰捻走濰壁松樹山援捻麕集負牟山而陳君繞山後鼓
而入捻驚潰竄諸城日照遂至贛榆我軍追北捕斬過當捻悉

眾匿城東軍至伏發君率二百人衣廂白衣短兵接擒圍之數
重大風起黃霧四塞二百人呼噪作氣突圍出奇兵旁趨諸軍
乘勢合擊竟大破之擒首任柱中槍死賴汝洸圖竄青濟牛老
宏者尤桀悍建白色旗我軍馳濰西北遮擊之君直取白旗擒
白旗擒見白衣軍至則大駭陳亂餘黨迸散東擒殲於揚州而
西擒張總愚於七年春趨河朔畿輔大震復隨軍北援拒戰七
級河敗之又敗之於在平益推鋒衝擊總愚走徒駭河死論功
君先已賞利勇巴圖魯還總兵加正一品封典至是遂以提督
記名而君兄武毅亦從劉公立勳爲提督擒平統銘左軍六營
駐張秋未幾歿軍君遂接領其眾爲統將於是劉公督陝西軍
務從至陝西張公巡撫江蘇奏調統軍防吳淞用西法築礮臺
十一彭剛直公賞其精堅光緒九年法越事起張公遷督兩廣

復奏移軍防長洲築礮臺二十一年春法兵擾海疆劉公方孤守臺灣奏君往助時兩廣總督爲張公之洞而彭公亦督軍在粵皆倚君留不遣行君以臺灣事急固請赴援旣至領前敵戰事和議成臺灣改建行省劉公爲巡撫而授君澎湖鎮總兵練新兵五營號宏軍屢剿平番社賞黃馬褂頭品頂戴乞假歸尋丁內艱二十年秋倭難作李公急召君君前所將卒皆留臺灣因別募卒六營仍號宏軍壁新河明年講成授直隸正定鎮總兵改通永鎮駐北塘海口所統逾六千人時國威新挫淮軍舊部掃地盡矣君積勞憤鬱以二十三年六月卒於軍年五十五

五 爾昌案中興將帥別傳續編

詔宣史館立傳入祀原籍暨各省

淮軍昭忠祠配余夫人子榮成江西候補知府陞用道籛室查氏子榮達以二十五年合葬牛窪先墓側越八年榮成來請

銘銘曰

顯皇初服有盜獗狂孰剗媻之維淮繼湘義旅雲蒸厥績觥觥
譬構廣廈備桷與宋君提一劍有勇無恆平洪盪捻靡役不行
既夷既清舉國而僵萬古憤慨閱茲一岡我詞旌之永載勿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太子少保尙書銜甘肅提督軍

門阿爾杭阿巴圖魯頭等軍功星五董公墓志銘

王學伊

光緒三十有四年歲戊申少保董公疾終金積堡寄廬其孫恭
奉輿暹葬固原手狀踵門涕泣而請曰先大父崛起戎行垂四
十載武功卓然示子孫毋忘今將安窆窆矣乞爲文銘諸壙余
以媿陋固辭之弗獲迺薰楮濡毫而紀實焉謹按狀公諱福祥
字星五姓董氏隴東固原人也世居王朝山陽曾祖萬隨祖煥
章父世猷曾祖母石氏祖母高氏母王氏均以公貴贈一品秩

昆季三公其仲也少家貧以農爲業讀書未竟厥志髫齡嬉戲
率陳矛戟演戰隊時人異之相者矜其貌魁梧壯偉謂與班定
遠等既長慨然有大志卓越不羈喜談兵法贈公勗以力田公
曰男兒志在四方安能鬱鬱耕鑿閒乎咸豐中回逆馬化濫輩
肆擾秦隴遷避者踵相接公曰避之而生寧捍之而死遂集團
練馳驅環慶固寧諸路助官軍所不及一時豪士如張壯勤諸
君皆隸部伍同治己巳劉忠壯公督師討寧夏檄公赴前敵號
曰董字三營肉薄迎戰疊克金積堡等處三十餘所生擒巨酋
手刃數百級巢穴盪平分軍屯之公之居金積堡也實肇於此
壬申勦西寧下大小峽桌子山諸寨癸酉河回米澗臣叛馳往
堵截報克臚績聞於朝獎花翎洊保提督光緒丙子劉襄勤公
率忠壯舊部治新疆伊犁軍事倚公如左右手迭復天山木里

河瑪納斯諸名城疏上以裹創力敵斂頭等軍功召免騎射賞黃馬褂阿爾杭阿巴圖魯襲騎都尉職兼雲騎尉職公之征天山也削壁千尋平沙萬里會天大風晝黑如夜諸將莫敢進公曰治敵攻不備竟鼓行而前退縮令斬敵驚潰殲其魁而歸丁丑節次剿古牧地烏魯木齊達坂城托克遜伊犁南八城諸匪所向無前望幟來降而董軍之名震於西域安集延乞撫羈縻之復踞寨里河公曰犬羊之性動事反側力制之遂以授首左文襄公奇其才舉湘楚恪靖各營西四城防務賴以提調留守葉爾羌等處時有巨逆白彥虎者猛且鷙公襲追之身不停轡一晝夜行四五百里將就擒逆竄俄界得脫公曰狡哉賊乎彼之幸吾之憾也餘逆至是不復逞邊境肅清公猶嚴守繕爲戒備統新置馬步全軍軍律無稍弛泊乎丙戌授阿克蘇鎮總兵

庚寅擢喀什噶爾提督甲午述職北上召對大悅加尙書銜賞
福壽字決拾珮玉諸品命練甘軍駐河西務爲保衛計乙未河
州回亂復作奉命援勦兼程行踰洮河直擣王家嘴邊家灣康
家崖匪巢而太子寺河州城圍立解丙申轉征西寧力奪米拉
溝大通漫坪多巴要隘旣奏捷蒙恩晉太子少保調甘肅提督
丁酉入覲迭頒克食旋領武衛後軍屯薊州賜紫禁城騎馬肩
輿如意綢緞銀兩悉備至如帶膝貂袿爲貴胄服公以武臣膺
懋典則尤臣工所豔羨者也庚子變起倉猝會聖駕西狩授隨
扈大臣節制滿漢各軍比回鑾天意厭兵修好鄰國公自以引
疾乞歸里及陞辭皇上出手詔一封嘉其忠勇慰其艱難公跪
而讀之感泣不置由是解兵柄講屯墾仍金積堡而居焉公之
所以荷主知與所以識時務者侷乎遠矣甲辰夏皋蘭黃水爲

灾出金巨萬以賑孫恭獎道員加二品銜甚盛事也今年春正月有寒疾觸舊傷憊甚人日忽肅衣冠北向展拜捧詔莊誦揮涕漬襟既而曰脩短有數吾疾不瘳天也惟自憾無以報朝廷耳吾聞之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吾俸所贏約四十萬誠天恩之高厚也今新政迭行需款孔亟悉舉以助帑毋違吾言子孫自食其力可耳言訖端坐家人叩之亦不復與語旋於初九日亥時溘然而逝既易篋孫恭檢遺書報大府上其事得旨嘉獎孫恭仍以道員存記世澤弗替嗚呼如公者其始也爲鄉里謀其終也爲國家謀而其賦性如汲黯戰功如李廣輸財如卜式旣明且哲知進知退實有超出尋常萬萬者古人云關東出相關西出將如公者洵兼之哉配張氏趙氏嗣子天純一品廕生媳張氏生孫恭二品銜候選道公生於

道光己亥十二月初五日酉時歿於光緒戊申正月初九日亥時春秋七十是年八月葬固原南鄉十里墩官山新阡辛山乙向從形家言系以銘曰

大河之南空同之北碩輔篤生隴西舊德起迹田疇奏功社稷志奪花門鄉團奮力盪掃妖氛我師報克威綰兵符邊庭贊翊戎羌胝胼臥鼓西域馬汗龍驤山嶽壯色卓哉提封青宮亮職矯矯虎臣汝明汝翼經濟營平精神潞國姓氏旂常燕然碑勒釋甲與屯順帝之則有孫繩武朝眷崇特不遺一老騎箕歸極淚洒軍氓弔者萬億身歿名存英靈遐陟斯銘不渝揆芬翰墨

綽哈布傳

黃維翰

綽哈布字勝亭漢軍張氏勤敏公善慶猶子以大員子姪授二品廕生充鎮邊軍營官護漠河金礦光緒五年嵩武營提督張

躍調赴軍從定新疆十年補齊齊哈爾火器營協領是年善慶
練兵通州徵黑龍江兵綽哈布將以行十八年冬授福州副都
統伊克唐阿疏言綽哈布久歷戎行智謀閎遠足備異日干城
之選二十五年春調錦州副都統夏五月遷成都將軍次年拳
民肇亂俄人據我東三省議和大臣李鴻章舉綽哈布接收黑
龍江九月轉黑龍江將軍上命航海先赴旅順與俄提督協商
綽哈布抵滬請貸外債爲善後費上允之尋以移俄京開議乃
止二十八年內轉鑲黃旗蒙古都統明年出爲荊州將軍又明
年復調成都將軍三十一年春巴塘喇嘛煽亂嗾番民戕駐藏
大臣鳳全並斃法國司鐸二人土司亦謀叛綽哈布檄提督馬
維騏建昌道趙爾豐督兵進剿迭破三壩關大所關直擣奔察
木克復巴塘喇嘛阿澤隆本郎吉踞丁林寺爲巢穴知不敵舉

火自焚首要胥就戮踰月事平邊境大定明年平裏塘桑披番
以其助巴塘爲亂也三十四年九月卒於任年五十有六贈太
子少保銜謚武勤子二長桂麟同知銜特旨以知府用桂平分
省補用道光緒末充黑龍江營務處總辦兼陸軍將弁學堂東
三省兵備處會辦年三十有七卒

良公祠碑

柯劭忞

宣統三年冬十二月有何人狙炸禁衛軍協統良公於私第傷
左股召醫視之醫言可療越三日主使賊公者聞公漸愈則大
賊必欲致公於死未幾醫以酒一罌進曰飲此可補氣血公飲
之而卒公諱良弼字賚臣宗室廂黃旗人日本士官學校學生
卒業歸游擢禁衛軍協統駸駸大用矣是時八旗貴胄獨公一
人嫻習兵事朝廷方儲爲將帥之選故奸人尤忌之公卒未匝

月主使賊公者遂假共和政體以濟其篡奪之謀天下卒大亂
嗚乎其可痛也已公素貧夫人趙氏先卒有三女無以自存賴
無錫廉泉經紀其家且表公之墓加封樹焉越十有一年廉君
又募貲建公祠於翊教寺之東工竣屬劭恣撰文記之劭恣謂
公烈丈夫也宜放楚詞九歌作迎享送神詩以抒公之忠壯俾
工祝歌以侑公且刻於麗牲之石云其詞曰

乘回風兮載龍旂佩長刀兮光陸離容暨暨兮氣稜稜血淋漓
兮霑茵憑攬槍擘兮天狗噬人既亡兮國殄瘁彼羿莽兮終敗
毀象設儼然兮公不死陳酒醴兮奠几筵公來格兮享明禋

爾昌案彭家珍之炸良弼非由何人主使汪蘭皋撰彭烈
士傳辨之詳矣又王揖唐與廉泉書云鳳老撰良祠碑文
所謂主使賊公者及假共和政體云云殆暗指項城無疑

期期竊以爲不可辛亥十二月紅羅廠慘劇事有主名固
民黨中一烈士也自武昌事起全國震搖其時京津一帶
愛國之士實分兩派或主君主或主共和厥後民氣發揚
傾共和者益夥項城幾有不能坐鎮之勢東華門外之事
項城不死者未達一閒試問更誰實主使之脫以平心而
觀對於項城不足爲下流之歸而對於烈士或轉爲其人
格之玷必欲一抑一揚或猶不免一偏之見也可謂平允
之論

記忠靖先生軼事

侯毅

不佞所知良公賚臣生平事蹟綦多其關係最大者莫若辛亥
冬沮止屠戮京師漢人一事民軍旣起義偏激者往往好持種
族褊隘之見諸光復都邑刑殺滿人事初或弗免時南北相持

清帝猶未遜位清廷有人主盡逮京城漢人駢戮於市謂足儆南中民軍止不復害滿人滿人多方忿欲洩廷議以爲可行行下令公聞之急率部眾馳詣宮門求見軍諮府大臣載濤軍諮府猶今參謀部公統禁衛軍一協兼軍諮府官至則載濤方與攝政王議軍事出見公公痛陳逮殺京城漢人之非計謂此適足激全國之憤助民軍成事而自速其亡創此議者厥智殆出義和拳謀屠交民巷外人者下今南方諸省相繼爲民軍所據初非民軍之果能實疆吏臨變自擾馴至不可收拾朝廷苟復爾不第宗廟莫保吾族無噍類矣幸速以某言奏聞力請寢此議某待報可乃去議果必行某請先倒戈不願與庸豎同遭奇禍也言次憤慨流涕被面沾衣襟袖盡溼載濤爲之動容立入奏移時出語公攝政決罷是議且戒諸臣毋洩語於外召疑

怨公乃欣然領所部還協京城幸未致有喋血事所保全寧不
 大哉顧未幾公中炸彈死矣或云公一腿被創醫為截割謂可
 無死矣會某公秉政使某醫進藥一器云足助氣血受而飲之
 創忽轉劇卒不起公夙惡某公嘗阻清廷勿起用吳將軍祿貞
 之被刺人疑某公所使又傳自公爾昌案羅正鈞辛亥殉節錄
言祿貞實黨人不可用未幾祿貞被刺死或謂劉慕人所為
乘和辛壬春秋則云祿貞與良弼交最親密祿貞遷晉撫聞良
符實推薦之又云祿濟許馬應田周某公固深銜之事彰彰在
 人口耳閒故有疑公之死亦某公有以致之者顧傳說渺茫信
 譌莫可稽考焉惟時不佞居蘇州姊丈吳在淵與吾姊避地南
 歸舉上所述相告謂聞之清室貴人民國元年不佞入都以叩
 當時在京者多言微良公京師或且不免魚爛而清室能從容
 遜位受優待與否亦未可知已并謂其時桂春為民政部大臣

已募滿人二千備以代京師漢人爲警察者直至趙秉鈞任內
務總長始給資遣散也

重慶鎮總兵章公鼎臣別傳

穆荃孫

章公高元字鼎臣安徽合肥人先世爲壽春鎮標武弁父兄歿
於寇公未弱冠自募一軍張白徽幟以報父兄之仇隸銘軍麾下
屢戰屢捷聲威突振甲申中法之役公從劉壯肅公渡臺灣
適基隆爲法兵襲據公聞之投戈躍起袒臂一呼得死士數百
乘夜往攻法兵臨發號於眾曰吾必滅此敵而後朝食卽率所
部死士蹈入敵壘短兵肉薄鋒厲無前法兵當者死傷山積餘
眾梟水逃遁法艦見不可乘亦卽引去基隆遂復旋簡澎湖副
總兵官奉命闢番界筆路藍縷頗奏膚功復簡登萊青鎮總兵
值甲午中東戰起前軍屢敗自朝鮮牙山平壤駸駸退守奉境

敵兵且大窾入公奉命渡遼扼守蓋平與日本乃木希典全軍相遇公所將爲偏師少於乃木所部五六倍以能得士心交綏之頃頗獲勝利乃木窺公所將無多陰用包圍之法公與所部環起應敵曾無退志大戰五六日日夜不得少休臥雪不寒撫創不血彈罄糧竭復以短兵相接所部十死七八乃始突圍而出是時宋慶擁重兵坐視不救故公底於敗而平日厚養之精銳盡於此役矣是役也雖敗猶榮日本人盛稱之後駐守膠州丁酉秋兗州土匪戕德國二教士德使方向總理衙門索償遽於冬閒有德艦三艘徑趨膠州海面晨興公方在操場簡練德兵忽登岸其主將先齋文來略言此事已在總署交涉與貴軍無干請相約兩軍皆不侵犯公以職守所在不之許顧其時火藥子彈悉罄蓋李秉衡時爲魯撫秋季應領火藥子彈必遲至

冬盡始發無論冬季已公所部勤於操演故子藥早空且亮案及德圖膠之謀皆早發露而事前京省未有文牘通知故公當時覺德兵之突如其來藐不知其用意所在乃急通電詢問且請發藥彈備戰而電綫爲德兵割斷遣卒走百里外分電北洋山東請命北洋大臣王文韶復電力禁開戰慈禧太后知公猛將恐失公特旨調離膠州百里從此膠澳遂爲德所佔踞矣公一腔熱血屢請一戰卒末由達振躍叱咤無可發舒兩耳由是失聰浩然有歸志矣時岑春煊督蜀方事剿匪起公爲重慶鎮總兵川東一路倚爲長城聲威所在絕無亂萌未幾告歸歸日抵漢口資斧卽竭貸於旅舍然後成行蓋公生平絕不愛錢所得官俸皆以養戰士不可億計有餘則在所轄地方修治河渠道路故治軍四五十年他人往往擁資百萬而公竟一錢莫

名廉潔寡慾尤有古名將風嗣是息影金陵蟄居一室卒年七十一子二人

論曰銘軍駐江陰時公三營駐江北岸沙洲沙人種桃成林彭剛直公巡江至沙洲睹桃林語居人曰兵勇在近桃實甚繁得無損失乎民對曰章大人命嚴部下不敢作違法事雖一桃不值一文然不私取也彭公異之傳見面獎之卽此一端可見公之大概矣公長荃孫一歲豪於飲丁丑在江陰曾與對壘各二三十巨觥而公愈溫克泊主講鍾山公從山東還再飲不及半彼此意興均消索而時事亦日非矣嗚呼

碑傳集補卷三十一

江都閔爾昌纂錄

忠節一

記義烏金公一門殉節事

汪縉

公名芳浙江義烏人順治七年爲粵東羅定州同知地接粵西
猺獞雜處叛服不常十五年五月西賊羅成基等乘閒竊發將
奔逃遁公挺身拒賊力盡被執賊將索取財帛公佯許之誘至
火藥局時賊將口方飲煙公潛以所飲餘燼焯入藥中頃刻火
藥驟發屋宇盡燬公與賊俱燼矣公妻子在州署聞難遂躍入
井中死死七人土人哀之卽井爲墓歲時瞻拜焉今上十有
一年州守河南逸君英構祠於墓前塑公像祀之民間水旱疾
疫禱輒應蘇州沈士梁游粵中入州署東偏謁公祠墓歸而述

其事如此

侍衛恆公家傳 法式善

宗室侍衛恆斌字綱文隸正白旗太宗文皇帝四世孫父薩喇善官吉林將軍公少喜讀書明大義慷慨以家國事自任乾隆二十四年以資授三等侍衛有能聲二十六年父以公事謫伊犁時伊犁甫闢距京師萬餘里^里方病臥牀榻公奮然曰古人有身代父役者吾何爲不然遂陳情當事丐代奏有詔責其沽名褻職仍命從父行上意殊惻然也公竟行晝夜侍父疾至廢寢食父母怒其愚公無幾微怨抵伊犁父疾以瘳將軍廣庭阿公賢之尋哈薩克新埒遣使來朝奉旨擇賢員伴送公預其選馭陪臣忠信得大體入都上召對加慰藉仍授三等侍衛留京供職蓋特恩也公請畢伴送事仍往伊犁侍父上允之擢二

等侍衛三十年烏什回人叛公隨將軍明瑞由伊犁倍道進比至烏什戰屢捷三月朔領兵爲左翼陣城南山下接戰賊更麕至公奮勇要擊之所向披靡賊懼隱城壕誘公公怒馬前萬鏃發壕中不及禦陣亡事聞上軫悼因宥其父罪還京賜卹如例廕雲騎尉長子東林襲越三十九年元配淑人那拉氏疾終以節孝予旌表東林官盛京岫巖城守尉次子東明官侍衛東林子雲奎余子堦也故得考其始末而詳著之藏諸家乘俾後人有所徵信焉

論曰觀侍衛公上書陳情蓋知有其親而不知有其身者人之事親履常境而不必竭其力若公侍行萬里外不憚艱辛歷久而罔懈非精誠者不能及其臨陣捐軀就死如歸誠於事君與誠於慕親一也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吾于侍衛公益信

書圖欽寶事 憚敬

乾隆四十六年回子馬明生煽亂事未起就禽送蘭州獄其徒蘇四十三統賊數萬來圍城涼州總兵圖欽寶以兵三千赴援不得入圖欽寶者索倫人從誠謀英勇公大學士阿桂平大小金川宿將也時布政使王廷贊率民兵固守誅馬明生於堞下賊氣懾攻不利退屯城西南黃華山山東塹深澗澗東爲龍尾山尾注澗身環城南迤而東圖欽寶乘賊退入城復出營龍尾山扼賊衝要賊不敢攻城戶部尙書和坤者始用奉命視師至軍之日促戰圖欽寶諫不聽跪而請曰賊氣尙盛兵過澗澗斗絕不可退悉糜爛矣總兵已諜探山後路兵得貫賊屯由山後歸乃可今謀未反勢必敗且事重上會遣大將軍來大將軍者大學士阿桂也和坤聞圖欽寶需大將軍遂叱曰汝梗令邪明

日不戰吾斬若矣圖欽寶起至軍門泣曰死耳如軍事何既明日率五百人過澗賊披靡轉戰益深隔山望塵益遠賊嘩甚壯勇侯海蘭察遂望塵至奪入期拔出圖欽寶圖欽寶已盡沒而圖欽寶所遺謀適至乃力戰自山後路還入城是時和珅立馬龍尾山觀戰賊伏精騎襲之龍尾山大營隨和珅入城城復閉後大將軍至斷黃華山汲道賊亂連戰破之禽蘇四十三而購圖欽寶尸卒不可得得所服禪招魂以殮軍中皆下泣焉

朱將軍神道碑

朱緒曾

將軍名貴字黻堂其先世江南上元人曾祖當國初順治閒流寓甘肅河州隸卒伍祖仲遷屯循化營以把總從征金川陣亡父顯光以騎兵征金川炮傷折左足而廢嘗言三世尺籍一亡一傷無大功之建輒拊髀叱咤一夕夢神人金甲仗鉞引赤豹

曰吾渾源山神也以豹賜爾家寤而將軍生及長軀幹豐偉面如渥赭年十七入循化武庠嘉慶五年川楚賊方熾調赴蜀營以獲猾賊趙天隆經略額威勇侯賞授六品頂戴補榆林外委時黃連亞賊冉學勝伏密箐中持矛突出傷將軍劇甚卒奪其矛擒之由是勇名冠一軍十年凱旋補定羌營外委以數從征至千總道光二年戰雪山得旨賞藍翎六年平回疆換花翎遂由涼州守備硤石都司玉泉寧夏游擊升西安參將旋署察漢託洛亥副將所至多戰功二十一年八月以英夷內犯金華協副將重祥死於陣將軍遂奉簡授今職益慷慨自任率三子武生昭南五子共南抵任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奕帥命領陝甘兵攻取鎮海行至妙聖寺文參帥聞取寧郡兵失利檄止勿輕進令謁長谿嶺授機宜當是時全浙楚豫吳蜀各省之兵合

之材官蹶張諸軍以及奇遁韜鈴之士共議進取於是大營駐長谿嶺餘兵勇或扼各道或伏陸路或屯清道觀或截駱駝橋連營結隊星羅旗布而將軍獨據大寶山仍所部九百人大寶山在慈郭西門外一邑之要衝也本城官兵及山後鄉勇相犄角二月初四日卯刻該逆數千人自大西壩蜂涌上岸將軍親執大旗麾所部迎擊槍炮並發夷兵再卻再進我軍無不一以當百自辰至申飢不得食渴不得飲誓死格鬪戰方酣鄉勇亂竄衝隊伍夷兵乘閒抄襲忽山後增新夷數千駕三火輪船駛進丈亭江至太平橋直逼山下巨炮火筒射燒營帳煙陷障天四路兵勇先奔長谿嶺忽自驚潰腹背受敵將軍灑血呼天豎所執大旂于壘怒馬斫陣手斬數十級身中火槍馬倒復躍起奪敵矛左右盪決最後被火槍中要害乃踣昭南以身障父格

殺數夷被創無完膚同時陣亡部下二百五十人皆死焉時有督糧官卽用知縣顏履敬字心齋皋蘭進士嘗教讀將軍家意氣相得糧臺去大寶山二里登高觀戰良久奮起曰吾不可不助易短後衣持所佩刀奔赴其僕止之不可乃執挺以從俄中炮俱死山下是役也將軍以所部九百人敵夷萬眾將軍以身殉國夷亦大創收其尸累日不盡自是亦膽落戒勿深入共南受三傷死而復蘇脫衣覆父兄尸浴血而出奕帥以狀聞天子震悼照總兵例議卹賜祭葬銀兩祭文一道武生昭南亦並加卹各給予世職如例顏履敬及將弁黃泰以下世職卹賞各如例馬步兵亦給予賞卹吁將軍眞得死所矣大寶山常有雲氣鬱勃隱隱聞鼓角聲夜見燈火燭天旌旂來往夷人往寧郡輒驚恐逡巡退去于是慈邑士民思將軍保完城邑威靈顯赫咸

欲出資建祠以申報賽癸卯秋試之士請於大府許之適王君
 有齡來宰是邑鳩工集費祠廟乃成自將軍以下皆得祀嗚呼
 將軍之師非敗也勝也將軍之身非死也生也將軍少遇相者
 曰虎頭火色骨青生即不侯死必血食將軍大喜故臨陣勇敢
 屢受重傷瀕於危嘗指其創瘢并所賞花翎以激眾至是以忠
 烈顯論者謂大寶山之戰得一將以千人助之必大捷然將軍
 此戰如巡遠之障江淮其功詎出戰勝下哉王君屬予為記予
 見將軍嘗繪一獸人面一足云出安徽壽光山中名千歲彪欲
 得其油以燒海焚夷船山海經南山言堯光之山有獸焉狀如
海其能燒其圖畫猶在而將軍已成仁矣爾昌案此文錄自江上
海也
道碑又注云據忠錄所
韓後段又似祠記體也

紀游擊張公死事畧 呂世宜

游擊張公諱然名小淩字守約泉州晉江龜湖鄉人少尙俠不
拘拘小節當嘉慶間朱潰陸梁海上公以貧身歸焉潰死弟渥
降公與俱朝廷宥之令充水師伍賞額外人或嗾之公曰額外
雖小亦官也吾何人上不罪乃官之邪吾死且不恨自是前後
以捕賊功歷升至今職每升一秩輒大呼天恩超躍自奮人咸
非笑目之曰賊子張蓋薄之也道光庚子七月英夷寇廈門有
發大礮擊之使遁者或曰延平副將靈德或曰卽公也帥卒以
功屬德公不之較人或以爲懦公安之惟言及英夷猖獗則切
齒怒髮目眦盡裂辛丑春奉大府檄造戰艦修火器爲防堵具
未備七月初九日英夷大隊三十餘艘豕突而至當是時沿海
劫盜蜂起水師提督寶振彪以精卒追盜至浙靈德復病死越
翼日大府以令中軍參將陳勝元爲右翼金門鎮總兵官江

繼芸爲左翼飭公與後營把總楊肇基左營把總紀國慶前營把總李肇明督礮水摻臺是日西南風大作礮過處火煙如黑雲對面不相覩夷突從文汎口安海汎上岸公脫身與戰軍人咸勸阻公曰湊一醜人受兩朝厚恩今卽死幸極矣忍偷生乎提大刀殺夷十餘人刀折中創裹創拔劍連斬數夷而夷勢益張左右二翼復不至於是以冠覆面憑樹僵立而死楊紀李三人亦力戰死夷人義穴埋加箆焉越十四日夷退居鼓浪嶼家人始具棺以斂面如生嗚呼此公之大節也當公橫行海上時其所爲誠有道者所刺譏卽受職居官人亦羞與公伍而公一叨聖恩刻心鏤骨卒能感激自厲居其位死其官至使逆夷知所敬仰則朝廷所以待公與公所以報之者可謂兩不相負而楊紀李三君子官小祿薄亦能舍生取義皆足與公共千古也

石仁本三三
彼向之非笑而羞與爲伍者又烏足以知公哉

廣西南寧城守營都司浙江殉難孫君傳 丁晏

君諱汝鵬字某淮安山陽人曾祖志宏祖肇璽皆不仕父廷樑
海州營千總汝鵬由行伍洊歷徐州中營守備升廣西南寧城
守營都司從軍浙江道光壬寅年鎮海失守汝鵬力戰罵賊夷
兵怒而支解之大臣耆英奏聞奉旨孫汝鵬打仗陣亡著照都
司例賜卹給與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
癸卯九月禮部行查孫汝鵬籍貫事蹟交翰林院立傳入祀駐
防地方及本籍昭忠祠無子以兄汝鶴子榮華爲嗣襲職

論曰余初識君年甫逾冠白晢豐頤儀觀都雅人以爲白面書
生也及觀君之從軍奮不顧身見危受命何其偉哉自夷焰鴟
張士夫喪氣君與關忠節公効命疆場炳烈一時爲淮人生色

矣

賜從三品卹典湖北鹽法武昌道蔭之王君墓表

宗稷辰

咸豐二年冬十月粵寇自長沙北竄陷岳州遂逼武昌惟時鹽法武昌道蔭之王君奉母諱在憂服中以墨經佐守十二月四日城將陷君俟繼室蕭淑人先縊幼女投井死遂揮諸子亡去改服縞素自經家人匿尸地板中寇入發之令棄諸江館人詭應之埋黃鵠山樹側明年正月始具棺改斂武昌之難守臣皆死而遭憂不避以死報國惟君一人事聞有詔加等賜卹本籍建祠官兵復武昌君與淑人喪皆得歸時山東亦多寇警其孤宜勗等於某年某月急葬不及刻志六年春宜勗來京師因孔君紱仲見余泣請表墓之文余昔因昌樂閣先生知君君除衡州時晤於友人邸中詢湖南風俗及初政所亟余爲告語甚詳

是君與余猶素交矣余補臺在君後誼當表君乃慨然序其狀
曰君諱東槐字蔭之號次邨先世洪洞王氏明初遷於滕縣自
曾祖至君考諱增韻潛德未仕君生而穎異君考喜其能讀書
至丁年學益進考病危遺命雖飢寒母廢學居喪哀毀母以父
言勉之乃忍痛致力於羣經服除既冠遂餼於庠七試不舉歲
饑屢空日與昆弟共食一餅而向學愈堅道光丁酉秋乘柴車
入都中順天榜舉人明年成三甲進士改庶吉士卽充武英殿
協修散館授檢討進纂修癸卯大考二等召對問親年賜錦且
記名卽協修國史初在都思母恆中夜不寐至是三次假省始
得迎養甲辰秋爲順天同考官二十五年補江西道監察御史
二十六年歷充文武監試是冬管理街道明年監武會試署京
畿道以陳奏山東玩盜官吏得實特旨褒敍卽陞給事中尋補

戶科派稽通州倉巡視北城轉工科掌印給事中今上登極求直言極諫都御史王廣蔭舉君忠鯁陞內閣侍讀學士旋授衡州知府上面諭云以汝樸實故任以外事時楚南李沅發變亂後蓋畀之拊循焉未至陞福建興泉永兵備元年八月調湖北鹽法署福建按察使司事時長沙被圍浙撫常大淳調楚北途中奏君清正明決任以岳州糧臺三月寇益急令防蒲圻通城時母夫人憂訃至請守制巡撫留之乃及於難君初入臺卽以犯顏自任以鹽漕敝政請參折中開中法納米麥以代鹽課兼可裁漕運雖格不行多臆其論山東患盜劾主名大小吏十餘員斥州縣重獄二十餘案密按皆實因受宣廟知二十八年冬時議開礦益帑藏已允行君敬陳列聖封禁成訓謂請開採者上非良吏下非良民請緩其令事竟寢在街道遇王府木器車

橫行中路輒笞之在北城訪得惡黨魁曹七爲民害迅禽治之
輦下皆畏憚庚戌正月議陳先帝硃諭郊配廟祔二條讓善至
孝裁義至精不可沿例而掩顯謨疏上發還夜半君爲哭失聲
後又陳初政闕失事關禁密未發時以經費支絀言利煩興君
直言破患貧之見而後治本可端元氣可培人心可固其正大
之氣洵不愧古諫臣矣其莅廈門閱海濱敝俗不聞禮教亟刊
朱子試吏泉漳勸俗文揭於衢傳誦多感發屬縣有蠹役訟師
鉏治嚴厲遠近爲戰栗而至講院與生徒談道義又溫然以和
居四月幾大治海上番估就撫後好違約放恣君戒毋踰尺寸
語不少巽爲國全大體尤人所不能爲其署臬事以八晝夜剖
汀州互訐之訟又自南台周歷諸海口量其沙水港汙度其人
強弱多寡思編丁練勇爲設守計並令澳嶼皆行保甲未及成

而去閩閩人惜之其整飭鹽法日擊票鹽流弊更爲裁浮費輕
成本改引限志在酌中復舊未及行而防岳楚人惜之君心有
定力巡城時折淫祠旗竿數百同官駭然恐神恫君笑曰吾爲
正人心神豈敢恫乎入閩時過黯淡灘石撞舟破舟人悲號君
臨水祝曰苟不爲國與民而圖其私者任葬魚腹舟立移沙上
出閩時過建陽灘遇山賊欲下掠君從容待之賊聞曰是好官
無金銀竟散去迨往岳州竭俸爲軍資躬勵將帥夜不解衣臥
語其僕曰此閒文武無可同患難者俄調君回防蒲通而博勒
恭武等果棄岳州至蒲圻以五六百人禦大寇痛哭五上書請
撫軍全調城外兵勇亟發庫藏鼓勵士氣尙可嬰城固守而撫
軍不能用雖奪情見留徒使與之同殉然君慷慨激烈部署死
生方寸不亂非人所及也君生於嘉慶七年八月盡節時年僅

五十有一元配同邑滿氏前卒贈恭人生四子宜勗宜勳宜勣
宜劼皆特恩賜舉人長子兼襲騎都尉繼以蕭淑人福山人也
生一子宜勒六齡爲僕王常負而出僕遇害遂不知所終君所
存奏疏及自治公牘與所爲詩古文詞皆藏於家岳州行程記
岳州文牘城陷後佚去以爲遺憾云嗚呼以君立朝風采超絕
等倫宜至患難而不變然使總師之臣早與君推誠布公共計
城守存亡未可知也氣數之厄乃使振古之傑惟以節見良可
悲夫會稽宗稷辰表

中憲大夫賜進士出身湖北分巡漢黃德道賜祭葬子蘭王公

墓誌銘

陳奐

公姓王氏諱壽同字子蘭江南高郵州人也明初遷自蘇州爲
高郵望姓曾大父諱安國吏部尙書諡文肅大父諱念孫直隸

永定河道父諱引之工部尙書謚文簡三世進士悉爲名臣大
父父更以經學授天下天下宗之稱醇儒大父年八十餘公猶
居髦飾晨昏薰聞故得家學淵源通其涯略文簡公每退食必
見公侍大父旁親大父訓色喜曰吾有子克承吾父志矣重闡
棄養手澤所遺必理而董之綜數百條是則孝之大者其他可
能也不縷述公於道光丙申歲初服京秩歷十餘載兩奉恩旨
清理庶獄減等總辦核議初次減等四萬二千餘案二次四千
餘案稱平允及觀察楚北未下車卽除蛟患楚人德之秉臬篆
釐正積案八百餘起改正者數百起僚屬憚其神或曰公經生
耳何有能有爲乃爾公曰吾本刑官唯慎故明明故察何足異
公之先尙文學又嫻政事趨庭時固習聞之以爲常又嘗謂天
下承平諱言兵革無武備不足以衛民也故凡攻取守禦之術

每三致意云咸豐壬子秋粵賊滋蔓長沙被圍公適充鄉試提調請罷武闈以武生爲可用留守預防言其便益者六日賊至城下無及矣此守禦之要略也大中丞未及奏十一月六日武闈事竣歸黃未半日岳州陷大中丞急迺調辦軍事詰旦束裝出次子恩晉從之而賊隊已至漢陽矣行至武昌門已鍵縋而入蓋公所練勇多豫省南汝光人精武藝者百餘人養之以恩禮勇故樂爲用自是迭獲勝仗賊焰稍熄時踞小龜山山距城北不二里一日向軍門自紅山攻賊連破十餘營且逼山請發兵與軍門約作聲援曰我軍持賊二十幾日矣不此時夾攻之城破則城內之民人齷粉矣此攻取之急務也不及行公先令以大甕埋城下使警者伏聽以防穴城十二月三日警者以穴城將近告亟請鑿穴迎賊又或沮之乃止四日天未曙賊穴城

入公馳往撫轅集兵而與賊遇賊見我軍步伐止齊改道行忽從蛇山鷹至顧子恩晉曰其行乎泣對曰願效死又環視李長青盧海等曰毋從我以死眾大聲曰公在敢不以身從且戰且走賊見我軍銳分兩路遂作兩股應之至閱馬廠圍愈重援軍竟不至公猶立軍行前指賊大罵遂遇害恩晉刃三人疾馳救護手指盡落亦遇害壯勇李長青盧海下二十有五人書吏林春下五人老僕羅祥謝元二人皆罵賊以從死事聞奉諭加等賜卹特旨建立專祠入祀京師昭忠祠恩賞騎都尉世職御賜祭葬如禮數公由選拔成進士歷官刑部福建司漢郎中湖北分巡漢黃德道署理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五級紀錄十二次生於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殉節於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九配康恭人廣西巡撫諱紹鏞公女子三人

恩錫恩炳以難磨恩晉奉旨附祀專祠別有誌王升僕也賊至
伏牆陰賊退負公父子尸掩蓋於牆側次年癸丑正月城復以
報乃改殮焉恩錫迎母奉養而哭奔父之難往復數千里越四
載至乙卯春二月始得扶櫬歸入城治喪卽於是年十二月
日卜葬於甘泉縣萬家山之原而奉狀請故人陳奐奐與公家
交知三世不敢以不文辭遂重恩錫之請而從其略以爲誌銘
曰

道學世家有大經濟職在監司行權或蔽戎行壹志亡身從斃
慰矣忠魂安壤永閉

誥贈通奉大夫廣東升用同知知縣冒君墓碑銘

陳澧

君諱芬字伯蘭江南如皋人也先世隱居不仕父諱鈺官湖北
朱河主簿君幼有奇志讀書不屑治章句父命入京以

議

敘巡檢嘉慶二十一年分發廣東署馴雉里鹿步五斗口金利黃鼎北寨諸巡檢番禺縣典史補松柏司巡檢調補五斗口升廣州府經歷調補海豐縣丞升開平縣知縣署高要縣代理曲江縣署乳源縣以卒君始爲巡檢總督李公鴻寶命與同知某捕盜於廣西巡撫贈金同知受之君不受李公告廣東巡撫朱公桂楨曰冒巡檢君子也朱公素惡李公遂惡君會鄉試入闈爲監臨官調君供事陰瞰君所爲一日君獨坐治事同事者晝寢朱公猝至問諸人安在君對曰赴某所視某事後朱公知之歎曰勤於公事而不傾同官眞君子也總督盧公坤討連州獠求賢吏以治軍事朱公命君往事平奉旨賞藍翎其在五斗口有大盜久不獲君甫至擒之羣盜斂迹西江水發君捐千金施粥施藥施棺及於鄰縣乞上官發二萬金賑之全活甚眾其在

開平縣每日黎明坐堂皇受民辭日旰不食夜治文書輒達旦
曰吾非好勞必如是心始安也尤善聽訟與兩造問答如家人
語故皆得其情凡牽連者去之嘗曰兩漢之治循吏多也循吏
之政不擾民也不擾民當自慎政始入京引見縣有兩族鬪署
事官不能禁君回任詰其事兩族皆以老病者爲首君揮去出
片紙書爲首姓名皆驚服縛以獻他族復鬪君馳至諭曰吾爲
民父母民皆吾子也奈何同室而鬪乎皆泣下輯睦如初爲君
建生祠君改爲書院其在乳源縣逆賊洪秀全陷湖南江華藍
山臨武諸縣韶州土寇與相結眾數千人陷仁化樂昌遂攻乳
源或謂賊勢盛宜固守勿與戰君曰城小無濠不可守也當以
奇兵破之乃募兵三百使勇士胡佳張延壽將之都司車定海
屯湯盤水胡佳渡水而伏賊至車定海與戰張延壽發巨礮斃

賊會胡佳擊其後賊大潰去餘寇黃滿復聚眾於曲江君與千
總張鷹揚率兵往擒之歸過羅坑山山賊出奪之鷹揚遁君麾
兵與賊戰幕友宋培清鬪死賊抽刃刺君君創甚昇歸而卒年

十 咸豐某年某月某日也事聞奉旨以四品例議卹賜祭
葬祀昭忠祠贈雲騎尉世職恩騎尉世襲罔替縣民請建祠奉
旨允行君之將歿也告諸子曰刺我者左目下有黑子汝等記
之爲我復讐後十餘年君之子澄署番禺縣乳源人來言邱標
者縣役也嘗犯法君杖之遂入羅坑爲賊嗾其黨邱河刺君標
已死其黨數人在而河猶爲縣役會乳源縣缺君之子沅以知
縣候補上官委署乳源縣事沅始至佯不知一旦傳呼眾役來
見河左目下有黑子訊之而服 其心以祭君盡捕其黨戮
之發邱標墓戮尸觀者萬人皆呼噪謂君有靈有孝子能殺賊

復讐也君五子溶江西德化縣升用同知澄廣東補用同知直隸州保泰署廣東瞰白場大使加五品銜沅廣東候補通判加提舉銜廷章廣東升用知縣加五品銜某年某月以君之柩歸葬於某某之原銘曰

粵有賢吏實勤且清始屈丞尉擢宰四城訟者得情鬪者息爭定謀破賊用兵尤精如何不弔悲哉結纓昭忠延賞帝錫其榮家尸戶祝民薦其馨孝子殺讐告君之靈天道以明人心以平來者雪涕誦此刻銘

贈國子監助教上元學教諭夏先生衣冠墓表

劉統崧

先生姓夏氏諱慶保字履祥號蓉山揚州儀徵人由道光乙酉舉人官安徽天長訓導丁母憂服闋選江寧府上元教諭咸豐癸丑二月十一日殉粵寇之難年五十三贈國子監助教入祀

忠義祠吾揚在昔忠義極盛自兵興以來儀徵先達吳文節公
殉黃州張刺史積功殉臨清先生殉江寧其就義皆最烈邑人
稱爲三忠與康熙閒劉忠節公後先輝映而先生以儒官盡節
與前明霍邱教諭贈國子監學錄倪公可大桑梓同而梗槩亦
同倪公官霍邱四年與士子以名節相勵先生官上元 載以
忠孝訓生童嘗語人曰如粵寇果至我必死之逢清明卽祭我
其同一也倪公因縣令借考滿規避舉城守相屬慨然身任而
不辭先生督辦團練爲方伯祁公倚重晝夜巡警寢食不遑其
同二也倪公知霍邱南門已破猶扼北門先生聞江寧城破引
繩舉甃視死如歸民人請暫避其家堅執不許其同三也倪公
罵羅汝才於元帝宮嚙指血噴其面遂遇害先生於城陷次日
安坐學署賊至詫問何人厲聲曰我此邑學師也罵不絕口身

被六刃而歿其同四也倪公諸子文學有聲季子以孝行著先生子昌祺以當室孤童奮志力學例得廕襲仍應小試補諸生其同五也倪公靈櫬返葬朴樹灣而霍邱人敬其英爽立專祠於北門先生忠骸無存而江寧紳士追思遺澤克復後爲建衣冠墓於雨花岡其同六也論者動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署江寧府學江都薛教授廷棟與先生同郡偕其僚友丹徒吳訓導志伊上元縣學

助籌封墓甚力以

毓崧與先生同邑屬爲撰文先生與先君爲道義交誼不可辭爰揭其忠義卓犖追蹤前哲者以表於阡俾後來知所矜式其生平孝友廉潔樂善不倦可紀者甚多以非大節所關故不著焉

烏爾呼濟公錫齡死事記

王頌蔚

北戒諸山從葱嶺東來越隴蜀揭恆華而沒於敦碣度海再起
燭坤體震橫絕東裔實惟不咸之山吾朝龍興禋秩於是亨秀
毓璋魁碩輩作箸籌幄奇多建殊績蓋豐邑白水不啻也國初
各行省設駐防二十奇佻材武布滿區縣二百年來有大師旅
牙璋起徵應時龜定而捍衛社稷授命死綏若壯果公拉布敦
義烈公班第之倫殆難更僕若夫遺榮入道辭職家居遇變登
陴銜須受刃則尤生人之至艱焉烏庫吾於烏爾呼濟公見之
矣咸豐癸丑春粵賊數十萬蔽江下壓建業城中守兵僅數千
倉卒招募市井白徒皆不習行陳公聞變以死誓白諸將軍與
共城守露立睥睨兩晝夜矢旡俱盡公冠帶北望叩頭杖劍以
待刃賊數人大罵不屈死同殉者公之室恭人卓佳氏子婦洪
氏邵氏孫昌熾與適何氏王氏二女僕邵根林僕婦宋氏暨同

族二百餘人無一屈辱者事聞贈佐領賜祭葬事蹟付國史館
列傳從祀昭忠祠給雲騎尉世職公引疾閒居十餘年無扞城
其民之責兵至引辟事理之常卽出而任戰守時窮力殫寧不
可免其身乃竟效死勿去盡室燬焉何其烈耶當公之歿公子
炳元官太學故得免於難嗣是炳元出佐軍符同知襄陽府事
家口稍稍保聚越二十餘年而公孫承蔭輩復先後中甲乙科
枝裔慶昌槐袞相襲長世遐紀殆未有艾滅景更耀枯枿重榮
庸非忠義之報乎公家世滿洲山澤之氣甄孕旣厚故武義赫
張膏刃靡悔而天錫符策覃乎後昆亦以此也公性烝孝侍母
夫人病累月不解帶鄉里義舉知無不爲或典衣繼之在公爲
細行故畧焉公諱錫齡字靖之左司參領曾祖善孚筆帖式祖
特圖山佐領父尙阿納前鋒國初有諱孝純者爲公始祖以協

領駐防江寧故世家江寧云

贈提督銜雙來贊

蔣超伯

揚州西門外二里許有浮圖豐其中而銳其上下卓立於河干者蓮性寺塔也方粵賊之據揚藉塔以爲望樓而柵其外癸丑三月十日賊眾千餘自蓮性寺而東一賊黃巾絳衣立塔下高冢顛麾黃旗促進兵時我涼州鎮將雙公方促數騎往五亭橋猝見賊至遂大呼馳入賊中賊見雙公豐醕脩髯煒如神人無不披靡公徑至冢下斬黃巾絳衣者而還賊自是相戒勿犯雙將軍未幾川勇夜入其營殺數十人賊遂盡棄沿城之樓櫓矣粵賊數萬我軍甚單而與賊相薄賊不敢撲我軍者憚雙公也六月中公擊賊被銃傷無何而卒琦文勤流涕語諸將曰豈天不欲平賊耶何奪吾飛將也至今揚民道公殺賊之事嘖嘖不

衰云敬爲贊曰

賊陳揚郊多於蝟毛其魁耿耿有若狍鴟赫赫雙公龍駒寶刀
取彼狍鴟如執豕於牢凶徒帖然莫予敢撓由茲退守憚雙公
之驍公威隆隆諧徵與商列缺前驅萬馬騰驤天不憖遺公歸
帝旁雖歸帝旁滅賊未忘生猶關侯斬彼顏良死猶張睢陽福
我江鄉我歌我謠以配景鐘百世之後誦雙公之功

羅士琳傳

互見疇人

揚州府志

羅士琳字茗香早歲精天算之學以天文生入欽天監推算道
光初元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受知於肅邸爲同輩所嫉不得官
去之嘗東出山海關客汴梁楚中所至爲通人名德所賓接而
阮文達公元尤推重之事母孝性耿介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
未赴試三年粵匪陷城被害

卅年昌案
六旬儉陷
揚州志
圍城
驚城
詩癸

死
士琳以天算之書得周髀之精意者莫過秦道古之正負開
方法與李銳之天元一術而朱松庭集其成皆通貫其術殫精
竭思窮極窈渺著書至富其言秦氏之學有句股截積和較算
例其言李氏之學有句股容三事拾遺三角和較算例弧矢算
術補其言朱氏之學有四元玉鑑細草四元釋例演元九式臺
錐積演算學啟蒙疏釋又以在欽天監時推十年交食用現行
橢圓法著交食圖說舉隅用監中推算日食坤輿圖法益以新
術著增廣新術又補宋仲子七歷著春秋朔閏異同補祖沖之
之綴術著綴術輯補又因讀書而旁及算術著淮南天文訓存
疑周無專鼎考錄講貫天算之人以續阮文達公之書著續疇
人傳博能叢話總爲觀我生室彙稿所作駢儷之文以唐人爲
法尤工集句爲談藝之餘名其集曰觀我生室賸稿

清二等輕車都尉楊君墓銘

五見文學

劉師培

君諱亮元諱大承字季子其先出自伯僑蟬媯姬室祚土汾隅
靈宗衍絲清白世棟遠祖 宣猷於明白寶應遷遼東世襲

義州衛指揮使五世祖捷清昭武將軍江南提督謚敏壯高祖
懋緒直隸大順廣兵備道曾祖鑄山東巡撫祖景達陝西延綏
鎮總兵父景泰四川邛州火景司巡檢奕世載勛印紉相承自
敏壯賜籍揚州遂爲甘泉人君秉德遵業不隕高問岐嶷克敏
束脩厲恪三歲喪生母程 人八歲喪父虔事嫡母屠 人在
疚惇惇以孝蒸蒸長應學政試旋納粟爲國學生歷應順天江
南鄉試以先世戎勳襲爵二等輕車都尉遂乃殫志廣學探噴
擘機根核六籍洞甄眾典工書擅謳必究流略習業大興徐松
剗精地志疆域廣輪懸絜視極甄度邇遐旁燭戎索津關險夷

都郭因嬪辨遺墟址槩杙形模撰內蒙古道里表西域沿革圖
表科布多屯田議各若干卷復以明脩元史蹟駁僊燕乃哀鳩
傳誌摺撫野乘論次年月括統終始揭類萃事洪濺齎舉成元
史長編若干卷及爲詩文師事陽湖李兆洛涇包世臣考型漢
魏是則是倣寶應劉寶楠爲之評曰誼情薄雲金質鏞音言揆
雅謨旨摻比興元和顧廣圻亦曰古弦孤張滌凡響計撰詩賦
頌銘贊序誄弔論議書記雜文若干篇錄爲世澤堂集 卷華
問孔昭英儒仰則朝夕講習朋來自遠君亦體姿高亮慷慨壯
厲追聞前烈翹節建志捐息偃之懷厲盡瘁之貞鳴弧控鞍冀
勤鮮光包世臣曰楊生明事故識大體東南文士蔑足方者顧
乃合族萃處希遙先軌壯敏甲第區宇數十片席尺土不遑憩
處每入先廟祇肅屑僂隍翹室之漂搖惕前光之遏失作懷祖

德賦以自述繼以輞飢孔恻劬形載駢致書包世臣曰人之立
身當明風節著書立言必爲世用雖窮在下亦關風俗力而後
食俛仰爲快凡一如杭州三適北京南朔行邁府主十庚時候
官林文忠公道州何文安公執義揚善彰君禕曜冀置周行卒
以仁不逢時醜直實繁仄陋未揚縷斐續作乘驢如而邁往吝
困越趨而筮悔亡然猶恤哀矜阨履義蹈仁信必由中諾而不
宿秦興陳潮客終京邸徒步致殯誼振州鄰適西洋英吉利國
以焚烟構兵君雅識時變神以察來周知四國詞無閒介凡莫
府章檄絕域圖史劬勤手錄細書成文平定張穆志其耑曰窮
楊君志足以綱紀夷貊永綏海隅矣玄髮旣宣退修元默徯俟
爍飢隘窮不悶報書同縣汪喜荀曰行年五十頗自知命胸無
交戰體亦致惰藜藿而生於志亦足嘗佐署兩淮鹽運使江夏

童濂撰南北史注又助天長岑建功輯舊唐書校勘記均守條
綜理雜而弗越咸豐三年楊秀清以粵兵取揚州君無謀人軍
師之責眾勸外次願以偷需匪勇効死勿去萃次見聞撰圍城
日錄憂凶憎累卒貫顛沛年五十有七以是年 月 絕粒
而終族儻故舊殯君遺骸以 年 月 厝於城西 原
先塋節終士禮鹿茸寡具嗚呼哀哉妻 人先君天卒歿無
胤子先祀殄威所著書史出自灰燼綴艸雜選朱墨續駢儻互
柴差罕爲理董唐宋縑畫希品衍笥喪亂旣臻佚湮靡遺儀徵
劉師培誦君遺書以君純行不差文彰彪續在約淵澹志不回
貳府縣志文苑傳物誌概畧記欠明遠宜資銘勒爲謀於同縣
父執吳春棧伐石鐫銘敘述才美窳窳之瘞俟諸遷葬其詞曰
於穆楊君九德忱恂孝友時暇鄉黨逡循滿如弗溢因不失親

石印本三二一
鑿斯前烈輝光日新前烈觥觥南國足紀顯敷段休施及孫子
古亦有言公侯復社五世其昌鐘君繹美有彬其暉有識其聲
五彩彰施萬物資形正位辨方覃及殲圻咸大畢宣四表便程
請組棄繻昔儀天達胡腓是承而肱是夷庸庸岫謀困是金櫛
匏瓜弗食柏舟吝蜚考槃在干城覆于隍降害迺延色斯未翔
童烏不苗黃鳥濺良我銘貞石湛曜其臧

樂平縣知縣李君傳

郝植恭

李君名仁元字資齋河南濟源人也先世閩閩君天資穎悟涉
書史一目輒數行下工詩善屬文道光二十四年舉於鄉明年
成進士補內閣中書以淹博故名噪京師嗣改外職授江西饒
州府樂平縣知縣時饒州淫雨江漲水勢稽天溼垣穿屋君撫
卹災黎有惠政縣民賴之粵寇之初起也困於永安州幾成禽

當事者失機賊潰圍出遂蔓延而不可制咸豐壬子癸丑冬春
閒長驅北上圍長沙破武昌陷江寧夾江南北糜爛不可問分
股擾江西三年七月至饒州郡城戒嚴大府以君有能名調署
鄱陽縣事鄱陽附郭邑聞警君奮然曰此丈夫報國之秋也爲
戰守計布置周密賊至帥眾迎擊屢卻之賊折傷甚眾一日君
方巡近郊猝與賊遇麾眾進戰賊稍卻君銳意乘敵遇伏而敗
賊圍之匝叠君負創甚猶能手刃數賊力盡而死時年二十有
八賊以屢挫之故銜君知其家屬在樂平遂趨樂平城破舉家
惶泣君妾楊氏進曰此非哭泣時也須臾賊至恐受辱遂爲眷
屬各繫帛於梁俟眾皆就縊已始投縊死奴婢僕婦同時殉無
一生者事聞卹贈如例詔於樂平縣立專祠並君父子塚公母
陳氏妻金氏妾楊氏弟一人女弟三人以及僕婢皆附焉君於

己酉歲偕陳岫軒來予家見其人癯然清寒若不勝衣而英俊之氣溢於眉宇今聞君沒方深悲悼而岫軒適來知君死狀言之甚悉爲書其始末如此

論曰濟源古軹縣爲聶政故里其人類多豪俠君慷慨就義有古豪俠風豈地氣使然耶嗚呼君之所爲本以性勝卽不生於軹其氣節必有大過人者豈生於鄉而囿於鄉者比哉況殺生成仁見危授命皆古聖賢之事彼豪俠者烏能望其肩背與

李仁元傳

王闕運

李仁元字伯元濟源人也年十九以經策舉於鄉宣宗時天下方務趣文學士必以高第顯而仁元彬彬雅儒以文章稱知名公卿閒自公卿以下無不知仁元者丁未以進士廷對第高同列前後皆選入翰林及天子臚仁元名且視且思踰時頃卒用

爲中書舍人在中書四年宣宗棄羣臣遺詔命後世母奉配郊
今皇帝孝謹下其議羣臣皆奉遺詔大學士穆彰阿獨議列聖
皆配今子不尊父無以示天下大孝遺詔謙讓皇帝孝敬禮可
竝行漢司員及翰詹科道無肯具稟仁元獨同其議草奏有曰
非常之德宜隆非常之禮非常之孝可制非常之典且今議但
爲七幄非論功德文武世室固周公所勑今不奉宣宗配天卽
與列聖異典示有優絀皇帝雖不用其議朝臣皆大驚怪謂仁
元依權相希驟進用仁元意不屑也然亦自念京官不可久居
思外吏矣其年廣西山寇竊發命大臣督師使者十餘輩徵天
下兵用兵歲餘未定於是仁元已請改知縣選樂平治裝出矣
廣西兵旣未解雖僻遠寇未張曠日彌久人方不以爲意智者
頗憂之知其難也咸豐二年夏六月仁元之官道鄱陽鄱陽知

縣沈衍慶者石埭人也治鄱久循吏第一見仁元以爲才特年
少思有以裁啟之因欲觀其意曰愚聞子舍簪筆出內閣涉江
湖來求爲令令固不易爲也吾弱冠以進士吏外二十載矣然
而才不高智不多行不奇吏事日墮願吾子幸教之仁元謝曰
唯唯不敢如夫子之言夫子以高材多智而求奇行令之所以
難也若仁元才不高智不多行不奇雖年少亦未見令之難也
衍慶曰甚善然子知射乎志正體直以求正鵠此射者之所能
也若夫飄風墮沙拔網抉維立者仆僵目眯不開當此之時而
何用鼓節爲夫禍生於無形政成於有因今江西方當多憂子
年少新吏誠有見議人或不信吾謬以虛聲達于上知幸佐子
言之二縣密邇幾有可爲也仁元頓首曰幸甚請約爲兄弟飲
三日別而去到縣縣小好鬪有四族世相讎動結千人約期會

戰如敵國仁元勸治不聽刀矛方交乃獨馳馬橫兩眾前眾大驚又感悟罷去終仁元在官不復鬪殺獄訟衰止游惰皆斂跡民愈益樂之是年秋七月廣西寇出湖南圍攻長沙八十日不下卽連破府縣踰洞庭陷武昌武昌者重鎮也在三江上流勢震動東南明年春正月遂破九江江西洶洶南昌民逃且盡鄱陽大恐沈衍慶被疾臥未起縣人鬩遷金帛亂棄於道奸民劫剽湖旁城中大亂衍慶力疾馳出雨雪甚東西往來自捕劫者斬二人以徇安循居民民稍稍還集而仁元在樂平民譁疑僚佐入縣視所爲則留與博已悉閉外戶獨開出治他事及發庫銀市錢數十百萬商賈悉還譌言不興衍慶知仁元果賢則已心屈之矣寇已定至安慶以窺江寧天子復命大臣視師至南昌留頃之未發視師者故善仁元仁元遺書曰蓋聞審時者立

偉業懦事者受奇困時無不可爲事無不可成得全則全昌失全則全亡此之不可不察也今寇飽意張脅眾疾進此其志揚揚策我不能故也夫彊弩洞札不及其後瓦合相附不堅一擊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戮力而趨軍據上游選勁師并食驚馳駕流聯營其勢若建瓴水然一戰而勝再戰定矣且江寧非巖城也士非角力而鬪困也軍機滯而寇執張大城挫而兵氣懣詩曰誰敢執咎咎可執乎書往不報而其後寇據江寧終果不拔江西院司知兵燧日遠因議轉餉下檄曰今運道已斷京漕阻遏見穀數十萬石銀錢日匱固不如三分之一運食軍士一糶納價一存各郡縣倉議下饒州沈衍慶言令不便且曰今言三議食軍者道遠無定固非守令所任致也減價而糶則錢入不滿例卽昂民又不買存倉虛積蒸朽而無用矣仁元乃

議曰功不百者不舉事害不除者不安國今寇卽遠然其敎不
孤縣利在侵掠方以自救而九江東南之亢扼也武昌安慶新
敗凋瘵屬界郡縣殘者多矣夫民無食則思亂險不守則日削
誠無粟而已有粟此有民有民此有土故不若先發見穀來流
亡屯九江制要害誠能盡轉額漕且賑且募夫以數十萬穀供
十萬之眾半歲之食必有餘矣一府屯兵數萬雖市人其聲先
雄又以法訓之見可而進畫疆而守爲今策之上者也人臣當
厝火積薪之日憂危無所幸有所見不幸而言不行唱者一而
咻者十始乃與同志合道之士俛仰事故痛哭而私言之屈平
曰眾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仁元與衍慶往來辯言
反復而不能自已讀其書憤激悲惋之意不知其所從來詩曰
不知我者謂我罔極罔極之言豈不悲哉於是議已不行夏五

月寇犯南昌列郡大恐仁元乃之鄱陽見衍慶衍慶迎之曰今爲奈何仁元曰吾聞寇眾在江漢此其來者偏旅也吾已使人覘其實彼舟未集來者百餘耳舟小一容十百十之數當不過千人且新罷氣虛水陸不相顧吾今與公合五百人卽一日夕可至各束炬夜進擊焚其舟彼卒出不意受創後有來者心動且餒省城兵出破之必矣仁元白哲小榦貌恂恂如婦人然其與人語眉穎雋發氣逼人衍慶難之且以仁元易言兵遲久不決仁元復畫畧言其必勝乃定發期日夕將啟行晡時仁元父走急卒書來曰縣中卽夕有變卽急歸無遲於是仁元泣衍慶怪之仁元曰夫事難集而時易失不得身往吾與公各不相謀恐會有變所以泣也衍慶後獨往事格不就留南昌一月仁元權鄱陽知勢將敗乃太息曰嗚呼吾嘗三策三不行今以空

城委我於此此吏民不相習事急民散與約皆異志無可成者
吾非不可辭難顧患歸樂平取便利然吾命也初仁元在縣募
兵縣人應募數千人選壯士得五百明日一一引告言戰事法
重從我者退走必斬於是人各退計官法令明信往必誓死我
等顧父母妻子不得輒應命卽具告官辭去者二百三人餘二
百九十七人皆謝親戚訣墳墓別朋友而從仁元仁元軍不滿
三百屯府城戰氣十倍六月大雨連十許日湖漲城中可船七
月丁巳寇來舟蔽湖湖泛溢無隘以守守城城久盡墮居民又
早盡徒寇登餘官盡逃仁元被甲上馬負劍腰短弓矢手長矛
先馳約其卒曰卽戰有利害不測吾未死必不敢退吾爲若等
先取其曾彼徒眾不足誅也仁元居河北習擊刺馬上運一丈
矛直衝寇刺黃衣隊首仆殪之馬前進數十步寇眾大驚當是

石印卷三十一
二二四
時從卒二百九十七人皆呼謀作氣寇敗且駭視其眾寡再合戰轉爲四鄉四五復之仁元督率從卒從厚兵重圍所刺斫數十百人寇合益眾則縱馬阻積潦橫溢步卒稍後不屬乃獨一人在馬上奮矛叱殺寇斫之中左臂失矛卽攀街旁屋椽踞坐門樓中矢顛死餘卒來救猶死鬪死者過半乃各敗散於是沈衍慶亦死衍慶從南昌歸未五日仁元還其印衍慶推與之省中大吏招仁元未發而亂至衍慶乃佩鄱陽縣印持銅鞭出戰亦殺賊十許人而竟與仁元俱死仁元裏衣滿印樂平縣印衍慶印在懷閒故俱得尸仁元母陳夫人聞難卽約家人曰今寇計必來吾屬婦人義不待寇卽辟去又非禮也夫知縣卽卑官吾等特分祿受命服民望之矣若前計早脫父母吾固不可且母不殉子人亦不訾我顧我將異乎馮生以藉口者也遂自

經死而仁元女弟三人妻金氏及妾皆投井死金氏者河內人十八歸仁元家貧以婦道能奉舅姑及仁元官京師負才志論天下事而出接公卿大夫及公車待詔四方之士口不能言國政用是益自喜恣意聲色以爲我無所不可金氏勸正之卒成其名十餘年前海內方變英吉利數爲患患邊金語仁元曰吾聞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于瓦解以此觀之患方不在此也乃卒以身與於難夫婦並死豈不悲哉已而寇果犯樂平仁元父及其弟亦死之蓋鄆陽陷五日樂平陷仁元一家盡死江西巡撫上言曰臣聞烈士不倖賞國典不屯降亦各行所安而樹義千祀者奉承吏之所宣也臣謹案故樂平縣知縣李仁元防扞府城見危無渝謹案李仁元之父李予墀母陳氏妻金氏勇義蹈禮皎焉飭厲謹案李仁元之弟李贊元三女弟依侍父兄長

幼全節謹案李仁元之妾楊氏僕孟坤僕婦某某殉主無貳並壯勁草之氣奮干城之誼誼驚寰區氣陵衡廬臣愚竊聞祀祀死勤祭祭國殤謹上奏請下議立專祠報其忠詔曰可樂平父老思令之德雖不得久治死於鄱陽衛樂平也又無子因盡葬其父母以下各爲大冢卽冢前立祠歲時祠祀焉鄱陽民亦建祠曰二忠祠沈衍慶及仁元初仁元到樂平祀羣祀縣旁有張令大冢民祠祭甚謹張令者前明建文時率家人死國難者也縣廨左屋有井謂之爲女井女井常有風襲人仁元祭後井愈益神異其家婦女卒開女井死之

王闖運曰余始見仁元時初以文士求之及久與言蓋其意高安鐸軼虞龔矣仁元常從容爲余言其爲政頗行利民數事利在數世之後亟問之但笑不言故不得載也獨鄱陽士民喜言

其戰事並以常所知者次之如此亦智勇哉吾又觀古今以來
烈女子贊佐大義往往而有至其母與妻所見有過人者聚而
成其志亦足奇也將其秉訓齊修及夙所懷負然邪然仁元自
少時能文章爲詩歌皆進於古遠於俗矣語曰士窮者見節義
仁元非窮其將以文自見哉其將以文自見哉

汝南通判馬府君墓表

張裕釗

君諱樹華字公實號篠湄先世故六安趙氏明永樂中文學諱
驥者贅於桐城馬氏蒙馬氏族姓爲桐城人而趙氏之先實固
始祝氏也旣蒙馬氏居桐城遂稱桐城望族科第仕宦相繼世
有聞人曾祖翮飛國子監生舉孝廉方正不就以樸學醇行主
講席吳中學者稱一齋先生祖春生候選訓導考邦基國子監
生兩世皆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君嘉慶丁卯副榜貢生以直隸

州州判發江西丁朝議君憂歸服除越數年權河南清化通判
補汝寧府汝南通判以母左太恭人老乞養歸咸豐初粵賊之
亂起君倡邑人糾義勇禦賊戰敗爲賊得以刃脅降君君不屈
遂罵賊以死咸豐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也年六十有八事聞詔
崇祀昭忠祠賜卹蔭有加君自少讀書則厭薄世俗之學聞鄉
先輩流風遺躅心獨慕嚮之旣長從姚姬傳先生游益研精聖
籍博稽典章文獻及古詩文家徑涂指歸皆擷取其要旨其後
除喪入京師復從姚伯昂總憲陳碩士侍郎顧南雅通政徐星
伯汪孟慈太守暨諸方聞長者以文學風義相尙學術益進名
譽益聞蓋君之學主於考求遺經辨證是非得失期協乎心之
所安而實能踐諸行事以是飭於身亦以是行於家施於有政
其在官所至有威惠民用治和於時大吏若善化賀公長齡侯

官林文忠公皆雅重君文忠尤以君屈於下僚不盡其用爲君惜也其居家遭朝議君喪喪祭一遵古禮孝奉其母仁畜其弟自乞養歸蠲治室廬雜時卉木歲時偕其弟躬挽輿奉左太恭人日游其中以爲樂益篤於宗族內外置延景堂義莊以贍族人捐建祠堂以祀其始祖參酌古今定爲祭禮具有儀法又旁羅邑之耆舊先賢前言往行廣甄博采勒爲成書治績之美內行之懿術業之精纂述之勤豈能充其所學而自慊於其志及遭寇亂卒致命遂志以死可謂貞儼篤學舍命不渝之君子也所箸闡幽彙記龍眠志略桐城選舉記咫見漫錄可久處齋詩文集及劄記合數十卷經亂多亡佚僅有存者配吳安人生子一起奏附貢生選霍邱縣學訓導先君卒無子以君從子起生子縣學生承襲雲騎尉其和爲主後繼配姚安人側室吳氏生

子一人起益議紘布政司理問女一人以貞女旌君卒之若干年以某年月日與弟典簿君合葬於某所君兄弟之志也既葬其嗣孫其昶者好學能古文嘗問學於裕釗於是來請爲表墓之文裕釗惟桐城自有明以來多世家鉅族名德鉅人文儒忠義之彥歷數百載後先相望及國朝方姚之徒出以古文爲海內倡而桐城文章遂冠天下後更喪亂風流篤厚稍稍衰矣然以裕釗所從游處往往猶多俊傑之士瘡於它邑固其山川奇秀鍾孕英瑋抑豈非風俗之所竦動師友之所漸被者然哉然則風教之於天下所繫人才風俗盛衰豈其微哉因以是思君之懿文卓行追配前哲且尤惓惓於一邑之文獻有以也夫有以也夫典簿君諱樹章字幼白號怡軒候選詹事府主簿加太常寺典簿銜與君友愛臻至兄弟閒自爲師友自所以仁其親

以及其九族一與君合同無閒翕然若墳箴之和君之創置義
莊及宗祠一皆典簿君經紀其事又瘞增置先世墓田倡率邑
中義舉惟力與財所能無敢少愛厥後復捐所居宅以爲試院
馬氏兄弟之風義桐城人至今能言之典簿君初娶張孺人繼
娶左孺人籓室崔氏子二人起升府學生議敘府同知起恆浙
江卽補縣主簿女一人孫五人長卽其昶爲君主後者典簿君
之葬也與君合又其行足尙也宜並得書武昌張裕釗表

碑傳集補卷三十一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三十二

江都閔爾昌纂錄

忠節二

布政使銜署湖北按察使原任督糧道愍肅李公墓誌銘

王柏

心

公姓李氏諱某某字某某河南光州人

虹 昌 案 愍 肅 名 卿 殷 字 樞 固 始 人 道 光 壬 午

人系出明岐陽王後國朝有官秦隴者遂家肅州高祖從先曾

祖仕祖雲奎甘肅寧夏守備官都司死金川事祀昭忠世襲雲

騎尉曰雲福者其伯祖也考殿元廩貢生廕世職三世皆以公

貴贈如公官初守備公官寧夏與觀察河南吳公相善也見贈

公愛之乞為己子挈歸從吳姓長乃知為李氏子客自酒泉來

為道本宗父母下世兩兄皆武舉亦先後沒絕世無旁支心大

慟卽徒步走肅州訪先墓得之呈歸本宗以本貫應舉或竊易其卷得雋終不自言後用廕以守備効用昭勇侯楊公督陝甘在西陲辟入幕府至永昌道卒留葬祁連山公之在姪也吳公室周恭人夢蓮萼降自空及公生異香滿室六歲解賦詩以神童名贈公有子二長寶相次卽公念吳氏誼命仍爲之嗣故自補弟子員領河南解猶用吳姓後乃改歸本宗更今名云道光乙未以大挑一等分發四川家貧羅太夫人春秋高奉侍入蜀得遂祿養意甚甘之權江油逾年遭太夫人憂去官服闋權郫縣補長寧兼理高縣調金堂華陽皆有異政在江油值大旱輒發倉米平糶民以不飢秋大熟納米者加贏焉在郫禮布衣孫錡就之咨政考故事請春秋祀古蜀王蠶叢杜宇祠墓後遂著爲令在長寧教民植桑收野繭墾荒确種竹木民倚其利土宜

稻者予種蠲租勸使悉耕爲沃壤金堂華陽之治至號爲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其爲政大興教化勵俊髦爲先治獄必以情不厲威嚴而摘發如神鄰境劇盜分捕弗能得者公輒得之盜皆懾伏散走公見承平久恬熙相狃慮變生意外所至必繕城郭治戎器詰奸宄逐游惰尤講求保甲團練推行十家牌戶有籍丁有冊按行稽核就決爭訟民業某事鄰爲某姓名隨舉之無一誤者人驚爲神制府徐公見其保甲章程大善之通行全蜀且上之朝薦爲蜀中循良第一考滿遷瀘州咸豐元年以薦入都召對勤政殿獎勞甚渥賞加知府銜授雲南臨安府知府召集土司宣布威德皆奉約束唯謹自粵氛作公深憂之聞東南淪覆益憤歎髯張眦裂思捐軀討賊二年調湖南岳州改湖北黃州權荆宜施道荆雄鎮且要衝也至則檄所部亟行團練期

三月皆如令沙市舊有社丁因集而練之設守禦甚嚴擢湖北督糧道倍道至鄂則制府吳公戰死堵城眾凶懼公日夕乘城仍示以鎮靜四年正月按察使唐公樹義戰歿金口公權臬事或勸出促外餉公謝蓋守死之志決矣賊聯舳艫蔽江漢如織鈔略不絕漢陽七十二堡結團誓殺賊公白撫軍請簡驍將渡江約義民攻賊必勝不意所遣率孱弱竟無功公別遣川勇往焚賊壘奪賊戰艦歸賊益進偪大帥軍德安不前公遣弁縋出告急不應請撫軍分兵迎援師定計夾攻亦不果籌勦賊大計條四十議上撫軍畧言擁兵者藉口防北竄不知保江漢乃防北竄也他日奏詞飾戰捷是自緩援師也今請據實疏陳上知其危飭援必速不見用由是外援絕時郭門之外皆賊區餽餉久梗戰士日得勺米錢二十撫軍憂惶無策猾將佞吏乘閒沮

撓公遇事爭多陰相扼者請發倉粟予軍士則糧支三月因滇
銅鑄大錢餉足敷一月又請出銀券募冒圍迎餉者一切格不
行士卒乃有潰志會撫軍納人言具疏移師就餉方集議公憤
甚援筆抹去移師語大書闔城殉難四字擲筆大哭閒日賊至
雞窩撫軍議出迎戰公知將弁借爲逃計力沮不聽師出果奔
賊乘之將士皆逸城上兵亦縋而遁撫軍爲眾弁擁之出城去
賊攀縋上公方巡北門見城上張賊幟蛇山火起知事不可爲
或勸急隨撫軍行公曰家世忠貞受朝廷厚恩父子任監司非
死不足報國步還寓題絕命詩北向再拜赴宅後池揮侍者入
婢媼繼之公躍入良久昏絕家人舁出至夕甦登樓自經死今
夫鄂雖危蹙然尙有士萬人穀六萬石賊謂吾旦夕下越之犯
湖湘引眾連檣西上留守者特剽掠之徒誠用公策募死士渡

江擣之輜重舟艦可襲而虜也彼聞而遽返南楚追師乘其後我擊其前當是時賊可盡殄釋此不圖束手拊膺至相率爲棄城苟活計嗚呼公抱田單墨翟之智扼腕莫施徒以一死明孤忠此尤可痛也已其後公子孟羣聚軍從少司馬曾公連戰破賊先克鄂城縋而入覓公得之面如生距百二十日矣炎暑中蠅蚋不犯賊亦不加殘毀曾公上公死事狀有詔視道員賜卹制府楊公又疏言遺骸無恙狀上惋悼詔加布政使銜以布政使從優賜卹世襲騎都尉勅建專祠諭祭奠賜諡愍肅蓋異數也公軀幹偉然方瞳修髯於書無不讀雖歷官未嘗廢著述有西園詩鈔及外集皆已刊他文詞著錄遇難多佚公生嘉慶丁巳閏六月十四日辰時其殉節也以咸豐甲寅六月初二日年五十有八配胡夫人生女二筵室張夫人先公卒子五長孟羣

張夫人出道光丁未進士廣西卽用知縣洊升至安徽布政使以軍功賜珠爾杭阿巴圖魯名號賞戴花翎次孟平孟翔孟揚孟康女若干人孫二長閨次開孫女一孟羣出孟羣以某月日葬公於某原來請銘公琦行不勝書書其大者嗟乎天下守令盡如公大盜不起節鎮盡如公金湯可無警銘曰

臨難不避志何決也庸夫比肩宜杌隉也致命遂志臣之節也有子復仇邦之傑也稠恩縟典揚馨烈也浩氣耿光若日星揭也刻銘其幽天柱無折也

贈知府銜署惠州海防通判高明縣知縣許公家傳

王先謙

君姓許氏諱錚身字彥直鵬山其自號浙江仁和人本富春沈姓其祖於明嘉靖時有育於中表戚家者感其德受氏焉曾祖鉞乾隆戊午舉人任甘肅廣東州縣終理徭同知祖學韓本生

祖學范乾隆壬辰進士任雲南貴州州縣終刑部員外郎父乃
穀道光辛巳恩科舉人甘肅敦煌縣知縣三世贈光祿大夫兵
部尙書乃穀子五公其長也道光二十四年由監生入貲爲知
縣選廣東高明權高要躬行廉勤不爲身章法成令舉兩竟交
頌用緝盜功擢知州咸豐三年權惠州海防通判通判故駐碣
石衛攝惠朝二郡閒瀕海控險與總兵同城而理時巨盜穴金
陵東南摧陷粵中姦猖蠶屯遙相應和燹火之警徧於全省會
垣戒嚴朝夕不弛大府鄙怯詭名鎮靜擁兵周衛它不一問屬
城驚憂倚濟令長人自爲衛土自爲守或瀕危而幸全已陷而
旋復事定一關白大府而已公慨慷蘊智畧旣生長世家練精
時務又久任典城習吏事益踔厲鋒發務以國爲憂民生苛痛
軍政堅窳諄諄勤勤靡不究圖推迹亂原感詫時事曠日拊膺

以夜繼日甫到官土寇陷惠來密邇於衛總兵帥眾出公申警
備禦督察比閭奸宄遁逃毗伍大驩三點會土寇起海豐殘官
窟城民請濟師總兵難之公曰海豐與衛唇齒脫賊久據城爲
根本鈔掠旁近禍立及我今乘彼未定用攻代防揀豈在人實
惟自全總兵以爲然部署偕進戰連捷賊棄城奔躡迹急擊剗
太平圍賊巢初公幼觀劇見明總兵周忠武遇吉寧武關殉難
事義形於色母徐太夫人問曰兒豈欲效周將軍乎應聲曰此
兒志也母其許我矣及擊賊海豐登縣城南五里山山有方飯
亭者宋丞相文天祥駐軍於此方飯爲元兵追襲後人閔忠建
此亭也公繫馬入亭賦詩言志未而月而有煙墩墟之變海豐
餘寇旣遁又合歸善土寇擾歸善三多祝墟百姓遮公乞援公
率練勇民團疾馳與賊還破之九州鄉進駐煙墩墟日暮矣賊

出人意乘夜薄營官軍未及成列公督眾搏戰賊益大集公力竭遂遇害咸豐四年十一月四日也幕賓張受經僕人劉彩書吏黃恩從死事聞賜卹如例同治元年允署兩廣總督晏端書請贈知府銜原籍殉難地方建祠從死諸人附祀光緒十四年公子之軫宰江陰與余數過從具悉公遺事乞爲其家傳自公曾祖逮之軫眞爲牧令凡五世

前史官王先謙曰許氏以科名仕宦雄於浙最著者吏部尙書文恪公乃普江蘇巡撫乃釗公弟今兵部尙書軍機大臣庚身然浙人尤豔稱公與公族叔祖南河候補州同學陸以爲許氏榮莫先焉學陸咸豐十年粵寇陷杭時罵賊死難者也

贈騎都尉世職候選道劉君家傳

馮桂芬

崛起儔人中提一旅師遏強寇屹然爲行省屏蔽全活億萬命

功在國家名在人口復父子繼忠孝大節軒天地視兼圻專闡
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聞警蹙躑奔竄者曾不犬彘若斯
亦人傑矣哉君姓劉氏諱廷瑛系出宋龍圖閣直學士某十一
世祖庠生傳越始居廣東潮州潮陽縣西岐鄉華殿六傳至高
祖光祿封股療母疾舉孝子妣翁曾祖明高妣鄭蘇祖錦川妣
方以孝婦稱於鄉生子六季朝璜君之父也母陳生母洪幼孤
有膽畧學於從兄庠生文修家鄉有盜魁夜劫掠官不敢捕君
密謀率健兒出不意擒付官斬之一鄉以靖文修喜曰是子智
奪人先有用才也字之曰子才比長賈於上海爲潮州會館董
事咸豐三年粵匪陷江寧蘇撫知君名檄君帥潮勇遂偕子守
正從子守田守業守仁赴之時欽差大臣向公榮軍江寧令提
督鄧紹良攻饒江君扼丹徒爲自鎮入常之衝夏六月鄧營潰

在任事三十一
賊南下君摩厲久聞賊至一軍喜躍援桴而前麾下無不一當
十鄉團亦從後奮呼助聲勢賊敗卻既謀知君兵少復進與戰
復敗之且戰且守相持三晝夜賊來日益眾終不敢越以南而
向營兵至賊宵遁當是時君以孤軍三百人當萬千乘勝之賊
卒能鬻馬足不得躡尺寸以會援師微君蘇常早不支僉謂數
年來下游無事皆向公榮張公國樑之力而是役也君之功不
在向張下代鄧者爲余公萬清尤重君檄赴鎮江軍潮勇之在
行者千有六百人皆屬焉其明年秋九月鎮圍益亟江寧賊救
之君從總兵德安公迎勦於高資分三路進君當北路沿江行
至馬步橋賊逾嶺來君急擊賊半迎戰半退君亦分兵之半繞
山足躡賊又遇賊敗之會兩路兵亦至賊殲焉又明年春正月
大舉攻城君先登礮發傷於股越兩旬卒時五年二月六日也

君在軍二年大戰二十有一小戰數十手擒賊三十餘斬馘二百餘論功輒爲諸將最君篤鄉誼旅於滬者無論識不識有急難輒傾橐佐之其得人心久故臨事樂爲用又持法嚴違令誅無赦用能秋毫無害於潮勇中爲異軍性喜子姓讀書從子炳文濟清勳等數輩君衣食之使專於學皆有聲於庠君由監生捐都司銜敍功儘先補用尋改道員雙單月候選又以功賞戴花翎死事聞詔優卹視三品贈騎都尉世職生嘉慶某年某月日年五十有七配莊淑人妾顧孺人子三守正候選都司從君於軍先以三年九月歿於陣卹贈雲騎尉世職守祖守道孫一某君卒之次年夏顧孺人率兩子歸君喪於潮

舊史氏曰傳稱不易民而教豈惟民哉治兵亦然軍興以來民苦賊復苦兵而勇視兵爲甚潮勇視他勇尤甚顧丹徒一役繫

維湖勇之力豈君所部獨馴歟亦馭之得其道焉耳先是遺余書有死而後已語余訝其不祥無何赴至殆君之以身許國志在必死邪抑逆知諸公之無足與成功不得行己志止辦一死邪惜哉

贈知府銜福建武平縣知縣陳君傳

陳澧

君諱應奎字環紫一字文垣山東濰縣人也生而純謹無放言惰容篤學善屬文弱冠爲諸生道光二年鄉試中副榜八年中舉人十六年大挑知縣分發福建告病家居者久之病痊到省二十六年補武平縣潔己愛民自誓不枉取一錢眷屬皆布衣補綴鞠獄謹慎有大案則思索終夜尤重文教修明倫堂月課士子下鄉收糧輒傳集士人論文兼問民間疾苦所至民以鼓樂導從其在官署士人耆老謁見者飭司閽不得阻遏令徑至

客座訪問利弊縣境多山盜賊出沒君爲巡籤巡旗分路察治
又行聯甲法一鄉有事諸鄉救護遂出告示安民息訟由是化
行俗易人鮮爭鬪三十年正月文宗顯皇帝登極恩詔免三十
年以前錢糧部文免至二十九年是年官徵錢糧民多懷疑不
肯納盜賊乘之煽動作亂咸豐元年君調署安溪縣安溪俗強
悍催科尤難君往湖頭村謁李文貞公祠李氏士人聞君文名
以所業求教君爲講論皆欣服勸其輸糧皆完納於是一縣皆
納二年回武平任縣民張燈歡迎者盈路是時廣西長髮賊起
廣東紅頭賊繼之武平與廣東接境君修城垣浚川渠儲糗糧
練鄉兵製器械火礮旗幟嚴治莠民境內肅然三年四月賊大
至君率兵迎擊大戰兩晝夜敗之追奔八十里賊首潛入縣境
者擒斬之又會鄰縣擊殺松源篁鄉大小照諸賊四年五月廣

東潮州賊江西長寧賊紛起擾及武平之鷓鴣嶺西山背君擊走之兩年之間殺賊二千餘人誅土賊數百人武平吏治戰功爲一省最縣民感頌爲歌詩數百篇又畫君像立生祠君諭止之民乃改爲書院以君之字題之曰文垣書院七年五月長髮賊石達開陷汀州府城君知府城破縣城必危自誓城亡與亡遣眷屬往從弟應聘南韶連道署而謀會鄰縣克復府城賊至縣境君自守城遣鄉兵禦賊於木馬山連戰皆勝會夜雨賊踰山由閒道襲縣城城上火器皆溼不得發城陷君巷戰受傷投池死同城官及士民從死者數千人賊去後縣人得君尸於池殯於文垣書院合城痛哭哀聲震地柩行沿途哭送至粵乃返事聞詔贈知府銜入祀昭忠祠又於武平建專祠明年君之喪至灘灘人私謚曰忠惠

陳澧曰張友山制府爲君高弟子以君戰歿痛傷思仰者衆年乃命澧爲之傳示以君之家書及福建大吏奏牘士民紀述澧捧讀敬歎謹撰次其事以著於篇嗚呼史家循吏傳死事傳其人皆千古不朽君則兼之亦可以無憾矣夫

贈參將候補游擊黃君別傳

李元度

黃君國堯字聰軒乾州廳人居廳東喜鵲營汛城少沈毅有識畧道光二十七年冬苗匪楊貴倡亂三廳戒嚴時汛城兵調出過半民情恟懼父老推君爲團長練鄉丁借汛兵守禦君以兵法部署明賞罰嚴斥喉村民避亂爭攜家入汛城明年三月事定眾以君知兵勸入伍遂隸鎮溪營從征新寧李沅發以功賞六品服咸豐三年曾文正公治水軍於衡州調充水師營隊長從克湘潭復岳州賞戴藍翎尋克武漢敘把總田家鎮之捷以

功晉千總亡何水師陷入鄱陽湖君從屯江西燔逆艘殆盡明年羅忠節公以湘軍克弋陽廣信君帥戰舟助勦遷守備六年副將周鳳山師潰於臨江曾文正檄湖口諸軍回援於是南康爲賊踞六月水師復南康君擢都司詔換花翎君爲人寡言笑重氣誼以樸勇見知於統帥彭公玉麟會皖北賊氛熾當事疏稱無水師不能制賊命而水師莫善於湖南請敕湘軍選將領馳赴巢湖治戰艦創立水軍有詔趣行彭公問孰敢往眾逡巡莫對君請行遂以君應詔七年夏君率匠卒繞道蘇浙出東壩從蕪湖渡江閒關抵廬州謁巡撫福濟慷慨陳時務福公以國士待之越五月舟師成名曰巢湖水師盡破瀕湖賊壘淝水爲之一清以功晉游擊福公於旅見時嘗把臂語君曰壽春鎮一席徵君將誰屬勉之蓋公擬聯師進規安慶且大用君也八年

夏福公內召代者爲翁公同書時大江以北遍地皆賊廬州尤受敵客兵約萬人饒奇絀兵屢鼓噪黠桀者遂與賊通當巡撫更代時軍心益不固君深以爲憂屢言諸廬州守馬君新詒相對歎息而已七月十二日馬守召君入城計事書日三至或尼君行君曰公事曷敢避難遂駕小舟帥水勇十三人赴之水寨距城八十里詰旦入郡城與馬守會議殘茗尙溫忽報賊入城馬請與君暫避入民舍君不可急上馬帥從者出當賊當是時賊驟入殺人如草火四起人馬騰蹕聲如沸哭聲震地君大呼殺賊手刃數人賊初如入無人之境至是突遇君奮呼巷戰大驚疑中伏遂各披靡使得壯士百餘人繼之城可復也奈諸軍無應者賊環擊君君顧從卒僅存徐福田玉清兩人知事不可爲揮令逃生躍下馬手擒一巨酋口嚙其面血如注曰吾且生

石印卷三十一
略汝賊黨叢刺之遂遇害年四十有三明日徐福歸水寨君從
子兆槐密約水陸各營期復城亡何陸軍皆潰走賊塞淝水舟
師困巢湖無出路又三日乃沈礮焚舟而散馬守出城後尋復
官未十年至兩江總督君本無民社責又獨身計事非臨陣比
使策馬潰圍出必可得生而君不願以彼易此也同治元年四
月官軍克廬州彭公得君死事狀牒曾公具疏請卹得旨贈參
將賞雲騎尉世職入祀湖口昭忠祠君仗策從軍時四子皆幼
稚君訓之曰勉讀書善事祖母無他言在巢湖甚得民心秋毫
無所擾數登岸微行與田叟野老談穡事詢民疾苦困窶者輒
周恤之又喜與士大夫唱和其和落日詩有句云形雖入大地
光自射長天時以爲詩譏而其英光不泯抑可想見之焉君三
子補用直隸州知州長周有學行從軍甘隴具狀屬爲君傳乃

稍詮次其語如右

贊曰廬州南北之樞也古爲攻戰必爭地自粵賊踞安慶大吏
奏移省會於廬吾鄉江忠烈公以身殉城越五年而君繼之忠
烈巡撫也職當死君則客軍耳臨難獨不苟免豈不誠烈丈夫
哉余嘗登湖口石鐘山謁昭忠祠拜君栗主是夕泊舟山下風
大作波濤怒號作金戈鐵馬聲猶想見氣吞凶逆之忠憤云

贈建威將軍卹贈都司賜祭葬楊公墓表

李元度

咸豐八年十月壬子藍翎守備銜補用千總楊公桂芳從巡撫
銜浙江布政使李忠武公戰死於廬州府屬三河鎮事聞詔贈
都司旣都司陣亡例議卹賜祭葬賞雲騎尉世職祔祀湖南北
江西安徽各昭忠祠其孤玉書等招魂葬衣冠於湘潭十三都
六甲之流霞衝禮也越十有一年當同治七年玉書已彙功擢

提督銜記名總兵壯勇巴圖魯賜孔雀翎與平河北擒匪詔錫
正一品封於是公得贈建威將軍配何夫人得封一品太夫人
又六年爲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癸酉太夫人考終里第乃以光
緒元年四月庚午合葬流霞衝距公卜葬時十有八年矣玉書
等屬元度爲文表其墓按狀公字禮堂湘潭人曾祖諱某祖諱
某父諱河青本生父水青祖若父並贈建威將軍妣皆一品夫
人公少讀書通大義尋厭薄章句事騎射補縣學武生成豐二
年粵寇犯長沙時湘鄉羅忠節澤南率其弟子李公續寶練鄉
兵選賊卽忠武公也公冒風雨走湘鄉講求團練法歸而部勒
其鄉人忠節起兵討賊公從之遂隸忠武麾下由潭而岳克武
昌收斬黃大膊田家鎮徇興國大冶剗黃梅鏖廣濟進蹴九江
分兵攻湖口五年從曾文正入江西克弋陽廣信復義寧時武

昌再陷自江西回援六年十月武漢復公以先登功敘外委七年春從攻九江公請分兵翦除旁近州縣及瀕江賊壘使潯賊成孤注忠武躡之乃隨勦斬黃拔小池口僞城得旨賞藍翎擢把總尋繇閒道攻拔湖口復彭澤八年四月遂克九江詔晉公千總加守備銜會忠武乞假省親公從至鄂矣忠武適奉命進規廬州公不忍離忠武遂從入皖八月克潛太舒桐四縣賊於三河鎮建僞城一壘九我軍夷其九壘城垂破忽僞英王陳玉成糾捻酋張落刑分道來援眾十萬連營百里我軍止五千人深入絕地又血戰久精銳多傷夷忠武諭部眾曰我義當死國若屬可自圖生也公抗慨言曰公不負國某等安忍負公遂皆力戰死之公之自鄂赴皖也馳書屬何夫人曰吾志在報國本不望生還昔人以馬革裹尸爲幸今觀之亦尋常事耳吾儻

死國難宜善撫兒輩以成吾志吾家世植德子孫宜有興者夫
人爲同縣某公之女七歲卽育於楊氏能得舅姑懽先世遺產
薄夫人拮据捋茶規畫井井能使公無內顧憂及訃至夫人制
淚字孤委諸子於學脩脯必從豐玉書及其弟必仁並繼父志
從戎不數年玉書擢至今職必仁擢湖北游擊加副將銜是用
有晉封之命及假歸太夫人訓之曰爾父沒於王事爾等幸能
自立致通顯卹典外復膺褒贈之榮始願不及此也吾戚族中
多食貧守節婦此中艱苦吾已備嘗之其斥己財以助保節堂
勝日陳鼎養多矣保節堂者縣人所建以恤嫠者也太夫人彌
留時猶以此爲訓命節喪葬費以厚飲之其志事可想見矣公
靖節時年三十有八夫人卒年五十有二子四長玉書次必仁
次希震時敏女二長早卒次適同縣郭君松林初公一見郭君

奇其才卽以子妻之歷官福建湖北提督爲時名將世以此服公知人烏虜公之忠與夫人之德皆不待表而傳顧嘗聞曾子論君子其云臨大節不可奪公旣克踐斯言矣而其可以託孤而寄命者夫人亦無嫌焉宜其能成公志於身後也抑又攷古忠臣烈士暴骨沙場有葬衣冠之禮太史公封禪書曾及之漢前將軍關侯墓在當陽而華陽萬里橋左別有衣冠墓蓋昭烈帝招魂而葬之故地近惠陵也公棲神於此夫人復合祔之以堅同穴之義皆禮之變而不失其正者故具揭於阡俾千百禩後式斯墓者有徵焉

永康胡氏七烈合傳

何曰愈

永康胡氏浙之望族也誥贈中議大夫崇祀鄉賢仁楷者與弟誥贈武功將軍仁柳皆克敦孝友好善樂施見稱於鄉里而教

子尤有義方中議贈君以子兵部員外郎候選道鳳丹貴武功
贈君以子副將鳳鳴貴鳳鳴爲人英姿雄偉少讀書明大義通
武略登咸豐壬子武進士欽點侍衛咸豐二年逆賊洪秀全反
陷踞金陵黨羽四出蹂躪徧天下浙密邇金陵鳳鳴念親年老
頻警風鶴乞假歸省遂團練鄉壯爲捍衛桑梓計閒謁浙帥慷
慨陳守禦方略浙帥韙之疏留在籍辨理團防是時賊陷皖鄂
犯兗豫所至無堅城海內震動諸道戒嚴而寧國與浙毗連浙
門戶也賊欲窺浙圍寧急浙帥遂檄鳳鳴隨鄧提軍紹良往防
勦鳳鳴弟武生鳳雛膽勇過人亦欲殺賊立功遂與兄偕往未
幾卽克復寧國縣城兄弟論功居最鳳鳴擢遊擊賞戴花翎兼
協勇巴圖魯名號鳳雛授藍翎千總嗣以固守南陵相持數年
與賊屢戰皆捷鳳鳴遷參將加副將銜鳳雛累陞遊擊賞換花

翎賊久涎浙以鳴雛兄弟揜其衝不得逞遂迂道豫章欲由廣饒以入浙雛奉調赴援江西抵景德鎮破賊壘十餘每戰輒居前敵賊憤甚與僞王某等合蟻聚麕至鳳雛中飛礮歿於陣事上聞旨照參將例議恤自是賊勢益張浙中郡縣次第淪陷浙撫飛檄調鳳鳴回援杭城而金衢嚴俱已先失守道途梗塞鳳鳴乃取道壺嶺轉戰至台州賊圍之數重鳳鳴以孤軍血戰亦中礮陣歿其季弟鳳恩書生也奉母避匿山中聞兩兄耗拔刀斫地誓殺賊復仇因招集兄舊部得千人激以忠義禦賊於東陽鳳恩大呼陷陣憤不顧身部下亦殊死戰賊爲之屢卻相持數日賊謂知鳳恩無外援復大至卒以眾寡不敵力竭亦歿於陣而武功贈君三子俱與賊戰死矣咸豐八九年閒金華郡縣相繼失守十一年永康城再陷中議贈君之六子鳳岡者由附

生議敘選授鄞縣訓導以身際時艱遂不之任與從兄某團練分堵要隘眾倚爲長城鄉村賴以保全未盡焚掠同治元年杭嘉湖均失守妖燄益熾勢成燎原力不能支旋被擄賊以其團練日久紀律嚴整愛其才欲降之不屈強授以僞職不受猶未忍殺之而監守頗嚴度不能自脫於是水漿不入口者旬日強之食不食至昌化卒賊義而藁瘞之並書其姓字里居表於墓後二年其兄鳳丹銜恤歸里始求遺骸具棺葬之其弟邑庠生鳳韶中議贈君七子鳳丹觀察弟也當永康城再陷村落盡成坵墟鳳韶所居距城三十里自知不免乃令男婦老幼各自爲謀吾軀羸不任奔走惟一死以完吾節不墜先人家聲耳旣而賊至被執抗聲罵賊賊刃之罵益厲遂被殺其子宗壽侍見賊戕父亦涕泣詈賊賊並殺之胡盧氏者中議贈君第五子鳳標

妻也當賊卒至自念逃將焉往不逃則被污遂投水死賊退得其屍面色如生其夫鳳標禮葬之中議贈君二子一媳一孫死賊者凡四與從兄鳳鳴等死賊者共七人鳳丹觀察既上其事於大吏請旌恤於朝余就養皖藩署得晤胡觀察爲余道前事甚詳且請爲之傳余以馬雨農學士李恕皆廉訪已先爲作傳再辭不獲因自忘其不文次其事而書之且備太史氏他日之採云

贊曰洪逆之亂也蔓延十七省肆毒十三年死於賊者詎可勝數然有傳有不傳卽幸獲旌恤傳矣而乏秉筆爲之紀載事蹟不彰是傳仍與無傳同也若上邀朝廷旌恤之典又得文人爲之紀載其事使榮名垂於後忠烈顯於時不可不謂幸之又幸者也胡氏一門七烈或死忠或死義或死節見危授命所謂取

義成仁者非耶然鳳鳴鳳雛鳳岡受國恩而死國事忠矣烈矣至鳳恩鳳詔未嘗委贄原可無死而一則爲兄復仇一則守節冒賊視死如歸宗壽隨父不離盧氏可避不避慨然子死父婦死節其義烈均有不可泯者雖皆天性使然而仁楷仁柳兩贈君平呂義方之訓亦可見矣事定後又得其兄鳳丹爲之訪遺事求遺骸請旌恤又浼秉筆者爲之表揚嗚呼七烈者雖死猶生可以無憾矣

戴鶴墅傳

互見 嶠人

曹鑑

余僻處江皋閉戶誦讀累月不入城市城中故多積學之士皆不與往來道光丙戌寶應朱文定公視浙江學按試杭屬與戴君鶴墅同日受知各以其籍冠軍是時已知有戴君矣然未相識也及其伯兄文節公通籍後給假歸里猝然遇於文酒閒談

論竟日如平生歡自是彼往此來蹤跡益密始與其昆季訂交
余賦質愚魯持籌握算性非所宜而君方從事於疇人之學雖
嚴寒酷暑未嘗廢業凡西人所述三角八綫之術皆能通其精
蘊與余同一孳孳於學而所服習各異然其吐棄庸近之言求
最上乘其旨趣要亦無不同也今距戴君沒已八九年矣其嗣
子以恆弟次其行事丐余爲之傳以余爲知君者余媿不能文
曷足以傳盛德於不朽以其嗣子殷勤啟請不獲辭謹條舉其
大凡約畧述之以備史家采擇焉案狀君姓戴氏諱煦字鄂士
一字鶴墅浙江錢塘人也其先出自宋戴公世居徽州之休寧
明季有諱一美者官浙江都指揮值鼎革後棄官賃居藥肆樓
上足不履地遂家於杭爲遷杭始祖曾祖承徵祖佳瑣父道峻
郡庠生潛德弗曜竝以伯兄文節公貴封贈各如其官道峻公

生三子長文節公季諱燾君其次子也性捐介拔俗然平易近人無忤於物亦不隨物變遷由夷澹雅翛然塵壒之外清譚有晉人風落落寡交游成童時以學行相砥礪者惟伯兄及謝君穀堂而已久之名譽達四方其踵門求見者則有徐忠愍公項君梅侶李君壬叔張君南坪皆志合道同之士王君朝榮君甥也王君大有君中表從子也以及執友夏君松如之子鸞翔咸受業於門他如西士艾約瑟遠隔重洋數萬里之外亦欲介李君來訪君以中外殊俗異禮託故辭之不果見年甫冠出應童子試受知於學使朱公補博士弟子員居無何復受順德羅公知取列高等補增廣生援例入成均遂絕意進取課子姪勤箸述遨游湖山以自樂嘗置一編朱墨竝下手握三寸管矻矻窮年不少休淋漓滿紙參互錯綜顛倒重疊乍疏乍密若斷若續

大書如弈棊細書如累黍不知成何等書點畫未易辨也生平不喜佞佛跡其從事於九數之學與佛所說諸經殊途而同歸蓋佛說統萬殊於一本則循流以溯源者也算書散一本爲萬殊則自源以至流者也一以養心爲主一以用心爲主而推其格物致知之功同底於豁然貫通而後止方君銳志算學刻苦研求至忘寢食厥父恐其思慮耗心切戒之夜則滅燭先就寢伏枕搆思俟厥父熟寐復起火屬草檠至雞鳴猶點竄塗改不去手也君於詩畫篆刻無不各臻其妙綜其生平學術畢萃於算世皆以藝事重君是不知君者也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口默默終日無一言若不勝其思慕之悲者咸豐十年二月寇犯杭州城陷聞伯兄文節公殉節笑曰吾兄得其死矣屢起視漏箭家中人不知其意至夜半忽不見明日於井中求得之面目

如生寇退成殮大吏以兄弟殉難奏聞奉旨爲文節建專祠而君得從祀焉君生於嘉慶十年五月十四日卒於咸豐十年三月初一日年五十有六娶張氏後君四月卒子四人長以恆次之恆三維恆四其恆均能世其學者著有九章重差圖說一卷和較集成一卷四元玉鑑細艸若干卷割圓捷法一卷外切密率述解若干卷假數測員二卷對數簡法若干卷續簡法若干卷以上四種統名曰求表捷術刻入廣東伍氏粵雅堂叢書其簡法二種又刻入金山萬卷樓叢書又著船機圖說未成其甥王朝榮補成之凡三卷此專爲算學作也又著莊子內篇順文若干卷又戴氏泉譜六卷皆就其家所藏者一一考證之又陶淵明集集注若干卷又鶴墅詩文艸若干卷或梓或未梓皆藏其橐於家

臺笠子曰余少時習詩古文辭嘗謂吾於龔定盦則師之矣吾於陳作甫則友之矣其餘諸子則事我者也今於戴君非必於其文也特其行有卓然可觀者余讀其書余益重其人矣

贈知府童君別傳

李元度

君諱梅華字月村平江人世居縣城祖季恆父定泰有子三君其季也生而儻好讀書以貧故未竟其業咸豐五年春余從曾侍郎入江西募鄉兵三千殺賊自爲一軍曰平勇君應募充隊目尋擢百夫長晉充營官是年攻克湖口縣功最賞藍翎以把總用又率所部殲賊於彭澤縣境之七里關以少克眾名日起明年三月破賊撫州之文昌橋又明年破賊鷹潭君皆爲選鋒擢守備九月力戰解貴溪圍以都司補用時我軍屯貴溪二載地當賊衝餉不繼營四面受敵君每戰必身先八年正月僞

翼王石達開率眾二十萬自撫郡竄衢州繞道經貴溪凡三日
夜不絕時我軍寡眾不敵君與彭君大壽力請戰乃迎擊三十
里外所殺傷相當賊不敢正視貴溪君之力也九年君從彭君
斯舉援浙克淳安賞戴孔雀翎十年四月金陵大軍潰曾公繼
爲欽差大臣督兩江余奉備兵溫處之命奉檄增募平勇三千
與彭君斯舉屈君蟠所領四千餘人合爲一軍分守廣信及衢
州以君健戰得士心令將五百人以七月二日自平江成行君
故有吏才氣宇恬穆眾勸君援例改文職就同知仍留花翎師
次貴溪余奉命調皖南道當改赴徽州於是彭君留浙屈君留
廣信獨君等以新卒三千從先是防皖南者爲張副憲芾駐徽
六年有卒萬四千闕饌五閱月師屢譁適曾公駐祁門副憲內
召檄元度赴徽接防以八月十七日抵徽前五日寧國陷寧防

潰兵萬餘人麕至沿途大掠僞侍王李世賢率眾十餘萬乘勝犯徽州徽防兵皆潰賊犯叢山關關在績溪東北距縣城四十里明季休寧金文毅聲築以拒外兵者也地險要爲徽郡藩籬至是聞警遣君及都司單綏福各率勇五百人援之時各營甫抵防遠行二千里疲甚不得已投袂行十九日抵陽塘距叢山關十餘里有閒道曰樓下原防兵皆潰君約單君扼樓下而自率所部禦諸關比至賊已闌入奮擊敗之追出關君素驍果又初至未諳地形追賊過銳關外路險僻騎不能相屬君下馬步戰遇伏手格殺十數賊歿於陣是日樓下官軍亦獲勝會關失賊直趨郡城城周十餘里雉堞大半圯蓬蒿沒人副憲在徽六載熟視之若無睹也至是城外防兵皆大掠以去余以新卒二千櫻守賊環攻四晝夜不能支二十五日城陷明年官軍始

復徽城君卒時年三十有三得旨照同知例從優賜卹世襲雲騎尉入祀平江忠義祠子文忠遺腹生

論曰自粵匪興而楚勇之名震天下楚軍中新寧勇最先出湘鄉繼之最有名卒復金陵殲首逆五等之封爛焉平江勇剽悍善鬪耐辛苦視新寧湘鄉無多讓特將領未得人耳而天閔摧挫迄不獲一伸豈運會固不可強耶然溫雅沈毅如君爲軍中巨擘卒暴骨沙場不竟其用宜吾軍之不復張也余是以論次君傳爲歔歔太息而不自克云

青陽二官傳

翁同龢

咸豐十年八月二日粵賊由江陰犯我縣境道湖橋橋下泊礮艇哨弁青陽二官者聚茶肆中几案積橋上焚之而走呼於山塘曰賊至矣民驚奔山賊騎阻火盤桓不得渡青陽發三礮擊

之縣城卒陷而山前數十村無一死者青陽之力也翁同龢曰禮有功於民則祀之青陽之食於斯土宜也乃率鄉之父老置木主具牢醴祔祀於湖橋土神之祠並勒石以紀其事

青陽姓吳名廷芳江陰青陽鎮人也後投永昌徐氏與賊鏖戰死之曰青陽二官者從鄉民所稱也

楊莘耕哀辭

李元度

余從軍七年所見死事諸將領暨士大夫僕指不能畢數其與余共事一軍若劉君豫川李君寶秋林君秀三耿君黼臣皆有平生游處之雅至於同邑諸君子少同學長同事若何君龍臣李君岐泉擴湖吳君國安與雖未同學而同事若黃君錫宇李君滋癸黃君金鑑童君梅華李君仁軒等音容語笑歷歷皆在吾目中烏虜可哀也已今不幸又得吾楊君莘耕莘耕諱志伊

少余九歲弟畜之居相距二十里父曰寅弼縣學生君生有至性穎悟尤工書咸豐四年入縣學時余從曾侍郎東征君來九江佐段縣丞瑩器領水師五年春余入江西募平江勇君領百人用唐人句鑄小印曰寧爲百夫長勤其職吳編修嘉賓治彭澤鄉兵請君爲佐君弟卒於軍護櫬歸時君止一子遽以後弟慰親心也六年賊躡江西幾徧余攻撫州君取道瑞州來軍梗於賊曾君國華攻瑞見君書異之留於軍越明年論克瑞功擢訓導有旨賞藍翎又二年張君岳齡奉侍郎檄治軍建昌招君共事會攻景德鎮下之得旨以知縣卽選又從克太湖張君以病去君歸十年四月侍郎擢督兩江命余復募平江勇六月與君共簡閱七月二日成行余初奉備兵溫處之命師次貴溪奉檄調皖南遂與君改赴徽州先是防皖南者爲張副憲芾駐徽

六載有卒萬四千闕餉五月師譁屬曾公駐師祁門副憲內召
余以八月十六日抵徽前四日寧國陷賊犯績溪之叢山關急
遣將援之弗克童同知梅華死焉副憲行君趣余繕城守城周
十三里女牆盡圯蓬蒿沒人葺治三晝夜埤堦完三之二忽僞
侍王李世賢率賊十數萬至余出戰東門外君任守陴旣交鋒
決盪數次原防兵千有六百忽不戰奔援師之至自祁門者亦
奔潰我軍不能支入城拒守賊抵隙攻力禦之詰旦君曰出險
矣余搖首曰死者已二百人賊來益眾且奈何君笑且言曰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余曰死吾職也子有老親在前歲猶視子太
湖其忘之乎君泣余亦泣是日賊攻愈力君分守北門余西門
三登三卻之殺賊過當賊忽冒死自小北門登西刻城陷君手
長矛鬪城上親卒掖之不肯下遂被戕咸豐十年八月二十有

五日也事聞眡同知例議卹崇祀本邑忠義祠烏虜君死烈矣
然余職當死者也君或可以無死且君爲余出是死君者余也
余苟活不卽死而君死余愧負君矣失地喪師余且當死法卽
倖及寬政生猶死耳君固死猶生也哉君父年垂七十省君太
湖時執手泣聞君死其慟殆不可生吾知君必死猶視也余將
何以瞑君哉君年三十有三子存澍襲雲騎尉辭以哀之辭曰
江之南兮宣歙路山叢叢兮道隘且阻豺虎劇牙兮來爭子所
子死得所兮余媿以負披髮叫天兮一瞑不視與終古飽烏鳶
與螻蟻兮骨肉陰爲野土幸故鄉有廟兮薦荔蕉與罇俎魂歸
來兮彼都不可與處

胡君枕泉傳

汪士鐸

君氏胡諱紹煥字藥汀一字枕泉績溪人胡爲績望族道光以

來余師竹村先生以三禮之學倡海內學者翕然宗之無異詞
一時培系紹勳及君先生族弟也肇昕肇智先生族子也承先
生之教皆內行修行誼博出處取與之界若秦越人之不可毫
髮假借焉而君守之爲尤篤然才畧亦越眾君舉道光壬辰鄉
試數上春官報罷甲辰大挑二等選太和縣訓導太和古新鄆
壤接豫之沈邱撚匪出所徑也城殘破不修無所憑以禦寇會
有訐邑富戶某通賊者令商之君君曰是家殷實不宜然且故
隸學官者吾試召之不來然後致之法未晚也遂使門斗呼之
生聞召隨門斗至君以誠告之生感泣立輸萬緡助城守邑賴
以完又嘗捐廉奉先其邑人存商鋪取息爲諸生膏火費邑人
感而效之者數十戶於是邑人重嚮學至今績人過太和者太
和人就問君起居者屢錯戶外噫君一校官耳其告歸也送者

彌穎水往往垂泣不忍別是時撚髮句結皖北尤魚爛使君柄
斧柯必能挈鳳穎宿亭諸豪俠爲國家勘定之佐焉迺才與遇
悟悲夫君嘗主婺源明城書院又嘗設教郡之紫陽書院成就
子弟頗多其筮仕江蘇者罔不以循著知君之教澤遠及身後
則其他疏節佚行可從畧云君祖諱啟錦邑庠生考諱承澤歲
貢生贈如君官咸豐十年粵逆自昌化犯績溪君率鄉人禦之
力竭遂遇害於邑一都之大莊頭事聞予雲騎尉世職時年六
十九取劉氏子二昌晉早世次昌豐歲貢生候選訓導襲世職
女三孫三人曾孫四人其勝衣者皆已入泮餘皆幼學篤行一
稟竹村師之遺訓不衰云光緒八年去君取義之日二十餘年
矣余因子繼世丈得讀君行畧畧爲點次并爲之論曰竹村先
生儀禮正義於古人行止進退令人如置身周之盛時目睹古

賢衣冠揖讓之雍容氣象之肅穆可不謂昭明歟獨於今古文待涇胡承琪爲之先生之謙光也君取法金壇段氏高郵王氏爲聲音訓詁之學所著文選箋證三十二卷已毀木矣旋毀於兵燹幸其稿猶存君子昌豐負以匿山谷者也君所著此爲之冠其他若蠡說叢鈔細陽學舍雜著還讀我書室文毛詩證異皆藏於家

書泗州牧鄭養泉殉節事

宗稷辰

三十年前傳吾浙鄉丈鄭連州君於京師迄咸豐十一年聞捻寇犯泗州署泗州知州鄭沅力戰死後四年因其兄新泰令溥始知皆爲連州孫也君號養泉爲刑部主事賓州知州小田君之仲子連州沒後小田君又沒於官君兄弟輩猶力學應舉遭憂赴賓州扶護歸時諸叔及弟多售春秋試而家計漸落遂以

石印本三二二一
捐餉所紓官習吏事會皖撫請員揀發奉命以知縣往安徽時
粵之髮逆與皖豫之捻逆紛擾無樂土命下人多爲君危君慨
然曰仕何敢擇地皖民被寇災甚矣藉手一官庶幾少蘇民困
雖兵凶戰危何避焉竟毅然詣軍門撫部見而許其才可大用
奉檄隨營尋委修泗州城壕壕工蕝委總辦糧臺採辦之事他
人多藉以霑潤君一無所染其支發公用毫忽不肯欺上官賢
之上其勞賞藍翎庚申春署靈壁半載已稱治是年冬署泗州
地當賊衝報警無虛日君至卽擒渠嚴守民賴以無恐時稅賦
停閣公用惟資於鹽釐君歎曰商民凋敝其忍取之力請罷其
征是冬有捻寇至君督練勇會剿軍駐於虞姬墓以三百人當
二萬眾多設疑兵懾賊遂卻之捷聞以功最進直隸知州明年
春二月寇大股至撲州城君殫力守城半月餘賊於城外縱焚

掠君不忍徒嬰城而傷郊野之民遽出城擊賊君弟源子寶貴請以義旅從不得又未籌伏兵爲後應遇賊朱山池家鋪僅率練勇數百與賊戰始殪悍賊不少旣而賊益彘集勇隊潰散君陷賊中死戰力竭大聲叱咤曰鼠輩耐殺我毋傷我百姓身受重傷十四處而死辛酉年三月三日事也帥臣袁公甲三以其忠愛入告奉諭以知府例優卹泗州民請於帥奏准卽於死事之所建祠祀之年僅四十歲其孤寶貴述其事實以徵余文余昔於鄉祠曾見連州後又數至其寓齋觀其兒曹讀書其仕者如錫文嘗與同官戶部論交已幾三世今更幸君家有忠義孫以紹其先德而滋大則其詒謀之善爲鄉里所當式型者余能不爲之紀其微哉

贈按察使銜江西補用道郭君別傳

李元度

君郭氏諱式源字奎士長沙人年十六補縣學生性沈毅力能
開兩石弓咸豐三年曾文正招義旅勦賊以侯補縣孫第培將
五百人君佐之明年戰靖港失利所部撤遣文正獨才君檄令
隨征五年從入江西時余奉檄募平江勇三千人分中左右三
營君充左營百夫長以敢戰聞從克湖口有功敍訓導六年戰
撫州移防貴溪七年正月有賊萬眾踞弋陽君等夜出隊進勦
比至天未明殺巡邏賊十餘人馳入縣城縱火賊在睡夢中大
亂我軍斬賊數百級天漸曉賊出隊斷我軍後路諸將潰圍出
且戰且退君與壯士十數騎斷後追騎至君回騎斬其人墜馬
君亦被刃馬蹶遂奪登賊馬急鞭之餘賊不敢逼振旅歸血涔
涔袍袴皆赤數其創凡七賊尋遁三月大破賊於鷹潭得旨賞
藍翎九月貴溪解圍君遷知縣尋將右營八年七月賊圍玉山

我軍力戰解圍君晉同知加知府銜當是時文正再出視師檄
余充營務處所部平江軍已增至六營改隸九江道沈公葆楨
戲下未幾知府屈君蟠率老中營別勦餘歸知府彭君斯舉接
領所稱老五營者也九年會攻景德鎮克之十年彭君奉調援
浙君總理營務四月克淳安斬首千級軍聲大震君以功擢知
府賞換孔雀翎六月自臨安出於潛昌化駐千秋關僞忠王李
秀成率賊十數萬至我軍止三千餘人誓決死戰賊初至擊走
之翼日大至各營鏖戰自朝至日昃死傷畧相當賊愈集愈眾
君率壯士數十騎冒礮雨潰圍走腰受重創是役雖敗然浙人
謂以寡敵眾從前未見此血戰也亡何賊自浙竄江西大府檄
平江軍回援而彭君留浙乃以老五營改隸君會賊復犯玉山
君至力戰解其圍詔以道員歸江西補用十一年春李秀成自

閩竄江西圍撫州君在玉山聞警兼程至出賊不意襲其營圍解追至樟樹鎮再敗之遂進師新淦時賊眾十餘萬我軍數戰多傷亡眾擬請假少休息而當事嚴檄趣戰君激以忠義士皆扶劑用命三月十六日追賊至峽江賊分黨竄臨江君馳擊敗之遂次瑞州太陽墟與賊夾水而營扼其渡李金陽者降將也歷保至副將奉南撫檄率二千人來助勦號和字營與君連屯所部有異志君不知也四月朔賊濟河來犯和字營坐觀不擊君大駭既濟則相率降賊叫謹聲如雷金陽亦降君憤甚獨帥所部迎敵賊圍之數重勢不支遂遇害年三十有八事聞贈按察使銜照按察使陣亡例議卹賜祭葬賞騎都尉世職君從弟式相字尹生進士維城孫也縣學生從君於江西以功保訓導及軍變部卒有潰逃者掖之走式相曰烏有與人共事而逃其

難者況同事爲吾兄乎遂相繼死得旨賜卹世襲雲騎尉君同
懷弟式瀚從弟式樾並以把總在江西先後戰死而李金陽尋
自賊中逃歸江撫械送兩江總督大營論棄市

贊曰君書生好匹馬陷堅陣余數止之君笑曰此事克則爲卿
不克則烹固其所也烏虜語雖諧亦壯矣哉君卒後數年會城
求忠書院有以符籙召仙者仙至自署漢司隸校尉鮑宣一署
晉尙書令卞壺一署奎士獨不著姓名固問之書七言絕句三
章去時坐客無知君者余久乃聞之曰嗟乎此吾故人郭君者
耶味其詩意蓋允合云

贈侍講學士張敬堂太史事略

蕭穆

張錫嶸字敬堂安徽靈璧縣人道光己酉科選拔貢生成豐壬
子科順天鄉試舉人癸丑會試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丙辰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己未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申會試同考官秋八月奉旨提督雲南學政同治元年壬戌以奏事不稱旨被議未幾丁艱回里乙丑兩江總督曾文正公特奏保治軍淮北自到營嘗著草履與士卒同甘苦又以災賑日行泥淖中民賴以甦丙寅冬髮捻再竄陝西奉旨督師赴援抵陝卽解省圍轉戰益力孤軍無援遂殉難於西安城西之魚化寨大府奏聞贈侍講學士家素貧庚戌以朝考入京遂留應鄉試勤學勵志一室累月不掃除恆終日不舉火蓬頭垢面從不乞助於人其同年拔貢生石埭陳虎臣艾聞之懷錢券數紙訪其所寓詢其日用云本鄉有一公款月可得六七千文吾出不乘車馬與人無文酒之會日用飲食寬然有餘日前吾尙助某友數千文爲生計也陳君知其介言竟不敢以錢券進其應壬子科鄉試也

未揭曉前數日卽預備刀繩各一儻不入設非自刎卽就縊其
堅忍明決如此留京數年孤特自遂不恆與人往還同儕均以
不近人情少之癸亥冬由滇回里泊舟安慶城下時金陵尙未
克復兩江總督曾文正公駐節在此委陳君虎臣總辦忠義局
務太史往拜陳君拜曾文正公及藩臬挂號卽去時文正公晤
陳君云吾素聞張太史之爲人素行不近人情子以爲何如陳
君因道其爲人實爲績學勵風節之士與言之最悉文正公曰
旣爲子之密友所言自得其實次日文正公同司道諸公均到
舟答拜直登其舟歡談良久卽預訂入城歡留數日時陳君同
縣老友楊君仲乾德亨及吾縣方先生存之宗誠均寓皖城往
來講學太史因陳君往拜楊方兩先生一見如舊相識一夕同
聚方先生寓所論學穆時以應試留此在窗外竊聽遙見太史

狀貌面圓白皙帶紅微須年在四十左右言詞不多而有精義是夜太史與諸君別未曾再至余遂未及相見陳楊諸君旋知余是夕在窗外竊聽均以余不入見爲咎太史行誼風節余皆聞之於陳君又悉太史自登第後益沈酣古學頗有著述卽在軍中公務之餘尙雪鈔露纂勤學益力殉難後所著均散佚無存惟平日所著孝經章句孝經問答讀朱就正錄及續錄三書爲其門人長安蔣善暮所藏同治九年盱眙吳督部棠爲刊於蜀中余近乃得其書讀之因追憶同治閒與陳君時相往還深悉太史之爲人紀其大畧併悔當時與太史失之交臂不無遺憾云

又書張敬堂軼事

黎庶昌

靈壁張敬堂編修錫嶸同治五年統軍駐臨淮余在曾文正公

幕府始識其人先是文正公北征勦捻所部湘勇遣撤殆盡僅存劉忠壯松山老湘營一軍餘悉倚淮軍辦賊公念淮軍五六萬皆淮南人不慣麪食且新建平吳大功將領頗驕蹇不樂受節度欲於淮北別募新營使異軍蒼頭特起儲備西北之用而置將久難其人敬堂方解學政任歸自雲南雲南遭回匪亂後公私赤立學政入境供張闕如未及開棚試士遽丁父憂閒關歸皖是時滇黔間驛道艱阻敬堂往往徒步以行公見之大喜謂其誦法儒先堅忍耐苦足勝將帥之任檄募敬字三營使隨湘軍戰守令與漸習會臨淮大水各營皆築隄自衛衢市中水深三四尺兵士市物者率乘船往來百姓流離滿野文正議發賑使敬堂主辦余竊聽其言論多近諛意頗少之私謂幕府諸人曰侯相生平觀人百不爽一今或於敬堂而失之乎是秋余

奉諱旋里及明年八月再至營則聞敬堂戰沒矣乃大驚於是庶昌心重敬堂悔前者之失言也敬堂之援陝以正月六日行抵西安府雨花寨中途猝遇賊前後不能相救左右纔百餘人遽直前搏戰眾寡懸殊身中數創而隕事聞追贈侍講學士始文正初遇敬堂一見卽許以爲偉器恆與劉松山劉銘傳並稱密疏奏保卒其臨難勇決不苟退縮如是是真能見危致命無忝所學者然後乃知文正之知人爲果不可及也

東阿縣知縣周君傳

郝植恭

周君字鄴仙名毓南原名毓衡以其生於湖南也故名籍隸浙江海寧祖慕護公從福郡王征苗卒於軍父文泉公以蔭得官嘗十二齡從戎有十二齡從戎圖君自湖南隨父任來山東以浙路遠不能應童子試納粟入國學屢試京兆不售咸豐二年

挑取膽錄充國史館膽錄敍官當得鹽大使遵籌餉例改通判
八年再改知縣以齊魯爲舊遊之地赴焉歷署蓬萊寧海榮成
縣事所至有聲布政使貢公璜器之同治三年檄司鑲稽山東
新募各軍營制未定事屬創始君綜覈名實無虛濫五年署東
阿縣事髮逆之餘黨賴文光者與捻匪句結忽合忽分竄擾無
常東阿地當孔道戎馬驛騷供億繁浩君處之裕如也六年夏
五月賴文光東竄巡撫丁公寶楨檄君督團協防運河君聞命
召庠生劉鴻賓集素團之鄉眾千人資之糧糗親率赴防所十
一日駐戴家廟戴家廟故東平境運河之東岸也時議者因河
險沿東岸築牆壘分軍駐之有不足輔以團眾爲堅守計君方
至未及部署是夜漏三下河墻不守賊驟至圍館舍劉鴻賓與
之鬪死於門內君倉猝不得騎僕人費林祝喜夾之出與賊巷

戰戰且走天明至三里莊賊愈眾君被執罵曰毛賊草寇死無
日我東阿知縣周某也速殺我賊繫之馬後罵愈烈賊擊之以
火槍洞胸死費林傷而仆祝喜匿君屍恐日久無以辨潛翦髮
辮一縷懷之僞爲賊前導者近東平奔城下賊擊之中右臂不
死縋入城哭訴其狀越三日賊去東平知州王君錫麟求得君
屍出所藏髮辮驗之脗合昇歸面如生曰皆盡裂事聞奉旨優
卹贈知府世襲雲騎尉東阿士民捐資建祠劉鴻賓費林皆附
焉先是除夕祭祖君夢文泉公坐堂上顧謂君曰我作令四十
年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汝官此可以留美名矣君方錯愕忽聞
文泉公歎聲仰窺若有不豫色然驚而寤謂季弟曰作官留名
是大好事何先中憲公言之而歎也阿城中分名鴛鴦城難於
守設有警我以身殉矣及君沒人咸以夢爲先兆云

論曰州縣有守土之責城亡與亡義也小雅之詩曰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管敬仲勸齊侯以恤鄰君不以守土之義死東阿而
卒死於東平豈救鄰以從簡書耶髮捻搆亂二十年矣所至糜
爛豈其蔓延之果不可絕耶抑猶有此疆彼界之見存也賊來
則以城防爲保重賊去則以出境爲偷安如君之越境防剿者
幾人耶嗚呼痛矣

李壯烈公別傳

李元度

李公諱佑厚字奉軒世居平江長壽里余族人也少力耕傭力
以養親咸豐五年余從曾文正入江西募平江軍公年甫冠充
中營後哨哨曰集鄉曲驍桀子弟爲數隊誓同生死每戰衝鋒
一人前則眾不敢後以功累保把總賞藍翎七年九月從守貴
溪城戰甚力擢千總八年從營官屈君蟠援衢州敢戰爲諸軍

冠歸解玉山圍擢守備賞換花翎尋晉都司會余假歸以中營屬屈君屈倚公如左右手九年除夕從屈君馳援太湖大破賊遷游擊加參將銜歸防廣信十一年正月力戰受礮創曾文正嘉其能命添募副中營卽充營將俾分防玉山六月賊大至鑿隧攻城擊走之八月賊再圍城公與決死戰大破賊詔除副將仍從優議敘同治元年從屈君援浙總理營務會克龍游加總兵銜二年賊萃鄱陽章田渡公血戰破之掃平賊壘數十詔以總兵留江西記名簡用屈君卒候選道張君岳齡代之未至大吏檄公權領其眾三年防廣豐敗僞康王汪海洋賜號効勇巴圖魯加提督銜四年移防會昌尋駐贛寧捕土匪五年詔以提督記名簡用賞一品封典六年張君除甘肅按察使調剿陝甘逆回公從入關充營務處兼帶兩中營七年進壁鳳翔擊退岐

山賊破亢家河賊巢會剿寶雞賊解汧陽圍遂壁汧閏月破賊
屈家灣草碧溝五月朔逆回大舉犯汧至縣北馮坊河公兄總
兵獻厚領副中營迎擊公自黃里鎮防所帥中營繇東原橫貫
賊陣敗之遙見張公督戰北原乃率精銳赴之突遇伏公手鋼
叉立殪數賊策馬行忽被礮彈洞左脅部卒力戰掖以歸自知
不起以報國養親屬其兄語不及私昧且卒年三十有五時公
父母年皆八十矣公性沈練寡言笑尤善觀陣闕賊陣有瑕卽
乘隙攻所攻必靡或賊勢盛則堅陣相持先爲不可敗以故經
百戰無挫衄旣貴舊伍數十人相從不散待之有加禮廉於財
死事後家幾不能自存奉旨照提督例議卹賜祭葬贈太子少
保予諡壯烈敕死事地方建專祠宣付史館立傳入祀京師昭
忠及本籍忠義祠賞騎都尉加一雲騎尉世職

石印卷三十一
三十一
贊曰軍興吾平死戰事者前後八千人惟公與童壯節荷易名
之典而將略亦惟公獨優公性有恆在中營凡十四年未易其
處而勦勦日隆起彼朝秦暮楚者何爲哉屈觀察立大名於饒
郡贈秩建專祠以公爲其部將也而公獨不獲竟其用悲夫

碑傳集補卷三十三

江都閔爾昌纂錄

忠節三

永山傳

黃維翰

永山吉林將軍富明阿第六子好讀書慷慨多奇節以大員子
召見授三等侍衛自東三省練兵永山卽在行閒分駐呼蘭城
雙廟子聞日本攻高麗北洋陸軍衎於平壤詔促黑龍江將軍
依克唐阿率鎮邊軍援遼永山統馬隊以從依克唐阿自寬甸
退扼賽馬集草河城與聶士成大高嶺之軍相犄角敵軍來覘
永山追斬其中尉柳原相次日敵耀兵草河嶺永山自南山衝
之護兵傷亡幾盡仍殊死鬪殲日將齋藤正起時日軍蔓奉天
東境鳳凰城則縮轂地也永山偕其兄壽山率馬步隊深入攻

之踰草河抵一面山前距城八里張左右翼各據一坡以待永
山爲右翼尤得地勢敵作散隊伍伍什什冒死前尋以大隊橫
衝我左翼左翼潰右翼亦不支乃相繼退至衝嶺陷伏死之詔
予祭葬世職入祀昭忠祠諡壯愍

論曰永山通經史大義臨敵輒深入爲士卒先不媿名父之子
使不蹉跌中道庶幾國家干城之選與

壽山傳

崇玉附 黃維翰

壽山字眉峰父富明阿吉林將軍壽山以大臣子襲騎都尉世
職服闋召見授員外郎折節讀書欲以功業自奮光緒二十年
日本犯遼東上命馳赴依克唐阿軍統步兵當前敵草河嶺之
役偕弟永山由南山脊衝敵陷陣親卒皆盡而仰攻不已礮斃
日軍官二人尋大捷於四棵樹進攻鳳凰城我軍已入城而寇

外援至胥歿於陣永山赴援死之壽山力戰出餘眾於險移師海城受重傷二十四年除河南知府未赴任授黑龍江副都統條議治邊六事次年署將軍義和團蔓直東境以仇教驅洋爲名毀教堂圍攻駐京使館廷議惑之以各國兵輪逼我津沽密電壽山分路攻俄奉天副都統晉昌復矯詔促進兵遲則逮問俄既強奪我黑龍江北岸地數千里又築西伯利亞鐵道交午於我東三省境壽山積憤久重以嚴旨促戰乃飭西路統領保全嚴兵呼倫貝爾北路翼長恆玉嚴兵愛琿東路翼長慶祺會吉軍攻哈爾濱俄租界三路兵皆潰俄北軍南踰訥默爾河西路軍則道庫庫爾科運河均進逼齊齊哈爾省城道員程德全往乞和已有成議我軍自南門張幟出蓋欲引而東也敵軍駐城西南套子誤爲襲已開礮擊之並移大礮攻城德全急馳赴

俄營反覆開說乃止攻齊齊哈爾之倖全德全力也壽山恥墮敵軍手重辱國以後事付德全吞鴉片膏數兩未死比聞礮聲臥觀中使衛兵殊以手槍洞胸而卒時年四十有一先是愛琿陷壽山徬徨一室中恆至夜半不就寢一夕跪其妻前言曰我負國上無以對皇上下無以對先將軍願乞於夫人先殺諸子而後夫婦同殉夫人敬諾之明日有自愛琿避難來者至戚也夫人率幼子往省視被留故未獲同死壽山死後數月子慶恩閉關奔奉天呈其遺疏盛京將軍增祺以聞疏曰外兵進逼距省密邇省防僅數營無軍械則戰難士氣沮喪羣情渙散則守難環城東西北三面皆敵隊南路無險可扼越境一步便非死所則退難奴才謹守軍覆臣死之義畢命於斯惟事平之後伏求簡任英毅嚴斷任勞任怨之大臣來鎮是邦必如崇實之於

奉天銘安之於吉林而後內政孔修足禦外侮省城暨呼蘭通
肯兩副都統治城宜設民官呼蘭綏化兩廳員缺宜改歸外補
旗地蒙地均應招民墾荒至於調劑旗人之法宜各撥司旗隨
缺地並酌留旗屯孳生地有隨缺地官軍均不患貧有孳生地
耕牧皆有所託論者謂民墾有礙旗丁旗地不宜民官皆徂一
偏之見不顧大局以全省七城之大土地之沃疆理得人比及
十年可以自立卽以此次軍事論倘二十年以前已仿奉吉經
營則沿邊有民就地有饒何至處處窘手一蹶不振此奴才備
歷之艱苦久蓄之心願雖在授命之際徬徨焉不能自默者也
疏入留中子慶恩官黑龍江巡防軍統領

論曰壽山治軍嚴禮賢下士銳以籌邊自任庚子拳亂與俄吏
約汝無增兵我任護路使守其約不渝保邊之績偉矣工部郎

中王煥居幕中以阻用兵不見聽辭去比出境馳書壽山謂我
幸脫險公禍終不測壽山使數騎躡而返之尸諸市又有副都
統某議論不合幾見殺於座閒維時壽山兩目黃色凶光睒睒
欲噉人蓋其憤怒深矣隙端既開一蹶而不可收拾母亦氣數
使然與然覆師喪地卒以身殉以視孤注其國事敗乃挾帝后
爲重質或搖尾泥首乞憐他族冀苟全其一日之生其賢不肖
爲何如也

崇玉通肯正藍旗擬正佐領光緒二十六年充鎮邊新軍右路
統領從恆玉扼俄兵於北大嶺卽興安嶺也七月二十一日俄
盛兵來攻我軍力戰卻之翌晨復至馬步隊漫山而過勢洶湧
不可當崇玉與兩營營官力戰死之

誥授武顯將軍總兵銜京城左營遊擊王公墓碑

吳汝綸

公諱燮字襄臣順天寧河縣人曾祖剛節公錫朋安徽壽春鎮
總兵道光二十一年死定海之難卹廕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傳
襲至公又以難死剛節公殉難歲在辛丑今公遇難歲在庚子
十日十二子相配六十年而復公家仍世再死國變若天數云
祖承泗山西代州知州父楫蚤卒時公年十一兩弟皆嬰穉
母華太夫人勵節鞠三子督使學公學古爲詩歌文辭年二十
補縣學生屢以古學冠順天二十五屬應試士以貧故用襲職
出身而教其兩弟皆成進士以久次補京城右營都司管永定
汛事張勤果公曜一見奇之勤果巡撫山東將奏公自助辭以
母老不往以勞遷左營遊擊加二品銜以巡漕有績加總兵銜
倉場侍郎論薦公有文武才引見以參將升用庚子畿輔亂遇
難死死後二十有四日京師陷兩宮出狩久之大臣以公死事

石印本三二二二
上聞照參將例賜卹公巡漕盡祛積弊隱民既畏惡之遊擊宅
在東便門外通惠河南始亂亂民圻近畿鐵軌斷電綫以爲盡
外國物也公出立馬郊原對眾言此皇家物有敢截電綫一寸
者死軍民圍聽悚息自是他電竿盡圯獨東便一綫歸然存無
恙其後亂民益橫恣紅帕首手刀連臂過市大羣千人小羣數
百人劫戕旗漢官所至焚殺尸交橫衢巷五月二十五日公馳
馬渡河出巡漕亂民抽刃圍擁公數而鼓噪譁揮刀亂斫俄
頃閒遂醢公已復舉公骸骨焚焉家人從灰土中拾餘骨歸葬
某所先人兆次始武強賀刑部濤居京師以治古文名學文者
爭歸刑部刑部數貽余書稱公文也後余至京師公以所著文
見示多可喜嘗藏其文一首行滕中與之語時事多與人意合
已別不復見見公他兄弟多奇氣恐其難免於亂世謂公故坦

夷當幸全及亂作而公竟慘死公之祛漕弊弊者故皆不便要其禍不至若是酷是類有連累而嫉害之者假手於亂民以快其私憤而其意殆不在公也悲夫今茲余來京師公少弟吏部君焯字某爲余言公遇難所箸文盡失但詩三卷在瓦礫間余因以所藏文一首歸之嗟乎兄弟之累之痛於心也甚矣哉公妻某氏子某吏部請銘余不可以辭爲銘銘曰
唯愚蘊亂智禍丁公卿橫死雞鷲輕與及天枉夫奚驚同根共本相虧成飛幸網脫伏羅嬰邱淵夷實理亦常獨從右職以文鳴與骨灰燼邈盡亡誰與憐者嚶友聲

王燮傳

徐世昌

王燮字襄臣寧河人曾祖錫朋安徽壽春鎮總兵道公二十一年死定海之難謚剛節卹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傳襲至燮又以

難死燮父楫卒時年十一兩弟皆嬰穉母華勵節鞠三子督使
學燮學古爲詩歌文辭年二十補縣學生屢以古學冠順天二
十五屬以貧故用襲職出身而教其兩弟皆成進士以久次補
京城右營都司管永字汎手訂捕章增防卡信之以賞罰境內
肅然宛平張曜一見奇其才及撫山東以書招之曰君善自愛
天下事未可知儻一朝得脫兜牟則主簿參軍不猶勝以羽林
期門老乎將奏之自助辭以母老不往光緒二十年中東戰事
起燮聞而歎曰臺灣失矣因寓書言官力陳不可戰羣起讓之
旣而戰不利果割臺灣以和乃著論數篇都爲一卷圖表附焉
二十四年積功升左營游擊侍郎長萃總督倉場奏派燮總管
巡漕手草新章十事上之弊絕風清歲增漕數萬石加總兵銜
長萃密疏燮有文武才引見以參將用二十六年畿輔拳民亂

作拆近畿鐵軌斷電綫以爲盡外國物也變宅在東便門外通
惠河南遽出立馬郊原對眾言此皇家物有敢截電線一寸者
死軍民圍聽悚息自是他電竿盡圯獨東便門一線無恙其後
亂民益橫恣紅帕首手刀連臂過市脅戕旗漢官所至焚殺尸
橫衢巷五月二十五日變馳馬渡河出巡漕亂民抽刃圍擁之
數而鼓噪揮刀斫而醢之已復舉其尸焚焉變死後二十有四
日京師陷兩宮出狩久之大臣以其死事上聞照參將例賜卹
家人從灰中拾餘骨歸葬其所爲古文辭皆燬於兵其弟焯在
瓦礫中得其詩三卷曰秦園詩鈔武強賀濤序而行之濤言光
緒二十年日本造釁於朝鮮士大夫攘臂言戰而集矢於李文
忠公右營都司寧河王公獨能不附眾議謂左公非不知事變
越南之役特徇時論強言戰耳故李公得謗而左公得名吳攀

甫先生誌其墓謂公言時事多與人意合蓋指此類公詩之外
又有摭言一卷大抵皆慨時事及自傷不遇之作其獻某公文
言武職不得有所爲而趨奉上官有如臺隸激憤抑塞而詞旨
諛詭殆與退之相近余愛其文而悲其意嘗諷誦之今亦不能
舉其詞矣

合肥聶忠節公事畧

汪聲玲

聶公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也少負勇畧投淮軍從征髮捻
轉戰江南山東直隸浙江陝西各省積功歷保提督賞花翎及
剛安巴圖魯巴圖隆阿巴圖魯勇號甲申中法之役台撫劉壯
肅公電乞援師北洋將領無敢往者公請行合肥相國壯之遂
以兵千人赴台台防解嚴乃還辛卯教匪亂朝陽京師震驚公
奉相國命帥偏師前驅兼程出關親率數十騎偵賊虛實遇賊

數千以計突圍出不遺一騎明日揮兵大進若破竹諸軍繼之不逾月而亂平捷聞賞賚有加尋擢山西太原鎮總兵甲午朝鮮亂相國命公往平匪葉志超提督直隸嫉公請督師以千人屬公抵朝鮮境匪聞風竄散公欲還曰毋令日本藉口添兵生他變葉不從逗遛牙山以大捷聞日兵分道進逼公逆戰於成歡以少擊眾敵引退大軍集平壤歸葉節制飲酒高會不設備公知必敗諫弗聽公奉命內渡募師中途奉電旨促回營平壤軍已潰公收殘卒渡鴨綠江有旨葉革職拏問以公代其職統其軍夷傷過半敵鋒銳甚公扼遼陽之大高嶺禦之雪夜復連山關分水嶺除夕敵將富山潛師來襲公設伏敗之明年事平朝廷嘉公之功授總兵統練新軍三十營於蘆台公於是擢學堂延才俊訓練士馬數年如一日己亥冬閱伍塞外奉旨入都

祝嘏賞紫禁城騎馬庚子初夏拳匪猖獗公上書榮相及裕督
力主勦辦早遏亂萌奏不得請五月三日拜保護津蘆蘆保鐵
路之命派馬步隊各數營沿鐵道護守而兵力遂分拳匪迭燬
馬家堡黃村鐵道人心浮動初八日公率隊赴津初九日匪燬
安定車站公進軍楊村初十日廊坊車站又燬公電榮相曰拳
匪迭燬鐵道非捕擊不能靖亂士成奉旨保護責有攸歸大局
所關實深悚疚親督馬步隊沿鐵道痛擊不及請示俟大局底
定如何責備所不敢辭遂以馬步數百人乘火車至落堡時已
未正匪糾眾數千來撲適公所調步隊三營至擊斬執旗匪目
斃匪數百十一日辰刻匪復糾大股圍撲公督隊擊斬以千計
匪眾奔竄公正擬乘機搜剿榮相電飭已有旨派剛相開導公
乃回軍楊村十二日洋兵三千乘火車北引過楊村譯署電准

其入都護使館公憂之詔幕友曰拳匪未平洋兵又至一身不足惜如大局何上書榮相請代奏十七日電旨調集所部在天津扼要駐紮以備不虞倘有外兵闖入畿輔惟該提督是問蓋將以罪公也二十日公往軍糧城一帶布置二十一日大沽失守天津兵事猝起賴公先時安置礮隊得以抵禦二十三日公督隊馳至任戰守拳匪明日張膽戕害官軍八國聯軍海口陸續增兵進戰公以孤軍鏖戰十數晝夜乞援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公往來督戰力扼其衝拳匪播散謠言當道不察交章劾公六月初五日馬玉崑以兵至名爲助戰實則瞰公公知之不以爲嫌仍從容整隊分道出戰十三日與馬約夾攻馬違約公親往跑馬廠督戰奉令守八里台橋之營官周鼎甲遁公提刀馳回攔截營官宋占標哭求公退曰某等願以死守此橋公曰此

吾報國之日也敵大至子彈雨下屹不動頭面受槍傷數處炸彈傷腹腸出遂力竭捐軀宋營官及哨官范世楷差弁李福興等同時陣亡嗚呼公盡節之日正蜚語陷公革職之日也公死而武衛前軍在津十七營歸馬玉崑接統矣十八日天津失矣七月十一以後北倉至京都相繼失矣大局糜爛天下於是惜公之死

王廷相傳

譚昌祺附 徐世昌

王廷相字梅岑承德人性至孝親沒哀毀成羸疾光緒二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廷相故善爲文弟子就京寓受學至室不能容居恆不妄干謁日與賢士大夫以文行相砥礪學益精進十七年簡山西學政晉當饑饉後士子多廢學廷相按部所至誘掖獎勸以敦品勵

志爲立身之本以博學守約爲讀書之要竝取士之秀者課之以經義策論隨所在評騰之時李用清主講晉陽書院屠仁守主講令德堂每逢朔望宣講廷相輒率生徒前往旁聽侍教如弟子然於是三晉人士皆知尊師重道之義一時文風蔚興樸陋之習爲之一變二十二年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居諫垣二載不毛舉細故而於國家大計輒披瀝指陳不避權貴二十三年德使海靖以教士被戕要請懲治東撫李秉衡以下諸官兼索膠州海岸朝議允之廷相抗疏力爭竝劾京卿盛宣懷貪冒蠹國而歸咎李鴻章引用之非人疏皆不報時國用患不足計臣請加賦廷相力申大學士李鴻藻之議爲民請命事遂止二十四年元日日食廷相疏請修省條時政闕失而尤以進賢退不肖爲國家治亂之源侍郎張蔭桓以資緣獲上寵廷相劾其媚

石印本三三三二
外人結近侍請明正典刑以謝天下蔭桓故大學士翁同龢所
薦引疏入同龢大怒奉上諭嚴議然鑒其無他飭回原衙門行
走廷相自去言職益專力於學主講城南龍槐書院兼易水涿
鹿兩郡講席爲誨交修孳孳常若不及時與蒙古豫師山東柯
劭恣徐坊直隸汪棣昌陸鍾琦以文章道德相切劘宗室盛昱
時負海內盛名鮮所許可而獨雅重廷相其詩有白髮門生能
抗疏歡然他日訂吾文之句二十五年東撫李秉衡入都慕其
名造廬相訪遂訂交秉衡奉命查辦奉天事偕之以行至則劾
其不職者數人皆廷相微服所訪知者風紀爲之一肅二十六
年拳民變作朝命秉衡督率張春發陳澤霖夏辛酉萬本華東
禦聯軍奏以廷相襄其軍事廷相念大局已不可救而重以君
父之命友朋之義不忍辭軍次通州秉衡率師迎敵至河西務

張春發陳澤霖不戰而潰夏辛酉萬本華均敗走廷相聞耗趨
赴前敵尋秉衡不遇返至倉頭橋聞槍聲暴起疑通州已失守
遂投河死子履豐救之不及亦投於水履豐尋遇拯獲蘇時七
月十七日也年甫五十秉衡是日至通州亦仰藥死履豐斂其
父尸暫厝垆頭村北次年春歸葬於灤陽南山新塋事聞上痛
悼贈五品卿銜廷相天性肫摯操行謹嚴一生篤守主敬之學
以禮自持言行如一平居喜談天文地輿之學謂漢儒五行之
說天人感應其理至精讀史以圖爲主考核古今形勢全國郡
邑及蒙旗諸部落悉編以韻言以資強識而於北方疆域沿革
諸山支幹各河源流脈絡分會洪纖畢舉四部之書尤篤嗜經
學不專一家漢儒之考據通以宋儒之義理其於金壇段氏高
郵王氏諸書致力尤篤晚年六經舉能默誦尤耽詩易謂通詩

始能通禮詩禮通諸經咸貫澈矣嘗自謂一生學問多得力於
易道其古文義法則篤守桐城姚氏詩亦夏夏獨造然不恆作
亦不以之教士云廷相故廉潔非其義不苟取爲學使時嚴禁
吏胥需索供張之具皆躬自檢記絲毫不得取攜事竣旋都囊
中祇碑版書籍無他物也官御史時命監察太平倉甫受命倉
戶卽輦金供支用立卻之竝辭署職不就其隨秉衡使奉天也
歲暮疆吏饋金五百嚴拒之不納至質衣以度歲晏如也廷相
自事儉約如寒素而濟人利世時引爲己責癸巳晉北口外七
廳大饑地方官吏匿不以聞廷相立疏於朝陳流民飢困狀卒
得振恤如腹地己亥冬熱河建昌諸邑饑以邊地無振例大吏
不敢報廷相時官翰林糾同鄉京官合詞籲請御史代奏上出
內帑金振之民困乃蘇其周急鄉里全恤朋僚生死皆無閒沒

後家計衰落子孫幾不能自存人尤痛之初廷相主講涿州鳴澤書院州之諸生有譚昌祺者字介福與廷相爲石交性直介篤學不倦而尤嗜宋明儒先諸書新城王振綱主講書院教士子以實踐之學昌祺從游三年所造益精不復進取拳匪之變與州牧議城守製器械嚴保甲商民宴然聯軍入都聞兩宮西幸歎曰忝列郊庠不忍見腥羶之氣汚我宗社也遂詣孔子廟北嚮仰藥以殉時在廷相殉節後二日也大吏上其事贈鑾輿衛經歷入祀忠義祠廕一子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追贈侍郎銜賜諡文敏前團練大臣國子

監祭酒王公神道碑銘

孫葆田

嗚呼庚子京師之變可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時矣而當此之際能皎然不欺其志以身殉國爲斯世振綱常且以一門忠烈

荷褒寵於當時中外之人莫不稱頌尤未有如欽命團練大臣
國子監祭酒王公者也公諱懿榮字正孺一字廉生福山人祖
兆琛嘉慶丁丑翰林仕至山西巡撫父祖源咸豐己酉拔貢由
兵部主事改官知府選四川龍安府調署成都府知府特擢成
縣龍茂兵備道署四川按察司使公自幼性情篤摯讀書輒過
目不忘年未冠隨父官京師觀政戶部聲譽大起諸公貴人爭
欲出我門下而顧一不屑就同治元年應順天鄉試試卷已
擬北元而以微疵見抑至十二年始中副榜第一座主吳縣潘
文勤公尤重惜之光緒五年己卯舉順天鄉試明年庚辰成進
士入詞林當是時公年三十有六矣又明年辛巳入蜀省侍兵
備公既還都散館授編修因益講求經世之學公爲學不分漢
宋門戶尤篤嗜金石文字得同鄉劉燕庭方伯所收藏頗富與

濰縣陳壽卿學士商訂古文書疏往還不絕而常熟翁公與潘文勤公咸推公爲博學多識公於書無所不窺而於古今奇字尤善悟視近代通儒所得獨多蓋天性也丙戌丁父憂服闋入都供職癸巳恩科典試河南號稱得士歸囊僅餘千金以奉高堂曰此稽古之所獲也性恢諧與常人語輒戲笑怒罵獨談至忠孝事則掀髯抵掌聽者忘倦以是人多喜就公嘗言爲翰林必當供奉內廷及甲午大考翰詹蒙恩特取一等旋召入南書房行走未幾復奉命署國子監祭酒而適會中東戰事急公上疏請回籍辦團練以爲聲援奉旨馳往並頒發饟項 千金前此所未有也公因馳至登州周歷各州縣不避勞瘁是時公母謝太夫人適避難至金陵和議旣成謝太夫人亦返里因請假省親仍繳還饟項又辭東撫李公餽贖千金而以私財散遣所

調哨弁各員曰吾愧未能爲國家禦敵敢虛糜度支哉先是公
長子崇燕歿於京師遺孤福坤甫五歲隨母張氏亦於是時歸
省謝太夫人因留養里第張氏今豫撫豐潤張公女也孝恭肫
誠事重慈尤能曲得歡心公旣回京覆命獨荷聖眷優隆是歲
補授國子監祭酒丙申春丁謝太夫人憂匍匐奔喪成禮嘗語
次子崇烈曰吾不能孝養父母今事親事畢吾當致身於國矣
公爲人坦白平日不問家人生產至購買書畫古器則典衣質
物亦所不計故官日崇而貧日甚服除再補國子監祭酒諸生
得其指授者皆相勉爲實學議者謂自治公麟盛公昱而後得
公而三皆不愧爲太學師也公直內廷旣久或奉旨鑒別宋元
書畫或進呈異本經史子集或有時奉敕書於私第則益加敬
慎前後三爲祭酒以會典館編校敍勞加二品銜至庚子夏遂

與李侍郎端遇同拜團練大臣之命公於召見時面陳拳匪無法紀情狀朝廷始知義和拳爲亂民不可用而西洋各國已聯軍深入內地國事不可爲矣初公所居第有井穴深而口狹公命匠斲口使大別爲橫石於上七月二十日公猶呼宣武門出至團練局而是日洋兵已入齊化門甘軍潰散京師亂練勇倉猝不能成軍公薄暮入城次日早洋兵已攻東安門公徘徊庭院日晡時傳聞兩宮鑾輿已西狩公慨然曰吾可以死矣吞金錢二及仰藥皆不絕乃書絕命字於几投井而死繼配謝夫人與長媳節孝張氏婦亦同時先公殉焉時七月二十二日也越數日張侍郎英麟始率人出井中尸面目如生乃爲置薄材成殮當是時洋兵猶充斥太學諸生乃相率服短衣泣拜於第洋兵問知爲忠烈之門亦相戒勿犯嗚呼得此於外夷蓋尤難矣

公有幼子崇煥甫九歲及張氏所出孤孫甫十歲皆先時爲僮僕攜往他所故得免於難亂定豐潤張公使人徵至京師探得其實事聞行在詔追贈侍郎銜賜諡文敏准建專祠謝氏張氏皆附祀又賞給嗣孫福坤主事而公次子崇烈爲公弟後者以直隸候補道先奉公命由天津歸里至是閒關赴喪扶三觀歸葬葆田與公爲知交聞公殉國與同人設位爲祭其詞有曰以公身爲天下師又兼練兵大臣固萬無倖生之理而某等所尤心折者公乃忠烈節義萃於一門其後恭讀諭旨乃與私撰文字正同先是公嘗與人書謂身後易名之典當得文忠文節及隨扈大臣在西安倉卒進擬乃獨括公生平以爲好古不怠而公危身奉上與艱危莫奪之忱反隱而事後追論尙有謂公可勿死者人心陷蔽至此此昌黎韓子所爲致歎於三綱淪而九

法敦禮樂崩而夷狄橫也公所著文字皆未就獨奏稿尙存卒時年五十有六先娶黃夫人生子二崇燕辛卯舉人次卽崇烈甲午舉人女一適南汝光道吳對繼配謝夫人生子崇煥今年十五矣公旣葬六年崇烈見葆田於河南泣曰先公墓碑未立願得有道者爲之詞乃爲銘曰

兩儀旣奠君臣分定事三如一道無逕庭君辱臣死大義攸存地維以立天柱以尊胡古胡今所重忠烈爲稽紹衣爲杲卿舌偉哉王公乃天下師奉命團練艱危不辭鑿輿出幸迫於強敵世危時窮臣生何適在北宋世有李侍郎一死報國克服氏羌公今繼之義感婦女曰謝曰張節烈同許天子曰嗟予有良臣建祠附祀用式兆民名節無虧炳若日星千秋萬歲請視此銘

又清故團練大臣贈侍郎銜賜諡文敏國子監祭酒王公家傳

公名懿榮字廉生先世雲南大理府人明洪武中有官福山者
遂隸籍焉入國朝爲東牟望族祖兆琛嘉慶丁丑翰林官山西
巡撫父祖源道光己酉拔貢官四川成綿道公以議敘官戶部
主事同治癸酉順天副榜光緒己卯庚辰聯捷入翰林癸未
散館授職編修乙酉丁父憂回籍服闋入都恭辦大婚慶典以
本衙撰文賞侍講銜癸巳恩科充河南正考官甲午大考翰詹
高等升用侍讀特旨召入南書房行走署國子監祭酒恭題醇
賢親王神牌充會典館總纂官賞二品銜先是中東役興公奏
請回籍辦團練奉俞旨並發餉銀十萬特恩也時公母謝太夫
人在籍東海關監督劉公含芳專輪舟送至滬由兩江總督張
公之洞迎養至江寧張公公妹壻也公旣無內顧憂因得從容

布置未幾和議成公奏請停辦團練繳上餉銀迎謝太夫人回籍請假兩月奉晨夕奉硃筆補授國子監祭酒假既滿太夫人命公入都供職丙申丁內艱回籍服闋北上仍補國子監任直內廷嘗疏請清釐孔氏宗田以衍聖公年富宜選碩儒啓迪又四庫全書提要纂輯已逾百年請俟會典館事竣續行編纂其疏請飭部臣及各督撫將津貼京員銀兩妥籌閒款更定名目作正開銷尤足維士風而端政體皆奉旨俞允三爲國子祭酒自署及補前後七年勤勗兩學諸生始終不倦性尤嗜古三代鼎彝秦漢金石唐宋以來碑版書畫陶甌泉布等靡不兼收而生平固不名一錢雖典衣酬值弗惜也庚子四月變起京都朝廷命公及李侍郎端遇爲團練大臣公喟然曰朝廷用我深矣召對時因面陳拳匪不可恃上乃知爲用事者所誤勢已無如

何矣公自五月拜命卽手檄五城議辦團防旋聞天津失陷公益知事不可爲七月二十日洋兵入東便門公方到局整隊而潰兵已塞途二十一日偵知兩宮西狩公嘆曰主辱臣死吾今可以報朝廷矣遂仰藥未絕瞥見一酋入公叱之酋掣几前古劍去時公寡媳張氏與公繼配謝夫人同謀入井公命僕從緘負幼子二孫去公殉遂同殉焉越十日張侍郎英麟諸公始命人出忠骸於井馳書山東促公次子崇烈入都崇烈前以道員需次天津奉公命攜婦子回福山欲入都而道已梗至是得噩耗遂星夜北上逾兩月乃攜弟姪等先回東姪福坤張公人駿外孫也將赴漕督任語陳代卿曰崇烈有子女不可更以姪累叔母遂攜福坤赴清江次年正月崇烈復入京扶三柩回籍葬焉公致命時年五十有六先娶黃夫人子崇燕辛卯舉人先公

卒次崇烈甲午舉人直隸候補道繼娶謝夫人生子崇煥孫福坤崇燕出次福埭次福封崇烈出公有奏議三卷及他著皆未梓山東巡撫袁公世凱以公一門忠孝事奏聞得旨贈公侍郎銜予諡文敏謝夫人及子婦張氏並予旌表蔭福坤主事

陳代卿曰余與公家有累世齊年誼公在詞館僅於甲午回籍辦團時與公一面而文章經術則聞之審矣及公臨危授命不媿完人姑婦貞魂一門千古雖戚黨與有榮施公爲天子近臣賜諡贈官國史例有列傳姑臚列所知以待史館採錄焉

贈光祿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壽富公行狀

林

曾祖興隆未仕祖常祿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父寶廷前禮部侍郎

公諱壽富字伯弗號菊客鑲藍旗第五族宗室父侍郎公以直

言敢諫聞於德宗景皇帝朝疏草流布海內罷官後自託詩酒
近畿名山石刻皆滿均傳誦人口公夙有父風靖默莫見喜愠
然每及忠孝事則凜然動色蓋成童時已然見者識爲偉器侍
郎清貧至不能具脩膳遣公就傅於外則自授以七經稍長乃
受業於豐潤張公佩綸及南皮張文襄公之門治經不局漢宋
惟是之程論天下大勢以力泯滿漢畛域爲先立知恥會勉勵
八旗子弟敦學議者頗有異同公慨然無所恤戊子中宗室舉
人戊戌成進士廷試二甲入翰林同榜三百餘人匪不參候爭
欲一面風采同年江南某君夙以才望自許在長沙徐公座閒
見公位己上而愠既聞名則款懷自貶深相納契時大臣爭列
疏薦公景皇帝召見養心殿公奏對誠切皇帝爲公動容尋充
大學堂分教習派赴日本考校章程既歸黨禁事起公杜門京

師時菊檢書自娛因自號菊客越庚子義和團訖畿輔首挑外
兵津沽敵軍咆哮經月礮臺次第淪陷兵氛垂及闕下景皇帝
奉孝欽顯皇后西幸敵兵犯闕而公亦以身殉難矣方拳匪之
初發難也公盡然悲憂一日慨然曰毋庸問矣此局至阽危顧
身爲高廟子孫一死尙足自斷時外城垂陷有叩以急策者公
曰先護皇帝出險再行作計或請避兵不答又請以弟壽薰挈
婦幼出居墓廬公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又曰大宗如此違言
小宗壽薰者公同母弟生平以節概自命所見乃與公同語人
曰圖全果太無爲七月二十三日外兵陷國門入城中喧傳登
白徽者得道死公知皇帝已出卽趣壽薰合藥立泚筆作書與
華太史曰大事已去侍國破家亡萬無生理老前輩如能奔赴
行在所敢乞力爲表明侍已死於此地雖講西學未嘗降敵家

人有不欲死者尙乞照拂苟死亦聽外有先大夫奏疏年譜及生平著作並以奉瀆亦乞量力保全敢百拜以請其下系絕命詞三首有云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謗不傷心書後兄弟遂同進藥未殊女弟雋如奪藥先飲其八歲之妹淑如後始自引決侍婢隆兒感主人義亦盡其餘瀝忽言外兵窮索已逼東院公懼不卽死爲敵曳辱引纒纒絕而墜壽薰神宇堅定爲更結四纒公及二妹與婢咸殊壽薰一一昇置別榻更結巨纒於門從容而逝時爲七月二十三日巳刻公年三十有六壽薰三十有二雋如與壽薰同庚亦三十二淑如八歲隆兒二十一也小屋同時列尸五敵騎充斥不可得構鄰人傅蘭泰假白金購柳棺五具瘞之後圃公子橘涂裁九歲壽薰二子僅扶牀立姊姒均崔氏學士漢軍聯元女也學士重儒術惡新學頗病公所爲

及內召與公論國勢則傾襟推抱以合之都下事急召對諸臣
學士痛哭力陳公使必不可戕某王叱去之夜中遣騎收聯公
未及結襪遲明斬於東市公聞耗大悲自咎以言論陷聯公於
阨於是死志已決聯公家屬時適避公私第知公兄弟忠概不
可挽則力持兩夫人不聽殉存鞠三孤識者咸疑其有天幸焉
公生平崇尚氣節重新學文章則持重不苟作所遺稿曰讀經
劄記曰菊客文集曰廷試策曰東遊筆記曰畿輔農務表曰知
恥學會章程曰天元演草公殉節時紆方客杭州聞耗爲位哭
之孤山林社中方大令家澍高太守鳳岐各馳金賻其家亂定
紆來京師則行哭造公之門東屋扁鑰卽公兄弟死節處沈閣
如墨紆再拜奠之門次進謁崔夫人知壽薰家叛奴方謀吞噬
遺產紆告之京兆陳公爲杖叛奴產卒得完尋崑相國以宗老

石印卷三十三
請旌宗室之死事者朝廷贈公光祿寺卿今年宗人府以文書
諭橘涂命具公兄弟死事年月宣付史館紆爲侍郎門下士與
公摯交謹就聞見所及爲狀伏乞編入忠義之傳以光泉壤以
慰忠魂無任啣佩之至閩縣林紆謹狀

崇文節公庚子殉國紀實

係雄

崇文山上公綺孝哲毅皇后父也公已致仕十餘年光緒庚子
孝欽后有立儲之舉特詔起公爲禮部尙書與徐相國桐同傅
大阿哥不數月而禍作公適際其難捐軀殉國公夫人捏呢瓜
爾佳氏公世子葆初率舉家子婦闔戶同死大隧中天下悲之
公殉國於保定世有議其非死所者不知公乃心王室實出於
不得已也當時兩宮出幸取道居庸關徑大同以達太原公竊
竊憂之恐外兵譎詐將以輕騎襲乘輿也乃僞爲乘輿狀由良

鄉行抵保定意謂設有變可以身當之故輦轂居民異口同聲咸謂車駕自南路行南路者保定也西路者大同也及聞兩宮已駐蹕大同公遂以八月朔晨縊於蓮花池自書絕命詞云聖駕西幸未敢卽死恢復無力以身殉之三復遺言意可知矣余嘗聞繆東麟前輩潤紱王澤寰同年龍文言爾時由保君穀田善棺斂忠骸穿壙成墳及辛丑冬始具衣冠歸殯京師當外兵之入保定也上公薄櫬漂停蕭寺兵匪糾勢重受剖暴徒以顏貌如生驚爲異人卒得無恙忠義之氣上薄雲霄矣

公死後奏至太原行

在子文節

清故靈壽縣知縣贈太僕寺卿銜諡恭恪成君墓誌銘

馮煦

嗚呼子忍銘漱泉邪漱泉子從母之子也弱子四歲與子交垂五十年父孺學行醇備儒林傳之世所稱心巢先生也咸豐甲

寅識漱泉寶應外家兄弟以百數獨親子子數從心巢先生游
退與漱泉質難所得爲多其時共學者若潘子伯琴孔子力堂
毛子次米朱子仲修劉子佛青所詣淺深不必同而並不邇於
俗子與漱泉若五子者靡三日不見見輒下上其論議風發泉
涌譏呵侯卿聞者目爲狂生狂生獨漱泉言不妄發發必中理
子與五子者心折之同治甲子子北之燕旣又客桃源復南之
吳與漱泉別五歲己巳來江寧居城東漱泉亦侍心巢先生於
屈子祠辛未同舍小長千里出則連袂入則接席如是者亦五
歲嘗與漱泉夜緣青谿至明故宮寒水一碧缺月在下萬象淒
寂或登臺城上翠微亭江上諸山出沒煙霧下視玄武湖荷芰
萬頃遠香襲襟裾閒尋昔日戰地庠者堂邃者谷陰燐蟄焉縱
聲一歌棲鷓驚墮時粵寇甫夷東南人士所匯漱泉與子年並

二十許慨然欲有見於世漱泉所抱尤沈毅不可測識甲戌予游夔州復與漱泉別三歲光緒丁丑戊寅閒校書治山之顛閣三楹予居東頭漱泉居西頭去地數十尺絕遠塵墟夏五六月風謾謾自北窗至解衣槃礴旁若無人霜月之夕篝鐙共讀一字失得往復再四而後安或臧否並世人物一莊一諧豪髮不少假江左善持論者輒曰馮成云癸未與漱泉北征出則連袂入則接席一江寧也其年冬漱泉宅心巢先生憂予弔之寶應問兒時游釣之所勿勿一世共學五子仲修佛青並連蹇不偶其三子宰木拱矣乙酉予之徐州漱泉留江寧明年予通籍官翰林漱泉亦以知縣之直隸迴翔天津相距不三舍數以事至京師至必爲彌月留漱泉清才雅尚俯同羣辟予亦以國步多艱鬱鬱不自得無復昔者之樂矣乙未予出守鳳陽漱泉送予

海舶相持泣年日衰跡日遠合并不可期也已亥北觀遇湫泉
天津歸復過湫泉靈壽同拜陸清獻祠予戲謂湫泉曰好爲之
它日竝清獻祠也嗚呼孰謂別財一歲湫泉果竝清獻祠邪往
與湫泉別書問嘗朝夕通事無鉅細必以聞聞湫泉有亨屯欣
戚輒爲數日憂喜湫泉於予亦然逾月經時檢湫泉書高可寸
許今篋中所藏且盈尺矣湫泉條理縝密事至見耑末不圭黍
爽而予疏節闊目嘗就湫泉裁之兩家初亦立有尺布斗粟時
相通不知孰予孰湫泉也予性剛忤物湫泉較和易然其中之
不可奪者視予爲堅世心巢先生學博綜六藝能爲古文辭尤
善倚聲於書法虞伯施真孫過庭草晚學小篆亦得斯冰遺意
然不事表襮剗門戶標榜之習獨予知之耳予不勝杯杓湫泉
飲一石不亂友生角酒或叫囂拍張若灌夫若蓋寬饒而湫泉

溫克不渝節予與湫泉有白首同歸之約殉之前十日書猶及之今已矣頰叩四顧孤立無徒世變日岌岌湫泉既完大節予猶未得死所故於湫泉之殉神徂氣伏忽不知生之可樂而死之可悲也湫泉寶應成氏名肇譽其世系載予所爲心巢先生誌中同治癸酉舉人直隸靈壽縣知縣贈太僕寺卿銜諡恭恪生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有一日其殉也以聯軍西躡靈壽義不辱投署旁井死之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夜將半也年五十有五取陶氏生女二年越五十始舉子靜生妾某出也某後湫泉一月亦歐血死後二歲某月某日其友劉丙輝葬湫泉某鄉某原湫泉勤民死制予既著之靈壽祠堂之碑矣復舉五十年聚散之迹誌諸幽而系以銘湫泉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銘曰

父孝子子忠臣妾繼之爲義門湛九淵升九閭永無極跡此文

碑傳集補卷三十三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三十四

江都閔爾昌纂錄

忠節四

清故署四川提督奉天副都統右江鎮總兵黃公神道碑

陳三

立

公諱忠浩字澤生湖南黔陽人也少卓犖自負意態出儕輩既冠選爲長沙校經堂高才生諸高才生數十百人類習經術訓詁辭章銳出相高公獨不好治章句務研摩經世致用之學尤喜言兵每酒酣耳熱頸赤指揮戰陣及鄉里捕盜狀甚可聽也後舉優貢生主講沅州書院佐其守朱君其懿誅劇盜興學課蠶桑闢採金井朱君故異文俗吏得公益發名於時治稱最居久之譚公繼洵用湖北巡撫攝總督徵調公知兵延公將鄉兵

五百人保田家鎮張文襄公之洞既還總督任亦器公俾領武靖營管營務處中東戰役畢余父來撫湖南圖飭軍備振其贏竊則調公歸領毅安三營益募五營公雜西法訓練之爲改觀而協贊他新政爲效尤眾庚子之變文襄委公率師勤王未果留屯岳州逾歲丁母憂會廣西賊酋陸亞發據柳州出擾勢張甚於是巡撫趙公爾巽強奏起公及杜君俞出援邊境遮賊公獨議宜出西道乃分軍互扼要隘自將孤軍抵同樂賊果大至奮擊之朝至於日昃斃賊千餘又連戰大破之賊遁搖峒徑益陜險公短衣芒屨攀箐棘督士卒四入殲餘賊柳州平先是廣西羣賊殘破諸郡縣垂十年陸曾尤狡悍莫能制公乃以書生定亂竟大功百越驚歎捷聞詔授狼山鎮總兵候選道改擢節鉞武階自公始近世所未有也公方居喪辭不就服闋調補右

江鎮總兵遷奉天副都統仍留廣西勅部曲墾荒地數萬頃並興卅利既病瘴復不樂大吏所爲請免官去越二年趙公督鄂屬公統防軍移督四川又以公自隨參軍政尋署提督趙公內召公亦去蜀還長沙宣統三年鐵道國有之議起亂機萌動巡撫余公誠格固要公統巡防十營公極知不可爲巡撫黜不已無術拒謝受任才三日武昌難作巡撫亟與公聚議而城外亂軍驟斬關入脅巡撫及公巡撫陽諾穴牆遜遂執公迫問降不公裂眦叱曰賊奴有死耳我降誰耶遂擁公行衢市橫刀刺公股及臂血濡衣履盡赤公瞑目不一語既躋小吳門城樓公愈不屈一卒斫公死舉骸棄城下是時風雨猝至窈冥晝晦聞者咸震動悲哀卽悍徒亦從掉首太息及喪歸緣道弔祭逾萬人初禍延南紀相煽繼變獨傳長沙有死事甚烈者余聞仰

石印補三十四
天呼曰嗟乎其必爲吾友黔陽黃澤生者也已而果然公爲人
沈鷲廉樸寡言辭緘嗜欲敝衣冠相對精悍之色溢眉宇日喜
上視屢戲語公富用頭顱成名博我笑內行飭備不欺其意墨
經在行閒飯疏飲水流涕誓眾兵事外工商農業水利並討究
中外宜忌之法取試輒有效綜核鉅細勤劬無倦造端規成孕
蓄遠畧一基於篤謹以故識者信其志而惜其所施之未竟曾
祖某祖某父某贈如公階配某夫人子三人曰本銑本徵本健
公躬殉之日爲辛亥九月朔年五十三卜葬某所之幾年余以
交暱久新深哀遐矚列公所遭猶冀垂天大義繫維不墜矯示
來茲其辭曰

驗公虧成基游州庠器業謨略朋狎彌彰馳驅奮出爲國干城
匿胸穹宙物象崢嶸委投搏噬烈士之常五運弛紐依扶人綱

幽趨萬儒公有耿光考碣起世精感茫茫

又黃忠浩傳

黃忠浩字澤生湖南沅州府黔陽人少沈毅倜儻慕古人大節
舉光緒戊子優貢主講沅州書院佐知府朱其懿捕誅劇盜興
學養蠶闢金井治爲列郡最甲午中日啟衅鄂撫譚繼洵聞忠
浩知兵檄募五百人保田家鎮總督張之洞一見重之調領武
靖營款議成陳寶箴撫湘思革新政治召忠浩還湘委以軍事
忠浩乃別募三千人滌除軍營積習躬親教練之戊戌陳寶箴
中蜚語去位同時參與謀議者皆被嚴譴獨忠浩專力治兵謹
嚴有節制免於訾議庚子拳匪構難之洞檄忠浩募師勤王時
自立軍謀起漢上事敗有李生適隨新募軍來鄂鄂撫某因以
疑忠浩窮治李生無所得之洞遽散所募五千人配各軍而與

石印本三二四
二營使屯岳州已爲捐道員遣觀操日本忠浩還欲遂解兵事
趙爾巽來撫湘復屬集舊部總全省營務忠浩旣重領湘軍益
精練稱勁旅會廣西已撫匪酋陸亞發叛陷柳州勢復大熾黔
湘皆戒嚴忠浩方丁母憂特旨起令率湘軍赴援忠浩策匪必
竄黔滇擾蜀取道綏寧入粵匪果飽掠出懷遠忠浩督孤軍奮
擊自辰至未匪死者千餘人追至梅塞匪據險抗拒連戰復大
敗之匪遂破散捷聞超授狼山鎮總兵忠浩陳情辭不就廣西
匪亂蔓延用兵垂十年莫能定陸亞發尤最驍悍忠浩以湘軍
一戰破之粵督岑春煊亟欲引爲己用忠浩伉直薄榮利以客
將自居及搜捕餘匪春煊主洗村莊忠浩謂洗村則玉石不分
而先墮軍紀又謂匪藉土著爲緣首要旣誅招撫土匪則游匪
失依自解散事平春煊終以忠浩議撫爲養癰迭加訕讓朝議

調奉天副都統亦不果服闋遂補右江鎮總兵忠浩乃遣回湘軍裁併新募各營墾田興井利而其他設施迄不得行其志居歲餘去官已趙爾巽督四川奏請忠浩襄軍政忠浩悉心規畫在事者以爲不便多方阻撓之惟爾巽敬禮不少衰忠浩一權四川提督遂託故歸湘撫余誠格強之領中路防軍一再辭不獲於時防軍已無忠浩舊部改後備軍未定巡撫去軍部侍郎銜莫能統懾陸軍一協積相猜忌忠浩受事三日武昌肇變陰遣人來湘煽新舊軍城中一夕數驚至九月朔而難作前一日友人來告曰新軍兩日必舉事人心已去公盍引避徒死無益也忠浩慨然曰吾以一死自誓久矣旣身在事中而臨難求苟免乎翌晨陸軍扣小吳門守城軍迎之入直趨撫署要誠格獨立誠格陽諾穴後垣遁忠浩方就誠格商軍事聞變欲馳還軍

甫及門 脅之降忠浩厲聲斥之遂見執橫刀刺其股及臂
血流濡衣履旗弁楊詠松持之哭忠浩顧謂曰我死其分於汝
無與遂瞑目不一語眾擁至小吳門樓忠浩愈不屈一卒斫之
死舉屍棄城下朝廷聞忠浩死下巡撫問狀誠格亡匿迄未以
聞其日 擁鄂來焦姓稱都督數日復共誅之推在籍編修
譚延闓視事乃發喪歸葬黔陽忠浩敦氣誼尤嚴於內行墨經
援粵疏食飲水追賊雖餓進以乾脯不入口兵事外留意實業
討究指導勤劬懇惻卒殉國難迄湘亂久不定鄉人益追念之
談者莫不歎欷

爾昌案辛亥死難諸人碑傳中有書革命軍爲

者碑傳集例載原文凡遇此類字概未予刪削附記於此

文將軍傳

承燕

克蒙額附

吳慶坻

公諱文瑞鈕祜祿氏鑲黃旗滿洲信恪佐領下人先世穆克登布官甘肅提督贈二等男公襲封男爵充頭等侍衛洵擢馬蘭鎮總兵官兼總管內務府大臣中日之役喜峯口迫近戰地公策守禦遏內匪轄境以寧陵樹蟲災被議革職尋復原官簡歸化城副都統兼署綏遠城將軍拳匪亂蔓延蒙旗教案紛起公至與外人推誠商榷償款獨輕綏民感之調青州副都統念旗民乏生計闢工廠分途教之改設學堂編制軍隊一洗惰窳之習調成都副都統未之任擢西安將軍興學勸工飭軍政如在青州時宣統三年八月鄂軍變訛言達秦中九月朔西安諮議局開會公與巡撫咸蒞會罷還營中途有報者曰西關新軍譁變矣疾趨南街遇新軍前騶中槍斃者三人紆道馳歸與副都統承燕克蒙額登城集營卒五千人分陴而守新軍環攻旗兵

還擊之自申及亥不得休翌日昧爽新軍分二隊攻東南兩門
旗兵多傷亡公督戰益力日加未新軍請停戰會議公遣協領
葆鈞往卒不得要領新軍復猛攻旗兵火器竭漸不支鐘樓發
開花礮東門破終夕巷戰旗兵死者二千餘人餘皆潰其留者
親兵十餘人家丁一人及公子熙麟而已環請暫避爲後圖公
忼慨曰吾統兵大員有職守力不能弋亂負朝廷恩惟一死耳
口授遺摺趣熙麟書之命乘閒達京師以上整衣冠投井中死
幕僚秦鶴鳴出公尸斂之熙麟聞關北行道梗比至京摺不得
上故卹贈之典不及云左翼副都統承燕亦投井死右翼副都
統克蒙額力戰死

陸鍾琦傳

子光熙附

徐世昌

陸鍾琦字申甫宛平人幼嗜學與宗室盛昱以學行相砥礪年

十九補縣學生同治十二年以拔貢生授教諭選撫寧光緒十一年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九年外簡江蘇督糧道三十四年擢江西按察使調湖南再移江蘇宣統元年晉布政使三年擢山西巡撫八月武昌兵變山西相繼難作九月八日殉焉鍾琦篤志向學嘗自言生平得力在官撫寧教諭十二年日與諸士人讀書講道教數相長出其門者率以名行著稱而性尤廉介無一事自苟值縣大水李秉衡方令撫寧請振濟飢民總督檄林宗岱來監放鍾琦副之宗岱謀吞噬以利誘鍾琦繼挾以威鍾琦不爲動單騎走山村親爲平劑之活者無算及官翰林管理八旗官學殷殷教誨一如在撫寧時其官江蘇糧道也革除陋規殆盡倉場侍郎桂春爲其戚假二百金不應桂春怒欲中以事求之不能得清風亮節囊橐蕭然

及升湘臬至不能成行嘗以臬司爲一省人命所關日研究法律諸書清釐積案有乾隆時未結株連至數百人者於是與僚屬約定功過賞罰嚴禁私鬪懲訟徒杜請託暮年宿牘一清調蘇臬凡遇疑獄輒坐堂皇自訊不假屬吏手一日遇一命案甫訊數語囚俯首承招已盡供矣鍾琦反復閱原牘曰此死囚也而認供之易若此非情也乃更提訊告之曰汝知汝罪乎囚應之曰知之徒罪耳鍾琦曰誰告汝者此死罪也囚乃大哭曰此案實非我役以錢百緡買我承曰罪不過徒刑一年耳今若此奈何鍾琦提解役訊之得其實事遂雪其矜慎民命類若此在蘇藩除無名陋規屬吏無敢以私進者其撫山西甫二十二日部署未定難卽作鍾琦出坐大堂死焉次子光熙跪死於其側妻唐氏亦同時殉股受彈傷或曰吞金死也事聞上震悼予諡

文烈子光熙予諡文節諭有忠孝節義萃於一門之褒蓋自革
命以來朝臣疆吏所僅見者初鍾琦與同年王懿榮熙元寶豐
及李秉衡王廷相友善光緒庚子之亂五人者皆先後殉節死
鍾琦聞之大哭夜奔馬樞自經家人救之出次日入廚取刀自
殺復遇救不死後聞兩宮已出狩始免於難及至山西見亂事
急乃召其三子敬熙告之曰大事不可爲矣省垣旦夕恐難保
脫有不測余惟以死殉國耳汝曹讀書宜明大義屆時勿害我
儻效婦人之仁我亦斷無生理不過換一地使我不得死所耳
脫一旦有變吾公服坐堂上飲彈而死斯爲幸耳若變兵不加
殘吾惟有自縊之一途吾體胖且年老繫繩尙須汝曹儻不如
命非吾子也又曰生死之關父子不相強聽汝自爲之但吾孫
不可同盡以斬吾宗汝其記之敬熙知其父意決入內見其母

乞速回京師母曰汝父殉國吾惟從之而已他非所知也敬熙
以事棘遽回京商之其兄光熙光熙聞之馳抵晉遂同死焉僕
人李慶雲河閒人幼役其家三十九年鍾琦出大堂慶雲侍左
右揮之不去曰願相隨地下以報豢養之恩言畢挺身出遂遇
害時又有幕友徐光弼者字仲明臨榆人光緒十四年舉人江
蘇知縣精英文算學鍾琦一見奇其才延之幕中凡五年 兵
起闖入其中手搏之受創百餘體無完膚事定送醫院治之三
月始能起逾年回里傷發而卒光熙原名惠熙字亮臣幼聰穎
年十二已讀畢十三經稍長專精三禮之學光緒二十九年舉
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初光熙從宗室盛昱學十二年精
研清朝掌故盛昱沒改從桐城吳汝綸受古文義法考入北京
大學求經世之用不喜寫摺卷及成進士覆試殿試朝考書法

皆不工且多塗改殿試列三甲而覆試朝考卷分大學士徐世昌見之激賞其文歎爲奇才均拔置一等拆卷知爲光熙乃大喜曰爲國家得一俊士矣光熙講性命之學重實行慨念中國之不振遂東游日本學武備與士卒同習兵法共甘苦七年盡得其長及回國欲施之於用京內外達官交章薦之授侍講身死而國難作論者悲之光熙性至孝庚子之變年甫二十三作帶銘以紀其事帶者卽鍾琦庚子自縊之帶也次年鍾琦患危疾光熙侍湯藥歷二十三晝夜未嘗解衣臥潛割左股肉和藥進之病獲痊人無知之者死節之年僅三十四云

楊宜瀚傳

羅正鈞

楊宜瀚字吟海一字淑浩四川成都府華陽人兄宜治官太常寺卿宜瀚少時淵靜好學充縣學廩生家貧常爲人司書記屢

應鄉試不得舉出關入烏魯木齊都統金順幕治軍書動中機
要爲金順所禮重積勞保知縣光緒辛卯入都應順天鄉試中
式舉人會試報罷遂以知縣分發陝西補用性耿介不肯隨眾
俯仰居數年不得職已循例補興平縣知縣又逾年始令之任
至則鋤治奸蠹推獎賢雋輿論翕然庚子巨寇興平被災尤重
宜瀚奔走賑撫鬚髮爲白年終全境無餓死者次年乃預積穀
實倉廩設醫院診病者在職五年薦舉卓異并敍籌賑勞保升
直隸州知州加四品銜調署商州知州期年復返興平奉檄籌
辦新政宜瀚以興學爲急務爲風氣所阻撓百方勸誘迄無效
遂求去任大府遣之赴日本考察學制歸於教授管理之法益
有所得乃令開辦省中學堂具合法度調補寶雞縣知縣迭署
涇陽渭南富平咸寧諸縣皆有惠政署咸寧時巡撫恩壽濫索

州縣供奉以宜瀚久宦遣人示意宜瀚不爲動乃假公事召責之宜瀚抗論無少屈退擲其冠於廳事曰吾豈戀此者耶求去甚力布政使某強留之恆鬱鬱不自得逾年恩壽死調署華州知州不數月省城變亂奸民嘯聚以籌餉爲名逼迫官吏無人理九月初十日 犯渭南分黨猝至華州宜瀚聞警卽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眾入劫宜瀚及其家屬至甘露寺以兵守之匪中有以事繫獄爲宜瀚所活者夜半入謁宜瀚曰公勿憂但安心度今夕明日某當竭力護公出宜瀚謝遣之乃戒其家人趣就寢衣冠獨身至神殿自經死家人檢遺篋得其別諸親友書意思安閒語決而婉謂已得死所無可哀者年五十有七一子孝模甫八歲宜瀚與楊調元齊名陝中稱循吏必數二楊卒同殉國難云

清故陝西華州知州調署渭南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陳三立

宣統三年秋八月武昌變作海內大震文武將吏披靡應和跳
踉爭自試不則惴恐棄印綬遯去當是時獨有以守土效死死
甚烈聞於士大夫閒者則官陝西渭南知縣貴筑楊君也君始
涖渭南踰數月亂事已蔓延亟集鄉兵以縣人韓有書領之境
內倚少安會有書出擊他盜臨潼惡子張士原揚言應 驟率
眾呼噪徇城下君召援不及登陴語士原曰吏所職保民卹閭
左耳安忍徒戕殺子弟爲誠如約無所犯者且釋兵入見必怙
威圖一逞視力所極決生死士原知不可動遂屏騎造廨舍旣
前張目議貸餉民間恣求索君抗與相持旋自斥俸入金五千
授之士原意不滿語侵君於是謝士原退侵晨步園中躑躅歎
曰三百年赫赫宗社有今日義何可辱仰天歔歔奮投井水死

爲其歲九月十一日也縣人聞君旣死皆哭憤起磔土原并戮別曾錢鼎及從亂數十人而移葬君棺東城門外畢家原得年六十一君諱調元字孝羹一字蘇甫先世自清泉徙黔遂爲貴筑人曾祖輔世嘉慶戊辰恩貢生祖暉照嘉慶戊寅舉人俱未仕父塏官四川緜竹知縣循能稱一時君從宦受書六歲日誦左氏傳三千言稍長益博究羣學文辭深美光緒丁丑成進士官戶部主事遭父母喪去居蜀久之謁選改授陝西紫陽縣歷署鳳長安華陰寶雞沔富平知縣華州知州調補長安咸陽擢補華州一舉卓異歷保至道員在任候補君開敏卓犖內持介節所至斷獄治盜興學闢水利咸爲士民所謳誦卽大府長吏交推才且賢亦無以逾君於紫陽用團練出奇擊鄰匪脫巨禍所全甚眾西征軍有夜持匕首傷長安回一人回聚千餘人大

訂且爲變君單騎往諭立解華陰河渠久不治君督工役凡疏
支河三渠二十一涸復民田五萬畝有奇其他治狀無鉅細難
易率類此顧性行質直翫麟自憇不習唯阿文飾知華州持兵
民交訟獄忤巡撫意幾劾罷慙輿論而止生平嗜書史勤纂述
操吟工篆頗與筐篋羣俗吏異趣以故浮湛牧令二十餘年號
無能趨時合變坐是終不及顯用最後移渭南反以投死之地
繫網紀流芳馨照映天下後世嗚呼豈非天哉君孝友出至性
嘗再刲股愈父母疾舉鄉試延不赴公車及長兄得舉始偕試
禮部終其身用吏事自效而未嘗一日廢學刊有訓纂堂叢書
行於世其所爲詩文公牘暨手寫新編說文解字韻譜遭亂俱
佚孤子通僅搜采零篇臚字輯爲遺集二卷配濮恭人子通孫
四人孫女一人越七年戊午通示狀乞銘追藏諸幽余特最君

孤忠大節折邪說厲末俗刮頑鈍銘曰

道喪人紀一髮存弔詭日論紛莫原後愈披猖潰籬藩豺豕迸
迹鴟鴞喧掙解義紐禹域翻衣冠污屈從崩奔挺出儒吏寤寐
尊蟠胸訓典扶桑噉輾轉死職活元元井闌終古懟纍魂悲哉
獨酬養士恩疏抉忠孝識本根不滅幽石靈祇捫

又楊蘇甫先生家傳

李岳瑞

貴筑楊蘇甫先生吾秦循吏平昔能以經術飾吏治而國變時
致身殉國之一人也先生諱調元字孝羹蘇甫其號又號仲和
故占籍湖南之清泉先世有從軍入黔者因寄籍焉父塏官四
川綿竹縣知縣先生隨侍入蜀年裁四齡於時蜀中羣寇雲擾
州縣繹騷綿竹公治城守籌兵食部署井井有暇輒爲諸子授
經校藝弗少輟先生幼聰穎兼人六歲受左氏傳日誦三千言

比卒業僅五旬弱冠舉同治庚午鄉試以伯兄未鄉舉不肯赴計偕及伯兄丙子秋捷始偕應禮部試遂聯捷成進士授戶部學習主事俄而縣竹公歿於蜀先生以母夫人年高服闋不復出而益瘁於學母喪既終始赴都以家貧故改知縣選陝西之紫陽秀水陶勤肅公方爲陝藩一見輒深器之紫陽於秦境爲極南縣治居萬山中毗近楚蜀故會匪出沒地先生以防營單弱有變不足恃甫下車卽集邑紳籌辦保甲因舊時團練而變通之部勒以兵法期年成軍庚寅夏蜀匪周蠻刀起太平竄漢南謀襲據縣境之毛壩關時大府派兵尙未至先生令團勇往救與賊戰連獲勝縛其渠餘寇悉散比援軍至亂已定方事急時邑人咸謂練勇不可用城旦夕且陷爭移家他徙譏言繁興先生一持以鎮靜嚴懲莠民之流言者洎亂定大府始諗先生

有定變才非獨治行最三輔也南山去省遠士習樸僿先生乃捐俸購有用書置書院諸生能讀書者優獎之士風一振大吏知先生廉能乃檄署長安長安首邑繁劇冠諸州縣乙未夏甘肅回亂大兵西征饑械轉輸悉以西安爲綰轂司之者唯兩首縣先生雖羽書旁午中而撫字折獄無廢事暇尙考訂經史爲詩歌自遣意豁如也西征軍留陝者或夜入回民家持匕首傷人回大訂聚千餘人勢洶洶且立變先生單騎馳往譬說利害回感其誠立解散移權華陰疏濬河渠復民田堙沒者五萬畝旋調華州以獄事忤巡撫某公撤任將奏劾之然卒不能得纖毫過乃止已復補咸陽擢牧華州署富平渭南爲治一如其初先生直道居官不畏強禦以是積忤上官再蹶再起制節守正晚乃愈篤素相齟齬者亦皆心折敬服此以見經術不同俗吏

而積誠之感人深矣先生少以績學得咯血疾賴治養生家言獲瘳既出爲外吏鞅掌劬勞遂致胃痛思賦遂初久矣大府方倚任重惜其去而國變遽作竟以死殉嗚呼造物之成就忠義固有俾之不得不然者耶先生之履渭南也以辛亥正月先是南方革命軍數起皆挫衄始改計以學生之隸籍新軍者徧結其將校卒伍俾効援應海內新軍無慮皆躍躍思一試矣陝軍勢頗荏弱恐不足集事則又陰餌會黨以厚其力方伺隙待發祕謀亦稍稍洩遂決計大舉八月十九鄂起泊九月朔陝變繼作諸守令靡所爲計多委而去之者先生獨毅然謂守土吏當與城存亡省垣既有變州縣土匪且旦夕起痛毒閭閻將不堪設想亟召紳民議城守陝之東境沿渭南北有所謂刀客者皆椎埋屠沽輩殺人報仇數冒縣官法然頗有約束不甚爲暴

鄉里至是感先生義爭自效誓以死衛桑梓數日閒集者萬餘人檄邑紳韓有書統之有書故武進士諸刀客所敬憚者也於是鄰匪遽起羨渭南富實謀入境寇鈔屢矣先後悉爲有書所擊走眾賴少安已而有臨潼武生張士原者無賴子也矯軍政府命率眾至渭南宣諭城扃不克入則呼譟將進攻先生念大勢已去戰守亦徒苦吾民乃登陴語之曰若果自謂義師當勿傷吾百姓其釋兵而入吾爲百姓故推誠與若商榷不者城決不啓且此邑民兵萬數非不能一戰也士原知不可詘卽釋兵入見先生言省中餉絀議賦捐於民先生不可自捐俸錢五千金與之士原意未慊忿怒語侵先生先生慨然曰吾爲朝廷守土吏誼以城爲存亡所以委曲遷就者欲脫吾民於兵禍而後歸死耳今訶辱至此其尙可一息偷生遂投井死之時宣統三

年九月十一日也城中民間先生死則大憤相率入署執士原
磔之並殺陝都督所派自稱副統領錢鼎等數十人以徇渭南
大亂韓有書急奉先生柩厝諸東門外畢家原而養其妾及猶
女於邑紳某氏家護持之維謹是可見先生遺澤之深長已於
戲清有天下幾三百年而亡國之易乃爲三代以後所未嘗有
追原禍始不能不痛心於政府之匪人矣明知新軍不肯爲用
顧益厲行練兵方且盡撤舊軍以除其偏材官次飛之倫攘臂
一呼海內響應不及百日遽移神器亡也忽焉豈其不幸也哉
然事變之初僅省會一城而已郡邑之民未嘗相率景從也使
天下郡縣守令盡得先生其人平時結之以恩信臨事約束之
以紀律保境安民以俟朝廷之悔禍天下事何遽不可爲耶興
言及此又不禁深慨吏道之汙而貞臣碩士之殞軀而靡補也

先生鄉舉與先編修公同年岳瑞又與令子通交最篤知先生
事綦悉方先生令吾邑時岳瑞將盡室南行行之前一日先生
適以事來省聞之亟便服枉駕過訪談曠移晷瀕去猶殷殷執
手相勗以世變方烈舊學不可荒落爲言孰意一別七年遽構
陽九之厄而先生亦致命遂志也哉先生軀幹短小而神采奕
若目炯炯如電談笑聲震四壁與賓客終日言無倦容其學不
拘拘門戶而實無所不窺尤精小學嘗新編說文解字均譜十
巨册手自寫定暨所爲詩文公牘若干卷亂後悉散失無存者
壬子春西道稍夷通始閉關入秦哭於墓奉楹書歸海上檢視
手澤十不贖一僅輯錄訓纂堂遺集二卷將以剞刊行世惜其
非宏旨精詣所在然先生大節凜然固自不朽區區箸述之傳
不亦未足爲輕重矣自國變後陳力死義之士海內落落如晨

星政體既更新說益昌後學小生聞人言忠孝事輒掩耳卻走若遇不祥通大懼先德泯沒不彰惴惴以爲至感岳瑞以爲在三之義陷於亙古豐蔀見斗終覩日出天苟欲亡吾國則四千年來往聖先賢之大訓忠臣孝子之奇行義烈將皆蕩爲冷灰寒煙無復蹤跡可尋寧獨一家一人之譜乘而已若猶有前沈後揚之一日則彝倫大誼不晦益明邪說詖辭等諸燭火窮則思變之時正吾道來復之會此固可竢諸日莫閒者杞人之憂無乃鯁鯁也乎爰取通所纂先生事狀擷其犖犖大者草爲傳略以質諸知言之君子兼以廣通之憂當世秉史筆傳忠義者庶有所取材焉

世布政傳

吳慶坻

公諱世增字益三姓祖氏

世祖大壽國初從龍入關隸正白

旗漢軍祖伊綿阿以勳舊起家累官陝西漢中直隸大名總兵官父長起陝西隴州知州公年二十七補旗學生員入同文館肄業六年盡通法文充法文副教習光緒十五年隨出使英法義比大臣薛福成充繙譯官以縣丞薦擢同知比還充總理衙門繙譯官十三年送學生至法使法大臣慶常留充參贊二十四年使俄大臣楊儒奏調赴俄繼楊者爲胡維德疏稱其才以道員交軍機處存記加布政使銜譯西藏全圖西伯利亞鐵路圖上呈乙覽奉詔嘉許三十年丁母憂歸繼丁父憂浙撫奏調充洋務局總辦巡撫張曾敷再論薦簡寧紹台道請終制開缺服除外務部奏調在丞參上行走三十三年簡山東兗沂曹道擢雲南按察使明年調雲南交涉使宣統二年擢雲南布政使三年七月調甘肅布政使未行而難作武漢之初發難也新簡

滇藩以道梗不至而省城空虛新軍旦夕且變總督倚二三少年不設備公諫不聽幕客請速交替可脫險公以藩司有守土責義不當苟免謝之事亟商民洵懼法領事韋禮敦來謁勸移入領事館又謝之家人有懟者公曰人孰無恥焉有一省大吏不能保護外人轉求庇外人者余得死命也揮眷屬出避幕客家而抱印獨處僕紀祥不肯去日侍左右以迄其死故紀祥言死狀獨詳兵變之夕公懷印徒步出紀祥從謁總督拒不見乃歸闔戶出手槍欲自擊紀祥奪之恚曰汝誤我俄而城中鼎沸軍隊突入挾以走問何之曰制臺已亡去省城無主請移駐諮議局公不可眾擁之入講武堂守以兵索金助餉公曰庫款檔案具在吾豈有私耶韋禮敦聞公被拘來視且語眾曰世方伯好官汝輩胡不知吾姑代任軍餉二萬明日當送方伯至余館

眾舉手謝置酒款之韋禮敦去眾曰吾屬無相害意詰朝送公
行矣夜半槍聲作有楊某馳入告守兵曰世方伯電請大兵至
矣速殺之叩寢門急公起出問故眾譁曰請方伯爲都督耳曰
我藩司不能保滇土罪當死必強我有死而已眾以槍擬之公
曰欲殺我乎請速殺眾列階下發排槍自額至腰腹受五彈遂
仆紀祥伏尸號曰主人爲王事死我當殉主人汝輩速擊我有
識之者曰此方伯義僕也免之紀祥乃爲整冠履市薄櫬以斂
厝土地祠浹辰公弟世崇至易棺改斂眷屬避幕客家者爲亂
兵偵劫轉徙民間賴韋禮敦拊之閒關北歸本旗首領以死狀
上於朝奉旨加恩予諡追贈巡撫照巡撫陣亡例從優賜卹于
祖英以員外郎用尋予諡忠愍明年春世崇與紀祥奉喪還葬
京師方亂熾時世崇與其女爲 軍所得傷臂及足僕婦郭以

石印卷三二四
救護主人被戕死

舊史氏曰公在浙辦外交善操縱遇事多持正性儉約不飾輿馬衣服官演三稔法領事服其誠既改官矣智巧者處之何至死百折不回甘死如飴其積誠使然哉

雲南知府巡防營統領孔君墓誌銘

馬其祖

宣統三年秋九月雲南駐省新軍陰煽巡防軍與合勢總督亡走土匪乘閒起皆號曰民軍於時滇南防軍統領孔君駐師普雄聞變急領一軍還救至蒙自雞街中彈傷一股僵臥石上忽大呼男兒以死報國匪眾趨視出不意擊斃之有識君者脅之降不可舉槍擬之問降否曰不降凡十三問槍十三發乃絕普雄民義而斂埋之初君少孤兄弟皆依舅氏天津習兵法肄業北洋武備學堂光緒中聯軍犯京師兩宮西狩君與其兄各

領軍護後車禦聯軍長城嶺土黃溝敗之遂掘龍泉關聯軍不
得進山西巡撫錫良詣行在語人曰孔氏兄弟乃雙虎也岑春
煊由陝入川移督兩廣皆以君從而在粵久戰績尤著副祖繩
武屯防柳城匪首陸亞發黃留之等率眾數千降君言陸黃不
可信繩武漫應之已而果襲殺繩武噪而北君伏兵隄下要殺
之過半當是時馬平來賓象州諸匪皆蠶起會王瑚統武匡軍
來援遂以君爲中隊官先鋒破匪懷遠天暑瘴作士卒枕藉死
匪突出搏戰他軍不能支君提疲卒數百拒之匪竄大蒙山綿
亙四十里林木翳蔽相持數旬莫能下乃分兵夜襲擊之匪驚
潰渠魁殲焉嘗追賊入山遇虎從者駭散君獨身擊虎殺之人
以此服其勇也移屯惠州謝亞先者巨猾也有黨眾千餘爲不
法聞君至願輸誠自効君知其詐挾數卒往餘卒留外戒之曰

聞角聲卽趨至亞先延君入語不遜君遽起斬之卒鳴角伏兵
四集無敢有動者時君旣以驍勇積前後功敍官知府矣雲南
邊防亟大吏與君多相知調君往遂統防軍及於難年三十有
三君諱繁琴字韻笙合肥人也其初至滇建言滇邊山嶺盤互
道輦确不利軍行因率所部沿江內外開通道路各數百里民
尤便之及其臨危奮節忠壯果毅九死不撓使當時將帥皆如
君者天下卽有變亦何遽至是哉嗚呼悲已君兄曰繁錦今官
甘肅鎮守使屬予銘君墓君娶某氏生子幾人墓在某所銘曰
矯矯虎臣邁迹艤年乃心王室踣躡晉燕旣適南疆超禕而專
蹈忠履正以殞厥身哀茲勁烈力絕虞淵死而不死視此貞珉

張舜琴傳

羅正鈞

張舜琴字竹泉雲南臨安府石屏人光緒丙子鄉試舉人官昆

明縣學訓導弟舜笙舜鏞皆膺鄉舉兄弟相爲師友并有時名舜琴性嚴正究心宋儒之書人士相從講學尤負重望升順寧府學教授當事重其學行留之不遣在昆明凡十八年事繼母孝迎養至學舍朝夕瞻省顏其堂曰不冷歷監經正育才書院師範學校庚子後滇士頗習新學說人疑舜琴素講正學乃亦獎進之及觀其學規嚴肅壹準禮法雖一嘖笑不苟乃皆翕服外國教習亦僉曰張先生正人辛亥九月九日陸軍構變城中相激戰舜琴講誦如平時不數日總督李經羲去位陸軍標統蔡鐸稱都督一時傳言京師已破門人勸舜琴引歸舜琴愀然曰國已不存去將安之會奉嚴令翦髮舜琴卽夕闔戶仰藥死遺自輓辭云慘對君親師祇留此白髮數根爲廣文先生寫照傷心今昔後誰禁我青山一臥任造化小兒安排亂定滇人立

石學宮旁紀其節焉

何永清傳

羅正鈞

何永清字澤溥四川成都府新津人少事親孝家貧爲人司會計爲候補道慶善所器重慶善升駐藏大臣永清以從九品爲隨員慶善死改捐典史發湖南歷署沅陵縣典史辰州府經歷有聲譽光緒三十四年補嘉禾縣典史州牧留權桂陽州同兼代理州吏目首自屏絕規費胥役畏之除夕有富商以金爲壽請繫留一負債者永清曰除夕人皆歡聚我拘之非人情我受金而使人一家離散尤非此心所安遂峻拒之其廉介類如此期滿回嘉禾缺尤瘠苦永清亦安之辛亥九月省城耗聞知縣鍾麟集教諭林元仕與永清會議元仕慷慨言曰吾輩寧死不可埒和民軍自取羞辱泰山鴻毛之辨正在此際永清深感

其言遂與鍾麟誓同死守自是日減食飲士紳聞之有來言曰
邑侯旗籍民軍恐不相容公幸自愛有變當奉公理縣事永清
曰君意良厚然吾志決矣因出刀繩示必死言者媿歎而去衡
永郴佳道受款十八日傳檄至嘉禾永清痛哭繫印肘後自經
死長子載陽留學長沙士紳往視殯斂并護其家焉

家殉難林氏任則於六日早奔逃
歸先聖所為致歎於為之難也

永清死三
日鍾麟闔

宗室載都統傳 吳慶坻

公諱載穆字愛棠號敬修為多羅恂勤郡王五世孫曾祖永碩
封固山貝子祖綿翔鎮國將軍父奕雲記名副都統一等侍衛
公年二十補侍衛長官某侵同官廩給眾莫敢發公將揭其狀
某聞之屬所親解免出其資分償於眾坐是官不得進者累年
庚子拳匪亂各國聯軍入都兩宮西狩公痛哭自盡者再遇揀

不得死三十二年擢太原城守尉明年有詔遞裁駐防分遣歸農公倡農業勸女工興學校比去晉旗民男婦務耕作嫻織紉者二百人公之教也省城門有八而閉其二阜城門當汾河之衝河決土壅不能通車馬有議援故事閉之者公謂此汾西諸村民入城孔道請於舊門南改闢新門民咸稱便宣統三年四月簡京口副都統八月武昌變起公下令戒嚴繕城垣設練兵處定城守營防條規晝夜巡邏旗漢民雜居者皆案堵江南新軍兩標駐鎮江聞亂思蠢動公與協統杜淮川語宜拊循軍士曉以大義已而新軍忽移駐鐵道旁運槍彈者繼屬公知有異告急於江寧將軍不應蘇撫程德全號獨立傳檄鎮江巡防營潛通蘇軍城中羹沸十六日官紳集議會於萬壽宮定滿漢聯合策相約毋戰且要旗營繳軍械公知事不可爲罷會大慟謂

左右曰吾上負朝廷恩所欠止一死耳左右環跪請繫眾心維危局翌日鎮紳楊邦彥來趣繳械公不許會革軍入據漢城旗營大譁公進八旗軍民而語之曰駐防兵單餉源絕吾戰死甘如飴顧糜吾民肝腦膏鋒刃吾弗忍若曹其勉徇眾議紓急禍吾身爲大臣且天潢親也義不可以不死草遺疏手自緘印遣佐領良才賫赴京師公隨行四僕惟一僕留日夕侍公側見公陽陽如平常偶退休詰朝入公寢至則公已自經死矣九月十九日也郡人哀之爲斂殯如禮得懷中遺書猶以旗民七千人生命爲念將軍鐵良疏聞諭曰載穆業經身死應得處分免其置議並著鐵良將該副都統死事情形查明具奏其後江寧失公死狀無由上聞而宗人府亦無奏請賜卹事故褒贈之典不及云公子溥芬七品筆帖式留太原明年春迎公柩北還夫人

祖氏以驚憂致疾卒

舊史氏曰吾聞諸鮑振鏞振鏞聞諸公子溥芬曰溥芬侍先公之京口遣還晉陽瀕行誨之曰方今民窮財盡政以賄成禍至無日吾服官四十年無不可告人事死生得喪非所計爾勉自立毋以吾為念蓋誓死報國固早計決矣嗚呼鄂湘雖變蘇寧猶可為也蘇亡而鎮郡隨之公以貴胄身丁其厄不忍人民塗炭而以一死自完志亦可哀矣哉

趙國賢傳

白如鏡附 羅止鈞

趙國賢字良臣河南陳州府項城人咸同閒袁甲三督臨淮軍國賢年少以鄉人給事帳下後入淮軍為裨將從平捻寇

案昌

友陳燕昌友白曾在朝鮮職良臣云良臣未嘗給事袁端也又從

定朝鮮亂積功保至總兵記名提督光緒二十二年袁世凱創

練新建陸軍召國賢參軍事以宿將甚見尊禮世凱巡撫山東國賢領武衛右軍後改編武衛軍爲第六鎮國賢爲統制旋調入都宿衛宮禁宣統二年補授廣東潮州鎮總兵性篤實每遷官必詣府主請訓誨當之潮州過彰德謁世凱問居官之法世凱漫應曰爲官盡忠報國而已國賢聞之服膺唯謹三年九月惠州革命軍起應武昌總督張鳴岐走香港民黨遂據省城設軍政府日傳言有民軍至汕頭窺潮國賢所統巡防軍五營聞警日夕修戰具運大礮於金山二十一日集官紳詢方略巡道吳煦已遁士紳咸懼開戰禍及居民堅請國賢毋下戰令國賢憤甚走語知府陳兆棠謂眾情如此事無可爲惟一死以謝君父具書與兆棠約爲昆弟而以總兵印付之兆棠不受強委之去署中家人亦逃隨侍一幼子諭以有急往謁知府夜半獨身

出堂皇北嚮自經死其子奔告兆棠爲具棺斂遠近聞者莫不感傷國賢在官廉正勤於訓練本年韓江隄決泛溢城垣國賢冒險督兵堵禦水沒膝不肯退隄完民尤念其勞越日民軍至欽其節爭釀金畀其子扶櫬歸事聞追贈太子少保銜賞騎都尉世職照提督陣亡例賜卹予謚忠壯子玉堂用主事鎮標左營游擊白如鏡字顯齋漢軍鑲黃旗人以鑾儀衛治儀正補廣東興寧都司裁缺留潮州署鎮標左營游擊國賢死之明日標軍欲埒民黨如鏡不從死之

吉陞傳

羅正鈞

吉陞字允中滿洲鑲黃旗人起家學生官本旗前鋒入海軍學習積資充海籌兵艦幫帶官湖北告警海軍奉調赴援至者兵艦十五艘漁雷艇二艘官軍攻漢陽海軍陽爲助勢而礮發多

不命中未幾託言米煤乏相率下駛九月二十一日海籌與海容海琛三巡洋艦奉令離漢口二十三日抵九江時江西九江先響應湖口鎮總兵長沙楊福田舉兵出抗軍擊走之巡撫馮汝駉逃至復逼之死勢張甚海容海琛相約懸白旗停泊海籌管帶喜昌不欲從邀吉陞與同遁吉陞泣然曰國家經營海軍垂四十年結果乃如是耶發憤投江水死不數日海軍全部輸款

楊參將傳

陳其附

吳慶坻

君諱讓梨字劭欽湖南湘鄉人父碧峯咸豐初戰歿桂陽卹雲騎尉世職君孤貧劬學慕羅忠節之爲人忠節弟子王壯武有子曰詩正與君善左文襄率師援臺灣詩正領一軍薦治軍書每戰必從詩正戰失利君嘗負之以免軍中咸壯之尋以守備

容用從劉襄勤於新疆又從董福祥征河州西寧積功擢參將
加副將銜賞花翎鏗色巴圖魯勇號君書生好爲詩歌至是乃
以武功顯名於時既還長沙隸黃忠浩防營駐金盤嶺移江灣
當醴陵萍鄉孔道輯和軍民保衛行旅凡事以身先之丁母憂
大吏命留營君堅請終制巡撫陸元鼎聞其賢屬道員薛鴻年
移書敦之出卒不至服除補永州左營游擊移綏靖中營宣統
二年補鎮筓中營游擊三年九月長沙兵變而辰沅永靖道朱
益濬辰州知府景方利堅持拒守先是巡撫檄總兵周瑞龍籍
筓兵千人馳援以君領之道中聞長沙常德亂乃掘辰龍關誓
死守筓兵故悍銳民軍不敢逼瑞龍持兩端而其子瓚已受職
乘舟齎金至將以加餉餌筓兵守關哨弁李鳳鳴密白君得爲
備瑞龍稱疾檄君還代以他將君上書瑞龍以大義滅親責之

書辭激昂且傳檄捕瓚瓚遁已而瑞龍降道府委印綬去君痛哭犒遣軍士獨櫂小舟行至清浪灘躍入水舟人泅出之君恚曰奚活我爲哉瓚出遂代其軍遣卒追繫君及君子傳孔械送長沙道常德會龍璋至瓚械致之璋盛陳兵衛溫語勸降君戟指痛詈遂斬於常德西門外臨刑肅衣冠北嚮拜從容就戮觀者萬餘人有流涕者暴尸數日常德人爲藁葬於西墩君之在辰州也族子門人多移書說之君答書曰吾已安排戰死埋骨界亭馬底驛閒吾上總兵書卽吾表墓文矣傳孔械至省得釋還陳其者君從子堦君就縛時奮起擊縛者仆一人攢刃交下傷其顛斷一足流血死

舊史氏曰自咸豐軍興湖湘諸公以忘身赴難爲天下倡死封疆死行陣者後先相望湘固赫然忠義之邦也遷流數十年政

教衰學術歧邪說暴行盈天下禍亂既成從風而靡抗節死義
獨得楊參將一人楊君竊比其鄉先正卒躬踐之可以愧厲一
世之頑夫矣陳其孤憤張拳徒搏以殞厥生亦奇男子哉

王有宏傳

羅正鈞

王有宏字景伯一字金波直隸天津府天津人少無賴負氣自
喜數犯法亡命入銘軍屢立戰功事定家居爲鹿傳霖所賞拔
庚子自蘇至京勤王皆從傳霖入軍機薦之豫撫張人駿有宏
武人而臨財廉甚見信任積前資擬保提督銜總兵坐事革職
人駿督兩廣爲奏復原官管帶衛隊宣統元年人駿移督兩江
調有宏統兩淮緝私營屯揚州三年八月湖北告變檄統選鋒
十營會提督張勳江防軍守江寧有宏請率三千人赴滬守製
造局斷蘇杭鐵道人駿不能用未旬日蘇撫程德全稱獨立

移書約人駿響應將軍鐵良與張勳皆在坐相顧愕眙張勳獨大罵因慷慨陳說大義坐中悚然乃復書痛斥之出語有宏相與憤懣誓滅賊自効先是人駿疑陸軍不可恃令出屯秣陵關啓行統制徐紹楨尤鞅鞅聞蘇滬迭變遂舉軍警耗達省城布政使樊增祥率道府各官同日遁城中黨人起應軍遽放警署囚徒授兵攻督署有宏聞警以兵鈔圍悉殲之由是戒嚴九月十八日軍薄雨花臺張勳督防軍出戰軍大敗死傷相積退曹家橋後隊至將復抗拒有宏率馬隊出朝陽門繞道遮擊復大破之軍至不能成隊遁走鎮江二十六日出攻鎮江戰於龍潭有宏奮擊敗其前鋒餘眾不戰而退十月初四日程德全嗾江浙聯軍至守幕府山軍與接戰初六日防軍禦之孝陵衛臨發天大風有術者言於有宏曰今日出師數於公身

不利有宏慨然曰苟利於國安敢爲身計耶遂會防軍將胡令宣趙會鵬分道出前隊已激戰有宏持遠鏡瞭敵忽飛子中左腹猶植立督軍士進擊左右昇之至醫院乃絕有宏體貌魁偉忠藎不避艱險方張勳堅守江寧待援惟有宏相與持之甚力故其死也張勳尤慟惜焉人駿電奏請卹追贈太子少保銜照提督陣亡例賜卹給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端總督傳

端錦

劉燧

赫成額附

吳慶坻

公諱端方字午橋號匄齋姓託和洛氏滿洲正白旗人蔭生用主事遷工部員外郎中光緒八年舉人丁父憂逾年復遭母喪哀毀柴立山東巡撫張勤果公聞其才特疏薦命發山東辭不赴服除補官充張家口監督擢本部郎中二十四年記名御史簡直隸霸昌道京師創設農工商局賞三品卿銜開缺回京筦

局務未幾簡陝西按察使二十五年護理陝西巡撫補陝西布政使署巡撫如故調河南布政使未之任拳匪亂作晉豫繹騷公察幾先多爲文告反復曉譬俾士民毋惑境內晏然所作勸善歌上徹天聽兩宮西巡駐蹕幾年而匕鬯不驚者公之力也二十七年授湖北巡撫明年兼署湖廣總督三十年調江蘇巡撫尋署兩江總督移撫湖南銳意新政所至以興學爲急在湘遣出洋游學生尤眾賓禮耆碩調和新舊湘人士多頌之三十一年詔赴東西洋各國攷察政治時所稱五大臣者也擢閩浙總督未之官與諸大臣分道浮海周歷各國八閱月而歸成書奏進之是爲中國議改立憲政體之始宣統初元調直隸總督以事爲言者劾罷三年命以候補侍郎督辦川漢粵漢鐵路事宜時郵傳部議以鐵路歸國有而收路章程蜀與湘異蜀人

大譁莠民乘之以作亂公至漢口詔率師入川查辦尋罷蜀督
命公署理八月至重慶而鄂變作九月進次資州經郡縣輒召
父老宣朝廷德意解散資境匪徒數萬人蜀人頗感動而所部
鄂軍陰懷反側十月初七日晡時兵官劉怡鳳率軍隊持械入
室語不遜公嚴詞訶之遂迫公至旁小屋拘係之公終不屈遂
被戕弟端錦同及於難軍函公首送武昌而州紳廖承瓌斂
公與公弟忠骸渴葬州城外獅子洞明年鄂軍感公忠義迎公
之喪至漢口歸元而改斂焉先是蜀督以公死事狀聞上震悼
加恩予謚贈太子太保賞給二等輕車都尉世職照總督陣亡
例從優賜卹子外務部參事繼先以四品京堂候補陶磐以主
事用尋予謚忠敏端錦字叔綱河南候補知府嘗赴日本及歐
美各國攷察路政著日本鐵路紀要一卷辛亥秋從忠敏入蜀

資州之變兵揮之去君不忍其兄之死以身蔽刃言兵無
良兵又殺之事聞命照三品官陣亡例從優賜卹並加恩予
謚尋予謚忠惠從忠敏入蜀者轉餉官劉燧爲叛兵所劫投井
死赫成額荊州駐防舉人游擢都司被脅不屈投水死

舊史氏曰公性豪邁不拘小節篤嗜金石書畫海內孤本精拓
宋元明以來名蹟聞風從萃悉歸儲藏豐碑斷碣輦致京邸度
廊廡幾滿尤好客建節江鄂開閣延賓文酒之會無虛日遭時
承平亦阮太傅畢尙書之流風也晚丁杌隍兵威不揚肘腋之
閒皆爲寇仇忼慨捐軀有弟同殉赫赫雙忠遂與顏平原兄弟
千古爭烈矣

黃凱臣傳

羅止鈞

黃凱臣本名彩以字行江蘇揚州府江都人始入徐寶山新勝

虎字營爲哨官以捕匪勇敢擢充營官敍功保至游擊後爲言者所閒去職貧甚於北城辟小園植花果賣茶以自給武昌變起江寧將軍鐵良添募十營助城守凱臣以薦領一營十月聯軍攻江寧張勳督諸軍日與血戰十一日夜天保城破張勳退師江北鐵良與張督隨之遁十二日全城失陷存城各營相約懸白旗凱臣語所親曰城不守而相率束手降埒吾實恥之遂不從俄而聯軍大至凱臣兵少不能與戰乃橫刀大呼殺賊馳入敵軍而死于祥龍逃出渡江張勳收卹焉

恆都統傳

德需

恩沛附

吳慶坻

公諱恆齡字友蘭號錫九舒穆魯氏滿洲正藍旗人荊州駐防先世揚古利以功封武勳王數傳至公祖順興父寶俊皆官協領加副都統銜公年二十三補旗籍生員由驍騎校累擢協領

初官佐領兼主外交事拳匪事起湘人旅荊州者聞風煽亂焜沙市躉船焚稅關及領事館各國僑人多奔竄公率二百人馳往誅首要散脅從外人避難者護持之亂遂定防營積弊久公創編新軍以時訓練設講武堂教之戰術將軍武勤公綽哈布疏薦其才充營務處總理加二品頂帶公條具四事曰設警察以資保衛興學校以廣教育清財政以濟餉餼練常備以供調遣皆奏行之設八旗高等學堂陸軍小學堂以公爲監督顧款無所出公馳謁總督張公忼慨陳說總督偉之撥萬金俾成立公大裁新軍陋規爲學堂經費訪延才俊充教習嚴立章程校風肅然部員考察奏稱荊州第一尋統領荊州振威新軍調督練處參議兼總省城陸軍小學將軍恩存總督陳夔龍交章薦充陸軍部一等諮議官陳公移督直隸疏留北洋充督練處參

石印卷三十四
議宣統元年充熱河練軍統領汰老弱補缺額夙弊一空匪首
葛蘭亭周紅果逋誅久公至二月次第就禽黨與星散公推功
將校已獨弗與曰吾勦匪志保民非邀功匪首幸伏法吾平日
得將士心耳若輩搏血肉成功吾何勞焉聞者歎服二年簡寧
夏副都統朝陽紳民請留公總督上聞朝命以西陲邊要趣赴
任公犯寒西征馳抵寧夏嚴吸食洋煙之禁開渠屯田久無效
公謂此裁旗歸農根本計設方略整飭之三年五月丁父憂請
終制解任將迎父柩於萬縣至宜昌而鄂作道梗還荊州將
軍連魁奏請幫辦軍務旋命署荊州左翼副都統公毅然以守
城爲己任而同官志不合餉匱援絕兵饑而譁公出私財餉軍
令毋擾沙市致啓外衅遂嬰城固守時方患癰裏創策騎出巡
城血縷縷滿衣袴也已而事益亟將內訌公孤立無可設施仰

天歎曰人心去矣吾力竭矣惟以此身殉耳晨起公服坐堂皇發手槍洞胸而歿十月二十日也年五十一家人得公與弟恆廣子裕文遺書曰吾家世受國恩當竭力圖報今城不可保大義所在惟一死所憾者老母在耳忠孝不兩全吾母生子爲忠臣亦甚得吾死汝等能一門盡節固善否則善事吾母以補吾不孝之罪母以吾死狀使吾母知也公亡數日而將軍連魁右翼都統松鶴開城納民軍荊州失京旗都統富爾遜以公死事狀上聞命加恩予諡照都統陣亡例從優賜卹子裕文以直隸州知州用裕謙以通判用尋子諡壯節參謀官德霈聞公殉節痛哭自經死恩沛自經家人馳救得不死憂憤成疾數日卒

汪承第傳

羅正鈞

汪承第字棣圃江蘇太倉直隸州人性行敦樸文詞嫻雅尤工

畫梅年二十補州學生游湖北數入院司幕掌書記援例捐知縣發四川寧遠阿什夷亂大吏令運軍械往遂留贊營務事平署大足縣知縣民方苦鐵路租股煩重承第爲請歲減萬餘金迨權會理州雲南叛兵擾邊境承第調土兵往禦土兵久不應徵調憚承第在寧遠威信皆應命所向克捷論先後功保四品銜直隸州知州已迭署永川南川知縣永川素多盜有公口會者燒香聯盟踪迹詭祕承第密察得其要領勸懲兼施竟解散之移所儲積爲地方自治費編造保甲羣盜屏迹承第爲政嚴肅民初以爲拘苦去後輒見思其在南川常夜出持警杖遇有爭競輒就決之兒童至不敢謹於衢市數十里外田園有聚博者或陽呼曰汪官至矣則皆走匿其見憚如此辛亥六月調署雙流知縣雙流去成都百餘里鐵路國有議起川民抗爭尤烈

七月十五日總督趙爾豐拘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等遂益激變各屬匪徒附民團稱同志軍遂起趨省城別黨犯雙流承第會防營守禦相持一晝夜匪縱火焚關廂街市火光燭城中承第登陴誓死守士民皆爲感奮十七日省中援師至圍乃解十月紳民迫爾豐交政權同志軍益四起徵餉士民屯雙流者向承第索公款承第堅持不許二十日以事至北鄉簇橋爲匪曾曾老共所遮擊中槍死子曾源官直隸訴諸當事以聞追贈承第知府照知府陣亡例從優賜卹變起知縣死事得上聞者唯承第一人云

羅參贊傳

吳慶坻

君諱長禱字申田湖南湘鄉人光緒二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捐升道員發江蘇旋改四川趙爾豐督川邊軍事

君在兵閒飛書草檄聲績著聞宣統二年簡駐藏左參贊駐藏大臣聯豫以兵備處任之會新調川軍至君出簡閱礮隊營大譟君自大臣大臣怒鞭管帶官而易之協統鍾穎銜之鍾穎報川軍入藏資用六十餘萬君覈其浮冒汰二十餘萬鍾穎益怒三年五月鍾穎率師征波密累戰輒挫大臣以君代之馳往奪其軍得鍾穎失機狀方激厲軍士規進取而川軍太半會黨氣噤甚君馭將士嚴及秋聞內地亂川軍駐藏者遽譁變掠君私宅君在波密未之聞也已而波密軍隊變紮君使服勞役偶得脫自投崖下兵曳之起臂折益挫辱不可堪憤甚痛詈遂見害一妾挈幼子逃匿蠻丐家不知所終

舊史氏曰君性卞急不諧於族人以辦學堂故橫斂君私財君以書抵余語激切余下湘鄉令爲亭平之不數年而君死萬里

外矣君之死鍾穎實陰嗾之其家人赴愬京師鞠得實乃寘鍾穎於法

志將軍傳

劉從德

春勳附

吳慶坻

公諱志銳字伯愚號公穎一字廓軒晚號迂安姓他塔拉氏滿洲鑲紅旗人祖裕泰太子太傅湖廣總督諡莊毅父長敬四川綏定府知府公幼穎異與弟志鈞有二難之目綏定君卒官公焚焚孤貧世父廣州將軍長善公絕愛公兄弟挈以偕行署有壺園兄弟讀書其中一時方聞博洽之士若張編修鼎華于侍郎式枚文學士廷式梁按察鼎芬咸樂與之游文譽踔起中光緒二年舉人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志鈞亦聯捷鄉會試同官翰林公自以家世通顯得讀中祕書宜益究心經世之學思有所建白與瑞安黃通政體芳宗室祭酒盛昱定交

用風節相鏃礪數上書言事忤朝貴意累歲不遷十八年春由
詹事擢禮部侍郎中東之役上疏畫戰守策累萬言德宗覽奏
嘉歎召見便殿公敷奏剴切至於流涕上爲動容尋詔赴熱河
練兵未踰月賞副都統銜爲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有旨毋庸
來京公聞命卽行迂道出張家口而西中途妻病遣還京師單
騎率數僕踰天山橫絕漠頓轡風沙冰雪中所過臺站輒周咨
山川風俗物產成竹枝詞百首文采斐然若自忘其謫宦投荒
矣居臺數年將軍長庚奏令赴孜牙子清釐中俄積案六閱月
結案千餘外人折服公深識遠慮前後五上疏籌西北邊防發
彊鄰狡謀中當軸忌左遷爲索倫領隊大臣領隊例不得專摺
奏事端居簡嘿託詩酒自遣或披覽輿圖鉤攷地形阨塞爲戰
事之備或出獵則周巡卡倫鄂博謂邊事日棘隱憂方大冀他

日得當以報朝廷又數年改授寧夏副都統疏請發帑二十萬開城外故渠得沃壤數千頃俾駐防旗丁屯墾有資累疏籌八旗生計略言比年詔旨數以化除滿漢之見昭示天下然往者六部漢尙書猶有六人今新政行增部爲十一而滿尙書居其九且有以懿親筦部務者總督七而滿人居其五漢人占滿缺者不過一二副都統散秩大臣而已若僅曰冠姓氏通婚媼而一切取功名沐恩澤之路不得從同恐積忿難平爭心愈熾非朝廷之福亦非滿人之幸語絕沈痛尤言人所不敢言戊申冬兩宮相繼升遐醇親王攝政知公忠誠特旨召還宣統二年拜杭州將軍之命未幾調伊犁將軍賞尙書銜三年春入覲策所以弭邊患禦外侮者皆洞切時勢可見施行又力陳新政多數衍糜費請一切罷去專意練兵籌餉以救危局請邊地練兵費

一百萬下度支部議僅予二十萬且靳不卽發公慨然知事不可爲念世受國恩義不卻顧遂以六月犯暑西征八月至新疆聞武昌變起或勸公少留公不可兼程行九月二十日受任伊犁新軍多鄂人類少年輕標教練處提調馮超新軍排長李輔黃尤叵測舊部旗兵竊情不可用公示鎮定日與諸營隊長官陳說大義羈縻者月餘已而蘭州軍譁變寧夏繼之伊犁新軍協統楊纘緒以兵■十一月十九日夜佔軍器南北兩庫攻將軍署羣議舉將軍爲都督公峻拒之迫赴商會又拒之馮超遽發槍遂遇害事聞詔贈太子少保照將軍陣亡例從優賜卹加恩予諡尋予諡文貞公少負奇氣從宦綏定卽好習武事善騎射能於馬上發槍命中其後出入邊塞幾二十年耐勞習苦蓋始此其赴伊犁也公從弟志錡於門館得公手書告戚友者略

言奉命出關值危局非承平時比吾以身許國不作生入玉門
想從我者必各具身手不愛頭顱有心肝耐勞苦自揣不能者
幸毋以竿牘愆我嗚呼公之致命遂志蓋定於拜疏出國門之
日矣綏定君之亡有妾魏年十七絕粒以殉公請於母夫人許
他日得耐葬顧道遠無歸柩資淺厝郡東郭外後二十年公官
禮部始得歸葬請於朝旌表如例其篤內行如此無子以志錡
子海昆嗣喪還京師海昆葬公於沙溝村先塋之左公有僕呂
順忠勇樸誠亂作日侍公左右復奔走營棺斂撫尸號慟爲
軍所戕海昆歸其柩葬公墓側成其志也從公死者武巡捕官
劉從德四川人教練官春勳京旗人

舊史氏曰公起家文學志量閎遠守邊庭逾十稔自號爲窮塞
主數亦奇已熟察邊情懼禍至之無日晚乃建牙於西疆危殆

之秋權輕勢孤卒窳餉匱巨變猝起不在外侮而在內訌又豈
所逆料哉銜鬚畢命踐厥矢言志誦於生前而名裸於身後嗚
呼亦足以爲史冊光矣

謝總兵傳

姚鼐雲附 吳慶坻

嗚呼辛亥之變發難於武人乘隙搆煽一隅星火全局瓦
解疆吏望風卻走提鎮旣裁存者率羸老窳敗無復同仇敵愾
爲朝廷效一日死未有孤軍無援士靡鬪志艱難摺拄冀蹶而
復振願望旣絕從容就義如河南南陽謝總兵死事之烈者也
公諱寶勝字子蘭安徽鳳陽人少孤貧長補武學生同治初從
征西陲爲將軍金忠介部將後隸馬忠武克肅州暨關外諸城
常奮矛前驅不避鋒鏑後以事與忠武不合棄冠服走博克達
山爲黃冠光緒己丑忠武治兵畿輔移書招公不至洎奏補守

備乃復出甲午從忠武奉天軍中與日兵戰失利忠武弟某陷圍中公突重圍搃之和議成公憤激謝去復爲道士裝寄跡白雲觀數年庚子秋統領柴洪山強之出大學士榮文忠檄充武衛護軍統領尋調赴河南始爲毅左營豫北營管帶繼爲巡防營分統駐軍嵩洛陝汝之交以獲匪功累擢至參將撫豫者咸倚以治盜累疏論薦擢副將宣統元年特旨署河北鎮總兵尋補授二年冬調署南陽鎮總兵仍節制河陝汝各營公感激奮發益自矢捐糜頂踵以報國家公之治盜也首嚴紀律所至毋擾民恆短衣執械徒步不騎爲士卒先或夜出簡從易服走數十百里詭爲賣刀者盜所用刀有鉤輒以是得盜或僞爲賣漿者往來盜巢偵虛實山中村民或通匪庇身家忌公之至也輒置毒飲水處公率勇士數十人攜水罌懷麥餅夜行山谷閒食

盡忍飢渴以爲當刀匪著名號者十數輩悉紳薙禽獮之洛陽
張黑子嵩縣王天縱汝州董萬川盜魁中尤鷙悍者也黑子隱
巖谷深處公購諜偵黑子將出掠道殷司溝設伏出不意乘之
卒獲黑子又禽萬川於產莊天縱懼不敢出河陝汝之民乃得
安枕而南陽王八老虎夙爲患聞公至移書定期來決鬪會大
雪前期五日潛師薄賊巢賊未設備據中庭發槍兵士殪者前
仆後繼公奮身入將卒爭入王走入室穴戶隙發槍火其廬遂
繫王寘之法自是南陽遂無盜三年移師嵩縣而武昌亂作馳
還籌戰守豫南與鄂鄰 滋蔓訛言四聞公約敕部曲日夕
巡邏自秋徂冬日不交睫者數十日而郡縣多響應將士觀望
不欲戰獨都司姚靄雲忼慨願從戰冬十二月新野陷公集官
紳籌軍食而省城大吏飛檄戒毋妄動公憤甚二十九日凌晨

赴校場與眾誓死勿去而府縣官已遁紳士走新野通款矣翌
日元旦五鼓興朝服北嚮拜泣不止天明城中火民軍乘之時
各營以餉闕多引去將卒百餘人走裕州比至望見城頭白旗
公怒髮上指乃屯東門外新街至夕遜位之詔傳布至州公痛
哭召將卒以忠義敦勉揮之去丙夜屏僕從易朝服以槍自擊
洞胸而仆壬子歲正月初三日也年五十四將卒趨視號慟失
聲倉卒不得櫬以大旗裹尸舁至獨樹鎮始斂遠近聞者無不
流涕公短軀幹面犁黑目光如電在馬上揚眸瞻矚見者讐慄
性剛直不能唯阿從上官意視匪如仇視僚友如弟昆下與士
卒同甘苦有勞無愆賞有喪亡者例卹外復厚予以金贍其家
所至屏絕餽遺服食麤糲如寒人鳳陽故居僅茅屋三楹而已
統兵十餘年輕財急公恆稱貸濟不足負責巨萬巡無寶焚疏

聞詔許累年卹賞軍士銀九千餘兩作正開銷用勵廉將前此未嘗有也姚靄雲陝西人舊爲多忠武部將擢都司隨公充營務處公亡後爲民軍槍斃云

舊史氏曰公之領河北毅軍也有忌者以蜚語上聞巡撫海豐吳公疏言寶勝善治軍有廉操疾惡過嚴爲豪族強宗所嫉名滿河洛謗亦隨之時局日艱宿將彫落宜爲朝廷愛惜將才備他日緩急之用天子仁明卒保全之而公乃卒以死報國家矣歟乎死猶生哉

碑傳集補卷三十五

江都閔爾昌纂錄

逸民一

雪竇山人墳版文 全祖望

雪竇山人魏耕者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又別名甦慈谿人也世胄顧少失業學爲衣工于苕上然能讀書有富家奇其才客之尋以贅壻居焉因成諸生國亡棄去先生所交皆當世賢豪義俠志圖大事與於苕上起兵之役事敗亡命走江湖妻子滿獄弗恤也久之事解乃與歸安錢纘曾居苕谿閉戶爲詩酷嗜李供奉長洲陳三島尤心契之東歸遊會稽有張近道者好黃老管商之術以王霸自命見詩人則唾之曰雕蟲之徒也而其里人朱士稚與先生論詩極傾倒近道見之亦輒痛罵不

置然三人者交相得因此並交續曾三島稱莫逆先生又因此與祁忠敏公子理孫班孫兄弟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日益工然先生於酒色有沈癖一日之閒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禮法之士深惡之惟祁氏兄弟竭力資給之每先生至輒爲置酒呼妓而朱張數子左右之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書延平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延平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復遮道留張尙書請入焦湖以圖再舉不克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動旣而聞其謀出於先生於是邏者益急續曾以兼金賄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從延平軍來有所求於續曾不贖并怨先生以其蠟書首之先生方館於祁氏邏者猝至被執至錢塘與續曾俱不屈以死妻子盡沒班孫亦以是遣戍初諸子之破產結客也士稚首以是傾家近道救之得出獄而

近道竟以此渡江遇盜而死己亥之役三島亦以憂憤而死真所謂白首同歸者矣嗚呼諸子並負不世之志而遭逢喪亂相繼以不良死則百六之厄也先生既死山陰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遺戍而錢塘孫治卒購得先生骨葬之南屏其後改葬於靈隱石人峯下改題曰長白山人之墓鄞人墓在湖上者楊職方文琮同以是年死而次年張尙書蒼水亦葬焉時呼曰三忠之墓先生之居於苕上爲晉時二沈高士故山故有息賢堂因名其集曰息賢堂集自言其前身乃劉公幹也粵人不可一世獨心折先生之詩嘗曰平生梁雪竇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是矣 蓋嘗再從先生寓鄞其風格頗相近云楊職方之墓在孤山

朱張二先生傳

荀任

朱之瑜字魯嶼號舜水餘姚諸生從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學
 崇禎十七年特徵不就弘光一年復徵不就授江西按察使司
 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方國安軍復不拜被劾避于
 舟山永曆五年 兵屠城肯堂等死之瑜知事既去豫避日本
 移交趾復還舟山尋將之越南而風不利再至日本又還舟山
 其愴欲乞外援以圖光復乃三至日本而援兵竟不可得于是
 復至越南一魯王嘗欲召還之盛國九年三月勅諭舉避忘家陽
武之推尙堪再試終軍之請瑜謝表曰臣雖無節義文筆足以
侯復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瑜謝表曰臣雖無節義文筆足以
一主上夢寐延佇之求至於犬馬懸主之誠回天衛命之志未
便明其道者臣之哀引不十二年鄭成功將大舉招至廈門瑜見
 其將吏寓紳皆佻達屏禮知大事難成居其營中舳舻日接避
 不相見事後寄書規之曰六月七八日入南京兵圍瓜州十七

晨克城 斷脛折股 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江束手就
縛遠近歡躍聲動天地 扼江而守列礮如星馬玉擐甲直
衝一鼓登陴 騎所稱曠悍驍雄者殲夷殆盡大 管效忠最
爲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二十三日鎮江內降市肆不易然
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
之策侯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似謂 在目中徒使英雄頓足耳
七月八九日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
剛愎貪忌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之使分反
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羌羯不念苻堅之潰合淝遂而一敗
至此雖死何足贖罪上游則豫章江黃迤北則淮陽廬鳳蒿目
以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繹送印內款懼於後期
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真可大慟今退守舟山

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為功直唾手
 閒耳幸總督忠靖伯陳燦老成持重鎮定周詳提督馬玉雄豪
 激烈吐氣吞况復謙雅和衷剛柔相濟分陝猶興文武同心
 豈不足以復高皇哉其節水引文其憤惜金陵之役責備延平愀夫
 詞志之悲峻也當是時既蕩定禹域瑜義不媚四至日
 本遂終身焉永曆十三年也初經畧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翌最
 善瑜及討戰死實八月十五日瑜聞之於邑為文祭之自是
 每歲中秋必杜門廢節答田犀齋曰中秋為知友王侍郎完節
惟傷感終身遂廢居恆窮困柳河安東守約師事之贈半祿久
此合節引同上之水藩主德川光國聘為賓師寵待孔厚歲致饒裕然儉節無
 所費遂儲三千餘金嘗歎曰吾老矣金多奈何然移用中國則
 事濟矣臨卒盡內于水戶庫東邦君子若源白石之儔皆謂其

儉蓄餘財志謀義舉常有恢復中原之圖然而時機悟至齎憤以歿可閔也已子二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咸一皆殉節先瑜卒明亡後十六年大成子毓仁慕瑜義至長崎時幕府禁內外人不得見而歸光國纂其遺文都二十有八卷今版尙藏于水戶彰考館云

張斐字非文號霞池少好學不治章句卓犖有奇節國難後慨慕魯連周流結客自號客星山人常憤禹域蕩淪 俶擾多

傳義士以寓厥恫然恥以儒自表與俠客大鐵椎之徒相善初甲申變作賊執明氏諸子及敗其黨毛貞生挾定王慈炯而逸欲投吳三桂謀反正聞已降清乃託之巢縣葉五美廬州李應生殫力調護五美恐洩擁之遠游尋五美遇害王轉赴南京依王俊公其子伊其事之甚謹相名以師弟及鄭成功討 不克

嚴索明氏子孫伊其懼禍波已乃贈王以行資展側至斐家
斐居之於蕭山自是益力遠遊潛結志士欲奉王而圖恢復頃
之朱毓仁姚江至自日本遇于吳興言水藩好士斐大喜曰吾
國之興必有藉于日本今水戶侯好義舍此安適乎遂奮不辭
家而航長崎光國遺史臣大串元義見之斐曰放失之夫非求
用也欲一謁尊侯而決心事耳時幕府修文偃武憚事遠征故
再至長崎卒不獲命而去其在長崎也嘗閱慕舜水爲文祭之
交元善至懇款其復書曰幼學春秋素秉尊攘之教長虛歲月
徒爲視息之人將偕隱以入山嗟無寸土之乾淨聊抗懷而蹈
海視同尺水之波濤擊楫而誓澄清嘆乘流之祖逖席帽而歷
險阻傷去國之管寧袖匕而入函關身脫虎狼之地提椎而潛
下邳淚濕犬羊之天然符讖未亡文叔之興可卜薪膽已竭句

踐之伯將成蓋四十載之經營既多義士三百年之德澤尙有
曾孫夏有一成已賴斟酌之定亂楚雖三戶欲效包胥之乞師

并
補
節
引
文是時當

康熙二十五年距甲申已四十二祀

距緬甸之難亦已二十五祀鄭祚復斬三藩削平而斐拳拳定

王希圖再造既窮域內復流海外艱苦乞援終不可得亶可哀

哉任光衡斐友也亦至長崎欲見光國乃與元善道其意元衡

井
將
與
奮
他
邦
之
中
土
世
哀
泣
仰
瞻
九
鼎
幸
白
水
尚
存
爰
豐
一
涉
危

大
波
念
慚
為
使
之
多
忘
必
欲
報
效
於
國
士
兩
受光國賢而厚賜之且贈

斐以白鏹遺箸有詩文筆語莽蒼園文稿餘後卒莫知其所終

荀任曰明季遺民乞師幕朝皆不得命識者疾之夫日本之與

華夏海水相隔其于吾族固不能休戚與共者矣然其優待遺

老發揚秘佚終始絕通問於亦未嘗不為誼舉也朱張苦節

有古節烈義士風而姓名不遺私史苟非日人闡明幽光祀越二百其將斬乎舜水老作賓師得保衣冠于水藩而非文蹤跡則雖日人亦莫知其所屆悲夫

鄧實曰余讀日本支那雜誌所載日下寬所撰朱舜水傳其所紀朱張二先生在日本之行事及其學術有此篇所未備者姑補綴於後亦表章節義發揚幽光者所樂聞也傳曰舜水在日時公欲爲起其第公即舜水固辭曰吾藉公眷願藏孤蹤于外邦養志守節以保明室衣冠感恩浴德莫大焉且吾祖宗墳墓喬木秀美想必爲發掘翦除每念及此五內慘烈奈何獨豐屋安居乎舜水爲人謹嚴而抗爽平居論學是非程朱陸王而不失其衡專貴有作用當時儒流動輒高談性命爭論太極無極舜水乃曰夫子至聖不言天道

子貢名賢言大道不可得聞今貴國諸儒賢于古人而宋儒過于夫子子貢也其尙友古人尤推重諸葛亮陸贄舜水客居他邦鄉信阻絕公諭寄書故國問其家信且招一孫侍養焉舜水之在鄉也有二子一女女幼字同邑何氏其舅爲官忿懣遭疾未嫁而亡子大成有二子曰毓德毓仁孤貧養于外祖姚泰家舜水所寄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歎始知其尙在天壤閒延寶六年其孫毓仁來長崎候問而礙法禁不能東舜水亦老疾不能西惟以書通情而已舜水離家四十餘年始得審問祖宗墳墓舊友存沒悲喜交至且戒之曰國亡家破宜農圃漁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藝亦不妨惟官決不可爲也舜水患咳血二十餘年至是老疾稍漸公使醫診之舜水辭曰犬馬之齒既過耄耋而欲用藥石延旦夕之命

未爲知命者也舜水作客已久善操倭語及病革復操鄉語
侍人不能解年八十三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沒臨沒藏魯
王勅諭以儒禮葬于常陸瑞龍山麓公親臨其葬作文哭之
私謚曰文恭又錄遺集二十八卷使門人今井弘濟安積覺
撰其行實並梓行于世舜水強記精敏雖老疾手不釋卷博
而約達而醇嘗曰學問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取之若曰
吾某氏學某氏學則非所謂博學審問之謂也又曰所貴乎
儒者修身之謂也身既修矣必博學以實之學既博矣必作
文以明之不讀書則必不能作文不能作文雖學富五車忠
如比干孝如伯奇曾參亦冥冥沒沒而已故作文爲第二義
至于作詩今詩不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于民風世教而
人汲汲爲之不過取名干譽而已其論文曰大凡作文須根

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內既充溢則下筆自然
湊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故自作
文古雅逸宕隨手成章舜水已沒數年其孫毓仁再來長崎
聞訃號哭而去又有張斐者慕舜水高義追蹤而至聞其死
文以祭之其略曰嗚呼中原陸沈天傾地折狂瀾一瀉九州
盡決旣胥溺而莫救何大海之不可涉奮一往而輕身去故
鄉以永別蹇孤踪而至止慄綱常于無缺况忠信之所孚又
此邦之多傑咸儼師而敬友復尊德而樂業嗚呼吾獨悲夫
夏嗣之猶存篡羿之未絕詎對鄩之遂無其人遽壽命之忽
焉而奪甘夷餓而非難辱箕奴而不屑將忍死而有爲非逃
此而苟活竟夙志之無成僅一身之歸潔目豈瞑而淚潰心
不灰而血結國隕祚而長悲家望祭而徒切悵歸魂于萬里

渺驚波之難越嗚呼已焉哉唯浩氣之常存塞中天而不滅
起後生之頑懦勵壯夫之名節慨予生之獨晚慕前修之餘
烈聞父老之遺言心每傷而嗚咽跪陳辭以奠哀靈飄渺其
來接斐慷慨好義與寧都魏禧等締交或言斐之西歸奉明
遺孽舉兵不克而遁莫知其所終其文桌水藩嘗梓以行世
論曰舜水遇義公而全其節義公得舜水而用其學所期忠
孝大節不在辭章記誦之末以此扶植綱常養成人材後世
所謂水戶學者未嘗不淵源于茲焉吾見舜水與鄉人招其
孫書曰英俊有恥者爲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循雅飭者又
次之其所以作人設教之意顧亦如此也歟

唐復思傳

宋和

唐復思者閩人也不知其出處國初往來於嚴州之淳安遂安

諸山寺康熙十九年余嘗遊遂安見僧舍郵亭多有唐復思題壁書法老縱詩怨悱孤放而不自容知其爲高隱者矣明年余復至遂安一日過同鄉程廷周家見席中一老人豪飲而巨顙豐頤長日顧盼程更出圖畫十許幅請老人南嚮坐而題詠老人則執筆崛然起視之則眞七尺古丈夫而又巨顙豐頤修髯長日其顧盼益雄矣署紙尾則曰唐復思題余始驚卽唐復思也爲人巖立不倚唯放廢於酒遂人言其初入縣南門也已沈酒矣僧伽帽插花袒臂欹倚歌道中而人旣聞產鳥言嘒嘒時遂安雖已入版圖而山谷猶多警門者以故縛之縣令則隱察其非常僧而陽以爲醉僧也笑釋之由是遂常遊食於淳遂之諸山寺至甲寅滇澗大亂而淳遂之地年餘忽不見唐復思跡及歸乃云自秦中來縉紳之徒因疑其志異稍稍謝絕之然後

思雖往來於遂最久其出處終匿不與人知而閩中遭甲寅之亂閩人多流寓於遂或有知復思者言復思不姓唐國初家產親屬皆破滅然年遠事湮晚進小生言甚略終未有知先生者余自程廷周家識先生後明日過訪之往還既數而先生有攜杖童子漸與余習熟因微以先生事跡之童子曰我則不知吾先生但常見其中夜起視星氣有時或哭而其枕匣有大銅章一閒嘗啟匣手弄祕之不知何爲者余意童子則未睹官司符篆耳然則先生固先朝仕宦者耶往往如蜀中補鍋治篋匠之流皆深自匿而不肯與人知然既國亡家破而又不卽於死寧甘身同傭保之賤可慨也已又一日過先生病更暴作心痛見余至瞠目而視曰復思死矣恐死而世不我知然復思非我名而唐則我外家姓也余爲烈皇帝御覽進士言至此則淚又曰

後仕弘光語未絕而適痛稍差遂不復言固問其姓名亦終不
答先生病愈乃去遂而之淳二十九年有胡哲公者吾友也見
先生又在臨安言臨安之廣文某謂唐復思卽莆田之御覽進
士林鐸云

宋子曰悲乎哉先生僅烈皇帝之一御覽進士也然天下旣更
姓改玉矣而乃深自匿其名以貴重其身也如此

金主事傳

王源

金主事廷韶字二如浙之山陰人年十八舉於鄉癸未成進士
還里甲申三月間闖賊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死痛哭徒跣狂
呼起兵討賊人無應者福王卽位南京授贛縣知縣乙酉改元
弘光五月南京潰大兵渡江是時巡撫南贛李永茂貪懦失眾
心兵大噪永茂不知所爲主事單騎出召耆老慰諭罷去而密

請誅其首惡永茂不能用未幾叛將金聲桓迎大兵入南昌臨
袁吉安相繼陷贛孤懸上游人無固志獲謀三請永茂斬以徇
不聽既而福建迎唐王立之改元隆武以楊廷麟爲大學士督
師於贛主事乃縛三謀并所獲招撫兩廣軍門董姓者詣廷麟
斬之梟於市軍民始鼓勵思奮是時又以萬元吉爲兵部尙書
督九省撫南贛於是兵屯贛城者數萬悉仰給於縣主事豫儲
俸多方措拄且與諸將約軍毋得強取民強取罰無赦安堵無
譁常賦外一無所擾而軍不匱先是廣賊有閩羅總者其魁曰
張安時侵掠贛界永茂不敢擊遣使招之安殺使者掠益甚至
是寧都兵科給事曾應遴奏安忠勇可任乞撫之以收其用隆
武從之乃晉應遴兵部左侍郎授安副總兵官改其營爲隆武
新營蓋隆武將幸贛以爲御營親兵也主事大戚曰此賊也狠

子野心贛民無噍類矣已而果日肆淫掠剽斂殺燬斷臂折股號呼滿城加以久雨薪斷米翔貴人心洶洶思變主事乃上書應遴與廷麟極言其害皆不報於是贛人大譁攻曾氏並殺閩黨之在城者數十百人應遴遁去安憤甚反兵攻城主事率民登陴力戰親禦矢石二十餘日乃解時已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而應遴劾罷之元吉申救復職甫去贛而福建不守隆武被執遇害此丙戌九月也主事至平和聞變自經家人救之不死嚙救者臂復經而家人力持之擁以歸先是吉安已復被圍檄張安救之安逗遛雩都不敢進大兵破吉安長驅至贛諸路兵救贛者俱潰廷麟自寧都援贛見安恆縮不用命而蹂躪殊甚乃矯詔散遣單騎入城與元吉死守凡七閱月城陷率士民巷戰力竭俱赴水死主事歸麻冠布袍臥山中後爲頭陀被髮策杖

往來海濱年未三十頭髮盡白萌偃悲悼二十餘年而卒初山
陰有處士倪舜平者變後訣別妻子置酒大會賓友市兩缸坎
郊外置其一坎內痛飲抗慨揮眾去妻子號泣隨之觀者千人
處士從容整衣冠坐缸中一缸覆其上叱令彌其縫子坐缸側
數日呼之不應乃掩主事歸哭其墓立石爲銘銘曰兩隴蔽虧
爲蒼蒼瘵夏或常寒晝乃永暮或星之蒨或風之颺如彼廣廈
以莛枝柱如彼大車駑駘是馭眾失所載彼乃豢聚或效魏營
或同彘飶貌惠心跖言芳事於先生慨然死而不怒內適天懷
仰答君父期無愧心臨命異度瓦棺自斂跣趺待厝微隙未封
尙指其處生邪死邪迄今未寤貞珉方尺昭然大路於是自題
其廬曰不忠不孝靦顏天地一大罪人良可恥也投筆一痛因
自號恥廬其同年友有金若水者亦苦節數十年與主事先後

歿鄉人爲之並誄云

王源曰恥廬先生之節高矣乃其爲吏強毅明決愛民有張敞韓延壽之風惜不竟其用也然吾聞隆武雖負有爲之志而內外人才庸下一無足倚卽名節皦皦亦多無實用況以賊帥主於內而大勢蹙於外卽有賢才其能濟乎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君子亦歸潔其身而已矣復何言哉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谿縣江都王公事畧

全祖望

王公諱玉藻字螺山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也司勳郎納諫之子崇禎癸未進士釋褐知浙之慈谿縣事子良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期年北都亡殉難翰林檢討汪公偉前慈令也公帥官吏士民哭臨畢哭臨畢爲位哭之三日已而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來慈之馮公元麗與公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

石印本三三三三
橋之別業公雖致之餼顧甚菲及慈之義民不容撲而淹之橋
下公不問明人最重聞誼或以公爲過公曰吾不能爲向雄之
待鍾會哉顧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
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令或棄官去否
則降而公與沈公宸荃起兵晉御史仍知縣事公募義勇請赴
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公任事邁往壯
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之先不予以餉公曰是將剗刃於我也
乃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雅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
莊太常元辰留之丙戌夏浙東再破公黃冠行遯於剡溪不肯
歸久而資糧俱盡慈民及浙東之義士時時周之妻收遺秉子
拾墮樵不以爲苦壯心至老不衰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
仰天起舞庚寅先大父嘗訪之相與語島上事公曰今日當猶

在靖康建炎之際耳君以祥輿擬之下矣蓋其軀強如此辛卯以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嗚呼明末吾鄉多賢吏而其後以死報國者九人前寧波府推官則儀部黃公端伯駕部林公之蕃知鄞縣則尙書沈公猶龍侍郎張公伯鯨御史王公章知慈溪縣則巡道陳公瑣檢討汪公偉知奉化縣則給事胡公夢泰其以乙酉受鄞縣之命不久卽去卒死國者駕部王公之杖即王公而公以首陽之節參之其耿耿之心未嘗於諸公有媿也乃文獻淪胥問之揚人無知公者問之寧人亦無知公者悲夫前此寧之父老其於王汪二公蓋嘗爲之祀今亦廢矣予思於寧之湖上築祠合祀黃公以下而以公終焉是亦扶忠義以勗長吏之一助也乃序公之事而表之

曹鳴遠傳

兄鳴武附 徽州府志

曹鳴遠字文季號篁時婺源篁嶺人父近學生平篤於仁義多
隱德鳴遠崇禎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授撫州臨川縣知縣
甫蒞任遭甲申闖賊之變大盜劉明八乘機將糾黃峒長豐諸
賊爲亂鳴遠行保甲都綱法設方略擒斬其魁賊遂平會閩寇
破光澤逼建昌益王告急副將郭雲鳳來援以賞薄譁去沿途
劫殺進圍撫州鳴遠督民堅守攻益急鳴遠言於郡守曰城且
陷力不能戰請以誠感乃開南門單車赴郭營甲士盡出露刃
注矢鏃相向鳴遠笑曰令孤來爾軍殺之易易爾不煩怒也直
登堂握雲鳳手頌破賊功因謝失地主誼坦衷開曉郭意釋解
圍去臨川當閩越吳楚衝苦於供應而以殷實主夫馬役鳴遠
悉其累民爲條議官養之法驛害頓蘇其他釐奸剔弊有德於
臨川者甚眾詳撫州名宦志中已而大兵下南昌鳴遠遁入閩

與汪志稷等募兵江西崎嶇險阻破家危身弗顧也後爲郡將
所繫義而釋之遂改號寄菴遁跡林泉時或汎游異地有所感
一以詩文見志人擬之陶靖節云兄鳴武字仲臣少入郡庠與
鳴遠齊名徧游蓮幕族人志凝令鎮平佐其擘畫鎮平轄近親
藩志凝以失援待罪會代巡行部見公解聯句佳詰知爲鳴武
作因令具疏稟上之同被譴者七人俱得宥鳴遠令臨川郭雲
鳳勦寇過邑鳴武代弟草札迎之郭覽札色喜後圍撫州鳴遠
往謁解去蓋猶心感前札也鳴武才敏而瞻箋記獄牒兼出一
手案無畱牘事有矜疑必委曲求生竇笞杖無濫及晚操鄉政
滄桑之際庇全尤不勝計所著有尙書宗鏡燃犀錄詩文諸稟
鳴武子士騏能世其德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黃宗羲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常
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
閒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
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
輿無鉗市之恐較之 日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
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增遠字謙
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兵部尙書尙書五子
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
中子也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
以公禮格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
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郎曾祖柔
祖煬父蠶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德知縣邑中多盜以

爲此饑寒所救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
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做弓術社之
法行于西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卽得擄
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葬直指許之唯
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教有不利于民者唯
一卽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
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海之交
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
南以待齊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
耒而出與老農雜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
生王天錫爲海道欲與話舊若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
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

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己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唯一遜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冢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淚唯鳥石依之可無弔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閒軍持不借時挂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唯一止之曰煙裏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斷髮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死非倖也其心固拌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猶之乎拒也其時爲僧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于此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兩先

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閒不蔽風雨以鼈甲承漏臥榻之下
牛宮雞桀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
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
爲養和坐臥其閒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仄遂
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
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
避亂羣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
一出鹽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
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脈若水曰
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別唯一
則未嘗一面也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
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

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杲堂求銘余做葉水心併誌陳同父
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
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於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介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
返之心而無害

曹應昌傳 麻城縣志

曹應昌字石癖一號石霞幼聰穎爲文倣徐庾不事家人生產
己卯舉鄉試第一癸未成進士授嘉定令放懷詩酒不修吏治
會巡按考察問刑名錢穀幾何應云文章頗能幾句簿書非我
所長坐左遷閩鹽官首領值鼎革解綬歸里讀書立浪園洪閣
部承疇入楚檄致軍中佯狂謾語醉吐洪茵又以詩誚之遣歸
晚歲研精佛乘益磊落自好其父自明官永昌至順治十七年

雲南入版圖始聞訃負病奔喪一時仕滇者慕其文名高其孝
行率贈賻爲經營而同鄉楊司李兆傑尤力平西藩王亦厚贈
予郵符故得達永昌奉其柩歸先是同郡何閔中督學滇南亦
殞永昌其後人零落無可爲扶輓者應昌既奉父柩並挈其柩
歸北至昆明應昌既病且勞亦卒家人慮道遠喪多欲置何柩
比行應昌柩獨不發其弟應明祝曰特非爲何先生乎當偕行
爾始發應昌與何並非親故聞者益歎其義卒年五十三著有
蔬堂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刻行世

路中書家傳

歸莊

君諱澤淳字聞符廣平曲周人太傅大學士文貞公次子也官
中書舍人弘光中公以漕運巡撫罷時南北隔絕金陵尋陷公
遂避亂蘇州之洞庭山已而公南入閩君與兄中書舍人澤溥

在傳有三十

弟光祿少卿太平

改如為路安澤脚浪阮近文達中華儒書林局傳印稿清亭史林列傳傳中又引改之為而澤坊農刻一儒清林史傳私已

之仍曲作周路過安路脚安一脚上注元名車澤氏漢繼文亭貞林子年也贈是慶安慶脚九為年澤度農戊字適夫廣一平

治秋九齡年不壬胄辰澤遇農路脚合太人平澤亦澤一於疏虎也邱一注平先定生張有氏送繼齊亭小林帖年云贈路脚

周安訪脚路名安澤脚澤途故無繼注管是時石月州公又之以長安子脚而之於字廉屬脚澤九博年矣出一都張至贈曲

獨限路不澤見農澤葛農誌之云名君一諱案澤普農繼字類吾繼徽三百字八安十脚一計量用金實德明嘉季代南某

至路與云季路子文澤貞農公入流國高澤繼州屬南名京太陷平準授家職丁方保郎潤遠庭徽山兵隆湖武南詔又使

津云字長閑子符澤只溝中中書書合合人人澤歸博玄弟恭尤文森續少鈔脚路太中平書張家繼傳引云儀君飲諱尤澤

申明最末置野年史繼水云曆大紀妹事通云曲振周飛路至脚脚農日賜拜山相詩官還其又子有太寄平妹為婿卿路又

詩三集吾中微不並見乃路兄氏孀兄生弟詩之又字有廉寄顯路十點因生年兄乙弟卯久有客路吳舍門人詩客亭居林

向太北湖飛三金十誌年亦寄云此伯代兄東留一潯詩洞末庭云賞日不健能一歸上里南歲枝一宿南更行不雀回視身

一既上迎南歸枝割更膏不朕北田飛三金百誌款亦以稱費伯亭兄林留於潯康潤羅處十不四能年歸既里歸而舍車人

未	愛	歸	兩	里	譜	是	並	安	於	康	鄉	康	為	羅	九	年	字	稱	明	亭	甚	林	適	州	曲	本	周	用	過	車	路	安	鄉	被	何	時	竟	譯	薄	秋	尚							
君	齡	從	原	中	注	蓮	抹	忽	擻	相	耶	失	又	南	已	南	面	略	遇	云	中	遣	丞	徵	於	兵	湖	州	南	之	金	誌	上	云	中	中	丞	丞	闕	君	關	一	海	備	隔			
弟	嘔	遇	血	於	數	路	升	相	扶	抱	懷	哭	行	踴	先	是	是	險	伯	兄	阻	某	侍	宜	母	王	之	夫	人	農	洞	庭	不	計	屬	聞	之	奔	夷	澤	兄	薄	隔					
之	君	一	國	證	輸	也	撰	大	慕	抵	誌	文	銘	貞	誌	三	中	子	第	長	載	澤	太	平	字	事	蘇	不	生	及	次	澤	薄	亦	字	安	鄉	符	即	季	太	初	平					
吾	名	徽	澤	一	濃	字	一	安	偏	卿	旁	路	從	申	水	與	早	縮	兩	兄	姻	好	同	故	一	詩	唐	中	王	稱	賜	其	名	初	太	字	平	後	名	及	澤	農	盟	字				
金	譜	誌	用	既	其	據	後	澤	名	亭	農	亭	子	林	元	遺	升	逸	狀	乃	車	用	南	亦	中	官	吳	職	及	賜	重	名	並	其	其	後	又	字	本	也								
幾	亭	輔	林	先	嗣	哲	子	衍	生	江	生	陰	所	探	撰	氏	譜	撰	其	路	所	先	載	生	名	別	字	傳	自	並	屬	確	金	盤	誌	可	據	天	徐	津	徐	氏	顧	氏				
今	詩	日	箋	幾	注	為	亦	所	以	揀	安	卿	第	為	石	澤	州	農	所	字	謂	是	送	矣	張	小	譜	後	帖	既	出	屬	既	孤	已	登	安	行	車	能	譜	定	其	至				
百	果	年	為	學	亭	術	林	史	具	亦	迹	以	耶	安	威	卿	亦	為	千	澤	慮	之	一	蓋	失	沿	也	石	近	州	新	之	會	梁	氏	亦	兄	弟	三	人	或	從						
即	張	之	譜	殆	自	於	序	車	為	譜	作	向	守	未	繼	之	一	致	粵	也	雅	全	不	本	足	一	怪	梁	氏	矣	亦	兄	弟	三	人	或	從											

公羈宦或侍太夫人後卒皆流寓山中余入山獲交君兄弟既

卑尊甫三十五

十七

君以省墳墓獨身北歸戊戌三月余在洞庭山聞君以病劇遣使迎家人五月復入山則君之兄與弟皆喪服知君以三月十八日卒矣得年三十二母妻昆弟子姪皆懸隔二千餘里病不得視死不得訣可哀也已光祿曰先兄天性孝友自先文貞宦游兄嘗奉母家居晨昏出入必謹於禮事長兄如父長太平二歲幼同臥起同師傅有推梨讓棗之風讀書之外無他嗜好十二能屬文十五爲學宮弟子員甲甲之變年十八瞋目慷慨有馳驅四方之志乙酉起義不克託跡山中後事聞授今官兄性坦夷無競未嘗有疾言遽色好醫書嘗以經方活人而不居其功山中人多愛敬之始先文貞赴至一慟嘔血數升越數年卒以斯疾不起以醫濟物而已病不能自治命也夫余與君交不能如君之兄與弟之深然五六年前來山中周旋累日猶髣髴

憶君言笑舉止蓋倜儻有才氣人合之光祿之言良然使天假之年必成偉器惜其懷壯志不展而鬱鬱以死也故因光祿之請而爲之傳

獨漉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陳恭尹字元孝番禺人父巖野先生當丙戌丁亥鼎革之秋以書生戮力行閒崎嶇百戰卒鬱磔其身從容賦詩以遂其向來報國之志事最烈元孝以忠臣子孤露餘生沈痛患難捍文網者屢矣迨學與年深猛鷲之氣漸就和易如張孺子既見石公讀其書精悍之色不復見於顏面是其杜德機也詩若干卷其自序略云志學以往皆爲憂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挾書卷自隨而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辭取諸胸臆者爲多而稽古之力不及其詞可云不自滿矣然固有大氣鼓橐其中

鬱不得逞磨礱主角低頭就範隨物賦形以其類應閒有利天
舞戚銜木填海之思躍冶屏出隨即掃除滅去爪跡昔人固云
千載而下難以意測者能無望於後之知人而論世者哉嶺南
詩格首數翁山元孝品若稍亞然翁山祇工五言他或謙讓未
遑又不若元孝之右有左宜諸體悉稱也

明世襲錦衣僉事懷遠將軍陳元孝先生傳

馮奉初

陳恭尹字元孝順德龍山人明季贈兵部尙書邦彥長子性聰
敏端重幼承庭訓習聞忠孝大節年十二喪母十五補諸生甲
申乙酉閒兩都相繼覆沒明桂王監國肇慶大兵既定福建遣
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率兵由潮惠襲破廣州王走桂林大
兵躡其後蒼梧平樂皆下桂林勢危甚邦彥乘閒聯絡山海約
在籍部閣陳子壯侍郎張家玉同起義兵而身往說甘竹大盜

余龍率眾二萬攻廣州以救桂林並約明兵帥之在廣西者鼓行東下聲勢響應養甲懼急檄成棟返兵還救桂林獲全大兵知謀出邦彥掩捕其一妾二子以致邦彥邦彥不顧時恭尹年十七易服逃出有父友湛珩如者增城人義士也遣奴操舟密迎恭尹至新塘聞有踪跡之者急走泥子灣田舍中增城令疑之召珩如至縣署別遣役圍珩如家新塘人素德珩如不期而集者千人走縣廷爲珩如請命令懼激變珩如又行賄千金事得解乃移匿恭尹於家之複壁中及邦彥死節並其一妾二子和尹虞尹殺之仲子馨尹亦死亂軍中明年李成棟叛附桂王迎王都肇慶兩粵粗定恭尹出複壁赴肇慶疏陳父殉難狀得贈兵部尙書謚忠愍世襲錦衣僉事給假治喪戊子成棟兵至贛州敗歿大兵將度嶺桂王移駐梧州遂奔南寧入安龍大兵

再定廣州庚寅恭尹避兵西樵時已無家可歸每念及國破君
亡全家受戮輒失聲慟哭思欲以身殉之乃閉關至閩自閩而
浙泛大江觀形勢於金陵由姑蘇還止杭州時明唐王既殂於
汀州鄭成功屯兵閩海觀望不敢進魯王敗竄舟山勢益不振
恭尹策其無成往來觀變留閩浙者七年一日有父友遇於途
責之曰君先人未葬四世宗祊無託奈何徒欲以一死塞責絕
先忠臣後耶恭尹泣而謝之既而歸葬先人於增城之九龍山
因泛舟出虎門渡銅鼓洋訪故人於海外久之就婚新塘卽所
如女也旋與陶苦子梁器圃等避人於羊額寓何衡何絳兄弟
家抑志讀書相砥礪爲有用之學世稱爲北田五子迨婦有身
恭尹復謀出游至贛州聞婦生男喜曰吾先人有後矣遂名之
曰贛時桂王在雲南恭尹欲往從之八月道宜春至昭潭值大

兵諸道進剿滇黔路絕乃轉泛洞庭再游金陵至汴梁北渡黃河徘徊太行之下當是時中原已定兵燹之後人物蕭條閒有一二遺民相與撫時感事共揮新亭之涕見者莫不駭且怪之庚子還轅鄭州路遇大象十三頭自南而北象背有羊裘而絃歌者宛然十二歲時夢中所見也驚問之知爲滇池所獲蓋是時大兵收復雲南破其象陣桂王逃入緬甸大兵進壓緬境檄緬人獻王先差人以所獲象獻捷路經鄭州恭尹知桂王將亡喟然曰吾之飄泊於此命也夫遂鬱鬱南歸逾年緬人盡殺王從官獻王於大軍王至雲南府殂恭尹聞之大慟自是戢影田閒無復逐日攀髯之望矣及甲寅吳三桂據雲南叛閩粵相繼告警恭尹以名重爲時所指目下於理者二百日及得脫自念身歷滄桑恐終不爲世所容乃築室羊城之南以詩文自娛貴

石印卷三十一
二二
人有折節下交者無不禮接於是冠蓋往來人人得其歡心議者或疑其前後易轍不知其避禍既深迹彌近而心彌苦矣恭尹修髯偉貌氣局深沈嘗繪九邊圖並身所經歷悉疏其險要置諸行篋其心力堅忍經百折而鋒芒不露方欲放攬遠游馳驚當世及鬱不得逞束縛無成憂忿之志一形於詩顧時爲雕雲鏤月之詞以自掩識者聞而悲之在江南所作懷古及虎邱題壁諸詩傾動一時其全集則真氣盤鬱激昂頓挫足以發其幽憂哀怨之思而隱寓忠孝纏綿之致故非一時詩人所及年七十一卒於家獨漉子其號也

論曰恭尹以蒙難餘生幸完卵於覆巢之下顛沛流離屢瀕於死故其生平多沈痛哀怨之詞有愴怳若難以爲懷者王哀有恨張儉無依傷已朱竹垞之論獨漉山人也謂降志辱身終當

躋諸逸民之列王漁洋推爲海內耆宿於其卒也有殄瘁之嘆
杭大宗弔以詩云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嗟乎觀於此可與
論恭尹之詩可與論恭尹之爲人矣

明孝廉季大來先生傳

袁承業

嗚呼自勝國之季吾鄉士夫勵首陽之節者實多萃於海濱一
隅如吳嘉紀王大經沈開鼎輩蓋指不勝屈而大來季先生尤
湮沒不傳蓋先生之心之孤幾幾亙萬世而不欲人知而人亦
卒莫能知也先生諱來之原名應甲號綺里大來其字泰州安
豐場人先生生有異姿少敏悟弱冠就童子試一日奏數藝州
刺史韋宗孔奇之旋補博士弟子員師事伯祖存海殫心理道
得心齋王氏之傳日聚學者周莊等講論聖賢載道之書一夕
夢心齋與語遂署其居曰誠心堂以爲誠者天之道也能法乎

天則心自不妄動而身有所主然後家齊國治一以貫之矣同
邑宮孝廉驚鄰重其德行文學延課其子偉鏐卽太史紫陽先
生也先生與紫陽同舉崇禎壬午鄉試明年癸未紫陽成進士
授檢討先生報罷先生篤於倫紀於兄弟之閒尤爲切摯嘗譏
檀聯曰一父母同生四人看這等弟兄至真至切諸兒孫毋岐
半念說甚麼家產可少可多當先生公車北上時是年春闈改
八月有季弟元圃者聞山東直隸諸郡縣盜賊蜂起行人罕見
於途慮先生善病單身隻影常有戒心乃隨先生之京師屏當
壹是無不周至無何時疫甚熾季弟觸染歿先生痛絕復甦扶
柩南還二千餘里風雨淒涼觀物傷懷譔懷威詩二十首字字
聲淚俱下紫陽爲序其端甲申國際大變先生聞莊烈帝殉社
稷痛哭搶地時有恢復之意不樂與人言不欲與世交至乙酉

清兵南下屠揚州江南盡失先生知勢不可爲乃潛居一樓禁足不下者十餘年終身服先朝之服未嘗薙髮著書盈篋不以示人惟吳嘉紀王大經沈開明周莊數人得共譚論餘弗見焉時同里有非類者多忌諱先生卽遷隱仇湖絕塵俗去市井遂不復出其自決詩云兩大君親總未酬一身拋卻義全收時人莫笑書生拙留得衣冠葬古邱先生生於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九月十三日卒於康熙六年丁未八月十九日年七十五配吳氏合葬仇湖東村子成季字元方諸生能讀父書孫五人曾孫十四人先生著述諸多散佚傳者或謂其家藏鐵函漆封完固不可拆視其殆鄭所南心史張瑤星經說之類歟然不可知已袁承業曰先生生心齋之鄉爲心齋私淑弟子其蹈履名節固亦宜然然卽非講學之功親見國家之敗亡而遺恨終古此亦

天理人情之正出於自然無待躊躇而鄙夫多忌諱卒乃奪其志或從而爲之辭此人心所以日陷而學之不可不講也聞先生之風亦可以興矣

一壺先生傳

戴名世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閒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卽墨黃生葉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情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好自放于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

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恟恍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當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萬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曹先生傳

載名世

曹先生桐城人逸其名維周其字家距樅陽十餘里樅陽者濱江之市也左右環之者重山疊嶂而曹先生少讀書山中僧舍

爲童子師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崩先生是時年未滿二十聞之痛哭卽散遣其徒去終身未離僧舍距其家僅數里未嘗一日歸也爲僧種菜僧食之以酬其傭工僧之易者前後數十人而先生在僧舍種菜如故聞有客至輒避匿不與言灌畦之暇時時取書讀之或有問之者爾傭工固知讀書乎答曰吾不知讀書也第能識字而已鄰里鄉黨皆莫知有曹先生之高節其族有一士人授徒於縣中余往問之曰吾伯父行也今已垂七十有餘矣

贊曰曹先生一布衣遭國破遂棄其家終身爲人傭工以死彼受人主知遇得富貴而反顏事仇者視先生何如也吾縣士大夫當革命之際不仕者雖多而苦節獨有一曹氏

書吳潘二子事

顧炎武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閒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曆中天下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內蘇之吳江有吳炎潘耒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竝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旣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

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
出入未嘗不相遇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
予服其精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余之昌平山西猶
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鑑曰雙盲不甚通曉古
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
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
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鑑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
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鑑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
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
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閱姓名中
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
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

之榮者以鐵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捕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鑑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鞫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余之適越過潘子時余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慎無以甥貴稍貶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余視爲畏友以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余一至其家余薄其人不學竟去

同邑潘檉章交莫逆其才學識又相埒居恆累欬明興三百年
閒聖君賢輔王侯外戚忠臣義士名將循吏孝子節婦儒林文
苑之倫天官郊祀禮樂制度兵刑律歷之屬粲然與三代比隆
而學士大夫上不能爲太史公敘述論列成一家言次不能爲
唐山夫人者流被之聲韻鼓吹風雅獨兩人故在且幸未老以
爲將不此之任而誰任之因相與定爲目凡得紀十八書十二
表十世家四十列傳二百爲明史記又疏遺軼及赫赫耳目前
足感慨後人者得百事作今樂府今樂府先成虞山宗伯錢謙
益見之大擊節先生因遂致書宗伯求異書乞爲助宗伯得書
歎曰吾老矣無能爲矣絳雲樓遺燼尙在當有以畀之可也乃
悉出所貯付先生舁之去崑山顧炎武故與二子善聞其作史
亦出先朝藏籍佐之於是先生益自憙爲明史記益力友人王

錫闡戴笠皆與同志咸爲撰述錫闡長於律歷任撰十表笠明於近事爲編流寇殉國諸臣事略而先生尤長於敘事檉章則精攷覈因各竭其能而從事焉不半歲竟得紀十書五表十世家三十列傳六十有奇明史記成且有日而南潯莊氏史獄起辭連先生遂被逮初同邑莊胤城者家富居烏程之南潯與故相朱國禎府第鄰相國生時故撰史稿殊眾歿後其裔貧不自存則舉而質之莊莊子廷鑑得之喜甚因更予千金市其書益聘名士足成之爲明書略書多觸時忌不肖者輒挾持以爲利久之事瘳昭著不可掩按吏聯翩自北來盡逮莊氏族及諸名士入於獄而先生與檉章徒以名重爲莊竄列參閱中因是并株及二子固未知也事聞或勸避之先生笑不應闔戶攝衣冠危坐以待捕者旣鞠訊先生獨廷辯侃侃不稍撓已知其無濟

則益慷慨激切罵不已鞠者不能堪至拳踢之仆地在獄中意氣自若與同坐者賦詩酬唱陽陽如平時以康熙二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與樉章同磔於杭州之弼教坊烏乎悲已先夕先生知不免謂其弟曰吾輩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第視兩股有火字者卽吾尸也聞者悲之家屬北徙至齊化門夫人某氏竟服鳩死

陳去病曰吾聞之莊獄之成其同日死者至二百餘人其妻子族屬之徙邊不返者且數倍焉烏乎可謂變革以來之一大慘禍矣顧余獨惜自莊獄起而令先生之書不成明室之事鮮證張駿所謂故老凋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不其然歟抑又聞之晚邨呂氏嘗欲就先生遺稿與曉闇王氏繼賡爲之而王呂遽喪事卒無成及潘耒之歸且求其稿而無獲焉烏乎天之阨人

不甚矣哉然其他詞賦雜著光燄萬丈雖閱世寢久而去病獨得之於劫灰蝨蝕之餘儼然出管井而嗽心史則謂彼蒼蒼之無足憑又豈然哉故謹傳其事爲良史痛亦并爲後之慕良史者勸焉

又潘力田傳

戴笠

潘檉章字聖木一字力田參政志伊之曾孫父凱邑諸生高才績學德清章日灼其婦翁也來知吳江縣凱深自晦匿惟陰言民間利病雪人冤抑一無所私人多其義檉章生有異稟穎悟絕人九歲從父受文裁過目燼於燈責令覆寫不差一字年十五補桐鄉弟子員亂後棄去隱居非溪肆力於學綜貫百家天文地理皇極太乙之學無不通曉已而專精史事謂諸史唯馬遷書最有條理後人多失其意欲倣之作明史記而友人吳炎

所見略同遂與同事樾章分撰本紀及諸志炎分撰世家列傳
其年表曆法則屬諸王錫闡流寇志則笠任之私家最難得者
實錄樾章鬻產購得之而崑山顧炎武江陰李遜之長洲陳濟
生皆熟於典故家多藏書並出以相佐樾章長于考核炎長于
敘事互相討論閒出其稟質之錢宗伯謙益謙益大善之歎曰
老夫耄矣不圖今日復見二君絳雲樓餘燼尙在當悉以相付
連舟載其書歸謙益有實錄辨證樾章作國史考異頗加駁正
數貽書往復謙益不能奪也撰述數年其書既成十之六七而
南潯莊氏史獄起參閱有樾章及炎名俱及於難莊氏書以故
閣臣朱國禎史槩爲粉本自與苕士共足成之刻成兩人未嘗
寓目徒以名重爲所摭引遂罹慘禍天下旣惜兩人之才更痛
其書之不就並已就者亦不傳也樾章被逮神色揚揚如平時

在獄賦詩不輟癸卯六月死於杭年三十有八妻沈氏中書自
炳之女坐北徙以有身不卽死齋藥自隨旣免身至廣寧所生
子又死卽日飲藥自殺檉章秀眉廣顙目光炯炯射人論事鬚
髯戟張事親孝與人忠疾惡如讐赴義若渴所著自史稟外有
今樂府國史考異松陵文獻杜詩博議星名考壬林非溪集凡
若干卷

碑傳集補卷三十六

江都閔爾昌纂錄

逸民二

閔齊伋傳

湖州府志

閔齊伋字及武號寓五烏程人明諸生不求進取耽著述批校國語國策檀弓孟子等書彙刻十種士人能譬一字之譌者卽贈書全帙展轉傳校悉成善本著有六書通盛行於世

雪蓑閔君墓誌銘

黃宗義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

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諡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昌知縣父友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嵬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總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闕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資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琨玉秋霜不意蒞蘆中

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事其選詩讐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脇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己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詠桃李長源之詠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蘆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卽未必好名而園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名乎

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尙明乎張目微

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

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爾昌集丁

丑至康熙十九年庚申應一百四十三歲疑年錄自南雷文定十

年後句集乃光緒石印八下其多有誤或萬曆五所著有泌菴小

言無

若干卷藏

娶徐氏籛蔣氏子

舉人曰夢

曰夢愷曰夢雍

曰絃曰

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閔義士傳

陳鼎

閔義士名遵古字無作號甘茶歛縣人郡庠生也幼博學通六

籍尙羣好友每有急難相告者無不以身任與同學江天一爲

肝膽交天一同金侍郎聲起義事敗被執赴金陵時遵古僑居蕪湖天一道經以囚服突至其家從帶刀者一人遵古執手相語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日無他言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時賓客滿座聞皆驚走惟方青若不去乃進苦茗飲天一盡數杯議論侃侃不倦遵古亟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天一與帶刀者固辭而去青若問曰客何人也遵古曰此予曩所稱江文石先生也平居以聖賢爲己任今者果能捐軀報國矣予與先生爲道義交卽不能從死願及其未死之須臾而周旋焉青若曰噫烈丈夫也請卽佐君行乃同往既至入坐喜動顏色于是帶刀者見而竊歎焉旣而帶刀者大言曰君輩毋以武人鄙我我雅知忠義者也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鎮得功金翰林及江君四人耳然子亦義士也吾與江君周旋久每至所親厚

之家輒逃匿不肯見見亦懼形于色惟恐去不速情意眞摯未
有如子也吾在座子母乃有不盡之言乎乃竟去遵古因歎息
不得一見金公天一索敗紙書數字授之使往至則僧海明在
焉聲曰甚思一見文石也遵古乃令青若具壺榼自往招天一
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悖耶帶刀者曰金
翰林好持禮貌自被執以來不少假借使諸君並坐我獨侍立
情奚堪耶遵古復走于聲言于監押官以令箭檄帶刀者送天
一來痛飲而散時燭再跋門外弓刀環列金鐵聲錚然兵人大
呼叱咤青若大驚面失色遵古張拱翔步從容而出道旁人竊
語曰此時乃有此人耶聲與天一等既棄市海明殮聲屍載歸
蕪湖遵古聞之泣曰吾文石先生奈何走告海明海明不可遵
古無策頓足撫膺涕泣廡下感閩人蕭倫慨然出貲殮天一等

屍歸葬遵古卽棄巾衫終老田閒卒年六十餘

外史氏曰當聲與天一被執凡故交游惟恐逋及竄避不遑遵古乃周旋擾攘中不畏殃禍貽卒感陌路蕭倫出貲收葬噫義氣動人何其猛哉

隱湖毛君墓誌銘

錢謙益

兵興以來海內雄俊君子不與劫灰俱燼者豫章蕭伯玉徐巨源德州盧德水華州郭胤伯浮囊片紙異世相存各以身在相慰藉不及十年寢門之外赴哭踵至余乃喟然欲曰古之老于鄉者杖屨來往不在東阡則在北陌今諸君子雖往矣江鄉百里雞豚近局南村河渚之閒尙有人焉吾猶不患乎無徒也少年閒黃子子羽毛子子晉相繼捐館舍咸請余坐榻前抗手訣別嗟夫陸平原年四十作歎逝賦以塗暮意追爲感今余老耄

殘軀慣爲朋友送死咸指目以爲怪鳥惡物而余亦不復敢以
求友累人所謂託末契于後生者將安之乎斯其可哀也已子
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爲鄉三
老而子晉奮起爲儒通明好古強記博覽不屑儷花鬪葉爭妍
削閒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謂經術之學原本漢唐儒
者遠祖新安近考餘姚不復知古人先河後海之義代各有史
史各有事有文雖東萊武進以鉅儒事鉤纂要以岐枝割剝使
人不得見宇宙之大全故于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窮
其源流審其津涉其他訪佚典搜祕文皆用以裨補其正學于
是縹囊湘帙毛氏之書走天下而知其標準者或鮮矣經史旣
竣則有事于佛藏軍持在戶貝多濫几捐衣削食終其身芒芒
如也蓋世之好學者有矣其于內外二典世出世間之法兼營

并力如飢渴之求飲食殆未有如子晉者也余老歸空門撥棄
世閒文字每思以經史舊學朱黃油素之緒言悉委付于子晉
子晉晚思入道觀余箋注首楞般若則又思刊落枝葉回向文
字因緣以從事于余而今皆不可得矣悠悠人世可爲興悲豈
但東阡北陌而已哉子晉爲人孝友恭謹遲重不洩交知滿天
下平生最受知者故令應山楊忠烈公所莊事者繆布衣仲淳
張冢宰金銘蕭太常伯玉也與人交不翁翁熱撫王德操之孤
卹吳去塵沈璧甫之亡皆有終始著書滿家多未削稿其子皆
鏃礪耆學能弄而讀之異時有聞焉子晉娶范氏康氏繼嚴氏
生五子襄褒袞表辰襄袞皆先卒女四人孫男女十一人生于
己亥歲之正月五日卒於己亥歲之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
一越三年辛丑十一月朔葬于戈莊之祖塋銘曰

君爲舉子提筆如虹丁卯鎖院訊于掌夢明遠麗譙蟠龍正中
口銜珠書山字冠空兩旛旁列史右經東明年改元歲集辰龍
高山崔巍觀象在崇爰刻經史敬嗣辟雍秦鏡漢囊表應受終
魯誥旣藏竺墳攸崇玉牒縹筆昱耀龍宮劫塵浩狀噩夢衝衝
維茲吉夢帝命克從宰如嶼如有丘宛隆文字海光長賁柏松

許青巖先生傳

汪洪度

先生姓許氏名楚字芳城號旅亭後得鍾山青巖硯石因又以
爲號不忘舊也學者羣稱曰青巖先生系出唐睢陽太守遠公
由昉溪遷居歛之潭渡爲封中憲大夫邦禹公仲子弟一爲兩
浙參戎一首膺薦舉兄子中有官饒州守官陽宗令者以文武
忠孝世其家先生幼業儒爲名諸生張公西銘稱爲子將復出
顧雅不欲以文章名見明季四郊未靖慨然有攬轡澄清之思

因數往來吳越燕趙閒藉詩文以結交高人奇士鼎革後坐鄱陽累執訊皖城禍幾不測先生吟詠自如過大楓嶺題詩石壁有四海知張儉千秋憶孔褒語見者傳誦或聞之中丞李公卽日庭訊先生掀髯陳大義愷切詳明中丞改容禮之立縱去不具獄鄉鄰始得安堵先生自是絕口不言時事鍵戶溪山中求詩文者趾相錯宇內耆碩如沈耕巖湯巖夫兩徵君楊冰如林茂之黃九煙諸公相與切劘風雅每奏一藝羣擊節欣賞新城王公見所爲新安江賦謂三百年無此作也有一賦曾高六代名無人不識許芳城之句一時操觚家咸推先生爲詩文宗匠云汪洪度曰以余觀於先生匪直詩文宗匠已也蓋磊砢激昂之氣無所發不得已而發之詩文耳或曰何以知曰卽知之於其詩與文閒嘗讀其詩不啻柴桑之居栗里少陵之在夔巫梓

闕閒焉讀其文不啻靈均之行吟澤畔龍門之隱忍苟活時焉
復聞其居恆歎曰篁墩程公輯宋遺民錄彪忠激俗有裨正史
足增兩宋之光若明三百年養士深仁濊澤顯逾兩宋乃甲申
攀髯長逝者數公外何寂寂也豈無沈淵賤士耻粟餓夫姓名
尙多湮沒者乎夫上有日星者下有風雅于是有徵明遺民詩
文之刻又好蒐鄉先民耆舊逸事不憚資油素裹糧餌走數千
里訪求故老遺踪或從敗紙破壁中每得一事矜異作數日喜
使幽忠奇烈不沒人閒于是有新安外史之書他所著述凡數
十種大約非關風節者不載非資掌故者不存也先生喜誘掖
後進一技之長必揄揚過量尤厚爲德于鄉閭遇鬪爭及冢宅
構釁者不難片言立解忠信明決爲人素所折服如此使志業
少遂寧僅殘膏剩馥沾溉當世而已乎丈夫子五人先喪其三

而目因以喪明然居寢繭室中十餘年著述未嘗或輟得年七十有二先生本睢陽家法嘗憾弗獲偕諸骨肉臨大節以舍生取義出九死一生之餘身旣隱矣焉用文之然其明悟之資浩博之學深沈之識又能鼓鑄三閭龍門柴桑少陵之神髓而成一家言以視冬青晞髮諸集殆有過之無不及者蓋卽以詩文論其情不已見乎辭其精神不已見乎集哉頃先生文孫彥賓介族子榦侯奉遺集屬余校訂并以傳爲請彥賓孝友天植淹貫經史滄洲陳公謂克世其家學者也余曾炙先生丰儀而未悉其閫奧今幸與校讐之役窺其所用心因詮次爲傳使後世學者不僅以詩文宗匠盡先生然後可以讀先生詩文矣

雷艾陵傳

陳鼎

雷艾陵士俊字伯顓江都人其先世居陝西涇陽父起鯉治鹽

英揚州因家焉士俊弱冠補揚州郡庠生江右衷孝廉晦若以
古文名公車過江都士俊喜從之遊起鯉進而教之曰學庸語
孟乃聖賢傳心之旨也辭約理深不知力索而徒事文藻何益
於身心性命哉於是士俊盡棄其學取大全性理諸書窮年探
討遂得程朱之蘊卽著讀大學孟子二篇德說敬說又著性論
顏淵論動靜如船之在水論其言皆合於濂洛關閩而謂欲亦
原于天舍欲不能獨爲理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
氣以成形有形而有欲性卽天之理而欲者天之氣也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使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爲邪又安有所
謂正而理亦無從附以見又何殊於釋氏絕色聲香味而歸於
虛無寂滅之道哉士俊性嚴毅慎交游前輩如袁繼成臨侯施
閏章愚山王士禎阮亭始得相通問明亡卽棄廩祿築室艾陵

湖上閉戶著書學者因稱艾陵先生云卒年五十有八
外史氏曰余讀王白田巖所著艾陵墓志及魏寧都禧小敘知
艾陵於理學最深兼長經濟其所畫當世務皆一一可見之設
施非迂闊無用者比嗟乎使先生登廊廟行其道必有可觀者
奈何鬱鬱老死牖下哉

高士戴耘野先生祠堂記

諸福坤

嗚呼自古玄黃之際忠臣義士不爲捐軀湛族則爲遠引高蹈
或韜影滅響留其身以行己之志二者蓋未易言輕重矣夫可
以死則死可以無死則無死死一也有死與無死而死之心亦
一也人貴乎完天所賦之性與氣而已於世何求於己何求於
身後何求是故其名或顯或否皆非其所措意而乾坤之覆載
無恙卽其性氣之互塞無窮雖然根性爲志輔氣爲節性氣混

而志節則以隨分而差故所行各有不同而卒從同勝國之季以吾浙西而論殺身成仁有若黃忠節楊忠節之屬佯狂避世蹤跡莫測有若汪魏美李筠叟之屬堅臥邱壑至窮餓終身不悔有若徐昭法李屨園之屬而是時吳江戴耘野先生於徐李爲近而名不逮所知交同而獨不獲貴顯嘯拂是故其名較微其行並高其志節亦略可觀國變後棄諸生欲自沈於河不獲則遁入緇流不願則返息敝廬奮筆以志己之所志於是爲則堂紀事三十餘卷志痛忠義節烈耆舊也爲寇事編年十八卷志痛國也爲永陵傳信錄聖安書法文思紀略魯春秋行在陽秋若干卷志痛國亡之始終也四十餘年不入城市藉筆耕以佐饘鬻有餘則以急人之急土鏗繩牀炊煙時絕沈冥風雨昕宵編摩以此自終嗚呼若先生志之毅與其節之堅以視徐李

爲何如也承平日久欲求遺箸邈焉罕覩豈不以疾風板蕩之言莫肯珍護於閒豫泄沓之時歟夫文獻零落邦人士之羞也若其居處虛墓顯供蹤指恭敬桑梓猶將盡焉矧先賢之矯矯者乎同里諸君子議卽其鄉之元鎮庵旁舍爲位以肅春秋祠祀禮固宜然謂先生必後世之感其志節非也謂後世必以祠先生爲闡幽而發潛亦非也乾坤之不息卽至性灑氣之所不礙予向者固有決之矣不然先生紀事所錄殆千數百人已化雲煙又何從而一一肅吾衣冠之拜哉先生名笠行誼具詳郡邑鎮各志其宅址在同里鎮里曰朱家浜子姓無考宅後卽其墓前爲元鎮庵陳生慶林居與近祖墓亦與鄰故於祠議及事尤勤且篤予之文先生也於義爲贅雖然異時過斯地而謁斯祠者得吾所記而讀之亦庶幾益動山高水長之慨慕焉耳

徐東癡先生傳

毛如瑜

趙士喆

董樵

李涵

王道增

安毓慤附 陳去病

陳去病曰予讀亭林詩見有酬徐處士元善作云桓臺風木正
蕭辰傾蓋知心誼獨親季子已無觀樂地偉元終是泣詩人愁
看落日燕山夜畏見荒江郢樹春踏遍天涯更回轡欲從吾友
卜東鄰自謂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有此作又謂來書勸
爲昌平承天之行乃知先生六謁天壽山四有事於懷宗攢宮
其端實處士發之因益攷年譜則先生於丁酉水曆一歲方以
避讐北游由青州至濟南得識處士與張蒿庵遂相定交此詩
蓋其訂交之券云處士字長公濟南之新城人也生平慕嵇叔
夜爲人因更名夜別字東癡號嵇庵少好爲詩年二十九新城
陷寇母氏王死之遂棄諸生隱系水東未幾國變迺益杜門不

出絕跡城市蕭然土穴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焉薦舉博學鴻
詞以老病力辭嘗游浙東西上孤山弔林君復登嚴陵釣臺拜
謝臯羽墓下皆賦詞甚哀又西游宛鄧南浮於江遭風覆舟潯
陽悉沒其詩稿遂留柴桑不返卒年七十三先時蓋未嘗示疾
也爲文章原本經史詩格尤清峭近韋左司孟東野漁洋王氏
爲其母從姪負盛名爲顯官嘗索其稿先生但遜謝而已然漁
洋於先生沒後卒擔撫其遺佚得詩二百餘章付之梓名東癡
詩鈔蓋爲其推服若此同時有與處士志節行事相類而獨免
於客死者則爲毛先生貴甫名如瑜陽信人也食廩餼於庠會
亂起乃奉母避之青州山中及母以病卒遂擔簦杖笈遍游五
嶽名山涉歷凡四十載而仍歸終於里卒年七十四又有終身
棄家不顧者爲趙先生伯濬名士喆蓬萊人都御史燿子也鼎

既革隱成山之松椒去其家五百里絕跡不一至以此自終所
著有建文帝年譜遼宮詞石室詩談若干卷其弟子董樵萊陽
人亦能詩苦節而貞相侍左右日供炊汲無倦容時謂之雙隱
士而李涵王道增安毓慤亦同以高隱名涵字繩剛安邱人幼
負奇氣膂力絕倫讀書過目不忘以崇禎癸酉舉於鄉時值土
寇嘯聚山谷勢張甚先生竟率壯士數十人直抵其巢禽渠魁
殺之眾遂散竄一方以寧晚年恂恂如無一能陶然放酒以終
其身道增福山人性任俠明大義當崇禎末凶荒薦至流移載
道先生拊切時艱留心拯濟悉罄所儲以完民欠防撫軍門檄
令運糧平島先生行巨浪中凡十四晝夜而歸適屯守將池鳳
高以乏餉將解體先生遇之古城立許爲貸並尅其期遂返家
出藏粟五百石載舟以行會嚴寒海口冰凍刺楫者難之先生

慷慨曰吾已諾人寧以風雪自阻當棄故道冒險出成山口若復不濟則吾與汝共此波爾眾遂奮勵卒無恙達軍前有周進士者蓬萊人爲仇家擊死先生趨救不及乃置別院居其妻子厚禮焉其好義如此國變後杜門教授不復與於交際之事竟克完其節云毓懋長山人博學爲諸生值明季亂起乃杜門不交世事家人以避難請者先生輒指其心曰儘有方寸地可避竟不去遂亦無恙卒年八十

陳去病曰東癡先生與其他諸子蓋皆天性忠孝人也而安邱福山事功焯焯尤不媿爲有用才使生太祖朝相從逐北吾不知其所建樹比徐常爲何如要之破虜殺賊決無疑焉顧今獨止是不可惜哉

孫若士紀略

楊鳳苞

孫元凱字若士崑山人崇禎時與太倉顧麟士常熟楊子常並以諸生持文柄爲詩宗昌黎古文詞嚴峭近柳子天性高介學綜古今明於治亂嫻於掌故慨然有經世之志福王南渡史閣部開禮賢館辟主其事至則陳兵事七策不能用具題予職辭不受入國朝閣臣陳名夏言於朝將薦入宏文館力辭乃已隱於東臯研究濂洛之旨標經權傳務窮突奧學者宗之顧亭林嘗詒書有云棲遲負郭猶懷柳畔之門歷落江村誰問蘆中之士嗟呼追韓亡命詣亮草廬倘有意其爲人豈無說以處此此節士襟懷可謂相知以心者矣

呼德下紀畧

楊鳳苞

呼谷字德下崑山人幼時穎悟絕人顧瑞屏愛而亟稱之聲名籍甚初名簡在國變後謝去諸生更今名遜跡荒郊足不入城

市者二十餘年諸達官以時造廬卻騶從徒步至門拜于牀下起居外欲有所將以爲壽竟坐不敢出諸口也詩情閒淡其首夏園林云物物迎鉏長時時繞徑刪引藤初上樹放竹欲侵山又谿谷南風變琴書靜日過全家依筍蕨幽夢積藤蘿誦之栗里風光宛然在目錢蒙叟見其南燭詩歎爲絕唱期一見不可得葉文敏譔獨賞集稱爲東南隱士之冠有葵園集初德下自以其姓僻宗支鮮少舊譜殘缺乃由江湖返歷關陝繞汾晉抵幽燕考其世系不得從齊魯歸於咸寧趙村遇諸生呼延會初詢其先呼也云其從父謚以單呼無徵綴以延領鄉薦德下曰劉向列仙傳鄙道元水經注竝載呼子先升仙事又宋史徽宗時有將軍呼慶使金議和何謂無徵會初乃復本姓參訂其宗譜焉吳赤溟有送德下游五嶽敍詞甚壯余因錄其文而綴其

事於首俾後之讀德下文者亦畧知其梗概云

歸莊傳

張應麟

公姓歸諱莊字玄恭號恆軒崑山人昌世第四子為人豪邁尙氣節年十四補諸生縱覽六藝百家之書尤精司馬兵法既遭家難遂棄儒冠浪迹江湖閒嘗南渡錢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憑弔古今輒大哭見者驚怪而公不顧也與顧炎武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詩仿香山劍南而豪逸過之善擘窠大字及狂草墨竹醉後揮灑旁若無人年六十卒太倉張應麟贊曰草聖張顛酒狂阮籍野服終身嗜奇成癖

歸恆軒紀略

楊鳳苞

歸莊字玄恭號恆軒崑山人震川先生之曾孫文休之季子也少通五經工法書善墨竹為人嗜酒豪放不羈每試必攜酒以

入一日文成雜正草隸篆書之學使以爲怪黜之旣而惜其才
復焉乙酉六月邑人殺署令閉城拒守玄恭豫其謀俄城破亡
命髮毳毳而僧帽衲衣往來湖海閒必負其先世遺像遇諱日
令節束芻以祭後益縱酒狂歌長篇短詠揮灑淋漓用以寄託
無聊而銷其飛揚肆帆之氣得者奉爲拱璧晚年僦居僧舍飯
不足則啜糜雜以菜蔬謂人曰齋鹽清夢穩而今而後不復問
人世酸鹹矣有恆軒集山游詩類皆激楚之音其落花詩自序
畧曰落花之詠昔稱二家自明以來詩人倡和動數十篇然諸
公皆處順境推激風雅鼓吹休明雖遇衰殘之景多作穠麗之
詞卽有感歎不過風塵之況憔悴之色而已我生不辰遭值多
故客非荆土常動華實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樹飄零之
感以至風木痛絕花萼悲深階下芝蘭亦無遺種一片初飛有

時濺淚千林如掃無限傷懷是以摹寫風情刻畫容態雖前人
詣極嗣響爲難至于情感所寄亦非諸公所有云蓋自傷其身
世如此

黃生傳

徽州府志

黃生字扶孟一字黃生歙潭渡人邑庠生國變棄去一意著作
工吟詠所著有一木堂詩藁十二卷文藁十八卷內藁二十五
卷外藁三十卷所輯有一木堂字書四部雜書十六種所評有
古文正始經世名文文笈三十卷詩笈二十卷杜詩說十卷子
呂號鳳六山人亦能詩善畫生所著一木堂集乾隆年間奉旨
銷燬其所評輯諸書亦多散失所存僅字詁一卷義府二卷杜
詩說十卷字詁義府二書收入四庫書然世亦鮮有行者

張璉傳

朱四輔

朱宣

梁以樟等

湯廷頌等附

劉寶楠

張璉字韞仲州康志照寶應朱璉案雍正揚州志別有朱璉字非張璉字

者永明知縣曉孫也傳家崇禎十六年舉人十七年下第後不

復赴公車幅巾野服應康志照寶募管幼安陶元亮之為人集厚最

後有仇璉者攻璉璉不得已會試至京師同試者以為疑問曰

先生出處何如璉出憶梅詩相示有十年留得冰心在一任寒

風徹夜吹之句果以墨塗卷而歸終身不仕是時邑之號逸民

者諸生中四人王巖劉心學喬邁朱四輔未為諸生一人朱宣

流寓則清苑梁以樟宛平王世德康熙寶應正嘉慶揚州志江蘇志

寶應志詩綜以樟大興人王猷定四照堂集卓爾遊必不誤從

之又康熙寶應志云以樟清苑人猷定爾堪與以樟遊必不誤從

生高郵案源父子所居與梁以樟草堂在寶應又云隴安正以霜阜先

生其居世原始從三父萬年順天舉人高郵事蹟又案四君子汲傳公已諸

入本朝
故不錄

儀真王錫命

乾隆
南志

高懋賢

嘉慶
揚志

而湯廷頌鄭在涓

施光祖梁如聳

康熙
應志

孫世勳輩

寶應
詩選

亦邑中高士璫友以樟

以節義相切劘

康熙
應志

講求躬行之學

厚集

璫貽書以樟自訟

以樟答書曰讀手教自訟知靜中澄鍊反觀得力深服省克之

嚴入道之勇足下天姿性力精神氣量是我以上人且能忍辱

負重喫虧耐煩拖泥帶水爲人救濟僕慕而不能及然受虧正

在此性命根柢未嘗鍛鍊源頭不清沙土攙和粘帶包裹迴伏

播弄縱弛之習天性之良夾雜而出未易淨盡卽或參求理道

研澄學問祇供客子之用爲支排搪抵之具自己不得真實受

用久久走透滲漏日浸月淫漸至身心剝蝕性命潰決不可收

拾非獨爲足下言僕自四十以後時時內省搜剔病根覺有生

以來氣質偏重結成積習每讀聖賢書見其刺著己病輒面赭

惶汗清夜淚流十餘年來日夕皇皇如救火追捕自忙自緊誠非得已今何忍於同條性命之人相爲隱忍足下當以石蓮先生收斂枯槁爲對症藥吾人平日世緣深重精神意氣都向外浮如黃河濁流瀾翻浪湧未得暫時寧止澄淳自炤必至收斂枯槁而後徹底澄清天根乃見方可以言不遠之復念菴先生廷謫歸田袖米蕭寺石蓮洞中收攝保聚澄鍊淘汰二十年心融理徹洞見太虛此收斂枯槁四字卽孔之默識顏之如愚不止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也今於日用酬應中濃醞處實能淡忙熟處實能冷便安處實能堅苦剝心屏息刻僞芟蕪件件剷除而時時剝落銷歸淨盡便是千聖覲面時也斑答書曰僕二十年結習沈疴賴明眼洞入骨髓苦心憐憫對症立方刺穴剷根全力揀正足下於僕厚矣至矣執書反復憤發悚懼半生攘

攘在人情世故中譬如力作人終日爲人搬柴運水全不關自
己受用而勞筋苦骨剩下一身病痛賚與俱歿言至此欲不痛
悔切責心膽墮地胡可得也僕不敢作瞞昧漢每自簡默所云
夾雜包裹猶是寬假愛護只當耆欲客氣褊心俗腸消煞不得
明明自知而降心伏意平日所聞義理作主不來然則今日之
學斷以樸實收斂鍛鍊洗剔倒身力踐忍痛著力爲出死入生
一路若復搪抵支排當病說痊在夢說覺實是世閒絕滅廉恥
人康熙寶應其刻厲如此斑旣卒國朝刑部主事汪懋麟爲七
哀詩弔之其辭曰青松垂巖阿白石藏澗底松枯石亦爛傷哉
哲人死哲人良爲誰白田張仲子豐頤挾廣顙雙瞳炯炯視如
何奇偉人物化隨逝水緬昔遭輒軻埋照讀經史冰霜二十載
宛然陶栗里名教久淪喪大道逢數否賴爾陽明徒獨暢性命

旨著書惜未成宗傳竟已矣盜跖常壽考短命悲顏氏問天天

不言淚落悲風起

白尺梧

著嘉庵集巖別有傳心學邁見前四

輔字監師少負異才涉獵羣書諳經濟之學有用世志至是棄

諸生交海內悲歌慷慨之士平南王尙可喜聞其名延致幕下

久之知尙之信必叛辭歸人服其智宣字元膺原名克宣以從

兄克簡貴易今名父迫之就試碎硯遞去宣孤僻嫉俗罕與人

交惟傾慕璫以詩文相質證璫亦深推許之酒酣則仰天長號

以樟曰甚愧此一小書生著運甃集以樟字公狄崇禎十三年

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康熙應

授太康知縣

王欲定梁

境內

賊三十六窟以樟撫練士兵伺賊所出入設伏掩襲大小百十

餘戰殲除殆盡

王欲定梁

明年調商邱

梁烈

二月李自成犯歸

德以樟與推官王世琇同知顏則孔經歷徐一源教諭夏世英

里居周士樸等誓眾堅守賊攻圍七日總督侯恂家商邱其子

方夏率家眾斬關出傷守者眾遂亂賊乘之入明史王世秀傳以樟妻

張氏積薪樓下集婦女其上俱令就縊謂子燮曰汝父城守命

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媪匿民家自縊死家人舉火諸屍

俱燼明史列女傳從皆死似燮亦死案王猷定梁烈婦傳燮方九

列女傳王政負而逃與以樟中賊刃久而復甦竟獲免王世秀傳

李傳自被逮下獄應廉志上書請太子撫軍南畿繫屬天下人心

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招徠山東河北河南諸處保砦自固之

兵重督撫之權倣方鎮遺意執政尼不行王猷定京師陷以樟

走江淮閣部史可法延致幕下應廉志南都諸臣棄中原於草

莽以樟議曰若無河北山東是無江北無江北區區江南豈足

自保今當於山東設大鎮經理山東及北直之河閒天津等於

河南設大鎮經理河南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
臣文武兼材者爲之而武臣爲總鎮一切便宜行事於江南漕
糧中爲各鎮厚集兵餉以蘇息北方殘黎於濟寧歸德爲行在
以備巡幸示天下一刻不忘中原議上可法不報王猷定王師
下揚州可法死之以樟隱寶應是時國家初定鼎燕京數召用
勝國諸臣以樟年纔三十七才名傾海內姊夫王鐸父子官津
要類致書勸駕不應買田兔避數十畝棲遁烟水之鄉由壯及
老以死嘗自比謝臯羽鄭所南洵無愧也以樟與璵及孫爾靜
講習問學四方之士若沛閣爾梅南昌王猷定 崔千城
僧松隱類過以樟及劉純學家劇飲慷慨激昂繼以涕泣晚
年偕喬出塵陳鈺朱克生劉中柱迨世德父子結文字飲觴政
皆抉剔經史旁及稗官野乘可記而傳也著詩文理學諸書

康熙

志寶

以樟兄以柎字仲木亦終於寶應

見王世德字克

世德字克

承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朝臣持門戶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世德曰今天下大弊四職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相傾軋弊二右文左武刀筆吏持將帥短長弊三三營官軍詭計靡餉者十八九倉卒有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李自成陷京師妻魏氏率諸婦女赴井死世德閒道奔淮南僑居寶應與以樟卜鄰偕隱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畧曰先帝仁儉英敏每召對大臣諮詢天下大計非慚汗不能對卽老生常談閒有忠鯁又迂疎不識時務先帝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暇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身殉社稷而失身不肖之徒肆爲誹謗或曰

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用是切齒腐心懼實錄無存錄所見聞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讎國朝修明史有司錄其副上史館撰王士正錫命字蒼敕貢生遭亂隱居寶應之蘆村刻厲堅苦督子力耕與大興劉文炤長水吳鉏及干城以樟等相友善乾隆江或放舟湖中相持慟哭見者駭愕不知所謂親戚懼難無歸者分宅授餐數十年如一日卒後返葬於儀真康

儀真志 歸老益貧常三旬九食忍飢講易無憂悴之色生平不趨榮利不安交遊惟與弟懋功閉門著書年九十一卒有椒馨草堂學易小刻並易經纂注若干卷嘉慶揚州志 爾靜邑諸生鉅國朝貢生

克生國子監生

康熙志

中柱真定府知府

雍正州志

出塵見後陶

激傳廷頌字欽哉縣學生未老棄去放浪泉石閒翛然自遠慕

林和靖為人自號梅逋藝梅數十本雜以桐桂松杉畜一鶴馴

甚讀書飲酒對賓客入市井皆與鶴俱從以樟遊相倡和盈百

餘篇在湄字九起工詩畫為人澹蕩閉影兼葭蒼茫中以葭名

其園以樟賦詩褒美比於古不臣不友之士光祖字昌之如聳

字叔鸞兩人者孤澹自喜栖短垣敗屋草樹茂密布袍禿袖過

市上顛髮半覆行歌嗚嗚

康熙志

世勳字東山亦食貧有高致

詩選

以樟贈光祖詩曰海風吹南雲日夕涇西樹此際無時移

託根亦有素江邊桑葉落孤雲自來去柴門閉涇流歲月不得

渡城府異喧寂心境契幽愴老屋壓短垣蒺藜塞行處秋蘭閒

薜蘿流水周堂步採稻足朝食灌蔬供野醖君平下肆簾一日

百錢足開門數鳧雁畚礫理諸積墻東杞菊籬環塔風雨注長
歌出林樾屢空不我顧蒼然老布衲瀟灑遺百慮六十仍黑頭
遜肥氣轉裕揮斥八極外乾坤莽回互又贈如聳詩曰棕櫚覆
荒廬涇流無冬春孤雲宿簷杪遙風落山榛城隅古路壞流水
漸菰蓴負薪行歌歸挈瓶汲水濱呼兒具梨栗耦婦借辟紉洋
洋涇流水聊以樂飢貧牀頭老素書猶記義軒民窮年閉戶
誰復測昏晨大道在胸臆噓噏潛彌綸唐志 璫贈世勳詩曰
陶唐戴黃屋蕭蕭懷穎濱齷齪段干木立市而驕人齊物有至
道激傲喪天眞蚤望東山巔闊步企後塵恥被狂生舉奇節常
閭閻俯仰肆論列問學準周秦歌聲出金石陋巷迴朱輪迹素
心自閒逍遙頭上巾意氣不可合况能知其貧長松昂絕嶼芳
蘭雜蔓茵扶持豈地力賴以全其身俗情見紛錯所貴與道親

平生幸努力何復生歡嘖嘉慶

王巖傳劉寶楠

王巖字築夫康熙寶應志高祖由長安遷揚州復遷寶應見

前王時思賢傳寶應人言綽子也原名天佑字平格縣學

生國變後李泂撰棄諸生康熙志更名李泂撰少工舉子業康熙志

時復社幾社社稿盛行宗元集序巖與同郡雷士俊張問達

汪蛟申維翰談震德閔鼎金懷玉許承宣承家劉梁嵩等立直

社皆一時儁才肅士俊鄭廷直傳聲名與二社等宗元集序巖有經

濟才嘗作私議數萬言以君德不純也請復太祖禮賢館咨訪

大儒以禮聘致晨夕黼辰講求身心之學以內閣草詔通政司

出詔奉行故事也請如太祖命曾秉正當駿正勿阿隨以風俗

奢靡也請如先王宮室衣服飲食器用尊卑之制婚姻喪祭燕

享之節禁寺院宮觀齋醮禱祀之費以官制浮冗也請以六寺
之事歸併六部如國初財賦屬布政刑獄屬按察軍伍屬都司
其職下臨有司上關六部達於朝廷裁總督巡撫及道官重府
縣之權令盡其長以府史胥徒蠹民也請嚴禁買賣吏闕慎選
其人如古長吏自辟其屬之法賢者升用不限以三考雜職如
況鍾徐熙之例以里長老人卑賤貪污也請慎選端謹良民可
爲師長優以廩祿榮以冠帶使教其里黨孝弟忠信以調兵轉
餉非制也請如太祖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戰守皆用其地
之人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復國初輕賦鹽商輸粟入邊之制官
自養馬去編戶養馬弊政以京師仰食東南漕或梗也請倣虞
集築京東瀕海之地招南人墾種水田優其賞給償以官職以
循資考滿無勸懲也請師虞制三年考績黜陟周制歲終正治

之典其薦舉非人請以其功罪為舉者功罪文集又作道統職

官水利錢幣漕運選舉治河荒政鹽法刑法弭盜屯田國用馬

政志略十數萬言文集既絕意仕進專肆力古文辭康熙

其文進經酌雅粹然一出於正康熙醇樸類穆伯長柳仲

塗尹師魯石守道諸家嘉慶推官李念慈主事汪懋麟皆學

文於巖康熙後進有執經請業者經其指授輒可名家雍正周

斯嘗選集宋濂王守仁王慎中唐順之羅玘歸有光及士俊巖

文為明八家王江淮之閒言古文者必以雷王為歸魏

艾長洲汪琬秀水朱彝尊竝負文章重名琬貽書巖曰每

發先生文讀之驚歎不已其識足以窮古人之微其才足以達

古人之變名不挂仕籍身不至國門簿書酬酢之類蕭然裨去

故能壹志凝神以求聖賢之遺緒而陶然自樂於環堵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驟至日月四燭尊彝俎豆淵然邃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殆無愧於作者矣類稿彝尊序其集曰夫太常之樂不在悅耳聽之者恐臥然以奏之園丘方丘則天神地祇可得而致若夫跳丸嫋索掉險竿誼鼓笛一時視聽鮮不惑焉試之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出之也僞斯其聲饒易滅也築夫學古文四十年立言淳質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時迕老而益窮其言曰今之爲古文者僞而已予惟去其僞工拙非所計嗟乎文章之道豈有外於是哉事類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巖爲人端嚴廉志言規行矩廉志事母以孝聞祀其先人致齋三日獨處於外廉志居喪哭失血猶水漿不入口王

王
士
夫
齋

僦屋以居筆耕以食修脯所入無私蓄兩弟皆不

治生妹夫以官累皆待巖舉火冢婦之兄逃難走京師以母妻
託巖拮据贍其家撰李 傳時有選刻時人詩者介李沛索巖作巖
答沛曰僕自廢退以來聲影刊落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既無
由致主經國功德流天壤又無由發揮語言文字潤色治平光
輝制作而徒託肥遯以自藏則夫汲汲以高蹈自見亦或可以
不必也卽一嘯一詠聊自怡悅於山嵐水澤閒亦不欲輕以示
人若一二同心相與唱酬則我負子戴之言又無容遽聞於世
古人身隱則名不可聞蓋爲是也孫默將歸隱黃山徧乞天下
名人爲送行之文巖規之曰古之隱者入山惟恐不深其聲影
幽墨惟恐人知卽其託跡所在未嘗使人識而名之蓋其人不
以地名也而後世考其託跡之所知其嘗遯某山某水也乃地
以人名矣巢父許由無意於箕穎遇其水可洗耳則洗之見其

流可飲憤則飲之非擇而取之也吾願孫子息交遊遠名譽勿

復徵送行之作而果於歸去使人莫測其歸也孫子乃庶乎真

隱矣嘉慶揚州志巖家江都天下將亂知揚州為必爭之地挈家歸

寶應久之移寓興化李滄撰寶應知縣葉燮築室迎巖不就康熙乙丑

功揚州志暮年還揚州李滄撰屏絕文詞專於求道文集守主靜良知之

靜有感則應過則不留一念所存時時收歸方寸湛然不動便

將有悟存存不已不自覺理之在心而不去也文集著白田集四

十卷康熙應州志江南志康熙興化陸廷掄選刻異香集二卷異香

集序文之近文為二卷錄其序說行世子寬穆皆能詩

陶澂傳喬出塵附劉寶楠

陶澂字昭萬雍正揚州志又字季深順治身當末造以季自稱

身當末造以季自稱

汪集序舟遂以字行曰陶季文顯士景星序陶激字士季正兼陽北

非但二人皆相當即一遊於都下絕不相識予為介之曰交二君其先

蘇州吳氏曾祖臯嘉靖時避倭亂徙淮安再徙揚州父鎔徙寶

應易姓陶補縣學生鎔嘗遊齊魯燕趙過塞上將軍李某其甥

也鎔審其必敗去之數月李氏果敗處顯士景星志陶激早失怙恃

序星負異才究心經史百家之學州雍正揚崇禎十五年補縣學生

傳家福王南渡後不治舉子業肆力詩古文詞事顯兼序舟倏然吟詠

自適其性貧居無一事干人惟以硯田給妻子州雍正揚作干謁

難賦以見志其辭曰天鬱隆兮聽高地彌曼兮目遙魚鳥率性

兮上下人生胡為兮愁牢苟信志而自遂又何必泥乎蓬蕭若

乃瑟居山陬浪跡江滸情寄日月愁縈風雨裋褐屢結舖鬲待

鸞舍五徙而祇勞壁再穿而莫補輸仲子之灌園感伯通之借

庶幾淬鋒而闕鐔數乘駿而墮羽嫁王昌兮何時窺宋玉兮未
許笑類蕉鹿慙齊坎鼃旣破夢而罔得復拘虛之可嗟我迹斯
困我心則遐視高似敖言奢匪夸雖在阿而在澗豈維虺而維
蛇於是虜遽然覺幡然喜肇越山歷吳市頰徂徠厲湘沚擇鹿
門括彭蠡究數載之委遲儼萬里于尺只主父之困欲奈何長
卿之倦遊如此遂乃溯回牛渚周覽馬當學步于甃問津于盲
初獻豕而蒙誚還賣漿而值涼珠闇投兮明月曲私奏兮清商
路從橫兮奚適鬼歔歔兮在旁念阮哭之誠是擬庾哀之未央
加以窮巷日晡入門爨虛茜蔓沒脛兒女牽祛或嘔飢而嚮壁
或問事而挽鬚顧此不樂仰天獨歔咄彼造物胡爲畀余故有
井伯乞食翁子負薪販繒流滯鼓刀隱淪彼遲暮之終合詎端
倪之可尋亦有南郭濫吹東方談達陳湯無節朱游任俠是皆

排霧而睹天疇曰操舟而舍楫我迺厲舌劒鞠墨兵殲窮崇推
愁萌招南雁詠北征願託足于任昉思質疑于戴憑許楊孔之
並駕觀李郭之方盈辯則抵掌樂廣游則比肩禰衡縱酒則大
呼踴踴之孟祖入座則長揖逶逶之仲卿顧何圖而弗獲乃冒
此而營營於是沈舟濟河躡屩走雒日照山晴霜稜木落蒹葭
敝而縣衛重池寒而在橐猶鳥迅而赴林若魚泳而縱壑風壯
兮易水之臺春滿兮平津之閣爾則康瓠冒玉鉛刀錯金草菅
薦俎木雕戾雲曠目定色橋舌論音裁豫章而爲桷縮舩惶而
就涔遂有搖情紫朱忘臆宮徵合轍斯怒破觚獨喜閱籍擅髮
邢尹勿齒相馬舉肥測溟以指奚樹贅而去荃將昔非而今是
若或綏甸底績車書大同四瀆宗海眾嶽仰嵩寅亮五品緝熙
九功總權量之任運鑪錘之工魏邴起而翊贊房杜出而彌縫

則有宏往納徠開物成俗蒯通乞火鄭莊推轂雅叶牛鐸采被
溝木織藝畢試小善率錄零雨既枯重離照燭濟濟師師明明
穆穆泰端會而陽升剝象移而陰伏噫吁嘻斯時哉大呂盡青
陽回振條風鳴蟄雷沆漭降閭闔開設側席思翹材我寂寞人
喧豗署馬曹兮未可因狗監兮堪哀浮洪波兮瀕洞履仄徑兮
崔嵬將歸韓兮徒走欲御李兮無媒孰定交於杵臼孰拔彙於
蒿萊况余最初道親術疎中護則踐中渠則趨或投分於縞帶
或傾心於素書或指困而相許或破甑而獨譽或乍賞乎避雨
或舊諳乎運租凡一念之深好期千秋以勿渝乃日遷而月易
紛載筮而乘車撫今昔兮既異渺雲泥兮甚殊叩崇關兮岌業
瞻華闕兮踟躕儻故人兮未肯棄斯吾道兮存須臾稿文國朝康
熙十七年下薦舉詔海內文學之士召試內翰林者甚眾激在

京師公卿將登之薦牘序喬萊辭不就州嘉慶揚以逸民終州張正揚

激耽遊覽序喬萊北抵燕趙南浮沅湘西踰太行東歷海岱五嶽

探得其四車涂西舟以西嶽荒寒未到序喬萊所著詩多於舟車得

之因名舟車集序喬萊刑部尚書王士正曰予嘗刪定其客滇南

閩中諸詩多似高岑龍標今日一作手也子池北偶談詩可憐衰草

人為時是建安翰林院侍讀喬萊曰激詩矩矱初盛唐人蒼老中

天然道媚康照禮部尚書沈德潛曰陶處士詩英偉沈摯威

時傷亂之作以詩為史直欲上溯杜陵原刻國朝別業集

詩作於明崇禎時曾感時傷亂之作舟車集起自湖邊草堂今無此

集邊草堂初激與同里朱克生陳銍唱酬討論鼎峙藝林康照

既涉歷南北與新城涂西蘄州顧景星海寧陸嘉淑諸人游晚

年歸里喬萊為買田宅激與喬出塵李藻先銍弟銑等唱和詩

篇以老年八十六卒傳家著湖邊草堂集卷或漢集詩又舟車集

二十卷後集十卷州雍正揚子震字左方蔚字文虎蔚亦以詩名

克生鈺見張璠傳藻先銑國朝順治閒舉人惟出塵以諸生終

出塵字雲漸御史可聘之從孫也父蔭有善行鄉黨稱之見資

待應志舉火志云蔭工廣生太學生為仁讓好施與宗族感之多

網里為邑令世所構可幾聘不費測不蔭肯欲一事相金憑以兩計者三退千七百游其

令事非是聘雖不可須會白南金河而蔭部參世父之維城輕於如御史蔡大士桂英者

大售其弟田細桂蔭曰存如雅者則男緝之桂子無也田以窳何為業生遺城出磚直金被

王管貞龔殆友蔭書出真涵金代食子廢存雅蔭得出不東修故之置其為善贈多類其此身與

出塵孤介絕俗雲水相娛出而禮人恭敬簡默賓至陳書畫琴

棋之屬分曹款之酒量不盈掬喜人酣飲每堅坐忘夜丙著作

不求人知子演固請乃付梓倪匡世有疑庵集卷

呂晚邨先生事狀

張符驥

先生諱留良字莊生別號晚邨姓呂氏浙江石門人也先世河南人宋南渡時有爲崇德尉者阻兵不得歸因家焉高祖淇錦衣武略將軍曾祖相沔陽通判祖煥山西行太僕寺丞考元啟鴻臚寺丞其本生考曰元學繁昌知縣繁昌之考曰煥淮府儀賓尙南城郡主朱氏是爲先生之本生祖妣先生未生而孤幼有異稟穎悟絕人八歲善屬文十二歲卽與里中人爲社一時名宿皆避其鋒時國勢窳潰內外交訐先生慨然有經世之志未幾李白成陷北京烈皇帝崩於亂先生哭臨甚哀或過而勞之曰莊生何太白苦先生正色曰今日天崩地坼神人共憤君何出此言也於是散萬金之家以結客往來湖山之閒跋風涉雨備嘗艱苦其詳不可得聞然怨家嘗以訐先生先生從子亮

功獨自引服亮功竟論死而先生幸存隱於醫嘗提囊行市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遠近爭求之先生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顧先生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有宏博之舉浙省屈指以先生名薦先生自誓必死以免其後三年而郡守又欲以隱逸舉先生聞之噴血滿地乃於枕上翦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或疑之曰先生言距二氏今以儒而釋天下其謂之何先生亦不答

爾昌案晚村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

嘗言綱目以後天

下之局大變而義不明者更須爲之閑距凡友朋涉世者先生贈言必寓規諷之旨或北行來別以隋珠彈雀爲喻先生曰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雀耳況此非雀也一彈之後豈復有珠哉門人在燕者寄問曰長安富人肯爲某捐納以其輸錢得官於心未安而止先生答曰此固是矣然賢者見識於理尙隔一鍼

以某今日觀之以文以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其嚴如此先生於諸儒語錄佛老家言靡不究極其是非而於朱子之書信之最篤病夫世之溺於異學而不知所返也以斯道爲己任故其教人大要以格物窮理辨別是非爲先以爲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又以爲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眞得紫陽之是其議論壹發之於四書時文評語老友桐鄉張考夫以書來曰行年卽同衛武已去其半中夜以興橫渠猶將不及事固有大于此者乃爲無益身心有損志氣之事耗精神而廢日月且將久與汗濁中苟盜浮名者流動若絜長角勝者私心竊不爲兄甘之先生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個讀書識字秀才更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眾蓋

自朱子歿黃勉齋輔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意王陽明乘吾道無人之際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惑亂天下之耳目至詆朱子爲洪水猛獸晚年定論之作顛倒彌縫尤爲陰譎羅整庵陳清瀾雖嘗極力辨之而所見猶粗無以攻其堅而撲其焰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而究其底裏總無能出姚江之圈積先生當否塞之後大聲疾呼以覺一世如執轡者而予之以杖天下之學者亦漸曉然知紫陽姚江之是非判然如冰炭之不相入世皆以歸先生閉關之功焉先生又疾世之講學者多以聲利相招集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腳根方可下手入德而負塗之豕往往害先生之潔身浣行而讐之譏詆無狀天下皆怪歎其爲人而於先生究無損也自傷幼孤不逮事繁昌祭

祀必盡其誠不以病憊自免仲兄性徑直先生視形聽聲極意承奉卽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傷其意嘗遘疾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叔兄好結納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困先生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不少恡惜篤於交遊入其室者供讌贈投歡盡忠竭經籍玩好雖見攫斂而不忤而於貧交死友尤所鄭重甲辰有故人死於西湖先生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慟已而塋於南屏山石壁下他日過其墓猶作詩曰僧帽故人今不識酒樓往事老難忘癸亥忽賦祈死詩六篇其末章云作賊作僧何者是賣文賣藥汝平安嗚呼其志爲可悲也竟以是年八月十三日沒病革神明不亂徐曰我此時鼻息閒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叉手安寢而逝距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享年僅五十有五墓在識村東長板

橋西耐於太僕之穆驥自幼歲卽讀先生書而知好之既長出
 交於四方之名人其爲浮慕先生者多有獨以爲朱子而後傳
 聖人之道者惟先生一人是則驥區區之愚而已顧恨不及先
 生之門竊謂先生之言廣大精微無所不具門人周在延陳縱
 各以己意編次雖繁簡得失不無互異均之發明章句集註之
 與學者亦可以不外是而求之矣獨嘗以爲近來人心風俗俱
 壞匪直文字一事凡先生之言旁涉世故人品皆今日膏肓之
 藥嘗過不自揣採摭一書欲使天下之是非榮辱有所定使天
 下之假道學假文字不敢吐氣使天下浮談不根者稍知向學
 使天下羨二鳥之光榮者可以知恥顏曰呂子近思錄鈔板將
 出先生下世十四年子葆中領皇朝丙子浙江鄉薦

丙忠 主忠 賈忠 尚忠 神忠 納忠 止忠 傑忠 中忠 即忠 公忠 忠 改忠 名忠 後忠 成忠 康忠 熙忠
 戊一 甲二 名進 十官 編修 雜正 開會 靜賦 興傑 中已 先死 晚

中村及徐中俱歿又一晚村第幾子也

呂先生傳志之十年而不敢下筆頃從員虞肱見呂無黨所撰行畧愛其文而私心有不能無疑者因參以別本釐爲事狀一篇然終不敢列於傳者蓋有待於筆削且以爲非門人小子之所得爲也然先生之出處言行此要爲舉其端矣

袁公繼鳳傳 陳豫啟

君諱繼鳳字翰臣植成先生第二子先生舉子三獨君才氣過人喜讀書有大志性孤介傲岸不與富貴人俱卽與富貴人俱亦終坐落默舉茂才攻舉子業以當時知名士如陳子龍楊廷樞文爲有品至讀周鍾黃澍文則嘆曰二子浮夸文掩其實不足道也所甲乙時流文充棟而折衷則以艾千子張大烈爲歸君爲文方嚴雄博高古老生宿儒晚進莫及雖同學亦以君爲

鶴立雞羣君嘗自闢文園西郭屋深洞如舫階種竹木繞屋蔽
虧春夏之交君臥起舫中讀書聲與禽聲相上下大司馬魏公
讀所著文驚曰此古文才也恨世無識者而君終以介性不少
眨以故試輒不選及乙酉變君遂避東村村與君曾大父濱
州刺史公孟龍及大父孝廣公應辰墓近灌木蒼翳竹蔭十餘
畝君乃築堂其旁溪渡三折白板橋多種垂楊木蓮山槿而堂
以外前闢蔬圃後蓄塘魚門繫釣舟酒舫時則不韞不巾放棹
訪西鄰高士魯子洞一洞一者君之素心人也讀書好古臥東
臯四十年築屋池上周植碧竹緋桃屋中牙籤縹卷不止數萬
軸人多稱鄴侯故家君旣才大工詩而洞一亦復能詩相唱和
非洞一過君則君過洞一二君家必釀酒酒醇飲二升輒醉往
來則摘非擊鮮歌呼笑樂已而連牀就寢客有造訪者每來村

中數日不得見客歎曰何拒之甚也村人曰公但知東村西村
有二君而不知二君正不在東村西村也客自魯君田舍復徘徊
君宅見柴荆半掩滿地榆錢再入短籬紆徑從蔬圃中望見
草堂圖書疊架几榻臨窗詩筒酒盞落落左右客欲候其人再
問而令山犬吠人客悵然自退矣比登舟而歌聲發自溪上
問鋤耘者曰吾君數日夜不歸此必君舟也佇久之竟不歸已
又放棹去客曰何思之深而遇之艱也人言二子家深杏塢逃
名字人在煙江把釣絲良然遂浩歌解舟返自是君與洞一把
酒問花放浪扁舟無日夜時四明山詩僧鑑菴名式駐錫來住
湖上知君名造訪且出詩乞序君曰詩有飄然物外意此卽唐
皎然也遂爲校閱授之梓更贈以詩於是海內宗工大家莫不
知有鑑菴詩而君之名與詩亦與鑑菴駐錫爲遠近君旣讀書

嗜古上下千百年汪洋涵蓄發而爲詩而以僻處蓬蒿不得遍
遊天下爲恨於是扃門謝客悉發先世所藏書肆搜天下名山
大川凡古今人之所登眺遊覽上自秦漢下迄今茲著之紀載
詠歌者君皆手自裁錄共得三十餘冊編之成部部盈三尺皆
君手書訪古者覓君書觀之而見士大夫之登臨遊客詞人之
愴感高僧樵子之寄寓野人道士之留題而神山怪水洞壑幽
深仙靈窟宅而遺踪廢址某墓某祠某居某隱山精木魅人跡
之所未到者皆不出戶庭而几席得之君又自著臥遊詩五百
首興亡感慨恍對其人登其地而弔焉當世之名公鉅卿誦君
詩欲得君交而君避之如段干木曰我尙友古人足矣何事與
鮮車怒馬人遊哉獨同邑陳司李式阿未顯時君服其器曰此
可與遊者及舉進士而君卒未嘗不與遊或疑之曰君不與他

人遊而獨與式阿遊何哉君笑曰予聞人多矣惟式阿不亟亟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是殆古之有道者非人所知也君遂與式阿訂終身遊是時式阿官平遙平遙踞汾州爲北齊南朔山谷阻深關梁峭峻陸海二千里式阿欲召與俱者皆不當意計欲與君遊心念之而不能出諸口君曰奈何與人結知己歡獨身自愛而不與人應緩急哉且余得登太行觀砥柱弔綿上訪高人郭秦田子方余願足矣遂並騎登途以去君和易豁達胸無城府酷慕龐德公陶元亮鄭子真之爲人而作詩則雄浩渾古無敵好者限君以雁字詩君詠以百首誦唐人宮詞慕之賦絕句者百後生以詩來謁君汲引之得一字則稱才不去口同邑李石泓能詩臥湖上君乃與石泓及鑑菴上人共結方外遊君自集生平所著詩千首題曰東海草堂集已復請其友人陳

小李校之而更爲之序

贊曰嘗讀陳子昂傳見其以王者明堂之學干女主卒以其家素封爲奴輩所利收繫之而傾身於獄悲矣哉何不智之甚也夫伯玉賢君子余曩過梓里登其故居土人皆能傳言其才而惜死於亂嗟乎惜未使伯玉與君遊而與之講無悶之學也

碑傳集補卷三十六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三十七

江都閔爾昌纂錄

逸民三

張鶩庵先生傳

龐樹柏

先生姓張氏名爾溫字君玉吳縣人鶩庵其別字也家居胥門祖敏事鄉飲大賓以豪俠聞閭里父懋禎諸生有文名與文湛持王玄珠相友善先生幼穎異十歲能屬文爲先輩所器重謂此渥注神駿不當以凡廡繼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書虎丘僧寮屏去時藝日肆力於古文辭尤喜周官莊騷閒出戲墨作午夢堂畫梅緣二傳奇有友胡介立規之曰是非吾儒所作也陳伯卿見而亦曰我昔愛張子才情學問期之甚大今雖鬱鬱不得志乎不得志非獨張子也具此美質胡不著書立言以垂

後世迺爲此雕蟲末技耶先生心銘其言不忘時流寇縱橫邊
事日棘峨冠珥貂者尙斷斷利祿爭蹈卑污先生於是發憤著
書託物造端鍼砭匪俗言近指遠將自成一家以踵草木子郁
離子之後草創未半會甲申神京失陷乙酉南都復不守先生
叔父懋祥故志節士也聞變嘔血升許幾暈絕先生亦撫膺悲
咽曰天乎予何不辰而丁此世乎一腔熱血灑之何地予其韜
光晦蹟以沒世矣二人遂相約矢志全髮懋祥抱憤涕泣歲餘
卒先生則更號曰鶩庵喻草際遺民將如野鶩之漂流水上也
四十後自題小像曰匪俗匪僧道人心性或出或處畸人行逕
扶老隨身卷書安命潛乎確乎一石清淨自是肥遯巖野益潛
心著述履前志成依隱子內外篇四卷遇春秋佳日或與二三
逸士乘朗月汎舟登林麓望姑蘇臺酒酣耳熱輒賦詩弔古其

於清閒蕭散中雄心猶未泯與晚年貧不自聊設帳于莫釐武
山閒課暇則朗然長吟鏗鏘如發金石往來酬唱者多緇衣黃
冠非其人掉首不顧其詩多學少陵之作有冰雪攜詩集若干
卷生平尤善琴每出遊呼僮抱以自隨過丹崖翠壁趺坐其下
橫琴於膝獨鼓羽商數引晚風颯然至往往有遺世之想焉歲
己未以疾終於家年六十九葬香山小晏嶺鄭國楨爲之傳

論曰朱明遺祚古吳之以高風耿節聞於世者莫不曰徐竈齋
先生豈知徐先生外巖阿林壑閒未嘗無特立獨行之士如張
先生者負經緯之才守堅貞之操而潛隱不曜史冊里乘均至
佚其姓氏其詩文又未一刊行

依隱子冰雪攜詩均先生手使
鈔本今滅族裔張君問如家

無鄭氏之一傳則至今二百年後誰復能想見先生之爲人哉
可慨也夫

張永夫先生傳

龍樹柏

張先生錫祚字偕行更字永夫少好吟詠無他耆家寡貧鮮藏書每借於人數日輒還已一一能卒讀初居橫山移住葑溪之南園後輾轉於上下沙食貧厲節數日不舉火采杞菊以食而吟聲出老屋晏如也性耿介不事交游爲葉橫山高弟而沈歸愚何義門王阮亭諸人亦亟賞之有憫其困欲稍以潤澤先生夷然不屑形如瘦鶴又如瞿曇不帶帽喜著屐雖婦人孺子見之無不知爲張先生而肅然起敬焉其後益無聊賴卒窮餓以死年五十二無子女友人斂資以葬於靈巖之麓其所爲詩白題曰鉏茅集橫山先生曰不獨鉏蹊閒之茅可以鉏天下之茅矣

論曰己酉之春予遊靈巖離離荒草中見斷碑一題曰詩人張

永夫之墓心儀其人久之已而詢諸里中張君闇如始悉先生之生平闇如且出示鉏茅集二卷高雅淳淡不減陶韋閒又與闇如過下沙訪先生所謂啖蔗軒遺址殘山一角落日蒼茫渺不可得也於是稍次爲傳以附於鶩庵先生傳後使天下後世知古吳張氏有二君子焉

周安士傳

彭紹升

周安士名夢顏一名思仁崑山諸生也博通經藏深信因果居常念言眾生蚩蚩造無量罪淫殺二業實居大半古今世典懲勸頗詳不斷其源川壅則潰爰竭苦衷深維經義抉微洞幽拔山擣穴勒成二書戒淫與殺其戒殺書言多深痛大要云刀兵之難在於人道或數十年或百餘年僅一二見至於畜生無日得脫普天之下 一遇雞鳴無量無邊狠心屠戶手執利刀奮向

羣豕爾時羣豕自知難到大聲哀號救援不至各被彼人裂腹
刺心抽腸拔肺哀號未斷又投沸湯受大苦惱片刻之間閻浮
世界萬萬生靈頭足異處積羣豕骨過高山巔漂羣豕血赤江
水流如是惡因如是惡果詰其根由皆爲我等口腹所致世人
動稱我不作惡何必持齋豈知爾等偃息在牀妻孥聚首卽有
素不相識之人先爲汝等徧造惡業無量無邊諸佛菩薩神通
天眼見諸眾生輪迴六趣如旋火輪或爲大身更相殺食或爲
細身更相殺食或爲父母六親眷屬更相殺食發大悲心說眞
實語導彼迷流開爾覺路我勸世人未能持齋先須斷殺孟子
有言仁者人也人不信佛何不信人若信是人何不斷殺仁則
不殺殺則非仁諦聽吾言免入異類安士每過一切神祠必祝
願云惟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彌陀佛求生

淨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閒若殺一小魚蝦願尊
神是糾是殛迅雷擊碎所著書板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
盡家中眷屬若有一人傷一蚊蟻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
歲直至壽盡中閒若遇身及眷屬嬰諸重病忽一仙人來告之
言投一小蛤於沸湯中飲之則生不然則死以貪生故竟從其
言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倘有毒蛇嚙我垂
斃家眾憤憤欲殺此蛇而我不能極力救阻亦同此誓思仁自
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臨河見魚仰面見鳥不思救度反萌殺
機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若夢寐中見人殺
生不能至心稱佛名號發救度心而反歡喜贊成其事亦同此
誓其戒淫書勸諸淫者先觀胎獄了種種苦是謂息淫原始方
便繫以偈曰父母未生時因業多掛帶一點無明根見慾生貪

愛淫心纔一起忽被精血蓋從此十月中次第還宿債母噉熱
食時如受鑊湯漑母飲冷水時若臥寒冰塊腹中當飽滿頂上
懸鐵袋五內如飢虛空洞失依賴會當出胎時翻身若旋岱產
母忽暝眩脊屬盡惶駭身逼兩山中熱窄不可耐穩婆牽其頭
痛極心肝碎嫩頰扼麓手刀劍無能賽放聲鳴其哀旁人乃稱
快豈知稱快人經過忘悔艾昧昧極思量咄咄咤災怪此言非
臆說五王經所載凡夫戀慾樂輾轉沉黑穢生生受煩惱曾見
何人代欲破煩惱軍智者擒其帥主帥是淫魔魔死餘兵敗我
將胎形慘屈指陳其概珍重世間人可一不可再次觀此身諸
蟲蝟集宛轉遊行食人腦髓是爲初開不淨方便繫以偈曰穢
哉血肉軀無量蟲所萃潛伏四大中其形甚微細凡夫不覺知
天眼方能觀靜氣一返觀男女真兒戲次觀男女膿血洩唾惡

露中滿猶如溷廁糞穢所都是爲息淫對治方便繫以偈曰世
閒苦惱事皆從愛慾生愛心不能斷對色形神領水從骨內出
火白心中騰平時顧禮義或復愛聲名到此霎時閒開眼投深
阮鬼神且不畏名教豈能繩茫茫五濁世獄訟滋繁興幸有如
來教暗室懸明燈示以不淨觀慾火消爲冰我從昔年來亦復
似摩登多方用強制對境還復萌自作此觀後結習日以輕今
者稍覺悟歸命佛法僧誓於未來世掃盡羣魔兵分身無量刹
普利諸有情冰菴張夫子誨我嘗叮嚀其言修觀法譬諸學庖
丁庖丁技成後不見全牛形用刀十九載猶如新發硎我此降
魔劍白鍊剛所成斬盡妖容鬼鬪體莽縱橫西施接膝坐蔓草
纏紫荊三十六種物到鼻知羶腥此觀得成就萬象都空明爰
述爲俚句聞者應惕驚齊心出苦海濁世皎然清次設九想想

初死人正直仰臥寒氣徹骨一無所知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
想死人一二日往黑氣騰溢轉成青紫甚可怖畏而我此身終
亦如是又想死尸停既久黃水流出臭不可聞而我此身終
亦如是又想死人徧體生蟲處處鑽嚼骨節之內皆如蜂窠而
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皮肉已盡惟筋在骨如繩束薪而
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筋已爛盡骨節縱橫不在一處而
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被火所燒焦縮在地或熟或生而
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家破骨出日暴雨侵其色轉白或
復黃朽人獸踐踏而我此身終亦如是次想經要深自策發經
言菩薩修於死想觀其壽命常爲無量冤讎所繞念念損滅無
有增長猶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
步近死如牽牛羊鬪於屠所繫以偈曰人想死亡日慾火頓清

涼愚人若聞此愁眉歎不祥究竟百年後同入灰燼場菩薩九
想觀苦海大津梁次念法華所說因緣生相滅相與不生滅是
爲斷淫窮源方便繫以偈曰眾生畏苦果菩薩斷惡因惡因既
已斷苦果無遺根譬如猛獅子利鏃中其身急顧發的處獵戶
羣波奔犬若遭人繫但向棒頭呻一智視一愚不啻霄壤分又
如止沸湯爨者去其薪十二因緣內無明爲之君一斷一切斷
淨掃鄰虛塵次當觀佛坐寶蓮華及諸種種莊嚴瑞相發願往
生西方極樂是爲究竟解脫方便繫以偈曰修行無別法出世
爲究竟出世有多途淨土爲捷徑述此觀想法言言宗大乘託
質上品蓮永遠脫淫穢他諸辨難究析因果語多造微不能具
載安士旣歿其書漸湮表而出之以勸來者慈海同狂
萬善先資
知歸子曰予讀安士書因樂訪安士生平行事久之得其宗人

言安士通世務習知吳中田賦水利原委得失著書甚具康熙三十八年仁皇帝南巡安士迎駕揚州九龍橋上疏請減蘇松浮賦事雖未遽行然安士之心至今猶可見也其後應巡撫張公聘校錄宋元明先儒書老於家其大概如此張冰菴者名立廉嘗序安士書安士書尊稱之予訪之崑山人無知者

爾昌案宋書南史宗少文周道祖雷仲倫竝在隱逸傳本

卷列周薛彭楊諸先生蓋依其例

二山人傳

李諧互見文學

方苞

廌青山人李諧遼東鐵嶺人曾大父如梓明寧遠伯成梁兒子也萬曆己未鐵嶺城陷死其官入國朝三世皆盛貴伯叔父兄弟或嗣封爵都統禁軍或開府建鉞布列中外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寇蒲陽公卒時西事方起議絕漠屯極邊山人既練自

請興屯黑河踰年歸母卒再使南河賜七品冠帶乃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史凡六七年鄰里未得一識其面嘗游盤山樂其土風買田廡峰下構草舍雜山厖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疏材果實與眾共之其聲遠聞邦工每採山名過廡峰獨無擾焉暇時行游四山必挈爐炭瓶罌樵蘇者遙望而知所在曰此李山人茶煙也白山石東村聞其風而慕之東村石永寧世饒於財祖都圖爲聖祖親臣每議公事不撓於權貴山人少豪舉好聲色狗馬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會家事屯遭時伯兄旣歿而諸弟皆幼獨出身當之家旣落奉母居郭東墾墓田以養盜無斗儲遇無食者卽罄之久之里中有奇袤咸懼其聞母兄歿移家盤山與廡青游每嚴冬大雪攜手步西潭以杖叩冰相視愉怡見者咸詫而不知其何以然會功令

禁內府人出居近畿復挈妻子入城僦屋授經自活乾隆元年
舉孝廉方正詣有司力言弱足難爲儀眾莫能奪也廌青舉博
學宏詞及試亦被絀廌青之詩不丐於古而必求與之並東村
則卽事杼指愴然有真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誓不
爲詩盡焚舊稿曰吾幼學難補雖殫心力所進適至是而止耳
吾幸以悲憂窮蹙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詹詹者擾吾
心曲乎廌青中年後以急兄之急益夔艱老而無子自爲生壙
日典衣節食以養戚屬之窮孤又以所著含中集尙史稿未定
矻矻不自休而東村長子及弟之子同登甲科其僚友爲營室
廌少司馬德濟齋延東村教其兄子輔國公眾皆謂東村自是
可安居東村曰吾終不以妻子故使廌青煢煢行當獨身畱盤
山俾有所資以待老也

支硎中峯三先生傳

汪縉

汪縉曰自明王氏捨中峯爲刹蒼雪法師自滇南來卓錫於此由是往來中峯者多名賢周忠介文文肅姚文毅而下若近世新城王先生堯峯汪先生皆中峯祖孫所與遊者也不則以詩文酬答者也蓋亦盛矣其他畸人逸士又可勝數哉予嘗讀書中峯聞有凌先生者名大寒字寒林子觀其名字已奇之矣而寺僧念亭告予曰先生書畫妙絕一世而世無知者因出所藏示予其筆墨之性至高予亦以一字目之曰寒吾友寒栖子書法妙一時予嘗問以近代擅名書法者誰爲第一流寒栖子曰擅名者都無第一流老死深山古木閒者或有之予旣得凌先生書因傳示寒栖子且曰此君之所謂老死深山古木閒者也其第一流也邪先生館於中峯課僧雛與主僧性公相善先是

游山中嘗作詩贈性公曰晨入中峯路鳴泉雜清磬乍離塵市
囂遂茲麋鹿性微霜覆短橋枯藤絡曲徑仰視天蔚藍林巒豁
煙暝其二曰支公今遯跡六時但鐘磬所愛鶴與馬卽此是佛
性更愛談詩人拈華闕幽徑若再說參禪宵然墮昏暝其三曰
吾友朱桃椎閉門時擊磬相逢荷蕢人同痼煙霞性二老登陟
艱偏欲窮危徑攜筇拾瑤草不覺前山暝其四曰塵緣積轆轤
身時苦折警精舍何條然可以悅心性蓮社未敢攀但望開三
徑願言奉軍持相與共朝暝其所手書也先生以性公知己遂
老於中峯焉念亭之師古愚曰凌先生烏程人嘗以刑名家言
爲邑宰倚重遠近爭致之其爲人性剛有不可意必爭爭不得
卽決去然亦喜自用嘗以疑獄殺人覺而大悔之遂棄去刑名
之學來隱中峯矣有石帆張先生者亦嘗館於中峯先生名晚

字蓀九自號爲石帆樵人嘗著石帆樵人傳以見志曰石帆樵人者世隱於樵故姓名不著或曰張氏樵人居無定舍樵無定所然采薪拾橡不離七十二峯之閒故曰石帆樵人也性平易中懷閒散夷然曠然若有得者所與交田父野衲而已樵之外畧涉經史喜詩歌晚尤好易有著以石帆名謂其不適於用爾然言貌樸訥無威儀且直情徑行故樵人狀也坐是不得列於士林古愚曰石帆樵人卒於家無病而逝其逝也怕然而已念亭曰先生性和厚與人交能使人不忍欺在山閒與野人處依依也然有乘高軒訪之者雖故人亦匿弗與見予曰先生之風則高矣得毋薄待故人乎念亭曰吾亦嘗以此意諷先生先生曰吾非薄待故人故人豈以貴賤易心哉吾山中人不復知有山外事故人亦旣出山矣主客相對神明之際保無離合乎予

因歎先生其揚子雲所謂古之沈冥者哉先生嘗館方先生東華家方先生名朝東華其字也先世嶺南人因隨父宦於吳中遂家焉予既得浚張二先生之爲人心慕之因亟問念亭游於中峯者復有人乎念亭因舉東華先生予曰其爲人何如念亭曰其爲人不讀唐以後詩予意其非通人遂不復究其本末已而見水明樓題壁詩曰獨樹已蔭屋羣山不滿窗予遂驚問曰壁閒詩誰作念亭曰東華先生作也予乃歎唐人三昧其在是矣其糠粃唐以後也宜哉因復喜聞念亭談東華先生先生與石帆樵人相善館其家每合席而食有時持論不相下至飯冷不能食罷去念亭曰石帆先生館於中峯時年已老矣其舉動猶若孺子東華先生亦然予笑曰兩先生之友善所謂相與於無相與者邪然東華先生頗溺於陰陽家言而石帆樵人爲不

可及矣

書沈東巖事

巖元照

予生甫周晬已識千名字歲半喜握大筆作徑尺書猶憶四五歲時閱左傳言有丐者能書新來吾里越數日至予家先君見其貌閒雅無寒乞狀問君儕伍中有解書君得毋是耶曰是也僕聞君家郎君幼而能書僕願一親睹郎君書先君命予對客書客立案旁觀之歎曰此亙古未有之奇也咄咄者良久先君乃張大幅請客書客卽捋袖拂紙援筆直下如風雨交集草書道逸頃刻盈幅署款東巖二字其自言沈姓先君問之曰君訓童蒙亦可自給何甘自辱於泥塗也則曰僕善陷人厭之舍是無可爲也乃貽以錢米而去不知其所往迄今三十有餘年矣當時貌若四十許人嗟乎異哉以沈君之才出而有求於世卽

在俱存三十一
於功名富貴所得不能奢要之求一餬口之策以免於爲丐定
不難也然而寧安於丐而不悔者其意以爲出而有求於世其
勢不能不有所屈則必有所喪均一屈也無寧屈於千萬人之
下者哉其人必豪傑之士也彼其所負者殆未易遽測其量矣
以予生平所遇之人更無若沈君奇者爲書其事以貽吾黨愛
奇之士云

薛家三述

彭紹升

薛家三名起鳳少孤依其舅比邱廣嚴福公福公傳磐山宗旣
退揚州法雲寺居吳門隱于卜得錢資家三從師問學閒與家
三論佛法家三輒領解福公喜屬家三曰末法眾生不識心原
儒佛互諍子誠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眞能見性何
儒佛之有家三終身誦之余初未識佛家三數與余言佛余笑

曰吾與子游方之內者也安事佛家三曰子欲自外于佛而不知佛之無外也子且以何爲內哉子瞿然有省則問曰輪回之說信乎家三曰日月之行嬪乎晝夜矣寒暑之運代乎春秋矣其昭然于天地之間者未嘗或息也奈何疑人心之有息乎子撫几而歎悔聞之之晚也予之向佛蓋自此始矣久之無所獲商之家三家三曰學莫患于數休而功莫患于杜撰本體之不明自私而用智百病之叢也逝者如斯有停住否不舍晝夜有造作否彼怠廢者不足言矣若乃彊生枝節彊作聖證搏而躐之激而行之豈識在川之意也又言大學之言誠意也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掌血學者須從此下工夫其言正心也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學者須從此識本體欲識本體須知渠本來汙染不得子在川上舜居深山無一毫汙染而已矣家三善論說聞者

隨其分量莫不飽滿頃三四年患肝疾頗自抑制意氣日益減其將卒之年疾作筮之不吉署紙尾曰勿起安心勿生妄見修行懺悔時哉時哉此可以觀其素矣家三年二十七舉于鄉會試輒黜尋主沂州書院者三年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自沂州歸越四旬而卒年四十一天性愷悌雖居貧能急人之困有師周鹿原老無依家三資之入支硎山卒無斂葬焉其姊家負人百金將歿前數日出金爲盡償之人尤以爲難居常好爲詩思深味隱耐人尋索嘗欲借一世之人徹儒佛之樊游大同之宇雖終鬱塞以死而語言文字之存可攷而知也詩凡若干卷予既錄而刻之而每追念家三生平爲人大旨與往時之論說切磋不可忘也著爲述示吾同志

從子希涑述

彭紹升

希涑彭姓字樂園蘇州元和人先尙書公之孫贈員外郎應山先生第四子也母錢太宜人希涑少通敏讀書數過卽成誦年十六補府學生爲文氣昌而才瞻試輒與高第尋補廩膳生年二十六舉於鄉累赴禮部試不第自謂遲速有時亦不以介意也少喜蔬食成童後卽長齋五年已而娶婦得咯血疾始開肉禁然因病發心遂信向佛秉持六齋誦華嚴經日課西方佛名求生淨土雖舟車南北未嘗廢忘余嘗著一乘決疑論以通儒釋之闕希涑題其後曰大哉毗盧海徧滿一切處於一毛端中世界無量數一一世界中分身而普度日月何以明寒暑何以互陰陽誰均調經常誰布濩福善與禍淫感應何無誤此皆毗盧海不可思議故起居粥飯閒莊嚴性海具愚者昧其原畫疆爭自固每執儒家言與佛相觸忤不知古聖賢深達菩提路或

菩薩化身親受佛屬付隨順眾生心欣戚與好惡四維凜弛張
庶類別舉錯因宜而制法方便爲營護去聖忽時遙羣言並牴
牾如蝨處禪中妄測朝與暮少讀孟子書疑情忽迸露善信美
大聖神是誰人作分明六等人頗訝考亭註始知三界雄別有
大徹悟法身證虛空無去亦無住化城難久居寶山須進步叔
父少年時洙泗曾沿泝因流達其源河漢在吞吐已覺復覺他
具見婆心苦憫茲執迷人張目而一諱小子復何知屢次蒙開
諭敢輸涓滴流爲彼汪洋助奉告讀書人莫復障雲霧通人汪
大紳見而劇賞之曰早知鐙是火飯熟已多時一生受用不盡
歷劫受用不盡余又嘗以雲棲往生集事詞太略欲重加采葺
續以近今故事甫創其凡希涑欣然任之與婦篋鐙鈔寫成書
九卷名曰淨土聖賢錄刻行於世視雲棲所集三倍有加矣自

爲偈曰奇哉眾生心微妙難思議究竟如虛空無一法可得普
能作佛事成熟菩提果一念不自覺迷妄起空華由茲業力持
建立諸刹土眾生於其中顛倒靡已時百萬有八千亂想無根
緒七趣如輪轉了達唯一心心互周徧在在分勝劣或七寶
莊嚴或瓦礫叢聚或照耀明朗或無日月光或諸天住處長壽
無有央或是雜生居苦多而樂少或餓鬼充滿幽魄長叫喚或
純現地獄碾磑受痛楚諸佛普住持隨所宜說法彌陀大願王
發心取淨土成就安樂刹十方莫能比備諸珍寶性有情所愛
樂正覺華化生聞法悟無上他方諸眾生起心信慕者佛力悉
加護命終得往生嗟彼無智人聞言盡狂惑不知是淨土我心
所本具凡夫一念閒諸佛悉炳現香水無邊刹光明互徧滿念
佛便見佛求生便往生如取自家珍東西非窒礙良哉諸上人

善能了實相知諸法如夢而不趨寂滅隨順修多羅嚴淨佛國
土我今普歸依讚嘆并隨喜乃至誠心深心迴向心願捨此
堪忍疾生清淨域佛力不可說心力不可說轉彼穢濁居悉作
蓮花藏我今說偈已頂禮諸賢聖願舒白毫光攝盡微塵眾華
開彈指頃畢入菩提場其生平願力之弘向往之切具見於此
矣又以太上感應篇盛行於世而注家採錄故實多里菴瑣聞
不足徵信因徧繙二十二史擇其因果尤著者葺爲一編搜討
周詳刊板至再予爲敘而行之又嘗手書法華經一周累年始
竣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三日病瘧且利自房中出就母寢絕口
不及家事日唯勸母念佛曰他日西方好相見也先歿前三日
請澄谷和尚至牀前設几案受三歸五戒懺悔發願益加懇至
自言一二日閒淨念現前寶池蓮華宛然可掇也十三日早命

家人張接引佛像移榻向西仍請澄谷和尚至曰煩師助我念佛至晚口喃喃誦佛名右脅而逝異香滿室中年三十三顧氏名韞玉早慧能詩年二十九得疾亦念佛坐逝繼江氏子琮達

記王隱君

龔自珍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簾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蠹且半如遇簾中詩也益不能忘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冢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冢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問路焉告龔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

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印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隙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由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髯髯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爲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鋤地能書者姓橋外大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柏

沈山人事畧

江滉

山人姓沈氏諱謹學字詩華又字秋卿居甫里之西北二里其

聚曰楓莊實郡之元和人。家世農業。自其父明德。以力耕致豐。給始延里儒教。二子長立學。字醉餘。次卽山人。山人少警異。讀書務得領要。然不喜舉子章句之學。獨爲歌詩。以陶冶風物。發抒襟抱。蓋其天性能之。故終其身雖窮不廢。且益工也。初山人之孤也。醉餘肩農業而委之於學。故其詩長而益高。及醉餘死而山人之爲生事拙。值吳中水潦連歲。不登。山人督耕。又怠。旣困矣。又得人瀕江棄田若干畝。培土爲高。謂水患可以人力勝。凡耗數百金。功卒不就。農業反壞。後數年。乃率妻子爲人傭耕。或以山人始疏。懶今自苦若此。疑其中不自得者。而山人歌歎自如也。又數年。人之傭山人者。謂山人之報我不足。且更其傭而奪之田。於是山人益困。飢寒且劇。日嗷嗷焉。以至於死。蓋十年於今矣。山人性純孝。奉母如素。封家與醉餘尤友愛。撫其

孤如己子始困時視棄產如脫屣不負人一錢一粟或乘勢摧辱之亦不答其既困而且窮也自揣無以報終不以絲毫干人其平居議論雖高亦不舉人短以立說及聞善人君子或鄉里節義之事則又嗷嗷歎息如不克道此在里人猶稱之以爲孝友敦厚至其胸中皎皎坦坦無一切尋常世俗之心出語吐棄凡近介介不可人意或獨居慨慕抗懷往古與其行踪落寞幸自引於世故物情之外則皆非笑嗤薄之固自難得而知焉方山人業在時亦致一二敦樸之士相與殺雞淪茗爲會論漢魏古詩以下纏纏洋洋窮日夜不倦然不能以禮容應客唯眞率而已嘗有二人具衣冠候之至則家人驚異欲不告以山人在所適山人自至跣草履不鞞方從容去箚笠而揖蓋自赤日中飯牛來也凡山人前後相識數人皆同郡之能詩者其少時則

有吳江徐達源折節與之交近數年乃與郡城楊白劉泳之善至江滢則里居時相近往來尤熟故爲事略以乞文於君子山人年四十有八卒以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子四人由中端中思中致中致中尙幼餘俱爲人傭耕云

楊仁山居士別傳

張爾田

佛典入震旦縑流相習非梵夾不流通奉之如律令明紫柏大師一創易之方冊法施之盛甲東南其有白衣具四宏願誓二百年繼紫柏起者則仁山居士也居士名文會自號仁山楊氏安徽石埭人父樸庵先生某道光某年舉人某年進士刑部某官母孫太夫人居士之方娠也母夢至古刹有巨甕焉覆以笠啓視之蓮也驚而寤居士生及長示現遊戲翬如曇如十四歲能屬文不喜舉子業暇則從知交聯社角詩爲樂性嗜書轉徙

流離昇大麓自隨凡音韻歷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之術
靡不探頤韞之於心顧獨於內典未暇治忽大病見馬鳴菩薩
起信論一讀大好之先是有老尼授以金剛般若經歎其微妙
皈仰轉竺偶閱冷攤得楞嚴一卷就几諷味不知身之在肆中
也自後凡親朋客遠方者則就求遺典見行腳僧必詢何方來
住何刹有何經冊盡棄向所學一意以西土聖賢爲宗居士之
學發寤於起信充之以法華大而化之以華嚴會通之以唯識
而歸其墟於淨土書作務夜則誦經念佛號或習靜作觀至漏
盡始就寢又考造像度量取淨土諸經審定其章品延畫者作
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大悲觀世音像張之壁以崇供養其論
學大旨統以十宗以爲出世三學持戒爲本首標律宗佛轉法
輪先度聲聞次之以小乘成實俱舍二宗東土學者羅什之徒

首稱興盛繼以三論宗建立教觀天台方備賢首闡華嚴慈恩
宏法相稱爲教下三家拈花一脈達摩別傳灌頂一家金剛密
授專脩何門皆能證道但根有利鈍學有淺深其未出生死者
亟須念佛向西以防退墮卽已登不退者尤當面覲彌陀親承
法印故淨土橫超實爲捷要又嘗答西蜀德高長老質疑十八
問痛抉禪病其書曰觀所質其弊有二一者誤認六塵緣影爲
自心相以爲現前知覺之心卽是教外別傳之心若果此心卽
是祖師心印何待達摩西來始傳二祖又何待五祖門下七百
餘僧眾獨傳六祖當知祖師心印超越常情非過量英傑不能
領薦近代根器淺薄輒以禪宗自命究其旨趣茫無所知何論
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二者但閱宗門語錄經論全未措心不分
解行不明歷位處處扞格無由自通欲除二弊須誦說大乘起

信論通利造微深究賢首義記起信論者馬鳴菩薩所造馬鳴
禪宗十二祖教宗圓融爲學佛之要典進之以楞嚴正脈唯識
述記楞嚴唯識通則他經可解矣所答折收互用兼綜性相二
家識者謂靈峯示滅以來現居士身說法者未曾有也父卒旣
返葬旅食金陵一時遂於佛學眞定王梅叔邵陽魏剛己陽湖
趙惠甫武進劉開生嶺南張浦齋長沙曹鏡初居士皆與之游
共切磋大事閑末法眾生不見全經又雙徑册書遭兵燹多零
敗於是始發大心流布龍藏誓以宏法度人爲務居士手定章
程俾同志十餘人任勸募規金陵隙地爲度經板所延友董其
事同時與居士發心者江都鄭學川後出家號妙空子亦創江
北刻經處於揚州東鄉之磚橋雞園與金陵後先倡導焉居士
雖總經役而已則以其暇出游所至必燭訪古德逸著聞吳洞

庭西山有古禪院多藏經子身孤往冀有所得航大海至英倫
法蘭西購日本新輯小字藏於其國既走京師禮旃檀釋迦像
會妻弟蘇少坡隨節而東則郵書南條文雄求中土失傳諸籍
南條故習梵文於英與居士友者也又偕英李提摩太繙起信
論成歐文曰此他日佛教西行之漸也印度摩訶波羅者來游
華居士訂佛教教科書授之使歸而振興母邦是時日本眞宗
建本願寺金陵頗訾警淨土諸宗幻人上人著法華性理會解
或問拂事相而談性理居士皆馳書辨其失恐魔外亂正法其
宏護勲懃不倦如此歲丁酉丁孫太夫人憂服闋詔其三子曰
我年二十八聞佛法已誓出家徒以母故今母亡而我亦老無
能持出家律儀矣汝等當自謀食丐我一席地盡佛教事勿溷
我於是析所置金陵房舍器具及所藏經典造像歸刻經處公

之十方又就刻經處立校顏曰祇洹精舍設佛學肇究會月一
會七七講經興起者日益眾未幾示微疾知不起召同志至視
所刻經大藏輯要者規其目爲華嚴部三十二方等部六十六
涅槃部十二般若部二十三法華部十六法相部二十五密部
五十六淨土部五十七小乘經律論二十七大乘律論三十八
西土撰集禪宗台宗傳記等又若干部像十萬餘張倍刻經凡
雕二百五十八未泐者半之則曰四大無常我在世一分時一
分時報佛恩我力不能報有陳穉菴陳宜甫歐陽競無在今屬
累三君我何憂及革禁家人勿哭示以往生正因曰此彌陀願
力也生平乘急戒緩生品不高花開見佛自謂差速遂卒年七
十有五時宣統辛亥八月卽武昌兵起之前一日也蓋克期冥
諡云居士少不羈習騎射擊刺之術洪楊亂里居佐當事者襄

團練跣足荷槍先士卒得謀手刃之血濺裾曾文正克金陵飭
辦穀米局董工程經理漢口鹽局曾隨曾惠敏劉芝田兩使英
法入世出世隨化無方殆不可測不具書書其學佛因緣犖犖
大者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陰符道德莊列發隱嘗以日
本續藏多駁糅譔提要正之竟未成歿後同志輯其生平論學
諸文爲等不等觀雜錄配蘇夫人先居士卒子三自新自超福
嚴孫七人

張爾田曰有清一代彭二林汪大紳錢伊庵羅臺山皆具大善
知識居士殿之願力尤偉吾鄉夏穗卿熟佛故時時爲余言居
士又嘗求經金陵居士則朱疏目若宜讀若不宜讀所以誘進
之甚備方思有所奉手而居士歿矣當光緒中葉東南際海士
大夫日習髮績無用之言獨居士與嘉興沈善登穀成外名聞

利養頽然自樂其所學得一經如護頭然今東瀛古德書稍稍出矣稗販者又爭附佛居士在喟歎宜何如姨姪平劫剛於居士姻也以狀來乃次其事而爲之傳俾後之續金湯者采焉

又楊居士塔銘

沈曾植

聖教之興以聲爲體言語文字三身五心聖凡生佛感應之道莫切於斯佛寶絕思量僧寶有隆替宏濟萬類傳佛種性者其法寶乎其在西土以結集爲決擇滅後七日迦葉阿難爲一結集於畢鉢羅窟而四含經定後一百年優波翹多爲第二結集於毗舍利城而五部律出後三百年脇尊者爲第三結集於弗樓沙國而大小二乘十二部三藏備全四含五部之流爲六足爲婆沙十二部立而方等瑜祇般若法華華嚴涅槃大日顯密具焉蓋一度結集卽一度光明於西土成事旣然其在東土始

以敍錄爲甄綜繼以雕刻爲宏布自宋遼元明爰暨我朝敕刊
經藏不具論其人閒僧俗發願雕刻者則隋靜琬刻石於雲居
宋馮櫟王求從鋟木於閩東禪浙思溪明密藏方冊於浙徑山
而今時楊居士刊輯要兼刻全藏於金陵上下千年作者五人
甚難希有卓哉然靜琬受付屬於南岳思大師馮王生五宗四
家禪席風行之世密公有慙山紫柏陸五台馮開之相助激揚
獨居士奮起於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
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事蓋視前人爲倍難
景與嚮相承因與果不一以法運通塞驗之華嚴極盛於隋唐
天台中興於南宋淨土普行於明末國初皆非刻經人所及見
而今者諸方競進賢首嘉祥慈恩之微言絕學浸昌浸熾金胎
教令朕兆萌芽佛日光明重昭壞劫居士實親見之則居士之

效視前人倍疾乎居士於三學教典搜集於藏外若干種選擇
大藏輯要若干種校刻大藏全經已成者若干卷寓決擇於甄
綜宏通之中至精且當又非前人比嗚呼盛已經坊始在北極
閣後徙所居延齡巷宅中治命捨宅爲坊建塔坊中以葬諸子
門人敬遵將事昭其志也居士名文會字仁山安徽池州府石
埭人其學以馬鳴爲理宗以法藏爲行願以賢首蓮池爲本師
性相圓融禪淨徹證所著書若干卷目世系出處在墓表不具
書居士示寂後七年在戊午塔成故人浙西寐叟爲著銘辭曰
馬鳴道統前婆須密後闕刺那是宣法性次第法相逮阿僧伽
摩訶衍論義該般若識阿梨耶南北兩宗文殊彌勒平等無差
洋洋道岸信爲舟楫念極津涯華嚴證信彌陀證念生佛陀家
有始有卒以易以簡萬筭一茹五教五宗攝之二論自在開遮

大宗地本師說不傳講樹無花科葉義枝先生創通有聖冥加
迴此法施總持法寶醫世瘼瘡萬卷萬德萬行所則普賢願嘉
十二部經十二門智文殊悅慧此宰塔坡靈骨歸存昔講堂些
滿字之都有音如雷有氣如霞萬歲不騫或來瞻敬福等唵嘛

碑傳集補卷三十七

碑傳集補卷三十七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三十八

江都閔爾昌纂錄

理學

喬澹傳

揚州府志

喬澹

或稱昌案澹他書
作備益誤

字星渚寶應人與同里朱澤澣相友善恪

遵朱子教人讀書次第由小學近思錄進以大學語孟中庸章句集註或問又以次讀諸經及歷代史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一日閱薛文清讀書錄有云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乃瞿然若有所得痛自刻勵日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切己體察有所疑必質之澤澣是時澹年近五十澤澣亟稱之曰從吾游者眾矣惟喬君剛甚因舉大學或問中不幸過時而後學一段及語類中訓石洪慶且當莊敬持養獨觀昭曠之原一段以

相規漢聞之益自奮自謂向道已晚須用人一己百之功因題
其堂曰困學訂爲季會規條偕同志講論其中嘗謂我生之初
只有箇仁義禮智後來一切嗜慾畢竟與我何益今日也想明
日也想覺悟過來則心胸開闊工夫自然勇猛精進此是爭上
流法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固辭不就病革時苦楚萬狀曰吾
自頂至踵無一處不痛惟此心凝然不亂耳胸中灑落毫無係
戀此八字差堪自信又曰吾平日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無一
時或忘到此仍是做工夫片刻也遂卒年六十五著有日省錄
訓子要言困學堂遺稿

廩膳生吳君墓表

江藩

君名兆松字蒼蚪一字敬堂其先爲歙縣人君之曾祖大蒸公
始遷於江都遂爲江都人君十五歲母氏李孺人棄世晝夜哭

泣哀毀幾於滅性。是時家道中落日食。饘粥而君下帷讀書處之怡然。年二十爲邑庠生。二十三試高等爲廩膳生。二十五始娶李孺人。共事父文瀾。公授巾問衣。怡聲柔色。滫瀡脂膏不假手於僕婦。必敬而進之。文瀾公歿後能盡古喪體。君少時讀五子近思錄。歎曰。聖賢躬踐之實在是矣。何必外求哉。自文瀾公歿後。終身不應鄉舉。閉戶讀書。闡濂洛關閩之旨。嘗謂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漢唐宋諸儒之說紛紜。輻輳莫能是正。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親聞緒論。其所著之春秋集傳。春秋集注。統會羣言。考其異同。參其中否。至於掊擊僞辨。亦無牽合之弊。衛宗武所謂以傳考經。以經考傳。能得史外傳心之蘊者也。近日學者專習胡傳。幾不知世有此書矣。乃取集傳刪繁就簡。薈其說之最精者。手寫成書。又著尙書先儒遺論四十六

篇君足不出戶三十年著書之暇閉目默坐以是世無知者惟
李進士道南朱布衣質亟稱之君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卒於乾
隆五十五年年八十一葬於郡之西鄉子一名夢熊字曰達藩
與曰達有尹班之雅每見君執弟子禮謂藩曰讀書當融釋講
學在縝密不讀書無入德之門不講學無自得之樂藩聞此語
知君深於李南劍之學者豈尋常講學之流哉嗟乎六經乃載
道之文未有不讀六經而能明聖賢之道者吾郡明季王艮曰
不知書爲姚江之學自謂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傳之後
吏胥窰匠皆爲講學之人矣不讀書而講學自古所無獨釋氏
有不立文字言下頓悟之說心齋之徒其說與釋氏無異乃聖
門之罪人安得謂之得孔孟之心傳也哉支離詭僻之習至康
熙雍正閒其熾不衰君燭理明而是非辨知所止而操履完不

搖惑于亂道之巧言可稱真儒矣

高八先生傳

五見文學

宗稷辰

童時聞長老言吾鄉老師宿儒之邃於經者多推高八先生當時士皆重經雖得科目猶尊事之門下稱最盛然稷辰稚昧無由見先生也越四五十年而始得先生之生平於其弟子任之佺蓋舊及門者多已亡而先生無後遺書入於門人有力者之家不肯出以公世惟之佺老常念師能舉其學行之畧數數爲余言余聞之慨然旣爲增設栗主祔京邸之晞賢閣又据其畧爲之傳傳曰

先生初名璣字藜輝晚改名金成字星岳號存齋會稽人也世居昌安門外先代多潛德先生入邑學爲名諸生甚久以歲貢升成均言動有法度治經教士以義理爲宗其授學者訓詁辭

章要必歸於義理其學尤沈潛於周易周禮講易特主象嘗謂非象則理何以明數何以見乎周禮分析其官與事秩然各得其條理使人易解皆萃漢唐宋諸儒之說鉤深致遠而成一書凡十易稿而定他經亦多闡發其書百十卷大都散佚惟易稿周禮稿以授梅山丁氏吳澍馬氏家塾得存先生治經之餘博覽羣史嘗欲續東萊詳節一書謂通鑑法左氏綱目法春秋而近人紀事本末亦取法國語著述貴有本當如此其於文章選有關治道者董賈匡劉韓歐曾蘇以下千餘篇丹黃不釋手初願期以經術爲世用每掩卷歎曰立德立功立言何嘗不可合爲一耶其餘理學自周邵而下合爲一集朝夕省覽俗流矧其不急恐誤學子先生笑而弗辯也平居嚴氣正性凜不可犯接人又沖然以和故士多尊而親之聞之佺嘗問業齋中先生留

之信宿深夜講論不倦五鼓時聞先生起坐念仁義禮智信五字殆亦如古人念中之法云一日談越中前哲之學曰姚江魄力固大然實踐無弊莫如蕺山之慎獨也每與學者曰乾隆閒有請以劉子祀兩廡者以已入忠義祠而止賢等儻在言路當復請語畢淚下其自知道之不行有志於是而望之異日深可悲已又嘗論陸宣公爲唐室大儒昌黎出其門下後人但以經濟文章推重由知公未深是亦當列孔廡者後胡君海門莫公寶齋迭言之於馬侍御步蟾請祀劉子馬君厚庵於吳侍郎傑爲侍御時言當祀宣公皆得如請實先生發其端也先生介然獨立不趨形勢寶齋閣學主講蕺山聞先生名詣館求一見不可得爲歎息去曰眞不愧爲高先生矣後得其四書義十篇刻之以示後進焉先生以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年七十二

以從子某爲嗣有兩孫客京師皆早卒其宗人當擇族子爲立賢者後

宗稷辰曰劉子之學百年前尙多景行之人高先生聞其餘風志道不倦孜孜焉奉以終身惜一時知者已希而重道如莫公不與一見以商論道緒非吾道之不幸也耶

蘇厚子先生傳

方宗誠

先生名惇元字厚子桐城人國子監生五世祖紹眉好學宗朱子國初隱居不試父塋敦善行仁和邵員外懿辰誌其墓特詳先生天性孝謹少失怙客遊養母極孺慕之誠母卒哀禮交致不入內聽樂食肉飲酒者三年葬祭必精攷禮經國制爲安厝錄家祭約儀宗祠規儀敬謹遵行其後廣之爲四禮從宜一書修於家以正習俗之非乾嘉閒海內學者以博綜爲聲號曰漢

學力毀程朱獨耆儒方植之先生箸漢學商兌明辨之先生年三十卽心好朱子學名其堂曰儀宋復師事方先生博究儒先之言凡少異程朱者皆不取最後篤好張楊園先生書以爲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庵當湖六人楊園書純正平實介乎諸儒之閒而精詳親切殆尤過之體用兼備巨細畢舉因纂訂年譜奉爲儀刑經學文章宗方望溪侍郎以爲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宋以後文之合韓歐程朱爲一而純正動人有心得之實者惟望溪於是又編輯望溪年譜二卷先生爲人嚴正守禮家甚貧一介不妄取與嘗佐治粵東有關吏持重金屬爲請事先生峻拒之里居值道光戊申己酉水災佐邑令籌畫

拯救鄉里因得實惠嘗慨天下政事之美敝風俗之淳澆士習之浮實皆由於學術之邪正學術正則能陶成人才取德行之士以任官爲政則教化端而風俗淳風俗淳則國治天下平矣後世法敝棄本取末不察其德行而攷其文藝其文又爲無用之空言故弊不可勝述箸有選舉私議藏於家雖不可盡行要之以務實用爲本道光三十年詔舉孝廉方正里人以先生應固辭不就論者以是科先生爲不愧云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先生卒年五十有七所箸又有遜敏錄欽齋劄記文集詩藁尺牘題跋課蒙津指藏於家二子求莊求敬俱縣學生

方宗誠曰余弱冠時從玉峯許先生聞宋儒學先生長余年十七歲聞之先施下交焉見余所箸甚稱道而深勵以力行尤諄諄以無染雜學爲言余欲以師禮事之先生不受而切劘甚至

今二十年碌碌無所成就而先生卒矣悲夫

朱次琦傳

繆荃孫

朱次琦字九江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分發山西攝襄陵縣事引疾歸次琦生平論學平實敦大嘗論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卽漢學而精之者也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則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以考據爲宗則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乃矛盾烏乎古之言異學也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岐果其修行讀書漸至於古之實學無漢學無宋學也凡示生徒修行之實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尚氣節曰變化氣質曰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

石印卷三十一
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性理之學曰詞章之學一時咸推爲
人倫師表云官襄陵時縣有平水與臨汾縣分溉田畝居民爭
利構獄數年不決次琦至博詢訟端則豪強壟斷居奇有有水
無地者有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向無買水券予之地弗予
之水有水無地者向有買水券雖無地得以市利於是定以地
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臨汾縣知縣躬親履畝兩邑田相若
稅相直也迺定平水爲四十分縣各取其半復於境內設四綱
維持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門實得水田三萬四百畝
有奇邑人立碑頌之繫囚趙三不稜劇盜也越獄逃次琦未抵
任先出重貲購知其所迺假郡捕前半夜疾馳百二十里至
曲沃郭南以俟盜眾方飲酒家役前持之忽樓上下百炬齊明
則赫然襄陵縣鐙也乃伏地就縛比縣人迎新尹尹已尺組繫

原賊入矣遠近以爲神每行縣所至拊循妯妯老稚迎笑有遮
訴者索木椅在道與決能引服則已恆終日不答一人其他頒
讀書日程創保甲追社倉二萬石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卓
卓多異政在任百九十日民俗大化先是南方盜起北至揚州
次琦猶在襄陵謂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爲三難五易十可守
八可征之策大吏不能用居家時稱說浦江鄭氏江州陳氏諸
義門及朝廷捐產準旌之例由是宗人捐產贍族合金數萬次
琦呈請立案爲變通范氏義莊章程設完課祀先養老勸學矜
恤孤寡諸條刊石世守之同治元年與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
次琦竟不出光緒七年賞五品卿銜逾數月卒著有國朝名臣
言行錄五史實徵錄晉乘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蒙古聞見等
書疾革盡焚之僅存手輯朱氏傳芳集五卷撰定南海九江朱

石印卷三十一
氏家譜十二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燔餘集一卷橐中集一卷

又稚圭先生畫像記

王璠

嗚呼賢者所係於人國顧不重哉用其人足以圖治用其言亦足以禦亂若有人不用有言不信則淪胥顛覆之禍捷發於眉睫之間不可振救迨生民糜爛患中國家斯世乃嘖嘖於大賢知幾之早潔身之遠而太息痛恨於當軸之人謂夫徒薪來告明明有此彼昏不知竟憤憤以至斯也嗚呼此何及也哉君子之仕也非以私市也東坡蘇氏所謂苟可尊主庇民則忘身爲之是也君子之有言非以術異也亭林顧氏所謂以明道救世者是也然則君子無救世之柄乃不得已而有言至於言亦不售君子始無望矣昔王通以太平十二策干隋文不用遂賦詩東歸教授龍門帝猶謂恨遇生晚一再徵之竟不起陳亮上中

興書時方諱言兵僅授館職亮慨然曰吾爲國家數百年治亂豈爲一官卒不受是故用其人以戡難者古有之矣陽明平宸濠是也用其言以決幾者古有之矣昌黎策淮西是也人與言均失而亂亡侵辱不旋踵者古有之矣王仲淹之於隋陳同甫之於宋是也吾師稚圭先生以道德學術高天下令襄陵煦民若子女民亦愛之如爹訓諸生督誨諄諄可畏而親或雜以談嘲游燕使皆醉義忘歸比去士女持扶挽留號咷數十里不得則乞畫像以祀諸生又刻石於縣學之敬一亭當是時部民雖不忍公平固謂公旣仕晉去當復來否則大其施亦將及我不謂先生竟拂袖歸也先是南方盜起先生猶在襄陵壬子冬寇東下歷破武昌安慶金陵北至揚州氛雖遠先生岬然憂之謂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爲保障一方計大約謂雍冀爲天地積

高之府勢踞建瓴與爲合從則我免腹背之敵關隴得唇齒之
依況晉中富實甲海內內而馬牧金鐵硝磺芻粟之產饒給於
軍實外而蒙古察哈爾之兵踊躍於徵需長安稱陸海豪戶亞
晉中而河西之武力關外之防秋皆足備緩急也一旦有警甘
督出商漢陝撫據潼關與吾爲犄角吾撫軍則率北鎮勁旅拒
河爲固踞茅津太陽之間仍命廉使率南鎮控太行以防河北
其餘若遼州之十八盤平定之井陘口五壺之黑山龍泉等關
可丸泥封也北邊幸無事將軍引綏遠旗兵入鎮會垣與藩侯
居守副都統移駐大同以鎖鑰北門我師之出平蒲爲正澤潞
爲奇正扼其亢奇拊其背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是故漢南有賊
甘督爲主秦晉赴之河北有賊我師爲主關隴赴之豫中有賊
我與甘軍之赴陝撫者亦如之堅瑕一氣折衝千里此常山蛇

勢也於以鞭箠楚蜀控引河洛援中原以屏蔽京師蓋桓文之
勳也其條目又有止徵調請便宜嚴賞戮作忠義右軍謀選鋒
銳講拊循禁科派保殷富息流移諸政乃爲三難五易十可守
八可征之策洋洋萬言以府主全州何公撫軍所信也再三言
之何不能用癸丑三月代還乃自奏記如所以告何公者加迫
切焉不省先生遂引疾無何揚州賊由鳳臺趣豫跨河撲懷慶
八月折而西入晉境逕陷垣曲絳縣曲沃進屠平陽府又殘洪
洞潞城黎城以出喋血千里蹂躪及畿輔天子遂以輦轂爲憂
謀臧不從其禍蓋至於此先生之學平實敦大不涉叢碎亦不
爲性命高談居家則孝友居官則惠慈以及物爲功以忘己爲
大以無欲爲至器量閎邃渾渾然喜怒不形當辭受取與去就
之交則介然有執處眾中尤簡重及夫談經世大畧則援證今

古會文切理鴻鬯疏析聽者心目爲開璲嘗妄測先生謂行古道而不固用儒術而不疏高峻似河汾而篤實過之豪邁似永嘉而深穩過之需次七年不形缺缺一語不合投劾遂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先生信侗乎遠已璲等不獲終從先生遊道梗負笈未可必佗日者登首陽上太行躡孔子迴車之蹟以望南天見有雲氣敲蒸若散若連若往若還終不離膚寸之間者是我先生蝸寄之廬蟠龍之淵也哉咸豐三年陽月門人太原王璲記

萬斛泉傳

湖北通志

萬斛泉字清軒興國人幼出嗣伯父年十歲嗣母駱卒哀毀如成人弱冠得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讀之知正學入門次第毫不可紊因補讀小學近思錄諸書尤研精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及

三魚堂集嗣父喪寢苦食粥三年不入內室居恆閉戶靜坐以授徒自給或勸之應試不肯行龍學使啓瑞聞其學行延主漢陽崇正書院逾年辭歸咸豐初粵寇犯興國斛泉獨與弟子講誦不輟賊異之相戒勿犯閭里有藉以全者巡撫胡林翼以事聞於朝詔嘉獎賞七品頂戴弟子宋鼎鄒金粟賞八品頂戴同治四年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多士從之者益眾嘗授刊朱子大全張楊園集光緒六年州修疊山書院成以斛泉居講席八年總督涂宗瀛特疏薦斛泉恪守程朱之學躬行實踐老而彌篤加國子博士銜二十八年督撫合奏斛泉學行端純耄勤不倦加五品卿銜時年已九十有五矣後二歲卒季子壽椿承其家學宣統初元舉孝廉方正

高君伯平行狀

吳昆田

道光二十有五年之秋余與魯通甫過存譚桐舫桐舫曰秀水高伯平適來古之狷者也不可不一識之於是介而見於四公祠之寓齋爲十日畱嗣後寓王公祠寓黎公祠凡再徙而吾兩人者或相攜或獨往每至清江浦必就之門無雜賓所最嚴者交遊及取與尊酒無虛日然非其人不得入坐也季子行篤余愛其謹重以女妻之自傾蓋之始訖於君卒三十年如一日也君沒世已十二年孤行篤爲刊續東軒遺集成乞余序之先是葬之日乞余爲墓碑余以君之風節高亮實足媲美郭林宗昔蔡中郎自言爲人作文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碑無愧色余獨何人而敢輕下筆乎然以吾二人之知交不能無言也爰卽所見聞比而次之爲行狀以待能者君諱均儒字伯平秀水廩生原籍閩縣高祖諱朗縣學生妣葉氏曾祖諱安爵歲貢生妣鄭氏

生妣丁氏祖諱積通議大夫貴州按察使妣毛氏贈淑人按察公前巡江南鹽驛道遇覃恩贈先兩世中憲大夫恭人考諱世煥供事實錄館選四川邛州火井漕巡檢妣沈孺人繼妣車孺人按察公爲仇家所斃暴卒家毀巡檢公辛苦流離得末吏卒於官君方六齡車孺人攜之奉柩於嘉興按察公毛淑人柩先在嘉興至是葬按察公於縣西吉字圍葬巡檢公於海鹽縣角里堰元保山之麓遂爲嘉興人入秀水邑庠同治年間學使者得卷知爲服古之士取優等補上舍生少孤性至孝車孺人劬瘁之餘課其誦讀未嘗不流涕相對也幼卽耆學知治經必先識字故於小學爲勤不好制義屢躓於有司不計也好古文主於簡質不屑詞藻爲工與攻說文之日照許瀚印林最相契桐城蘇惇元厚子與講學杭州邵懿辰蕙西伊樂堯遇羹與研經

涇包世臣慎伯上元梅曾亮伯言與論文蓋君學不求博而貴專三禮主鄭康成故自號鄭齋而篤守程朱之學應潛齋陸稼書所尤服膺者也與人交必誠不作泛泛酬酢黃樹齋侍郎雷鶴皋太常聞而過訪一揖而已無多言亦不答拜也詩酒名士則遠之蕩檢踰閑自以爲天下大才者絕之如仇讐而一爲之友規過勸善至不遺餘力人頗以爲難近余與通甫舊有徵歌之飲及遇君遂絕迹清江浦四月賽神會最盛花明柳媚履舄駢田余與通甫適止其所有相約往視者君呵叱之曰我輩卽不肖豈與蜂蟻浪子聯臂而嬉於市邪其人悚息而去喜飲人以酒而不喜飲人之酒人有投贈必峻拒無故而餽金必怒絕之總兵某能殺賊雅敬君以二百金爲壽卻之卒暗寘於牀之寢衣中而去及知之總兵出征矣持以繳吳勤惠總兵固勤惠

麾下將勤惠亂後刊刻書籍迎君於兵火中爲主校勘時君將返杭州別去也及君三至淮上已抱病困悴特甚某總兵復以三百金介君之友人持贈不受勸之怒作色起立而言曰均儒且暮人耳豈有死人而受人金者哉言畢面赤氣逆友人怏怏而去捐介皆此類也君在道光時校勘養一齋詩文集咸豐間河帥楊至堂侍郎刻書延主校勘極相契重楊公薨代者爲庚長君留一年決去余以刑部散郎假歸與同人送別河干畫士萬嵐繪載書圖紀其事咸豐十年正月也君行後而皖賊李大喜突至清江浦灰燼無不以易之介石貞吉爲君頌者孰知君歸嘉興而遇粵寇一子子婦一孫一女及壻死焉與子行信行篤相率避於澉浦先墓所再徙杭州就丁丙松生無何而杭州失守君陷賊以其年老書生翼之出復走澉浦墓所而行篤亦

至父子復合遂渡江北來以行篤贅於余郡城蒲葭巷之寓舍
其時余之家亦毀矣初君自清江浦歸應己酉鄉試丁內艱余
千里弔之家居嘉興府城安術君喪居毀瘠殆無人色余信宿
其家行忠行信上食不以僕從門庭肅穆有茅容之風一孺子
侍立者行篤也行信工篆法遇亂後留澈浦從鮑郎場大使申
祐秩亭入閩亂定還浙暴卒於涂計來君時已寓居淮郡三年
杭州收復丁松生書來再返杭州主東城講舍講席故撫軍馬
端敏公及今撫軍譚文卿公俱重之方君在淮郡曾文正公督
兩江蒞清江浦問君於勤惠勤惠告以寓郡城文正以不得一
見爲恨有慙思以一見宰相者君曰孟子不見諸侯之語乃忘
之邪時有伎者以爲僞自高君聞之不校也亂後至淮或謂君
曰吾甚爲子危子戇直若攫賊怒立碎首矣君曰吾之戇爲友

也賊非友何憚焉蓋君素慤直然不妄及唯友則交益厚者慤益甚苟有過不少貸也孤隘之性至老不衰祭邵樞部文有曰唯兄知均儒之孤隘均儒謹當守此終身烏乎亦可謂至死不變強哉矯矣記曰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孔子言益友曰直曰諒其君之謂乎子行篤援例得官將引見君攜之來淮行篤北上君南歸卒於東城講舍同治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君生於嘉慶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八歲杭州弟子哀思私謚爲孝靖先生配陳氏先君卒子行忠孫全樸遇難行信先卒行篤兩淮候補鹽大使孫全棟

清故寶應縣學生成先生墓誌銘

馮煦

寶應自朱止泉王子中兩先生以正學倡其鄉學者漸之彬彬嚮儒術達材成德先後相望吾師成先生晚出尤大且醇先生

性孝父沒三日哭氣絕而復屬者再授經養母母所欲必百計致之忘力與財歲饑家人或不得食而奉母不少損又懼傷母心輒戒家人夏槩孟於堂若會食然非省試暨學使者試無百里之游三十後遂絕科舉不忍一日去母也母苦癩寒夜尤劇先生屏息牖戶外廉其衰數而調劑之或至申旦歲恆數十夕既旅金陵書局舍母江寧城北有池沼花木之勝母游而樂之時母年幾八十先生亦越五十矣依依左右爲孺子慕識與不識僉曰孝子孝子然先生事母垂六十年起居食飲之節各得其宜有禮經所未嘗言而先生以積誠通之其曲艱隱劬履之若固然先生且不自知又豈他人所及窺邪乾隆中葉崇尚攷據一二鉅公標志於上號爲漢學而斥義理爲宋學爲漢學者斤斤焉一名一物是究而立身行己之大或與經訓相謬盍尤

好譏呵宋儒以自矜異爲宋學者又不事躬行而唯門戶之辨
空疏無用重爲世詬病少有識矣兼綜漢宋兩家而持其平然
亦無本末輕重之差三者所執雖殊學術之不明一也先生爲
學不啻一家凡歷算方輿典禮音聲訓故之屬旁及古文辭靡
不洞微穴幽有所纂述而折衷於程朱操履敦竺恥爲空言一
屏主奴出入之習與門弟子論學亦以主敬窮理爲宗又隨其
材器而隔之不囿於一格庚辰主講長沙校經堂爲博文約禮
兩齋世尤則之氣專容寂終日危坐嶷然若槁木之枝及與之
親則一溫且恭人人得其欲以去又若時雨之澤萬物處鄉黨
宗族閒勤禮而務施憂樂之如一體口不道人過下至兒童走
卒唯恐有傷而是非不阿亦無以非義干者故卒之日無戚疏
賢不肖轉相告若喪其所依所交多海內之望然絕遠聲譽每

人士會集論議遂起先生獨淵默不一語有詢其所業者斂手謝不敏見者不知爲名儒也先生豐約得喪雖不一措意而國是善敗民生利病則拳拳不能自己一水旱一兵革之故至廢寢饋隱居著述若友生燕語每以正人心厚風俗爲亟嗟乎體用一源粹然有得於斯道不爲風會所奪若先生者求之國初諸儒猶或難之百年以來未之有也著書數十卷藏於家先生名蓉鏡二親喪後更名孺字芙卿一字心巢曾祖惠洽本生曾祖邦殿祖林椿本生祖紱考載勳曾祖妣氏喬本生曾祖妣氏喬祖妣氏劉本生祖妣氏周妣氏劉行誼載先生所爲家傳中生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卒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年六十有八以明年九月二日葬縣城北台墟莊楊家花園祖塋之次初取朱氏煦之從母也先三十九年卒再取山陽陶氏後

一月卒竝祔焉子三長肇磨同治癸酉舉人大挑一等直隸知縣次肇鳳殤次毓磨前卒銘曰

巖巖紫陽昌儒宗越六百歲嗟晦蒙先生崛起六藝通學規大本不苟同與物以誠敬宅中時命屯蹇道則豐我銘載之垂無窮

又成先生行狀

馮煦

曾祖惠淫本生曾祖邦殿祖林椿本生祖紱父載勳

江蘇揚州府寶應縣成孺六十八狀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寶應成先生卒先生江淮大儒百行純備而孝尤絕人煦既誌諸墓矣會國史館有儒林之徵學行如先生不可以無傳也爰疏其著述之大旨歸之其爲誌所未具者別爲之狀俟史官采焉先生學凡三變二十攻詞章三十

攻攷證四十攻義理爲之必要其成行之必斬其安箸書凡數十卷夫易有太極道之大原濂溪明之于前考亭尊之于後後儒不根轉相疑謬先生悠然有會折周朱同異之故而得其衷爲太極衍義一卷百工一藝莫不有師矧在儒者二千許年派別緒分主于一善爲我師錄一卷百世之師鄒魯而後厥爲紫陽爲紫陽學則二卷登高者卑行遠者邇尼山權輿實始下學爲必自錄二卷下學維何倫常日用聖凡不易是曰庸德爲庸德錄二卷生安學利知行不強齊盡人所能惟困與勉爲心巢困勉記一卷四德首元五常首仁仁有體用道由而生爲論語論仁釋一卷天命之性在明明德徹上徹下此其歸極爲明明德解義一卷道不自私傳之其人博文約禮湖湘斷斷爲長沙校經堂學程一卷趙宋代嬪多有體無用之儒爲世訾訾先生

病之取魯論論政者條舉件繫斷以後儒之說與當時之宜爲山東政教錄三卷深識我朝學術升降與其次第傳受之緒爲大清儒學案目錄一卷學案備忘錄一卷國朝師儒論畧一卷承學之士各尊所聞爲語錄若干卷此先生義理之學也疇人失官世難其業先生于歷通三統下逮時憲諸術于算申中抑西不阿世好爲尙書歷譜二卷春秋日南至譜一卷太初歷譜一卷五經算術補注二卷步算釋例六卷古之方輿禹貢始詳漢志所援尤爲精確先生本孟堅之說以釋之復芻取百家證通疏滯爲禹貢班義述三卷等韻之學倡自崑山江戴段王遞相祖述先生通諸家之郵而益之邃密爲詩聲類表一卷切韻表五卷單辭片義確有心得大鳴小鳴隨其所叩爲經史駢枝若干卷此先生攷證之學也左氏有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先

生蚤宗昌黎晚法廬陵沛乎煥乎足以載道為文錄若干卷陶
 寫性真莫善于詩先生得淵明之超得子美之深為詩錄若干
 卷詩可以興百代懲勸以今視昔其則不遠為可興集六卷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為寶應儒林文苑事畧各一卷有美弗知不
 明知而弗傳不仁為成氏先德傳一卷此先生詞章之學也

案心集所著書就餘所見者清經解編中則有馬中則例
 尚書曆譜萬貫班鏡通春秋日南至編南若書院叢書中則有

春秋世族譜拾遺鄭志考證名補三統術太初曆致心集
 記史漢駢枝宋州部志校勘記編思室答問漢術太初曆致心集

廣文雅齋局遂書中其名目與此類有異同之三者魁儒碩師窮

畢世之力得一已難而先生一人兼之嗚呼成矣抑先生嘗謂
 煦曰學有三宗義理孔子所謂識大也攷證孔子所謂識小也
 詞章則發明斯二者者也皆道之所在也然亦不可無本末輕
 重之差故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觀于此言可以

知旨歸之所在矣先生樂善不倦其所與切磋者義理則朱司馬百順裴廉訪蔭森陳觀察彝攷證則高文學均儒陳孝廉輅劉明經毓崧茆文學泮林祁文學寅亮劉孝廉恭冕詞章則孔太僕繼鏞喬孝廉守敬竝一世之望教授數十年門弟子著錄者眾若張荔生潘詠孔廣牧姚江其尤著者也煦事先生久知先生深于國初諸儒各得其近似而集其大成博綜經術行己有恥似顧亭林通天地人歸于經世似黃梨洲操履嚴密一介不苟似張楊園廓乎有容無所黨伐似湯潛庵湛冥物外獨全其天似李二曲今顧黃氏既爲儒林之冠而張氏湯氏李氏皆配食孔廟先生規之是一是二然先生隱居學道深自韜晦不汲汲求人知人亦鮮知之者讀先生書當知煦非阿其所好也

甲申九月金壇弟子馮煦謹狀

王子莊先生傳

王舟瑤

先生諱棻字子莊別字賴軒黃巖人先世自縣南之逍奧遷東鄉柔橋稱柔橋王氏父維祺字道齡別字梅庵縣諸生有學行嘗著家訓六篇大旨主於樹氣節慎交游存寬厚而尤以立志有恥爲首務先生少受義方又從同里林明經有壬姜明經文衡李孝廉飛英學治說文經史爲詩古文辭弱冠後卽斐然有纂述志箸倪希子五篇冰雪文二卷曲禮異義四卷九峯山志五卷柔橋王氏譜十卷同治初泰興吳侍郎存義督學兩浙重其學行取爲優貢生六年太和張大理溁卿南皮張編修之洞典浙試舉於鄉先生恬於仕進再上春官遂不復赴一意著述以發揚學術表章儒先啟迪後進爲職志時劉郡守璈孫縣令憲皆有意振厲文教心敬先生多所諮詢孫搦建九峯精舍以

通經學古課多士購藏經籍數萬卷以資博覽又修縣志刻宋
杜清獻集車氏腳氣集明方氏遜志齋集國朝金氏求古錄禮
說其所規畫俱出於先生先生論學不立門戶以爲古今學術
大別有四曰性理曰經濟曰訓詁曰詞章而其歸有三性理者
志於立德者也經濟者志於立功者也訓詁詞章者志於立言
者也四者皆有用但當辨其真僞不當互相是非其說經以經
證經不偏主於漢宋與婺源江慎修同郡金誠齋相伯仲爲文
章不事雕琢而持論名通援證詳確則又近於仁和杭堇浦鄞
縣全謝山於鄉邦文獻最所究心遇遺文軼事手自甄錄晚年
成台學統百卷哀錄吾台先哲自晉唐迄於近代凡三百三十
七人分爲六派而歸重於氣節躬行自爲之敍曰自孔門以四
科取士後世儒術遂分爲四夫惟聖人兼材無所不通其餘則

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或乃得一察焉以自好則褊矣蓋德行之粹根於性理政事之懋蔚爲經濟言語之美炳於文章文學之精垂於訓詁而其業皆具於六經是故性理者六經之道也經濟者六經之治也詞章者六經之文也訓詁者六經之學也韓子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豈不信哉然其大本則在氣節大要則在躬行此二者該貫乎四科并包乎六藝而非此則不足以爲學者也後世不樹其本不務其要往往文章冠世經訓名家而氣節躬行皆無足取是以性理經濟之儒猶或貌爲君子而訓詁詞章之士則竟泰然安於小人此時學之極弊也吾台處萬山之中岸東海而爲郡三代之時人文未啟東漢泊吳閒有表見至晉而任次龍先生出遂爲當代偉人然自東晉以及五季六百餘年英華消歇豈天運有厚薄而地氣有盛衰與

亦由吾邦之士無志於學以至斯耳宋興百年始得一二有志之士竺學厲行以爲之倡而南渡之後台爲輔郡一時來游來歌者旣多命世之英而無待而興者亦有豪傑之士由是山陬海澨稱小鄒魯矣由元迄明遺芬未沫史籍炳然國朝更化一道同風而吾台之士獨若有媿於古乾嘉以來稍稍振起中興之後科名亦漸隆矣意者其將追宋明之盛軌與當世奇傑之士並駕而爭驅與吾竊觀近世之儒其淵源所漸曾未及乎游夏乃欲菲薄淵騫輕詆予賜譏訕由求其可乎否耶予少也馳騫時學汎濫無歸今老矣將有志於其本乃取吾台之士自晉以來與於斯學之統者區爲六派萃爲一編朝夕省覽用以自鏡若謂其分裂道術判斷古人則僭妄之罪誠無所逃焉耳先生掌教九峯精舍前後十餘年又歷主清獻文達及郡城之正

學太平之宗文括之蓮城甌之中山東山肆經江西之經訓諸
書院講席弟子徧於鄰郡及江右多所成就先生平生深於經
於小學治之尤力然與後進言卽斤斤以宗法程朱爲事嘗曰
漢學者小學宋學者大學文藝爲末器識爲先其詠懷詩有云
左交許鄭右程朱要使海濱變鄒魯可以窺其志矣性醇竺事
母至孝言行不苟尤嚴於取與箸書劬學至老彌竺數十年如
一日光緒丁酉學使徐侍郎致祥以先生學行聞於朝賞加內
閣中書銜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經說偶存六卷六書
古訓六十四卷史記補正三卷漢書補正三卷重訂歷代帝王
年表十五卷明年表一卷大統平議一卷大禮平議四卷明大
禮駁議二卷中外和戰議十六卷謝氏赤城新志校注二十三
卷黃巖縣志四十卷校議二卷青田縣志十八卷永嘉縣志三

十六卷仙居縣志二十卷太平續志十八卷杭州府志二百十
二卷杜清獻公年譜一卷台獻疑年錄一卷辨章一卷柔橋文
集四十六卷詩集八卷杜清獻集校注一卷其所編輯有黃巖
集三十二卷續錄二卷仙居集二十四卷方城遺獻續編六卷
王舟瑤曰先生主講九峯精舍時余嘗以經說相質證深爲先
生所稱許至晚歲過從益密時時相與論學其說經也證諸經
不合求諸心不安雖伏鄭大儒不肯曲從而尤以近世漢學家
之排斥程朱爲非可謂卓然獨立不隨世儒爲是非矣顧其論
六書也據漢志六者皆造字之本以爲轉注之說至曾文正而
始定段借之說諸家皆未明乃研精覃思悟令長爲今長之誤
今從反及長從倒亡所謂太無其字也丁者及前人也反丁則
今人矣亡者不長也倒亡則不亡矣所謂託事也今從丁聲長

從亡聲所謂依聲也自謂發千七百年未發之矇然余未敢苟同其論修志也謂方志與國史異不當擬史嘗箸論糾章氏文史通義之失而余纂修台州志則仍閒用實齋之例至於論治先生力持祖制不可變更之說謂漢唐宋明俱以變更祖制而致亂亡余則以爲道者所以治天下之本歷萬古而不變法者所以治天下之具當隨時而變更故嘗相聚論一事一義往往窮日夕累千百言而未有已先生記聞既博口若懸河稱引古今上下數千年如數家珍而又閒雜以談諧聽者皆爲解頤私心頗以爲先生局量稍褊自信稍過而又泥古鮮通未達現世情狀中外事變然其制行之嚴居心之厚爲學之勤則固心所折服以爲未易求之今人中也今先生沒已十年學術日變人心日浮鄉之少年後進殊乏究心於本原之學者台學淵源益

鮮紹述是以於先生輒低回慨慕日往來於懷而不能去夫

王篠泉先生行狀

賀濤

先生諱用誥字觀五號篠泉又號君言深澤王氏濤既表先生之父榕泉先生之墓不復詳其世系榕泉先生既篤遵程朱之學先生繼之益邃以博宋以來爲程朱學者苟有書必究其淺深純雜而搜討散佚刪要錄存其異趣者亦必推竟源委駁而正之於經尤喜易陰陽象數義理諸家之說既皆探其奧竅已乃屏棄之比屬經辭因類尋義而消息於身心事物以求安處初成易備忘錄續有讀易劄記於書有禹貢考洪範解於禮有中庸說禘祭考於詩有詩鈔自諸家釋訓以及羣經子史百氏與歷朝金石苟涉於詩皆鈔之其論語經正錄則繼先志而成之者所采數百家自爲義例宏通深切平生志學具見此書此

外復有雜著數十篇皆扞正祛妄無庸辭辟論先生辨說雖多
一以躬行爲本嘗欲推之於世以驗所學親老多疾不欲遽出
以拔貢朝考得知縣改主事棄不就舉於鄉再試禮部不第遂
絕意進取壹力養親父久疾惡囂屏居一室家人趨走操作皆
噤無聲不問家事而時欲有所聞閱不白白所不欲聞欲聞而
白不時則疾增劇先生將順其閒未嘗失恚他人皆莫喻其故
食無定時饌無常品必立具不豫不需先生廣蓄穀蔬諸可食
之屬列四竈於庭與妻躬爨子女助之眾指並作時不後先而
所差適得所欲嘗承志執勤事皆此類十餘年如一日遇人接
事必誠必恕所宜爲不以德怨辟就持身以禮動有法式雖晏
居無放言惰容其淡定之志敦篤堅苦之操近世厲行之士殆
無其比濤從學時先生年方及壯志氣甚盛讀書窮日夜雖過

勞咯血不少休憂世甚於憂家憂學術之壞甚於憂世言及輒
歎歎太息後十餘年復見先生與人言論及所述作但別白是
非而已無憤嫉之色激烈之辭最後則唯言力不逮志鄉所辨
論皆空談也退然若不能自與於學者嗚呼所學彌深所志彌
篤則其心益下而其氣益和以平君子進學之功固不易量哉
光緒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四妻賀氏濤之
姑也子孝箴貢生孝銘舉人孝來附生女二孫三孝銘爲先生
年譜屬濤爲行狀濤乃本所聞於先生者爲之論曰古之學者
所以復性改過自修其身也而其說皆具於經自師傳中絕載
籍闕脫學者第能搜亡守殘標摘其章句稽覈其名數已足當
通經之目而謂之儒林取經所言而返而存省之用以自檢者
則漢以後更數百千年未之聞也有宋諸子生絕學之後獨能

尋羣經遺旨隱參而顯證勘獨而抑私而力而踐之兢兢焉唯恐幾微之不合其於學以修身之義庶乎近焉而號爲通經之士乃承曩者儒林之說譏其說經之書疏謬失意抑何不思之甚邪門庭堂階習禮之地也尊爵璋璧弓矢之屬習禮之器也吾旣出入登降有節洗奠授受有儀履物視侯期不失鵠矣而乃與之度廣狹絜長短差大小輕重以百工之事相詰難雖學禮之君子未嘗不講明其制然較之工師之執以爲業日習其伎者其離合疏密固當有殊也而遽用是爲學禮之君子病豈非語器而忘道與嗚呼與宋賢爲難者眾矣以言心性爲無用以求之事物爲支離說皆偏淺不待辨其謂說經疏謬者綴遺訂誤洵足匡宋賢之不逮矣然推而論之亦執工師之伎而嗤學禮之君子之類也而遂欲陵駕宋賢擯斥之以爲不足與於

斯道此不得不辨者也世有知言君子蓄德能文欲表闡幽隱
撰次先生行事孝銘所爲年譜旣詳實可據請更參以予小子
之說使通經之士不至徇末而遺本而先生之學庶克顯於世
乎武強賀濤謹狀

黃方慶陳寬居傳

王舟瑤

黃方慶字穀成原名灝黃巖人年十八爲諸生工韻語喜詩詞
後讀陳文恭五種遺規憬然有感甚悔所學之誤遂治史漢爲
古文辭尋又治訓詁家言發許君說文及諸經疏並近儒說經
書徧讀之最後讀宋五子書而善之遂潛心義理之學作五箴
以自訟曰立志曰持敬曰謹言曰力行曰改過自言爲學工夫
敬字爲最要敬字工夫時時提醒此心爲最要又曰人心須如
一點長明之鏡故君終日無惰容戲言讀書有心得言行有過

失俱記於日冊性嚴毅不輕與人接友朋有過失輒面斥無少假借然好引人爲學有來問者無不窮源竟委娓娓以告故初見者每憚之旣而輒樂與親生平淡於榮進於科名得失不甚措意善化瞿學士鴻禩視學兩浙聞其名調入杭之詒經精舍肄業同舍諸人或爭奇獵豔馳逐詞場君獨鍵戶治禮經不與時流交學士好以經術取士命肄業諸生進所作說經文字君獨不肯呈錄故同舍者或得科名以去而君獨落寞後余與學士相見京師道及君學行學士深惜之以爲知君之淺也君嘗曰透得名利一關方有可以自立處又曰安命亦是淺說學者須是識得義其所自守如此於藝術中獨好天算之學以爲切於實用嘗竭三年之力屏棄它務盡合中西諸法而通之多册獲心得於舊術每有補正然君不自足也其言曰唐荆川顧箬

溪議測圓海鏡梅文穆議四元玉鑑皆未通其術故也是以文
穆議唐顧而後人又議文穆甚矣古人不可輕議也又曰程瑤
田輩所著書時有精到處然穿鑿附會亦時有之其辭氣張皇
每令人厭又曰書生鑽研故紙偶有所得不過名物訓詁之微
輒矜爲數千年勑解茈茈然小儒哉其論文則曰凡作文最要
是真僞二字無論工拙須是寫自己胸中議論胸中無所見而
作文則優俳盜竊之所爲真可愧作者也君之學大旨以義理
爲根以經濟爲幹以訓詁詞章爲枝葉由根達幹而茂其枝葉
光緒己丑福建學使烏拉布聘君校文遇病而歸次年遂卒年
三十有三無子所著有羣經算學攷一冊未定卷測圓海鏡識
別圖解六卷火器新術一卷算學緝數十卷日記二卷詩文集
詞集等同時吾台竺志義理之學者方慶外以陳寬居爲最

陳寬居字再陶原名文璋亦黃巖諸生初習舉子業無意於學
既而治漢學家言讀書杭州科名之志銳甚歲莫同人咸歸君
獨留客舍淒然寡懽偶讀近思錄湯文正集心爲之動大悔所
學之非亟購王陽明書讀之以爲聖賢指日可到次年余與穀
成適至杭君以所學質余與穀成不之許勸讀程朱書於是益
發憤刻厲歸讀書邑之九峯精舍徧發宋元及國朝諸儒集而
讀之自言學問之道不可視爲太難亦不可視爲太易視爲太
難則生畏蒞自棄之心視爲太易則趨一超直入之路又以爲
學必先大學論孟以次及於諸經逐循序重習潛心體玩一字
一句不敢苟曰讀或問語類始知集注之妙讀集注始知經文
之妙其學以朱子爲宗於諸儒每有辨正而於陸王攻之尤力
其言曰陸王之病究其根只是不識氣質之性故謂陰陽卽道

心卽理其所謂變化氣質者去其後起之私耳而於氣稟一層固未之及也其論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此語固妙然必於理欲毫釐之際判然分明然後能得力若格致未精而遽揭此爲宗旨終恐有誤於前明諸儒薛胡以外取蔡虛齋國朝諸儒陸張以外取方望溪嘗曰湯睢陽行過於知李安溪知過於行然知亦不深知深而行又竺三者其惟陸當湖乎論未發則曰省察克治已發之境也此後存養去便是未發之境然學者未發之境與聖賢異學者未發之境雜乎氣質者也未必中也聖賢未發之境純乎義理者也乃中也學不從戒慎恐懼下手而徑從未發上做工夫其不入異學也幾希論體用則曰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孔子得易之用此言殊誤體用一源有體而無用者非吾儒之體也有用而無體者非吾儒之用也論宋元明學案

則曰黎洲失之偏謝山失之雜論近人攷據之學則曰祇可謂之雜不可謂之博其論文則曰八家之文文與道二也程朱之文文與道一也後人右八家而左程朱未可謂知言君之所學大旨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於理氣諸說辨別最精故於張子正蒙薛氏讀書錄俱有補正平日克治甚嚴有過失必記於冊分事過容過口過心過諸目自以氣質迫窄因易名寬居少喪父奉母至孝兄子輔興幼習農初不知書君教以朱子小學諸書兄子卽見之於行其感化如此富陽夏震武伯定今世爲程朱之學者也君謂其所著悔言亦有辨訂夏君深許之次年走謁夏君歸而所學益進嘉定徐大理致祥督學吾浙以優行徵君以母病不赴尋丁憂一準古禮寢苫枕塊不脫衰絰夏不用帳諸生請講授堅持不許家徒壁立無

以爲炊不顧也以哀毀稍過次年病卒年四十遺孤僅數歲家貧其兄與君自幼分爨至是復合友朋賻贈俱不受以不失君生平守皆君之學有以行於家之徵也所著有讀大學劄記讀論語劄記讀孟子劄記讀近思錄劄記悔記質疑警惰錄文集日記等其居喪所著有讀禮疑義思親錄俱藏於家

王舟瑤曰吾台自二徐父子與聞洛學克齋諸賢獲交考亭自是以後箸籍朱門凡十餘人一時儒術號稱鄒魯由宋及明風流不絕近二百年漸以不振余嘗欲與二三同志修明絕學紹述鄉先正之風而友朋之中惟穀成再陶爲之最竺穀成堅忍宏毅由本達末卓然有用才也再陶才力稍稍不及而竺信謹守實踐躬行一循程朱之轍則視穀成過之使天假之年充其所學二子之成豈有限量而乃先後隕殂秀而不實豈天不欲

石傳卷三十八
二二二
復興吾台學邪抑義理之天有定而氣數之天無定邪烏乎不
可知矣

碑傳集補卷三十八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三十九

江都閔爾昌纂錄

經學一

姚際恆傳

杭州府志

姚際恆字立方仁和人諸生少折節讀書泛濫百氏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經年五十一日向平婚嫁畢而遊五嶽予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時山陽閔若璩力辨晚出古文之僞際恆持論多不謀而合若璩撰古文尙書疏證屢引其說以自堅而蕭山毛奇齡篤信古文作冤詞與若璩詰難奇齡故善際恆以際恆之同於若璩也則又數與爭論際恆守所見迄不爲下奇齡嘗與客言小學者六書之學朱子指爲幼儀不知何據際恆應聲曰朱子所據者白

虎通也第白虎通亦言字學而朱子借用之因舉唐宋後之稱
小學者源委井然奇齡爲歎服際恆又著庸言錄若干卷雜論
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僞書考持論雖過嚴而足以破惑學
者稱之

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

汪中

君諱田祖字稻孫先世北平人十四世祖愚以從明成祖靖難
功官高郵指揮司僉事子孫襲官因家其地祖良璧舉人父兆
鳳翰林院檢討君好學多所涉獵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
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凡三千餘篇發言深摯哀樂過人
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諸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
痼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矜立名節猛志疾邪少所容
貸及其所善窮鄉末學一節之美終身咨誦不可弭忘與同里

李惇王念孫友三人皆善飲句酒酣君輒鉤析經疑閒以歌詩
往牒舊聞汎演旁出嘲噱風生戲而不虐泊夫述先正之明清
傷末俗之流失聲情激烈恆蓋其坐人故君雖窮老而志不衰
乾隆四十二年君試於秦州五月乙亥一宿而卒琴瑟方御弔
者在門逆旅桐棺視不受含斯生人之極哀已君生十三歲而
入於州學既久始食其廩膳其沒也年六十有四葬在神居山
某原祔於先人禮也妻陳氏食貧味道雅志夙諧先君卽世今
則同穴子載銘曰

於穆賈君實惟固窮鑒於前言以澤爾躬北風蕭蕭平地雪尺
饑人在牀歌出金石駕我朱輻婆娑樂神矯矯危言正彼淫昏
心則亡疚名以不揚幽宮永夜鬱此剛腸小同蒙穉西華淪落
家風遂隕遺書罕託善其何勸天亦難知我銘樂石惟亡愧辭

段玉裁傳

鈕樹玉

徐承慶附

繆荃孫

段玉裁字若膺金壇人生而穎異讀書有兼人之資

蘇州府志

乾隆

二十五年舉人至京師見休寧戴震好其學遂師事之

說文注自序

據自序云二十六舉於鄉二十八師

以教習得貴州玉屏縣知

縣旋調四川署富順及南溪縣事又辦理化林坪站務時大兵

征金川輓輸絡繹玉裁處分畢輒篝鐙著述不輟

玉裁與著六

書

書音均表五卷古韻自顧炎武析為十部後江永復析為十三

部玉裁謂支佳一部也脂微齊皆灰一部也之哈一部也漢人

猶未嘗淆借通用晉宋而後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

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哈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為三者罕

有知之又謂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為二尤幽與侯為二得十

七部其書始名詩經韻譜羣經韻譜

均

嘉定錢大昕見之

石印本三二二

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許叔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

皆條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

部後附六書音均表俾形聲相為表裏說文解字注始為長編名說

文解字讀陳說凡五百四十卷既乃隱括之成此注後敘書

未成海內想望幾三十年陳說嘉慶十七年始付梓陳說高

郵王念孫序之曰千七百年無此作矣王念孫說玉裁又以說

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為說經傳之書必兼是二者漢

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比方

之詞讀為讀曰者易其字也變化之詞當為者定為字之誤聲

之誤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詞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周禮

漢讀考述漢讀攷先成周禮六卷序又撰禮經漢讀攷一卷其

他十六卷未成玉裁儀徵阮元謂玉裁書有功於天下

後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說文二也漢讀考三也阮元漢序其他

說經之書以漢志毛詩經毛詩古訓傳本各自為書因釐次傳

文還其舊著重訂毛詩古訓傳三十卷玉裁自撰毛詩古以諸

經惟尙書離厄最甚古文幾亡賈逵分別古今劉陶是正文字

其書皆不存乃廣蒐補闕正晉唐之妄改存周漢之駁文著古

文尙書撰異三十二卷序自又錄左氏經文取鄭注禮周禮存古

文今文故書之例附見公羊穀梁經文之異著春秋左氏古經

十二卷題自撰而以左氏傳五十凡例附後經目外有毛詩小

學三十卷說文後汲古閣說文訂六卷經韻樓集十二卷經韻

目二十年卒年八十一王念孫志初玉裁與念孫俱師震故戴氏

有段王兩家之學玉裁少震四歲謙專執弟子禮雖毫或稱震

必垂手拱立朔望必莊誦震手札一通卒後王念孫謂其弟子

長洲陳奂曰若膺死天下遂無讀書人矣陳奂友記 玉裁弟子長

洲徐頤嘉興沈濤及女夫仁和龔麗正俱知名陳奂友記 文友記

而奂尤得其傳鈕樹玉字匪石吳縣人居東洞庭隱於賈陳奂友記

記篤志好古不為科學之業精研文字聲音訓詁新附考序 說文

謂說文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後人以新附淆之誣許君矣因

博稽載籍著說文新附考六卷陳奂友記 續考一卷陳奂友記 又著說

文解字校錄三十卷陳奂友記 樹玉後見玉裁書著段氏說文注

訂八卷所駁正之處皆有依據徐承慶字夢祥元和人

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著段注匡謬十五

卷其攻瑕索癥尤勝鈕氏之書皆力求其是非故為吹求者注段

匡謬序

教授文林郎福建羅源縣知縣崔東壁先生行略陳履和

嘉慶二十有一年二月初六日大名崔東壁先生卒越五月其門人石屏陳履和至奉遺命受書柩前去越三年乃取先生學行見於本集者撰次之而於著書事尤詳慎不敢苟也先生姓崔氏諱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府魏縣人乾隆二十二年以漳水屢決入魏城廢魏縣并入大名縣故又爲大名縣人先世居大寧衛小興州明初有諱義者以軍功起家世襲指揮使奉詔遷保定之新安國朝順治中諱向化者始遷魏再傳至先生曾祖諱緝麟號段垣以舉人官大城教諭學行冠一時詳載縣志祖諱濂字周溪武學生考諱元森字燦若號闔齋歲貢生周溪公次子也妣李太孺人闔齋先生承段垣公之學精研儒書博綜時務補縣學生後五試順天皆報罷遂閉門教授至老不倦錢塘汪侍講師韓志其墓以爲北方自蘇門孫徵君宗姚

江王氏之學遠近信從君獨恪尊紫陽而尤愛玩當湖陸清獻公之書躬行以求心得因推爲河朔真儒云先生生平孝友廉介讀書涉世欲卓然有所樹立爲名儒以顯父母五六歲時卽從父受書閤齋先生教之嚴市井之言游蕩之行常不使接于耳目少長告之曰爾知爾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於明道經世之學欲爾成我志耳十一歲應童子試已爲縣令所賞十四歲試於府太守石屏朱公煥待以國士擢冠其曹弟邁亦前列遂同補弟子員閤齋先生喜兩子皆可教先生益率弟朝夕砥礪泛覽羣書巨細不擇年十五歲太守招至署中讀書晚香堂者數年詩賦詞章應制舉業風發泉湧見者莫不嘆爲奇才家故貧自丁丑戊寅歲漳決城壞十月之中四遷其宅二親嚴冬猶著單衣無麥食豆羹而已辛巳七月城再沒一月三徙家

先生屢自郡歸附舟省視泛城脊以達洪波千頃中仍與弟讀
書鄰家空樓以娛親意時先生已中庚辰副榜壬午秋復與弟
同榜中式乙酉歲知大名縣秦公學博爲買室禮賢臺上室不
過數椽而相傳爲魏文侯處段干木之地水落臺高殊宜遠眺
閨齋先生樂之又見先生學日富而新娶成氏婦才且賢炊爨
餘閒佐讀不輟時復呈詩於翁姑以博歡笑益怡然忘所苦居
數年先生覺百家言多可疑悔從前泛覽之誤曰此非吾父所
謂明道經世之學也乃反而求之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
之實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欲自著一書以正僞
書之附會闢眾說之謬誣舉子業置不復爲時先生三十歲也
辛卯二月閨齋先生卒貧無以葬越三年始能營新兆於城東
南隅終葬事庚子三月以長姊適陳氏者十年未葬往成安自

葬之六月子天祐殤十月李太孺人卒明年六月弟邁卒壬寅
三月葬母及弟於城南新兆自闍齋先生卒後十年之閒叠遭
變故積哀勞病作幾死者屢矣母喪既除痛弟邁篤學而年不
永所持以成先志者孑然一身益發憤自勵始作考信錄疾病
憂患中奔走衣食又十年而考古著書弗輟也壬子秋如京師
是時履和留滯都門下第者再三負性涇涇不與人妄通一刺
偶於逆旅中見先生獲讀上古洙泗考信錄及正朔禘祀通考
請師事焉受業兩月餘師弟相視如父子逮十二月先生還魏
而履和自是不復見先生矣先生少有志於功名讀書時卽悉
心以究世務若救荒策漳水考漳河利弊策直隸水道記皆成
於村居授徒感時觸事之餘且家貧無以養故祿仕之念甚切
旣數試禮部無所遇二親又相繼以逝考信錄亦未成自分以

著書老矣會吏部截取文至又念先人嘗望我爲陸清獻本欲其明道經世也而四十年讀書論世數遊四方嘗艱難知情僞亦宜發揮於政事以自驗其所得故自奉文後凡四如京師乃以嘉慶元年正月選福建羅源縣知縣四月挈眷行羅源近海而衝向稱難治當清查後前官罷吏議者三人先生治官如治家不美食不華服不優伶宴會卯起亥休事皆親理日與士民接見書役稟事皆許直入二堂兼聽並觀往往談詢移晷而無敢干以私者是以苞苴自絕而地方百姓情形無壅蔽從人胥役俱無所容其奸聽訟不預設成見俾兩造證佐各盡其辭而後徐折之數年案無枉者初元年七月七日有寧德縣鹽商之哨丁李枝陳祜等爲鹽梟拒捕者所傷陳祜落水死其事起於東沖屍亦撈獲於東沖東沖者霞浦縣地也寧霞兩邑恐罹處

分則以陳祁等由東沖口捕梟駛入羅源之吉壁村村人助梟
毆祁淹斃具詳而移羅源拘兇手是時先生到任距陳祁死七
日矣鄰邑以爲老書生初來不習爲吏且事在前任或者不極
力爭辯而先生駁詰甚力二年夏案猶未決鄰邑旣護前大吏
亦必責羅源捕吉壁人先生以數十人軀命所關豈可誣置死
地况兩邑先後移文又時地自相矛盾乃自爲文據實詳辨至
再至三理直辭達兩邑無以復難然後同官者服先生之明察
而練事顧不知其剖晰疑似入毫芒皆自讀書考信中來也是
時桐城汪公志伊由本省布政陞任巡撫激濁揚清吏治肅然
稱州縣廉善者以羅源爲最戒他縣當效崔令所爲顧公與某
公意見多不合而三年六月適有黃玉興上控之案黃玉興者
羅源松山澳漁戶也自海寇興武弁欲藉以邀功兵役欲藉以

漁利漁戶效之遇商船操下南土音者二閩人府為下漳泉則要而索其賄不與則報縣審訊一經詳報則良民經年羈押或生意外之虞黃玉興前獲之廖君端等是也先生洞悉其弊無辜之人審明卽釋往往同官張皇而先生以靜鎮處之玉興所續獲訊而釋者又數十人矣縣有武舉鄭世輝者效用閩安協告假回籍與玉興及其弟玉明約吾與若火食得盜勿報縣徑至閩安隨我獻功由是玉興等出洋遇三船獲十三人掠其物而拷問之卽駛船南赴閩安而濂澳口南風急不得進反駛入羅源境避風於是營弁遂上報而後送先生訊之訊之則先獲之兩船六人但因下南音疑之耳惟後獲一船鄭世輝到案堅指爲賊者二人一林孫不肯受賊染曾以二年六月率眾投首於閩安莊協鎮麾下屢出洋立功營中詳稟有案一連元二年十二月

莊協鎮巡洋拿獲經在洋緝捕之烽火營千總楊淡稟係其同鄉良民釋放有案此二人者先生札詢協鎮復書明白協鎮復差弁黃捷凱至羅詳白其事然則此船七人亦皆未可指爲賊匪也顧營旣通報七人者已提省而先生方欲據實詳釋世輝等恐不能邀功反罹罪而世輝父鄭豪倉房蠹吏也先生在任豪不能有所爲乃主黃玉興訟先生屢次擅釋巨盜某公怒飭先生自陳先生遂以先後各案原委具詳而副以通稟有卑職焉能殺人媚人之語某公益怒欲參之汪公持不可是冬案乃定四年四月調署上杭縣地闊訟多難治倍於羅源獨關稅向有贏餘人皆以爲利藪不料先生拙宦竟得署此也於是從者皆舞蹈以往先生至則關稅所餘千金悉數解充洋面緝匪之費聞者或議其矯或哂其愚不知先生安貧守介數十餘年雖

多財無所用且恐虛擁厚貲將來求歸不得如某某可鑒也一切政事如羅源而勤勞過之訟漸稀先是縣中聽訟營弁必遣兵雜眾中竊聽而刺其陰事持短長相挾制故令長必多爲宴會贈遺以要結之至是竊聽者皆自撤去文武過從殊少亦無怨也而從者大失意一日至汀州有以北地菘粥者先生命盡買之他日有粥者先生又盡買之諸長隨笑曰有肉不會喫要喫白菜絕好一上杭縣被崔老爹做壞矣國朝老人稱官五年十月回任將至境羅源人懸彩頌德持兩端夾道而迎大有兒童竹馬之趣先生雖駕輕就熟而勤慎之治終始不懈其清理社穀以甦民困建風雲雷雨壇及城西石橋皆前在任時所欲爲而未及者所至御書役不惡而嚴人無敢犯亦無敢欺百姓犯法不肯稍事姑息然以愷弟慈祥爲本唯恐誤刑一人而洋面捕

盜之案所昭雪全活尤多雖以此忤大吏弗恤不止黃玉興數案也地方敝俗惓惓思有以易之羅源侈婚嫁而不恥溺女每歲正月則飾新婦聽人入室觀之過元宵乃止上杭則元夜端陽爲燈船之戲男女雜沓數釀大案先生力行勸戒自爲示文真意流溢讀者感悟而人或以此笑先生之迂羅源文廟將圯先生至卽倡修之集多士訓課講學嘗爲諸生講孟子好辨章因及經學之廢興聖道之明晦古書之真僞舊說之是非日下戾媿媿不倦其教上杭士亦然兩縣之士有見先生書者然後知先生政事皆經術也先生初至閩見州縣事多掣肘不能自行其意有退志而以代賠前任虧項未清難之兩年後倉庫無虧屢求病免汪公不許自上杭回任求益力汪公益不許會捐例開始得以捐主事離任往辭汪公公方告病謝客延先生至

榻前謂曰好官吾不能薦汝吾媿汝汝去吾知汝不能達時也是爲六年十月事明年春出仙霞嶺與成孺人酌酒相賀蓋自幸全大節脫險阻而生平未成之書可以從容脫稿也魏固無定居旣歸居大名又居安陽西山又遷彰德府城數值歲荒典衣而炊著作自娛於是十餘年中全書告成曰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爲前錄曰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爲正錄曰豐鎬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後錄此三十六卷者考信錄之全篇也又以生平所著與考信錄相涉者曰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尙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爲考信翼錄十二卷又有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

說一卷與翼錄十二卷皆為雜著而春秋類編四卷則未成之
 書也不入目錄中文集凡十六卷無聞集文也知非集詩也為
 正編小草集閩中宦牘偶存稿也為別編細君詩文稿成孺人
 作也菽田牘筆詩文拾遺及偶存尺牘也為附編志二種凡四
 卷曰桑梓文獻志曰水木本源志存篋書三種凡四卷曰大怪
 談曰桑梓外志曰涉世雜談餘編三種凡六卷篇皆別存目亦
 分載曰菽田雜錄者其目五曰菽田瑣記者其目七曰菽田贅
 語者其目七贅編二種凡六卷則見聞雜記又名一法與知味錄
 也大凡先生遺書共三十四種八十八卷爾昌編行略東學
報章劉師培撰東壁以與翼錄三字為一書名誤矣中華是
局印清史與傳則又以王政三大典考等書為古異錄自書
考信一翼錄之似第當傳又中天津徐明氏錄正錄有錄諸書四卷出
大徑種等三存也者以存之路於下藝宮之亦於二耳何不三舉黃
編二徑種等三存也者以存之路於下藝宮之亦於二耳何不三舉黃

名如見附錄記知歸林以後頗有瑣屑之事偶然涉筆者然經
學世務及勸懲大義亦往往散見於其中毋論洋洋大篇也而
考信錄一書尤爲五十年精神所專注其所以著書之故則提
要及自敘盡之矣敘略曰聖人之道自唐宋諸儒以來闡發精
詳固非末學小生所能參其末議然亦似尙有未盡者蓋自周
道既衰楊墨並起欲紕聖人之道以伸其說往往撰爲禹湯文
武孔子之事以誣之而紕之其游說諸侯者又多嗜利無恥之
徒恐人之譏己也則僞撰聖賢之事以自解說其他權謀術數
之學欲欺世以取重亦多託之於古聖人而眞僞遂並行於世
然當其初猶各自爲教而不相雜至秦漢閒學者往往兼而好
之雜采其書以爲傳記其後復有讖緯之書繼出而劉氏向歆
父子及鄭康成皆信之復采其文以釋六經兼以斷簡殘編事

多缺佚釋經者強不知以爲知猜度附會顛倒訛誤者蓋亦不少晉宋以降復有妄庸之徒僞造古書以攻異己亦往往采楊墨之言以入尙書家語學者以爲聖人之經固然莫敢議其失而異端之說遂公行於天下矣隋唐以後學者唯重科目故咸遵功令尙排偶於是詩自毛傳尙書自僞孔傳五經自孔子正義以外率視以爲無用之物於前人相沿之訛皆習以爲固然而不爲意甚或據漢魏以後之曲解駁周秦以前之舊文至宋一二名儒迭出別撰傳註始頗抉摘其失其沿舊說之誤而不覺者尙多不可數其編纂古史者則又喜陳雜家小說之言以鳴其博由是聖人之道遂與異說相雜聖賢之誣遂萬古不能白矣蓋嘗思之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在儒之內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故居今日而欲

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真僞必取信於詩書
然後聖人之真可見聖人之道可明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述雖愚陋萬不能
窺測聖人之一二然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註雜於
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始覺傳註所言有不盡合於
經者百家所言往往有與經相背者然後知聖人之心如天地
日月而後人晦之者多也於是歷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爲主
傳註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
言則闕其謬而刪削之題曰考信錄蓋八年而洙泗考信錄始
成補上古考信錄亦旋脫稿會至京待選遇滇南陳履和悅而
鈔之又數年唐虞考信錄甫脫稿其他尙未訂正成卷而嘉慶
元年述選得福州之羅源縣遂不得竟其業七年春北旋乃得

取夏商豐鎬諸錄從容撰訂數年而後脫稿然猶不敢自信暇中復取新舊諸錄細閱而增改酌定之又數年而後成凡爲錄者九爲卷者三十加以提要續說附錄共三十有六卷一生之學問精力畧盡於此矣嗚呼先生之自敘云爾亦可以見窮年著作之苦心矣方履和之事先生於京邸也受書數種越四年隨先考於江西之廣豐與閩接壤先生又寄以書皆刻之矣顧尙非定本逮先生全書訂定履和已侍親還滇南北數千里相見無期而先生年已七十餘膝下未有子嗣弟子伯龍奉母於魏不得常常見外人未有好先生書者獨成孺人爲閨中老友盡悉生平著書事耳甲戌四月孺人卒室僅一妾先生益漠然無所向自念衰病日甚乃聚其書爲九函作遺屬命妾藏焉以待履和之至時乙亥歲九月二十二日也於是師弟子相念二

十有三年矣明年閏六月既望履和至而先生歿已六月謹稽首柩前受遺書手澤淋漓不敢注視居十日待伯龍商葬事乃如京謁選丁丑二月履和刻先生書於太谷縣署以三代考信錄先之三月使人詣彰德會葬則先生喪已歸緩不及事履和罪也夫古人事師有左右而就養者矣有數百里而負笈者矣有千里而奔喪者矣有棄官而行服者矣今皆未能計唯有早刻全書公諸天下以稍盡弟子之職迺三代錄甫成而履和丁母憂南奔嗚呼全書之刻又當在何日耶先生服官六年未得大有所展布羅源上杭之治不知與陸清獻嘉定靈壽何如要之清風惠澤視古儒吏無愧至其辨僞書正謬說以明古帝王聖賢之道者雖有時與前人舊解若方鑿圓枘之不可入而證以詩書之文孔孟之論則泯然爲一而無復離合之迹眞不朽

之業天壤閒不可少之書也老未登第官又不達且其持論實不利於場屋科舉以故人鮮信之甚有摘其考證最確辨論最明之事而反用爲詆諆者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必有眞知天亦必默相此書傳之無窮履和唯有慎守遺編以待其人而已先生頎頎美鬚髯善談論往往以諧語箴俗令人解頤其著書亦時復如是至性肫篤事親能承其志數遭水患遷徙流離必以仁者之粟養爲諸生試於郡有託閭齋先生之命欲與先生換卷者先生曰吾父必無是命弗應也兩遭姊喪皆哀慟致疾弟卒子女皆先生婚嫁之成孺人生一子一女皆早殤撫弟子夢熊將以爲子十五歲又殤先後娶兩妾皆無子而伯龍生子亦屢殤先生乃命伯龍以一人承兩房宗祀待其生子以後夢熊在上杭時手書貽謨篇畀伯龍歸魏復書承嗣條例畀之生於

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嘉慶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壽七十有七歲配成孺人邠州通判大名成公懷祖女以賢能事先生者五十年其在羅源上杭不讓朱夫人之佐清獻也著有爨餘詩文二卷生於乾隆五年某月某日卒於嘉慶十九年四月某日壽七十五歲先生爲之傳系於詩後二十二年二月伯龍以先生與孺人之喪歸葬於故魏縣城南閭齋先生墓下將粥彰德室而迎先生妾與母居伯龍初以墓志命履和履和不能爲亦不及爲也今先生旣葬而履和奔喪在塗豈復敢忘哀戚以作文字顧自念大節在三先生之歿亦履和心喪之年也且表墓事不可緩而他人無能悉先生志事者乃於湖南舟中展遺書取先生事親治民著書大畧和淚濡墨次其梗概如右將求海內有道君子賜之文章以垂永久而先錄一通復伯龍

石屏集卷三十一
十四
焉嘉慶二十三年二月石屏受業門人陳履和謹譔

右行畧之作初未知黃玉興誣控之林公後事如何道光元年余至都始知其由行伍積功累陞至福建金門鎮總兵皆在先生解組北旋之後其陞任浙江提督在二十二年則先生歿已年餘矣方先生詳釋案內諸人時亦但期昭雪其冤而已他日功績官職豈能逆料然已爲國家儲一將才彼必欲誣之者果何心哉附書於此以補當日序事之缺二年冬十月十有六日履和識

王石臞先生墓誌銘

阮元

公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州高祖開運州學生治尙書有聲曾祖式相副貢生貧而行德以經授弟子祖曾祿拔貢生深于理學父諱安國雍正甲辰科會元第一

甲二名及第官至吏部尙書謚文肅國史有傳公生四歲卽能讀尙書六七歲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都下有神童之目八歲屬文十歲讀十三經畢旁涉史鑑偶作史論斷制有識由是文肅教之以忠恕勿欺正直持身之道是公之學行早立於文肅公時戴東原先生當代碩儒也文肅延爲公師十四歲文肅歿公扶柩歸里童年老成學與行宿儒不逮也服闋補州學生員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公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蒙恩賜舉人乙未會試中式改翰林院庶吉士旣而乞假旋里謝絕人事居湖濱力學四載年三十七入都散館改工部主事主都水司事遂精心於治河之道由今河而上溯歷代治河諸書古今利弊無不通究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年四十補主事陞營繕司員外郎製造庫郎中年四十五補陝

西道御史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又四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在都前後十餘年凡錢局諸差及京察外任皆力辭俸滿保送知府自呈不勝外任論者嘉異之嘉慶四年仁宗睿皇帝親政之始公具疏劾宰輔某是時不乏彈章惟公疏援據經義最爲得體是以特蒙嘉納疏中正論至今人猶誦之是年三月命巡淮安漕九月又巡濟寧漕盡裁陋規道路所經吏治民生皆奏之蒙聽納施行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積弊一清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二丈高出於隄南北岸同時溢奉旨革職逮問尋奉諭水漫過蘆溝橋面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孫加恩發河工出力不但免其前罪尙可酌量加恩七年奉旨督辦河閒漫工秋賞六品頂戴暫署永定河道八年奉諭王念孫於水利講求有素著加恩賞主事銜畱于直隸令其周歷通省遇

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總督彙奏辦理公乃上總督顏檢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顏公據以奏是年九月河南衡家樓河決奉旨隨尙書費淳查看且籌新漕奉諭王念孫于河務情形熟習著卽馳赴臺莊隨同吉綸辦理旋奉旨署山東運河道九年奉旨給四品頂戴實授運河道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帑數十萬十五年調直隸永定河道召見詢河務甚悉甫旋任東河帥請啓蘇家山閘引黃入微山湖以利漕運召入都決其是非公對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原非良策但暫行無礙並陳運河情形皆詔行之是年永定河水復異漲如六年之溢公自請治罪奉旨以六品休致年六十有七矣道光五年八十二歲奉上諭王念孫年登耄耋藥榜重逢洵屬藝林嘉瑞著加恩賞給四品職銜准其重赴鹿鳴以光盛典十二年

正月公子引之官禮部尙書以公病奏給假蒙賞假召見垂問
明年九十歲且諭以服人獲之方善爲調養越數日病重諭引
之等曰吾受三朝厚恩未能報稱汝必盡心竭力以報主知且
諭諸孫曾服官讀書以繼世德遺命畢而卒學者稱石臞先生
元于先生爲鄉後學乾隆丙午入京謁先生先生之學精微廣
博語元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樂以爲教元之稍知聲音文字
訓詁者得于先生也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
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金
壇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再爲之綜其經學納入廣
雅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
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于
爾雅說文之外似乎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

不亂此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字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先生所分者乃二十一部東一蒸二侵三談四陽五耕六眞七諄八元九歌十支十一至十二脂十三祭十四盍十五緝十六之十七魚十八侯十九幽二十宵二十一案之羣經楚辭斬然不紊其分至祭盍緝爲四部也則更顧段諸家之所未及陸法言所未析者先生又長于校讐凡經子史書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證博及萬卷折心解頤他人百思不能到子引

之撰經義述聞亦多先生過庭之訓故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
內無匹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自少至老澹然以著
述自娛處世接物善善惡惡皆出於誠喜怒必形於色人有一
善一長道之不已生平學問之友久而不渝早年居鄉與李君
惇賈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瑤田以古學相示極一時
之盛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諸書長以經義嘉慶己未科元副朱
文正公爲會試總裁引之中式以五策拔其萃殿試一甲第三
名授翰林編修道光八年引之官至工部尙書階光祿大夫封
公官階如之公配吳氏贈翰林編修鉉之女孝慈勤儉相夫教
子動中禮法贈一品夫人次子敬之州學增生孫八人壽昌蔭
生官戶部郎中彥和廣西鬱林直隸知州壽朋早歿壽同拔貢
生皆引之生壽山候選從九品壽祺學附生葆和葆定皆敬之

生引之敬之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日奉公柩葬於六合縣東北鄉東原王廟鎮之南原癸山丁向請儀徵阮元爲誌銘先生之貌如石之矐先生經濟優於河渠河患未已乃阻厥議天逸先生使著其書先生學行漢之醇儒忠恕直誠不飾不誣古聲古訓確證精疏學深許鄭音邁劉徐萬卷皆破一言不虛續傳儒林先生首歎今歲在辰歸葬於吳佳城旣築積善慶餘

胡君樸齋家傳

王澤

君諱匡衷字寅臣號樸齋績溪縣人生有至性事父母養盡歡喪盡禮兄弟五人十餘齡伯兄病見親憂之甚焚香願祝願以身代洎耄年哭弟喪明束身名教言動必以禮於聖賢崇德謹獨之學身體而力行之幼受易庭訓著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發明宋學而謂先天圖非經所有不敢信也禮經著有三禮札

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論井田也多
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遂人言田萊之數是鄉遂制大司徒言
不易一易再易之數是都鄙制鄭氏注自相違反作畿內授田
考實列於卷首積算多精密其論賦法謂畿內采地雖畫井仍
是稅夫不立公田故周禮無助法謂太宰之九賦不皆田稅而
斷無口錢其論官制也謂周禮外惟儀禮是周初之制且多諸
侯之官可藉以考當日侯國設官之舊左傳官職每出東遷後
所僭設禮記並有秦漢職名因爲侯國官制考二卷表一卷附
於釋官之後又爲春秋列國職官譜禮記官職考一篇孔穎達
左傳正義於賈服等說必盡駁以從杜君以爲非持平之論且
謂今之杜注唐以前書亦有引爲服注者足見集解多本舊誼
因著左傳翼服又謂論語自齊魯古三家傳本各異迨後鄭何

注本又殊釋文載舊本及皇氏義疏本異字異句尤多然聞存古義未可盡廢因著古本證異論語補箋又著有莊子集評離騷集注生平所作古文詩共爲一編曰樸齋存稿其爲學實事求是以經證經不苟與先儒同異卓然可信于後由歲貢生候選訓導年七十四卒於家以孫培輩貴貤贈承德郎戶部廣東司主事又以曾孫肇智貴晉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累贈光祿大夫

戚學標傳

陳熙晉

李誠附

總荃孫

戚學標字鶴泉太平人

宋三壘

幼有異稟從天台齊召南游

稱高第

山文

高宗巡江浙學標獻南巡頌乾隆四十五年

成進士官河南涉縣知縣

三台

縣苦闕布征學標請於大府得

減額權林縣有兄弟爭產者集李白句爲米粟謠以諷皆感悔

性強項多與上官翻齟卒以是罷後改寧波教授未幾歸

太志平

詩宗少陵古文浸淫兩漢尤精考證

山文衡

北著漢學諧聲二

十三卷總論一卷用說文以明古音謂六書之學三曰形聲聲

不離形形者聲之本也而聲又隨乎氣氣有陰有陽故一字之

音或從陰或從陽或陽而陰或陰而陽或陰陽各造其偏昔人

知其然故但以某聲者明字音所出以揣其本以讀若某設為

譬況之詞使人依類而求即離絕遠去而因此聲之本以究此

聲之變無患其不合說文從某某聲從某某亦聲從某某省聲

從某讀若某從某讀與某某同並二端並舉聲音之學莫備於

此後人惑於徐氏所附孫愐音切不究本讀而一二宿儒言古

音如吳械陳第顧炎武江永之流亦第就韻書辨析不知說文

形聲相繫韻書就聲言聲說文聲氣相求韻書祇論同聲之應

其部居錯雜分合類出貶見學者苟趣其便衷於一讀且狃於
 平上去入之界之不可移易諧聲之法廢而說文之學晦矣其
 書論聲一本許氏由本聲以推變聲既列本注旁搜古讀以為
 之證未附說文補考二卷多辨正二徐謬誤漢學諧聲自序又
 有毛詩證讀若干卷詩聲辨定陰陽譜四卷四書偶談四卷內
 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鶴泉文鈔二卷鶴泉所著書目陳熙晉原名津字
 析木兩浙義烏人優貢生以教習官貴州開泰龍里普定縣
 仁懷同知擢湖北宜昌府知府義烏縣志權開泰時教匪蔣昌華擾
 黎平將興大獄熙晉縛其渠而貸諸脅從全活無算龍里民以
 釘鞵殺人已誣服而兇驗不合心疑焉一日方慮囚見叢人中
 有曳釘鞵竊睨者命執而鞠之痕宛合遂款服普定俗糾聚相
 雄長號其魁曰牛叢其獲盜不謁之官輒積薪焚殺之先是有

挾讎焚三尸者吏不敢捕熙晉期必得重繩以法風頓革

王心

其其守宜昌也楚大水流庸聚宜昌畢力撫綏繕城垣以工代

振會秩滿將行爲留六閱月歲其事送者數千人皆泣下

官志

乞養婦未幾卒熙晉邃於學積書數萬卷訂疑糾繆務窮竟原

委取裁精審

志

嘗謂杜預解左氏有三蔽劉光伯規之而書

久佚惟正義引一百七十三事孔穎達皆以爲非乃刺取經史

百家及近儒著述以明劉義其杜非而劉是者申之杜是而劉

非者釋之杜劉兩說義俱未安則證諸羣言斷以己意成春秋

規過考信九卷又謂隋經籍志載光伯左氏述義四十卷不及

規過據孔穎達序稱習杜義而攻杜氏疑規過卽在述義中舊

唐書經籍志載述義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而多規過三卷

此其證也正義於規杜一百七十三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

蓋皆述義之文其異杜者三十事較正甚少殆唐初奉敕刪定

著為令典黨同伐異勢會使然乃參得失援據羣言成春秋述

義拾遺八卷補遺拾遺過考信他所著有古文孝經述義疏證五

卷帝王世紀二卷貴州風土記三十二卷黔中水道記四卷宋

大夫集箋注三卷駱臨海集箋注十卷日損齋筆記考證一卷

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縣志李誠字靜軒黃巖人嘉慶十八年

拔貢生官雲南姚州州判終順寧知縣撰十三經集解三百六

十卷首臚漢魏諸家之說次采近人精確之語而唐宋諸儒之

徵實者亦不廢焉又有萬山綱目六十卷水道提綱補訂二十

八卷宦游日記一卷微言管窺三十六卷醫家指迷一卷縣志

贈吏部尚書郁甫朱公墓誌銘 朱為弼

郁甫封公耆年懋德作式鄉邦同年詠齋尚書其長子也道光

辛卯壬辰兩持使節於江南歲臘正旦皆奉歡介景里黨榮之
甲午初春尚書聞公疾陳請解職馳省奉天子恩諭戴職歸省
於家誠曠典也公既卒尚書寓書乞銘墓文爲弼雖弁陋誼不
敢辭爰按狀而誌之公姓朱氏諱彬字武曹一字郁甫先世爲
吳中著姓宋時諱之修者爲學官徙徐州元初諱寶臣者爲將
軍明初諱八三者始遷居寶應湖西繼定居城中四傳諱訥成
化丁酉舉人湖廣江陵縣知縣五傳諱應登宏治己未進士雲
南布政司參政六傳諱藩嘉靖甲辰進士江西九江府知府三
世皆以文學道義聞世稱江陵凌谿射陂三先生至國朝諱克
簡順治丁亥進士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有大功德於民
公高祖考也曾祖考諱經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祖考諱澤代
邑附生妣劉氏考諱宗贊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妣成氏實

生公公承累世潛德弗耀至是規模益昌祖考兩世皆以子士
彥官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妣皆贈一品
夫人公天資醇粹穎敏魁輩罕倫髫齡嗜學長而愈篤同里劉
端臨先生台拱以經術名於時公與相砥礪同爲訓誥聲音文
字之學年十八補諸生與高郵賈稻孫田祖李孝臣惇江都汪
容甫中諸先生交皆閎治才而鉤貫經史公至性過人年十一
喪母哀毀如成人孝行肫篤重親致歡藹藹愉愉門內以穆居
贈公憂三年疏食居外不用浮屠垂爲家法尙書遭逢聖明以
高第陟清要長卿班服官莅政謇然無媿古人又屢奉簡命讞
獄四方寬嚴得中皆承公志以施於政者也持躬高潔遠出時
俗尙書旣貴公家居杜門篤行自守未嘗一干有司尙書視學
三省公嘗就養日借幕中友閱文每扁試尙書監於堂公閱竣

石仙三十九
付尙書定去取曰吾不侵汝職也次子士達官安徽亦迎公至
官署聞鞭撻聲輒愀然性峻潔人不敢干以私面折人過或見
辭色能改則已坦然大公畏而可親自奉以儉勇以爲義家不
中貲而於族戚故舊艱乏者助卹常厚歲時餽問無閒族有孤
子養而教之卒賴以立鄉里有善舉必首倡善其終捄饑拯潦
多所全濟道光十一年水災倡督振施全活無算臺吏上其事
得旨議敘公簡淡寡交遊嘗居京師足不履貴人門惟與王觀
察石臞邵學士二雲范光祿叔度三先生以文章道義相愛重
學士光祿早遊道山而公與石臞先生以耆年碩學爲儒林丈
人往者石臞先生之歿海內學者相與嗟悼太息恨失所宗仰
又二年而先生下世東南耆舊於是盡矣所著經傳攷證八卷
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邑乘志隅若干卷朱

氏支譜一卷玉山草堂課藝若干卷白田風雅二十四卷端臨

先生遺書若干卷

兩邑所編錄此直書八卷乃編錄書末似欠

明藏於家公以道光十四年正月甲午卒距乾隆十八年九月

戊辰生年八十有二乾隆乙卯順天舉人大挑二等改授國子

監學錄銜累封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例贈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娶劉夫人誥贈一品夫人溫淑慈惠柔嘉

維則先公四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士彥嘉慶壬戌一甲進士次

士達嘉慶丁丑進士廣西左江兵備道次士廉道光癸巳進士

直隸卽用知縣次士辨國子監生先卒贈奉直大夫大理寺

寺丞加一級女二人長適大興廩貢生江西候補府經歷范承

英次適儀徵道光壬午進士山東濟東泰武臨道陳嘉樹孫男

十二人長百順庠生二品蔭生大理寺寺丞百行百城百珏百

梅皆庠生百谷廩生百穫業儒早卒百祥百朋百阜百川百思
皆業儒孫女七人曾孫男女各六人將於某年月日葬公於某
原銘曰

我朱氏在周爲小邾唐有孝友先生居於吳考亭小學載其語
凡我紫陽同所祖公家肇姑蘇歷宋元明嗣功德至今蕃衍舊
德食曰爲純儒爲經生承先開後垂令名佳城吉卜雲山鬱蔥
天畀後祿子孫其逢作銘維實卓哉碑穹

王聘珍傳

繆荃孫

王聘珍字貞吾號實齋南城人自幼以力學聞乾隆五十四年
學使翁方綱拔貢成均爲謝啟昆阮元參訂古籍蘇州府志嘗客浙

西與歛凌廷堪論學廷堪深許之

江西南

爲人厚重誠篤

阮元大

廉介自守

江西南

治經確守後鄭之學

九經

著大戴禮記解詁

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哀集也序阮又曰近代校讐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又或據唐宋類書爲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凡茲數端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經義由茲而亡自解序詁故其發凡大旨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如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鑿五字釋若忤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讀若中心養之之養皆能根據經史發蒙解

惑六經注序解江都焦循稱其不為增刪一仍其舊列為三十二

讀書贊之一九經序他著經義考補九經學事實

碑傳集補卷二十九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四十

江都閔爾昌纂錄

經學二

鈕山人墓誌銘

互見上卷增 梁章鉅

訓詁之學至本朝爲極盛乾隆中嘉定錢竹汀宮詹主講蘇州紫陽書院以漢學倡後進而鈕山人以說文學稱於時山人家吳縣之洞庭山素饒於貲至山人而貧方爲童子時稍稍從鄉塾師讀所稟異常兒旣以生計迫賈齊魯閒則日以贏錢聚書恆夜篝燈從帳中讀久之帳盡黑而山人通六書矣歸遊宮詹門學益進商榷古今及辯論金石文字各有扃獲宮詹器之不以弟子禮相待著說文新附考及說文考異是時爲說文學者天下推金壇段氏山人亦重段氏學而不欲彊爲己說以傅合

古義乃別著段氏說文註訂六卷有匡正而無掎擊識者踴之
山人力爲學家益貧出遊於世落落寡所合惟錢塘陳曼生官
溧陽時居最久外此則陽湖孫淵如觀察桐城張古腴太守尤
有周旋之雅者也余初讀山人書疑爲古人比官江蘇知尙健
在亟訪之蒼顏白髮有古儒者氣象接其言論退然如不能出
諸口及考辨經史侃侃嶽嶽又能不苟爲同異方延之賓館將
以舊學相質乃不數日山人遽以病歸歸又數日而山人卒矣
山人之學精於說文因及金石文字於音律獨有微詣老伶工
半字之差亦能正之嘗與青浦王蘭泉侍郎欲以八音樂器調
合宮商俾復古樂善篆隸書無一筆苟作復以其法作眞楷書
勁秀絕特詩工五言亦簡遠有味蓋山人忘情利達舉世閒一
切累心之事土苴去之皆不足損益其讀書之樂糲食粗衣至

於沒齒優游俯仰粹然成一家之學古所稱忍飢誦經頤道不
倦者殆其人也抑又聞山人事母孝母老病聾山人常爲孺子
形多方以悅之母以九十四壽終山人之年亦六十有六矣而
哀慕不衰嗚呼此余所以尤重山人歟山人姓鈕氏諱樹玉字
藍田晚著非石子上中下篇學者稱爲非石先生祖本立父懷
宏皆潛德不仕山人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卒於道光七年九月
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娶翁氏先卒子二人寶順官福建古田縣
典史次寶安女子子三人孫一人墓在古隴山麓祖塋昭位以
道光八年二月十四日葬銘曰

糗糲不充遊如轉蓬孰窮乎而振愚發蒙儒林所宗孰通乎而
莫釐之峯白雲青松惟先生之幽宮

顧小謝傳

焦循

小謝名鳳毛字超宗小謝別字也揚州興化縣人父九苞以通經名儒中乾隆辛丑科進士卒於天津超宗幼聰俊襁褓中祖母任口授唐詩率能成誦十一歲能解說經書嘗作天文地理禮樂國璽諸論和鮑參軍行路難詩時人奇之十八應童子試解毛詩吁嗟乎騶虞反復數千言補弟子員二十丁父艱時家貧乏兼連歲荒歉養祖母母盡力謀食不恤勞瘁然性傲直非所悅見則瞑目俯首諾諾然聞論說有大謬者起拂袖笑曰嚇坐是忌者不一人超宗固自若也甲辰南巡召試欽賜二等乙巳丁祖母艱同郡鄭君兆珏延之講毛詩於家塾超宗以館穀稍可救貧潛坐不出披索經史每夜寤默誦日所讀書或不記憶必起然燭熟之乃已不好世俗名凡倡和酬答拒之不應有所得不示人然問之者隨舉一事一物皆能溯其原流及其說

之異同歷歷辨之無遺漏當是時經學之盛莫過江南鉤深索
隱各自樹立超宗於箋注義疏不爲異同惟以強記博覽堅守
先儒之學然閒有論斷未嘗不精核簡要厭服眾心先是己亥
五月今相國諸城劉公督學科試余與超宗同入學已而同食
餼乃時與之親明年余與超宗皆丁大故超宗時來湖中居
半九書塾中抵足夜語里有與余不相能者各負氣相角超宗
切責余曰奈何外用其神若此倘先下之彼出不意怨卽解胸
有此累何以爲學值怨家壽日超宗趨余往拜祝超宗蓋不徒
益余學問而規正處已接物之道如此不愧直諒多聞也丁未
同在郡城時時相過或同牀寢嘗月夜煮菱角烹茗譚論至三
鼓明年戊申夏月超宗病瘧超宗素讀古醫書頗泥其法自用
藥療治及冬十一月遊吳中歸忽變哮喘遂歿於郡城王君思

雷家年二十有七時甫中副車傳聞闈中已前列第四人以對策詆王肅及僞孔安國書傳而抑之亦命也夫自病至死十餘日始則醫藥之繁繼則棺衾哭泣之凶王君不以為忌且多方謀之君子以為長者王君也學音韻律呂於嘉定錢教授塘撰有楚辭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皆得錢君之指又撰毛詩集解童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均未成嗚乎超宗將渡江過余擁被夜譚謂余曰吾得一訓導官可供母則閉戶著書矣然素羸必不壽吾死賴子以傳時無病距死時二十日也

亡友汪晉蕃傳

焦循

汪晉蕃名光熾號芝泉以儀徵籍入學補廩膳生居江都其先世歛人父棣仕為刑部郎政事文章卓然不朽世所稱對琴先生也晉蕃為刑部長子與弟掌廷同以文學名刑部晚年家居

與老友數人怡情詩酒兩君各以藝從每春月探棲靈古梅流連其下望者慕之晉蕃天性誠篤與人言不及俗事學術文藝則娓娓不倦少處豐儉而好禮長處困乏不以升斗爲憂言笑之際不諳忌諱而未嘗侮人不矯情立厓岸而取予不苟經學深於尙書字櫛句解無滯義兼習毛詩禮記通其大旨尤好易彙集漢魏諸家考而釋之謂乾鑿度言乾貞子左行坤貞未右行歲終次從於屯蒙屯爲陽貞於丑左行蒙爲陰貞於寅右行歲終則從其次卦鄭氏以屯蒙需訟明之然則以次者指序卦之次始乾坤次屯蒙次需訟以兩卦主一歲故云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與卦氣值日迴殊漢上不以需訟爲次而用謙睽升臨非鄭氏義也又難云陽卦左行陰卦右行惟泰從正月左行至六月否從七月左行至十二月泰否獨相隨左行明諸

卦不然而惠氏作爻辰圖乾坤諸卦皆左行與鄭氏不已異乎
其好學深思不逐口耳附和如此蘇李建安而後名家之詩多
能成誦每有唵詠典麗端凝不涉浮薄熟文選理不苟作督學
使侍郎胡公月課揚郡取晉蕃卷通屬第一而疑其僞按部時
扃試詩古文辭慨然歎曰苦心孤詣深得選體非貌似者矣又
以秋興賦見賞於轉運曾公於是學者稍稍知晉蕃能駢體文
舊有肺疾寒則舉發去年爲甚掌廷竭力醫治之今春夏閒少
愈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時爲嘉慶丁卯年四十有三
病中尙手批大戴禮記文選不置云

焦循曰乾隆丁未戊申閒余館於壽氏與汪氏兄弟交時興化
二顧超宗仲嘉亦讀書郡城中往來譚藝契若金石汪容甫曰
晉蕃長者也可與論文余嘗冬夜與晉蕃飲容甫齋閣快論至

三鼓雪深二尺許容甫酣臥榻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不二十年超宗容甫晉蕃先後沒世回思若旦夕事悲哉晉蕃既沒檢篋中得其手纂易稿二帙以遺其孤復基延琛又有與余論爻辰一書略舉其概於篇

江沅傳

蘇州府志

江沅字子蘭聲孫優貢生爲文好窈渺之思屢試於鄉不得當而歲科試輒冠儕偶平生最精說文金壇段玉裁作說文解字注多所商榷嘗以說文五百四十部從段氏音均表十七部編之字爲之注凡段氏之譌者加駁正焉篆書自名一家嘗從彭進士紹升游得古文之法又工填詞先後一游閩粵餘則里居教授時爲多卒年七十有二與沅同時齊名有顧元熙李福蔡雲

胡秉虔傳

胡繼玉

胡先生秉虔字伯敬號春喬安徽績溪縣人爲懋中先生匡憲長子懋中爲匡衷從弟著有毛詩集釋繩軒讀經記等書世所稱繩軒先生是也先生自少習聞庭訓雖未弱冠而于羣經大義悉已通曉後從方茶山先生入都肄業成均居京師日久而一時名公巨儒咸從問難所學益進卽著有槐南麗澤編嘉慶己未成進士爲大興朱文正公石君揚州阮文達公芸臺所賞拔二公以一時碩儒獎掖後進先生以是益自奮勉于學而歸安姚文僖公秋農高郵王文簡公伯申武進張先生皋文皆其同年友互相砥礪故先生之學博大精深蓋其淵源有自也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卒于任所先生精于訓詁聲音之學嘗云朱子謂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

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
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按古人六書掌之于
保氏十歲入學學書計所以用日少而成功多漢初以籀書試
學僮猶其遺意後世小學寢廢故傅會支離蕩爾無守論說愈
煩而理道愈晦也先生確然見小學爲經學之門戶于說文一
書用力尤深謂晁氏讀書志以說文爲體製之書爾雅爲訓詁
之書此宋人支離之說考周官保氏所掌止有六書六書之中
自兼訓詁體製故爾雅說文實相爲表裏說文所詳者字之體
爾雅所詳者字之用如初基皆始也據說文則初爲裁衣之始
基爲築牆之始厖碩皆大也據說文則厖爲石大碩爲頭大後
人通用直爲始爲大耳說文出爾雅後具述製作之原實有功
於爾雅讀爾雅而不考說文是數典而忘其祖也豈僅爲體製

之書哉先生于平日治說文之有得者分別記之成說文管見一書其論段借尤精蓋文字之用惟段借不窮經典之中亦段借最多諸儒之論段借者謂古人同聲同義之字多通用之而先生則謂有省文段借發前人之所未發嘗謂懋遷有無化居化卽貨字貨從貝化聲故亦省作化史記弟子傳與時轉貨索隱云家語貨作化是其證也詩唐風采芘人之爲言爲卽譌字譌從言爲聲故亦省作爲孔疏又云定本作僞釋文亦云本或作僞僞從人爲聲聲近段借史記五帝本紀便程南譌索隱本作南爲云爲依字讀漢書王莽傳作以勸南僞師古曰僞讀曰訛是其證也大雅大明其會如林會當卽旡字旡從𠄎會聲故亦省作會說文正引作旡春秋傳曰旡動而鼓杜注以旡爲旡馬融廣成頌云旡旡森其如林是其證也凡此皆省文段借也

又著古韻論一書案論古音者始于宋吳才老作毛詩補音朱子傳詩用之今已不傳國朝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休寧戴氏金壇段氏曲阜孔氏歸安嚴氏各成專書互有得失先生稍後出獨能會合諸家之論而持以平其言曰古音至宋儒始有全書然鄭氏分六部則太寬顧氏以三十年蒐討之勤博徵秦漢以上有韻之文及說文諧聲之字以辨唐韻之非古音而得古音之條理分列十部江氏猶謂其考古功多審音功少于是分真元爲二侵談爲二蕭尤爲二較顧氏多三部段氏又謂支佳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哈一部漢人猶未嘗段借通用晉宋已下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人功令支脂之同用佳皆同用灰哈同用于是古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又析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故較江氏又多四部侯與尤幽之分段

氏獨爲得之而江氏戴氏皆以蕭宵肴豪爲一部尤侯幽爲一部愚謂宵肴豪與尤幽蕭不過斂侈之殊尤聲似可合爲一類與之之與哈支之與佺亦有斂侈之殊未嘗分爲各類況考之三百篇及古人用韻之文無不合乎戴氏初分七類後乃定爲九類但聲類表成書距易簣之期僅二十日未審果爲定論否也而以入聲爲樞紐陰陽相配正轉旁轉諸說皆自戴氏發之蒸之對轉清支對轉眞脂對轉東侯對轉後之言古音者卒莫能易蓋戴氏之學實有以發前人之覆而啓後人之緒也惟所云音之斂侈則宜區別非通人之論孔氏析東同丰充公工冢恂從龍容用封凶邕共送雙危等聲爲一類冬眾宗中蟲戎宮農冬宋等聲爲一類凡十有八類陰陽相配以東配侯以冬配幽以侵配宵段氏嘗傾倒其書以爲精心神解卓識勝前人

然又謂孔氏以侵爲陽類配宵肴豪陰類以談平爲陽類配緝合以下九韻合爲一部爲陰類平陽入陰與其全書謂陰陽各有平入者不合又失侵之入併入于談此亦好奇自信之過不足以述古而適以歧惑後學則段氏所不滿于孔書者惟此耳嚴氏合冬于侵謂冬侵一部配幽尤談鹽一部配宵肴蓋嚴氏併冬入侵以緝合以下九韻爲談之入聲侵與幽對轉談與宵對轉似有意彌縫孔氏之書者愚謂合冬于侵是已幽蕭亦當合爲一部以與冬侵配談鹽以下聲氣最斂詞家謂之閉口音本無可轉固不必勉強求其配耳先生聲音之學其精如此嘗箸尚書序錄毛詩序錄其體例列序說于前采注疏附于下而以己意論斷之又箸卦本圖考一書論畫卦之原謂爻主動動則變乾動則變坤坤動則變乾也其有一爻變者如左傳所載

觀之否師之臨類觀四爻動則變否師初爻動則變臨也至于
一卦之內兩爻互易如象傳所言剛柔上下者先儒亦謂之卦
變以繫辭傳有云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故耳朱子云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彼自來非眞先
有彼卦而後有此卦也又云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
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
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又云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
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其說精矣但謂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
不可似乎說得太寬故本義于卦變歌十九卦之外又有云又
自某卦某卦而來者東牽西曳茫無畔岸未免啓後人憑臆說
經之漸今詳考諸儒之說案之于經是者從之漢人解易多云
此本某卦或云此卦本某今亦依用遂命曰卦本圖考云先生

是書專主虞氏范氏之說而亦有不盡從二家者要惟案之於經而是反之於心而安無牽強鑿空之弊別著周易小識八卷博取諸經文字句讀異同詳引而辨正之先生之學雖守漢儒家法而於宋儒之是者又未嘗不並取之以視世之說經者確守門戶之見不許一語之出入於宋人者不同先生嘗詳考漢儒諸經博士源流爲西京博士考一書於西漢傳經之師法原原本本誠治漢人學者之一助也然而先生不僅經學已也其蹤跡所至輒以表章先哲爲己任官張掖時詳考李白成陷甘死守殉節諸忠烈作甘州明季成仁錄官河州時詳考和州自宋至國朝殉節死事諸人姓名事略作景忠錄世之訾議經學者每謂瑣碎無關實用又謂詳詁訓之得失昧忠義之大事觀先生之惓惓於死節諸公然後知眞經學卽眞理學也先生好

學之心孜孜不倦咸豐辛未之歲已成進士十二年先生從姪竹邨先生計偕來都與先生同寓每夜讀書必盡燭二條或日閒酬應紛紜而夜課不減勤學不輟無異寒素宜其所成之深也所著書有周易小識八卷尙書小識六卷論語小識八卷卦本圖考一卷尙書序錄一卷毛詩序錄四卷漢西京博士考二卷甘州明季成仁錄四卷景忠錄三卷此皆先生手自定者又有經義聞斯錄槐南麗澤編月令小識四書釋名小學卮言對床夜話惜分齋叢錄消夏錄又集詩集先生歿後遺書悉在甘省後一年先生孫肇昕齋之以歸竹邨竹邨盡讀其書爲之條陳其目以待梓又有說文管見三卷古韻論三卷則先生之子培緒培溶所校錄也先生少負才名工楷法而一官淹抑馳驅於邊徼之區荒涼寂寞之境而又邊事鞅掌雖清苦而繁劇實

甚在世人處此未有不戚然於心先生毫不介意服官數十年所至有惠政而不廢學甲申自甘入覲以所著甘州明季成仁錄屬竹邨校梓臨行竹邨送之先生每云公事旁午不得致力於學爲恨商量學業不覺達曙及任丹噶爾同知寄竹邨書云此閒事簡可以畢吾著述矣乃未及三年遽卒論者每謂先生以高才而官邊境且多歷衝繁之邑爲先生惜然余考先生所著諸書大半於官甘省時成之而又多出於政務之暇云

論曰國朝學術可稱極盛餘姚黃氏鄞縣萬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其父子兄弟類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家學之盛超軼前古當時宣歙閒盛稱胡氏胡氏之學綜核名實辨析異同院學之中堅戴氏之後勁也春喬先生爲繩軒長子樸齋從子竹邨從父而樸齋與竹邨世與墨莊同稱爲三胡是也繩軒先生所

石傳補四一
箸書見於著錄者有毛詩集釋二十卷繩軒讀經記十二卷讀史隨筆六卷石經詳考四卷繩軒集三卷蓋亦績學之士也先生之孫肇所讀書通經義嘗爲竹邨采輯儀禮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諸篇竟竹邨未竟之緒一門之內經術淵源嗚呼盛已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焦循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淮安人父世璉號紫峯精李虛中之術賣卜揚州市遂爲甘泉人紫峯多隱德嘗曰吾生子宜有興者及生濱石而紫峯卒濱石兄鍾源字嵩泉承父業日得錢以養老母及幼弟濱石因得讀書師事同邑黃先生依宣黃先生名洙今以進士官山東縣令者也時爲諸生館於濮濱石往附學值歲饑米貴終日或不得食每歸飯餐兩麥餅卽往忍餓苦學嵩

泉閱之令改業習負販曰弟庶幾得飽食乃投轅門橋洋貨鋪中甫入之次日誤觸玻璃甕碎大窘或曰爾寡人何以償此適主至熟視之曰君固從書房中來乎曰然曰讀書好事何改而習此業濱石泣語以故且告以能屬文家有老母兄一人竭力以養苦不足思改業以助兄或者老母可日得一再飽耳主人愴然良久謂之曰姑居我家爲我司筆墨事可不廢書居數日黃先生過市見濱石呼之曰何月餘不入塾中語以故黃先生曰吾以汝別從他人學固若此奈何不我訴卽攜去衣食之明年入學爲生員益自刻苦用是學日進與江都黃春谷爲性命交以文藝相靡切時稱黃李春谷名承吉戊午解元乙丑進士時爲諸生負才氣英雋倜儻落落寡偶濱石謙遜善下人學者多樂與之交每詩文之會率邀之濱石無不應或一日兼赴至

則走筆成千言無率語然名教自守未嘗隨人可否聞議論有
不當於義直言正之不少顧忌友朋閒服其直而益樂親其人
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丁母憂服除入京師揀選知縣
歲己巳卒於京邸年三十九濱石於經長於左氏春秋工爲歌
詩及賦頌箴誄雜文空所依傍而不愆於則善飲酒不拒不競
三爵之後笑語益溫未嘗至於沈湎故每有讌集非濱石不歡
天性善記或示以文似未深閱然久之默誦不遺一字乾隆壬
子秋吳太史椿舉於鄉實未豫以文示人而同人已有其稿蓋
吳嘗口向人誦而濱石適耳之榜後默憶著錄僅異同十數言
其穎異類此循與李君周南皆與濱石爲同年生李君以書屬
循曰子知濱石深今適當修府縣志奈何不編次其本末以乞
於大人先生或賴以不朽循不敢辭謹狀如右

大雅 卷之九十一

贈翰林院編修呂府君墓誌銘 梅曾亮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旌德贈君呂雲里先生卒於京師時官禮科給事中者其長子賢基也既逾月將歸葬泣請於曾亮曰賢基以某月日奉柩歸以某年月日葬吾父於某鄉某原敢請銘乃按其狀曰君諱飛鵬編昌案柏視山房姓呂氏唐廣明時自歛遷旌德之豐溪後遷廟首遷高溪地皆隸旌德曾祖諱和樂祖諱自怡考諱偉賽配陳氏以孫貴贈如其官生君及君弟二人君年十七卽出游從師於方聞碩彥有意其親炙之也最後乃從學凌仲子仲子長於禮其立論精博廉悍不多可於人獨器君以爲能得我道者也著周禮補注四卷周禮古今文義證六卷而於王輔嗣易多所辯正汪文端公視學安徽喜士通古經義者君遂補博士弟子年既壯矣鄉試又黜然

卷之九十一

十一

不以此自爲輕重而平居書齋間自銘戒者粹然一出於儒先
道術之學鄉饑籌粟以賑族人效之故人多德君有爭辨得一
言立釋嘗戒其子曰成名易成人難又曰汝今言官言官不易
爲也母陳利而昧大體母挾私而務高名蓋君之本行如此非
如世之經師奉一先生言好小辨而忘大道者也嗟夫經者儒
行也而儒林與獨行分自范蔚宗始豈章句爲治經謂躬不足
與者東漢已然歟君可謂不囿於流俗者矣君卒時年七十三
配姚安人長子賢基由編修官給事中次子賢誠候選從九品
孫周甲開甲孚甲堂棟曾孫紹祖女三適朱適姚適王女孫一
銘曰
有樸其學而德信衒社躬以經主善不唯養堂在京歸旒翩翩
協龜奠螭卽於鮮原用利賴其子孫以妥其宅與神

董桂新傳 胡頊玉

董桂新字茂文學者稱爲柳江先生安徽婺源人幼從父右周先生朝勳讀書右周殫心六藝爲文根柢經術取法乎古務竭其才不肯小就未三十賚志以歿生三子孟桂數字小槎翰林季桂科字蔚雲進士先生其仲也先生幼穎異右周課之嚴雖弱齡十三經皆已上口未幾右周歿先生愈自刻勵傷父績學未成思紹緒而光大之從董牧堂先生鍊金遊牧堂爲邑知名士博覽羣書治經有根柢先生旣承家學復得牧堂之善誘而學日益進弱冠有聲庠序尋舉於鄉羣謂董氏有子而先生意不在是也婺源本紫陽舊鄉晚近來學風稍替自江慎修先生永出提倡實學博通今古綜核名實開皖學派之先聲學者爭自濯磨一變前日之陋先生生江氏後習聞江氏之風兄弟互

相砥礪讀書山中壹志以窮經爲事慨然以紹述江氏爲己任
嘉慶壬戌成進士入翰林大興朱文正公珪富陽董文恭公誥
見先生所著書稱爲博雅嘉慶甲子仁宗幸翰林院先生進呈
詩冊賜御集杜詩紙硯等帝心簡在羣以大用期之尋以疾卒
年僅三十有二先生之學務先通訓詁辨名物攷繁賾異同之
致然後會其指歸以約于一不立門戶與專治漢學不使一語
雜入宋人者不同熟于爾雅一書爾雅自漢晉唐宋以注名者
合有八家唯晉郭氏璞宋鄭氏樵二注今行于世先生嘗謂漢
犍爲舍人樊氏光李氏巡孫氏炎諸儒講爾雅者家自爲學並
在璞前其流最古未可偏廢雖其注皆已佚然時見于他說惜
網羅放失未有其人梁沈氏旋嘗集眾家之注今又未見其書
以爲缺恨乃取陸氏釋文與本經義疏旁及十二經疏并史漢

諸史水經文選等書注中所引與凡雜見前人類部諸書者合而存之成爾雅古注合存一書其搜討之勤可爲治爾雅學者之一助先生讀書知其大而不遺其細一名一物必徧檢羣書反復審定平生所著書以毛詩多識錄爲最精詣之作其體例分識鳥識獸識草識木識蟲識魚識天識地雜識而識地尤博徵詳引足爲學者考訂之資其識邶鄘衛云顧亭林謂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爲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分爲三者漢儒之誤非夫子之舊也考左氏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然則邶鄘衛不當分爲三國之風矣此大不然蓋歌詩各以其類季札于工之歌周南召南而

合論之于其歌邶鄘衛又合論之以其類也故左氏亦爲之省
其文曰爲之歌某某也云爾若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則周南
召南亦不當分爲二南矣且其以邶鄘衛爲衛風以邶風柏舟
爲衛詩者亦就其時而言之耳當季札北宮文子時邶鄘久已
并于衛其詩亦多及衛事故或謂之衛也況左傳明言爲之歌
邶鄘衛不專言衛則又安知夫子之前不已分爲三國之風乎
今攷商頌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則皆盤庚遷
殷以後之詩而仍其受封之國號曰商唐風亦多徙居曲沃以
後之詩改號曰晉矣而仍其始封之舊號曰唐則皆以後世之
詩冠以舊時之國號豈有存其國號而不繫以詩者亭林乃據
左氏之文遂欲舉十五國中之邶鄘衛而一之是何異陳鵬飛
詩解不解商魯二頌謂商當缺魯當廢耶正恐蔑古之害甚於

泥古耳朱子初解疑邶鄘衛爲聲之異而集傳乃以爲不可曉蓋其慎也劉瑾曰太師存邶鄘之名置于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爾其識甫云甫卽呂也毛傳甫諸姜也孔穎達曰尙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楚子重不當請爲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李光型曰按羅泌路史云新蔡爲古呂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亦曰甫一作邶上蔡有邶亭呂氏春秋云呂在宛西徐廣亦云呂在宛縣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

石印本四一
里是申呂同一地也據此二說則甫及申皆在今河南南陽府屬南陽縣及鄧州等處矣又攷大雅崧高云生甫及申集傳謂甫爲甫侯卽穆王時作呂刑者是以甫爲國觀此詩甫對申而言自是國名後儒乃引鄭康成禮記注以爲仲山甫王應麟云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卽呂也史伯曰當成周時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爲周室之屏翰歟漢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此李忠定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也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權德輿

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則樊乃山甫之邑此甫與申皆是國邑其非山甫明矣呂祖謙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攷之蓋當如此亦未聞以甫爲仲山甫也然則甫爲侯國卽所謂呂也與王風之甫同其識大原云集傳大原地名亦曰大鹵按朱傳所言則大字音泰其地在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然太原陽曲是禹貢冀州之太原去鎬京甚遠詩言至於大原亦祇逐出之而已未必卽至於此攷國語宣王料民大原則周地亦有大原旣言料民似爲備鎬之計未必遠料之於晉國也毛傳鄭箋孔疏皆未實指何地至集傳乃以爲大原亦曰大鹵在太原陽曲縣朱子蓋引公羊穀梁大原大鹵之文爲據然公穀本文非有定指而唐徐彥公羊解云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

則公穀所云大原亦第如爾雅大野曰平廣平曰原似難專指陽曲也明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今在太原府陽曲縣案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修太原在冀州詩至於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非自冀州太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筭頭山也則詩所云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逐雍州涇陽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卽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爲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於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傳偶誤耳據此則大原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其他大概瞻博而不穿鑿爲

治毛詩者不可少之書昔孔子言詩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外又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鳥獸草木雖非學詩之要亦學詩者之所不廢案毛詩詮釋名物確然成書者毋慮數十家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宋蔡卞毛詩名物解王應麟詩地理考元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明馮應六家詩名物疏林兆柯毛詩多識編吳兩毛詩鳥獸草木考國朝毛奇齡續詩傳鳥名姚炳詩識名解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顧棟高毛詩類釋自蔡卞以下大抵因璣書而輾轉增損先生之書最後出故於諸家之說採輯尤夥鑒別尤審其自序有云千之夏讀書麗澤山房溫習之餘檢閱諸書與傳箋反覆校讐凡三百篇中之名物竊皆默識諸心甲寅因做多識之義分別錄之閒附己意三閱寒暑成書十六卷其用力可謂勤矣先生好學而善思得一疑義輒

苦思達旦不憚廣搜博攷以助其佐證嘗讀閻百詩孟子生卒
年月考而疑之乃歷引顧江諸先生以暨傳注各說之可印證
者悉取之以訂其訛謬名曰孟子生卒年月考辨證其精者於
孟子游歷之先後出處之始末不必詳考他籍只證之本書而
歷歷可據其言曰孟子之書所載游歷先後雖不可悉攷然始
末已見於首篇而中閒所歷散見他篇其先後亦大畧可觀梁
惠王一篇首書孟子見梁惠王此見諸侯之始也篇首五章曰
仁義曰與民偕樂曰王道曰爲民父母曰施仁政於民孟子一
生學問經濟已具見於此惜乎惠王不能用也至嗣王立望之
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而知梁之不可爲矣故下章便是至
齊自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此孟子始
見諸侯先梁後齊之確證也其下十章皆在齊之言至伐燕而

孟子亦將去矣此公孫丑篇致爲臣章所以繫於燕人畔之後也自是歸鄒故有鄒穆公之問其次序相承班班可考其後所至諸邦散見他篇而梁惠王篇所載滕文公二章皆滕文公問爲國以後事蓋至滕憂國小日見侵逼而孟子乃以樂正子之故而之魯矣觀於臧倉之沮而歸其不遇之故於天此孟子七篇所由作也愚故曰孟子始末已見於首篇也然則何以知由鄒之任在母喪服闋後曰以孟子居鄒章知之也季任以幣交正孟子居鄒時也而他日由鄒之任矣自是復如齊處於平陸而儲子亦以幣交蓋孟子先嘗仕齊與儲相處久茲復來齊故方處平陸而儲子卽使人以幣交但因其不親來是以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耳孟子仕齊中閒去齊只有自齊葬魯一事故知此爲服闋後也且孟子初仕齊本由梁來此處平陸在孟子

居鄒後而之任之齊相連而及必其事相去不遠故知儲子之
以幣交必是由鄒之任之後復如齊而處平陸時事其處平陸
者猶未至齊也然自是雖復至齊而齊亦不可久留矣故下章
淳于髡有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之語然則何以知如宋及
薛在去齊歸鄒後也曰觀陳臻之問於齊曰前日於宋於薛曰
今日孟子自言亦先宋後薛則知去齊後所遊歷先在宋後在
薛耳當在宋時滕文公嘗過宋而見之至是復歸鄒而滕定公
薨兩使然友之鄒問孟子後復以禮聘之而問爲國此則中間
所歷散見諸篇其先後大略可睹者也故愚以爲孟子生平足
跡所至不一地然可約略言之曰始於梁久於齊閒託足於列
國而實終於魯百詩謂孟子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
所敍定故諸侯王皆加謚愚謂孟子之書乃其自作先儒已詳

論之孟子卒時其書當已成未必待門人敘定其諸侯王稱謚當是孟子卒於諸侯王後耳其不爲新奇可喜之論如此先生耳目最勤自十三經廿四史旁及諸子百家之書秦漢以來儒先之說靡不周覽參稽晝夜寒暑疾病無少閒嘗曰讀書中有所得不覺忘倦所著有毛詩多識錄十六卷爾雅古注合存二十卷埤雅物異記言八卷孟子生卒年月考辨證一卷易圖駁議一卷讀書隨筆二十卷續筆六卷三筆六卷或徵引鉤稽或獨抒創見使天假之年其成就當不止此乃未竟其學而遽歿論者惜之其他行事具載於家傳茲不述

論曰乾隆後言皖學者首推戴氏戴氏源出江氏積厚流光巖然爲經學大師先生生江氏鄉而又私淑江氏者也乃百年來著作不顯豈非韓子所謂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耶同時吾邑

包季懷世榮亦著有毛詩識小錄體例畧同其書未流行於世
余未及見不知視先生之書如何然有慎伯先生一序今之治
毛詩學者人人知有季懷此余所以尤爲先生悲也抑又考之
婺邑董氏自國初來治經而有著述者以余所聞除先生昆季
外不下十數人雖純疵不一要皆自成一書余別爲董氏所著
書目攷附於後亦言經學史者之所當知他日將求其書次第
傳之茲刺取先生書之精者箸爲此篇使後之治經學者知尙
有董柳江其人也

先生所著書惟讀書隨筆二十卷同治丙寅先生孫耕石大
令刊於江西板存婺源其餘諸書皆未付梓彙存南昌董氏
寓廬辛亥夏先生後人心齋過滬出副本示余余得盡讀其
書百餘年來雖未流行而蔚然悉在又未始非不幸中之大

幸也韞玉記

附董氏所著書目攷

易講便覽 學庸要旨 董起予著起予字卜公號峙虹拔
貢生文章條暢說經恪守宋儒嘗謂士當以變化氣質爲先
和平乖戾關係一生可謂知本之言

易經合纂 董正台著正台字列三號惺齋卜公子選貢生
爲學期以實用

洪範正解 中庸解鈔 董昌祠著昌祠字念祖雍正壬子
舉人

經傳音畫辨譌 春秋列國考 董大鯤著

書序蔡傳後說 周官辨非論 夏小正箋註 十三經管
見 董桂敷著桂敷字宗邵號小槎嘉慶乙丑進士官翰林

爲學恪守程朱躬行實踐顏其堂曰自知湯敦甫協揆嘗曰
董某自勵勵人無負性分職分卒年五十八

周禮存參 春秋管見 石經考 說文考 治經筆記

董桂科著桂科字蔚雲號恆軒嘉慶戊寅舉人道光癸未進
士爲文斂成就範理脈極精而尤潛心著述

詩雅通釋 董桂山著桂山字小叢號香雪嘉慶辛酉舉人

官青陽縣教諭

詩書解義 董桂森著桂森字香輪嘉慶辛酉舉人官蕪湖

教諭

纂尙書解 鄉黨考便讀 董惠芝著惠芝字耕田號蘭坡

精研經學嘗從姚姬傳先生游而學益粹

讀經志疑 董成著成字秩西號瀛峯經史百家無不博覽

性謹愨言笑不苟授徒自給

禹貢錐指敏求 董汝成著汝成字秋園號謙受嘉慶戊午

舉人博覽經史讀書能抒己見而尤深於地理

深衣考誤辨正 三江解 董彥輝著彥輝字叔允究心經

史旁及諸子百家恪守紫陽亦不廢名物訓詁博而能約

朱子著述考 董昌珂著昌珂大鵬子大鵬以宋學爲宗昌

珂幼稟庭訓踐履端方潛心正學江氏慎修亟稱之惜不永

年未充其才

四書述朱 董昌衢著

右人凡十四書凡二十五不關於經學者不錄其餘無分漢

宋悉著於篇泯門戶之見以盡表章之心而已韞玉又記

錢同人墓志銘

姚椿

吾友同人學近於古又欲有用於世其意不欲徒爲今之學自其家世父兄皆以鉅人長德服海內君少涵長濡質與俱化沈篤好問早如成人又資於世之名公卿賢士大夫以成其業故年逾弱冠而遂有聞於遠邇君未嘗自足彌益不怠卒以勤學篤行死名不及上第年不及中壽書未及成而學未見其竟也悲夫悲夫君於學通訓詁自其少時卽能以禮記鄭注校朱注大學同異其後卒爲孟子正義書尤精講韻學熟於古音之通借以爲古人聲卽寓義於物皆然於說文用力致深予初見君於青浦王侍郎家君方爲侍郎纂金石萃編侍郎稱其才子每過侍郎家未嘗不與君傾倒極論也其後復見君於京師旣而西行奉諱歸則聞君以天津召試列二等賜內府文綺充補文穎館校錄又舉順天鄉試越三年以親憂歸歸二年而卒嘉慶

二十年十一月也年三十有八君諱侗太倉州嘉定人父徵君大昭舉今上元年特科孝廉方正世所稱可廬先生者也徵君雖不仕而其名與其兄詹事公埒生子三人皆有名君其季也君貌不苟合然亦以和接物遇事卽不肯推諉嘉慶十一年歲饑君佐徵君治邑賑事甚有條理越八年復饑亦如之先是趙君曾令嘉定與君相引重及後攝寶山君貽書以成法告之趙君用其言兩邑之民交驩于道君伯兄東垣以松陽知縣居憂書來言曰君知吾弟者宜有云予以爲傳之久且遠者莫如銘宜予文固不足以重君然而松陽君所以誣諉之意與予所以哀君之心固不可誣也故爲銘銘曰

嗚呼學旣博鬱莫發仕有階卒未達藏雖深名不遏嗟我銘著毫末

江安甫葬銘

張惠言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考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考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次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錄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

畧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於吾書而錄其條於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旣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

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尙有聞乎嗚呼

又江承之傳

董士錫

江承之字安甫徽州歙人世業賈至承之始爲儒者之學承之好學而有恆不喜詞賦小技獨有志於六經其於師友閒肫肫也承之所師事庶吉士武進張先生先生弟子前後以十數承之爲最承之生十四年而事張先生凡四年先生之所學者無

不學也先生之所著述發明者無弗朝夕而檢求也遂通虞翻
氏易鄭康成氏禮嘉慶四年張先生之京師承之從若不可以
一日違先生者其冬得疾以五年正月之朔卒於京師年十有
八

其友董士錫曰先生余舅氏也嘉慶紀元之初余與承之皆從
學遂相友善承之之學雖有所得而未成無以自見於世豈天
靳之邪然余以爲古之人其學未若承之而幸而著書以傳於
後者有矣若承之者其志抑可哀邪余故爲之傳無使其泯焉

江晉三先生傳

爲其仁

先生諱有誥字晉三號古愚徽州府歙縣人恩貢生幼從塾師
讀舉動不苟年二十二爲學官弟子儕輩中多銳意爲科舉業
獨掉頭不屑壹志古學敷門著述無寒暑閒嘗慨周秦以後古

音日失得顧氏炎武音學五書江氏永古韻標準冥心推究至忘寢食謂江氏書能補顧氏所未及而分部尙多罅漏因於江氏十三部析幽侯爲二之支脂爲三又於脂部中別出祭部又析真文爲二嗣得段茂堂先生六書音均表持論多合益自信分古韻爲廿部最後見曲阜孔氏詩聲類於東冬爲二遂改冬部爲中統爲廿一部書成寄示茂堂先生先生深愛重之曰余與顧氏孔氏皆一於考古江氏戴氏則兼以審音而晉三於二者尤深造自得又精於呼等字母之學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今韻分爲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其推服如此所著書已刻者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漢魏韻讀唐韻四聲正諧聲表入聲未刻者曰廿一部韻譜本金壇段氏十七部韻譜之例就所未分析者更爲剖析段氏凡隔部相協概名

合韻先生則有通韻合韻借韻之別蓋古韻分部之所自出也
 曰唐韻再正顧氏以古音證唐韻之譌於一部全異古音一部
 半異古音一部數字異古音及古音兩部今併爲一部者皆條
 析言之第顧氏僅分十部於古音未能分割入微而入聲配合
 尤非其類如以質承支以櫛昔承之以屋沃配魚虞凡此皆不
 得不爲訂正曰唐韻更定部分取之幽宵侯魚支脂有四聲者
 七部各分平上去入得二十八部歌元真耕陽東蒸侵談有三
 聲者十部得三十部祭部二聲有去入無平上中部二聲有平
 去無上入葉緝有入無平上去得六部總六十四部每部各分
 粗細二音倍之得一百廿八部而韻學於是大備晚歲益深於
 六書之學箸說文六書錄說文分韻譜說文質疑說文更定部
 分說文繫傳訂譌又箸經典正字隸書糾繆以祛俗學之失謂

許氏所定六書指事僅二字未有二字卽可當六書之一者指事者一望而知不煩思索如二木爲林三木爲森二人爲从三人成眾之類皆當屬之指事至段借之義許氏以令長當之其實令長亦會意字不得謂之段借又許氏之書有功經傳然必信其絕無譌謬則又未然如宰爲舉人在屋下熒爲火燒門之類斷不可從許氏部分次第始一終亥徐氏錯及近儒多仿易說卦傳例發明其義未必卽許君意先生則謂爾雅者小學之祖自釋詁至釋獸取說文九千餘字仿爾雅體例分隸十九部之下又謂經典多損文之字後人每以損文之字爲正義如學而首章不亦說乎說談說也當作悅鮮矣仁之鮮魚名當作魮有朋自遠方來來瑞麥也當作徠往字從往則來亦當從徠他如歟之爲與桴之爲省經典中指不勝屈悉當爲之是正此皆

探篋前聞洮汰後惑學者得其說而求之可以無專已守殘嚮
壁虛造之謬丙午正月家不戒於火所鐫板及未刻稿皆爲煨
盡時先生曰已瞽不能復箸書時時仰屋嗟歎因以其學口授
長嗣錫善錫善爲余門下士能繼其家學偕弟錫鉞以先生已
行之書重加校刊并擬踵先生成例補輯若干篇亦不負先生
之苦心矣先生制行甚卓仁和龔觀察麗正守新安雅重其品
學蓋觀察爲茂堂大令女夫熟聞先生名然自論學外從無以
私干謁教弟子以實學相砥礪後進以疑義質者不憚反覆講
求至人各得其意以去嗚呼自先生歿而新安綴學之士無所
取正矣故爲之傳以備郡邑志之采擇至其書之精深邃密發
前人所未發海內論學者自能辨之不復贅云

金誠齋先生傳

郭協寅

先生諱鶚字風薦誠齋其號也世居安徽歙縣十一都高祖名以德者國初順治十年始占藉臨海以經紀起家曾祖起純克承先業祖正發貲授登仕佐郎父鎔邑庠生世稱澤亭先生是也誠齋行三最爲澤亭先生鍾愛幼承庭訓端重如成人不苟言笑跬步必飭日箸功過格稍有不檢卽自懲曰吾過矣吾過矣必痛改而後快姿性敏捷于書無不讀旁及形家等言尤精天文算法詞章乃其餘事年十七受知於朱相國文正公補弟子員已而食餼前後試居第一者五餘亦俱列高等阮中丞芸臺先生撫浙首以作人爲己任建謁經精舍延孫淵如先生主講席檄徵全省知名士肄業其中時臨海赴召者三人洪筠軒題暨弟樹堂震其一則誠齋也日省月試日染耳濡由是業益進名益噪考據之學卓然一子經生奉爲圭臬旋里後人

爭聘爲弟子師誠齋亦樂爲啓迪口講指授分辦香者不可殫述嘉慶丙子汪尙書瑟閣先生選充優貢生需次抵都尙書命館于家待以上賓質疑問難都人士識與不識聞誠齋名咸避三舍甫及二載遽厄龍蛇尙書失聲大慟親爲斂具遣价持櫬南歸并醵金飲助嗣君讀書之費噫惜哉夫以誠齋之才不難掇巍科取青紫乃窮而在下以明經貢入成均旋即溘逝豈文名祿位二者不可得兼歟抑誠齋享有令名於所難者旣厚而所易者不妨薄乎要非天道無意於其闕也生於乾隆辛卯三月初三日巳時卒於嘉慶己卯正月初一日巳時年四十有九配蔡氏郡庠生晉錫公女子一同占業儒媳姚氏濟川公女待年未婚女一適庠生董如春所著求古錄八卷

王廷案今所傳求古錄說十傳

六卷尙非足本此云八卷
四書正義 卷
黃瑞案四書正義
臧

登石齋所見乃其初稿歟

于家今歲秋遇其伯子敬齋先生曰家弟亡已有年子與弟交最久生平行事知之甚悉盍爲我紀之余愧不文辭不獲縷書梗概以質吾黨之知誠齋者

朱博士事略

孫詒讓

朱博士駿聲字豐芑江蘇元和縣人也祖煥以通禮經中乾隆壬午科順天鄉試第二名舉人出紀文達公門下官廣東鹽庫大使著有臨嘯閣遺藁父德垣附貢生有孝行好經術博士傳世業十三歲父令爲經解必問文字源流因授鄒書一讀卽通曉戲爲孔方傳文似馬遷吳中目爲神童年十五冠郡試補府學生時嘉定錢宮詹大昕主紫陽書院講席宮詹亦十五歲爲諸生是年重游泮宮奇博士才曰吾衣鉢之傳將在子矣遂受業門下三年期以通材大儒嘉慶戊寅恩科舉於鄉七上春官

不第鬱鬱不得志在蘇撫張中丞師誠幕掌牋奏林文忠公撫蘇推轂主江陰暨陽書院講席先後主講吳江荆溪岷蕭山書院復就館山東揚州浙江會試數留京因事往馬蘭谷出居庸關奔走風塵窮愁落寞積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廢學道光閒大挑教職選授黔縣訓導與諸生講學多暇箸述日富嘗覽古今說易百數十家提要鉤玄爲學易札記謂孟京之卦氣五行荀虞之納甲消息馬鄭之互體爻辰輔嗣之空虛清悟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至爭言玄理反疏訓典墨守宗尙拘求義例尤後儒說易之通病惟觀其會通不膠一說先釋其文次求其理至一卦之中取象雜出一爻之內上下不蒙不必強經以就我周公之言不必拘義文之義而義貫孔子之說不必泥文周之旨而旨通因箸六十四卦經解八卷更取歷代筮卦所驗附綴其

詞以便占者推尋又述經傳互卦厄言二卷參虞氏消息意爲圖一卷鄭氏爻辰說易其書已亡見於唐人正義者僅數條因據漢志三統術補之爲爻辰補義二卷尙書則謂今文僅存三十篇其載天時人事山川草木禮樂刑政書雖殘而事猶備學者苟深窺淵奧豈徒七觀四要而已爲尙書古注便讀四卷其僞古文則注引用出處視梅致齋考異王西莊後案尤加詳焉至論春秋則謂孔子筆削亦志在做亂臣賊子而已其他或據事直書或仍舊史闕文本無關義例三傳以例求之故各說其說而終不能通宋人以臆測之故自說其說而更不可訓先生則析其疑滯破其拘墟爲平議三卷亂賊考一卷又謂春秋一萬八千字李燾云今闕一千四十八字知春秋旣修之後一千八百餘條中傳寫殘闕亦復不少特循文尙可解不盡如夏五

之難通如晉弒其君州蒲闕變書字黑肱以濫來奔闕邾字原無疑義必曲爲立說反誣聖經矣且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後儒乃欲于日月名字爵號氏族一二字異同爲褒貶何其固也箸闕文考一卷又以古書傳寫各有師承文字互淆必求一是謂讀書不精不可論斷如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不知公穀二家郢字固作楚特楚字不如郢字直切因爲三家異文駁一卷又錄周秦漢魏諸集所引與左氏異同者復加論斷俾讀者知邱明當日採擇之旨爲左傳旁通十卷又輯百家精注爲左傳識小錄三卷又以儀禮篇帙佚存十七昌黎博敏猶苦難讀因斷章節取爲儀禮經注一隅二卷又論小戴當合於大戴今所分三十九篇惟夏小正獨有傳疑出公羊穀梁二子以萬用

入學句傳稱今時大舍菜而大舍菜禮秦漢寔已不行所言今時可知爲春秋時且漢志載公羊外傳五十餘篇今佚不存知其所著不傳者甚多夏小正傳或出其手延君編錄失其名耳爲夏小正補傳一卷又論爾雅太歲在寅推錢宮詹說謂其時自以實測之歲星在亥定太歲在寅命之曰攝提格以紀年歲星所合之辰卽爲太歲然歲星閱百四十四年超一辰至秦漢而甲寅之年歲星在丑太歲應在子漢詔書以太初元年爲攝提格者因六十紀年之名歷年以次排敘不能頓超一辰故仍命以攝提格也於是後人以寅卯等爲太歲強以攝提格等爲歲陰其實爾雅所云歲陽歲陰非如後人說也又讀周語帝嚳能敘三辰知十二次名義當爲所定然今時實測與古不同星紀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宮不在丑析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

丑宮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心在寅宮不在卯降婁以婁得名今婁在酉宮不在戌計今時距周初歲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實不相副古宮之稱不必施於今因參用舊名箸歲星表一卷天算瑣記四卷又讀離騷王叔師注有不概於心者爲補注一卷又以小爾雅晉李軌解無傳北宋宋咸注頗畧爰集各本鈎稽裁補爲約注一卷至研究鄒書功深且久尤爲心力所薈萃嘗謂自二徐以後至本朝段錢嚴桂推衍已極精密而六書中轉注段借二義究未有塙詰因獨勗義例以爲轉注者卽一字而推廣其意非合數字而雷同其訓通其所可通者爲轉注通其所不通者爲段借段借不易聲而役異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語轉注不易字而有無形之字可以省後世之俗書如罔爲田魚之器轉而爲車罔爲蛛罔此通以形又轉而爲文罔此

通以意防爲隄障之稱轉而爲邨坊爲埤坊此通以形轉而爲
勸防此通以意不得謂之本訓不可謂非本字又謂疊韻之段
借易知雙聲之段借難知通德釋名似轉注而實多段借方言
廣韻半段借而時有轉注叔重萬字發明本訓而轉注段借則
難言爾雅一經詮釋全詩而轉注段借亦終晦爰箸說文通訓
定聲三十二卷爲轉注段借之專書似因而實勘又取百六韻
而權衡之爲古今韻準一卷循爾雅之條例貫許氏之說解又
爲說雅四卷益發明轉注段借之義無遺又許書有未安者閒
參己意爲說解商十卷專論段借爲段借經徵四卷說文通訓
已成又有補遺三卷嘗與嘉定葛其仁朱右曾黟俞正燮汪文
臺程鴻詔論經史事及門人程朝鈺程朝儀等問答有經史答
問若干卷詩古文詩餘若干卷皆未編定咸豐元年詣闕獻說

石印本四一
三三
文通訓等書顯皇褒嘉加國子監博士銜旋升揚州府教授因
風痺解官僑居黔之石邨自號石隱山人閒避亂入漳溪病中
聞曾公國藩提兵自鄂南下喜曰吾獻書時在禮部數見曾公
服其宏量能平此寇者其在曾公平臨終誦陸務觀王師克復
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之句咸豐七年病卒春秋七十有一
子孔彰光緒壬午科舉人克傳家學

碑傳集補卷四十一

江都閔爾昌纂錄

經學三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包世臣

曾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祖輯五字覲之縣學生
生地贈文林郎侯官縣知縣父良棻字重侯道光登極恩詔
賜級九品

安徽寧國府涇縣震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蘇江
寧府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

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曲阿咸鴻臚與子郎中福
曾詩論語爲明和二帝師宗始有望於周隋之際則東海愷
愉昆弟並以漢書顯於唐則潤州融與二子何佶以詩任城文

石印補四十一
二
賅以書著聲開寶閉于宋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涇之包氏宗
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于涇因家焉然曲阿潤州皆今丹
徒而丹徒族人顧宗合肥云孝肅有曾孫二長居涇次居貴池
季居丹徒在貴池者則云自震山轉遷以涇爲宗吾宗譜則云
教授爲孝肅嫡長曾孫然與宋史不符不審教授於孝肅世次
何別也教授傳十有七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負販於和州歲
暮將歸而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負債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
告家人以生涯折閱而已順治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
過包村言其父母遺命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已病
甚拜於牀前乃前鬻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聞於人處
士再傳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析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於兄接
人信義以見重鄉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數表其門曰雍睦流芳

文林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九品君于世臣爲三世父娶於翟生四子君爲其季君生始十月而世母病歿時子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並撫焉稍長從文林君寢處五門食指羣從數十無升斗之仰年及童率四出覓食三世父貿易於江寧之南鄉爲予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而授館焉惟二世父縣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名不令習異業使就學縣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餘里求質庫君故魯又不得專意几席以故年過成童中經尙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予攜君同遊揚州與爲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於斯世奔走食力給俯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慚吾先世以經史立家法中葉衰遲吾弟性沈銳能守寂寞修復先業其在茲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

日詩固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質難曉
 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
 意附會俚言破道至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託興
 也又古人習於禮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卽以見得失寓美刺斯
 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雷聲譬說詩義幾晦爰託
 始於嘉慶戊辰以迄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成訓詁八
 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曰學詩識小錄
 述吉凶典禮器服樂章者又十卷未有大名共二十二卷案爾
應昌
三作二十四十餘萬言識小錄十三卷中唯輿地一卷未經君自
 寫定述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笥者爾昌案
選上禮
所云述禮吉凶典禮器服樂章未有大名者也慎伯序而
刻之名
毛詩禮敬面序文在安吳四釋中則曰詩禮文伯序而
九江李氏
自刻入從木屨中軒華書局印清史毛詩傳徵朱珩傳後附包世榮詩云徵

世著榮有吉凶典禮器服樂十卷毛詩禮微又於姚配中後附包

問亦作詩刻本邪文其貫穿馳騁分散探纂治通而不牴牾意逆

而不穿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夸者則徒見爲耳目之
廣採掇之勤而已君以治詩故於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
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
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通文
法明於激射隱顯繁簡徐疾得失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
君君指摘疵類子應時改正十四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
不當者蓋善論文辭亦莫君若也然自著詩文甚尠嘗謂覽近
人纂作率未見其精善然自爲之則手不稱意隨俗操筆徒增
來者訾議耳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人
爭銜鬻以微名利君旅居於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遇

石印本
二

績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於聞人華士蔑如也然善
資友以自淑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
仲虞族子慎言孟開四人者皆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
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君又嗜書肆
力率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闌入中岳
爲歉君所嚴事者侍郎開化戴金溪先生爲其多聞而篤實以
清操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詩詞逸宕性毅直而與人可
親謂吳沈欽韓文起強識雄文而學明統類誨人不倦足以息
驕吝風惰廢皆執禮於師友之閒於古文推陽湖惲敬子居爲
百年巨手而謂仁和龔自珍定庵文情奧衍富齒淹聞造詣未
可量於制義推廬龍蔣第次竹於書推懷寧鄧石如頑伯其次
則諸城劉文清公讀高郵王念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

休寧戴氏唯憑肌爲疵謂宛平徐松星伯漢書西域傳補注爲絕倫諸城懷寧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郵面質疑義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爲憾君年十九始應童子試八試始遇督學長洲徐公頌嘆君文沈麗爲八府五州所無拔府學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爲子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爲慎伯弟然豈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公金釗編修新建熊君遇秦主試無極劉君本夔爲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醇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鎮榜丙戌報罷南返以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於夏閒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耄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卽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

屬孟瞻爲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尙不至癯老無依也其室人
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歧視
生死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
世父猶冀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是三夕竟不
起適戚黨同里翟惟善楚珍自都返撫屍垂涕資其賻得以成
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於城東三十里玉屏山之麓
將以七年春歸君之魄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能安貧子二長
士鐸甫三齡次士銓君卒八日而後晬君好學如是而不祿給
背拊轄黃口扶苴禮堂之寫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難必生民至
戚備於身後豈謂同產恩私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縷述
行業以告君之執友及當世鉅儒錫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
有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衰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道光

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舅世臣拔淚謹狀

包君墓表

沈欽韓

道光六年冬慎伯自揚州馳書以其弟季懷狀來乞表墓之文予爲位而哭之覆閱其狀則于季懷立品之峻信道之篤擇交之慎與學業之遠至著述之可久者詳哉其言而言之醇茂怵愴是必可傳示來茲以取信當世之君子矣余復何以加于此然與慎伯季懷交數十年慎伯與予同歲生而稍後季懷則後予生者九歲予皆弟畜之而慎伯事予如兄季懷事予如師若無言以質窳窳是永長逝者之憾而莫慰慎伯人琴之痛也予以嘉慶己巳春識季懷于揚州時季懷始治毛詩正義舉箋申傳說而疏誤以爲破毛者十數事相是正詞甚博辨予方激賞精識而慎伯呵之謂治經先事墨守毋遽生議論及壬申癸酉

之閒予假館鮑通政家與季懷相去不三四里每過從必及今古制度文爲因革之故自故明上溯秦漢以推本於周官予爲逐事剖析季懷領受與駁難閒發久久則有相說以解之樂蓋兩年中聚晤百餘次未嘗有燕朋燕僻之一言關乎其口也嘗自謂欲著詩禮原鄭一書爾昌案蓋卽發鄭氏以禮說詩之旨而明詩人發情止禮之宗凡子史百家之有合詩說者要歸於禮以條別其得失甲戌別去季懷書尙未脫稿是後數年始一見每見出其書稿盈尺乙汰至不可辨惜倥偬未能盡讀也蓋其用力精進進而不止又與儀徵劉文淇甘泉薛傳均旌德姚配中及其族子慎言日以道義相切劘四君皆人豪慎伯所深嘆季懷之學實資以成慎伯言論丰采震動一世而季懷顧若造次不能自達者慎伯通人情之原據今以溯古常以臆測而

合於鄭氏十八九季懷學一本慎伯然必稽之古昔以證驗近
世人情而求其合其於慎伯庶幾能引伸所長以補綴其短缺
者矣予學無專家惟不好近人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餽訂之說
慎伯所見至大而所取則廣于錢段皆修先進之禮故季懷所
爲書其說每有近錢段者然其由醇而肆以博返約則與婺源
江氏休寧戴氏相上下得永其年同列無與爲匹偶遽爾凋謝
予故以二十年契合之要著於篇其世家生卒已詳狀者皆不
贅及而申之以辭曰

維揚都會君羈游軒裳雜遝如最投忸怩錢刀汗駭流君固抱
書無所求陳編堆屋日咿嚶躑步獨出尋朋儔討論古義不能
休飢腸軋軋縲盆抽自謂腹果饜肥牛確然著述垂千秋騏驥
荷重方山邱歛勿中道委長鞞父哭壯子妻馮夫天殲善士將

何尤同志抵泣不自聊雅部鼓色亡雙抱吾文何足爲子謀以志雅故幽堂陔

王萱齡傳 徐世昌

王萱齡字北堂昌平州人道光元年副貢生舉孝廉方正官柏鄉教諭讀書爲訓詁之學見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其末附闕

疑者三十二事爲之攬摭經傳疏通證明成爲一卷 爾昌案中華書局印

清史列傳劉世所聚學軒叢書如釋鄭公子魚臣字僕叔謂魚

氏也詩竝其臣僕謙爲賤者之稱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

僕釋公祖句茲字子之謂月令句者畢出說文茲草木多益也

之出也象草過中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故句茲字子之

釋魯孔箕字子京謂古箕芟同字箕子孟喜易作芟滋史記曰

萬物方芟滋孫子算經十京爲芟芟京俱大也釋趙李緝字牧

謂縑卽椶之譌字禮運鳳皇騏驎皆在郊椶天官藪牧養蕃鳥獸藪同字故椶字牧其他究聲音之假借察訓詁之會通頗爲有裨經學然逐條疏辨穿鑿附會在所不免萱齡自謂違闕疑之義蓋自知其得失也萱齡精九章之術工駢文昌平志稿其所纂錄也

曾釗傳

林伯桐

李輔平

饒克中附

繆荃孫

曾釗字敏修南海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官合浦縣教諭調欽州學正釗篤學好古讀一書必校勘譌字脫文遇祕本或雇人影寫或懷餅就鈔積七八年得數萬卷自是研求經義文字則考之說文玉篇訓詁則稽之方言爾雅雖奧晦難通而因文得義因義得音類能以經解經確有依據文苑傳入都時見武進劉逢祿逢祿曰篤學若冕士吾道東矣冕士釗號也陳奕師友儀徵

阮元督粵震澤任兆麟見釗所校字林以告元元驚異延請課
子後開學海堂以古學造士特命釗爲學長獎勸後進原傳嘗因
元說日月爲易爲合朔之辨在朔易更發明孟喜卦氣引繫辭
懸象莫大乎日月死魄會於壬癸日上月下象未濟爲晦時元
以爲足發古義宜再暢言之以明孟氏之學經學集寶因著周易
虞氏義箋七卷原傳他著有周禮注疏小箋四卷謂惟王建國國
謂諸侯國賈馬說是引左傳師服曰天子建國注立諸侯祭法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注建國封諸侯爲證又引詩周頌序賚大
封於廟也樂記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
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以駿賈疏豈王國未立先建諸侯之
說謂辨方正位鄭司農云正君臣之位其說不可破鄭君引召
誥謂定宗廟失之周營洛原以均諸侯貢道非有遷都之意故

周末東遷以前宗廟皆在豐鎬詩振鷺潛及黍離序可證漢書
 韋玄成傳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其親也五行志董仲舒災異
 對曰高廟不當居遼東譏原廟也苟洛立宗廟是原廟不始於
 漢矣如斯之類皆特精審皇清解又詩說二卷學海堂集長洲陳奂
 詩疏中往往采其說陳奂源記又詩毛鄭異同辨一卷毛詩經
 文定本小序一卷考異一卷音讀一卷原傳虞書命義和章解一
 卷嶺南叢書論語述解一卷讀書雜誌五卷面城樓集十卷原傳欽程
 恩澤典試粵東耳釗名欲取作榜首適釗持服未預試榜發後
 恩澤邀釗飲於蒲澗作詩云我求明珠向南海離朱喫詬驚愚
 頑昆侖弟一未卽得羊鬚首捋緣希慳謂釗也釗好講經濟之
 學二十一年英人焚掠海疆以祁墳還督兩粵番禺舉人陸殿
 邦獻議填大石獵德瀝滄河道以阻火船墳舉以問釗釗言易

稱設險者不恃天塹不藉地利在人相時設之而已入省河道
三獵德瀝 皆淺由大石至大黃潛水深數丈三四月夷船從
此入當先事防之以固省城城固然後由內達外墳甚韙之委
釗相度堵塞形勢釗以大石爲第一要區糾南海番禺二縣團
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防務遂密二十三年墳謀修復虎門礮
臺釗進礮臺形勢議十條已而廉洋賊起墳以釗習知廉州情
形委釗與軍事海賊投首咸豐四年卒於家傳原林伯桐字桐君
番禺人嘉慶六年舉人生平好爲考據之學宗主漢儒而踐履
則服膺朱子無門戶之見事親孝道光六年試禮部歸父已卒
悲慟不欲生居喪悉遵古禮蔬食不入內者三年自是不復上
公車一意奉母與兩弟友愛教授生徒百餘人咸敦內行勉實
學傳原粵督阮元鄧廷楨皆敬禮之元延爲學海堂學長廷楨聘

課其二子然伯桐抱道自重絕不干預外事文松心二十四年以

選授德慶州學正閱三年卒於官年七十撰黃培志伯桐於諸經

無不通尤深於毛詩謂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為長孔疏多以

王肅語為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為毛詩學者當分別觀之庶

幾不失家法因考鄭箋異義為毛詩通考三十卷考毛詩自序又著

毛詩傳例二卷室幼集書又綴其碎義瑣辭著毛詩識小三十卷皆

極精覈伍嶺南遺書他著有易象釋例十二卷易象雅訓十二卷

三禮注疏考異二十卷冠昏喪祭儀考十二卷左傳風俗二十

卷古音勸學三十卷史學蠡測三十卷供冀小言二卷古諺箋

十一卷兩粵水經注四卷粵風四卷修本堂彙四卷詩文集二

十四卷室幼集書李黼平字繡子嘉應州人幼穎異年十四精通樂

譜及長治漢學工考證嘉慶十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

改昭文縣知縣洩事一以寬和慈惠為宗不忍用鞭扑獄隨至

隨結公餘即手一編民間因有李十五書生之目以虧挪落職

繫獄數年乃得歸文苑傳會粵督阮元開學海堂聘閱課藝遂留

授諸子經梁廷枏所著毛詩紬義二十四卷道光十二年卒年

六十三他著有易刊誤二卷文選異義二卷讀杜韓筆記二卷

傳儀克中字墨農番禺人府志以三日和方孚若南海百詠見

賞於阮元鄭獻甫道光十三年廣州官窰大水決隄巡撫

祁墳命克中與曾釗塞決口兼濬靈州舊渠克中親歷石門至

蘆包河相度河水三閱月而工竣縣志卒年四十二身後遺書

燬於火所存者為劍光樓詩詞鈔六卷儀禮農詩集序

從伯父文甫先生事畧胡昌豐

公諱紹勳字文甫號讓泉曾祖聖思公諱能竭國子監生祖望

屏公諱啓錦邑庠生父屏山公諱承鑑國子監生贈承德郎於
昌 爲伯祖屏山公生二子公其長也次維時公諱紹華國子
監生公容貌秀偉動止有度恂恂儒者自少淡泊世緣潛心篤
學游庠後與先枕考泉公同受業於族兄竹村先生先生教以
各治一經互相宣究一時有二難之目公精研小學實事求是
館於歙西溪汪氏示人讀書當從聲音訓詁始以爲讀書不通
聲音訓詁比之瞽者議色聾者論聲終無當焉汪故多藏書益
以恣其蒐討課徒之暇壹意著述歲科試每以解經列優等食
餼有年道光丁酉受知於學使沈鼎甫先生維 取爲拔貢生
祁文端公視學江蘇延公襄校深敬任之凡遇經學淹通之士
公必加之汲引如嘉定陳君恬生其 其一也其繼文端公任江
蘇提學者若毛伯雨先生成 李煥 先生煥 張文毅公希 皆

相繼延聘歷任學幕二十餘年廉潔審慎爲數公所推重咸豐
辛亥詔舉孝廉方正縣府以公名應士論翕然無異辭公以年
老不赴廷試賜六品頂戴乙卯粵逆竄擾徽境張文毅公奉命
蒞徽防勦公與邑紳士勸捐軍餉邑令王公上其勞保加五品
銜庚申郡城與績邑相繼失守曾文正公督師駐祁門公閒關
走謁文正公素稔公名委辦采訪忠義局事未幾病歿公篤於
內行事父母先意承志屏山公性剛毅與人或有齟齬公必長
跪婉求解釋俟色霽乃已仲弟維時公早世弟妻葛氏矢志守
節遺腹祇一女公視之踰所生以次子昌泰爲弟後婚姻皆力
任之生平和氣婉容與物無迕不好爲臧否而胸中涇渭判然
所與交始終如一日有從弟某隨其祖父服賈於浙遂家焉公
聞其貧困招之歸割宅與居而時周其匱乏又爲謀生計以圖

久遠其人後竟負公公亦不之較惟自引咎其存心仁恕多類
此著有周易異文疏證春秋異文疏證稿俱燬於兵火所刊行
者惟四書拾義五卷公說經慎重雅不喜攻擊駁難之習然每
樹一義輒確不可易所著拾義於前人所已言者不多述前人
所未言與言之未盡者則爲引伸而補正之舊注有未安者閒
出己見仍以爾雅方言說文廣雅諸書爲據而不失之鑿空同
邑汪手存明經澤歛江晉三明經有語皆極稱之長洲陳碩甫
徵君吳謂其精覈可接武閣氏四書釋地江寧汪梅村先生士
與與公同出竹村先生之門夙稱莫逆嘗有感知已贊云文甫
拾義先民典型奪程朱席登皇孔庭疾風撥霧遠鏡窺星冲和
有度急遽不形聞者謂無愧辭焉公生於乾隆五十四年九月
二十八日 歿於同治元年正月 日 年七十有四

葬績溪二都鳳窠之原元配周氏繼周氏程氏汪氏子二長昌
臨國子監生元配周出次昌泰議叙八品銜繼配周出出嗣維
時公女四一適某兩適程一適汪孫敦誥昌泰長子嗣昌臨後
公於昌豐為從伯父憶公之歿已二十餘年其學問行誼恐日
就湮沒謹以所及知者詮次於右以俟當世立言君子采擇焉
田少泉墓表 李聯琇

自高郵賈禮耕田祖開揚郡經學之先與其邑李孝臣悼王懷

祖念孫伯申引之父子及興化任子田大椿顧文子九苞江都

汪容甫中寶應劉端臨台拱甘泉焦理堂循俱蔚起一時各成

盛業而儀徵阮太傅元且出而膺稽古之榮以經訓衣被天下

又享年永而退居於鄉久今距其歿不及二十年芬澤薰灌之

遺豈遂云歆余於丁巳夏按臨茲郡先試古學卽物色於其閒

乃見詞賦之才甲全吳而經解殊負余望意者名山之業率不肯輕售於有司而其爲余得者猶陽晝之所謂陽鱈而非魴歟時余需筆札之助試畢竊書所賞四人姓名以示提調官許君緣仲問以孰愈將致其一於幕中緣仲秦州牧也獨知秦州田君見余書列卽以田君應余遂招之來然田君初未嘗試古學也余特以其時藝知之緣仲亦特以其書院課藝屢試高等知之田君爲人介然自守又深自斂藏雖與晨夕不聞吐所蘊及余試他郡與偕每試題出余論書理及詁題義法惟田君稔知且所見往往出余上閒以其擬作示余洞中竅要自余並世論四書藝無能望塵於南昌鄧覺亭師者田君殆庶幾乎余習爲詩幕中多和余惟田君精雅於是又以田君爲詩人而與論詩時幕中才推黃鶴樓郭友松鶴樓熟史事以駢文名而其體諧

俗友松雜習經籍百家九流之言皆能強記而汎濫無歸至於講經則羣然亂昧卽條眾說亦迄無所折衷惟田君確有心得每析一義輒屈座人不敢出一語而尤貫通於許氏說文余卽所撰述具言嘗有小學駢支之作急索一觀則以未行篋對及其返里屬爲余攜來乃重晤則又以草本漫漶且未卒業不敢獻而第貽余以魏笛生所箸駢雅訓纂其閒載田君論證數條其義皆前人所未發於是益悵小學駢支之不我示也一日與論陳碩甫毛詩傳疏至所解大東詩之牽牛余謂陳說非是作牽牛辨以示之田君大悅謂多年積疑得此豁然以釋爲之跋而錄副墨去言欲節載於其書中迨歲戊午余屆瓜代主賓分手不相聞者一年其子鳳聲旋訪余於吳門儼然憂服乃知田君卽於戊午十月下世葬已隔年余適絆人事鳳聲持父詩

集及小學駢支乞訂而不肯久留駢支凡八卷奧密非可猝覽
遂不及訂而歸之歎其旨趣蓋以參校訓纂之書而別有疑輒
沈思而析其義以於訓纂不涉故自爲書曰駢支者繫於駢雅
曰小學駢支者駢雅在欽定四庫書目隸小學類也其書以說
文爲上爾雅方言毛氏鄭氏爲根柢而波瀾於孔賈郭註旁及
莊子荀子淮南子素問大戴記史記三家註班書顏註范書李
註廣雅釋名水經注玉篇顏氏家訓文選眾經音義下逮二徐
集韻類篇以及近日名家欲溯其原始故討論之詞多欲暢其
支流故參互之說盡中有據阮太傳說以河鼓之河作何乃郭
璞私改而因疑大東詩牽牛以服箱言亦謂星紀之牽牛又以
天官書東宮房下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正義釋爲河鼓左右旗
因謂史公以旗屬房星不屬河鼓蓋田君早有此疑及從余游

始學觀星當撰此書時望文生疑不知東宮房內自古自有所稱旗星見余後說正義誤以河鼓左右旗當之非天官書有異也至泥服箱爲不當河鼓名義並疑亦指星紀之牽牛與陳氏傳疏全反然河鼓既可名牽牛則亦何不可言服箱惜未續載余牽牛辨於其書也詩集未分卷亦不及訂而歸之其派出眉山而加以精鍊畧摘其律句之佳者以表之曰樹森雙鬼立燈靜百神臨曉日紅江霧秋山青客舟山中氣味宜三鼓雨後星河各一天樽前易有無窮感見後纔收未達書天寒不易多求米命好纔容坐讀書酒後境難分醉夢人閒事有大飢寒愁中夏課催溫卷夢裏飢顏見老親叢林漉漉微聞水灌莽盤盤只聽燈松栢偉到參天地峰嶺排如獻髻鬢果熟飛鷗常趁客雲深巨蟒欲巡山人欲千秋須本命名成一技恐斜矐得過且爲今日

計無窮都在不言閒鄉閭百事難開口書冊終午可閉門生前
富貴原如夢死後旂常始是名寄生枝長全欺樹野水波狂直
進門六代雲山青鬱鬱半空雷雨白茫茫雲深但覺窗難曙酒
醒生憎夢不全齋鹽歲月愁今我涕淚襟懷見古人明月自高
容縱步故人已邈獨登山天色到頭餘紺紫人家一氣隱菰蘆
又嘗題其駢支曰平生嗜研經動輒墨盈紙辛勤八卷書荒陋
未足齒風雪小燈前頗亦皴吾指煙塵浩蕩來流落固其理儻
有拾燼餘拉雜幸無毀厚意在仁人鴻願望君子素業未就湮
冥報首當稽聊錮箱篋中鏤鑰終當啟浮生數十年聲華不能
起作此誰何思哀忱寄知己嗚呼田君之窮而遭亂其遇可悲
而志可傷已著述尙不止此余就所見而論止此此固太傅流
風之未泯經學有人若徒以詩謂掩其邑吳野人於前猶淺之

乎識田君也田君名寶臣字少泉年二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屢
困場屋至五十餘始餼於庠卒年六十有七葬秦州某原妻某
氏子一鳳聲也其仍世皆單傳無兄弟云女一適某咸豐十年
正月臨川李聯琇表

天官書東宮條下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鈴
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市中四

星曰市樓

爾昌案天官書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四星曰正義

於旗註云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琇按東
宮蒼龍不應忽列西宮咸池之星河鼓左右旗在星紀丑宮
余作牽牛辨已詳言之此言房之東北則在卯寅兩宮之間
於丑宮迥不相涉然今星圖房東北無此十二星名而以上
文鈴牽下文天市市樓考之蓋指天市垣之左包絡而言左

包絡十一星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也與
十二之數小異而曰房東北曰曲則正合殆無別指若河鼓
之旗左右共十八星數更懸殊宮又迴別守節之誤明矣

任漢卿傳畧 李祖望

君任氏諱雲臺改名雲倬字漢卿父授廷先生隱居桃鄉潛榮
晦耀世咸推盛德長者娶黃氏繼娶陶氏子五人君居季陶氏
出也幼不好弄喜讀書初從凌曉樓先生游先生往粵遂問經

古於劉孟瞻梅蘊生兩先生學益進尤邃於易 爾昌案漢卿著

象考一卷周易互體卦變考中一工楷法草書 有周昌案漢卿著安吳包世臣甫

冠朱虹舫學使拔取經古第一補江都學弟子員勤於探討典

籍與江都薛介伯 儀徵黃慎臺 春熙劉伯山 蘇松上元黃菊

人 宗彥及余交最深以學問相砥礪每而月各出所藝集學詰

齋相質難數年成十餘卷君作多載焉君尤重節義家故貧遇
人有急難走相救唯恐弗逮每歲春秋先師廟上丁釋菜君必
預日齋戒詣禮所率同學修祝嘏陳祭典及期釁器用幣羅列
俎豆尊罍大昕鼓篋升降以節一日夢得一識告余曰朝在秦
暮在楚世人日日酣歌舞謂聲義過激揚城繁蒼恐有變不測
咸豐三年粵氛不靖將圍城以太夫人不欲出遂舉家陷城內
常忤賊食日乏妻茅氏病不起以甕伏其尸題云某某之妻死
此又云妻有四得凍得餓得忍得耐得又題七絕云不是凡人
不是仙相攜稚子入清泉句下闕二蓋因母罵賊投井死遂與二子
投井中僕王順李福亦繼死於井嗟乎士人不得志於時閉戶
著書課徒自給雖悅親有道已足傷矣況夫與賊爲伍目覩高
堂危難赴義不屈更烏肯偷生視息食盜跖之粟易伯夷之清

哉君之五弟僅一子名世祥嗣為後以君忠厚傳家力學不倦
敦行立義天之報施雖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吾將於君卜之
爾

龍啟瑞傳 繆荃孫

龍啟瑞字翰臣臨桂人 正雅集 道光二十一年一甲一名進士

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三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充廣

東鄉試副考官二十七年大考翰詹二等七名以侍講升用七

月簡湖北學政 略事 湖北人士知禮尚文啟瑞專以根柢之學振

之著經籍舉要一書以示學者 繼中興社 又以學政之職有三

要一曰防弊二曰厲實學三曰正人心風俗 集田學中致 故所

作文檄告誡周詳 別經德堂 三十年丁父憂回籍 集田學中致 咸豐元

年六月廣西巡撫鄒鳴鶴奏辦廣西團練以啟瑞總其事二年

七月省城圍解略事以守城出力以待講學士升用崇禎名五年

入都供職六年四月授通政司副使十一月簡江西學政七年

三月遷江西布政使略事治理蒸蒸日上錄名八年九月卒於官

略事啟瑞切劓經義尤講求音韻之學貫穿於顧江段王孔張劉

江諸家之書而著古韻通說二十部略事其論古韻寬嚴得失曰

論古韻者自顧氏以前失之疏自段氏以後過於密江氏酌中

亦未為盡善顧氏規模粗備其攷據精確有不可磨滅者段氏

分之脂支三部發前人所未發餘所分者求之古經率多可據

雖分配入聲未極精審不免千慮一失然而分合周備條理井

然可謂文而不煩博而知要者矣後之陽湖張氏高郵王氏曲

阜孔氏歛江氏諸子之學博足以綜其蕃變精足以定其指歸

皆由段氏精而求之以極於無以復加之地則張氏之分二十

一部與王氏略同其依據說文折衷經韻使人觀形可以得聲之誤復審音可以定形之譌而於通轉流變之閒尤能言之盡意同時武進劉氏復有詩聲衍之作觀其序論及標目部分蓋亦竊取張氏之義而爲之者其論入聲同部異用及異部同用較諸家尤爲明備覺段氏之精於說文猶未見及張氏有言凡言古韻者分之不嫌密合之不嫌廣惟分之密其合之也脈絡分明不至因一字而疑各韻可通亦不至因各韻而疑一字之不可通啟瑞服膺是言故今之集古韻也意主於嚴而其爲通說也則較之顧氏而尙覺其寬其分也有所以可分之由其合也有所以得合之故皆爲剖而明之不敢拘前人成說不敢執一己私見亦曰參之古書以求其是質之人心而得其安而已其論本音論通韻論轉音皆確有據依而以論通說總之故以

名其全書焉

古通說

他著有爾雅經注集證三卷經德堂集十二

卷
略事

李祖望傳

江都縣志

李祖望字賓嶠增貢生幼穎悟讀書輒數行下六歲詠蘭花有品超羣卉外清味有誰知之句祖文綬賞之謂異日必遠於流俗稍長問業於梅植之授楚詞文選誦習嘗至夜分不輟又與同邑薛壽儀徵劉毓崧友因博覽經史尤嗜六書金石之學所居半畝園雜蒔花樹風日清美憑長几散帙點勘夜則一燈熒然持茗椀與書卷相對咸豐癸丑郡城淪陷祖望奉父母徙居於外閒關兵燹中皆以著述爲事嘗爲說文統系表凡分四類前表列庖犧至西漢諸儒正表列許慎許沖尹珍並六朝以來傳說文之學者後表列呂忱張有諸人說許書而宗旨別者附

表列校刻說文之人又以金壇段氏若膺分古韻爲十七部因博采音訓申釋段氏之義爲古韻旁證十四卷又以陸孔諸本校唐石經並采國朝顧惠錢段諸家考證之說凡磨改旁增者標明之爲唐石經箋異九卷任氏大椿著有小學鉤沈祖望甄采異文校正異字增引序跋說部證之爲小學鉤沈篇目考證六卷說文重文有或省或不省或如此或非是或從某或從某聲諸例祖望折衷經史並采周秦漢魏之書辨其異同以明通假之例爲說文重文考十六卷又仿孫氏星衍訪碑錄例爲江蘇碑目紀略六卷又取段惠錢江諸儒著述能闡明許書義例音訓者彙刻之爲小學類編三十六卷又編所著詩文爲缺不舍齋詩文集八卷粵寇平返郡城舊居燬於賊別葺屋以居亦有園林之勝祖望幼卽善畫尤工山水蕭散清幽得倪黃筆意

嘗分纂郡志又嘗從事淮南書局後進多師事之卒年六十八子三汝鱗汝甲皆諸生

鍾文烝傳

嘉興府志

鍾文烝字殿才少負異稟卽通小學年十二應邑試冠其軍道光丙午鄉薦再上春官以知縣注選歸絕意仕進日事著述同治年入江蘇忠義局與長洲陳奐平湖顧廣譽同任編纂主講敬業書院十二年崇尚經學尤究心春秋謂穀梁子獨得麟經遺意楊注范疏於本傳無所發明網羅折衷成穀梁傳補註一書若禘祫祖禴諡法數大端實事求是共成二十四卷沈潛反復二十餘年始出問世少年撰述有論語序說詳正鄉黨集說備考河圖洛書說各一卷均以婺源江氏爲宗甲子後手自讐勘存者有乙閏錄四卷新定魯論語二十篇

孫徵君詒讓事略

朱孔彰

孫徵君詒讓字中容溫州府瑞安人也父太僕公衣言以翰林起家詩古文雄一時咸豐初入南書房教授皇子諸王又四夷屬國遣人來學京師衣言官國子監並教之先有琉球弟子阮宣詔東國興等後有再傳弟子林世功學成歸國故詩文流播海外同治閒出爲安徽道員升按察使糾六安知州某贓罪政理法嚴羣吏皆憚之遷湖北江寧布政使擢太僕寺卿乞病歸年八十餘終於家有慈學齋集行於世詒讓承家學博通經傳少有神童之目同治丁卯弱冠舉浙江鄉試爲副考官張公之洞所取士五赴禮闈未第遂壹意古學研精三十年箸周禮正義其自序曰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

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彙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斯故雖古籍淪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考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合是職名之本於古也其宏章縟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三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太史歲年通咳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集其善而革其弊此尤精強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勑之哉其書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遊羞服之細嬪御閹閹之昵咸肇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

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擗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臯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辜較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鄙縣壘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徒於斯意九州之內當有學數萬信

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太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太史藏其副貳成康旣沒昭夷失德陵遲至於幽厲平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焉漸滅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衰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他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皆其枝流未淹也其全書經秦火幾亡漢興景武之閒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閒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

章句箸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賡續詮釋其學大興然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廢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眾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傅其論大都臆斷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瘠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詞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佐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蹈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謬託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僥幸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亦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二閎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鐻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

世積年而成之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
顛而方趾橫目而直幹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
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
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
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
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
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弗可也且古人
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
之烝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
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
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
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

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年遠無變究夫政教之宏綱微指實能貫
百王而不敝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
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
息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冥符而遙契蓋政教
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
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之明效大驗也別揭當今切實可
行者爲周禮政要又以墨子實篤於政教箸墨子閒詁其序曰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語魏越
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
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
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尙賢至非命三
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

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於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修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類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答問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悖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事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盭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

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
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
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
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詒讓見中夏貧弱謂果得賢
者采周禮治國家用墨翟書務節用講戰守何患不富強抱經
世之略淡於仕進著書終老惜哉爲文精迥雅正以經學深掩
其辭章名綜生平治經似高郵王氏攷史似嘉定錢氏說字則
服膺先博士及安邱王氏能淹有諸家之長所著周禮正義墨
子閒詁盛行於世治他經又有周書斟補尙書駢枝大戴禮斟
補經逸札逸考鼎彝則有古籀拾遺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
治史之餘則有廣韻姓氏彙誤述方志則爲永嘉郡記詒讓與
人氣和任恤嫻睦以古學勸後進講論不勸無越越多業先主

溫州師範學堂後爲浙江教育學長光緒閒朝廷徵主禮學館
未赴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春秋六十有一

孫詒讓傳

章炳麟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清太僕卿性骨鯁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羣盜爲姦劫則賊善人寧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夙義皜然經訓之以徒舉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爲正義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從父官于江寧是時德清戴望海寧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皆治樸學詒讓與游學益進以爲典莫備于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閒詁文莫正于宗彝故作古籀拾遺其他有

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斟補尙書駢枝大戴禮記斟補六歷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逸札逸述林又述方志爲永嘉郡記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閒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詘不馴詒讓集眾說下以己意神怡迴明文可諷誦自墨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郵所至興學與長吏搢柱雖眾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說文其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

石印本
二四

略材者欲以金石疑識補苴程瑤田阮元錢坫往往考奇字徵
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龔自珍治金文益繆體滋多於是矣
詒讓初辨彝器情僞擯北宋人所假名者卽部居形聲不可知
輒置之卽可知審其刻畫不跌豪釐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
隱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顯於世札逸者方物王
念孫讀書雜志每下一義妥聃寧極淖入湊理書少于諸子平
議校讎之勤倍諸子平議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
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晚年嘗主溫州師範
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清廷徵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清光
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

贊曰叔世士大夫狃于外學財得魄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
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博足以摩揆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遭時

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莫則五色柳穀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
勉爲鄉里起橫舍願以裂餘見稱于世悲夫

又瑞安孫先生傷辭

章炳麟

炳麟始交平陽宋恕平子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
於先生當是時吳越閒學者有先師德清俞君及定海黃以周
元同與先生三皆治樸學承休寧戴氏之術爲白衣宗先生名
最隱言故訓審慎過二師著周禮正義墨子閒詁古籀拾遺經
逸札逸如目錄而平子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熹寶積經
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緜鞋
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恭謹恂恂如鄙人夸者多舉平子爲笑
平子無愠色及與人言學術剛稜四注談者皆披靡炳麟以先
生學術問平子平子勿深熹然不能非閒也會南海康有爲作

新學僞經考詆古文爲劉歆僞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
治周官皆劉氏學駁僞經考數十事未就請於先生先生曰是
當譁世三數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安用辯難其以
自熏勞也頃之康有爲敗其學亦絕然輕嫻者多撫三統三世
爲名高往往喜識緯誣典籍成事外與進化之說相應不自知
回適始疑六藝卒班固范曄所錄亦以爲罔先生節族愈陵不
與世推移炳麟著僖書未就以其草稿問於先生方自擬仲長
統先生曰淮南鴻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長氏然炳麟始終未嘗
見先生顏色欲道海抵溫州履先生門下時文網密不可平子
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雖無長德中正之官取決於膽猶勝
諸薦紳怯慄畏事者自有館舍可止宿也其後傾側擾攘堦陛
之中播遷江海閒久不得先生音問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蹤迹

問浙中諸少年曰先生亦幾及禍然懷保善類自若學者介以爲重平子雖周謹顧內摯深與人言輒云皇帝聖明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哢哢見鋒刃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張陽狂示親昵于裔夷冀脫禍難雖少戇要之世人負平子深矣其言內典始治寶積經最後乃壹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繫專修無著世親之說比出獄世無應者聞平子治瑜伽竊自憙以爲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稽古立事世無逾先生墨經廢千載本隱之顯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書不爲穿鑿莊述祖襲自珍不足當牧圉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無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宜與文士不相容受世雖得王闔運等百輩徒華辭破道于樸學無補

益定海黃君旣前卒屬先師又不幸姬漢典柯不絕如線賴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帶之民千四百州縣獨有一介而新學又不與先生次比獨倡無與古先民之遺文其將墜地令先生得上壽庶有達者繼其遺緒令民志無攜貳中夏猶可興也昨歲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爲樂操土風民不忘本質之子雲稚讓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選而無鉏吾庶幾國學可興種姓可復先生視新方言以爲精審賜之周禮正義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發書比今歲五月始達江戶將以旬月抽讀正義且以書報先生願輔存微學擁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嗚呼不浹辰乎先生遂捐館舍焉知向日所以詔炳麟者今遂爲末命也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有所學敕自茲其絕先生被炳麟書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

不可得受讀國亡典刑炳麟喪其師資且聞平子亦蟄處不與
世耦生死未可知內之頡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義淨之術湊
于一身世道交喪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學術既亡華實薨剝而
中國亦將殄絕矣嗚呼哀哉辭曰

四維喪國滅亡頽棟梁民安鄉生不遭堯與舜讓湯湯大海不
可望靈尙安留吟青黃

汪仲伊先生傳

劉師培

汪先生宗沂字仲伊亦號弢廬處士 子世居徽州府歙縣
之西溪爲歙縣人以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早補縣學
生員同治三年以優行貢太學光緒二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
籤分山西卽用知縣告病在籍二十一年由安徽學政李
保舉學行特旨賞加五品卿銜以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卒年

七十先生負稟穎異生三歲能誦四子書四歲母 太宜人授以爾雅毛詩均寓目成誦長益嗜學汪故鉅族世席豐厚族眾數百人建不疏園以藏書卽婺源江氏休寧戴氏讀書所也先生居園數年手披口誦以夜繼晷嗣從同邑程先生焜游學甫成而粵亂起轉徙浙江江西飢寒困頓誦讀不輟益好經世之學討治兵農禮樂諸大端作禮樂一貫錄東南亂定以所作謁湘鄉曾文正公時文正督兩江延任忠義局編纂因師臨川李大理聯琇授漢學於先大父授宋學於桐城方先生宗誠於九流百家之學莫不旁推交通以宣究得失然所學仍在經治經大旨在博徵羣籍以存已佚之經集合眾說之長以釋未佚之經其治周易也謂說卦三篇今佚其二古籍引易其有不載今本者均爲說卦逸文輯十翼逸文一卷又謂王注掃除象數虞

注說取道家象多臆造其失也均因於集解所載漢說外上溯韓嬰孟喜周生蔡景君諸說旁及史記淮南子賈董楊劉之書兼及唐宋以降諸家易注以己意擇決輯爲經注成周易學統若干卷以十翼逸文綴其末其說尙書也謂梅賾旣造僞古文與今文併合於今文二十九篇若甘誓金縢酒誥湯誓微子無逸之屬均有竄易非復伏生所傳之舊而馬鄭所注古文亦非孔壁真簡乃考定今文證以漢人所引以去梅賾所竄易別甘誓太誓於逸篇曰今文存真別輯古文諸佚語合以甘誓太誓定爲二十四篇曰今古文輯逸括爲尙書合訂上下卷於禮樂二經則鉤棘數十年謂逸禮三十九篇均爲周禮西漢未立博士其說遂亡乃綜集經傳諸子注疏言及逸禮者繫以後論吉禮六凶禮五軍禮三賓禮四嘉禮一通言五禮者一凡十九篇

名曰逸禮大義論又謂聲韻之精必協律呂樂有宮商角徵羽
五音字有陰陽上去入五聲均與喉舌唇齒牙出音相應字區
五聲古代已然樂經蓋以五音分部以統陰陽上去入五聲故
王應麟小學紺珠以五聲分屬五音等韻家辨別五音法同於
習讀五聲字譜因以樂音定五音以五音括五方元音法旋宮
三調之變併守溫字母爲廿一法琴徽之音定韻部爲十三法
五音之有五降定音讀爲二十五又折五音爲七音益以變宮
變徵以括二十一字母而以陰陽上去入五聲經緯之成管樂
元音譜聲譜漢魏三調樂府詩譜金元十五調南北曲譜若干
卷括爲五聲音韻論一篇別著律譜尺譜及旋宮四十九調譜
以明樂律更推其學以說詩謂古詩之音均可譜非考古字循
古音末由便學徒諷習因審辨音讀以詩韻協樂律成詩說詩

經讀本若干卷其說論語孝經也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匡
衡傳齊論本於后倉倉作曲臺記而小戴之中若聘義記子貢
問玉鄉飲酒義言觀鄉知王道均述孔子語則冠義以下七篇
或均齊論逸文又漢人引書有僅稱傳日記曰孔子曰者魏晉
之閒又與魯論比附併引者疑亦齊論佚語因輯爲逸論語一
篇謂孝經傳自曾子周秦兩漢之儒咸述其文故有逸傳無逸
經今文之本舍文字形聲而外亦與古文多同若隋代以前之
孔本實由王肅僞爲後世所傳則經傳均出依託且作僞非一
本鄭本亦經眞注僞因仿治周易例萃古今眾說定爲十八章
輯傳末仿趙岐注孟子例作爲章指又以宋儒司馬光疑孟子
說近誣經條辨其說作孟子釋疑一卷此先生治經之大畧也
先生幼以孝聞長侍親病因研醫術以張仲景之書汨於王叔

和也輯傷寒雜病論合編又以葬親之故治形家言病葬經龍
經無善本作葬經校注龍經校注若干卷壯喜論兵以今之六
韜既非真帙武侯陣圖李靖兵法亦淪佚失考因掇刺羣籍所
引者輯爲太公兵法逸文一卷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一卷衛公
兵法三卷附錄一卷弁曰三家兵法以曾胡左行軍方略具見
三公奏疏文集中輯爲三湘兵法又以古崇舞劍法久失傳因
上徵劍制並及舞容輯爲弢廬劍譜晚喜道家言以老子雖崇
養生然於用兵治國之經不違於致用匪屏仁義禮勿言作道
德經實注上下卷又以黃庭經爲老子外書說醫多符素問周
易參同契爲漢人詮述丹法之書今所傳非故本又改五相類
爲三相類與神仙傳所云作五行相類不符作黃庭經注周易
參同契五相類經文考若干卷其他輯佚之書有何氏姓苑輯

本纂錄之書有王顧二子粹言校訂之書有西漢急就章寫校本攷廬隸譜而詞曲歌詩之屬則有後緹縈傳奇攷廬詩畧諸編若攷廬文稿則先生歿後諸弟子所輯者也先生雖治經稽古然志存濟世恆欲推經術施之用以所學禮樂兵農之實補濟世變會試出常熟翁尙書同蘇門尙書謂人曰汪某不凡才也及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隸延聘入幕條陳兵農諸政併及北土蠶桑之法以所抱莫克盡展居五年遂辭歸曾主講安慶敬敷蕪湖中江本郡紫陽各書院略仿胡安定分齋制勗諸生以務實士多興起庚子之夏衢州變作徽民蠢迪思逞先生不避艱險募鄉兵得百人日居僧寺訓練儼成一軍又購浙西桑秧數百株移植徽歛迄今邑人收其利篤信已學迄老不衰謂舉吾術以措之太平易致也年屆七十論及世變聲屈坐人暇以

作隸舞劍自遣以里居鮮可語因薄游江淮由揚州至江寧主
淮揚海道合肥翮光典家因以病歿元配王孺人繼配王宜人
李宜人均先歿子五長福熙次律本次行本次眞均以學行世
其家次 孫八曾孫一

劉師培曰先生覃研禮經洞悉樂呂克秉鄉先生江戴之傳若
推學於用則上法顏李近與涇縣包氏符先世父稱之曰綜貫
六藝自成一子蓋記實也先生既受經先大父與先世父先府
君交誼尤稔恆以事至揚州師培方垂髻嗜蓄古泉因舉莽布
諸品相畀繼謁先生於蕪湖因備讀所著書克聞呂律大誼今
徽人宦京師者將舉先生遺書上之朝以傳文相屬因述先生
治學之大綱著於篇

皮錫瑞傳

支偉成

皮錫瑞號鹿門湖南善化人舉人工詩及駢文治經出入於古
今文之間頗與湘綺相類而篤信公羊改制之說又箋王制翼
張魯學實開近代蜀派之先聲亦頗考郡國利病有經世之志
光緒季年陳寶箴撫湘江標徐仁鑄先後督學設時務學堂俾
學者究心當世之務先生贊助甚勇而葉德輝等詆爲悖正教
附異端乃爲文自明所學其言友道尤沈痛殆亦絕交論已嘗
一任京師大學堂經學教習歸而著書以老所撰百餘卷計數
十萬言初治尙書有今文尙書考證三十卷尙書大傳疏證一
卷古文尙書冤詞平議二卷尙書古文疏證辨證一卷尙書中
候疏證一卷史記引尙書考一卷中攻鄭學有鄭志疏證若干
卷三疾疏證一卷聖證論補評二卷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六
藝論疏證一卷孝經鄭注疏二卷駁五經異義疏證一卷晚貫

羣經創通大義有五經通論五卷春秋講義二卷王制箋一卷而五經通論臚陳其所心得示學人以塗術其說易也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而陰陽災變爲易之別傳其說書也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僞治尙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論伏傳之後以史記爲最早其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爲古文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及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其說詩也論詩比他經尤難明者有八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其說三禮也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論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論周官當從何休之說出於六國時論王制爲今文大宗卽春秋素王之制其說春秋也論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注

深得孟子之旨其餘有漢碑引經考一卷筆記一卷自課文三卷駢文四卷詩草六卷詠史一卷合刊爲師伏堂遺書其孫名振重校梓行

丁竹筠先生傳

馬敘倫

先生丁氏名以此字曰竹筠山東日照縣人也生於清宣宗之道光二十六年十八歲往謁其鄉人許瀚瀚導之治樸學先生由是爲文字語言之業嘗參王念孫孔廣森所訂韻部分爲二十二經界益明條理益密蓋其學且出瀚上三十一歲欲卽毛詩讀以古音教授弟子因究心焉遂悉三百篇不徒句末有韻句中亦有韻如顧炎武戴震錢大昕之所舉蓋一篇一章之間無字不相互爲韻乃創爲經韻緯韻閒句韻連章韻起韻收韻線韻正射韻諸例成毛詩正韻四卷韻例一卷書成謂知音者

少也卽內之笥中其仲子惟汾友餘杭章炳麟儀徵劉師培靳春黃侃三人皆悉於音韻之理惟汾請先生以所著質炳麟炳麟亟宣揚之師培侃亦各爲之序贊炳麟故爲海內治樸學者所歸少所許與而讀先生書者亦以炳麟之所稱爲當也先生旣成正韻復欲推其法以治古韻語疾革謂惟汾曰不徒三百篇字字皆韻卽古謠諺亦若是如恤恤乎湫乎澍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恤恤邇韻湫澍韻三乎字與家圖韻身臣人韻淺遠韻三而字與思謀志有矣哉韻類此者本欲自訂成書今已矣汝可語季剛季剛能集以成書當於古韻發明不少季剛者黃侃字也先生雖攻樸學未嘗忘經世二十六歲游濟南遇朝鮮人某忿其國之變法來謁孔林者先生詢其情因知日本之必興朝鮮之必敗然亦潛爲中國憂

矣及清廷遣諸生赴英吉利國習海軍術先生欲以惟汾往而
不得濟南既立高等學堂遂命惟汾學焉其後惟汾奔走國事
至觸當國者怒累瀕於危先生益勉之先生恤國之思既深睹
清氏雖覆大盜竊據國訖不寧居常宛抑遂以十年四月疾終
於家年七十六

碑傳集補卷四十二

江都閔爾昌纂錄

疇人一

吳非木傳

丁晏

吳君名玉楫號非木山陽縣學諸生耆學好古尤精天官家言乾隆丙寅太守衛公哲治修淮安府志時非木兄玉搢與纂修學者所稱山夫先生也山夫不習推步志有分野一門乃致書非木問其詳君時客海州答書數百言博稽羣籍專據明史以定淮安六縣之星野山阜鹽安四縣當星紀之次斗牛之分清河桃源二縣當降婁之次奎婁之分君又謂分野不足定疆域所在惟里差之說爲可據作淮安里差考立橫表三列上列京師以示天下之所準中列江南上元省會以示各郡之所準下

列淮安郡城以識本郡與省城里差之數不同里差考凡二一
由輿圖緯度所推以知日夜永短之數曰南北差說曰京師北
極出地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江省出地高三十二度三十分
淮安出地高三十三度三十分夏至京師日出寅正二刻五分
日入戌初一刻十分晝五十九刻五分夜三十六刻十分淮安
日出寅正三刻十分日入戌初初刻七分晝五十六刻十分夜
三十九刻五分冬至京師日出辰初一刻十分日入申正二刻
五分淮安日出辰初初刻五分日入申正三刻十分其冬至之
晝各如其夏至之夜夜各如其夏至之晝一由輿圖經度所推
以知節氣加減之數曰東西差說曰節氣時刻以京師爲準居
京師東者每二百五十里加四分居京師西者每二百五十里
減四分不論南北如京師正午刻當日食初交之時在京東者

已見日過午正故刻分宜加在京西者尙見日未及午故刻分宜減節氣亦由太陽行天經度所定江南省會在京東五百六十二里又百八十步每節時刻較京師加九分淮安在省會東一百二十五里在京東六百八十七里又百八十步較京師加九分以乾隆十九年各節氣加數爲率又爲太陽出入里數通軌說曰各省太陽出入時刻不等以京師爲主地在京師之北者從春分起先京師而日出後京師而日入從秋分起後京師而日出先京師而日入其地愈北則晝夜永短之數愈多地在京師之南者亦從春秋分起而太陽出入先後於京師者與北地相反其地愈南則晝夜永短之數愈平又爲各省節氣加減通軌俱以京師爲主天象同時俱見在京東者早見日故其刻分加在京西者遲見日故其刻分減又爲各省月大小差表大

旨謂時憲專就都城定朔而實則各省不同時憲合朔在夜子刻分中者京以東地方大月可爲小月合朔在子正刻分中者京以西地方小月可爲大月時憲畫一以定朔而精求數理者則不可不知各省月大小之差又立三率一由晷刻以求天度里差密率一由天度以求晷刻里差密率一由里差以求晷刻天度密率以地之二百五十里上應天之一度以整馭零無微不至晰自謂開卷視之不啻立身於渾儀之側仰觀而俯察也山夫譔山陽志遺載里差說敘述多譌余得非木遺書據以正之君於推步甚精今時人無知者近有信今錄蒐集山陽文獻不列君名更數十年後無有能舉君姓字者矣余故摭摭其說爲之傳俾後之修志者與山夫共傳焉

項名達傳

王大有附

諸可寶

項年丈名達原名萬準字步萊號梅侶仁和人嘉慶二十一年
舉人考授國子監學正道光六年成進士改官知縣不就職退
而專攻算學三十年卒於家年六十有二著述甚富今傳世者
但有下學庵句股六術及圖解後附句股形邊角相求法三十
二題合爲一卷以句股相求和較諸題術稍繁雜初學恆未了
然爰取舊術稍爲變通分術爲六使題之相同者通爲一術釐
然悉有以御之繁雜可無復慮第一二三術及第四術之前二
題悉本舊解餘爲更定新術皆別注捷法各爲圖解明其意第
四五六術其原皆出於第三術可釋之以比例第三術以句弦
較比股若股與句弦和以股弦較比句若句與股弦和是爲三
率連比例凡有比例加減之其和較亦可互相比例故第四五
六術諸題皆可由第三術之題加減而得卽可因第三術之比

例而另生比例因比例以成同積而諸術開方之所以然遂於是得順德黎平陽南爲之序曰余在都獲與項君梅侶交輒以數學相過從梅侶耽精思當窮極要眇時雖寒暑飢渴不暇顧苟有得則欣然意適若無可喻於人嘗語余曰守中西成法搬衍較量疇人子弟優爲之所貴學數者謂能推見本原融會以通其變竟古人未竟之緒而發古人未發之藏耳余是其言顧以碌碌走塵俗未遑卒業迨余筮仕浙梅侶亦主講茗南見所著句股六術擊節稱善曰是足爲數學導矣句股乃學數初步恆苦和較諸術之紛糅未入門先作門前之繞往往阻於難而莫敢入得是術導之簡而明條焉而不紊一展卷瞭然矣且以見數有和較故變生變故參伍錯綜不可爲典要其爲物也雜而其爲途也繁設非洞徹乎其原焉能齊雜以整御繁以約

極其變而仍適得其常哉梅侶嘗立有弧三角總較術求橢圓
弧線術術雖定未有詮釋余促成之而義奧趣幽非旦夕可竟
事是六術也獨先成雖未足見梅侶之深而所謂變通成法爲
古人竟其緒而發其藏者於是可見一斑云竝時明算諸君子
年丈皆相友善而與烏程陳助教杰錢塘戴處士照契最深晚
年詣益精進謂古法爲無所用不甚涉獵而專意於平弧三角
與助教意不謀而適合癸卯初夏助教以事至杭州冒雨訪之
縱言至於三角年丈曰平三角兩邊夾一角逕求夾角對邊向
無其法竊嘗擬而得之君聞之乎曰未也錄其法以歸法蓋以
甲乙邊自乘與甲丙邊自乘相加得數寄左乃以半徑爲一率
甲角餘弦爲二率甲乙甲丙兩邊相乘倍之爲三率求得四率
與寄左相減鈍角則相加平方開之得數卽乙丙邊也又嘗謂

泰西杜德美氏割圓九術理精法妙其原本於三角堆董君方
立定四術以明其原洵爲卓見惟求倍分弧有奇無偶徐君君
青補之庶幾詳備名達嘗玩三角堆嘆其數祇一遞加絕無奇
異而理法象數包蘊無窮夫方圓之率不相通通方圓者必以
尖句股尖象也三角堆尖數也古法半徑屢求句股得圓周猶
不勝其難杜氏則以三角堆御連比例諸率而弧弦可以互通
割圓術蔑以加矣然以此製八線全表每求一數必兩次乘除
所用弧線位多而乘不便董徐二君大小弧相求法亦然向思
別立簡易法因從三角堆整數中推出零數但用一半徑即可
任求幾度分秒之正餘弦不煩取資於弧線及他弧弦矢且每
一乘除便得一數似可爲製表之一助云年丈又著象數原始
一書未竟疾革時遺書屬戴處士續成之咸豐八年從子運判

晉書 謀刻之致書處士申舊約乃索稿於年丈伯子茂才

校算增訂六閱月而稿始定都爲七卷原書之四僅六紙竝第七卷皆處士所補纂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二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論皆以兩等邊三角形明其象遞加法定其數末乃申論其算法卷五曰諸術通詮取新立此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二術半徑求弦矢二術及杜氏董氏諸術按術詮解之卷六曰諸術明變雜列所定弦矢求八線術開諸乘方捷術算律管新術橢圓求周術皆從遞加數轉變而得者卷七曰橢圓求周圖解原術以袤爲徑求大圓周及周較相減而得周處士增術則以廣爲徑求小圓周及周較相加而亦得周系以圖解終焉烏程徐莊愍公巡撫江蘇郵書索處士寫定本付梓十年閏月刻垂成未及印行而莊愍殉

難書與版皆不可問矣年丈高第弟子夏宮簿世期自有傳又

王大有字吉甫仁和人諸生輸餉敍官為翰林院侍詔窮究天

算之學嘗介戴氏甥王學錄朝榮亦問業於處士凡處士所著

述皆錄副去年丈見之因訪處士訂交時道光二十有五年之

夏也又嘗校刻割圓捷術合編粵匪陷杭州守義死未聞有他

傳書云下學庵句股六術算學大成上編嘉慶丙子科鄉試曲錄藏府君行狀

論曰項年丈與先大夫同舉省試可賈習聞年丈之學以推見

本原融會中西成法以通其變竟未竟之緒發未發之藏為歸

旨哉言乎可為後生法也若論割圓術率從三角堆整數中推

出零數但用半徑即可任求度若分秒諸弦不資弧綫及他弦

矢每一乘除便得一數可謂簡易而捷矣惜成法專書今無傳

本而心得緒餘猶賴有靜庵助教算法大成所采屢存什一實

已爲紫箏宮簿秋初京卿諸家開其先發覆探微尖堆之時義
大矣哉亟加甄錄用諗來學又年丈孫女壻同里張吉士同年
預爲余言亂離之後項氏式微故書盡亡孫曾零落不世其學
不亦重可悲矣乎

羅士琳傳

互見忠節

易之瀚

沈齡

田普實附

諸可寶

羅士琳字次璆號茗香甘泉人上舍生循例貢太學遊京師嘗
考取天文生以出儀徵太傅文達公門下故相從最久太傅再
撫浙西湖詰經精舍初開名材畢集因得徧交通人當代明算
君子尤多相識咸豐元年恩詔徵舉孝廉方正之士郡縣交薦
以老病辭未應廷試三年春粵匪陷揚州死之年垂七十矣少
治經從其舅江都秦太史思復受舉子業已乃盡棄去專力步
算博覽疇人之書日夕孳求數年初精習西法自撰言歷法者

曰憲法一隅又思句股少廣相表裏而方田與商功無異差分與均輸不殊按類相從攝九章中之切於日用所必需者若干條悉以比例馭之匯爲比例十二種以各定率冠首以借根方載後以諸乘方開法附末凡四卷曰比例匯通刻於嘉慶之季後雖悔其少作實便初學問塗也道光二年試京兆始獲見四元玉鑑原書三年春假得順德黎平陽應南舊鈔本又得錢塘何夢華氏元編新刻大德本爲元和李茂才說欲補草而未果者於是服膺歎絕遂壹意專精於天元四元之術生平詣力孟晉無過是書矣明經博文彊識兼綜百家於古今法算尤具神解以朱氏此書實集算學大成思通發明乃殫精一紀步爲全草併有原書於率不通及步算傳寫之譌悉爲標出補漏正誤疑義則反覆設例以申明之推演訂證就原書三卷二十有四

門廣爲二十四卷門各補草嘗爲提要鉤元之論謂是書通體弗出九章範圍不獨商功修築句股測望方程正負已也如端匹互隱廩粟迴求二門寓粟布如意混和寓借衰菱草形段果垛豐藏如像招數三門寓商功中之差分直段求源混積問元明積演段撥換截田鎖套吞容五門寓方田少廣諸法他若和分索隱者約分命分也方圓交錯三率究圓箭積交參三門乃定率而兼交互至於或問歌彖雜範類會二門以其各自爲法不能比類故一則寄諸歌詞一則編成雜法均有似乎補遺大旨有淺有深要皆以加減乘除開方帶分六例爲問而每門必備此六例凡法之簡易者畧之其繁難者詳之尤於自來算書所無者必設二問以明之如混積問元中旣設種金田及句三股四八角田爲問撥換截田中復設半種金田鎖套吞容中復

設方五斜七八角田爲問又果垛疊藏兩設圓錐垛雜範類會
一設徽率割圓一設密率割圓是已更有一門而專明一義者
如和分索隱之分開方三率究圓兩儀合轍之反覆互求是已
是書但云如積求之如積者以積爲問有用定率爲同數相消
者有如問加減乘除得積爲同數相消者祖序謂平水劉汝諧
撰如積釋鎖一書惜今不傳意者其釋此例歟儀徵太傅爲之
序略云向序測圓海鏡謂少廣著開方之法方程別正負之用
立天元一者融會少廣方程而加精焉者也若四元者是又寓
方程於天元一術焉者也其理較天元一則無殊其法視天元
一尤精進蓋天元一之所假借惟一求數耳非據今有數蔑由
盡其妙四元則元各一數其所假借者不廛爲所求之數惟其
不廛爲所求之數故無論有無見數悉可探蹟窮微凡天元一

所能御者四元固能御之卽天元一所不能御者四元亦能御之其神明變化初非自來算家所可跂及祖序謂用假象眞以虛問實又謂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亶其然乎願隱奧艱深通之者鮮以梅文穆公之淹雅能悟西人所譯借根方卽古天元一術尙不能於朱書無疑詞甚矣解人之難也自道光中葉以來最後得朱氏算學啟蒙原書於京師廠肆爲朝鮮人依元大德時趙氏原槧重葺本明經覆加斟詮刊布之十九年九月太傅又爲序之略云此書總二十門凡二百五十九問其名術義例洵多與玉鑑相表裏羅君爲之互斟其證得七玉鑑首列和較羃積諸圖始于天元終於四元義主精邃所得甚深攷大德癸卯莫若序計後此書四年此書首列乘除布算諸例始於超徑等接之術終於天元如積開方由淺近以至通

變循序而進其理易見名曰啟蒙實則爲玉鑑立術之根此一證也玉鑑原本十行行十九字今有低一格術曰又低二格與此書同式此二證也玉鑑斗斛之斗別用斛此假借字本漢書平帝紀及管子乘馬篇尙雜見於唐以前之孫子五曹張邱建諸算經其鈞石之石說文本作柘玉鑑作碩碩與石古雖互通然假碩爲鈞石之石則僅見於毛詩甫田疏引漢書食貨志而算書罕見又若玉鑑畹田之畹雖見於李籍九章音義而字書所無此書并同此三證也玉鑑雖亦三卷而門則爲二十四問則爲二百八十八較多於此書四門二十九問然以四字分類其體裁彼此無異且如商功修築方程正負之屬則又二書互見此四證也玉鑑如意混和第一問據數知一秤爲十五斤適合此書之斤秤起率此五證也玉鑑鎖套吞容第九問方五斜

七八角田左右逢元第六第十三第二十諸問有小平小長皆向無其術此書卷首明乘除段卽載平除長爲小長長除平爲小平之例其田晦形段第十五問復載方五斜七八角田求積通術此六證也他如玉鑑或問歌彖第四問與此書盈不足術第七問又玉鑑果垛疊藏第十四問與此書堆積還源第十四問又玉鑑方程正負第四問與此書方程正負第五問題約畧相同此七證也是此書眞朱氏原書佚而復出可憲之至矣同郡中學人請鳩工以朝鮮原刻本縮版影刊并其末所載楊輝海島算法一番亦爲附列閒有魚豕悉仍其舊但各標識於誤字旁別記刊誤于卷末示不誣也又嘗著春秋朔閏異同攷徧列黃帝顓瑒夏殷周魯漢七歷條其同異以補宋中子之書之亡其言曰春秋經傳之文或一事異時或一事異月或一事同

日異月或一事日月並異或一事兩見於傳而月日互異或時
日雖具而脫月名或日月初無異名及參以上下之月推勘遠
近而不得其日且有別本異文如成十八年辛巳正義曰服虔
作辛未之類蓋以時閱二千年書非金石輾轉傳寫豈無失誤
正義謂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誠
有然也蓋生數千載之後而考稽數千載以上之日月異同可
得而言也是非不可得而知也則亦存其可知者焉耳又嘗以
乾隆間明氏捷法校得八線對數表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
第五字○誤一又六度四十一分十秒正切第五字○誤六又
十二度五十分正切第六字七誤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秒
正切第七字九誤○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十秒正切第九
字五誤四可見西人所能今人亦能之又因讀四元玉鑑於如

像招數一門有所會通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知密率亦可
招差其弧與弦矢互求之法與授時歷之垛積招差一一符合
且以祖氏之綴術失傳已久其法僅見於秦書卽大衍之連環
求等遞減遞加亦與明氏捷法相近爰融會諸家法意爲撰綴
術輯補二卷又甄錄古今疇人仍依太傅體例各爲列傳用補
前傳所未收者得補遺十二人附見五人續補二十人附見七
人大凡四十有四人離爲六卷次於前傳四十六卷之後統成
五十有二卷二十年後集所校著都爲觀我生室彙稿十有二
種如四元玉鑑細草二十四卷釋例二卷校正算學啓蒙三卷
校正割圓密率捷法四卷續疇人傳六卷皆別有單行本外已
刻者尙得七種曰句股容三事拾遺三卷附例一卷本繪亭監
副傳法補其佚取內容方邊圓徑垂線交互相求一以天元

馭之曰三角和較算例一卷取斜平三角中兩邊夾一角術鎔
入立天元法之用和較推演成式曰演元九式一卷括玉鑑中
進退升降消長諸例借無數之數以正負開方式入之曰臺錐
積演一卷以玉鑑菱草果垛二門足補少廣之闕爰取臺錐形
段引而申之曰周無專鼎銘考一卷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
統漢術推得宣王十有六年九月既望甲戌與銘辭正合曰弧
矢算術補一卷以元和李氏四香遺書原術未備爲之增補者
二十有七合成四十術曰推算日食增廣新術一卷推廣正升
斜升橫升之算法以求太陰隨地隨時之明魄方向分秒復以
其術通之求交食限內之方向及所經歷之諸邊分焉自餘若
春秋朔閏異同綴術輯補交食圖說舉隅句股截積和較算例
淮南天文訓存疑博能叢話又如干卷則未有刻本也同縣學

友易之瀚字浩川號蓉湖篤嗜算學曾訪求鍾祥李侍郎漢所
撰輯古算經之考注細加較算更屬南豐揭茂才廷補圖草
刊布歸自南昌知明經有四元玉鑑補草因從問難爲撰四元
釋例一卷凡開方例二十九則天元例十一則四元例十三則
自爲序云算學自宋元而大備秦氏數書九章言正負開方李
氏測圓海鏡言天元如積與是書之言四元和會洵自古算家
之絕詣也自明顧若溪謂海鏡無下手處刪去細草別著分類
釋術等書天元已寢失其傳矧四元乎梅文穆公赤水遺珍天
元一卽借根方解發三百年算家之蒙可謂有功矣獨其釋或
問歌彖二則疑爲術士祕其機緘四元之奧邃難通於此概見
海鏡一書得元和李尙之秀才校勘加案申明例義由是立天
元一術晦而復顯是書但云如積求之祇具開方諸數而不載

細草以是讀者愈無下手處曩見茗香先生演元九式知其爲是書發明四元而作併稔其演有全草因緣獲交始得而玩繹之遂盡挾四元之祕顧余魯鈍慮人人未必盡曉惜朱氏編集算學啟蒙佚而不傳祖序謂與是書相爲表裏或其體例備載其中未可知耳不揣譎陋爰補凡例爲之疏釋俾同志者用代司南惟是四元之學根於天元天元者融會少廣方程而加精四元者是又寓方程於天元亦卽天元之齊同通分也有通分而乘除不窮有方程而通分益便是欲釋四元必不能離卻天元天元條例莫詳於李氏案中茲取其原文少加點竄錄載於四元凡例之前俾由淺入深用作四元之嚆矢又天元借一其兆實肇於劉徽九章少廣篇所謂借一步之是已蓋開方之用隅卽天元之借一故無論天元四元莫不以開方爲用其始也

因所求之數不可知假立元而得其冪積諸數其竟也因冪積諸數不易知又假開方而得其所求之數二者相須不可偏廢元和李氏曾譌開方說三卷特祇詳超步商除之法其於實從廉隅何以致數之由尙缺而未備苟昧乎此卒無以悟立元之旨茲復推廣李說撮要刪繁併補其所不足另備凡例弁於天元凡例之首俾因流溯源用啓天元四元之門徑凡三則彙而名之曰釋例例下各取草中諸式釋之故云後明經因其書詳於天元四元而畧於開方乃從玉鑑原書外尋繹變例又爲之逐一增補得增例一卷大共補開方例凡十有五天元四元例各四序云士琳旣補四元玉鑑細草畢藏敝笥久矣嗣獲交易子蓉湖諗其於此學最精爰復加釐定畀以校刊易子以術體精微未易窺測有草無例卒難造端不無蹈祕機之讓因放征

南釋左氏例增譌釋例一卷附刊於後詢有功於朱氏者也惟
限於朱氏原書故諸例未全蓋算莫外乎乘除天元一術既不
受除自不得不合累乘之數而併除之所以極通分之妙故不
除此而乘彼若四元則又爲天元之乘法故其法悉同於天元
而齊同以相消所以盡句股之用開方賅天元四元之除法故
多一乘卽多一乘方其正負之錯糅層數之重疊卽借爲實從
廉隅之多寡以別商除之異同之三者迭爲表裏其閒變化無
方靡可紀極例或少缺術意愈晦士琳敢矜一得之愚竊願公
諸同好補增各例俾學者豁然理解亦所以廣易子之不足云
同郡又有沈齡字與九田普實字重華竝江都人同治四元者

比例匯通觀我生室彙稿
卷一 禮樂舒藝室詩存注

論曰羅明經之學卓然名家其始也顧習西法幾以比例借根

爲止境矣既而周游京國連獲佚書遂爾幡然改轍盡廢其少壯所業殫精乎天元四元之術著作等身墨守終老惟以興復古學昌明中法爲宗旨可謂博而能專者歟以明經之才之學猶且初信彼術況它人乎是故匯通一刻不必爲明經諱也慨自咸同來西書愈出風氣日開夫厭故而喜新畏難而趨易人情也吾見世俗講習類崇彼法而忘其源自東來而弗究其未能軼我範圍而昧夫相得益彰之道爭巧誇捷惑溺者眾羣往焉而不知其所返有甚于明季徐李諸人者豈非明經續傳所逆料乎豈獨在人心學術之可憂乎吾之繼明經而論列者實有大懼於此此所爲汲汲而弗自揣者也又明經當粵匪之亂身未嘗有食祿守土之責而乃不惜傷勇之死從容就義首完大節厥後鄒同守漢死廬州馬內翰劉死丹陽戴先生陸凌

茂才 並 張茂才 補 皆殉於鄉里視倉皇四走邂逅或一覲賊
遂同邀不次之典其相去奚若哉舒藝室之詩有云疇人例殉
節羅戴先後亡嗚乎可哀也已

戴煦傳

互見忠節

楊寶臣附

諸可寶

戴先生煦初名邦棣字鄂士號鶴野又號仲乙錢塘人以商籍
第一入杭州府學旋補增廣生員後絕意進取循例爲貢生伯
兄文節公督學廣東曾佐校年餘而歸文節以英吉利人戰艦
用火輪寄言謂吾弟精思必得其制乃由水火土氣四元行入
手著船機圖說未成旋命受業甥王學錄 明 成之凡三卷里
居初與謝孝廉 家 同讀書孝廉沒爲校刊其遺書三種序見
羅氏續傳中後與項學正 名 交最摯學正疾革遺書謂拙作
象數原始一書未竟足下爲我續成感且不朽嗣索稿於學正

子茂才編六閱月而稿始定踐死友約也並世明算若甘泉
羅明經士烏程張茂才編徐莊愍公海寧李京卿善皆
來訂交或互質得失咸豐十年二月粵匪圍攻杭州二十七日
城陷文節投園池殉難家人走報笑曰吾兄得死所矣丙夜自
投於井亦殉焉年五十有六事上卹蔭如例勅建三忠祠得祔
祀三忠者文節與俞文節編馮文介培元也先生生平沖澹靜
默避俗如不及世事一弗與研精歷算十齡後卽好疇人學晝
讀夜布算覃思有得則起秉燭以記嘗以劉徽九章重差一卷
李淳風注但詳其數未詳其理爲補譔重差圖說又著句股和
較集成一卷四元玉鑑細草如干卷略同羅書而圖解明暢過
之皆少作中年益精進著對數簡法二卷項學正序之曰求對
數舊法言之綦詳而數重緒多初學恆未易了鄂士先生揭其

精要而變通之著爲對數簡法首論開方自淺入深而約以七術繼復立累除法省數十次開方用表已備極能事尤妙者捨開方而求假設數夫對數折半真數開方開至單一下多空位之零數於是真數對數遂得其會通此開方所由首重也顧必累開不已始得會通何如逕就會通處假一數以通之迨展轉相通而七十二對數之等差已備具於假設諸數一比例而定準之數出矣以是知數之爲用帶零求整難設整御零易憑所知課所求順推而入難借所求通所知逆轉而出易苟悟此可以得馭數之方豈惟是對數一門有裨後學耶又續對數簡法一卷學正序曰數之用乘除加減而已乘與除對加與減對而乘除之與加減則兩不相通對數欲以加減代乘除故求之殊不易鄂士戴先生著爲簡法別立開方製表得表後以累除代

開後復捨開方而用假設數求定準數較舊已簡顧其開平方
用遞乘遞除竊謂此乃開諸乘方通法不獨平方以語鄂士翼
日各以所立術互質尤若合符說詳自序鄂士既得此通法乃
續行推衍分倍大折小率以示其綱求對數根以總其要參之
用數借數以濟其窮于是法愈簡得數亦愈密書成屬序于余
余維加減不通于乘除而妙能通之者惟遞加數數中遞加一
得諸根遞加根得平積遞加平積得立積乃至多乘積加既由
根而得積減亦由積而得根蓋加卽乘減卽除矣且逐層皆屬
方廉隅遞以次層乘之首層除之得自上而下逐層而其數皆
倍遞以首層乘之次層除之得自下而上逐層而其數皆半是
則諸乘方連比例與夫假數折半眞數開方之蘊悉錯綜參伍
默而寓之於一圖開方通法卽從此數轉變而出者故能挾乘

除加減之根而操乎其所不得遁遞加之爲數誠妙矣哉此數
舊稱廉率亦曰三角堆惜未有表章而推闡之者今鄂士以此
闡對數逐次乘除法遞加根也二數三數至多數遞加積也根
定而積從於此探對數之真源卽於此顯遞加之神應讀是書
者果因端竟委而觀其通會心當自不遠也徐莊愨公亦爲之
跋曰西法有對數表以加減代乘除用之極便而造之極難非
難也未得其簡易之法也夫對數者無中生有之數也無數之
中忽焉有數則必有起算之端又必有總持之訣又必有扼要
之大綱三者不可缺一焉起算之端莫先於一亦莫備於一古
人天元四元皆假一以立算一與一爲乘除一與一爲加減萬
算皆從此起此假設對數所自昉也總訣者何對數較是也真
數比例同對數較必等扼要者何對數根是也全表之對數較

皆以此根為乘除三者其大關竅也由是堆垛以經之招差以
緯之而對數全表八線對數皆從此出矣余嘗仿四元識別法

撰細草以明之其數旁註人字借以識別單位不用其算式其略

曰數始於一成於十一太與十之對數較一元十與百百與千

千與萬其對數較同為一元就此對數較之一元衰分析之為

九較析自之二至十透較一以二太為首較為一加一再析為九十較十

之一至百透較一析以一本一為首較十降分位之一加更析為九百較百

之一至千透較一析以一本一為首較百降分位之一加推之九千九萬

以至無窮皆以一加一為首較而為無對數增之如法求十之假數

設則視之析較之中多寡乃設首較之假數一人如法求十之假數

以為所有率原設十之對數一元為所求率今設首較之假數

一人為今有數比例得首較之對數如設二一本之假數一人四

本之假數二八 本之假數三八 求得十之假數三八 三二一
 九二八比例得二本 之對數又設一本 一之假數一八 求得十
 之假數二四八 一五八八五比例得一本 一之對數又設一本
 ○一之假數一八 求得十之假數二三一八 四○七九比例得
 一本 ○一之對數如是遞求至極多較之首較一 亦設假
 數一八 求得十之假數二八 三○二五八五比例得首較之對
 數以爲對數根如法求逐數之對數較卽得全表之對數夫首
 較者起算之端也求十之假數者求對數較之如積也求首較
 之對數者求扼要之對數根也備斯三節而全表指顧可成斯
 真可謂簡易之法矣此戴君鄂士對數簡法所由作也余近見
 李君壬叔對數探原一書深明對數較之理而戴君此書專明
 假設對數之理其續編專明對數根之理二君皆學有心得互

相發明洵足爲後學津梁而戴君書尤爲明快余于乙卯秋奉
諱旋里始識戴君讀其書今年又得讀李君書以方守古禮言
不文之訓不敢贊一辭而戴君書來索序詞甚切摯且請俟祥
禫之後蓋知禮之君子也咸豐七年秋杪余旣服闋而是書亦
適刻成乃踐前約而疏其大旨如此用以發明戴君之雅志至
是書之精當不刊讀是書者當自知之不待余之贅說也又外
切密率四卷同里夏宮簿爲期爲序曰方圓率不相通通之以
極細分通弦杜氏枘爲簡術方立董氏申其意吾師梅侶項先
生匯其全秋級李君又著弧矢啟秘而術乃大備杜術先以本
數比例後以用數入之李術先定率數乘除後以本數入之究
其指歸實出一理所惜者杜氏有弦矢術無切割術李氏有其
術而分母分子之源未經解釋欲依杜氏例釋之罕有得其通

者願弦矢與切割本可互爲比例弦矢二線之實數本弦矢率
率數而生是弦矢率可當弦矢線也線可比例率豈不可比例
惟用率內諸率各自爲率必須累次乘除且必令切割率分母
同於弦矢率分母乃驗所得分子爲切割率分子每得一分子
卽爲一次乘法乘法可變而除法不可變於是以比例所得之
率數乘除法乘除孤背其求得之數必仍爲比例所得之切割
矣父執戴鄂士先生本此意以立術可謂渺慮凝思無幽不燭
尤妙者爲餘弧求切割二術蓋弧矢線聯于圓中任極大不能
至弧背三之二切割線出于圓外若將近九十度切割之大殆
有無量數求至數十數後諸數之差甚微萬不能降至單位以
此二術濟其窮則三率餘弧之小可至纖微除二率半徑得一
率爲第一數亦可大至無量數而難者反易矣析理之精固如

是乎昔吾師嘗以弧分不通切割爲憾若見此術解必且狂喜
鼓舞不能已已惜哲人云萎先生之孤詣苦心不及欣賞展讀
是編不禁師門之痛也又假數測圓二卷宮簿序曰數未有有
正而無負者對數何獨不然單一以上爲正對數其用數爲一
帶崎零四十五度內正割類之單一以下爲負對數其用數爲
微小於一四十五度外餘弦類之此出于象數之自然初不容
有段借者父執戴鄂士先生發前人未發之蘊枴爲負算對數
正負全而對數乃無遺憾爰本正負二義以徑求八線對數精
思所到捷徑忽開矣余惟對數以減代除實內減法爲正減減
餘仍爲正法內減實爲反減減餘易爲負負算之由已肇于此
凡有連比例三率其中率爲一者其首末二率之對數爲數必
同爲正負必異而以兩真數互相除其除得之數亦必一正一

負而以單一爲中率正割半徑餘弦正連比例三率也若降半徑爲單一正割餘弦亦從之而降降位半徑昇之對數爲無數降位正割餘弦之對數相加仍得降位半徑昇之對數亦必爲無數線如是率亦如是故演得之正割對數率及餘弦對數率必同母子而異正負惟正負異故以減爲加惟母子同故相減適盡適得一之對數也八線之中惟正割必正餘弦必負而又以半徑爲中率至他線皆與正負用數不相似故徑求無其術耳嗟乎文章之道每踵事而增華學問之途必因端而竟委然非先生之沈思卓識亦不能融眞假二數以得其會通然則象數之精微豈有窮盡哉後又總合四書名求表捷術自序曰對數八線八線對數三表爲新法推步所必須惟用之甚便而求之甚難非集數十人之力積數十年之功未易蕲事往歲得連

比例開平方法用以求開方表且卽開方表求諸對數立術較簡而未出舊法範圍復變通天元一術先求假設對數因以求定準對數而求對數者遂可不復開方後又悟連比例平方法卽開諸乘方通法因用連比例求諸對數而得數益捷此求對數表捷術也至割圓八線必資大測無能舍六宗三要者自循齊梅氏譯泰西杜氏德美以連比例求弦矢諸術而八線乃可徑求特其術但有求弦矢之法而無求切割二線之法緣復補爲推演弧背與切割二線互求諸術於是割圓之法乃大備此求八線表捷術也若八線對數則必由弧背求得八線然後再由八線眞數求其對數縱有捷法亦須兩次推求茲復會合對數捷法與割圓捷法以盡其變而知四十五度以外正弦諸對數均可由弧背徑求既得半象限割線或正弦對數而一象限

內諸線對數皆可加減而得此又求八線對數捷術也白道光
乙巳至今歲凡八易寒暑演錄始竣以爲推步之助云對數二
種先爲金山錢夢華氏培因刻入小萬卷樓叢書求表捷術副
本南海鄒徵君伯奇得於夏宮簿因與其邑伍紫垣氏崇刻
入粵雅堂叢書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初見先生書甚推服偉烈
亞力譔代徵積拾級序亦相引重歲甲寅艾曾至杭州呈所刻
拾級諸書踵門求一識顏色先生以故辭艾後轉譯先生書入
彼國算學公會中可徵其傾倒也先生五十後又著音分古義
二卷因冷州鳩對周景王語知七律七同名義確鑿自漢以後
劉安京房之徒用弦定律韋昭亦遂以四律三同解七律以致
七律之義晦而七同不得其解歷魏晉以至元明未有起而正
之者緣追尋古義以連比例立算與古律分吻合鄒徵君亦嘗

踵而演之原稿於庚申正月爲金匱華孝廉賈假去寇難起

孝廉匿書複壁得全同治初元孝廉辟地上海遇先生長子以

返歸之其他尚有莊子內篇順文一卷陶淵明集集註十卷又

元空祕旨一卷則言堪輿術也竝藏於家閩楊寶臣字湘雲篤

嗜數學道光二十五年夏介項學正見先生有願天生聖人以

正天算之語他行事未詳戴族壻也文節季子訓導與可賈視

論曰先編修兄可折戴族壻也文節季子訓導與可賈視

同歲生辛壬癸甲之閒可賈從先都事兄可繼同習算又與公

子以返同客上海嘗與相縱論西人連比例諸術因得讀先生

遺書與行狀心竊嚮往之夫言對數於今日理明法備蔑以加

已其初訥白爾造表以眞數開九乘方極多次所得方根零數

名自然對數其底二八七一八二八一八二八四五九有奇者

卽先生所謂假設對數今日訥對是也後有佛拉哥以訥表十
之對數爲二〇三〇二五八五〇九二九九有奇不便於進位
乃改爲十進對數其根〇元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二
五有奇者卽先生所謂定準對數今日常對是也常表底爲一
訥表根亦爲一故以常對根乘訥表則得常表對數以常對根
除常表則得訥表對數可互爲比例而得數悉符者也顧當先
生著書時中朝但有數理精蘊所采之常對全表如訥表如代
數諸書尙未譯行獨能發其覆而啓其藏創爲捷法便巧密合
可不謂之神勇乎同時李京卿作探源則以諸乘方平立尖錐
布算而得較徐莊愍立簡法則大小長方和遞除而得根皆不
相謀而道無弗合異曲而同工者矣於是顧尙之氏爲逕求六
術還原四術和較相求八術鄒特夫氏爲求較求根四術及純

雜表降位法夏紫笙氏亦有求訥對四術諸家雖抽祕騁妍窮
極變化而充類至義之盡要皆有先生之書導其先路耳最後
長沙丁處士取忠湘鄉曾孝廉紀鴻合譔對數詳解五卷則以
代數顯其理而訥對常對之蘊纖屑無遺焉愚嘗謂對數表者
西人能造之能用之而其理不能自明之時閱數百年地限三
萬里必待中朝智能之士而后無美弗臻觀先生與諸家之書
均創新法其簡易精當實有什伯於彼舊法者世顧曰吾人心
力不能高出泰西萬萬哉曷察其傾倒於先生者何如乎是故
今日言對數固莫得而加已而開山之功吾尤爲先生首屈一
指云

顧觀光傳

雄應陸剛 諸可寶

顧觀光字賓王號尙之金山人上舍生三試不售遂無志科第

承世業爲醫鄉錢氏多藏書怪往假恣讀之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歷算之術靡不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時復蹈瑕抵隙而蒐補其未備如據周髀算經筮以寫天青黃丹黑之文及後文凡爲此圖云云而悟篇中周徑里數皆爲繪圖而設天本渾圓以視法變爲平圓則不得不以北極爲心而內外衡以次環之皆爲借象而非真以平遠測天也開元占經魯歷積年於算不合因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至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顛項歷歲積攷之史記秦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爲斷蓋秦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尚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歷日法朔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以爲未盡強弱之微爰別立術以日

法朔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
惟朔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授時術以平立定三差求太陽
盈縮梅氏詳說數衍未明讀明志乃知卽三色方程之法謂凡
兩數升降有差彼此遞減必得一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卽諸乘
差則八線對數小輪橢圓諸術皆可共貫讀占經所載瞿曇悉
達九執歷而知回回泰西歷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高月者卽
月孛月藏者卽月引數日藏者卽日引數特稱名不同亦猶回
歷之稱歲實爲宮分日數朔策爲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論婺
源江氏冬至權度推劉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
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心差乃專用壬戌今
求得丁未兩心差適與江氏古大今小之說相反蓋偏取一端
以伸己見其根誤在高衝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緯求食甚

兩心實相距術繁而得數未確改之以前後兩設時求食甚實引徑得兩心實相距不必更資實朔較本法爲簡而密矣西人割圓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爲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半爲正切乃依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正切線法以補其闕杜德美求圓周術用圓內六邊形起算雖巧而降位尙遲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卽理分中末線之大分距周較近且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不過遞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卽得小分則連比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爲諸乘差表可用弧度入算而不用弧背眞數然尤慮其難記且仍不能無藉於表因又合兩法而用之則術愈簡而弧線直線相求之理始盡錢塘項氏割圓捷術止有弦矢求餘線術以爲亦可通之切割二線因補立其術西人求對數以正數屢次

開方對數屢次折半立術繁重李氏探源以尖堆發其覆捷矣而布算猶繁且所得者皆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簡法及西人數學啓蒙並有新術而未盡其理乃別爲變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爲和較相求八術自來言對者未之聞也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線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乘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之詣也其它凡近時新譯西術如代數微分諸重學皆有所糾正類此同縣錢教諭刊重學婁韓舍人陸刊幾何原本後九卷皆與參訂咸豐閒粵匪日逼人心惶然強以算理自遣十一年賊入鄉避亂東走奉賢南匯閒旣而暫歸藏書多毀而次子溥爲賊擄驚憂不復出同治元年卒年六十有四所

箬曰算牘初續編凡二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
堞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
而分門隸之曰九數外錄則隱括西術爲對數割圓八線平三
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線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
重學凡記十篇曰六歷通攷則據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
魯積年而爲之攷證曰九執歷解曰回回歷解皆就其法而疏
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歷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則就疇
人所用術改度爲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迂曲蓋於學實事求
是無門戶異同之見不特算術而算術爲最精此外有古韻二
十二卷七國地理攷十四卷國策編年攷一卷又周髀算經列
女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諸校勘記若干卷所輯古人已逸之
書曰神農本草經曰七緯拾遺曰桓子新論其曰古書逸文者

卽所以補馬氏經史者也餘凡所校輯已刊入守山閣叢書指
海者不復及友人韓應陞字對虞號綠卿婁縣人道光二十四
年舉鄉試官內閣漢票籤中書舍人少好讀周秦諸子爲文古
質簡奧非時俗所尙旣而從同里老儒姚處士傳游得望溪惜
抱相傳古文義法尤究心世事遜志劬學不倦也西人點線面
積之學莫善於幾何原本凡十五卷明萬歷閒利譯止前六卷
咸豐初英吉利士人偉烈亞力續譯後九卷海寧李壬叔氏寫
而傳之舍人反覆審訂授之劄劄亞力以爲泰西舊本弗及也
外若新譯諸重學氣學光學聲學諸書每自校錄復爲之推極
其致往往出西人所論外故發於文益奇十年夏粵匪陷蘇犯
松江倉皇走避道途觸暑鬱鬱發病死所遺稿多散失其友南
匯張明經文爲之編定爲讀有用書齋雜著二卷藏於家

論曰顧上舍有言曰積世積淵積人積智歷算之學後勝於前
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要離舊
法之範圍且安知不紬繹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爲已
得新法而舊法可唾棄者非也中西之法可互相證而不可互
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黨同伐異者亦非也嗚呼真通人之論
哉上舍之於古今中西諸算術無所袒而皆有所發明可謂能
澈中邊者已而對數逕求十有八術獨於並時戴李而外拔幟
立幟唯變所適每唱愈高夫豈褊陋自畫與夫逞臆武斷信口
詆譏者所可同年而語歟上舍遠矣

梁南溟傳

陳澧

梁南溟名漢鵬番禺明經鄉人明算學與其友數人講習塵市

中時南海曾勉士嘉應吳石華皆老師宿儒石華學算於南溟
勉士亦爲延譽遂知名士大夫聞道光十二年鄉試主考程春
海先生策問算學無能對者番禺侯君模歎曰讀書雖多而不
學算今爲程春海考倒矣乃邀其友數人共延南溟學之南溟
善講算雖深奧皆以俚淺語聽者解頤凡方圓斜銳體積削象
牙爲數十事分合移補不假繪圖而見者瞭然浙江徐鈞卿精
算爲兩廣鹽運使謂人曰廣東無知算者或以告南溟南溟爲
難題難之徐不答南溟又好言物性金木百工之事莫不窮究
尤善製火藥以所製者發烏槍鉛丸較英詰利火藥所及加遠
於是靖逆將軍奕山總督祁恭恪公番禺潘德輿運使皆延請
製之德輿以示夷人夷人驚服焉南溟歿後所著算書數十篇
其子藏之不以示人

陳澧曰君模所邀同學算者余其一也余性不近不能通能通者君模之弟子琴也南溟同鄉陳寶興亦知算著書二卷今已歿矣

陳君傳

馮桂芬

陳君諱場字子璿江寧人祖國楨父昌緒仍世名諸生家小康藏書甚富母鄒孺人生母汪孺人君有異稟讀書數過終身不忘能會通而貫串之經學史學小學天文輿地詩古文詞旁及詞曲武備方術靡所不習而尤精於算學惟不工制藝試帖楷書屢躓大小試年二十有七始受知於廖公鴻荃入江寧學咸豐十年粵賊東下金陵戒嚴君故能爲陶宏景圓光術不輕試試輒有驗知城不可守亟出城葬其親旣封而城陷配張孺人君兄庠生大紳及其子寶熙等五人皆自焚死先數日制軍陸

公建瀛聞君名檄辦團練君已出城至是復有言於大城向公榮者檄君往君固有殺賊志遂應之向公令募一軍軍寒昭山當賊衝屢有斬獲或告向公君書生不任兵事向公素不喜文士意頗怠君乃辭去渡江僑居滁州涇陽張侍郎芾項城袁副憲甲三爭欲致君君鑒於前事皆辭之無何賊犯滁州乃挈家來吳門余之主惜陰書舍也院生以七十人爲額若君與龔生丙孫皆不在額中輒作他人卷應課亦無定名而有作輒前列余旣招龔生館余家龔生亟稱君所學勝之十倍余爲延繪蘇州地圖因得益知君所學之廣且深信龔生言不謬君以文字之知執弟子禮惟恭余不敢承而意甚誠要必受其刺乃已蘇城旣陷余避地衝山君與覺阿禪師湘鄉左司馬仁皆居山中晨夕相見司馬以覺阿言延君課其孫至館之次日生徒不出

伊何補四十二
二二一
詢之則曰屋窄欲罷讀君翩然去致束修不受余與覺阿偵之
則炊煙斷矣相與飲之僅得不飢先是偶與君縱論西人代徵
積拾級一書初譯奧澀不可讀遂與君商榷凡例各日課二三
條聞警而輟至是復續之四閱月成其半而賊蹤益逼余挈家
赴上海君留衝山獨爲之其明年君亦來滬則全書成矣名之
曰西算新法直解君既至左司馬前卒其子樞知前事卑禮往
謝因復聘君坦然赴之合肥肅毅伯李公耳君名余亦爲之介
紹湯臬使雲松又故賓主也君皆不一謁一日余與劉方伯郁
膏言及君方伯曰吾舊識也在此邪余以告汽不往其風節如
此余爲薦入廣方言館課算學與君同鄉姚拔貢必成同館姚
病利驟卒君猶爲屏當其喪有頃亦利是夕時加亥逝矣時同
治二年秋七月二十有二日也年五十有八配張氏先殉難子

二鴻鈞鴻峻視含殮其明春奉喪歸葬越二年鴻鈞游庠君篤於行誼崎嶇患難饕殮不繼女弟及甥葉庭瑤相依不去生平無疾言遽色犯而不校與人交貴賤平等無纖毫之別粥粥若無能隨事叩之殆無一物不知廉而不矜和而益峻有以非義干者必拒之雖飢寒不顧生平箸述甚多皆燬余所知者算學發明二十四卷算學一得十六卷亦未及見存於家者礮規圖說一首鴻鈞已付刊此外惟與余同箸之西算新法直解存他日當付梓難中何心箸書而君所學轉藉是存百一可異也夫舊史氏曰余生平所經萬里所閱萬輩所遇一材一藝之士無不形於詞色未見有不自表襮如陳君者然以君之學而久不甚著未始非不自表襮之故可慨也至其敦品勵行尤非等儕所及元和陳戶部倬與聚處半載歎爲吾吳無此人祇就其文

學而言耳合德行觀之殆今世聖賢之徒矣

夏鸞翔傳

諸可寶

夏鸞翔字紫笙錢塘人道光十九年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後以輸餉議敍得詹事府主簿精於算學爲項學正名連入室弟子又於戴處士與爲世好年少聰穎講究曲線諸術洞析圓出於方之理匯通各法更推演以窮其變撰洞方術圖解二卷自序云自杜氏術出而求弦矢得捷徑焉顧以之求弦矢猶煩乘除演算終不易向思一可省乘除之法而迄未得也丁巳夏客都門舟次宿遷爲舸脣傷足不能步履者屢月晝長無事因細思連比例術者尖堆底也尖堆底之比例與諸乘方之比例等以之求連比例術必合諸乘方積而并求之設不得諸乘方積遞差之故方積何能并求乎且并求方積而欲以加減代之又

必得諸較自然之數而後可誠難之難矣既而悟之曰方積之
遞加加以較也較之遞生生於三角堆也較加較而成積亦較
加較而成較且諸乘方積之數與諸乘尖堆之數數異而理正
同三角堆起於三角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三角方積起於正
方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正方三角之較數增一根則增一較
方積之較數增一乘則增一較理正同也累次相較較必有盡
惟其有盡乃可入算相連諸弦矢所以愈相較而較愈均者正
此理矣諸較之理皆起於天元一而生於根差遞加根一諸乘
方根差皆一一乘之數不變故可以省乘若增其根差則非復
單一乘不能省弦矢表弧背之差或差一秒或差十秒卽以一
秒或十秒弧線當根差按根遞求卽可盡得諸乘方之較卽以
較加較而盡得求弦矢各數矣豈不捷哉爰乘數月暇演爲求

攷矢術俾求表者得以加減代乘除并細釋立術之義編爲兩卷以俟精於術數者採擇焉又撰致曲術一卷曰平圓曰橢圓曰拋物線曰雙曲線曰擺線曰對數曲線曰螺線凡七類類皆於杜德美氏項梅侶氏戴謬士氏徐君青氏羅密士氏即羅密士氏諸術外自定新術參互並列法密理精惟雙曲線內有笠體者級以小徑爲軸鐘體以大徑爲軸各求截蓋殼積術未定記云右二術刻意求之殊不可得因雙曲線求殼立法必繁不能不分級數而求級之招差須以半心差昇乘半徑昇除又餘弦昇乘半徑昇除以降其位今雙曲線之半心差與餘弦俱大於半徑若用爲乘除法則位數不惟不降而反升矣且以橢圓例之凡求殼必先求餘弦上殼用減半球殼爲蓋殼而雙線之正餘兩弧無理可通何能易餘爲正乎若用正弧正矢以逕求蓋殼則

乘除之例尤多軫轄因闕此二題以俟明算君子之補綴焉復
箸致曲圖解一卷謂天爲大圓天之賦物莫不以圓顧圓雖一
名類乃萬族循圓一而曲線生焉西人以線所由生之次數
分爲諸類一次式爲直線二次式有平圓橢圓拋物線雙曲線
四式三次式有八十種四次式有五千餘種五次以上蓋不可
攷矣今但就二次式四種溯其本源并附解諸乘方拋物線形
雖萬殊理實一貫諸曲線式備具於圓錐體上故圓錐者二次
曲線之母也橢圓利用聚拋物線利用遠雙曲線利用散而其
理皆出平圓苟會其通則制器尙象俛仰觀察爲用無窮矣今
爲一一解之其目爲諸曲線始於一點終於一點第一諸式之
心第二準線第三規線第四橫直二徑第五兌徑亦名相屬二
徑第六兩心差第七法線切線第八斜規線又名曲率徑第九

縱橫線式第十諸式互爲比例第十一八線第十二云又嘗專
立捷術以開各類乘方通爲一術可徑求平方根數十位不論
益積翻積俱爲坦途成少廣總鑿一卷南海鄒徵君伯奇爲之
序略云算學自戴東原表章古書同其志者爲錢辛楣而學識
俱不逮逐其塵者則李尙之焦里堂輩皆墨守古法而不通融
每算一數用紙數十篇需時數百刻廢人廢日所得仍復粗疏
而不足施之於用在彼則以用盡精神不肯割愛付之梨棗有
讀之祇令多一重障礙而已何如紫筮書而明白已曉乎同治
二年始遊廣東與鄒徵君暨南豐吳編修嘉善相友善三年五
月卒於廣州旅舍編修錄其算書遺稿屬徵君彙刻之今行於
世尙有萬象一原若干卷未見傳本術方術圖解少廣總鑿
論曰鄒徵君曰昔沈存中以隙積會圓二術古書所無自言深

思而得之今按會圓卽弧田面線相求爲郭若思三乘方求矢之啟端然所得非密周孔巽軒又推至七乘方略近之仍不及杜德美法之吻合隙積卽堆垛其術僅明立體亦未及四元玉鑑之推至多乘也蓋人心之靈有開必先欲窮其極在人之善變而已又授時術以垛積招差求日行盈縮其意蓋引伸於綴術是曲線與堆垛相通已露端倪及西法出專以諸輪三角相求遂無有理會之者今則以微分積分馭曲線無所不通然後知隙積之有裨於會圓者固甚要也紫筌諸書成非一時故其術有互見者亦有具題而缺術者今並仍之不加芟削後有同好熟讀而精思之當更有無限觸發也徵君之學有聲中外觀所以推崇夏宮簿者可謂至矣宮簿爲松如先生之子而同里汪內翰年丈遂孫之壻也家世好學其才力又足以副之使

天假之年孜孜孟晉神解妙悟啟迪方來可傳當不止是是
第爲吾鄉之絕詣惜也嗚呼

鄒伯奇傳

劉熙載

伊德齡附

諸可寶

鄒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南海人諸生聰敏絕世於諸經義疏
無不掣究覃思於聲音文字度數之源而尤精於天文歷算能
萃會中西之說而貫通之生平寡所耆好執業甚篤靜極生明
多有神解嘗作春秋經傳日月攷謂昔人考春秋朔閏多矣類
以經傳日月求之未能精確今以時憲術上推二百四十二年
之朔閏及食限然後以經傳所書質其合否乃知有經誤傳誤
及術誤之分又論尙書克殷年月謂鄭玄據乾鑿度以入戊午
蔀四十二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劉歆三統術以
爲積四百年近人錢塘李銳多主其說今以時憲術上推且以

歲星驗之始知鄭玄之是劉歆之非其解孟子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句謂閻百詩孟子生卒年月考據大事記及通鑑綱目以孟子致爲臣而歸在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今考綱目年數本之劉歆然共和以上周初年數史遷已不能紀可考者魯世家耳此爲劉歆歷譜所據然將歆歷與史記比對歆於煬公獻公等年分多所增加共衍五十二年若減其所加年數則歆所謂八百有九年者實七百五十七年耳又謂向來注經者於算學不盡精通故解三禮制度多所疏失因作深衣考以訂江永之謬作戈戟考以指程瑤田之疏以文選景福殿賦陽馬承阿證古宮室阿棟之制以體積論卓氏爲量以重心論懸磬之形皆繪圖注說援引詳明又嘗謂羣經注疏於算術未能簡要甄鸞五經算術旣多

疏略王伯厚六經天文篇博引傳注家言亦無辨證因卽經義中有關於天文算術或先儒所未發或闡發而未明者隨時錄出之成學計一得二卷於天象箸甲寅恆星表赤道星圖黃道星圖各一卷自序曰甲寅之春製渾球以考證經史恆星出沒歷代歲差之故然制器刻畫必先繪圖爲圖必先立表此恆星表之所由作也史漢晉隋諸志於恆星但言部位至唐宋始略有去極度數故舊傳新圖大抵據步天歌意想爲之與天象不符國朝康熙初南懷仁作靈臺儀象志然後黃赤經緯各列爲表乾隆九年增修儀象考成補其缺誤道光甲辰再加考測爲儀象考成續編入表正座一千四百四十九星外增一千七百九十一星洵爲明備今踰十載歲漸有差故復據現時推測立表庶繪圖製器密合天行也又嘗謂繪地難於算天天文可坐

而推求地理必須親歷近人不知古法故疏舛異常因考求地理沿革爲歷代地圖以補史書地志之缺又手摹皇輿全圖自序曰地圖以天度畫方至當不易然地球經緯相交皆成正角而世傳輿圖至邊地竟成斜方形旣非數理又失地勢其蔽在以緯度爲直線也昔嘗爲小總圖依渾蓋儀用半度切線以顯迹象然州縣不備且內密外疏容與實數不符故復爲此其格緯度無盈縮而經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餘弦之比例橫九幅縱十一幅合之則成地球滂沱四積之形欲使以圖繪圓其圖乃肖也又變西人之舊作地球正背兩面全圖其序曰地形渾圓上應天度經緯皆爲圓線作圖者繪渾於平須用法調劑方不大失形似然視法有三皆爲疏圖之用其一在圓外視圓法用正弦則經圈爲橢圓緯圈爲直線其形中廣而旁狹作簡

平儀用之其一在圓心視圓法用正切則經圈爲直線緯圈爲
弧線中曲而旁殺其形內密而外畫作日晷用之斯二者線無
定式量算繁難且經緯相交不成正角又其邊際或太促而褊
淺或太展而狹長以畫地球既昧方邪之本形復失修廣之實
數所不取也其一在圓周視圓法用半切線經緯圈皆爲平圓
雖亦內密外疏而各能自相比例西人以作渾蓋儀最爲理精
法密今本之爲地球圖分正背兩面正面以京師爲中其背面
之中卽爲京師對衡之處尊本朝也旁爲廿四向審中土與各
國彼此之勢定準望也經緯俱以十度爲一格設分率也因推
演其法箸測量備要四卷分備物致用按度考數二題備物致
用其目四一丈量之器曰插標曰線架曰指南尺曰曲尺曰丈
竹曰竹籌曰皮活尺曰蕃紙簿曰鉛筆二測望之儀曰指南分

率尺曰立望表曰三腳架曰矩度曰地平經儀曰平水準曰紀
限儀曰迴光環曰折照玻璃屋曰千里鏡曰象限儀曰秒分時
辰標曰行海時辰標曰析分大日晷曰風雨針曰寒暑針三檢
數之書曰志書曰地圖曰星表曰星圖曰度算版曰對數尺曰
八線表曰八線對數表曰十進對數表曰現年行海通書曰清
蒙氣差表曰太陽緯度表曰日晷時差表曰句陳四游表曰大
星經緯表曰對數較表曰對數較差表四畫圖之具曰大小幅
紙曰硯曰墨曰硃曰顏色料曰筆曰五色鉛筆曰筆殼曰指南
分率矩尺曰長短界尺曰平行尺曰分微尺曰機剪曰交連比
例規曰玻璃片曰橡皮按度考數其目四一明數曰尺度考曰
畝法曰里法曰方向法曰經緯里數二步量曰量田計積曰步
地遠近日記方向曲折曰認山形曰準望所見三測算曰測量

方向遠近法曰測地緯度法曰論平陽大海地平界角曰測地
經度法曰經緯方向里數互求法四布圖曰正紙幅曰定分率
曰縮展曰識別設包終焉又因修改對數表之根源求析小術
是開極多乘方法可逕求自然對數表即根以十進對數根乘之
卽得十進對數筭乘方捷術三卷招培中爲之序曰吾甥鄒特
夫所筭算書曰乘方捷術是書隱括董君方立割圓連比例戴
君鄂士開方捷法之說而立開方四術演圖詳解以明其理右
通左達以同其條俾學者開卷瞭然布算不紛其於訥白爾表
以連比例乘除法逕開一無量數乘方以求之又立求對數較
四術以求之亦用連比例乘除法一以貫之立術最爲簡易近
者徐莊愍公造各表簡法及李君壬叔則古昔齋算學俱有求
對數較法而操算各殊惟夏君紫笙萬象一原有求真數之訥

氏對數四術其布算與特夫畧同但倍借對數以起數爲異特夫謂此是求對數較法凡本眞數與借眞數比例等者其對數較必同故不得從借對數起數也此四條次置第一數倍之一句當改作次置對數根倍之則通矣此夏君之偶失檢而特夫之精審可見至對數開方計息諸草所以箸其術之切於日用未附十億對數表及純雜表則手此一編即可取數以省他檢也又創對數尺蓋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爲算器增新製爲算術開捷徑畫數於兩尺相併而伸縮之使原有兩數相對而今有數卽對所求數一曰形製二曰界畫三曰致用四曰諸善五曰圖式爲記一卷又嘗撰格術補一卷同郡陳京卿禮序之曰格術補者古之算家有所謂格術後世亡之而吾友鄒特夫徵君補之也格術之名見夢溪筆談其說云陽燧照物迫之則

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閒有礙故也如人搖觸臬爲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又云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則光聚向內離鏡一二寸聚爲一點箸物火發筆談之說如此皆格術之根源也若其推衍爲算術宋時蓋有其書後世失傳遂無知此術者徵君得筆談之說觀日月之光影推求數理窮極微眇而知西洋製鏡之法皆出於此乃爲書一卷以補古算家之術夫古所謂陽燧者鑄金以爲鏡也西洋鐵鏡卽陽燧也其玻璃爲鏡亦與陽燧同一理故推極陽燧之理可以貫而通之有此書而古算家失傳之法復明於世又可知西洋製器之法實古算家所有此今世算家之奇書也若夫宋時算術後世失傳如此者當復不少吾又因此書而感慨係之矣同治初南豐吳編修嘉善錢塘夏宮簿號翔游粵皆與訂交甚篤宮簿客死爲之

痛傷刻其遺書以傳之三年湘陰郭侍郎嵩特疏薦之請居

同文館以資討論五年七年兩奉優詔令督撫咨送徵君潛於

利祿堅以疾辭俱未赴湘鄉太傅文正公督兩江日欲於上海

機器局旁設書院延徵君以數學教授生徒屬興化劉學政熙

徵致書亦未就也八年五月無疾而卒年五十有一劉熙載字

融齋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

修後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治季年寓居上海主龍門書

院講席久深於音韻之書自撰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以欸

意烏于攝一切音分析條理曲盡其致兼長算學著有天元正

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又徵君同縣弟子伊

德齡字善卿著有求弦矢通術一卷刻入傳習錄中南海縣志

詩存舒齋室雜著甲編又

論曰鄒徵君天姿過人力學甚摯聞其讀書遇名物制度必窮
晝夜探索務得其確或按其度數繪爲圖造其器而驗之渙然
冰釋而後已故其解識多前人所未發又能正舛誤別是非皆
以算術權衡之晚年論算家新法曰自董方立以後諸家極思
生巧出於前人之外如華嚴樓閣彈指卽見實挾算理之突奧
然恐後之學者不復循途守轍而遽趨捷法將久而忘其所自
是可憂矣人於是益服所慮之遠夫歷算必善測量測量必資
儀器而製器精巧與西所稱重學光學化學相連徵君獨深明
其理證之古籍皆由冥搜而得測地繪圖尤多創解今南海縣
志諸圖爲徵君手定義例跬步實測密合無憾雖以西人爲之
微妙不是過也使九服州郡焉得盡人盡地而仿之合成鉅觀
豈非千秋之業乎若夫尙志高蹈任天而行又豈好爵所能縻

哉於虛難已

丁取忠傳

李錫蕃附 諸可寶

丁取忠字果臣號雲梧長沙人爲湖南老宿整躬飭己望重時髦而象數一途尤所研究撰箸自娛不求聞達咸豐改元幕游昭陵十年校書於鄂省應益陽胡文忠公聘也因得觀乾隆輿圖又購魏氏海國圖志作爲密尺定分推算箸輿地經緯度里表一卷於海國雖未盡精覈然足備參證焉嘗自謂少喜步算而苦無師承又地僻不能得書每每持籌凝思寢食俱廢垂四十年然後古今言算之書稍稍梓集而心力亦已衰矣晚年盡移文忠所贈買書之貲廣刻諸算術凡二十有一種以公同好爲白芙堂叢書板藏於古荷池精舍光緒初考終於家年逾七十不名一錢也所自撰者爲數學拾遺一卷謂嚮刻書時初不

知有明氏董氏書也繼以所演算草較詳可便初學又爲亡友
鄒叔績氏所序不忍棄以故邇年讀書之所觸悟友朋之所譚
論往來書信之所傳述凡於古今人算書有所發明者悉錄之
以附於後意在推廣拾遺故亦未暇詳某義之出自某人也後
有所得猶將增入之又撰粟布演草二卷自序云道光壬辰余
始習算友人羅寅交學博洪寶以難題見詢久無以應同治改
元始獲交南豐吳君子登太史嘉善君馭以開屢乘方法余始
通其術然未悉其立法之根也後君遊嶺表余推之他題及展
轉相求仍多窒礙又函詢海寧李君壬叔嘉興君示以廉法表
及求總率二術而其理始顯厥後吳君又示以指數表及開方
式表李君復爲之圖解以闡其義由是三事互求理歸一貫余
因取數題詳爲演草并捷法圖解都爲一卷質之南海鄒君特

夫曰奇君復爲增訂開屢乘方法并另設題演草以補所未備
卽園內容各等邊形爲算家至精之理皆可作發商生息以明
之誠快事也歲庚午余遊嶺表鄒君已歸道山余取其生平遺
稿釀金屬番禺陳君蘭甫注爲之付梓茲復以所補粟布數草
及吳李兩君所示各術草彙梓之用以誌生平友朋之益云壬
申歲曾君栗誠見而愛之因以借根演代數草左君壬叟又稍
爲變易以從簡約兼補一眞數草卽此一術已覺五花八門變
化莫測因并梓之後又撰演草補一篇序云余前年與左君壬
叟共輯粟布演草原爲商賈之習算者設也故卽發商生息爲
題或一例而演數題或一題而更數式或用眞數或用代數其
式或橫列或直下雜然並陳無非欲學者比類參觀易於領悟
也乃初學習之猶謂茫無入門處蓋商賈所習算書大都詳於

文而畧於式況代數尤爲古算書所無宜其卒然覽之無從入手也茲更擬一題附之於後特做數理精蘊借根方體例專詳於文庶初學讀之可因文而知其義苟算理旣明則全書各式亦無不可渙然冰釋或兼可爲習代數者導之先路乎同縣中表兄弟李錫蕃字晉夫亦字靖夫道光三十年早卒著有借根方句股細草一卷衍爲二十有五術同治二年五月處士刻之初以聚珍板印行後入叢書又覆刻焉並爲記曰晉夫幼穎悟工詩文有神童之目七八歲時家人算魚直銖兩參差移晷莫決晉夫至立剖其數長老皆大驚予與晉夫中表交最密道光季年湘南大饑大府發倉穀令各都甲赴領巨室皆畏累不敢前晉夫曰若人人計利害眾焉得活於是獨詣縣請穀若干石徧賑之後果責還倉晉夫奔走斂集悉數償補卒免於累當是

時舉家非之而晉夫無幾微愁恨可謂難矣嘗與余學算思力
尤絕古人之立天元一西人之借根方一見輒通曉予嘗病句
股和較相求諸術一術馭一題鮮有簡法晉夫謂借根方一術
足以了之乃發例得數十題皆用借根法予亟促之卒業顧屢
困童子試未脫稿而歿春秋二十有八惜哉予既傷其資志又
自念衰疾大懼其書之不克就也屬南豐吳子登太史避亂來
楚因定交請爲是正數十字而此書遂成嗚呼自晉夫之歿於
今十有四年矣然後得南豐以畢予願不可謂非晉夫之幸也

白
關
算
學
藏
書

論曰丁處士獨詣孤往冥搜力索用心於眾所不屑之地既乏
師授又困寒門未見之書不可致欲見之書弗能置必盡歷艱
苦而後得輪輅之制或且闡符先哲宜其後謂曾襲侯紀 兄

弟云諸君博聞富藏師資友益視吾疇曩其勞逸有相什伯倍
徒者然則處士之劬學豈才質之不如人哉亦其時其地限之
耳及其傳食諸侯廣交徧覽思欲載記所得以補勿足則已衰
耄不耐矣夫三湘七澤閒士生成同之際又當府主如益陽文
忠湘鄉文正諸公天下多故卽不能攀麟附鳳使少得假手尺
寸而以片長薄技自致乎青雲之上身秦名立豈不易易胡乃
甘于澹泊槁於戶牖乎吾知處士之志初未嘗以彼而易此也
至於今南人言絕學之倡者舍處士將誰與歸晚歲移買書之
費惟以校刻古今算書自適哀然成藝圃之鉅觀風行海內遂
爲疇人家必讀之本厥功不甚偉歟昔巴陵杜孝廉貴爲余
言處士在武昌幕府日文忠方督師東征而會城有警同人多
走或謂處士可去矣則曰吾安能諾府主之託而委其眷屬乎

獨不走卒亦無他其誠篤又如此者嗚呼可以風已

碑傳集補卷四十二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四十三

江都閔爾昌纂錄

疇人二

汪曰楨傳

諸可寶

汪曰楨字剛木號謝城又號薪甫烏程人咸豐二年舉人後官會稽縣學教諭精史學又精算學尤習古今推步諸術與海寧李京卿善蘭友善時移書問難焉初撰二十四史月日考上起共和下與欽天監頒行萬年書相接各就當時行用本法推算每年詳列朔閏月建大小并二十四氣畧如萬年書之式同治元年夏始寫定為五十卷附以古今推步諸術考二卷自黃帝術訖歐羅巴噶西尼術箸錄凡一百四十六家又甲子紀元表一卷總五十三卷五年夏獨山莫中書友芝見之謂此書為人

之所不爲可以專門名家而惜其卷帙過繁宜別爲簡要之本
庶便於謄寫刊刻因刪繁就簡仿通鑑目錄例專載朔閏又取
羣書所見朔閏不合者綴於每年之末編爲歷代長術輯要十
卷其諸術考二卷乃推步之凡例仍附於後蓋距初布算時已
逾三十年矣母趙安人柔曾爲之序略云讀史而考及於月日
干支小事也然亦難事也欲知月日必求朔閏欲求朔閏必明
推步宋劉仲更義叟徧通前代步法撰劉氏輯術自漢初迄五
季千餘年朔閏燦然足資考索惜乎輯術全書久佚僅存於通
鑑目錄而通鑑目錄又僅存明人刊本脫譌不少且自宋迨明
又六百餘年未有續撰長術繼仲更而起者蓋其事甚小爲之
則難不知推步者欲爲之而不能爲知推步者能爲之而不屑
爲也兒子曰楨性好學史又喜習算嘗有志於此徧考當時行

用之本術如法推步得其朔閏凡仲更所推悉爲算校正其譌補其缺并續推宋以後之長術又取二十四史所載月日一一稽其合否證以羣書略加考辯其布算檢閱始於丙申之夏期以二十載之功畢成全史曰楨之言曰史學所以資治其本在深察夫興衰治忽之大端徒考覈於典章名物已爲末務月日干支抑末之末也雖然月日淆亂則事蹟之先後不明而興衰治忽之故將欲察而無由矣且下學上達初非二致欲求其精必先求其粗譬諸飲食先以烹飪先以種藝及其既飽則種藝烹飪皆爲筌蹄而要不能不先從事於此若徒知種藝烹飪而不求飽食則將終身爲田父爲膳夫惟孜孜於隴畝之畔爨竈之閒而絕無饜飫之一日是又非吾所願也吾之爲此固種藝烹飪之事乃正所以爲飽食之資特將使人人得以專求飽食

之逸而不必先事乎種藝烹飪之勞焉耳是則吾識其小而人識其大吾任其難而人將任其易雖不足稱史學而於學史之人則似不無小補矣余頗踴其言是時余方從事古文辭曰楨因前請曰頃創此書持籌握管挑燈揮汗不勝其勞吾母所親見也他日書成并以序文可乎余笑而頷之迄今忽忽已閱二十年而其書惟史記至新舊唐書屬草粗定爲書已一百餘卷自新舊五代史至明史尙未暇及僅全書三分之二約計全書之成至速亦更需數年余亟欲睹其成時加督促而舉業閒之人事又擾之有萬不能速成之勢余衰年久病恐不及待其成故預爲此序俾俟他時寫定冠諸簡端若夫是書體大文繁曰楨雖努力爲之究不免力少任重且以一人精力別無依助未及詳加覆覈舛譌缺漏必多此後或曰楨學識稍進自能補改

或得良友如劉仲更之流匡其不逮使得附於著作之林亦云厚幸是益非余所及知矣時咸豐五年九月也教諭又通音韻之學好填詞善醫所校正諸書都爲荔牆叢刻茲不具詳光緒七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九所撰南潯志烏程志甚博其推策小識超辰表三卷又如積引蒙八卷未刻副稿今藏山陰門人許

孝廉

在術

家

歷代

長術

超辰

表

古今

推步

諸術

考推

如積

引蒙

八卷

未刻

副稿

今藏

山陰

門人

許

詩

論曰李尙之以乾鑿度術推定召誥日名考羅茗香以七歷編考春秋朔閏異同鄒特夫以考成後編時憲法上推春秋經傳月日考並爲一書而作已足以補苴罅漏有功方冊若宋劉義叟推漢至五季月日爲劉氏輯術國朝錢同人箸四史朔閏攷則皆精深博大又董方立擬撰三統以來五十三家歷術但傳序日屬稿不成從未有互證旁通殫精畢慮貫穿全史爲一編

如汪教諭之作者案其搜采羅書逾數百部致力幾三十年可謂博且勞矣使讀史者舉二千五百餘年之月日釐然具見治歷者合百四十六家之用數悉有鉤稽其津逮後學爲何如邪昔梅勿庵氏有言一生勤苦皆爲人用者教諭之謂歟

李善蘭傳

諸可寶

李善蘭字壬叔號秋紉海寧人諸生曾從長洲老儒陳徵君

吳

受經於辭章訓詁之學雖皆涉獵然好之終不及算學故算學用心極深其精到處自謂不讓西人抑且近代罕四方年十齡讀書家塾架上有古九章竊取閱之以爲可不學而能從此遂好算應試杭州得測圓海鏡勿股割圓記以歸其學始進三十後所造漸深因思割圓法非自然深思得其理時有心得輒復著書與同郡戴處士

照

南匯張明經

文虎

烏程徐莊愍公汪教

諭曰楨歸安張茂才編偉及並世明算之士皆相善時有問難

咸豐初客上海識英吉利文士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三人

從譯諸書十年在莊愍幕府粵匪弄兵吳越淪陷同治改元乃

從湘鄉文正公安慶軍中相依數歲七年用湘陰郭侍郎嵩濂

薦舉徵入同文館文正資送之應詔至都奏派算學總教習敍

勞積階至三品卿銜戶部郎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漢章京光

緒十年卒於官年垂七十矣京卿之學會通中西序測圓海鏡

云魯論記孔子之言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賜女以予爲

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聖人傳道之要旨自曾

子子貢而外莫得而聞焉顧聖學始于志道終于遊藝故不獨

道有一貫藝亦有焉元李敬齋先生箸測圓海鏡每題皆有法

有草法者本題之法也草者用立天元一曲折以求本題之法

乃造法之法法之源也且算術大至躐離交食細至米鹽瑣屑法甚繁已以立天元一演之莫不能得其法故立天元一者算學中之一貫也明顧應祥海鏡釋術但演諸開方法而去其細草重櫛輕珠殊可笑焉善蘭少習九章以爲淺近無味及得讀此書然後知算學之精深遂好之至今後譯西國代數微分積分諸書信筆直書了無疑義者此書之力焉蓋諸西法之理卽立天元一之理也今來同文館卽以此書課諸生令以代數演之則合中西爲一法矣丁君冠西欲以聚珍板印古算學問余何書最佳余曰莫如測圓海鏡丁君曰君之學得力此書最多將以報私淑之師耶余曰然然中華算書實無有勝于此者請讀阮文達公之序始知非余阿私所好也自誤諸書惟羣經算學考未卒業而燬於兵餘皆刻于金陵都爲則古昔齋算學凡

十三種二十有四卷曰方圓闡幽一卷專言理而不言數凡十條曰弧矢啟祕三卷則以尖錐立術而弧背八線皆可求曰對數探源二卷亦以尖錐截積起算先明其理次詳其法自序云正數以乘除爲比例對數以加減爲比例正數連比例之率以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仍爲連比例之率且仍如原率之比例對數連比例之率以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必爲齊同之數是故有對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正數則爲連比例萬率其理夫人而知之也有正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對數則雖歐羅巴造表之人僅能得其數未能知其理也閒嘗深思得之歎其精微玄妙且用以造表較西人簡易萬倍然後知言數者之不可不先得夫理也曰垛積比類四卷以立天元一詳演細草序云垛積爲少廣一支而元郭太史以步躔離近汪氏

石印卷之三
孝嬰以釋遞兼董氏方立以推割圓西人代數微分中所有級數大半皆是其用亦廣矣哉顧歷來算書中不恆見惟元朱氏玉鑑菱草形段如象招數果垛疊藏諸門爲垛積術然其意在發明天元一故言之不詳亦無條理汪氏董氏之書有條理矣然一但言三角垛一但言四角垛餘皆不及則亦不備今所述有表有圖有法分條別派詳細言之欲令習算家知垛積之術於九章外別立一幟其說自善蘭始曰四元解二卷序云汪君謝城以手鈔元朱世傑四元玉鑑三卷見示天元之外又有地元人元物元書中每題僅列實方廉隅諸數無細草讀之茫然深思七晝夜盡通其法乃解明之先釋列位及加減乘除相消諸法復以天物相乘入地相乘諸數無可位置爲改定算格取首四問各布一細草且明開方之法恐初學仍不能通復取細

草逐節繪圖詳釋之術雖深讀此可豁然矣曰麟德術解三卷序云元郭太史授時術中法號最密其平立定三差學歷者皆推爲勑獲不知麟德術盈朒遲速二法已暗寓平定二差於其中郭氏特踵事加密耳竊謂僅加立差猶未也必欲合天當再加三乘四乘諸差後世有好學深思之士試取我說而演之其密合當不在西人本輪均輪橢圓諸術下而李氏實開其端勑始之功又何可沒也暇日取史志盈朒遲速二法詳論之以質世之治中法者曰橢圓正術解二卷新術一卷拾遺四卷序云新法盈縮遲疾皆以橢圓立算徐君青中丞謂其取徑迂回布算繁重且皆係借算非正術也因撰是卷法簡而密尤便對數駕過西人遠矣但各術之理俱極精深恐學者驟難悟入客窗多暇輒逐術爲補圖詳解之曰火器眞訣一卷序云凡槍礮鉛

子皆行拋物線推算甚繁見余所譯重學中欲求簡便之術久未能得冬夜少睡復于枕上反覆思維忽悟可以平園通之因演爲若干款依款量算命中不難矣曰對數尖錐變法釋一卷序云善蘭昔年作對數探源二卷明對數之積爲諸乘方合尖錐金山錢氏刊入指海中後與西士遊譯泰西天算諸種其言雙曲線與漸近線中間之積卽對數積核其數與善蘭所定諸乘方尖錐合而其求對數諸較則法又不同蓋善蘭所用正法也西人所用變法也不明其故幾疑二法所用之根不同故特釋之以解後世學者之惑曰級數回求一卷則明代數者序云凡算術用級數推者有以此推彼之級數卽可求以彼推此之級數設數題如法演之爲一切級數互求之準繩曰天算或問一卷則記友人門弟子問答之語擇其理之精者錄存于卷其

後又附考數根法一卷數根者惟一可度而他數不能度之數也立法凡四則可補幾何之未備云至於所譯泰西算書提要鉤元亦詳自序幾何原本後九卷續譯序云泰西歐几里得撰幾何原本十三卷後人續增二卷共十五卷明徐利二公所譯其前六卷也未譯者九卷卷七至卷九論有比例無比例之理卷十論無比例十三線卷十一至十三論體十四十五二卷亦論體則後人所續也無七八九三卷則十卷不能讀無十卷則後三卷中論五體之邊不能盡解是七卷以後皆爲論體而作卽皆論體也自明萬歷迄今中國天算家願見全書久矣道光壬寅國家許息兵與泰西各國定約此後西士願習中國經史中士願習西國天文算法者聽聞之心竊喜歲壬子來上海與西士偉烈君亞力約續徐利二公未完之業偉烈君無書不覽

尤精天算且熟習華言遂以六月朔爲始日譯一題中閒因應
試避兵諸役屢作屢輟凡四歷寒暑始卒業是書泰西各國皆
有譯本顧第十卷闡理幽元非深思力索不能驟解西士通之
者亦尠故各國俗本掣去七八九十四卷六卷後卽繼以十一
卷又有前六卷單行本俱與足本並行各國言語文字不同傳
錄譯述旣難免參錯又以讀全書者少翻刻譌奪是正無人故
夏五三豕層見疊出當筆受時輒以意匡補偉烈君言異日西
士欲求是書善本當反訪諸中國矣甫脫稟韓君綠卿寓書請
捐資上板以廣流傳卽以全稟寄之顧君尙之張君嘯山任校
覈閱二年功竣韓君復乞序之憶善蘭年十五時讀舊譯六卷
通其義竊思後九卷必更深微欲見不可得輒恨徐利二公之
不盡譯全書也又妄冀好事者或航海譯歸庶幾異日得見之

不意昔所冀者今自爲之其欣喜當何如耶雖然非國家推恩中外一視同仁則懼干禁網不敢譯非偉烈君深通算理且能以華言詳明剖析則雖欲譯無從下手非韓君力任剗勵嘉惠來學張顧二君同心襄力詳加讐勘則雖譯有成書後或失傳凡此諸端不謀磨集實千載一時難得之會後之讀者勿以是書全本入中國爲等閒事也又重學二十卷附曲綫說三卷序云歲壬子余遊滬上將繼徐文定公之業績譯幾何原本西士艾君約瑟語余曰君知重學乎余曰何謂重學曰幾何者度量之學也重學者權衡之學也昔我西國以權衡之學制器以度量之學考天今則制器考天皆用重學矣故重學不可不知也我西國言重學者其書充棟而以胡君威立所箸者爲最善約而該也先生亦有意譯之乎余曰諾于是朝譯幾何暮譯重學

閱二年同卒業韓君綠卿既任刻幾何錢君鼎卿亦請以重學付手民同時上板皆印行無幾同燬於兵今湘鄉相國爲重刊幾何而制軍肅毅伯亦爲重刊重學又同時得復行於世自明萬歷迄今疇人子弟皆能通幾何矣顧未知重學重學分二科一曰靜重學凡以小重測大重如衡之類靜重學也凡以小力引大重如盤車轆轤之類靜重學也一曰動重學推其暫如飛礮擊敵動重學也推其久如五星繞太陽月繞地動重學也靜重學之器凡七桿也輪軸也齒輪也滑車也斜面也螺旋也劈也而其理維二輪軸齒輪滑車皆桿理也螺旋劈皆斜面理也動重學之率凡三曰力曰質曰速力同則質小者速大質大者速小質同則力小者速小力大者速大靜重學所推者力相定或二力方向同定于一線或二力方向異定於一點動重學所

推者力生速凡物不能自動力加之而動若動後不復加力則以平速動若動後恆加力則以漸加速動而其理之最要者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則靜動二學之所共者也凡二力加於一體令之靜必定於并力線令之動必行於并力線且物之必定定於重心物之動必行於重心線并力線必經過重心也又凡物旋動必環重心地動是也二物相連而相繞必環公重心月地相攝而動是也故分力并力及重心爲重學最要之理也胡氏所箸凡十七卷益以流質重學三卷都爲二十卷制器考天之理皆寓於其中矣嗚呼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爲中國邊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學明也曾李二公有見於此亟以此付梓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異日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國令震攝奉朝貢則是書之刻其功豈

石在卷四二二
淺渺哉又代微積拾級十八卷序云中法之四元卽西法之代
數也諸元諸乘方諸互乘積四元別以位次代數別以記號法
雖殊理無異也我朝康熙時西國來本之奈端二家又創立微
分積分二術其法亦借徑於代數其理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祕
代數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已知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未知數
微分積分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常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變數
其理之大要凡線面體皆設爲由小漸大一剎那中所增之積
卽微分也其全積卽積分也故積分逐層分之爲無數微分合
無數微分仍爲積分其法之大要恆設縱橫二線以天代橫線
以地代縱線以天代橫線之微分以地代縱線之微分凡代數
式皆以法求其微係數係於天或地之左爲一切線面體之微
分故一切線面體之微分與縱橫線之微分皆有比例而疊求

微係數可得線面體之級數曲線之諸異點是謂微分術既有
線面體之微分可反求其積分而最神妙者凡同類諸題皆有
一公式而每題又各一本式公式中恆兼有天地或兼有伏羲
但求得本式中天與伏羲之同數或地與伏羲之同數以代之乃求
其積分卽得本題之全積是謂積分術由是一切曲線曲線所
函面曲面曲面所函體昔之所謂無法者今皆有法一切八線
求弧背弧求八線真數求對數對數求真數昔之視爲至難者
今皆至易嗚呼算術至此觀止矣蔑以加矣羅君密士合眾之
天算名家也取代數微分積分三術合爲一書分款設題較若
列眉嘉惠後學之功甚大偉烈君亞力聞而善之亟購求其書
請余共事譯行中國偉烈君之功豈在羅君下哉是書先代數
次微分次積分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譯旣竣卽名之曰代

微積拾級時幾何原本刊行之後一年也又談天十八卷序云
西士言天者曰恆星與日不動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故一歲
者地球繞日一周也一晝夜者地球自轉一周也議者曰以天
爲靜以地爲動動靜倒置違經畔道不可信也西士又曰地與
五星及月之道俱係橢圓而歷時等則所過面積亦等議者曰
此假象也以本論均輪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本輪均輪以橢
圓面積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橢圓面積其實不過假以推步
非真有此象也竊謂議者未嘗精心考察而拘牽經義妄生議
論甚無謂也古今談天者莫善於子輿氏苟求其故之一語西
士蓋善求其故者也舊法火木土皆有歲輪而金水二星則有
伏見輪同爲行星何以行法不同歌白尼求其故則知地球與
五星皆繞日火木土之歲輪因地繞日而生金水之伏見輪則

其本道也由是五星之行皆歸一例然其繞日非平行古人加一本輪推之不合則又加一均輪推之其推月且加至三輪四輪然猶不能盡合刻白爾求其故則知五星與月之道皆爲橢圓其行法面積與時恆有比例也然俱僅知其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奈端求其故則以爲皆重學之理也凡二球環行空中則必共繞其重心而日之質積甚大五星與地俱甚微其重心與日心甚近故繞重心卽繞日也凡物直行空中有他力旁加之則物卽繞力之心而行而物直行之遲速與旁力之大小適合平圓率則繞行之道爲平圓稍不合則恆爲橢圓惟歷時等所過面積亦等與平圓同也今地與五星本直行空中日之攝力加之其行與力不能適合平圓故皆行橢圓也由是定論如山不可移矣又證以距日立方與周時平方之比例及恆星之

光行差地道半徑視差而地之繞日益生證以煤坑之墜石而地之自轉益生證以彗星之軌道雙星之相繞多合橢圓而地與五星及日之行橢圓益生余與偉烈君所譯談天一書皆主地動及橢圓立說此二者之故不明則此書不能讀故先詳論之又京卿所譯西書尚有植物學一種凡八卷無關算術不具

詳焉

舒室時存注同文館本測圖海鏡則古書算學
幾何原本全書重學附曲線說代微積拾級談天

論曰李京卿邃於數理專門名家用算學爲邸王公交辟居譯署者幾二十年勳階比秩卿寺遭遇之隆近代未之有也夫其聰彊絕人蓋有天授讀所撰譯諸書剖析入微奧突盡闢體大而思精言簡而義賅其爲薄海內外所傾倒也宜已嘗聞治算之要理與數也云爾加減乘除開方也者法也有理焉推垛招差天元四元與夫對數代數微分積分也者所以用法之法也

是術也而數起矣數有萬變理惟一原術無論古今中西新舊也其皆能舍加減乘除開方而他有所用法乎是故異者其名耳而其實正同也同者何理而已矣執理之至簡馭數之至繁衍之無不可通之數抉之卽無不可窮之理人胡爲相畛域哉昔者借根方法進呈聖祖仁皇帝諭蒙養齋諸臣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巴拉案原本作八連謹據西法改正譯言東來法也於是悟借根之出天元梅氏發之於前今知變四元爲代數京卿證之於後如於重學卷中附天元數草課同文館生演海鏡以代數非欲學者因此識彼究其一致乎自得京卿而梅氏之說弗湮亦有梅氏而京卿之說益信立言不朽此類是也吾知天下後世之讀京卿書者謂其心爲梅氏所共見之心而其義爲梅氏所未及之義論其世可想見其爲人必曰梅氏以後一人而已阿

好云乎哉豈弗盛歟

二品封典直隸候補知府雪村徐徵君家傳

華 璣 繪

君姓徐氏諱壽字雪村無錫縣錢橋社埠人也先世居周村十一世祖樸公次子諱變由周村遷社埠世力田讀書變生元榮元榮生印邦印邦生忠柱忠柱生秀卿秀卿生廷選是爲君高祖曾祖諱士才祖諱審法父諱文標世爲望族士才公幼孤母吳氏撫孤守節及孤審法公長耕讀外兼理商務勤儉持家家日以裕至君父文標公明理學行坐不苟然不永年年二十七而卒君賴母宋氏撫養得成立嘗一應童子試旣以爲不切於實用棄去乃博涉天文曆律算術皆通其與尤喜制儀器中歲遭粵寇之亂在邑之盤查局獲匪徒陳湯元張保解縣置之法散其黨邑賴以安迨邑城不守君率鄉人百餘舟避地太湖之

漬時四面皆賊君以計得脫鄉人皆獲全同治初元曾文正在安徽聞君名以研精器數博涉多通奏請徵赴軍營奉旨徐壽著江蘇巡撫訪求資遣交曾國藩差遣委用欽此君至營遂專辦製造事君本以道光三年捐賑議敘從九品後保得主簿隨節至金陵自造成小火輪一艘文正亟賞之命名黃鶴嗣文正北征君亦丁母憂回里文正回任兩江委君至上海製造局襄辦君條呈四事一爲譯書二爲開煤鍊鐵三爲自造大炮四爲操練輪船水師遂在局繙譯西書成數百卷得保縣丞後以次子官復加封二品封典妻盛氏繼韓氏並先卒葬子三長大呂盛出次建寅直隸候補知府三華封候選同知皆韓出孫八人爾康大呂出家保南保東保西保德保建寅出申桂申梅華封出君晚年不復家食曾一歸建母旌節坊事畢仍來上海局力

窮格致之學於化學尤精詣嘗與西士傅蘭雅創建格致書院
藏各國奇器以資考核以光緒十年八月初六日歿於書院年
六十七卽以是年 月 日葬於社埭西之新阡以近先世墓
皆在社埭南也

華翼綸曰余居邑城之東君居邑城之西兩人不相識亦不相
聞也一日鄉先生鄒敬甫爲余言西鄉有一人能作古樂器皆
協律遂訪君姓名而得訂交嗣是每作事必與偕余長子蘅芳
亦與君善並同徵召君固不樂仕進雖應徵召而未嘗爲官惟
西人每以制器化學傲我中國及君出而學者皆恍然向風卽
西人亦服君之能也夫非我國家馭遠人之一助與故畧君生
平而爲之傳

又徐雪村先生傳

程培芳

先生諱壽號雪村世居無錫北鄉社岡五歲失怙事母盡子道年六十矣冠衣不純采因欲爲母建旌節坊而資乏未成也幼嫻帖括習舉業思以爲無裨實用棄之遂專究乎致知格物之學潛心經濟討論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凡與格致有涉者如數學律呂幾何重學化學礦產醫學靡不窮源竟委焉嘗言格致之理必藉器以顯而製器之學原以格致爲旨歸故於製器之學爲尤精昔曾文正公以深明器數博涉多通奏舉奇才異能而以賓師相待噫亦盛矣更有足欽者雖與人交游而宛然寒素渾然敦樸自奉儉約而購備格致器物多金不惜因是見者歎服聞者心傾遂相傳爲化學專門製器名家當道者遠慕盛名屢次相招而先生以爲恐廢學業不願應聘殆所謂吏隱者歟但此皆世所習見習聞之輩而先生之學實不止此更有大

者在焉溯其平素之學內則克己正心外則維持世道涵養數十年常以不愧不作自省當弱冠時書銘於座右云不二色不誑語接人以誠又云毋談無稽之言毋談不經之語毋談星命風水毋談巫覡讖緯其見諸行事也婚嫁喪葬概不用陰陽擇日之法四時祭祀專奉祖先而不祭外神治喪不用僧道懺醮以及樂工鼓吹營葬不用堪輿家言居恆與人談議所有五行生克之說理氣膚淺之言絕口不道總以實事實證引進後學可見其心地明淨胸襟曠遠而於天人性命之學直接古人非涵養功深何能臻此其平素居心又以嘉惠後學爲務嘗謂講格致而無成書可考難以廣傳故在江南機器製造局與西士傅蘭雅專譯格致諸書不辭勞悴者十年於茲後學藉有津梁而先生格致之學亦由此益深矣然雖譯有成書尤恐學者難

尋門徑擬於上海設立格致書院以爲會集講論之所此事亦與傅蘭雅諸君勸議成之芳久與先生游最詳悉其生平故樂爲述之而亦藉以附驥馬

又記徐雪村先生軼事華世芳

先生居無錫西北鄉之社港距余家一日程時挈其仲子往來余家與伯兄討論律算格致製造諸屬余故自幼識之先生嘗一應童子試卽棄去講求經世有用之學先生治經務挈綱要治禹貢條其山川物產田土列之爲表治毛詩亦然一展卷而犁然在目又嘗用武進李氏所刊輿圖以朱筆填寫春秋兩漢水經注等圖先生少好攻金之事手製器械甚多若指南針象限儀等皆自製之居余家時嘗仿製墨西哥銀元精鏤銅板爲模較準分兩鎔銀爲餅納其中自高樓懸石椎一擊而成顧面

羅之紋成矣而邊花作之甚難屢次修改輒槽而邊花亦成入市中幾無以辨咸以新板目之其後西士韋廉臣歸國嘗從先生易數十枚以去置倫敦博物院中今猶存也是時西人開墨海書館於上海李壬叔管小異繙譯重學博物諸書先生與伯兄嘗往訪之互相質證學益大成多購電氣諸品歸而演之余時方幼先生摺紙爲人手握玻璃筒紙人跳舞不禁狂笑莫名其所以然也咸豐十一年曾文正公以研精器數博涉多通薦於朝奉特旨訪求從此表襮於時在安慶則造黃鵠輪船在上海則創格致書院繙譯西書數十種研究化學汽機數十年卓然名家舉世類能道之故不記記其軼者

徐壽傳

子建寅附 錢基博

徐壽字雪村開原鄉錢橋社埭人也五歲喪父事母宋能盡子

道已而母喪十餘年而壽髮且莖莖白矣冠衣不純采因欲爲
母建旌節坊而未克逮志也幼應童試習舉業旣以爲無裨
實用棄去治經務挈綱要治禹貢條其山川物產田土列之爲
表治毛詩亦然一展卷而犖然在目又嘗用武進李氏所刊輿
圖以朱筆填寫春秋兩漢水經注等圖居恆與人談議所有五
行生克之說理氣膚淺之言絕口不道而斬之於實事實證年
二十銘於座右云母談無稽之言母談不經之語母談星命風
水母談巫覡讖緯又銘云勿二色勿妄語其志意可知也性好
攻金之事手製儀器甚多若指南鍼象限儀等皆自製之嘗仿
製墨西哥銀幣精鏤銅板爲模校準分兩鎔銀爲餅納其中自
高樓懸石椎一擊而成顧面羃之紋成矣而邊花作之甚難屢
更修改軋槽而邊花亦成以入市雖老於賈者不能辨其非也

祇見花樣嶄新咸以新板目之其後英人韋廉臣歸國嘗從易數十枚以去置倫敦博物院中今猶存也能以意製古樂器皆協律咸豐十一年兩江總督曾國藩督師祁門聞壽名以研精數理博涉多通奏請徵赴軍營奉旨著江蘇巡撫訪求徐壽資遣赴國藩軍壽至遂專掌製造事壽本以捐振議敘從九品至是得保主簿隨國藩軍抵江寧以同治五年三月造成小火輪船一艘國藩亟賞之命名黃鵠中國之能造輪船蓋自壽始也國藩北征壽丁母憂回里已而國藩回任兩江委辦上海製造局壽條陳四事一翻譯西書二開煉煤鐵三自造大砲四操練輪船水師遂在局翻譯汽機化學等書成數百卷日本聞之派柳原前光等赴局考訪購載壽譯本以歸今日日本所譯化學名詞大率仍襲壽本者爲多人以此服其精審云晚年不復里居

曾一歸建母旌節坊已而仍至上海以同治十三年與西士傅蘭雅創建格致書院蒐藏各國瑰器資諸生考鏡自是風氣漸開國人皆知制器尙象之學其端蓋自壽實啟之焉次子建寅年十八隨父壽赴曾國藩軍時父壽方謀造黃鵠輪船苦無法程日夜凝想建寅累出奇思佐之厯乃集事勩從前之所未有得建寅之助爲不少也建寅於是器象之學日益進復在上海製造局助父壽成惠吉操江測海澄慶馭遠等船時父壽方與西士傅蘭雅等譯西書建寅亦昕夕從事成器象顯眞附圖三冊輪船布陳兩冊汽機必以一冊闡發器數之理爲天下倡闢西學門戶皆壽父子力也已而建寅以同治十三年奉調天津製造局勩造強水所費視外國購者值三之一耳厥爲中國能製強水之權輿是年總理衙門下書徵人才江蘇巡撫丁日昌

命建寅籌論時局建寅遂上萬言書總署得書稱善時建寅已官郎中因奏保堪充使才奉旨以出使大臣記名簡放光緒元年山東巡撫丁寶楨稔建寅才調總辦山東機器局建寅躬自營度未嘗延用西人三年有成丁寶楨以心思縝密條理精詳入告奉總署傳諭速往西洋考求一切旋授德國參贊遂周游英法諸國著所見聞成歐游雜錄二冊德國議院章程一冊德國合盟紀事本末一冊十年回國覲見奉特旨以知府發往直隸無何丁父艱歸十二年服闋以兩江總督曾國荃檄調會辦金陵機器局遂因局中機器煉成鑄鋼及西式後膛抬槍尋擢道員奉旨發往直隸二十一年冬特旨召對稱旨尋派查驗天津威海船械復命後留充督辦軍務章京越明年派充福建船政提調成兵法新書八冊議院章程一冊測地捷法一冊進呈

奉旨留覽旋派充農工商務大臣專摺奏事已而去職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調湖北總辦全省營務並課吏館武備學堂總教習成造船全書十冊繪畫船線二冊旋復督辦保安火藥局是時外洋火藥不入口謀國者心憂而無所爲計建寅則慨然引爲己任指授眾工自造機器仿西製三月而藥成其燃放比驗與外洋舶來者等而漢陽故有鋼藥廠製棉花火藥方以洋工罷職不能成復奉檄兼辦蓋建寅殫心製藥者已久期於取材自製免仰給外人至是日手杵臼親自研煉以二十七年春造成棉花無煙火藥則甚自意方蒞廠視工人配藥卒然炸發而建寅死同死者凡十六人而其製法祕無傳者蓋建寅心思開悟出人慮表所學本之西人而時能神明出新意西人以製器稱然法恆繁重建寅每以簡勝之至其以身殉所學舍命不渝

此尤可以厲世磨鈍而立天下懦夫之志焉事聞奉旨贈內閣學士國史館列傳入祀京師昭忠祠及立功地方無錫原籍昭忠祠蔭一子雲騎尉世職

華蘅芳傳

弟世芳附

錢基博

華蘅芳字若汀南延鄉蕩口人也父翼綸號籛秋道光二十三年中順天鄉試副榜次年恩科中正榜舉人選江西永新縣知縣精察吏事宿獄一掃刮絕永新西南境有巨猾王姓者虎狼行人呼之曰石角牛羣吏莫敢何問其鄙至湖南茶陵州大掠多殺人踞峽自守官兵捕之不得入翼綸聞單騎馳往峽口呼牛出牛故懾翼綸名卽出謁甚謹翼綸直斥數其罪牛曰我非殺人者而能捕殺人之人詰其期曰明日姑縱之至期牛果擒殺人者八人至訊之咸服已而太平天國翼王以兵徇下江西

列城五十餘永新亦陷翼綸坐落職歸而倡團練抗太平天國
敍功開復原官旋保以同知分發補用加知府銜賞戴花翎自
以老不出然爲人伉直敢任事里鄙有事無鉅細輒以白而翼
綸爲處分人人各得其意去性幼學爲文及詩畫皆磊落有奇
氣刊有荔雨軒文集子二長卽蘅芳也年十四得程大位算法
統宗殘帙讀而好之中列飛歸等題皆世俗所謂難能者不數
日而通其術父翼綸喜其早慧因購求數理精蘊及九章算術
等書相授由是所學益進嗣從同縣歲貢生鄒安壘游得讀秦
九韶李冶朱世傑諸家之書豁然通天元四元之術校補數書
九章凡數百字皆宋景昌校勘記所未詳者咸豐初西人開墨
海書館於上海代數幾何微積重學博物之書次第譯出是時
西學初入中國士大夫故見自封率鄙不措意獨蘅芳與徐壽

能以是相砥厲目驗手營然無所得器械實試偶有疑難兩人斷斷日夜不休必求渙然冰釋而後已知三稜玻璃之分光七色也求之不可得乃用水晶印章磨成三角以驗之知槍彈之行拋物線而徐壽疑仰攻與俯擊之矛盾也乃設立遠近多鵠射擊以測視之蓋好學深思有如此者既徐壽以同治元年應兩江總督曾國藩辟召蘅芳則偕往而壽之造黃鵠輪船也一切繪圖測算推求動力蓋蘅芳之力居多曾國藩遂以奇才異能奏保焉已而國藩奏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遂委蘅芳佐徐壽經始其事及國藩用徐壽議於製造局附設繙譯館繙譯西書而蘅芳乃與徐壽分門認任徐壽任化學汽機而蘅芳則任算學地質其後遂各以專門名家而蘅芳譯本文辭朗暢論者謂足兼信達雅三者之長西士傅蘭雅曾著譯書事略備

詳其事居上海幾四十年覃心譯述成書十二種百六十卷嘗以其閒兩至天津一至湖北其在天津東局也駐德使署購歸新出試彈速率電機一具見者莫知其用蘅芳以微分之理解之理明而用亦明其在天津武備學堂也德教習購得法越戰時所用行軍瞭望輕氣廢球一具主者欲新之以授學生演放而教習居奇久之而功不就蘅芳乃督工別製徑五尺小球用強水發輕氣以實其中演放飛升觀者贊歎德教習內慚屢乃竣事其教授上海格致書院湖北自強學堂兩湖書院及無錫蒞實學堂也一時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而蘅芳誘掖獎勵口講指畫務以淺顯易明之語達精奧之思教授幼生有時演算黑板故錯舛幼生或笑曰先生誤矣則從容詢誤在何處或以對笑謂曰我今老矣算學竟不及汝曹諸生忻然彌鼓舞向學矣

惟蘅芳嘗謂講學之功不如著書之功爲尤大蓋講學之啟發者僅在一時一堂而著書則可以垂之後世傳之海內而無窮其著作之尤精者如開方別術併諸商爲一商海寧李善蘭推爲空前絕後之作積較術三卷與後來日本推差新法軌轍相同而積較之成書遠在推差法十數年前則其於算學爲先知先覺可知也與世接務崇謙抑而每出一語輒談諧傾座人同縣楊模稱其爲人斂退似老詭奇似莊而論物理尙實驗似英之培根講算術發明新理新例似英之奈端至著書惟恐人不解則又似宣城之梅文鼎與世之作者好爲艱深以斬名高者用心殊焉弟世芳字若溪拔貢生得乃兄家學著有恆河沙館算草宣統元年十年學部奏曰自樸學就衰士方致力帖括多以爲詬病華蘅芳世芳及徐壽等獨能於舉世不爲之日昌明

絕學餉遺後賢厥功甚大懇將三人事實宣付國史館列傳奉旨依議

表兄趙靜涵小傳

華世芳

表兄姓趙氏諱元益字靜涵世居新陽縣之信義鎮考諱之驥道光甲午科舉人東河卽用知縣東河君有二子長元臨元配陶宜人出次卽兄繼配余姑華宜人出也信義距余家蕩口僅一日程余姑時歸寧而疴忽作以是兄卽挽於余家實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也時東河君方會試不第留京師旋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東河故余姑恆依余王父母以居而兄朝夕侍側得余王父母歡未幾東河君歿於工次兄纔八齡耳喪歸葬畢仍來余家從喬先生讀書余王父母暨余父母以兄之早失怙也愛之尤摯故教之益勤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無何粵

匪東下蘇常淪陷蕩口以團練獨完凡蘇城故家珍異之物咸
集市上兄獨好書籍如黃堯圃汪閬源諸家所藏宋元祕本購
藏尤多歲辛酉秋余姑病卒兄年已二十二矣時余父至安慶
乞師以兵事將興徙家滬上逾年始歸一切料檢行李束載書
籍得兄之力爲多余王父粹於醫家藏靈素以來醫書百十種
手自校錄兄自幼習見余王父之療治人疾而又有鑒余姑之
卒爲庸醫所誤也乃發篋治醫方尤篤信張仲景之法爲人治
疾有奇效名噪一時遠近爭求之又以其暇兼治算術時余伯
兄在滬譯館繙譯西書因邀兄同往從事校譯先後譯成行軍
指要測繪海圖數學理儒門醫學西藥大成內科理法法律醫
學等書凡若干卷未成者有小學校新律測繪算器圖說英民
史畧若干種癸未築室滬濱始挈眷去余父有詩送之存集中

蓋同居四十年甥舅之情依依難舍也辛巳壬午開皇太后有疾詔令督撫保舉知醫之士李文忠謀以兄應詔行至天津聞報痊遂止戊子中江南鄉試第二十六名舉人明年會試報罷時無錫薛福成奉命使英法義比四國以醫官招兄隨行常以暇日譯成西國地志若干種英倫三年水土飲食迥異中原兄以是得腹疾比歸而時作時止然仍從事譯館不輟壬寅冬復以譯事力疾之京師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以腹瀉之疾歿於前孫公園錫金會館居易齋之東房余次兒蘭適在京館因爲之經紀其喪明年歸葬於新陽縣之某鄉兄娶無錫提舉銜候選鹽經歷孫壽雲女子二長詒琛嗣元臨爲後次詒璿皆能世其學而詒璿嘗游法蘭西肄業三年而歸今隨出使大臣許珏至義大利游學云

表弟華世芳曰兄之中式也距余父之歿已一歲矣余伯兄在滬北先得耗衣冠往賀兄乃號涕而泣既詢其故則泣然曰吾痛舅父之不及見也嗚呼兄之至性過人觀於此而知之矣

又趙靜涵先生家傳

丁福保

歲丁酉余任邑中蒞實學堂算學教習時著算學書目提要謂先生所譯之數學理其深處已寓微分之理先生頗以余爲知言遂引福保爲文字交己亥春季先生馳書詢福保曰余於粵匪亂後在蘇城得烈婦丁安人事畧曾攜之而歷英法義比各國擬請薛叔耘先生傳之而未果藏之已四十餘年安人豈吾子之同族耶福保得書喜甚蓋安人爲吾叔祖杏船先生之妹名瑤真善詩詞嫁犢山周氏爲懷西先生之孫媳而死於粵匪之難者書辭往復凡十餘通先生鄭重烈婦事畧不敢輕於郵

寄至庚子歲福保來上海先生始以安人事略及蕭敬甫先生所作之丁安人傳交福保收藏勿失福保性喜習醫著衛生學問答是時已刊行數年而苦於無良師屢見先生爲人治病輒奏奇效於是造先生之廬而受業焉先生容貌粹然笑語怡然而又虛懷若谷謂福保曰余有何所長而來君之問乎夫醫之爲道自古以來知之者少精之者又少孫思邈也王燾也龐安時也錢仲陽也許叔微也陳自明也陳無擇也嚴用和也唐宋閒僅八人耳劉完素也李杲也羅天益也陳聊攝也朱震亨也吳有性也徐靈胎也葉天士也陳修園也尤在京也白金元而至國朝亦僅有十人而秦漢閒有扁鵲倉公張仲景華元化號稱良醫綜計其數不過二十有二人而已無惑乎其道若存若亡陵夷至今有江河日下之勢也余因是盡焉傷之乃博採自

漢以來之醫方一一施諸實行其驗其否疑信參半而爲庸醫
師顛倒雜亂以致不可究詰者蓋已久矣同治初年西士傅蘭
雅等相繼來游吾國傅君工於算旁通醫籍余見彼等之長於
醫也恆與之作竟夕談始知西國之醫固秩然有序請傅君等
口述之余筆載之歷二十有餘年成書凡九種曰行軍指南測
繪海圖數學理屬於算學者也曰儒門醫學西藥大成內科理
法法律醫學濟急法保全生命論屬於醫學者也余於有用之
書雖無所不喜而於醫學則好之尤篤用以施之於病則靡不
效設天假之年他日者使得盡搜彼國醫書之良者與君朝夕
肆力於此簡其精者要者博而大者譯而刊刻之以壽吾國民
則吾國民之抱病無方者庶其有賴而又不止此吾國醫方得
西國之醫理而益可證明之溝通中西之學說醫道庶幾其中

興也雖然死生何常之有回憶總角時隨余母華太宜人左右
不少離忽忽已成往事卽推之余先父棄養時余母慟余兄哭
至哀余號咷忽忽又成往事余生於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八
日至今已六十矣而欲與君竟其初心能乎否乎嗚乎先生之
所以詔福保者如此而先生之去世亦已八年迴憶篝燈函丈
醴醴縱談西醫時先生猶精神強健暇則每道及戊子年登科
事庚寅辛卯閒隨無錫薛公福成爲隨員事翻刻李文貞公得
朱熹門人張洽所校舊書事與平生用藥療人事縷縷不絕福
保追憶往事感歎知音一涉筆一聲淚矣爰撫略梗概以誌勿
謾先生名元益字靜涵姓趙氏配孫氏有懿範子二詒琛詒璿
俱能繼父之志先生尙有未脫稿數種曰英民史畧西國地理
志測繪算器圖說小學校新律

丁福保曰晚近以來號稱新醫學家者鮮衣肥馬日事嚮談論
先輩則橫加蜚語治疾病則草率滋甚昔時動樸謹厚朝夕從
事刀圭而不計值如先生者不槩見吾鄉浮薄少年尤好媒孽
下石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爲先生傳竊有慨於中也

鄒徵君傳

鄒永修

鄒徵君者新化羅洪里人也名代鈞字甄伯未生時其叔祖父
漢章督師廣西春日假寐夢畢秋帆沅入羅洪里第他日得家
書適徵君生日也故又字沅帆祖父漢勳博學名湖南尤習州
域沿革形勢徵君傳其學篤嗜史家嘗自言切于經世之用者
莫史家地理若更以今地爲主而鉤通古來疆域戰爭漕運及
水道遷徙等事至於測天定度測地定位準率成圖亦與政治
兵事實業有最切之關鍵故徵君於測地繪圖之事肆力研窮

惟制舉業不循繩尺年踰弱冠猶困童子試德宗五年湖南督學使者朱道然考古以槐葉冷淘賦命題通場無知者得徵君卷大奇之補縣學博士弟子員時左文襄督大軍西伐徵君負祖遺書徑往酒泉軍次求其校正文襄爲序行之以參謀軍事保縣丞十一年秋德宗修好鄰邦命太常寺卿貴池劉公瑞芬出使英吉利俄羅斯兩國時曾忠襄公督兩江夙器重徵君以書抵劉曰通家子鄒沅帆者國士也備位參隨必有裨益參隨定例二十人劉公欣然許廁十九人之末亞歐全勢得以縱觀遂計畫東三省蒙古新疆鐵路擬修之線以抵制俄羅斯由中亞細亞西伯利亞南下包舉我北東西三邊鐵路又慮高麗之難久存也擬聯東西友邦公保其國爲兵革不到之區同於西方之瑞士比利時盧森不爾厄說當事據以入告十九人者多

目笑而徵君獨憂之劉公駐節倫敦徵君於交涉事件時貢獻
謀暇則研究地學一日閉戶潛推度里相差之理驟悟以尺量
地尺有差地亦隨之而差以地定尺地有準尺亦隨之而準以
地定尺是爲邁特邁特者法蘭西之尺度名也一邁特爲四千
萬分地周子午圈之一以吾華一尺與邁特比爲一萬二千九
百六十萬分與四千萬分之比華之一尺適等於百萬分邁特
之三十萬又八千六百四十二徵君遂以此率命西匠製中國
輿地尺彼都之深通測算者悉服其精審期滿回華敘勞保知
縣當是時朝廷開館續修會典徵君上書五千言言測繪地圖
之事其要旨分三大端一曰測天度二曰測地面三曰依率成
圖說理精湛立說詳塙用之測繪而皆準英人傅蘭雅讀之心
折然測地繪圖世多通曉不具載載測天度以其原本經術鎔

治歐法發前人未發之蘊也其辭曰善言地者必合於天地體
渾圓其南北二點正當天空之南北兩極其中腰大圈亦與天
空赤道相當如人在北極下則以北極為天頂人漸向南行見
北極漸低至赤道則北極與地平合南極亦然是地之南北不
同則北極出地之高低必異也東地之日出入早於西地之日
出入地周三百六十度與天周相應每度六十分都爲二萬一
千六百四十分日歷周天爲晝夜分二十四小時時六十分都
爲一千四百四十分故時之一分等於度之十五分四分等於
一度此地在彼地之東一度則此地之日出入早於彼地之日
出入四分時是地之東西不同則日出入之遲早必異也而測
天度者必先定午線如京師之有中線英吉利之格林回次法
蘭西之巴黎昔年西圖所用之福島皆是考工記曰匠人建國

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
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按此言匠人建國而於夏至日定
其國之午線也水地言以水平地如西人之用瓶水準縣垂線
也言地平者必使地與垂線成直角槩表臬也植表臬使正如
垂線而視其景也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必等長慮所識景端
或不確乃任以一景之長爲半徑臬底爲中心展規爲平圓兩
景端均交圓邊則爲密合是爲規識日出入之景也復中折兩
景端閒圓邊爲點向臬底作直線卽爲午線之向鄭注云度兩
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是也又日中之景爲最短必
與所作午線合故旣晝午線復以日中之景參之極近北極之
句陳星卽堯典之璇機旋璇假借機極也言句陳爲旋繞北極
最近之星也其說詳見尙書大傳周髀算經等書星卽堯典之

玉衡星經之斗六星莊子之維斗爾雅之斗極晉以後天文志
所名黃道極者是也夜觀句陳與玉衡爲直垂線則赤極與黃
極相當又與所畫午線合則午線準是夜考之極星也大司徒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土深指南北日景指東西夏至晝
漏中日南景短是地在南近日故土圭之景短也日北景長是
地在北遠日故土圭之景長也此定南北緯度之理也日東景
夕是地在東日過其國之午線時東地之景已夕日西景朝是
地在西日過其國之午線時西地之景方朝此定東西經度之
理也西人定其國之午線亦用匠人之法而參以指南鍼除電
氣差安子午儀使極穩以窺日星之過午其隨處測經緯度則
白日晷將午至日晷過午用紀限儀或經緯儀屢測太陽高弧
取其最高度爲本處太陽過午線距地平高度亦卽本處天頂

度以與本日太陽赤緯南北加減卽得本處北極出地之度於是先以極準時表如太陽過其午線之午正開準行至本處卽測得午正以與時表較遲早差若干時分化度卽知本處在其國之東西若干度分但一測午正而地之東西南北皆定古今中外若合符節其理至當其用至弘是作圖者所宜先務也當軸納焉奏充會典館纂修官南皮張文襄公是時督兩湖具百金爲徵君壽電調至鄂屬主修湖北全省地圖以兼會典館差奏得旨俞允圖成輔之以說其論全省形勢有曰武昌荊州襄陽同爲湖北重鎮然荆扼江而不能扼漢襄扼漢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漢之會可以制東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衝非特吳楚所憑陵實爲四方之輻輳觀此則知所輕重矣文襄趨之以爲卓識偉略殆過顧宛溪云徵君有才而俠好談軍計故於東南

海岸西北邊地考索尤詳十九年中日戰事起陳說當道分全國爲五鎮徵各道兵集於京津閒用新法訓練移以防遼陽牛莊海蓋金復與日人爲久戰計又議合南北洋閩廣師船哨海斷日人運船接濟書累數萬言會當道和戰意見不齊卒敗不振爲馬關之約割棄臺澎飲憾而已二十年文襄聚天下英才開譯書局仍留徵君總海國地理編輯事明年夏湖北巡撫譚公繼洵委充營務處而義寧陳公寶箴由鄂藩擢湘撫以徵君悉三湘利害召之歸咨詢方略徵君建言曰湖南得公大可爲所患者貧瘠耳然貧於人而不貧於地五金百寶所在有之欲求富強非開鑛不可於是常寧水口山平江黃金洞兩鑛並舉立法極詳且備二十八年長沙張文達公招徵君入都奏充編書局總纂兼學務處提調官其明年充欽定書經圖說纂修兼

校對官書成擢分省補用直隸州知州當是時政府擬設學部徵君言當此新舊交接之際深恐新學未得舊學先亡斯爲學界之大害學部之設當以干涉各省學務爲主義一鄉一邨無學堂學部之責也一男一女不知學學部之責也所謂干涉者非徒文書往來之謂也各省皆設學務處務由學部派員往主之大旨以舊學爲體新學爲用庶無奇袤偏宕之弊云云學部成立補員外郎遷參事應行走均以病未就及擬命提學山東而徵君已遘偏枯疾卒於武昌學會時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六日人定時也年五十五朝野咸悼之初徵君自英倫歸所藏精本地圖甲海內義寧陳吏部三立錢塘汪進士康年達縣吳縣令德瀟一時名德也好實用學徵君嘗與言曰英吉利兵部海部之輿圖局自開辦至今二百餘年未嘗或輟他國亦略相仿

是知彼之雄長五洲於地理固研求有素也吾政府弗克爲草莽臣且爲之三君子從而愆怠遂創輿地學會雖往來瀟湘江漢之閒常以圖局自隨譯繪西方地圖原本比例有用英法俄尺者悉據中國輿地尺改歸一律無論何國何地按圖可得中國里數分率之準五千年以來未有也嘗主講兩湖書院京師大學堂以其學傳授弟子蓋自是徧中國之談輿地者乃其緒餘復篤於故舊德瀟之子樵年少才優力薦於陳公寶箴方進用以溫病客死武昌經紀其喪哭之甚慟他如黃忠浩陳毅陳崇祖曾鯤化王達曾繼儀及從弟代鐸族子永修皆所識拔咸同以來吏道益雜而多端遨遊公卿閒大有大兒文舉小兒德祖之概故所在羣小側目貧而好義恆分薪俸培創學校節衣食以活飢民利濟之懷未嘗一刻忘諸世自甲午議和後遂絕

仕進之念德宗念內治外交之需才也詔開經濟特科相國張
文襄公兩江總督劉忠誠公廣東學政張文達公湖南巡撫陳
公寶箴禮部侍郎曾公廣鑾皆以徵君應詔乃託病辭生平或
擢一職晉一階不知其光寵也余前撰徵君事略清檢仕履於
故紙中出歷次行知皆封識如初無敢視者其高尚如此徵君
纂著自輿圖外有西征紀程四卷光緒湖北地記二十四卷直
隸水道記二卷中國海岸記四卷會城道里記二卷中俄界記
三卷蒙古地記二卷日本地記四卷朝鮮地記二卷安南緬甸
暹羅印度阿富汗俾路支六國地記八卷五洲城鎮表二卷五
洲疆域彙編三十二卷西圖譯畧十二卷英國大地志若干卷
文存四卷詩存一卷徵君嘗言著有西域沿革考自信精審而
余未之見也子安圖安眾並能世其家

論曰大九州之勢先君鄒子發明於戰國時秦火百家之書其學遂絕有識如司馬子長輩猶誚其語閎大不經況俗士乎徵君嗣其大父傳鄒子談天之學游英俄歸總繪中外輿圖七百餘幅蔚爲鉅觀偉矣測算本官禮之精以求泰西新法無不脗合時人以裴秀賈耽方之殆各得具體未獲其全也乃獨學孤行席華廡者擁富實而不知援志功名者務標榜而不求實手創地學會身死而學會隨解悲夫悲夫若夫談湖北形勢徑闢恆蹊慮高麗危亡其患中於數十年後當時之在位食祿者固計不及此也其屢辭徵辟墨守談天也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方克猷傳

杭州府志

方克猷字子壯於潛人性奇慧讀書日十行下年十六選光緒十一年拔貢十五年舉於鄉闈藝用天算家言典試者順德李

文田激賞之十六年成進士官刑部主事保送熱河理刑司以
勞擢員外郎尋卒生平於幾何學確有心得赴計偕卽盡出所
著書質文田文田謂其氣銳心精能名其家克猷旣篤嗜測算
曾躬歷阡陌測繪其先世田畝爲實驗而三角八綫之術益邃
先是海寧李善蘭以幾何家於無法諸直綫無法諸曲綫形面
必析爲諸平三角體必析爲諸立三角因首以諸乘方合尖錐
解方圓積較之理用之割圓學者猶病各尖錐之積數可知而
此各尖錐上所成之曲綫之性情不可知克猷悟其理所著曲
綫考其論割圓法亦分爲四象限而用諸乘拋物綫與諸乘尖
錐相合成一直積以證明其闌曲綫性情不啻爲西人所謂諸
乘拋物綫其形狀可知卽其性情亦可知不獨形爲有法之形
卽綫亦爲有法之綫進一解也青浦席淦歎爲幾何大宗西士

歐理斐亦心折之已刻書凡四篇都二卷曰尖錐曲綫考曰八綫法衍曰四元術贅曰諸乘差對數說自謂前人亦由之而不能知之布算演草眞足使學者了無疑義又謂於至繁中得至簡之用錯綜參互比於璇璣回文巧之至也他著未刻者尙有圓錐曲綫說尖錐術解尖錐術衍對數術衍三角公式句股公式火器眞訣衍皆立法精密兼中西之長蓋自項戴夏李後能承遺緒者舍克猷莫屬矣

碑傳集補卷四十三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四十四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一

東澗詩鈔小傳

鄭方坤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爲明萬曆庚戌科進士以名鼎
甲迴翔禁林聲華烜赫莫與爲比俄而巨璫用事誅鋤正人略
盡牧齋以東林眉目削籍歸里崇禎改元召起田閒不數月游
登學士掌內制駸駸且大用會枚卜議起僉壬力齟齬之竟罷
去已而當軸者修前隙必欲置之死地復羅織前科場事以奏
刑章急徵銀鐙被體身填牢戶命如懸絲終以事無左證又眾
口羣白其冤逾年而獄始解既得釋則築室拂水之隈建絳雲
樓其上積圖書萬卷擁豔姬柳如是焚香淪茗校勘廣酬修趙

德甫李易安故事當是時虞山之名滿天下王夷甫瓊樹瑤林
韓昌黎泰山北斗不是過也顧虞山雖負君宗重望然固爲富
貴利達士與倪鴻寶黃石齋諸公寔薰蕕不同器其生平所最
抱恨者尤在閣訟一節每一縱談及之輒盛氣盈涌語雜沓不
可了逮福王南渡馬阮當國復思以他途進及南都不守萬眾
倒戈獨策馬走軍營先臣民上降表蓋其出處本末與南宋方
萬里大致略同不但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也迨本朝迄未收
用旋以譴歸尤力以明史自任乃絳雲一炬始嘆息於白首有
期而汗青無日也悲夫當虞山之以譴歸有題詩虎邱刺之曰
入洛紛紛意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羞江總青史何
曾借蔡邕昔去尙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折盡章臺
柳日暮東風怨阿儂詞語雖傷忠厚亦字字實錄也虞山學問

淵博浩無涯淡其詩昌大宏肆鯨鏗春麗一以少陵爲宗而出入於昌黎香山眉山劍南以博其趣而於北地信陽王李鍾譚諸作者尤排擊不遺餘力萍浮草靡之徒始稍稍旋其面目本朝詩人輩出要無能出其範圍誠大雅之扶輪中流之砥柱也徒以詩論固未可與瀛奎律髓同類而並觀也夫

○牧翁先生年譜

葛萬里

明神宗萬曆十年壬午九月二十六日先生生二十四年丙申十五歲先生作顧端文淑人朱氏墓誌余年十五從先夫子以見於端文又題跋余年十五作留侯論盛談其神奇靈怪又言余十五六喜讀吳越春秋刺取其語作伍子胥論長老吐舌擊賞又送幻空上人序余十五六奉持準提咒六十餘年不輟二十六年戊戌十七歲補郡學生員二十七年己亥十八歲佛頂

鈔記蒙年十八先宮保命閱首楞嚴經中秋之夕讀眾生業果一章忽發深省夜夢世尊手授楞嚴云云二十八年庚子十九歲娶陳氏二十九年辛丑二十歲借表兄何君實讀書破山相傳先生少時往返北麓見白骨必手拾而瘞埋之正下帷興福寺中事三十二年甲辰二十三歲先生作徐女廉允祿集序郡守大校士女廉爲大師都講從眾中覓予拱揖而言曰此虞山錢受之也今日乃得相見幸甚旣而定交於崑山之西寺先生祭姚母文夫人文昔在甲辰始識孟長希五三十三年乙巳二十四歲自記乙巳瞿稼軒年十六從余讀書拂水三十四年丙午二十五歲領鄉薦第三與同年李長蘅偕上公車出滌陽走濠徐道三十五年丁未二十六歲下第還自記與長蘅並馬過滕縣黃酒看花又作雪浪塔銘丁未借李長蘅扣師望亭又撰

管公東溟行狀丁未秋執弟子禮侍公吳郡竹堂寺公老且衰
矣晨夕訓迪不倦三十七年己酉二十八歲秋公車北上長干
行序己酉十月偕計吏過臨清新安何周無黨邀谷范兩名姬
置酒勝流歎集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九歲舉進士廷試第三人
及第授翰林編修旋丁父憂回里九月至武林入雲棲薦先禮
懺四十二年甲寅三十三歲有吳門送福清公山萊還閩詩四
十五年丁巳三十六歲按愍山肉身塔院碑丁巳大師東游洩
三峯然燈說戒漢月師請升堂勘辨學人余與漢師左右侍立
又耦耕堂記丁巳夏余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孟陽從嘉
定來留連旬月遂有棲隱之約四十六年戊午三十七歲作楚
女對及富貴主人文自序里居食貧峭獨自憇時聞大冠擲揄
聊述其語四十七年己未三十八歲十月游武林有祭于忠肅

文四十八年庚申秋光宗泰昌改元三十九歲八月還朝嫁女
詞序云里居奉母垂十有一年乃詣闕補官是時神廟上賓國
論喧厯別母北上中心惻愴而作是詩有九月十一次固鎮驛
聞泰昌皇帝升遐挽詩過滁州趨臨淮道中諸詩熹宗天啓元
年辛酉四十歲官京師清明陪祀定陵有西山碧雲諸詩命與
浙試陞右春坊中允程孟陽作初學集序先生浙闈反命相會
於京師時方在史局分撰神廟實錄兼典制誥杜門注籍不泛
爲詩文據談往云韓求仲林居思計多暇泛擬七字經詭託牧
齋友使遍東西浙之入闈時髦人各私與戲以觀其去取嘉禾
錢千秋得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千秋獲雋浙人皆慶名士不
終訕謂牧齋得佳士禮垣章允儒磨勘亟入告幸票擬容情下
撫按究擬千秋實貧而才非僿而財擬停會試二年壬戌四十

一歲場事已明疑忌環集遂決退志冬病假出京三年癸亥四十二歲先生書東都事略後癸亥春濟上放舟南下日讀數卷凡半月而畢又壽者壙誌云我先君與余皆單子余妻生子佛霖殤妾王氏生檀僧亦殤汲汲焉嗣續之是虞癸亥告歸八月生一男子是時吾母年七十湯餅之會與壽筵相逮遂名壽者四年甲子四十三歲秋以諭德赴召繇滁陽路入京充經筵日講官五年乙丑四十四歲陞詹事府少詹五月削籍南還潞河登舟兩月方達京口壽者誌云逆奄用事余首隸黨籍奄鉤黨急避者錯迹里門余錮門扃戶若頌繫然七年丁卯四十六歲五月壽者殤有登茅山諸詩九月作懋山五乳塔銘有恭聞登極恩詔諸詩懷宗崇禎元年戊辰四十七歲正月與邵僧彌入都看梅西山有光福諸山游詩七月繇陸路應詔赴闕補詹事

府詹事尋轉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廷推枚卜十一月
初六召對奉嚴旨革職待罪孟陽初學集序云召起田閒方且
柄用而僉倖力齟齬之時烏程與對壘之師假塗闡事也二年
己巳四十八歲閤訟結六月二十七舟發潞河南歸有阻舟安
山閘及七月二十三過仲家淺諸詩重九日妾朱氏生子孫愛
後名上安三年庚午四十九歲卜築山莊先生序孟陽詩罷官
里居構耦耕堂於拂水要與偕隱後先十年六年癸酉五十二
歲正月丁太夫人顧氏憂歲臘有讀杜小箋寄德州盧德水九
年丙子五十五歲自記從彤家言斥山居以爲墓作明發堂於
西偏徙耦耕堂於丙舍以招孟陽十年丁丑五十六歲春盡被
逮北上事詳本集獄志先生抵德州居程氏東壁樓浹旬自記
閏四月望發德州將歸死於司敗吏卒促迫僕馬惶遽不獲與

主人執手賦欲別東樓去四章題於樓之前榮壁土又題霖雨
集云閏四月二十五日下刑部獄尙書侍郎暨臺諫郎署相見
者五十餘人先生豫卜歲臘合葬兩親於拂水阡在請室郵囑
家中襄事後歸里追服廬墓也十一年戊寅五十七歲自記獄
漸解五月二十四日以火災肆赦遂得出有中秋夜餞馮爾賡
使君於城西方閣老園池詩九月初三謁少師高陽公於里第
詩南還謁孔林詩十月朔抵廣陵詩除夕偕孟陽守歲詩明日
還尋抱關叟蹇驢應過小橋東時泰和蕭伯玉士璋僑居瞿氏
山園也十二年己卯五十八歲廬居丙舍明發堂記云維中之
冠帶汝南之車騎蜀郡之好事鄆杜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風枉
駕履舄交錯舟船填咽邑屋闐其無人空山爲之成市十三年
庚辰五十九歲春移居北郭夏廣陵鄭超宗元勳以黃牡丹詩

送先生品定仲冬河東君至止半野堂文讌浹月既度歲與爲
西湖之游十四年辛巳六十歲三月游黃山自記與孟陽訂黃
山之游約以梅華時相尋於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遂挾吳
拭去塵以行孟陽序耦耕堂詩云辛巳春受之過松圓山居題
詩壁上歸舟相值於桐江篝燈永夕淒然而別先生合歡詩注
六月七日葺城舟中作諸詞人賡和稱前七夕詩按顧苓云美
作河東君傳湖上別去過期不至宗伯使客搆之乃出君年二
十四矣自記六十初度避客南湖毛氏子晉開法筵供貫休十
六應真像爲余祝延韓蘄王墓碑記辛巳長至日與河東君泊
舟京口指顧金焦二山想見蘄王夫人佩金鳳瓶傳酒云云時
先生爲復社一案遵旨回話十五年壬午六十一歲八月撰高
陽孫公行狀時朝中汲引者謂先生一出卽可以安社稷慰蒼

生然終未能用十六年癸未六十二歲絳雲樓上梁以詩代文
河東君傳云築絳雲樓於牛野堂之後仿李易安翻書賭茗故
事至廣陵與李懋明諸公謀國事送李北上自記艱危執手潛
然流涕是年瞿氏梓先生初學集成皇清順治元年甲申六十
三歲春特旨召起而詔書阻絕迨福王監國南京以原官起用
二年乙酉六十四歲弘光改元先生官禮部尙書加宮保大兵
下江南隨例北行三年丙戌六十五歲授內祕書院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謝病歸自記南還寓杜亭浹旬與盧德水談詩甚快
四年丁亥六十六歲和西臺詩序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銀鐙拖
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沈疴臥蓐冒死從行誓上書代死否則
從死余賴以自壯焉詩注與二僕共栝琴者二十日自記再蒙
大難思文明柔順之義名爲蒙叟又記冬過金壇五年戊子六

十七歲頌繫金陵度歲先生序人詩戊子羈囚金陵乳山道士
林茂之僕行相慰問桐院閒遺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時過從相
與循故宮踏葉悲歌相和忘其身爲楚囚也有次他字韻諸詩
又千頃齋藏書記時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
之未見者六年己丑六十八歲按賴古堂文選序己丑春釋南
囚歸里盡發本朝藏哀輯史乘得數百帙選次古文得六十餘
帙不戒於火列朝詩序瀕死訟繫復有事斯集託始於丙戌輟
簡於己丑又黃甫及壽序逼除閉門君自金陵過訪俄爲余張
燈開宴吳門名倡狡童有三王生取次畢集七年庚寅六十九
歲夏浙游有西湖雜感諸詩先生題夏五集云訪伏波將軍於
婺州自睦之婺憇於杭往返將匝月同行有馮范研祥十月絳
雲樓火先生云甲申之亂古今書史圖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

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也八年辛卯七十歲春游武林夏有哭
稼軒長篇自記九月避喧卻賀扁舟詣白下懷東修中丞寓朱
雀桁市囁聒耳乃出城樓止長干大報恩寺與二三禪侶優游
浹月論三宗而理八識云云九年壬辰七十一歲自記夏游長
水聞藕益旭公演法苕溪之晨舍扁舟造焉十年癸巳七十二
歲季春游武林十一年甲午七十三歲秋游武林按季滄葦振
宜詩序中秋余過蘭江時季謝令也十月有假我堂文讌詩是
年卜築芙蓉莊亦名紅豆莊十二年乙未七十四歲自記中秋
棲虎丘石佛院吉州施偉長男過訪偉長頃謁臨海先廟觀周
成王饗彭祖二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余老耄不忘先烈遂號
東澗遺老游震澤洞庭逢重九地主許更生邀同侯月鷺翁于
止路安卿諸人登高莫釐峯頂冬月寶應淮陰諸詩時三韓蔡

魁吾爲總漕又自記小至日宿白塔寺與介立師兄夜話長干
度歲借介丘道人同榻有詩十三年丙申七十五歲自記丙申
春就醫秦淮寓丁繼之水閣浹兩月臨行作絕句三十首是歲
移居紅豆村莊金剛鈔緣起論六月廿八述心經箋緣起論中
秋日書九月游松江序高會堂詩不到雲閒十有六載矣十一
月有吳門送龔孝升大憲頒詔嶺南詩十四年丁酉七十六歲
四月過無錫訪華仲通佛頂鈔輟簡再記於碧梧紅豆莊曰蒙
之鈔是經也創始於辛卯歲之孟陬月至今年中秋而始具草
七年之中疾病侵尋禍患煎逼僦居促數行旅喧呶無一日不
奉經與俱又云暗燭暈筆殘膏漬紙細書飲格夾注差行每至
目輪火爆肩髀石壓氣息交綴懽而就寢蓋殘年老眼著述之
艱難若此今得潰於成焉幸矣冬往金陵逼除乃歸自記長至

日禮佛大報恩寺偕石溪田介丘諸道人然燈繞塔乙夜放光
應願歡喜十五年戊戌七十七歲春夏之交游武林遇覺浪和
尙劇談採花釀酒歌自題中秋日仙酒告成有桂殤詩孫名佛
日小名桂哥辛卯生又夫人陳氏卒十六年己亥七十八歲正
月杪至無錫訪華仲通病不見自記夏五靈巖夫山和尙偕魚
山相國靜涵司農枉訪村居又記佛頂鈔己亥歲晚覆視舊彙
良多駮駁抖擻筋力刊定繕寫五閱月始輟簡十七年庚子七
十九歲正月下浣登靈巖天池諸山繼游淮上夏往武林秋足
疾詩文名腳氣漫彙訪求愍山夢游全集校讐卒業與人尺牘
村居多暇料理宿逋草得李忠文劉文端二公碑誌十八年辛
丑八十歲三月晦村居被盜先生適置酒拂水山莊燕糧道李
石臺本本得免於難與李梅公元鼎簡相知聚首樂極生悲山

堂燕及之辰卽江村祛篋之夕山妻稚子匍匐荒田片紙寸絲
遂無遺剩又云五月被裘石臺公捐俸爲製絺綌始得蔽體更
治裝爲武林之游旬日逼暑促回又序某集云夏過武林俛仰
今昔悽然有雍門之悲自記紅豆樹二十年復華九月賤降時
結子纔一顆欲不誇爲己瑞其可得乎是年箋註杜工部集成
臘月移居入城康熙元年壬寅八十一歲有登樓行元夕賦示
施偉長松江弔許霞城詩二年癸卯八十二歲先生晚歲註經
工夫居多是夏華嚴經注將成病榻消寒雜詠序冬苦上氣疾
三年甲辰八十三歲五月二十四日卒

賈靜子墓誌銘

徐作鼎

余友靜子年六十七而卒卒之百六十一日而葬其未卒也嘗
欲自誌其墓而未果疾且革諭其子發秀曰約我生所志者三

始富貴中功名終道德而皆未有成今不能自述必求徐子銘
之發秀來致命嗚呼靜子其可哀也哉靜子先余生二十有一
年余晚交靜子計二十年予知取友時靜子有聲亦且二十餘
年而顧未接靜子也余從吳伯裔伯胤侯方域家兄作霖方崇
爲清真逸宕之文而靜子尙揣摩趨稍異卽所謂時志富貴者
也靜子年十五誦時義千篇已而耽李贄書焚所誦文不以儒
自命及出而試以第一補諸生孫傳庭丘兆麟重期許之而久
困易習予所見則固其壯之爲矣靜子旣數奇屬天下多事家
喪破思得一効去依淮藩劉澤清又往來大司馬史公可法軍
多所計畫久之勸清連三藩通左良玉以圖恢復清不聽王師
入淮清浮海去辭清歸而靜子已老矣方域之避亂歸以順治
乙酉靜子之歸以順治丙戌彘之所稱伯裔諸子俱死於賊而

石印本四一四
靜子學益醇大肆力於紫陽濂洛予與二子乃議論觴詠不少
閒方域既天而靜子亦老死貧賤嗚呼我聞靜子少年負其雄
才謂公卿不難得不問家人生事破產葬其妻恥緇墨效阮籍
大醉六十日又於上元服龙衣倒跨蹇驢於市不自羈束睢有
司氏張燈結彩製銀瓢容酒數斗約勝者取瓢去靜子百里趨
觀登臺一舉浮滿而持之去一時意氣嘗不屑有諸生餼而卒
於躓跌晚纔一明經流離江左歸始實之方域嘗曰大槩其學
行恢奇澆瀆以轍迹求之不可得或者位置靜子亦宜然耶予
綜其生平其言論浩渺而人則長者卽稱人小子無不可與談
諧笑飲而當大事則斬然其於書無所不讀亦終身不倦其爲
詩文初尙僻異而終出入廬陵眉山北地婁江其於仙釋自謂
各得其旨而究當以儒歸之靜子姓賈氏諱開宗別號野鹿居

士卒於順治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葬則康熙元年四月六日也墓在城西今古寺祖塋之次先世太原人明初始徙商丘高祖以上皆不仕曾祖鏜贈涑水令祖待價戶部主事父希生鄭州訓導娶周氏早卒繼孫氏亦前二十年卒靜子自爲誌次劉氏孫生二男子二女子德秀城破亡發秀庠生娶明指揮使趙復初女女適庠生田國質子作治一許舉人宋名揚子瓚俱殉難劉生一女適庠生張蘊理子子雍孫女一許庠生宋燭子坤凡所著書若干卷將與同學侯方岳徐鄰唐宋榮其門人吳淇宋忻宋炆次而存之銘曰

胡際之薄而蓄之厚去來俱幻亦何云有嗟嗟靜子悟孰與偶其借於斯以慰吾友

金聖歎先生傳

廖燕

先生金姓采名苦采字吳縣諸生也爲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皆前人所未發時有以講學聞者先生輒起而排之于所居貫華堂設高座召徒講經經名聖自覺三昧稿本自攜自閱祕不示人每陞座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彙八蠻之所紀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顛倒一以貫之毫無剩義座下緇白四眾頂禮膜拜歎未曾有先生則撫掌自豪雖向時講學者閱之攢眉浩歎不顧也生平與王斲山交最善斲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母後仍歸我子則爲君助燈火可乎先生應諾甫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斲山曰此物留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爲君遺之矣斲山一笑置之鼎革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

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爲務或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爲歎聖在與點則爲聖歎予其爲點之流亞歟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尤喜講易乾坤兩卦多至十萬餘言其餘評論尙多若行世者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唱經堂雜評諸刻本傳先生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爲戒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臨刑歎曰斫頭最是快事不意于無意中得之先生歿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菴武進吳見思許庶菴爲最著至今學者稱焉

大宗伯龔端毅公傳

嚴正矩

龔端毅公諱鼎孳字孝升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端毅則其

今謚也先世自江西臨川徙廬之合肥再傳而爲寧揆公登萬曆癸卯賢書歷官滇南祿勸州又傳而爲眉齋公以詩古文名世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兵部尙書加一級公生而岐嶷穎慧夙成祿勸公林居極愛憐之手授經書親加課督不丙夜不就寢年甫舞勺精於制舉義每一篇出冠絕儕耦兼博通騷史善詩賦古文詞老宿見之罔不推服受知於太守烏程嚴公大尹新建熊公補博士弟子癸酉甲戌聯捷時年纔二十耳聞卷房牘膾炙海內有露澣園稿百篇學士家爭傳誦之是年停館選公筮得蘄水令時值流寇蔓延江北州邑多陷公受事甫浹旬寇至率家丁枕戈城頭號令嚴明恩信并結士民皆爲死守一日探賊在二十里外急率眾往擊各備柴束燒死賊數百賊怒亟攻城用火藥擊之稍稍引去因增城浚濠濠深城堅寇忽夜

襲城下濠水高丈餘不可涉兼干楸殿整賊顧視曰是城不可
撼矣暇則與士民講說詩禮激發忠義問民疾苦興除利弊又
爲闡揚理學勤課多士有問奇風始諸集齊安九州邑文士多
來就社丙子分校楚闈總裁爲婁東吳駿公萊陽宋九青兩先
生稱文壇名宿與公氣誼甚合藻鑑相同所拔皆奇儁得士解
元周壽明等七人中甲科者五不肖矩與焉周則公季試斬水
所首拔士也莅斬七載日與寇相持屢挫賊鋒城得歸然無恙
善政縷縷詳山聲堂集中撫按交章累薦舉卓異行取陞見上
注視嘉悅拜兵科給事中卽日命察理畿南廣平等處徧歷州
邑詳覽形勢一月疏凡十七上自固邦本以及善後畫沙聚米
皆切實急著居兵垣十閱月諸如疆圉大勢狡寇情形賢姦進
退國事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於人才士氣尤爲諄諄致

意云於司寇徐公石麒之去國特疏請留極論言官章公正宸
惠公世揚憲臣劉公宗周金公光宸等皆當賜環因及錢公謙
益楊公廷麟忤璫同難之方公震孺俱不宜終老巖穴又因同
官請卹宋公攷并請卹抗節殞身之范淑泰又言河南撫軍王
公漢死永城叛帥之變宜下明詔卹忠討賊遣官致祭以動兩
河父老忠君仇賊之心收拾鼓舞所關甚大聞詞臣黃公道周
杖後蹇殘不能步履淒然淚下卽引以請罷詔獄廷杖復請蠲
流寇焚劫之郡邑三年租賦以安民心條上金陵十事一扼要
害一聯聲援一練水師一葺戰艦一覈軍實一積糧儲一詰姦
宄一固人心一禁侈靡一修實政言皆石畫時中原淪亡京師
孤注名雖扼狡寇之窺意實備留都之遷其長顧遠慮若此秤
擊時宰則有大姦本乎大貪之疏政本關係安危已誤不容再

誤之疏糾論怙惡之疏至庇貪誤國一疏則專擊首揆以此下公於理旋釋爲城旦其因事納忠敢言極諫考古載籍所傳如公者寧可多得耶寇陷都城公闔門投井爲居民救甦寇脅從不屈夾拷慘毒脛骨俱折未遂南歸本朝義旗東來狂氛電掃召以原官就職疏辭至再三不允起吏科右給事中條上吏治之要曰尊賢禮士曰辨論人才曰優隆臺諫曰崇獎恬讓陞禮科都給事中有酌禮儀以垂一代定制取士之規以昭文治天變可畏乞加修省江南既定亟舉賓興諸疏旋擢太常寺少卿丙戌丁外艱歸守制服闋起補館職疏稱譯館之設辨習文字通化柔遠關係甚重條應行四款俱見採納公負性剛直不附時宰致相牴牾遂欲借甄別出之外藩引見日世祖大悅之擢刑部右侍郎上疏臚列七事一謂國運方新民生甫離湯火

無非於明罰飭法之中寓下車泣罪之意時大小獄情回堂有清書而無漢書重大事情又從清字翻出訊鞠時漢官倉卒不及察何滿司獨勞漢司獨逸必滿漢公同質訊詳注呈堂覆審從清字翻出者必引律敘招堂官覆加看語然後具題一請參稽典例取決重囚必仍從該科僉發駕帖將應決人犯姓名逐一注明其有情罪失當者許科臣卽時執奏駕帖既出照例會集御史等官公同監決仍酌議行覆奏之法以全萬一之生上俱允行焉轉戶部左侍郎未匝月推少宰上特簡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事一載疏章累百其最著者有敬陳職掌共砥勿欺之疏有圖治方殷綜覈貴收實效之疏有推明德意之疏有刑官萬難汰減之疏有敬陳治平八事之疏有海寇釀禍密疏有暫停秋決之疏公在法司每事好持兩議人爲公言滿漢異議未

便公弗聽果奉上諭法司章奏每倡另議曲引寬條鑄秩八級
又以巡方不法再鑄四級補上林苑監署丞頒詔粵東途次量
移太僕寺主簿再移上林苑丞京察部議鑄級補外奉旨留內
補國子監助教上固鑒其忠直聊於裁抑中寓意往例降職官
多不入署理事公以官無大小俱應供職無缺在上林上疏請
退出屯莊二十二處仍歸民間業主辦納丁糧在國學課諸生
勉學力行士多興起丁繼母艱泣請奔喪奉旨在任守制癸卯
服闋仍起補左都御史有寬民力以裕賦稅之疏惜人才以收
器使之疏有感誦皇仁安插投誠諸疏甲辰調刑部尙書公曰
予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每對罪囚哀矜惻怛慘見眉宇反
覆招詳稍有疑竇必爲昭雪有復秋決恤婦女之疏星變陳言
有請赦密疏有寬失出宥小過恤株累諸疏皆切中時務語多

忌諱丙午調兵部區畫方略覈軍實嚴紀律有酌投誠重言路
諸疏有寬奏銷疏己酉調禮部釐正京官儀從復歲貢廷試復
試錄進呈庚戌主會試得宮夢仁等三百八人癸丑復主試得
韓莢等一百五十九人公力掃時文靡滑之調故兩榜士皆淳
正古雅風氣大振壬子正月嬰疾疏請假治不允五月復請又
不允六月疾大作上遣學士傅侍衛吳醫官茹至寓存問公謝
表有閭巷驚傳爲僅見舉朝共慶其遭逢之句感荷殊恩力疾
入署以圖報稱勞輒疾發屢疏乞解任調理皆荷溫綸慰留至
癸丑八月疾益難支痛切乞骸歸上念其情懇特允之著令馳
驛病痊起用乃謝事未及一月而卒公風格秀整目如巖電早
歲巍科名噪京國風采言論奔走豪雄其由令拜梧垣年尙未
三十也遭時不造禍及宗社慷慨赴難死而復甦念誰爲我復

君父之仇討弑逆之賊者殆未可與往代革命同日而語矣前
後疏章累數百通其最大而行之既效者則寬民力以裕賦稅
之疏蠲江南積逋三百餘萬星變求言請赦密疏援引古昔謂
朝頒赦而夕星滅及赦頒彗果夕滅其響應如此至寬奏銷疏
則請復江南降黜紳士不下千人於迹涉嫌時多避之公毅然
曰以我一官贖千萬人職何不可諸如疏中有疑難者每奉詰
問輒爲剖析條暢婉而不屈卒荷溫綸更加引重焉世祖常覽
公詩又歎爲眞才子又嘗書公名掌握之示近臣射覆近臣以
某某對曰非是以公名對上曰是也朕固欲大用之但才氣太
盛姑養以俟今上辛亥元日慶賀兩宮禮成召至輦傍詢問平
日所作詩古文眷注有加以故屢疏乞歸不允疾則遣學士存
問云公天材宏肆行文如泉涌霞蒸筆不加點酒餘好卽席限

韻擊鉢灑翰工藻絕倫律詩常一夕三十首排律古體至千字
詞林譚玉章嘗語人江南有文士欲爲其父乞公文知寓中無
暇晷又稔悉公喜於席閒作詩文乃備綾十二幅簡請郊原燕
集車騶至日已薄西出綾求文公縱筆疾書爲文累千二百字
書成劇飲以歸其敏捷類此公才旣高好自標持往往爲異已
者所忌百計擠排以致屢起屢躓公無纖芥留意遇人藹吉尤
樂獎藉人善人有訾毀若不聞知固其德量有以大過人者與
丈夫子二長士稹兩中副車以廕侯補次士稚尙幼

嚴正矩曰天之降才亦靳甚爾何至於公獨縱也公賦才旣殊
以救時行道爲心以秉正嫉邪爲性以敢言極諫爲忠以勁直
不回爲節方之於古殆司馬君實蘇子瞻之流亞與至於文詞
豪邁警敏絕世多者數千言少或數百言搖筆立就備極工麗

則陳思之七步青蓮之倚馬未之或先也雖有忌公擠公者荷
至尊洞鑒寵任彌篤將欲大用公而公遽逝人不可以無年信
夫

又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鄭方坤

龔鼎孳字孝升別號芝麓合肥人前明進士官蘄水令以殊尤
徵爲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朝用大臣薦以
原官起用屢起屢仆卒以才名受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
筆千言如兔起鶻落不假思索眞當今才子也以此游加擢用
歷官至大宗伯云時鼎革方新前朝耆舊多混迹於酒人畫師
以寄其佗僚幽憂之感又少年英俊希光而待蔭者翕集京師
不能無丐齒牙仰煦沫先生開東閣以招之分餘明以照之嚴
冬之裘萬里三塗之綆千尋古云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

石印本四十四
倫東國者川鶩星奔於斯爲盛先生既負君宗重望而才氣又實能籠罩羣英每當花晨月夕三爵以後擊鉢賦詩風流自賞或一題而數吟或一韻而七八疊無不扶質垂條方流圓折笑諧閒作落紙如飛一時名士胥俛首攝伏而嘆爲天人未曾有也全集曰三十二芙蓉齋稿其調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響以沈其託旨也遙深而其取材也精確新聲綺製非復人閒所謂五嶽起方寸讀書破萬卷者惟先生足以當之吳門顧茂倫次先生集於虞山婁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紙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荆揚之稱金三品者之有所軒輊於其閒也

任王谷先生傳

墨源洙

王谷先生世居宜邑之篠里初名元祥後更源祥王谷其字也

又自號善卷子學者稱息齋先生少卽工文章下筆數千言立
就年十七應童子試日將午成五經七藝學使者歎其神速曰
此奇才也遂補博士弟子員旣而以詩古文知名與四方賢人
君子交游而同里陳定生尤相友善定生與貴池吳次尾梁溪
顧子方共倡留都防亂揭以攻阮大鍼者也乙酉留都潰次尾
子方皆握節死定生伏處村舍先生亦棄諸生服以詩文自娛
而定生子其年子方姪梁汾及同郡能文士共邀先生爲國儀
之社詩酒往還舟車絡繹而中州侯朝宗至客吾宜與先生論
文窮數十晝夜不休朝宗曰陳氏有世德篤生其年非關陽羨
山水銅官兩湖之雄秀王谷當之矣於是郵書千里互相切劘
不數年朝宗卒先生赴弔哭之甚哀而中州名彥若梁園賈靜
子宋漫堂及黍邱陳簡菴彭容園等莫不望塵執御以得交爲

幸未幾定生亦卒先生爲詩文哭之而蔣瞻武吳又鄴許墳友
皆社中翹楚咸相繼卒先生作三哀詩且曰朝宗定生卒失吾
師蔣吳許三人卒又失吾友遂益落魄不得志而寧都魏冰叔
客游吳中先生與遇於毘陵先生貌朴魯對人訥訥冰叔意輕
之以爲鄉三老挾兔園冊來者既知其姓名又出其橐中文盡
觀之冰叔乃大驚語人曰貌固不可相士彼神明內蘊致工也
深宜雪苑侯先生高氣雄辨凌厲一世而獨與王谷相引重也
予則瞠乎其後矣遂與之定交一日會飲於陳椒峰之警齋椒
峰請記於在座諸君先生文先成諸君傳觀擊節冰叔亦爲之
閣筆焉然先生雖與文人交實懷經濟才嘗作錢漕鹽馬兵屯
諸議上下古今炯若觀火彭容園爲嘉禾司李先生客其幕治
清理獄政聲特起先生有力焉其甥史紀夏以進士授安仁令

先生涖其署輔之亦以廉能稱先生論明人詩推何李文推陽明又嘗與默齋湯先生共講陽明之學默齋爲吳朗涵之甥朗涵與先生爲中表昆弟默齋以舅氏稱先生而先生以弟子禮事默齋故於其學深有所悟以爲顏之卓爾孟之躍如周子之無極程子之天理王子之良知其歸一也性孝友伯兄早卒弟源遂死於丙戌之難每逢生忌日必爲位以哭哀感路人吳又鄴其姊婿也旣卒姊寡居家貧子幼先生迎養於家撫甥如子旣成立以女妻之始返其舊居與其族兄夔州太守猗瞻建大宗祠夔州公以鼎革不仕高風可挹而推尊先生令作詞規數十條又乞記於梅村吳公至今任氏遵行之晚年與吳存齋修縣志稿垂成而卒稿今散軼不全所著鳴鶴堂詩集十一卷文集十卷行世

贊曰國初江左諸公承雲閒餘習以辭章相尙若唐初之王略
宋初之楊劉比肩而立故吾邑清才若吳又鄴許塤友輩皆以
哀豔之詞馳聲郡邑陳迦陵尤工其體儷花鬪葉驅濤湧雲雨
兼其勝獨王谷先生率爾下筆似不求工者而淡簡高古直入
韓歐門戶故能與雪苑侯氏金精魏氏抗行此其卓然自立不
隨俗尙爲推移所謂豪傑之士與昔漫堂宋公巡撫江南覓其
文捐劓矚之費未幾內擢坊肆沒其貲并溺其原稿故先生文
多散軼今僅得文若干離爲十卷而已然先生嘗言徐迪功外
集出而才名頓減事固有多不如少者況先生潛修抱道不減
黃憲徐孺子寧藉文章乎

又任息齋先生傳

任啟運

息齋諱元祥字王谷別號善權子運族祖也吾族文獻始稼軒

亮次仰山

李

次畏十

相

至息齋略備矣息齋學本陽明而

不失程朱家法嚴肅整齊以根搜實踐爲務時湯士錡

字世

宗

高碩復七法倡諸學者告息齋以未達無欲之原恐昏散卽附于根搜走作卽乘于嚴肅息齋倘然受之復以高子主平常字極親切確見道之不可離則發憤忘食是平常精進戒慎恐懼是平常涵養嗣後學益邃湯氏亟稱之爲文初學六朝一變入韓歐再變浸淫漢氏而縝密尤類孟堅與董以寧書曰文以明道文而無當於道雖才華淹博不過如優俳傀儡識者鄙之而是時論詩梁苑尊杜雲閒絀杜故與侯方域書言漢魏曹王風流蘊藉去三百篇不遠六朝左鮑陶謝神雋不失風雅杜甫槎枒少風流李白頗風流終少蘊藉故止爲唐音與陳維崧書言人患才少子患才多一誤於長吉再誤於豔體今婉轉流麗純

乎初唐然非得力杜甫不可杜甫厚重沈雄詩中之黃鐘也音
非黃鐘不君與蔣釜山書言李本國風杜兼二雅子尊李紕杜
是以風紕雅也又以王維壓杜杜自大王自精然譬之樹磁斗
拳曲貴乎山嶽參天者貴乎其持論不詭隨如此宋漫堂撫吳
日語人曰王谷詩綜百家文追兩漢來游吾梁爲壇坫長旋棹
之日祖帳夾岸五十里不絕舟送者蔽河商賈皆停楫避一
時風采可不謂盛哉息齋有志經世謂三代之制屢變而漸滅
殆盡始不過苟簡趨一時利而遂以壞萬世之經今雖聖人復
生亦不能驟復要在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之意
其論賦役謂賦取諸地役取諸丁明初天下無匿丁特其法以
田爲經以戶爲緯其後積重在田置民數於不問大失民爲邦
本之意欲救其弊莫若以戶爲經以田爲緯戶有田者使自輸

佃者使卽田輸賦而計所贏歸田主則變浮客爲編氓游民無所容佃無役屬之憂主無荒賠之累不用均田限田之擾而民數悉登以田定賦以口均庸著令增丁不增庸則丁益多役益輕賦益辦由是以保甲聯其形鄉約合之教行之久而統攝聯絡上下維固卽古之寓兵于農不難致也其論取士謂唐虞九德周三物乃保舉之目書敷納以言王制論秀辨才乃考試之法保舉而不考試以待大賢若四岳之薦是也保舉而必考試以收中才保舉考試必自學校始蓋人才不出於學則才不端不試之吏事則才不鍊教官者儲才之本必精教官之選優其秩而重其責成略仿胡瑗經義治事齋法更得如瑗者爲國學祭酒以澄人才之源然後定辟署以練其用嚴保任以杜其奸郡邑保任先責成教官外吏皆取諸學校教官特舉升諸祭酒

祭酒試而升諸朝國學保任責成祭酒內部寺吏缺取諸國學或外吏之升者各官皆聽辟署既試其能又試其守本官特舉升諸吏部試而升諸朝若保其德行而德行有虧或才能或文學不符其所保舉主連坐特舉全科餘以次降學校之保舉以肄業試之印官保舉以辟署試之則保舉考試合而眞士出矣其論漕運謂宜不用黃河皆推古法以合時宜實可見之施行國初史紀夏令安仁紀夏息齋甥其條議政績爲一時冠皆息齋所講畫也常語崔正誼曰切切之懷不能無心世道偶有所見發而爲言上之不欲如賈誼晁錯獻之朝廷次之不必如韓愈蘇洵投之宰執不知者謂之策料知者謂之罪言而已息齋既無所用于世乃退施之家吾族自宋南遷歷世二十始祖不祀宗法未立倡議與夔州公允淳四人聚米百石爲權輿又三

年勸捐又四年祠成中曰一本祀共祖及始分祖以有列于朝
有功于族者配左曰崇文祀文學諸生右曰敦行祀忠孝節義
及長厚之一行者題其楹曰德厚乾坤惟一本禮成萃渙可分
堂前廳爲平家政講學之所書其楹曰尊祖敬宗人心卽是天
理同風善俗家法本乎王章前有門旁有倉有庫有廚有塾定
宗職有宗子司灌獻宗長統卑幼宗正總大綱宗相贊家政宗
史掌簿版典禮儀宗課司出納宗直糾舉不正宗幹奔走庶務
詳大宗祠記其處族政必斷之以禮義而行之以和平雖貴不
撓雖親不庇立法作則皆可傳後世平生篤于友誼生死不渝
明末阮大鍼以魏黨覬復起顧杲吳應箕陳定生留都防亂一
揭幾陷大辟息齋皆左右之嚴覽民等被難力拯救之寧都魏
禧魏際瑞商邱侯方域徐作霖賈開宗宋犖毘陵董以寧吳門

錢禧吳應箕同邑陳維崧蔣胤睿許肇箎吳湛皆先後定交以道義相摩切蔣吳三人死爲作三哀詩運母許公女也言童時見息齋懷履往省疾至門聞許公已歿匍匐入捧尸哭之慟是日旁人無不易容隕涕者邑令聘修邑志持議不當立勳德一目周孝侯陳慶之徐文靖盧忠烈宜特傳餘從類傳褒貶予奪具有史法卻某某家幣但附之文苑末數其恩遇至極云所著有鳴鶴堂詩集文集

啟運曰士處家國事皆視其學氣勝無爲也是時顧魏侯陳諸子多氣矜公處其閒恂恂爲碩果之不食運入祠讀書楹語令人心廣氣厚想見其氣象又見其日記中有學易語類堅確治教或不行輒自訟卽行亦自誌過當處殆真能克己者湯氏寓書勗以心無一事之謂敬嗟乎無事豈易言哉學未臻此而易

言之運懼蹶焉恐不若整齊嚴肅之猶可寡過也

萬季野先生行狀

劉坊

憶坊己巳冬得交明州萬季野先生於崑山相國京邸同晤者爲劉子繼莊其時京師鶩名之士風傳二先生博聞爾雅學無不窺劉則喜游每日興必出或夕不返每欲訪者則必託萬先生致意然後畱身以待先生則自朝至旰一編丹鉛不賓客來會者或經史制度或人物得失閱論崇議鋒辨四出娓娓如數家珍言某人某事如何某時某官某地建置如何檢書按之詞語未嘗少悟客去復理前業不倦或數日一往答來者遇諸塗問之無異在寓坊以久放風塵所交四方知名士不勝屈指惟先生辯析不窮數往候之談天未數百年事一如其素所歷以是獨服膺先生稱爲近今學者之冠明年崑山歸里繼莊以館

俸之得鈔史館祕書無算持歸蘇之洞庭將約同志爲一代不
朽之業既歸吳未幾身歿其書散失於門人交友處予與先生
扼腕久之先生遂爲京江澤州所畱移置江南館中閒二年先
生不自得抑抑思歸索予詩爲贈已而未果告予曰吾之衷惟
君知之往歲繼莊之言不踐僕所以濡忍於此念先世九代勝
國世勳至先人中崇禎丙子鄉試於是舊業頓墮我十一世祖
斌從明太祖起兵定天下太祖賜今名命長守滁州十七年天
下已定策得受三等之封世襲指揮僉事洪武五年從左副將
軍文忠征進沙漠戰死阿魯渾河十世祖鍾奉命備倭寧波於
是遂爲鄞人賜第今府學之東建文元年禦靖難師戰死大興
之花園九世伯祖武年少襲職罷吏議不自甘從黔國征交趾
以湔恥戰死檀舍江時年廿三無嗣於是九世祖文遂復僉事

職年廿二率舟師備倭大戰蓮花洋逐之出牛頭洋至桂門夜見二燈懸水上遙望之以爲賊艘也引弩中之燈息而波濤大作遭覆溺死所見之炬蓋龍目也龍怒甚攪海沈舟至今桂門有射龍將軍祠我二祖將材不恆而不得永其年文祖之死祖妣有五月遺身於是祖姑義顓日號於天求生男嗣萬氏已而果生八世祖全姑遂不嫁爲男子冠裳佐二嫂寡母以立萬氏之門至今滁州南門外有宣武祠崇禎時南太僕寺卿馮元飈所建以祀四忠三節一義者也全三傳爲鹿園都督表公以文章德業起世宗朝與唐應德羅達夫王汝止諸公交善其集與表志皆諸君子所爲稱爲一代名臣是爲僕之高祖至祖邦孚公以總兵鎮七閩彈琴雅歌意氣雍容未老卽引年歸里吾父棄累代戈矛之傳以文史代驅馳崇禎之季復社所謂萬履安

先生者領袖東南數十年乙酉之秋魯監國授爲戶部主事督餉公則曰我何以主事爲哉至於督餉濟王業小臣三百年世勲誼敢辭乎及監國不守素業已殫攜妻子避亂奉化山中常忍餓以食乏者蓋先人棄僕廿餘年而僕兄弟之憾至今未釋也僕兄弟八人咸各早自樹立念先人辭世祿勉思以文德易武功今鼎遷社改無可爲力者惟持此志上告列祖在天耳僕生平學凡三變弱冠時爲古文詞詩歌欲與當世知名士角逐於翰墨之場旣乃薄其所爲無益之言以惑世盜名勝國之季可監矣已乃攻經國有用之學謂天未厭亂有膺圖籙者出舍我其誰時與諸同人兄弟自有書契以至今日之制度無弗考索遺意論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迂遠而典考志諸書所載有心人按圖布之有餘矣而塗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無

成書其君相之經營搆建與有司之所奉行學士大夫之風尙源流今日失考後來者何所據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難以身殉爲其玄曾乃不能盡心網羅以備殘略死尙可以見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來迄今廿年閒隱忍史局棄妻子兄弟不顧誠欲有所冀也凡此皆僕未白之衷君深知我故爲君詳之他日身後之狀君豈得委哉自此己巳庚午以迄戊寅十年之閒雞鳴風雨談之往往徹夜不休予初聞以爲先生姑妄言耳孰知戊寅京邸一別遂成千古耶先生生平無他欣慕惟讀書取友以爲終歲課程予謂其神王氣鬱天必畱爲龜鑑以惠我同人乃勞心過甚精神耗竭遂棄予逝耶今日言猶在耳而音容已不可復追遺書死後多爲輕薄所竊其孤世標歉然慮失先生之眞以予從先生京邸談最久故乞

爲狀其槩如此若其生平謙退不伐矜人之長恤人之急友愛兄弟子姪篤於親故孳孳考索不知人世復有何者足動其嗜好蓋古人之行而非今人之所易有也因括十年所聞見而筆之以告當世之知先生者知予非阿好而爲河漢之言也先生諱斯同字季野晚號石園原配莊氏繼配傅氏子一世標標子二承祜人敵尙生於前明崇禎十一年正月廿四日戌時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京邸王司空儼齋明史館中儼齋命人送柩還寧波其孤世標迎之不遇今權厝於西郊祖塋之側所著書數十種有儒林宗派八卷廟制圖考四卷讀禮通考九十卷爲徐司寇乾學所纂刻於徐氏傳是樓中周正彙考八卷羣書疑辨十二卷石經考二卷明通鑑若干卷散失明史列傳二百卷存史館中明史表十三卷明歷朝宰輔彙考八卷明

史河渠考十二卷補歷代史表已刻五十三卷未刻若干卷歷代紀元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崑崙河源考二卷石鼓文考一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難難一卷散失詩文集八卷明樂府二卷至於表傳之作與安魂泉壤則有待於當世闡微顯幽之君子

爾昌案季野先生碑傳集已錄有黃主一撰墓志謝山竹汀兩傳吾友尹石公近以菴石此文見示述季野志事頗足與志傳相證發天朝閣集傳本不多亟錄之衍石原列季野經學中本集經學一門排印已竟故入諸文學

碑傳集補卷四十五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二

閔賓連墓表

張符騷

三十年前當康熙乙亥之夏予因王武徵識賓連賓連語予曰
惜不令錢湘靈見子也湘靈嘗言自王于一死而揚州無古文
自吳野人死而揚州無詩使湘靈見子所作豈敢遽出斯言哉
自是予入郡必過賓連賓連一日又慨然曰古文一道天下雖
大家寥寥無人易堂往矣繼起樹幟者非子而誰易堂者寧都魏
禧也又曰繼自今幸益進以經術時予年纔三十餘荏苒幾一
世常愧賓連所云也予非好諛者顧賓連承易堂于一野人及
雷伯顛孫豹人諸先生之烈操繩尺相天下士斤斤不妄許可

一時浮猿之士罕當其意者而乃獨愛重予予是以常誌知己之感於不誼也賓連病時猶使人負出廳事見予既死其後妻及長子婦皆死仲婦及孫又死所存惟仲孝磋僕然重兩耳賣卜於市無人念其爲賓連子者劉闇齋獨遇而矜之與予謀所以全其生者予竟不知賓連猶掩淺土也急買地蜀岡封之而仍表其墓蓋距賓連之死已二十有一年古之文人多不能保其身後卽近年如野人伯顛槩可見矣而賓連尤甚蓋名高造物所忌無足怪者賓連眼明口直工詩札及行楷篆籀所藏經籍玩好蕩然無遺獨纂黃山志行世既久遺籍聞在吳劍宜家將求而梓之並爲仲續娶延賓連一綫之祀未知造物意竟何如也賓連徽州歙縣人寓江都籍揚州府學生諱麟嗣一字檀林以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五日沒年七十七賓連手疏其五

世祖曰顯通配汪氏高祖源清配王氏皆墓在環山源清又配李氏葬閔家山曾祖世錦配胡氏墓在龍潭社皆有碑祖承伊配朱氏前母方氏前妻程氏並祔龍潭之兆考覲文別葬長翰山生母陳氏又別葬富饒仲言賓連因省墓而病以至於死餘不能知徽俗惑於風水喜分金跡是言之竟何利而自環山屈指而計又豈獨賓連有庭堅不祀之懼乎予表賓連亦存其五世也

蔡德文先生墓誌銘

費錫璜

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文先生蔡公瞻岷暨元配朱孺人合葬於揚州廟山北麓子棠徵銘於錫璜錫璜曰嗚呼先生抱偉略其實學可以康斯民而不克用于世學聖人之道能致於用不徒爲空言而人不克知其或知者皆先生之末也

凡今之世孰是言理河言禦邊言足餉言救荒數大經濟者乎
惟先生能然孰是核聖人經義諳近代典章如火照籌計叩之
不竭者乎惟先生能然孰是急友朋之難不避強禦不惕利害
者乎唯先生能然孰是以身行道始自家門推之天下順是義
則者乎惟先生能然孰是韋布入座貂褸減色使王公將相失
貴者乎惟先生能然自先生卒言政言典言學言義如失模範
亡繩尺海內鮮不痛之其葬也烏可不誌乎先生諱廷治字瞻
岷私諡德文先生徽州休寧人年六十以本年五月十三日卒
後六月而葬從遺命也注易詩書春秋儀禮論語大學中庸孟
子荀子數十卷藏于家銘曰
吾師乎吾師乎不用其道于天下而死于野耶公之死不死一
也公之傳不傳錫璜之責也

又蔡廷治傳

劉師培

蔡廷治字潤汝先世安徽潁州人先世從明成祖南下戰死德州世襲錦衣衛百戶至五世祖某以得罪戍揚州因家焉故廷治遂爲揚州人蔡氏雖起武功然先世多慷慨好義廷治生而好讀書年十餘盡通六經百家之說卓犖具大志時值明季內外交訌廷治察時變日急慨然具用世志及高傑將兵江北日屠戮百姓其卒貫小兒槩上以戲所至爲墟廷治欲責以大義作書致傑傑購之急乃移家於南鄉霍家橋居逾年清兵南下又逾年復移家入郡城時郡中人民寥落親朋故舊凋謝幾盡而廷治年未三十其親勸之應舉乃補府學生員繼棄去授徒課子以終其身閒從騷人墨客游或以醫佐貧時徐石騏在太湖聞而歎曰蔡子其今之嚴君乎惜無揚子雲何因作詩贈

之有絕世高人蔡潤汝語及王貽上司理揚州招致名士廷治
一往謁勸之賦詩笑不應故詩名不顯竟以是終其身廷治之
學長於治易當年未弱冠卽有志讀經泛濫程邵諸書兼覽道
藏釋典旁及魏伯陽參同契欲博涉以求其趣繼知其無當欲
盡掃陳言獨標真悟先是吳人程雲莊以治易聞其學雜糅儒
佛兼通名家公孫龍之言精言名理作大衍極數諸書分爲三
門一曰辨塵二曰辨色三曰辨物謂學者當從真悟入非語言
文字所能窮又作大學定序諸書以授里人李三蕢三蕢字德
音結易墅於蘇州齊門東盡得雲莊之傳廷治旣學易欲求雲
莊書乃渡江謁三蕢三蕢聞其言謂雲莊之學得君而傳遂出
書相授廷治得其書以爲二千年來所未有遂卽雲莊之說補
其所不及作大易觀玩一書謂易之爲書原始要終必推之天

地未交以前又謂學易者當置身包羲前以參真悟若焦京管邵之徒以五行生尅爲易自命高明而通儒若虞鄭又不知象數爲何物逞爲空談同聲附和累千百家叩其所言浮游恟恍昧於作易之旨其立說之奇有若此後里人焦循得其書謂觀其所論不襲前人窠臼遠出喬萊易俟上廷治旣治易別注書詩禮記春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八書各有序文一篇以揭其旨大抵謂人心之壞由於虛文聖人作禮記春秋陳列虛儀以審世變所由來故中庸歸於無聲臭論語歸於知命孟子歸於無有乎爾皆指束於禮文而不知自悟言者也故讀經當玩其真悟否則莊子所謂筌蹄也焦循謂其說出於老莊非儒家所宜言然其書亦失傳殆學者因其好異而去之乎廷治壯年雖治經然其晚年則專治莊子謂不可一日無此書謂三代之道

由親親以及於長長由是有尊親等殺由是有禮樂政刑至於
莊子則舍孝弟而尚靜虛以此爲無爲之道欲截去枝幹以徒
固其根後之儒者必斥莊子以爲背於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
備於六經六經雖言有爲然有爲者聖人之迹而莊子無爲則
得聖人之本真故惟莊子能知聖人惟聖人必用莊子莊子真
目擊道存之人哉又謂古今注莊子者不下數十家高者視爲
寓言以爲微言見真理卑者援引仙術以參同之說附會於其
閒故近人之學莊者不過宅心清曠自謂不爲外物所撓實則
以清曠自適卽係攬於外物不知自反若夫以氣學口訣謂之
學莊實則參同之語興而莊子之學已亡夫莊子之學在北冥
南冥鯤以象北鵬以象南曰六月曰九萬南北冥之數也所異
於大易者從息見六從冥用九爲莊子之九六不得用大易之

門耳海運天地要在能徙徙本於怒卽齊物論所謂怒者誰耶是也知徙則搏九萬而得南冥之用乃能從冥中升騰變化花之開鳥之鳴日升月沈寒暑推遷治亂循環任紛紜萬端變態千狀無往非寓卽無往非真其理均前人所未發又作注莊子序一篇其言曰嗚呼三代後殺人至盈城盈野何其慘也其禍始於爭地爭城爭之害起於聲色貨財貪財好色由於耳目紛拏不知虛靜以莊子虛靜之學洗滌末世人心變化秦漢後兼并鬪奪女寵宦官聚斂暴酷之習豈非沸湯烈焰中披以清風濯之冰雪乎又爲柳某作山中閒言序謂今之號稱高隱者覩芳華而忻然喜聽好鳥而怡然悅不過供耳目之玩較貪財貪聲貪色清濁不同然其爲外物所奪其喪本真則一也里中王心湛讀之以爲得絃外之音其所著之文別有易玩室文若干

卷卒於康熙 十 年年六十有八子一名宙明

劉子曰吾讀全樹山鮎埼亭集言程雲莊之學雜糅儒佛兼言
名理未嘗不歆其所學之奇厥後徵考鄉邦文獻得廷治事兼
讀其遺著數篇知廷治之學出於雲莊夫廷治之說易說莊固
未必盡合本書之旨然考其所言仍多得之於佛典廷治之意
以爲世界萬惡皆起於貪召天下之亂固由於貪卽遂一己之
高亦不得不謂之貪蓋不能視事物爲真空雖所注之物不同
其玩物喪志則一也由斯意而推擴之則必心與事物無希戀
舉外界之境咸不足以惑吾心如是而後可謂眞學其所發明
雖以宋明諸巨儒所見之理誠未能若是之超也若廷治者殆
可謂窮心理本源者矣惜遺著失傳不獲與心齋卓吾競名悲
夫

三十六湖草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李必恆字北岳高郵人少善病稍長以詩文馳名郡邑然數奇每足踏省闈輒報罷旣耗不得志則發爲幽憂之疾呻吟床竇經歲始出戶庭而肝火內燔耳官忽爾失職殷桐高寄詩所云仲車嗟病蹟者是已康熙三十六年法駕親征朔漠奏凱班師奉檄作饒歌千五百言以獻高古恢闔得未曾有時商邱宋公撫吳一見大驚亟招致入幕府待以上賓爲其疾故更字曰百藥取唐賢命名意且音同也商邱公最好賢能得士禮羅遍大江南北曾選刻十五子詩行世紙貴一時中所錄百藥詩獨夥方欲以姓名薦達而百藥苦塊之餘不幸短命死矣悲夫十五子者當刻詩時俱未遇其後傳臚唱者三人而王樓村則掇大魁躋卿貳者四君而蔣南沙遂登政府餘亦各取巍科膺華

選而接踵飛騰以去其鬱鬱死隴下者隴西生一人耳天之降才其愛惜而護持之等也而福命顧相懸若此豈落花隨風簾茵藩溷將惟其所適耶不可解矣然所爲詩具在瞻博雄奇如韓愈盧仝之彈壓百怪追逐蔣王之閒曾無愧色固自有其不朽者存矣又奚憾焉

竹栗山莊詩鈔小傳

鄭方坤

殷暉字桐高高郵人少日以駢體擅場而于詩學尤邃德州田山蘊先生督學江南最所激賞用高才異等貢入太學司成某公者雍試以石鼓命題賦七言古詩百二十韻於縱橫排冪中仍復金和玉節神彩爛然以之追逐韓蘇亦可云如驂之靳也既教習期滿當授職未肯遽捧檄出足踏鎖闈屢報罷丁酉再厄副車作詩自悼有鴻溝畫斷飛難越鯉尾燒殘化未全姓氏

一般書淡墨頭銜兩次號明經之句自是絕意名場不作月地雲階想矣謁選得太原令桐高固循良吏而困悞無華不能得當路要人意坐是不安其位又前官逋負纍纍始而月沒星替繼且李代桃僵歲籥屢更始得恩免歸里更十餘稔乃卒計其年已開九袞矣桐高留京頗久不佞少日卽與結紀羣交最喜其有韻之言時侍親易水上歲一至都則攜箋箠種種索書近作而桐高亦欣然命筆無所靳固一日忽撫膺歎曰僕老矣力不能自永其傳名山不朽之業將於賢輩乎託時愕眙不能答一語電掣星移旣歷三紀適有鈔詩之役亟從其後人覓全稿追維疇曩之言幾成夙讖區分甲乙異日將繡梓以行文章有神亦詩家一大公案也

陳勳天小傳

唐英

石印本四一三
陳思相字勳天莒莠其別號也其先世隸平西藩下我朝定鼎之初平西駐劄滇南父某爲平西屬大僚時勳天已舉孝廉列滇南十才子之一迨平西逆命天討蕩平凡隸其藩下之員弁家屬咸械繫來京勳天其一也時聖祖仁皇帝熙洽昌明注意人物廉得其才名赦之使供值武英殿充辦古今典籍刊刻之事月賞廩旣予與今大府高公東軒先生猶及與之同事數十年故其爲人梗概得之目覩者頗詳第以俘虜之身繫逮萬里抵京之後貧窶困頓傍觀者爲之不堪而勳天澹如也性孤介質樸不善與人相接治心口本色眞誠篤摯如不識字人故所與同事咸以迂癡視之暇則終日卻掃枯坐人偶有呼之者回頭愕視噤無片言卽侮弄唾謔置若罔聞故常有野鹿之號家雖貧能守志不苟相識縱貴介富室從無一語及乞索稱貸事

有以禮餽之者少則受大謝之遇有窘迫枵腹糞日坦然不以寒酸狀示人所與契合者三四人率皆鄉塾韋布之士常攜匏樽市脯就其家則怡然相對酬酢盡歡醉則嘯詠譚諧拍手狂歌而已善書法不擇筆楮率意揮灑致趣天成喜作米海嶽草書而奇峭古勁過之人有索者磨墨濡毫飲之以酒立就五七十紙不倦常戲署以米芾字款襍工仿舊裝潢貨之多獲重值雖博古家不能辨也閒有獲重值而分其餘羨以遺之者笑而卻之詢之則曰寫字破悶飲我一醉大可人意我不攢使襄陽錢也此時日下米字盛行多出其手購求貢之大內者甚多竟至上動宸聰垂問索察勢不能隱人皆爲之寒心彼則貿貿自若及核其僞冒射利之事書則有之利則無與也聖明奇而宥之第戒其毋再作米家書款而勦天之名由是益著有子二三

人其室人既逝人勸以附塾讀書則曰貧不能也勸以自教則曰我尤不能也叩其故則曰教者授也學者效也我教我子卽使我子似我世則何取乎我又何取乎我子也聽之可耳家貧無書讀蕭然環堵中所日相對者跛案髡筆凹硯殘墨之外無長物偶得稗官野史則手把哦吟津津如有會人有以險僻典故叩之者靡不詳悉根柢百無一窮至於子史經籍今古中祕之書又源源本本融會貫通悉皆探囊而出不事稽索如建瓴注水不能窺其涯岸也同事少年輩往往以至鄙極陋之題難之亦皆連篇累牘咄嗟應之人雖訝其敏博而勦天究未嘗聲律推敲爲斤斤偶有吟詠酬應旋成旋燬從無稿記時東軒具眼嗜學每憐重而就正之予則少年粗疏不解文翰雖同事數年忽忽失之今東軒文章著作推重當代類得力于勦天非尋

常章句家所能爲役也乾隆己未予與東軒相遇於淮陰談及
勳天不勝人琴之感擬欲傳其人刊其詩苦散軼零落無可收
拾適楚人鍊遂翁劉瑄白者勳天塾友之一也時亦客淮行笥
中檢得勳天詩一百十二首文賦四篇大抵皆入值時草率酬
應之作雖一斑一鬣而就其命意落筆一爲追想如窺全豹如
味太羹令人深過後之思至其生平著作與閱歷玩賞交游贈
答之章想俱歸溘南劫灰中矣雖然勳天沒且久茲猶得以遺
集傳其學品行事存姓氏于身世偏仄時命連蹇之餘要皆聖
鑒知人天恩浩蕩之所遺留于無盡得不謂之厚幸邪行鐫其
稿爰次其略以爲知勳天者道諒東軒先生當不以予言爲河
漢也

溫睿臨傳

湖州府志

溫睿臨字鄰翼號晒園烏程人康熙四十四年舉人以詩古文
雄於時性伉直好面折人過游京師卿相皆敬禮之移書禮部
侍郎嚴我斯以爲國學不可無人才因上其議適回籍議遂寢
雅意著述與四明萬斯同交善時斯同在史館方輯明史語睿
臨曰鼎革之際事變煩多金陵閩粵播遷王師歷年二十遺事
零落及今時故老猶存遺文尙在可網羅也子盍輯而志之成
一書乎睿臨曰諾在京邸放廢無事因錄得野史數十種薈萃
成書題曰南疆逸史

方息翁先生傳

蕭穆

先生姓方氏諱世舉字扶南晚年自號息翁世皆稱曰息翁先
生桐城方氏故華族冠蓋相望先生獨與從弟貞觀世稱曰南
堂先生並以詩鳴天性高曠不求聞達少遊秀水朱太史彝尊

之門多見古書祕本博學篤行康熙閒北遊京師賢豪長者多就唱和質疑辨難無虛日名譽日起臨川李巨來督部尤推重焉嘗以先生所賦長篇險韻張諸廣座誇耀同人中年以本宗孝標學士書案牽連遠戍塞外雍正元年恩詔放歸田里嘗寓揚州時朝廷方開博學宏詞科某侍郎欲羅致先生舉以應詔婉謝不就生平所閱古今載籍均有評訂或屢加塗改上下朱墨交錯其議論考據多有前人所未及者少年好爲詩歌卷軸甚富晚年多所芟削所訂詩集斷自甲辰南歸以後嘗見友人顧嗣立俠君箋注韓詩於韓公身世多有不合乃鈎稽羣籍發明旨趣爲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遂嗜韓詩長篇瑰譎亦往往似之年八十餘於廣坐酒闌鐙炮中伸紙濡墨頃刻數千言不復斤斤繩墨而精采不少衰其族子宜田宮保觀承撫

浙時屢以書訂期請遊覽武林山水卒不往復書曰野人方與
故里諸朋舊日劇譚會吟掀髯鼓掌以爲樂乃欲以爰居享我
耶其襟懷高曠若此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年八十有五所
著江關集春及草堂詩鈔漢書辯注世說考義家塾恆言蘭叢
詩話已久行世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兩淮鹽運使盧公見
曾爲刊於揚州又有李義山詩集箋注其表弟江都程太史夢
星借刊之世多有其書余欲搜先生生平評訂羣書芟繁揭要
勒爲一書名曰春及草堂筆記久之未就乃撮其出處學行大
略爲之傳以示讀先生之書者有所考焉

吳繡谷先生行狀

張燾

繡谷先生以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其
子城裒其行事踵予請狀予與先生交垂兩世雖其言之無文

義不可以辭乃屬次而爲之狀曰先生諱焯字尺鳧別字繡谷世居歙西巖塘高祖尙寵奉其考應嵩遷杭遂爲杭人曾祖大鏌祖名溢前明諸生以學行著聲復社晚歲構葯園于城東與嚴子餐柴虎臣祁止祥范文白諸先輩吟賞其中有葯園盍簪集考維楨有當世才康熙甲寅閩逆煽亂嘗捐千金贖被掠子女爲好義者倡首制府李文襄公深獎異焉以長子炳貴覃恩勅封國子監學正今以第五子之煊任江南常州府通判勅贈如其官贈公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少而敏慧九歲能詩十六補學官弟子卽耽意羣籍多所該覽尋貢成均名益起四方賓友咸造門上謁所至雖老宿無不站屣迎者嘗與西河竹垞兩太史暨一時主客講學沈昭嗣園西河詢格物同異眾未置對時先生居下座大言曰本末物也知本卽物格矣因舉黎立武管

東溟羅近溪諸家指意相往返西河遽起執手太息稱畏友云
康熙乙酉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獻詩行在方是時俊髦輻輳
飾文辭自進者以百數不稱者多報罷先生獨奏對稱善蒙賜
御箭命隨行而以伯兄比部公下世贈公年髦當侍養遂力辭
不就丁亥翠華再幸浙江先生奏進歲華紀麗續編十卷聖因
寺志四卷海潮集說三卷復蒙溫旨海潮集說經朕特留覽餘
並宣付內閣其見恩遇如此先生藏書不下數萬卷元鈔宋槧
購常不貲一書必兼數本相參比有所舉正輒疏其顛末而甄
識之海內證索家推爲第一性彊幹居常應會酬答率盡朝晡
稍隙輒坐瓶花齋籤帙縱橫手自點勘至夜分乃罷讀書務精
小學謂漢世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
之課最者以爲史書令史其重如此今世儒搗筆爲時藝所循

用字不滿百然且音訛義替而篆籀古文至終其身弗能辨然則今之老生母乃有媿于漢之童子乎故於六書至爲熟治如辨鹽豉之豉當從未爲古菽字苴藉之苴入麻韻者當讀如巴引蜀本紀注爲證栝非卽栝當從佩臚分見出入之出廣韻祇去入二聲廖文英誤增入灰韻其審覈多此類又以許氏說文所引經傳多與經典釋文不相應嘗與無錫朱贊皇析說文分編經傳以補釋文之未備又以吾杭爲吳越建國南宋行都前人摩崖刻石多在湖山而歲久文字皴剝遂以蕪沒往往乘暇攜揚工徧歷幽阻見輒摩抄別薛拓其文以歸久之成軼因稽校史籍綴以論述作武林金石考而惜其書皆未成世莫得見也先生口諧善論稱說舊聞靡靡可聽故錢塘令南樂魏暉延先生分纂縣志同局裘庶常璉從問南宋麴院故跡先生偶舉

周少隱集中論事書其造麴之法入稅之數覩縷如指覩庶常
爲之竦顏歎服自其羈屢稱詩汎濫眾製漢魏而下皆能沿其
流別裁僞體婢羣雅以合作者之意中年以後爲詞兢兢去上
二字之別友人厲君鶚稱其紆徐幽邃恂悅綿麗在周清真張
玉田諸人閒蓋篤論焉生平伉爽重義與人無纖芥振乏解紛
常傾身赴險阨遠近歸往慕思之至今先是贈公用鹽筴起先
生紹其業臺使者下車咸屬以季事季事者辦一年引課之事
也先生神識通敏詳閑時要所指切處奏並中機宜當事多嚮
納之雍正己酉制府彭城李公以先生尙義急公有裨漕政爲
疏請于朝議敘正八品用辛亥公又聘修浙江通志及西湖志
時授簡者二十餘人兩志古蹟皆先生屬草先生考證詳確多
人所未發如論宋太廟謂欽宗未嘗缺祀其升祔日月見于宋

史田志以無配享功臣而誤又謂錢塘舊縣治唐宋皆在錢塘門內其遷紀家橋自南渡始萬歷府志不足據東坡寄題東陽水樂亭詩自云爲東陽令王槩作見梅溪輯注咸淳志辨之爲非他若西陵城卽越王城陸務觀誤分爲二風渚在吳興金鵝山路史誤入錢塘諸所辨皆一正舊志之譌語多不具述歲癸丑世宗憲皇帝倣康熙己未故事開制科取士浙江有司首擬上先生名予友杭君世駿亦自京師貽書勸駕先生當以詩有野人自信非毛遂先達何緣薦陸機之句蓋其時已嬰疾入秋遂不起矣先生所著葯園詩稿二卷渚陸鴻飛集一卷玲瓏簾詞一卷南宋雜事詩一卷已行世外有繡谷文集蟬花集荒谿稿征梭稿魚脫軒詩集詞集繡谷叢說繡谷書跋中和樂新章合二十餘卷並藏於家嗚呼先生少壯發聞于東南士論皆以

宜光本朝備著作顧屑屑從舉場四十餘年卒無所遇方今朝
廷闕大科公卿交章論薦此亦班揚之選何異而先生又遽已
奄忽不能以其身待蓋其命也然而流聲遺書卓然在人夫卽
無所得於生而將有所傳於後固可以無惑矣謹狀

馬山人傳

李錯

長海氏那蘭字匯川清癡其號也先世爲烏拉部長其高祖蘇
伯海率所部歸我太祖高皇帝授都堂父馬期累官都統以平
滇功晉鎮安將軍守滇伯叔兄弟並後先登顯秩山人初肆舉
子業非所好去繼以鎮安功予蔭又不就其伯氏爲之請補民
部後庫使檄下矣山人始知之復堅臥不肯起母太夫人怪之
山人曰庫使司帑藏歲豐入懼及焉逃死非逃富也太夫人賢
聽之遂布衣終其身山人冲遠任真趣囊括一切了無容心遇

佳客每疊疊譚再叩之則忘之矣杖笠有所如行輒遺之不覺也博古多識辨金石器往往而中酷嗜畫當意則傾篋購之嘗襲裘往弔所親劉氏喪劉氏貧事不辦山人濟之解其裘歸塗見未見書買之解其衣由是中寒疾乃夷然伏枕曰獲多矣山人既不事生產家遂中落然衣食或不給而所好未或移臧獲別有所之者聽大司寇巢可託寄齋牧山居士圖清格月坡並有別墅據佳勝每遲山人至輒林陬水涯相探索或篝燈命酒商榷所聞長安傳之舉以爲僮事云山人中歲愛易水之雷谿築大益菴復自號雷谿居士大益菴主晚入長安居委巷又顏其閣曰玉衡懸畫四壁對之吟諷其詩矩矱古人而不膠於固斷句尤冠絕一時聲稱藉甚王公貴游爭欲識之而山人落落任放如故云乾隆九年三月卒年六十有七

李眉山先生傳

互見逸民

陳景元

李眉山名錯字鐵君其先居琅邪後遷遼世傳爲遼東李氏父
輝祖以操行敦厚且積功歷官楚制軍晉司寇嘗爲蜀方伯生
眉山遂以爲號云眉山故貴介然家無餘資以先人之廉也好
讀書務窮源本爲古詩有漢魏陶謝風其它得少陵神采而屏
絕靡雜以故以詩傳若其有良史材則人莫之識積二十年著
尙史凡八十餘萬言貫左國之離析補龍門之遺失訖秦嬴始
于黃帝班掾以下莫能及也素貧不得刊布惜哉惜哉眉山旣
肆于文不樂仕宦門功凡八職輒病不就襲居于盤與田父野
老相周旋築室廡峰又自號曰廡青山大歲丙寅年六十有一
矣

李眉山生壙志

陳梓

廬青山人李錯字鐵君號眉生奉天鐵嶺人司寇蒲陽公季子也髫齡通四聲辨小篆長更倜儻初筮仕輒罷去山人勤讀書不事生產好遊覽山水嘗歷楚蜀晉魏齊吳越南薄海北絕大漠東涉遼有所會心輒沈吟延佇或窮險極幽據拾放失遇有道者必質所疑叩精理晚遊盤山愛其幽邃買田徙居築斗室曰睫巢著焦明賦以見志癖嗜茶所至奚負鐻以從每茶煙起樵者咸識之曰山人在是也山氓饗甚畀以田不課租果蓏熟恣取不設禁兼周其乏乾隆丙辰慎郡王暨少司馬德公沛舉山人應博學鴻詞試不合又罷去山人謹持躬然慷慨尙氣節鄉里不平事得一言輒冰釋孝子朱噉貧不能舉二親喪典粥濟之與長洲劉震吳縣陳淇友善其歿也各經紀其喪歸劉概於吳嗟夫山人其古處者乎山人方頤修髯莊凝如畫工詩古

本草書旁及術數著尙書春秋解及尙史共數十卷藏於家自
傷年近六十未有子預爲生壙因余友祝君游龍走書數千里
屬余爲志祝君非妄許人者遂本山人家傳志其略且爲之銘
銘曰

盤山之谷雲巖巖山人不來谷虛待谷音登然山人臥嵐光掣
電虹夜墮蒼蒼碑薛宿星斗石可泐兮名不朽

蔗塘詩鈔小傳 鄭方坤

查爲仁字心穀旣罹患難而導師爲贈道號曰蓮坡故又稱蓮
坡居士云本浙江籍而僑居帝里且三世遂爲宛平人年十九
舉鄉試第一是爲康熙之辛卯科主試事者武進司農恭毅趙
公也公故以革銅商事與執金吾陶和氣者相水火欲甘心焉
謂榜首固富人子且少年名不出里閭是奇貨可居遂鉤致以

興大獄旣鍛鍊成而心穀當死罪長繫請室越八年始邀矜釋
嗚呼悽矣心穀固才士旣顛蹶無生理乃就白雲司葺板屋數
閒日讀書習靜其中高雲上人爲榜曰花影菴七略四庫恣意
佃漁結撰爲工篇章日富其自序云綴毫肺石之上染煙牢戶
之中比諸候蚤寒蟬自據胸臆含酸茹歎詞意歉然然鏗訇陶
冶實能與古人相頡頏一時名士贈答頗煩張得天尙書至稱
爲唐子畏後身而嘆惜其有才無命因憶當心穀下獄之秋余
方齟齬遠近喧傳僉謂其不識一丁字如虞山所嘲一元氏然
者孰知其爲慧業文人而才藻橫飛若此也哉心穀旣出獄則
結園沾水之西臨流植援閉門疊石賦夕煙於琴幌吟曉日於
書床而津門爲水陸之衝去京師十舍而近冠蓋相錯賓至如
歸投轄贈鞭徵歌對酒許渭符司馬所云庇人孫北海置驛鄭

南陽而高宗上孝廉亦有東山麗句諧絲竹北海名賢共酒尊
及甲部攤經丁部史紅兒記拍雪兒歌之贈三復微哦猶令人
想見名士之風流太平之盛事也已

吳山夫先生傳

韓夢周

先生姓吳氏名玉搢字藉五號山夫淮之山陽人父定謚康熙
甲子舉人官廣德州學正母某氏先生八九歲卽喜辨識古字
積數十年久且專遂成一家學淮安爲江南名區地大而多材
國朝以來風尙屢變初競爲詩歌古文詞旣又究切於制義南
北方學者各以聲氣相應或客其地相與講劇以成業以故淮
多知名士先生稍後出獨究心於六書合異同之迹析傳流之
變形聲旣明訓詁斯定因以考辨經義糾謬正訛遂大得其指
歸當是時淮安諸老輩相繼凋謝先生歸然獨重於時平生著

述不下十餘種而說文引經考金石存別雅六書述部敍考爲
功尤偉先生孤懷獨寄人莫測其所存嘗南浮大江衍流所極
訪求逸士歷險探幽冀出往古祕奧又以窮冬匹馬走塞上登
居庸關考山川阻夷就戍卒野老詢古戰爭勝敗處徘徊叢莽
落日中至竟日不得食搜其碑刻而還先生抱所學旣無用於
世晚乃以明經訓導鳳陽時士人多汨於俗學與語不卽解不
能廣其傳故嘗顧予慨然太息恐其學之久且湮也家貧甚父
歿母年暮先生日率諸弟就榻前笑語以爲樂後爲鮮民雖篤
老睹先人手口澤未嘗不流涕所著詩古文詞不爲鏤刻而自
中理有集三十卷藏於家年七十有六以卒子初枚次枚
論曰韓退之有言爲文須識字故嘗寶蓄蝌蚪書又嘗登岫巘
山索禹碑表彰石鼓欲儕之二雅乃知古通人學士未有不究

心於此者吳先生之書更達於六藝其爲用益溥矣然則窮經稽古之士烏可不鄭重而祕惜之哉

瞰江山人傳

盧文弨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之東南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迺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釁起家庭閒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傳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然任汝爲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戀戀不肯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

律身以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益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肯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飢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穽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曠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旣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讐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讒言繁興而終不得聞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曠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燄張甚縣官頗右之山人以一身擋拄其閒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蒼毓邢秀才象三成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

道士守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界學
胥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
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
強顏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曩文昭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
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
辭并要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
山講席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
必取正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蓄書數千卷山人校
讎幾徧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
愛山人閒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
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
體例與黃東發日鈔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

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姓趙氏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類墮也晚復更名曦明考雨若處士余嘗爲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眾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既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冲澗演迤不爲震盪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

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
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漣不能已於質亡之歎也

朱處士墓表

江藩

處士名質字二亭江都人幼遭父喪哭泣盡禮雖不杖之年而
能病也事母以孝聞鄉人無閒言處士生而穎悟十三歲卽能
爲五七言詩因家貧棄舉子業服賈以養母自號市人處士少
習拳勇市中有犯之者不與校雖與屠沽雜處然手一編弗
徹夜則閉戶讀至雞鳴猶朗朗誦不已市人恆笑之中年博通
史籍肆力爲詩古文桂林陳文恭公見先生所作前明郝公景
春紀畧經濟纂要諸篇稱爲奇才謂門生姜忠基曰子爲我招
之來京師忠基至江都致文恭公命處士以母老不敢遠離辭
高宗純皇帝開四庫館思得如楊雄劉向之徒校讐古籍兩江

總督高文端公耳處士名札致金教授兆燕將薦之於朝處士曰吾深山之麋鹿也豈可裹以章服哉力辭不就是時其族叔隸旗籍名孝純者官泰安知府折柬招處士爲泰山之游乃探仙闕神府之幽蹟訪五祠三廟之遺踪得詩數十首而返後孝純遷兩淮鹽運使處士絕不與聞公事唯與孝純飲酒賦詩而已處士家無餘財好周人之急友人金某夫婦病卒爲之殯殮養其子女十有餘年疏戚程某貧無所歸寄食處士家死後教養程某二子皆得成立金徵君農客江都既老且病處士延之於家其歿也杭太史大宗鳩金治喪事以餘金畀處士蓋欲償處士供膳之資也處士盡與徵君之嗣子又有比鄰杜母其子不肖所蓄金珠藏於匣中恐爲其子竊取寄處士家他人不知也杜母死處士置之柩前封識宛然其子感泣遂改行爲善邦

人稱爲獨行君子非虛語也及其爲詩文根柢經史如有原之水挹而不窮韓子曰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於處士見之矣嘉慶二年正月三日召弟子張居壽葉舟薛本李文英四人謂之曰吾於七日與諸君別矣讀書惟正心誠意爲第一義富貴如浮雲耳復命其子曰傳云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可乞貸於親友吾平生無絲粟累人勿使吾身後蒙不潔名也至初七日端坐而逝卒年八十以嘉慶某年某月葬於某鄉子一慎履歲貢生乾隆四十三年處士見藩歌詩屬張居壽爲介紹引爲忘年之交處士之韜耀絕機含和隱璞藩知之最深乃作石表之文以著清風於來葉焉

汪啟淑傳

徽州府志

汪啟淑字慎儀號詡菴歛綿潭人治鹽於浙寓居錢塘工詩好

古與顧之珽朱樟杭世駿厲鶚諸人相倡和繼西泠諸子之軌
援例爲工部郎擢兵部職方司郎中藏書甲江南乾隆三十七
年應詔進獻精醇祕本多至五百餘種時惟浙江鮑士恭范懋
柱兩淮馬裕克與之埒明年發還原書四人並邀宸獎賞古今
圖書集成一部別於啓淑所進建康實錄錢塘遺事親題二詩
以賜後四年賜平定伊犁戰圖一冊五十二年賜小金川戰圖
一冊生平搜香秦漢圖章甚富晶玉甕銅金石犀象無一不備
有集古印存三十二卷飛鴻堂印譜四十卷漢銅印叢退齋印
類等譜共二十餘種行世所著有詡菴詩存印人傳水曹清暇
錄諸刻孫其佩亦輯有飛鴻堂小成集古小成印譜錢塘梁侍
講同書爲之序

吳騫傳

杭州府志

吳騫字槎客海寧諸生負異稟過目成誦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校勘精審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與陳鱣講訓詁之學所爲詩文詞旨渾厚氣韻蕭逸晚益深造不屑爲流俗之作四方賢士大夫每過從必觴詠連日妻魏咄嗟力辦既而魏膺病欲爲騫置妾適騫客杭魏納平湖良家女騫歸以爲義女物色海鹽名家子嫁之時高其義子壽照字南輝乾隆五十一年舉人長文選學壽暘字虞臣嘗取蘇詩依宋本編次拾遺補闕爲一集見者歎賞

越州七詩人小傳

蔣士銓

劉文蔚字伊重一字豹君號柑亭穎悟絕人髫年卽工吟詠父宛委山人本越中老詩家門內釵笄皆嫺于風雅每持君卍角令口占爲樂及長就試才名振數郡借里中商盤周長發等結

西園十子吟社商周末幾皆得第去君感慨出遊兩粵才氣益
奇數年歸始補博士弟子員中鄉舉復失者再鄧公鍾岳來視
學舉君優行貢太學譽滿京雒閒尋以親病歸里孫公灝主葢
山講席最重君文行有國士之目君慷慨慈諒與人交有終始
周急排難至典裘鬻書不少悔平生教授里門又曾主講睢陽
書院南北知名之士出門下者科第相繼起君獨以明經老稱
詩人於鑑湖蘭渚閒海曲知君名者交惜之而君泊如也有石
帆詩鈔八卷環翠軒稟四卷得忠孝遺旨世謂不愧遂安念臺
兩公之後云

陳法乾字惕夫號月泉諸暨人爲洪綬族孫具巧慧凡曲藝事
併學之日嘔血不輟二十餘髮盡白試輒冠諸生乾隆壬申爲
學使激賞將以充選士尋阻於郡守益貧困出遊燕趙吳楚兩

石印本四一三
二二二
粵歷十餘年無所遇性坦率樂道人善屢蹶無愠色尤敏于詩
歲積數百首稍歉卽芟去存秋暉樓集六卷後改名芝圖乾隆
癸巳客福建薩將軍幕病卒

劉鳴玉字鳳岡號封山山陰人性機警多才藝工制義善詩古
文辭蜚聲庠序每試必第一鉅公先達輒以館閣器之乾隆壬
申學使欲拔以充選士與陳法乾同爲郡守所阻鄉試復薦而
不售遂鬱鬱以死時年四十有三時論惜之君幼耽繪事師北
苑秀潤獨絕兼善寫梅時里人傅珏工畫蝶有劉梅傅蝶之稱
君亦自負可匹劉雪湖云爲人坦直瀟洒有梅芝館集其詩典
麗綿邈得玉溪之格韻焉

童鈺字二如改二樹號璞岩會稽人九歲題十詩寺壁受知太
守顧某稱爲奇童居鄰女史徐昭華宅徐年七十餘每日呼鈺

去爲梳髮課以詩思益精敏萬言可立就館栖鳧村月中行吟
犯曉至南郊已十餘里擢舟出城者識鈺載以歸尋拾所遺帶
顧多結舉詰之則借記夜吟篇數蓋百餘首矣其標韻如此善
畫梅精隸草書杜太守愛其詩刻摘句圖將薦于學使鈺臨試
輒病至再三遂棄去一時名卿大夫咸與納交焉

茅逸字商隱號少菊山陰人少能文尋厭而棄去好爲詩大言
欲濟世人笑其夸不之恤父歿逸以母屬兄養隻身走中州出
入郡邑幕中伉直寡諧志無以爲歸葬計憤懣悉寄于詩作顛
草書中夜悲吟得劇疾臨歿日出藏鏹三兩裹衣裘屬鄉人遺
其親遂號呼母氏而絕年四十未嘗娶婦旅葬於汴城曹門外
母社之墟桑主事調元時客大梁乃題其墓碑兼梓轉蓬集行
於世

沈翼天字式乾號西邨會稽人幼與山陰劉鳴玉同負雋譽兼同擅詩畫應邑試各冠一軍兩宰至互相引重屢落解入元戎吳俊義幕尋有以事誣陷元戎者并羅織式乾及軍吏包某包某被掠死式乾堅忍赴京師就廷鞫卒白吳冤賓主得無恙而義聲播海內督撫乃爭延致爲上客所著西村詩鈔才識具遠略雄姿跌宕如其人

姚大源字雨方號芝鄉山陰諸生世居狹涿湖西博覽羣書通數學性和曠好游以不至秦蜀爲恨喜作情語詩不愜意卽削去驚才絕豔從晚唐入手中年登涉旣廣詩格屢變清雄縱恣以豫州集爲最評選五七言古體曰詩心五七律曰中聲絕句曰奇冶以供臥游晚居若耶溪畔每言死期以爲戲蓋達人也著芝鄉詩鈔

碑傳集補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十一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四十六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三

沈杞望傳

沈祖惠字杞望號虹舟烏程之馬要人明工部侍郎節甫來孫父在莪贅吳江平望季氏祖惠生浹月而母李卒育于外王父母仍爲外氏贅壻外氏無嗣因冒李姓年十九爲嘉興縣學生尋食餼雍正己酉拔貢乾隆壬申春領解第一其秋會試第二歸班改復沈姓除江西高安縣知縣充己卯同考官卒年六十八祖惠殫精帖括弱冠有聲屢困場屋年三十四游陝甘學政幕中始銳意詞章爲西征賦兩年乃成其序曰函夏都會十有七而秦地半天下漢唐建鼎全盛文學充於有位誇宅京之藻

麗競人神之環富揚光飛文鏗鏘百代矣折以夏周文字至簡
要而雍州所轄山則西傾朱圜鳥鼠太華終南惇物三危合黎
熊耳岷嶓岍岐荆而鎮吳嶽水則漆沮澧汭涇渭河洛江漢黑
弱而澤藪弦蒲所謂包地絡陰陽挈神州綱領宜其被六合成
帝畿天下有變長驅荆豫天下無事鞭策戎羌秦并六國制東
面之權也周逐獫狁漢擊匈奴隋唐致呼韓突厥後病吐蕃回
紇憂在三邊也呂余所見詎待天山瀚海卽階文臨鞏榆關之
閒雜虜出入好人而怒獸蜂屯蟻聚至不可爬梳則欲毛舉大
概呂揚榘漢京鋪陳邊塞情繁理富靡所置喙僕東鄙人也所
見不過婁淞苕雪煙葦雨笠時相往還嘗一驅馳涿鹿仰睇神
京歸裝敦迫金臺燕市之旁詞詠僅矣頃隨使節周歷全秦

時交

河王侍郎蘭生師

管 兩年呂來東盡商洛南達漢中北抵上郡

西薄燉煌縱橫萬有餘里所至得考其圖籍山經地志神書怪
牒起邃皇幽昧逮歷代將相侯王人物網羅印證頗廣見聞顧
鋪敘則事涉於鈔胥剖析亦技窮於隸首惟是東西郡邑交會
之往來跋山踰河鞍馬行理之委頓與所歷邊方險塞碁置星
羅蠻女羌童形詭音別及夫艸木苓落風雲變態春秋兩易牽
於情思實多昔張左十年作賦屏人事而厓得之故逃覽駭聞
洪纖畢舉僕才謝雕蟲構思促急畧仿潘岳西征竊倣詩人誌
行役之義非所親覲不以撫羅其陳蹟鬱湮而滄桑寥霏感今
古之茫茫爲臨風而凭弔也其辭曰粵維癸丑孟春正月初吉
營室纏辰太簇中律土脈始和寒風餘栗乍椒槃呂頌花促斑
衣之離膝師命有程浩焉西征將翦井鬼之分野控雍梁呂帶
縈起東海而略虞淵薄蜀庸而窮朔漠陽昧幽明所歷孔博際

渡珠龍嶺攀磨盤山層岡疊嶂剗削巖岼已跨鳳而路關尙環

滌日勢攢相先民於殷夏赫高皇之龍翔朱旗起淮右羣雄殄

八方致治齊乎唐宋發迹竝乎高光何燕王之靖難志剝喪乎

元良彼末葉之黨錮職詒謀之不臧南都淫樂終始興亡積皇

覺之古寺追豐沛於疇曩明祖受命日皇淮水湯湯隔原騰騰

憑軾西蒙城結紉城父楚門子建秋居桐亭交衢吳楚錯語

弭鹿邑縣入中州黃輿豁其膠霏八極回乎寸眸自陳至許四

樹太皞始居此地閔父封於有周秣馬乎魏都稅駕乎許濠武

安雄烈義動奸操古橋透迤遺像飄蕭絢藻廡壁飛舞旌旄州許

八里橋有縣社歷新鄭觀邾郟遠帶嵩邱近回瀍穀跨伊洛呂

迎陽前滑洧而宅卜既溥既長連蜷結束無平不頗突兀軒轟

宜垣陽川原阨於號節繚戾通乎韓趙絕岸欽崎而剝缺隆

山敦宰而縣杏析城太行縈青未了朝發軔於永寧縣夕余駕

乎灑池縣偉英蘭之進缶不東瑟之偏嗤頸血欲灑白刃靡辭

威夷峻阪崢嶸古植輦轂縣接人馬饑疲礎鍾名地卽次曲穀是

轅近高天日穴處升屋翼而鉏芸如螽蟚其羽佯蟻藩其軍縣

塞房最著每依高陵為之街衢循曲阿日鬱磐紛轆轤其偏窄

衰軫墨經而授戈惟汜鑿兵而流赤陟陝郿州當塞隄周召所

分東西是劃指懷義名地之荒屯慨曲沃之兆逆禍衍椒聊君如

暮奕知天道之好還開三晉日分磔靈寶縣之墟桃林之驛國

繫亡虞城顏通號二字刻城門貪賂而賣厥鄰不臘而既已迫姬欲

昌乎武胙疆大啟日戎索閱鄉縣重險函谷阻深天路壁削地

道晝陰封一丸之泥斷六國之襟踣躡低仰日赴軌龍從岩峿

日噤音倦迫路之長驅終白日日無見元鼎故關宏農古縣元漢

廣三年後西谷關於新
安日故關為宏農縣
戾園則湖地厪存
今園
鱣堂則高陵已

變有橋遺址堂
俄焉粉堞聳霄成樓迎睨潭關城堞皆峯偃蹇日

支控濤喧逐其奔箭在深峽中萬峯屹雪然中斷乾旋坤轉壯

百二之宏圖關潼關之四扇其關也建瓶韓魏括囊齊魯提舉

兩戒鎖鑰三輔十二連城禁溝門戶古守潼關者築溝最為要地

一西由南郊呼應疾若風雨自哥舒慟哭組練生虜羽騎填塹

橫尸膏土黃巢襲日偏師闖逆登於再鼓俱從失險由然明

鑿具古載遵廣路始蹈秦郊芩實杖疏艸木漸苞沃野千里都

會四交爾其華陰紛翠鉅嶽舒蓮抗仙掌日高擢東峯下仙掌

五指眇玉女之孤鸞東峯左下削成四面直上五千其帝少

俾其祀金天伊姚崇望僖祀禋虔遵飾崇麗流蘇華旃青龍蚺

鱗舞鳳嬾娟纏屬輦道宛委楯軒斧辰設虞業縣鯨鐘鼉鼓軒

卑尊前四十一

石印本卷四十一
旬殷闐穹碑漢代蚪樹周年

西漢廟在華山右廷廡八年前北

明尚存有古舊拓本若六朝方志云老子出關時手植雨師

警蹕風伯施鞭揚蜺旌而曳雲旗駕玉蚪而駮紫駟神出遊風

竟法駕之屬飽廢興於終古悼山河之幾遷疇瓜剖而豆裂疇

虎趕而豕慎當鎬池驗山鬼之璧正蓬萊斷徐市之船傷夫貴

賤一丘賢愚同敵神醫之幽冢長昏清河之英風久逝華二陀王

俱在古廟紀公信紀忠高裂眦爽長樂之酬助無帶礪日錫誓若

夫騰謝瓊鋪籬荒艸薤挹白雲之霏霽面翠岑而起第柳子

汾陽蘭綺鑿儀笙歌女侍當垣井之摧積尚池塘之精麗繡綺

汾陽流連百世彼樊重與王根誰顧瞻而雪涕更有希夷橋畔

先生子美谿西杜詩華州司功斜陽芳樹春風馬蹶亭墩修

敕金碧招提距華而南遵渭之浹澧涇來同漆沮爰止眇觀天

吳嘯縮八水爾其麥隴鋪茶東臯雒雉鄭白二交流山川通美

望雨決春渠成雲破騰相淵華玉澈揚沸靈湫濕泉在隴山下

清宮遺址排霜吐旭去毒吞朮百浴疾云療樂動朝元之閣遺址在頂山花明

羯鼓之樓荆原貨幣荆原三原因流泉積丘邃簷清宇豐貂

煖裘亦西都之近縣分五陵之貴游弔喪國之遺社觀九原於

咸陽咸陽府城外昔苔纏碧獸風慘白楊盜珠襦及玉匣任樵蘇

與牧羊悲侯王而將相竟螻蟻之同藏青燐衰艸深春野棠撫

松楸之豐蔚獨蒼姬世德之緜長文武咸康經降王之軹道

心懷古吕恍惚秦兵銷吕六王楚火緜吕三月未冷焚書之坑

已災阿房之闕繡嶺明珠芳塵亦歇爾其驪山左峙終南右開

千山互道新平縣逢馬嵬縣當夫霓裳舞散鞞鼓聲催延秋夜出

親犯塵灰奮六軍之咆勃迫傾城吕自裁含白傅之長恨竭西

崑之豔才若乃孟堅良史伏波宏傑雄盲腐而自豪聽笳鼓

中熱墟墓過而哀生素心仰而神結班固墓在武功縣西三十里

里覽彼朝陽高岡岐野岐山縣西十里瞻太白日入雲在鳳縣觀遺

亭於作者有鳳翔府城東北涕泗拾遺流離戎馬戀行在日斐回

許園陵之掃灑邈然開元誰歟傾厦騷屑北征憂傷變雅憑威

鳳兮荒臺城外有遺址問橐泉兮故瓦兆後嗣之坑儒殉三良於

地下弔遺墓而果然淚潛潛其盈把在公墓三良塚遡奉天乾今

州於建中唐德宗危鑿輿之逼寇奸隸擊臣亂本誰究雖奮太

尉之忠已辱天王之狩不顧眾日矢言知國是之益謬古輪坊

所草詔梁山北州五里磅礴勢薄蒼穹建石城日文錦豔離宮於祖

龍始皇其地上飛閣神行莫我能蹤望見李爾其金鳧女主銀

鴈唐宗在乾述聖德之照耀武上有象紫極之巍崇不朱

層而日角革大命而熾豐爾迺自投樹官今曰日斜分徑彭衙白今

味水日遠勝穿茅蕝則噎噎其陰造幽險則濛濛欲雨崇岡截嶠

翠壁環彎劔匡人絕急澗流潺聽哭泉有嶽名下而盤夫垂涕上

金鎖關名四面奇巖插天而壯士摧顏躡跡半天而目眩思鄉

一夜而頭頌橋山大觀中郡城外二里精靈會聚繼皇之三首

帝之五惟子姓之繩繩歷姚姒子姬更姓改物而同祖廟解竹

日蘇聲擒蚩尤而膏斧衣裳既垂陰陽攸序攀龍馭於鼎湖西

高有碑刻黃希聞風於漢武前為漢桂館飛廉金莖玄圃攢

立叢駢合抱千樹芝房蠢菌揚其梢玉膏流根成其琥享殿前

生十抱前朝枝忽半死半生熊僵兕怒若夫絕壑深日走蹇纖徑

起而逞詭心戒別營日禁旁矢各魚貫而牽社聊銜足日安趾

倏輕身而突過暫寬心日發喜時轟轟兮地之底又班班兮雲

中興自日

之際突觸石曰輪摧如涉川而尾曳由中亦復奔濤界

漲暴水膩湖浮川靡楫佩膏奚瓠鳩淵客曰濡首昇方几而成

桴馳波跳沫亂點輕鳧時人曰其摩圭山眺上郡安今表

包山右而為鄰中隔黃流曰相聞去聲則有屍毘之

巖城在清涼之岡洞天福地露井銀牀窮諸天之殊相各尊嚴

而寶裝石佛不計其數竦朱峯曰冠日岷巖突曰迎霜極修路

之眇眇紛懷古而慨慷自從五季凌遲餘氛未盪經藝皇之埽

除終武功之不暢吳越來同燕雲淪喪契丹策馬南馳西夏拔

營東向金縉竭於賂夷財賦糜於括餉烏延兵氣林鬱瀾漲徒

勞韓范於戎行久辱大臣於虎韞威東山與采薇賦相思名本而

惻愴之司馬光復有九龍韓母載育韓州外其在

山在戲槩年少臥虎簷廊世忠下成時黑虎其夫二人山氏又知雷是傳

許辦
嫁乃
冠中興之各將終西湖日放浪當秦吳之異域悲故國

之滄桑世忠謝兵柄自號清涼居士清涼延若夫扶蘇大冢蒙

恬古塋德並州城互白虹之隱見吐忠孝之光精時二塚對虹園水

之湍沙飄忽定即無雕陰六國時名在魏山西河地之戍馬嘶鳴四城十

戍里古屯處照天邊寒月之骨動山東思婦之情過豺狼之故穴城由

米而北縣痛勝國之虺虵銀川驛奮臂赤縣弛維如朽索之馭馬

竟分崩而爽師李自成一馬夫因裁驛自今驛卒必目糧富丁多

者充之有司亂本矣履榆塞跨雄陞控弦鐵騎積粟精粢九年化

邊都御史余子俊相度形勢東至清水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

乃安枕思榆鎮復雄關近城已改節本朝輦賈輸貨充肆溢達昔有名

臣是度是咨畫沙聚米式固藩籬則有太虛閣外中街城凱鼓

樓頭明在城北門西沙因驚而自響塞不風而已秋望邊

甲辰年五月廿六

堠之隱隱橫地脈之悠悠原夫河流灑瀚滌蕩戎華徑橫城而
出塞絕大漠日入葭錯落郡縣控制犬牙河自西而東由專夏

北折而東復折而南由黃浦川入葭州界為入葭紆回二自昔

策衛套中直跨河朔東勝有城受降是築登障一望平沙極目

我失險而撤藩彼渡河而南牧鏡得失之所由攬前事如發覆

明初即唐東受降城故地營東勝遙跨河北一曰人衛不能我登城望

我城引去遠而春漢北得河限田之套中修城內守地雖遠東宜大乃事夏閉入

無莊所浪忌類茹其毒而駐綏德慶往無慮策迫東勝不守外險子既失彼始林渡

原然東勝大楊不復法久制後三邊始復申覆套復東勝議火與會饑寇

俱行返坡陀之郵時遵巖谷之圻墾廢剝荒殘貞觀黜堊蚪髡

動戶隔毛髮森襄鄂柏林山下太宗會次兵若其澗流淺滴石

被寒葩日月會於龍旒役車息其勞譁野戶除山呂發燒村農

落架旨斷瓜祀舉迎貓節近於貉洵慶壤早寒而民俗可樂

僻處高山中不尋古郛今長之隘巷陟幽國今汾之巘巒冰梨

冬孰萎葉霜丹飛帛灑雪細眼流涓推皇過之徑度極瑣細

疏觀煙霄拱極昭陵九巛山名在醴泉北五十里胝曾雅蹠而交趾龍媒

刻琢吕方瞳六陵上刻像吕旌武功凌煙佐命兆域陪從各賜臣壘地

拜陪闕五雲於松柏想文皇之劍弓京兆今西脂車青門長安東門整

轡金埔顯敞重關閱邃列隧分衢循方按位誼譁則咙聒宇宙

囂塵則埃埏天地故帝京絢路篇西都美班思凝碧太液昆明

曲江建章清籟神明璧璫鐫鉅麗於金石綴簾幙吕琳琅他如

杜韋之曲鄭韓之莊譬百丈之喬木表千年之故邦况復由來

天府自古帝閭銅駝金秋氣象鬱蒼壯柱下之遺文觀石刻於

歷代俗稱上掩岫嶺旁羅騶岱共梯險而縋深乃森列乎璧水

離宮之內字明九經御注孝經與文宗太和石等俱在五經文其諸寶刻

煇璘貞珉瓌麗管迦寺日凋殘天聖好者呂充

止修灞橋而捆載時韓碑石飲管工急民詎游藝之精英來造物之

妬害玉漿仙井悟真曲岳栖呂玄都之神餐呂青精之屑輞峪

環流雙厓堞薛藍田縣南河八乍掩映日虛無錯天光之明滅豁

然開朗芳草紛纒三里區初入甚險雞犬蕃滋桑麻修絜漁樵

耕牧生理饒溢何歷日已知年驗榮枯之更迭其男女衣裘往來

種作不與外人但洞門深也飛雲 鹿苑 寺 右丞故廬欵湖孟城

之勝木蘭文杏之株蝻蟠門拱艸沒荒除忽猿啼而虎嘯亦眇

眇其愁余若夫人上七盤坡名上此則入馬疲百曲放眼秦川

塵界自跼潰渭注豐不盈一掬翔陽逸駭於其阿積醴紛凝於

其麓搏壁立之翠屏湧濃蛾日黛綠珠瀑冰涼琮琤絲竹藍橋

山在下 神境雲英嫁時倚瓊崖日微睇託碧波日通辭則有洞留

丹竈處其深五六十里 草長雲芝膏分玄液葉挺華滋靈谿一

濯疏淪心脾發鸞鶴之清歎陋塵寰之喧卑秦嶺層巔昌黎廟

阼接自牧跡有碑刻示廷 燕相時蓋貶潮陽時經此階鬪磨颺庭羅

狐兔木魅山鬼昏見晨赴候風雨日嘯嗥亂雲山之韶濩爾其

蕭蕭寒木下葉空枝落落長松干霄蔽嶺潛蚪咽聲幽巖豁境

隼起猿啼風日清警悄空谷日無人列茅簷之獨冷朱實垂垂

因凋辭梗果核富餼糧霜柿繁紅杏林大密 燕偏子燕

壁聳麻澗名潭深 色近商州城十里 山形石拔地屣屣入天蔚

藍則有當年綺皓不屑華簪恥漢之罵避秦之魁入龍樓而婉

婉終鴻翼之高參餐紫芝兮髓綠落松子於手談王越有賦爾

其金鳳山 丹流水 龍峯山 娥壁峯 穴藏三品之金商州產金及

車傳甫曰十六

九

中目所產 賦飛五色之翟綠熊玄豹焚林乃逸攷茲土茫茫

絲邃皇古歷倉頡蟲書陽廬山石刻二十八 高辛亥胤封也所巖

關通赤帝之軍武關六百墮嬴秦之術於地分界江河長流不

竭秦嶺西水入江青湖山東水入江燕耳北水入河東溪太白之居南

塘處士之室許各潭有詩靡不結猿鹿為羣鋼煙霞成疾迺有熊

耳山縮尖雞冠山戢翎篋嶢二凝素商洛滅陁時商山道踐層

冰於滑石振短策而鈴蹕吟肩聳矚奇賞通靈侶羣仙之驂鶴

張玉笏於天庭瘦馬長嘶藍關尚擁百折嶺蟠坳亂石坡臃腫

攢危磴與飛梁縋懸厓而身攬極夫彤雲殺氣積日不開銀花

亂撒玉屑霏來我馬瘖而警策我僕痛日詆唉紅衫青笠木末

山隈爾其藪澤清華淥波澹遠阜葭莢與川禽獻鼈屨及鯨鱈

實惟上林漢家故苑在渭南當夫離宮別館羅乎丹淵翠葉紫

莖揚乎碧巖拖燒爐飛玉幃格貔貅控大宛關股絕臆投刃觸

圈發犯瘡兇利獸蹶跪受禽較獲樂日忘返吞雲夢不蒂芥類

孟諸若蜒蝦至於香山詩窈祗牘殘碑白潤城東十里樗里秦墳

尤傷荒劫在樗里疾裏肝平疇之廣衍屆少華山之岌業惟周室

之咸林母弟封而開業為今古華州爰有行宮試即館今陰陽所治迹戒

崇侈制從卑狹我皇祖西幸乎華封實作師而韎韜則有集賢

相里公慶第鄭縣古亭杜見杜基是詩今仙娥駕降郭子儀未過時王子

丹成抵王臺已數世於符太仙之廟是及纖鱗持於龍戶長安有龍池中戶

為走安失履雨之條則於二東郡魏王池中免得取歸道尺許華州水穴史中李取納魚

亦投暴入風尾穴獨數四尺獨函隨收陷之水紺塔瘞其鳳腥逐在二風居山開元化中清風

背泉二道山風顯憤面石死為僧塔目石覆之其晉將斬蛟於赤水周赤水上源有

新入蛟相於傳此謂其義水與遠周赤處雷秦官豐祀於殺阮之殺阮神華君人即祀王之前莊留

秦官豐祀於殺阮之神華君人即祀王之前莊留

王宿

州東北二十里有王宿於此

相

城告武平

王曰武平城者爾

乃渡渭濱洛斥鹵揚沙

沙

水流沃呂漬壤艸含凍而豐芽種

繁汗血地稱渥洼王有虎臣攻駒簡花分馳角北顧影驕誇權

奇綠縹則天閑騏驥連錢夾鏡則邊鄙騶驎礮礮聳突塹阜恰

訝嘆乘黃之一去空奔逸夫麋麋土峽磊崎長城廢址

自洛州

見長城故址戰國時

距虎穴而我虞喪七百其焉恃

所喪即今

武靈胡服呂闕邊早睥睨而揮指陋亡秦之築怨亦作俑其

有始

長城之築始於趙之陰山燕之

若夫臨晉

今朝

晨渡罌缶

夜罇

自夏陽至關平曠百里入大河易渡漢祖往來關中

周文造

舟而自治

今部

武皇東狩呂橫汾

由夏陽芝

長春柳暗

字文

白樓句芬

時令狐楚有白樓苑

石室鍾西河之澤

龍門雄司馬之文維昔二儀蹂厝元烝昆

三石陽室今浮山有子夏

命山河磔裂簸盪未安帝乃命巨靈持鼇之極執紘之端蹠掌

屢燬天地日官猶復沈淤壅闕未批導夫髀髓絳九載而弗績

禹隨山日鑿刊遂乃轟雷飛霹屑雨奔湍直下九幽破激空貝

闕寒龍門山屬千切城大禹所鑿若雷地皆震據自積冰夜合而

平陡春雷微動日波瀾禹時合冰鑿始開大爾乃尋漢南之樂國

出古道之陳倉今買五原五丈隊仗礪谿玉璜石鼓岐陽之狩

鳴雞霸氣之張益門始名自此天險離雍割梁棧雲紛白練雞

岫滋羊腸橫當隴漢旁距氏羌陰陰淫霧冥冥紫梯象虹霓之

回帶鳴春江之流漸經九折日蹤滅繞千峯而意迷中原盡邱

閣一線通蜀圻經情風關長橋草涼驛峯旋轉徑若螺紋架

鳳嶺鳳城忙曠稠嶽結構徑駁駭兮無鉤援絕磴路兮如縣

溜雷車雲隱馬寸人豆過廢丘發南星中俱翠溪深窈碧礪清

冷鐘籠篠蕩布濩娉婷柴關名直上猛石蹲踞水隔深林而怒

號徑穿怪木日危度騰清涼於遠梢嘔子規而迷處雨趁留壩

得名 濤急烏權江名在 虎頭磔豎怪石 故俗名虎頭關 爪鐵牙

銅臨崖飲礪人出沒乎其中馬窰歲裏馬鞍山棧中險者三

高十四之俱 織路龍鍾若鼓若鼎非羆非熊大鵬天半兮垂翅翼

桂江春水兮露鱖鱗佝僂侘傺佩彊磬挹驚瀑披翠茸縵幽

壑摩高穹礪石衝齧而險怪如發之大小錯列而聲擊伊昔漢

王南下淮陰北馳寒谿夜漲相國輕追幸樊橋之未立葢炎劉

其已危古武關五里至馬道其河發西山峽中東流合水

之後亦名 礪號閻王今改名 勢威掣電揚巨斧日層層削

高峯於面面鬱開闢之骯髒蹴龍象日搏戰劈石湫開焮犀靈

見大筆蟠蛟螭神功經鍛鍊茲險忌其猶然疊嶂矧其未鏗極

奇蹟... 雞關碛磔鳥

道籩供天七盤山頂為靈頭聳冠礙日張翮排風吁噓蜀道芒

味蠶叢捫參井日脅息闐闐而躡躡絕頂開豁褻斜遂窮積

日聾瞶始觀太空此廣凡六道至爾其周原衍沃禾黍油芘引鄖襄

之大編跨秦蜀之咄囁當夫秦鹿共逐楚猴最雄都彭城日分

裂王諸將如沙蟲隆準見偪燒棧莫通奮三秦之一戰卽殺函

而是宮踰古褒縣城入南鄭縣士馬精嫺財力雄盛赤符故垣

久不一姓想鴻門之舞劍危刀俎之待命雖鬱鬱其居此正養

銳目蓄勁磊落王氣蒼茫將壇在淮陰今副將署蹲獅狻於魏闕宮漢

在大石門同鐵馬而不汗平爾乃芳郊繡錯漢水波瀾雕峯始卸

書檠徐飛自漢中至正惠風而春禊近上巳日澄暉煌煌扈

扈紅焮岩漪瀾頸綺翼汀洲振衣結佩思要乎游女凌波微步

早... 卷...

石印本四二一

乎宓妃躡蹠容與焉知是非若夫亂石江心餽釘錯置過隘驚

灘穿峽成字洋縣南二十里入江峽平流則澹霽溶瀄當壑則澎湃突轟

俄頃靜觀風波頓異環珠入險滑門是次峽下黃金奔瀧愕胎

環珠麻至滑門三四十里為黃委鯨浪日簸揚騎仄壁日牽繩

倏焉飛索中摧輕篙遠刺齊鉤弩日發機眇浮波而騰駟爾其

長林挂壁日拂舟怪樹橫江而接翠彌夏擘與冬蒨富名材而

如積取麋鹿而何嫌淫芻蕘日不忌遠壁青深近峯紫至鼓爐

側楫不帆而駛自漢抵興安江行千二百里興安之州舊穴城狐

明末遭寇殺戮盡雞狗餘生半嬰孤休養百載元氣始蘇臨楚

天之雄秀郧州界連下漢川之舳艫刀劍佩於牛犢兵弩雜於畚

鉏軍民錯列日靖萑蒲引襄樊之利則黃白通於夏口販川蜀

之粟則粳稻溢於東吳蔽江流日鵝鶴森軍容於火茶興安

川觀既鋪岳趣在陸沿漢江日上下徑岡巒之重複時則細艸

成茵青藤結屋舒葉解苞含英飛馥羅生陵阜不辨何族峭深

林絲邃谷聳萬綠日參雲露天光之踈跼右壁左江出其腰腹

經馬嶺之高塘劈長空日橫幅馬嶺塘在石泉乍弦直日伶

竹竟紆徐而往復孤根走瓊崖千章翳綺旭悉索山城茅檐五

六可耕將百畝引泉藪半菽游鯤鱖於寸波亦涵淹而卵育泉石

城不滿數十戶在萬山中得田方廣僅資灌溉則有奇巖超越

望極天槩關日饒風嶺摩絕頂關在此有帥府遺址想黃柑之

遺敵同攝飲日暇整仰攻俛礮六移晷景吳玠事南指滇黔之

道北瞻子午之頸七日長安厥路猶迴其口則仙楹天造雲氣

金銀其中則危索通崖風雷窈冥恐山靈之我訶聊目送而心

騁子午谷有峯陡出如盤猿真上頂有八騁造者遠望基址土石可辨其窟橙墻壁異神

騁造者遠望基址土石可辨其窟橙墻壁異神

亦仰神境若錦 若夫晨敷夕秀吐葩含房薛荔蕙若薇蕪蓀萋靈藥

盧跗所料異艸神農是嘗遙村罨藹路入金洋縣即洋雨肥翠麥

蛙閣方塘祈蠶則嫫娑壤壩穿洋俗春游壩壩取石之占穀則量

測沙倉石泉縣臨江有石窟其名沙縣深淺猶有望雲待月霜筠露

香亭開菡萏谷滿篔簹容刺史之搗灑妙玉局之琳琅蘇州三

十我瞻城固縣踈踈周行饒富甲漢南之郡豪侈駐游客之纏

渡黑龍江而黃沙縣經孤雲山與兩角山女郎山木風颯颯呂

展旗郎事祠相有張魯城女丙穴嘉魚沫隅隅而受稍岸光州大有二

淵口離地二丈左出者取魚之洞下整長渠置入者捕之奕奕定

軍山其道有倬在焉檜柏祠堂雨風榱桷

石琴絃指元音古邈彈梁甫之吟鑄章武之朔琴堂武元石琴上

翠峯佳城豐碑古柱鬱鬱冬青哀哀杜宇嘔血而事猶辛籌筆

而豪欲腐英雄灑淚於山隅遺民私祭於沔澣

沔人過塞食道

八陣雄奇神明擁扈水急壯波濤月黑聞軍鼓

陣則在山下鼓每

峽出金牛山聯蟠冢

漢所出水

洞峪崑崙日嘯賦瀑泉歎薄而漢

涌撲崖涉深躋險齊總橫齧馬剝而石高達迎輦隸而雲滃闕

路無先自我鑿空

上聲自入略陽界石路險惡行百二十里入城

嶺介熨道與嵒峨江

走嘉陵而巴蜀

出略陽城內下通巴峽為嘉陵江近

牽修纜日蝟

逆奔流以淫鬻天迴雲昏征鞞戒夙陰翳豁開林巒淨浴長條

蒼鬱於孤峯豐梢幽藹於礪陬列嶂眉齊危礪竦獨繚水郭與

山家各鉤連日蠶簇照耀華爛呈幽發伏白馬之關陰平之道

隋州路即古陰平

鄧艾由此入蜀

鐔河冥漲

鐔山嶺下狂瀾欲倒登韋壩日高

晚上五郎

名坪

而幽討石壁鼓日飲河峽角騰而刺昊資緣眇路

日熹微起伏秋豪而旋繞危輿髮繫犇蹶石擣凌太石

山瞰犀

牛江縣車束馬窮險觀幽前趾受呂後頂目力周於四游連山

破碎纂組雲浮斷匡杵白曲徑鉤轉山精颯沓鈇利戈矛距冰

壑日弱棧界危道日勁流坂坻錯繆谿谷紛糾變化寒暑乖隔

華曾原夫茲邦用武舊餘戰血典午則鄧艾師潛子鄧忠入蜀時

建炎則吳璘力竭米倉山吳璘屯存壘殘荒艸之煙橋載古車

之轍其貢花木文山所產厥產紫泥出紫泥山漢散關霄躋在階城

里秦稱一四玉壘雲齊在文縣入爾其羌髻殊種息喙亂穴海圖

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山外為狗西番時入城買雜文身被髮日

自鉗鑿齒雕題而相悅僻野陷文山乘標榻秦鞏南界乃安我

輻由秦川界之西始出險入汧渭來巖岫縮則有祁山遺塔山前原

兵街亭敗鏃故壘滅景於驕陽武侯軍壘每六月悲風街恨於

馬謖鹽官名鎮涌井天產是煎丈鎮許最居人煮此為業廣沾漑六縣

一分爲六 衣食百屢彼孽貨其有幾已煙雲之相連天水故郡

今 嬴氏開先器述據日騰躍苻姚尋日戈鋌爾其鐵堂古峽

所 居 維 雲下良田 其田曰雲下田 雷峯酒孰 雷山至今紀人煉丹雷

出 松花果鮮 佳品 最 玉鐘匪琢 玉已鑿 去有石 鑑玉成 類形寶

佛何玄 之 一 日 僧 犬 俱 有 用 火 化 之 功 佛 衆 一 當 夫 開 兩

大肇三綱龍圖授義綵石煉皇 女 伏 婦 氏 生 於 成 紀 苞 苻 早 洩 於

成紀乃光被乎虞唐地臨下辨烽接邊牆馬思戰鬪士盡慨慷

猿臂將軍鬱青霞之意氣 李 廣 藥 在 城 外 山 上 蔡 蛾 眉 少 婦 晦

高臺之流黃 在 晉 城 內 若 乃 指 隴 山 兮 大 小 坂 望 吳 嶽 兮 十 七

峯 山 也 川 落 魚 龍 而 動 彩 有 五 色 魚 山 月 經 晦 朔 日 恆 融 時 有

月 光 輝 亦 然 缺 藪 行 人 日 魂 動 聽 流 水 之 聲 淙 載 脂 爾 轄 言 瞻 我

旗 山 寒 麥 短 微 風 扇 虛 伏 羌 縣 洵 美 其 樂 只 且 圃 草 繁 乎 林 藪

卑尊甫曰十一

十一

穀土滿於新畬凭高頽瞰負郭對閭何室家維僖應牧人多魚
若夫蔡琰無家舊廬宛在在伏入胡既穹帳衾寒歸漢亦烏雲
鬢改傷青冢之長霾此九死其猶未悔窮岷嶓於上邽在江

南境入西傾山過昭化入文至漢中會嘉陵峽出岷州岷所出

水陽合西漢至嘉陵名長源出漢中鳳縣大河散關自兩當而微縣中

貝目清渭之始流甫濫觴而未汰渭其流甚細爾其接泝隴界

岷洮雪山壓頂江源洩尻印水經與括地細繭絲而牛毛江源

經始之牢落首陽之峻首陽山在渭源縣東渭有三源合流至

陰至社樹坪出石門會鳳翔寶雞中開入河秦州歷邽山至

山有鳥名錦有鼠名鼠名乃會鼠名過漆沮目入河秦州歷邽山至

西傾山入望熙河則王韶發難枹罕州今河則充國屯糧翁仲巨

乃有崆峒山弭節

人所彈壓守始臨洗暴秦蒙氏所披猖也起秦自臨洗地通佛藏俗

事胡僧三觀九寺充奉祇林俱中佛僧住持甚多鬻兒戲馬番女翦

鏡接霜垣之舊署多勝國之越吟署題甚多亦復拊髀壯

猛夏響哀沈噴絕塞干戈之氣寫孤臣危苦之心嶽麓山清峙

超然秋院名椒山先生處峻嶒會遠勢於眼底試朱闌之一凭忠

愍敢諫鄒張代興椒山祠目配為洗陽四先生同龍場之遠竄

高門風於李膺爾其惡藏係名與西窮洮流北抱日白沙黃天

荒地老甘雨流根萬物回槁摩雲嶺鬱葱風土光藻屹矣皋蘭

山富雄京鎬山環拱州守延袤二十餘里其昔嫖姚之破虜此

喋血而霑艸奴去於山下遂乃梯航直接幽荒迅掃來渠控之

織皮賤淮徐之織縞刀布質劑通泉溢寶崇墉濬洫襟帶山河

臨城大河西門湧洞霆鬪自天洩波河下東北達千里其上湖昆命實

可謂之云源在上番不勝人跡近觀弗克履高山下視燦若日星

海也故學士潘昂霄為之記宿浮梁架日跌宕繩索紛其錯摩城州

為外橋巨流浩翰隨波動搖面臥成蟬螭銜若龍鼉洪湯數里安流

澹沱星槎容與扣舷朗歌觀周垣之麟次關紫漠日窈窕披豁

沓而北迪車隱隱其塞杪澹河即接長城外二十里沙山連而骨

白羌笛哀日天宵見黃河之散漫傷獨立而魂悄沙井之墟雲

漠漠火燄之山日杲杲望山縣互數百里四木生意無權輿百卉就

誅蕘俄焉焦土盡銀流傾園餘嘉蔭野富植杭里近紅城堡三四

種銀海種引清湍而蓋瓦激水磴日飛泓水隨渠結風中萬物

所悅庶艸滋榮則有番驚童犄高駝象蹲愛凍番人放雪牛

中睽目冠頸怒肉突筋詭狀蹒跚日躑躅豐毛絳縹日續紛王

會日百獸逸奔宵貌管管日如意雪厓馴畜日為豚俱不男衣婦

放荷狀猶爾其駕花苗兮秋雲高菜陌黃兮盛夏末七月始

旋至又惟玄冥日司命疑夏官之常缺馬牙山霰零烏梢嶺風

刮義馭無溫窮陰似鍛踰古浪縣入武威縣渾邪右地居延北

扉涼州本匈奴通居邪王右地漢元狩中霍天梯山前列沙河後

隨黯河梁之蘇李處在武鎮摻執手日淚揮原夫瓜州裔土允

性淪湮居於瓜州周衰淪陷漢武始繫大荒之攸奠仍疆錯

之維昫故夫三危卽敍流沙入臣戎兵弗詰犬羊肆信一自犁

庭掃穴疆廓威申五郡天末金城武威張掖酒泉胡鹵清塵雖

輪臺之詒悔亦萬世而一辰爾其連山對出華譯分畛混沙磧

日躋駁給牛種日遙營窟危蹴蹋鞞轆嶙峋亂水洳汨而尋壑

平沙蕩滃而為津木自散布遙天又田山泉橫溢開落古津隔塞垣

日橫脊列胡騎之雲屯與羊穹帳一限一者望見一垣陰風怒听遙山

晝氛恣凭眺乎五涼接流軫於鸞鳥今永昌縣涂容九軌門建高旒

則有邊艸茫茫墟煙絕少長天仰日不舒明月縣而空皎悲一

將之成功經原野之幾飽永泉堡至峽口平廣野為明張駭

地輪之激轉睇陰峯之虧蔽怪石齧斷牢關險噎峽口山勢忽

之乃甘肅通衢塞堞窮而無所置壯厥趾於山之陡過峽始寬墮

地乃走陡臺垣高山接其直如弦至此目大道日如弦落刪丹今山

於馬首黑河涌前在甘肅州城西千山弱水經右即山丹河有

處弱水爾其祁連壁絕天山鬱堯三伏之炎蒸不到太古之封雪

未消祁連山在肅州南斯則張掖之為郡也今為月氏故國

元魏分微入燕支山之翠黛色如脂貢于闐之玉瑤接烏孫旁

竄陽關通土番界在遠招伊曲流聲於樂府伊吾今花門通回

射月於秋翹朱奈夏實冰瓜野饒哈密小者名回其甜瓜酒泉

燕樂

在肅州故城東極亭沼也勝泉

鹽池煎熬

在鎮夷

從蓉茂葉枸杞豐塲

在肅州

珊瑚瑪瑙安榴蒲萄玉門生入之客

西玉門關在肅州九百里

燉煌

遠戍之鑣莫不望牙旗而神戰臨瀚海日魂銷肅土維磽山泉

灌漑築壩引流民用得食赤斤罕東界連萬國

赤斤關在肅州西二百里

入罕東者皆取道哈密州哈密實控西罕東左衛肅州他如罕東

西事先衛定納茶馬若干匹皆番夷之內屬者近雜種蔓生不可殫

劾關隘固孤紅

羣山名在肅州北

烽堠傳察黑

邊名亦

爾乃辭合

黎之聳翠

甘肅州城

駕仙隄

勝山

之彩衢崑藏窳窳取徑特迂

隸河西而南列入湟中呂境殊

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西寧府古曰湟中

深崖大

塹竄窳關闕尺天寸地釐疆析圖

涼州中雜番有覺息不通

厥土赤埴川澤孔訐

由高山入百三

遂通古鄯

後魏為

至於樂

都伯今縣凌連雲之巉石俛駭峽之驚渦

下流東西三十里為小峽口

五在補四二一
十一

龍支地通要害兩壁嵯峨漢緣隈日置道唐設閣日橫戈廢今怪嵩

屹距人立誰何叱颯驅颺日風之婆小石峽半山有風遂乃

抵西平事即西之鉅麗凭龍居名秦之詰屈懸介中華三邊腥羯神

爵困弊夫先零趙充國屯永嘉淪陷於禿髮禿髮伺閒不常蹈

瑕目發海寇番狗蠹居基列爾其覆袁山客客隋煬執醜虜之

不庭時任所吐經谷積石山峨峨唐將觀河源之所出李靖侯州行

空虛之地三千里紅崖在府城東翕赭日蠟嶸青海餘海方九百

南末在府西淳泓而蕩澈日月出沒乎昆侖湟水邈水朝宗於

河伯東南巉嶂西北崩濤自河西北轉下按流峙於方位與扶

輿而反易固絕徼之俶詭嗟難得而縷繹若其三駕莊浪北荒

遠步由平走東北出真宰乖割雲山錯迕惟毳帳之馬牛無羈勒而

來去寸蔬半菽近縣徵調凍鼓殘旂空營屯戍中外無居數人

致耳其自百里外皆夜參半日斗橫馬悲鳴而達曙觸霜晨之慘裂仰

松山之龍葱徂徠分秀挺特隆冬一洗不毛之恥獨奮後凋之

容塞外天山皆不毛惟松山翠迺有豺狼驚竄狐鼠縱橫土藏淡

味日射霜晶之甚眼井一水同鹽汁而得圍無芻而柑秣隸乏

水日空冰凝同謂蓋漲天黃雪別沙之鸞地滄溟沙過似山紫飄風疾

至迎沙蹙紋忽黃流之滾滾破幽荒之沌渾繞下沙坡黃河環遂

乃網魴鯉飛鵠鵲理篙楫浮陵蘅河決塞垣而東注人歸紫漠

日煙暝觀中華之氣色若蓄眼而未曾覺入中水木衛閭華頓彼夫河

之為瀆也害鍾豫徐利溥寧夏府千渠所興百穀用播自唐漢

日規營代經綸而貼妥迨荒治於我朝嗚農功而極夥舉插則

銀漲齊來決口則洪波夜墮旱澇匪天蓄縮自我為事夏部引河

渠書已官之由中衛抵府四月百餘里諸流交匯其最大者為封

故夫川禽薦鱗鯨水蟲滋蛤贏游鯨戲泳於菰蒲土澤揚華於

蔬菘既佃且漁充而頤及浮金波之彩橋泛澄江之畫舸水殿

眾慰華楹青瑣字濟漢兩渠始自元荒文用郭守敬極架橋綠楊

紅柏經秋阿娜綺睦繡陌刻鏤逾麗於江南珠履影纓衣冠欲

步乎江左之軍夏有塞北而與越之名明徒齊晉燕趙周楚豔豐鎬

與鄂杜曾何足呂侈哆地鹹土斥實產名鹽紅柳池烏白池厥

號微纖因風而割有日呂炎非煮海而井出故味佳而值廉府

底三河為鹽城南北三其池不一而烏白池最著又有花馬紅柳大

勞鹽人池在故風自城西北者曰小鹽我池遠需者屏賀蘭山在府城西

之險削擁朔方之翠嵐朔方古地思昔曩霄拒命英物超凡改文

於漢易民而黔敢死百萬衽革觸銛銛元吳小字曇首李暹元

小年稱之皇帝其奉大漢於宋有冠制同屈子之武烈子赫目晉勃魏字

死四年武備烈於帝方作西宿之白魁祚十二而始替已炎宋之將

婚慨夫明葉之中衰也邊事孔棘虜塵易揚冰堅而陸河泮日

航套中融脫臥榻棄旁嘉靖開北虜據河套每鼓流浮河西降

虜無自而食力坐甲始困於裹糧兵增費益調遣頻繁遂乃蹂

躡朝那涼今平綿延慶環慶陽府設險而與共明者日為患爾其

投石越距良家技擊旌旗掩日天子上單于之臺漢武至朔方

使十八萬軍于邊成旅提戈少帝受齋宮之册肅宗即位靈州彼雪恥於

百王允神武而無敵太宗絕播之薛延陀既而其眾俱降凶報

於千靈州石所以家善穿楊人思決拾厲霜剗日斬堅聽豐原日

鳴鏑跨青聽騎黃褶積甲蔽青銅嶺之隈張幟奪蠡山之色之山

如蒼翠染材官致朱輪劍客夸白哲猛士傳觀日六鈞漁陽受辱於

巾幗則有蘆花卷白霜鴈驚翰濱渠口之總雁遇大波之漩浪

日有月四十一
二十一

萬馬齊下銜波不喧侶神龍之繞塞揚尾頰而屈蟠截流而亂

休樹解鞍自渠口渡河而南河流即入秦處也接鳥氏之故墟

按義渠之舊壤自有城為昆夷臣任好而來享秦昭拓肆其北

封遂邊胡而既昉河南為古魏地秦昭王滅之秦昭王時上鳥知先

王之馭戎不究武而用攘逐太原今太原而城方洵籌邊之最

上蕭關北郡塞界漢躔白登進劔安定今縣退完警朔翽之獵

獵薄虜馬之嘽嘽跳踉鮮卑蹂蹋吐番塵沙晝掩燧燧夜燔息

百年之征戰仍生齒之凋殘始登靈河立和乃徙塞安定高白

平涼遠邊匈奴右方孝武築朔方始始開荒於塞外創固原州之

雄鎮峻城隍而言言數紛綸於塊壤照曩古目若炬密侵阮目

徂共秦臨湫而詛楚涇州周阮共之楚地過安西之

行都元府見開城今為之巨礎空同山問道之宮在平涼府

有聖山王母山留觴之渚子即之山也亦下有大池即天望華

尖山其有亭其下盼都盧山而延貯金佛峽回峯彈箏峽拂

雨為川二十而有贏厥泉數百而可舉會笄頭山之始波待屬

汭於神禹水金出佛平彈箏二峽在瓦亭山東二十里其水皆入涇

涇涇水出華亭縣城東三里有二源北源出小關山浩蕩共王

之娛游浸潤西涼之畚插搏鬻難渠源涇未遠而介最廣山涇州則距

送送烝徒堪楫高山山名涇涇觀其發源豪彘海見山紀於荒牒

爾其割安國耀武之鎮為後平涼日二鎮鎮騰臨涇行渭之囂涇漢唐為鎮

渭行可藍山小隴山左絡右包引邠岐之繡野卽苜鞠之神皋於

鎬京為賓服距東洛則荒要覽犬戎之故版諸今平涼西山後

在千五百里內之故歎姬室之腥臊去陰密所伐王其伊邇何我陵

之不勞慨涇原之空署遠鄭滑而仰漕唐陷涇原節度之使原州

平涼府志卷之六

在何有四十一
二十一

蓋兵馬芻牧之繁會兼雍涼朔并之蕭騷山高地冷霜嚴雪脩
 在其板屋同我土窯同羊麥經寒而平補烏頭不熱於府焦總
 兩載之行役遍秦疆之遘迢攷自車鄰駟鐵厥風騰趨勢招八
 州雄吞邊徼其民忠信而質實其俗強武而桀鷲善導則起化
 鼓鐘猛驅則同仇慰勞耕牧致富疆山林供聚嘯獮野偪居攘
 竊劫剽閒廣谷與大川更土風之殊調御輪或雜乎凶裝秦俗
 冠往來者白衣弊面自同乎夷僚近邊花五從幼自相勞其非桮非罍
 載叟載喉竝探甕呂取酤各截筒而為罍燕會則呂精備團入
 吸津者取為飲酒各將而備嬉竹馬於高簷混雞犬呂競叫不房板房
 行犬其上臨風月之佳辰轉悲思而痛悼佳節則望中及中秋起
 逐自相征成為俗耳因山別煥寒視水為肥饒食懼鮮艱戒先貪冒
 外懲疆事之驛騷內折姦民之橫暴聖朝安呂兼攘富而後教

陸海溢花馬之鹽屯田廢丹水之漕

商州丹水

宋呂通漕

奚止都都相屬

邑邑相眺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造農服乎田疇士升乎

序校袍釋堅小戎之心閭閻諷天子之詔走萬里不持糧翦不

軌無遺噍懷乳有哇哇之童扶杖集番番之髦簞齋橐負則商

旅讓於涂乘堅驅良則男女避其導言傳號渙所至捷風雷色

授意喻三軍咸舞蹈兼之天心中其景命五穀豐於雨暘窮陰

天山之雪生蛆

童山涸澤

泣寒雪蛆冰井之結凝扇之曰和氣

乾溝火谷之焦灼流之曰醴漿及夫喬嶽拱礪河宗瀉潢百靈

攸奠罔不降穰有感必應厥類維彰神人既曰和民物既曰昌

聖心猶復保之若赤視曰如傷帑金充溢獨爾輸將何生弗遂

奚利不汪實灌注乎里閭寧勞頓夫斧斨

是時策安尙未用命

計未審繼

若臣者寓目於玄灞素滄之境馳驟於炎風朔雪之

鄉聽奇鐘之雌雄

應州城西北隅放生寺有鐘樓傳此鐘乃沙州所鑄有雌雄

雄野外軍戌常開此鐘上半月有聲去沙州下半年有聲來沙州

掠神鳥之鶴鷄觀雲海之疊

絮大白分天嶺觀雲海處

測葱嶺之混茫出入戎落轉側冉駹

親見夫拱手者闡八荒而無閔鑿德者涕橫流而滿眶已縱游

三五之至治非徒牽思古之回腸敢笙簧乎六籍盜先民之稅

糠長侍坐於君子願雅化之宣颺賦既脫稿并自注合一萬五

千六百四十許字賅洽閱深上揜潘岳交河王侍郎蘭生曰千

餘年來鉅製也祖惠意猶欲然再三更正不輕示人其詩亦各

體穩稱五律尤高渾峭拔逼真唐音年四十一而倦游呂帖括

授徒鄉里潛心理學厭薄詞章先時稿本棄之敝簾與竝世名

流絕不通聞問竝世名流亦鮮或稱道之或曰意有所懲深自

韜晦也登第後為四書講義自負理學正宗復不為時論所重

呂故祖惠畢生無詞章名亦無理學名及卒平望賈人子有獲其賦艸者先君子借觀而善之鈔存一卷其高弟子王元文蒐輯遺詩獲三秦游艸四卷洞庭游艸一卷拾存艸二卷經進艸一卷謀付梓不果越六十餘年落破書灘余獲之合編爲虹舟集九卷世閒無第二本終亦必亡欲付梓非力所及姑舍詩爲之立傳而載其賦傳者傳也余文未必傳卽祖惠之賦仍未必傳枉費紙墨耳於虛天之生才不易人之憐才亦不易自古而然詎唯祖惠也哉

碑傳集補卷四十六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四十七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四

越耆舊傳

高金成互見理學

湯紀尙

高先生會稽人名金成字星岳爲諸生終老鄉塾百家之言罔不綜卒以性道爲歸畢生無畸行而仁孝申於里巷居常整襟端敕使人自斂詞氣慎交游無相接者然辭必以故不爲崖嶠自異當是時越士以同俗爲賢先生所識楊魯藩龐果亭朱貞木以行誼相抗章實齋張問樵傅子敬多異聞以文章識議激昂今古然均自謂出先生下先生與交無異同嘗謂士取法在濂溪明道專爲己不求異物可終無愧怍又謂姚江魄力大然實踐無累莫如葢山慎獨也年七十四卒先生治經融訓詁以

義理識能洞微言易主象謂非象理無所附數無可推晰周官之官與事使秩然就理凡十易稿始成書他經皆有訓纂沒後入勢家不傳惟易禮稿存鄉塾莫閣學晉主蕺山講席以明儒學導後進慕先生風踵講求一見不得爲歎息去曰信不愧高先生矣

楊魯藩名際昌山陰人少就塾動容儼恪師每曰吾坐臥徒倚常媿此兒年二十得鄉薦一試禮部晚得官傷親不及見遂不出葬親後要經不除人或議其過然所交若高先生亦未有規之者讀書不再覽人問故事指某帙覓無爽少爲古文晚焚之以老壽終

龐孝廉毅字果亭會稽人行誼類楊舉動兀兀偶坐立必厲容每侍親送客出中門必儼告客去必正色面親親歿白頭闔然

寂處讀書數十年惟楊朱數人至談讌可終日餘無交者後生見之亦避去

朱紱字貞木性不習世事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覲古人自束髮至老惟忍飢讀書朗然自得人莫知其數日不食也或餽之亦不受

章實齋名學誠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長於紀覽習聞蕺山南雷緒言論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往往出正史外評隲子史裨闡萬輩深有得于向歆父子之傳遇時以博聞稱如袁枚邵晉涵戴震者恆以氣折之嘗曰諸君讀書如捧散錢奈無貫索何著文史通義內外篇湖北通志稿秀水鄭虎文推爲良史才同時並稱有張問樵傅子敬問樵名元浩讀子史喜爲論說通易數自言生卒年壽悉驗子敬名學

浩言行有恆度雖塗歌巷說均能誦之

論曰吾越在昔稱善讀書砥行誼者曰沈求如曰邵念魯曰胡天游曰邵瑛類昭禊人耳目不具論有沈君冰壺書一覽輒賣去爲詩文應聲就然崎跡自放不可罽有童君珏能讀書棄去以詩畫游嵩洛閒有胡翁佚其名居張漚古祠或訪之時天寒急雪見翁擁瓦墻旁垛所著書未就已數十卷云書須有補者歿後書不傳有潘勳齋山陰人性奇鈍名不出委卷讀王劉書以聖學必本於經凡經有孔子言悉刺取條貫之擴以子史逸文名其書曰大成會要挾以游京師與人言不辨所向恆爲人所唾笑惟先大父契之時分俸濟其貧歿爲之殮焉其友吳鐘愔字樸庵蕭山人以孝廉爲山陰義學師亦治經終身義學潘君破產以成者也吾越經學自毛氏西河後惟茹氏易范氏詩

邵氏爾雅樊氏疏孟子未成高氏易禮王氏紹蘭注說文均淪
塵蠹章氏杜氏志在文史王氏錢氏稍力此早卒有陶在一集
論語鄭注未成若上虞王煦治爾雅蕭山沈豫治春秋黃瓚治
周易徐鯤明小學畏榮稽古卓乎經師爲不可及矣其不專事
經術者則有若葉去病諸暨人名敬以拔貢官雲和學博性坦
易風尙在鐵崖章侯閒以自適爲道有念爲欲始而屏妻子終
則棄文詞與武林項潛園爲友項以漸入葉以決去然所守實
笙磬合也以道光庚戌元旦同日卒若相約者至若山陰沈氏
三昆季則隱於書肆其季復粲字霞西尤篤志好古務收皮橐
餒於書不屑也於明季殘文牘事尤珍祕輯葢山忠惠書行世
以哭兄致疾卒同時杜徵君哭之哀曰斯人歿而越中耆舊盡
矣徵君名煦尺莊其字舉孝廉方正科未赴孝悌睦婣篤行不

倦身處清約癩瘠若病夫博綜文史丹黃不輟德量汪洋貞不絕俗有黃憲郭泰之風焉予述高先生網羅舊聞牽連其可攷信者著於篇亦欲使承學之士聞風知慕悅焉予傳一二獨行而憂無和以自壯已

章學誠傳

沈元泰

章學誠字實齋父鏣乾隆壬戌進士湖北應城縣知縣著有滄雲山房集學誠年十二時父母詣外家慮其嬉游鍵之一室桌上有新輯紹興府志歷指其謬書於簡端父歸痛施榷楚而心私喜之教以舉業初竟日不能成一藝因取諸名稿閱至數千篇躍然曰南華楞嚴可取徑也自是拈一題動成十餘藝必盡其奇正變化父罷官後貧甚學誠入都肄業成均所居門無扉張蘆箔一片嚴冬睡醒身沒雪中日惟麥餅兩枚解餒而攻苦

愈銳暇則代人編纂館閣諸書大興朱學士筠見而異之邀館其邸及視學安徽復延諸幕中學士嘗慨然以復古自任學誠因請搜訪遺書仿劉向七畧條別羣書各疏原委學士遂有徵書之奏而四庫全書之館自此開矣戊子中副車丁酉鄉試出尹侍御壯圖房主司爲梁文定公次年聯捷經策俱進呈以拙於書朝考不入選歸班待銓學誠尤精史學畢宮保沅撫豫儆朱氏經義考爲史籍考屬之學誠及督兩湖復延修湖北通志二書皆因畢公離任未梓同時論學最契者姚江邵學士晉涵海昌陳學正以綱高郵王觀察念孫蕭山王進士宗炎數人而已于戴東原汪容甫洪稚存時有異同所尤詆者袁隨園也著文史通義內外篇其論史謂有史才史學尤貴有史德其論文謂有文情文心尤貴有文性外篇專論修志謂方志宜立三書

倣紀傳正史之體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謂州縣當立志科以掌文獻異日備朝史之要刪又謂修志當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立四體以歸四要皆切中利病游跡所至應聘修者有和州亳州永清天門諸志學誠性孤高卞急會試出于文襄門又居梁文定邸中最久然筆墨譁諉多不肯曲從爲兩相國所器重少患鼻癰中年兩耳復聵老苦頭風右目偏盲其歿也以背瘍晚景貧病交加極文人之不幸卒年六十四文集藏於家傳鈔者眾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已刊布流行

文林郎國子監典籍會稽實齋章公傳

譚獻

章先生學誠字實齋會稽世族生而質魯賦稟瘠弱少入塾讀

書百餘言猶亟亟不赴程已而日親墳籍不樂事章句少長披覽子史識去取久之洞明著作之本末交餘姚邵晉涵氏益推究古近史家之學嘗出游客馮兵備廷丞所與休寧戴震江都汪中皆兵備所敬禮而所學異趣先生學長於史嘗謂六經皆史書與春秋同原詩教最廣太史陳之官禮制作與大易之制憲明時聖王經世之大皆所以爲史也以故秀水鄭虎文推先生爲良史才成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恆就南北方志之聘創州縣立志科方志立三書議世未能盡用也畢尙書沅總督湖廣延撰湖北通志書成而論者詆媿先生條辨之今所論定和州永清亳州天門諸志或傳或不傳而湖北通志亦非先生之舊矣論課蒙學文法略曰使孺子屬文雖僅片言數語必成其章當取左氏論事君子設辭熟讀而仿爲之孺子能讀

左傳者未必遂能運用今使仿傳例爲文文卽用以論事是以事實爲秋實而議論爲春華矣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證傳之文辭擴而充之根柢深厚初學先爲論事繼則論人論事之文明暢疏通知遠本於書教論人之文含蓄抑揚詠歎本於詩教纂類左傳人物而學論贊必讀司馬遷書遂使孺子因論贊而略知紀傳之事因紀傳而妙解論贊之文論人之功旣畢則於左氏春秋之業思過半矣童孺知識初開甫學爲文必有天籟自然之妙非雕琢以後所能及也譬若小兒初學字畫時或近於篆籀非工楷以後所能爲也迎其機而善導參之以變化故自論事論人以下諸體迭變復又使之環轉無窮所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而終身用之不竭也與友書略曰考論人物向爲同志商定條

例曾刊印格標爲讀史年譜旁行十道首行甲子次行紀年凡涉十年年甲一板如唐三百年三十板足矣前後空編甲子三數板俾生隋時卒五代時之人皆竟顛末餘史均可類推其人止載姓名生卒年月下注某紀某傳篇名出處則翻閱時一切考證均可照注自尋本文若兼載他事則例不純而功亦難竣外戚列女隱逸方技姦臣佞幸凡見史策中者無一不收至於紀年之法正統偏安均照各史編年如三國志各自爲書各編譜首各分年甲各注本國之人可矣僭竊載紀其國並無本史然後以十六國仍晉年九國仍五代年旣以讀史年譜爲名分合之例一以本史爲斷可也先生文不空作探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每一篇成恆寫寄友人人閒傳錄多有異同所撰通義數十萬言嘉慶辛酉先生卒時曾以稿草寄蕭山王

宗炎爲次日錄道光壬辰次子華紱寫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刻於大梁譚廷獻曰通義寫本得讀於廈門大梁板刻浙東兵後獻渡錢江訪得於會稽周氏祠堂亦闕佚矣出篋中舊本補刻於杭州書局印行廣州有伍氏叢書本近歲後裔又重刻於黔於是來學日開遺書津逮矣獻所得遺稿一二未刻雜篇要刪如右庶幾布之章氏家塾四方承學就傅之士以時興起云爾

孝廉胡君墓誌銘

錢大昕

嶺以南才士予所識者三人欽州馮敏昌魚山順德張錦芳葯房及胡亦常同謙以詩經舉於鄉出吾友益都李南礪之門其來京師介南礪書訪予與之言詩文源流洞中癡結他日讀其所作詩超然獨往脫棄凡近之格既下第南歸與休寧戴東原

同舟至富春江乃別舟中盡鈔東原所著書攜歸將刊之東粵
抵家後手書報予欲壹其志於經術予益聳然異之無幾何葑
房以書報同謙死矣且述其事狀乞予爲銘已而南礪書至復
以爲言乃撫其略書之同謙姓胡氏亦常其名贈文林郎翰林
院庶吉士景輝之曾孫贈承德郎吏部主事炳之孫丙辰進士
翰林院庶吉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傑之子性沖淡淵默與鄉
人處由由然不見臧否而抗志希古不欲爲一鄉一國之士方
吏部捐館時同謙年尙少能自刻厲以殖其學事母何太安人
孝有郭外田數十稜最其歲入悉以奉母晨夕甘旨無缺夫婦
終歲厭粗糲自若嘗購書盈篋索值數鎰謀諸婦脫釵質錢償
之不敢私取田之所入其於詩妙悟天成不由師授能於南園
諸公外自成一家魚山嘗謂人曰吾粵詩人曲江之後當推海

雪繼海雪者其豸浦乎豸浦同謙所居因以自號者也同謙生
于乾隆癸亥某月日以癸未三月廿四日卒年止三十有一其
卒也以歸舟盛暑中鈔書多噉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歸而益劇
竟至不起死之日有四女而無男後數月妾遺腹舉一子名應
科又明年五月母何太安人卒應科亦殤嗚呼同謙之目其不
得瞑矣夫悲夫悲夫銘曰

榕之不才其大蔽牛蘭之猗猗秋風敗之豸浦之原四尺墳兮
恆幹久棄神明存兮

施國祁傳

湖州府志

施國祁字非熊號北研烏程學生工詩古文善填詞尤熟於金
源事實嘗病金史蕪雜擬考正之有所得輒爲紀錄年逾四十
遂棄舉子業專力以著書自任積二十餘年之久書成名曰金

史詳校繼以卷帙繁多乃列舉條目爲金源劄記又以其餘緒作元遺山集箋金源雜興詩家極貧少嘗授經於外中年忽樂市隱寓於潯北爲人經理生業設吉貝肆市中有一樓顏曰吉貝居所著書多成於其中嘉慶己巳不戒於火著述盡付一炬今所存者大半出於記憶補錄之餘耳卒年七十餘無子

王惕甫墓志銘

秦瀛

近數十年來海內士大夫以詩古文名者不過數家而王君惕甫以諸生拔起東南雖終其身祇一爲校官晚歲杜門連蹇以歿而其名橫鶩一世光氣照耀不可掩抑世之人稱之無異辭其葬也孤嘉祥等乞余爲文銘其幽烏虜是不可以不銘君長洲人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夫又號惕甫明少傅大學士謚文恪諱鏊者君十世祖爲弘治正德間名臣世居吳縣東洞庭山後

遷郡城曾祖續縣學生祖世琪以文行著乾隆丁卯順天舉人
歷官歙縣宣城教諭考寅熙負才任俠有名公卿閒初以君官
封華亭教諭再以次子翼孫呂堰巡檢死教匪之亂貶封武德
騎尉世襲雲騎尉妣繆氏贈宜人君生于歙縣學署六歲就塾
具殊稟其大父親教之十二三歲卽能爲詩文大父歿從學於
其鄉吳賁園智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時江蘇前後學使竝
有人倫之鑒尤推重君而君顧不屑爲時俗科舉文字獨有志
古人之學縱橫上下窮其源流而思與之竝同郡彭尺木汪大
紳皆少可多否而樂與君暱君累試於有司無所得會其外父
曹君銳以謁選之京師挈君同行至京相國富陽董公方官少
司農邀之至邸第乾隆戊申三月高宗純皇帝巡幸天津召試
行在賜舉人君於是年三十有四矣會試又屢黜由咸安宮教

習除授華亭縣學教諭在華亭凡五年造就士類多知名會地方官以催科擾諸生羣譁於縣門令他出君爲慰譬而散之一日某以無辜移學拘繫立釋之守令無以難也無何丁外憂歸服除以母老不復出屬南城曾君賓谷都轉兩淮延君爲樂儀書院山長君常寓揚州之樗園賓谷好賓客日與君輩賦詩飲酒爲樂久之賓谷遷擢去而君先辭歸尋丁內憂先是乾隆庚戌會試君嘗以薦卷取內閣中書榜旣發而罷之其後或勸君入貲爲中書君不可僅挂國子監典籍閒有以書幣招者竟不問車騎過之或不報謝有屋數楹近封門擁書萬卷尙思有所著述而以病輟業卒時年六十有三所著書有淵雅堂詩文集五十卷已刊行於世余始交君在乾隆丁未戊申閒官京師時以文章相砥礪君狀貌短小而心雄氣盛懷用世之畧老而輒

軻徒以詩古文名非君志也君內行淳備同母弟二人一早夭一死襄陽之亂君遣人求骸骨不得招魂葬之而撫其女嫁常熟吳熾遇庶弟亦有恩娶徐氏早卒繼曹氏東城正指揮銳女三子長嘉祥次嘉福出爲叔翼孫後世襲雲騎尉江南候補守備次嘉祿縣學生孫靜修慎修卒以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逾年十二月二日嘉祥等葬君於吳縣楞伽山之麓銘曰文恪之後吁其衰斯人崛起昌於辭其辭昌兮其數奇噫彼福命疇職之覃溪姬傳胥云萎後來繼者當爲誰

族兄惕甫先生傳

王塗

先生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志更號惕甫長洲縣人明太傅文恪公十世孫祖世琦安徽歙縣教諭父寅熙國學生先生幼穎敏承祖訓時從宛平鍾勵暇先生游鍾乃望溪先生高弟也以是

習聞古文法年十九家益貧發憤自勵補諸生諸城劉公督學
江蘇以國士待之乾隆中南巡召試入二等賜緞匹既又應天
津召試入一等賜舉人嘗客大學士富陽董公第又客睿親王
邸備悉朝廷掌故遇國家大典禮應奉文字多出其手會試久
不第而文章震一世當時賢士大夫皆願與之交性耿介不妄
取與非其人不友能面斥人過論文尤鮮許可然挾摘利病無
不切中間者大服而淺學忌先生直羣起毀之遂以此得狂名
嘉慶元年丙辰純皇帝行傳位禮羣臣進獻詩冊先生爲某官
作九言詩以丙辰二字上下通叶六十韻高古奇麗冠絕一時
既奏上純皇帝大褒獎侍臣言某官譎陋必由代作上因欲求
其人官之侍臣進言不可而止然某官猶重受恩賜人謂先生
以文字蒙主知雖相如子虛無以過也是年教習期滿授華亭

教諭既蘊蓄不得施遂以文行提獎後進弟翼孫殉難湖北呂
堰先生使族弟仲光往求骸骨不得得其遺衣葬之爲刊遺詩
求當代知名士爲銘傳歌詠表揚忠烈以抒其哀每一言及嗚
咽流涕知其篤於天性也丁憂罷官歸主講揚州樂儀書院承
其教者皆知好古年五十餘鍵關不出著書自娛丹黃評隲無
一日輟好講陽明之學而亦不毀程朱曰擊吳中漕弊著轉般
私說海內以文辭請質及求翰墨者常不遠千里至李忠毅公
戰沒其家乞爲行狀先生以史漢法行文識者嘆爲大手筆總
督百公三書招致先生僅以一書報謝而已尙書初公撫蘇重
其名屢遣人致意先生以不先來辱終不往謁也所著淵雅堂
集二十卷因盧氏所刊金石三例作碑版廣例益之爲四例又
選宋元十家文以益茅氏坤所選八家文十家者尹洙李觀劉

擊畢仲游劉敞劉攽羅願虞集姚燧元好問也初娶徐氏繼娶曹氏有寫韻軒橐三子少子嘉祿有詩名卒年六十三論曰先生嘗語余爲學或從漢學入或從宋學入但多讀書久之則古人爭來餉我其自得非可以言喻也及以文請質則曰子能自弼其力異日必大展其才少年文盡意爲主柳子厚蘇老泉作論可法也又曰文以載道平日修身飭行是其根本空言經訓尙非探源之論又曰近世論古文者無過姚姬傳然以學爲主故其傳甚正而其才皆乏古文雖非騁才之具要當以才爲主而學爲輔也其論詩曰詩中有人詩外有事是爲妙境論書法則曰自明三百年來可與董文敏抗行者惟石庵劉公一人山舟夢樓皆不及也先生議論具卓識又好直道苟虛心求教無不開誠指示琢磨以盡其才故弟子感激裁成者甚至

而古文之學惟欽君善能得其傳予嘗求先生碑版廣例弗能
得得其所評金石三例其言曰學者當始由無例以之有例繼
乃由有例以之無例斯言也通於治道矣豈第爲古文者之準
則哉

廷川君家傳

沈欽霖

君諱朗字蘊高川其自號也世居吳江之莘塔生數月乳母
指以壁上字輒識之弱冠入邑庠卽北走京師朝廷方修四庫
書廣搜天下遺文祕籍四方知名士雲集輦下君以薦充謄錄
書成議敍當得官君夷然不屑也乾隆己酉舉順天鄉試庚戌
余以計偕入都始識君君善談恆數日夜不倦每諧語軒渠舉
座爲之傾倒至遇意所不可嶄然不能以非義干也家素貧所
得館穀及友朋贈遺隨手散去廚無隔宿糧而坐客常滿嘉慶

辛酉以大挑授鳳陽府訓導甫二載乞病歸幕游以老卒年六十有七君在京師久徧交中朝賢士大夫又嘗北抵居庸南浮江漢陟嵩少登秦岱度庾嶺周覽山川形勝與所遇畸人逸士相往還故其發爲詩古文詞往往有奇氣尤精繪事人物花鳥入神品所著詩文集若干卷淮上紀聞游粵筆談若干卷繪事瑣言繪事雕蟲若干卷子鶴壽好學篤行能守其家學云

王仲瞿墓誌

陳文述

君諱曇字仲瞿浙江秀水人邑有瓶山因以瓶山自號乾隆甲寅舉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家素封以購書耗其貲讀一過卽隨手散棄性慷慨好奇計每發一論出人意表卽營一器製一衣必別出新意所爲詩文不循恆蹊海內識與不識皆曰奇才好談經濟尤喜論兵嘉慶初川楚不靖總憲雲閒吳公君座

主也倚某相國相國怙勢敗懼罪及因薦君知兵以不經語入
奏冀以微罪避位非愛君也睿皇帝燭其情罷吳公官而君不
問然自是場屋中相戒不錄君文君文奇麗易識別君亦自悔
改名於禮部曰良士不錄如故九上春官不得志則好奇之累
也則有才而不自晦其才之累也以嘉慶丙子秋卒於錢塘西
馬塍之紅柏山莊君性豪逸嘗於除夕攜眷屬泛舟皋亭梅花
下度歲又嘗建琵琶館於吳門延海內善彈者品其高下其逸
事大率類此道光乙酉子人樹爲卜葬嘉興祖塋之次以原配
朱繼配金人樹生母錢耐朱名樨香嘉興人金名禮羸字雲門
山陰人工繪事朱之繡佛樓圖金所繪也錢名婉常熟人君所
著煙霞萬古樓詩文集蒙古法式善與舒位孫原湘稱曰三君
銘曰生才不恆尤難者奇奇才至君而塞如斯天限之耶人爲

之耶不善用之以至斯耶聖賢中庸豪傑韜晦千古才士若君
幾輩葬君先冢鴛湖之濱後有作者視此刻文

王仲瞿墓表銘

龔自珍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闇於機者窺
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駭慎川楚匪起疏軍
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
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駭避官保躬林泉
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
謂役令之事卽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
大刺麻章往胡圖克圖者游習其遊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
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
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

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歎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閒狂名猶未起老輩皆

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慘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閒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邈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曇者天也宥曇者帝也仇曇者海內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

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
瘞汝於是噫

汪冬巢傳

包世臣

君諱潮生字汝信別字飲泉晚又自號曰冬巢姓汪氏江蘇儀
徵人也由附學生舉乾隆乙卯副榜貢生道光壬辰五月六日
卒於家年五十有六配閔氏前卒無子女君竟不娶獨居十九
年以終君穎悟絕倫於文於書皆能深知其甘苦曲折性溫恭
而澹定於時人一無怫忤至所親則必有材藝能自植者生平
無他好唯以倚聲設色自娛江淮閒言倚聲者宗朱彝尊陳維
崧君獨好清真玉田然於朱陳亦無所雌黃也設色則盛行揮
格華岩之法君志在遠紹宋人每興酣落筆無粉本卽見以規
勢花葉掩映若承朝露而漾和風其工麗鮮潤雁行院本以云

氣韻且時欲過之倚聲適稱所畫皆近世所罕也予以嘉慶辛酉秋至揚卽識君未相知也嗣予挈家寄揚州居址稍遠不相聞者二十餘年道光戊子秋君忽叩門修款出精楮索書所爲古文辭庚寅冬予自刪定文稿乞諸友朝夕者分繕清本君顧從他友所分去賦與文各一卷字數累萬呵凍精寫點畫清俊有紫芝中江之意是歲君之執友三數人皆以物故君嗒然自傷爲寒林獨步之圖君故歛人家昉溪之側先世以業鱈留揚州遂著籍業旣久落擾攘塵土閒非其意也欲歸歛不得又爲昉溪秋隱之圖皆乞予序其意今年春見陽湖張琦翰風詩文詞與書而心善之張君官館陶君手界朱絲一冊囑予轉乞張君書自著詩文而予已北去因留柬予寓曰僕自問不當久人閒身後孑然無能奔藏珍玩者然心慕張君甚卽僕死必請張

君竟爲之流傳後世知張君此冊爲僕作者足矣予返揚則君喪已逾月感其意爲加書請張君非所謂解脫而眞摯者耶斯可哀矣君以圖歸歎故累八喪未葬弟法生二子而歿長文郁次文蔚君恩勤撫育而文蔚以日疾幾廢文郁當承君祧君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不必爲後君畫爲時所珍脫手卽歸有力者家藏唯詞稿三卷出手定戚友議釀金梓以傳之並議於舉君殯時并葬八棺而資文蔚寄食僧寺爲行者業文郁習會計一切如君遺命君身後頗有瑣碎君之友甘泉王壽鶴汀居閒搢拄備任勞怨庶幾不闌生死者

汪魚亭學博傳

蔣士銓

汪軻字輦雲號魚亭系出新安先世遷江西武寧遂爲武寧人軻幼孤貧有兩弟能食力養母乃師邑明經盛謨讀書謨築字

雲巢以居治古文有名當世軻獨好爲詩五言古體力追漢魏
近體師太白襄陽皆尙高格學成遊南昌館葉氏 孀母奇
其詩敬禮特異字以女軻病母手調湯藥左右之 臬司凌公
璿藩司彭公家屏皆才軻學使金公德瑛拔軻冠其庠名驟熾
軻贅昏日三公咸遣隸役執事爲時豔羨乃迎母母習於山居
俄返里南昌楊屋本天全六番招討宣慰使孫雍正閒安插來
江西屋九齡以詩名至是與軻相伯仲時稱兩才子然軻日貧
困乾隆丁卯薦而不售遂浪游四方又數數垂橐歸卒無有知
軻者新城進士陳凝齋先生道講學鈴口招軻同諸子讀書始
與公子守誠守詒輩及魯君仕驥善公學以治性匡時屏榮利
絕紛擾爲要軻益務實學終無所遇庚辰遊京師釀資貢太學
應京兆試仍被放去癸未武選君守詒赴官再偕入都都下故

人益憫軻窮軻憤鬱不自聊輒放於酒酒酣罵座目張炬與人爭辯抵案碎壺不肯屈已而痛哭呼死友趙山南不止客不能堪皆避去先是金衢嚴道守誠爲軻買田使家食軻至是賣田入貲注廣文籍又不足於是武選君成之越數年授吉水訓導歷三月卒於任遺孤四皆幼穉無所歸載櫬寄厝南昌柘林邨武選君迎其家至中田贍養安居而軻配亦旋卒武選君撫卹諸孤使各執生業俾無失所又屬魯進士仕驥相冢穴合瘞其夫婦託分宜林君有席選定遺詩雕板行世嗚呼軻交遊什伯能全其家封其墓而存其詩守詒仕驥有席三人而已軻性伉直平生以妻子友朋爲性命凡奔赴友喪哀慟如骨肉以是與軻交者胥弗忍相負甲戌內寢火軻於烈燄中一再擊妻子出兩手交灼幾死月餘起而十指短秃如椎尙能握筆作詩遊跡

所至如燕齊吳楚兩越山水勝區必極流連詠歌之致悲涼骯
髒閱者憫焉嘗佐寧化雷公鉉視學浙中幕僚雖眾公獨以軻
與仕驥爲上客嘗曰兩生志學非時賢可及其友惟南豐趙由
儀稱尤契由儀字山南稱神童年十七舉於鄉越六年卒軻哭
之幾殉父維型一名瀾故詩人所著浣花青厓兩集先後遭水
厄遂不傳子四敦淑敦淳敦浩敦湜女二長適南昌舉人湯炳
子承綸幼未字著魚亭詩鈔凡二千餘首藻香館詞并手錄子
史十餘卷卒年五十七

論曰予年二十自上黨歸始因楊子載屋交魚亭魚亭乃視予
如兄弟吾三人出入與偕讀書尙論或同或異互爲嗔喜然胸
無畦畛患苦相卹及予困公車十年魚亭慰勞彌苦丙子予時
以中書在籍六月稅城南僧舍潛攜君習靜歷兩月日夕督課

禁少懈魚亭輒怒予泣曰君怠將終蹶矣魚亭亦泣是秋又薦而不售庚辰癸未魚亭兩游京師恆共臥起而君對酒輒醉醉輒哭予旁皇而已丁亥予浮家會稽聞君得官旋聞君竟死又聞君妻子入中田免此離更聞君婦卒嗚呼十五年來予之忽哭忽笑哭而不能復笑者遂至於斯也今遊中田得見君諸孤君夫婦且將同穴又及見選定君詩予乃破涕爲笑笑而復哭矣遂補傳君或借以存生氣若君之窮則天也嗚呼

吳君思亭墓志銘

馮登府

嗟乎余與思亭交垂二十年兩人皆好遊遊而歸未嘗不一日相聚以爲歡也而今乃爲其元堂之文悲已思亭精鑒別喜著書嘗聚昭代名人赤牘至六百餘家刻於石與海內賢士大夫遊上下其論議得錢詹事大昕疑年錄續而成之每語余曰唐

賢多厄於五十七宋賢多厄於六十六殆有數存焉今距思亭之亡五六年余知交中齒輩稍長者零落殆盡畸人碩德其生卒皆宜入此錄而思亭尙不及宋賢之年其可歎也夫乃敘其行誼世次而爲之銘曰

貞肅之裔澈浦里焯哉東海兩孝子始遷硤石後就李修也其名思亭氏九齡能詩得宗旨其言浥灘無譽毀短軀廣穎而豐耳東方畫像差堪擬賣畫得酒卽歡喜以手摸字知醜美年年畫舫五湖水南泛甌越北燕市歸來著書期沒齒惜哉屬疾傷芼苒年六十四有三子爾昌案鏡游補疑年錄作年六十三並誤繼妻仲存徐前死葉庚張丑此其似我爲銘幽垂諸史

頰伽郭君墓志銘

馮登府

君諱慶字祥伯頰伽其號年五十號曰蓮菴六十日復庵而頰

伽最著曾祖諱如龍祖諱諤考諱元灝吳江諸生受陸中丞燿
學姚吏部鼎志其墓所稱有道君子也世爲蘆墟人自君始遷
嘉善東門江家橋少應省試及一應京兆試輒不遇三十後遂
絕意舉業專力於詩古文詞其詩詞尤縱才力所至筵酒肥膩
之習蛻然出風露之表已自行於世矣性通爽豪雋好食酒酣
嬉譏罵時露兀傲不平之氣不折身以市於貴勢每鉏牙不合
而去顧家窮空胥疏江湖不能不與世俗遊卒諧於時好晚而
思與一二故人謀爲買山娛老計所得輒以施貧交終未遂也
以道光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卒年六十五歲嗚呼唏矣余始見
君於馬君洵家爾時齒方壯意氣偉然極一時之盛逾數年又
見於廣陵意少衰而飲酒歡呼狂故猶昔也又逾數年見於淮
上則以寓樓之災頽然生意盡矣迨余自閩歸方赴官甬上將

行而君適至又相見於馬君家飲少輒醉自傷垂老相與賦詩
鄭重而別及今而銘其藏以此歎嘉會之不常而良朋之難再
得余與馬君亦年四五十日月不居無聞滋懼交游零落恐負
平生知己之言是則重可感也已夫以君之才之學雖不遇於
時而名固顯矣既有得於今必有貴於後庶幾於君無所病負
而又奚悲耶君所著有靈芬館集若干卷刻以行世未刻詩八
卷藏於家妻 孺人側室素君生一女適今山西大挑知縣夏
寶晉以弟鳳子桐爲子某年某月葬於某原君弟鳳以余交久
知之蒼來請銘乃愴然而銘之曰

其目無人眉獨白其文及古世識職其狂可殺志不折造物忌
才六丁奪神廬一夜風雨泣山鬼辟荔招不得千百年後蛻仙
骨

碑傳集補卷四十七

男孫僑校

石像補四十一

十一

碑傳集補卷四十八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五

舊言集詩人小傳

李兆洛

楊尊一

君名士煥父尙三祖麟長尊一幼有至性讀書攻苦幾有成矣以貧故棄之幕遊爲仰事計未幾麟長依其族子於閩卒於旅舍族子使人扶其柩歸中途棄之詭云被盜詰柩所在恍惚不能具言尙三素病羸不能往尊一聞之馳歸僕被徒步出乍浦歷溫台登崖涉嶮三十餘晝夜乃得一棺於海濱幾朽壞而木上書姓氏尙一一可辨遂負骸骨歸葬焉時年二十二自是遊京師入太學應順天試以其閒就甘肅學使陳公萬青校閱之

聘又從其族叔四川藩司揆爲掌書記所與居無不傾契者年三十六始歸而娶妻未幾丁外艱喪畢遊楚北挈兩弟以往使各嫻習佐治之務皆有成立仲弟士瀚早卒恤遺孀撫孤雛恩誼臻至妹早寡迎而養之終其身後以母老不復遠遊時時往來江淮閒歲時家居色養備盡愉婉年五十四卒屬纊之日猶流涕被面以不能奉母爲痛焉所著兩檐牘草二冊大抵杯殘炙冷憂愁隱約之音讀其詞悲其遇尤傷其志矣

李鹿籽

君諱慶來字鹿籽棣原先生之子爲後於蠡塘先生生六歲丁繼父憂更八年而棣原先生卒兩弟俱幼君上事嫠母下撫弱弟治大事如成人自厲於學以率兩弟家世工書君能承之挈一硯游諸侯以爲養於學無所不窺詩文皆有師法旣屢試不

售潦倒客授客清河汪氏卒中風不能言俄頃卒嘉慶丁丑八月十九日也年五十所著有肯堂古文稿北山詩鈔籟涵齋隨筆君長予一歲乾隆甲辰予赴邑試適與君連几坐各詢名氏始識君時君才舞象已有工書名輩中相引重矣予居北郭君居西郭苦不得朝夕歲或一兩見其後又識令弟心陔紹仔往來益頻君出游日多兩弟小於君且十歲常居守故己未庚申閒與兩弟益密而君反疏然閒歲亦往往相遇從容杯酒各道契闊至戊辰以還予編宦淮北遂不復見比予謝事歸而君已前逝矣君泛愛容眾與人無爭雖胸中洞然而絕去圭角所交遊盡天下賢達長者其相與處常在若近若遠閒故其生也無怨惡其死也莫不思而頌之體素豐碩工飲啖予嘗因讌集戲爲座中人言得春生之氣多者莫如鹿籽法當久不死閱吾輩

乃竟若此輯君詩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

劉旭岑

先生名煥章號霽軒乾隆庚辰進士由浪穹令署蒙化廳被劾遣戍改徒留滇騰越州牧吳式齋楮招主來鳳書院竟卒於騰越先生工制藝已刊行所爲詩有霽軒稿一卷相傳先生少而不羈翁檢制之不能得乃砌諸一室中納以書外穴一牖通飲食平日往來者任其從牖與語而翁於壁閒伺之其相規勸者俟其出迎而饌之且屬其時至其匪僻者輒絕之數月聞室中讀書聲卽予好飲食繼且讀日夜不倦益予佳饌居二年出之則自課文已盈寸樂守一室不願出矣此蓋倣胡文定教致堂先生法也惜未聞翁之名

奚鶴溪

先生諱寅字曰宗號鶴溪又自號芙蓉湖漁兆洛外祖蕉峯公胞弟也生負異稟讀書過目成誦爲制菽未嘗構思而權奇侷儻千人盡廢材武絕人能徒手搏健士數十輩中乾隆癸酉拔萃科捷己卯順天鄉試弟二人考授景山教習丙戌成進士授湖南鄱縣知縣時緬匪滋事奉檄赴雲南軍前辦差修道路催軍裝督糧運差竣還補衡山縣知縣緣事醵秩特旨復官調湖北利川縣知縣乾隆四十三年卒於任年六十一公志致卓犖詩筆蒼健興會所至操翰若飛卒官時諸從舅氏皆幼遂散失無復存者惟滇南紀程詩別楚唱酬詩二冊曾刊本於楚中特就錄之

呂雲莊師

師諱嶽自號怡白陽湖廩貢生侯選訓導高祖父大學士宮父

石庭先生諱朝桂以篤行力學善啓迪爲一時名師生四子師其長也六歲失恃繼母莊撫之幼而敏慧讀書倍常人得石庭先生之歡屢困秋賦貧無以養常爲諸侯賓客所至倒屣乾隆丙午師館涵虛閣兆洛兄弟受業焉惓惓德音載色載笑每述敘游歷稱說人物旨致簡遠風趣自饒聽之者終日忘倦也爲詩宗新城尙書然不以自重同時黃仲則洪禔存諸先生方以能詩噪邑里而師未嘗與之爭鳴詩成輒隨手放散閒存稿草零亂篋中館涵虛閣時兆洛聚而錄之不及百首嗣後師復游山左游浙西東不獲常侍顏色嘉慶辛酉正月歿於里第年七十有四子儀典以佐幕自給兆洛從索遺稿錄本見寄則與前所錄者略同蓋散佚者不復可收拾矣

吳二安

先生名一諤亦字毅菴陽湖人年三十餘始補邑弟子員性落拓不飾邊幅嘗以訟爲人居閒怨家訐之遂褫其衿亦不以屑意所居曰橫溝距郡城四十餘里常敝衣破帽徒步往來雖老猶能日數十里也工篆刻古雅有法度人爭重之遂鸞其技以食每過朋舊之家或之留輒作數月住日不過刻一兩石暇則曼聲而吟其爲詩力求澹澁一詩或苦吟至四五日脫稿後不當意復棄去故其爲詩甚勤而存者甚少年六十喪妻及子友人爲贖金買妾復生二子焉嘉慶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自定晚學軒詩稿近三百首予家去橫溝纔數里故二安過從尤數有所作輒以相示劉醇甫編修見其詩曰此大似陋軒集二安聞之急從余索吳野人詩讀之旣而大喜曰誠然誠然

錢像啟

君名履坦號素園魯斯從弟也父燕習以歲貢任鹽城縣學教諭像啟長身鶴立伉爽有氣與張皋文董定園友善泮勵於學小試不利輒棄去工畫山水得法於其從父茶山竹初兩先生後乃專意寫生畫梅尤工直追元章所爲詩尙性靈清氣橫逸如其人也嘉慶丙寅春客元和令萬承紀署粹染疾卒年四十有七所著有清娛書屋刪存三卷

錢黃山

君名季重父泌乾隆丁卯舉人由壬申明通榜官貴州南籠府知府是時錢氏甲科鼎盛君少以名家子負儁才頗貽宕不自檢及壯屢舉不第浪游四方視天下士無當意者家益落遂頽然外形骸垢衣敝履蹢躅行街衢中夷然不以屑意也時時從故人丐酒錢飲肆中與傭販雜坐不爲忤然標尙志節無妄交

里中無賴子弟或持邑令長短爲奸利君白眼視之加訕謂焉
貧旣益甚妻前死子三人各以佐幕自活遠客千里外君寓居
靈官廟蕭然如野僧道光元年秋大疫里中吳晉望趙子述輩
皆以是殞斃君亦遂病未死前一日以書抵其友湯韻清曰我
且死以後事累君矣我死必擊疫鬼盡殲之何有以癘疾賊諸
正人也湯得書趨而往爲扶攜還其所居越日竟死湯爲之視
含殮焉君詩才橫逸得語往往驚座然恣意一往不就繩墨過
後亦不復削治故其詩可傳者少與人交多殷勤之思以故于
長短句尤工張皋文先生已採之入詞選

徐叔瞻

君名宗鄭一字瀧槎嘉慶乙丑予始識君於京邸溫厚之氣溢
顏面而自守甚介僦屋大溝沿奉母以居其從兄農先及從姪

數人從之居怡怡如也以教習期滿得知縣戊辰分發山西旋
丁母憂服闋仍赴山西候補未得缺乙亥卒無子家心陔處得
詩數首爲刊存之猶記君將出都時予方館盛氏南野君偕龔
松五過予值暴雨留飲甚暑被酒索酪不得困而臥予憫之起
屬寫小楷庾子山春賦松五復記其後書竟夕陽在樹矣乃登
車去後竟不復見今遺墨猶在篋中也悲夫農先名宗敏誠篤
而迂緩不飾邊幅人多以爲癡而君事之甚友亦與予善隻身
京師終不得一第叔瞻歿未幾亦歿

吳遠菴

君名飛鵬字九程世農家僦予家隙屋而居遠菴幼慧十餘歲
已能爲童子師兼通醫事課徒之暇借書以讀多識宋元以來
遺聞軼事尤工小楷書方整似顏魯公予少時喜寫書因延之

於家日課數千字今架上讀史方輿紀要續通鑑長編皆所寫也予既宦遊遠菴亦去又數年而歿年不滿六十子遜三能世其業亦工書此時復爲予寫書矣憶曩時同住養一齋倦則拋書坐與遠菴論古今人物細碎事皆能縷縷言之洛閩諸儒傳授支派尤所詳審其人之字號籍貫出處可僕指而數自設制科有狀元之稱以來迄於今某科某人狀元能不誤一科不遺一人每聚飲爲觴政輒舉隱僻者相詰難以爲勝負同人因戲目之爲狀元譜其強識類如此性和易而介出語有風趣凡往來養一齋如王瑤舟周伯恬諸人無不相愛者時弄筆爲小詩亦雅潔可誦遜三錄遺詩請入之舊言集大抵皆館予家所作閱之如見故人矣

翟雷谷

先生名震龍字起文宜興翟墅人明季諸生負奇氣嫻韜略爲
堵文襄公十友之一嘗佐張參政定志幕於成都值秦寇躡蜀
著守城功既歸遭國變遂不出自號洮湖逸人所著有歷代紀
年五行類事負芻雜識握奇圖粵遊草蜀遊草鹿田草遊梁草
清娛集等數十卷予婦翁路俎引先生訪得清娛集遺稿於其
裔孫內母舅史鑑樓先生錄存其詩百餘首其餘稿不復可尋
求矣

吳默池

先生名濟字幼滋宜興人父晴瀾先生名璇崇禎癸未進士兵
部職方司員外郎鼎革後足跡不入城市邑人歸高焉默池補
邑弟子員以教授自給其爲詩歲爲一編多散佚予所見者曰
娛花集乙卯作曰半軼草己酉作曰卽心菴草癸亥作又有竹

所剩言數十則蓋晚耽禪說時出名理詩格頗嚴晚益蕭澹惜知之者少

路思元師

師諱揆居宜興城外東沈之濱爲邑甲族而甚貧授弟子賤而能慈發蒙以上隨才成就遠近爭延致先大夫嘗從受業比兆洛兄弟幼學時復迎事焉晚耽禪說不能遠館閉門誦佛朝夕益窘兆洛每至宜興必置食召之飲罷攜手登申溪橋拳拳以戒殺放生爲訓嘉慶某年年八十餘卒嘉慶庚申辛酉江浙舉首爲崔暄崔錫華皆先生門下士兆洛又以甲子忝領解一時誇盛事云先生不喜爲詩有所應偶一吟詠耳故所見絕少

劉澗楠

君諱遵陸先世居鳳陽始祖眞洪武中隨湯襄武下常州營城

西定居焉稱西營劉氏六世祖竈本張氏少鞠於舅遂從其姓
九世祖節愍公永祚與熙祚綿祚皆祀忠義稱劉氏三忠又五
傳爲武顯將軍烜官福建汀州鎮總兵君武顯長子也中乾隆
己酉科順天榜屢試禮部久不售循例報捐知縣銓廣東之海
豐親老告近改銓浙江之金華己巳調長興尋丁武顯憂去官
服闋部發廣東補原缺至省卽委署開平又署從化逾年補海
豐在任五年以年老去官旣罷貧不能行留二年乃歸歸五年
而卒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也年七十六君敦愿誠篤學行
醇備所至輒有惠政在浙江廣東兩聘爲同考稱得士男子子
五人儀儼嘗從子問業皆登嘉慶癸酉科順天舉人儀浙江候
補知縣儼浙江太平縣知縣儼河南陳州府通判儼國子監生
儼候選從九品遺詩一卷

李竹軒

君名荃字佩玉宜興橫塘里人宋忠定公綱之裔乾隆庚寅舉於鄉壬辰登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分校四庫書直內閣兼辦誥敕房事與壬寅講筵外補直隸廣平府同知丙午丁內艱服闋補山西寧武府同知歷署府事嘉慶丙辰告養歸庚申十二月丁外艱時君已病又哀毀明年正月亦卒年五十九家故貧而君性高雅口不言治生仕宦三十年困窶彌甚在廣平迎二親以養其至寧武也貧不能挈眷故亟亟解組歸而色養者復五年焉貌甚怡和而胸中不能無礪壘有不當意輒沈沈飲貧不能釀取諸酷酷惡竟以此致病所著竹軒文鈔詩鈔詞鈔儷體及臆說靜觀剩語凡若干卷君季子掌綸予婦兄路辰宣女夫也親賓促宴曾一接君言笑時已索索渺歡矣君沒後二十

五年始得讀遺稿大抵沈鬱憤悶之氣一寓于詩挑鐙展卷牕外雨聲驟集春夜如秋悲其遇如見其人也

吳瑤田

先生名鴻璧號樸齋晚又自號矚仙江陰縣學生儀觀駿偉膂力絕人其與人處恂恂若無能也坐臥手一編或默默竟日其所合志歡如骨肉有急難傾身赴之無所顧惜然未嘗妄與人事言動必以禮法自處鄉之人皆敬憚焉既屢試不售遂隱於博與朋儕窮日夜爲戲樂年八十餘卒嘉慶辛未六月廿七日也無子一女適張氏將死以所爲詩授其女曰俟有知者爲吾傳之先生與先大夫友善予每至江陰必謁先生其歿也予方仕於皖既歸乃索先生之詩鈔而藏之凡詩三百餘首鈔三之一梗概略可見矣

張月霄

予頗嗜異書聞常熟張氏藏書甲吳下而張君月霄讐校尤精心慕之未由通也試介書賈代借書錄本而君慨然以來并以所輯經解屬爲之序序成而致之君以爲能道其意中語復屬作漢博士考序自是源源借書大抵小種將漸次及巨編如長編紀事本末之類皆許之未幾而君友陳君子準沒君致書悼惜以爲失左右手也又未幾聞君爲債家所窘盡沒其書益悵悵己丑春予弔同年孫子瀟之喪乃至常熟謂可一見君比至君已前一月捐館深相慕從不得一執手命也夫君愛書甚摯讀書甚勤校讐纂輯甚當既聚於所好矣乃不能終保之亦命也君所藏散而予無借書處君沒而購書之路并絕矣令子承霖以君所爲詩十餘篇屬刻之舊言集詩何足以盡君而所輯

諸巨軼恐一時無有能流播之者傳與不傳亦俟之命矣夫

又李鹿籽墓志銘

郭慶

君諱慶來字章有鹿籽其號李氏自宋忠定公之孫始居宜興君祖遷常州君入郡學爲陽湖人高祖諱用楫明崇禎癸未進士廣東瓊州府推官永明王時官兵部侍郎巡撫與其弟監軍道耒族王父監察御史頌先後死節君所輯爲李氏三忠事蹟者也曾祖諱焯祖諱維坤父諱英乾隆乙丑進士翰林院檢討贈兩世如其官其季山陽縣訓導諱萼君訓導長子後于檢討母曰黃孺人李氏代望也而家綦貧君六歲丁檢討憂更八年而訓導沒兩弟復來述來皆幼君上奉嫠母下拊弱弟營辦大事治如成人旣自克厲于學又教兩弟有聞人莫不嘖嘖稱李氏有子君以甘旨故橐筆走四方其所主如李觀察廷敬徐河

帥端楊太守煒諸公皆賢大夫所與遊如里中洪稚存趙味辛
張皋文陸祁生諸君皆名士處則敦文史之好出則治編紵之
歡眾口翕然推爲德人君子學無不通詩文皆有師法而于書
尤工初規摹閣帖後出入李北海宋四家縱橫變化無不如意
有來乞者長牋巨幅薄蹠小幀豐碑徑丈樂石盈尺淋漓濡染
各厭其意以去無倦容無矜色與人交一以和推誠善下有益
無迕而胸中白黑井如也君屢試不憚一遊京師歸摧撞息機
欲老里社會清河汪君己山邀君主其家君雅聞己山多長者
遊兩弟又各在淮南北得時時相見欣然就之居半歲忽暴中
風口不能言瞑目危坐兩時許形神離矣嘉慶丁丑八月十九
日也春秋五十妻謝氏妾王氏無子以弟子頌嗣女子三人烏
乎余與君初未相識及來袁浦朝夕游處如合故交時陳君曼

生亦偕其友來會文酒譚讌極一時之盛恆以聚散無常爲歎孰知數月之中死生契闊遽如斯也方君沒時兩弟皆歸常州得耗奔赴容色之戚哭泣之哀使人不忍聞見亦足以徵君平昔孝愛之隆矣復來以書及善狀來乞爲銘銘曰
適來何庸適去何從既蹇其躬年又不豐或傳爲禪人之示見而樂脫於五濁之中我烏從而測其始終耶

張月霄傳 黃廷鑑

月霄名金吾字慎旃月霄其別字也常熟有三張月霄系出南張明武邑教諭懋之後也祖仁濟父光基皆邑諸生月霄少孤性穎敏喜博覽比長學爲考據嘗從季父海鵬校刊太平御覽諸書鉤稽審覈見者稱焉年廿二補博士弟子員省試一不售卽棄去慕鄉先輩汲古毛氏述古錢氏遺風篤志儲藏與同里

陳子準揆善成事購訪古籍欲以撰述名當世嘗謂歷朝總集自文苑英華而後文粹文鑑文類代勒鴻編惟金源氏一朝著作自來散佚月霄慨然引爲己任討論史傳網羅圖經碑刻殫十二年之精力成金文最百廿卷較梅氏文紀事艱而厥功實倍經學莫盛於本朝通志堂經解實集大成顧宋元來諸家經說放失尙多月霄出其家藏祕帙復傳鈔藏文瀾閣本凡羽翼經傳者得八十餘種寫定詒經堂續經解千四百三十六卷自是先儒說經之書彙萃無遺矣又念藏書考鏡賴有書目宋之晁氏陳氏兩家其最善也今則歷年既久坊槧胥鈔代出魯魚錯脫踵謬襲訛第按目取盈卷帙藏猶不藏也爰取所藏宋元槧本暨新舊鈔之爲世罕見者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十卷爲廣其例詳載鏤版時代校藏姓氏備錄敍跋以著一書之原委

傳覽者得失瞭如乃書目成而書散說者謂于造物之忌云月
霄不善治生家中落處之泰然鍵戶日讀經疏撰釋冕釋弁二
篇近又取李氏易解漢上易傳諸書窮日夕研究將爲窮理盡
性之學而疾不起矣年四十三惜哉月霄別著廣釋名明小學
訓詁兩漢五經博士考補朱氏立學一門釋龜原三代卜法十
七史引經考及白虎通注稿皆貫穿詳核非經生家言也

拙經叟日月霄幼從予游治經之暇好觀史記兩漢書籌鐙深
夜寒暑不輟與之講論今古徵典實辨名物退則抽書尋討質
難疊生讀書閒舉傳注舊解或古今異讀輒取塾本作夾注行
閒幾滿觀其嗜書好古趨向已早殊俗學厥後纂輯之宏插架
之富十年中名滿三吳斯真勇于自立已及藏書旣散蕭然僻
處一編在手而所學益斬深邃其氣量豈出古人下哉凡所著

述務爲其所難實能從古籍中博觀約取而成使天假之年所
造就當不止是此非余之私言也請以俟當世之讀其書而論
定者

陳鱣傳

錢棗吉

陳鱣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嘉慶丙辰以郡庠生舉孝廉方正
戊午舉人少承其父許氏說文之學而兼宗北海鄭氏於論
語注孝經注六藝論皆采輯遺文并據本傳參以諸書排次事
實爲年紀嘉定錢氏大昕謂爲粲然有條咸可徵信好購藏宋
元雕本書及近世罕見之本與吳槎客騫互相鈔傳晚營果園
於紫薇山麓中構向山閣藏書十萬卷次第校勘册首鈐小印
二一曰得此書甚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爲小像仲魚美鬚髯
喜交游槎客謂其力學嗜古魁奇俶儻之概與宜興陳經景辰

同多髯又同作兩陳髯行後仲魚與景辰修士相見禮以謝在杭小草齋精鈔古靈先生集贈景辰槎客爲之跋尾嘉慶辛酉會試至京於琉璃廠書肆識朝鮮使臣朴修其檢書各操筆以通語言朴修其以所撰貞蕤稿略貽仲魚仲魚報以論語古訓各相傾許一時以爲佳話其舉孝廉方正也儀徵阮相國爲舉主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并爲書士鄉堂額仲魚旣沒遺書散佚相國爲刊續唐書於粵東

陳文述傳

杭州府志

陳文述原名文杰字雲伯錢塘人嘉慶五年舉人官繁昌知縣少與族兄鴻壽爲阮元所賞時稱二陳元試杭州時仿宋畫院製新團扇命題賦詩詩佳者贈以扇文述詩第一時呼團扇詩人後客京師與楊芳燦齊名試禮部屢不售就吏職所至有惠

政工詩長於歌行才藻富有雄視一世近體亦韶秀集中多指
陳得失表章忠孝之作合家能文子婦諸姬多知詩者子裴之
字小雲雲南府通判倜儻權奇明於世事論水利河漕指畫口
陳聞者動色詩雄宕悱惻不名一格

陳善傳

杭州府志

陳善字扶雅錢塘人嘉慶六年舉人幼與趙坦汪家禧潛研經
術又從武進張惠言游盡通其所著書官嘉善教諭應浙閩總
督孫士毅聘修閩志所爲列傳文直事核以餘暇撰晉書校勘
記惜未成而卒

陳鴻壽傳

杭州府志

陳鴻壽字子恭錢塘人嘉慶六年拔貢官江南海防河務同知
性愛交游於學多通解自以爲無過人者遂壹意篆隸行草書

爲詩不事苦吟自然朗暢阮元撫浙時方籌海防鴻壽隨元輕
車往返走檄飛章百函立就暇與諸名士刻燭賦詩羣以爲不
可及官溧陽知縣仿龔時兩家法爲茗器撰銘詞手鐫之一時
有曼生壺之稱與蘇家石鈔並垂雅故也

江都春谷黃君墓誌銘

阮元

君諱承吉字謙牧號春谷黃氏其先歛人自晉新安太守積卒
於官葬姚家墩子孫家焉因號黃墩唐御史中丞德之季子璋
由黃墩遷黃屯曾孫茵以純孝著唐書孝友傳序父沒北渡潭
水廬墓終身故名其地爲潭渡世祀璋爲潭渡始祖是爲潭渡
黃氏唐以下代有聞人曾祖克輓祖修溥歛文學父其林國子
監生皆以君官累贈通奉大夫君幼讀書聰敏博綜兩漢諸儒
論說府教授全椒金棕亭先生退官時僑居相近一見卽贈詩

曰騏驥在東鄰三年不相識又曰顧我桑榆人十駕安可及其
傾許若此弱冠補江都學生員與同郡焦理堂循李濱石鍾泗
江鄭堂藩諸先生友善日以經義文事相切劘當時有江焦黃
李四友之目嘉慶戊午中式鄉試解元乙丑科會試中式賜同
進士出身卽用廣西興安縣知縣再署岑溪縣事充戊辰恩科
鄉試同考試官君勤於政在岑溪時有乙爲甲傭種山僻地忽
告歸久不至而乙妻子則以索乙於甲控繼乃控甲因鬪斃乙
並有風聞時日及埋尸於水塘側處君細鞠多次察甲辭色非
殺人者而乙妻子方固爭不已又訪乙家則方治喪事且暮聞
哭泣長子曰荷鋤尋掘父尸君不肯濫引左證惟於乙妻子前
後所供不符處獨加研詰胥隸嘖嘖非議太守廉知使人規戒
之君旣確有所見益究得實情乃匿乙於廣東羅定州欲以詐

甲財遣役往獲之甲始不冤爲同考官時偶詣他房閱一落卷
謂其文義精奧古茂當時冠場及薦主司果置解首揭曉爲汪
能肅浙江名宿而寄籍粵西者也然君於公所議事率以才能
屈其坐人緣是漸爲同僚所詆上官亦竟以文書過境失落未
能遽獲劾罷之至道光六年始得捐復且捐道員需次復因齒
就衰遂一意發憤著述無出山之志所著夢陔堂詩集數十年
總五十卷體物摹景敷事類情尤善於樂府古辭其著述則校
證經史鉤稽貫串每出曠識正古文人之是非嘗以司馬遷爲
孟子後尊聖道明六經之第一人而揚雄謂遷行不副文是非
繆於聖人班固亦卽以其語爲遷傳贊又於傳中兩太史公牽
混其辭於百官公卿表成帝紀張安世京房等傳內抹沒增添
之使中書令一官不知何職助雄抑遷以爲己地故漢書本不

應爲雄立傳而固欲黨雄特變史例全錄雄自序爲傳遂於仕
莽事畧不及因並論雄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謬
指靡麗勸風字貶賦傾毀司馬相如於事後追序甘泉賦自謂
風戒其實甘泉賦通篇專以崑崙諛訟獻媚趙昭儀則比之西
王母又稱賦爲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至使後生將以文爲詬病
其河東校獵長楊逐貧太玄諸賦辭意雜亂鄙陋有乖文體太
玄合天應歷全爲臆說作文十一篇以辨正之總三十餘萬言
蓋謂千古之文人受此誣枉不辨此第一誣枉餘可不必言文
不如此力抉其文之非則不能實求其文之是此其所以發憤
者也約其所論說自揚雄有雕蟲篆刻之說致文爲後世詬病
首著其非以明文章關係至重第一論法言內謂賦爲童子雕
蟲篆刻壯夫不爲其壯夫乃指壯年及考雄賦皆是壯年所爲

第二論揚雄漢書中不當有傳第三論漢書中揚雄傳是雄自作第四論揚雄甘泉賦賦與序不合第五論甘泉賦通體皆以崑崙諛頌第六論揚雄河東校獵長楊逐貧太玄諸賦第七論揚雄設風勸二字貶賦就以誣陷司馬相如乃先誤解詩序兼誤及一切經書第八論揚雄因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並論法言中各等辭第九論漢書中多誣陷司馬遷之語第十論太玄自謂合天應歷其實所說皆臆數與天歷不合第十一凡此十一篇三十餘萬言於是千古之誣枉始正人心之是非始正人心之忠奸始正經史之是非孔孟之指歸是非亦皆正然則君之不出山特爲司馬遷雄固定此一案也使君出山復能辦岑溪等案官至督撫終碌碌以歸不及此數十萬言者俾世人皆知尊文重道而相與傳習其說如不解其所說何

事置其說於若存若亡可有可無者則其人適自歸於不讀書之人於君何損哉欽定四庫書內有字詁義府二書爲君族祖黃生撰君出康熙閒家藏鈔本刊之又加按語以發明聲音訓詁又著經說若干卷君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日得年七十有二君子必慶爲晚年鍾愛屢見於詩獨吉於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奉君殯葬於甘泉西山雙墩妻江恭人祔焉恭人召試內閣中書戶部員外郎漣女以道光十二年卒側室劉氏生必慶以貲爲員外郎例封劉爲宜人女二長適儀徵學生程君埤必慶介王生翼鳳以狀來乞爲銘銘曰

黃君之學在於文說雄固枉遷無人能決熟精古書其私始訐誣二千年其冤始雪書莽大夫綱目早閱自餘史情尙昧曲折

惟君說之明明布列既正文章又正臣節鳴鼓而攻盟皆敵血
有不與盟人必愚劣我銘佳城文亦不滅

畢成之墓志

包世臣

君諱貴生字成之一字孝伯姓畢氏儀徵縣學生員其先歛人
祖懷圖舉人官湖南永興縣知縣考合不仕君考娶於江都汪
氏既侍永興君於漢陽母氏遂依外家以撫君君舅汪中以多
聞能詞賦名於時甚器君妻以次女君舅常遠遊母氏故通史
家言於兩漢事尤熟卽自課君君以是諳古有舅風君好用情
而致之或未當既已不肯下人而相接常默默君舅既沒益莫
能善君者境益困求舉又屢黜於有司所親之訾毀遂迫也君
故多隱憂晝夜傭書給衣食嘗日作正書二萬字而不得廢酬
酢以是君益羸余以壬戌夏客揚州始識君甲子復至交尤善

自甲子迄今四年余大半在揚州所遇皆窮舊友莫能顧者獨君拳拳甚過從不閒君嘗從余問詩法而所作顧不相似然君詩每年輒進每進輒腴健無近世聞人雜亂羞澁之態丙寅秋君以詩書見賞於兩淮鹽政君既極困或勸君當不時至因有所請然君卒未嘗再謁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視友人疾君出門卽無所之常語母氏曰慎伯去兒愈益無俚余返自常州君以試事赴泰州余復赴清江浦十餘日而君自泰州病春溫歸余急過視君君病狀殊無所苦各述近況不可休亦不倦也君忽把手語余曰吾此疾恐不起卽起今年終不免吾昔語足下以夢前生爲斷頭將軍吾前日歸自泰州阻風孔家涵仿若登岸見草中馬臥極瘦血濡頸旁有語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難於此今其主生人閒已三十年彼在此伺其主同去時聞而惡之

遂驚覺則恐不得久相見也繼視君則病勢益減以君寂寞甚日三四過視之又七八日病忽劇語不可辨數日遂卒既絕氣余撫屍哭之復轉睛視余既手足堅冷經日而腹溫不散余奉被摩其膺尙格格作聲膚澤如生時無所惡則君之積慧信矣君考以嘉慶戊午卒於漢陽喪既歸厝地不吉君嘗屬余改卜不果君既卒思有以副君意遂爲卜兆於中雷塘之西南將遷君考並瘞焉君於學多所窺測而嗜詩爲甚草稿紛糾余刪輯之爲若干卷昔李觀與韓退之友善所以稱之備至今觀所傳詩稍清激耳而退之亟稱之莫以爲過者則信乎其才難也余顛沛較退之爲甚而文行無似其言不足重君以取信於人然觀詩而傳也則君何疑焉君卒以嘉慶十二年四月七日年三十歲子復曾生六月而孤貌敦實當能伸君之志者

三文學合傳

許宗彥

諸生汪家禧仁和人楊鳳苞嚴元照歸安人儀徵阮侍郎元督學浙江三人竝以高才生受知嘉慶四年侍郎巡撫浙江立詒經精舍招致三人在其中家禧年最幼而沈篤銳敏好學尤甚性謙下常若不及六一泉有神位數百類皆前明湛族破家之遺老莫知其蹤跡家禧一一鉤考得之撰六一泉神位考三篇閱書積千餘種其他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鳳苞早以西湖秋柳詞有名於時爲人性僻不樂至城市於經學小學皆有根柢尤熟諳明末事嘗爲南疆逸史跋十二篇終身不娶六十外卒元照生而識字四歲能作大書八齡據案作諸體書求書者盈戶外江南以爲奇童性倜儻不樂市井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娛親雅言爾雅匡名等書皆可傳嘉慶二十二年家

禧自閩中歸得疾而歿無子其次年元照亦歿三人者皆方聞強記有守君子人也高陽許宗彥爲之傳系以讚曰
家禧純修鳳苞國士奇童僥僥獨行自喜棄妻離子毀家而徙水火之英江漢之靈匪今斯今貽我學馨

又汪家禧別傳

姚椿

汪家禧字漢郊浙江仁和人少爲諸生穎敏特異尤長集略之學其言著書之旨曰儒者之道修己治人而已修己之謂行治人之謂事所以明著其行與事者存乎言言之善者曰明體曰名家明體以致用名家則深造自得而取之左右逢其原聖人略天而言人略性而言行易爲體五常爲用春秋用中道聖人順天道以建其名莊周執天道以蕩其實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爲陋儒近世講義據之學碎文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

悟濟者防不可不豫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
宋名教庶不墜當是時士方以漢學自高略實箋注家言卽以
宋儒爲不足道家禧學務極博卒歸極于理謂儒有鄭康成而
經明有韓退之而用彰有朱文公而體立釋道二氏之不能奪
儒三子者之功朱學之傳歷久無弊論者或摭傳注小疵相詰
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涉乎禪機皆非能知朱學家禧色和意
謙勤常若不及尤嚴取予館許乃濟家課誦外未嘗有所及歷
游學使者幕皆不欲其去嘗客楓涇謝氏主人多藏書晝日出
數種請爲題跋數每溢一二家禧輒別白之主人大媿服家貧
而父嗜酒多重負家禧以授讀所入償其逋弗克則大憤友人
莊仲方爲貸二十金家禧病甚有餽之者請先償其半仲方固
辭其父在旁言此何時汝乃拘拘此家禧伏枕汗霑溼其卒時

檢衣無蔽體者所著述數十巨冊寄門人許乃穀家皆燬于火
家禧既卒仲方及乃穀蒐輯遺文五十餘篇刊行之而三堂祠
志以在其友所獨存今傳于世家禧嘗與予言欲爲乙丙亭專
輯殘明乙酉丙戌閒事事竟不果嘉慶二十一年卒年四十二
乃穀言家禧之詳具傳誌而傳無有予以所聞者著于篇

贊曰家禧質癯而形傴類古獨行之士其卒時所學蓋未究也
浙江學使周兆基欲使應選拔家禧方客江蘇督學文寧所文
寧得書不以示家禧曰汪生終不能應選拔何徒奪他人爲鳴
呼是豈爲不知汪生者哉

張磬泉先生傳

陳澧

先生諱杓字磬泉浙江山陰人遷廣東入番禺學爲生員性至
孝父病刲股和藥以進父得瘳先生母 氏嘗刲股療親至是

嫻黨稱之曰孝女復生孝子也嘉慶十三年中舉人掌教香山
欖山書院南雄道南書院每日坐講堂講經史來學者眾書院
不能容多於書院外賃屋居焉販夫牧豎過院門咸駐足而聽
稱爲講書老師總督阮文達公延之教子督責嚴厲阮公愈敬
之命爲學海堂學長先生三赴會試不中大挑二等選授揭陽
學教諭得青盲疾遂請京職得國子監學正職銜道光二十年
英詰利犯廣州靖逆將軍率師討之楊公芳爲參贊大臣先生
上書楊公言香山淇澳新安大澳其人能潛伏海中請召募使
夷船又言番禺慕德里司鴉湖村民聚眾數千人將爲亂宜乘
其未發招爲鄉勇珠江羣盜快蟹船亦宜招撫使擊夷人此以
賊殺賊之法也夷事稍定又上書陳善後事宜請團練沿海鄉
勇乾隆閒臺灣林爽文之亂福郡王檄調淇澳人從征而臺灣

平嘉慶閒海賊張保將犯省城總督百公命十八鄉團練與賊戰屢敗之而張保降皆其明效請於沿海村落照甘肅貴州例各堡設鄉學訓導以堡中舉貢生員充之爲鄉人說君國大義其武舉武生令赴督撫轅門效力不願投效者爲鄉中保正偕訓導團練丁壯教以火攻之法水戰之方有事則令在轅效力者持一紙書至其鄉呼集壯勇可立至豈不勝於調兵異地哉又上書總督祁公墳薦石子頭村民陳樹貴東莞生員王安瀾職員朱聲武皆可任擊賊又言官軍失利之後反多蒙賞之人白頂藍翎相望於路近者紛紛呈報團練輒言數百人實皆烏有復有無賴鄉紳聲稱奉憲團練恐嚇愚民訛詐商旅皆由軍令太寬有賞無罰正氣不伸羣邪用事又言近日團練之法與鄙見大相刺謬凡省城東西各要津守禦寥寥用兵之策不外

攻守兩端不能攻徒議守非策也守不於遠而於近亦非策也
今有賊欲犯吾廬不於里門外禦之亦必於家門外禦之豈有
但聚數百十人於室中守其臥榻者乎用人之法以敦品爲先
有事之秋又以才幹爲要王安瀾朱聲武與杓素不相識其品
行不知何如然皆一鄉之望安瀾管靖康社學事社學爲東莞
缺口司六十鄉公所安瀾以文弱書生能使六十鄉之人咸聽
其決斷則亦非常人矣六十鄉約有五六萬人多習水善鬪所
用烏槍能及數里之遠鄉中人每有械鬪投石如飛鬪者袒臂
而前誓不反顧其猛鷲如此聞有盧大任者團練竹甲軍一千
聽候徵調又聞有鄉人願先收復香港功成後補給口糧者特
無人號召之匿不肯出耳杓雖病廢苟有所知不敢不極力陳
之是時先生目已盲凡五上楊公書六上祁公書皆口授滔滔

不絕繕寫者筆爲之倦二公雖不盡用其言然皆敬其人焉先生初習詞章其後精研小學考證金石文字善爲八分書由小學而研究注疏窮日夜不休其得目疾以此道光某年卒年若干歲所爲文刻於學海棠集及皇清經解編末經義叢鈔其讀書手記於簡端者甚多子愷將鈔而集之爲一書先生門人最賞識者南雄曾君猷沛官江西縣令歿後祀名宦同縣後進梁君國珍得先生之教亦通經學云

陳澧曰先生性眞摯剛直窮老失明而豪氣不衰澧初見先生時先生倚杖掀白鬢快談聲如洪鐘至今思之勃勃然有生氣其上楊祁二公書非獨詞氣激壯其所籌畫或可爲後事之師復有平夷四策曰嚴禁接濟以斷其資糧招撫漢奸以去其羽翼團練鄉勇以助兵力清理沙田以裕軍餉皆失其稿其團練

之說略見所上書中矣廣州府番禺縣皆修志先生之子屬余爲傳乃掇其大要以備志局採擇焉

王衍梅傳

沈元泰

王衍梅字律芳號笠舫幼穎悟讀書數行下年十七冠童子軍嘉慶辛酉膺選拔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性嗜酒跌宕自喜不修邊幅有徐青藤風任粵西武宣令未履任以罪誤去官受知於阮芸臺相國最深時相國制兩粵遂以書記徧遊粵東西所作詩文類皆援筆立就天才橫逸不可方物有蘭雪軒小楞嚴齋靜存齋等集紅杏村人吟稿皆不自收拾爲人攜去卒後其同年汪孟棠廉訪向其子文焯購得古今體詩十六卷散駢體文四卷爲梓綠雪堂遺集

呂月滄郡丞墓志銘

梁章鉅

余藩牧吳中時熟知浙江有廉能吏呂君者旋聞其以公罪奪官去欲一見其人不可得既撫治桂林則君適主秀峯書院因與定交越二年而君遽卒一時僚案及都人士咸惋惜之踰月而其孤賡治來乞銘幽之文誼不可辭謹就君之自訂年譜而約敘之君諱璜字月滄系出山東益都明中葉始遷粵西之永福君父諱某以諸生坐冤獄論戍江右乾隆丁酉生君於戍所十五歲始歸粵越三年入縣庠爲萬載劉金門嘉興錢裴山二先生所激賞辛酉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浙江補慶元以嫡母雷太孺人憂歸再出補奉化兼攝鎮海調山陰復調錢塘擢西塘同知在官僅七年所斷千餘獄無能翻異者慶元俗好鬪君諭禁輒戢數月後夜戶不閉民祠祀之奉化俗健訟命案動連百餘人君日坐堂皇釐剔之夙弊驟除嘗兼攝鎮海

有婦懷其異姓兒以被某踏傷求驗君視之曰病耳婦不服越日以兒死報君念垂死之兒又非所生倘加傷焉必成檢案兒骨易腐將起大獄乃密偵主此案者得監生營兵數人拘之數人陰求婦請免驗事遂已山陰有陳胡氏者呼冤曰我一子一媳一女女爲鄰邑某略去以地保某爲證是夜大雪君遽詣陳胡氏門呼四鄰詢以氏家幾人皆曰一子一媳及氏而三耳搥陳胡氏室則子媳咸在拘之出證以四鄰責而遣之蒞錢塘時撫部帥仙舟先生獨倚重之方爲奏牘中有不可行者二事君約同官爭之力先生竟削之時議封禁南田君獨詳陳其可開狀先生雖不能用而心善之武舉徐某奪民妻又以僞券詐民財莫敢訴者君已偵知之適徐因細故來對簿遽械繫之而呼被害者使面質皆泣下以實陳遂置徐於法鄰邑象山以禁小

錢罷市慈溪渭灘民以爭田械鬪各眾數千人郡守皆檄君往
句當君至事立解在西塘時奉以餘杭之南湖乘小舟涉洄
數日詢於紳耆得其實手疏不可開之故以復於大府遂寢其
役民稱便焉前後諸大府皆以君名薦於朝而遽以會檢德清
獄褫職又留滯數年始歸徙居臨桂先主榕湖講席旋移秀峯
君於學無所不通詩古文皆有法而尤嚴於檢身嘗服膺其鄉
先哲陳文恭公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及我者二語以
自治卽以誨人含和履義相悅以解故卒之日門下士哭皆失
聲余常以政事諮君閒及談藝並益神智而今不可得聞矣君
配林宜人側室周孺人子一賡治周出娶臨川李氏女生孫同
慶女二一適張宸扉一適張允勳以道光戊戌十一月二十八
日卒享年六十有二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經師耶人師耶慈惠嘉師耶而允兼之實至者名歸是應銘法
聞於時桂之山兮屢屨桂之水兮漣漪鬱佳城兮昌穀貽

又呂月滄先生誄 彭昱堯

自桐城方侍郎以義法爲古文厭而矯之者挾雄誕曼衍之說
騁其藻繪襞積之材以飾閭巷之目則有餘以鑿同然之心則
不足故治古文者卒奉桐城爲正宗以其本韓歐曾王之法嚴
焉而峻其閑擷關閩濂洛之精潔焉而滌其腐爲可貴也其時
江之南北則有劉學博海峯姚郎中姬傳張編修臬文江西則
有陳侍郎碩士數公所造各殊而醞釀之醇淵源之正不可謂
非桐城派也惟五嶺之外瀟湘之南數千里閒未有以古文倡
之者自先生作令浙中一日棄其簿書案牘之勞研尋古今作
者之趣涵揉探索博儲約發鏘然破蟲鳴而奏金石淵然排塵

坐而掬清冷也於是三吳之英兩浙之傑皆赫然有意先生之
文時宜興吳明經仲倫亦法桐城者相得驩甚與之切劘精微
揚摧貞變將以蹂古人之奧而繹未竟之緒演漾變化以自娛
而先生亦侵尋老矣先生既歸大吏聘掌秀峰講席研精徹瑩
礪沙磨錙辨淄與澠既廉且貞諸生始而駭繼而孚終而悅且
歎歎先生之卒之難乎爲繼也先生既歿粵人之治古文者蔚
然傑出矣而其源則自先生始先生諱璜姓呂氏月滄其字也
廣西永福人以進士官浙江知縣尋擢海防同知謙德清獄不
實除名所治有惠政民皆廟祀之既罷官挾書數萬卷以歸寓
桂林城南自號南郭老民云道光戊戌十二月卒於家春秋六
十有一著有月滄詩文若干卷誄曰
灘水湛湛鳳巢蒼蒼毓嶠之秀抉雲之章既脫圭組爰購縹緗

載書而返以薰其鄉霜飈噫空落葉蕭瑟我謁先生其書滿室
挾文數篇袖不敢出笑曰徐之陶以歲月我時跣跣奔放爲豪
手示繩墨以縛狂曹百家殺饌饒不敢饕寒篝咿唔瑟縮爬搔
斂範馳驅謹飭轍軌先生覽之掀髯色喜曰文無他質而不俚
繚繞煙波澄澈秋水魚菽之祭盤餐之珍有酒輒召廁於嘉賓
吾師司業官舍寓我先生譽之謬以爲可司業旣逝先生繼徂
重遊桂林悽愴瓊琚古瓦琢硯手所著書臨終割贈抱之長吁
頑金不祥鑄藉大冶凡百侈隘有淚盈把吾衰誰陳慨念大雅
尊聞在斯敢忘昔者

馮登府傳

嘉興府志

馮登府字柳東嘉慶戊寅順天舉人庚辰進士以庶常改授江
西將樂縣知縣不兩月因親病解綬去服闋教授寧波大吏復

重其才將薦舉力辭之生平劬書媚學著述等身阮宮保元徐
侍郎士芬李宮贊泰交皆文字至交爲刻補考三家詩異文釋
金石綜例論語異文疏證其自謝詩有新書難得故人刊之句
詩宗金風亭長坐詠勺園寒釭暑簟或吟轡所至兼喜倚聲尤
熟掌故中年游閩修鹽法志福建通志名震海嶠閒所著玉堂
分韻南劍種花勺園海嶠學易庵等分十集孫名柳孫諸生庚
申遇賊投水死梅里南王家兜闔家殉難

陳徵君傳

金長福

揚州藏書之家向推馬氏玲瓏山館藏書八萬餘卷其有與馬
氏匹敵者惟陳氏瓠室最知名於時瓠室者江都陳徵君別業
也君諱逢衡字穆堂世居鈔關門外通化里父本禮以布衣淹
貫羣籍著述等身名溢大江南北達官通儒多折節定交懸榻

留賓投轄禮士綽有古人風概君生四歲入塾讀書成誦如已
讀者嚴師執友日事劇切入郡庠名益噪比長喜治經恥爲帖
括學閒爲詩歌音節高邁每屈其座人中年移居城內鄭氏園
亭易名思園開讀騷樓招致東南文學之士飲酒賦詩戶外之
屨恆滿成讀騷樓詩初二三集凡千餘首平居著書夏夏獨造
力避恆蹊能爲今人所不能爲及古人已爲而未竟其爲者苦
心研思遲之數年或數十年而後卒業已刊行者如竹書紀年
集證逸周書補注穆天子傳注山海經纂說數十百卷未刊者
博物志考證爲晚年訂本辨論尤精覈凡奇情異事而核以庸
言至理旁推交通無不畢貫嗜古之儒多躋之道光初元詔舉
賢良方正之士有司欲以君膺其選力辭不就君豐於財性慷
慨好施與家計中落藏書亦多散佚迺相載其最精者數百種

輦而爲京洛游曾謁孔上公於曲阜上公禮之比於匡劉服賈
一流居一載應萬全令施彥士之聘挈其少妾弱女北出居庸
關越飛狐嶺覽昔年瀋陽戰處激宕悲歌爲生平壯游第一旣
至施館以上賓簿書之暇以著述相質證又三載還京師而君
亦自斯倦游矣君年逾六十始僦裝作歸計黃比部夷延以課
子並董刊漢學堂經解凡二百餘卷昕夕校讎丹黃並下在叢
書中體例獨醇皆君考訂之力也君富有藏書精于是正嘗以
五色筆紘其端委莊書簡端朗如眉列江浙書賈獲一祕籍必
先造其廬君不惜千百緡購之今馬氏藏書已無子遺而瓠室
善本尙有存者其戚友知書者卽捐以相贈余所藏批本古詩
及義山東坡詩註皆君所遺也君貌清羸暮年薄滋味節飲食
成結轡之疾喜服峻利之劑遂至暴下不起其呻吟牀褥時猶

手一編注視不倦卒年七十有一良足傷已君無子以兄子韻清爲之嗣女一適汪文學惟一君移居舊城文選巷去余居不數武望衡對宇寒暑過從交君最久知君亦最深於其卒也爰泚筆而爲之傳

碑傳集補卷四十八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四十九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六

俞正燮傳

夏寅官

俞先生正燮字理初安徽黟縣人父獻以拔貢任句容訓導隨父之官時方弱冠侍養外惟以讀書爲事父獻學俸所入盡給以買書積軸萬卷過日成誦性孝友侍養學畧飲食必先嘗不正不敢進季弟正禧幼穉日坐諸膝教以古忠孝廉節事正禧後以舉人成名立學先生秉性方直言動有法誘掖後進疊疊不倦勸建碧陽書院考棚重修文廟族祠家不中資名公卿所贈修脯盡以濟戚友族鄰值歲除索逋者紛至錢唐王蔭森任黟縣有惠政就先生考訂經義窺知其事命家人率索逋者至

縣取給仍就先生講論不輟士林兩高之中道光辛巳舉人爲
湯文端熊遇泰所得壬辰在都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
顧氏方輿紀要與平定張石洲交尤篤道光癸巳阮文達主會
試命下諸鉅公相與賀曰理初入設矣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
卷在通州王菽原禮部藻房禮部力薦之而新安曹相國深嫉
其學捆束致高閣文達初未之見也禮部旣得先生則大喜延
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爲釀金付刊於是天下始得讀其所謂癸
巳類稿者先生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册
數千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讀其
書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然細字密書屮增乙
跨草稿襞積粹不可讀當議刻類稿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
許印林平定張石洲檢校分類以次始獲付梓乃類稿成賣書

有餘資又覓鈔胥爲寫未刻文篇卽癸巳存稿是也先生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於兗州淵如時任兗沂曹道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先生因作左邱明子孫姓氏論左山考左墓考申雜難篇淵如多採其文以折眾論而先生陳古刺今之識由是日堅故議論學術與淵如相出入在京助給事中葉繼雯修會典及欽定左傳讀本行水金鑑多所校正不肯署名嘉慶庚午纂修黔縣志道光丁未林文忠督兩湖聘修兩湖通志詳贍得體復爲文忠參訂先人舊稿歛縣程春海侍郎恩澤稱理初負絕人資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始也能入其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人地名稱事蹟本末見某皮某册某卷某篇行語卽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纏纏千萬言某可據某可勘某不

可憑某宜辭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議往事亦領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精心卓識分別部居於諸儒所橋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弗絲在欄其學之博大精深於其鄉足以遠承慎修東原近邁竹村墨莊顧以家貧性介道塗奔走四十年縞紵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壽陽祁文端督學江蘇留先生學署爲校寫三古六朝文目錄陶文教督兩江聘先生主江寧惜陰書院院地據城西高阜江流一綫浮浮目前致爲幽勝修脯所入亦較優贍以爲足當晚節菟裘矣不意次年五月遂卒於書院所著書類稿存稿外尙有說文部緯一卷校補海國紀聞二卷遭兵燹稿焚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歿於道光二十年庚子年六十六子懋瑩懋穎早卒無後歿後邑人欽仰不沫於光緒十年奏請入祀

鄉賢祠

函癸巳存稿序 張種

癸巳存稿者黟俞君理初於道光十三年編刻平生所爲文題曰癸巳類稿而以未刻者總寫成秩緣其初名存以備散佚云爾先是壬辰冬理初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穆一再過之頗多請益理初賞之曰慧不難慧而能虛虛而能入爲難因與定交然理初年長於穆者倍穆禮事之尊爲先生不敢與齒也越年春儀徵太傅主會試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殼矣聞文出穆爲效寫官之役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攷而汰其繁縟也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捆束置高閣儀徵初竟未之見也後十年穆謁

太傅於邗上太傅爲述此事猶抗腕太息有餘恨云禮部既得理初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爲釀金付彫於是天下始得讀所謂癸巳類稿者向使理初倖獲一第其自爲謀亦不過刻書而止所惜者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理初足迹半天下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讀其書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也然細字密書△增乙跨稿草襲積粹不可讀當議刻類稿之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許君印林及穆爲檢之擇其較易繕寫者如千篇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前所刻十五卷是也及類稿既竣賣其書稍有餘貲乃覓鈔胥爲寫未刻之稿又得尺許卽今所刻是也理初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旣爲伏生建立博士

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
申雜難篇觀察多采其文以折眾論而理初陳古刺今之識亦
由是日益堅故其議論學術與觀察恆相出入也顧以家貧性
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塗四十年縞紵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
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歲戊戌以公車
在都穆自西來將南游暫事羈栖與朝夕見殆將百日始別去
而理初留滯會邸至十月碩士侍郎之公子淮生假以資斧乃
得南歸復相遇於秦州道中因與偕謁祁叔穎學使學使厚飲
之約其春初復來己亥正月理初果相訪於江陰未而月余隨
輶車北渡歷試徐海諸郡遂由淮安入都而理初留江陰縣署
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此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
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書舍教惜陰書舍者陶文毅所特設以

課諸生古學也地據城北高阜江流一綫浮浮目前致爲幽勝
修脯所入亦較豐贍余聞之喜以爲此足抵理初晚節菟裘矣
乃次年五月遂卒於書舍中書生薄祜至於此極可爲彙歎矣
其年冬學使還朝余從得存稿副本又越六年丙午刻入楊氏
叢書放類稿例亦釐爲十五卷中多引申未竟之作不復刪惟
積精篇纏纏萬餘言爲理初極用意之作穆以爲非後學所能
遽解也則汰去之夫以理初之學之年核其箸錄歲月多在小
子未生以前顧不以爲弗類忘年折節引爲同志此意何可忘
也至其學行本末則程春海侍郎兩序詳言之茲不復綴云道
光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夏至節序

梅曾亮傳

江寧府志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父冲世所稱抱邨先生者也曾亮成道

光壬午進士以知縣用援例改戶部郎中少時文喜駢儷旣游姚郎中門與管同友善同輒規之始頗持所業相亢已乃悟俳優所爲無真面目乃一變爲古文詞其文洗伐最深故饒姿韻官京師久以文自贍一時碑版記敘率其手筆時論盛稱之嘗著民論言亂民姦民之別而推極於五斗米張角之所由來其上汪稼門書亦諄諄言豪民易治姦民難治治之者獨州縣而今爲州縣者皆苦無權夫州縣豈無權哉民事利病修廢之宜方竭其聰明才力以求之猶未必盡舉然事之萬全無害者幾何而倡議行之文書之上簿者上官六七級此合彼悟返往曠日迫切成過誤功未收而罪已集矣夫足以有爲之才值萬不得己之事而逆阻於文報階級之繁擾以聽其破壞於冥冥中者什蓋八九故曰無權也曾亮見川楚教匪之亂及嘉慶十九

年林清之變故其詞如此又箸刑論頗中近日刑部說帖駁案之弊其詞謂法貴易知而難犯決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此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之人非不知情事有萬不齊然一切之法不足悉其變不若從其略者乃天下之公失也大抵曾亮駢文爲上詩次之散文循桐城家法平易無情實於史記師其論贊姚佚而置其八書之典博同時諸公倒屣禮待極令聞廣譽施身之致有後進謁於京邸者戒以長安居大不易惟擇交游端言行勤讀書三言而已其人本誠篤用是益兢兢無纖芥過回里猶尋味其言不置云江寧老宿能以德望服人而人服之無退詞者惟聞管同與曾亮旣以文名輦轂邑人許宗衡謁之與論文至千百言其他靜默而已晚歲罷官游經粵逆之亂浮沈江淮閒其同年生楊以增總督南河招之且

爲刊所著柏硯山房文集十六卷及詩十二卷駢文二卷行於
世年七十一卒

又梅伯言先生誄辭

吳敏樹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
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
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
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
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
顧心竊隘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
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聞從梅先生語獨
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
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

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徒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貲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激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又陶柏規山房文集書後

朱琦

右伯言先生文集若干卷先生名曾亮江南上元人少時文喜

駢麗及長始有志於漢唐之作者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太僕而尤心折故友管君異之嘗曰吾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先生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以貲入爲戶部郎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曾滌生邵蕙西余小頗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或從容談讌竟日琦識先生差早迹雖友而心師之先生亦謂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古文辭者日益進其後琦歸先生愀然亦引疾歸歸逾年直咸豐二年寇亂而江南陷先生閒關憔悴挈家辟淮上時粵亂粗定久不得先生耗恐文字散逸乃與翰臣謀鋟先生文藏之唐氏涵通樓是時先生亦自王墅徙居淮上而館於河督楊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也盡哀先生所爲文分體之中仍以年次復以編

年無分體者總其目於前刊既成先生及見之未幾楊公卒先生驚悼亦卒年七十一是爲咸豐六年正月琦案是集卷首有楊公序刻於五年七月在先生未沒前疑其自定閒增損益舊稿視涵通樓刊本小異而多近數年作其中碑志記序之類益峻以潔先生性簡淡若無與於世者至其剽剝古今利病察微慮遠事若逆觀而尤以姦民爲可憂作民論云云凡數百言究極姦民之害左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爲喻先生作此論時異之尙在是時天下方全盛亂端未兆已而先生上汪文端書又以爲言先生往與異之師事姚先生異之名同先生同里人僅一舉於鄉所爲因寄軒前後集於其旣沒先生序之異之文稍縱逸其論事深切則一嘗爲擬言風俗書略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

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
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杳
然無聞明之時尙清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
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
年其難迺起於田野之姦閭閻之俠朝堂學校之閒安且靜也
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
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盡變之則
更起他禍異之又云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
卿至庶人惟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
洞中時務不爲過激之詞與民論同指故附著先生卷後嗚呼
異之旣蚤逝如先生者又使其旣老而顛頓幽憂以死也其可
悲已丙辰九月後學朱琦

朱緒曾傳

孫鈴

朱金牧附

江寧府志

朱緒曾字述之上元人幼耆讀居鄰秦淮盛夏時畫船簫鼓不一顧也從同縣諸生孫鈴問業遂精訓詁鈴字佩鸞受小學於其父文淇應試默寫爾雅悉遵唐石經爲學使胡文恪公高望所賞每晨必誦經書至老不輟晚授徒洞神宮以終陳宗彝金鼈博雅人也與緒曾往還最密緒曾作修利涉橋碑宗彝爲篆額鼈著金陵待徵錄喜借緒曾藏書每日晡同遊書肆日有所得互相考訂不少倦緒曾舉道光二年鄉試以大挑知縣分發浙江補孝豐知縣署武義秀水遷嘉興梅里舊有三忠祠祀明季王允昌李白明李士標緒曾增以李毓新爲四忠重修朱彝尊曝書亭復建清芬閣以祀里之詩人又得許燦梅里詩輯命門人沈愛蓮續之併付剞劂二十九年大水朝廷頒內帑給振

緒曾宣揚上德紳民無不樂輸以救患是歲有野蠶成繭之瑞
轉台州府同知洵升知府生平著述最富其爾雅集釋論語義
證續棠陰比事皆經亂散失今所存者北山集昌國典詠曹子
建集考異而金陵詩匯則二千年名流韻語搜采靡遺且人繫
以傳志乘咸取資焉當時助輯者甘熙王肇元吳繼曾朱金牧
肇元繼曾自有傳金牧字錫侯上元增生嘉興王春漁得開有
益齋煨燼數卷江寧翁以巽於同治時知秀水縣事景仰前修
曾命其子刊之今編爲開有益齋讀書志是也

候選教諭譚君墓誌銘

王柏心

國朝自高宗時英儒輩出遠承漢學修明馬鄭之業其高才博
辨者復馳騁七略九流參稽綜貫以淹洽名家者精深鴻富號
爲極盛大抵吳越之彥爲多而吾楚譚君力臣生數十年後起

穹山幽壑中聞風嚮慕積所研窵遂與通才奧學相頡頏可不謂卓然奇傑也哉君諱大勳字兆元一字力臣先世自巴東徙居長陽磨市代以文學相嬗曾祖鏞郡增生祖應洙邑附生貤贈修職郎考楚歲貢生鄖陽府學訓導子二君其長也誕時重闈在堂稱爲充閭之慶甫四齡白蓮賊起訓導公練壯士從征君母彭孺人攜之遷避試以字能識卽爲授經十七補縣學生旋食餼訓導公客幕府命君問業外祖良菴公斡水學舍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廷試後遂羈輦下應京兆試肄業太學凡六年同輩多騰鶩或諷以謁要津君謝曰日下人才藪吾來求廣吾學不圖仕也主蔣副憲葉給諫宅以熊腴村大令陳其山比部爲師而友仁和龔定盦舍人江都汪孟慈農部定盦才雄學贍一時孟慈又容甫先生子也故君之探討聞見益渾渾無涯

涖所作復禮書朝鮮使者索之播其國中比歸居彭孺人憂侍
訓導公於鄖主鄖山講席兼治郡守幕中文字訓導歸田君乃
遊中州湘桂兩至粵東爵相葉公薦主惠來講席亦兼治高要
記室是時兩粵盜賊方起君亦倦遊歸矣歸而賊氛延於楚所
在郡邑督治團練里中推君董之獲盜未嘗濫誅訓導公年九
秩親見五世同堂守令上其事鄉人榮之逾八年訓導公捐館
君耄矣哀毀如禮邑田逆稱亂都轉唐公以師平之慕君名殷
勤延攬乞君文紀戰事勒諸石薦主本邑書院徧語人曰此經
師人師也因主修邑乘勒爲成書會胡恕堂中丞走書相招擬
赴之疾作遂不起君治經史徧覽百家獵微探蹟以精博稱爲
駢文自東漢六代至三唐鎔冶而出之閱整若彥昇休文鋒穎
則劉孝標劉子元詩典則沖和體潔而意遠世之矜淵雅者則

不工詞藝詡才藻者又多涉孤陋君乃兼長並擅破小儒曲士
之樊籬蓋超然比肩大雅之林矣顧華首含章不得如稚存淵
如諸老輩取巍科上第名震遠近持著作照耀承明石渠閒獨
韜光斂耀偃蹇空山至于沒齒嗟乎其可悲也已君於事機尤
識大體在郟時准引多滯商白大府請搜索南旋糧艘絕夾帶
君上書郡守寬其禁在高要粵民已多剽掠君憂之作團練論
上郡守用其法郡以安吏某甲失當道意以千金丐君緩頰卻
其金卒爲幹旋之事竟解君語人曰受金則汗吾節矣然渠理
直不言且別生事端歸舟遇盜怯其篋惟研才盜笑曰公何廉
也所著駢散文古今體詩讀書一得讀詩一得水經注刊誤新
唐書摘繆明事類編焦氏易林辨同長陽志備攷惟駢文及詩
梓三之一配楊孺人子四啟垣縣學廩生啟墉恩貢生啟塾啟

暨郡增生暨早卒塾後公數日卒女二皆適士族孫四文錯縣
學廩生軍功候選訓導文鏊嗣暨後文銑文鑠曾孫二垣葬君
祖塋側請柏心爲銘納諸壙柏心惜君之韞櫝藝文而不登東
觀歷西清也銘曰

高文未掌乎典冊膺仕未躡乎公卿夫孰知不我假者其浮榮
而不我閱者其菁英耶

青厓廷君生壙志銘

潘眉

君名鶴壽字蘭宮號青厓吳江莘塔人也君之先有諱千秋者
從宋高宗南渡爲平江刺史遂家於吳世爲吳中望族父卍川
先生以文章名世君少余二歲弱冠時相與挑鐙論古每事必
究其根原嘗謂劉歆三統歷稱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
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先是周公攝政五年入孟統二十九章首

積月六千五百八十無閏餘積日十九萬四千三百十三大餘三十三小餘七故推至此年爲正月己巳朔金仁山移侯魯于攝政之元年則正月乃庚辰朔矣其精心探索類如此嘉慶壬申君客蘆墟吳氏余過訪之言及漢說詩者四家惟齊詩之四始五際已爲絕學君曰否否古人著書其術卽在書中特後人不悟耳四始五際出于陰陽五行陰陽莫大乎天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倍之爲百有十五行以土爲君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數五成數十今以二雅之詩篇循環讀之卯爲一部自天保至常棣百有十篇滿大數自伐木至由庚十篇滿小數以下南有嘉魚又爲一部周而復始余聞之而愕然曰千七百年不傳之祕君盡洩之他日後君死爲君作墓志當援據此條以貽後世之解經者自後余客中州而君

日閉戶著書偶見郟令劉昭續漢志注所引帝王世紀有堯時墾田若干頃民口若干人數語遂推衍三代土田戶口之至三萬餘言又謂封建之法有穀土三等地有廛里九等地有溝洫三等地有采邑三等地有山林六等地有山澤邑居地孟子與周禮一舉其土地一舉其封疆非有二制井田始于公劉夏殷之田不以井授武王亦祇行于圻內非盡天下而井之或五十或七十或百畝若今江南之行田改移甚便乃作孟子班爵祿正經界兩章疏證百二十卷以暢其說道光壬午舉于鄉丙戌成進士銓授池州府教授余丙申春自南粵歸訪君于池陽君年六十有四矣聞君之子將爲君營生壤乃踐前言作志銘銘曰鬱鬱哉佳城生可以眺遠死可以藏形知交兮星散故物兮雨零數百年之後但見牧豎樵夫嘔噓而上下誰復知君之

石印本四二一
令名獨紛紛之著述或有一二記憶于後生

項君小傳

譚獻

項君鴻祚字蓮生錢唐人道光十二年舉於鄉家世業鹽莢至君漸落性湛然耆古嘗避喧南山讀書僧院就泉看山無復塵念姊聲許文恪公視學江西君偶從之一日游百花洲意有所感輕舟徑歸不以告也君文辭爾雅詩不多作善填詞幽異窈眇浸淫五代兩宋而擷精棄滓好擬溫韋以下小樂府津逮艸窗夢窗蹊逕旣化自名其家談者比之江淹雜體詩云手訂詞藁矜慎多芟削最後存憶雲詞甲乙丙丁藁四卷行於世先是家被火室燬奉母應文恪之招於京邸途次遇水母與從子皆道殤君蒼黃歸幽憂疾病不自振旣再上春官被放輒軻久遂卒時道光十五年君詞藁自序一則曰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

心之極致再則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嗚呼悲矣
君原名繼章改名廷紀卒年三十八歲

定盦年譜彙本 黃守恆

君姓龔氏名自珍字爾玉又字璣人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

鞏祚號定盦又號羽琤山民浙江仁和人曾祖斌字典瑞 南昌

字原闕據段若膺經前集仁 and 樊氏四世墓碑晚號硯北老人祖敬身字匏伯乾隆

己丑進士官至雲南迤南兵備道祖母陳運風先生文釗女父

麗正字賜泉又字陽谷號閨齋嘉慶丙辰進士官至江南蘇松

太兵備道母段金壇若膺先生玉裁女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七月五日生於郡東城馬坡巷君祖歸田

時所買宅與漢鄭康成之生其日同也嘉慶四年己未八歲得

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夢到夔相圃七

年壬戌十一歲別杭州入都建德宋魯珍先生璠主其家訓以敬順父母八年癸亥十二歲外王父段先生玉裁授以許氏部目是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與袁琴南訂交九年甲子十三歲對宋先生問知與覺之辯有水僊華賦篇十年乙丑十四歲始考古今官制十一年丙寅十五歲詩編年由此始十二年丁卯十六歲識錢塘夏進士璜是平生有朋友之始讀四庫提要是平生爲目錄之學之始十三歲戊辰十七歲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十四年己巳十八歲王仲瞿曇與訂忘年交十五年庚午十九歲中副貢生始倚聲填詞十七年壬申二十一歲校書武英殿是平生爲校讐之學之始春出都夏泛舟西湖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入都秋出都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春泛舟西湖侍父徽州府任任徵討文獻之役自編文集自是年始

有明良論保甲正名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等篇二十年

乙亥二十四歲六月別徽州娶山陰何奏廷先生鏞之女吉雲

為繼室黃君據趙烈文日記知定蓋元室為段氏爾昌案經有

黃山銘別辛丈人文等篇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侍父蘇松

太道任凡關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未嘗不與焉王仲瞿走

訪東海上有乙丙之際箸議塾議宋先生述明按察司僉事金

君石闕銘等篇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九月子橙生橙字孝

琪號昌匏王仲瞿死助其葬與江子屏箋言其所著漢學師承

記名目有十不安改為經學師承記有送夏進士序錢吏部遺

集敍王仲瞿墓表銘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與江子屏

箋等篇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浙江鄉試中式出高郵王文

簡公門下有闡告子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等篇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八歲始從武進劉申受受公羊春秋有書金伶篇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入都得內閣中書爲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有謀合棗之者秋始戒爲詩於弢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有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篇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當亦是時作道光元年辛巳三十歲與程大理同文秦編修恩復約每得一異書互相借鈔無虛旬春選錄懷人館詞三十二首影事詞六首破戒草自是年夏始有擬上蒙古圖志表文朱殤女碣等篇二年壬午三十一歲不戒於火所蒐羅七閣未收之書燼者十八九自後歲以酒醢祭亡書春選錄無著詞四十五首是年勒所填詞爲六卷李復軒秀才學璜序其文有論青海事宜書釐正五事書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上海張青瑀文集敘等篇在一統志館上當事

諸公書當爲辛壬閒作三年癸未三十二歲五經大義終始論
成五月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爲文集三卷餘集三卷少作一卷
六月付棊詞選七月居母憂自此至乙酉十月無詩有阮尙書
年譜第一敘與江居士箋等篇四年甲申三十三歲始與仁和
曹籀訂交有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等篇五年乙酉三十四歲
著古史鉤沈論七千言宣究周以前家法具稟未寫定冬小客
崑山得漢趙婕妤玉印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購寶燕閣居
之有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丁公神道碑銘等篇六年丙
戌三十五歲春復入都同年胡戶部培翬集同人祀鄭司農于
寓齋禮成作祀議一篇有上海李氏藏書志敘等篇七年丁亥
三十六歲四月投牒更名易簡錄辛巳夏至丁亥十月詩百二
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存餘集五十七篇亦一卷錄詩以掃

徹公塔詩終成羽琤山館金石墨本記五卷有說衛公虎大敦
定盦八箴等篇八年戊子三十七歲成尙書序大義一卷大誓
答問一卷尙書馬氏家法一卷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有最
錄李白集等篇九年己丑三十八歲會試中式殿試大指祖王
荆公上仁宗皇帝書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十二月條上到
閣看本等六事于大學士有書果勇侯入覲上大學士書等篇
十二年壬辰四十一歲夏大旱詔求直言蒙古富公俊五度訪
之陳當世急務八條公讀至汰冗濫一條動色以爲難行餘頗
欣賞羣經寫官答問成又寫定司馬法有最錄司馬法等篇十
三年癸巳四十二歲成左氏春秋服注補義一卷其劉歆竄益
顯然有迹者爲左氏決疣一卷又成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者
一卷六經正名論成古史鉤沈論又成始讀天台宗書壬癸之

際胎觀當爲是年作十四年甲午四十三歲成干祿新書有干祿新書自敘等篇十五年乙未四十四歲寫定南唐五百字有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最錄南唐五百字等篇十六年丙申四十五歲官宗人府主事正月王元鳳遣戍軍台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返有陸彥若所著書敘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謚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送廣西巡撫梁公序等篇十七年丁酉四十六歲春京察一等引見蒙記名奉旨充玉牒館纂修官草章未竟三月改禮部祠祭司主事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以佛書入震旦後校讐者希乃爲龍藏考證七卷又以妙法蓮花經爲北涼官中所亂乃重定曰次分本迹二部刪七品存廿一品是年春成有禮部題名記敘論京北可居狀主客司述略書蘇軾題臨臯亭帖子後

等篇十八年戊戌四十七歲正月上書堂上官論四司政體宜
沿宜革者二千言嘗恨許叔重見古文少据商周彝器祕文說
其形義補說文一百四十七字四月書成詩編年終于是歲勅
成二十七卷有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京師悅生堂刻石重
輯六妙門序在禮曹與堂上官論事書等篇十九年己亥四十
八歲乞假南遊四月出都六月抵揚州七月到杭州料理別墅
九月復北上迎眷屬歸於羽琫之山冬謁孔林謁至聖廟得純
廟所頒祭器十事拓本以歸出都時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
之資者填委牖戶惟撰次先世事略屬爲家傳墓表則詳審爲
之多存藁者陳吳中水利策於同年裕魯山布政成漢官損益
上下二篇百王易從論一篇平生師友小記百六十一則持陀
羅尼已滿四十九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

又述爲三普銷文記七卷又撰龍樹三極記爲己亥雜詩三百五十首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邵子顯校刊婁東雜著敍徐秦母碣送徐鐵孫敍等篇二十年庚子四十九歲喬寓吳下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談菽子梅以教主目之爲庚子雅詞一卷有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與人箋等七篇二十一年辛丑五十歲秋游淮上有鴻雪因緣圖記敍等篇卒於丹陽君二子長橙以文學世其家次陶又名宗英字念匏二女長適劉次適孔橙子啻字去疾寵字汝斯

按君所爲著述年月未詳者甚夥存目于下待考信而補苴之蒙古圖志成未春秋決事比六卷孤虛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說一卷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典客道古錄一卷奉常道古錄一卷紀游一卷漢書補注成未讀漢書隨筆四百事

金石通考五十四卷成未羽琤之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一卷瓦
韻一卷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布衣傳一卷吉金款識
十二卷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漢器文錄今方言

爾昌案定盦傳狀求之多年蓋不可得吾友吳伯宛昌綬
曾編年譜頗詳贍矣嗣得黃君此編亦甚簡括吳篇幅太
長爰舍彼錄此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包世臣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儀徵縣學生汪君穀卒其同志友丹徒
汪沅芷生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寶應劉寶楠楚
楨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儀徵王僧保西御江都梅
植之蘊生丹徒柳興宗賓叔甘泉楊亮季子儀徵吳廷颺熙載
王翼鳳句生既各爲文辭以紀其學行寫其悲哀又共琢石表

其墓而涇包世臣以丹書之曰君質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諄如也接人退然如不及唯力學則精銳強悍進而不止至不欲後古人弱冠卽鄙棄俗學委心許鄭集殘缺以求會通有齟齬不相入者則旁稽博討鉤深洞蹟常達旦不寐又以擘經擘史要領多在輿地故記簡質後儒各爲歧說紛出無依據唯近世之圖精審據以爲本比羣籍而究事情口指手畫必得顯證而後已尤嗜作書約鍾梁分法爲眞行風發蹈厲有不可控勒之勢而遒麗一應楷則積勞致咯血且病且學蓋君之沒也年止三十有五而病已八載然未嘗旬日輟學也君字小城系出唐越國公世居歙明之季有國儒者遷揚五傳至君考錚始著籍儀徵舉於鄉以知縣就銓初娶吳氏生長子補繼娶楊氏生君及和秦程君娶於母黨生一女而歿君葬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

其女孟瞻有子毓崧岐秀善讀書君雅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爲其子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憐我而及我女耶君無主後補以幼子寅壽後君並卜明年 月 日以君喪合於夫人之窆自予弟世榮季懷從洪沂州遊於梅花講院因得與君及芷生諸君交善其日相砥礪勗勉者不爲人不速化本本原不以得喪變所習予嘗以謂季懷所與遊諸君家居相距或數百千里是蓋江淮英淑之所發越使得萃於一地相輔以有成夫豈事之適然者耶然十數年閒諸君旣皆困躓無善狀季懷顧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爲之續生材實難受材而不負其生爲尤難而奪之遽而且酷至於如是天道其果可知也耶然季懷身後諸君檢校遺書至四十餘萬言庶幾雅密有條理唯君造詣已深而著述未就無以垂示來茲尤可悼痛

是宜有銘銘曰

嗚呼小城以子守身之謹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勤而未逮樂所學之成宜博辨雄文如諸君者不勝哀慕涕隕而心傾也悲夫

又文學汪君傳

劉文淇

君姓汪氏諱穀字小城其先歛人六世祖國儒遷於揚州曾祖諱煒祖諱詩伯韜光抱璞隱德勿耀父諱錚始隸籍儀徵以歲貢生中式嘉慶六年舉人揀選知縣績學敦品鄉黨矜式君資性淳篤天才卓犖甫冠補縣學生赴省試者三既不遇復以疾遂棄舉子業疾八年而卒時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也得年三十有五君齒稚于余五歲所居至近然自丙子歲始於薛子韻所相識君潛心經籍鑽研甚勤其爲文儁傑廉悍力追古人顧

不以予爲不材每削稿卽就點勘又常以經義質問反復辨論無忤容倦色家至貧恃館穀爲生其發篋誦讀也恆於夜呬唔之聲率達旦遂以此得咯血疾友朋勸其少輟君諾之然少閒仍誦讀如故君素工書求者頗夥及見涇包慎伯先生授以筆法遂肆力北朝碑刻一變妍媚之習時好者轉嗤笑之而君信之愈篤其勇于遷善不恤人言類如此又好輿地之學于歷朝地志諸書鈎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瞭如指掌當食猶以手指畫形勢稍有不明晰者吐哺執卷詣友人審問必得其通而後已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君以羸弱之身又久不與試事此豈有所爲而爲之願好之如此其篤也君天性孝友生平無子弟之過雖抱沈疴猶力疾授徒以束修所入潔白養母然家無僮僕病中所需藥餌皆母氏躬治之君

以是自疚而疾日增劇及疾革顧謂諸弟惟以久病累母爲恨然則君固以勤學死而所處之境又足以促其死焉重可哀已君慎交而誼最篤同儕有所不得君苟知之雖力不能助然必代爲之謀得則喜否則惆悵累日忽忽若有所失身死之後親故無所訾議弔哭皆哀夫以君之行義學術無愧前修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必不止此必將有以自見于世而奄遘痼疾綿歷歲時病中著述多未成書中道殂謝有志未就古人所爲太息于非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而重致傷悼於命之不可知也耶余旣恨識君之晚重以杜門養疴罕能極友朋晤語之樂又深悲君賈志以歿車過腹痛不能已于言而尤恐余言之不足重君也嗣子寅壽雖在襁褓然岐嶷有知識他日能讀父書而闡君未竟之業庶幾君之社有所施已

又汪小城傳

丁晏

自科目行而學術微士子從事帖括舉其聰明果銳之氣營營於制舉之業其文藝書楷揣摩趨合皆若有一定之尺度雖輒媚恬俗弗以爲嫌而惟以古爲戒近乎古則必戾乎今矣閒有矜言古學者不過擿揆掇拾夸多鬪捷寡識者詫爲新奇而實則枵然無所得也甚且排擯實事高語清真以自文其孤陋此豈科目爲之乎抑人之役志於科目而不能壹志以志乎學也儀徵汪君小城穀其名也弱冠補諸生旋棄舉子業潛心經籍發憤下帷恆達旦不寐君體素羸以耆學得蝟血疾又所好率皆古學不爲榮名時好者競嗤笑之而君耆之愈篤其勇往精進雖賁育不過也嘗謂經史要領多在輿地明人輿記地志紛然滋譌卽近世常熟顧氏德清胡氏號爲絕學然亦頗有踳駁

君鉤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一一精細君素工書筆法道麗求寫者無虛日壯歲以後肆力北朝碑刻騰擲踔厲直追古人自謂書學大進而求者希矣爲文雋傑廉悍有北宋人風力然甚虛衷商榷每脫稿卽就相知點定應時輒改必盡善乃已顧以多病箸書未就中道殂謝年止三十有五時人皆謂君以學死然天之賦命有數君而不學亦未必不死也且今之年少子弟率以色貨戕其軀視君之以學死者何如也君之歿也同志友十許人纂爲文辭共塚石以表君學死而可傳則君不死君有一女無主後以兄子寅壽爲嗣疾革時顧念弱女君至交劉君文淇卽乞爲子婦風誼之友信厚至此則君之學有以致之也嗚呼漢世儒林卓然大雅而班生贊之曰蓋利祿之途然也如君之學不應科目顯門研精果何所爲而爲之哉夫惟

學不爲祿利此學之所以傳也

紀思詒事略

沈 垚

黃黎州先生言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垚年二十餘與里中諸君訂交最相親愛者爲盛介眉朝助所最畏服者則紀思詒慶曾是時孫愈愚變邀沈金坡登瀛讀書其家延震澤金山甫錫桂課其子而施北研先生國祚以宿儒獎厲後生金坡治明史愈愚攻古文詞介眉旁涉百家言後專治通鑑山甫善詩賦工筆札思詒則識解絕人論古今得失儒術純疵口若懸河聞者爲之色駭垚與諸君數過從相質證諸君皆志銳氣盛絕不料有世故之摧折人事之變遷也乃北研先生遽逝未幾而介眉死十年來垚與諸君或合或離非復昔時意與嗚呼孰知山甫思詒又不一年而相繼死乎思詒號半虔又號師泉烏程人少孤

育于祖母天姿警敏入歸安學補增廣生家貧甚授徒自給然
不工場屋之文又屢爲族人所累由是大困北游山東五年無
所遇歸益窘道光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以傷寒疾卒思詒彊
記過人雙眸炯炯每朋儕會合時笑語喧雜輒起取架上書默
視俄頃已盡數卷多能背誦其爲學初頗泛覽繼乃潛思理學
家言然所長終在史而明史尤深嘗以國初修明史諸臣多於
搜采攷索上用心未及剪裁潤色乾隆時重修刪改出方望溪
之手望溪於敘事雅非所長詳略頗未得宜因擬刪併列傳謂
議禮諸臣用漢書韋賢傳體盡載入楊廷和傳齊楚浙三黨諸
小人用後漢書黨錮傳序體撮其大略載入東林諸君子傳溫
體仁之黨事皆入體仁傳熊文燦之事卽入楊嗣昌傳崔呈秀
魏廣微之事卽入魏忠賢傳而刻酷摹寫其上壽頌閣之狀又

謂明代氣節與東漢類東漢諸臣章疏史不盡載其事或見本紀或散見他人傳中明史敘直諫諸臣亦當如此土司不必立傳可入地理志治河諸臣事入河渠志邊將無赫赫顯功者事入外國傳如是則篇目省而文體不破碎矣又謂明初政事歸六部其時六部卽宰輔嘉靖後閣臣始以宰相自居史臣以閣臣爲宰輔表別以六部及都察院爲七卿表不合一代制度不若陳東莊合殿閣部院諸大臣作一表爲善史記載淮陰侯與陳絺步庭語何等神采案牘原文必不如是祇是史臣善改飾耳王之案傳直載張差供語不爲改潤殊非文辭行遠之道將與元史泰定紀同譏矣王文成傳事功與講學雜見一篇之內文終不純當於本傳中詳載事功而列其論學之愷於儒林傳序又謂漢書不別立紀信傳後代史官標忠義之目而史愈下

當取忠義傳事多者入列傳餘改爲表列女亦爲表表多而傳少斯事備而文可讀古人爲名臣作傳敘大事不惜數千言而小事則略讀霍光傳可見後代史官無識小事一概采入反將大事刪節字句以爲簡於是閒世名臣黯然無色矣于忠肅傳了無可觀當刪去其小事而鋪張其大事查謂思詒曰宋禮治會通河祇是強用民力當時國勢方盛小民奔走惟命故事易成然自淮以北運河所經之地皆古人膏壤鄙子藉稻匡衡爭田明著古籍自運河成而山泉皆資以濟運小民不得灌溉由是岱南淮北曠土彌望重徵三吳之粟而廢棄淮泗之田譬以一牛易九羊以此爲功吾未之敢許思詒曰陸桴亭先生亦嘗言之謂以民力開河而不興西北水利不可爲智查與思詒志同意洽聚則窮日夜縱談史傳爲樂思詒興頗豪酒酣以往書

卷縱橫歡呼自得其累亦頗由於酒後自山東歸不復飲矣思
詒恥爲求知干譽之文遇知名士則走避珪嘗與約訪一友思
詒曰學與我合則往不然寧與古人相對珪每譏其隘數與爭
辯然終不改世亦竟無知思詒之人其往山東也妻子時困乏
又喪其次子次子頗明慧思詒託之震澤沈退甫眉壽退甫慨
然任其教養漸有知矣乃竟夭歿思詒思家而歸行裝用盡冬
月衣單嗚呼何其窮也長子不能讀父書餘二子皆幼遺橐古
文數十首日記一册山甫先於十四年五月卒珪將之京師聞
思詒疾趨視思詒曰初頗發熱今緩矣孰知珪行而思詒遂不
起斯言竟爲永訣乎舊時過從之侶愈愚與金坡在里中其傷
悼將更何如也

沈子敦哀辭

孫燮

庚子十一月十七日沈君子敦卒于京邸踰月訃至諸友會弔于其家憫其未有繼嗣中道夭折父老而無以爲養莫不仰天叫呼泣如雨下也君名珪子敦其字世居烏程之南潯鎮子于戊寅己卯閒始交君時金君山甫館予家君與盛君眉庵紀君半度閒數日必來談藝談必竟日始去年纔二十許英姿卓犖議論常出人意表予與山甫共推爲畏友然性坦率舉動多任情見客不數語輒搖頭作誦讀狀又好直言忤物自一二朋友外咸以迂愚目之君旣被迂愚之目則益自喜讀書愈力經史子集罔不溯流探原而尤精輿地之學地理以水道爲提綱書之所載千支萬派棼如亂絲讀者每苦昏眩而不能遽解君獨一覽了然執筆爲圖往往與古圖暗合著新疆私議謂國家開邊萬里常患饋餉難繼省餉必須屯田屯田必講水利某山出

某水某水經某處灑灑數千言如指諸掌君友人王君亮生客京師愛其文刊布之徐舍人松一見歎曰某謫戍新疆凡諸水道皆所目擊然猶歷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閉戶家居獨從故紙中搜得之非具絕大識力曷克有此爲之延譽公卿閒會何侍郎凌漢視學浙江歲試湖郡校官上諸生優行籍無君名侍郎卻之再上仍不列君名侍郎乃言曰吾在京師聞湖州沈垚學識爲浙江第一而報優無名何也諸校官皆日上視茫然不知沈垚爲何人侍郎笑曰校官所講者時文也所急者贊禮也沈生不攻時文而贊薄宜校官之不識也遂拔君第一于是鄉人爭願識君向之曰君爲迂愚者乃更以君爲奇傑時沈侍郎維鐫督安徽學政聞君名以厚幣聘請校文明年科試何侍郎擢尙書去代者爲陳侍郎用光尤愛重君名仍第一甲午鄉

試主司徐太史寶善得一卷詫爲奇絕以爲此必湖州沈垚也榜發非是愧甚乃修刺謁君于寓謝不敏焉主司出闈先謁舉子爲從來所未有是年君以優貢入都姚侍郎元之有地志之纂請君主其事君遂館于姚氏侍郎旋督浙江學政君引嫌不從獨留京邸著書未幾侍郎晉總憲以言事降秩有欲請君校文者君曰主人方失意去枯而集苑吾不爲也自是修脯漸薄旅況愈窘君試南闈者六試北闈者四惟庚子一薦卷終不售君雖不遇而所憂常在天下嘗謂乾隆以來士務訓詁意欲矯明人空疏之病然明人講學尙知愛民今人博覽專爲謀利又曰士不好名而好利廉恥道喪害必中于國家著論千餘言與世常格格不相入在京師六年未嘗妄交一人姚總憲旣降秩何尙書陳侍郎及徐太史先後卽世沈侍郎以老病乞休惟徐

舍人時時過從知己寥落恆鬱悒無聊遂遘疾以卒年僅四十
有三著有新疆私議漳北滄南諸水攷元史西北地理志攷元
和郡縣志補圖文數十首君之交游眉庵最早卒君至京師前
一年山甫卒甫戒行半度又卒君雖窮困常從京師寄錢卹兩
家之孤其風義實今人所罕有予嘗爲眉庵作傳山甫半度之
卒皆爲哀辭致慨于天道無知善人常偏受其厄然三君皆有
子君獨斬焉無後厄更甚於三君豈君之才名稍顯故折福愈
甚然則士必埋名里巷不使一人知己而後可嗚呼悲夫爰爲
辭以哀之曰

繫造物之生材兮紛小大之不齊拱把尙有所用兮焉有千尋
之木而棄之彼大匠旣羣睨其旁兮曾不得邀斤斧之施豈斧
柯之不在手兮抑束于法而不能惟我所欲爲惟科場之定制

兮防姦竇而法日以密舍昭昭之可見兮使索物于暗室掩騏
驥之形而使辨其聲兮雖九方亦有難識心知其賢而不舉兮
當局乃作旁觀之歎息之子之見賞于公卿兮謂科名可必得
書十上而終無所遇兮遂客死而不得返乎蓬華身不遇其猶
可兮獨惜此著書之年歲終日捉刀爲人兮曾不暇爲己千秋
之計歎飢驅之惟坐一貧兮竟不得獨行其志念高堂之遠隔
兮望白雲而隕涕妻猶守夫空房兮子未生而遂絕其世早知
年命之不永兮悔不忍餓于蓬蒿之內旃蒙協洽之送別兮予
借眾友而登君之堂方期不數年而重聚兮豈料遂判乎存亡
自古才人恆失職以死兮惟愚者乃富壽而康強足與翼之不
能兼畀兮君又何憾乎彼蒼醉靈筵而一慟兮仰視天之茫茫

又沈垚傳

夏寅官

沈先生珪字子敦浙江烏程人少受學於施北研國祔北研孰於金元史事故子敦喜研究金元輿地掌故之學道州何文安督浙學以庸蜀羌髻微盧彭濮攷拔置第一繼又以尙書古文攷毛詩古音攷爲督學新城陳碩士侍郎所賞甲午以優行貢成均時年三十有八矣程春海侍郎嘗讀西游記擬爲文疏通春廬宗丞跋所未盡及見先生跋歎曰地學如此遐荒萬里猶目驗矣我輩物才未足語於是也嘗與張淵甫論禮服往復詰難百辯益堅淵甫瞠不知所答也先生初入京館徐星伯家後爲桐城姚伯印校國史地理志寓內城閒出訪友星伯爲烹羊炊餅召張石州共食劇談西北邊外地理以爲笑樂石州嘗戲謂先生生魚米之鄉而慕韞耆麥南人足不越關塞而好指畫絕域山川篤精漢學而喜說宋遼金元史事可謂三反先生聞

而軒渠無以易也作字模範鍾王而偏旁點畫必斬合於六書當道州新城視學浙江時日照許印林瀚兩在幕中嘗言鎖院得子敦卷如辨古金款識淺學者或不能盡識輒傳觀以爲奇寶至爲賦頌駢儷之文則又精雅似六朝小品蓋其多藝如此性沈默每當眾論鋒起拈髭靜聽若都不解及客退而發其乖違斷斷不少段借故於一時名士少所許可人亦畏忌之不甚內交也庚子十月以手錄所撰漳南滄北諸水攷及施北研元遺山詩箋初印本貽張石州未一月而病且死矣年四十四所著有長春西游記跋金山以東釋落颿樓文集

通奉石樵先生張公墓表

吳昆出

石樵先生既卒之六年其子丙炎以翰林出守廉州過清江浦與昆田相見乞爲先生作傳且言先生係本親而封贈例必以

黜心劇不安昆田曰此子之孝思也然先生之孝弟公誠昭於日月爲不朽矣昔朱文公聘士劉公先生墓表有云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苾書本末具陳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畧備識以少息子之不爲胡侍郎以教育於先生也先生以子爲兄後承大宗教子力學丕振家聲而無幾微吝惜之意至德爲何如者鄭雲官所著行狀極簡要可傳昆田敬爲表墓之文可乎前年丙炎自廉州來書復言之頻年多故心緒棼如遷延之罪無所逃避謹泚筆而次其事先生諱安保字懷之號石樵一號叔雅晚更號潛翁其先元末由崑山遷儀徵曾祖光祖祖秉倫父祥昇本生父祥景贈編修生四子先生其叔也生六歲而祥昇歿以先生後之祖父世有隱

德家貧先生從本生父受讀與兄一室相對常忍饑讀益勤年十九補弟子員文名噪一郡受知於學使湯文端公金釧十六應省試不售遂棄舉子業潛心聖賢之學博稽載籍而不汨濫於詞章以馳騁功利其與昆田書有云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數十年貧賤憂患艱苦備嘗只緣記得幾句有用之書似覺胸中畧有把握其於子弟教以文行經業而必使務其大者遠者故丙炎之守廉州定變安民大吏稱其操守官聲通省第一則服習先生之教者深也性孝友聞贈公一言終身不敢忘贈公鬻田治母喪先生積教授所得金歸之贈公夫婦既老於所居西偏構屋數椽雜蒔花藥春秋佳日延耆年賓客流連飲燕爲二親壽居喪哀毀盡禮每歲孟春集族人掃墓飲酒以盡敦睦之誼一秉贈公教祖墓植松數萬株鬱蔥彌望嘗欲建家祠

其側置祭田供祀事以其餘贍族人力不逮則語後人曰必成
吾志伯兄定保卒遺一女無子以子丙炎後之仲兄宗保績學
不遇感心疾事之唯謹季弟亡遺子女五又遺腹生一子皆撫
之成立昏嫁如己出今從子丙榮亦獲鄉舉好施與脩脯所入
有餘則以分給族鄙之貧者尤好獎誘後進見人善稱之不容
口與人交必以誠始終如一故交子鄭雲官幼英異而孤寒特
甚爲訪名師教之卒成循吏於世家子必獎誘令勿墮家聲尤
篤念故交一裘之贈其人已亡服之旣敝不忍棄也友人零縑
寸楮皆珍惜裝治之學問經濟文字詩歌所與友者周保緒黃
修存包春伯管異之楊季子汪大竹潘小江黃竹雲許海秋晚
又得魯通甫高伯平皆當時賢豪長者性嗜金石工篆刻精八
分書求者踵相接購書萬餘卷皆手自校勘有所得必手錄之

好急人之難爲人謀必忠遇邑中公事潔己盡力戊申己酉水災請於當事發鹽義倉穀振饑並廣勸助振全活甚眾邑有崇節堂卹嫠婦以先生主辦卹者歲增采訪貞孝節烈婦數百名請旌舊節孝祠地湫隘爲移建於爽塏並建總旌坊於祠前修學宮建書院皆主其事試院在秦州狹閭傾頽鳩金修建士人便之道光壬寅夷船入江姦盜竊發勸諭鄉里互爲守望檢捕獲安至咸豐癸丑粵賊蔽江郡城旣破先生欲爲保衛之計而令長非人遂避居於鄉而儀徵城破先是淮南引鹽歲百三十萬自通泰諸場運至儀徵改捆上赴江皖湘鄂回空船隻則載荆湖竹木紙炭諸物以市於儀揚倚以爲生者數十萬家道光辛卯當事議欲就場捆掣徵課不復道儀徵民情洵懼先生上言止之又二十年綱運改爲票販粵賊入江鹽艇鹽梟及失業

者雲合響應儀徵遂以糜爛論者至今猶歎先生之深識遠慮
非一邑一家之計也先生不遇於時而修於身宜於家善於俗
以一身爲一邑之利賴者數十年居家接人孝弟和易開心見
誠表裏洞然好賢樂善輕財喜施人率稱先生爲善信人又有
稱先生爲文學人者昆田則信先生爲篤道人也先生以貧士
教授爲生而濟物誨人勤拳不倦流離轉徙語言真摯顏色冲
愉絕無怙遽慘戚之狀是非有學有養以道自守者能之乎昆
田集先生手翰萬餘言大旨以安貧樂道爲歸三復流連未嘗
不悽然欲絕也先生著作味真閣詩鈔文鈔駢體文鈔晚翠軒
詩鈔清暉堂詩話稿均燬於兵火存者僅味真閣詩鈔已刻若
千卷而板亦燬鄭雲官所爲傳有云水利書三篇論治內外河
及引山水刷江淤之法遭兵燹失傳邑人以爲恨云配李夫人

有懿德今年八十餘歲猶健在男子二人丙炎翰林院編修廉州府知府今調署肇慶府丙瑩監生以咸豐戊午科挑取臚錄充國史館臚錄候選鹽大使女三長適某次適某孫男四允顛允鴻允翰允釐孫女四丙炎以知府積資加四級得請二品封墓在儀徵北郊穆家壩之原先生所自定也於例得按式立碑昆田仰慕先生者十載而得親炙者十六日與丙炎至交且二十餘年矣以私淑之情託於子弟之誼齋祓而敬述之且系以銘銘曰

以子繼兄惟公惟誠教誨式穀不振家聲一命之士心存利濟道洽慈祥本在孝弟豺狼城市兵火江濱造次顛沛無違者仁溫不失厲介不易通蒼松翠柏霽日光風明德啟後福祿山阜我爲此銘以垂永久

張石樵先生別傳

許宗衡

許宗衡曰嗚呼士生於世讀書期有濟不幸老牖下雖有文章世方以爲空言其孰從而惜之而乘時得志既有事權者又多無濟於世其藉口於艱難而隱以飾其無識無才則人轉歎其遭時不偶無以表見於天下古今人才之消長與世推移卒至湮沒於眾人之無知蓋比比焉悲夫禍患之機伏積於未見深識者言之不非笑則迂怪而不知士之洞觀於數十年之前者固燭照數計而世且漠然置之也淮南鹽筴甲海內方乾嘉盛時淮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於江漢轉運半天下歲額引百三十萬鹽艘沿明制至儀真則改捆其歸多載荆湖竹木紙炭魚米百貨市於儀儀之民倚爲生活無慮數萬家不逞之徒藉以弭其虎噬狼貪而窮氓婦女以箕帚拾其餘利者又以補其

凶荒水旱之不足道光辛卯制府陶文毅公議就各場捆掣儀
民慮無生活人情洵懼邑父老皆太息曰如儀之民何當是時
石樵張先生獨毅然曰周禮閒民轉移執事管子云衣食足然
後民知禮義此議行豈獨儀之害哉成法不可妄更張見近利
而貽遠患必自此始乃與父老上書文毅復馳告鄉人官京朝
者疏陳得失事乃止於是儀之民皆獲全賴其利者幾二十年
人猶謂儀固有是利特先生能保之事苟不止未見其害也無
何改票販淮綱卒散沿江民多失業及粵寇破武昌由楚東下
鹽梟揭竿斬木失業者響應嘯呼旬連蔓延遍東南創鉅痛深
其害果何由哉然後知先生維持審畫於二十年之前非空言
也猶憶戊申己酉閒宗衡居揚州常與先生相過從先生曰讀
書無所濟於世雖百年猶虛生嗟乎事權之不屬徒以讀書所

石印本四十一
三十一
得不幸而言中使遇於時其所濟於世者更何如乃世之遇而無所濟者又復不少然則空言非可信空言而可信獨先生爲然而先生卒老牖下無由表見於天下是固不獨先生之不幸也先生名安保字石樵晚號潛翁性孝友精歌詩宗衡識先生時先生年未六十同治癸亥以子丙炎官編修來京師明年四月以疾卒年七十宗衡少壯轉徙江淮閒多交老成人與先生迹尤親及先生來京師猶嘆誦先生讀書無濟百年虛生之言先生喟然曰老矣且空言何足尙足下勉之然宗衡年二十餘以公車踐齊魯歷燕趙中閒奔走衣食往來數千里及乎寇亂起東南亦嘗心識天下之故性既窳惰又以枝官寂寥其無濟於世蓋亦先生所矜歎者乃於先生歿後用空言爲別傳以報先生其慙負先生爲何如然宗衡亦五十餘矣

碑傳集補卷四十九

男孫僑校

中華書局影印

三十一

碑傳集補卷五十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七

黟三先生傳

朱師徽

汪文臺字南士安徽黟縣人少從父崇勳讀年十五父卒居哀如成人家故寒母欲使習賈奔而逸家人遍索獲之於書肆方觀書乃復使讀補廩生以課徒自給膏火所入悉以購書至晚年聚書數萬卷聞有異書必段而讀之博聞強記深通經史百家與同邑俞正燮齊名相善正燮號博覽而精深不迨文臺每有疑義嘗就正焉正燮遍遊四方文臺足不出鄉邑郡試至徽郡鄉試至江寧一遊揚州故正燮名著遠邇而知文臺者甚鮮文臺宗漢儒其言曰石經託之賈逵詩傳假諸子貢亂經也謂

虞書排偶適雅頌重複侮經也臆見說詩書鑿空竄三傳誣經也漢儒釋經義有疑弟曰讀如其不以己字爲經唐人正義雖傳注亦無輕議者宋元以來六經無完書徒逞私智以騰口說吾道之憂也譔脞稿又以論語邢疏疏略因取證古義博采子史箋傳依韓嬰詩傳例作論語外傳見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謂有益於後學然成於眾手時有駁文別爲表識作校勘記識語寄示阮元元服其精博函聘至揚州文臺操方言元不能達嘗以筆談爲設盛筵無他賓自坐旁席以陪值英吉利犯上海淮揚震動元意不憚文臺辭歸元贖二百金文臺以當道不知敵情歸而作紅毛番英吉利考略又嘗纂輯七家後漢書譏淮南子校勘記皆行於世道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九文臺弟子甚眾程鴻詔湯球最知名

程鴻詔字伯敷亦黔人父式金入順天大興籍成嘉慶二十五年進士選四川知縣歷官鹽亭遂寧華陽成都等縣以廉明稱擢敘永廳直隸同知丁父憂歸黔尋卒鴻詔少孤母張撫養有則使師事同邑宿儒汪文臺俞正燮故學有本源文臺正燮湛深經學兼綜子史百家號稱博覽然不重詞章鴻詔爲文務閎麗雖精博不逮其師而文采過之弱冠有聲鄉里家素寒外舅汪朝議守重慶招之往奉母入川迎娶逾年朝議卒無所依將母妻入都以傭書自給日書萬字夏日苦蚊納足於甕閒以鹽煮小石吮之以代菜刻苦甚至而劬學不倦兩中順天副榜選雞澤訓導復中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會母歿奉柩歸咸豐五年賊竄皖南據黔城鴻詔倡團練禦賊招山中獵戶百助戰未至賊謀悉率黨三千來攻戰嶺下石鼓山壯士金觀海善火槍殪

賊先鋒數人賊稍卻觀海馳刈其首陷泥淖賊爭積刺之死眾
驚潰鴻詔跳免賊憚獵戶復至亦棄城遁黔團練自是屢助官
軍戰守鴻詔義聲聞遠邇十年欽差大臣曾國藩駐軍祁門聞
鴻詔名聘入幕府主章奏甚見優禮從復安慶同治三年夏江
寧克國藩親往鎮撫幕賓李鴻裔龐際雲從留鴻詔主安慶後
事寧垣既定鴻詔以書賀國藩國藩推爲獨步鴻詔性耿介耽
著述淡仕進國藩幕客多膺薦擢致顯官鴻詔雖以贊襄帷幄
功擢至山東補用道仍留幕中國藩勦捻獨鴻詔從專任機要
未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復調直隸鴻詔辭歸會李鴻章授湖
廣總督過安慶鴻章鴻詔同年友也堅邀入幕鴻章查辦四川
教案奏劾川東道某謂鴻詔曰吾欲保老同年斯缺鴻詔不可
曰公雖至公吾心不安鴻章乃止頃之假歸皖撫英翰聘修安

徽通志充總纂釐訂筆削昕夕不輟直督李鴻章屢函聘謝不
往十三年稟將就病卒子壽保繼成之著有恆心齋文集十
一卷詩集七卷駢文六卷夏小正集說四卷論語異義四卷詞
三卷曲一卷外集三卷陞錄二卷筆記二卷先德記三卷贈言
錄二卷行于世

湯球字伯玕黔庠生操行廉介以孝聞少耽經史從俞正燮汪
文臺游傳其考據之學通歷算星緯恥以藝名嘗輯鄭康成逸
書九種劉熙孟子注劉珍等東觀漢記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
古史攷傳子伏侯古今注球讀史用力於晉書尤深廣蒐載籍
補晉史之闕成書二十三種曰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
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沈約九家晉書皆正史也曰陸機干寶
曹嘉之鄧粲劉謙之王韶之徐廣裴松之郭季產九家晉記曰

習鑿齒晉春秋孫盛晉陽秋檀道鸞續晉陽秋杜延業晉春秋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皆編年也又輯常璩和苞田融王度陸翽
范亨張詮王景暉高閭裴景仁姚和都張諮劉昉喻歸車頰段
龜龍等所撰偏霸各史而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爲巨觀又補
譔年表一卷校定纂錄十卷其所刪訂足正屠喬孫之失尤稱
精核又旁輯兩晉詔鈔晉起居注鈔庾詵晉朝雜事張敞東宮
舊事車灌修陵故事盧緄八王故事四王起事應詹陶公故事
桓玄譎事傅暢晉諸公敘讚晉公卿禮秩故事荀綽晉後略記
晉百官表注晉百官寮屬名杜預律本賈充晉令張斐漢晉律
序注摯虞決疑要注皆典午一代掌故所資其區宇則輯太康
地記鄴中記林邑記三種其言行則輯晉諸公別傳袁宏名士
傳郭頒世語裴啓語林山公啟事五種又著錄晉別集三百家

晉文集五百家哀輯閱富卓越一代同治六年舉孝廉方正光緒七年卒年七十八

張端甫哀詞

秦繼業

道光二十有六年夏四月張君端甫自河南來抵京師而病篤遂以其月望後三日卒於城西佛寺中年三十五余時授徒海淀端甫卒之先一日始聞其至且病急馳視之已不及矣悲夫吾錫自楊員外芳燦以沈博絕麗之學震燦海內端甫幼而濡染喜爲駢儷文字詩與詞亦尙側豔後以廩貢入京師從梅先生曾亮游始嗒焉自喪屏不復爲詩文而浸淫於易詩孟子三傳自遷固書以及莊列管荀諸子文則非八家歸方與夫李杜韓蘇黃之詩不敢泛濫涉獵如是者二年其氣沛然以充發爲文辭不沿蹈時俗字句而斬妃於古人然不多作得文三篇詩

數十首而已後遭母喪貧不能歸去而游河南人事病其思慮
卒卒未暇以爲以迄於死死之二日余與同縣侯楨發其篋則
得所謂文三篇詩數十首者其他所作與一切徇人之詞蓋焚
棄畧盡矣亦勇矣哉端甫年十八九爲弟子員赴南北試者五
被黜其家向有中人產至端甫之父而貧河南糧道庚長君厚
端甫助之歸葬其大父以下數喪而端甫至是亦死烏乎世所
稱科第祿位子孫壽考數者或一人而兼有之卽不然不得於
彼必得於此而端甫無一有焉何也端甫之喪常熟姚員外福
增經紀之喪以南歸而庚長君復賻恤其家人余當刻其遺集
先爲詞以宣余哀且乞梅先生傳焉詞曰
烏乎端甫胡箇子之遇而復札其生耶胡爲善之汲汲而繼世
之惇惇耶學能窺先民之宦奧胡不克底於成耶豈彼蒼之夢

夢才果與命妨耶是區區之零墨敗紙其能取後世名耶抑徒
供蝨魚之饕餮而同歸於冥冥耶烏乎端甫已矣其老父與寡
妻疇所恃以爲養耶此後死者之責也而終使子眊眊於泉壤
耶

楊季子傳

五見忠節

王翼鳳

汪秦

玄海

宗衡

道光十五年余偕計吏來京師多識揚州人士而楊君季子尤
淹雅時季子主道州何文安公家因竝識何子毅紹業紹業嘗
與季子飲右安門外余後至二人論漢魏詩甚洽季子謂余曰
君居揚州識王句生否其詩酷似鮑明遠余時尚未識句生然
聞其能詩後與交詩亦不盡似鮑也嘗爲敍其舍是集舍是集
者句生所著古文詞將爲春秋三傳學而舍其文故名咸豐中
粵寇破杭州句生以居學使者幕將入京師未行而及於難無

子文與詩皆散失句生名翼鳳與汪西谷秦皆余丙申戊戌閒
先後相交者余居揚州二十年時與文醮者劉先生文淇吳讓
之熙載王西御僧保僧保句生兄城破絕粒死存有秋蓮子詞
諸君雖常過從然不及句生西谷跡尤親顧皆以季子始相識
季子名亮故昭武將軍壯敏公之裔文采門祚相輝映嘗待試
京兆以送友人喪南行不入試歸居昭武祠有老桂二株百餘
年物秋中花盛晴香溢階輒召諸君談飲終日醉則出示所藏
古今名畫若燕肅山水王元章梅花吳仲圭竹因有古今名畫
記與所著西域沿革古文詞凡十餘卷嘗太息謂余曰僕無子
中郎遺書非友生莫屬他日錄付知交君其一也粵賊陷揚郡
死於難書爲人篡去而王元章梅花一幀則蓋平姚君仲海購
得之余嘗與西谷論君爲人西谷曰季子篤風義且舊家子能

文章惜今世弗尙終老死耳初不料其及於難也而西谷亦以賊至避地憂時死西谷性狷介其入學使者趙侍郎幕一游浙不合輒僕被歸伯兄穀字小城故治經負盛名早死西谷遂亦通經而與客談醺卒不及將死報余書以其子爲託子今依其仲兄和和官山西河津縣余初至京師與季子同相識者也嗚呼死生亦大矣人生契闊又烏足言哉楊君無子王君亦無子汪君有子又不才楊君王君遺書旣消滅灰燼而汪君通經獨不著錄然死則均死矣其生旣窮於遇而死復無以傳也三君者皆堪痛哭者也張掄者與余交不二年而粵寇難作遂死年未四十亦無子有二十三峯草堂詩一冊今不知歸何人其名不出里閭足未離鄉井蓋並不及三君年且五六十而世猶有知之者也諸君旣死難劉先生亦以亂後感憤卽世昔與文醺

者僅吳君讓之年垂七十將以書畫終於是揚之人士風流盡
矣豈惟張君之死爲尤可痛哉張君字南雲其詩出入漢魏神
采興象不後古人余爲楊君傳連書之時同治五年二月回憶
與楊君右安門外論詩已三十年而世之喪亂與夫生死契闊
之感固如此也

屠君元飲小傳

張元培

吳中山水清淑多產朗雋之士意謂近市而隱非野而秀必有
淵雅自好脫然畦封者久乃得元飲屠君歲丙午予授經滎陽
家始識君貌清癯談吐澄爽心知非庸伍後乃常常來悉君胸
次冲雅喜談古今史畧名人行蹟旁及文藝詩畫更迭弗倦夜
既深小奚攜一鏡迓歸窗隙隱隱有光步欲舉猶卻也君祖疏
村先生精岐黃好古藏書最富又習聞尊人石溪先生庭訓肆

力於學少習應制文不求工爲詩卽悟三昧院試驟雨落河魚
詩有句云披蓑走老漁閱者激賞卒以文故未入格君亦旋棄
去耽誦古書由周秦迄近代藏笈多善本手校精確味根得腴
或延之課童子句讀非所願也願以生計迫舍是無他營君又
怡曠無入不得童蒙鱗冊中雜置古編丹鉛粲然曰此可以遣
閒晷矣何病爲君家故不貧洎尊人已中落君復絀於治生得
鎚輒易名書佳繪吉金樂石收蓄最富比年藏漸罄有乏則出
其餘易鎚稍自給又欣欣喜視阿堵物若無得失者噫嘻此君
之所以貧也性喜酒見君持一尊且談且飲飲酣談轉清無幾
希慢容疾言好鶴尤過於酒家蓄一鶴護之甚自署曰鶴主人
一日飛去愴然若失聞有善飼鶴者必往觀予謂君性如野鶴
如閒雲雲不能攜之歸愛鶴如子也固宜君所友多雅儕小浮

山人閉門廿年希得見者接君輒談論移晷謂君能不俗君之概可知已君善鑒賞圖籍書畫某年著某家藏款識眞贗翫縷不失累黍爲詩似宋人嘗屬其友刊沈四山人詩疏秀處閒似之稿藏於家俟刊君生於嘉慶九年甲子卒之日爲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原名鐘字伯洪更名蘇始以今字行娶潘氏先卒子二上瀟上治女一

張元培曰漁釣一壑栖遲一邱惟厥宗仰不役於世旨哉眞隱之況班氏蓋其義矣元飲有高尙志卒困處稠人中弗遂其初宜若可憾予獨重君壹志尙友詩語雅澹如其性不爲物役道庶幾焉澤古之符形於色辭後有知者亦將徵信於茲乎

五品銜候選內閣中書熊雨臚先生墓誌銘

李元度

道咸中大湖以南以詩名天下者推長沙熊雨臚先生先生負

異稟兼工古文辭少受知會稽吳梅梁侍郎中罷吏議得屏人
事壹意爲詩歌天殆以詩人位置先生俾竭其才以雄視一世
晚躋大耋解組歸優游洞壑十餘年巋然魯靈光殿越南使臣
特購其詩集以去先生詩益大昌云先生諱少牧字書年雨臚
其自號也先世自江西豐城遷長沙曾祖國猷妣馮氏祖光文
贈奉政大夫妣彭氏以節孝旌門贈宜人考華朝贈階如其祖
妣黎氏贈宜人先生昆弟三次居仲七歲喪父家中落授徒以
供養踰冠爲諸生有名吳侍郎方督湖南糧儲發策以詩賦試
士得先生作大驚署超超等待之以國士道光十一年充優貢
生試成均屢甲其儕長白文端公文慶爲祭酒尤激賞之諸公
貴人及諸名下士多從其游文酒無虛日亦頗以是取忌於時
十五年舉順天試故事南人不得賓解首先生名第二褒然南

數省魁名益振明年試禮部入彀矣已而置乙選又四年文端
公典江南試適遘疾私引先生襄校試卷先生重違知己冒禁
從之比還朝言者劾文端先生下請室除名放歸論者謂典試
與督學一也學政例許辟幕友且以其姓名上聞典試獨弗許
網亦少密焉然先生意豁如也勞文毅公崇光備兵冀寧招先
生作晉游冒雪渡黃河歷覽陶唐虞夏故都胸中抑塞磊落不
平之氣一發之於詩其詩益奇以肆居四年歸亡何粵寇起犯
長沙不克自鄂而皖而吳湖南治援軍庫如洗巡撫駱文忠公
秉章夙器先生檄令走江西乞餉先生忼慨呼庚癸聞者感動
得餉金歸適濟乏絕得旨開復原資會創建求忠書院聘先生
主講席士喜得師橫舍至不能容部檄至截取知縣改就藍山
學訓導至則江西賊來犯圍縣城先生佐主者嬰守二十餘晝

夜圍解詔加五品銜以內閣中書選用逾年請告歸年七十矣
所居洞泉草堂饒花蔭之勝先生與其弟聯床夜話往往雞再
號始就睡而問字乞詩文者接踵於門所著讀書延年堂集詩
三十卷文十卷駢體文二卷賦詞各一卷試律四卷晚編續集
文二集詩十二卷並行於世性竺孝友梁氏姊嫠而寡先生迎
養於家嘗倡建支祠立規制里中諸義舉竭慮成之有雀鼠
訟力剖其曲直然未嘗以辭色加人先生考終於光緒三年十
二月十一日壽八十有四配黃氏有婦德事王姑姑並以孝聞
慈儉好施一紡車非病不輟衣非數澣緝弗易先生七年卒
當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壽八十有一子三傳笏先卒次傳
筠次元曜廩生同治三年舉人孫五女孫三曾孫五曾女孫三
先生與黃宜人合葬淳化都九甲霄霞衝之迴龍山枕巳嚮亥

孤元曜來請銘元度少喜讀先生之詩嘗序其續集又嘗纂先
正事略先生詩有云笑問昌江編事略他年得列此翁不烏虜
命之矣敢以不文辭銘曰

澧蘭沅芷馨且潔屈宋餘芳流未歇洞泉先生湘之傑以詩名
家韻高絕有煒厥配歸同穴滔滔千載去如警銘以貞之字不
滅

蔣湘南傳 夏寅官

蔣先生湘南字子瀟先世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爲固始人
幼孤家貧母授經於風雪中仲父奇其才爲之置書千卷一覽
輒曉其有疑者負笈走千里訪於魁儒所至考其山川沿革風
土人情驗之於事證之於經勤學不倦自少時已然與同里王
濟宏同學放言論志潯然開闢賈董馬鄭之學濂洛關閩之理

道藏梵筴之書毗婆尸佛之教分析其支派源流而窮其精奧
道光十五年乙酉拔貢明年入都應朝考蔣礪堂阮雲臺兩相
國奇賞之與陳碩士顧南雅吳蘭雪魏默深龔定庵齊梅麓俞
理初諸人游上下其議論考稽商榷學識大進又友高麗人金
老商及客謁章佳胡圖克圖而聞見益恢詭奇肆南歸謁吳巢
松學使於濟南勳校事幕中皆一時名宿相與泛大明湖酌珍
珠酌突泉登泰嶽歷訪秦丞相李斯所篆殘碑陟日觀峯觀日
出處遨遊任城與陽湖洪幼懷符孫飲太白樓作長歌自負旁
若無人侍讀下世扶柩徒步水陸數千里歸葬吳閭時人多其
義甲午中副榜乙未中式舉人數試禮部不第大挑二等選虞
城教諭不就謁栗樸園河督於河壩與籌磚工入關中謁座主
張椒雲布政主關中書院講席修全陝通志著西征賦足備關

中掌故先生嘗論爲學不分漢宋以爲儒者讀孔子書孔子周人也周之學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謂之四術孔子益以易與春秋謂之六藝六藝皆周禮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是易與春秋之二藝禮樂詩書之四藝皆周公之禮明矣子曰吾學周禮告顏子曰克己復禮顏子亦曰約我以禮曾子傳一貫之道作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中庸證明之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可知孔門之學但宜名爲禮學不宜稱爲理學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荀爲再傳弟子僅百年而詩書已待辨正況漢儒去孔子二百餘年宋儒去孔子二千餘年乎漢學宋學之爭皆無與周學者也吾爲周學而已此先生論學之大旨也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皆用韻語孔子直以文言爲名是必叶聲韻者始謂之文

人之生也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發喉引聲自有高下抑揚之致小序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宋以後之文多有聲而無音子滿病之嘗曰寧爲箏琶無爲土鼓又嘗取漢書中志傳爲史記所無者籤而出之以示古文門徑曰學純論正神華味腴直起直往不用語助虛字足爲僞八家對病之藥宋以來論史漢異同者多右馬而左班乃穴坏之見也此先生論文之大旨也嘗謂刑名之學古人所以輔禮鄭康成注周禮多引漢律是讀律亦儒者事因取大清律與唐律明律互校括以三經二緯以推原周公制禮之等殺著輔禮論二千餘言酌古準今爲治獄者之助先生之學自經史象緯律曆輿地農田禮制兵刑名法以及釋道兩藏一一尋源沿流究其得失學博故見無不大識精故論無不平氣盛故辭無不達誠大河南

北之鉅儒已所著書解經者十之四辨史者十之三衍算者十之二述刑名錢穀河鹽諸大政者十之一其大者周易鄭虞通旨輔禮論十四經日記中州河渠書四種未刊七經樓文集六卷春暉閣詩集六卷其婿馬佩貽門人劉元培王正烈等刻行之

夏寅官曰蔣先生少卽負盛名道光戊子儀徵張椒雲典河南鄉試將行往辭阮文達文達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瀟摸索不得負此行矣椒雲欲請其詳會客至不得言旣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公所稱必好古士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傲無棄久之得一卷文甚瑰璋而不中程眾皆怪笑椒雲強置之榜未啟封則蔣湘南也林文忠嘗笑椒雲曰吾不意汝竟得一大名士門生其爲名公卿宿儒所推重如此然性剛介不隨俗游四

方無所遇客死鳳翔無子身後遺書經粵寇竄吳楚羯寇起河
湟凶炬所侵悉爲煨燼僅於文集中略窺先生學行大概於十
一嗚呼悽已

羅研究生墓志銘

郭嵩燾

君諱汝懷字研究生姓羅氏湘潭人自少讀書喜形聲訓詁之學
求得顧汪戴段諸家之書精研力索曲暢旁通乾嘉之際經師
輩出風動天下而湖以南闈然無知鄭許說文之學者君居石
潭萬山中承其遺論獨以治經必先識字勘意潛思受成於心
不假師資年三十四充丁酉科選拔貢生則君學已成矣所著
書曰周易訓詁大誼曰禹貢義箋曰毛詩古音疏證曰漢書溝
洫志補注曰古今水道表曰十三經字原曰六書統考皆粗具
其義例湘鄉曾文正公道州何子貞編修以爲有國朝經師之

遺風君性和雅貌溫而氣愉與人交洞見肺腑久而益親言事
嘗使意餘於詞婉約微至雜以諧笑尤以利濟民物爲心部使
者駱文忠公議治團防得君團練芻說節取頒行以爲式其後
陽湖惲公籌積穀德興李公申明鴉片煙之禁其端皆自君發
之曾文正公視師江西召君君至曰吾任爲賓不受事選授芷
江縣學訓導改選龍山縣學訓導皆不赴同治初詔編忠義錄
褒錄死事者君獨力任之先是新化鄧先生顯鶴輯沅湘耆舊
集二百卷自唐以來湖南文獻可紀錄者探討靡遺又爲明季
湖南殉節諸臣傳略以勸獎節義存鄉先達遺跡君曰永明之
難湖南死節者爲多粵寇據有長江河南之寇徧及東豫而甘
陝困於回逆兵師一出湖南死忠者倍焉國家方盛成功立名
震耀天地而死者之節則一也至論湖南之文傳世者無多而

要關繫一方掌故政治學術尤有以見歷代人文之盛而一鬱而不宣此吾事也於是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褒忠錄八十四卷論者以湖南文獻之徵得鄧先生及君存其梗概爲有功鄉里之大者君嘗疾近世漢學宋學之分以爲名物度數先王所以立教而學必先識其大未可偏勝故其學於六藝故訓地理沿革古今山水源流歷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隸靡不研通而一本於立身行己尤務獎厲後進以成學誘勉之惟恐不至薄技微長必求所以振拔之而自處一守以約菲言厚行不爲聲名言者謂通儒而行誼當世長者尤難能也君生於嘉慶九年甲子歲七月初四日卒於光緒六年庚辰歲九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曾祖晉祖紹龍考脩澍以孫萱官贈通議大夫君兄弟五人於次爲三配周淑人繼配陳淑人子六人萱以縣學生軍功道

員洵難黔中以按察使例賜卹贈騎都尉世職太常寺卿周淑
人出也克進軍功保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陳淑人出蕘國子
監生蔡妾王氏出女三人孫八人君既卒就求其遺書蓋猶前
四十年所見標具其所心得與先儒所以異同或多缺略無完
書獨所著綠漪草堂文集三十四卷詩集二十卷硯筆館詞三
卷刊行於世克進葬君邑西龍家港粉壁山莊之原而述君行
狀屬嵩燾爲之銘銘曰

湖湘以南有儒一生承經師之風以起而擷取其精著書累數
十萬言求之太廣而艱於成其單辭牘義表見於世猶足以見
君之生平千齡萬代以無隕其名

鄧伯昭墓志銘

郭嵩燾

伯昭鄧氏諱瑤新化人父顯鵬諸生有學行世稱芸渠先生伯

昭以父字亦字小芸其季父湘皋先生名尤盛與其兄悌友終身自湖以南言詩文宗鄧氏尤稱鄧氏家法爲不可及予始交伯昭及其季父子小皋京師而小皋之兄孟華實與偕後七年伯昭之弟小渠與予弟意城同舉於鄉以是得盡交鄧氏兄弟乙巳冬謁湘皋先生於所居南村草堂孟華已前卒小皋事其父甚孝而伯昭小渠所以事其叔者猶事父也退而兄弟相友愛甚敬以和又七年而湘皋先生卒小皋以毀死又四年小渠亦死者獨伯昭蓋予交鄧氏兄弟三十年盛衰生死之故多足感予心者伯昭以久故尤親又甚賢而能文於其卒也思之尤悲伯昭少能文湘皋先生廣交遊章牘叢積伯昭年十八九常給筆札侍坐酬答自道光丁酉選貢京師旣試報罷遂以書記周歷湖南北久之謁選得麻陽縣教諭是時廣西寇亂萌蘖

其黨蔓延新寧反者數起寶慶知府長白魁聯思所以遏亂萌
盡起郡人士賢者議方略檄留君事以大辦於是人知君幹濟
能任事矣赴麻陽任兩月丁母憂歸而粵寇起勞文毅公巡撫
廣西邀君佐軍事湖南巡撫駱文忠公以寶慶當廣西衝爲重
鎮延君主講濂溪書院以團防屬之咸豐九年粵寇圍寶慶君
以守新化縣城功加鹽提舉銜又以辦理新化捐輸保知縣加
運同銜今相國湘鄉曾公及駱文忠公數薦君可屬以事曾公
請以知府擢用會江蘇請揀員遂以知縣揀發江蘇君方佐布
政使江公於皖不赴官江公改四川布政使又從入蜀已而直
隸總督劉公陝西巡撫劉公皆奏請君自隨而君浩然歸矣同
治五年三月某日出峽至巴東舟覆死君性嚴介而退然自斂
抑不露鋒穎與人和夷粹溫可愛而親而心肫肫然思有以利

濟於人爲鄧氏族立社倉備荒在安徽積二十金謀製一狐裘慨然曰吾族社倉幸立無憂凍餒而家子弟貧者多苦不得就學吾此一裘之費可使生積供一二人讀書之資卽日封其金以告其宗人充學費焉守新化城釀金爲軍食事定計所餘千金君曰文武之用一張一弛賓興禮廢久矣請畱以助邑人之賓興者新化有賓興自君始居常以兄弟死亡相繼忽忽無歡悰與人言輒嗚咽而其叔母年八十獨健在君曲意承歡朝夕爲孺子慕以使豁其哀其自四川請告歸也曰吾叔母老吾不忍久違嗚呼是足以知鄧氏家法矣然而君賢遠哉君所爲詩文集若干卷已刊行於世其他撰述甚繁予論次君之行實貽其從子光黼使碣諸墓亦以導予之悲銘曰

君之戚友曹炳文者夢君冠蓋紛紜不知其死也知有王勃之

後身就而與語諄然以樸厚謹慎詒其家抑又何其殷勤天之於君若有意若無意吾將信之所聞惟其文章質行耿耿不可磨滅庶幾有攷於斯文

又鄧伯昭先生行狀

黃彭年

同治四年先君自蜀之官鳳邠時湘鄉劉公撫秦詢人才先君以新化鄧君對劉公故知君卽奏辟君君在蜀奉詔遂浮舟東下將歸請於叔母而之秦至宜昌舟覆先君聞而傷之他日語彭年曰吾死而返葬於楚則之鄧君墓而弔焉比彭年奉親喪歸鄧君之子光繼以所撰年譜來請爲狀彭年方讀禮廢業然鄧君先子之所懷也不敢辭按譜君諱瑤字伯昭其先世自江西泰和縣遷居新化有諱文才者當明季鼎革之際子身避亂僅而獲免寶慶府志傳所稱爲遺民者也會祖諱勝遠縣學增

生贈文林郎祖諱長智國子監生贈修職郎考諱顯鵬麻陽縣教諭學者稱耘渠先生自嘉道閒耘渠先生與其弟湘皋先生用文學顯名當時湘皋博綜典籍以楚中文獻自任著述宏富幾埒船山王氏耘渠則篤守經義味道秉禮務趨簡約昆弟之閒互爲師友怡怡白首里黨稱之而多君與弟仲源及從弟孟華仲權爲能繼其志君生有異秉初入塾讀爾雅通解大意卽爲兩先生所鍾愛湘皋撰楚寶時君纔逾舞象侍左右搜攷羣籍閒有辨論湘皋輒誇示黃虎癡沈栗仲兩君謂當飼以銅盤其爲老宿所稱賞如此年十八補郡學弟子員道光十七年與從弟仲權同充選拔貢生明年入京師應廷試孟華送之行報罷仲權南歸而孟華與君留太學肄業又逾年孟華病卒君護其喪歸脊令之慟行旅之艱詳君所著潞河紀程二十一年丁

父憂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二十三年仲權舉於鄉明年送仲權北上遂留應京兆試方罷歸而仲源又舉於鄉將北上君侍母家居年餘復爲鄂遊以謀養故入貲爲校官三十年春除麻陽縣教諭會新寧逆匪李沅發之亂留辦善後事竣之任甫兩月而母李太恭人赴至奔喪抵家哀毀骨立咸豐元年湘臬先生卒於濂溪講室君馳治喪盡哀盡禮逾月仲權以毀終逾年君爲粵遊四年間仲源得心疾自粵馳歸而月而仲源又死君篤於天性常以貧故遠遊不獲時定省湘臬於君教養篤至君事之不異所生其於昆弟之間亦如耘渠湘臬之相師友兩先生嘗畫聽雨耦耕兩圖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君之在黃州也亦作雪堂聽雨圖以寓己意自仲權之死連遭家難獨叔母曹者存君自皖遊蜀時曹年八十餘矣君感念之往往泣下嘗書示

其子孫曰吾夢叔母以家蔬餉我其甘如薺拊我如嬰兒稱我爲孝子而我忽爲萬里之遊舍吾叔母以去世有如是之孝子乎其言沈痛及奉詔調陝急圖歸省竟緣是覆溺以死良可悲已君自數歲喜爲古文稍長爲之益勤然不苟作每一篇出必有關於倫紀風教之大學問心術之微與治亂得失之故而援引古義以挽末俗事無巨細不少假借邵陽記唐妖人申泰芝君據唐書李諲傳辨明一統志湖廣通志之妄請毀其祠某縣諸生有冒喪應試者君援古期功奔喪及宋郭稹總喪赴舉爲同輩所訟故事移書縣令謂某生斬衰重喪天良漸滅請糾其罪里有憫其女之寡者將以孫爲女後君以書規之曰禮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妻黨旣不宜主

喪其不得以妻之姪爲嗣明矣晉太常博士秦秀曰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謂立異爲後滅亡之道也春秋之義甚嚴不孝之罪莫大於改姓欲愛寡女而使夫族有亂宗之嫌繼者有改姓之罪非禮也里有其妻喪母者逾月思召之歸而懼於違禮君以書告之曰禮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乃婦人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先王之意以女子舍其父母而從人既已易斬爲期矣既練而歸所以達其情也朱子門人葉味道之婦喪母既葬而歸味道後讀喪大記乃知其誤令反終其月數蓋古人用情之厚如此婦人遭父母喪若遇姑舅有疾或夫病亟但已視含殮宜卽遄歸所謂權也如夫家幸無事何不使既練而歸而

必令其銜恤蘊憤急遽離父母几筵乎君又以鄉人惑於堪輿之說葬不以時且有已葬而遷再遷至三四遷者著論曰古者葬有定期久亦不逾七月蓋人死以入土爲安不忍遲也大夫三月諸侯五月而葬者俟同位同盟之至未聞爲營求兆域至於曠日持久也今人經年不葬或更遲至數年數十年者己之富貴未必卽得而親之骸骨則甚不安人子之心安乎君又謂鄉俗治喪戚友來弔喪主答以錢幣沿爲陋習中人之產至有鬻田稱貸竭蹶治喪以邀鄉黨美譽者著論曰古者弔喪有含襚賵賻之禮珠玉曰含衣服曰襚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記曰弔人不能賻不問其所費賻之云者蓋恐人子不能舉喪而貨財以爲助若范純仁以麥舟助人舉三喪風義篤且摯矣至漢陳平居鄉貧不能賻以先往後罷爲助則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也

徐穉所知喪以隻雞絮酒爲儀則不以菲廢禮也稽之於古嘗聞賻人之喪未聞利人之喪也今俗於貧窮之家往往昧扶服相救之義一聞富室治喪則蟻附鶩趨惟恐其後豈真有知生則弔知死則傷之意哉孔子曰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夫喪以哀爲主禮義尙可從寬何論財物酬答之厚薄哉君又以鄉俗死於外喪歸有不迎入門者著論曰禮曾子問曰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棨從君薨其如之何孔子曰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喪至於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至於家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皆喪歸入門事死如事生之明證聖人準情定禮至當不易之道也又周禮殯在西階之上惟死

於外者殯在兩楹之中亦不忍遠之也蓋待死於外者尤有加禮焉左傳載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此則死已三年以其先殯不成禮猶從郭外出而遷諸路寢爲之改殯齊人卒無所忌以爲必如是臣子之心始安也今制以王事死於外者許入城治喪都邑之有城門猶人家之有大門也朝廷於臣子之喪曲加恩卹許令入城子孫於祖父母之喪乃不許入其家悖孰甚焉此仁孝之心未篤故利害之見得淆之也凡君之立言深病末流之失而折衷於聖言漸進乎大道其意肫篤而言之深切著明大率類此所著文集二十五卷潞河紀程一卷北歸紀程一卷蜀遊日記一卷予揭其要者著於篇君官麻陽教諭僅兩月以勞績保知縣遞加至運同銜同治元年用兩江總督曾公薦交軍機處

記名旋以知縣發往江蘇是年直隸總督劉公奏調皆辭未赴
四年將赴入秦之詔而未果遂死未竟其用然在麻陽清理藏
書召諸生告以爲學之要講懷忠祠彰明麻陽縣知縣朱瓚之
忠議建四烈祠彰明向氏姑嫂之節爲能舉其職其在鄉也嘗
奉詔襄辦本籍團練又佐郡縣治籌餉積穀捕蝗救荒諸政所
規畫皆卓有條貫咸豐九年粵逆石達開之圍寶慶也新化富
家大室盡逃君獨守不去防勇潰退索餉大譁按劍向君君厲
聲叱之人以是服君之勇君於天下事無所不留意其視世之
治亂賢人之進退不啻其身之休戚或幽居深念愴然涕洟江
公忠濬布政院蜀招君與偕用人行政之方處已接物之道君
媿媿言之不倦或有所爭論至面赤疾呼而語及軍士飢困民
閒流離之狀則哽咽不能成語人以是信君之誠先君嘗言任

事者不患才之不足而患心之不到鄧君其近之矣故蜀中邂逅卽深相契洽焉君以同治四年三月十九日沒於宜昌之東湖十日尸出光繼自家奔赴以喪歸年五十有五元妻陳先卒繼妻陳其娣也子光繼光紹皆縣學生員光緯光綸光綬

歐陽功甫墓誌銘

吳敏樹

功甫歐陽氏勳其名湘潭縣學生余友篠岑子之長子也自功甫五六歲時余見之其家中驚其秀穎稍長學爲文辭果傑然異於常兒旣補弟子員名聲隆隆然卽欲棄去科舉而專意爲詩古文之學始篠岑以古學爲吾黨所推服獨不自許而好推譽於人四方知名士來潭中者爭迎主其家與商略功甫輒從旁能窺其所長短而取之而西江陳懿叔廣專兄弟談論尤高功甫師事之又師湘陰郭翰林筠仙而余以與篠岑久故功甫亦

時以所業問焉頃遭寇亂奔徙蒼黃而學不輟益勤前歲余遣
兒子念謀詣君家父子詢避亂處將移家就之衡峯之下功甫
聞余當至則大喜先賦長律四章篆書之爲巨軸以貽余詩工
而篆字又精奇可貴愛又以所著詩古文一冊相示觀其體勢
皆成就而意向有主張矣余旣未果行而吾兒言功甫方病可
憂狀乃報書以謂人年力盛時好文章日夜期取古人所能爲
已有甚傷心氣非病者所宜以戒之乃今夏五月通城賊南出
余方轉側兵戈閒而篠岑來書則功甫遂死矣篠岑痛之甚屬
余爲銘之悲夫功甫之死豈獨其父之痛哉又豈獨余之平生
深舊而爲吾友喪明之哭耶蓋世之君子必多爲功甫憾惜者
年短長命也而功甫不誠賢矣乎篠岑有三子皆良材仲子子
壽清灑有氣格工篆隸先功甫卒今述功甫本末以狀來者季

子寶珊也余特以素所往來自知者誌功甫功甫卒以咸豐六年四月初九日年三十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四子之偉之慶之元之英之慶爲子壽後銘曰

歐陽氏之才子功甫藏於此土其以終古嗚呼

葉中憲君傳

朱琦

君諱名澧字翰源一字潤臣其先世自江南溧水遷漢陽世有魁碩巨儒祖繼雲在嘉慶閒爲給諫侃侃建言世所稱雲素先生者也贈公志詵屢舉京兆不售其家多金石文史博學能教子君少與兄名琛並著稱然兄由翰林累官督兩廣以撫夷晉男爵拜大學士而君當家門貴勢鼎盛之時僅一登丁酉鄉薦爲中書舍人居恆嗜詩於書無不窺曩於史館識君其後別十年至京過從益歡君盡刊所爲敦夙好齋詩示琦清微道厚

懷老性直時請子如梅伯言何子貞汪仲穆王少鶴劉炯甫之
屬君曾與交然君自謂所學得山陽潘先生爲多遂執弟子禮
故於山陽之卒痛惋屢見於詩君官內閣久歷史館玉牒館纂
修轉侍讀京察優等未幾由海疆捐輸予花翎咸豐八年夷專
復熾君兄落職浮海涉印度贈公年老矣遠在嶺南萬里外君
亟思侍親以貨出爲浙江試用道中塗聞兄喪邑邑抵浙病疴
遽卒是爲咸豐九年八月朔日也年四十九子恩頤與胡君心
耘續刊君遺詩丐琦爲傳先是君南來時飲滄浪亭言笑竟日
猶及和君淮上詩不意今日遂次君狀而爲之傳也其可悲已

史夢蘭傳

徐世昌

史夢蘭字香崖號硯農樂亭人生六月失父幼受母王氏教端
謹如成人家故富饒藏書數萬卷肆力瀏覽凡羣經諸史百家

之說靡不淹通而尤嗜宋明儒者之書一言一動奉爲師法道光二十年舉於鄉選山東朝城知縣以母老不赴築別業於碣石山名曰止園以奉母著書爲樂同治八年湘鄉曾國藩總督直隸設禮賢館徧徵畿南北通儒碩士一再招之不應迫於敦促始一往見爲論古今學術得失及地方利病大端益爲國藩所器一時幕僚如方宗誠吳汝綸游智開皆慕與之交國藩欲留以主講蓮池書院卒以母老辭不就合肥李鴻章繼督直隸開畿輔通志局於保定之蓮池延貴筑黃彭年主其事復手書招致夢蘭仍以家居奉母爲辭僅爲之刪定志例而已定州王灝有刊刻畿輔叢書之舉以古今藝文考相屬游智開守永平以纂修府志相屬皆設局於其家往返函商其見重如此夢蘭學無偏倚嘗病近世學者於程朱陸王過分門戶非孔門四科

之旨解經無漢宋之見訓詁義理必折中於一是四部之籍手
自丹黃無晷刻閒平生著述甚富不名一家嘗以名物之稱中
多複字形容之妙每用重言爾雅廣雅釋訓之中偶一及之未
能詳備於是集經史子集及諸家注疏之用疊字者搜羅疏證
爲疊雅十三卷又以方言土語動關訓典學士文人習其語
而不能舉其字者於是採載籍中與鄉音里諺相發明之語掇
集而參訂之爲燕說四卷又以士子讀書束於功令專攻朱註
然先儒異說皆所以廣見聞翼經傳也於是旁採眾義爲論語
翼註駢枝二卷又以羣史地名沿革不一於是依韻編次以便
檢稽爲輿地韻編二百卷又以古今興亡治忽之原每肇於宮
闈而及於天下自唐王建作宮詞百首歷宋元明代有作者然
偶然託興只見一斑於是上起黃帝下逮有明正統偏安僭竊

割據且正史雜史載記小說及歷代詩文所載有關宮闈風化之事無不廣搜博采形之詠歌爲全史宮詞二十卷又以鬼谷鷓冠別號之稱始於周秦之際自後競相標尙又有出於別號之外爲當世所指目者緣事類行有美有刺足寓勸懲之意於是取史傳志乘所載彙而錄之爲異號類編二十卷又以楊慎所輯古今風謠及古今諺二書可以參考天人之故然隨手摘錄重出與脫譌之處不一而足於是重加釐正爲古今謠諺補注二卷並取羣書所載爲楊書所未備者爲古今謠諺拾遺十卷又以永平一郡二百餘年人文迭出名流逸士滅沒牖下姓字翳如者不可枚數於是廣爲搜訪吉光片羽悉入吟筒或以人存詩或以詩存人各就其所長者錄之爲永平詩存二十四卷續編四卷又以雜事異聞足以資勸懲廣見聞者輒筆記之

爲止園筆談八卷至其詩文以抒寫性靈爲主不拘拘於格調
著有爾爾書屋詩草八卷文鈔二卷其他所著尙有圖書便覽
氏族考異四朝詩史史肪雙名錄青衣小名錄遼詩話樂亭縣
志遷安縣志諸書光緒十七年順天學政周德潤以篤學者儒
薦於朝賞四品卿銜二十三年學政徐會澧復以學行薦年八
十六卒夢蘭性至孝老而彌篤自奉儉約而喜施與里人有相
訟者得其一言可以不爭見義勇爲輒先人倡咸豐十年英法
內犯僧格林沁督師至樂亭屬夢蘭募鄉勇以備皆出私財養
之尤以獎掖後進表彰先達爲急務嘗爲刻余一元楊開基倪
上述遺稿爲永平三子遺書又刊行王好問高繼珩史一經畢
梅陰振猷諸人著作以公諸世其視人才如性命率此類也夢
蘭書法鍾王亦工繪事然不輕爲人作詩名噪一時朝鮮進士

任慶準越南使臣阮荷亭爭購其全史宮詞攜之歸國人比之雞林賈人之於白樂天云子履升字旭東讀書能世其業仁和夏同善督學順天以經史試全省高材生詩百首履升冠其曹中光緒元年舉人官內閣中書遭父喪以毀卒著有放言百首箋注及有所不爲齋詞行世

魯仲實傳

吳昆田

魯賈字仲實一同子少穎異有氣決姿體凝重耆蠶糲食食兼數人幼勤學不待拘迫率意爲文進其父父言無條理棄之逾年復作父曰可遂爲之補弟子員性喜古文辭不耐習制藝三應鄉舉不售棄去見人久困名場笑之謂此區區者何用苦心役志爲乃一意讀書史實事求是不爲空言太守章儀林議減清河賦款日繁重老吏握筆不得下以叩賈賈爲剖析肯綮時

已昏夜退草三千言旦獻之勔敵周詳太守驚喜以其議上大府因請主辦三年歲事復佐理清河安東水道役既竣費無豪髮溢天性質直能劇飲好戲謔意豁如也不知人閒浮僞事與人交極坦易一絕世故世長某翰林以所箸示之許可者十一二銜之次骨或尤其太直賈曰文章得失有定評非可誣也若誣之是誣道也其真至類如此於人無所求布衣敝履酬應皆廢尤不樂見貴人吳漕督棠邀入幕以故人子待之有加禮未久輒去曾文正公國藩訪之再四以父執一往謁不再詣文正語人曰通甫有子矣然世人率重其品與才不知其爲孝子也咸豐十年皖寇至父方病奉之走安東草履行纏馳泥淖中日百餘里未嘗去左右同治元年寇復至以鹿車輦父而奔前阻水賊騎在後偶得空舟負父以登復下推舟入深水中以免時

母在清河每晝侍父昏夜握刀徒步往省母比曉疾走詣父所
往反二百里踵血淋漓不自知也方播遷時嘗三日不食而恆
懷乾糲餌其父自是精氣頓減多病猶自力讀書如常時卒年
四十九詩文書畫皆有家法所著光緒清河縣志安東縣志詩
文集刊行

子韶墓碣銘

陳澧

番禺有賢士曰子韶居省城北門與其友數人爲古學子韶穎
銳勤篤尤好考究地理以遠夷亂中國益發憤考雷轟海外至
西海諸國土莫不諳悉撰漢書西域傳圖考同治三年有旨各
省繪地圖以進廣東督撫命文武官各繪圖而開局於廣州府
學宮延粵士五人總核之五人者鄒特夫徐子遠桂子白其二
人余與子韶也文武官所繪圖及舊志書之圖皆齟齬不合子

詔晝夜鉤稽繪圖若絲髮字如粟米遂病夜起頓於地不能語特夫扶登肩輿送至其家越日卒同治四年七月某日也子韶性捐介家貧授徒自給教誨勤摯遇讀書者雖非其學徒亦勉以經學尤好周人之急傾囊以贈不惜也余長子宗誼與子韶友善宗誼死子韶慟欲絕每歲清明常上宗誼冢而哭其篤摯如此子韶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姓氏自其幼時趙氏養爲子鄰嫗告之曰我見爾抱養時外江晏姓子也廣東人謂江浙曰外江子韶乃自名齊嬰以寓其姓養母撫之有恩自認爲所生子韶不敢問所自來養母歿後儀徵晏公端書以欽差至粵云少時爲諸生嘗客游廣州寓於北門某氏家於是人皆疑子韶晏公子也而不知眞否未幾晏公去粵子韶終不得知父母常悲泣吐血應學政試久不取捐監生欲鄉試已而悲歎曰假我中

狀元官一品封贈何人哉遂不試嘗與其友游學海堂飲酒歡甚忽不見子韶眾起覓之得之堂後面壁而泣其煩冤怫鬱隨處輒發皆知其不能久矣卒時年四十家貧不能具棺衾巡撫郭公嵩燾賻之又命布政使府縣皆賻之親友亦助之乃克葬於小北門外 山子一聞祖尙幼子韶從余學余以其學博而力銳意深望之每與之言往復契洽近時與談論則默然如有所失蓋悲極傷心神明亡矣哀哉銘曰
昔人有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觀斯人而信然嗚呼古之傷心人至斯而極焉遺書數篇後世其傳之

唐棲勞氏三君傳

吳昌綬

勞氏三君長檢初名金檢字梁甫一字青主次權字平甫一字
驛卿自號蟬隱亦稱飲香詞隱次格字保艾一字季言家唐棲

籍仁和並爲諸生父經原字笙士嘗從武進臧在東游學有根
柢好收書與歸安嚴修能德清徐新田爲問難之友修能歿刻
所箸爾雅匡名二十卷爲之序尤熟唐代典制箸折衝府考未
及寫定季言校補成書舉卿季言皆精校讐之學季言少受業
於同邑朱進士以升一時名宿咸傾衿相契趙鉞星甫譔唐郎
官石柱御史臺精舍題名二考屬彙垂半自顧年近衰暮俾季
言續成之又嘗箸登科記聞大興徐星伯已有成書遂中輟以
宋尤延之洪文安洪文敏全集久佚舊輯未備重爲蒐補得梁
溪漫藁一卷文安小隱集一卷文敏集八卷所校有元和姓纂
大唐郊祀錄北堂書鈔蔡中郎集文苑英華其他諸史及宋元
人集或爲訂誤或爲摭遺靡不詳核道咸之閒名鈔舊槧往往
尙存凡所援據多世不經見之本藉傳至今有功於古書甚鉅

平居讀書置空冊於案閒遇疑義輒筆疏之反覆互證期至精
 審而後已鐫一印曰實事是正多聞闕疑凡校本必鈐卷端蓋
 其為學職志也槧卿手鈔書尤富兼工倚聲校輯宋元詞集數
 十家其藏書之所曰學林堂曰鉛槧齋曰丹鉛精舍曰拂塵掃
 葉之樓所居有燕喜堂木夫容館秋井草堂漚喜亭玉參差館
 雙聲閣流風餘韻猶可想見咸豐壬戌癸亥閒寇氛益熾唐棲
 當孔道不遑寧處青主與槧卿季言倉卒扁舟至雙溪就友人
 歸安丁寶書儼一室居所著在行篋閒雖流離遷徙猶蒼萃手
 寫不輟俄警至又偕之吳江之同里季言憂傷致疾同治三年
 甲子卒年四十五昌授案以季言卒年推之生於嘉慶二十五年
庚辰槧卿有咸豐丁巳八月廿一日手跋

云是日初度當生於嘉慶戊寅比無子以手稟付寶書閱十年

寶書為編定讀書雜識十二卷唐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四卷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三卷光緒戊寅刊成卽今月湖精舍本也
驛卿後季言數年卒箸述散佚昌綬從陌宋樓善本書室兩藏書志錄其手跋十餘事丁未來京師與武進董京卿康互有采獲并輯季言條記在讀書雜識外者並存之仿雷甘谿刻劉忝階遺書例曰曰勞氏碎金青主文字不概見丁君謂其素不治生經亂家益落拮据謀刻貲俾傳季言書友愛之竺亦可備也故就所撰季言事略刪益之爲三君傳云

述曰昌綬自少意爲辭訂之學比歲復博意盡搜宋金元詞人別集與勞君兄弟辱同志又同里恨生差晚不獲奉手請益循覽遺箸有餘慕焉方海內承平士夫家多蓄舊籍諳故事父子兄弟相爲師友賓朋文酒從容商榷吾鄉如小山瓶花以降蓋未易僂數驛卿季言被服儒素孤秀自馨其淹貫羣藝風愜在

抱經濟掣諸老閒文章爾雅芴嫺聲律一一有流派可尋惜夫
遭逢喪亂頗頷卽世顧所造已絕異如此單門藹落裔緒蔑聞
慮志乘采錄有不盡詳故綜其學行敍而論之且以致深慨也

碑傳集補卷五十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五十一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八

常州二子傳

黃彭年

自予領畿輔志局共事者多常州人而蔣君侑石從事最先方君子謹年最少二君皆能文皆工篆隸其爲學徑途趣嚮又一致也蔣君歿請於合肥爲刊其遺書屬方君審校刻甫竣而方君不祿悲夫好學之難得而天道之不可知作二子傳

蔣君曰豫侑石其字世爲常之陽湖人十歲時詠詩效長慶體塾師驚歎曰此詩中飛將也從父宦游越中北至燕趙皆有文譽父喪棄舉子業納粟得知縣分畿輔咸豐中宰雞澤值兵燹後上官以軍事督催科甚厲君愀然曰民困如斯奈何重迫之

乃稱貸供億旋權涑水值海事棘洋人投刺欲立天主堂君又
愀然曰奈何拂民心乃堅拒之同治中權元氏蔚州元俗疲爲
之清訟除弊蔚俗僿爲之課士勵學民有製葢頌德者君又愀
然曰幾許恩澤重煩吾父老也乃力卻之其居官行事類此君
之爲學大都以實事求是爲宗以聲音文字爲窮經之要其於
故訓遺書單詞隻義搜羅裒輯惟恐墜失嘗慨經學失宗世道
貿變考兩漢傳經家繫人部表而出之然其論學之言則曰純
內不克以宗事純表不克以闡道又曰綜變知貫庶不爲形象
蒙然則君之博學詳說固將反而說約便天假之年詎能測其
所至也纂通志諸傳自正史外旁摭羣書細字分註予謂史家
網羅放失當成一家言君則於古人之言不敢易一字其篤謹
類此從事畿南戎幕者十餘年露布封章倚戈立就將吏疊以

戰勝論最君未嘗一言及葢事當事者上其功始一遷同知直隸州賜花翎元氏蔚州皆膺仕去官之日囊無餘貲其卒也猶資友朋之力歸葬君之爲人卽是可見矣君卒以光緒元年三月年四十有六哀其遺稿爲滂喜齋學錄十一卷詩古文詞五卷

方君性子謹其字其先大興人康熙中徙常州遂占籍陽湖父駿謚知河南靈寶縣婦翁趙君烈文知直隸易州君以故嘗客燕豫閒與予子國瑾游處見其詩翰異之蔣君始卒之年君來與修畿輔志君始好泛覽至是知其寡要乃求古文義法於桐城諸家以爲未足進求之聲音訓詁以爲未足進求之典章文物期致諸實用君之志廣而氣盛嘗與人論禮制不合爲書諗予累數千言若挾風霜而出芒刃予深規之乃幡然而改其用

力之勤朋輩莫不畏憚予嘗以歲除夜半循池行至君所居鏡
熒熒然據几檢書羅列層積立其旁若無覩也常州自北江皋
文淵如以經術倡導後進宗之蔣君守其遺風者也君獨嗜會
稽章先生之書以爲能推原官禮深窺六藝之精微羣言之奧
旨而部次條列比之劉向鄭樵而得其精可謂專家之學君既
肆力性又精敏初不解算術見勞君玉初筆籌算略數夕卽能
通其法予丐君校蔣君遺書補正凡若干條光緒四年四月以
疫厲暴卒年三十哀其遺文僅一卷

黃彭年曰方君謂侑石似其鄉方立董先生學人短死千古遺
恨詎知予之以是哭君哉昔者吾友身齋張先生卒吳君履敬
校其遺集亦書成而死可傷也已故取方君遺文附蔣君以傳

唐端甫墓誌銘

張裕釗

今年夏友人唐端甫以疾卒於金陵書局裕釗既往哭越三月孤子嘉登將以其喪歸葬於某所於是爲之銘以歸之曰端甫姓唐氏諱仁壽浙江海寧州人考諱鳳林國子監生家故高貲富商及端甫生而穎異絕人年十四補學官弟子有神童之譽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以宿學官海寧州學訓導憲獎掖後進晚年得端甫及濮陽彝齋春泉則大異之兩人皆從錢先生遊端甫既負異稟又其家故饒於財大購書累數萬卷往往多祕笈珍本乃益發憤鑽研尤究心於六書音訓之學讎校經史文字疏譌舛漏毛髮差失皆辨之由是名譽益聞其後屢應鄉舉不得志及咸豐八年粵賊躡擾浙中端甫奔走流離田宅財物掃地剝絕所購書亦蕩盡端甫又善病既經喪亂志意蕭然與少年時復絕矣然端甫故處之恬如好讀書如其故所詣日以

邃性靜正不以喜怒隨人與人相對或移晷無一語獨善食酒引滿連數十不亂酒後輒面赭乃頗振厲談噱亦時爲感慨不平之鳴其介特故內函罕有知者篤於古誼今之人有不能及也與君同處金陵書局德清戴子高望者死而無子死後無一不賴端甫力者端甫及戴君皆曾文正公所招致也端甫來金陵以同治四年越八年而文正公薨其明年戴君死又四年而端甫卒實光緒二年六月十四日自同治三年大軍克金陵曾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李公相繼總督兩江始開書局於冶城山校梓羣籍延人士司其事文正公尤好士又益以懿文碩學爲眾流所歸於是江寧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南匯張文虎海寧李善蘭及端甫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成蓉鏡四面而至文正公幕府辟召皆一時英俊並以學術風采相尙暇

則從文正公游覽燕集豈容賦詠以爲常十餘年之閒文正公
既薨逝劉統崧莫友芝戴望諸人皆先後凋喪汪士鐸已篤老
自引杜門不復出張文虎亦謝去其他或散走四方及是而端
甫又以死金陵文采風流盡矣國家自聖祖天縱睿智右文稽
古列聖相繼益紹明制作廣厲學官鴻生鉅儒應期並出度越
百代而越爲尤最際會者或被殊恩蒙渥賚遺聞盛事爲藝
林傳說及乾隆中葉以還薄海熾豐天子命建三閣於杭鎮揚
諸郡頒四庫書度其中而江浙所至家尙藏書刊布珍冊流衍
海內絃誦相聞其封圻大吏若阮文達畢尙書等尤憲招延文
儒之士一時號稱極盛逮咸豐初兵起區寓糜沸東南尤被其
毒諸人士死亡轉徙典籍焚燬斬焉無遺學者亦益廢壞物盛
而衰乃至於此其後難以曾文正公削平寇亂興起儒學然薨

逝曾不數年而人物蕩然豈人文與時興廢固天實主之而不可強者邪余旣以悲端甫之故因并有感於今昔之事於是遂備論之抑以明端甫所以至是固時與命則然其聚散存亡之數亦非獨一人之可爲悼慟也端甫娶莊氏早卒子一卽嘉登女一未嫁端甫之卒年四十八矣其生平所爲書皆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嗚呼端甫子墓吾銘吾獨子悌子而有知其唯吾詞

書管小異

吳懷珍

天子嗣位之三年春正月粵寇洪秀全旣陷武昌順流東下淝江各鎮戰守無狀抵江寧江寧陷遂據之江寧士民不從賊多逸去者管君小異以諸生困賊中八閱月當與其友孫君春如遁爲賊所覺追獲之賊法獲亡者笞其臀五百再鞭其背五百

再加以炮烙然後斬以徇蓋賊知人心之不附故設極刑以爲
眾戒也小異及孫君旣爲賊所追獲賊撻其臀與背畢次將加
以炮烙賊有救之者以免然已幾死不能轉側者月餘是夕孫
繫二繩於梁呼小異曰起起我與若陷賊久所以不死者念得
遁去有以報國家也今不能是終陷於賊也不如死小異曰不
然天子方在京師謀恢復天下固無恙我與若非有土地人民
之責義可以不死吾未獲死所不許次日孫君潛出投水死小
異謀遁之志益堅九月賊掠小異爲兵小異曰我力弱何以兵
爲賊曰固知爾不能兵也軍中有文書爾堪其任小異故有一
妾一子同陷於賊賊法男女異處雖母妻不得見惟六僞王擁
所掠婦女各千餘人僞丞相數百人其下有違者法皆死小異
旣將出多方謀於僞官得潛往與妾訣曰吾不得再與若見也

吾從賊出賊戰不勝官軍必殺吾吾爲官軍殺而死是吾至死無以表吾之不從賊也吾無以見吾祖若父於地下吾先自殺吾從賊出不幸賊戰而勝吾宜不至死然吾不忍見賊之勝也吾亦自殺吾從賊出賊守吾或疏吾得乘閒遁去是吾願也以母死然若方陷賊中吾不能挈若出是終不得與若見也因大慟妾亦慟以死自誓小異曰吾無昆弟子五歲矣吾死生不可知若能撫吾子則是賢於死也不然先殺吾子乃可母使辱於賊也遂從賊泝江而西至於銅陵賊盡登岸掠小異以掌文書故在舟乘閒遁伏蘆葦中俟賊舟盡去乃奔小異陷賊者八月髮長數寸土人欲兵之小異告以故乃釋之爲薙髮渡江而南徒步乞食時沿江戒嚴人往往疑是賊不留宿常露宿郊野凡四十日行五百里至徽州比至兩足盡癰身僅著短單衫新

安故在萬山中峯巖嶮嶮然狻狻所穴而豺虎之所出沒也時
十月嚴寒悲風四起切人肌骨又遇無所得食恆困乏忍凍餓
日匍伏於林箐椽窠閒遇素相識者賙之始得不死因以至錢
塘懷珍方里居楊君執父建康人也繩以告懷珍懷珍因獲交
於小異備得聞賊中事及小異所經歷者曰嗟乎小異蓋君子
也方小異陷賊中若小異其才者賊往往亟用之小異深自韜
晦故得免其初陷至遁而出也瀕死者屢矣小異不爲悔嗟乎
小異蓋君子人也懷珍與小異登胥山尋西湖之勝每至江山
清曠俯仰馮眺未嘗不欷歔泣下也時賊據江寧久多有背賊
首與城外鄉民往來或相貿易有婦孺陷城中者私賂之得出
小異聞之將往問妾若子消息蓋懷珍不能留也小異名嗣復
父同某年舉人早卒世所稱異之先生者

金文學小傳

東 九 泰

予既爲蔡君紫函家傳並刻其詩若干首既又刻金君亞匏秋
蟬吟館詩蓋予因蔡君得交金君申以婚姻之好三人者朝夕
見交相善也金君放情詩酒跌宕自喜近於狂蔡君束脩自好
近於狷予碌碌無所短長不敢望兩君萬一而兩君顧不棄予
蔡君甫補官而沒金君不得志亦潦倒而亡今獨余存耳後死
之責予不敢忘於是又爲金君傳案君諱和字弓叔亞匏其別
字也行三亦上元人增生父某早卒母教之嚴君遂能自立以
學行聞於時尤長詩古文辭操筆立成不加點時藝才氣壯盛
不拘拘一格長篇滔滔千餘言短或寥寥三數百言終不求合
程式用是擯斥終其身好聲色狎妓縱酒一飲輒數斗同坐不
能飲者百端說之必盡醉乃已癸丑江寧失守陷於賊衣短後

衣與賊兵時轟飲醉則雜臥酒甕側相爾汝因此頗探悉賊情久之遂與結納謀內應諸生張繼庚者其妻從弟也亦陷賊中與君合謀君既與賊稔出入城闔無所問時向忠武駐兵城外遏賊鋒軍容甚盛君子身叩營門以情告未諾遽慨然請以身質時君家猶在賊中也使人潛與繼庚約從之者頗眾既定期官兵不至再約又不至賊遂知備城閉樹竹木爲柵其黨斬關不能出爭上城殺賊賊大至殲焉君以爲質得脫君妻亦棄其女攜姪女潛出城往依外家於全椒時蔡君在丹陽糧臺糧臺委員某因蔡君求爲二子師君應聘至丹陽糧臺總辦觀察高公雅重君留逾月及之館某不能窺君所學有違言君遂辭去當陸公建瀛之總制兩江也嘗延君課其子鍾江讀鍾江時官粵聞君耗遣使來迎君挈眷至廣南已而鍾江卒於官適關道

某公京師來用蔡君薦禮君爲上客幕中事一以畀之至則皆立辦兵刑錢穀洋務不學而能江南平攜家以歸出橐中金縱博在粵時館穀豐腴至是揮霍殆盡復出遊希所遇予方宰鎮海迓之來趣自定詩文稿成蘭陵女兒行一篇唐觀察景星自滬具函來招君觀察粵人知君才時辦招商局欲倚以集事也自是留海上者有年至乙酉秋而沒次子還舉於鄉君及見其報捷云子三長遺廩生妾汪出優於才而不事生產有父風次還爲子女夫嫡張出會試挑取謄錄以知縣用三閩通妾鍾出幼聰穎鍾教之讀甫五齡能背誦唐人小詩一夕病忽仰首曰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君訝其不祥未幾果夭君在糧臺時一日過蔡君求友蔡君曰此閒惟束某可交耳自是與予密略如蔡君蔡君沒君爲序其詩反覆太息於蔡君之窮慨其文之

不傳於後而僅僅有此詩今君宿草已久舍此亦無以見君矣
則君之太息不平於地下者又當何如謂予能已於言乎噫

魏子安墓誌銘

謝章鉅

咸豐中予歸自永安羸病幾死稍閒或言曰魏子安至自蜀矣
予躍然乃就君而謁焉君時困甚授徒不足以自給而意氣自
若一見如舊踪跡日益親其後各饑驅奔走不常相聚今年春
予之漳州君挈家之延平予與君約予幸得早歸當買舟西上
作十日歡乃君解裝不及旬而竟長往矣悲夫君名秀仁字子
安一字子敦侯官人父本唐歷官教職有重名世所稱爲魏解
元者君其長子盡傳其家學而獨權奇有氣少不利童試年二
十八始補弟子員卽連舉丙午鄉試當是時教諭君官於外夫
人持家務諸婦佐饗殮兄弟抱書互相師友家門方隆盛君復

才名四溢傾其儕輩當路能言之士多折節下交而君獨居深
念忽高眎遠矚若有不得於其意者既累應春官不第乃遊晉
遊秦遊蜀故鄉先達與一時能爲禍福之人莫不愛君重君而
卒不能爲君大力君見時事多可危手無尺寸言不見異而亢
髒抑鬱之氣無所發舒因遁爲裨官小說託於兒女子之私名
其書曰花月痕其言絕沈痛閱者訝之而君初不以自明益與
爲恫怛談譎而人終莫之測最後主講成都之芙蓉書院於是
君年四十矣劇賊起粵西蹂躪湖南北盤踞金陵浙閩皆警聞
問累月不通君懸目萬里生死皆疑既而弟殉難既而父棄養
欲歸無路仰天椎胸不自存濟而蜀寇蠢動焚掠慘酷資裝俱
盡挾其殘書穉妾寄命一舟偵東伺西與賊上下君憤廉恥之
不立刑賞之不平吏治之壞而兵食戰守之無可恃也乃出其

聞見指陳利弊慎擇而謹發之爲咄咄錄復依準邸報博考名臣章奏通人詩文集爲詩話相輔而行君著書滿家而此二書爲尤不朽蓋時務之著龜功罪之金鑑春秋之義變風變雅之旨也後世必有取焉然而世乃不甚傳獨傳其花月痕嗟乎知君固亦不易耶君旣歸益寂寞無所向米鹽瑣碎百憂勞心叩門請乞苟求一飽又以其閒修治所著書晨鈔暝寫汲汲顧影若不及一年數病頭童齒豁而忽遭母夫人之變形神益復支離卒年五十有六葬於某山之原君性疏直不齷齪旣數與世齟齬乃摧方爲圓見俗客亦謬爲恭敬周旋惟恐不當顧其人方出戶君或譏誚隨之家無隔宿糧得錢輒置酒歡會窮交數輩抵掌高論君目光如電聲如洪鐘嬉笑諧謔千人皆廢遇素所心折者則出其書相質證或能指瑕蹈隙君敬聽唯唯退卽

籌燈點竄不如意則盡棄其舊蓋其知人善下精進不吝有如
此者予之聞君名也由於芑川芑川實未見君見所爲荔枝詞
而善之今芑川歿矣君又繼之使余以悲芑川者悲君君如有
知能無憾耶然君書俱在謂非後死者之責耶乃錄其部目而
系之銘畀君弟若子使刻於石以詔來者

陔南石經考四卷熹平石經遺文考一卷正始石經遺文考一
卷開成石經校文十二卷石經訂願錄二卷西蜀石經殘本一
卷北宋石經殘本一卷南宋石經殘本一卷洛陽漢魏石經考
一卷西安開成石經考一卷益都石經考一卷開封石經考一
卷臨安石經考一卷陔南山館詩話十卷咄咄錄四卷蹇蹇錄
二卷彤史拾遺四卷三朝讜論四卷故我論詩錄二卷論詩瑣
錄二卷丹鉛雜識四卷榕陰雜掇二卷蠶桑瑣錄一卷湖壩閒

話一卷懋惡錄一卷幕錄一卷巴山曉音錄一卷春明摭錄四
卷銅仙殘淚一卷陔南山館文錄四卷陔南山館駢體文鈔一
卷陔南山館詩集二卷碧花凝唾錄一卷

銘曰有美一人黔而豐腰腳不健精神充胸有鑪錘筆有風百
鍊元氣貫當中蚩蚩者婆醉者翁禿烏狡兔爭西東傍立側睨
讓乃公笑罵非慢拜非恭大聲疾呼亶不聰著書百卷完天功

張裕釗傳

夏寅官

張先生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父善準嗜學敦行義好王伯
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二書先生少染家學精勤不倦又
從曾文正公游竺志古文學以大進中道光丙午舉人淡於仕
宦舉生平所學一專發之於文其爲文段涂韓歐曾王以上推
之晚周先秦盛漢又原本六經沈潛乎許鄭之訓詁程朱之義

理以究其微奧故其義粹以精其詞深以厚晚歲喜讀易中庸孟子及莊周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賈誼之文益恢奇迭蕩旁薄萬類縱心遐邁邈焉寡儔曾文正公推爲當代作者非私言也平日與人論文洞見本原其與黎莼齋書謂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以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旣足以自娛嬰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以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壒之外雖天下不與易也又與吳摯甫書謂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故必諷誦之旣久使吾與古人訢合於無閒然後能深契其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又與李佛笙書謂近撰元后傳書後一篇

自以爲甚似西漢人私計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
若以校之方劉姚梅未知其孰後先也與查翼甫書謂考据詞
章必擇一而專精更取一以爲輔人生祇此精力祇此歲月行
岐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孫卿之言不易之論也欲爲古文
程功致力之始熟讀深思四字足以盡之其所資以考證者莫
要於典禮制作之原古今治亂之蹟更求之蒼雅訓故之書令
文章爾雅遠於鄙倍而已又謂宋賢有言學者學爲仁義也孟
子七篇壹以仁義曉人若能卽無欲害人無穿窬二語深繹而
內省之則爲人之大本立矣又與鍾子勤書謂自康雍乾嘉以
來經學極盛遠軼前代然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反以
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風相師爲賢君子病焉
近乃復有篤志之士求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然或專事義理

而一切屏棄考證爲不足道雖其說甚美而訓故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與觀先生與諸人書持論平實正大確守文正之家法焉先生書法導源晉魏突過唐人嘗謂吳摯甫曰近世金石刻稀少吾書雖工世不求無所託以久恐身死而跡滅吾將歸於黃鶴樓下選堅石良工書而刻之鑿懸崖石壁使中空如篋陷吾所書石其中別用他石錮篋口四周不使隙也千百世後必有剖此石壁得吾書者嗚呼此杜元凱欲沈碑漢水者類也今先生雖逝而其所著濂亭遺文與所書碑版近人搜集葆貴之不遑其傳世行遠固無俟於沈碑鑿壁之爲也在湖北聘修通志與當事不合遂辭不就中年主講金陵文正江漢經心鹿門諸書院又主保定蓮池書院其後聲望益隆遭遇益困不得已入關中依西安將軍榮公鬱鬱久居遂扼窮而死將

死自營壙於有宋大儒張子墓旁吁可慨已先生中子會叔刺
史與寅官戊子同舉於鄉景仰懿行在泰州時訪求墓銘行狀
不獲因輯所聞大較以爲傳

侯子勤哀詞

華翼繪

子勤姓侯氏名楨無錫人爲大興縣學生久留京師余三上禮
部試至京恆與爲文字交子勤治樸學出梅柏視先生門下余
素私淑方姚每爲文互相閱輒交相喜以是交益深後子勤舉
順天鄉試應禮部試方進取余選官江西遂不相見咸豐庚申
金陵之賊潰圍出破常州邑城不守余時丁憂在家方以團練
保鄉里不知子勤避地何處也後子勤流轉無狀聞余蕩口尙
無恙乃決意來視余率妻子渡江至常熟梅里喜而語人曰此
地去蕩口近余當得生矣其夕忽病病卽死余不知其如何病

如何棺殮也後有人自梅里來述其艱苦狀始悉之嗟乎子勤之來去蕩口不及百里耳而不得果來天竟不使有一息生機耶文人之厄至斯極矣命也夫亦可哀已詞曰

是何遇之嗇而才之豐耶文可以追史漢而藜藿之不充耶既流離以轉徙性命而付飄蓬耶將惠然其肯來擊楫而向東耶乃百里之易達而一水之難通耶胡幽明之異路忽焉其命終耶此天之阨我俾欲援手而無功耶嗟棺殮之草草妻孥之困頓余心悽惻其何窮耶

定州王君墓表

張裕釗

君定州王氏諱灝字文泉號坦甫生而英亮開敏勇於有爲能急人之困阨疏於財利泊如也獨好讀書百氏羣籍瀏覽博涉夜以繼日才資意量益侔乎軼於眾矣道光丁酉以優行貢太

學壬子舉於鄉明年粵賊自山西犯臨洛關畿甸戒嚴君奉檄
練義勇破賊無極州境以寧其後畿南土寇粵寇繼起最後捻
賊復自山西東犯四境羹沸而定獨屹若君實有力焉君家故
以貲雄也君又益無所顧藉往往捐千金如脫屣然其練勇禦
賊皆出私財濟之他若更立定武書院規制以嚴程課廣餼稟
賓興之資以惠多士同治光緒之際燕晉壤接寇亂饑饉薦臻
飲食餓者資遺流民所需大者萬緡小者千緡若數千緡君豈
曰於我乎取又益傾誠殫智區處擘畫躬其勞劇閒值盤錯艱
阻危疑震撼君臨壹是辨治故自定州有君有廢輒舉有難立
夷義聲仁聞旣翔於遐邇矣顧君常獨居深念功所及猶未云
博事所就猶未云遠以謂幽冀之邦上古帝王之所治千載豪
傑大儒之所藪萃也高文懿典紛綸往昔而亡佚滋多心竊悼

焉於是窮搜境以內前古以來下至於茲二千餘紀名賢遺籍
博延方聞綴學之士校讐編訂爲畿輔叢書若干卷都百有
十種先後經營十載糜白金一萬有奇剗剗且竣而君遽以
疾卒遺命其子必終吾事於是卒刻期蒞功以竟君志惜君不
及見其成也嘗以謂天之生斯人也於千萬不可紀極羣醜類
之中特畀以聰明才智崇高厚實而獨豐之豈徒使私自厚而
已蓋隱命之因所憑依以輔人之不足焉耳其在通貴尊顯義
職濟物者無論已下至閭里阡陌高貲富室以及智過十人智
過百人者並得因其勢與力以自效利濟之事皆與有責焉自
世之衰則人知自營以利其躬已耳君獨喜施豁如周人之急
拯時之危宏功渥澤周洽旁流旣施之並世益推以及古之人
使此邦之閱冊鉅製逸文墜簡徧昭布於海內往者通人哲士

幽潛遺佚之所託命後者新學英彥之所需漑於無窮盛矣哉
君之爲功於一方也不可泯也已君以舉人議敘同知銜以團
防功賞四品頂戴其卒以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春秋六十有
六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曾祖義曾爾昌案松坡狀作祖
又竹當有一誤萬年乾隆戊子舉人考寶華嘉慶丁卯舉人皆贈通奉大夫妣
皆贈夫人配許恭人繼配何恭人生子二長延經早卒次延綸
光緒乙酉優貢生候選訓導女一適行唐中書科中書李鹿鳴
孫一人思範武昌張裕釗表

定州王文泉先生行狀 賀濤

曾祖又曾誥封朝議大夫晉贈通奉大夫祖萬年乾隆戊子
舉人誥封中憲大夫晉贈通奉大夫父寶華嘉慶丁卯舉人
誥封奉政大夫晉贈通奉大夫

先生諱灝字文泉姓王氏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定州之奇連村十傳至先生之高祖徙居州西門外先生長身魁貌性坦直善與人交所過逢雖卑幼若不同道益自下飲食笑呼連日夜不厭既猶追述之以爲樂人有過顯斥之使不自容卽有求輒逾所望喜讀書務爲經世之學期有濟斯世視人事如己苟利鄉里無不爲事以財集倡爲之或獨任州有大工役必仰以成振乏困不待請歲歉出米平市價而量畝授種以爲常光緒初歲比旱赤地數千里飢民走死徧野益思所以全活之遠者給米而二十里內設施粥之所三百十月至正月就食者日五千人而留其老弱婦女之無歸者數百人至五月竟事未嘗死一人使人持錢四出要孔道資飢民走四方者獲資免道路死二千三百餘人又出粟四千石建倉儲之歸之官鄉人感德遠

近信賴自粵賊竄畿甸其後土匪竊發連年不定繼以捻匪畿
內不靖者幾二十年州縣治團練率不能成軍賊至輒潰先生
既爲一方所信仗悉就法約又出家財助之人益奮厲樂爲用
以戰以守竟賴以完粵賊之竄入臨谿關由正定趨東北遇賊
於藁城之濠莊鎮賊遂東土匪犯州竟與戰輒敗之最後賊至
高門鎮而官軍躡其後往說其將而夜帥數十人卒往掩捕斃
數百人眾潰土匪遂平捻匪北渡晝夜城守而時出擊之衣食
難民而令其壯者登陴賊游騎數至卒以有備不敢犯總督訥
爾經額公劉公長佑皆奇公所爲予以軍械而犒勞其士卒先
生既以贊雄一方高於自奉於人世華靡無所耆獨喜收積書
籍所無必求之不校直以異書至酬之輒過當聞有善本使人
齎重金不遠千里必得然後已濤嘗遊京師書肆所指求輒曰

昨新得已送定州王先生所如是者數矣自宋元明初精刊武英殿諸刻國朝諸巨儒所校古書兵燹後絕難得者皆有之而人世通行之書殆無不備羣經注疏以及箋解考證凡涉於經者六百五十七種而小學音韻之類又百三十五種歷朝史記與譜錄志傳凡隸於史者以及各行省通志府州縣志五百十四種諸子術數方伎之書七百十三種漢魏以來詩文集六百二十七種纂諸家詩文爲一書百四十八種叢書百十種其子目七千六十四類書三十三種善本重收又二百七種寫本百二十種以帙數都六千五百三十四以四庫例著錄而編校姓名刊刻年月皆注之其爲四庫所未收而通儒博學不嘗見者蓋若干種善本以錦爲帙其尤者襲以篋笥置祕室餘則叢插架上堂室皆滿又以餘力搜輯金石拓本千餘種嘗以謂大河

前橫太行右峙度漳衛而東薄海其地平舒壯闊荀卿董仲舒
後作者代興汴宋以來爲帝者都人文乃益盛而不幸而其書
不顯於世者乃至不可勝數此命世君子以斯文自任而生長
其地者所宜悼懼者也於是有畿輔叢書之刻廣延英俊齎金
幣走書四方罔散失拾闕殘巨細畢收日積月增遂以大備於
周得一種於漢得四種於魏得六種於晉於齊於隋得一種於
唐得十六種於宋得十五種於遼得一種於金得五種於元得
八種於明得七十八種於國朝得三百四十六種甄錄芟補匯
爲一編其零篇碎牘不能成書者更爲畿輔文徵附其後與校
勘者皆一時博通之士而書之棄取與纂修體例雕刊規式則
先生自任之始設局於保定旣移於家日從事編校孜孜無倦
容雖疾病不輟歷十年將蕝事矣而先生遽卒然雕印成書爲

先生所目覩已過半矣先生既耆學喜賓接文士自開局校書學益勤名公鉅卿博材碩學爭欲與交交道亦日廣而所學益宏博無涯涘合肥李相國以畿南文獻榜其門而畿南學者亦遂仰如山斗云先生之卒以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年六十有六由舉人議敘同知賞四品頂戴配許氏同郡舉人魁烈女先卒繼配何氏正定廩貢生秉鈞女子延綸優貢亦耆學刊書之役將續先生之志而成之也女適行唐中書科中科李鹿鳴孫思範娶吾叔父諱錫珊公次女先生見濤文以爲奇招與校書濤亦欲一謁先生縱觀其所藏書以爲快而卒不克此濤之私憾也先生平生志事武昌張先生既表其墓矣茲復爲之狀仍冀立言君子撰次其事以廣其傳

鄧彌之墓誌銘

王閻運

君諱輔綸字彌之武岡人按察君厚甫公之元子也生于綦江官舍五歲能詩從宦南昌與弟繹齊名十三入州學十五補學廩生肄業省城城南書院同郡鄧顯鶴湘陰左宗棠歎爲異材於時科舉積重英俊抵巇文史經儒莫能兼美君年未弱冠縞帶瑤玖琴酒獻酬傾夫宿彥尤精甄鑒拔彙披榛江湘二州友無遺士曾侯所辟薦皆君取也道光己酉選拔貢生成豐辛亥鄉舉副貢以助餉敍內閣中書軍興假歸南昌危急佐父城守因將一軍捍禦東南推賢讓能己無所與以賦蘋果詩愧某翰林蜚語爲提學劾奏撤軍還官用城工勞敍浙江道員直指危邦投身虎穴巡撫王公奏參軍事請援坐甲糧盡師燬坐不殉城例免徒步還里凡兩從官再絀吏議知者以爲詩人之窮也湘州自漢及明詞章質楚君下筆淵懿出語高華游魚銜鉤蘭

五仙和五十一
茗集翠詩塵百首卓然大家出手成名一人而已尤執撝謙欲
然訥訥後生門人皆與抗禮晚頗嗜酒醉亦陶然生長膏粱終
身貧賤老游揚豫餬口終年年六十有六光緒十九年七月庚
子卒於江寧講舍其年十二月丁巳歸葬武岡大甸之原夫人
善化唐氏先十年卒以弟繹子國瓛爲子有孫六人君涇渭在
心好賢若渴少游西掖見禮祁倭劉尹清流傾襟接席識許高
於未達拔闔運於方童而俗譽徒崇高名不振知希雖貴實至
無歸望古茫然乃爲銘曰

桓桓按察詰戎江介請命號咷督師沮愧何以傾之假嫌芥帶
長子帥師奪其車萃進賢旣覆長城亦壞龍李撫拾餘波澎湃
我不遑寧駕言東邁蘇杭無軍糜餉是賢慕我湘勇齎書召援
古無乞師往何利焉淪胥以鋪再以予顛命之衰矣斯文在天

焚筆推琴唯酒養齡後有達者詒之百年

鄧郎中墓志銘

王闕運

君諱繹字保之一字辛眉武岡人資政君之次子也世有清望家餘于財資政君諱仁堃起家拔貢一等用四川知縣卓異明保累遷至江西按察使兼權布政東南用兵文武著聞以矯援贛州失督師旨假事劾罷得歸終養君髫齡穎秀五歲能詩弱冠從兄讀書城南驚其長老子時湘州才彥始盛兄弟參焉凡有名人無不欣慕聲譽之美遠近推襟越三十年張之洞總督嶺南手書延聘移節兩湖禮爲師友其先湘撫陳寶箴備兵河北亦聘爲書院師號爲純儒博通古今者矣宋明詩敝實能復古政學議咙綜而通之蓋博覽篇籍口吟手披凡所經覽數十萬卷著井言讀書記數百萬言少好論兵壯而逢亂湘陰左宗

棠督師浙閩奏辟營務從征嘉應克收全功議敘由員外郎用
浙江知府並賞花翎後引見吏言翎枝無案君遂不問竟不赴
補歸而終隱年六十有七卒於里第君少而俠動眾畏鋒芒資
政君獨曰此其儒也知子惟父論早定矣恭人長沙陳氏名父
之女溫恭淑慎生六子一女次子出後大宗妾吳氏駱氏各生
一子一女劉氏生二子閨房之內肅如官寺終身敬畏親族型
焉後君一年卒於時皇綱失統海水羣飛飾終之儀未皇銘志
孤子琅獨銜永恤請述遺風弱冠聯鑣今嗟耄及輒述粗略以
示後來其銘曰

祝融百寶始發文宣曾胡講武二鄧昌文羣賢響應濟濟翩翩
仲子英發兼備能全讀書萬卷下筆千言佐軍嘉應雷鼓闐闐
逋寇知死犯我戎旂君曰可虜斲發而顛收功辭名歸隱大田

都梁之厓攷誦鏗然後有尙論來觀井言

陳壽祺玉星誠孫廷璋三子傳

李慈銘

吳縣潘侍郎祖蔭旣刻越三子集其友李慈銘作三子傳

陳壽祺本名源字子穀一字珊士浙之山陰人祖掄英嘉慶庚午舉人官秀水訓導訓導生三子曰錫曰書烈曰文杰文杰早殤錫娶婦黃五月而碎無子書烈娶婦陶生君訓導命以後世父而書烈卒無子故君兼後小宗訓導故貧君早喪所生母育于黃恭人幼善病黃恭人日夕紡績以營藥餌顧讀書敏甚訓導深悉之攜以之官及訓導碎君所生父以毀亡時君年十四矣隨黃恭人扶四喪還山陰無期功之親無田無宅賃大木橋旁陋巷三椽以居黃恭人并日而食爲鍼術或數夕不寢得錢以給君入塾學爲文而君益銳進更五年補縣學生又二年舉

于鄉又七年成咸豐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又三年散館改刑部
主事同治元年粵賊據紹興君請急浮海至滬迎黃恭人及其
帑入都旋充提牢廳主事兼辦秋審補奉天司主事擢司
員外郎隨尙書綿森公赴湖北勘獄京察一等未及引見以丁
卯夏四月卒于京邸年三十有九初訓導娶于李子高叔祖孝
廉府君之孫也故予與君爲中表兄弟君之補諸生也予祖父
行皆喜曰訓導有後矣君天性伉爽無城府見人無親疏皆率
胸臆與語人亦樂近之事親孝嘗自塾歸黃恭人持稻糗及肉
食之君問曰母食乎曰食矣及夜黃恭人詣廚下暗中食君持
火燭之則冷菜羹半甌淘麥屑也君持甌泣黃恭人亦泣及歲
甲子二月黃恭人年七十君稱觴于京師予與平君步青謝君
鉞往祝夜同宿君家君言之淚猶泫泫下也君文章警敏不由

師授尤喜爲詩情藻豔發既年少入翰林篇什流播人爭傳誦而竟不得留館職既改官勤習曹事援律比例鉤抉爬梳日步行入署治獄夜閱爰書輒至漏盡嘗召試軍機章京列高等竟不用既迎家至京益困敝衣垢面跋涉泥淖而吏事益精曹中疑獄悉委之又自授其三子經以其暇事吟詠治小學故甫三十髮盡白竟以積瘁死君娶于劉生子三長者娶婦有子矣君既卒數年而黃恭人猶在堂

王星誠本名于邁又名章字平子更字孟調亦山陰人父學厚道光甲午舉人慈湖書院山長君幼穎異目多白眉有奇采甫成童爲文卽刻意自異不蹈故常爲詩歌鏤心鉅腎見者斂手山長故予族父青田先生高第弟子也以文章名一時少許可顧奇悉君嘗徧攜其文以夸于客甫冠受知于知府徐君榮學

使吳公鍾駿試皆第一補縣學生名大噪君早失恃比長而繼母又碎山長恐君試失時遂以君出後其從祖父君不敢違及爲弟子員釋菜于郡時宣宗崩已逾百日守令諸官皆吉服隸事君獨衣青衣徐君以其爲國卹也詰之君不對未幾而山長碎家素貧時山長三娶妻甫數月君姊妹未嫁者二人一弟眇而甚弱君已娶婦有子鬻鬻不能繼于是始客游初爲餘姚令宋寶王掌書記者數年繼客于蕭山予自丁未冬與君角藝于塾務爭勝以能相高而相得甚君爲希有烏賦以贈予賦大鵬行以答之息同補弟子員益相親閒日輒過從以所業相質證或上下議論窮極幽眇盡晝夜不止意氣凌厲蔑視一世以爲兩人外無可與言者或出詣人必兩人俱抵掌高論歌嘯互作坐客輒縮腦避去時御史宗先生稷辰方里居勑四賢講社招

致英俊予與君皆箸錄一日予與宗先生論學不合宗先生嗤
點予文君聞之怒甚以告予予遂不復至宗先生門君亦不往
宗先生婁好言相謝兩人始復稱弟子然終不以所作眎宗先
生矣君既客游閒數月必歸歸則必過予信宿或至十日始去
而郵筒詩文往來曹江上者相望也及丙辰春君始遠游由京
師至河南依其叔父故副都御史履謙于河防副都以憂歸君
遂歷客豫中諸牧令嘗寓書予曰自客大梁始知鄉里之多才
而貧賤之可樂蓋數年中無旬日不夢至越縵堂也越縵堂者
予讀書處也已未夏予入都君亦來應京兆試則已病脾泄精
神積實予方被橫逆之禍大困相見惟咤際抑鬱無復向時意
矣未幾同入試試畢君寓邑邸病益甚榜發中副車越日遂碎
年二十有九時君有戚誼數人發其匿得金數溢買棺以斂今

猶建城南擴誼園也予方與同人謀之將以明年歸其喪君娶于施生二子一女

孫廷璋後更名淳溥同治元年復故名字仲嘉一字蓮士會稽人孫氏自明正德中江西巡撫忠烈公燧爲名臣其後益大閱閱爲江以南冠忠烈本籍餘姚其孫吏部尙書清簡公鑑始居郡城入國朝稍衰君曾祖柎爲縣諸生祖晟益貧矣父慶琛以善刑名章奏客督撫者二十年家始裕君幼精悍趺弛善爲刻瑯藻繪之文不治小節好諧侮人人多疾之甫冠應童子試時學政吳公鍾駿經學大師也以維黍二字題試會稽君獨本周禮爾雅故訓爲說吳公大奇之擢第一補諸生道光己酉充拔貢生旋舉于鄉明年試國子監學正學錄第一授學錄升助教癸丑告歸改教職選遂安教諭未上丁父憂游丁母憂入貲以

知府候選謁故督師勝保于皖不得當歸而浙江巡撫王壯愨有齡檄治文案時軍事急餉不繼浙西嘉湖諸郡已盡陷餉獨恃寧紹壯愨先與將軍瑞昌公劾罷團練大臣邵文靖燦以王副都履謙柔愿易制特薦之佐團練專司越餉以濟軍而越人已疲甚副都不能爲越紳之爲副都效奔走者類貪污多飽私橐壯愨婁檄餉不如額遂積與副都閔副都劾壯愨侵官擅威福君旣爲壯愨所委任又與副都故交銳意解紛以爲餉可籌而民不病乃返越以巡撫檄行事越諸紳大怒激副都出疏劾君及浙吏三人以爲巡撫爪牙壯愨亦疏劾越紳四人爲副都黨相持朝廷下其事于學政張文貞公錫庚而桐廬知縣倪某復計君素賄冒功事于副都副都露移巡撫壯愨遂并疏劾君請褫職按治復下其事于學政及將軍讞未定而紹興陷杭州

亦破巡撫學政將軍皆死節副都竟逸去論者謂浙事之壞由
紳撫之交訐餉事其樞紐也而君之疏節闊目授人抵巇志用
不遂卒至對簿亦可悲矣君自賊中閒關至越迎其帑至寧波
至上海遂入廣東客肇慶知府龍川知縣幕者各一年所至鉅
錕乃挈家浮海歸前事得白復原官君遂入於潛賃田數十頃
大治佃于山中而病作歸遂劇以丙寅十月卒年四十有二君
素無鄉里名見俗士輒瞠不言或示君以所作君笑而印視屋
故爲謬語以故益無知君者比入京師名乃大起歸而與予交
益治經史務爲本原之學歲丙辰予館君家傅節子以禮者居
亦相近三人皆嗜書日出閱市以所得奇祕相角勝或互讐駮
有所搨獲相告則喜躍大叫賓客僕隸見者無不睜眙以爲狂
聞與君爲詩詞分題刻燭君務鑿鏗隱僻幾至腐穎每一篇出

千鍛百鍊必于奇麗蓋其天性也君素喜經疏小學爲楷書精絕而結體必依說文娶於高生子一星華予門下士也未冠補諸生好經學詩文有父風三子者陳子最和厚無忤於人雖甚不肖者未嘗有惡言加之孫子動與俗違仇怨日積王子稍溫默而不可一世之概則較孫子尤甚焉孫子長予四歲予長王子二歲而與陳子同歲生皆積瘁早瘵有憂生之嗟每相聚宴語日薄西崦攬浮雲數落葉輒慨然念歲月之易盡懼修名之不立王子之歿於京師也予與陳子同視斂泣然流涕以爲旣痛逝者行自念也乙丑予歸至杭孫子亦自粵還須臾語予曰箸書未成而老已至奈何陳子抵予書曰君歸我畱南北乖異欲如往時宣武街中同居二年歌哭相答此生可再得乎孰知歲未再祺二子繼逝今又四年矣予以孤露羸病之身塊

然獨立寄家遠役浮湛冗員且執筆以傳三子而譔定其遺集
悲夫陳子箸有纂喜堂詩集四卷青樽閣詞二卷越語古音證
二卷王子箸有西臆山居詩詞若干卷孫子箸有亢藝堂文集
勉熹堂詩集共若干卷玉井詞一卷王子詩大半散佚孫子詩
詞經亂亦多燬侍郎爲陳子房考師與孫子故交契王子則知
之於身後者今次第刊布其集以傳於世三子之不亡侍郎力
也

王豫傳 揚州府志

王豫字柳村家焦山北岸之翠屏洲性酷嗜詩曾輯江蘇詩徵
一百八十三卷嘗擁書下榻於焦山佛閣中總督鐵保聞而異
之因題其閣曰詩徵閣柳村選詩謹守歸愚別裁家法大旨衷
於雅正著有種竹軒詩文集儒行錄明世說新語王氏法言王

氏清芬錄所選羣雅初二集京江耆舊淮海英靈等集亦俱刊
行年五十九以布衣終子屋諸生工詩蚤卒

符葆森傳

揚州府志

符葆森原名燦字南樵咸豐元年舉人幼工詩賦豪於酒廣交
遊嘗遊京師齊楚間以發其胸臆磊落之概而詩益豪著有寄
鷗館賦稿詩稿若干卷又選輯國朝詩千餘家繫以小傳名雅
正集卒年五十

清故孝廉顧君墓志銘

萬方煦

會稽顧鄭鄉先生有孫曰壽楨而字以祖香厥父潼關君宦遊
於秦僑鄂之鄉幼秉粹質孜孜搜討源騷根詩既長以文雄咀
六朝之華抉兩京之籬咸豐己未出應秋試舉於順天自以祿
長直世多故狂憤胸填天子北狩陟方龍徂悲哭坤乾秦糜於

石印卷三十一
二二四
回力捍危之役惟瘁斯疾弟則殤而母隨以卒慘慘麻衣摧心
以泣血同治三年倉龍甲子亥之月其日己丑委形斯夕紀年
臻壯缺其一季弟家相是封是樹掩君體神責余副諾君則既
言之矣有清文人余蔑以易也而碣於其阡復筆以辭勒茲珉
曰

蕞厥年豐者文吁嗟乎顧君

柳君价人墓表

諸福坤

性情同精氣同而或者其生也如抱其死也如覩卒古邁等夷
式來者自古賢俊之異於人類然則其自異之也歟天異之
也歟吾於故友柳君之亡反覆而得其說矣君吳江人諱以蕃
字价人號子屏晚號韜廬曾祖諱球國學生祖諱夢祥國學生
父諱清源優廩生世有潛德清源以詩鳴世號松琴先生生三

子君其伯幼承家學姿性穎異奏筆驚其座未弱冠遊學宮以附貢生試北闈闈中友某病君調護之幾不克試旣而罷歸遭粵寇亂有薦之制軍某某不之異君拂衣去某卒敗當是時君名四震意氣亦豪甚顧不得展所學所居分湖大港地僻避難來者皆一時魁傑士相與跌蕩詩酒閒或歌或泣人不知也旋宅父母憂丁家中落營葬先世撫仲季授室入郡邑庠以次歸其妹百計艱窘客授以資之赴省試屢薦勿登然是時掇科目者咸服君文也君爲人顧身廣穎曰炯如電談唾清雄未嘗有愠色先後知交鄉先生若陳子松壽熊沈南一曰富同時若吳望雲仁傑費吉甫延慶芸舫延釐李詠裳葆恩辛垞齡壽張元之文璿凌磬生泗礪生淦秀水沈蒙叔景修青浦熊純叔其英後輩若秀水沈連卿成章元和陶小址惟坻罔弗心折於君年

四十髮禿露其巔仲卒鬱傷得腹疾畏風因是蟄居且十年以
筆札自遣爲文縝密高雅宗桐城姚氏鼎詩追逐蘇黃二家雄
處入韓要其藻采返素鞭迫心光使四迸而不露則詩文一也
以病故通軒岐奧旨主講切問書院稱得士最後詩益超詣疾
益甚朋輩起居信宿酣談君雖憊必款洽周至予時往訪望其
氣悴則惕澤則愉非獨予也君見予色亦然非獨於予也蓋其
睦其嫻無弗篤也其任其恤無弗摯也亦非獨予言之也而君
卒以鬱傷死矣配黃氏先卒顧氏無子遺一女君亟期月不安
寐攀其足將卒十日不食以此厄君人輒不平於天雖然良玉
精金不際湛蠶不可得而寶瑰材碩德不挫困窮不可得而仰
若君之行足以厚性情文足以綿精氣無閒於並時後世者於
已礪之於天成之宜其有異於世之所逢者也生道光十五年

九月十四日卒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八日年五十有八十月十日葬邑之廿九都西房圩君嘗訣予曰愿有述述君之所以異者揭諸其墓十二月朔友弟諸福坤表

譚獻傳 夏寅官

譚先生獻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縣人少孤露溺苦於學好爲六朝三唐駢儷文二十五六以後潛心經訓古子有志於微言大義同治初遊福建學使徐樹銘幕中幾死於汀州之寇老母垂白殉節閩中

爾昌案仲修論子書母未入閩實殉難杭州

痛不欲生

扶柩返里栖息墓田若將終身中同治六年舉人屢赴禮部試不售署秀水教諭未幾以知縣入安徽署歙縣全椒合肥不數年告歸先生淡於仕進銳志著書盛推武進莊方耕侍郎會稽章實齋爲當代絕學列師儒表百餘人嘗論本朝學術有三四

石印本三
二二二
變開國之初人才皆明代之遺議論志趣略尙文辭又好言經世祇爲幾復兩社餘波經史大誼尙無涂轍偶有從事炫世而已非實事求是也竹垞西河皆是竹垞文章士經生之業不博西河天挺軼才摧陷廓清有功聖學而日以心鬪不軌于正遺民如梨洲亭林故是祥麀威鳳惟襲宋人餘唾亦多無用之言有門戶之習不若顏習齋李剛主實踐樸學折衷六藝爲命世之儒也王崑繩劉繼莊推究世用足爲羽翼易堂諸子虛聲相煽者也而彭躬庵爲高卽亭林二曲其學尙不足師表百世亭林論治皆漢唐之粗迹如郡縣論不可謂非巨謬然諸君皆講明草野閒耳廟堂之上湯文正功在治民而大臣風義未昌二魏則無問學可道熊李輩心性空譚陸清獻徒爭私見遂至束書不觀而學遂一變厭其鄙倍者於是乎從事墳籍以搜討遺

佚求未見書爲事所樂講者山經地志別集野史之屬事倍而功半徒以博淹雅之名而已儒林文苑兩無所歸承學之士文采黯然矣惠氏一門卽於斯時萌芽經術故餽釘嵬瑣之習漸衰而六藝古學起矣極盛於乾隆季年益精於嘉慶遺經耑緒皆有條貫六書九數如日中天於是乎有清之學跨越千載由唐以來不愧儒林之傳者惟今日耳諸老師儒略具於表厥後師法異趨後起求勝六書乃譏評叔重文章則墨守歸方經學如詩書古微從其說者奉一先生之言廢先哲之傳吾僅聞此數家之論未讀數家之書未識爲盛爲衰要之論學則又一變也以文辭言乾嘉時經生文士實有澹雅醇古抗顏行於先秦兩漢朱右茅坤以來十家八家之燄亦以稍熒則必非百年以前所敢望矣綜是論之國初稍尙浮華遺失中有深粹者則別

出一變而爲疏謬再變而爲瑣屑三變而始爲經學經學亦濫
觴於明之遺老繇延授受至此大昌然嚮之浮夸庸陋餘習漸
染亦未能天下從風或且因以求勝至於學矜西漢書高宋槧
水火之爭因茲以起則於不變之中而變之機已伏是在學子
之能自得師矣又推董子之學極深研幾爲十六篇其自序曰
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亡位黑不代蒼廢文從質故宋吾祖乃
因行事加王心焉懿哉六藝之卒業其文則史今之經古之史
也探陰陽之本正天元體天行者五惠代新代故用九无首易
之蘊邪四方之風百國寶書蓋亦多師矣而忠厚宅心者其詩
教與詩亡而後春秋作吾其爲東周乎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
不在茲政事之大孰謂尙書不在春秋輟簡秦誓反映而泣薪
采之獲焉撥亂世反之正非禮不行焉春秋有經禮有變禮董

仲舒言大義昭然譏喪取惡寔來或諱內惡或諱天王莫非禮
誼純太平之世作樂象德六羽物始聞韶忘味至譏二名微而
箸之麟至者太平之應今非其時感而箸書師摯往矣然而本
末具待後王春秋大傳厥惟論語問十世以通三統多聞見以
張三世口耳授受三科九指游夏之徒默識微言博深切明魯
齊之筦轄在胡母生云董生蔚然將以春秋推大漢治江都之
問五行之對後不及見劉向並世而有公孫弘箸書數十萬言
親受業之弟子且以師言爲大愚聞舉玉柘蕃露清明竹林之
屬胡爲乎若存若亡子政部尻班志襲而揉之傳公羊者禰而
若祧之遺文失次董生之不幸與春秋之不幸也漢魏之際何
休之淪殆已不見全書後益茫晦凌雜掇拾楚莊王云者闕失
而還登爲首簡公羊治獄甲乙辭十六篇說春秋者從衡羈亂

猶可屬讀儒家篇第傳寫斷爛闕疑抱殘止僞焉爾國朝老師
訶責呂步茶曰攝程大昌鈎釵之總理之眇哉承學小子備聞
嘉定錢氏餘姚盧氏武進張氏江都凌氏烏程周氏之言既冠
以來垂四十載北南之遊壯老之遷變未能學於春秋也學于
董子未能學于董子學于諸先生以天治王以王治天下者春
秋也儒者曰春秋當興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勿乃世亡王則
始可以亡春秋乎然且不可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孟子得之鄒
夾鐸虞世亡書董生有書焉乃任其茫晦掇拾一至於諸先
生告我矣引而申之銳乎寫定其文悠乎籀其義如親見其事
十六篇其大本也今十六篇可以當其書未可知也然觀春秋
之大法其庶乎彼五十凡寢語耳王道以上六篇舊第也稍稍
進退其言後十篇差更次焉觀德者筆削之迹滅國消息會盟

云者所謂據亂而作也正其貫萬事理于是十指者人事二端者天事盡人以合天有質文之運以人承天爵國之等也若夫愈序所次或相應或不相應古之十六篇其諸相應者與今不可質言矣然而大要可觀儒家百二十三篇殆有隊簡而大統在仁義董子承問抗對則曰仁義學春秋之學在是故首以仁義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深察名號而下正名之學也故次之以名政也者正也春秋之書以正春秋之時之政天人交會以成其政故次之以政政莫大於法制制有物物有則故次之以制人道爾天道遠苟求其故王者之受命則非王者治人也天法云爾故天人之義次之何以謂之天天難知者也陰陽也者物物而有盡乎陰陽則盡乎天故陰陽義次之陰陽蓋箸乎五行而已故五行義次之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則不可以不知天

惟王事天祀天于郊所以告祀天于宮未受命則已受命則郊
天喪且不避而況佗物故以郊義終焉夫惟董子春秋大師則
儒家所傳百二十三篇不離其所宗吾生十五年而讀春秋二
十年而讀董子蓬轉燕閩獨學亡津涘以先進所次第者爲梁
爲舟庶幾破文析理一人之私言亦非絕亡師說者也後三十
年賡續以往復時聞疑時載疑爾若夫詁言大略盧凌成業推
說匪艱理董愨諸來者可見始從事于咸豐戊午六月卒業於
光緒壬辰六月又深嗜馬宛斯驢繹史悉心校讎條列凡例引
用書目一古書眞僞二羣經正字三諸書善本四要刪補正五
除重去複六改定分注七以後從前八可謂精審先生自咸豐
庚辛以後歷劫亂離家無長物薄宦廿年蕭然儒素而聚書獨
數萬卷世推善本讀書亦如之丹鉛寒暑不去手箸書稱是積

凡以數尺計已刊者十不逮一董子十六篇爲先生致力最深之書藏篋未梓其刻於牛厂叢書中者爲復堂文四卷詩九卷詞二卷金石跋三卷日記六卷建德胡念修爲校刻復堂文續五卷而先生已不及見矣卒於光緒辛丑年七十二

函諭子書一

書示瑾瑜兩兒急景凋年春風未動汝父生日當百昌寂寞之際宜其遇之塞也同學諸子殷殷問汝父生平汝弟兄固稚無所知卽汝父亦一回首徒恨恨耳何足爲諸君道在汝弟兄則有不可不知者吾少孤露襁褓失怙汝祖母陳太宜人苦節撫育極人世所不堪童幼善病不意全濟至今日古云節婦有後余至今日者天非愛不肖子所以報汝祖母也吾十歲之正月丁汝嗣祖父憂時惟汝長房伯父爲宗子吾兼祧嗣祖父衰杖

之日無從師之束脩已將廢讀乃以年家子弔於蔣亦欽師數語奇賞招余讀書其家飲食教誨之十三歲應童子試及敷文書院課汝外王父莫粵生府君監院又以數語奇賞汝外曾祖秋樵戶部公爲汝曾祖嘉慶戊午同年粵生府君又陳太宜人中表也乃以汝母字予十五歲就宗文義塾讀書補弟子員十六歲乃爲童子師歲脩脯不足三十緡養汝祖母不足賴鍼紉佐之嘗力疾寒夜操作龜手流血予啜泣於旁汝祖母訓予曰汝父力學困場屋年未四十中道棄汝但汝得成立讀書識道理無忘今夕可也徒悲何益十七歲後漸好交游自十四學試漸寫成卷其時家中故書兩遭火惟有古文眉詮杜詩箋二書予略上口借李枚仲綱鑑易知錄奮筆塗抹至今悔之二十歲時以觀風詩賦受知學使德化萬公得餼於庠先達邵位西先

生歸田介袁敬民得見與語學行文章之事予之奉手先正得師友之益自此始也粗有知識卽好辨位西先生誨以安溪桐城之學猶斷斷也邵先生曰如子者不可不一入京師多見耆宿庶幾有成時尚多疾疢且新娶汝祖母不遣遠游萬公奉諱去任欽派團防蓋武昌已陷江寧爲賊踞浙江戒嚴矣萬公檄予從諸老之後稍稍知時事矣閱一年萬公北覲乃挈予入都予亦體氣漸充已生汝殤兄運河濡滯舟行幾百日賦詩日多抵京師邵先生先有書向通姓氏輦下諸公桂林朱伯韓觀察漢陽葉潤臣舍人代州馮魯川比部馬平王少鶴章京瑞安孫琴西侍讀上元許海秋起居德化蔡梅庵編修往往折輩行與交而同志友人則尹杏農御史李子衡刑部楊汀鸞孝廉道義得朋沈瀆無閒至於性命骨肉之交丹徒莊中白爲最摯鄉人

石印卷五十一
吳子珍以公車留京則舊好也於是問業焉切磋焉予之略通古今有志於微言大義皆此二年師友之所貺也至於今不敢忘戊午京兆試後不待榜發卽單車南下以家端恪公方以直督被譴戍邊久游無所依負米不能贍乃冒烽火垂橐歸東南亂且日亟矣長沙徐壽衡侍郎顧祠相見立談傾倒視學福建過杭訪士於邵先生首及予予適歸卽招延入閩至學使幕文字外無他事乃研討經史校讐之事窮日夜爲之同幕有新城楊臥雲宿學也相與討論心目漸有歸宿福州南後街比屋營舊書叢殘而直廉乃節嗇買之且有善本庚申汀州陷時方按試未竟予與楊君同陷賊貌爲書賈以免辛酉二月再至福州亦更生矣而杭州先以庚申三月不守數日克復家得無恙道阻不得歸歸又無所得食因循旅羈又病矣徐侍郎受代仍就

厲研秋光祿之聘鄉再陷音書斷絕心志瞽亂不欲生又不敢死不復能治文字去學使館舍流寓焉是年冬偶游廈門交德清戴子高陳碩父徵君弟子也學有淵源於顛沛中商量舊學焉得汝母攜汝兄避地消息子高方旋里求訪老母慨然兼任子事癸亥子仍寓福州汝母挈子浮海至始聞汝祖母殉難之耗嗚呼吾自此不得爲人子遂不足爲人雖門戶所繫覲焉視息而已絕於天死於心也已杭州旣復旅貲匱乙丑春始拮据歸里門汝殤兄侷不慧如汝奔走飢凍病已不淺課之讀亦知未必長成也全椒薛慰農公宰嘉善時吾偶相識乃公不遺忘時官杭州太守相見傾愛謀慮周至吾之再從諸生服趨舉場者公實強之於是著弟子籍重理鉛槧秋闈仍報罷薛公謝病去官劉笏堂太守繼之分俸助予就學官署丙寅丁卯馬端敏

公撫浙檄予詒經精舍監院又奏開書局以予爲總校先是余甫歸已入采訪忠義局遂同纂忠義錄局於官文書三年刻成未詳贍也丁卯鄉試獲舉年已三十六矣同榜多聞人亦多舊交座主爲故禮部侍郎太和張霽亭公今粵督南皮張蔣濤公房師爲故處州太守漢陽蕭雲史公也戊辰會試將就道而汝兄侖以正月殤汝母之側汝姊而已是時北路尙梗輪船遇風雪不飽魚鼈者呼吸事耳體多痰飲寒結筋絡吾之患臂痿卽由於此再入都門耆舊零落略盡惟見許海秋先生也下第南歸署秀水校官仍兼書局採訪局事故官秀水將兩暮居於學舍不過三月耳泰興吳和甫侍郎督浙學予不得與攷校而論學尤契吾之中年虛鋒畧盡漸有見素儲樸之意者吾師泰興公教也繼吳公者卽徐侍郎篤故舊忘形迹而三年述職上疏

薦士余亦與焉嘗規阻之不得侍郎遂以是疏謫予辛未公車
杜門不欲接海內人士者以此臂疾漸甚掣曳不能作字又客
閩患痔比歸治瘳濕鬱觸肝乃終年有腹疾吾友童子佩廣文
以汝母不再育勸納妾汝生母乃來一年生汝瑾晬時急病似
不治汝母幾欲身先之汝瑾免乳固離生母而育於嫡也甲戌
之赴計偕自顧漸老稍欲以民事自試假貸戚友入貲以縣尹
官皖非素志也汝祖母亡且十年憔悴一第旣無期望之人塵
土一官何與顯揚之志但以鉛刀一割之用不甘廢棄而已同
治十三年冬盡至皖孫琴西公以臬使權藩伯也文字知交又
年家然不欲干請光緒元年方伯紹誠公召余入幕從事二年
又應官之知己也汝瑾乃從兩母偕姊妹至安慶丁丑八月官
歙縣乃生汝瑜於官舍新安山水大好去故鄉最近文物尤茂

雖大亂之後餘韻存焉吾作宰朞月心神相樂民間亦甚樂予
至今時時思之戊寅受代暫還家術閭井遷改至迷舉足維舟
五日歲暮至皖方伯以諱去胡公代之吾仍從事行省己卯七
月蒞全椒薛師之鄉習聞其土風患寡患貧居官二年殊疚心
無一善也辛巳秋九月解官回權今方伯盧公又命備幕僚壬
午大水季冬之月饑民嗷嗷大府以予權懷寧令附郭都會奔
走云爾稍以賑廩建築與父老相見宣上德非必通下情也閱
歲甲申閏月移治合肥汝瑾年十四五漸有聞見汝瑜亦略識
數百字此後予之行事皆在汝弟兄耳目不待予言第以五十
以前遭遇之困鮮民之痛不死於窮餓不歿於賊不溺於海皆
幸耳幸耳平生師友之助等於骨肉吾不爾告小子何知將不
能舉姓氏至吾所學最雜六經不能上口諸家師說涉獵及之

輒放哆談此是失之大者學詩最早二十歲時高古民先生及
令子昭伯刻化書堂集三卷三十歲時在閩復刻復堂詩三卷
詞一卷作文好魏晉人語從駢儷入不能擺落華藻無所謂潔
淨精微也甲寅年館山陰村舍始填詞旋又棄去後乃尊信張
皋文周保緒先正之言銳意爲之纂錄本朝人所箸成篋中詞
五卷續一卷刻行丹徒馮夢華共商榷之其自唐至明又寫定
爲復堂詞錄十卷今年乃盡搜匳衍自定復堂類集凡文四卷
詩九卷詞二卷付杭州書局刻之古所謂詒癡之符敝帚之享
也日記六卷多讀書談藝之言未審定自閩歸喜讀諸子家言
惲子居先生欲以百家起文集之衰爲文章言耳吾則曰九流
者通於六經之涂軌也文章云乎哉吾於古文無所偏嗜於今
人之經學嗜莊方畊葆琛二家文章嗜汪容甫龔定厂二先生

駢儷尤習孔奭軒詩歌嗜吳野人黃春谷填詞嗜成容若項蓮
生云在閩又交魏稼孫碑版最究心吾愛翫翠墨至老不衰而
點黜不成天賦之拙不徒臂痛廢書也拉雜書示汝兄弟稚無
知或鈔一副以塞諸學長兄之問其可

又附諭子書二

告瑾瑜瓊瑤四兒歲月不居汝輩催老不意予生憂患年六十
矣五十四歲在合肥同學諸子以予性行問爾孟仲無以應予
手書數十行以告汝瑾瑜年日長不甚通曉亦有聞見不及者
粗舉入官以後情事賡言之吾非學優而仕並非爲貧亦以師
友敦我尺寸自試於吏初官歛文章禮義名賢遺風猶存嚴壑
絕勝士民親愛歷一寒暑至今營魂猶戀之次蒞全椒先師桑
根先生之鄉夙昔話言習聞邑中風氣士能讀書而不免矜民

能力穡而不免諉故余理縣頗持法以待不假借薛師方掌教江寧以是終歲不歸里門慮嫫族挾以與有司難也有道長者曲成拙吏如此懷寧在官當同鄉舉吳興沈芸閣守安慶上下如一家而予時以公事相抗沈公固無閒也比公進擢粵臬去皖代者不容傲吏遂齟齬而撫部方伯優容器使乃行省鉅細咸諮度一令十八月中頗任勞怨過情聲聞亦由於此合肥襟要全皖名爵鼎貴邑長以得罪鉅室爲恐吾最簡傲相見以誠視事數旬乃知名族無不以禮自持謙謹過於寒微貴介中種學積文者比肩立皆跡遠於吏庭而氣類相感別七八年書問寄懷篇吟盈懷袖若今庶常李新吾今蜀分巡張靄卿兩先生及蒯翰卿明經情文摯篤汝輩於匪衍皆親見之至外閒傳說吾去任數月而大獄興並至用武於近鄉謬謂吾未行皆不至

是此非予所敢自信也若王謙齋先生名賢鉅學著作大家一見傾心定千秋金石之交如積素累舊者然此則班荆挂劍古今相及更不以形跡論矣丙戌移宿松大府之意仍欲以首劇見畀余已觸末疾筋力漸畏趨走乃力謝之不意赴宿松民間以虛名著相親也士林以文藝待磋厲尤拳拳屬有廁科甲而選事者凌折鄉里嘗試官府予毅然拒之以劣狀聞於上選事者斂手退徂秋予疾大作邑雖小曷敢臥治迫冬眩作氣上如沸乃陳情大府以疾請代時署藩司丁公十年來以國士待我持牘不肯下使醫來始信病狀許謝事丁亥正月至省門乞假未出而新中丞儀徵陳公走材官召力疾見逮下溫齋寮案屬目異之吾不自安而病未少閒陳公以大政刑相期心力無以仰答知遇遂決歸計非妄希古賢以鳴高也且四月挈汝母子

至故鄉無以爲家賃廡轉徙不遑安處吾亦就醫行耳故仍序
補舍山令檄至官吾將謁羣公辭職事復出取道滬瀆疾大甚
夜嘔數升苦如槩次日具牘請開缺寄上大府予之謝病去官
輾轉如此愛我者以爲未竟其用譽我者以爲超然塵外疑謗
我者以爲傲上府怨有所不敢而中止皆未爲知己至如某公
謂擁資求逸則當付之不辨藥物自隨山林騰笑挂冠遺履於
今五年節巾待盡猶得尋詩書之夙好晨星故人僅有存者垂
髻之好莫如蔡公重壯而納交首數許邁孫同榜道義之友五
年以長師資相遇則錢筮仙張忻木郭晚香納交於前以弟畜
者孫彥清張子虞高白叔此皆汝兄弟當以家庭伯叔事之聆
其教訓尊同父師者而吾生平獲師友之益稍稍以道義自繩
不敢過放百過雖叢差無誕妄之失者繫諸君子是賴庚寅辛

卯座主南皮張尙書督兩湖招之至江夏聘主都會經心書院講席遂爲院長兩年矣書院爲公視學日所創立一以阮文達公西湖詰經精舍爲規撫以吾乙丑後嘗爲精舍監院習舊聞非必學行足式高才諸生也旣游鄂故交頗有陳藍洲官漢川亦以病在省城氣誼與子虞白叔無所殊施南樊雲門定交京邸矢以久要俄焉聚首所謂賓至如歸其他則同鄉同年之仕於斯客於斯者友朋之樂不減井里往來江上之輪舶如坐房闔無如衰遲日卽頽廢獨客朝夕終以病魔爲畏汝瑜侍側講舍屢能稍慰岑寂吾所慰岑寂者自來鄂國從游少俊如秦興吳生守訓定遠凌生培宿松胡生子英錢塘宗生承露先後負笈世交後起文字請業又得邵生孝章周生兆涑吳生錫庚徐生增榮此皆將來汝輩成立當引爲昆弟之交求攻錯之效吳

生乃和甫先師孫邵生乃位西先生孫尤師友中薪盡火傳愉
快過於人世榮遇耳今年百昌寂莫周甲生辰續述心事如右
行將杜門并不能作游客亦終無以教汝兄弟回首恨懷念
師友而已至於流亡早歲奔走中年辛苦不足道近者天幸汝
母恆疾危而後安者非一今五十五二老無他大兵以後爲戚
友閒所少自辛未瑾生丁丑瑜生丙戌璣生己丑瑀生則命殤
後意料所不及陶公在官八十日吾媿其遠引生有五男兒吾
亦付諸天運云爾南北同學欲得汝兄弟一言汝仍以老人之
自言應叔季稚幼孟仲能不慚乎予戊子以來自號半厂以爲
學問游跡仕宦文辭率止於半以識內媿然則不徒汝兄弟慚
矣半厂居士書

清故揀選知縣朱先生墓誌銘

劉師培

先生諱鳳儀字夔笙先世由江都瓜洲鎮遷丁溝遂爲甘泉人奕世儒素含章高蹈先生天挺淵純體姿高邁言成隳括辯均川注明允充於初迪沖識表於弱冠貞諒足以鎮俗弘毅足以致遠藏器俟時有終賈之譽治毛氏詩春秋左氏傳經傳該綜底極眾典盅而弗盈酌而不竭觀海弗能際其淵循牆末由窺其仞以同治丁卯科舉人銓選知縣辟命荐至束帛茆茆退然示簡修學童冠闡弘汜愛所至樂從自行束脩學子百人曲省其行觀其備成文質份份小大隨化若草木解其甲坼繁華生于枯莢也用是鄉黨歸仁邦族興化敦睦洽于九族久要臧于寮友公府歸其高致太上懷其貴德方將甄明清于先正理人倫于區域錄定哀之微詞宣王跡于旣熄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九以光緒二十四年二月 寢疾而卒嗚呼哀哉州里失

覆摺紳痛悼相與勒石埋幽永章德軌銘曰
於穆先生敦尙衡門望若秋嚴卽若春溫舞雩詠歸童冠來格
髦士攸宜順成爾德成德伊何善誘恂恂於樂教思有彪其文
重明化成直方无屈樂行憂違摧乎弗拔太山其頽壽弗隨仁
我銘牛脊用告萬年

碑傳集補卷五十一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五十二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九

劉古愚先生傳

陳三立

先生劉氏名光蕡字煥唐號古愚陝西咸陽人也少失怙恃稍長避回寇醴泉興平閉室至粥餅餽於市夜復爲人轉磨屑麥資一飽亂定歸里試入府庠交名儒李編修寅柏舉人景偉遂益究漢宋儒者之說尤取陽明本諸良知者歸於經世舉光緒乙亥科鄉試赴禮部試不第乃退居教授數十年終其身當是時中國久積弱屢被倭侮先生憤慨務通經致用灌輸新學新法新器以救時弊其學以此爲教歷主涇陽涇干味縣等處實跡

百人成就者眾而關中風趨亦爲一變矣生平持論略具於所爲學記臆說自序曰嗚呼今日中國貧弱之禍誰爲之責兵吏農工商於學外者爲之也以學爲士子專業講誦考論以驚於利祿之途而非修齊治平之事日用作習之爲故兵不學而驕吏不學而貪農不學而惰工不學而拙商不學而愚而奸欺舉一國爲富強之實者而悉錮其心思蔽其耳目繫其手足俛俛惘惘泯泯勞勞以自支持於列強環伺之世而惟餘一士焉將使考古證今爲數百兆愚盲疲茶之人指示倡導求立於今世以自全其生無論士馳於利祿溺於詞章其愚盲疲茶與彼兵吏農工商五民者無異也卽異矣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此亦百不及之勢矣告之而不解令之而不從爲之而無效且弊遂生矣彼六分之一之士其奈此數百兆愚盲疲

茶之民何哉然則興學無救於國之貧弱乎曰救國之貧弱孰有捷且大於興學者特興學以化民成俗爲主而非僅造士成材也風俗於人材猶江河之蛟龍也江河水積而蛟龍生風俗醇美而人材出焉無江河之水卽有蛟龍亦與魚鼈同枯於肆而安能顯興雲致雨以潤天下之靈哉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而學其水也化民成俗則胥納士吏兵農工商於學厚積其水以待蛟龍之生也兵練於伍吏謹於衙農勤於野工巧於肆商智於市各精其業卽各爲富強之事而又有殊異之材挺然出於羣練羣謹羣勤羣巧羣智之中以率此練勤巧智之羣自立於今日之世界不惟不患貧弱而富強且莫中國若矣又以爲孔子之學時習盡之矣欲以學治萬世天下必因時制宜與世推移而後不窮於用故學於古者必以身所值之時習之習而

得古人立法之意則以應當世之變然後推行無弊孔子爲時中之聖其道所以能治萬世之天下也他所撰著根據指要探聖哲遺文之精蘊比傅時變深切著明類多前儒所未發而制行堅苦不欺其志矯迂疏之習絕詭蕩之弊閱識孤懷罕與爲比嗚呼可謂曠世之通儒已先生既劬於教學復勲勲爲鄉人改故習圖久遠之利振災撫寇種植紡織刊書之局制蠟之廠靡不殫竭心力而策其效焉中閒遭疾幾盲歸臥煙霞草堂因悟聲音轉注之奧欲以聲統義合中外文讀法爲一成童蒙識字捷訣十餘卷書成日復明及貴州學政薦應經濟特科謝不赴生平嚴取予雖處窮困一介不苟受忘身與家枯槁憂國旣歷甲午庚子之變勢益亟語及輒痛哭與人接不撓不忤出惻怛至誠卽有負之者置弗較從游徒眾尤依之如慈父仰之如

天人其精神竟 凜凜然無一念不繫民物無一息不動課誦也歲癸卯甘肅長吏聘主大學堂先生以邊地回漢之爭繫大局安危欲假學漸摩開其塞陋弭隱患遂決行未幾病作歐血授課致不起卒年六十一所成書數十種類講示學者取便非以自名頗散佚爲弟子王君典章次第搜刊曰立政臆解一卷學記臆解一卷大學古義 卷孝經本義一卷論語時習錄五卷孟子性善備萬物同說一卷管子小匡篇節評一卷荀子議兵爲節評一卷史記貨殖列傳注 卷史記太史公自序注一卷前漢書食貨志注一卷前漢書藝文志注一卷古詩十九首注一卷陶淵明閒情賦注一卷改設學堂私議一卷濠壑私議一卷團練私議一卷煙霞草堂文集詩集凡十卷行於世贊曰關雎紹延淑躬繕性孤起恢張道該物競孰播遺書裨瀛

輝映學說寢昌驗幹大運

關中劉古愚先生墓表

陳澹然

有清末造關中大儒劉古愚先生毅然以經世厲天下卒不獲伸其志以歿天下哀之自東西列國環逼吾華漢以來性理考證詞章舉不克救危亡之禍先生盡焉傷之銳思以其學倡天下使官吏兵農工商各明其學以捍國家而其事則自關中始蓋其道本諸良知導諸經術天地民物一貫以誠而不矜古制凡列國富強之術天算地輿格致經緯萬端靡不體諸身而因以授其弟子同光之世科制既深關學尤多躓塞先生主涇陽涇干味經崇實諸書院三十載首刊經史以致用爲倡擴之新籍新圖以廣其神智從而受業者千數百人關學廓然一變關中古稱天府海通而後新法習如災寇迭侵民生日蹙先生賑

災撫寇內患寢夷迺建義倉製礮堡於咸陽防世變久之復搆
義塾於咸陽醴泉扶風導之科學餘則練槍械寓兵謀以風列
縣要使一鄉一邑皆有凜乎一國之風鄉邑旣安則益募鉅金
二十萬謀汽機開織業以興民利精誠所積一絕厥私故上下
翕然迅如流疾其愛鄉如此煙霞洞者鄭子真棲隱九嶷山下
勝地也戊戌政變新法若仇先生歎曰國不可爲已則遣生徒
退茲土諸弟子築煙霞草堂講學其中於時萬山岑寂天地蕭
寥痛黨禍之蝸蟻憂宗國之隕滅恆至悲歌痛飲泣下沾襟悲
鬱旣深日輒瞽蓋其身愈隱而志愈悲矣冥思旣久獨念外侮
侵陵文言俱闕聲音之道天籟所基迺搦字訣一書以求深合
五洲之變要使環球列國晤對一堂書成而兩目炯然竟還其
朔初先生嘗慨京師濱大海津沽有警必徒關中則東走潼關

察地形謀戰守北顧河套籌墾牧以扼蒙邊慘澹經營爲清室
西遷之備聞者久之甲子春軍陷京師言輒驗先生北望乘輿
朝夕哭嘔...亡羊五變法貴州學使奏舉經濟特科下赴陝
甘...奏請赴蘭州大學專教事弟子雖之先生歎曰
吾安...哉顧念隴西之患莫大於回漢之爭禍且中於
西北...回漢諸生掖而導之使相締結隴事其有身乎既至
總...先生日勞講授咯血不休逾年竟歿蘭州大
...如此先生諱光蕢字煥唐陝西咸陽人天秉奇傑讀
...性恥文人文則浩氣縱橫不加雕飾幼孤貧益甚
...爲人磨麥鬻餅餌求食而讀書不倦亂定補諸
...赴春官不第則教授以終而名乃重於天下獨
...之嚴接物愛人之誠摯則有非親炙莫能知

者先生大道爲公獨憂鄉國粗衣惡食處之泰然冬不爐暑不扇自少至老黎明卽起終日輒危坐讀書或批答諸生日記至丙夜乃休所言無一非經世治民之道飢寒貧窘泊若相忘晚年束脩所入盡諸軋機製蠟及義塾之中未嘗一私厥室黠者或相侵蝕亦置不言或告之則曰吾以開風氣也天懷浩浩落恥驚時名諸生賢者愛護推揚靡微弗達否則訓斥必嚴諸生敬獻酒米則受之金帛緡錢未嘗一納或怪之則曰吾已食官祿也故弟子畏而愛之親如父母甲午中東一戰國變日深被髮纓冠竟遺寵辱力所能致死生以之戊戌後大府媚嫉時聞處之若素久或悔其無狀聘使交歡未嘗一答蓋其剛毅誠潔樂天知命之精神實非尋常所能窺測嘗謂六十後當合經史百家獨成著作今所傳煙霞草堂遺書二十餘種大都因時抒寫

先生未嘗以著作目之嗟乎邦家不造喪我儒宗至乃並著作而靳其一洩鳴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關中自橫渠倡道名哲代興大都明體爲宗而時措或寡晚近驚名之士號通時變而行誼或不忍言先生慧本誠生用歸時措孤寒特立廓此閔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鳴乎可謂百代眞儒矣歿當光緒二十九年春秋六十有一歸葬咸陽某山之原弟子王君典章刻其遺書搜其軼事士大夫上之史館列之儒林其人已垂不朽吾懼後世不獲窺其深際也特表其墓待後之論儒術者擇焉

徐某岑先生墓誌銘

姚永概

君諱宗亮字晦甫晚號某岑以光緒甲辰七月某日卒於里踰年附葬太平橋保范家岡祖墓西數武孤調鼎屬銘幽之文於君之次女婿姚永概永概未敢辭謹案徐氏元末自徽州遷桐

城分東西二宗東曰曉嶺宗最繁蓋近萬人西又分二支其別支在明洪武時有陝西左布政使良佐國朝有六襄先生璈以進士起家爲縣令文學名當世君之支則自太僕始顯太僕於君祖父也諱鏞嘉慶己巳進士選庶吉士官終太僕寺卿生子一爲君考諱豐玉以貴州黃平知州歷官湖北督糧道粵匪之亂督兵守田家鎮死之贈太常寺卿賜諡勇烈給騎都尉世職敕建專祠勇烈之遇禍也君甫冠徒跣走兵閒謁諸帥上書言事志欲滅賊報仇其議論風發霆震譏刺貴人無顧忌氣棱棱壓其上一時皆畏君口由是得狂名然而君捐者也其初出居胡文忠公李勇毅公李文忠公幕府三公屢欲奏而官之謝甚力不就以文章遨遊公卿閒至窮老不悔晚有兩子援例納金得縣尉或謂君苟以己所應得勞格言於府主移與郎君高可

至道府下亦不失一令君笑應曰吾甚惡夫己則名高又爲子弟營求以居利者小人可鄙也太僕公有田數百畝君葬先世未葬者十一喪又選工與材建勇烈祠堂甚壯麗嫁一姑兩妹遂盡粥之而躬率妻子賃屋而居君長子惠疇早卒無嗣次調鼎有子亦殤君客天津配方恭人寓書永概勸君市妾君以其未朝嫡也與居數月無所私妾涕泣求去君立遣之君在幕府數十年府主以十數義所不可必爭爭不得必去其料事是非得失甚悉不從君言亦必敗也君老矣而境愈窘鄉人或在官邀君往而心憚君廉直不敢請以事君辭去醜贖至厚力卻之則扶服固請君曰世有得無義之錢不差者二盜與倡耳公欲以此待僕耶乃不敢言君文章雄健有法度武昌張裕釗同里吳汝綸皆絕重之然君自四十後卽棄不爲曰是皆無用空

言耳居黑龍江三年考其山川風俗政治利弊證以案冊著書數萬言頗自喜其後俄日爭於東方君言頗警矣所著詩文合若干卷歸廬談往錄若干卷黑龍江述略若干卷皆刊傳於世然君志行凜然所守絕介特不苟其殆古之所謂難合自重之士乎知君者當取此不取彼也初太僕用文學侍從敷歷中外雍容至公卿勇烈繼之以忠節聞君再世卿門承德趾美卒守布衣終文章議論在士大夫間論者謂徐氏三世長各因時不相襲也方恭人先君卒別葬永概嘗承君命爲表矣茲不具銘

曰

有偉丈夫偃處是中不滿七尺藐焉其躬殉無金玉蘊孰云匪豐更億萬年地岌天穹發者讀之無毀此幽宮或更植以封

高徵君師軼事私記

吳棟

師少侍蓬州公西蜀官舍蓬州公勤於官事不暇督責師弱不嬉戲執袴結習避之若仇蓬州公謝病歸淮郡粵皖寇方深大吏延致蓬州公襄助團練事師鍵戶讀書所造益邃師歸里時鄉先生潘魯皆先歿師獨索之古人以求其微不宗一家之言不囿一先生之論而能擇其精訓詰音均備有撰述老子一書人皆以爲道家言先生獨謂不背於聖人著證義使人易曉貫通於十七史之治亂興衰之迹所以存亡之故謂有可借鑒今日事者有情事不同今日者嘗謂全史浩沔宜扼要鉤玄示悚以讀史法涑不能從今並不能言矣謂學古文不必別求師法求之古人文而足輯論文要旨病今日多作七律而不知所以作輯五朝詩選病今人作試帖有法者無華有華者又戾於法輯唐五言長排不宗理學而喜讀李文貞書錄之成巨帙慕張

太岳之爲人手錄陳六事疏句疏而條析之於經濟學最稱引顧寧人魏默深端坐一室而於天下官民利病中外強弱若燭照數計所言事如行之三十年可無今日之禍痛儒生徒肆大言視外人如犬羊謂國是必敗壞於迂生之手此其言蓋在言變法二十年前待朋友以誠志同道合者固然卽流俗人之以事相質者必告以正鄉人有以詞臣乞養歸人或惜之有縱臆出山者獨曰君非應世才奉母以居大善何必出某甲蒙薦檄將往邊省來決之曰西山日落矣不能從未久四千里投書以請急爲問復書敦勸之還或尤言之非其人者曰亦知之但不忍面欺也見者不拒問者必答或疑崖岸峻遠巡不敢前及得進者無不滿意而退嫉惡嚴而凡爲鄙棄不指數者雖沒齒無一字之非甚且謂吾嘗爲高君所詬吾慚甚也瑞安黃公以師

暨江寧汪先生士鐸疏於朝賜之清職無色喜亦不虛爲遜辭
蓋外物舉無可以撓其心者今旣沒十餘年矣知與不知皆謂
體用兼賅無異詞久而益著近乃有嘗師之而倍之者師嘗慨
然曰周孔之道將廢矣私記之頃竊爲吾道悲也師所撰廣均
重文補註凍持際嗣京卿光典攜適歐西返國遂逝失之師藏
書數千卷無不丹黃滿帙故後都散佚凍搜得四種敬編讀書
記計古詩源唐宋金明二十五家詩選陶詩元豐類稿凡若干
卷師諱延第字子上淮安山陽人國學生門人吳凍私記

蕭穆傳

陳衍

蕭穆字敬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初年粵寇旣平曾國藩總督兩
江注意文事延攬學人穆以縣諸生上書幕府時上海方創立
機器製造局附設翻譯館譯歐美史學輿地天算聲光化電諸

書用文筆雅馴者討論修飾穆首與焉顧薪水至薄穆飲食衣服至樸儉饌之美者惟豕肉蒸菽乳月數嘗耳局若館隸江海關道別以候補道員駐局爲總辦穆常自提籃入市市物所謂總辦者坐馬車遇之耳其爲總督所禮也則命僕代之提已而穆索回自提嗜積書大亂初定價極廉書賈多集上海穆節省衣食之餘益以賣文所得一用市書日夜考求遂熟於目錄板本之學士夫之說學而宦游東南者多從之求則販貴所贏益市書故一寒士而積書至數萬卷閒多善本長沙王先謙任江蘇學政刊皇清經解續編又續姚氏鼎古文辭類纂取材出於穆者十八九穆嘗語其友陳衍曰吾辛苦旅食數十年於曾文正公所謂租蔬魚豬書車諸物居然略備亦以豪矣爲文長於考證敍跋居多楷書粗拙得祕本校勘迢寫夜靜日昏不少休

晚年用時患目疾所刊若羅願鄂州小集徐鉉騎省集皆札記
精詳未有刻本者其餘則以屬大通李氏貴池劉氏與祥符周
星詒大興傅以禮瑞安孫詒讓交久而摯詒讓刻札逸周書辭
補皆穆任校讎光緒末年卒於家年七十矣子不能有其書遽
鬻於嘉興沈氏貴池劉氏劉氏爲搜集遺文刊焉

陳衍曰目錄校勘之學有清爲極盛穆蓋何焯盧文弨黃丕烈
顧廣圻之流亞也中國國家無巨大文庫私家藏書罕能久者
獨寧波天一閣歷數百載今日亦盜賣流海外矣舊籍之亡烏
知所屆耶

㊦蕭敬孚先生傳

姚永樸

蕭先生諱穆字敬孚桐城諸生少謁曾文正公於安慶文正語
人曰異日纘其邑先正遺緒者必此人也先生屢應江南鄉試

不售客上海製造局廣方言館得俸輒購書築小樓於家庀之不戒於火燼焉踵求不怠久乃逾其舊猶謂未足踔海至日本以求之所儲皆善本或孤行於世人未見者蓋先生所至書買每盈座焉是時吾邑先輩如方先生宗誠著書多談性道及軍國利病吏治得失徐先生宗亮亦究心邊事吳先生汝綸尤喜以泰西學說爲吾國倡惟先生壹意編摩古籍與後生言於字句異同刊本良否以及前聞軼事歷歷然如數室中物而無一語及世務吳先生每思廣以異域之事見必極論先生意不與之合譏嘲轟發然吳先生退未嘗不重先生在上海凡數十年四方賢公卿下逮游客語及聞見洽熟必曰蕭君先生旣篤意文獻見有力者必誘之刊書所刊數十種皆躬爲讎校不取酬初先生嘗從市中得邵陽魏公光燾先世遺稿其家無副本聞

之輦金以求先生笑曰父祖之業固宜傳之子孫何言財乎卒歸其書及光緒末先生老矣而家益貧總辦製造局者不相知奪其事會魏公總督江南過上海首詣先生縱談三日總辦大驚急謝過增俸至倍先生歎曰是謂我將不利於若而貨之也仍受故俸而稱其所長於魏公人以爲長者先生於光緒某年月日卒年六十有幾所著曰敬孚類彙嘉興沈子培提學合肥蒯禮卿觀察爲鳩貲刊行凡十六卷

論曰當今之世如先生有不以爲迂闊者乎顧其學於古人深有所得宜乎愛之篤而護之周也永樸少學古文詞一日過上海先生勸之用力經史謂匪是無以爲文章根本語意肫動由是始知從事樸學今先生亡久矣天下多故聞所藏書散佚殆盡而永樸浮沈斯世深夜懷舊愧負先生撰次遺事慨焉不知

涕下也

顧學博別傳

陳作霖

顧雲字子鵬上元人有謂其介如石者故自號石公少遭寇亂避地淮楚閒舞稍盤馬豪俠自意既乃折節讀書攻古文詞橫逸之氣得天授者爲多亦豪於詩歸里補縣學生假館益山薛廬園林頗勝遂得以自娛不以窮約屑意晚遊吉林爲將軍長順修省志事竣獲保教職選宜興訓導署常州教授非其所願也生平雅好交遊所至之處輒識其賢豪里中通人長德及後進之俊彥莫之或遺遠方聞風而造廬者踵相接文酒之會殆無虛日而負氣高亢闊得一切急人之急如赴飢渴至一介取與尤嚴義利之辨不能隨俗爲俯仰人莫不敬而畏之卒年五十有四著有益山詩文錄

海門周府君墓誌銘

顧錫爵

府君姓周氏諱家祿字彥昇一字蕙脩晚自號奧籒老人始祖山陰丞淵南宋時流寓浦陽四世伯愚公由常寧遷居崇明七世我觀公由崇明遷通州之西川港沙占籍海門應高祖諱錫元妣氏陳曾祖諱明遠妣氏季祖考諱志成妣贈儒林郎妣氏顧妣贈安人本生祖諱志禮妣氏宋考諱承柳妣贈奉政大夫妣氏黃妣贈宜人君天性簡默自爲兒時不好嬉戲詣戚友必挾書自隨錫爵識君時君裁二十許於儔人中望君見其長身古貌恂恂似不能言者退而念曰此人必深沈好思子雲之流歟君實親炙戴捐蘇葉涵溪李小湖諸老先生文有師法其無韻之文雋永如魏晉人有韻之文上通於騷人之清深蓋君之生平雖奔走衣食游於大人然風裁峻逸絕不干預世俗專心

一志於文字故所成卓然如斯自君歿後世變岌岌而文字隨之竊謂仲尼以來斯事代有變動其尤異者則元魏主中原佛經入震旦之世文字乃有派別支分之勢吾知百年之後必有愛慕君文推爲正始之音者矣所著述凡十三種百有二卷曰經史詩箋字義疏證曰三禮字義疏證曰穀梁傳通解曰三國志校勘記曰晉書校勘記曰海門廳圖志曰朝鮮國王世系表曰朝鮮載記備編曰朝鮮樂府曰國朝藝文備志曰反切古義曰公法通義曰壽愷堂詩文集予多未及見不能備論也君篤於內行事親孝謹伯叔兄弟敬愛有加戚族貧者歲有贍濟常自困窘而無吝悔與人交游不爲矯異座客或有不合常偃臥不語頗有望君爲傲惰者性善飲數十觥後則清談滔滔鋒不可當豪蕩感激之氣流露於不自知亦足以見其性情真率豈

貌爲城府之人哉君以同治三年補廳學生旋補廩膳生庚午科舉優行貢生朝考用教職授江浦縣訓導歷署丹徒鎮洋荆溪奉賢訓導光緒癸卯陸文慎公疏薦經濟特科辭不就試先後游於夏子松吳武壯張紹臣陸文慎卞誦臣張筱帆張文襄袁慰廷幕中中閒亦屢主師山書院白華書塾湖北武備學堂南洋公學講席計君生平見知者多以文事君亦毅然以文事自任而不疑君生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三月初三日辰時卒於宣統元年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午時春秋六十有四以次年三月初十日祔葬於通州川港鎮東北三里祖塋之昭位屯山鼎向元配陸氏誥贈宜人繼室吳氏誥封宜人子三長寶衡次寶辰次坦原名寶臣女一寶嫻適通州張仁祖孫三長之駿殤次之森之淦孫女五皆幼寶衡先君卒寶辰亦卒越三年坦

來乞銘錫爵念君交游多賢者而錫爵獨碌碌無短長顧少
一歲以弟齒我往者以書相訊曰吾所交某也賢某也才某
昨文帝至於吾弟若有所不測何耶錫爵驟聞君言惶悚無
以自容然藏於中心不敢忘也且愛我者死我固可以默然而
已乎謹次其人辭而爲之銘銘曰

至及周上篤生海邦行爲君子言爲文章名播於世骨歸於藏
一秩萬代氣如斗牛之次萬丈其芒我附青雲願承末光

生 石家傳 陶品

君呼啟連字致惠蕭山朱氏漢錢塘侯雋六十四世孫譜牒具
可自君父某仕粵不歸故君終始於粵游汪穀菴先生之門
深厚慨孰實甄華於書無不窺惟不喜近世漢學者之說曰
是亦所謂糟魄也嶺南自阮文達公開府後士治經守博士法

文尙麗偶儒秀之盛名軼中州。古文學衰絕且數百年未有興者。君自以意求得之。凡唐宋以來數十家爲文之術。絜其純駁而趨舍之。必一於道。其學以行爲柢。以經爲質。講道核菽。撥去羣言。得其本初。君旣違俗自好。眾亦頗媿易君。後乃稍知慕之。異時嶺南言古文者。當推本於君。性介特恥。隨眾向背。士非有見者。不交事。非自得於心者。不言也。平居推人之善。不忍人之惡。所義身服之所。不義色絕之。卽所親愛。正言面諍。卽疏異。爲引喻相摩切時。或譏諧肆出。使人自返。而得其義。其所言皆當世偷佞便己者之所畏也。故聞者或疑君輕伎多易。而士之自爲者。皆察其意。歆其誠。旣久游諸公閒。概不快意思。有所自樹。常言得百里之地。而牧之。古治可復也。而世無知者。嘗一試不第。遂棄去。君雖不得於時。然能外毀譽。以義自勝。雖名公貴

人不少降紼至有可成其道者則傾身下之義寧陳公寶箴偉君之業歎爲異材提刑使額勒精額儒者也尤寶敬君而君亦曰自吾接額公而鬻浮之氣一斂其克己嚮道如此爲文章清宕潔約工五七言善草隸書好雅琴妙達聲律能以琴音辨人浮沈鬻濁絃誦不輟蕭然遺其榮觀焉光緒二十五年廣州比歲大疫君嬰疾數日卒年四十七子二大符大猷配汪氏穀菴先生出也與番禺陶邵學交至善邵學嘗評君性行似元結文學似陳師道藝術似姜夔非今之士所有也所著棣垞集四卷外集三卷琴說二卷琴譜若干卷以俟世之君子論定焉

論曰自方姚氏以其學顯言文章者皆歸桐城而好異者亦頗訾之歧惠無所師授獨與其徒相劇切顧其大旨合於桐城者爲多夫方姚二先生之著於世非獨以其文也其學固無疵也

道無異趨又亦無異軌其大小厚薄不盡侔於古者有至不至耳而論者妄分派別是猶觀江河者不知其本達於海而欲以黃汙目異也方一先生時異說亦眾矣既歿而其學乃顯百餘年來流風被於四遠獨吾粵未有聞者豈習尙固殊歟抑亦倡之者無其人也如跂惠者可謂卓然不惑者矣余故附著之於此不唯達吾友之志亦庶幾後來之士有所興起云

李結傳

姚永概

李結字綠寶江西廬陵人也家世賈鹽居揚州與四方豪傑長者相識好爲駢儷之文詩法漢魏而刻意嶄險時時出語苦冷類長吉長老或怪頗戒之弗止也以優貢生鄉試中辛卯科江西舉人冠其曹赴禮部試不第安福謝涵能詩文性狂褻不自檢勅操土語佶屈難通曉家貧妻墮於試鄉里少年羣謾之出

門它適輒齟齬無見禮者一日遇結於試屋中語合意往還流連各賦詩爲別結既中試涵復斥結貽書慰涵且資之錢財涵既困久得結益自發抒踊躍狂喜逢人道李結不釋口其友桐城姚永概從習結名心異結之爲人永概以甲午冬來揚州遇歙縣許德凝詢謝涵叩其何以識涵則結乃其姊夫結往往實言涵善屬詞也方大喜謂可因緣見結則泫然曰結死矣年一十有六一女無丈夫子詩文多散佚其友仁和邵召刊其一卷曰李舍人遺稿其弟約復祛其藁得數十篇將重刊之姚永概曰當結之生豈欲以是詹詹者示天下耶年弱志橫方思排軼一世使後君子無我見絀焉而卒不幸不稱其志今所存者決非結之自喜者也悲夫士貴有以自見耳才足追志命不可常永闔黃壤無異牧犖斯固誦讀之子但焉同傷者哉爰

列厥遺事冠諸篇章云

汪穰卿先生墓誌銘

林紆

嗚呼吾友錢塘汪穰卿先生沒六年矣丙辰夏其弟詒年以書至京師請余銘其墓余感先生慷慨大節不竟其志事爲可悲也因爲誌之先生諱康年穰卿其字也晚年復自號曰恢伯謂灰心時事也父養雲公母關夫人大母關太夫人晚年得先生甚喜顧生甫涉月洪楊兵入杭州遂避地于湖州之新市迨長英博驚其長老養雲公以知縣需次卒于嶺南先生已補博士弟子員除喪以優行第第一爲優貢生明年中式主試者爲順德李公文田詔爲奇才將置第一以第三篇爲離騷體梗於眾議抑置第六庚寅應南皮張文襄公聘教授其二孫壬辰捷南宮甲午補應廷試列三甲時我師燔于大東溝先生大憤計非

變法不足圖全乃立時務報於滬上招梁任公主編輯議論一出舉國傾靡以爲得未曾有先生著自強三策弁其端力言中國宜伸民權重公理尙創作而賤安閒尙改革而賤守常開利源求新學宣達民性振奮士氣欲化愚弱爲明強非立議院選議員不可時執政大老惡言民權而先生仍侃侃力持之母悞旋改爲中外日報益風行海內西人爭譯述其說詫爲公允故四明公所事起旅滬之甬人爭出與外人撓抗而無抵冒殊扞之舉因先生言用公理以自勝也庚子亂稔中外騷然先生著論歸獄政府言排外之舉其愧毒蓋出於有所激咎不盡在國民西人頗躓其語拳亂既弭俄師久駐陪京先生合同志力爭於政府雖不效然西士咸歎異以爲中國固有人在也甲辰母關夫人服闋入都授內閣中書丁未復設京報於都下時老奸

擅國某某節名姝楊翠喜以媚其子賸金鉅萬遂得黑龍江巡撫先生惡其無恥於報中抉摘其醜經言官論列某遂罷斥于是權貴憾入骨髓嗾某部封禁其館先生終不以是自餒復設芻言報持論益嚴正願終莫救而辛亥九月武昌事起矣時先生已病隔徙居天津聞朝議起用項城默然就枕夜半患作寢明大漸時為九月十三日命軍起於武昌九年九月全圖幸實人先避居天津初無他疾十過二日就枕餐得京中友人密書言其病起用武昌事起津密通何用符廷人處項方知其師事況九年十月二日巳二旬矣京津密通何用符廷人處項方知其師事況九年十月二日始言天津耶先生卒年五十有二歲生平建議不主激烈一一中于時病憂國之心至死無變願乃摧挫不能一展其意沒之日余曾一臨其喪配王夫人前卒續娶陳夫人都無子以弟子德蔚嗣詒年書來言既葬于西湖之桃源嶺余因為補其銘曰

翹清以澄濁而清者胡覺朋挺恣醜日斲斲特立不輔身爲託
訐務以遏過乃莫抵乎羣蠹純節弗遂而國以不藥嗚呼城可
燒金可爍萬禩弗瞑此忠魄

又同年汪穰卿先生傳

唐文治

嗚呼士君子丁末造不能展其經綸以大用於世徒抱磊落之
才坎珂以終豈不悲哉然而命隨改玉目不見擾攘之禍又豈
不幸哉余傳同年汪穰卿先生感懷彌至焉先生諱康年穰卿
其字晚年別號恢伯浙江錢塘人生而岐嶷幼學不厭父養雲
公需次粵省囊橐蕭然先生事父孝待弟友處天倫之際人無
閒言歲戊寅補博士弟子員戊子考取優行貢生己丑登賢書
順德李公文田本拔置第一以孟藝用離騷體抑第六壬辰捷
南宮甲辰補應朝考授內閣中書當甲午之後士大夫爭談時

務彊決唱聲先生以爲民氣之鬱久矣宜重民權淪民智用以
明目而達聰歲丙申設時務報於上海戊戌復設時務日報旋
易名中外日報丁未設京報於京師庚戌復設芻言報常欲以
言論機關大聲疾呼發聾振聵辛丑和議告成俄人駐兵奉天
不允撤退先生憤然騰電中外慷慨力爭西報互相譯述以爲
中國有人當此之時先生名聞天下顧以直言故數忤權貴屢
挫折之先生外維世變內審國情身世之感益悲從中來矣辛
亥秋武昌事起全國騷然先生不主過激怒爲重以爲憂會九
月十二日夜友人密函告起用項城先生閣畢嘿然遽就枕夜
半家人聞呻吟聲則先生已疾革不能言明日遂瞑嗚呼是所
謂憂能傷生者非邪抑其先幾之智邪余與先生爲同年交旅
京過從相得甚歡丁未四月余營葬先妣事畢返京遇先生於

輪舶中相與言朝政之日非禍至之愈亟先生洒涕霑襟余兼痛家國之滄桑亦不覺泣數行下維時天風浪浪若與悲怨聲吞吐相和海山蒼蒼亦如變色有無窮之恨遠方羈旅聚觀驚詫以爲若何爲者兩人始斂容退自是不通音問者數年而先生竟死矣戊午先生弟頌閣以其遺籍捐置上海工業學校之圖書館復寄先生之年譜墓志來乞傳余讀之幽光畢闕無遺憾矣第尙有闕者辛亥之夏學部廣徵名流開教育會綜核同異維時廢經之說已盛行先生力持正議謂讀經關係世道人心決不可廢又以高等小學以上男女同學中國尙非其時據據內則侃侃爭辯眾人非之而不顧迄於今世羣經之大義孔孟之微言先民之禮法掃地殆盡矣論者謂吾清之亡亡於廢經追思先生之言能無痛心而疾首與余故復爲之傳俾後之

同志得以攷鑿焉

論曰孟子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莊周則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蓋治世之是非公而一亂世之是非私而歧後起之心術因世而異矣余主工業校庚戌歲以事黜某生某生遽據拾細故列報章醜詆余先生大恚移書報館謂是非宜明何顛倒若是然不令余知也嗚呼凡國之否先兆於無是非今茲是非尙有存焉者乎余於先生之歿所以累歎歔歔歷久而不忘者非僅爲一人之私痛而已痛乎是非之公之遂亡也

陳湘衫周範伯合傳

吳棟

陳筠字湘衫蘇州人其先客清河遂寄於此湘衫少食貧長爲人鈔胥得微訾以自活淫於書工詩文已乃專攻詞規摹北宋能有其長每過午不具餐家人告糧匱湘衫攢眉苦吟不自休

人多笑之余與梁公約周範伯並從作詞吾兩人牽於他技不
耐聲病每多廢閣範伯年少志劬獨喜爲之一閱偶成輒就正
湘衫亦樂爲講貫指摘不厭範伯愈樂甚郵筒四十里行李僕
僕月無閒旬湘衫苦續詞綜者不能繼王氏書勇力紹述手自
斟錄舊冊廢籍長眉斜角蠅頭細書殆徧晨出傭書薄暮歸取
書就明處閱之昧則呼鐙且誦且錄宵深腹飢倦臥又起誦且
錄如故鐙燼乃已衡廬兀兀風雨蕭然再喪厥偶多子女累鬱
鬱以居一疾殞謝悲夫屬纊時一布被一敝席室空如也見者
欲哭君無他語惟以詞選未終爲憾冀有志者代成之而已範
伯大慟曰昔人言詩能窮人詩人尙不必果窮若詞人則無不
窮者事有徵矣範伯乃怠於詞而肆力於詩氣與學不足以充
之然去纖俗殆盡詞卒亦未禁絕亦窮以死湘衫旣歿余取其

詞選千百葉爲之搜爬簡別鱗次櫛比垂數月命故人書之蓋八九巨帙湘衫之詩約極矜貴散落不可收拾所存詞雖鮮往往可誦範伯性喜南山水東浙往來所作自勝從宦齊東興趣遂減夙嬰悸疾自知不起生子又殤因劇卒詩有定本詞則棄置廢篋其弟檢出寄余者湘衫卒年已四十餘精力殫於詞範伯未三十而亡制藝雜體詩又聞之湘衫別譜鴛鴦印傳奇直逼元人範伯詞亦能冥搜然不免近曲兩君不能無軒輊要之遺縑贖墨亦有不忍任其湮沒者範伯服膺湘衫之深尤可傳也公約撮兩君詞序而刊之余遂爲合傳云

吳涑曰湘衫晚號嬾鄰鄰人同切蓋吳儂語也又嘗作楓橋秋思圖殆猶有土思乎爲人貧而能介視朋友爲性命困餓而終聲華闐然公約撮其詞斯湘衫傳矣範伯名楷順天宛平人其

曾祖以來皆官於淮北父亦幕遊於此範伯爲吳氏出余其外祖行也幼聰慧十歲能詩喜爲綺語公約嘗目之爲韓冬郎二十六七刪其少作都盡自不願存詞詞未經刪蓋諱之也範伯往矣亦正不必諱爾

李瘦生別傳

吳棟

閔子葆之手其亡友李彥公所著獨誦堂文暨詩凡二帙見臚曰彥公嘗輯友生集二十卷其時未識子乃錄子作甚夥彥公今歿撰著足以示後而其人其世不可以無述子蓋爲表章以報知己地下閔子又曰彥公篤友誼於死者尤切有性命交崇古民早世君既哭之以詩又爲文祭之又申之以感舊賦今具載冊中吾力薄不足振其孤惟廣求知交爲文以張之敢以屬子涑固辭不獲且感閔子之言乃逡巡而爲之傳曰君諱佳彥

公其字一號瘦生丹徒諸生少食貧力學結髮讀書卽肆力於漢魏之文建安以來訖三唐之詩而不屑屑於浮華浪藻嘗贊屈宋下訖本朝汪中氏二十四人以見志饑驅出門爲人司書記今日牧令每畸重錢穀會計事堪之者雖行同駟僮尊之如國士世或有谷子雲阮元瑜上之如相如揚雄輩亦概從平視君握珠懷玉柴立中央一絕依緣寢饋陳籍追躋前哲大不適意則拔身舍去旣饗殮告匱復降志就之然終不肯貶節徇人胸中奇氣一於文與詩洩之索居旣久無可觀摩益動風雨晦明之慨郵筒走千里或數百里商榷可否別裁正僞形枯神槁不休旣落落寡合挾策干有司又婁受別侘僚不自聊體本羸弱坐是益棘某年以微疾遽歿年僅若干歲

劉張侯傳

袁繼

君名師蒼字張侯姓劉氏儀徵人世家揚州曾祖文淇祖毓崧
皆優貢考壽曾兩中副貢三世治經入國史儒林傳海內榮之
方吳門惠氏母氏李江都方聞士賓謁次女君幼負異稟讀書
過目成誦五歲所屬詩有山外夕陽多之句君考恭甫欣然爲
足成一絕句而督課益嚴九歲而孤叔父良甫撫同己子以養
以教無一日之離深恐以恭甫之疏放遭忌每應小試雖已補
廩餼猶親送至秦州最喜吾鄉六朝松笑謂此百讀不厭者爲
余題二律有睹物思耆舊句因恭甫以此松况吾伯氏也光緒
丁酉選拔貢生名滿江淮閒是秋中式舉人益以經策淹通負
重望尤有著作才能傳家學已著有國語註補輯元代帝王世
系表數種皆未卒業家無餘財資館穀爲養余爲錢侍郎襄校
時嘗歎爲奇才律詩用回易使事閱者不知其出於張循王也

詩宗杜工部所作浣花宴歌有云詩成誰摘龍珠江聲筆底
風雲趨又云詩史不作可奈何紛紛過眼煙雲多其詩甚豪而
謙抑不自炫無子弟過並無名士氣氣貌秀偉而短視衣履樸
素不類揚人居平無他好惟多蓄古泉暇則以析疑問難爲樂
每發一義輒驚其長老偶見友人有王逢原集卽借鈔之其留
心文獻劬學嗜古如此故經術詞章藝無不精熟元祕史於歷
代西域地輿瞭如指掌儀徵訓導常熟丁國鈞薦君經濟特科
辭不就壬寅科送良甫子及誠甫子應省試過江乘輪船於八
月初三日夜半溺卽君生日也年二十有九士林識與不識無
不痛惜之明日起君於焦山之右面如生惟雙手握固哀哉娶
甘泉胡氏龍泉縣知縣文淵女子曰葆儒遺腹子曰崇儒叔父
謙甫爲銘墓而良甫子光漢有行狀甚詳

袁子曰余往哭恭甫哭良甫近又哭君不幸如汪悔翁之哭君家三世焉夫以文中子之德而水死比子安固屬恨事然文行卓卓高於子安名傳千古儒門所重難爲庸庸多福者道也去歲蹤跡尤密嘗語余西人不信中國有屈原有出離騷經爲講說者竊歎滔滔江流隕此國寶君乃亦從彭咸之所居乎惜更無能爲賈生賦者

丁叔雅徵君行狀

陳衍

君諱惠康字叔雅自號惺庵廣東豐順人父日昌以諸生起家官至福建巡撫所至政績有聲君其第三子少豪宕不羈然習聞庭訓學問皆粗知門徑忽翻然有悟痛刮磨舊習發篋陳書讀之時巡撫公已卒家有園林富圖籍相傳同治初元上海郁氏宜稼堂之書散出巡撫公適官蘇松太道其舊槧名校精鈔

大半爲所得若宋刊世綵堂韓文程大昌禹貢論九朝編年毛詩要義儀禮要義金刊地理新書等或云十種或云五十餘種均歸持靜齋其最著者矣君於經史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皆汎其涯落筆爲文有魏晉閒人風格人亦如其文雖爲邑諸生不屑求科舉雖爲部郎未嘗分部學習也嘗北遊欲讀書南學長沙張公百熙領學事置君第一旋舍去遊日本歸而參學務於廣州又舍去庚子之亂大學士粵督李鴻章議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銳欲有爲謁鴻章陳政策鴻章不能用百熙旋薦舉經濟特科不應自是往來京師上海居京師數年一室無塵舊本圖史插架張壁數古琴直千金數百金瓶爐盆盞杯盤之屬多古盜下者猶舊青花然日用常無以自給友人或貸助之與曾習經陳衍姚梓芳吳保初羅惇勳數人交最密

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則陰喜自負時以語人則知其未忘世也妻卓氏不相中妾王氏產一子殤妾亦隨殞君方自里至都聞之悲甚又隆冬無裘不炭積凍傷胃脘傷肺初病嗽上氣繼以歐逆遂以宣統元年四月晦日卒於京師醫藥殞斂及歸其喪習經一人任之交梓芳最早嘗以獨山莫友芝所輯持靜齋書目尙少提挈綱要欲爲有清經籍志及寰宇訪學錄諸書移書梓芳商榷義例未成而卒有子女各一遺詩百十首存惇臯衍處友人陳衍謹狀

丁惠康傳

姚梓芳

光緒季年有以文學著稱都下者曰豐順丁惠康字叔雅自號曰惺菴父雨生先生由諸生起家至巡撫歷江蘇福建有能名去官後僑居揭陽頗以圖籍自娛烹一時海內名流習與先生

遊者多不遠千里買舟造訪極文酒園林之樂君時方垂髻侍先生側未有頭角標異顧於一二巨人長德論學次第已能默識其條理先生既卒君稍長頗豪宕不自檢既而忽自痛悟大刮磨豪習閉戶力學盡發所藏書讀之自諸經外周秦以下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悉汎其涯閒或落筆爲文輒高異趣寄幽遠風骨道上論者謂其有魏晉人風格於世俗科第龔齷之習覲之若無有然積數年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先是金陵之役既平故書雅記往往散出君先世多所搜集益以新得板本率人閒所罕見故丁氏藏書之富甲吳省獨山莫友芝爲輯持靜齋書目四卷君以諸書尙少提挈綱要欲爲有清經藉志及寰宇訪學錄等書以闡發之移書向余商榷義例余閒以事入城宿君家每移案對坐相視無一語閒及學術君則窮源竟

委談終夜無倦容世或震其博雅而君固未以自多也未幾君北行將讀書南學時長沙張文達公領學事得君文大賞之拔置第一君見學中潛心奧業希蹤往哲者絕少遂無意往而文達必欲得君使習與君遊者致殷勤不得已勉徇其意既居南學博交當世魁偉閎通之士議論證據今古中外所見益遠而君所就亦益艱其後時局百變學風歧出君去學旅食京師閒一渡日本歸而參議學務於廣州旋棄去庚子變起合肥李文忠以議和至滬上君大集南北志士銳欲有所爲面謁文忠勸以延攬人才速定大計文忠不能用自是往來津滬幾十餘年鬱鬱卒莫能達所志每隆冬塊坐斗室不裘不炭冥然抱千載之憂其孤子之懷曠邈之想去世絕遠余每覽其志而悲之未幾於宣統元年四月晦日以病卒於都門館舍年四十有一揭

陽曾蟄庵爲經紀其喪與君遊者莫不哀之妻卓氏妾王氏子女各一餘殤張文達公會以君應經濟特科之薦不就旋由附貢生納資爲郎亦竟未一赴部遂以諸生終平生所爲詩文懶不自收拾羅瘦公姚君慤從君徒友搜輯之得若干首次爲丁徵君遺集其他所欲言均未就君學與才使天假之年皆可至古人夙絕之境覽者自得之茲不悉箸云

論曰余交君逾十五載前此君家居余假館吳氏相距二十餘里雖不常見然書問往返無虛日月檢君論學函札必盈寸君嘗戲以身後列傳見託余答君千秋萬歲之事當有任者何戚戚於此嗚呼豈意今日乃使余不能不踐十年宿約茲非其命歟君以名公之子負淹雅才名聲流溢公鄉聞世或以義寧劉陽廬江相比况稱四公子君聞之大喜厚自矜負常不欲以小

就自貶削豈知其才既不見用於時並其學之可以有成者亦未必終有傳於後介甫有言窮孰爲之天孰爲之今君亦然悲夫

召試經濟特科平陽宋君別傳

馬絳倫

君溫州平陽人也宋氏初名存禮更名恕先妣將免身夢見一怪物來羣燕逐其後寤而生君以兆字之曰燕生君貌古樸多髭目矐然似失精少讀書窮山中日以一撮鹽配脫粟家遺傭人至君特爲設蔬費錢數十傭不能下咽君自食如故瑞安孫侍郎鏘鳴有女欲妻君閒與先德語君從屏後聞之揚言曰齊大非吾偶也侍郎奇之卽以女歸君溫州故有所謂永嘉學侍郎與兄太僕衣言並以此勉後進而太僕子詒讓則治訓故金石兼通佛理又有金 治顏習齋顧亭林之學陳虬治蘇眉山

陳龍川之學君少受業侍郎昆弟而友詒讓等又爲象數於遠西
遙譯之書莫不畢覽故學無所不通二十餘歲著書曰六齋
卑議六齋君所署其自課之室也其師德清俞編修樾稱之曰
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人以爲知言壯游南
北名區徧交賢士大夫其與人極謙下然誼之所在斷斷不相
讓善言論終日亶亶隨人數設皆有徵據合肥李侯鴻章故出
侍郎門下君與語言其高者李侯輒曰願燕生卑之又嘗稱於
人曰燕生奇才也然君卒不以學阿時以諸生主講南北學校
及開經濟特科歸安朱侍郎祖謀以君薦不赴君友合肥張品
珩總辦山東學務聘君往君至濟南而品珩奉調江南會泗城
楊尙書士驤巡撫山東留君爲學務顧問傅先生未嘗敢字之
尙書遷督直隸再聘君往不赴長沙袁尙書樹勛繼撫山東下

車卽試管學官吏決去取君生平不立崖岸亦與其試所爲文
樸雅多四字句竟得注考曰文理不通報罷君遂歸卒於家無
子以從子某爲嗣著有詩文若干卷

馬紱倫曰君晚年再更名衡字曰平子或謂其慕漢張平子之
爲人則不然君游歷半國中又嘗至日本自貴官人下至隸圉
咸與之習無加損問中失疾苦塙然知天下事慨乎世之行議
多矯激不平致天下日壞不可救故寄其愴於名字亦足悲矣
餘杭章炳麟曰燕生學行於古可方宋硜新會梁啟超曰燕生
梨洲以後一天民此讀其書熟其行誼者方能知之余夙接風
儀敢墮聞見謹次如左

宋徵君事略

陳詩

宋徵君諱衡字平子原名恕後慕張平子之爲人易名衡浙江

平陽人也家世寒素幼而敏慧耽書篤志博學多通其父奇之嘗歎曰寒門有千里駒亦復誰識同郡瑞安孫藻田學士鏘鳴琴西太僕介弟也時以言事罷官家居講學自號止菴聞而造其廬挹其言論飫其文采歎爲逸才妻以季女思訓君於是從止菴先生受學於經史百家之編多所發明不爲古人所蔽尤篤嗜顏習齋黃梨洲二氏之說曰顏近子夏黃近子游孟子世苟有以黃學爲體顏學爲用者則治平可基年旣壯著卑議四篇懇懇篤摯有似王符仲長統之言備述經世救弊所宜崇尚仁義純乎王道不忍一世之傷而揭千聖之蘊願言與時違世卒莫能用君居恆輒憮然曰寂寂此生如巖花澗草菀瘁人外於世奚所裨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詔開經濟特科歸安朱少宗伯祖謀疏薦於朝以母喪不赴旋游日本覘風土諮學術越

歲乃還乙巳泗州楊文敬公士驥撫山左宏開稷下之館介鄉人禮聘君贊畫學校制度君雅愛濟南山水明秀留居三年勤劬論議病中風歸既愈不復出宣統二年春疾終於家年四十九有九臨沒謂女昭曰吾之著述今畀若願若倣伏生女也無子以弟子佩璫嗣君性耿介不同于俗而雅有謙癖生平不肯凌駕人篤于故舊貴賤一視久敬未嘗怠少遭家難游心釋典嘗曰理可頓悟事必漸至疏頓漸二義較然有序朱彊邨先生稱之曰燕生可謂平實矣燕生君原字也爲文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歌詩靜穆多似宋人著述已刊行曰六齋卑議未刊者曰六齋有韻文集六齋無韻文集山左陳言錄三種

張獻羣墓誌銘

吳闈生

晚清之世有奇士曰張宗瑛獻羣性剛氣豪材力卓絕勇爲趨
義不怵禍害旣岸偉自負不忍嘿嘿隨曹眾同生死思務標蠹
節角以大震裸于天下遭晚季濁亂百維弛竄壞爛炫反是非
可否白黑朝野惰荒覬偷苟活罔救罔振闕鄙小夫方角智能
極佞諂媚阿權要豪貴競要遮毫毛利塞飢渴君則於邑陰喝
侘僚慢慳忽忽且發狂居恆戟手俯仰指畫天地睥睨旁近閒
芒不得尺寸資地藉發舒乃傾智力于學學不顯一名初喜兵
法取傳記古今名將戰得失度地畫沙用自推校又習歷代典
章法制輿地沿革閒及詩歌音韻訓詁歐西東漸之學說從所
親章君以官事踔海西邁出亞丁灣躑柏林購外國械器能以
義彈伏漸欺頡毒遂躒巴黎躡英倫徑大西洋跽華盛頓窮探
恣覽浮東海躡日本而歸更閱滋多耳目充拓返鏡內憾瘳佛

戾不可聊人亦用嫉惡之無與合閒過武強賀先生先生得之
大喜曰此怪物也吾當寶有之先生方主保定文學館君乃痛
自折詘抑抑諸生後執卷從先生問難爲文章植三古聖哲屈
原司馬遷相如揚雄班固韓愈于前痛箠絕馳亢與揖讓豪情
侈志遏謚屏絕而波濤光怪磷彬駭幻炎爍炤爛所著文中苞
英涵靈神魑鬼伏孤往復出獨寢與餼時旣莫之知顧益自恚
曰吾其幾矣殫精併命迄不休惕家祿貧又性篤孝二親繼殂
益用摧剝遂頑憊不能起疾且革怡然無少戚容就臥榻自爲
墓文寄視其友吳闔生且曰死當銘我宣統二年三月八日竟
卒年三十三娶劉氏先卒繼娶章氏無子以弟子方進嗣其年
十月二十七日歸葬某所之原於是徒友相與驚歎君嘗稱舉
知我唯賀先生與闔生最君旣隕折賀先生亦下世獨闔生孤

在四望皇然不敢負死友綴生平爲銘銘曰

烏摩張子志伉不讐而邑邑以死遺骨在邱書在紙後千百歲知者其累欷憑弔於此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學部候補郎中二等諮議官蔣君墓志銘

羅振玉

宣統三年冬武漢兵起京師一日數驚吾友學部郎中蔣君適以是時卒於京邸明年春旣鼎革君之棺尙厝於京畿之南郊予作書促君之弟克家乃以秋八月歸君喪於江南又明年以葬期告且乞薶幽之文予與君交深且久義不可以辭君諱黼字伯斧江蘇吳縣人曾祖元甄郡文學祖錫寶道光甲辰進士淮南府學教授並以儒行著稱當時父清坳浙江武義縣知縣以淹雅之才出宰百里君自幼冲隨侍官舍早聞詩禮兼明吏

事既游鄉學武義君令試吏於鄂中非所好也及武義君以老疾去官卜宅淮安適有期功之喪乃歸侍養武義君卒服闋不復出侍母錢太恭人閉門誦習色養蒸蒸既而感傷時危思所以拊濟之念農爲邦本乃與予結學農社於海上以講求本富之術不逾年以戀母歸又數年入資爲郎然不仕廢養仍初志也及學部肇造旁求俊乂予稱君學行於尙書蒙古榮公並逸書勸君期以及時建白君乃翻然應召意或藉展尺寸乃卒以與世鑿柄浮湛以死君既淵靜好書靡學不綜京師立大學君以小學授諸生莫不翕服性顧儒緩撰述矜慎屬草多不及半予每以督君輒遜謝不能改也故卒無成書嗚呼進不得行其志退未能竟其學是豈君之命也夫子交君垂二十年出處與共方在淮南寓居過從無虛日在海上居比舍日數見當世賢

達以人才詢予者必首舉君以應故予客粵中客吳下皆與君
借出則連軫居則接席及君來京師主予家者半歲而拙宦亦
類予羞世雷同不爲苟合束脩守道不關權門行日進於古人
而與世彌遠矣啟手足之辰母喪未除弱女在抱孀妻釋妾僕
然號泣於喪次弔者莫不哀之然予之所以哀君者則更在彼
而不在此也君生於同治丙寅與予齊齒其卒也得年四十有
六初娶陳氏繼室程氏側室 氏女子一以君弟克家之子慰
祖嗣今將以癸丑十二月殯於武義君之塋側窀穸有期百年
長畢予避地海外不獲執紼送君長往嗚呼嫁君阿鶯乃驗疇
昔之言奠以生芻未卜歸來之日旣傷逝者亦自悲也銘曰
奠矣蔣君實邦之彥世濁行芳德隆位賤早歲劬學壯年作掾
目瞿橫流心悲積霰尺驥未展兩楹已奠衰絰入棺桑海俄變

傷哉道溺誰與手援君往不復我生安遣

碑傳集補卷五十二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五十三

江都閔爾昌纂錄

文學十

賀先生行狀

趙衡

曾祖諱雲舉嘉慶己卯進士官至江寧督糧同知贈中憲大
夫妣氏李贈恭人祖諱式周道光壬辰庚子副貢選瀘州州
判以親老不赴任贈朝議大夫妣氏常氏楊贈恭人父名錫
璜同治甲子舉人以故城訓導致仕封中憲大夫妣繼妣皆
氏陳贈封皆恭人

先生諱濤字松坡姓賀氏先世山西洪洞人明永樂閒遷直隸
之武強居段家莊爲武強人三世祖諱成家隆慶閒移居北代
至先生之父以訓導久官故城不去復移居鄭家口先生生於

石印本三三三
北代卒於鄭家口中歲教學宦遊四方歸鄭家口甫餘二年卒
卽葬焉故今爲故城人賀氏望族其藏書名甲畿南高曾以來
仍世有文至先生益厲時獨出萃然躋宋明作者而上凌駕漢
唐直與古之遺文接譬歎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縣院試皆第
一同治庚午舉於鄉先生有弟曰芷村先生諱沅與先生同榜
鄉舉及光緒丙戌會試又兄弟同榜成進士學者傳以爲榮先
是先生以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改官大名教諭未及殿試學
使按試至大名先歸芷村先生選翰林院庶吉士而先生以次
科補試用主事分刑部先生幼卽穎異在塾不喜與羣兒弄嘗
獨坐默有所思體素羸氣不能載其聲至廢誦讀而所悟入皆
古人爲學次第及所由徑涂其於文事蓋有天授嘗爲反離騷
桐城吳先生爲深州一見奇之登諸門牆授以歷代所傳斯文

之緒及武昌張先生北來都講保定蓮池書院復引而通之張先生張先生得之喜爲至寶也時吳先生方爲冀州言之上官移先生官自大名教諭調署冀州學正都講信都書院先生乃益以研稽文藝爲事進則證所得於兩先生遠者書問近者面質退則與諸生講說反復辨駁孜孜不已雜以笑謔大暢厥旨至張先生南歸吳先生接都蓮池每有所作猶書寄先生與爲是正嘗一日燕集於蓮池吳先生誚讓先生於吾文少所違反乃不若范肯堂范肯堂者通州人諱當世嘗客吳先生所張先生門下第一能文之弟子也先生從容徐答之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衡嘗序吳先生所著深州風土記吳先生與先生書有所商定先生答書曰某未見先生之書先見湘帆所爲敍湘帆爲敍時亦未見先生之書宰我子貢有若智足

以知聖人吾二人之知先生視三子爲如何先生語言妙天下如此然雅趣不爲滑稽濫說聞者解頤而事理的破昭晰無疑尤妙於說書善爲形容正言不喻而偏宕言之閒以譬況俾古人之聲音笑貌凌厲紙上汲引學者心目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若親與古人晤對唯諾一室之中烏乎此吾國歷代相傳斯文之緒繇繇繩繩以至於今而非他國所能有者也自東西海國文字風靡一世吾國文不絕如綫而張吳兩先生先後卽世斯文之傳唯先生獨任其重三十年前先生卽嘗舉新學以詔學子矣又愛西儒學說說理宏深病吾譯者蹇於辭不能達其誼思整齊要刪成一家言其時學者蔽所不見不知先生所著者云何羣以其說爲怪及今新說大行則又迂謬先生卽從先生久故如衡者亦以先生兢兢保守其文爲不達夫文非先

生之文乃五千年以來歷代相傳絲絲繩繩以至於今者也律以優劣勝敗之例吾國文當推行於各國今各國之習學者爲不少矣而我乃自棄置之甚者且欲滅絕之別制省筆字以代之姑無論省筆字之不可通行而吾國五千年相傳舊有之文字先自滅絕亡國之故事必其國之語言先亡文字者語言之尤精者也文字亡其國尙能存乎此有識者所同知而先生生平所深蹟私計思欲得所藉手而挽救之者也先生都講吾冀凡十有八年以官辭不得去以目疾辭不得去既去吾冀乃漫游京師保定迭主長沙陳伯平中丞天津徐鞠仁太保今大總統項城袁公督直隸時於保定立文學館延先生主其事先是已有存古學堂之議鄉曲老儒額手稱慶在勢諸君子亦以爲非是則中學將亡先生獨以謂中學以文章爲主學文與他學

不同或窮年佔畢不見其進而一旦驟長或執卷研索不得其解而觸物旁通若拘於學堂定例限之歲月而責以員程則所謂古者名存而實先亡矣至是袁公手書屬先生盡除去學堂科目一任先生之所爲又致書毛實君方伯代通殷勤且曰若賀君不至則此館無庸虛設先生乃起而任事高縣其格厚與之餼人無定額業有專攻凡所招致皆一時知名之士南皮張宗瑛獻羣深州武錫珏合之首至衡以不才亦廁其閒且言冀縣陳嘉謨獻廷深縣侯際辰亞武而棗強齊文煥蔚卿武邑吳之沅迂農王汝楫仲航絡繹具來有栗如桐琴齋者時方肄業保定高等學校既卒業試第一亦棄其所學來學先生則大喜曰吾道爲不孤矣日取所謂五千年相傳不失吾國高於各國之文爲諸生說之不異前在冀時其後來學者益多嫉者乃如

媚忌克百計傾之未幾袁公去直隸而先生亦辭館歸自是倦
游不復出矣先生於學無所不究悉以文馭之故所得獨精雖
專門其學者不能逮嘗爲天文之學馭以繞日新說而月行星
軌道之膠葛悉除又刺得割圓曲線之要向所謂視蒙氣差測
之悉準嘗爲輿地之學馭以今行省州縣依所畫疆界犬牙鉤
錯翦裁之分爲無數小圖而合之爲一其界畫纖細僅如牛毛
比每與學者說古人之文輒取所爲圖布列几上視數千百年
以前戰爭割裂之壤地杈枒鉤棘瞭如掌文蓋文爲諸學之機
緘不能文而泛言攷證皆糟魄也不能文而侈談事功皆瓦礫
也不能文而高語性命皆朽腐也顧諸學以文爲機械而爲文
要自有道自孔子次春秋以制誼法法卽易之所謂言有敘誼
卽易之所謂言有物也古人之渾言其理而於命意遺辭何以

爲有物安章宅句何以爲有敍固未之詳也先生嘗自言其於
文事粗有所知悉得力自評點評點之學創自明歸熙甫氏至
方望溪劉海峰姚姬傳氏下逮張吳兩先生承用其說爲之益
多用以發古人不傳之祕而爲後之學文者別啟一涂轍譬若
新學之有儀器標本於無可指示之端能爲之圖形指示俾學
者一目了然用至便法至善也衡侍杖履從先生日有事於評
點丹墨斑駁罔銳揉雜無識者方日笑之不知古人所謂盛事
大業其精神悉寄於是也先生嘗曰吾生平無過人之才唯不
敢學於無用或思越所學擾精神而廢時日蓋先生之學唯專
乃精吳先生任歷代斯文之緒每語及先生輒孫謝以爲專門
之學也先生內行純篤於昆弟始終無違言事父母尤能得其
歡心視世事漠無足介其意者其所介意世又不及知旣任歷

代斯文之重異學桀橫噤不得施有文二百篇寫定在紙傳之
其人以俟聖人以質百世配交河蘇氏生子三人長葆初先卒
次葆真世其家學次葆良孫五人孫女二享年六十有四先生
之沒實惟中華民國元年五月一日葆真來請紀衡從先生問
學幾二十年實有見於縣縣繩繩吾國五千年相傳不失之緒
至重且大系先之生先生沒吾國老師大儒無在矣謹據葆真
所述參以聞見稍加論次待賢人君子采擇上付史館垂編錄
門人趙衡謹狀

王瘦并別傳

吳棟

君諱錫祺字壽萱晚號瘦并淮安清河人僑居山陽王氏故素
封其先世多齋於壽瘦并乃垂六十顧中道破家客死悲夫君
天資開敏喜度曲尤淫於書工辭章屢以詩賦冠其曹一日有

以詩歸者君方構藉口啜小史次韻答之斐然可觀嘗編輯山
經地志爲輿地叢鈔分類別部一續再續都百十萬言又別采
前人未刊著述印行之統曰小方壺齋叢書海內識字者莫不
知有小方壺小方壺之名與知不足齋粵雅堂埒其中最關文
獻有阮吾山先生茶餘客話足本顧秋碧先生補後漢書菽文
志丁儉卿先生山陽詩徵君又續編山陽詩徵視正編尤夥其
他單詞片帙罔不爬搜昔人謂刊槧遺書比之掩骸埋齒君殆
無愧云鉛板始盛行君所編以聚珍鉛板印之後又鑄鉛爲板
印鉛故以油墨不適於藏且行狹字細讀者病之余偶以爲言
君謂木刻將供炊爨耳鉛猶可易資鉛費重而量鉅使如鮑氏
伍氏書之行寬字大則板無度閣處未幾君竟以鉛板質諸質
庫今尙存當時君不以木者果幸而出於鉛猶得存什一於千

百也君磊落自喜不事生產雖身爲家督不自省察故家毀而責無一償守令持之急久乃稍解君脫身走滬濱旋至江寧分纂省志嘗徵君又不能自克已置孥泰縣妻家復游滬日眚且病瘍益無聊賴轉徙而歿於泰縣所著詩文凡若干卷

吳涑曰瘦丹以刑曹觀政京國上書宰相一時意氣詎不壯哉居常欲以科目致身秋賦江南第三場對策口講指畫窮源竟委聽者愕眙君益神王出闈飲秦淮酒家不衫不履旁若無人酒酣高唱曲中老伶環蹠起居君乃浮大白掉臂蹋月而去觀者以爲神仙中人孰意其老而窮窮而死耶君所編述具在可以自傳余僅略疏其身世以詎知君者焉

江寧陳先生墓誌銘

陳三立

自余僑江寧世所推汪先生士鐸歿已久繼汪先生而起有聲

者猶獲接秦君際唐邵君嘉緝顧君雲及可園陳先生二十餘年閒三君先後殂謝獨先生醇德幼學巋然繫東南之望亂後人士考道問業依以爲宗今年正月先生年八十四微疾卒於是咸歎歔奔走相告曰吾鄉耆舊盡矣卽余衰病踽踽亦以無由踵見先生爲居是邦之不幸也先生諱作霖字雨生號伯雨嘗築可園娛親學者稱可園先生世爲江寧人年十五補諸生逢亂出走江淮開旋舉光緒元年鄉試三上禮部不第歸益事撰述浩然有終焉之志凡省府縣志局書院學堂官書局官報局圖書館之屬先生皆互董其役終其身亦因以著書百數十卷躋爲通儒其最關鄉邦文獻曰金陵通紀十六卷通傳四十九卷先正言行錄四卷元寧鄉土志六卷運瀆志一卷鳳麓志四卷東城志略一卷物產志一卷南朝梵刹志二卷補逸表徵

爲前人所未備世尤稱之餘所著日文存十六卷詩存二十八卷詞存四卷可園備忘錄四卷藏書跋尾五卷養和軒隨筆二卷炳燭里談三卷一切經音義通檢四卷國變後病盲猶口授兒孫輩成書說二卷逾歲日復明續成壽藻堂外稿二卷文集二卷詩集六卷歷代遺民傳四卷可園詩話八卷先生委已於學日事撰著外頗縱攬東南山水勝處以爲娛爲人耿介特立有嫺姪列顯要相羅致無能屈其志氣貌溫厚接四方學子寫誠盎然所成就甚眾嗚呼可謂守先而待後嶢嶢自奮於百世者矣先生之世曰邑增生祀鄉賢祠諱授者曾祖也祖諱維垣內閣中書記名軍機章京父諱元恆舉人試用教諭娶席淑人繼娶趙淑人子男四人詒紱通雅能傳其家學詒祿早卒詒壽詒謀女三人適龔肇新孫啟椿朱慶章孫五人歲庚申某月日

葬先生某山某原銘曰

道汨世改異說睚盱虎踞之都晚留魁儒爬抉墳籍滿家紛儲
旁記風土英靈起予挺立燼餘商歌蓮廬鍾阜副坐精魂吹噓
仰止若失攷銘不誣

清詞人鄭大鶴先生墓表

康有爲

高密鄭文焯叔問善爲詞沉麗幽嫵哀感頑豔其辨音律研分
刑扣宮協角皆中經首之會凡唐宋以來詞部及金石徧批細
字精別毫髮蓋君生於京師長於豪華少從其父河南巡撫瑛
榮宦遊南北冠而中光緒乙亥舉人官內閣中書徧交當代耆
宿貴要名士通人博文學妙才章好訓詁考據尤長金石書畫
醫學旁沈酣聲色飲饌古器以自娛而感激于國事超澹于榮
利及戊戌政變感憤棄官遊吳而家焉先後巡撫十九人慕其

才名延贊幕府君乃徜徉湖山箸書作歌詞以老于吳下已而
辛亥國變君幽憂哀憤西臺痛哭盡託于詞行醫賣畫以爲食
常鬱鬱不樂對於平日所寶藏之書畫骨董亦不復愛惜而棄
之蓋生氣盡矣丁巳之臘以其孺人張氏之喪來滬謝且慰予
復辟之難吾留飲酒乃曰今京師大學以金石醫二教習聘予
月俸金八百鬻畫行醫計月可千餘金供吾搜金石書畫足雍
容娛老矣若辭聘吳中請吾醫與畫者寡行將餓死進退維谷
君其爲我決之答之曰茲非吾所能及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茲非吾所能及也戊午正月君以書來曰大學之聘已卻之昔
者清史館之聘忍餓而不就豈至今而後改節哉越二月廿六
日君遂病卒壽六十三歲十月葬于鄧尉梅花中從君志也卒
前一日彌留屬其子復培以後事託康有爲康有爲乃紀其喪

問所藏書畫古董則露盡嗟乎君若不死再見首陽之餓夫矣
嗚呼世慕淵明若天人君才節何讓焉今舉國人棄君親以爭
利一切廉恥不顧而同歸于盡視君何如哉其女茂韶才書法
似君請銘其墓乃爲寫銘曰

石芝龕夢大鶴超榮觀老文學詞馨烈哀故國餓採薇窮賣藥
此靖節亦貞白死土壟長嶽嶽

高密鄭叔問先生別傳

孫雄

鄭君文焯字俊臣號小坡又號叔問晚年自署大鶴山人先世
居漢北海郡高密縣通德里爲鄭康成之裔九世祖國安於清
初鎮守關東海島從龍有功編入正黃旗漢軍籍至君應光緒
丙子會試請冠本姓遂姓鄭氏曾祖鶴年祖普安本生祖普明
考瑛榮官至河南巡撫兼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世稱蘭坡先

生先生久宦秦晉豫數省惠政及民以餘事爲詩書畫神趣天然均極筆墨之妙有鄭虔三絕之稱君濡染家學天資卓絕幼卽倜儻見志節爲文有奇氣課餘喜作繪事蘭坡先生富收藏君於六歲時見壁懸畫軸卽知臨摹舞勺之年輒以指作畫凡花鳥山水人物著手立就光緒乙亥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出崇文貞毛文達諸公之門房考則今太傅陳弢庵先生也會試屢薦不售遂絕意進取愛吳中山水幽勝客居三十餘年歷爲撫吳使者上客事必諮而後行光宣之交陳伯平中丞啓泰尤相推重每有酬唱傾倒彌日嘗與張次珊侍御仲忻言曰叔問所爲詞雄厚之氣直逼清真時流無與抗手此由詣力心思都高人一等也中丞在蘇創建存古學堂按月校藝延君爲都講大師第其高下碩彥通材咸來捧手受業君亦循循善誘樂與

有成辛亥國變君年五十有六愴懷身世自比淵明孤憤滿腔
悉於詞發之因以茗雅名其集藉寓不如無生之感朱古微侍
郎孝臧嘗爲刊茗雅餘集且作弁言語極沈痛足以傳君矣其
辭曰君以獨行之志胥疏江湖固墨墨以詞自晦者至是而僅
僅以詞顯歟惟其名益高其志益苦其詣益進而其遇益窮豈
詞果不祥之音而於窮者尤驗耶抑昔人所謂昌其身不若昌
其文耶夫士生晚近負閎識絕學久孤於世無所放其意則託
諸微言悽然事物之所感觸於是繾綣惻怛以喻其致幽噎淒
戾以形於聲橫歌哭而變風謠作者誠不自知其何心至乃天
字崩析彝教淪胥竄羸行之軀被佯狂之髮茫茫慘曠哀斷無
生向所爲長言嗟嘆之不足者曾不得一詠搖焉然則斯文之
將墜於天其以詞爲人籟而天者動於幾之先歟君生於咸豐

六年丙辰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共和七年戊午夏正二月二十
六日年六十有三夫人張氏字眉君熱河正總管毓泰長女才
茂德懿工繪事善鼓琴靜好相莊終身無閒先君一月卒子一
復培女一茂韶適江北戴正誠孫二汝銘汝鑑君於國變後以
越人術及鬻畫自給清史館聘爲纂修北京大學校校長某君
聘爲金石學教授主任君均忍飢不就辭謝牋啟傳誦藝林有
云故國野遺蒿日世變久甘頽放何意皋比業醫賣畫老而食
貧固其素也所著書甚富自寫定書日凡三十九種生前已刊
者有大鶴山房全集凡九種曰楊雄說故一卷曰高麗永樂好
太王碑釋文纂考一卷曰醫故二卷曰詞原校律二卷曰冷紅
詞四卷曰樵風樂府九卷曰比竹餘音四卷曰茗雅餘集一卷
曰絕妙好詞校釋一卷至詩稿若干卷則君易篋後戴君正誠

檢其遺篋校定付刊者也戴君尙欲蒐輯軼稿盡刻之又爲君編次年譜若干卷

舊史氏孫雄曰光緒庚寅辛卯閒余往吳門謁俞曲園陸雲孫兩師嘗於琴歌酒賦閒親君言論丰采甲午初夏余與張子馥同年祥齡同入詞館子馥君之摯友也憶於宣南旅舍篝燈話雨三復君與子馥酬唱詩詞輒爲神往自時厥後余以南人而久羈燕趙君以北人而久客句吳蹤跡遂不得合并信乎友朋離合聚散之緣亦有數焉今俞陸兩師與子馥同年墓草均久宿矣比歲浮沈人海與君之女夫戴君正誠字亮集者聯吟結社因得讀大鶴山房全集及題冷紅簪填詞圖卷亮集輯君年譜旣脫稿又屬余點定且乞弁言悵觸前塵感愴身世不覺百端之交集矣君於晚歲鬻畫行醫時時往還於蘇滬閒勞勞於

淵明所謂傾身營一飽者後卒憔悴以死良可憫歎然君文章風誼卓然獨有千秋黍離萋楚之淚時時流溢於楮墨閒固已合於古人立言不朽之旨蓋其囊括經典刪裁繁蕪允足步武康成而井中心史俟知己於百世亦堪媲美所南而無媿也君多才多藝凡訓故攷据詞章之學以及音呂醫經氣緯諸祕籍與夫金石書畫鑒賞無一不精茲均不論論其志行及忠憤之寄於文詞者次爲別傳以答亮集之雅命且卽以爲年譜之序云

朱李二先生傳

尹炎武

清光緒季年張文襄公建存古學堂於湖北

初名勳成學堂有尼之者未開辦

其後長沙陳啓泰開府吳中設存古學堂於蘇州宣統己酉嘉興沈曾植權安徽布政使仿蘇州成規甄錄八府三州通經學

古之士百餘人立存古學堂於安慶一以經史詞章爲教聘長洲朱仲我先生教經學興化李審言先生教史學兼選學桐城姚叔節先生教詩古文辭初炎武遊學秣陵識朱李二先生至是負笈皖中以客籍入校獲從奉手財逾年而辛壬改國之事起生徒雨散橫舍鞠爲茂草矣茂苑旣逝昭陽復積耆碩彫零風流頓盡乃綜兩先生遺事次第之以備世之志儒林文苑者要刪焉

朱先生諱孔彰字仲我原名孔陽字仲武晚自署聖和老人蘇州長洲人光緒壬午舉人父駿聲著書滿家經學小學爲乾嘉諸儒之殿官黔縣訓導因家焉先生年十五而孤猛志勵學十九以文干曾文正公於祁門軍次文正奇之留營讀書不畀以事時太和馬閣學恩溥方督學皖中一見傾心求爲其子師文

正開府金陵延入幕治官文書先生謝之文正笑曰君志在儒
林文苑耶卽改襄校江南官書局日與莫子偲戴子高張疇山
李壬叔劉恭甫諸老宿居學大進嘗論小學謂江戴二氏以訓
詁解轉注義有未盡文正報以長箋詡爲確論先生復抵一書
質之略云前述履字轉注爲所以踐之具蓋先君以此字先有
訓踐之義而後有訓爲物之義故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
轉注若履字之義詩經葛屨履霜周禮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
儀禮冬皮履禮記戶外有二履左傳踊貴履踐皆訓爲踐之具
史記季布欒布傳身履典軍羽獵賦履般首皆訓爲踐此以知
先君之意又將以實用者爲本訓虛用者爲轉注矣至禮記樂
記臨事而履斷注數也則又以履數二字之段借若鳥字之義
本象形實訓誰按詩車攻赤芾金舄狼跋赤舄几几左傳帶裳

幅鳥小爾雅廣服達屨謂之金鳥段借爲藉故亦訓爲踐之具
推之段借爲斥如漢書溝洫志終古鳥鹵兮生稻梁海賦襄陵
廣鳥是也段借爲鴉如禮記少儀注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是
也又疊韻連語字如典引鳥奕乎千載是也單詞形況字如魯
頌松桷有鳥是也此皆先君說文通訓之意凡一字虛實兩用
或爲本訓或爲轉注或爲段借亦各從其義也總之解說文字
本訓仍依許氏閒有不合如釋履字者實千百中之一二來示
竺守許氏考老之指以犛字等部皆爲轉注之部謂母字必有
省畫此實江戴段王諸儒所不逮亦先君平生致力所未及孔
彰因悟巢部之專字從巢省從寸瓠部之瓢字從瓢省票聲絲
部之絲字從絲省升聲以犛字等部之例推之或亦有轉注之
義獨老部彙字母字之畫未省然出入者不過一字知不可舉

一廢百又承示酉部所屬之字俱從酒省敬聆此訓開悟無窮
憶先君有云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許氏說解中屢見段借
惟韋字注言之而轉注則全書絕不一見敍稱考老老部亦無
明文此最不可解也今得公論定乃知許氏建類之指江氏分
部之意先君力辨轉注溷淆之說厥誼因之俱顯矣文正喜先
生能讀父書集蘇詩先生素居江海上處士風流水石閒句手
寫楹語爲贈先生治經之餘留心掌故同時孫琴西涂朗先梅
小巖許仙屏王鼎臣通當世之務皆與先生稔上下其議論乃
網羅咸同以來名臣將帥之行事取碩公龐儒俊士畸民之言
百數十種參以目擊耳聞者成中興將帥別傳三十二卷琴西
子仲容序之曰老友朱君嘗從文正戎幕講學甚悉于戲下材
官健兒相狎習從詢兵閒事得其詳故紀述特翔實兩朝勛臣

事蹟略備下逮偏裨外附客將掇錄無所遺又閒及軼聞雜事以見其精神志趣所流露所綴論述簡而篤嚴而不劄信乎良史之才非與夫考纂瑣屑者較其長短也先太僕君爲文正門下士於咸同名臣多爲雅故而粵亂初興家中父學士君方視學粵西桂林之圍親在城中息歸又奉朝命治團於鄉值浙東西淪陷詒讓展轉兵閒故於東南軍事聞見頗悉以仲我所紀覈之家世舊聞致多符合益知君書之可以傳信而不疑也論者謂是書文直事覈與湘潭王壬翁湘軍志相驂靳嗣劉忠誠公聘修兩淮鹽法志馮中丞煦聘修鳳陽志兼主淮南書局臆理校讐功兼數輩歷長蒙城書院及江楚編譯局江南通志局協修撰述教誨樂而忘倦視曩時流舊多致通顯泊如也宣統元年掌教安徽存古學堂其教士之旨大致謂雕版旣興載籍

愈夥窮賅畢覽日不暇給先秦兩漢之書爲學術根柢苟志於學當知所先務於爾雅說文溯其原於釋文義疏盡其義百家諸子觀其流別通鑑通考得所據依旁及騷選古文隨才性之所近數年之間可以自立從之者如被甘雨和風有陶然自得之趣善書翰尤工小篆求者輒揮手應之不靳平生不減否人物光宣之閒魁柄下移時局日棘酒後縱論天下事輒歎歎不自勝國變後一應清史館之聘成傳稿數十篇卽謝去民國八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不封不樹以漢楊王孫晉劉伶爲喻所著書有說文通訓定聲續補遺一卷釋說文讀若例一卷說文重文箋如干卷說文粹如干卷論語孝經爾雅孟千古注彙輯如干卷三朝聞見錄如干卷中山王徐達傳注一卷題曾文正祠百詠一卷而中興將帥別傳爲最精其他筆

語甚眾未刊藏於家元配程夫人前卒生子師軾師轍繼配丁
夫人生子師鼎師錯師麟師祁師軾長洲邑庠生善談論爲文
章卓犖有奇氣早卒師轍長洲邑庠生淵雅冲夷篤守家學著
有商君書解詁行世

李先生諱詳字慎言一字審言揚州興化人明中極殿大學士
文定公八世孫父增性仁恕處斷曲直有季漢王烈之風鄉里
化之業田而督先生讀甚嚴年十七受春秋左氏傳至夏五郭
公闕文卽反覆問難貧不能得書走外戚家鹽城許氏始見汲
古閣本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文選窮日夜披覽於昭明書嗜之
尤深日課十葉每雞鳴風雨遙夜昏鐙繞案長吟如僧徒之唱
唄暮年成選學拾瀋一卷批導卻窅直與薛傳均古字通疏證
相方光緒乙酉瑞安黃體芳督學江蘇錄先生第一名入學繼

受知於學使長沙王先謙復以第一名補廩膳生淮揚海道桂
林謝元福好士往依之元福留門下掌書記且徧發藏書資之
先生縱意漁獵七畧四部窮原盡委而尤心折乾嘉諸老著述
私淑鄉先輩汪容甫爲儷辭屢摹其體古文不喜桐城義法之
說自言從甬東全庶常入衍爲杭大宗實皆出錢東澗黃梨洲
特去其排偶俗調耳考證則以阮文達研經室集錢詹事潛研
堂集爲鈐鍵榜其齋曰二研志嚮往詩則由荆公山谷上躋杜
韓輔以義山東坡鯨鏗猿嘯盤拏逕折又時時效吳野人翁正
三常自詭曰復初格暇則與幕中正定王道農上元周左磨揚
權今古學識大進無何元福解任先生仍家居居數歲至不能
舉火旬容王貞春時濟之要先生教二子館其家五年己亥合
肥蒯光典奉檄莅鹽城丈量樵地載書自隨陰求文士談諧爲

樂先生偕鹽城陳玉樹造訪之見卽縱談目錄之學及乾嘉諸老淵源唐宋詩文派別國朝二百年來卿大夫所宗尙以次及於揚州學派光典力持開自皖南涇包世臣先生謂戴東原館盧雅雨所獲與惠定宇沈學子游凌次仲浸淫汪焦諸人遂成絕業揚之溉皖最早若慎伯麤涉筆語非能煦嫗凌劉凌劉之學自師鄉里前輩不關慎伯光典無以難乃深服之逾年先生赴省試光典要先生館其家課諸子讀由是多識通人名士江陰繆筱珊義寧陳伯嚴邵陽魏季詞南陵徐積餘貴池劉遜父往來秦淮酒家相唱和意氣稍發紆矣託活絡忠敏公移督兩江聘先生充江楚編譯局分纂兼與臨桂况周頤分撰陶齋藏石記已而豐潤張人駿改編譯局爲江南通志局仍聘先生充分纂宣統己酉應安徽存古學堂聘先生以四劉之學教士四

劉者漢志世說文心雕龍史通也而於三國志水經注洛陽伽
藍記顏氏家訓厭飫優柔子部雜家之學唐宋筆記之流如瓶
瀉水生徒斂衽而能傳其學者蓋寡憚其繁難無速效也辛亥
國變避地鄉關壬子四月遊滬高郵宣人哲古愚爲東道主癸
丑主貴池劉世珩聚卿家世珩交游徧天下先生乃得接勝國
遺老賢豪長者而與馮夢華沈子培葉菊裳楊子勤鄭蘇堪朱
古微張孟劬陳叔伊趙堯生尤暱沈嘗徧贊座客曰此江淮選
學大師李先生也夢華介金陵蔣國榜受業爲刻學製齋駢文
二卷先生論文有取姜白石自然高妙之說雕纂字句與貌爲
瓌麗皆以爲未可必攝於訓詁而歸之典則防其汜濫而爲之
隄障使於奇偶交會之中有往復流連之致則筌蹠皆在所棄
矣譚仲修敘先生之文曰文必有學能自得師故於會稽之章

涇之包仁和之龔荆溪之周邵陽之魏今之古人託若尙友選
辭務取其精拓字必準於古信足遠揖陵信近招孫洪子培稱
其奉手選樓親紬書籠且謂近代治選學者胡氏能明訓詁梁
氏頗香異同不若審言一卷碩師千秋冥契也夢華篋珊亦有
評贊其爲勝流所嘆如此先生目擊橫流常有所感擬纂海上
流人錄其徵事啓曰自古易姓之際洶洶時久而不定人士
轉徙逃死無所從鳳之嬉甘去邦族秣馬之歌且戀邱虛各有
寄焉理致非一至于交州奔迸猶爲南土之賓遼海栖遲不墜
西山之節抑又尙矣若夫變起倉卒命在飄忽指武陵爲仙源
履仇池如福地息肩救頸姑緩須臾對宇連牆相從太息今之
上海其避世之淵藪乎鄙意所區約分數類其有金閨舊彥草
澤名儒不赴徵車久脫朝籍丹鉛點勘藉竹素爲萱蘇金石摩

抄齊若光於崦景伯山漆簡繫肘如新子雲玄經覆瓿不恤此
其一也亦有賜休投劾哀郢終蕪微服輕裝近關獲濟跡閱熏
穴之求智免據圖之請露車父子惻愴橫流靈臺主人周旋洛
市又或邱壑獨存觴詠不廢泰山故守尙事編韋母氏家錢日
營雕造朝夕校錄同執苦之諸生知舊談諧助語林之故實又
其一也復有幼清廉潔探道淵元日承長老之言側聞君子之
論子真巖石隱動京師少游款段素高鄉里牛醫馬磨自取給
於庸書禽息鳥視迫偷生于晚歲修齡名士之操深拒胡奴興
公白樓之商能舉先達此又其一也懸此三例思成一書跡彼
諸賢錯如棋時或流冗吳會但署侯光或往來上黨競傳道士
東西之屋須就訪於司徒南北之居難徧尋於諸阮悲夫陳迹
一移空名遽盡墨子不黔之突難問比鄰宋罕對之牆易迷

騶卒用是仿永嘉流人之名錄海上羈旅之士略及辛壬以還
不涉庚己以上謹施條目準此縷書異日流傳當廁乙部不徒
巷苞閉出牽拂相招越陌度阡枉存至悉取斷目前僅同耳學
其或良才不隱改服康時引鏡皆明投袂而起此自後來期會
未可預陳須知此錄致四方靡騁之嗟非九品論人之格也客
海上十年中閒兩游杭州一應東南大學國學教授及大學院
特約纂述皆不久戊辰倦遊歸以民國二十年辛未五月十九
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中歲號後百藥生又字窳生復更媿生
晚署齋叟所著書有選學拾瀋世說小箋文心雕龍補注顏氏
家訓補注哀江南賦補注述學箋杜詩證選韓詩證選學製齋
駢文其他詩文筆記及爲人校刊之書甚眾不備書子五人壬
祐鴻祐武祐景祐承祐孫八人

論曰往讀廣雅堂詩集其學術截句自注云二十年來都下經
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菴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
遂有今日傷哉兩先生丁異說朋興之時獨循乾嘉諸老先矩
矱身蹈中庸之行口絕奇駭之論攘臂支離守先待後曾不少
眨其學以詭隨流俗可謂懷文抱質卓爾不羣者矣

清封中議大夫太常寺博士方賁初先生墓誌銘

潘田

先生諱守彝字倫叔號賁初又號清一老人姓方氏先世自婺
源遷桐城縣北魯猷山遂爲桐城人九傳有諱孟峻者讀書超
邁有器識時同縣有宿儒曰方閱阿講學宗朱子而與其友胡
莫齋以呂氏鄉約教於鄉孟峻命子從之游自是質行文儒相
繼並起至儀衛柏堂益大柏堂與儀衛三從兄弟先生考也先
生少遭亂轉徙窮山飢困至不能得食然未嘗一日廢學既習

聞庭訓又游興國萬清軒貴筑黃子壽之門嘗爲辨祔祧議見
賞於武昌張廉卿然先生以爲文章之事古今作者寥寥才幾
人與其不能過絕流輩不如退而闡修各尊所聞之爲得顧好
爲詩爲之至勤晚年寫定曰網舊聞齋調刁集凡二十卷又工
尺牘言語妙天下書法自然臻古所寫詩或與人書得者爭藏
弄裝池亦時作書應人求請不拒也嘗一就有司試棄去又入
貲爲太常寺博士然不樂仕其爲詩自世所尊唐宋以來杜甫
白居易韓愈李商隱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諸家靡不涵
茹錯綜香山宛陵尤所誦玩然絕去模襲揆藻驅瀾質厚內函
巧力旣極乃以拙勝取徑造格高厲孤鶩又非唐宋所能囿也
辛亥已後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所至賦詩尤盛天性和易不
爲崖岸嶄絕之行士尤樂親焉惟先生亦以朋友爲性命也旣

嬰世變稱疾屏居猶與其徒唱和往復極酣嬉淋漓不厭內行
孝友柏堂先生病偏痺製小輪輿平地推挽兄弟親執其役喪
葬一遵古禮兄培濬早卒事嫂如母旣以子時涵爲之後又刊
其遺文附柏堂集以行卹孤甥友季弟曲盡其道於先世著述
尤盡心始刊柏堂集字畫一準鄒書旣又集諸家評選爲柏堂
文集後錄並爲文數篇繫於後而畀同縣姚叔節序之家世儒
術至先生頗涉佛典多方外游然卒之年獨反復易禮諸經及
羅忠節西銘講義遺令戒子舉西銘爲訓至再三蓋猶其先世
之風類也卒民國甲子年十一月六日春秋七十有八曾祖諱
護祖諱松皆篤行不仕以柏堂先生貴贈如其官考諱宗誠卽
柏堂先生由諸生薦官棗強知縣給五品卿銜曾祖妣甘氏祖
妣金氏妣甘氏蘇氏皆封恭人先生蘇出也配王淑人前卒四

子時涵清縣學生直隸州知州出後兄培濬時娶清縣學生江蘇常熟縣知縣時簡清翰林院庶吉士安徽實業廳廳長時翮清法科舉人國務院法制局編纂女二壻清光緒丁酉舉人常熟宗嘉祿安徽含山縣知事義烏虞德元孫七人璉德瑛德琦德珽德珂德理德瑄德皆娶出曾孫二人鐵生桐生孫女四人曾孫女三人以卒之明年三月十日葬於懷寧縣北車津澗保峨公山前去柏堂先生墓五里而近先生志也所著詩集外有文集尺牘若干卷諸子俟畢大事刊行吾縣自明以來士大夫多好爲詩見於先木厓公龍眠風雅者幾於家戶相望至方劉姚諸先生出乃以古文名天下然海峰惜抱故皆工詩儀衛繼之說詩尤多微言精詣先生晚出承遺緒而益恢之桐城之詩殆將與文並重於世嗟呼風雅道喪至今日而極矣先生之歿

豈惟一鄉邑之不幸抑亦文學興替之所繫也夫先生嘗出全集授田使評點似謂可與言詩又索田詩錄副至再三竟不得匿其虛懷獎善多此類敬爲銘曰

古云少達窮乃工先生不仕亦不窮辭譎義貞吁可恫知言並世乙盦翁龍山之西石門東中有箬笠亭亭峰昔構丙舍環楸松車津溯源龍所宮寒泉一盞生清風遺令葬此吾親從後有過者詩人封

誥授資政大夫廣東候補道王君墓誌銘

章棣

皇帝遜位十四年歲次乙丑春二月五日吾友黃巖王君卒年六十有八其明年丙寅正月十一日葬於縣南永寧山魯秦古廟之原孤敬禮具狀並述君顧言來乞銘嗚呼余忍銘邪忍不銘邪君諱舟瑤字星垣又字玫伯號默盦先世自宋屯田君諱

珏由臨海遷黃巖之西橋二十八傳而至君祖諱華父諱士春皆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封夫人君幼穎悟而家貧甚九歲始就傅肄業清獻書院九峰精舍爲詞章考據之學且深悟宋儒性理之說題其座右曰治經宗高密行己法新安光緒乙酉善化瞿文慎公以侍講學士督浙學修阮文達故事重開詁經精舍召全省高才生二十人肄業其中君與焉最爲院長德清俞曲園先生所愛賞戊子遂以優行貢於朝己丑舉浙江鄉試出順德李文誠公之門累試禮部薦不得第沈侍郎源深督學福建聞其名聘校文字侍郎篤信程朱之學思以閩學迪閩士君左右而張大之爲集宋儒之說成勸學語侍郎卒君遂歸主九峰精舍講席攸縣龍侍郎湛霖督學江蘇又聘校文字會台州修府志趙太守亮熙促之返里定續修義例纂修府志兼主講

清獻書院東湖書院尋又主文達書院文侍郎治督浙學奏君
學行賞給內閣中書銜庚子外國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君與文
侍郎及諸同志論時局俱切中要竅識者韙之辛丑朝議各行
省建設學堂台州府學堂師範學堂黃巖縣學堂章程皆君所
手定旋爲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生教習壬寅長沙張文達公爲
管學大臣聘君師範館仕學館經史學教習經學講義風行於
海內初戊戌開經濟特科瞿文慎公薦君癸卯沈侍郎家本岑
制軍春煊復交章論薦及制軍督兩廣遂調君治學務以知縣
分廣東監督師範速成科師範學堂尋擢道員仍監督如故禮
部開禮學館奏聘爲顧問官皆咨商焉辛亥八月武昌變作九
月民軍入廣州留君任教育司長不可請仍爲師範校長又辭
謝卽歸作道士裝葺屋爲後彫草堂瞿文慎公題曰王逸民廬

壹意纂輯鄉邦文獻閒出游天台雁蕩泰岱勞山謁孔子廟陵
蓋其故國之思故君之念未嘗一日忘也丁巳復辟君聞之慨
曰張忠武故忠篤惟諸將詐諛可慮乃移書開陳大義及事敗
余以危及君親不能死爲恨君則謂大義旣振後必有納茲軌
者宜勉後圖殉身無益壬戌皇帝大婚君大喜與其縣楊給諫
晨江大令若幹等貢賀表方物蒙賞福壽字賦詩紀恩焉甲子
九月國民軍入宮皇帝出奔時君已久病聞變益加劇謂其子
曰自問讀書知大義今乃躬睹危難而莫能效微力尙復何言
因馳書於余絕憤痛而君竟卒嗚呼傷已余交君始光緒丙戌
其時士習制藝外能說經治考據詞章兼習時務者號爲通才
名士而君與其縣黃穀成明經方慶治禮經會漢宋諸說持其
平以冀達於治體不屑屑於浮譽蓋君居九峰久有王子莊先

生蔡王子裳太守詠霓張子遠大令濬喻志韶偏修長霖暨穀成諸君爲之師友其學大進以宋五子爲體通鑑九通爲用終身莫或踰也然其後子莊先生以老壽終穀成亦早卒子裳子遠奔走四方又皆相繼下世惟志韶與君存耳然君服官至監司而專務學堂循章督課其平昔所講求由身而家國淑之以禮義養之以天和終之以敬慎無所事於王霸雜用義利並行者乃一不得達豈不悲哉君內行完潔事親尤孝親歿每臨祭必涕泣恭厥事至老不倦與諸弟子姪怡怡朝夕雖極困厄而夷坦自若恥求人知待人則以誠未嘗稍立崖岸有負之者亦不問也君嘗閱台學衰息獨治先哲杜清獻書毅然欲有振之一郡翕然奉爲大師所著書有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釋一卷周官孟子異義疏證一卷戴記呂覽月令異文釋一卷穀梁逸禮

考證一卷讀經筵記四卷讀說文筵記四卷經師家法述一卷
羣經大義述二卷中國學術史二卷光緒台州府志稿一百三
十卷默齋居士自定年譜一卷勸學淺語一卷默齋日記鈔十
卷默齋文集十卷續集三卷默齋詩集六卷西橋王氏家譜十
二卷家集十卷台州文徵一百八十卷台詩四錄二十九卷台
詩外錄三十八卷藏於家君初娶潘夫人繼娶周夫人皆有賢
行子一人敬禮舉人內閣中書英國伯明罕大學商學士能養
志不求仕進女四人長殤次適同縣周卓立次適泗陽張星煊
次適臨海董瀚孫五人銘曰

本朝台學遜宋明鉅儒大臣久無聲君起孤寒挾道精抗節南
湖鄉先生迺遭地坼與天傾赤心松柏歲寒貞五子十通治行
成著書滿家道終盲道服消搖玄鶴迎亦儒亦仙朝至京深寧

梅圃與同盟萬代千秋詒修名

觀堂先生別傳

費行簡

君名國維字靜安海寧王氏觀堂其自號也幼而湛埒嗜學既冠從上虞羅叔蘊氏游博涉載籍好古敏求遂通羣學當歲己未予居上海同教授于英人哈同所立學靡日不見見則質證藝文劇談爲樂若是者幾五年始別去予少治禮與公羊春秋恆以請益于君君謂公羊推衍義例蓋一家之業故漢儒稱其墨守耑則精旁通則支嘉道諸儒務通其說于羣經誠後賢之蔽不爲傳損益若厥微言大義劉宋以降闡發無遺更衍則支說旁出矣予服其言故所商榷多在乎禮論禮又多在乎祭撮記其大者得三事焉曩攷祭天禮見於經記者曰圜丘曰郊圜丘祀昊天上帝爲祭天帝正祭而禘以日月星辰其時用冬至

日周禮大宗伯禮祀上帝大司樂冬至日於地上之園丘奏之
與夫小戴祭法之泰壇是也郊祀五帝爲祭天神時祭其時用
正月上辛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大宗伯禮天地四方與夫祭
法之坎壇是也後世冬至祭天及祈穀大雩皆行于園丘乃混
其名曰郊天是其大惑嘗援以質于君君曰世儒泥乎鄭王異
同不復求證于經宜多異說王混丘郊爲一又謂祭崑在冬至
固非鄭信緯書強立天皇大帝感生帝之名亦不足爲訓四郊
祭當爲四時迎氣之祭唯南郊用正月上辛周制郊祀后稷以
配天蓋在南郊郊特性云郊之祭大報本反始記云兆於南郊
就陽位以稷爲周開基始祖又有教民稼穡之事故于歲始祀
於陽位左氏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又云啟蟄而郊郊而後
畊胥其證也禮運因名山升乎天名山卽南郊所兆壇它言吉

土則諸方之壇也誠如子說園丘爲正祭四郊爲時祭南郊又郊祭之特重者也予更紬繹君說而知祀土方丘旣無配則祀天園丘亦不當有配唯園丘不敢奉人帝配故別立郊祭以人帝配饗南郊必奉始祖之有功德者宜禮尤隆且後人不明二月建卯春分後日始長故於前月迎之之義謬以冬至爲長至又牽於祭法禘在郊上之文忘禘乃廟祭而謂禘祖之所自出卽郊祭亦大惑也此一事也予又攷社祭禮據祭法五社曰大社曰王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郊特牲又有亡國社周禮有軍社其地則大社在藉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達天地之氣是也王社在庫門右內小宗伯右社稷是也以天子例諸侯則國社當在其國之藉田侯社亦當在門內唯大夫不得特立社故必與民族百家以上共立之其地在州里周制二

千五百家共立之社亦是也其制則王社侯社有房室郊特性君南鄉於北墉下有墉斯有室大社國社則無房室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樹之田主曰設壇曰樹田主無室可知蓋爲羣姓國人州里民族立者祭之人眾室莫能容故不置室亡國社立以示戒祭不常舉故有室郊特性所謂不受天陽薄社北牖使陰明是也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主軍社是軍社特遷王社之主於軍中止則社主于壘上爾其時則王社侯社以中春甲日明堂位之春社大司馬中春蒐田獻禽祭社郊特性日用甲是也大社國社置社則春秋祭之蓋春祈而秋報也亦以質王君君曰子說祭之地是矣而時則未爲得也禮以廟社對舉廟四時祭社亦當爲四時祭白虎通說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有報必有所知王社亦不止一祭月令孟冬大割

祠於公社是大社有冬祭州長職以歲時祭社歲時歲之四時也郊特牲田事國人畢作詩良耜序秋冬報社咸言冬祭或有援釋奠缺夏祀之義謂止三時祭亦昧乎廟有時享社不當獨遺也特四時祭爲常祭爾雅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於社而後出謂之宜大祝大會同亦有舩廟宜社反行舍奠之文此則有事之特祭也時祭曰祭有事之祭曰弭曰彌曰禱祠也古者國有大事與眾共舉嫌於無地始特立大社國社置社常日與眾共祭饗有事則召眾而布誓命天子封建諸侯則視所都之方取社土以茅封之師行則戮不用命者於社師旋則獻俘於社州社因祭時而屬民讀法社之爲用大矣哉唯亡國社特置以示戒釁廟後非彌祀不祭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斯則五社外祀及勝國之社也予因君說知五社皆有新報獨亡

國社無之亡國卽勝國社其地據穀梁傳則在廟屏也且王社侯社有室則有主大社國社置社無室則無主無主之社樹木以代主大司徒所謂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論語樹松柏栗是也洛誥戊午乃社於新邑用戊不用甲者新邑始成之祭非時祭之常也君又謂大社王爲羣姓立羣姓外諸侯之受姓者諸侯四時有朝會或當與社祭左傳卜季友生閒于兩社賈疏以爲周社亳社則王社勝國社地必非甚遠又後人以魯之夏不苗冬不享遂謂不當有四時祭而不知魯所行非周禮也此一事也予夙疑祭法天子七廟皆月祭之蓋據祭統致齋三日散齋七日坊記七日戒三日齋則一祭當齋十日宗廟九獻七廟同日則日不足異日則月不足且王當終歲在齋中尤迂事情若後世遣官恭代周制則王不與祭攝位非禮之能恆行者亦乖

親親之義況祧廟止聞時享王考皇考諸廟乃月祭之孔疏雖謂祭同日不嫌禮數乎周史有世室祀文武竝七廟而九合終歲三百六十日且不給齋祭之用矣宋元儒者有春夏分祭秋冬合享之說又似意必之談存此疑者蓋踰十年辛酉乃舉以斬教于君君謂月祭告朔之祭也禮簡則七廟一日可遍第致齋三日則齋日不費卽四時祭亦止致齋三日視滌卽在其內祭之明日繹于祊亦五日而畢事唯大廟大祭殷祭始齋十日時享之名其在夏殷則春禘夏禘秋嘗冬蒸周易禘爲祠禘爲禘分行于四親廟或者時祭旣分行于四親廟則王考等五廟歲以一月祭不歲時畢舉故變時稱月爾然月祭實小祭祀故禮制不箸據周制廟祭終以禘嘗爲重猶園丘之祭天時享則猶郊五帝二祧廟卽文武廟爲世室亦春秋祭之所謂順陰陽

之氣薦春秋之物春禘而秋嘗也時祭特重禘嘗者譬四郊時祭特重上辛之南郊也古人制禮郊社宗廟其義胥可貫通尤貴達人事絕無天子終歲居齋之理也予聞而夙疑冰釋且引申君說謂凡祭物殺則禮殺殷祭大祭時祭用牛殷祭大祭更當繫滌三月告朔用羊足證禮簡又祭統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然後會於太廟下卽云大宗執璋瓚亞裸注夫人有故攝焉案大宗伯凡大祭禮王后不與則攝益知十日之齋唯殷祭大祭行之時享五日告朔三日義尤塙矣此又一事也夫禮莫大於祭是三者祭天神地示人鬼之大者也說者聚訟羣辯鋒起無所折衷尙矣予皆得因君說以申暢疑滯達厥制作豈非厚幸而君議論明塙不幾超於戴憑并丹歟若其不取辭費則阮宣子之言寡而旨暢也且不徒精於禮制凡聲音

訓詁名物象數莫不研幾窮微尤善論證金石文字其論近世
學人之敝有三損益前言以申己說一也字句偶符者引爲據
據而不顧篇章不計全書之通二也務矜創獲堅持孤證古訓
晦滯蔑能剖析三也必瀟三陋始可言考證考證之學精大則
古義古制日以發明次亦可以董理羣書於戲可謂片言中竅
者已其所爲文辭從容雅樸惡夫空言游說者之以古文自炫
也故一篇之成必有實義名論貫注乎中詩尤芟浮藻而成隱
秀兼眾體以爲雅度遺篇炳然宜被家誦唯厥躬行貞潔踐履
竺實更爲予生平所未覩平居訥訥若不能言而心所不以爲
是者欲求其一領領許可而不可得聞人浮言飾說雖未嘗與
諍辨而翩然遂行不欲自汗其聽也其在哈同園浙督軍皖人
某欲求一見始終以巽語謝之其介如此尤嚴於取與世之名

士學者好以其重名獵人財貨而實不爲人治一事君獨深恥之束脩所入置書籍外亦時以資恤故舊之困乏者然不欲人知也予與共居處蓋踰五載不聞其作忠憤激烈語而一旦從容就義遂與日月爭光由其蘊於學者至深厚也君州學附生嘗襄錢唐汪氏輯時務報上虞羅氏輯農學報習日語文於某學校復少習英文清代奏調爲學部圖書局教育股編纂辛亥國變去之日本已歸國居上海爲哈同編學術叢編兼教授其學癸亥以原任總督升允荐入直南書房丁卯五月三日自港於頤和園之昆明湖蓋未及中壽也著有觀堂集林諸書行於世

國學辜湯生傳

趙鳳昌

辜湯生字鴻銘別自號漢濱讀易者可以覘其微尙福建廈門

人幼游學英法德奧所至以文學冠彼邦人士之右兼習自然科學所得學位凡幾校所習若干國語文湯生不屑示人人亦莫之測遇有所用輒出西學以折西人其人服且驚卽國人與相習者亦每出意外也始學成回居鄉里聞塾師講論語孟子有所入日取古聖賢經訓玩索之篤信孔孟之學非西方哲人所能及益不欲以學於彼者祿於世多讀四部書騷賦詩文無所不覽光緒十一年張文襄公督兩廣法越戰事方殷閩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楊玉書赴閩偵事回由海舶抵香港湯生適同舟玉書邂逅與談回粵與督幕趙鳳昌言舟中遇一人與德國人講倫理學其人兼善中文問姓名爲辜湯生云時海警需才署中德文譯員頗譴陋鳳昌以所聞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諸務旋練新軍用德操法文襄先後電駐德李使風苞許

使景澄僱德教練官數人德皇威廉選上材至粵文襄酌中德對品奏給四五六品職銜令用中國頂戴軍服行拜跪半跪諸禮德人以未素習難之且虞半跪傾跌失儀湯生以理開導德人帖然就職時謝委進見如儀客卿改章服禮節此爲創見十五年文襄移督湖廣奉調隨節赴鄂十七年俄皇儲游歷來鄂隨員皆有爵貴臣且有俄儲內戚希臘世子在其閒共十人儀衛甚盛俄儲乘己國兵艦泊漢口總督以地主禮先往訪關道與中軍從俄儲問兩從官職名湯生譯以對頃之送客出俄隨員十人左右立艙口湯生語俄儲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張督旋邀宴晴川閣湯生本以法語通譯席閒俄儲與希世子問答欲避人知改用俄語謂卽晚有他約宜節量湯生言此餐頗合衛生願屬饜客有訝色文襄吸鼻煙希世子以爲異用希語問

俄儲謂主人鼻吸何物湯生達之主人卽以鼻煙遞世子兩儲益駭臨去俄儲鄭重握湯生手約至彼國當敬待並以鏤皇冠之表贈焉後抵上海輒告人漢上見張總督有辜某所通語言至博各國無此異才庚子之亂各國責備宮廷頗烈湯生謂教案激民憤各國當自反著尊王篇用英文爲之根據西哲之言及西史事實抵各國之隙斐然成帙旣印行各國競購讀之更數板不已辛丑和約旣定內有開濬黃浦一款因爭主權定滬道設局與各國領事同辦滬道卽延湯生任局事旋查得兩西人挖泥工費舞弊核其冒領有十六萬餘兩之鉅領事多袒西人湯生力爭懲罰各領會議時言我輩均非工程專家所查恐尙待考湯生出曾在奧國所得工程師文憑示之各領失色無言乃分呈江督時江督憚於交涉因循不終究湯生敘其原委

證據付字林西報宣布字林報顧忌不登改登捷報原文可檢
也會德國輪船在江陰江面撞沈中國貨船稟官索賠江督命
湯生在滬與德領議不諧擬延律師訴諸法律既訪各領事之
可商者咸以德律訟之無益乃定用公斷法兩方請局外人爲
證詳查事實以斷賠否湯生折衝其閒卒償民船所失湯生所
效用於時大畧類此以鯁直忤時人不獲大用裨益於國長於
西文西學而服膺古訓一以古人自尊自重之道高自位置言
理財必先以愛民言圖功必先以律已嚴操守尙氣節發爲議
論傳之人閒至詆物質享用者爲賤種心醉西籍者爲喜其費
解以自欺當時嚴復以譯天演論有名湯生謂裁者培之傾者
覆之反覆詞費何遂矜爲創解任氣忤物重得罪於權要惟張
文襄雅愛重之湯生亦於文襄曰爲儒臣信不謀私利以道義

相期待然責難之詞隨事而發於所著書中歷歷可據也後賞用主事供職外務部應詔陳言具呈請奏時事有用小人辦外事其禍更烈語爲袁世凱所惡文襄與言此奏鹿定興極傾佩然何必爾湯生答言此時尙非袁之天下文襄默然所箸有讀易草堂文集幕府紀聞輯蒙養弦歌譯癡漢騎馬歌皆爲用吾國文者其西文著述尊王篇風行各國爲一時事變所繫其傳譯經典以播文化於世界有中庸論語譯本及春秋大義等要皆闡揚微言光大教澤以多刊布於海外不及盡詳此外因事發揮登載西報文字若干篇承學之士就所見搜輯彙存將付刊行世以趙鳳昌與湯生相稔最早最習屬傳其行事旣敘述於右又以鳳昌身與相關之軼事閒談附著於後論以繪其言論風采之仿佛焉

論曰余識鴻銘以楊太守一言所見留學外國人材夥矣卓然以古書傳中士君子自命者以鴻銘爲尤絕特可異卽其所學於彼亦無有淹博如鴻銘者而顧自視欲然別有所尊仰者在此豈一踐歐土自詡登仙者之所識哉余與鴻銘同幕府多歷年所罷歸復時時與鴻銘游憶歲己丑南皮公自粵移節兩湖調粵屬員五人自隨鴻銘其一餘蔡毅若凌仲桓梁崧生與余抵漢之夕在江寬舟中南皮慨然謂吾輩鞅掌爲常轉藉道路爲休假明日又將治官事願無忝六君子之稱當時府主意氣相許如此後居滬鴻銘奉差亦來滬德皇子游歷東方聘問中國清廷已在禁中備迎駐之所鴻銘得德親王亨理書言從子年幼多所未諳觀光上國懇賜教誨願以子姪視之鴻銘持商余共謀接待之策余謂宜達朝廷俾派同延賓爲國僎介庶符

兩國情誼鴻銘意不欲但商假余居與合讌德儲盡地主禮德儲擬由關東鐵道經俄境返國未幾德皇聞北滿鼠疫電令至日本復折回經印度回德焉余嘗問訊鴻銘昔俄儲聲勢之盛君與周旋其氣頓斂何道致然鴻銘曰此輩貴介未嘗學問吾以西方學人之意態對之挾貴之氣自沮此其出疆專對尙能無辱之所由蓋雖不學而猶知自遠鄙倍耳甲午之歿江防需餉南皮使鴻銘訊締外債既又屬余余爲訪德華銀行主者告以來意且先言明決無經手費可從實開示條款主者謂督部先已遣人來已如君言知督部意旨一貫所代將意者皆無殊致因出一名刺爲辜湯生三字有鴻銘手書語並籤字云我來議借款成不索回扣以此刺爲證後有不信持此控我丙丁閱各國持勢力範圍及瓜分之說甚盛余因事至鄂晤南皮偶言

外交變幻宜多務偵訪何不使鴻銘擇譯西報助見聞南皮告
余前已屬鴻銘渠云西報造謠無憑雖上諭來我亦不譯祇可
使他人爲之余以此信南皮之能容鴻銘矣俄學者託爾斯泰
注意社會著作甚富鴻銘亦重其人互相酬答平時政論持獨
見世謂鴻銘守舊然鴻銘最念民艱殊近社會主義者嘗言廠
工逐日勞力每日昧放工望見經理室內安坐羅列自奉之品
面有憤色一日與余同行見人力車夫吸紙煙余謂此乃不知
節省鴻銘言彼終日勞苦見坐其車者各手一支意不能無羨
效以自樂寧非人情鄂中值萬壽節官府祝賀開譙唱新編愛
國歌鴻銘謂梁星海有愛國歌獨可無愛民歌乎梁曰胡不試
編鴻銘略佇思曰已得四句願聞否曰願聞乃曰天子萬年百
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譁然甲午後余嘗居滬鴻銘

謂宜多談友解岑寂借訪德友花之安乃著中國理學彙編及
譯經子各書者既相見視其案頭有浙刻二十二子自述咸豐
四年來華任教會事今教風已變專事譯著旋問余中國孔孟
連稱吾意孟子立論尤當余答以春秋戰國時代不同後之有
激更甚於前孟子已自謂不得已其道則一也花欣然以爲知
言又借訪海關某英友今忘其名蓋赫總稅司所優養之學者
在關任閒職專攻韻學鴻銘與此君一見卽討論某字之韻何
如此君移時云尙待索解因知學者虛心中外同也旋向余曰
今年中國皇太后六旬萬壽應令婦女放足留紀念余答國初
屢下詔放足積習難破竟有甘自盡以殉之者卽問事在何年
答約在順康兩朝之初均有此事渠立取東華錄檢得之始不
以裹足爲國制所定也庚子拳禍持論與外人相抗一日同余

訪字林報主筆立德亦英之文學家相與辨論移時立德極意周旋謂請著論可代登報鴻銘謂汝報常未得我允許而載我文字今我將詰責李提摩太文來請登之立德曰李係好友恕難從命李蓋以拳禍非我政府者也尊王篇成告余將付刊余以各國口實爲疑鴻銘言吾用彼國學說倘責我應先毀彼彝訓並屬余題籤余謝不工書曰非爲書也見吾兩人意耳乃題之又爲題中庸譯本籤今猶在兩書首君墓已宿草彌可念矣君歿於民國十七年年七十一爾昌案楊獻谷撰墓表云鴻銘生清咸豐七年丁巳閏五月廿八日民唐少川爲余言世競言國葬功在一國國之人共崇之若鴻銘者豈非一國之學人哉然未聞道此者吾輩之責也重少川推爲一國學人之意故以國學冠君名君又嘗稱馬相伯眉叔兄弟自言在印度遇中國

人相談知爲眉叔愛其學有根柢回國後因並稔乃兄常與二馬論文講學云相老今高壽九十猶矍鑠如舊書以質之

陳君善餘墓誌銘

唐文治

君姓陳氏諱慶年字善餘江蘇丹徒縣人曾祖諱鍾豪妣耿氏祖諱英俊妣江氏原氏洪氏考諱懋恆字子貞誥封奉政大夫妣柳氏誥封恭人自君之卒也士夫僚友莫不驚相告曰江蘇大師陳先生歿矣相與咨嗟道其遺事踰數月其孤裕菁裕業等迭以書來請曰先生與吾父交最深夙以學問道義相切劘知吾父尤稔敢請銘余揮涕不能銘然不忍不銘也君爲學大旨不分漢宋門戶篤守孔門博文約禮家法於諸經中三禮春秋尤精兼復旁搜遠紹補漏匡幽必實事求是折衷至當而後已其蚤歲所著有古香研經室筆記爾雅漢注輯述祀竈書述

故中年肄業江陰南菁書院著有知忘錄司馬法校注輯司馬法逸文漢律佚文疏證補三國志儒林傳厥後淹貫史乘掌故又著有宗聖志潤故述西石城風俗志石城鄉人叢記橫山鄉人叢鈔京口掌故叢編風俗史料近代史料通鑑紀事本末要略五代史略明史詳節遼史講義陶隱居蘇魏公沈夢谿楊文襄諸年譜淳蓄演迤騰蹕百家閒作單辭短簡亦務合於大誼江南北諸名宿斂手推服長沙王益吾學使定海黃元同先生皆驚賞曰吾門得一汪容甫矣愈理初輩不免畏此後生然此未足以盡君也君之志以爲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然非致用亦不可謂通經故於食貨財用兵陳策略與夫山川阨塞諸要端靡不殫精竭思究其源流終始營主修兩淮鹽法志別爲撰要其關於農事商政者有丹徒農事述物價研究史料關於地利

者有法顯行程圖文裝旅行圖元代疆域圖輿地新資料關於
兵事者有京口兵事通紀兵法史證兵法史料口義柏舉戰史
吳越戰史萬曆蜀徵征播史兵事叢鈔等方張文襄勘查京山
唐心口堤工以君精地學偕君行佗人方飲酒賦詩而君獨步
荒郊挈測器實地勘驗並訪野老詳詢疾苦狀文襄尤器之夫
人必具經天緯地之才而後可以登山臨水顧亭林先生之言
君蓋心知其意矣然此未足以盡君也君之才將開物而成務
以爲海禁大開後載書紛紛必孰知彼已深維利害始足裕因
應之方故今日儒者決非畫封故步所能濟世而安人爰著外
交史料列國政要與鄂省諸學子講明中外形勢瞭如指掌蓋
當是時君方佐張文襄幕府筦攝兩湖學務云其辦辦江南圖
書館也江督端忠敏實委君主之君高掌遠蹠先購杭州丁氏

藏書數十萬卷又采取他省局書二十萬卷嘗一拒日人島田
彥楨再拒木村恆雄等購書之請蓋非此則吾江南之書勢將
不脛而走君之功於是爲大又佐忠敏與日商西澤爭回東沙
島蓋援雍正閩陳倫炯海國圖見錄沿海形勢圖以爲據海內
搢紳交口稱頌甚矣通人之有益於邦交也然此未足以盡君
也天之生君子也其知慮宜充周乎萬彙其行詣必矜式乎聖
賢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孔子言孝爲德本教所由生君子所以
不可及者孝行純篤而已矣君之幼歷境彌艱而其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者靡不至壯歲宦學四方眷念庭闈夢越魂馳輒於
中宵流涕赴江陰時乃考子貞先生送至江干君於岸上鐙光
中見先生須髮蒼然不覺淚盈於睫過焦山淒然西望猶感泣
庚子拳匪亂作柳太夫人憂君甚詭言病電速君回君惶駭星

夜馳歸見太夫人無恙則先笑後咷曰吾母乃健存吾豈在夢中耶及太夫人病君侍奉數十晝夜太夫人以珍重爲屬君哽咽斷賡不能成語及歿號哭不絕聲子貞先生疾革時君伏其側先生曰汝盍重呼我我將載汝聲以去君肝腸寸斷幾不知有生比送葬鄉之人聚觀曰嗟乎白頭孝子乃哀痛如斯耶雖古之顏丁少連奚以加諸猶憶丙午歲余亦丁先妣憂君貽書慰藉并述柳太夫人遺言謂他人母皆死汝獨求母長生無是理也母爲愚孝滅性毀身讀之不禁淚血交迸烏虜方今世道日衰良知泯昧人倫之教不綦重哉然則君之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於丙戌歲與君同學於南菁時則又有江陰章君琴若常州莊君思緘趙君劍秋常熟孫君師鄭數人者最相得或宿舍譚經或講堂角藝爭相先後以爲笑樂暇則登君山

覽長江天風浪浪遙吟高唱一吐其胸中之奇他人以爲狂而
吾輩不顧也迨後離索天各一方而音問往往不絕辛酉歲余
刪辦無錫國學專修館延君主講君復書謝曰吾病矣不能行
我設傳經堂子闢國學館從此終隱可矣嗚呼曾幾何時章君
逝世余旣爲文以哭之今又哭君而爲銘頰卬身世滄桑之變
易朋舊之凋零益復累歎歎歎而不能已也君以同治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生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卒享壽六十有八光
緒戊子科優貢生嘗選授江浦縣教諭徵辟經濟特科皆辭不
就癸卯鄂撫端忠敏奏保內閣中書銜其平生著書校籍都凡
千餘卷至不可勝紀今箸錄者十之四五而已夫人何氏繼配
張氏皆有賢行子四人裕菁裕業裕武裕潤克紹孝德世其家
女二人孫男八人孫女四人十二月二十三日葬於白兔山枝

趙家湖之原銘曰

皖有東原揚有汪南皮長沙歸二張君累箸書百斯箱學貫天
人參翱翔夙昔抗懷大道行春風化雨三千英胡期乾坤正氣
渺沈淪龍蛇之蟄以存身憂鬱於中不得信矧復蓼莪銜恤鮮
民生莫年慨嘆亡臣精壹病痿痺九戴悲呻吟賓朋來集涕從
衡際此生死安足論嗚呼君兮君兮穆愉以寧奮乎子孫濟美
能傳經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

清故資政大夫浙江紹興府知府劉公墓志銘

章校

公諱嶽雲字佛青姓劉氏先世自蘇州北遷占籍寶應曾祖友
尚祖廷器曾德弗耀以公官贈資政大夫曾祖妣氏喬祖妣氏
雷氏胡皆贈夫人父元浩幼孤內行純懿事母胡太夫人孝母
夫人有疾嘗刲臂肉和藥以進官六合縣學訓導以民眾聚令

解求免重徵令飛章上變將興大獄賴公父宛轉罕譬終事不
戮一人其卒也葉編修昌熾爲文銘幽謂有活人之德後十年
邑人上其孝行於朝旌孝子如例公稟承庭誥英英露爽年十
有五名雋一黌光緒己卯舉於鄉丙戌會試賜進士出身以主
事分戶部辛丑補雲南司主事轉江西司員外郎遷四川司郎
中居京曹三十年序資平進不事干謁兩次京察皆列一等簡
授浙江紹興府知府年已六十矣到官以議鐵路招股事與紹
人士不合拂衣去會丁母藍太夫人艱歸數門不出遭值世變
居恆鬱鬱以丁巳八月二十三日遘疾卒年六十有九寶應之
學當明季世公家練江先生實爲之倡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
周文震孟以風義相期許有聲東林國朝嘉道閒端臨先生融
會漢宋而得其通楚楨叔俛喬梓繼之事具國史儒林傳成心

巢先生後起集其大成於學顯求其是無主奴門戶之見研窮
訓詁而於倫常日用義理之閒必求所以治身治心之道性理
既明而於典章制度名物仍未嘗略公既承族兄叔俛累世之
傳又受業心巢先生門下爲高第弟子沈潛義理眞積力久實
有豁然貫通之效故其著書以經證經不爲支離破碎意在通
經致用於凡訓詁聲音天算地輿雜家技藝靡不切究尤留心
世道取所得於古以證今汎覽西籍而不爲所囿由博反約歸
於有用著書凡五百餘卷深造縣解確有心得亦不苟爲曼辭
曲說以罔世弋名世之論者以爲江淮諸儒莫之或先信非誣
也公既通籍益研求經世之學會河決鄭州樞府北人有議導
河南徙者潘文勤翁文恭屬公擬奏力陳黃河故道在北不在
南援據經史具圖上聞兩宮動容卒從其議於是黃河迄今入

經流者又四十年然以是重爲樞臣所忌文勤雅重公嘗與人
言以經術論則我當執北面之禮文恭在部久憂財用之絀使
爲會計表句稽出內洞見癥垢公又嘗自爲礦政輯要書成皆
不便於當事坐是益沈滯甲午賠款議成廷議將悉索以償外
債公以民力旣竭多方諫阻且言償還易則後難爲繼深思遠
慮不幸而中又嘗言爲大臣者當使人主知國用不足則奢侈
之心不生文恭躓之而不能用也文恭旣去位先後主國計者
爲王文勤鹿文端戴文誠文誠最器公舉經濟特科公差與奔
競者流校甲乙辭不與試乙巳樞臣有戚某以裁併官失職蘇
人士有迎合其意者勅議設江淮巡撫分江蘇爲二已簡命行
遣矣公言其不可分狀謂自古守江南者必先固淮徐棄淮徐
則江南不可保陸文端據以入奏其事乃寢於是有構蜚語欲

以中公者公不爲動未幾乃有紹興之命在京師日崖岸高峻不輕結納嘗自書得志爲雨疾惡如風二語懸諸座右粵人某介同歲生黃編修欲一見峻拒之告潘文勤李文誠資遣使出都文勤薨其說乃壽張爲患蜀人某以公羊解乞文勤序言文勤屬公公指斥其誤不爲假借之辭與李慈銘屠仁守劉心源洪良品余聯沅文悌諸侍御最相得文公奏疏每與商榷公嘗擬陳中外積習一疏乞部臣代奏見者咋舌抑不以聞公旣挾其中之所蘊銳於一試而爲異己所排龐眉郎潛不獲有所自見則密爾自娛於斯文譚言出識者以明夷待訪錄況之乾坤旣毀公鬱伊侘僚思得一人起而任艱鉅者然卒不可得而公則已病矣初成先生爲公筮終身得長男卦曰汝剛方不屈先聖其詔汝以恐懼乎乃字震庵辛亥後因以爲名而別號致庵

居恆與人言君子學爲己而進德則在省身兢兢業業數十年
如一日守師訓也夫人陶氏山陽陶普女有淑德見余所爲志
後公八年乙丑八月初九日卒子啟瑞光緒癸卯舉人甲辰進
士官內閣中書截取以同知用與余爲同歲生又同校德宗實
錄辛亥棄官侍隱初遭公喪遵遺命葬龍首村八淺坂下祖塋
之右唐侍郎文治表其墓道而余撰家傳今啟瑞將於丙寅十
二月二十三日啟殯宮以陶夫人合祔復來請銘銘曰
君子之學人已交修誠身立命而無怨尤釋褐於朝久困郎署
晚典大郡有尼卽去匪棄於時匪莫已知懷抱利濟百不一施
飛霜集霰遭國大變人綱忽頽恨莫能援壯勇於學遠紹祖庭
體用兼備而衷諸經寶應學說公繇不絕撰著藏家歲寒著節
有子蚤達人中鳳龍傳業侍隱兩代孤忠朝市常易江淮東之

公神永奠百世之師

卹園先生墓志銘

許崇熙

先生姓葉氏諱德輝字奐份號直山一號卹園長沙湘潭人先世居吳縣洞庭西山宋元以來名卿閒出考諱浚蘭候選直隸州知州二品封典飭躬勵行以豐其家生子四人先生居長自少岸異劬學不假師資及冠補府學生員光緒乙酉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以主事用觀政吏部年裁三十謁歸里居奉親讀書遺置榮利戊戌政變將作與王葵園祭酒訟言孔子改制之誣幾蹈不測自是廟堂水火舉國譁然醞釀十餘年遂有辛亥之變先生與葵園皆於先一年以民變案牽連削籍矣壬子以後不常厥居北覽燕雲東遊吳會藏書既富著述滋多雖在流離卷不去手嘗慨湖湘往時學者因沿明人習氣好著議論不究

本源雖擅淹通益形固陋故其爲學博大汪洋靡測涯際而考訂精審從不輕下己意一時言古學者翕然宗之海內外無異辭焉所著及校刻書凡數十百種多以行世以丁卯三月初十日加申遇難卒距其生同治三年甲子歲正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四配勞恭人前三十六年歿遂不復娶子三啟倬啟慕其一下殤孫五運隆運良運恭運儉運讓卜以今歲戊辰十一月十七日奉葬南鄉爛泥衝金庭公山啟倬來請銘余少於先生九齡四十年來誼兼師友追維既往淒切肝脾蓋不忍銘而又

不忍不銘也輒泫然爲之辭曰
夫何兼人之異資擁百城而一麾霧零四塞兮虺毒潛吹鵬鳥來告兮不省厥辭公母渡河兮卒涉於危胡大塊之不仁兮生焉而復忌之繫我生不爲惡兮善亦迄不可爲過鸚鵡之芳洲

兮痛羽毛之摧頽孕此恨以終古兮逝遠追乎湘纍山巍巍兮
水瀟瀟乘迴風兮載雲旗有物紛綸乎斗牛之間兮其下爲先
生藏骨之隈

爾昌案本卷排印既竟甫得劉葉二志遂綴於後二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碑傳集補卷五十三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五十四

江都閔爾昌纂錄

孝友

李處士傳

李錯

李處士名廷貢字淑慕民村其號也行五郎邪沂人貌敦樸屹然如斷石操履貞固行意不惑父懋祖以楚衡永道攝粵西巡撫順治六年何騰蛟圍永州懋祖力守九月貢次兄廷賡前赴難疾戰夬角樓不勝死食盡援絕城陷懋祖死之事聞贈中憲大夫光祿寺卿光祿之死也土人藁葬桂林郭貢聞難號哭卽日西誓尋遺骨徒步搶攘聞瀕死無所恤旣至粵衆滴血卒得父骨負以歸過武昌時貢從父蔭祖制楚中聞之要之入不可彊入之謂貢曰子誠孝然覓骨萬里事未可知滴血俗驗耳有

如非是合葬奈何貢悟乃卽馬房山而葬之母佟氏卒貢及弟廷貴廬墓側三年未嘗須臾離弟貴死旣葬矣貢一夕夢弟當復生亟啟壙出屍抱之宿終夜乃復斂其獨行類如此貢讀書不應科第不與俗慶弔禮著白氈帽服土色布衣笑容不及面鄉里嚴憚之嘗有偷穴其壁貢覺之命家人起寘六肴所穴邊偷慙感去至京師不苟寄宿食每主蔭祖家事有不當意雖尊行輒面折之不省弈顧弈客曰此何爲者客笑曰固非君之所知也貢怒面枰竟夕比曉與客弈連勝客由是終身不復弈嗟乎若處士者非所謂善人者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跡其內行雖迂誕失中要之爲聖賢所不棄者乎都統林隆者其族子也一日自沂造其家曰叔老矣欲得死所死所無逾子家願歸死遂留居久之見林隆課灌花怒讓之曰任國大臣乃事此邪折

衣去已而臧獲歸報曰蘆溝遇五叔曰若主鄙不足死今歸沂
矣及再入都遂卒年七十有五葬良鄉崇國莊嗟乎處士狐死
首丘必正其終書曰考終命詩曰高朗令終死非其所貢不死
其視生也爲何如哉信乎貢之爲善人也貢及廷貴皆不取無
子廷賡取彭氏賡戰死彭事始以孝聞守節六十年卒朝廷旌
其閭

論曰仲尼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若處士父子忠孝不兼盡
矣乎光祿之忠廷賡先之處士之孝廷貴贊之乃彭以區區孱
弱亦截然離立而似續焉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吁何和者
之周也處士爲予兄弟行光祿伯之葬武昌也處士歲時詣楚
祭先大夫繼制楚處士嘗一至予及見之體殊清羸目燿燿如
有光子雖少嘗戒予曰好讀書務持身謹嚴吾宗雖繁我所主

者裁三人耳三人者蔭祖伯及先大夫與林隆也

卓孝子傳

陶元藻

卓隆同安在坊人後徙永仁里家貧幼孤善事其母蔡氏時值海氛方熾康熙二年令沿海居民遷於界內隆與母寄食漳州寇發入城避之中途失母所在隆年纔十三呼號徧求不能得煢煢無所依既而展界復歸於同娶婦舉一子然心念母不置以母失在漳遂負販於漳凡漳之重街複巷湫隘僻遠處靡不到而於賽神赴社廣會之場尤屬日焉以期獲遇如是者二十一年一夕至東郊浦頭有一父老曰無憂也汝往河南則得之矣余家城北汝他日來余當偕往隆如期訪諸城北無所爲父老居者遂疑爲神謀於婦鬻其子爲行李資奔河南臨行與婦決曰不見母吾不歸矣先是其母與隆相失入城得老嫗同寓而

復有少年女子色殊麗亦失其母流離道路閒爲海鎮陳某所獲勿從出之依於蔡呼爲母頃刻不相離後女終歸於陳陳奉命屯於洛蔡氏之入洛以此故也隆旣至河南循歷屯所至開封遇焉悲喜交集母子相抱泣下嗚咽不能語時母年已五十有七失明負之歸而向所依之女歸陳者家已落故無所贈隆且丐且行由洛入閩取道揚子江江半風作舟將覆隆仰天大呼曰吾千里覓親歸而反陷親於非命則覓之罪轉甚於不覓矣抱其母大慟須臾風恬同舟者俱賴以濟其母歸隆與婦侍養一十六年乃卒子曰五福自河南歸再舉者隆以壽終邑人多爲詩歌以美其事云

韓先生傳

向璿

紹興山陰之三江有韓先生焉其行事類卓卓可紀爲人狷介

自守不務名稱故名亦不著與家大人爲總角交幼同筆硯歡
相得也壯遊四方或聚或散今老矣復相追逐於閭里未嘗旬
日閒故家大人知之最深家居數數道之其大節不可及者尤
在事親撫姪二事先生性至孝自幼卽多奇行父亦位翁爲山
陰名諸生教授鄉里課督甚嚴先生抑抑循規距無尺寸失翁
晚得瘋疾臥牀第者數年先生藥必親調飲食必親視起居必
親扶持以至嘗糞刲股極前古所希有難爲之事靡不身爲之
然未嘗語人人亦不之知也後其親旣亡至數十年久寢夢聞
猶喃喃呼父母不置此家大人嘗與之連牀共臥而得之耳聞
者也先生終身不娶撫兒子爲己子人或有相訾警者有勸之
娶者有嘆譽以爲奇者向璿曰是皆于先生不得已之苦心未
爲深知也先生家故貧自弱冠時卽出門爲童子師旣而徧走

齊魯燕趙閒備歷艱苦顧以持身嚴謹所如多不偶且嘗得危疾幾死者數矣是其壯時勢固不得娶也後以敍勞銓部授廣東三水司巡檢巡檢薄宦也俸入無幾纔足以給衣食而其年已五十餘矣其伯兄早卒遺子四人皆貧不自存先生是時卽娶未必遂得子卽得子亦未必遂成立然先生一娶而兄子四人其存其亡不暇復顧矣況更望其室家完聚耶於是不娶之意遂決而以其清苦節儉之餘資爲其兄子次第婚娶更爲少置田宅及歸又擇其行三者爲己子蓋以爲如是則祖父之嗣不斬兄之嗣得衍而已亦無子而有子是一舉而三得也先生於此蓋籌之熟而慮之審矣不然先生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樂而好爲此矯情震俗之舉哉此先生之苦心余所樂爲書之而不欲其泯沒者也其他行事固多可紀茲特紀其大者先生

諱彥俊升其字也

向濬曰先生撫姪一事或以比之鄧伯道余謂其事略同而心則或異蓋伯道棄其子于已生而先生則無棄子之慘也伯道爲之于顛沛倉卒之際而先生則于從容暇豫審擇而處之也然先生之所以爲此要自其孝親一念推之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豈不信歟

洪陔華傳

李錯

洪正治字廷佐陔華其號也歛桂林里人曾祖故太常卿謚莊定公文衡莊定公生隱君嗣憲隱君生玉振玉振字叔儼晚自號成齋正治之父也遭世亂隱君避地昌化成齋君從日左右艱危中隱君歿乃奉母東遷于揚正治之生也高顛隆頂清揚在目成齋君顧而笑曰鵷雛也娶非樊中物耳及長儻有榦

略機先而張慮多中成齋君力敦內行而以樸誠遇物正治濟之以和家尙儉循古風然人有緩急拯之若不逮正治體之出納當其意歲甲午歛饑成齋君贍桂林族正治廣其惠復太常故宅隱君讀書堂及里中舊費不貲正治多方畫之事皆集正治年五十成齋君示微疾遂不起喪葬如禮不修夸毗人或訾議之而識者未嘗不以爲中節也成齋君晚舉數子七十餘復舉二子至是存者裁三人正治愛之逾常分推田廬美好者予之曰先君子之愛子也緝太常遺稿及像曰先君子之志也處鄉里以恭人以非禮干不校僕嘗挾重資亡一日遇之陽不顧而逸之去曰先君子之教也以故郡人爭嘖嘖嘉成齋君之仁而服正治之孝年六十有二卒成齋君嘗曰吾歛人死必葬我徽比正治卒兩世皆反葬於徽正治擇交審所從游者先涓裘

張抑高宗人秋士三處士及清湘大滌子極而已善畫蘭工詩
所著有華萍書屋集子七人烝烝秀出肇楸成雍正癸卯進士
久通籍食報之隆必且稱其德云

論曰先大夫之持節三楚也成齋君嘗以咳華見見則深器之
曰克家之子也遂訂二氏交後予四走江南北皆主咳華家見
其父子志行如一敦厯而和時成齋君年八十餘體豐下矯健
善步寒不裘食肉盡一斤而咳華未五十且白首尪羸負孱骨
所異者唯此耳舊傳盛德之家有穎川陳氏荀氏今洪氏其庶
幾之

翟孝子傳

包世臣

孝子諱彩令姓翟氏安徽涇縣震山鄉水東人也生六歲而母
氏物故未幾父雙喜病癱瘓孝子乞食里中年十二力能樵採

始罷行乞每遇里中合食孝子食必舍肉一飯卽起告主人以另器持飯與肉歸奉父主人共愛憐之稍長改業賣菜饗飧外有餘錢多寡悉歸之父孝子年逾壯父頗以嗣續爲憂孝子乃置童養媳及笄乃成禮以有二子父性素嚴旣久病尤卞急孝子故有伯兄不勝噪聒遂逃去久之父思長子孝子以有婦代侍遂告父閒關尋覓竟得伯兄歸父歡甚然居月許伯兄復乘閒走遂莫可蹤迹孝子終身以爲憾孝子自乞食奉父以比其卒閱三十有三年父貯孝子所奉錢於敝簾中父卒啟簾積錢三十餘千文以舉殯並買地并葬父母及祖父母焉嘉慶壬戌夏長子殤於痘明年春孝子亦卒實五十有八歲

包世臣曰諺云久病牀前無孝子有孝子值事而兄歸仍不能居月餘可以知孝子之難矣予得孝子之行治從翟玉山廷珍

學博學博篤行士也以道光癸卯秋試來白門持巨卷屬予展卷則吾邑賢長官及鄉先生題詠具在大都以孝子行至奇而未得邀旌典爲歉予謂旌別淑慝國典也此自主持風教者之責於孝子無增損也計孝子之次子今當已年四十餘翟氏族逾萬人雖近支多不相識學博蒞試事歸幸物色之使人知孝子之有後此與助經費以請旌榮功相百也予以嘉慶丙辰春初過水東曾卽見爲孤兒行紀翟氏乞者曰孤兒沿街泣跣足履霜行乞食面瘦如鬼肢無股勞君道旁爲酸楚孤兒生孤兒生命未爲劇苦兒年似背上弟時爺提娘抱不知凍饑爺娘今棄我阿弟早遭此禍無柴無米詎養我弟嚴冬雪漫漫阿弟襖薄不耐寒并我破裋勿謂我被霜風膚裂不完晨出望煙火君子周濟我乞不得中心愴悲欲之他未知否可願得吾弟腹果

願得吾弟溫飽長大孤兒下去地下黃泉見爺娘我無過其時
孝子年蓋五十矣一時小民中有此奇節者二翟氏真巨族哉
清故孝子戈君之銘 顧千里

戈君諱宙襄字小蓮元和人生五歲而孤及長棄進取專意以
養其節母張太宜人者數十年母以壽終君哭泣過哀遂以毀
卒時道光七年二月朔年六十有三矣執喪甫五十七日子載
請於有司以孝子例旌卜以明年月日葬於長洲縣七都七圖
義字圩之新阡禮也配袁氏子二長卽載次堅爲弟嗣前卒孫
一昌國先期載請誌文於同邑顧千里千里與君交且深以爲
實應銘法凡君之家世素封具於譜君之官以六品候選君之
才有集君之學多箸書君之師友必名流君之他行率見推於
鄉評而皆書之略者大孝子也其詞曰

人之行大於孝者而殉是可悼刻此銘爲世教將豐後以食報
園丁三李傳

包世臣

予以嘉慶庚午挈眷至揚假館西門外之倚虹園園丁共六姓
守門者句容李氏李嫗有三子曰鵬年鵬高鵬萬嫗軀肥而健
噉然夏秋閒輒患痢七八十日鵬年晝夜抱負上下待沐浴梳
洗滌垢穢積年無厭倦鵬高在城中爲需次者廚役每日必再
歸以新美食遺母鵬萬灑掃亭閣分遊觀酬值市甘旨必厭嫗
意鵬年鵬高皆逾四十未娶鵬萬才三十餘有婦稚而嫠衣飾
值白金百餘兩現貲亦且二百欲挾以嫁鵬萬鵬萬曰彼來能
爲我善事母乎若不能者是得妻而失母也不可有姊嫁殷姓
甫舉子而壻死嫗憐之甚鵬年迎與同爨嫗年八十三而鵬年
卒逾年而鵬高又物故鵬萬以照料園事或侍奉不能以時遂

以管園業授甥而奉嫗賃屋居園外身自上鋪舁轎用力爲養然瞻給殊未減鵬年鵬高在時也鵬嗜酒醉則與人詬詈唯事嫗至謹道光己丑八月廿六日鵬萬疾甚乃告其姊有錢三十千舉息所親處以半治發送留半備老母後事家用器具甥悉將去迎老母回園語畢遂瞑蓋嫗年八十有七矣園丁又有歛曹氏者其季曰小連子五六歲時曹嫗賣之丹陽以勤慎得爲養子閱八九年嫗聞丹陽人殷實且己子小連子遂渡江肆擾其人不得已以小連子還嫗小連子在彼逸樂未習生業旣歸宗唯能賣水煙未幾其兄死有二子才三數歲而嫗卞急饗餐不解生人事揚城餅餌以東關爲最去園且五里小連子每早馳買供嫗下牀餐有新異食品上市雖珍貴必果嫗腹而嫗猶詛呪不絕口小連子無幾微望見詞色其日入勉給口食無

力置臥被夜則以敗絮擁軀上身而自臥草中抱其雙足著胸前以爲溫如是十年嫗乃死小連子今已三十餘二姪亦漸成立李曹在揚看守園亭今俱爲甘泉人

包世臣曰孝之體大矣慎守其身毋貽父母惡名則殆於近之故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交友不信戰陣無勇皆以爲非孝夫豈口腹云爾耶然李曹細民豈可責以他行至其至性獨發史册所載未能相遠也世有不自勝其多欲而藉親爲說以豐一日之養卒不能不任不義之名於後世者可勝道哉予故紀二十年間見所親母令泯沒焉其亦可以風矣

書李孝子

錫 續

自岷山負地絡之陽瓦終南太華爲北紀山河自蓋屋山曲水曲迤邐達終南枝峰蔓壑統謂之秦嶺蓋屋李氏子業樵入秦

嶺見亂草搖動作分裂狀小禽叢舞啁啾不已心動欲還大聲
出草中虎隨聲出張爪伏李盥其腦悅習聞霹靂聲虎隨聲去
張曰見巨人執挺立於前李匍匐出山已去蓋屋數百里佛坪
境也李七八歲而孤或奪母志及期鼓樂於門李始知之痛哭
母前淚涔涔迸血出曰母棄兒邪何以慰泉下人且兒無姓氏
何人爲母曰然則止也李亟出竟日哭止輿不得入母所適故
長者感焉遂寢佛坪司馬陳君堯書先給李資歸蓋屋後聞其
故歎曰至性之所激神人欽之其於虎固不啻驅而遠之矣天
道福善固若此哉李爲人忠厚家小康事母孝養有加蓋屋每
稱道之或曰救李者山神也

戴孝子傳

馮登府

孝子名庚辛嘉興縣學生父鳳璋故邑諸生也客死潮州逾年

始得耗孝子慟絕誓必歸父骸顧家貧空性迂贛無以生有族
姑哀之稍飲助囊十金一敵篋友人爲仿戴良體作零丁帖俾
困而告諸路將行挈其子告之曰我死爾收我骨埋於爾祖之
櫬旁我志畢矣其往歸爾祖之櫬天也時子年十四涕泣願隨
遂附賈以行未中道資斧絕賈棄之一日昏黑父子走亂山中
榛莽叢雜狐嗥虎跡交於道信足奔子踣負之趨達旦至一嶺
問之梅關也歷時得抵廣州去潮州尙二千餘里父子日流涕
狼房於路出零丁帖遍告見者僉曰孝子也以其被儒服館其
子助庚辛資至潮求葬所人無知日泣而問諸卜卜者眇雙目
陳蒼演莢得蹇之復其繇曰北山之岡爲蛇爲羊三年成碧七
日遇黃越數日行墟莽聞見羣羊臥地心異之旁有蕭寺遇牧
人問之黃姓也曰狔知邊的是近埔之山芋潮人自稱曰狔指

其處曰邊的山芎作茅屋於山也卽其所羈冢藁藁中發之得
櫬識姓氏歲月焉朽不能載乃以敗絮裹骨皮之篋盜入寺啟
篋持敗絮棄骨零星於道而去寺僧以告乃置骨於罌而藏之
顧無以作歸計爲人傭書久之得負骨至廣州挈子崎嶇以歸
往返已三年矣歸而葬於祖穴之側數年貧無以存鬱鬱卒里
人皆稱爲戴孝子云子名培成後補博士弟子員

舊史氏曰余獲交於孝子誠慤木訥人也見俗人去之惟恐不
速語斷斷然面發頰與人多藁苴不合乃跣步不出里巷卒能
如趙來章求矜之骨歸葬龍興士君子動於一念之誠而險阻
艱難不計焉世之遷就回顧者宜終其身無一事之成也其亦
有愧於孝子也夫

周孝子遺事記

王拯

賀子霖若言其鄉人有周孝子人偉方襁褓時父某卽爲族人周新睦者所謀殺新睦豪強狡訟得不死孝子母獨時時屏泣孝子漸長成乃跽請之屢矣母以告則孝子亦飲泣年十七有室娠矣孝子獨就塾師某學師與新睦故有交一夕孝子讀塾中新睦詣師夜半始去孝子忽不見有頃塾中聞呼殺人聲自遠至眾往跡之新睦仆石橋上頭面兩臂皆刀斫傷創甚目炯炯猶能言第曰人偉殺我眾歸塾中者見孝子頽然坐書幌手刃血淋漓擲燈下蓋新睦方出戶時孝子持刃伺其後及橋而斃之新睦斃而孝子自首官竟下獄以瘕死遺腹得一子王子曰吾聞子復父讐先儒論之詳矣記曰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周官乃曰殺人而義者令勿仇又曰凡報仇讐者告于士殺之無罪周官之言疑不可明夫殺人而義爲私言之乎天下無私殺

人而義者雖義亦何可私殺人爲官言之乎官殺人未有不義者誰敢仇仇官殺人者亂民也不待辯若報仇讐而得告於士爲士者固當代雪其仇何至今報者之自往殺之非惟如退之氏所言孤稚羸弱抱微志伺敵之便而不能自言於官也唐人謂復讐事律無其條今律雖亦無專言復仇而稱凡殺有罪者得無死矧殺人之曾殺其父而逃大辟者哉國家法網寬大有司者不能善行其意姦民殺人而得不死者眾矣事覺而吏得其情又牽於前有司者之絀累而不敢反於平此如周孝子者之所以卒死也歟或言孝子恂謹良愿而其仇剽悍拳勇能敵數十輩獨以善柔而勝強暴若將有神鬼左右之者然當其閔父之仇能飲泣不妄發必待其室之且徵而後一決以堪頑惡之胸吾尤以爲孝子之能完孝天且弗違而人顧莫之感也哀

哉賀子湖北蒲圻縣人嘗與孝子爲同塾者言孝子事其信

孫孝子傳

蕭穆

孫孝子名佐標

人家貧拙於治生乃奉其母來寓居桐城

東鄉日乞食於村中而亦時爲人傭母有所欲必先意承志欲出遊則負之以行不計道路遠邇母寢疾孝子日夕不安寢母以天年終孝子涕泣悲哀依母墓寢處者數年後獨自乞食數年乃卒卒之前數日乃徒步至各村中諸長老訴之曰吾某日當死然死亦不能不擇地請以里中大清庵爲吾死所可乎於是諸老素欽慕其孝聞其言甚異之皆曰可孝子領謝而去乃於卒之日沐浴更衣至庵中佛座上端坐而逝後里中長老請於邑令得旌於朝奉旨建坊於里中張家村

贊曰乾隆閒廬州有何孝子奉其母來居吾邑東鄉之水圩保

行傭以養雖陰雨大雪不外宿食有異味必留以遺母母喜聞歌暇輒負母於背自行自詠以娛母意旁若無人爲人渾渾終日多笑容人皆稱爲何孝子母死哭泣悲思未逾年亦卒嗚呼以吾鄉僻陋之區而前後孝子獨喜流寓所行大略相等是殆天實使之以爲鄉人鑑邪孝子卒前數日向諸長老以擇地建坊爲請曰吾非好名者也恐諸君忘我卽忘吾親耳嗚呼此乞人之所以爲孝歟

梯堂先生曰孫孝子字香山道光丙戌歲余親詣其廬墓之地前有天鐙土人結片席覆於碑上中有香爐團篩以貯香一甕一簸草一束而已家有弟一人少行乞長以肩輿爲生爲弟娶婦事母盡孝母卒買地葬之遂以墓爲家焉余聞之士人如此

高郵王孝子墓誌銘

陳奐

古者二十而冠冠而字成人之道也爲人子爲人臣責成人之禮則然然論語言見危授命爲成人之極至而執此言以責備夫二十始冠之年未之前聞也讀高郵王孝子行略亦奇節矣孝子幼隨父之楚任離家鄉遠昏未成禮未及應童子試補博士而趨庭聞訓於學無弗曉與尋章句家超萬萬性純摯師每講忠孝節義故實氣蓬勃然形諸眉睫閒時粵西賊氛不靖攻文藝兼習武藝獨能百步外立徑寸竿射之中的監察勇敢之士百餘名自隊長以下咸畏而愛之壬子十一月岳州陷父奉調省垣督辦軍務請從許之行抵武昌門已閉縋而入禦賊於小東門施滴水鎗連斃黃衣賊目二名十二月四日文昌門破懷印侍立馬前父顧去之泣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兒誓以身死

父矣督隊長李長清等衝突殺賊衣盡殷至閱馬廠見父危急疾馳救護刃三人指盡落遂遇害老僕謝元自剄以從死王升僕也賊退負尸掩蓋之城復以告迺請改殮事聞蒙恩飭部臣照陣亡例議卹並特旨附祀專祠家人因在專祠正楹後建立三楹爲幽靈安所題之曰孝子祠孝子姓王氏諱恩晉字仲蕃世爲高郵巨家高曾祖皆成進士列名臣詳見國史傳與鄉賢名宦祠志中父諱壽同由進士出身任湖北分巡漢黃德道同殉節生于道光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寅時歿于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午時歷春秋二十長兄恩錫哭而逆其喪乃於五年二月櫬歸鄉里卽是年十二月 日卜葬於 鄉 原 山 向而請於長洲人陳奐奐嘉孝子能盡成人之道諾恩錫請爲之誌銘

能執干戈衛社稷矣是謂成仁志士從先大夫於九原色喜崇
廟祀載乘史妥神聖乎蒿里

記鄔氏子

顧壽楨

鄔氏子不知其名其父鄔明故爲鄔縣役隸捕班明死鄔氏子
奉其母居縣東秦渡鎮往歲秋偕其妻適牛東而其母病廢留
秦渡回賊掠秦渡鄔氏子聞之急起將往取其母眾遮止之曰
若癡耶奈何入虎口且爾母存也徐俟賊退當未晚亡也已無
及矣鄔氏子氣結口吃曰吾吾母病不能興吾不可不往脫然
去途遇其叔怪其行急詰何往曰視母曰賊夾守鎮四門網出
入者盡殺之汝不知耶而往也曰吾吾方極不知其他絕裾疾
行及鎮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街陌無人行焉者斂其室儼然
而母存負之以出無人邏焉者行十里抵牛東笑謂眾曰若等

妄言耳我乃不見一賊中書崔君玉徵爲余言且曰孝弟之至
通于神明宜其有是矣然吾聞是子也素負氣梗其母而感通
于倉卒何也顧子曰誠

章大傳

熊其英

熊其英曰嗚呼倫紀之閒豈非士大夫責哉自士大夫不完其
性而獨行乃往往見諸農工婦女微賤不識字之人薛君春畚
嘗爲余言章大如章大者不亦偉哉不亦偉哉章大崑山之楊
湘涇人兄弟二人同業薙髮大無名人以序呼之曰章大章二
云大有姊嫁匪人歸依大與大妻不睦大曰姊吾同胞妻何爲
者弟今有子矣吾何妻爲遂出之終身不復娶章二不檢於行
癮鴉片薙髮所得錢兄弟分貯竹筒中米鹽家用大獨任之二
自私其筒猶時時苦不足大窺得其意輒以入己筒錢誤入弟

筒以足之二病咯血大出錢令就醫二糜其錢歸詭述醫言謂病無庸藥但多喫肉可癒大於是日烹肉供弟大與弟章二處衣食率自取舊惡者人問之汝弟吸鴉片乎必曰無之汝家衣食汝一人謀乎必曰無之大之愛弟妹出於天性久之章二亦愛大甚大出歸或晚章二與二子候伺之常相望於道而是時里中有諸生某者事母有違言大語人曰我不意秀才乃如是言之皆欲裂呼之薙髮獨望望避之不某應云大卒咸豐六七年閒年四十餘

贊曰章大一蠡工耳余遇之亦將以工役之乃其內行若此役人役於人名實之間可不辨哉春翁述大事甚核余據來稿潤色爲此傳豈第欲爲大留其名耶

李孝子碑文

諸福坤

咸豐十年閏三月江南大營潰粵寇東竄烽火達浙西四月十三日蘇垣猝陷百姓塗炭殉難者以數萬計是時李孝子涌寓居史家巷方侍奉其父母賊至擄孝子去僞忠王李秀成見而異之且聞其才將獻金陵洪逆以八髮賊監送舟出閶門泊山塘八賊相繼登岸孝子語舟子欲舟乎曰唯盍衣我微服若飛棹去遂各逸孝子徘徊注念久之幡然入城求其父母或告曰爾父被俘去金陵爾母息耗無所聞則大慟遇其故人徐子雲相依處未幾賊令縱城民去孝子偕徐出欲西被賊遏回乃止山塘有忠曾所親賊偵識孝子執去遂泣別徐至忠曾好言誘曰爾何遁以爾才貢我主顯富一瞬耳爾何遁孝子曰遁而回求父母曰今天下骨肉誰能相保者語未畢孝子大罵曰皆由汝等逆賊我肯媚逆賊耶忠曾恚趣殺之披其襟得其所繪畫

父母像二帙時六月初一日也同治三年寇平萍鄉劉九疇爲
傳文刻石於翼宿殿今年徐子雲函示逸事且曰孝子幼貧習
伶顧通敏雅尙善貌畫人物所與游皆知名士署按察司使朱
公鈞服其賢欲禮致幕下以他故辭歲入所藝金千悉奉父母
其妻從請月錢止五百有兩弟未婚孝子請於父母曰膝下落
寞弟娶增抱孫樂兩大人且慮弟各未易俯畜耶兒所入足兼
濟若兩新媳日給如吾妻門戶一聽兩大人主何慮爲父母僉
之禮未成及於難父某業衣工以孝子養棄去孝子字湘舟長
洲治長涇人子一余乃歎古來慨忼甘義未有不根於恆行行
莫大於孝孝莫切於義爲歸若李涌者洵無愧焉乃撰李孝子
碑文以輔劉傳而系辭以弔之曰

曠暑慘兮壞雲漫天屬豁兮牂肝瞻首雖離兮心炯丹握仁正

命兮真氣灑蟠帝座驚兮鬼神嘆卓爾伶兮卑儒冠斑爛兮血
衫慈顏兮雙緘魂闐浩虛兮下睇監豺豸嶮巖兮生民歎生我
育我兮恩何饒上昊下搏兮巍闕銜庶幾一見兮影龍繆余
醕兮椒芳薦予款兮瑰章氛息廿載兮天地光眷靈懷兮涕淚
滂前無極兮後茫茫砥行轟節兮靈與頡頏完我天兮埏之綱

李孝子傳

孫葆田

孝子李中和字時堂先世籍鄧州孝子幼隨祖父遷葉縣之尤
源村家赤貧祖父爲人佃孝子鬻柴以佐養母楊氏性嚴厲孝
子事親不少忤親疾視湯藥數月不交睫咸豐十年皖匪竄葉
孝子母病臥牀褥未能行孝子負之避賊近家人盡逃獨守母
不肯去無何賊大至孝子以身蔽母曰可殺我勿傷吾母跪乞
不已賊爲感動相戒勿擾舍之去越宿家人返見孝子僵臥道

中仍遲叩喚之醒乃扶歸見者哀之母旋以天年終孝子哀毀骨立廬墓三年遇忌日輒泣涕終身不改孝子晚歲精醫術其後家稍裕施藥施食不怠年六十六卒娶鄭氏事翁姑柔順謹慎亦以孝稱光緒二十二年里人采孝子遺行詳有司上諸大府題請旌表得旨建坊如例

論曰李孝子天性孚人沒而終能食報予得於所聞者如此孝子有子曰沛爲葉縣諸生其同學高炳宸嘗爲孝子作傳稱其五世同堂獨能調處輯睦人無閒言嗟乎是固然已然孝子之得旌表獨以負母退賊與廬墓事見重耳其他事不盡傳而有子有孫將大其門予於是蓋不能無感云

陳孝子傳

諸福坤

孝子姓陳名某吳江之蘆墟人父熙珠縣學生孝子其幼子也

生而瘖父嘗講授以詩書大義首屢肯哇哇然頗似曉解其承
父母使令則且頷且趨給應如響年十二父死家故貧至是益
無所依賴或謂其母宜業以攻織之工孝子遂傭於鍛家稍長
受其傭之直囊而歸諸母每至家啟視其釜有飯則喜無則泣
母老齒落致甘脆以奉之母或不適時躬伺起居扶持抑搔不
忍去若忘其傭於人者母慮主者或有嘖言揮之去乃去然猶
逡巡作戀母狀孝子既劬於所事有錢或覲之誘以博因而侵
給焉孝子則以手代答駢兩指向其口唇頤矐動意髣髴謂
母飯也誘者皆惶愧引去以故孝子終身無一錢之糜且私光
緒七年五月孝子病度不起數牽母裾而卒年二十有五視不
可含淚漬眶也

諸福坤曰昔劉才甫作孝子胡其愛傳稱其力傭奉母爲近世

士大夫所難能然胡孝子固全於天者又能終其母之養若孝子者不更哀哉不更哀哉孝子之卒也凌君礪生手其事狀來屬爲傳且曰孝子已矣如其母何予曰盛王之世鰥寡孤獨有常餼至瘖者聾者各以其器食於百工孝子非天民之尤窮者歟乃殫竭心力不得畢其罔極之報是則凡有血氣者所同感君其以斯義告諸當路區區空文寧足爲孝子加豪末哉

徐孝子小傳

李齡壽

光緒十五年四月朔夜將半邑盛澤鎮之後街屋火孝子徐君儒選殉其母與兄女三人燼焉孝子母年七十四矣久臥病樓上是夜火發自樓下孝子有妻母客其家速孝子走孝子曰我有母不能出亦不出矣其妻母走火及梯欲斷矣猶聞樓上足聲甚厲火熄之明日焦土中檢遺骸母身覆紅氈有未燼者孝

子面猶可識但甚頽肢則殘矣兄女焦骨而已其妻母言母床故無氈意孝子倉卒時欲裹其母從牕中縋下也人來弔火者皆曰孝子孝子孝子號梅村妻前卒無子女死時年四十三

誥封中憲大夫海寧陳君墓誌銘

王國維

君諱鎬字子洛浙江海寧州人其先當宋南渡初自汴遷於杭世以醫名歷廿七世以至於君祖田父寶華生父寶榮並有潛德君幼傳家學性尤孝友弱冠逢寇亂兄鉉奉生母挈妻妹避亂赴衢州君率妻妹奉嗣母避於近鄉君遇賊被掠未幾脫歸則母妹皆已赴水死惟妻獨存乃求母妹骸骨藁葬之卽別妻子徒步衢州覓生母及兄妹時粵寇未平浙東西諸縣殘破甚君閒關千里至衢屬之龍游山深林密求母兄問不可得日痛哭山野閒一日遇一村叟詢知爲陳氏子導至家出扇一印章

一示之則兄名字具在且令其子婦出拜則固母婢也因告以前年有陳氏母子三人主其家不幸均以疫亡指厝棺所示之君哀慟幾絕乃負骨歸龍游人無不稱陳孝子君既歸葬母兄於所居長安鎮時大亂初定旋居石門之洲錢鎮仍以醫自給君術既精遇貧病者輒施醫藥所全活甚眾性尤嗜書手不釋卷讀書臨證所得輒筆記之晚年痛目則令子守訓筆錄積稿至尺許旋因子守謙官江西石城縣知縣又調大庾迎君就養會南贛匪警有勸君暫避者君弗從令守謙督兵出城防勦而身居署陽陽如平常事畢始歸里以子守謙官覃恩封中憲大夫宣統元年七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三配鄒氏誥封太淑人後君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子守訓候選州同出爲兄後守謙候選知府江西石城縣知縣女三人孫二人孫女三人守謙將以

甲子 月葬君於長安鎮 之原屬其友王國維銘其墓銘
曰

昔稱純孝黃子向堅萬里尋親十年生還歷載三百丹青煥然
懿封君之篤行知前修之匪艱道崎嶇於喪亂身契苦於儉難
空山闋其少人枯骨嘿其無言卒徵信於筆印反千里之三棺
銘潛德於幽壤庶萬代而不刊

碑傳集補卷五十四

男孫僑校

和作神玉一四

十一

碑傳集補卷五十五

江都閔爾昌纂錄

義行

閔善人傳

陳鼎

善人名世璋字象南號淮海歙縣人太學生也幼孝友數歲卽知承懽膝下旣長事父母能盡力及卒哭盡哀喪盡禮祭盡誠尤篤同氣寸絲尺布皆與共伯仲喪撫字遺孤析產授財同於己子起家鹽菜貲財巨萬無驕吝色僑居揚州慷慨好義四方賓客如歸三黨親友貧乏者悉力周濟必使得所而後已勇於爲善邦人德之康熙閒歲凶飢民載道募米振粥卽爲首倡就食者賴之以蘇他郡聞風挈老攜幼而至者甚夥乃請於當事設廠分振焉寒者給之絮衣病者與之湯藥一人不得其所

終夜環走若有所失數年來歲屢歉而揚民無流亡溝壑者藉其力也以故淮南北尋有善人之譽三孽之變福浙婦女多罹兵難維揚城郭閒多閩越音一聞之惻然卽捐金爲贖完其夫婦以千數郡中貧家育子不能字多棄之者倡建育嬰堂募乳婦收遺孩以撫之數十年存活者以萬計善人之名遂走天下矣而其心正未有艾也設藥局於市貧不能延醫者悉令就治歲疫道路死亡枕藉具棺櫬置義冢給貲殮埋於土而後卽安設救生船艤江上以防風波之變每遇舟覆令兩岸漁舸飛棹往拯獲生者予一金死者半之具棺以葬而後卽安平居見貧不能娶者則解囊以助之負不能償者卽焚券以謝之葺養濟院使繇獨有歸仍月給錢粟以贍他如修學宮創文樓建橋梁治道路凡有裨於地方者俱殫力以爲之自奉甚薄而好施予

筭輿中嘗多置金錢以行值縑縷于道者輒散給之每出恆數十百輩圍繞號呼莫不各如其請遠近聞其名者皆手額焉大參陳養齋太史許師六舒堯臣吳道行黃朝美程休如張玉鉉等凡數人稱孝友凡有所倡諸君皆應之而不厭不倦而其素性尤好仙佛之學共修道院若干叢林若干兩城內外之風侵雨剝者皆爲琳宮紺殿云良以古跡動于中非爲禍福計也自朝迄暮大率以鄉黨疾苦焦勞至忘寢食未嘗言及家事至其嗜書好古老且不衰而存心篤信與人交白頭如新嘗語人曰聖賢性天之學皆在誠敬之中何可久而生怠乎卒年八十餘邗之人識與不識者聞之無不垂涕焉子大臨寬亦馮京孫長寧長虹長科長樂慷慨俱有父祖風識者謂樹德報云

外史氏曰揚州古繁華地也多金者相尙以侈由來久矣求夫

輕財好義者落落如晨星然先生居其地而不爲習俗所移慨然以利濟爲任嗚呼其知道者矣

義僕王珍傳

王懋竑

王珍者寶應李本恕行一之僕也行一娶潘氏無子珍少育於其家潘氏待之有恩潘氏早卒珍感激主母遂事行一不肯去行一舊家用度不能不少費家遂以落嫻戚家間有所飲助亦輒緣手盡老而益貧薪米之事皆珍任之時有所缺乏則珍竭力營辦未嘗告匱也行一喬氏甥母嘗再爲庀金置妾然卒無子其後雙瞽獨居朝夕所恃惟珍珍左右奉養歷數十年不懈妹適揚張氏時迎以養未一月輒來歸以爲不如珍之能順適吾意也珍嘗衣極敝袴或問之曰汝有新袴何衣此曰前日吾主人思燒鼈食而不可得已以入質庫買鼈奉之主人矣其他

多此類閒出外有所貿易有餘卽以奉主人行一雖貧老無子然較有子者反勝之矣有族人見其誠實欲引以爲己用特置酒筵拜謝其奉主之勤而以十金子之託爲經營珍受之所餘利仍以奉主人但如常例以息予之久之其族人頗不樂珍曰吾知有吾主人耳他非所知也卽以原金還而謝卻之余弟懿誦令烏程將赴任擇一管門人而不可得或薦珍余弟亦知之曰彼有主人豈肯往哉或曰行一已立嗣子矣若以數十金爲彼主人作生計彼自可往也乃以語珍珍曰吾奉事主人數十年今老而瞽朝夕所恃唯我我何忍去之非不知管門有厚利也卒辭不往珍年三十餘不娶或謂之曰汝貿易久奉主人之外尙有餘金何不娶珍曰吾亦念之但吾自奉主人所娶安能與吾同心恐反以爲累耳久之乃娶其妻果不悅頗以爲言珍

大勳曰吾之所以不欲娶爲此也吾將奈何乃日夕誘說其妻後其妻亦化而從之同心奉事至老無閒言行一年九十餘乃終珍仍以貿易自給至今尙在邑人莫不欽重之

舊史氏曰行一與余少相識而潘氏爲余姨姊故於其家事畧知之而姨兄遵恪實爲余道珍事甚詳相與感歎幾爲泣下今已十不記其一二矣其卻余弟之招則余所親見也夫珍之事主勤矣而並能化其妻此尤爲難得者遵恪旣已前歿而余亦老且病後之人恐無有知其事者矣故爲表而著之然尙恨老耄多忘不能盡記其詳也

楊成義傳 李錯

楊成義者貴陽貴筑人寄籍大定之平遠州任俠多力能擊雙鉞成義未嘗讀書然喜娓娓道故實遂以說書名每當筵說西

漢及宋岳鄂王事搖筆指畫聲情激昂又善說勝國靖難師父老聞之多泣曰舊聞也領君談如日中事士之負氣者多之與之游成義雖善說書然奉母居貧愈益無聊嘗往來巴蜀閒既而之烏蒙劉總戎客之會苗徭內屬當事束以漢法且厲遇之苗怒思有以逞烏蒙什伍之家給使令者皆苗苗陰相結尅期約舉火作亂於是鬻薪城中賤授不計直雍正八年八月劉適高會夜半難作內苗起外苗乘之城陷倉卒不可支劉自刃其室以十三歲孤付成義曰君可託其生孤劉奪門出成義負孤揮鉞以從苗躡之去城五六里劉馬躓大溪中被殺成義負孤亂流去走三十里比曙前後皆阻敵無所復之成義泣謂孤曰負若而戰必不免俱死無益若幸匿密箐中待我我請援來活若孤匿遂挺身出苗爭搏之成義奮擊大呼頭顱肩臂負創六

而竟得脫抵莫行九十里至畢節之大關遇我軍軍中人遙識之譟而呼曰楊某來矣成義至請援主軍者辭以不得檄不可成義僵臥一夕黎明憫然起曰劉公子在我不可獨出將復入所識者力阻之曰君既免再入必無幸矣而不念妻子如老母何成義曰許之矣不死無以報劉公按鉞而反卒不得孤遂死之

論曰汪錡死敵僮而不殤以義貴也成義存孤不濟而報之以死知所貴矣吳君士勝鄉與成義善爲予道其實嗟乎惡可以末技視楊子哉往聞柳敬亭亦著聞然技同而不類矣

郭六傳

儲研璘

余從弟玉閏客蜀數年歸嘗爲余言郭六之爲人也余異之作郭六傳郭六者江陰市人也其鄰吳某以乙科將令青神而艱

於裝吳之僕有給六者曰若居積於市拮据所得日百錢耳曷以所有奉我公隨官人高車駟馬且償而息十倍六是之乃罄其貲得百金以獻而隨入蜀既至青神六無一長居署中執爨而已久之吳公亦已忘郭六之所以入蜀也而役使之吳公之子若猶子下至臧獲胥役使之而六亦不自言曰執爨事唯謹久之吳以侵冒軍儲落職於是諸子諸猶子下至臧獲各席據其資或不告或詭告以故皆去比吳入獄挾襍被從者郭六一人耳吳公性仁而闇諸子用事欺之以至於敗既敗諸子爭擁厚貲歸而吳公特貧甚六忍飢寒事之彌謹當是時獄中謫官凡數人常詩酒過從六竊私念我公數飲食諸君而諸君閒至醴酒不設非報稱禮乃私以百錢市酒脯伺公與客談且久而敬進之客既去公問以情告則怒而詈之六直受不敢出一聲

詰日竟去去久之突以僧服至青神復謁公泣拜階下公且喜
且泣下曰若胡以僧爲余所虧項賴僚友相周十有六七俟諸
子鬻產至可千金幸而集猶有首丘想而胡以僧爲袖出一金
若持去候逆旅中朝夕當入見我六頓首謝去之旅次忽病略
不省人事沈沈如醉凡十日而吳卒以限滿不償論斬斬之日
逆旅主人彊扶六起椎其胸號而呼告之六瞋目直視忽疾趨
出之市伏公屍而哭極哀一市人皆出涕旣殮公葬城外隙地
凡知公者咸來唁玉聞往與弔見六衰麻被體執杖匍匐柩前
稽顙奮拜哀慟如孝子云玉聞故嘗之青神交吳公雅知六因
勸之歸且曰爾有父母曾聘妻未娶豈得僧終異鄉者余不久
南還盍隨我返六不應旣而候玉聞於寓泣而告曰六不歸矣
黃連二觔幸致六父母爲贍老費囑六妻速嫁六不歸矣則再

拜號慟而去

偏園子曰異哉郭六之爲人也儒者好以是非繩人於理不識於六之事作何評隲也夫無故棄其垂白之親已聘未娶之妻室捐百餘金隨人於七千里外而爲之賤役爲之子卒也甚而爲僧其無乃非人情然以其人親所生之子若姪暨用事僮僕籍其財掉臂去不顧而一鄰人之子又愚其破家自隨而訖患難生死以之則又何也不亦異乎玉閬自蜀歸過眉州與人有指峨嵋山頂曾於此中見郭六云

書周義僕事

汪中

寶應潘愷僕周大從愷往田舍有佃暴死潘氏之族誣愷殺之引僕爲證知縣吳之珽訊僕考掠累日僕力陳其冤遂以夾折其脛血溢口鼻而死瀕死猶胡嚙言佃實病旣絕而目不瞑聞

者哀之知縣已致僕死而懼妄云僕承遂易其辭以上獄不決者五年其後巡撫劉公參驗僕辭而疑之讞之得其實爲罷知縣官而抵族人罪於是獄遂白愷爲僕置冢子孫世祀之勿絕汪某曰吾觀於今之僕而知吏職之不修與士大夫不得保其門族者焉吏一命以上其貪沒亡檢者率自其僕成之其用事者威福或過其主不幸而蹉敗則盡以其罪委之主或多發其陰私承望風旨構成其事以冀免于刑敗車相望而後不之戒也見小利而好近娛冒於大險以覆其宗哀哉吾故于義僕事而樂書非以爲一人事也或委質事君汎然如路人之相值明知其可憂而姑倖其不及已阿諛苟祿以恣睢於一時者亦何心哉

張琴舫傳

包世臣

張琴舫者吳人也世居胥門之新橋名二官入都中三慶部習
梨園更名才伶字琴舫色藝爲一時冠有富商召侑酒強狎之
琴舫罵曰他人皆欲誑若錢物吾不欲誑若錢物若何敢妄誕
無禮義商怒命家丁毆之幾斃商之媼戚某馳救乃得脫自此
始專意學技擊余識琴舫時琴舫已棄其業欲還吳中訪名師
益精所學余爲書介之吳中女俠姜翠橋姜年老而子不肖盡
以所能授琴舫見琴舫家居艱苦以洋錢七百贈之琴舫力辭
不得命後二年姜以訟破家琴舫歸其原物封識故宛然也琴
舫學旣成復入都有謁選知府孫姓琴舫業梨園時舊識也許
贈以五百緡回南取眷口孫旣籤掣廣西遂悔約僅許攜之出
都旣又不爲具車馬琴舫自賃轎車同發及山東舊縣巨盜數
十人環孫之三妾將括其裝琴舫馳前奮擊仆其渠羣盜驚走

復隻身力追傷右足背乃返孫旣免於難重舉前說而琴舫遂兼程獨行不復與孫相見湖北彭姓者以技擊教授都下稱彭師傅有公子從學頗傳其技公子在江淮閒遇琴舫曰聞彭師傅困於都殆及凍餒我一時倉卒若入都爲我舉子錢給其居處衣食以俟我時嘉慶廿一年十月也琴舫至都彭負累已數十百緡琴舫乞假清其負旦夕瞻給明年夏彭辭琴舫曰以若之貧爲我又增重負公子來而如忘今又已去我困命也豈可常以相累琴舫不可卒資之廿四年天津同知某禮琴舫爲緝私琴舫曰官府欲捕販私耶抑捕商私耶所惡於私鹽者爲其漏國課也而商之私數十倍於販以豪富爲此比之窮民肩挑背負貿食者情罪相百若利官府之財帛助奸商絕貧民謀生之路某雖賤人不忍爲此也同知大慚而罷京營游擊某廉知

西城有賭窩不受捕招琴舫不可游擊曰子矜勇何怯耶琴舫曰非怯也賭者人情之所常有官府此舉徒爲邀功計耳若廉知叛匪所在雖千百人某願以一身先試其鋒上報踐土食毛之恩下以湔除門戶安能爲官府捕賭耶琴舫性沈毅以居賤業吐詞常委婉然必自達其志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如琴舫者庶其近之矣余識琴舫久知其事頗詳纖悉不具論論其大而余所深悉有徵驗者廿五年七月十七日乘馬出前門馬驚而墜遂斃於道年三十歲在都娶於唐其母在吳未知也又聘於胡胡舉一子當琴舫之不祿也子年始四歲道光二年余至都詢其家室娣姊相守以撫稚孤庶乎能不負琴舫者包世臣曰孟子重良貴其不信矣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利則賤而喻義則良與近世良賤之說也蓋殊以余所聞乾

隆四十八年山東巡撫國泰以贓被逮卿大夫故與交善者皆
詆詬以自飾惟所厚舊伶太平追隨至都破裝爲治後事嘉慶
十四年侍郎廣興以贓被逮愛將故吏莫顧問惟所厚舊伶吳
人陸雙全周旋詔獄治棺斂二子外遣眾妾家食陸皆爲部署
所費累萬冒重險而不避嘉慶十八年滑縣之變有湖北流妓
名玉珍者姊妹三人爲賊所掠欲以爲僞妃俱極口罵賊備楚
毒而死徐如意者吳人居因果巷嘉慶十七年六月有二兄而
其父死兄欲領棺於同仁堂如意年十一號泣曰豈有有子三
人而使父眠施棺者乎乞賣我以葬父遂指身假錢三十千舉
葬葬畢賣於優販入都中春臺部改名富伶二十二年余在吳
知其事其明年至都訪之聞其母病日甚以年未滿不得歸泣
血潛潛今之董永也曹文瀾者字春江亦吳人年五十許以教

優爲業攻八法二十年下筆洞達有廉悍不可犯之色都中善書者莫能先居恆手資治通鑑一編然絕口不論古今事往昔秉翟執簧之流亞已余往來都下十數年所見所聞能皎然不欺其志成行誼可紀述者多世之所謂賤人也哀哉

崔倚庭先生傳

陳玉樹

先生姓崔氏諱楹字倚庭鹽城人少好學久困童子試乃捐貲入太學家素封爲一邑冠性恢廓好施與嘗歲莫被褐懷金行墟落閒見有不舉火者則寘錢其室而去有知者踵門謝先生曰汝誤耶我素吝安肯爲此盛德事也其不好名多類此鹽城居淮揚之下流民常苦水道光辛卯霖雨累月湖淮暴漲運堤決馬棚灣東灌興鹽種稼盡沒民大饑食糠粃草木皆盡有父子夫婦而甘心者天寒風勁道殣相望或坐或臥或蹲野犬曳

而昨之甘乃漸噉生人日暮燐火四起鬼哭有聲村落人煙幾絕先生有穀二萬石錢二萬緡於明年春盡發所蓄以濟餒者食之寒者衣之病者藥之死者瘞之飢民間風厲至舢艫塞溪澗小車麟麟聲不絕聞一出視鳩形鵠面之民環而呼之有牽其衣者有擊其手者有抱其膝者人予一錢千錢立罄其貧者或求多不退先生弗之怒從者達先生意亦弗之叱也來牟黃熟流民乃散而蓋藏以空稱貸於人始克播種是年秋歲大熟田穫數倍甌窶汗邪滿篝車不數年粟紅貫朽富仍甲一邑聞者異焉時有唐君耀遠薛君壽凱阮君寶光皆邑善士也先生與齊名唐君喜拯人急難不足則貸於先生無少恡及三人同舉孝廉方正先生獨辭以此三人名顯於時而先生名弗著玉樹外王父唐金浦先生諱文鴻先生壻也慷慨好義有先生風

爲吾父述先生事甚悉玉樹以此知其詳云光緒辛卯夏淮揚海道謝公元福行部至鹽城題澤厚流長四字於額以旌其門義僕孫立傳 丁晏

孫立一名長慶淮之山陽某村人幼侍關忠節公給洒掃役及公貴爲提督從至廣州立農家兒不識字同舍頗輕其人公喜其誠樸無誑甚倚重之顧好飲酒漁色嘗於元旦被酒狎游粵東妓館踉蹌醉歸呵罵他僕公聞之置不問次日公召立謂曰吾受國家厚恩隻身在外茹苦含辛分應爾也汝輩從吾萬里外行樂縱游吾不禁汝然何至謾罵同類以後可少斂也立叩頭服罪自是不飲酒公御下最寬惟吸食鴉片者不少貸立承公意見有煙土筭具必猝而毀之公益重立公守靖遠炮臺立負印從自卯至申決戰死傷相屬公血染衣甲顧立取印使奔

立慟哭願從死公揮刃逐之曰汝不以印信爲重汝負吾矣語畢飛礮中公隕絕於地立乃由山後顛隕下山勢斗絕多箐棘立受重傷卒以印畀中軍送制府署而身至炮台求公尸時夷人嚴兵環守立邀通事吳某以情告夷人義而許之吳某者先事獲重罪公捕得之宥弗殺今得藉以報公者也立登臺負尸鉞交於胸膝行而出會礮發如雷霆立語通事曰旣許我矣又轟擊我何也吳某曰此夷人重公節以礮送之今大臣林文忠公輓聯云聞異類亦欽偉節紀實事也方立求公尸見游擊麥廷章半體立曰是吾主至友也并求得之負以歸立護公喪回淮旣葬數月忽病謂其妻曰吾主來召我矣遂卒

論曰立扶櫬歸淮上年甫三十餘強有力善噉飯每見余言公事必涕泣余甚敬而禮之未幾竟死彼雖臧獲然豈庸庸者流

所能爲之驅使者哉宜其從公以去矣嗚呼自英夷入寇擁麾持節竄跡逋逃者不可更僕數如立者何其錚錚也余拜關忠節公祠欲肖立像侍於側并以陣亡孫都司汝鵬祔祀孫亦吾淮人也然其事不果行存其說以俟後之好義者

閔叟傳

蔣超伯

沿江州郡繁蔚四郊芻藁弗給於薪民悉鬻蘆以爨此風自古已然南史稱宋武帝微時貧陋躬自新洲伐荻是也余舅許氏世以蘆爲生舅歿而閔叟經紀其家雖一錢不妄用舅婦睽甚家事惟叟是諮每販蘆往江干不于風雪中不以爲苦一公子擅山澤之利竹葦盈陂餌叟以金欲其事已叟卻曰吾食許氏三十載捨而他往於義云何拒不就癸丑二月揚州戒嚴舅婦使子鑿先出二十三日賊猝至乃促叟行勿以我爲念叟毅然

不出也至十一月賊退我師登城翌日盍歸求母見母死房中其室東隅一尸儼然叟也鄰人猶有存者告盍曰賊來時叟稱癘病因未掠爲兵與汝母俱以餒死盍乃號泣而殯之嗚呼方寇之來衣狐坐熊要銀艾而挈家以逃者所在皆是也慷慨激烈之行乃見於市闔牙駟之流抑何壯哉叟名肇春年七十有四江都瓜洲人也

紀周昌發竊出江忠源遺骸事

失名

周昌發字盛侯沅陵人性豪爽喜擊刺咸豐二年新寧江公忠源募楚勇昌發充親兵三年冬忠源巡撫安徽入廬州被圍命昌發縋城促援師未返而城陷忠源死焉湖南援軍統領江忠濬者忠源弟也謀以死士入城覓其兄尸昌發慷慨請行詢其術對曰出入百萬敵軍中事貴臨機應變其術豈能預定耶苟

不濟請以死報忠濬壯其言乃著所獲敵軍號衣牌入城爲邏者所執將誅之遇黃衣某帥故其鄉人也得釋使居營屋中勿許之出與一卒狎時引出坐一老人所閒語及忠源老人曰江公死古塘側就掩泥中昌發故不信老人引至塘側指示忠源尸所夜分潛往掘得之負尸瘞城闌閒解衣覆之去然而未有隙也越夕黃衣帥大醉急趨尸所負之逃城內尸山積又大風雨黑雲四垂咫尺不能見鬼聲嗚嗚然舉足非踐尸卽陷泥淖中敵軍巡警踵相接昌發乃禱神求佑適有阮得勝者新陷敵中昌發告之故略以金遂同縋尸於城外竹籬密布昌發且行且拔過敵卡無覺者竟夜達援軍大營往返蓋八日云賞千金辭強之受其半又分半與阮於是湘楚諸軍無不知有周勇士者五年移師三河中礮額傷踰年創發遂卒同時有江忠

信者忠源之族弟也驍果善戰從忠濬援廬州敵軍圍厚援軍雖日搏戰不得近城城中饑盡募能入城饋饌者眾將噤莫敢應忠信憤然獨以所部六十人往人懷白鏹夜半踰敵壘敵驚覺則已入矣因留守城未幾城陷從忠源不去忠源曰吾守土者義當死城亡敵必以全力撲援軍援軍勢單君速出佐吾弟徒死無益也忠信大慟逃歸本營卒完其軍嗚呼忠源倉卒臨難而神志不亂其雅量誠不可及也矣其後二年忠信攻桐城中礮亡余以其行事與昌發類故并紀之

陳君若木家傳

馮桂芬

唐時幕職爲進身之階名臣碩儒起家佐軍從事致大官者居半今此法廢而幕途積輕江南官吏尤驕貴視如門下食客官不知重幕幕亦不知自重習爲阿比奸私而吏治受其弊久矣

近年以來所見官不敢輕幕而幕亦能自振者有之自陳君若木始君諱時若木其號江蘇宜興人系出隴西始祖侁仕宋靖康朝扈蹕南渡占籍吳江十六傳至五世祖孝若十歲而孤偕兄孝基事母張氏至孝值明末兵起從孝基及嫂陸氏奉母避難舟出爛溪遇賊孝若拒賊死孝基大哭乞以身代母賊果殺之而母獲免賊孽陸氏裾裾絕赴水死孝若配沈氏以甫生子未行不及於難事載縣志道光二十八年君始顯當事疏請旌表入祀孝弟節孝祠高祖中黃妣沈氏曾祖汝明震澤縣庠生貽贈修職郎妣周孺人祖師集乾隆庚辰恩科舉人通州訓導歷署宜興荆溪學事有遺德厥後君故卜居之妣王孺人父卓震澤縣庠生例贈儒林郎妣張安人同縣文學獻南女生子四君其季也君不屑習舉業究心朝章國故輿地水利河渠鹽法

漕運洞悉源流利弊精於名法家言浮沈州縣幕二十年道光初撫部歛縣程簡敬公閱其所上讞大異之招入幕有加禮聲譽驟起自是三十餘年更十數督撫莫不以得君一顧爲榮生平關節不到頗高自標置於所主不稍假辭色公事外不他及所主遷去君必先歸代者必遣使數輩迓之始至其在長白吉勇烈公幕也會余被詔籌防於鄉以局事參懷勇烈知余與君雅故輒邀君共語君坦然曰某事可奏某事可行某事否余往復辨難汔有應有不應一決於君勇烈唯唯曰余治軍外不暇問他事兩君定之斯定矣勇烈又謂余曰吾爲藩司有請於撫部輒爲陳某所梗深銜之今承乏是官則又不能不任陳某余爲舉國策陳軫語一笑而罷蓋君於賓主之間類如此君雖遠在幕府而邑官紳重君有公事輒函訪之宜荆山中棚民爲盜

數胥吏又魚肉之積不能自通遂與化外等咸豐三年君與官紳議簡其中誠實者爲棚頭給軍功頂戴令眾有所隸集義倉廩其窮餓者禁花會懲無賴棚民帖然改行汔於城陷無一從賊者十年春君自故督某所歸里四月宜興陷君轉徙洞庭山菱湖而至上海病甚撫部敘州薛公強起之入行館數日而病亟三閱月竟不起時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也年七十有六娶蔣安人文學廷佐女妾孔氏子皆殤以妹夫任培風之子儀爲子更名任暘宜興附貢生女三皆適士族君性孝友慷慨好施伯仲兄早世家宜興招叔兄詩同居又以門祚衰薄族子炳旣孤撫之如己子戚屬待以舉火者十數家君有負郭田數頃不能給晚歲猶力疾就館穀以濟之君入貲得布政司理問銜程簡敬之平臺灣也君籌筆之力居多簡敬手屬稿請賞戴藍翎俄

御史有以不宜保幕友為言者簡敬將爭之君聞力請撤銷乃許焉軍興十年來各省敍幕友右職不勝計江南獨否則君實持之長白裕靖節公鎮海兵潰僚屬將擁之走君曰吾無官守可不死公不死則萬矢集公終一死死西市死此孰愈百代瞻仰在瞬息閒勿悔靖節以為然則醇酒生奠之伏地哭曰公從此千古矣靖節意遂決

續格 職不知所往 巡撫劉顯珂奏至始予優卹若木從
兵刑代靖節夫入草狀詣闕訟冤逮步雲論治伏法
論者謂

庚申之禍君去早某督不得聞是言使聞之或不走蘇常未必不完然則一人之關於大局豈淺鮮哉
 舊史氏曰余與君同客裕靖節所君年長以倍為忘年交嘗為余言吾人宜為一二有益民生之事庶不虛生天地閒蘇屬重賦困民浮收更困民安得一賢大吏挽回之摩厲以須不敢一

日忘咸豐三年撫部錢塘許公乃釗疏行捐抵上下忙法平價徵錢由紳士理董蓋君意也是秋余請於許公及太守今皖撫山左喬公松年行大小戶均賦法亦君陰主之於是大戶之居要路者不便許公所爲胥動浮言明年遂復故厥後許公與余以此事中傷君亦自是不能行其願可慨也比公子任陽來曰吾父遺言許公喬公及先生知我我死家傳非三人筆不可今兩公在遠敢以請遂不辭而詮次之噫君殆猶惓惓前事邪亦足以見君之志矣

山陰汪君墓表

陳澧

古有幕職無幕友今之幕友其人非官也所爲之事則官事也幕友之賢否所繫豈淺鮮哉天下幕友多矣其賢者當不乏人而傳於世者則少其所爲皆官事其名歸於官而幕友遂湮沒

不彰也近百年來惟蕭山汪輝祖最有名所著有佐治藥言之
書其後出仕爲循吏其終身不出者則有山陰汪君鼎字禹九
沒十餘年矣子琰與禮交好以君所著筆記與王君蘊璘所
爲行狀請書其事於墓石禮詳觀之曰是可謂賢也矣君之客
順德縣幕也知縣陳君遇隆雅重君君得伸其志賑飢民清積
案定緝捕條格以治盜移獄地於爽塏以恤囚當是時順德政
聲蔚然縣有舉人羅某爲仇人誣告藏盜於家前任官已定案
矣君閱案卷而疑之告知縣覆訊羅泣曰彼所告盜行劫時我
方客廣西賓州安得而藏之君告知縣訊羅所寓賓州旅舍及
其年月日移文賓州察問皆如羅所言其獄遂解羅詣君謝君
辭不見縣人有縛送劫盜者以盜有母請以自首貸其死君閱
案卷盜乘人病危而劫之且拒殺二人例不得自首告知縣批

定死罪時天大旱君曰此批出必得雨明日果大雨其客清遠縣幕縣民兩家爭田皆有印契數十年官不能斷其一契末書順治元年君晒之曰順治元年王師未至粵安得有印契告知縣以御批通鑑輯覽示之乃服其客南澳廳幕廳在大海中總兵官鎮其地與同知同城有以鎮兵謀反聚飲告總督者總督札同知察其事君謂同知曰札言聚飲以五月十三日其地則關帝廟也是日俗傳關帝生辰軍民多設祀釀飲何謂反耶同知以白總督總兵聞之以千金爲君壽君卻之同知任滿君亦返省城總兵復贖千金君又卻之總兵固請君正色曰吾所治者公事豈爲受金耶必強我者當投金海中總兵歎息而去其客信宜縣幕縣民凌十八自廣西受逆賊洪秀全僞劄歸謀聚眾從之君告知縣搜捕獲其弟凌廿四知府謂賊往廣西幸不

擾吾境勿撓其怒遂縱凌廿四而以知縣妄捕良民白巡撫解其任知縣至省巡撫訶之知縣對曰幕友誤我君自是不復佐幕矣凌廿四既得脫聚眾轉掠州縣而屯於羅定總督率重兵討之逾年乃平兵民死者數千人費帑金百餘萬凡君所治事不可勝紀觀此可知其概矣蓋明足以雪冤義足以執法有學足以辨詐僞有守足以激貪濁有識足以杜禍亂使其出仕當爲循吏乃終身不出且受誣於俗吏宜其晚年杜門而謝客也所著謝客文有云我思往哲茹素守眞可泯沒以終世勿夸耀以干人其意趣高矣雖然宜表出之勿使泯沒以勸幕友之賢者知立名之可以傳於世也

吳復成傳

何師孟附 江寧府志

吳復成字蔚堂上元人性慷慨好施與賈粵多年諳粵語咸豐

壬子歸次年遭粵寇亂自度力不足斃賊乃浮沈賊中以救人賊入城勢兇悍與人語多不辨賊益怒復成獨知之以是爲賊所信說賊曰金陵緞疋冠天下宜設機杼以資用賊從之廣招機匠十萬人文弱者多藉以藏身後賊驅機匠出城又說賊曰曩日柴薪刈諸洲宜設船數十就洲收割運城以備爨賊大喜由是船中送出被陷男婦六七千人又嘗假賊裝乘馬出城令童子僞爲服役者童子遂脫於難廩生張繼庚謀內應事洩賊並逮復成以火熾鐵索使跪詰同謀者復成無所苦恍惚中若有神助卒不答乘閒逸出詣安慶大營曾文正公令蓄髮入賊中謀虛實復由安慶至金陵曾巡撫國荃營爲鄉導得賊曲折悉以告官軍屢捷同治初年僞忠王挾數十萬眾載炸礮圍營援城賊潛掘地道攻長勝營蓋最衝要地也其夕復成偵知之

奔告巡撫巡撫乃調勁旅千五百人併守一營火藥倍之而密令諸營爲後繼四鼓賊至地道發我軍死者六七百人卒不動賊實草填濠緣而上槍礮不及施傾火藥數千觔燃之賊死者枕藉遂大破賊圍乃解同治甲子克復省城積功保縣丞辭不受仍賈漢陽好施如故負累數千金卒不悔光緒二年卒何師孟字澹臣江寧諸生舉人德昌子性伉爽勇於任事與張繼庚王金洛友善咸豐三年粵寇圍省城王金洛薦於方伯祁文節公命募勇五千人守城師孟素留心材武之士倉卒立辦城陷勇多巷戰死師孟聞警率局勇數十人巷戰於講堂大街勢不敵遂潰師孟憤投陶氏園中池不死遂與張繼庚謀內應時大帥主持重師孟閒道投大營陳說百端繼以泣卒不行遂去之生平篤於風義撫孤甥飲食教誨垂十餘年賴以成立鄉里有

緩急咸倚重之

旌表義夫曾少梅先生墓誌銘

王樹枏

余嘗讀史至漢之李曇晉之王祥唐之馮豹崔衍杜畿竊歎人倫之變君子所痛心而不忍言者也而鑒其害者又往往爲憤激之行矯枉而過其正若漢宋弘之不易妻後魏李象之不再娶而乏嗣無後卒蹈子輿氏不孝之譏君子高其行而不許其義焉義也者行其心之所安而不乖乎事理之正者也去歲門人薛鳳鳴持其尊人馨山先生從祀鄉賢事畧示余先生負人倫之望而壯年喪妻不再娶尤見稱於時政府以獨行旌其閭而同人題詠者莫不以此爲鮮能之事余旣爲詩以美之矣頃筠連曾君學孔手其曾祖考少梅先生行狀乞爲銘墓之文先生亦喪妻不再娶以義夫旌者也先生諱伯爵少梅其字也

先世籍江西吉水大父諱應鳳愛四川筠連山水遂徙居爲筠連人父諱彥蕙有子四人先生其長也生而端敏博洽羣書性好遊假行賈資其旅費滇楚江浙諸行省皆有先生足跡而旅渝及漢皋最久歲輒一歸省家政悉委之廖孺人孺人爲同邑處士貞一之女年十八來歸淑慎有賢德善持家提宏執瑣諸務畢張其上事翁姑下和先後皆能得其歡心先生之久於外而無內顧憂者孺人之力也同治初孺人遽以病卒時先生年未三十也一日先生旋里其父命繼室而又曰安得如廖氏賢者先生淒然曰兒服賈無定居且兒已有子肇焜矣請俟異日及肇焜長又屢以爲請先生曰娶妻爲宗祀計也今汝已授室生子矣大宗有主夫復何求汝大父之詔我愛子之心也當時以異日對者恐拂老人意也今後其勿復言光緒十三年父歿

服闋後肇焜丐親友以納妾請先生笑曰妾與妻何以異此登
徒子所爲耳自是無復敢言者先生性至孝母黃太恭人歿痛
絕而蘇居父喪葬祭悉依文公家禮三年蓬首垢面雖至戚罕
與一見事庶母周太孺人一如其母兄弟四人仲早亡其撫兩
弟也昕夕不忍離弟他出則必待其返而後食一錢尺布從不
以自私親教其子肇焜補諸生食廩餼斐然有聲黌序閒平生
寡言笑有暇輒手一編解音律酷好名人圖畫雖重資必購得
之壯遊幾半天下所與遊皆博雅名俊之士居通都大邑四十
餘年跬步必依於禮人以是尤高其行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三
月二十八日以疾卒於里第享壽六十有一有司具其事以聞
以義夫建坊旌表子一卽肇焜以歲貢生官永寧州學正孫男
五長恕傳工書畫耆金石文字次德傳志傳心傳習傳敘傳某

年月日葬先生於某縣某所以廖夫人附焉學孔來乞銘銘曰
烏虜今之世爲何如世今之人爲何如人以男女自由爲盡天
之職以夫婦無別爲率性之眞衣冠禽犢敗度蔑倫慨遷流之
何屈胡我生之不辰有先生者不緇不磷友以撫其弟孝以事
其親慈以畜其子貞以守其身誠狂流之柱石爲曠世之鳳麟
明德之遠視此貞珉

謝公家福傳

費樹蔚

清光緒丙申十一月初七日吳縣謝公家福卒海內卿士大夫
燕齊晉豫江南北之民及異國人與公雅故者咸失聲悼曰
斯人遂止於是耶迄今三十年後嗣衰落銘幽之文不具知公
者漸稀矣樹蔚公故人子也又女弟爲公子婦諗公平生不忍
公之湮沒謹據公子景宣所撰行狀及公遺書臚舉其犖犖大

者以詔後世公諱家福字綏之別號望炊江蘇吳縣人也先世居陽夏遷會稽東山又遷餘姚明崇禎閒有禮部儒士諱振龍者避寇至蘇州遂占籍焉曾祖長源祖亦樑父元慶積德累仁克勤匪懈吳下號謝善人家公生有異稟豁朗英特九歲讀朱子小學卽以力行自勗咸豐庚申大寇陷蘇州其家死難者二十餘人公年十四獨爲賊所羈越二十日以智脫復與父通議君遇流徙至蘇鄉黃埭鎮通議君旋卒辛酉奉母張太夫人遷上海嘗謂自古名臣大儒多嘔起寒苦益自振勵憂虞之中不廢誦讀偶於客邸遇日本使者松窗相問答大聳異之勸仕於其邦公退而歎曰彼詞恭而意倨其國中方厲行新政未可忽也遂發憤留心時事推究古今窮極利病自同治初元以迄光緒中葉參互考校與賢士大夫上下其議論折衷於新舊吳人

競習便安重文藝竊竊笑之公不顧蘇城既復當事委公分理善後修廢舉墜眾聲大和事定復程舉業補博士弟子員入輿圖局分校各國輿圖公以海禁日闢交涉日繁從廣方言館德人習語言文字既成乃盡發歐西人著述關於防務交涉者又躬歷江海要隘相度形勢歸而求之故籍輯兵事紀略二卷通商簡要四卷善後私議四卷善後章奏四卷和約彙鈔交涉新案八卷柔遠成案十卷奉先世遺命不欲以他途進屢試屢躓則輟應舉文字弗復爲更求宋五子書讀之嘗曰學有根柢則一舉一動皆非偶然不則詭遇獲禽耳曷足貴乎光緒三年青齊大饑有弱男爲外人收養流轉適異域者公聞之議釀金往振僅得白金三百奮然欲行中外大賈聞而義之輦金踵至抵東之日自司壽光一局更於青州置留孩所買屋設義塾資以

膏火是役也爲義振之始其後河南山西安徽直隸山東及江蘇諸郡縣頻歲告饑無不乞援於公公一以身任之自晨至夕削牘數十通附以圖說告災四方咸大感動計共得白金二百五十餘萬活人無算公條理精密識量英偉又推本先世行善成法而光大之調度指撝千里若戶庭居恆欲然謂不治水旱之源而惟振撫是務非久長計且十道並出百務叢脞安能盡如人意者山東振畢卽欲罷其事天災人事不容自謝鉤稽綜覈憂勞之至輒至咯血每蕘一役著徵信錄辭若畫一大吏累欲官之輒力求免七奉褒詔聲施赫然李相國鴻章督直隸尤以公爲國士才屢檄召之將畀以交涉劇務以疾辭李相遂特奏舉公畧云謝家福有體國經野之才民胞物與之量畀以官守必能造福於民疏上命以知縣發直隸李相負勛望爲疆吏

最推獎隆重朝野益想望公當是時承平久樞垣守成法以公無寸階但予七品官然使公一出從李相不數年開府矣李相必欲致之復敘兩廣電線勞奏擢同知直隸州復任以上海蘇州電報局上海織布局上海輪船招商運漕局招商總局敦促相繼公皆不赴但請以閒散自効盛尙書宣懷方主電報總局事請於李相使公爲提調官公以盛明練可共事且電政關軍國機要身爲創議之人佐理擘畫積有年所欲竟其功乃受命如上海爲盛尙書言願始終其事他腴地非所望上海爲通商大都會公與異國之人周旋會合盡得其緘祕時時上書李相及所識大官言事高麗大院君李是應之來歸也公與其侍臣相款洽益廉知朝日交惡狀法越戰起訶敵情審敵勢預請當事捍禦精敏中肯繁海疆以安李相欲奏派出洋考察軍事工

商業將成行而張太夫人卒公慟絕意沮而體亦羸矣獨居深
念每詔中國憂患方長舉世夢夢力不足以兼善天下遂誓墓
養疴閒訪中吳故實刻南宋明季及清人詩文集劄記十數家
得宋梅宣義五畝園故址舊有名賢祠宇及義塾次第規復之
就園拓屋數椽雜蒔花木增葺池榭有終焉之思與里中耆舊
跌宕山水閒仍於園中立正道書院課儒孤子弟會朝廷有興
學之詔公謂蘇州會垣宜爲風氣先卽就正道書院改設中西
分等學堂選儒孤之穎秀者入之不足則懸榜爲招學子大集
其後多聞人先是盛尙書屬公督理電報學堂三年中畢業八
百餘人尙書欲爲奏獎公愷乃寢甲午日本以朝事構釁於我
時人咸易視之公獨大驚力疾艸書抵李相言此虜蓄機深未
可忽請躬率舟師擣其國都願從征參軍謀不則以籌餉自效

李相不答而屬盛尙書趣公往上海主電局事公復電陳倭事
關我朝一代安危明公千秋褒貶不比湘鄉津案無傷盛德若
明公此時果爲國忘身者勿泄泄沓沓爲某爲明公計速與各
疆吏籌三千萬金向不通商國轉買鐵甲及快船廿號僱洋將
數人選良將統率之某不才願膺艱鉅竭其庸愚上海電局無
關於得失之數請別以人往李相答電曰知子忠悃急國難然
今日軍情一言難罄誤大局者子當知之中朝若許吾用三千
萬者何難如子議其如計不出此何公又詰李光緒十三四年
倭俄分地密約去年倭備五萬人半年兵食之事公知之否李
相不答公怒曰今日事同兒戲吾寧蹈海死耳能再爲若用乎
未幾我師徒撓敗爲馬關之盟公與人書曰倭不足患患在帝
后將相之互猜和不足恥恥在戰守緩急之無備由是疾劇然

猶至五畝園中議廣學會增學校學生試卷至于嘔血數升不止醫者力尼之公歎曰吾自聞東事窮思補救之方謂非育材不濟育材自學校始糜吾身以惠後學吾心甘也聞者泣下不十日公卒臨危口授遺訓五條則爲學堂及義莊公熟謀也景宣早歿莫繼其墜緒惜哉

費樹蔚曰謝公豪傑也吳人好善以尋常善士擬之淺矣使公不死獲大用於世度亦不過與薛叔耘馬眉叔等耳沈機以觀宇宙之變隱居以養剛大之氣此薛馬所不能也而謝公於是乎遠矣

記武訓

失名

武訓魯堂邑人早失怙恃家赤貧無以爲學遂流而爲丐嘗自嘆曰窶人子之苦乃至斯乎我生已矣他無所望惟望吾邑中

多設義塾以拯我同病耳自是日丐於市惟以錢二文市麩饅果腹苟有盈餘無多寡輒儲之積數年得錢六緡詣邑之富紳某家長跪求見麾叱不去紳無如何出謂之曰爾何事來相擾今姑予爾錢其亟去訓跪而對曰丐非爲乞錢來也丐有錢六緡願儲諸公所而豐其息葺年而後子母相侔公素樂善當不吝此區區也紳以其爲數殊微允之嗣後訓所儲盈千則攜而寘之紳家以爲常如是者五六載合計子母近百緡乃竊自喜曰而今而後可以稍行吾志矣卽假廢刹爲義塾聘邑之士人司教務而已猶是行乞度日邑紳義之或多畀以錢儲積愈易甫閱三年足設一塾而有餘迨訓行乞至八十歲已有義塾三十所矣每值朔望必遍各塾覘察成文見塾師之勤於所事者叩謝之塾師不職或生徒之頑梗不率教者則跪而哀之泣下

沾襟以是咸相戒無敢懈弛數十年閒生徒之卒業者實繁有徒而訓則仍日以錢二文市糞餒果腹終其身

論曰訓以一丐而成就已如是之偉吾深惜訓之止於丐也然使訓生長膏粱未備嘗窶貧失學之苦楚則其所成就或猶未能至是是知天之丐之者乃所以傳之也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訓雖不學而其行誼竟與古聖昔賢之旨闇合抑何奇歟訓本名七邑人以其不雅馴遂取垂訓於世之義易之曰訓嗚呼當已

楊斯盛傳

章樓

楊斯盛江蘇川沙廳人寄居上海早失怙恃家貧以工自給光緒十六年工業日漸興盛遂至富饒二十一年助直隸賑獎布政司理問銜尋助湖北山東賑獎鹽運司運同銜加花翎自以

少年失學識字無多見貧人子弟惻然念之因有教育普及之志適朝廷頒新令廢科舉興學堂遂捐資就上海租界建廣明小學旋添師範傳習所三十三年建上海浦東中學堂改廣明小學爲附屬高等小學設第一附屬初等小學又在川沙廳青墩設第二附屬初等小學五年之中捐資十八萬餘金一切法程遵部章釐訂井然有條學政唐景崇專摺請獎學部飭查銜名斯盛曰捐貲興學吾之素志豈博浮名哉置不覆又捐資爲浦東別墅經費以充子孫讀書之用其貽妻子者僅三萬金足衣食而已三十二年浦東紳董設局抽渡航錢充修路經費輿論大譁聚數千人毀紳居并與官抗幾釀大禍時斯盛病聞之乘肩輿往諭眾使散眾唯聽命乃議止渡捐築洋涇陸家渡路計捐同業數千金而獨捐其大半浦東嚴家橋日久將圯斯

盛謀新之又捐銀六千圓築塞門德土爲橋身以鋼鐵爲骨幹日往指揮甫一月而斯盛卒羣匠遵其遺法橋竟成功至築浦東石道及修川沙海塘一切善舉斯盛捐助尤多性孝友當窮困時每念父母遺櫬未葬曾祖父母祖父母淺厝未安輒爲淚下少有積聚卽購地營葬親運甓負土務極堅固復建祠墓旁廣植松楸春秋展拜必誠必敬又葬親族之無後者二十喪弟斯茂生而喑啞爲娶妻營室撫姪如己子分田百畝與之又置祠田四百餘畝以養族中貧者其好義輕財人皆以爲難當廣明師範生畢業時訓諸生以計較束修爲恥而希望教育普及浦東中學堂開學特揭勤樸二字爲宗旨諄諄訓誡數百言聽者悚然與人交然諾不欺凡工人有一技之長必加獎拔或出資助之人皆樂爲之用云

唐桐卿先生傳

馮煦

清之季也天災流行各行省之以水旱告者靡歲不有民嬰其
酷壯者散四方老弱轉溝壑奉職之吏力既不足以振矣而秦
越其民之心且深弢潛伏而不可卒化於是嗜義之士夫奔奏
呼號若急其私親釀金錢招徒黨不辟險遠不恤勞怨而往振
之號曰義振上而臺省下而節鎮莫不賓禮之民之於義振也
望若歲戴若父兄以其輔官振之窮而爲民所託命也丹徒嚴
佑之作霖無錫唐桐卿錫晉實爲之魁佑之宰木旣拱今桐卿
又沒義振之風遂絕於天下後不幸有水旱災民將何所託命
故予於桐卿之沒歔歔桑息而不能以已也桐卿振之時自光
緒乙亥迄宣統辛亥凡三十有七年振之地爲行省八山西河
南江蘇山東陝西湖南則躬親之甘肅吉林絕遠不得往則以

資界之爲府州縣五十有一東西朔南方里爲萬千百有奇振
之術查戶施錢開廠施糜粥凍者襦袴之病者藥餌之費者贖
流者復殮者覆老弱罷隆者育其知之無不爲爲之無不力一
夫不獲一事不具形藥神茹忘寢與饋必得當而後卽安它行
省有災與三事大夫之少知恤民者皆來取法嗚呼仁已桐卿
尸義振久所至有聲戊戌之於安東己亥之於莒沂水諸州縣
庚子之於邠永壽諸州縣尤爲世所稱頌安東控淮海饑民南
下如螳桐卿恫焉蠲學官俸以濟不足又貸諸戚族以益之潮
河一鎮災尤甲安東桐卿以子宗愈運糧至大關舟膠不得前
雨盛陸運亦阻桐卿芴皇竟夕須白且半宗愈進糧幣並施之
策桐卿居五港宗愈運銀幣於南清河垂盡者以銀幣先未幾
糧亦至事乃集山左之振使宗愈先以銀幣遵海至日照而自

將棉衣數萬襲泛舟東風疾濤奔帆檣幾折者再與俱者僵臥
若重疾然桐卿揚揚如平時然不粒食者亦浹旬矣凡二十五
日亦達日照宗愈已爲日照某令諱災拒之歸桐卿至沂州詣
楊守守翼之始得振莒沂水蘭山蒙陰日照五州縣前乘輿之
西狩也秦中旱人相食桐卿釀四十萬金往振邠乾二州永壽
淳化三水長武興平武功扶風岐山八縣地介叢山中攀蘿捫
葛窈入幽邃或數里數十里不值一人而亂髮殘髑零落石隙
蓋豺犬所餘也桐卿不少阻孟晉益劬款盡復單車詣行在請
於大學士王文韶得二十萬金以善其後安東若山左濱海之
民旣尸祝之予癸卯道秦中關以西父老亦嘖嘖頌桐卿不置
也桐卿行義純備多足傳者與其世系子姓及生卒葬之月日
並具於徐林兩同年之碑若誌矣予不復書爰舉其始終義振

繫於世運民生之大者俾後之嗜義者知所則焉

論曰庚戌秋江皖澇予有查振之役地廣而災鉅力不足徧及也迺敦桐卿振淮海條理井井民得所天且蠲銀幣萬以爲之倡予有持兩端不決者嘗就桐卿質之辛亥夏江皖復澇又以桐卿總查蘇松常鎮四府災桐卿奔馳風日中一息不自休有以非分干者亦不毫髮遷就也其年冬遇桐卿海上桐卿傷世運之凌夷疾民心之回禱其辭若重有憂者卒以是鬱鬱而沒此豈復有天道邪然亦安知非今之天道也噫

新刊神皇正統記

二十一

碑傳集補卷五十六

江都閔爾昌纂錄

藝術

弈人傳

金天羽

將欲顯一藝以成名則必尊藝以配學學必忘形軀蠲榮利湛精眇慮久而後得其通通乃謂之化化乃謂之神神明乎藝或幾於道名非可以倖而至焉三百年來藝事之超絕者曲有東塘昉思詞有鹿潭書則覺斯青主琴之仙者得江麗田焉畫苑多國工太常煙客廉州老蓮青蚓南田爲之魁醫而邃洄西天士生白其聖矣技擊行於江湖故無名名於士大夫之閒者曰甘鳳池弈道後起勝前哲清代工者至七十餘家而壓塵超悟每推黃龍士范西屏施定安定安猶以學力制勝若黃與范則

究極乎理數神明夫規矩陽開陰闔通微合虛人皆劫劫我獨有餘然而三子者不能以軒輊猶李廣與程不識之用兵焉猶書之有平原與夫素師顛旭焉畫之有立本與夫摩詰道玄焉進乎技矣與施范頡頏相馳逐者曰胡肇麟奔之至勇者也所向無不辟易西屏獨受二子未嘗折北吾觀其譜如周亞夫策楚兵剽銳不可與爭鋒以梁委吳而走壁昌邑不救使騎兵絕其食道卒大破七國如韓信當高祖彭越與楚戰滎陽京索閒獨北渡河定燕趙留王三齊而後會師垓下是故弈之爲術通於兵隋經籍志列弈於兵家明其異於小道薄技然而諸弈人之名文士不稱焉余懼其久而泯泯輯綜諸譜爲列傳以備談藝者之掌故云

過文年字百齡無錫人明季以善弈遊京師京師之弈者無與

抗顏行遂尊爲國手後爲周嬾子所敗有四子譜行世百齡於倚蓋壓梁諸法頗稱盡變徐星友評百齡一生以倚蓋爲長城蓋譏之也百齡馴雅有士行葉向高禮而客之

盛年字大有江寧人工畫山水蘭竹善弈清初推國手著有弈府陽秋仙機武庫後爲黃龍士所敗

周嘉錫字嬾子嘉興人嬾子之大父慕松善弈嬾子幼輒從旁觀識攻守應變之法十三歲成國手時過百齡名動公卿負第一手之譽嬾子對局而勝之晚與姚顓儒角藝十局不旬日而下世有嬾子弈譜徐星友謂應雙飛用兩壓法始於嬾子嬾子孝挾技遊大江南北得金帛以奉母顓儒不詳其籍貫或云弈品出大有下而許在中戴臣野皆與嬾子角

李元兆者蘇州人也方過百齡屢敗於嬾子元兆取其成局觀

其勝負之理一旦蹶然曰今足以制嬾子矣直走嘉興與嬾子對壘凡十局勝其六退而告人曰嬾子怯野戰我以是勝之汪漢年歛人也昔周東侯與漢年初遇維揚旗鼓相當一時自謂兩雄後皆見敗於嬾子始翻然易轍漢年卒繼嬾子稱第一手徐星友曰狹巷短兵不患逼窄漢年以此往往制勝然兼山堂譜載漢年與東侯一局星友又以規模弘遠稱之並時有汪幼清新安人

周勳六字東侯六安人其爲弈純以偏鋒從事淋漓奔放必極其變不以勝負攖懷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雖先龍士而霸卒挫於龍士論者稱龍士如龍東侯如虎所著有弈悟其弟西侯弈品畧相亞

江君甫不詳其籍貫年少美姿容初維揚有富豪某欲購一童

僕匪人遂賺君甫曰某也好士聘弈人曷往售其技實賣之也至則君甫分庭與抗禮主者亦怪其人不類執役君甫因出所著弈譜主人曰若勝我當歸若已而主人北復招名手與角皆不勝遂禮而歸之

黃霞字月天一字龍士儀徵人也年十八成國手時周東侯名冠當代有虎頭之譽龍士一戰而駕其上藝事之精殆天授也國初以弈名家者自過百齡而後羣賢蔚起競長爭雄迨龍士出能自鑄新意窮極變化楸枰相對意境沖和整暇不迫俯視羣雄康熙一代稱爲弈聖譬之詩境西屏者太白也定安者子美也龍士其摩詰乎摩詰之詩以閒淡爲高龍士亦然夫弈兩陣相當有殺敵致果之心焉而獨能以閒淡出之龍士如龍非所謂神勇者乎有弈括三十局擬子譜十局行於世與龍士同

時者江天遠凌元煥妻子恆何闇公而新都程仲容與龍士對
子

徐遠字星友錢塘人初遇龍士龍士授以四子漸進乃授三子
十局告終其譜曰血淚篇言其勝之之難也星友自是足不下
樓精思三載卒成國弈享盛名者四十年著有兼山堂弈譜星
友善氣親人迥出塵俗無浮夸矜勝之習以表異於眾兼山者
良也止之義也凡順康雍三朝弈人有新安吳貞吉字瑞徵晉
江蕭幼白丹徒卞邠原及其族子子蘭立言三山楊汝炯錢塘
朱士升松江張呂陳楚人黃我占蜀僧野雪而謝友玉黃稼書
皆爲星友所稱至吳束儀乃贊其思路刻峭非執槃孟就小邾
之列然繼是而起者卒推梁魏今

梁魏今一字會京山陽人雍乾朝弈者多號梁程施范西屏定

安少與魏今弈受西屏三子其譜猶傳於世定安幼時交梁程受先數局自云爲益不細然梁弈多奇巧不如施范之落落有風度

程蘭如歛人初龍士旣老雍乾閒海內棋手以星友爲盟主蘭如與星友對十局主者令眾國工陰助蘭如蘭如遂勝星友有冒湘舟者不知其籍貫論弈甚精自言年十六七與蘭如對弈滿洲松齡於乾隆壬辰遇湘舟山左年已七旬云

施紹闇字襄夏號定安海寧人也秉性純孝父病刲股以和藥沈歸愚宗伯輯二十五孝定安其一也工詩善琴尤長於弈定安與西屏同邑少西屏一歲海昌二妙猶畫苑之有太倉二王也於時海內承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兩人觀其角技以爲笑娛西屏天材高不窘於敵嬉遊歡笑應變無窮定安沈思

斂眉一子不苟下然論者以二人之弈比詩中之李杜少陵慘淡經營固與太白異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其造詣之深均非餘子所及定安自序其弈理指歸曰余非弈人也以弈之理足以由藝而幾於道故平生嗜好在此焉後系以詩有曰十三篇內皆真訣大意包羅最可師諸譜醇疵何所適別裁心印問來茲已拌坐隱躁心捐儒雅風流勝算全不似孫吳多詭詐堂堂正正自天然又曰不向靜中參妙理縱然穎悟也虛浮觀於此可以知定安之聲價矣定安生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卒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年六十有一海寧俞永嘉字長侯定安西屏髫年皆受學從遊松江謁錢東匯然其弈品當居二手

范世勳字西屏亦海寧人父某以好弈破其家弈卒不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

下爲人介樸弈以外雖怵以千金不發一語有所蓄半以施貧者其所著桃花泉弈譜爲自有弈事以來登峯造極之作其自序言髫年愛習前賢之譜罔不究心有明作者皆渾而不盡言先後言虛實言向背而已國初弈樂園諸公冥心孤詣直造單微於先後之中生先後虛實之中生虛實向背之中生向背各就英分所極自成一家人突過前人可謂盛矣至三十年來國手則又不然較大小於毫釐決存亡於宵冥數至此盡心至此息使必執前人之譜以律今人之棋其不坐困於古也幾何哉西屏與定安弈西屏全局將負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揚州胡肇麟者鮭商也嗜弈弈品居二手施范以下無對子嘗與西屏弈爭一劫苦思無以解乃罷局遣急足至海寧求策於定安定安簡至復弈而劫解西屏仰天笑

曰此非定安不能爲也定安未至而子已飛來一座皆驚或謂西屏晚年與仙者弈嘔血死不足信其後名者得吳江徐星標徐璇字星標吳江人父培雲故國手四方弈者爭來相角一日有西江棋客來值培雲外出乃抱星標膝上戲曰兒能弈乎曰唯客憐其幼問讓子若干曰兒主人也客遠來請讓客先客笑從之甫數著覺有異勢不能休攢眉苦思裁下一子星標隨手支應卽往階下戲客懼損名佯作便旋遁去是時星標年十有一其布局審勢常出意外之奇敵人堅壁高壘星標往往投數子閒處俄而近聯遠映伏甲四起觀者喜且叫絕卒莫測其所以然其子達源有文學不能傳其譜與西屏定安同時者胡肇麟而外浙有童和衷通州有臧念先僧有貫如皆二三手而陳苑遊稍精進里居無可考平湖張丹九名永年其子振西名世

昌元若名世仁皆與施范弈有柘湖三張弈譜乾嘉二代弈人
之名者備於是矣

任丙字渭南江寧人弈事自施范以後國工輩作道咸同三朝
遂有十八國手之稱渭南設局秦淮一時無與敵年八十餘乃
卒而董文藝字六泉武進人年七十餘卒申立功字梅溪長洲
人其弟子崇明施曾傳字省三此外周兆奎字星垣通州人歿
於皖吳江金秋林江都黃曉江皆不詳其名江都李琳字崑瑜
侯官賴琛字秀琛雖皆設局貿金幣然既劇精刻慮糜日力成
一藝以表見於世則視文人墨客挾技干公卿或徵取貴富其
爲術何以異哉

潘耀遠字星鑑一字景齋宜興人設局京師懸彩以五兩爲度
不及數者不落子後有楚桐隱佚其名大興人與章芝相合評

景齋弈譜芝楣非國手

李湛源字海門通州人客京師最久殘衫破帽履決踵不修邊幅而王公貴人多樂與之遊

沈琦字介之上元人美姿容思致敏捷落子如風雨師渭南十六成國手以弈得官選授廣西巡檢而張介福名介軒弈有名世稱二介

僧願船字秋航儀徵人居京師梁家園壽佛寺飲酒不茹素性和易以弈爲禪與介之同爲周文勤客年九十餘乃圓寂

程國賢字德堂歙人道光中與任渭南對局於秦淮由是知名後舉於鄉得知縣

周鼎字小松揚州人嘗客皖江與曾國藩對弈受國藩九子裂其棋爲九僅乃得活國藩恨之然其人實平易如老學究十八

國手中小松最後亡吳江凌礪生嘗從受弈訣有餐菊齋譜行於世小松沒吾國國手遂絕

陳毓性字子仙海寧人年十三見其父與客弈將負子仙爲撻客之瑕乃大勝父卒以弈傾其家子仙遂知名或勸之讀遲鈍遜常兒其於弈蓋天授也年四十餘卒於滬時在同治初

奕史氏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學者苟成一技曷嘗不冀後世之名而人羣之報施亦以名爲上爵次之財次之余故輯而著其崖畧傳之者其言質余亦不能增其華或僅記姓字止矣今之名者嘉善顧水如宜興潘朗東吳興張淡如張靜江江都黃道子無錫范楚卿江寧吳祥麟大興伊耀卿汪雲峰合肥李威如肅親王善耆皆爲三四手國學不振至於一藝之細而亦凌夷衰微焉而扶桑之津其民之精於此者項背相望高者

或凌駕周陳然求如龍士之雍容西屏之矯變定安之博大乃如三神之山可望而不可卽猛毅隳突肖其國勢三子其聖乎故曰揖讓以爲爭其爭也君子

洵遠方君傳

閔華

方君諱士庶字洵遠別號環山先世歛之石川人爲歲貢生蓋思公仲子出繼伯父州同莘臣公後事母夫人鄭極誠盡禮視本生無少異焉幼時與羣從肄業家塾之白華樓作文多奇思叔父太常公閱而驚異之曰獅兒難與爭鋒蓋獅子是其小字故晚亦號小師道人云君初以名諸生屢試不售遂棄帖括游戲翰墨閒作五七言古今體詩吐棄凡近獨標清勁六法則擅長于山水出入宋元諸名家獵取菁華故能超軼一世嘗師虞山黃尊古謂其氣韻秀逸若有書卷溢于楮墨閒又謂其用筆

已到古人不用心處由是益自喜而精進于學以故好事家爭購其畫如墨寶雖餽以兼金曾不受相迫促或既受其餽而終弗予亦未嘗介意然素性喜交游樂真率與之周旋久卽運管終日夕不倦有以緩急告顧囊篋莫能周則立與之畫聲價既高市多贗作見而哂之曰此不足亂吾真廉之將授以畫法其人卒慚惶不敢見晚年造詣尤超妙入神品一時名公鉅卿慕其名者絕席延出或不往或一往卽反其生平率性類如此先是家頗饒不善治生產卽有所獲亦緣手散去後值屢空而怡悅自如每風日清佳歌筵唸席則掀髯談笑風神蕭散若神僊中人第食時必盡啖肥雉而後快雖舖啜可觀正坐是以得疾疾五日而沒矣時乾隆十六年四月六日也得年六十配鄭氏先卒子三人起霖起霈起雯有環山詩集遺稿四卷未刊燕會

卽席之作散見于韓江雅集中楷書亦醇正得法識者惜其詩名爲丹青所掩

論曰方君少時一翩翩裘馬烏衣子弟耳是造物者厄之使窮而昌其才藝惜乎其不得替人而盡傳之遂成廣陵散悲夫

吳堯圃傳

蔣士銓

吳嚳字粟原號堯圃歙人也美鬚眉冲和謙謹于書畫銅玉法物精鑒賞尤邃于畫法深厚蒼鬱兼南宗荆董各家之妙爲嚴希堯唐英上客海內論畫者咸推服與人交破畦町絕臧否無嫉妬傾軋之心數十年恭敬不懈雖市兒皆稱其長者然平生于交遊富貴中無所請乞亦不加傲睨人咸重愛之客江西最久僑居浮梁之珠山能做古法自爲審器往來江左右乞畫者屢滿戶外輒從容應之老年精力弗衰不輿不杖步履輕便偶

遭逸馬仆于塗臥病數月而後起然血氣以此寢損乾隆壬辰十一月由揚州返江右某日卒于舟距生康熙辛未七月十一日得壽八十有二蕪城老友繪翁像伏臘集湖上三賢祠哭祭之盛德感人如此

敬亭弟墓誌銘

錢大昕

敬亭諱肇蒸字希文晚自號敬亭少予一歲同出六世祖北郊府君高祖瑜字純夫國初以服賈致富行善於鄉名載聞在上縣志潛德傳曾祖麟字介邱歲貢生巢縣訓導有文名築東岡艸堂於南橫瀝之東與唐東江輩爲詩社祖衍字子振國學生有兩子長如升字天培吳江縣學生配旌表節孝范孺人敬亭之嗣父母也次楷字元禮國學生配姚孺人敬亭本生父母也嗣父蚤世事嗣母及本生二親躬躬愉愉無子弟之過年十一

二時元禮公延吾父爲之師予亦隨往晨夕聚首不異同胞敬
亭性嚴冷不好與人狎爲文刻苦以先民爲程弱冠後補博士
弟子鄉先進殷君聘尹有外岡志敬亭搜羅遺事續成四卷簡
當有法少多病因博觀靈素難經甲乙諸書并宋元以來諸家
書盡得其旨能決死生於數年前不爽豪髮然未嘗受人一錢
之餽劉河人患疔羸數年徧體生五色暈眾醫莫能識敬亭診
其脈知有積食詢其所嗜云素嗜牛肉敬亭曰此種牛毒也以
藥下之大便成塊者數十暈去而病亦除歲甲辰予忽患痿脾
腰以下麻木不仁亟延敬亭診之曰此脾陰下陷當用東垣補
中益氣湯如其言服之數劑漸瘥半月後已能行矣平生爲人
治療此類甚多或勸爲醫案記之則笑曰是偶中耳豈足以傳
後世故予所記止此配俞孺人國學生九芝之女前卒子三人

瑞恆瑞墀瑞 孫某某敬亭素重予文予文雖不工猶足以傳
敬亭今衰病垂盡而其事不見於集中恐無以相見地下篝燈
力疾口授腹稿令東塾甄錄寄其子俾刻諸封中之石銘曰
學不求達儒不爲迂一藝之工比蹤淳于子起予病予銘子阡
非阿所好其美足傳

東城指揮曹君墓誌銘

于邑孫

君姓曹諱銳字又裴其先自徽州遷蘇州之木瀆爲富家至君
奮欲以讀書自見試不偶去而以歙縣籍爲國子生試順天又
不利乃入貲爲從九品補直隸深州吏目凡居其職十年君旣
以試減產緦爲小官跪起大吏前滋不自得遂復傾貲求爲兵
馬司指揮時母王太安人年八十餘矣奉以入京師補東城未
一月丁太安人憂服除再補東城未幾左調貧不能歸旋卒是

爲乾隆五十八年年六十二君少孤翹然自異敏天得從里
中故沈尙書德潛學詩太倉王愨學畫而於畫尤長有所寫仿
常至奪眞鑒者莫辨也顧不肯爲贗以售生平紙筆之好最篤
然一管經數年不易渝墨斷縑摩挲鄭重蓋纖裔若此中歲客
質郡王邸出從學士大夫游意氣甚盛一再爲吏精勤矯勵時
欲自獻其角牙所至齟齬以迄晚暮闔門數百指徘徊輦下忽
忽憂歎聞者悲之娶王氏封安人子二元勳監生炳縣學生女
三貞秀適王芑孫枝秀適陳霖其一未字孫二孫女四始王安
人從君喪以歸道歿元勳繼亡久不克葬今茲嘉慶八年某月
某日炳舉王太安人暨君夫婦葬之吳縣橫塘之上而以元勳
夫婦祔焉君二女知書貞秀之在室也擇而嫁之芑孫及是芑
孫實紀其終事又爲銘諸其幽銘曰

有子讀書繼君之志有孫勝衣克昌厥嗣有女而文以克葬君
奚隆不墜奚屈不伸銘以昭之後亦有聞

羅兩峰墓志銘

吳錫麒

君姓羅名聘字遯夫號兩峰世居歙之呈坎村其二十一世祖
乾宗公始遷於揚考愚溪公應雍正辛卯武鄉試中舉人有子
五人君其第四子也幼遭孤露長更博聞通畫學十三科讀奇
書五千卷時揚州馬嶰谷牛查兄弟開設壇坵號召賢流君以
波瀾叻縱之才值文酒風馳之會蘭言白馥松格彌高獨師事
吾鄉金冬心先生畫佛畫梅皆出其指授小詩亦逼肖之又眼
有慧光洞知鬼物煩冤地下開變相之圖有美山阿寫離騷之
狀所製鬼趣圖一卷棲毫甫竟題翰已多如蔣心餘先生程魚
門編修諸作尤膾炙人口云生平游跡所經如越如楚如齊如

石印本五二二
一
豫如燕趙山郵往復波路參差片席移雲孤燈召夢發余懷之
鬱勃觸古事之蒼涼不食者武昌之魚可語者韓陵之石數聲
名於洛下爭唱檀來邀禮遇於燕臺請從隗始嘗三遊都下一
時王公卿尹西園下士東閣延賓王符在門倒屣恐晚孟公驚
坐觀面可知所主者如英竹井相國翁覃溪周載軒余秋室諸
前輩並皆名賢碩德送抱推襟余亦得侍清談時邀光接見其
三升酒盡十丈縑橫山水方滋雲煙相亂或奚童易飽於一炙
或外國購價以千金酣嬉淋漓無所遑惜也然而一身道長半
世飢驅人海浮沈堂葺偃蹇碧草綠波之賦黃蘆苦竹之吟溽
雨歇而元蟬鳴繁霜飛而涼雁叫青苔及榻緇塵染衣腰減帶
長髮疎簪重死喪之戚過向子期之生平羈旅之年已王仲宣
之踰紀客何爲者能不傷乎比年以來思歸綦切而質衣欲盡

債帖難償未之能行也會兩淮曾賓谷都轉與君舊交寄以資
斧俾其子迎還得休倦鳥之飛幸遂首禾之願余亦主講安定
學院閒裁赤牘用寫悃勤每顧索郎思同旅語方謂青氈道故
白首如新豈知老洳波難斜光暝易會無一載別卽千秋能不
悲哉君夙耽禪理悉究竺墳一喝醒人勝打頭之棒十年喫飯
愛折腳之鎗嘗夢入一招提榜曰花之寺髣髴前生卽其主僧
後遂號花之寺僧鐫印識之證漁洋之舊聞踵圓澤之往事因
緣不昧智慧有徵在京師余嘗訪之琉璃廠觀音閣下向鏡王
而借席與彌勒而同龕布薩森嚴屨提無悶巾瓶淨契花水澄
觀雖僧迦湛志於苦空釋子希心於止觀弗之過已所著香葉
草堂詩一卷一株柏樹祖師之意可參萬本梅花處士之魂斯
託余喜其天懷刻露神詣幽微旣爲序而傳之外又有正信錄

諸書多識前言時呈新藻類皆怪奇偉麗鑑耀人閒所惜緝柳
雖勤編蒲未竟莫能寫定也至性友于傷心中折棣鄂之華不
耀人琴之痛方深比歸而更值三兄秀峯公之喪逢此百罹又
弱一個衰顏慘淡老淚飄蕭風乍急於鴿原日已斜於鵬舍仙
龕遽築家簀難延踰秀峰之亡曾不數月遂以不起嗚呼哀哉
君生於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子時歿於嘉慶四年七月初
三日子時年六十七歲娶方氏名婉儀安徽歙縣人生於雍正
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以與荷花同日生也遂自號曰白蓮著有
白蓮半格詩行世先君二十年卒雜佩以贈成夫子之賢彤管
有貽列女士之表其貞行已詳其傳志中茲不具述子二人長
允紹出繼爲伯兄咸萬公嗣次允纘皆能以畫世其家學者孫
三人以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葬於甘泉縣西鄉小胡家廠

郝超之亡作誄者四十林宗之葬執紼者數千而令子允紹等
以余爲知君之深獨以斯文見託謹徵素履用表貞珉銘曰
不隱不仕亦禪亦仙酒破詩成情生畫緣千載而後欲知此賢
身爲梅花妻爲白蓮

爾昌案碑傳集例不載駢體文有正味齋此文敘兩峯事
蹟特詳爰錄之列女中錄袁簡齋王采薇墓志義同此

巴子藉別傳

汪中

予藉故富家生而通敏眉目疎秀身纖而皙少好刻印務窮其
學旁及鐘鼎款識秦漢石刻遂工隸書勁險飛動有建寧延熹
遺意又益蒐古書畫器用及琢研造墨究極精美羅列左右入
室粲然其父弗善也顏其居曰可惜予藉不能改又善交游自
通人名德勝流畸士下至工師樂伎偏材曲藝之美莫不一見

石印本三十一
一三二
洒然如舊相識周旋款密久而不衰或欺給攫奪予藉惛惛不
之校他日遇之則又如故予藉好棋及馳馬度曲遇名山勝地
佳時令節可喜可愕之事未嘗不身在其閒竟數十年由是大
亡其財且日病晚爲人作書自給數年賣其碑刻尙三千金然
其愛之彌甚節嗇衣食時復買之乾隆五十八年夏游江都卒
予藉雖貧以死然其聲名流溢士大夫閒其遺跡所在有之惜
在治生不在好古也是故埏埴以爲器方圓具矣而天機不存
焉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覽之者終日不能窮其趣然而不可施
之以繩墨知此者可與語予藉矣余與予藉同歲而交深一別
五年相距數千里余篤疾再生而予藉適至所欲與談諧者何
盡而竟不及一見而死豈余與予藉朋友之緣固止于是與悲
夫子藉名慰祖歛之漁梁人卒年五十

松厓王君墓志銘

馮登府

嗚呼自君亡而先太史之老友幾盡矣君祖諱斌考諱芬遠並工畫見張庚畫徵錄君少隨其世父肇基游廣陵多見馬氏玲瓏山館名跡故所詣皆得於古尤善傳神嘗兩爲先太史畫像至今時一展對聲音笑貌精氣所流露顯顯然如平生侍側時其動人子之慕思有深切於居處嗜好之外者昔程子曰畫工所傳一髮未當不得謂吾親蓋君之筆無一髮之弗肖也中年胥疏江湖居謝公啟昆幕最久歸自粵西以母老謝遠游然遠近求者無虛日而君之寫真意必逢佳士晚年境益窮空以秃筆主一家之飢寒稍稍遷就至貌及尋常行路之人白頭曹霸少陵所以致慨也與以道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卒年七十七歲姓王氏諱潤字沛堂世爲嘉興梅里人妻某氏子一歿孫一

嗚呼唏矣余去秋假歸里門時從談藝君嘗以山水仕女三幀
爲贈曰子爲我題之至今未覆研而君已不及待矣昔文與可
爲王道師作墨竹語之曰它日必請子瞻作詩與可亡八年而
子瞻始見而題之余不文不足爲君重而回思兩世親故相見
無隙垂三十年矣一日有生死之隔所謂知音古難合奄忽不
少待者讀君之畫益令我深無窮之悲也已君之孫幼同人將
謀葬君于某原乃濯然而銘之曰
長遊四方老不息全家衣食十指出青山賣盡無半宅老妻嫠
息命之絕傷哉童孫抱硯泣鬼猶有知後必式吾爲銘詞告哀
石

野雲山人傳 阮元

山人姓朱名鶴年字野雲江南泰州人世有隱德幼讀書工書

畫于畫理尤天性所近方九歲爲寺僧作山水小幀州牧見之
 曰此子當以畫傳遇一道士能前知語之曰僻壤不足以棲子
 當入大都名動公卿及壯貧無以養親遂以錢八百纏腰徒步
 北上鬻畫以爲旅食入都後畫理益精名謀一時遂稍有貲迎
 二親入都孝養焉娶劉氏側室張氏長子大樹次大川道光十
 四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五葬永定門外石榴莊山人雖以藝名
 而有孝行人品特高外和而內介無邪僞雜於其間又喜行善
 事放生掩骼不惜勞費提掖寒素曾救人於死故同時人皆樂
 與之游稱爲端友元與山人早以同鄉相友善己巳後數年曾
 與山人遍游都下諸伽藍至於檀栢都城東南萬柳堂爲元廉
 野雲右丞別業康熙閒馮益都得其地與竹垞諸人常燕游爾

案 則在京城東南兩蓋第取廉名以野雲萬柳堂在豐臺左右馮爾
則 在京城東南兩蓋第取廉名以野雲萬柳堂在豐臺左右馮爾

善存民國九年余曾往游文遠所書而未之考耳
先生訪古至此補栽柳樹作訪柳圖又與余同游有補柳圖蓋亦喜己之號與右丞巧合也山人除夕必祭硯故有祭硯圖生平所作之圖甚多每見同時諸名家集中翁覃溪任子田法梧門吳穀人馬秋藥張船山顧南雅諸公皆素交也朝鮮人喜山人畫且重其人品有懸山人之像而拜之者

費丹旭傳

汪曾唯

君費姓諱丹旭字子苕號曉樓世居烏程瑤階村父芝原隱君工山水君繼家學兼及寫生湯貞愍公官於浙與之友先伯父小米公嗜書畫以貞愍薦遂館於家作東軒吟社圖時年甫壯就學於黃薌泉先生詩遂工張叔未高爽泉諸老輩以書法名噪四方君日取古碑帖請業焉不數年書得晉人風格由是而

禾中而金閭舟展所經求書畫者日踵至杭之游先後十五次垂二十年道光己酉秋猶下榻余家之蔭園逾年春得瘵疾易簀時謂其子以耕曰汝爲冢子家事瑣瑣不備言庭前花木余神游其閒好護持之已而自起盥沐焚香告祖引鏡整衣冠而逝時庚戌十一月朔也卒年五十君天姿穎異貌雋秀性通脫宅邊清流一曲綠染几席來自環溪因號環溪生又嘗謂人生如寄耳別號偶翁詩詞諸稿成輒棄去劍秋曾叔祖與君交久且深搜殘叢手鈔依舊草堂遺藁一卷余因梓而行之君娶朱氏子三以耕以畫名以安隱於賈以羣工舉子業孫一儀

四巧工傳

失名

江東諸縣數百年來人文薈萃甲於它省新安僻處山郡土地隘瘠生殖繁庶而士大夫起家鹽莢尤操贏餘華盛之族席履

豐厚器物材用務求粹美以故藝能日進片長薄技新巧相尙
爭自揣摩斬於盡善志乘所載實繁有徒四巧工者最爲後起
著聲當世藝有崑長代遠年湮不有表彰耆老舊聞無所稱述
余因慨焉

有蟹鉗者初不詳其姓氏嘗往來於黃山白嶽之閒性善製銅
右手僅存食將兩指以指鉗物伸屈自如若蟹螯然以故得名
夫駢拇枝指彼餘於數者蒙莊之寓言也至曾子宣魏道輔家
世男女皆少指之一節而又不必以藝名名以指傳指以藝著
枝山而後僅有其偶其爲技也鎔液鑲采各擅精妙逾於它工
嘗倣漢制有鴈足鐙作燭座鶴形跂足高數尺許獨立不仆歛
多墨工造墨之法取范爲印其最著者如程君房之墨譜圖畫
精細多出自丁南羽手筆或鑄以銅山水花鳥細入豪芒昔趙

恆夫稱工絕技者謂有能於筋頭刻十八渡海羅漢須臾畢現鬼斧神工詎未曾有而墨范精絕近之良工必推蟹鉗以方古人無多讓也

歛工製墨尤多硯材汪氏復慶號善琢硯自南唐李氏於歛州置硯務官歛守以薦工人李少微由是而龍尾之名大著宋僧令休琢風硯東坡稱之則硯形益繁而製者益夥拙工牟利日卽侈竄復慶一本古法尤善度材騫然奏刀迹象渾脫能就石理而得模形異樣天成素質彌煥不假瑀琢而邊幅整嚴可謂善矣硯之佳品必貯以檀文房器用髹漆最雅歛故產漆漆工之妙尤有足稱者已

善製漆者爲程以藩器之精品有銀胎嵌蚶紅黑退光諸目尋常器具亦必竹木爲骨絡以絲枲五色絢爛瑇鏤井井采澤鮮

妍媸理堅韌器無鉅細至能載人其上而不摧裂綴補舊物無迹可尋先是歛之開黃里有謝氏者在明中葉能以本衣裔處褪出絨紗一經一緯織而補之了乏線迹後效之者不絕如縷以藩之技可與媲美而今不傳其僅見者漆匣琺瑯刻雅多精技而張立夫昆季爲尤著云

立夫家於歛之蚪村村之人以剗削爲業者甚多立夫角逐其閒無與儔匹上而籀篆鐘彝之古下逮花鳥蟲魚之細書畫摹刻不爽豪髮新安巨室建築宗廟享堂兩楹必撰聯語名人法書塗金鏤炭窮極華麗劫灰零落時或一見蓋多立夫昆季手工也立夫不惟精刻而又兼通書法故其字畫波磔神采飛動無不如志出其餘暇閒鐫竹杖筆格諸銘人尤珍之子振之世其業藝事精能不墜家學洪楊之亂曾佐湘鄉曾公於戎幕中

傳刻露布嘗以其技出入寮佐賢士大夫爲談藝事恆與分庭抗禮苟非其人位雖顯赫多金弗顧傲岸自喜人欽其藝尤高其行四方嚮風來從學者亦不乏人今言手民猶推張氏矣論曰余來新安意其山水清絕必多奇桀異能之士及與游鄉邑之閒而睹人民之凋敝器物之訾窳又未嘗不慨夫人事遷移何古今不相及也故時值其盛不特名臣碩彥功業非常焜耀當世卽一技一能具有偏長者莫不爭爲第一流人雖經造物之摧折支體缺陷而卒成其巧若蟹鉗者可謂難矣汪程諸人各以其藝著名於時往役於公卿之閒而不肯稍貶其節以終老於牖下其視世之心忼忼無所短長躬庠諂而心富貴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今之視富貴者愈重其視工藝也愈輕余懼其軼事之不傳無以爲新安述也因連類而書之以俟後

之有採擇焉

三崎民傳

夏紀堂

奇表怪誕非民之福顧未嘗不可興廉而立懦吾目中得三人
焉興化徐雀峯以鐵筆名來游吾邑石愈小鐫愈工士林樂之
不易得每閉戶爲縱飲三兩日不言鐫刻事置美碁几上興至
鐫之人攜去不知也儻投以金供一醉焉忘之矣身著敝袍百
結蚤蝨應手下紛紛如屑楷學歐陽有規矩多記逸史雜體詩
每于廣筵中訕罵人被辱不懼掀衣袖大笑去自如也有聘之
者不輕就無寒暑袖一手左手持牛脯向酒肆壚頭取大瓢立
飲咸稱徐花子云歸死無棺鄉人厚斂之揚州季磐工琴循循
如處女寡言笑安絃操縵有絃外音畫美人絕工小楷亦不俗
丰神澹遠名士樂與往來爲吾鄉俗吏招致而不爲籠絡吏未

敗遁去有先幾之哲卒年八十餘邑人呂光號坦齋吾鄉稱之
爲山人修眉赤面長髯始爲畫無足觀後游陟太行遠歷燕趙
探奇三十六峯藝乃大進嘗畫黃山圖全冊尤爲鉅公賞識所
得金錢半給姊姪半付承天寺僧別購一室室多鬼不懼時與
笑語與人交憨直無委蛇狀嘗有求畫者送白鏹稱揚不實揉
畫成團擲鏹逐客而閉其門繼一姪孫學不能盡其傳逐之後
少得緒餘頗豪于世晚年時著草笠鳩杖朱履城市中飄飄有
仙致所遺畫人頗珍貴焉死寺中葬寺側

古茶子曰三子者皆不娶率其真滅絕矩余時見之畏其侮

記兩筆工語

包世臣

王興源者歸安之善連鎮人估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市羊毫
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興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而善興源欲將

去再修謂此筆固已無弊然見君指勢修筆勢以稱之當益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差可用者不過什一二何耶興源曰此修工之優劣也能手所修雖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吾善連女工習紮頭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當能手才什一而能手出貨當俗工亦什一估筆者多嗜利用筆者少真知此市之所爲無佳筆而佳筆之所爲難售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圓正之毫獨出鋒到尖含墨以著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以伏紙俗工意亦如是而目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之毫而扁與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足以攝墨而著紙輒臃腫拳曲遇弱紙卽被裹遇強紙則被拒且何以發指勢以稱書意哉丙子秋在吳門又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橋人治筆于家不傳徒不設

肆試其羊毫尤圓健示以興源所製永清曰此筆善矣然尖善而根不善著水則腰脹未足言佳筆也其修工淨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選鋒雖健被劣根閒錯不能朋諧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尙頓跌轉換而頓跌轉換時指取筆力當自尖達根根有病則尖必散是尖被根累也劣毫尖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毫出力時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以偏縮則力不聚尖而直者反曲吾之治筆也先納筆頭于粗管修去其曲與扁之甚者膠尖俟乾透乃倒梳其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擇去其不甚直而圓者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圓正而其材不長不能齊尖者則其閒上齊則下所藏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腰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擇而梳之然後固紮其根而黍以投于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褪

石印本三二一
毫尖盡禿而筆身仍韌好不僵也予先後徧贊于嗜書者兩筆
工之名遂甲吳越閒既而思之曰藝之精者必通乎道兩筆工
其進乎技者耶興源之爲說也其有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
之意乎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伸永清之藝近
之矣予故備記之庶幾黍園牧馬童柳州都料匠之有繼聲也

記兩棒師語

包世臣

予既記兩筆工語爲書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拳潘佩言之論
槍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閒健者莫能當其一拳故稱曹
一拳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
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虐哉拳棒者古先舞蹈之遺也
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脈養壽命其粗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
之若以之侮人則反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事侵

凌其氣浮于上而立腳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而仆耳
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纔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
面乎唯養吾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卽
在其所近之處以彼虛囂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
故至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
肉一則氣體健舉而額顱皆肥澤如粉粢是皆血脈流行應乎
自然內充實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佩言歛人以槍法著聲
稱潘五先生其言曰槍長九尺而桿圓四五寸然槍入手則全
身悉委于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手必盡鏗以虎口實
擲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口反正擰絞而虛
指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任以趨勢使槍尖前指尖
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而五尺之身自託蔭于數寸之桿

遮閉周匝敵仗無從入犯矣其用有截有打其法曰二曰又二以取人又以拒人此又則彼二此二則彼又又二循環兩槍尖交如繞指分寸閒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桿一附則有仆者故曰千金難買一聲響手同則爭目目同則爭氣氣之運也久暫稍殊而勝敗分焉故其術爲至靜吾授徒百數而莫能傳吾術吾之術受于師者才十之三十之七則授徒時被其非法相取之勢迫而得之於無意者也是故名師易求佳徒難訪佳徒意在必得師以天下之大求之無不如意者至名師求徒雖遇高資妙質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勞苦以要之永久則百貢而百見卻矣竹齋以嘉慶庚午沒于揚年八十餘佩言自丁卯回歛後遂絕信問夫兵家貴後起故曰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詐延則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

兌則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竹齋豈知此意乎兵要在乎善附民委身于桿斯其術矣敬事無壙敬敵無壙非有迫而後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師既得師以自淑矣則必求其有傳而傳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爲嘆志卑則輕物輕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右記兩棒師語言武事似于書道無涉不知使槍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則氣上浮故尤重步法子嘗自題執筆圖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氣先將兩足安悟入鵝羣行水勢方知五指力齊難蓋作書必期名指得勁然予煉名指勁數年而其力乃過中指又數年乃使中指與名指力均以迄於今作書時少不留意則五指之力互有輕重而萬毫之力亦從之而有參差故兩棒師說武事乃深合書道故附錄於此使來者

知觸類而長求有餘師也仲虞自離揚州歸旌德閱十數年今年首夏過其家仲虞出其說智果心成頌又謂此乃傳立書之法撥鐙止宜於坐書至長幅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著於心成頌而注家誤會於其言執筆安足者皆以字體畫形說之蓋立書長幅必不能用左手稱翼如之勢以平其氣是以右半腹必貼几右腹貼几則左半腹側離几左足舒而往後則氣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長舒左足潛虛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則右肩必展故言迴展右肩峻拔一角也非仲虞之精心銳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證兩棒師語之通於書矣憶予初識寧化伊墨卿秉綬太守於袁浦墨卿諸城之弟子也因從問諸城法太守曰吾師授法曰指不死則畫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畧以爪佐管外

使大指與食指作圓圈卽古龍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對食指者則形成鳳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眞傳也予曰玩諸城書勢其執筆似不如是太守曰嘗求吾師面作書此法斷不誤人後在客邸遇周姓乃諸城侍書者自十五供諸城研墨伸紙之役至廿七諸城乃薦之閩督予因問諸城執筆之法周曰諸城作書無論大小其使筆如舞滾龍左右盤辟管隨指轉轉之甚者管或墜地予以告以太守之語周曰諸城對客作書則用龍睛法自矜爲運腕其實非也及在都晤陳玉方侍御侍御尤爲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與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堅故其書較勝嘗聞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天之書輒呵斥得天請筆法山人曰苦學古人則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書之樓上三日見山人先使人研

墨盈盤卽出研墨者而鍵其門乃啟篋出繩繫於閣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爲之經月又呈書山人笑曰汝豈見吾作書耶古人於筆法無不自祕者然亦以祕之甚故求者心摯而思銳一得其法則必有成後之得吾書者慎毋以其不自祕而易視之也道光甲辰八月廿六日倦翁記之

宋隱山傳

周濟

宋端己商丘人父冠五以書畫游四方君輒從實傳家學狀貌奇古修眉隆鼻拱頤無須_口訥不能詞喜怒未嘗見於面身雖困乏以周急爲務數見背負弗悔旣倦游愛金陵江山風土之美迺卜居營先人家焉以道光十年正月十七日卒年五十一前數日誡其子定生曰汝幸無能躬耕訓汝子讀小學四子書識仁恕廉恥字足矣甚穎悟者讀經則止勿作文字勿入城

市君原名慎言字緘夫其友集園汪金戊爲改今名字曰恥夫
晚號隱山隱山者君所生地也君生商丘商丘之野故無山地
氣時成山望之蔚然山也是曰隱山因號焉亦曰青谿逸叟或
曰雪苑遷客善書畫畫尤工周濟曰畫衰于文董而絕于憚王
文局富而筆膩董筆健而局窘故衰憚王者筆不逮董局不逮
文故絕絕且二百年而隱山出焉予嘗疑書學之絕而復續者
賴完白山民畫將于隱山焉在而降年不永則此事之厄殆未
知所底也完白之書得安吳包氏乃大明其言曰峻曰翌曰中
實君之言畫曰疾曰翌曰活異輪同軌若合符節蓋君亦服膺
鄧氏力不能發之于書而特發之于畫者歟初予在吳門見董
畫跳宕絕美心知非真而愛弗忍釋詞之則君作也由是物色
君復十年乃於邗上訪得之窮論連日夜相說以解然後知君

泛濫馳騫疲勳于古人之樊籠二十餘年乃始自喻甘苦蓋知之若斯之難也而況將行之況將至之而傳之也哉余晚學畫資君切磋力居多君畫不自名往往託諸古人一本出購者輒千金爲收藏賞鑒家所寶愛所得不貲皆散貧舊家或不舉火怡然無愠戚予旣與君交厚惜其爲古人役也乃遏絕贖作俾自署然所作未多而隱山歿矣此事之能復古與否積吾兩人之力合爲之數十年尙未能信其必然況君歿而予孤立哉集園最重君畫館君于家且十年殯營其葬授定生田三十畝宅一區用成君遺訓君平生論畫余則別著之爲書以授定生

醫者萬德華傳

陳澧

萬德華字醇泉江西南昌人精醫術居京師以供事議敘得九品官不就游廣東遂以醫名余兄子宗彥病暑誤服黃耆日直

視僵臥五日矣德華飲以地黃三日而蘇余兄女病熱面赤大渴喉有聲如沸醫者投以羚羊角將死矣德華曰渴不能飲非熱也飲以附子細辛而愈余表兄陶世修患瘰癧環其項自謂必死德華投以附子而愈余妻產後不能寢大汗喉閒冷氣如冰諸醫投以人蔘德華曰疾無害也服蔘則死投驅風藥而愈凡德華所活不知若干人而余親戚得之而生者十餘人其非甚危急瀕死者不悉記當是時人家有病者諸醫在門聞德華至皆斂手焉德華性疏豪治富人病多索資貧者不受一錢且以藥給之又好博每曰吾博頃刻致多金何必醫哉亦頗以此耗其資云

陳澧曰爲醫者傳當著其論病之語以爲法德華所論甚多余不解醫不留意偶有記者慮述之或失以誤世人故不述也嘗

聞其自道所學蓋得其鄉喻昌之傳者也

記陸秉鈞

周家祿

陸秉鈞廩人居天星鎮讀書通大義而不諳舉業以理察知草木剛柔燥溼水土宜忌之性則罌缶而灌溉之沙石而滲漉之糞壤而培壅之然後因其天以成其擁腫拳曲之形礫石森聳之勢與夫豐稔豔冶之態靡不各當草木之性草木亦樂受秉鈞節度隨其指發榮滋長無券色先是秉鈞師俗工兩彎半法既而曰天地大矣其閒生萬物物之靈者爲人蠢者爲禽獸爲草木草木之大者爲棟梁爲舟楫小者爲耳目之玩夫充天下之草木天地不窮於賦形而俗工欲於尺寸盆盎之閒區區以兩彎半盡之無論非草木性亦非人理且所謂兩彎半者天平人乎將毋有見於草木之賦形偶有兩彎半者從而肖之乎然

則我當師天地耳兩彎半烏足師乃盡棄故法以意與草木相
迎拒薪材野卉隨手翦拂輒成奇姿嘗稱黃楊卓然名家不躁
進不詭隨嚴冬不凋剛勁有節概過觸之則折他草木不及也
論曰聞諸友人及見秉鈞者遇嘉木爲人束縛取勢木倔強不
順指或頓踣以死則蹙額嗟吁詆俗工同於殺人幸而不死屈
身低首以迎合俗工之法度上者致賈百金次數十金身列庭
階之閒影落軒檻之旁紛然賞歎以爲美觀而其屈身低首以
就俗工之法度幾死而僅生者夫孰見之而孰知之烏虜可哀
也已

琴師黃勉之墓碑

王樹枏

琴師黃勉之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本姓章氏初坐法逃金陵
某寺爲僧繼又與人構訟變姓名走匿燕市而勉之則自言金

石印本三二一
二二一
陵僧有枯木禪師者善彈琴非其徒不傳於是始削髮從之學
學成復還俗然卒無能道其詳者京師人無識與不識皆呼黃
勉之云勉之以其琴學教授弟子惟寧遠楊詩伯得其傳知之
最深丙寅之冬吾友章曼仙招飲其室詩伯勉之皆先在勉之
兀坐枯寂貌如溼灰終夕默默不出一語既斂容授琴雄峻凝
整若武夫按劍危坐凜凜然不可肆以干也其用指力重能透
木聲清而響堅觸撻撥捩以神爲宰以氣爲使安趨詭赴貫以
始終古人所謂疾而不速留而不滯者勉之皆能罄其妙不可
以名狀言也勉之時時自稱其法廣陵正宗其教人也以對彈
法反復啟迪之雖甚愚且拙苟好而習之無不得其意以去丁
巳湘人賓楷南玉瓚聘往長沙校中聰穎弟子數十人專授琴
法年餘而歸己未正月二十八日以疾歿於宣南之寄廬年六

十有六閩縣劉崧生謀諸馮君公度卽以其年二月十一日葬於龍樹寺張文襄公祠之西偏文襄公蓋亦嘗從勉之學琴者也銘曰

昔吾聽勉之之彈琴也座中之客大都先朝遺老去國羈臣莫不收目注耳長歎累呻愴怳慘悽橫臆霑屑初不知涕泗流洏之何因也烏虜廣陵散於今亡矣然有不亡者存刊石松下以妥幽魂後之人過其墓者流連慨慕當有感於余文

碑傳集補卷五十六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五十七

江都閔爾昌纂錄

黨人

唐才常傳

蕭汝霖

唐烈士才常字伯平號佛塵湖南瀏陽人也深沈好學尤邃於佛曾主瞿鴻禨幕行篋纍纍皆卷帙也少與譚嗣同善嗣同嘗曰二十年刎頸交惟唐佛塵一人而已前清甲午中日之役兵挫地削國勢益危烈士發憤講學倡變法以圖強於長沙創湘學報時務學堂南學會推譚嗣同梁啟超主之海內靡然從風一時英俊如林圭李炳寰蔡鍾浩田邦璿秦力山蔡鐸范源濂等皆出其門戊戌清德宗親政銳意革新譚梁等皆與機要特旨徵烈士未發會政變作乃廣結海內豪傑以自助先是洪楊

石印補正
一
敗後廣東會黨與長江諸會積不相能烈士爲聚其渠魁曉以大義莫不感服締交於是東走日本南至香港南洋羣島集賢購軍械圖大舉邱君菽垣偉其行資以三萬金遂結日本志士平山周謀北上狙擊西太后會平山病不果行事遂寢乃自立會創富有票益結死士設東文譯社於上海陰爲之樞聲息所通東至蘇浙北至河陝西南至巴蜀兩粵黨人鄭弼之史堅如先後起事廣州機洩及難烈士嘗謂粵東僻處嶺嶠得之不足以動全局宜首事湖北或有患其險固者烈士曰武昌扼大江之喉吭控南北之樞紐用武之地也而商務日盛當道者狃於形勝防禦不密可襲而取也舉此則中原不足定矣遂設機關於漢口英租界庚子拳禍作聯軍陷北京清帝后西竄都中無主海內震動南方隱有獨立之議烈士遂集眾約漢口蒲圻

新堤於閏八月同時舉兵據湖北分兵五路北路陳陶癡龔超朱菱溪駐黃柏山出河南結陝中張雲山之眾入長安劫清帝東路秦力山駐大通略蘇常取財賦沈蓋領左路烈士弟才中副之駐新堤岳州蔡鍾浩領右路何來保副之駐常德中路扼武昌爲各路根本林圭主之李炳寰田邦璿王天曙蔡承煜傅良弼等副之烈士則總其成又走說諸疆吏張之洞劉坤一皆隱悉其事七月初烈士猶在滬漢上電速之往黨人狄葆賢歸自漢沮其行且曰漢上諸子烈而不慎事且日暮破往必不利烈士曰脫己而陷人非夫也且余實倡之弗聽烈士至漢黨眾日聚海上運餉不至則大售富有票事益暴露乃密約各地易期七月末屬秦力山舉事大通先期敗邏者愈急唐才中率黨眾自湘赴約所乘舟名昌和者未至新堤擱淺漢上援絕餉阻

勢且坐困惟寄寓租界清吏無捕人權時拳禍方熾民仇教及商乃執是迫英領事得諾二十六日夜張之洞使吏帥師圍烈士寓及門門者曰寇至矣黨人皆起引槍將死之烈士不可曰無益也從容聚黨中名冊文函火之須臾盡燬是獄也清吏欲窮鞫以自進卒以不得黨冊而止烈士既就捕餘黨大焚漢口欲牽清師以閒劫烈士之洞堅不救計遂不行初烈士嘗肄業兩湖書院每試未嘗後人之洞雅重之且固聞是謀初得諜報故遲不發陰縱令脫見脅於巡撫于蔭霖夏口廳馮啟鈞力聳之至是猶欲爲烈士免方鞫問時顧左右曰唐才常儒者寧出此且吾固識之斯人不類得毋捕者誤耶烈士厲聲曰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豈苟脫者二十八日晨遂與林圭李炳寰田邦璿傅良弼蔡承煜王天曙黎科瞿河清等同及於難烈士

爲人淵默寡言笑謀革命事數年雖家人前未嘗道其一字所著書有覺顛冥齋內言種族攷自署曰泚澣子皆爲清吏所禁有第三才中才質才昇子三蟒林沐烈士歿時年三十四後十年武昌舉義用復舊物子蟒與戰漢陽甚力卒成父志

史堅如傳

尙秉和

史堅如廣東番禺世家子也性深沈溫厚年十七卽昌言革命光緒二十六年鄭弼臣起兵惠州堅如乃謀炸督署總督德壽方晨睡霹靂從地起擲身數尺外屋未陷不傷而幕友及居民死者數十人窮其賊乃堅如初堅如在督署後僦一宅與兄古如潛鑿穴及督署實炸藥其中燃藥線登輪赴港乃時過無聲堅如歸察之藥線爲水氣蒸滅乃復置藥線燃之出息於友人家已而藥發轟然而傳者言德壽未死心疑之遂復乘肩輿抵

督署後視察爆炸範圍如是而止意索然返家偃臥事發縣官
逮屋主窮究之知爲堅如殺之兄古如走免然自是家宅田地
悉沒入官資產蕩然矣

鄒容傳

章炳麟

鄒容字威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隴蜀閒略知書容少慧敏年
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容弗欲時意彫
刻父怒輒榜笞至流血然愈重愛容稍長從成都呂翼文學與
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父令就日
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
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姦私事容偕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頰
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事覺潛歸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
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容調之曰諸君堪爲賈人耳社生

皆怒欲毆之廣州大駟馮鏡如故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容容詰鏡如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耶英吉利國民耶鏡如慙事中寢容既明習國史學于翼文復通曉說文部居疾異族如仇讎乃草革命軍以擯滿州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恆民當如是序而刻之會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檢察革命黨事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眺眺故基容炳麟又幸脫禍直詣明震自歸且以革命軍進明震緩眺眺逸遂名捕容炳麟容在獄日就炳麟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論授之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明年獄決容炳麟皆罰作西人遇囚無狀容不平又啗麥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浚膏炳麟謂容曰子素不嗜聲色又未近女今不夢寐而隨自出宜懲忿自攝持不者至春當病溫明年正月疾

果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懣煩冤不得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雞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于獄中年二十一矣詰朝日加已炳麟往撫其尸目不瞑內外譁言西醫受賄下毒藥殺之疑不能明然西醫視獄囚至微賤凡病皆令安坐待命勿與藥獄囚五百歲瘐死者率一百六十人容疾始發而醫不知其劇比日久病能已著顧予以熱病常藥亦下毒之次也容卒之歲日本與露西亞始成

吳樾傳

尙秉和

吳樾字孟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學堂學生慷慨義烈素善趙聲聲常貽以詩樾感之遂以暗殺黨先鋒自任光緒三十一年

年五大臣考察憲政出洋行至車站樾易僕從裝混入汽車中
車將行炸彈轟然傷紹英餘不中樾炸死車上血肉粉碎莫知
刺客爲誰後步軍統領步兵檢一血衣有肩章窮究之乃知爲
樾樾暗殺雖未成然達官貴人心膽俱奪至今談暗殺者咸以
樾爲先聲云

劉道一傳

章炳麟

劉道一字炳生湖南衡山人少端慧五六歲時讀孟子能成誦
稍長志益厲時海內外多故道一年少氣壯所思輒軼常軌讀
漢書朱虛侯傳至非其種者鋌而去之遂自署曰鋌非是時美
人凌志霄設校湘潭道一受學三年學既通英語尤習以鄉里
無良師遊湖北不合去之日本道一聰聽而有口所至數月輒
能效其方俗語言至湖北卽爲湖北語至上海卽爲上海語聲

氣密合莫審其何所人與兄揆一密謀光復事道一始與會黨
馬福益相知引兄。立盟誓甲辰冬馬福益兵起瀏陽事敗揆
一乘閒走日本時道一已前至而父以馬福益事繫獄求揆一
益急揆一既不得歸理父事乃遣道一反比至長沙獄事解道
一侍親幾數月復東渡念其父素多疾無奉養者丙午春道一
復歸國欲迎居上海得就近省問留數月父病偏枯甚遂趨赴
家十月初七日抵長沙鄉里無賴疑爲揆一欲呵取金錢不與
乃致之有司有司亦不省呼以揆一後知其非是無以罪也欲
藉虛言羅織其事以刑具示之道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乃罷
獄中與人書曰道一必不忍以父母所受之軀爲毒刑所壞彼
若刑訊吾則自承爲劉揆一以死代兄吾志決矣有司旣不得
道一事視其所佩印文曰鉏非遂以定獄十一月十六日獄吏

呼道一瀏陽會黨有引若者令傳至瀏陽質之以竹輻輿道一出長沙東南瀏陽門渡隍遂曳以下倉卒未及反縛魁削舉刀斫之四擊乃斷其頭道一死時年二十二矣明年春其父亦死章炳麟曰道一兄弟皆醇厚其數歸鄉里垂餌虎口終以致戮者爲其父耳余見世之言革命者多矣各偷薄寡孝友之誼或有言當踐蹴二親者聞道一之風可愧也

劉道一傳

譚延闓

劉道一字炳生湖南衡山人生而智慧殊絕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倜儻豪邁不可繩以法度嘗誦漢書壯朱虛侯之言因自署曰鋤非子光緒甲辰隨兄揆一游學日本江戶密謀舉義因與馬福益通馬福益者湖南會黨頭目強力多知擁徒眾數萬雄視江湘聞揆一兄弟見世變日亟而清廷自戊庚後頑閉益甚

萬無足爲陰與福益深相結盡識其渠魁稍稍教勒以兵法福益及其徒均感激爲効死力揆一總其成道一主畫策一日獻計曰英雄舉事必據險要地爲根據湖南前瞰洞庭背負五嶺地形制勝起義之地也黨人然之議分寶應衡州岳州瀏陽五路同時並舉是年冬道一偕福益起兵瀏陽諸路勢遠力渙猝不能應事敗福益死之道一乘閒走日本深疚事之不成蓄勢養精不欲輕試時天下多故四方豪傑多渡海避居江戶徒派朋興江湖會黨如華興同仇會三合會三點會諸魁傑各立幟志不相通問道一往來其閒語以合力進行之要縱橫上下其詞甚辯諸黨人皆大喜以爲劉生可屬大事丙午秋受揆一命歸湖南與會徒蕭克昌等圖再舉擇萍鄉醴陵瀏陽爲首義地部署稍定而謀洩道一被逮巡撫岑春煊發司道令審按察使

莊賡良巡警道賴承裕故酷吏又承春莫意威以嚴刑道一奮然曰汝輩安知革命事盍取吾佩章諦視之則鋤非二字也司道卽用是定讞且欲連多人興大獄道一堅不肯吐榜掠之甚則厲聲曰士可殺不可辱死卽死耳繫獄半月輿之瀏陽門殺焉時有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揆一聞變憤不欲生作哭弟八章其語絕痛道一口舌敏辨各土方言及外國語聞輒領解尤善操英吉利語居江戶時從事問學能知其深游學者識與不識皆心服之性孝友丙午之役同時其父病趣之還時道一方謀舉兵勢銳甚不得歸慰其親每與揆一從容語家事道老父衰病思子之狀未嘗不相對涕泣也及被殺父痛甚仆地中風月餘亦卒

譚延闓曰自古奇偉非常之人奮臂起田閒奔走國事豈能預

計其成敗哉冒死犯難以與暴政相搏幸而濟則吾事舉不濟則以身殉之已耳戊庚以還游學書生中倡言種族革命者徧海內外清吏雖橫暴亦未敢公置之死第錮辱之而已自君死而天下學子憤激哀傷卒有辛亥武昌之役事會所乘相激使然而君適當其厄則所謂命也君授命後餘杭章炳麟氏曾爲之傳道君內行甚悉余乃別揭君志事如此以待修國史者詳焉

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

章炳麟

徐錫麟字伯蓀浙江山陰人也幼橋虔器過手輒毀父憎之年十三挺走錢塘爲沙門不合歸讀書喜算術尤明天官中夜輒騎危視列宿所圖天象甚眾又自爲渾天儀徑三尺許及造紹興地勢圖然未嘗從師受也稍長習農田事聞崑山多曠土欲

往開治不果年二十九以經算教於紹興中學二歲轉副監督
在校四年弟子益親如家人頃之以觀博覽會赴日本得同志
數人且購圖書刀劍以歸錫麟家東浦在縣西十五里爲立蒙
學又規建越郡公學爲甚者中傷數矣卒不動管置一短銃行
動與將時露西亞人逼遼東錫麟聞之慟哭晝露西亞人爲的
自注彈丸射之一日輒試銃十數反遭彈丸反射直徑汰肩上
顏色不變試之愈勤其後持銃有不發發卽應指而倒錫麟始
慕句踐項梁欲保聚紹興且以觀變年十三以事過上海上海
有浙江豪傑十餘人設盟約謀光復卽走就之歸始以兵法部
勒子弟矣明年與弟子循行諸暨嵯東陽義烏四縣晝步行百
里夜止叢社閒幾一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歸語人曰涉歷四
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爲也初紹興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

會欲得之陰構諸無賴脅沙門署質劑爲賃於教會者紹興名族士大夫皆怒弗敢言錫麟方瘡病裹絮被直走登壇宣說抵拒狀眾譴踊卒毀券教會謀益衰錫麟念士氣孱弱倡體育會月聚諸校弟子數百人習手臂注射女子秋瑾與焉從是就大通師範學校朝夕講武每訓練必身先之素短小習一歲筋力自倍能日行二百里尤善同縣許克丞謀以術傾滿洲克丞捐金五萬版與之入貲得道員年三十三與其弟錫驥暨餘姚馬宗漢等二十五人詣日本因通商局長石井菊次郎求入聯隊不許欲入振武學校以短視試不及格居數月以事歸國是時餘杭章炳麟以言革命繫上海獄罰作三歲限且盡或言虜欲行賄獄卒毒殺之上海大譁錫麟爲奔走調護直詣獄見炳麟炳麟素不知錫麟名識其友陶成章錫麟欲自陳平生事獄吏

訶之錯還不得語乃罷去復東抵日本欲與陶成章及弟子會稽陳伯平入陸軍經理學校不果屬其友某學造紙幣曰軍興餉匱勢將鈔略鈔略則病民亦自敗洪秀全事可鑒也今計莫如散軍用票事成以次收之然軍用票易作僞宜習其彫文鐵鏤令難作易辨子勉學矣議既定以陳伯平馬宗漢歸鄉人復請任微巡事許之旋與同縣曹醴泉赴宛平出山海關徧走遼東吉林諸部至輒覽其山川形勢見大盜馮麟閣與語甚說是歲淮安徐海大侵錫麟年三十四卽以道員赴安徽試用錫麟未得道員時欲藉權傾虜廷諸達官無所不游說自袁世凱張之洞及浙江巡撫張曾敷故湖南巡撫俞廉三皆中其說爲通關節書鎮浙將軍滿洲人某亦受錫麟倭刀爲其用到安慶歲莫卽主陸軍小學踰年移主巡警學堂日中戎服自督課莫卽

置酒請諸軍將士又賣衣服以給彈丸諸生益嚴重錫麟雖軍士亦多欲附者矣安徽巡撫恩銘謂錫麟能奏請加二品銜然聞人言日本學生多陰謀稍忌之錫麟亦心動卽移書浙江諸豪刻日赴安慶又外與諸練軍結欲倉卒取安徽大吏令軍心亂乃舉事期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卒業集大吏臨視盡掩殺之恩銘欲速召其校執事顧松令易期以二十六日臨視時援未集顧已不可奈何乃密與陳伯平馬宗漢爲備及期鼓吹作諸大吏皆詣校凝立巡撫前卽位三司諸吏以次侍錫麟令顧松鍵門拒出入顧松固知情陽諾不爲鍵錫麟持短銃遽擊恩銘數發皆中要害左右與之走三司皆奪門走卽閉城門拒外兵諸軍至不得入乃發兵捕錫麟錫麟知事敗傳呼巡警生百餘人曰立正巡警生皆立正錫麟曰向左轉走巡警生皆左轉

走走則攻軍械局據之發銃彈丸盡發礮礮機關絕陳伯平戰死錫麟卽登屋走追者至被禽恩銘已死三司問錫麟狀曰受孫文教令耶錫麟曰我自爲漢種問罪滿洲孫文何等鯁生能教令我哉五月二十六日虜殺山陰徐錫麟於安慶市刳其心祭恩銘而浙江虜官亦捕殺秋瑾大通學校遂破壞錫麟之死年三十五矣錫麟雖陰鷲然性愛人在山陰嘗步上龍山見一老嫗方自經遽抱持救之問其故曰負人錢卽爲代償得不死陳伯平浙江會稽人也名淵以字行少長福州歸鄉里入大通師範學校徐錫麟甚重之與游日本欲學陸軍不得習巡警旋棄歸專習擊射事在上海踞一小閣日陳藥校試藥嘗迸發聲鈴鈴動數十步伯平傷身甲錯如魚鱗時罪人多卽避詣病院治療復渡日本從藥師卒受業道旣通欲急試錫麟輒戒之伯

平嘗語人曰革命之事萬端然能以一人任者獨有刺客刻印稱實行委員用白厲夢寐輒呼端方鐵良其用心專壹如此善方言喜作詩詩多亡矣伯平死時年二十六

馬宗漢字子貽浙江餘姚人也祖某素任俠貧民皆倚爲重宗漢少慧聞人誦岳鄂王詞欣欣若有得曰長大亦當如是及長讀史傳益感慨以破虜自誓潛結少年有氣者數人又習英吉利語入浙江高等學校罷歸與同志立三山蒙學堂自督教之詔以亡國之痛異族之禍弟子皆泣下莫能仰視常購求近人言光復書散之鄉里見者扼腕浙江所以多義旅者宗漢力也頃之從徐錫麟赴日本欲陰求豪傑然所遇多大言自矜宗漢大失望歸欲赴德意志學陸軍諸少年留宗漢欲有所規獲會遭祖喪遂不行是時虜廷下書稱立憲宗漢作書辯其妄然士

人多幸愛虜宗漢發憤疾作徐錫麟在安慶召宗漢及陳伯平計事宗漢與諸生書曰吾此行不能滅虜終不返矣錫麟既與浙東義旅成謀期且迫宗漢伯平日夜部署軍事及期錫麟已誅恩銘宗漢謂顧松敗謀召至卽斷頭督巡警生破軍械局援絕伯平戰死宗漢欲焚軍械局錫麟止之且曰徒死無益亟走猶可爲後圖宗漢去半道爲虜所得繫獄五十日窮問黨與考掠楚毒宗漢爲遜言抵譟卒不得一人主名七月十六日虜殺餘姚馬宗漢於安慶獄前年二十四

章炳麟曰錫麟卓鷲越勁蓋有項王風其卒起不反顧者非計短也以寡助遇大敵固以必死倡耳始錫麟攜妻孥抵日本及歸有知其謀者風錫麟當置家屬海外猶得遺種錫麟曰人皆有妻子可悉移異域乎以至安自處詒人以危吾恥之卒攜家

歸余見世之從容大言者多矣臨事多全軀保妻子而世方被以榮名光復之緒其斬哉伯平宗漢樸誠形物臨難不撓可謂死士矣

鑑湖女俠秋君墓表

徐自華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姓秋氏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閩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忼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爲人丰貌英美嫻於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迂居常輒逃於酒然沈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 氣復壯甚所天故執袴子至是竟不相能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泊甲辰夏乃東渡海赴日

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鵠起東國留學慕君者眾每際大會輒以君一得臨莅爲榮而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則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魂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從之游者莫不歎服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騷然君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拂衣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彌至有吳生者艱於資將中輟君深慨之挈往海上俾成業焉因留辦中國女報冀以少警聾瞽而閨閣荏弱助勳不聞經費坐支絀君經營罔倦編纂益力並冒風雪走求援助栖栖不以爲苦烏虜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鈍者矣以母喪乃暫還越後仍往來吳越閒至丁未五月皖中事起而君方自滬歸居大通學校大通者徐

錫麟所興搨而君素贊成之者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
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烏虜慘已迹其行事不拘小節放
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謹在稠
人廣座論議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
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棱
未斂畏忌者半烏虜此君之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
中後七閱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
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橋畔葬
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爲然而尙
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於岳王墳同不朽云
謹表

熊成基哀辭

章炳麟

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餘杭章炳麟謹以玄酒棗香奠烈士
熊君之靈烏虆哀哉君實徐伯孫之死友而與炳麟榦枝相維
者也伯孫誅恩銘於安慶陰結軍隊期於會朝城門晝閉援師
阻遏大義挫頌遺之於君逾年援桴鼓而興夜鑿重圍內外障
隔卒不能成尺寸功而軍人光復之心自此起君既挫衄隱名
奔竄轉側日本關東之閒止宿吉林麗於凶橫僞清宣統二年
正命吉林巴爾虎門外羣隸以是要賞者二十三人逾年武昌
興獨夫避位大物以更又逾年炳麟至自京師芟舍長春自治
簡書所寢之室則君拘纍時故處也夫一興一廢國家代有君
之倡義以暴君在上烝民失職非欲俾刃一人明矣使君無死
將率義夫以獎大順雖與黎黃二公鼎足而三可也天祿不長
噬於豺虎芳烈所播不二十月而大義舉於江漢終復舊物君

之神靈其可以妥獨念讒人高張久未梟除其所以賊君者不以臨時對壘顧誣爲刺客以媚貴寵而又飫以珍膳餽以甘言禁錮告變之人以自解說使死者無怨聲而親藩得以快意斯可謂宗社黨之造端也昔浙江巡撫張曾敷在官無愆殺一秋瑾而士民敵愾後徙他官所在見距清廷雖愛曾敷猶不能遣今是凶人貪以敗官又造矯誣以摧義士其罪視曾敷且什百民國政建而猶晏居東表專鎮一圻斯實國家之恥昭告君之神靈凡今日與奠者自奠之後而不能本君革除之志以鋤貪邪而敢有回旋容閱以爲凶人地者有如松華江烏虜哀哉尙饗

林覺民傳

尙秉利

林覺民字意洞福建閩縣人幼聰慧美丰儀讀書一覽成誦能

文章富辭藻爲人卓犖不羣善談諧遇知己則諧謔閒作一座
傾倒年十五入全閩高等學堂卽倡言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
抗憤激烈聲譽大著光緒三十三年赴東畱學入慶應大學文
科專攻哲學與林文林尹民同儕一廬情若兄弟並知名人號
爲三林廣州事起覺民回閩謀響應旣黃興招之抵港請專主
粵事罷福州謀覺民乃挾資旋閩招同志數十人陸續抵港以
故閩人赴難者視他省獨多以覺民爲之望也及攻督署揮彈
先入而不見張鳴岐知墮計努目奮擊所向風靡旣飛彈中胸
仆地縱聲一呼忍痛復起復殺二人力盡被擒張鳴岐李準親
訊之覺民以問官多粵人不諳國語乃操英語暢論世界大勢
各國時事中國悲觀搥胸頓足涕泗橫流準乃命釋械坐談與
筆札一揮立盡兩紙準親奉張鳴岐閱之會咳欲唾恐汗地衣

準親進痰孟煙茶覺民則起鞠躬爲禮書罷復請登堂演說久之始下被刑自大吏以下聞其議論莫不矜其志愛其才而悵然惜其莫能救也初覺民娶年餘舉一子明慧韶秀夫婦伉儷甚篤及導鄉人入粵舟次語諸人曰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吾家有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穉兒每一念及肝腸摧裂然所以從容就死而不顧者冀感動國民同心奮起重光漢業使此心此志而果克償乎則我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聞者悲之死年二十五

趙伯先事略

章士釗

壬寅冬愚年二十一挈弟勤士遊學金陵時山陰俞明震以儒吏長江南陸師學堂號得士遇英年能文者厚愚一小時草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論數千言辭趣敏妙爲俞君激賞既至校

知有趙聲伯先其人文章風義冠絕於堂則大喜引而親之相許備至愚性和易而伯先豪縱情反而愛至有莫之爲而爲者此爲愚交伯先之始伯先丹徒大港人而魁梧多力相貌不類蘇產又激於意氣跣弛不羈被酒大言無所避就尤與尋常蘇人異撰伯先年十九爲秀才文名噪甚顧抑塞不安於鄉浪遊江淮閒復無所遇嘗僦居南京僧寺寺近陸師學堂伯先偶代某生執筆爲俞君研詰得實則亟延致伯先特要入校此伯先治兵學之所由也愚在校未久辭赴上海主蘇報言革命伯先循資完業曾一渡日本考詢軍政歸入兩江師範學堂爲學員非其好也時排滿之論起于江湖愚喜昌言而伯先則主陰謀濟事嘗祕草七字唱本激勸士卒號保國歌文詞肫至讀者莫不感泣愚爲印布數十萬分湖北曹工丞且爲麻鞋負橐走數

千里散之一時長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紙習其詞若流而不審爲伯先手筆也癸卯秋愚潛返寧爲會於北極閣假借俄事極論革命南京學生咸集爲內地公開演說之嚆矢聲勢甚盛顧伯先少之以爲徒招吏忌無裨于實是夕果爲寧紳繆荃孫舉發牒地方吏捕愚愚旣宵遁伯先亦坐是不安於校則走長沙同人羈爲實業學堂監督尤非其好也又起而北行入觀禁城潛然出涕更出渝關放歌無侶適保定有秋操事伯先投某鎮充隊官冀有所圖亦無大驗久之返寧任江寧督練公所參謀官旋教練江陰新軍時道員郭人漳好與革命黨往還黨人亦欲倚以集事伯先則隨人漳入邕年餘而志不逞適本省擬行徵兵制伯先趨歸成之以功管帶三十三標第二營旋升標統恆爲兵士陰述種族大義滿人端方再爲江督恭伯先

甚伯先部兵習聞湘鄉曾氏扶清滅太平不道狀因火後湖神廟燬曾遺像一軍盡譴許者指伯先爲亂端方將假是興大獄統制徐紹楨隱右伯先得以身免往就粵督張人駿廣州任督練公所提調旋統帶新軍第二標時郭人漳爲防軍統領勢張甚廉州土人劉恩裕以抗稅起兵志士有從之者人駿檄伯先率步兵一營砲兵一隊勦之伯先以其機可用大喜則密遣人與恩裕計事而約人漳爲應人漳告密說寢傳于外伯先審事壞而恩裕亦下材不足言大計乃馳告同志使散去并于陣中單騎往諷恩裕他竄恩裕卒不省遮伯先擊之伯先不得已揮兵進廉事一戰而定伯先設宴廉之南郊海角亭與將士痛飲席間賦詩有八百健兒齊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之句顧伯先隱痛益深而人漳媚嫉益甚日許伯先于人駿所適端方亦有

電來稱趙聲才大而志不測不可用人駿惑焉伯先不自安棄職歸而終不能忘情于粵也復走香港爲倪映典密籌攻粵策事敗映典殉伯先仍往順德謀再起卒以會黨志異省中又名捕急因返港躬耕以寄其意時從者數十人易散難集又貧無所得食留戍至艱略師漢趙充國遺意相約租田而耕伯先朝執鋤夕執筆自食其力並以食同人若曠然有遺世獨立之思也揚州熊成基者伯先江南所部卒也清西后母子死成基驟起兵安慶事敗走海外復謀刺載濤于哈爾濱事洩死之伯先固不以國士期成基至是乃太息曰昔在南京俊士如雲若成基者殊碌碌今所成已如是吾輩何面目見天下士聞者泣下番禺汪兆銘刺載濤京師未中下獄伯先益憤勵起往南洋羣島稍備軍實還香港設同胞會伯先被推爲總部部長議以廣

東爲發難地分東西兩軍取道北伐西軍經廣西入湖南會師
武漢黃興主之東軍貫江西出湖口直下江南則伯先爲帥也
頃之伯先所養士鄧明德密布機關陷於粵捕死焉夙計不得
不變則謀以一隊劫殺水師提督李準一隊攻取督署一隊堵
塞滿營一隊占火葯庫軍械局一隊接應各路一隊逕攻兵工廠
廠隊員皆同人自充之新軍一二兩標屆時策應亦各部署定期
以辛亥四月一日一舉而取廣州黃興爲總司令先時率同人
入粵伯先與胡漢民留守香港至期會合於是吳楚閩粵滇
桂洛蜀皖贛越十一省之才士樂赴國難無所圖利者相繼來
集臨發前一夕置酒高會仰天而歌羣有死之心焉革命黨人
於斯極盛會粵人溫生才自南洋袖彈歸擊將軍孚琦斃之粵
垣大索十一省之士者大抵不習廣州方言又歸自東京服態

殊異易爲邏者所得三月二十八日均奉興暫退令紛紛旋港伯先大驚擬次日自行入粵規畫夜接興電謂事尙可爲促軍更進則又大喜明日全部以早晚輪渡分赴戰地伯先取晚輪以晦日晨達廣州而軍事已前敗七十二烈士俱殉世所傳黃花崗之役者也伯先鄉人宗建侯石經武華逐電阮德山徐勝西封冠卿等六人均死之伯先痛甚扶病赴順德謀再舉不就擊槍自裁遇阻未遂乃奄奄經澳門歸港寓而伯先大病矣四月八日腹痛不可止醫者謂是盲腸炎非割不治十七日割之血黑色腸有腐者十八日晨口吐紫血勢已莫救十九日午後神志忽爽勉侍疾諸君甚切至並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淚隨聲下同人亦各流涕復張目曰吾負死難諸友矣雪恥惟君等言訖目閉而淚出不已自是不復能言翌

日下午一時遂逝時辛亥四月二十日也年三十有二初葬于
香港茄菲公園附近山巔碑曰天香閣主人之墓民國元年移
葬鎮江南郊竹林寺自伯先爲將以至死事中更十年愚由上
海而日本而英吉利以學自遮不省國事茲篇所紀蓋無一役
身與恥何如也伯先死耗愚與長沙楊守仁居汜北淀共聞之
守仁至狂憤自沈其身獨愚逡巡返國逢民國紀元事去伯先
之死已半歲自爾以來國人所爲幾無一不負先烈革命黨尤
甚而愚之自暴自棄深愧死友尤不勝書追念曩事懷慙何已
謹狀

蹈海烈士楊君守仁事略

楊昌濟

蹈海烈士楊君守仁字篤生湖南長沙府長沙縣人幼穎悟強
記年十二三已遍讀十三經史記文選及各名大家詩古文辭

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後肄業湖南省城之嶽麓城南校經三書院益汎覽國朝人經說本國文學歷史尤畱心經世之學歡迎人所著關於時事之書獨居深念輒感憤不能自己甲午中日構兵君時在校經書院作江防海防策痛詆當局院長杜仲丹驚賞之謂其退然如不勝衣乃能爲景畧雄談也自馬關和約締結以後國中人士知非改革不足以圖存也乃競然倡維新之論元和江建霞督學湖南以開通風氣爲己任網羅通達時變博學能文之士爲丁酉歲拔貢生君其一人也旋以是年中式湖南舉人君見時局日迫欲圖改造非有世界之知識不爲功壬寅往日本東京入本國人所立之清華學校習日語數學甚苦嘗失足傾跌傷足指痛甚然扶病上講堂受課不肯休一堂感動旋改入日人所立之宏文書院復改入早稻田大學

值日俄戰爭將起君作滿洲問題登之游學譯編聲政府之罪
慷慨淋漓聲淚俱下君見國事日危欲奔走呼號以救之不復
能安心求學遂歸國往來北京上海之間無所就曾從考察憲
政大臣出游於法政知識所得甚多然以現政府徒欲塗飾耳
目非有真立憲之精神不屑屑也復在神州報館爲總撰述每
著一論精神迸露義氣凜然使讀者深爲感發君固工文辭有
遠識其不可及處尤在其言有物出於至誠蓋並世所罕覯也
君既奔走江湖積年勞瘁感憤時事腦疾時發加以報館事務
異常繁瑣精力大虧戊申辭去報館之事來游英倫充監督處
書記員旋以己酉冬謝去移住蘇格蘭滬北淀研習英文甚苦
腦疾愈甚顧勤敏性成不自制明知用功過度於身體有傷而
苦學如故嘗歎少年精力徒費於國學之一隅於數學英文未

嘗致力迨中年爲之其難乃十倍也又嘗悔在日本時爲感情所動未能堅忍至今日而科學根柢乃不可得而追補也讀英文報紙見其主張強權不講公道憤甚尤痛心疾首於日本人之強橫顧見時事日非政府賣國而國民無力能排除之也益憤悶不能自己而病乃日深矣至今年閏六月初旬因服硫磷藥品太多腦炎狂發徧體沸熱不復可耐乃乘車至利物浦作遺書與友人以閏六月十一日投身利物浦海中其遺骸爲漁父所獲同人葬之利物浦墓地君有老母在堂兄弟二人皆讀書明理之人也君夫人甚賢子女各一人女已長成子克念年十三四現肄業北京清華學堂爲游學美國之預備君性至孝對於其家恩義甚篤然因國家多難常懷舍身殉國之志公爾忘私三十年來居家僅四日也君來英倫之先其太夫人與其

夫人往送之於上海歡聚數月遂爾永訣亦可悲已

詹蒙傳

尙秉和

詹蒙字養先浙江宣平人幼以孝稱年十四就學於縣高等小學所居地曰溪口離縣治十餘里每七日假必歸省其親雖甚風雨勿輟也未幾學陸軍庚戌冬卒業辛亥夏與同學金華來偉良赴金陵既至而武昌事起蒙聞之大奮卽與同學數人赴武昌入步隊每戰必先及十月初兩軍劇戰襄河閒民軍築長堤河南岸伏堤內狙擊蒙左耳先著彈血滴肩上手拭之戰不輟偶探望竟中飛彈卒蒙同郡章閻既述蒙死狀且曰軍興以來諸志士塗肝腦捐頂踵以爭此漢族尺寸土者不可僂指數而二三庸妄巨子顧欲覲人之功以爲己有覲覲不得則繼以傾軋傾軋不已則結爲黨讐使苦戰垂成之功皆將自若輩手

中隱之而諸志士戰死光榮亦隨以黯焉俱泯矣此則諸志士沒而猶炯者爾蒙死時年二十一

葉仰高傳

尙秉和

葉仰高字芝峯浙江景寧人年十一兄世昌設帳青田攜就讀青田多學陸軍者會有友自金陵陸軍學堂歸說仰高學陸軍大悅卽束裝赴安徽畢業練軍營復畢業武備學堂丙午東渡學憲兵隊與同志過從甚密因蓄志革命嘗曰國亡坐以待死不如以革命死爲有益也時端方督兩江緹騎四出捕黨人仰高歸滬被捕囚金陵獄後得釋浪游各省北之黑龍江南之兩粵均以黨嫌無所遇辛亥民軍興由粵返浙浙獨立首率尙武隊圍攻撫署充司令部執法官擢尙武隊管帶旋棄去單身赴滬商攻南京方畧陳其美委爲聯軍司令部參謀官仰高首建

議當先攻紫荊山克天保城天保城不下雖破南京不能守也
當事忽其言不用後屢無功始用其計攻三日不下憤甚謂青
田張兆辰曰非我二人自往不爲功乃各領一隊兆辰由山後
攻其南仰高直走山巔攻其東東路近五里先至仰上猛攻敵
詐降誘仰高入城旋用機關礮擊之仰高竟戰死兆辰聞耗大
憤復猛攻入城時十月十一日天保城既下翌日遂克南京

陶成章傳

尙書

陶成章字煥卿浙江山陰人素有大志談革命重實踐東渡入
日本成城學校習陸軍頭角崢嶸時汪大燮爲駐日公使謀去
之誘以爵祿令歸國旣去而削其學籍成章自是謀革命志益
堅乃與同黨徐錫麟組織光復會以爲機關同志畢集錫麟之
刺恩銘成章實與其謀因走浙江及南洋各島於新加坡創中

興日報於仰光創光華日報於瓜哇立書報社及光復會分部
海外僑民感其義輸貲甚鉅成章悉爲存儲靡毫髮侵蝕辛亥
八月武漢事起乃返浙號召舊部恢復浙江事定往來杭滬欲
自募兵經營北伐會抱病就醫於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十一
月夜成章方寢忽有二人西裝闢戶入揭其帳以短銃擊之破
腦及腹移時卒侍者聞其音似女子人皆以爲 都督所使其
女子疑爲某氏云始成章所創光復會長江各省恢復功獨多
同盟會嫉之見則仇殺會長章炳麟貽書孫文規之仇如故及
成章死炳麟蔡元培皆書生無所發揮光復會寢微同盟會獨
盛於世

烈士楊禹昌墓碑

熊澤

嗚呼烈士楊禹昌就義之期年其友熊澤來京師展墓興懷愴

然淚下謹綜綴烈士遺行立石表其墓曰烈士諱禹昌字敏言
蜀資州人幼好學長克敦行取友信雄辨每談古今中外事縱
橫裨闡瀚如也性英毅弱冠土豪某凌人莫敢撻鋒烈士獨眾
折之一日土豪率羽黨伺諸途將發憚其嚴迄不敢動清光緒
戊戌庚子之交外患日亟清廷陽爲變法以愚國人烈士曰國
亡無日矣遂遊武漢歷滬寧聯絡同志毅然以革命自任丁未
至京力謀進行適清廷創立陸軍師範學校烈士曰聯軍隊以
復祖國此其時矣卽入校暇則與澤等討論軍國民教育輸入
之方己酉冬以第一畢業與澤充陸軍第一中學校教員諸同
志則分任第二第三第四各中校教務故革命軍興各省響應
以陸軍中學生爲最鄂寧山陝其尤著也辛亥夏四川爭路決
裂大局動搖烈士將歸謀大舉八月義師起武昌烈士遂與澤

謀劫本校軍械授學生而聯合保定入伍生隊乘勢進取北京
議方定適吳祿貞被刺入伍生解散偵清廷將發兵圍本校烈
士卽貲遣學生分途行親率尹源澄陳堃陳英等迂道由滬詣
鄂甫至滬漢陽失守南京未下清軍勢益張烈士急謀方法制
之與同人計密運炸彈短槍於京津運動軍警入京津同盟會
並募京北善鏢術者若干人時京防嚴密卒難逞烈士憤益甚
矢志暗殺與張先培黃之萌等組織暗殺部推汪兆銘爲部長
李煜瀛副之當是時袁世凱總理清廷內閣坐擁強兵力足以
左右天下烈士謀速去之煜瀛則謂聲氣未通君姑待未幾清
兵敗約破潼關山陝大震魯豫奉直閒悍卒橫行以嫌疑捕黨
人殺慘幽囚慘無天日十一月二十八晨世凱朝歸烈士與先
培之萌等各懷炸彈分路要之烈士追擊於東華門外彈潤未

卽爆再擊而霹靂聲震世凱車停炎燄咫尺莫辨烈士手傷血流被腕餘一彈未發遂被逮供詞一如宣告書越二日凌晨與先培之萌同就義於京防營務處嗚呼以烈士才略乘勢因便謀東南以併西北未嘗不可伸夙志乃必實行暗殺以身殉國何耶誠以南北相持不斬繩披根則流血胡底彈而中也國之福不中獨受其禍卒之義憤所激炸良弼炸張懷芝焚攻天津督署警署京津閒動無虛日清帝遜位而共和以成距烈士死僅二十有五日也烈士歿年二十七父錫佐妻張氏子女各一子名正己弟樹昌洪昌民國元年八月同人檢烈士骨與張黃彭三烈士合葬京西萬生園澤旣表其墓且爲之銘銘曰
煌煌烈士天挺奇姿乾坤震蕩獨力以支南北紛爭戰雲密布莽莽大陸鬼哭神怒烈士奮起氣吐長虹彈丸脫手節邁鄒容

蜀水清漪蜀山蟠鬱英傑產生行俠心佛彭公紅羅喻子黃花
並君而三日月之華我亦蜀人憑弔孤冢伐石刊詞精靈常擁

彭烈士傳

汪文溥

彭烈士名家珍號席儒四川金堂縣人清季畢業四川陸軍武
備學堂充六十六標一營左隊排長升隊官調雲南陸軍十九
鎮隨營學堂管帶兼教練官升本堂提調調奉天講武學堂兵
營隊官兼教習宣統三年九月東督趙爾巽委任天津兵站司
令部副官烈士幼慷慨有大志既嫻習軍旅則意氣益發舒以
光復漢族爲己任當是時武昌起義虜瑞激跳而免湘撫余誠
格相繼遜大河長淮以南諸行省次第反正北方旦夕響應而
清室善耆良弼輩方岌岌謀所以自保烈士到津值黨人汪精
衛等甫出獄相聚謀大舉因悉索司令部軍餉盜以入黨自赴

滬製炸彈江蘇都督程德全委烈士東方招討使還津而趙爾巽以盜餉案購之亟烈士乃變姓名爲朋嘉楨號錫三黨人推烈士爲軍事部長烈士以部事委呂漢羣劉應福等獨以暗殺自任往來京津閒謂同志曰吾欲得要人集合地一舉而殲之乃覓得親貴旁聽券時時挾炸彈往資政院欲相機而發會黨人炸袁世凱於丁字街不中兵警大索刺客都中不可居烈士暫避地往津十二月朔聞資政院以是日閉會清王公咸集急以午車入都至則院已閉會矣烈士乃復與同志訣曰吾聞清室健者獨良弼此獠不死吾漢族求光復不可得也吾請獨當之得遂吾志雖與同死無所恨眾阻之不聽初七日聞清廷將以臘八賞喇嘛恩粥集良弼等密議討南軍烈士以事急定翌日必炸良弼夜閉門作絕命書訣父母以所餘資斧行李交僕

運天津從容處分畢翌日著上級軍官服引長刀自佩出寓邸赴車站先是烈士在奉與講武堂監督滿人崇恭習知崇恭與良弼交最親已預令其徒劉升之到奉僞爲崇恭電良弼謂將入都與商大計至是遂復由車站入金臺旅館視以崇恭名刺謂自京奉車來逆旅啟十三號室居之立命駕馬車入前門先到軍諮府覓良弼未得復到西城紅羅廠良弼新寓亦未歸闔者引烈士坐客座久待不至烈士欲別覓之乃出甫及街遙望良弼驅車自外來烈士乃引回下車立門左以待僕進崇恭刺良弼亦下車甫出右足及地瞥見客非崇恭方詫愕欲相詰而烈士炸彈已發轟然作巨聲如霹靂階石悉碎裂騰半空復片片四散飛墜助炸彈襲人而擊良弼左足骨立斷僅筋數莖屬遍體焦爛無完膚昏然撲地如已絕而烈士則已傷其頭先死

良弼絕而復蘇越三日乃死未死時謂其記室康譔瞿曰炸吾者英雄也知吾在則清室不亡乃以身殉我雖死我固我知己也烈士卒時年二十五歲無子未婚妻王清如女士以烈士死國爲守節不嫁民國元年改營烈士冢於北京萬生園與炸袁世凱之張先培楊禹昌費之萌三烈士合冢焉

汪蘭皋曰彭烈士之盜餉資黨也當是時且喪其名欲斃良弼乃與同炸終以喪其身蓋祇知有國身且不恤名於何有嗚呼烈已良弼雖受烈士一彈而歎爲英雄引爲知己兩賢雖相阨一則爲國一則爲其主要之各不失爲磊落就義之士萬生園去良弼冢乾楊廟幾里雲車風馬魂魄往還兩人者死而有知方相視莫逆而笑結死後交於地下夫以烈士之炸良弼彰彰如此乃柯劭忞譔良弼碑謬云不知何人狙擊之又云良弼飲

存傳補五十七
二五五
醫酒乃卒又云主使賊之者遂假共和以濟其篡奪一若烈士
僅爲彼其作鷹犬而良弼亦悞懦如婦人雖已斷脛折股猶惴
惴畏死致誤中醫者之毒豈不重誣烈士且使良弼亦爲之無
色哉吾爲此懼作彭烈士傳

碑傳集補卷五十七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五十八

江都閔爾昌纂錄

釋道

洞宗二十九世傳法五雲浪亭挺禪師塔誌銘

毛奇齡

浪公以義士而託於僧然竟受僧法於其死也仲子鄴偕叔子克堅季子魏旣已受遺命翦其毛髮指爪衣斂之而瘞之先塋之傍顧此不壞身在僧龕也其法嗣智玟築塔龍居隄藏而養焉乃續孝子所著逸亭公年譜自四十七歲爲大僧後別著爲浪公年譜而勾予以銘予思童時從先教諭兄讀公考文所爲仁和學異等者功令提學考試例分等六自一以下無出一右者福建許平遠先生名士也破例設異等居公不令與諸生齒鏤其文首城爲榜樣將以踵及乃歷十一郡七十餘縣竟無能

踵例而止歲壬午鄉試推官唐階泰薦公卷第一主者抑之中副科予時與試見公與同年生會湖上志意种遠歸而揖與語閒及時事大感激爲定交去越五年南浙舉大社合二十餘郡名士會於會城之東園伐鼓縱金極宴饗之盛時名同方社推公主之因與張梯徐緘尋公於市門見公與僧牛伍遮豨衣俯首數竿格子較計錙銖相見不交一言俟其數竿畢然後拱揖道故舊顧竟不與社又十年姜給事歸里與公壬午同年生乃邀予訪公顯聖則公已居然僧矣又十年予以一官羈京師而公已死譜所爲涅槃者悲夫公名淨挺號俚亭卽仁和徐世臣也世臣諱繼恩別字逸亭十歲能文天啟中魏監亂政惡之作宦者論稍長補諸生擢茂才異等壬午副榜弘光帝舉明經首公公爲文刺馬士英士英怒趣官旗逮公大行陸培爭止之當

是時公聲稱藉甚四方士過杭者爭造公巷爲之滿先是文社
大起婁東張溥漳浦黃道周竝屬公領襲公爲社名登樓又名
攬雲聚臨安名士於其中主東南壇玷凡三十年至是焚書埋
筆札鸞殺市盆簪漿酪閒或韃馬牛之皮與鞞者雜作方伯張
君就見之不得請以白金爲公壽峻拒之惟門徒日來遠近從
游者僦隘巷居諸暨錢孝廉執贄請講易公倚市門口授之去
旣而嘆曰吾生時吾母夢老僧幡然杖于堂吾昔昔見夢亦如
之此豈吾前因哉西湖愚菴受洞宗法公與之游有契遂落染
設三壇淨戒時年四十七初居花塢錢塘令張君建精舍河渚
名雲溪嚴侍郎迎公居之禾中資聖寺名利也歲歉生徒皆飢
公應請之禾躬持鉢乞米飯僧凡三年全活萬眾去之武塘修
武塘慈雲寺勅建鶴勒菴於北郭說楞嚴其中時設大戒夜夢

伽藍神乞戒易衣謝乃以雲門顯聖爲洞宗中興祖庭自萬曆乙卯逮今閱五十餘年凡嗣其法者輪居之越中士大夫交章迎公住三年增飯僧田畝特建祖堂供曹溪洞山列代諸祖於其中然後退居雲溪受諸方之請魏君副使舊有淡園供佛養公而錢君學使特構綠谿園兼市全藏爲公翻閱地公應之公以爲生平稽古讀聖賢書將以天下爲己任而旣已不克徒託此優游以潛消其壘塊不平之氣卽與浮湛傭販何異且是亦有道吾將藉是爲見道之具而大擴其教而集之成以示吾儒者之有用因內極其奧外極其象舉西來至今意言俱盡者而合三幡四諦而竝運之以爲摩騰以來特達之業而惜其以蓋代之才而出於是也曩時西湖諸禪刹皆有知識而宗派所垂各具妙衍惟天竺雲峰在隋時爲眞觀道場顧其後中落源流

歎絕雖子儀辨才偶然知名於吳越王時及趙宋元豐慶曆之
閒而曠席既久且殿宇亦稍燬矣士大夫迎公者道路相望本
欲徵公作振興之計而公亦慨然以恢復自任乃入其門無殿
獨一毘廬觀音像金鑄長一丈六尺露處其中公乃居雲峰建
大殿金輪寶櫺次第完具然後樹齋房設僧寮鐘鼓幢幔置諸
所應有期年工成時年已七十乃於甲子年九月二十二日說
辭世偈更衣越二日端坐而逝嗚呼公遂以僧歸矣公幼著文
賦大畧載逸亭十集揮麈錄十笏齋詩集十笏齋文集其已見
於世如危論范蠡論西湖詩西溪賦散見無兼本則閒有存者
維時以寢疾憂道法不明著易象據空軒傳略解明義文周孔
之傳黃帝岐伯之旨陰陽死生順逆之微進退盛衰之變其言
一本乎太極而託意最遠及游吳還見浪杖人與酬酢著答問

一篇既又註南華淮南鴻烈太玄法言暨京房焦貢易通郭璞
地理諸書其見愚菴時著洞宗刺語一篇頌古二百首又作金
剛十頌并提金剛經十卷乃更著四書偶言周易雜論春秋尙
書毛詩別解三禮異同考經濟指南博物辨唯識刪繁四教儀
直指且作家誠修家譜一編而後落染暨落染後居花塢著學
佛考訓並周易略解居雲溪著雲溪問易漆園博通參智證傳
以舊有智證傳而又參之乃復著洞宗綱要源流頌其居資聖
著華嚴頌梵網戒光楞伽心印維摩饒舌圓覺聯珠楞嚴答問
藥師燈焰彌陀舌相金剛隨說金剛別傳金剛拈心經句義法
華懸譚涅槃末後句共一十二種當是時公已棄文字而四方
以文字請者不得絕閒亦應之名溪流文字其在乞米渡江時
賦詩名涉江草至居雲門顯聖輯洞山价祖廣錄著世譜作五

雲頌古六卷參訂人天眼目使五家綱宗瞭然言下於是居淡園有園居詩五十首居緣谿園閱全藏三年有閱藏偶錄最後居雲峰賦山居詩四十首除夕詩十首天竺續八景詩八首其所在說法已經撰述者有雲溪語錄十八卷資聖語錄十二卷雲門顯聖語錄十二卷分上下二集雲峰語錄二卷至若雜著紛然陸續彙載則自雲門返河渚時有全錄一百卷公生於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四日卒於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世壽七十法臘二十四所授法弟子智琮等三十人子姓皆有文章世其家詳行狀墓誌茲不載公與陸大行嚴侍郎汪孝廉孫處士輩皆同硯爲文章各以至行大節顯於時暨死而皆得以邦賢從祀學宮而公以僧故提督學使暨督撫以下各具文迎主入勤公講堂所祀啟禎兩朝忠義祠末而錄其行事於通誌

以表其人乃爲銘銘曰

誰謂道法孔釋同符惟不得已逃於毘闍當其避地寄情屠沽
譬彼元鱗而膠於沙乃忽解脫作金精色不疑魯叟頓入慈室
前身兜率所記歷歷何必臨水照影而出且量十笏還參維摩
雖或有情如菩薩埵卒證彼岸延之多羅蜂臺鷲頂迺然以居
所嫌枯拈比諸乾矢啓不二門屏絕文字十六觀禪悉棄於地
安事琅函使馱白馬因徹內外擴拓其教集之大成以合眾妙
仁化智化治國有效況本經術行此化導獨憐儒德爲人天師
文爲行表言乃德基奪彼金紫作僧黎衣奚止歸竺道場光輝
今此色身寄舍利此與無盡量同滿世界惟其名行早著四海
有過此者瞻仰何已

爾昌案漁洋詩話清詩別裁集文獻徵存錄畫史彙傳均

以徐繼恩爲僧名止巖

正亦作

字豁堂

作

明詩綜今世說

則謂徐爲僧名淨挺

淨作明詩

字浪亭與塔志合杭州府志

云正崑字豁堂金陵郭氏子高僧傳四集云正崑字豁堂

亦號隨山姓郭氏仁和人蓋止巖實名正崑別爲一人非

徐氏明矣

黃山漸江師外傳

許楚

漸公自幔亭歸黃山往來雲谷慈光閒又十餘年掛瓢曳杖憩
無恆榻每尋幽勝則挾湯口龔叟負研以行或長日靜坐空潭
或月夜孤嘯危岫倦歸則鍵關畫被欹枕苦吟或數日不出山
衲蹤跡其處環乞書畫多攢眉不應頃忽滌硯吮筆淋漓漫興
了數十紙不厭也雲谷僧常爲其祖益師請書塏銘師踞石運
思筆致迢逸得晉魏風味傳之士林以爲海嶽書龍井方圓庵

記今再見也一日師至研山亭謂予曰近游浮溪始知二十四源孕奇於此沿口以進寥廓無量兩山轄雲礪穿其腹老梅萬株倒影橫崖糾結石罅寒漱渾脫根將化石每春夏氣交人閒花事已盡至此則香雪盈壑沁入肺腑流苒巾拂羅浮仇池並爲天地因念單道开辟殼羅浮曉起惟掬泉注鉢吞白石子數枚淡無所爲心嚮慕之荒壇斷碣之隙衲將鬪香茆一把老是鄉而解蛻焉龕門之石則青巖公事也予笑而未答明年師還自廬山寫三疊泉以見餉逾數月尋脫破芒鞋示寂於五明禪院僊源湯巖夫誄師松下會從游諸子薙草種梅而累其塋祠部王先生爲銘以瘞之又三年慈光八公修葺山史屬予錄山中栖託高衲余以師雖埋骨披雲其煙駕香幢無日不在靈泉法海閒也爰得次師入山一二事以報浮溪之石

又梅花古衲傳 失名

漸江俗姓江名韜字六奇歛之寒江村人晚年定名弘仁爲前明諸生少孤貧性猥僻以鉛槧養母一日負米行三十里不逮期欲赴練江死母歿後不婚不宦游幔亭依飯報親甲申以來遇古航禪師遂祝髮爲僧自言近溯浮溪始知二十四源孕奇于此沿口以進寥廓無量兩山轄雲礪穿其腹老梅萬樹倒影橫崖糾結石罅寒湫渾脫根將化石當春夏氣交人閒花事已盡至此則香雪盈壑沁入肺腑流蕚巾幃羅浮仇池並爲天地因念單道开辟穀羅浮曉起惟掬泉注鉢吞白石子數枚淡無所爲心嚮慕之荒壇斷碣之隙將廟香茆老是鄉而解蛻焉後返新安數游黃山往來雲谷慈光閒嘗嘆武夷之勝勝在方舟泳游而黃山之奇海市蜃樓幻于陸地殆反過之居十餘年挂

瓢曳杖憩無恆榻每尋幽勝則挾湯口聾叟負硯以行或長日
靜坐空潭或月夜孤嘯危岫倦歸則鍵關畫衲欹枕苦吟或數
日不出山衲蹤跡其處環乞書畫多攢眉不應頃忽滌硯吮筆
淋漓漫興可數十紙不厭也雲谷僧嘗爲其祖益師請書塏銘
師爲踞石運思筆致迢逸得晉魏風味傳之藝林以爲海嶽書
龍井方圓庵記今再見也臨文構義灑汗墳典淳倬嚴氣雅自
矜慎不輕示人唯畫禪一門稍匿研討遂爾稱尊作祖江表士
流獲其一縑一筴重于球璧磅礴之餘閒有吟弄小詩極妍風
味師皆隨乞散佚不經意聚又嘗遍徵好事沿幘索題旋輯手
抄得若干首目曰畫偈邑子許芳城楚序之謂爲曇公七賦未
窺全豹祕演弘編止啖一齋于以緬想風流挹茲襟抱亦前哲
高蹤墨池筆冢之雪泥鴻爪也若僅爲藝事家現身說法爭俎

豆于騷壇畫史閒非漸師意矣然所作畫層巒陡壑偉峻沈厚
以北宋風骨蔚元人氣韻清逸蕭散意在方壺子華之閒王阮
亭稱新安畫家宗尙倪黃以漸師開其先路斯言良信歲壬寅
冬師至自郡將游廬山友人王雄右自芝山移書爲裹鶴糧余
子敬給健力爲負餅鉢經卷吳聖卿爲贈筇竹一枝以馭奇險
復解羊裘爲溫破衲于是飽飫星霜遍參尊宿少文游足振錫
言歸滅景林臯證尋初地舊侶雅贈已臻十供故其清玩有宋
槩漢書雲林書畫卷黃鶴山樵挂幅淳化祖揚帖古坑歛硯梅
花癭瓢羊角竹杖擊子銅爐古瓷磬洗定州麓根瓶陽羨匏壺
諸品貴旣異夫珠繒業自歸于泉石是誠對揚古德足企前修
者已旣而還自廬山道過豐溪吳不炎兄弟留憩旬日泊同其
叔氏驚遠借與放筏西干攜先世所藏右軍遲汝帖眞蹟及宋

元逸品書畫凡數十種其猶子允凝呼舟貰酒就蔭石淙淪茗
焚香縱觀移日程蝕庵守亦從南岸鼓柁而至評賞之餘佐以
雄飲不炎命小史度曲允凝索長笛和之一時谿山翰墨輻輳
勝緣絲竹清音咸臻妙麗少焉夕陽告往黃嶽弄雲光怪陸離
搖曳萬狀漸師解衣槃礴捉紙布圖允凝就其皋坂暢厥煙澱
虛中流一舟以待芳城寫滌洄野泛之致豈非極嘉會之尙羊
罄友徒之同趣耶居未數月師將省墓界口並詣鳩茲別湯燕
生然後入山研究性命之學皆不獲如願以無疾終易篲之夕
尋曩時游匡廬脫破芒鞋若將有遠行者乃擲帽大呼我佛如
來觀世音竟示寂于五明禪院院在郡西披雲峯前十寺一峪
唯五明寺孤踞巖阿下瞰羣壑有泉出其左昔題石淙二字摩
崖卽西干路也初普門和尚自五臺來新安未入黃山卽休憇

此寺漸師既歸道山仙源湯巖夫燕生誅師松下會同郡縉素之交契者相與躬負鏵鍤疏林剔柯漉泥薙草藏厥蛻於五明之西巖累峯石而塔之前祠部王蘆人秦徵爲銘蝕庵書之于墉門許芳城撰漸師歸墉文時梅花數十本以大招之從師志也故世稱爲梅花古衲云

論曰苟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明祚終移神皋橫潰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者不可勝數至或韜晦姓氏遺棄妻孥肥遯荒野終自槁餓而不可恤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慮患之遠也漸師舍濡道根滌蕩塵涅慨夫婚宦不可以潔身故寓形于浮屠浮屠無足與偶處故縱游于名山名山每閒于耗日故託歡于翰墨是以容與墳邱沈酣林壑終有堅貞之操而無悔吝之心詩人

考槃之歌抑在茲矣叔季澆漓禮教凌替猥瑣齷齪之子悉斷
斷于利祿躬蹈庫汙犯不韙而無所羞媿而有心世道者方將
興懷古昔緬想高蹤思得一二獨行耿介之士有以立懦夫之
志戢貪競之風舉世滔滔微斯人其誰與歸乎

僧雪裘傳

賈誥孫

僧雪裘不知何方人亦不自言姓名國變後所過題壁稱雪裘
子遂呼之爲雪裘雪裘不誦經不持戒瓢笠蕭然獨行踽踽於
江楚閩粵閒遇故人贈以百金令其住山 行者荷負相隨行
者竊負而逃絮衣裘葛冬夏互用而意氣豪上談諧笑傲旁若
無人有贈以錢布者盡以沽酒飲必極醉醉必大罵罵已必撫
胸慟哭所寓多在村市與近市儒生樽酒談文終夕不倦及拂
其枕席則皆淚痕也好爲七言律詩搜奇抉奧喜用險韻僻事

見者驚爲搨獲而雪裘全不經意醉後走筆頃刻數十首有如宿構所遊之地詩必盈囊臨去捲爲大束以付酒家曰與爾覆甕有持其覆甕詩示余者余誦之終卷不知其所感何事所指何人但見其悲酸沈痛如猩啼如猿號如怒濤崩石如淒風慘雨知爲英雄失路搶地呼天無可奈何之辭也嗚呼噫嘻天耶人耶胡爲使彼至於此耶乙巳秋八月余買舟將下西昌解纜之夕雪裘來訪出袖中古體一篇端硯一方贈余談笑甫洽惆悵遽別遂至雲陽訪劉安于於舊宦某中丞家值其聚飲安于挽之共飲巨觥屢進竟不與主人交一言而把安于之臂語不可休酒罷忽指堂上所懸壽軸熟視主人曰誰構此文妄以忠孝許君君亦儼然妄受顏何厚也主人以安于故忍怒佯笑曰長老醉矣遂辭去入益陽竟抵郭天門先生家先生一見卽抱

頤共哭促膝細語語罷相持又哭留連三月贈以金令遊衡嶽
下武當自是江楚閒無復雪裘杖屨矣郭氏子弟問郭先生雪
裘何人先生默不應再問強答曰雲閒陳臥子其故友也復問
其州里姓名先生又默不應吳人戴翁客永新自言識雪裘揚
州興化人姓李名仕魁崇禎壬午舉人累世通顯魯王監國時
受翰林院官余未之信乃託新安友人滕公剡詢郭先生先生
督江右學時余蒙前拔而公剡則先生門客也及見先生猝然
問曰前日興化李翰林今安往耶先生亦默不應自是竟莫有
知雪裘者

賀子曰余嘗聞雪庵和尚事以爲奇矣豈意三百年後復有奇
人如雪裘者哉抑更有奇者余友劉巨溟國變後出已十年有
見其披緇在曹溪者把其袖三呼之瞠視不答而吉水劉裴公

言其鄉人有縣吏齋公文入廣東又寓於古剎見一僧挑盞飯歸寺憊甚解衣揮汗憩坐石上其貌絕肖吉水舊令沈公石臣吏駭之試叩首通慙懃僧袒避入內良久不出則已腰包潛遁急追不及矣沈石臣諱中柱浙人崇禎庚辰進士作吉水縣令廉能爲吉郡之冠與余聲氣相求頗治國變三十年矣道阻且長不知其出處何狀未敢傳疑然此盞飯僧則高人一等矣嗚呼彼何人者哉

益然和尚傳

陳鼎

汪沐日字扶光歙縣人也性高潔不苟取與讀書再過日輒記憶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爲文弘深浩博邑令愛之憐其貧命請事以資對曰理直者彼其何請曲者來請則枉法枉法虧吾心而損公名一舉而負三惡焉某雖窮餓不爲也敢辭令大奇

之弱冠舉癸酉鄉試累上春官不第甲申北都陷福王建國應
天沐日遜于浙乙酉江南定唐王建國于閩起爲金衢副使迨
八閩定遂爲僧名弘濟號益然隱于建寧西山溷比丘中負薪
擔水種蔬當竈甘心卑賤宰相陳名夏薦于朝詔下直省求不
得既而有年家子爲御史按閩巡郡邑會大旱停車山中命僧
人建壇禱雨僧人具表草呈御史覽不中令再草之又中僧
人懼而泣益然聞曰毋泣吾代若爲乃更具一稿進御史覽之
大說曰此非若輩所能必有大文人捉刀者僧以實告召之見
御史驚曰若非汪沐日先生耶益然初猶諱以御史素識卒不
能掩御史曰嗟乎先生何自苦乃爾耶今天子用人不次以先
生之才升廟廊坐論天下事何所不可乃若此哉益然婉謝之
卽夜遁入萬山中匿不見後鄉人迎歸黃山道出廣陵于五月

五日沐浴更衣自限死字韻爲詩畢卽死所著有易解莊通孟子國風諸書行世

外史氏曰昔許由洗耳巢父掣犢蓋視功名如桎梏者矣先生混迹浮屠闡明易學推其心惟恐人知而使爲享祀犧牲耳豈眞爲浮屠哉

瞎尊者傳

陳鼎

瞎尊者失其族名廣西梧州人前朝靖藩裔也性耿介不肯俯仰入時而嚶嚶然磊磊落落高視一切時而岸岸然踽踽涼涼不屑不潔拒人千里外若將浼之者弱冠卽工書法善畫工詩南越人得其片紙尺幅寶若照乘然不輕以與人有道之士勿求可致齷齪兒雖賄百鎰彼閉目掉頭求其睨而一視不可得也故君子則相愛小人多惡之者雖謗言盈耳勿顧也國亡卽

薤染爲比邱名元濟

清昌案石濟之名他書多作道濟又號字清湘老人清湘陳人清湘遠人大濟子

石濤號苦瓜又自號曰瞎尊者或問曰師雙眸炯炯何自稱瞎
答曰吾目自異遇阿堵則盲然不若世人了了非瞎而何乃徧
游宇內山川瀟湘洞庭匡廬鍾阜天都太行五岳四瀆無不到
而畫益進書益工嘗曰董北苑以江南真山水爲稿本固知大
塊自有其面目在若書法之釵漏腳痕不信然乎其詩益豪嘗
與友人夜飲詩曰憶昔相逢在黃檗座中有爾談天舌卽今頭
白兩成翁四顧無人冷似鐵攜手大笑菊花叢縱觀書畫江海
空燈光晃夜如白晝酒氣直透兜率宮主人本是再來人每於
醉裏見天真客亦三千堂上客莫風竦颯多精神拈秃筆向君
笑勿起舞發大叫大叫一聲天宇寬團團明月空中小又爲友
人寫春江圖題曰書畫非小道世人形似耳出筆混沌開入拙

聰明死理盡法無盡法盡理生矣理法本無傳古人不得已吾
寫此紙時心入春江水江花隨我開江月隨我起把卷坐江樓
高呼曰子美一嘯水雲低圖開幻神髓早得記荊然不喜搖塵
尾拖櫛栗呼喝人天作善知識行徑云

外史氏曰負矯世絕俗之行者多與時不合往往召求全之毀
瞎尊者秉高潔之性又安肯汎汎若水中鳧隨波上下哉宜乎
爲世俗所憎也

智樸傳

順天府志

智樸號拙菴張姓江南徐州人母王氏得異夢而生自幼穎異
年十五歲爲僧深禪機三十五歲至盤山結廬於青溝其地閒
多虎豹樵夫不敢入自智樸開山結茅之後惡獸潛踪人咸異
之名遂大振盤山向無志乘智樸編輯成書頗有體裁咸稱爲

釋氏董狐又善詩山居詩有極似寒山子者其佳句如雪衲經
時補春薪帶雨燒青溝一派水紫葢萬重山閒心將白日隨意
斬青茅木蛇鱗甲異俊鷓羽毛青蒲團安養地秋色淨居天鬢
從新處白天自舊來青竹窗來夜月茆屋隱春雲皆可誦聖祖
仁皇帝巡幸盤山曾令唱酬御書戶外一峯賜之

孝僧傳 李錯

孝僧者松安和尚也松安吳人姓某氏八歲時父母以罪譴松
安育舅氏家既長業娶妻會其父母自譴所寄之書署曰自晡
恢寄師得書號哭知其父母且在也然晡恢爲何所徧訊無知
者師曰晡恢當不在天上當極詣求之既決志苦無資旣而計
之曰乞食僧徒便於是棄家之靈隱薙髮復再計曰襲其貌昧
其律不可竟參學之五年登侍者而後曰可矣乃北以爲五臺

近塞首造之無有知晡恢者折而東在所求之亦無知晡恢者將入都中塗覲一僧告之故僧曰余所親爲部吏試爲師問之及至其所親去迄無從知所謂晡恢者師悲泣不自勝它吏憫之爲之稽故案得實蓋其父母譴黑龍江爲奴而晡恢者其省會也師喜卽東至山海關關法無私出客師懇之七日卒不得出無可奈何循北而走值寺僧南人也示之曰此閒爲某口樵採者許之幸而得越如其言果得出出而歷大茅山山巒冥鬱拂榛莽翳蘂虛虵虎叫嘯左右而萑苻藪之行者非結隊不敢入師獨行徬皇無所寄宿食叩牧牛豎達一庵庵主愕眙曰何以能獨至也翌日遣送之遂達中後所旣渡遼水天苦寒冰雪剝膚師寓客車多徒步時遂染疾臥數十日稍可復力疾行又數十日而後達晡恢竟得其父母然血枯肉盡衆瀕於死幾

不起於是人爭異之贖其父母以金爲之具產焉事定師乃歸越數年復愴然曰生而不養非子也又復東侍父母誓終其身云

沛天上人傳 方苞

沛天上人名海寬俗姓崔氏直隸易州人爲京師講經大師住持靜默寺寺近宮城聖祖仁皇帝勅建皇子數卽事焉眾以爲榮觀冠蓋往來晨夕無頃暇而上人處之若無事者雖眊隸必使各得其意以去而於王公貴人無加禮余嘗託宿寺中見而異之遂假館淹留數月每人事歇息輒邀余坐庭階玩景光聞及民生利病並世人物其胸中炯然語皆有稱量竊歎如此人若爲士大夫於世非無所損益者而惜乎其遊方之外也性至孝作室寺之左方迎其母而養焉居母與兄之喪一遵儒書服

既終顏色戚容尙有異於眾人喪其本師誠敬亦如之好士友
羈旅者投之如歸久而不忘每聞忠良正士剝喪摧傷輒悄然
不樂語或及之則氣結淚欲下雍正某年內府有疑獄大小司
寇會寺中待事或叩佛氏天堂地獄之說上人曰在公等一念
公私忍恕閒耳中有以深刻爲能者面赤而色慍曰方外人何
難爲此言居官者能自主乎上人曰能視祿位少輕則無難矣
眾皆默然時禁婦女入廟胥吏因緣設詐構陷以嚇眾而取所
求上人首議發其奸於政府營田之興吏強建閘於安肅之瀑
河村落數十仍歲流漂上人見往來寺中人卽指畫地勢及民
庶飢殍狀久之語聞於河督奏復其初十有二年重刻藏經詔
簡積學沙門四十餘人開館校勘命上人執其總量材授事立
法程工有條而不紊觀上人之篤於人紀不忘斯世斯民而才

足以立事如此皆先聖先賢所諄復而有望於後儒者也而儒之徒未數數然也朱子嘗憂吾道之衰以爲性質剛明者多不能屈心以蒙世俗之塵垢而藏身於二氏斯言也蓋信而有徵矣故專錄其儒行而推闡佛說以張其師教者概不著於篇蓋其徒某某之所譜具矣

藥師院苦行僧傳

張九鉞

藥師院苦行僧居院五十年人不知其俗姓以其永州音呼永州老和尚又卽所建亭稱曰複亭師云師長七尺餘貌癯而黑少年隨其父別駕某官蜀中好擊劍任俠父以虧官項繫獄師徒步走南北輦三千金歸救父護之歸鄉里一日忽棄其妻子入蜀轉徙無定常爲人報讐誅其猾匿迹邊塞上挽鐵弩射生番蠻人聞其嘯吼聲輒奔去邊帥欲予以官不受能徒手搏虎

松潘山中爲害者殺幾盡一日殺虎嗅刀頭血忽有悟詣我眉
山中伏虎寺落髮爲僧然恆鬱鬱不樂居聞我眉中峯絕頂有
老頭陀年百餘歲跌坐懸岳中跣足躡深雪攀天門八十四盤
而登至懸岳跌所五體投地頭陀睨視之笑曰若來耶此山非
若安身立命處東走四千里遇馬祖卽住爲苦行僧可矣師未
讀經錄不知馬祖爲何如人以頭陀言卽縛行旆東下瞿唐穿
九谿歷洞庭瀟湘一日至武功山遇同寓人問馬祖居何處人
曰豫章省城北門外七里街右有藥師院咸稱馬祖道場豈其
是耶師拍掌大笑曰得之矣乃兼程至其地見江岸遼闊荆棘
荒蕪法象傾圮破殿半閒僅懸殘額藥師院三字師恍然曰豈
吾師欲我作苦行僧重新此道場耶迺急治耰鋤冒風雨竭胼
胝墾院前荒田三十餘畝積歲之所入爲修葺費不立募疏不

繁工役一木一石咸出己手二十餘年棟宇巋然龍象森列成
巨剎矣復於院之左右種竹幾數十萬本中構一亭曰複亭爲
習靜所桃李梅杏之屬環焉余自玉峽調南昌勘濱湖水災月
夜橫舟江岸聞踏水車人歌鏗鏘可聽問之曰此永州老和尚
自作太平車水歌七言詩也勘災歸入院訪之年八十餘以鄉
人握手如故坐所居簸箕中苦荏稚筍縱譚移晷贈以七言二
律有曰參來猛虎刀頭血飛下我眉雪頂身今日簸箕聊對坐
艸書如斗尙驚人簸箕用馬祖偈中語也師大喜作擘窠大字
書之於壁嗣後以公事過必坐複亭中聽竹聲流連竟日師傾
自作香醪酣我余大笑曰余今日眞可謂一口吸盡西江水矣
或曰師有異術能驅虎豹役鬼神江漲以鉢汲水呪龍立退七
里街居人有病者以手摩其頂卽愈云

闡教禪師塔銘

際醒

師諱通理字達天家直隸新河族趙氏父名士公嘗閱大藏母
白氏敬事三寶師生髫髻之年投本邑妙音鐸師薙染從祖顯
如珍公受學年十二侍顯至檀樾家值眾僧誦法華經師隨誦
之若宿習然舉眾稱異謂再來人也至年十九禮岫雲德彰律
師稟具足戒遂依座下學律未幾辭去徧遊講席謁衍法元香
嵩來等諸老宿皆以大器期之雍正三年乙巳居妙峰石草精
舍撰法華新疏至方便品初疑情頓發執筆經句一詞難措讀
經至如是相處恍然大悟回觀諸經向所疑滯者皆洞然矣歲
庚戌出世遺光一住二十餘年道風大振乾隆辛未受檀那請
開法於嘉興寺居無何復領香界之命甲申修三山菴爲休老
所遂有終焉之志丙戌夏皇六子質王力挽復出主拈花寺師

受濟北密印於古梅成禪師傳賢宗教觀於永祥煥法主城市山林歷遷四刹皆以苦心實行爲住持著述講演爲佛事乘戒俱急爲策進福慧圓修爲自宗兼復善開喻而接納不倦故四方學者奔赴恐後爰以道聲日著上達宸聰於辛卯冬仲賜紫色伽黎以旌異之壬辰開清字譯館翻大藏諸經師統三宗通曉經旨沙門日於館所講證大義庚子冬復蒙勅旨闡教禪師時年八十矣辛丑盡出衣鉢之資修華嚴永安塔次年夏示微疾至六月十三日集眾告別泊然而逝師生於康熙辛巳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有三門弟子奉全身塔於永安塔前師貌溫和氣剛果質體豐厚慧解過人持身尙儉約不憚勞苦所至輒有興建處順逆之際操行無少變有古尊宿風住遺光嘉興日敗壁頽垣殊不介意日與學者坐瓦礫堆中激揚法華楞嚴等

要旨行道垂六十年戒傳十四期說法三十餘會居常除齋粥蒞眾外便焚香注經執筆輒竟日若忘人閒世臨示寂猶命弟子取圓覺新疏稿讀之師危坐靜聽恐錄者或有訛脫也其生平著述珍重可知矣晚年嘗語曰老僧別無長處特六十餘年未離佛法耳蓋誠諦語也有法華等六疏行世嗣法弟子若干人多唱教一方者拈花懷公師之高弟也乙巳春具行狀以塔上之銘見屬余惟法華經藏深固幽遠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而況末法宏經此土猶難靈山得記之人無敢發是願者今也不讀成誦一悟大通盡形壽以闡揚廣流通而著述於戲師其地湧眾中之一耶抑爲如來所使之人乎不然亦必白毫光中以無量喻爲眾講法修菩薩行而修佛道者也故焚香叉手敬爲之銘曰

道本無迷人自不悟佛降西乾教流東土文字性離體卽般若
非證罔通知音蓋寡一會靈山儼然未散與麼現前豈拘禪觀
指點鏡鏡卷舒華藏廣大門風何慚向上師其適生千年之後
跡踵天台家世賢首披忍辱衣坐法空座秉願宏經垂老不墮
名利四遷殊恩兩被燄續輝聯雲凝花墜塔影高標眞身不滅
萬象森羅熾然常說

詩僧漱冰塔銘

郭摩

予性嗜詩而不喜浮屠以爲其徒之稱詩者憑藉奧字梵語澹
泊不近情之言以藏其身而世多不習其學望若河漢懼其反
而非笑也則相與極稱之歲戊申訪友於嘉善得沈瘦客黃退
菴退菴極稱其方外交漱冰者越一年訪退菴於友漁齋則漱
冰在焉年已五十餘矣枯瘠而善譚衣破衲風帽掩兩耳揖就

坐閒論詩人宗法古學源流條分縷畫心異之丙辰春大雪初
霽退菴乘輕舟鑿河冰三十里達予家則漱冰偕焉飲酒賦詩
至四更不寐寒甚漱冰反披予弊裘立戶外麇麇然如空山老
獾童奴咸指曰爲笑然予聞漱冰孤冷閒寂退庵外不妄過一
人或世俗名士貴游子弟聞其名往謁坐定不出一語亦不自
言能爲詩也所爲詩早宗唐人晚乃出入宋諸家然無梵語奧
字澹遠蕭瑟如其爲人持論斷斷不合者未嘗假借持長齋而
善食酒酒至輒飲漠然無以究其際也予於嘉慶己未二月移
家嘉善先一月而漱冰化去退菴瘦客皆爲詩哭之屬予爲文
銘其塔予未及應七月瘦客得疾暴卒時予適在家哭之退庵
曰瘦客又將累子矣漱冰之銘不可以緩昔柳子厚蘇子瞻工
爲浮屠之文予則安能然予平昔所以交漱冰與漱冰所以交

予者皆不在此而離合生死之故又有其可感者予烏能辭漱
冰名本白字楚衡某氏子出家於嘉善之景德寺中歲游四方
於楚黃梅居最久黃梅僧達裔自楚持其侶應華書招與俱往
而漱冰已死三月爲詩哭之甚哀退菴爲予言並言瘦客也嗚
呼銘曰

浮屠之弊以詩爲市爲浮屠之詩其行則非豈惟浮屠士也如
斯噫乎漱冰不妄交一士不妄出一詩詩教之亡浮屠以昌有
來不見涕銘其藏

徹悟禪師行略

體寬

師諱際醒字徹悟一字訥堂又號夢東京東豐潤縣人族姓馬
父諱萬璋母高氏師幼而穎異長喜讀書經史羣籍靡弗采覽
二十二歲因大病悟幻質無常發出世志病已至房山縣投三

聖庵榮池老宿薙髮越明年詣岫雲寺恆實律師圓具次年聞
香界寺隆一法師開演圓覺師預會焉晨夕研詰精求奧義遂
悟圓覺全經大旨復依增壽寺慧岸法師聽講相宗妙得其要
後歷心華寺徧空法師座下聽法華楞嚴金剛等經圓解頓開
於性相二宗三觀十乘之旨了無滯礙乾隆三十三年冬參廣
通粹如純翁明向上事師資道合乃印心焉是爲臨濟三十六
世磬山七世也三十八年粹翁遷萬壽寺師繼席廣通率眾參
禪策勵後學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聲馳南北宗風大振每
憶永明延壽禪師乃禪門宗匠尙歸心淨土日課十萬彌陀期
生安養況今末代尤宜遵承遂栖心淨土主張蓮宗日限尺香
晤客過此惟禮拜持念而已五十七年遷覺生寺住持八年百
廢盡舉於淨業堂外別立三堂曰涅槃曰安養曰學士俾老病

者有所依託初學者便於誦習師於禪淨宗旨皆深造其奧律已甚巖望人甚切開道說法如瓶瀉雲興與眾精修蓮風大扇遐邇仰化道俗歸心當時法門爲第一人嘉慶五年退居紅螺山資福寺以期終歲奈因衲子依戀追隨致難避跡師爲法爲人心終無厭遂復留眾歛成叢席擔柴運水泥壁補屋一飲一餐與眾共之如是者又十年十五年二月詣萬壽寺掃粹祖塔辭諸山外護囑曰幻緣不久人世非常虛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淨土好相見也三月還山命預辦茶毘事物十月十七日集眾付院務命弟子松泉領眾住持誠曰念佛法門三根普被無機不收吾數年來與眾苦心建此道場本爲接待方來同修淨業凡吾所立規模永宜遵守不得改絃易轍庶不負老僧與眾一片苦心也臨示寂半月前覺身微病命大眾助稱佛號

見虛空中幢旛無數自西而來乃告眾曰淨土相現吾將西歸矣眾以住世相勸師曰百年如寄終有所歸吾得臻聖境汝等當爲師幸何苦留耶十二月十六日命監院師貫一設涅槃齋十七日申刻告眾曰吾昨已見文殊觀音勢至三大士今復蒙佛親垂接引吾今去矣眾稱佛號愈勵師面西端坐合掌曰稱一聲洪名見一分相好遂手結彌陀印安詳而逝眾聞異香浮空供奉七日面貌如生慈和豐滿髮白變黑光潤異常二七入龕三七茶毘獲舍利子百餘粒門弟子遵遺命請靈骨葬於普同塔內師生於乾隆六年十月十四日未時終於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時壽七十僧臘四十九法臘四十有三所著有示禪教律念佛伽陀行於世嘉慶十七年壬申九月既望有師之弟子惺聰者持師之行實請敘於余余與師相契有年素

蒙開誨啓迪良多師真過量人也六根通利解悟超常既具辨
才兼持苦行終始如一余所目覩故此錄不容一字假飾愧余
不文特質言之以傳信云爾

陳羽士傳

包世臣

羽士陳見聖者字心堯江蘇江都人也自八九歲時卽佐父採
薪負米給朝夕積勞成鼻衄流血常盈盎不可治乃捨身揚州
府城隍廟依住持蕭定郁出家數月良愈而思念父母不置其
師聽返俗未幾疾復作仍歸廟然稍閒卽歸省父母明年母王
病歸侍醫禱罔效見聖於窗外煮藥乃引刀割其股刀鈍不能
斷割至四五創及骨室中人驚望窗外紅光照灼恐不戒於火
急趨出見鮮血白衣襟流溢地下所割肉已置藥鑊中王飲之
而沈疴立起鄉里皆爲純孝所感爭爲詩歌以贈之其師以此

益愛重焉見聖和以蓄德儉以殖財交友有然諾數十年無改其舊以道光九年七月二日疽發背而化年六十有六歲揚州士民服其行誼多傷悼以爲斯人而有斯疾也揚人又盛稱王嘗告見聖曰我行年已七十有六獨未抱孫兒豈可求諸神乎次年正月見聖因朝句曲山禱于三茅君歸至逆旅假寐月下見髯翁抱一子予之曰好撫之遂驚寤歸以告王是年十一月其兄果舉子王以生于神兆命之曰兆生王年逾八十復病甚至不省人見聖泣禱于城隍神前七晝夜請以己算三益母壽王病忽霍然曰神命我歸再住三年果至期乃卒事雖近怪惑然信而有徵故備著於篇

爾昌案慎伯此文固自謂事近怪惑矣心堯孝行可欽且羽士事迹式少故錄之

樹菴大師傳

王耕心

樹菴大師江南甘泉人或曰儀徵莫能詳也少時粗曠無賴不持戒律嘗居揚州禪寺以與飯頭相競穢罵無禮主僧怒對眾呵譴之且曰如不速改且夏楚出院師憤恨思所以讎主僧者中夜忽自悔曰若所爲縱能讎主僧如鬼神何已思湔恥之術惟在自修而學道之方自顧蔑如於是輾轉終夜天且曙忽悟曰吾聞至心持大悲神呪者無不徹法源證上果吾雖無知猶能誦此奈何以無術自阻邪明日謁主僧禮謝自陳願閉關三年專持神呪乞假靜室且助衣食之費主僧喜從之師遂移居藏經閣朝夕持誦不懈胸懸一牌書曰禁語有登閣者欲與語輒指牌以示如是者三年乃出既出則神采頓殊抑抑自下見者皆敬異之而莫測其所證云何也揚州俗好啜茶茶社中坐

客恆滿師亦不時往時海內方尙考證之學客有析經籍疑義於師側者相詰難甚苦師笑不語客問故師曰卿曹所談皆有佚脫何相難爲客請其說師輒爲客各誦所論書且誦且解媿媿不已客相顧駭服由是師以博通典籍名士人從問經史者無虛日久之乃知師於內外方策九流百家下逮小說短書凡一切文字不待目涉無不能暗誦者輕薄少年或試詰以綺語書師亦應聲誦無疑以是競傳神異號稱聖僧時儀徵阮文達公方予告家居聞師名試與語師亦醜對不倦文達歎異之謂師所證超然於人天之表非佔畢者所能測云咸豐紀元師已老憊猶時出應客見少年遨戲無節者輒歎曰後生不習正業惟事嬉游老僧且死不得見矣不日災害將至不知若輩何以自脫也少年或反脣相稽復黯然不答越二年粵匪陷揚州師

示寂已逾年其言乃驗師晚年屏處惟以寫經自課所書華嚴
殘帙余猶及見之聞所書至多揚州叢林時有藏弄者

贊曰大悲陀羅尼威神赫奕包舉法界於世出世間之學無所
不統先民持誦者證驗非一其本經所載良法美意昭如日星
而流俗無識不能上考古文下徵今驗惟僅以爲禳禍辟邪之
具謬矣大師以下劣凡夫驟登聖域乃當時惟知其神而不知
其所以神卒未聞有聞風興起者則信乎上智不常神勇難親
如大師者詎非法門龍象毅然大丈夫哉江都釋祥開嘗習大
師者也每爲余言少見大師輒不敢仰視故無由霑溉法乳自
求解脫至今以爲憾噫求道者無他謬巧惟在精專苟蘊不撓
之志則大師之成規具在又何憾焉

慧照亭僧靜山塔銘

丁晏

慧照亭者淮山北門外茶亭也後有佛堂僧靜山自揚州來淮
栖止於此夏施涼茶冬施薑湯亭當衢路之衝行人宵征僧必
手自爨火恐假手它人湯未沸而致泄瀉也酷暑汗雨嚴寒朔
風雞三號則夙興行之數十年不少券咸豐五年二月初八日
亭不戒於火佛堂亦焚鄰人拉僧不肯出僧曰我佛既爇我何
生爲閉門啐經與之俱燼邑人林濟蒼感其義將以塶登塔瘞
其骨會濟蒼卒不果其兄獲踵爲之重建亭及佛堂火宅方然
歸茶毗之淨土浮圖旣立蘊舍利之靈光迺爲銘曰
諱諱出出宋伯姬灾白袍投焰秦鉅身灰忠義淪亡守陣竄匿
浮屠茶毗愚不可及

南屏退叟傳

管廷芬

吾邑方外名流自句曲外史之後代有傳人今卓然似可繼者

其惟南屏退叟乎退叟名達受字六舟又字秋檝邑之石井村姚氏子幼卽茹素慕大雄氏之教及祝髮於城北白馬禪院禮松溪老宿爲師守犀牛扇子宗風六時梵課精進不怠性穎悟每放參之暇好讀儒書於六書章草無不精考學詩於焦山借庵學畫於南屏付法師松光然雜卉以白陽爲宗畫梅兼擅二樹冬心之勝命居淨慈之祕山堂一時名流皆與訂交性尤耽於金石凡商周秦漢之彝器皆能攷古以證其原後阮文達公聞其名招至文選樓以金石僧目之嘗出主荻岡之演教寺吳郡之滄浪亭皆有記述以續文字公案道光辛卯南徐方外畫友几谷過訪偕游天台雁蕩直探雁湖之勝作雁山雙錫圖屬嚴問樵太史記其事但其所歷名山古刹必揭其摩崖題名斷碑殘字壞鐘蝕文網載而歸以壯行色乙巳丙午閒偕蕭山素

月上人入都主於龍爪槐瑞邸西園主人見所搨金石圖特召入邸第賜游春澤園臨行寵之以詩命主大利因本師松老人耄年多病辭歸戊申卽主席南屏適道州何子貞太史銜恤扶輓回籍道梗主於淨慈戴文節公亦予告旋里余亦寓居丈室晨夕過從論詩讀畫並賞識所藏懷素千文及米海岳老人星賦云皆希世之珍各捐貲屬其勒石先刊米海岳書一卷聞粵匪有犯漢陽之信而輟事庚戌退居萬峯山房招余同游浙東謁禹陵遊吼山訪南宋之攢宮詠蘭亭之陳迹順至甬東參天童育王二刹而返各寫一圖藏之篋衍奈其足疾復作仍返故山尙與錢深廬學師共搜輯海昌金石以入備志未幾疾轉劇自書輓聯處身後事戊午六月十四日遂入涅槃世臘六十有八所著有祖庭數典錄一卷六書廣通六卷兩浙金石志補遺

四册未分卷皆燬於寇火今所存者僅白馬廟志一卷所作紀事詩尙未定稿故乙卯以後皆未詳至南屏續志稿則不可問矣

管庭芬曰昔句曲外史居湖上築黃篾樓以貯鼎彝書畫富甲浙西兼多亡宋南廊庫故物沒後散佚無存僅遺一簪六舟罄衣鉢之資四十餘年築磨輒作鏡室及墨王樓以貯所藏幾與相埒亂後半遭劫火半爲豪奪身後所存僅玉佛一尊今古遙遙似相印合其爲造物所忌者如此吁可歎也

清澗州焦山定慧寺沙門釋大須傳

喻謙

釋大須字芥航晚號不不頭陀姓蔡氏鹽城人也幼秉至性超然塵表因父寢疾禱佛祈代神監其誠遂爾霍然乃捨身邑中三元宮年才十二曇微詣道安之歲慧永居羅浮之時法身無

暇學志彌篤未幾得戒於樊汧水陸寺徧游名勝博訪勤參躡
屨寶華便司職事駐錫焦山乃履主席時咸豐辛酉粵寇初平
瘡痍滿目寺藏屢空爲聯本山十二靜室獨棄微嫌布以公德
薙草開林崇基正表置藏經之室立禪誦之堂課以文字勉以
焚修因人誘掖莘莘後進樂就範圍嘗謂說律論經宜兼宏淨
士不爲高遠以淺近示人從入之途使之深造自然有得故一
音稱物化感頑石卅品探微溺拯惑水又謂佛法升座後受眾
供養未有後者不得升座以供養者必其子孫非異人任也今
執出家無家一語死於句下大背佛旨故爲其先人立後而戚
族有急必竭瓶鉢量力爲助以故士大夫多賢之光緒己丑五
月四日示疾入寂塔於竹林寺夾山剎光典爲之銘見焦山續
志須生平澹泊爲懷疾己以繩至於接物處以撝抑故賢者敬

其善力俗眾感其丰稜禪修之餘兼工詩畫竹蘭入妙人得一
紙珍同拱璧

清四明天童寺沙門釋敬安傳

精一附

喻謙

釋敬安字寄禪姓黃氏湘潭人也其先世爲山谷苗裔宋時由
江西遷茶陵明季乃徙湘潭之石潭世業農父宣杏母胡氏嘗
禱白衣大士夢蘭而生數歲時好聞仙佛事常終日喃喃若有
所吟誦七歲失母諸姊皆嫁父或他適則以安兄弟寄食鄰家
日昃不返卽嘯號蹤迹之里人爲之惻然年十一始就塾師授
論語未終篇父又沒零丁孤苦極厥慘傷其弟以幼依依族父安
獨無所得食嘗爲人牧牛輒攜書於牛背讀之一日與羣兒避
雨村中聞讀唐詩至少孤爲客早句潸然淚下塾師周雲帆駭
問其由以父沒不能讀對雲帆甚憐之曰爾爲我炊爨洒掃可

乎卽下拜雲帆喜甚每語人曰此兒耐苦讀後必有所樹立余老不及見耳無何雲帆病沒安遂散去然猶不廢業聞里中豪家欲覓一童伴兒讀卽欣然往就至則使供驅役自讀輒遭訶叱因悲歎以爲屈身爲讀書計旣違所願豈可爲區區衣食爲人奴乎卽辭去習工藝鞭撻尤甚絕而復甦者數一日見籬閒白桃花忽爲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哭因慨然動出塵想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爲師時同治七年也冬初復詣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首參恆志於岐山專司苦行諸職暇則隨眾坐禪越五年頗有省時精一首座爲維那閒以詩自娛安諷之曰出家人不就本分上事乃學世諦文字耶因笑曰汝髻齡精進他日成佛未可量至文字般若三昧恐今生未能證得後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陽樓友人分韻賦詩安獨澄神

五仙傳 卷之五 二二
跌坐下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
菊蓀謂有神助且言其有宿根力勸之學授唐詩三百篇一日
成誦後精一見安所作大奇之精一名思參長沙張氏子天資
聰穎幼從塾課便解文義淡於科第而好佛書見庭中桃花因
風飄落悟世無常乃從剃度具足復還長沙置慈雲精舍於城
南迎母養之與人論說詞簡易明引導後學當機立判故於安
前激後勸卒玉其成然安自以爲讀書少用力尤苦一字未愜
如負重累至忘寢食有一詩至數年始成者念生死事切時以
禪定爲正業一日靜坐參父母未生前語冥然入定內忘身心
外遺世界坐一日如彈指頃粹聞溪聲有悟嗣後徧游吳越凡
海市秋潮見未曾有遇嶽谷幽邃輒獻詠其中飢渴時飲泉和
柏葉下之喜以標嚴圓覺雜莊騷以歌人目爲狂嘗冒雪登天

台華頂峰雲海盪胸振衣長嘯睡虎驚立咆哮攫前以慈心視之虎威亦解又曾於深山遇一巨蟒御風行頭大如斗舌電尺餘因念佛亦無怖旋養疴皋亭山中中夜聞剝啄聲甚急啟關月明如晝四顧無人如是者數數次夕伺叩門聲急開戶見一黑眚若圓球滾滾而去安噤羣犬逐之窮追至山腰厲聲曰擾我何爲我豈怖汝苟有所求當爲汝度之遂號佛達旦怪尋滅病亦尋癒其住四明最久窺天童雪竇窮攬霞嶼月湖之勝郡中文學呂文舟徐舵仙胡魯封馬文齋沈問梅皆相與酬唱生平好善疾惡觸境而生嘗渡曹娥江謁孝女廟叩頭流血同行者曰奈何以比丘禮女鬼安曰汝不聞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諸佛聖人皆從孝始吾觀此女與佛身等禮拜亦何過焉甲申八月返權長沙年三十有四行腳已閱十霜明年還石潭省先

坐宿莽縱橫不可復識望窮山慟哭村老聞之爲指其葬處始
復憶識蓋去鄉里已二十餘年積思幽潛故悲不自勝也自是
往來湘衡時有著述同縣王湘綺先生爲當代詩人見安所作
未嘗不稱善有陳伯嚴羅順循皆擅詞翰曾綜其詩十卷刻之
乞湘綺先生爲之序

碑傳集補卷五十九 列女一

江都閔爾昌纂錄

母儀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方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少時聞父夜讀書卽能暗誦年十九歸贈公七年而嫠子會一經書皆太夫人口授自贈公之沒逮會一未遇家窶艱舅姑老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惟心瘁力殫資用半手所拮据自會一出守襄陽至開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濟艱銷萌拯凶饑正禮俗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夫人之規畫會一之守襄陽也三攝荊州九赴鄂城每遇水旱太夫人必跪烈日甚雨中家眾恐致疾羅跪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命

石印本三十一
造浮橋吏民惶急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而後可以理喻
會一從之乃次第以舟渡時又調綠旗兵馬會集襄陽供具夙
辦軍憲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州襄陽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
不可抑止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會一懇陳民瘼流民所至
命有司隨地廩給而籍之踰歲資送還鄉無一流亡於他省者
民皆曰豈獨大府之明太夫人爲吾民廢寢與餐大府安得不
竭心與力乎始會一入覲已命攝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
辭遂改河南及自河南內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
乞終養得俞旨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春特賜太夫
人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誦謂前古邀此
異數者亦罕云會一雖洗手奉職而自遷兩淮鹽運司晉巡鹽
御史秩賜皆豐太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請命銖金尺帛不

得專取並蓄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
置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見治所德政
碑家居睦嫻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
急難具載會一所編年譜余前已入聞見錄賢母類中而太夫
人卒會一復以狀介余族子觀承請銘余苦辭之難更設也既
而思之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
下之慮今之士實抱此志者幾人哉而太夫人則志與事皆有
焉故更摭前錄所未及而敘論之俾吾儕有所愧恥而興起焉
太夫人雖通文史而不爲詩辭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縱逸由
近監多商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勸懲之每閱邸報至聖制惇
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讜論訐謨亦再拜稽首偉哉淵乎
其宅心也用此觀之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始贈公

沒將卜於祖兆族人隘之太夫人泣然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遂定窆是爲東章新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祔焉贈公諱公弼卒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朔日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誥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年七月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誥封夫人祔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嘉銓雍正乙卯舉人次永銓殤次啟銓承蔭女孫二人銘曰古之貞婦守節閨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古之賢母義方是帥夫人德心曲成民物克己裕人恩周六親禳災弭患誠動鬼神九重褒嘉萬眾稱美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寶光啟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書黃母節孝略

王步青

黃山人慎自閩奉母僑居揚八年矣余假還嘗就醫此地與交

焉詩書皆有物外趣顧每見時時道母事略頃將奉母歸告余
曰吾母平生節孝某嘗爲先生縷縷陳之矣願得先生書俾吾
母知某之果不棄於先生也再拜淚滋睫余無以辭母曾氏閩
寧化黃巨山妻巨山少讀書貧不克養父母旣壯謀治生遊楚
歲在康熙戊寅是時母年二十九子慎年十二女二幼次子達
方娠巨山去五月生母上事舅姑下撫子女四暇勉待巨山兩
年竟客死母念舅姑篤老子女幼彊抑哀痛屏當資裝迎巨山
柩而事舅姑益謹歲屢稷母益困日夜勤女紅旁課二子讀刀
尺聲嘗達旦鄰婦傷之旦則以所成命兒子操入市粥以得米
爲食進舅姑雜糠覈作糜飼子女復微察長幼飽飢節適輒自
枵然輟食顧未嘗使舅姑知初巨山之歿也母兄憐母矢節嘗
迎母時嚴冬猶著白苧衣藍樓鶉結手指皸痲無完膚嫂氏患

自今升斗非吾家誰緩急者徐徐諷母一寒至此何易言節乎
母立起謝兄嫂歸歷十有餘年母子辛勤送舅姑喪葬如禮慎
受室兩女適人達已長迺一至兄家問兄嫂無恙嫂見母且悔
且慙兄盡然涕落慎幼讀父書長侍母無以爲生遂學畫母含
淚語曰兒爲是良非得已然吾聞此事非薰習詩書有士夫氣
韻一畫工伎倆耳詎足親賢達慰汝父九泉慎愈益自愛方十
八九歲寄蕭寺晝爲晝夜無所得燭從佛光明燈讀書其下母
聞色喜當是時慎雖少與游者多聞人或一至其家母嘗拮据
作供心欲慎親達人長者蓋至今無異焉慎畫旣擅國能復工
詩善艸書出遊豫章歷吳越抵揚揚人士爭客之母垂老不欲
遠離迺偕達奉以來雍正五年也余同年友桂林陳榕門宦於
吳性方質不苟獎借歲壬子攝江藩聞母行旌之曰節孝女宗

其重母若是又三年復歸閩

已山王子曰世俗知山人畫耳邗上多貴游客富文雅率又慕山人詩余觀山人至性悱惻顧浮沈詩畫以知名其心亦良苦矣夫源潔流清是母是子山人不遠數千里母欲來奉以來母思歸奉以歸余賢山人益重母書其略旣慰山人念母苦節又以俾後之傳者有攷焉

王節母贊

莫友芝

王太夫人方氏子懷侍郎茂蔭之祖母也年十七歸歙王封翁某封翁遠賈于潞河五年不能歸而卒太夫人年二十八耳逮事祖姑十年事姑三十年撫子昏取有孫而子婦卒又撫孫及就傅數十年極事畜勞悴情理當太封翁初卒翁之兄弟會族人書二百金券付以資撫孤迨子將冠卽還其券平居足不出

戶行不履人跡食不茹人餘湯餅之屬不與人共釜爨人咸笑其迂與嫂氏親愛惟見于堂不入其室至五六十猶然外家中落當家計窘促時則力夜作易升斗以遺父母姊妹四人不能自給者必量力資之六十時給帑建坊曰吾數十年飲冰茹檠初不知有此類事唯念念懼稍有差失他日不得爲神耳茂蔭官戶曹歸省誠之曰吾始望汝輩讀書識義理念不及此今天相我家汝宜恪恭盡職無躁進無營財賄吾願汝母忝先人不願汝躋顯位致多金也卒年八十四贊曰

貞媛懷清冰槩在躬其潔白艱苦蓋罔或不同唯太夫人禮意性得別嫌明微動契聖則孝於姑祖姑育子翼孫一瑣悉篤摯若未大遠於人不食殘餘不踐履跡濡餅不共釜親嫂不入室人皆怪其迂而守死不忒棹楔有旌太夫人有言吾苦節歷世

初無此類知聞唯懼稍差失異日不得爲神猗古至行忠孝貞烈匪迂曷堅堅乃獨絕獨絕之精誠如神明然人而思爲神而胡不完有孫名卿許國貞專爲國柱石臣庶答太母艱

程母汪太宜人家傳

劉毓崧代

太宜人姓汪氏諱嫫字雅安誥贈奉直大夫程公鼎調之繼室工部主事葆之母也程與汪皆歛望族僑居揚州太宜人父錫維以文學知名于時母鄭太孺人夢遊蓬萊有童女出迓翌日太宜人生幼卽聰穎經傳過目成誦未笄已能賦詩事父母得其歡心戚黨咸稱爲至孝年二十一歸奉直公以未及見舅姑爲憾每遇忌日必齋肅奉祀逾年生子葆慧而早殤太宜人深悼惜之越三載而葆生慈愛倍至然訓之最嚴每自塾歸坐鐙下課以晝所誦讀且爲講解大義奉直公挈家返歛而復就館

於揚粹遇疾卒其時葆年甫十一太宜人聞訃至痛不欲生諸
娣姒勉以撫孤事重乃飲泣而止奉直公家本素封因好施中
落至是因阨益甚恃鍼術以給朝夕親族或勸葆棄書習賈太
宜人執不許命負笈來揚依舅氏近垣從師請業道光癸未以
寄籍試儀徵入學戊子鄉試中式癸巳成進士迎養太宜人入
都乃示以居官之要曰凡事據理準情總期無愧於己有利於
物是在虛心省察不可偏聽不可輕舉葆奉教維謹在郎署閒
卓然負清望一時賢士大夫僉謂葆以孤露之身克自樹立固
由奉直公之績學砥行啟佑其後人而實則太宜人折筮畫荻
更百苦以成之者也太宜人性好讀書尤留意于前人遺跡汪
氏遠祖貞明公遺書殘闕擇其首尾完具者手錄成冊程氏先
祠樂善堂歲久漸圯以從姪學溥有志重修爲文以嘉其志奉

直公著有家訓命子姪詳校而付諸梓生平所作詩不輕以示人末年始編爲四卷其自述云余幼受業黃秋平師兼從師母張淨因孺人學詩專務實功不恃妙悟其與奉直公論詩云人非有真性情不能得詩之本原學之既深卽性天內亦自有怡然渙然之樂全集冲和澹雅信能自踐其言者文亦不多作而持論悉有根據可垂範後世其與弟近垣書云人苟潔清自好固已邁越恆流然或過情矯矯於義所當得一介不取反令後人相繼勉強從事不得不爲分外之求是防弊實以增弊也又有忠厚長者成就後學一節之長贊不容口而薄俗非之必以直言要譽致起攻訐之端不予自新之路是皆好名累之也又誠子書云易曰節以制度古人儉以養廉本諸此也人或昧此窮而在下不過仰事俛育鮮克裕如達而在上遂竭民膏侵庫

貯無所不至皆不節故豈必聲色之緣飲食之奉窮泰極奢卽慷慨不量力罄己有限之資供人無厭之求所謂節者安在兒善體母心卽節之一言終身守之處己處人兩得之矣又記江孝女刲臂療親事云先王教民無以死傷生然而孝子之心不忍親死一身毀傷不暇計也情之所迫聖人亦聽人自盡而無所是非要不失爲孝而已皆平正通達有功世教之言他如林烈女傳書馬貞女事表彰不遺餘力設義田義學議復設文會記尤嚴謹有法度其餘雜文亦古質可誦太宜人人生於乾隆辛丑十月十九日卒於道光壬寅七月初三日春秋六十有二先是守節時年三十五格於例不獲請旌葆未通籍時或有勸其減年上聞者葆謝之曰吾母天性誠篤平日教葆以不欺葆敢誣吾母乎嗚呼古所謂非是母不生是子者其信然已文淇與

葆交逾二十年知葆之立身行己得諸母教爲多謹按狀而爲之傳

論曰史氏之紀列女也始於後漢書而曹大家之名最顯所著女誡七篇蔚宗一一臚列於傳其例仿於國語之紀魯敬姜蓋古者女師設教婦德之後卽次以婦言敬姜訓文伯之辭魯語悉詳載之者職是故也以太宜人之賢淑本不必藉文字以傳而其立言得體足爲後之女士所矜式爰擇其尤切要者著於篇以備史家之採擇焉

王母鮑太夫人墓表

周壽昌

太夫人鮑氏善化儒家子少明詩禮事其親以孝稱適於王王故長沙舊族世業儒太夫人之孝於翁姑與孝於其親無以異也贈君積學而貧太夫人不以貧累其夫之學逮夫亡而子能

學太夫人不以貧累其子之學無異於其相夫時也性嚴整小疾不肯延醫以其子先謙從學於予又爲予親姪女壻予習醫且老故中外常得見一日忽問曰吾兒爲公弟子其典試雲南或謂能得士無遺議信乎予告以信然則喜乙亥先謙典江西試歸復問曰聞江西地大於滇人文較盛我子尙能得士勝昔而且多寒峻乎予告之則要予舉數士以爲信迨丙子典浙江試歸問復然而從無一語及賄贈之隆殺贄幣之豐儉其識理道明大義類如此自微時至貴盛無金玉之飾鄰婦有小兒病向太夫人借金指環煎藥迄無以應徧索之家人子婦中亦卒無此物也初苦貧養給從齋迨其子稍貴而太夫人無改其貧及後可無極於貧矣而太夫人之貧如故其子雖強奉之而終不肯改以至於沒也宜其子每思之輒痛而不能已也予曰

太夫人之志定蓋終身焉耳矣而痛有終極耶其封贈世次生卒詳墓誌予特舉所未備者碣諸墓以爲戚郈式并以慰其子焉

誥封安人夏母汪安人墓表

孫葆田

昔伊川程子作上谷郡君傳敘侯夫人懿行甚詳及朱子采入近思錄止載其訓子四五事然百世下無不知有程母者以有程子此文也予同年友夏君震武浙中大儒其名在天下矣其學術純正實得自母教爲多庚子之歲皇帝奉皇太后駐蹕西安震武奔赴行在獻中興十六策並爭論和議不見納明年春乞假歸里道出汴梁與葆田相見於旅邸執手唏噓旣別去因寄所述先妣汪安人行略屬爲表墓之文蓋安人歿至是十有一年矣先是震武丁父憂奉安人命廬墓者三年其自墓歸而

得依安人左右者僅二年而安人卒震武痛甚復廬墓三年於是吾師嘉定徐侍郎哀其志爲安人墓誌以爲震武早歲辭官閉門講學志高行潔皆安人之教也葆田謹按狀稱安人父諱廷拭母王氏以節孝旌故知書識大義安人生而有至性濡染母教六歲聞兄讀書卽能暗誦數年盡通女誡女訓及孝經論語孟子禮記內則列女傳諸書年十七歸夏封君事姑鄭孺人曲意承歡非命之坐不敢坐非命之退不敢退鄭孺人稱其孝及封君出嗣爲父後安人則又以事鄭孺人者事姑節孝倪孺人兩孺人之喪皆齊蔬食如禮旣免喪久矣語及猶涕洟不止其教人必曰此先姑之言非我之言也生子女六人震武爲長男愛之甚至自能言卽指令識壁閒字能行卽率之詣大母前問安坐立必教之使正急步疾呼則呵禁之稍長卽教以

古歌謠及孝經諸書故震武就塾時則四子書毛詩俱略已上口矣其教他子女亦如是粵匪之亂安人攜子女避亂山中諷誦自如一日封君自外至笑曰世亂如此若母子尙有心讀書耶安人曰世雖亂書不可廢也令兒曹稍知義理而死死亦無憾當是時親族就食者日數十百人斗米直錢四千貲罄安人則盡斥衣飾簪珥給之必俟諸親族食已然後食至或不得一飽亦不自明也封君善治生安人食淡攻苦以佐之亂定後家業漸裕震武赴禮部試時安人出篋金二十命之曰此汝母十指所積者汝在途不得效世俗投試卷以乞於人也震武旣成進士以病不與殿試歸有擬薦爲書局總校者安人戒之曰吾與汝父幸不藉汝一錢之養汝不能杜門讀書乃欲以是爲利耶其後震武以庚辰補朝考授主事分工部學習值俄羅斯構

石印卷三十一
九

震輒抗疏指斥柄臣疏上留中不報遂乞養歸又明年侍郎宗室公寶廷以典閩試還過浙訪震武山中侍郎其鄉試座主也安人謂震武曰汝師以抗直積忤當路而檢身不密行且得罪去何況如汝汝非今日仕宦中人也休矣又二年前當事者皆罷去親友皆勸震武出安人輒婉謝之而自封君卒後家稍落安人獨持門戶者數年其於喪葬嫁娶饋遺族黨禮接賓師以及周給捐助皆經畫裕如未嘗匱乏然亦不蓄餘貲震武見安人劬勞閒自陳不能祿養之罪安人曰汝今尙未知母心耶養親以善不以祿吾豈不能爲尹母哉平時治家嚴肅閨門內不聞嬉笑之聲室無纖塵箕帚盤盂皆有定所歲時薦祭尤極恪誠嘗謂吾日日如遇除夕元旦夙夜兢兢造次必敬其教諸子婦皆然震武述安人言行大畧如是又謂震武好詆人短安人

教之曰人詆汝短於汝何如非惟傷德必且取怨震武好言廉
安人曰人未有不儉而能廉者汝誠欲廉必自不妄用始然後
能不苟取於人耳震武好以古義責人安人曰人豈得盡聖賢
義理之極此乃士君子所宜自勉者豈可責人且強人以所必
不能從乎嗚呼觀於安人之教子如是其視程母侯夫人何異
哉何其有子之賢亦不減明道伊川也而葆田先母于太恭人
雖不讀書其教葆田兄弟乃亦與夏母畧同曾不能立身行道
揚名以顯親故承吾友之屬媿弗能執筆屬詞光陰忽忽已逾
三年中閒又迭更憂患顧瞻身世邈焉寡儔世變方興邪說滋
橫求如夏母汪太安人母子之篤信正道者蓋幾不可復覩故
獨其嘉言懿型可爲百世法者以告天下後世其他瑣事與生
卒月日則有墓誌與行畧而此不具著云光緒三十年二月表

賢明

黃氏皆令小傳

施閏章

嘉興黃氏媛介字皆令同郡楊世功妻也先世有顯者介性淑
警聞兄鼎讀書聲欣然請學多通文史既許字世功後有大力
者豔其才將奪之介曰食貧吾命也卒歸楊椎髻親井臼閒作
詩畫臨小楷書法筆意蕭遠無兒女子態世功讀書不成遂勸
之偕隱國初隨世功避兵播遷所至有知者時相餉遺卞處士
妻吳巖子以詩名假館留數月爲文字交嘗棲山陰梅市與諸
大家名姝靜女唱酬有越遊詩還家湖上好事者傳其筆墨一
時士大夫錢尙書牧齋吳祭酒梅村皆稱異之名日起世功用
是以布衣游公卿閒持書畫片紙或易米數石介既垂老傷世
功無家人產以游爲生黽勉同勞苦歎曰妾聞婦人之道出必

蔽面言不出柵得稍給饘粥完穉弱婚嫁吾守數椽沒齒矣會
石吏部有女知書自京邸遣書幣強致爲女師舟抵天津一子
德麟溺死明年女本善又天介遂無子懣甚南歸過江寧值佟
夫人賢而文留養疴於僻園半歲卒遺詩千餘篇嘗募人剞劂
自敘其家世中落生蓼長荼饑不食邪蒿之菜倦不息曲木之
陰天旣儉我乾靈不甘頑質藉此班管用寫幽懷倘付諸蠹鼠
與腐草流電一瞬消沈殊爲恨恨詞旨酸妍讀者悲之

史氏曰婦人以才見者眾矣鮮有完德則無非無儀者尙焉李
易安無足論卽朱淑貞作配庸子意多怏怏詩固可以怨哉黃
氏以名家女寓情毫素食貧履約終身無怨言庶幾哉稱女士
矣

盧龍蔡琬傳

徐世昌

蔡琬者字季玉綏遠將軍盧龍蔡毓榮之女高文良公其倬之繼妻也初吳三桂寵姬有八面觀音者與圓圓同稱國色吳亡歸毓榮生琬明豔嫺雅淹貫羣書其倬章疏移檄多出其手裁號爲閨中良友其倬撫蘇州與總督不合卓然孤立屢爲所傾陷嘗詠白燕詩得有色何曾相假借之句琬應聲代對之曰不羣仍恐太分明蓋規之也琬素工詩著有蘊真軒小草沈德潛別裁集稱其擲地有聲張裕釐序則謂其事姑相夫訓子皆至賢孝身處崇高跬步守禮法友愛任恤有古丈夫風焉君子曰琬之母一吳家姬耳而生女賢明若此可謂出淤泥不染者矣詩曰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氏有之焉

黃宜人傳

曹貞秀

黃宜人姓林氏名正福建龍溪縣人國子監生林有光之次女

四川簡州知州黃爛之配也初簡州之祖姑嫁於林世以中表相親厚宜人又與簡州同年生以是結婚迨年十六而歸於黃時太公太母及簡州生母王太宜人庶姑田孺人並皆無恙門以內食指百數簡州兄弟九人而次居七宜人處其閒以謹遜安和上事舅姑退接妯娌旁撫妾媵無所不得當嫁八年遭太公喪又八年簡州官於蜀宜人不從入蜀留家侍王太宜人生能致其孝歿能盡其哀簡州有同產兄既歿兄蓋有子矣而瀕歿以僅遺一孤焚焚單弱爲言時簡州長子對揚方在抱因許再得男以爲兄子既而宜人舉子妾邱亦舉子簡州猶豫未決所以爲兄後者宜人慨然曰邱氏初得一男耳當以余所生後兄簡州第三子應前側出也不幸早卒無子宜人哭之慟復命以對揚次子爲之嗣其慈愛均平不以腹出不腹出異視如此

簡州家故饒以宦減產遂不復出居閒數十年益稍衰削矣嫡母林宜人老內事一委宜人主之宜人身自儉約子女非禮服不衣帛然頗好施族里有貧無告者錢米絲枲之給無虛日每春夏青黃不接霖雨綿旬輒念孤窮乏食勸簡州出粟以濟凡平糶蠲輸諸役事黃氏常爲其縣入先少信釋家言女紅之暇齋心誦經時時出資修道路施棺木掩骼埋胔雖拂意不輕挾童婢曰彼亦人子也課諸子讀書未嘗姑息其生平好善識大義若性然乾隆四十三年屬疾以不及終事嫡姑爲憾卒年四十八簡州葬之其縣之龜仔山麓子男十一人長卽對揚優貢生充饒藍旗官學教習次璉歲貢生出嗣次應前卽前卒者次瓊國子監生次應錫次琮次觀海皆縣學生次玖次應璽縣學生次震後宜人卒次鉞出嗣宜人出者五對揚璉應錫觀海應

麗也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男八人女四人對揚爲諸生恂恂飭行稱於時今者以教職還家需次不遠千里郵宜人誌狀來京師求所以不沒宜人者乃爲之家傳如此

女史氏曰史家之法非有奇節婦人無特傳焉烏虜婦人之有特傳婦人之不幸也宜人所處順於文律不當爲傳然勉勉自將於小雅所謂無非無儀者庶幾近之矣爲之家傳俾黃氏子孫世世無忘焉斯亦對揚之志也

女士方氏墓志銘

翁方綱

邗江之上有高才潔行之士曰兩峯羅聘其室亦女士也曰方氏名婉儀安徽歙縣聯墅村人廣東布政使願瑛女孫國子學生寶儉女習詩書明禮度兼長於詩畫故揚州人皆能誦其哭姑十二詩其族戚等皆稱道其以所生子允紹出繼伯氏事其

家人娣姪輩又皆述其居常陳說古史名媛孝婦事娓娓可記
卽兩峯亦嘗記其忍飢詩白蓮半格詩一時名輩若杭堇浦丁
龍泓金冬心皆爲題讚故女士之稱遍徼揚閒江山清淑之氣
不鍾於綺羅豐厚之閨閣而在清寒徹骨畫梅相對之貧士家
其卒以乾隆己亥五月十九日而其生以雍正壬子六月二十
四日年四十八故其自壽詩有我與荷花同日生之句又自號
曰白蓮然兩峯雙瞳如水日以畫梅爲生天意假茲女士逗露
神致而又不得終與之俱如此清淚遂可千古是乃梅花之夢
耳於白蓮乎何與哉生三子長殤次允紹次允纘女二蓋與兩
峯相莊者二十有七年其卒也距兩峯北上纔十有三日子安
忍不銘銘曰

萬卷梅花一卷白蓮其畫也禪其詩也仙吾文冰雪兮與此石

俱傳

淨因道人傳

阮元

淨因道人者余老友甘泉秋平黃居士文暘妻也父張堅甘泉公道橋北湖儒者母徐氏北湖坦庵先生曾孫女道人幼讀書習詩禮知孝義兼工繪事夜觀恆星皆能指而名之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戚黨咸呼之曰趙五娘用琵琶記故事也其孝可知居士雄于文爲里中老宿屢不第家貧以館穀自給道人常典簪珥以爲炊或以畫易米與居士相倡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舅姑歿寫借隱圖以寄意乾隆歲丙午饑甚居士有貧友來投者道人解衣衣其妻而自忍凍分米爲糜以食之吳梅村祭酒之孫貧餓于竹西路居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長官慕道人名求見其詩者閉門

謝曰本不識字也曲阜衍聖公尙幼余薦居士往爲之師道人與居士以六十自壽詩相倡和山左盛傳之居士長余二十七歲余童時卽見居士道人于掃垢山房歲癸亥邀二老來西湖扁舟涉江登虎阜汎鸞脰湖皆有詩余于署中開別館居之每二老出游竹輿小舫秋衫白髮蕭灑于湖光山色閒余內子孔亦以詩與道人相倡和歲乙丑歸揚州畫掃垢山房聯吟圖以寄意名士多題者歲丁卯居士客于外其弟暨長子婦死道人經其喪勞且哀季冬居士歸道人以微病卒僕媪鄰婦來相撞而哭感其仁賢血滿地不知誰咯者道人卒年六十有七所著緣秋書屋詩集五卷子二金寶鑿其家諱稱因

論曰程子引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以證雖餓而民稱也有以哉道人之賢孝且藝且貧異矣非然者吾烏得而稱之

孫薇隱妻王孺人墓志銘 袁枚

孫薇隱秀才詩才俶詭能爲昌谷玉川家數予愛偉之今春二月以其亡妻王孺人事狀及詩索予銘幽予讀其樂府諸篇哀感頑豔丁當清逸故知完山之鳥無異吭之鳴雲和之笙有雙琯之奏宛其死矣士也婆娑彤管旣淹元石斯耀謹按孺人姓王名采薇宜黃令光燮公女也有天紹之麗姿愜愉之修美天女九相靈芸三絕年十九歸秀才秀才故食貧者賦感昏時以帛拜代香纓孺人不槩于心能鉏其色守成湯嫁妹之誠捐夏禹脩容之粉調言突巢味之器治乾棣饋食之籩威姑以下愉愉如也每至玉女沙涼金蟲鏡小釵橫三鎖髻安半蟬孺人焚衙溼之香展排比之卷或抽觴以啟顏或論古而交誦誦靈飛之篇目王母心驚成擊鑑之圖章南海紙貴秀才愛玩賢妻有

終焉之志匪云嘉耦直是吟朋且其神識尤異儕輩嘗讀王章傳曰牛衣妻自賢奈沮仲卿上書終是恇怯女兒又對落英歎曰人當如渠蚤謝慮有憐者何俟頽侵才舍恆幹耶味其言直以形骸爲桎梏晝夜爲一致采雲留影曇花愛空宜其拂衣行矣便登女姓之邱執手奄然難挽靈妃之步病成解體態失媿妍卒年二十有四秀才開華銘之故匣見都膚之舊痕哀思夕流憤泉朝涌遂乃詣宛若請神君執鬼中玩仙牒知孺人故是兜率宮掌書者雖跡涉幽渺莊士不言然浴義女于甘淵奔純狐于月窟乃自古記之秀才鍾情語怪以妄塞悲當亦君子所不廢也以丙申年十二月葬常州府城東橫塘鄉之原銘曰
驚女鹿佑楚客問天緣何彼姝以此名焉宜其奄忽離瑜復位當景收蘭臨華罷翠惜惜孫楚蟹行索妃歌離弔夢有涕漣漣

棲娥臺高玻璃魂杳定有青鸞集此華表

亡姑蒯君夫人墓誌

錢儀吉

儀吉第七姑適蒯氏善繪事自吾高祖母陳太夫人粥畫以炊
教成我曾大考褒顯於高宗遂以畫名天下百年矣姑畫出人
皆以爲能繼太夫人嗚呼繼之者畫耶其有由然者邪我錢之
先自明中葉仕者五六世及明亡或奔走障海或遯于鄙家往
往破矣康熙中我五世祖鶴菴府君教諭西安質田治行高祖
廉江府君侍左右不忍離而屬家政于太夫人太夫人乃畱居
所謂南樓晚以自號者也樓在海鹽中錢里朽蕘敗瓦矗立村
野中立竝港港南北屋數十星散處皆吾宗也大抵耕桑不自給
嘯號塞聽太夫人則存恤之甚厚外釁非意平心慎慮從容以
應而以其閒俯仰晨夕察時物之變態見天地之生意得之心

而寓之於畫當是時從父少宗伯公幼太夫人卽教之畫及姑問畫於少宗伯公公遂言曰妹亦知太夫人之德蓋所處至艱難而詩禮之氣常怡然有以自樂者邪六十二歲文端始登第有祿以養太夫人猶藉畫補不足其後孫曾科目繼起盛矣然載固知老人作畫時有未嘗望及此者蓋種德者之於天豈其有所望而且以自必邪矧夫繼之者或厚其積或否將無復有所以天者邪妹其思之姑乃優乎追慕題所居曰仰南樓時端坐卷舒遺翰如見太夫人而思其用心故姑之事舅姑也以孝聞子之幼也卽授之小學成照芬旣同舉京兆試歸常令之靜坐曰養汝生機則理可明矣撫庶生甚有恩待人靡不厚事雖可危可忿無所于迫激謂儀吉曰我之於家也若種樹然深根勤溉以俟其天而已蓋所得于家學者如此多見元明名蹟閒

論其工拙厚薄之故皆有理詣始病店聞儀吉言事奪俸肖鷹以賜振其志遂爲絕筆諸子將卜葬屬爲銘嗚呼先考同氣十有一人十數年來惟我姑獨存而姑又沒矣至哀無文其何以辭謹質書其世出嬗屬忌日曰

噫乎斯邱之藏是爲故江南安慶府江防同知嘉興錢府君諱某之幼女諱與齡字九英大考爲太傅文端公妣歸安沈氏封宜人所生陸氏馳贈孺人始生在沈陽縣解十二歲失怙恃十七歲陸孺人卒二十而嫁爲前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妻生四男晉保關保成照芬一女夢蘭嘗從蒯君入京師西踰鬱林南觀濤江年六十有五棄堂帳于黎里之居時則道光七年秋七月庚午也

皇敕封孺人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妻湯氏墓志銘

包世臣

道光十有一年七月十四日山東館陶縣知縣陽湖張琦翰風之妻敕封孺人湯氏卒于署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江寧府東郊龍山之麓哀子曜孫先期扶櫬南下以誌幽之文爲請翰風予所兄事曜孫又吾甥也且予知孺人爲深孺人編修大紳之孫國子監生修業之子通書史嫻禮則尤工繡以意剪綵數寸爲山川人物數十百事傳以色絲善畫者所不及旣歸同邑張氏家無一椽侍君姑姜偕妯婦吳寄女公董氏宅後隨夫子僑歛僑嘉興乃歸里五徙仍僦居最後從宦山東遂卒事君姑終始得歡心和女公妯婦無違閨色養母氏萬如在室翰風晚而遠遊孺人以婦工自給然督課子女能使皆有學行知自立及迎取之官孺人稱貸建君姑節孝坊營考妣窀穸經年歲事乃成行平昔食貧操作使夫子不以家累身能求其志從宦不

事簪珥居積使夫子不以家累官能成其政又時時節俸入以潤夫子之族親交遊老病則加以衣裘恩舊更爲籌長久此大較里鄙所知也惟予始訪翰風於歛因得以兄妻禮拜孺人後予過其常州寓廬住半載孺人治酒食日益精潔至以牀褥易薪米而予殊不覺截髮剝薦弗過也又予嘗以翰風久滯都下過存探耗問時嚴寒而孺人棉衣未具語次充悅略不及貧難狀予退而歎曰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常以爲陶公自尊之詞今乃於吾嫂氏見之矣孺人自喪長子始日暮禮大士祈嗣息然必祝曰天果不絕張氏求賜善醫兒生平痛無力者爲醫家居奇常不得其正命及誕曜孫自知讀書尤嗜醫童時卽洞曉經脉方藥弱冠注扁倉列傳識者驚爲絕業予雅不事禱賽至是不能不以爲至誠之有感也初翰風留歛不得歸有富子

輿論五言詩而歡以其力能清負而孺人曰此君擁多貲旣性不近利又無魄力以自用其財是終不足以保家不十年其家竟落前年夏取道館陶孺人病痺已年餘掖兩嫗再拜屬爲國子君序文集不以至戚故簡儀節其識力超絕而造次以禮自澤有如此孺人得年六十有九子二珏孫早世曜孫國子監生女子子四縉英適刑部主事前庶吉士吳廷鈺縉英適國子監生章政平先孺人卒縉英適國子監生孫劼縉英適國子監生王曦孫一晉禮孫女一字曦子臣弼銘曰介甫謂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而無媿此行治之出仙源縣君者也豈不爲以禮輔佐勸勉君子知其子必以才於世有聞耶吾於孺人亦云

女士王德卿傳

蕭穆

王貞儀字德卿先爲安徽泗州人其祖者輔字惺齋遷居金陵父錫琛母洪氏孕十三月而生德卿幼讀書聰穎絕倫惺齋官宣化府知府以事遣戍歿於吉林德卿時年十一侍祖母董氏及從父奔喪塞外其祖藏書七十五櫃乃護持而涉獵焉又嘗學射於蒙古阿將軍之夫人發必中的每角射跨馬橫戟往來若飛年十六回江南又隨父由京師至關西復自楚之粵東年二十五乃適宣城詹氏子名枚字文木年三十而歿德卿淹貫羣籍復嫻武藝精梅氏天文算法下及醫卜壬遁靡不通貫嘗夜坐觀天象言晴雨豐歉皆奇驗時有吳江蒯夫人亦僑居金陵德卿一見如舊相識嘗以文字往還蒯夫人名與齡字九英爲嘉興錢文端公之孫女安慶府江防同知錢公之幼女適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幼承家學工詩善

畫信厚明達故與德卿尤爲相得德卿所著有星象圖釋二卷
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訛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疴囁語
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術算簡存五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德
風亭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繡紘餘箋十卷將歿謂其夫文木
曰君家門祚薄無可爲者妾今先死不爲不幸吾生平手稿其
爲我盡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於身後者也夫如其言蒯夫
人總爲一縑囊珍襲之時嘉慶二年也後六年嘉興錢衍石給
諫訪其姑蒯夫人於黎里得見德卿諸稿本其詩文皆質實說
事理不爲藻采諸稿不獲徧錄僅得術算簡存五卷序而識之
謂爲班惠姬後一人云又上元朱公緒曾嘗見德風亭初集文
九卷詩三卷詞一卷云雜文如句股三角論日食論歲差日至
辨疑盈縮高卑辨經星辨黃赤二道辨地圓論地球比九重天

論歲輪定於地心論五星隨天左旋論籌算易知自序歷算簡
存自序皆足以見天文算學之大略其讀詩私箋序韻學正譌
序論史偶序葬經闕異序醫方驗鈔序原原本本見聞該洽詩
五古如吉林塗中頗近選體七古如餉蠶詞擣練圖枯樹歎皆
有篇法近體佳句亦多可采德卿歿後數年其夫文木亦亡無
子門祚薄無可爲德卿蓋已先見之矣

論曰余舊聞王德卿名苦不得讀其書及閱同治上江兩縣志
續修江寧府志稍稍知其著述大略近讀錢氏記事稿術算簡
存序朱公讀書志德風亭初集序敘述頗爲詳盡余雖未能讀
其書而二公皆爲知言君子立言固可徵信也錢氏所述頗采
詹文木所爲傳又謂九歲通十三經長覽二十三史七月卒業
其言過夸不足信然觀其爲書自有實學不可沒也余謂書史

所載女子聰慧代不乏人然未有如德卿之能兼資文武六藝
旁通者也觀其年僅三十所著述如是之多博而能精是其天
資英敏過人本不可以常理論之是以就錢朱二公所述合為
采錄其要昭晰之計他日覓其諸稿錄上史氏又德卿原籍本
泗州其夫家又為宣城詹氏是兩地地志亦宜兼載而宣城尤
不可缺略也

又王貞儀傳 吳昌綬

王貞儀字德卿

宋益齋會開記

宣化知府王者輔惺齋女孫籍泗

洲遷金陵父錫琛母洪孕十三月而生

算儀存術

者輔以事謫

吉林貞儀年十一侍祖母董於塞外

貞儀從其父

奔喪塞外能

讀書

朱記

學射於蒙古阿將軍夫人發必中的每角射跨馬橫戟

往來若飛

序錄

十六回江南又隨父自都中至關西由楚之粵東

二十五適同郡詹枚文木

朱記

嘉慶二年卒卒年三十後數年枚

亦亡無子

朱序

錢給諫之姑歸吳江蒯氏能詩畫嘗寓金陵貞儀

一見如故常以文字相往來其卒也謂其夫曰君家門祚薄無可爲者妾先死不爲不幸平生手稿爲我盡致蒯夫人能彰我於身後夫如其言蒯夫人得其書總爲一縑囊珍貯之未嘗示人貞儀於學無不聞夜坐觀天星言晴雨豐歉輒驗尤精壬遁且知醫所著德風亭初集十四卷

朱記

三卷

詞文

九卷

詩

二集

六卷

續

緙餘箋十卷星象圖釋二卷術算簡存五卷籌算易知重訂策

算證訛西洋籌算增刪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女蒙拾誦一卷

沈疴嚙語一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詩文皆質實說事理不爲

藻采

朱序

雜文如句股三角論日食論歲差日至辨疑盈縮高卑

辨經星辨黃赤二道辨地圓論地球比九重天論歲輪定於地

心論五星隨天左旋論籌算易知歷算簡存自序皆足以見天文算學之大略其讀詩私箋序韻學正訛序論史偶序葬經闢異序醫方驗鈔序原本見聞皆極該洽詩五古如吉林途中頗近選體七古如餉蠶圖擣練圖枯樹歎皆有篇法近體亦多佳句其書先大父讀書記後云吉林捐館手藏書七十二櫃德卿護持而涉獵焉可謂女子中能汲古者矣記朱貞儀卒後六年錢給諫省姑黎里錄術算簡存而序之謂簷枚為傳云九歲通十三經長覽二十三史七月卒業言過夸不足信然觀其書自有實學不可沒也序錢上元朱緒曾得德風亭初集述其事入開有益齋讀書記謂二集及繡紵餘箋瞿穎山有其書而未見朱記案

給諫亦未見也

序錢

開世瑛清吟閣書目有德風亭初二集二十卷十六本

若象數窺餘文選詩賦參評則錢

述曰貞儀之歿距今百年詹枚傳不可見微錢朱序記世蓋無知之者吳江縣續志有閨女拾誦題蒯家珍室錢與齡撰蓋其書寄蒯夫人所之傳訛諸家錄副亦未審存否故依阮文達集句之例爲之補傳貞儀擅長天算著述哀然竟當續入疇人傳中附存其目本朝絕學逮及閨檐宜錢給事稱爲班惠姬後一人而已

作傳後三年見樂鈞斲冰詞露華一闕序云方式亭同年以金陵女史王德卿畫白桃花幀屬題德卿習經史律歷之學兼能詩二十餘歲歿式亭之表叔母也據此知貞儀又嫺繪事附記之

敕封承德郎翰林院待詔加三級徐君妻吳安人墓志銘

洪亮

吉

余以壬戌十二月道出黎里始識翰林院待詔徐君達源并聞其哲配吳安人之賢復素嗜吟詠所著有寫韻樓詩若干卷恩粹別去未暇授讀也今年三月余授徒徽寧兩府界之箬嶺地居萬山中忽見有冒雨至者則徐君僕也發君書始知吳安人已於又二月二十三日謝世瀕危屬徐君轉乞余志墓之文徐君諾之乃瞑烏乎余與徐君交僅半年何兩人者前後悼亡若出一轍耶案狀安人姓吳氏名瓊仙字子佩一字珊瑚吳江平望鎮人也年二十始歸徐君性婉淑能得翁姑歡翁卒哭泣盡禮所以事兩姑者益謹徐君耽讀書不甚問家人生產凡會計出納皆安人主之規畫井井暇輒助徐君校書或分韻至漏三下乃息顧體弱善病又疊遭父母憂益哀毀骨立今年春忽患痢不止竟以是疾卒年甫三十六病方劇適余與徐君書并所

贈詩安人尙令兩婢扶起讀竟乃臥其性嗜翰墨如此余嘗謂女子不可有才才過人則不寡必夭折否則或遭危險困阨有非可以常理論者漢徐淑晉謝道韞唐封綯等十數人特其較著者耳余並世所見亦已五六人今安人得歸徐君相莊者幾二十年徐君負時名膺清秩中閒惟官京師半年與安人別耳餘則皆彈琴賦詩焚香讀畫之日也卽此半年中從郵筒寄安人詩前後至二十餘首伉儷可云篤矣安人年縱未四十然子若女已林立蘭茁桂挺其長者讀書已有聲則安人不可謂天居江南浙江之閒東鶯脰西虎阜山水清絕時奉太夫人出遊則境不可謂困徐君家有桑三百株粟田五六頃安人經理之歲入常有餘則家不可謂貧倡隨得徐君不可謂非嘉耦性又聰穎詩文外繪事無不工暇卽發揮煙雲摩寫花鳥十餘年中

得寫韻樓詩至數百首不可謂非奇福然則安人雖未永年亦
可以自慰于地下矣若徐君則又何悲焉余妻蔣宜人亦以客
冬謝世雖齒長於安人二十年然早困米鹽中更憂患未又苦
疾病處境無安人之逸也安人子三長晉鎔年十二次晉錫年
七歲次晉銘年三歲女三人徐君將以此年四月十六日厝安
人於南冢阡其走千里乞銘於余者安人之志也銘曰
恆娥抱魄天姬織絲女子有才非云福之楚蒙悼亡苾苾傷病
女子有才兼妨乎命禽魚花鳥畫奪化工煙雲月露思與天通
三絕是嬪百憂亦攻蘭芳而鉏苗秀而揆凡似此者均不白髮
斷炊寒食云以寄哀續命上已魂兮倘來三層之臺百尺之榭
定有吟聲出乎良夜

又吳姍姍夫人小傳

郭麐

夫人姓吳氏諱瓊仙字子佩珊珊其號也幼有玉德長多瑤情世俗女子剪綵縷結文繡之事鉛黛之飾罔不能罔不工而一不以屑意獨好爲詩精思眇慮本於性生年二十歸吾友徐待詔山民山民故喜爲詩則各過望同聲耦歌窮日分夜若青鳥翡翠之在雲路而離離之相命也所居黎里俗尙華侈以財貨相高山民獨好雅游多長者交四方知名之士能爲文章者必招致之夫人飭中廚具豐膳緩帶旣傾柔翰斯染一牋傳至四座色然時袁太史枚以耆年重望傾動海內自吳中過訪見夫人詩擊節稱嘆以爲徐淑之才在秦嘉之上山民益自喜謂獲師友之助偕游天平山題詩絕壁見者以爲神仙過往飈車羽輪動衣裳而落珠玉也山民嘗一赴京師不得意且歸夫人亦馳書促之薛蘿之志靜好之樂雖有高官厚祿無足以易此者

矣夫人母死哭泣過哀嬰疾構災春秋卅六嘉慶八年閏二月
日卒葬英早瘁蕙穆猶馨翦焉孩稚呱呱扶牀山民於是子影
獨立恍然無所戀於世以書告於余思有以釋之嗚呼天之厄
吾鄙甚矣沈汗掘穴無論矣或早夭或客游無慘卽有達且顯
者或不得行其意山民家中賫以好客好書日益落名位不
挂於朝籍獨幸得齊牢共命之偶以詩文相娛樂而今又奪之
則益信天之厄吾鄙者不至於此極不止也然則夫人之早世
不可謂非山民之命之窮有以累之而山民之窮亦未必非吾
鄙之有以累之也而又何以釋之哉然夫人之志嘗思有以自
見而不以境之窮達爲念有非吾鄙所可及者世俗女子之所
爲更不足以云是則可傳也因爲論次大略以遺山民使有以
自釋且自廣焉

梁恭人傳 阮元

恭人姓梁氏名德繩號楚生兵部車駕司主事德清周生許君宗彥配也駕部年十九與予同舉丙午科鄉試予齒長駕部四歲後十有三年予副朱文正公典己未科會試駕部甫成進士是科得人稱最盛駕部以經學冠其曹既分部視事甫三月以親老乞歸不復仕家事悉弗問皆恭人主之以故駕部益得覃研經史疑義兼精於天文算法杜門卻掃優游林泉者凡二十載予於駕部相契深且素重恭人賢所生女娶爲予五子婦因知恭人之賢而才又最悉恭人爲文莊相國女孫冲泉少司空之女雖出於簪纓貴族而不驕不侈能以禮法自持許氏族亦盛恭人上事姑嫜下襄夫子九族之人無閒言初恭人侍其舅方伯公粵東任所重姑蔡太夫人在堂性嚴厲恭人頗得其驩

心方伯公與胡夫人尤愛憐之既而方伯公告養僦居杭不十年先後俱棄養經營喪葬半出恭人贊襄之力歲戊寅駕部又不祿時側室子孟與叔早出繼恭人命與仲三人分居於德清舊宅曰先人廬墓之所在子若孫安可違耶所生子延敬延穀與側室子延潤均未逮成童恭人延名師以教之所與交必通名於恭人察其有器識文藝者而後命之交吳薇客太史甫入泮恭人卽決其不凡招與伴諸子讀又申之以婚姻恭人之識鑒誠加人一等矣諸子秉恭人教咸克自成立而恭人事事親操持如駕部在時不使紛心於家政食指日繁家計漸不給然恭人綜理之井井有條裕如也遇義舉無不贊成親戚有告急者恆捐簪珥以助之延敬屢躡於場屋援例以府同知赴闕迎恭人就養未及一載歿于官恭人撫遺孤善長挈歸杭復如所

以教其子者以教孫庶長子兆奎先登辛巳科賢書延潤則由錢唐籍以己亥科舉於鄉延穀及善長並占仁和籍爲學官弟子名譽嘖嘖賢士大夫口恭人顧之有喜色督責仍不少寬恭人處富貴若貧賤安不忘危積勞數十年而心力至是蓋交瘁矣今歲春延潤計偕北上道出廣陵謁予問恭人起居猶健飯未幾驟聞訃延穀旋寓書于予乞爲傳嗚呼天何不再使恭人見其子若孫掇巍科躋清班而延穀輩思報庇賴之恩當如何無忝所生更有以慰恭人于地下也恭人平生無世俗之好唯耽吟詠自幼隨宦身行萬里半天下且得江山之助著有古春軒詩草恭人有女兒適于汪早卒遺女端恭人鞠養之授以詩嘗選明一代人之詩而評定之足闡明史是非亦恭人之教也恭人生於乾隆辛卯年十月初五日卯時卒於道光丁未年三

月初八日子時年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附葬於留
下花家山駕部之塋距駕部下世已三十載矣恭人生子二延
敬先卒延穀今候選訓導女三長殤次適海陽孫氏三卽子五
子婦庶生子四長兆奎國子監助教先卒次延棠前宛平縣齊
家莊巡檢次延澤兩准臨興場大使先卒次延潤今候選教諭
女一適同里胡氏孫十人曾孫七人

舊史氏曰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康成謂女而有士行者天
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予昔聞延敬之官於閩也初權邵武
府同知繼攝邵武縣事會水災議卹民延敬請恭人命而後行
同僚皆歎服延敬爰以勤死民奉以爲神恭人歸泣而送者數
千人恭人性明敏有決斷能識大體往往論古今事必窮其端
委而辭不窮使聽之者每忘疲若恭人者可謂女之有士行者

矣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亦知所勉歟

張月霄妻季孺人傳

孫原湘

張月霄明經金吾喪其耦悲之甚謁予言曰子妻不逮事舅姑不敢言孝有子未成立不可言慈惟是結縈二十年黽勉聽從無有違失予好施助予施予好書助予購書坐是家日困書亦旋化爲雲煙予妻強慰藉而心實殷憂以抑鬱致疾死是可哀已願得先生之文俾先零之質不遽泯沒焉辭不獲已乃詮次其語而爲之傳曰孺人姓季氏名景和字靜芬爲邑望族生而令淑明慧旣嬪月霄琴鳴瑟應離離如也月霄連試不得志自奮於古慨然思爲杜鄭馬王之學日購奇書讀之遇宋刊元槧不惜多方羅致積書至八萬餘卷孺人濡染旣深遂能別識月霄每重價購得祕籍必相對鑒賞孺人知其難爲繼也從容進

日蓄之富何如讀之熟耶其明識婉順如此月霄郭氏姊寡而貧沒後喪葬取諸月霄孺人力贊成之月霄有從妹少孤孺人撫育之齋嫁奩具皆手自辦集其敦本慕義固由善承夫志亦性所然也卒年四十

贊曰世所稱賢婦者類能佐其夫以吝嗇起家苟有所嗜好或任意揮霍必箝制之業隆隆起宗族戚黨翕然譽其能此亦恆情乎哉然予觀鄭表妻曹氏表爲司空所獲祿秩曹氏悉班散姻親家無餘資李衡妻衡欲治生產妻輒不聽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史皆以爲賢烏虜由今人觀之其果賢也歟

惲孺人傳

謝應芝

孺人姓惲氏名恆字月如陽湖人管文瑒圻之繼室也能詩工畫惲氏自南田先生寫生爲天下第一羣從子女競效之遂成

風尙而孺人舅氏莊存義門亦以善畫名孺人畫幾與之埒義門酬應不暇常命孺人代作人不能辨也孺人自幼卽賣畫養母及歸管氏逮事其姑管丈時出游孺人潔旨甘常常自食麩屑早起躬洒掃井白之役晚始篝鐙作畫每徹夜積十餘年以爲常而孺人亦遂病矣嘉慶己巳七月戊子晦姑陶太孺人卒八月己丑朔妾金姑卒明日而孺人竟死蓋孺人積勞成疾疊遭慘變遂不能支時管丈猶客於楚也孺人歸管氏十二年三十有四子二馭鈴馭鉢

謝應芝曰余聞南田先生初作畫時供其父遜菴先生賓客酒食之費遜菴歿後風雨閉門臥非其人不與畫也孺人亦賣畫養親然贗莊義門名價輒昂故自作者少世傳義門畫不知爲孺人作也悲夫

世傳本

碑傳集補卷五十九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六十 列女二

江都閔爾昌纂錄

孝淑

孝女吳淑士墓碣 杭世駿

孝女吳瑩字淑君私謚淑士海寧人也父應鳳患滯下伯兄琦文重繭走二百里之石門覓醫醫游武康卽迹之武康血流被屨不知也醫嗇術不肯行處方與之益增劇琦文哀憤甚引刀刲股而刃弗殊一臂幾折執喪廬墓三年母汪以晝哭故將失明朝夕舐之數月而光復旋患高中死法琦文博求方術以時消息其病之所起主其湯液醪醴者女弟瑩也視無形聽無聲絲冬及夏不夙則莫脇未嘗貼席口未嘗甘味也歷六七年而母瘳而孝女憊矣形瘠神離不可爲矣年二十有九時康熙歲

在甲戌六月八日也琦文獲旌入忠孝節義祠而孝女不得請何也琦文之孝顯孝女之孝隱顯者可以辭達可以筆述官司可據以入告隱則深知者能信不知者不信也又非可人人強而與之語又非可人人強而使之證也兩楹之殯閱九年歲在壬午某月日兒子有曦始克葬於硤石祖塋西偏蓮匯之原碣曰孝女吳淑士之墓女徹環瑱願養父母如北宮之女嬰兒子之所爲母哀其志贅同邑朱氏子爲壻女故朱氏婦也宜稱婦說春秋者曰婦者從乎姑之辭也孝女不及事姑無阼階著代之文無三月廟見之事孝之名縣而無薄不屬於母而誰屬也孝於母在吳則爲孝女穀梁子所謂以我禮之也以我禮之則猶然女而不婦也女而不婦則婦之不可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

壻無御輪之迎父無反馬之致魂魄得依所親聖人之所不禁
通儒之所不議孝女之孝雖九原不隔也然則可祭於祠乎古
無其禮也古無其禮而吳氏行之所謂禮以義起也孝有宮而
孝女無子奠有牖而孝女無女無子無女而有若敖之餒是吳
氏之愬其祠也所以酬其孝也諡曰淑士義何居也詩曰釐爾
女士女有士行則與凡爲女者有閒孝女讀書明大義從伯兄
學潛心經術非聖之書不觀吾志其墓據經以立言孝女之士
行見孝女之純孝亦見系之詩曰

惟孝有五不及婦人男統乎女聖經不云女嫁曰歸義在食貧
有舅有姑至死服勤偶或歸寧不能終身抑搔疴癢勢不得伸
北宮嬰兒冠古鮮倫至老不嫁志在養親脩川女瑩降靈自天
依母爲命若將終焉母爲擇對不送之門壻焉出贅女不往嬪

母疾危厲食不下咽蛾眉宛宛含愁而顰量水稱藥斟酌等分
時其起居時其夕晨時其消息忘寢與飧洗手作羹味邁八珍
母飲而甘母食而芬回斡造化收召魄魂以女精氣益母元辰
綿八寒暑沈疴頓捐醫工咋舌技窮而歎歎女純孝驚猶天神
母則痊矣女則涼矣神離形瘵大命莫延偏親號咷伯兄涕漣
兩楹布奠有文一篇誦女力學非聖不觀生孝猶易死孝實艱
俛堂斂冢藝衣不陳漆鐙無光總帷久縣鼓塗不啟凡閱九年
兄子猶子葬之新阡蓮匯之兆松柏萬千謚曰淑士告於几筵
碣曰孝女表於隧埏敦我一老據經立言春秋書法禮堂舊文
虛公酌議誅辭璘幽煒我彤管以俟愍綸

張巧姑傳

沈鈞

張巧姑者真州梓人張天相女也

開昌案嘉慶揚州府志
張孝女嘉慶揚州府志
張天相傳

儀張 徽張 孝女 傳作 廟張 碑世 無其 德曾 父名 煥 幼失母二兄習父業就食遠方父

病痺起居飲食以人姑獨左右之乾隆甲子正月鄰火夜發姑抱父衝燄出火逼其戶迷所向遂陷火中既燼姑抱父不釋也時年十四邑人哀之碣其地曰張巧姑赴火救父處地逼河湑年久碣墮于河逮嘉慶戊午浚河碣復出乃請立祠昔曹娥浮瓜于江誓瓜沈處卜父尸所在瓜沈奮身入江五日抱父尸出饒娥哭父江畔三日不食口鼻血溢死於戲三人皆曲藝女耳非若宋伯姬曹大家者流日夕親母傳誦文史講切大義而慷慨就死後先一軌姑安識千載上有二娥規效之況蹈火尤烈于水吾見其蹈孝死豈蹈火死哉碣姑者不曰孝曰巧生名也世負其巧者可以簧鼓是非揣摩得失而臨難或鈍于回惑瞬息少鈍卽不克復振伊古以來蓋比比矣視姑一弱齡女收百

世不敝之名究孰巧而孰拙耶贊曰

孝哉巧姑匹饒參曹赫赫祝融益烈于濤誰實毆之身等鴻毛
當熊衛君匪氣之豪當戍代父匪名是號義由恩固孝以性牢
嗚呼巧姑姆傅不勞焚焚羈角光起蓬蒿數椽千古景行山高

記從表妹林氏遺事

王照圓

余讀牟默人先生祭冢婦林氏文不禁喟然而歎也氏爲余外
祖父從孫女於余爲從表妹自其羈年慧悟絕人與之語未嘗
不令人解顏余往來外家久悉其生平有年矣不具記記其大
且難者自古家庭骨肉處之難而百無一全者莫如嫡孽閒若
遭離疑釁而能宛轉彌縫令父母兄弟無違言蓋千無一人焉
尤古今人至難者也初氏父母和好無閒既生子女六人又納
張及鄭鄭卽氏所生生甫六七年卽知父母之不能同居相安

恆戚戚容無歡氏於諸姊中居第五眾皆輕其年不知其情之
悽悽誼之款款也父有別業曰井子窪距所居荆子埠僅三里
田廬井竈悉在焉父以課農便遂攜鄭張並二子以居爲讀書
兼力田也氏雖隨而往然十餘日閒輒啓父一歸省母母尤愛
憐之樂往悲來率以爲常往往去還猶帶泣涕狀見果蔬及菽
麥薦新則曰尙以奉母食舍穀膳之精者亦曰尙未遺母親家
人市雞魚又曰尙以餉母母貧儉恐不能常給鮮也或又曰二
兄讀書苦美食尙以啖之吾女輩母與分甘也其識大義類然
是以父歿後張旣從死鄭亦欲殉而母及兄姊特矜全之不有
怨疾之言者由氏天資孝悌左右維持之力而然也嗚呼其賢
哉氏行嫁後余隨夫子在京師其順於舅姑和於室人余不及
見之姑述其在父母家大且難者著於篇嘉慶十九年八月二

十六日福山王照圓記

天津王瀛妻湯嘉名傳 徐世昌

湯嘉名者字碧春浙江樂清協副將武進湯貽汾之女雷州知府天津王鶴舟子瀛之妻也咸豐三年二月十日貽汾守金陵城破時氏歸寧於家父促家人走氏獨不忍去父投塘死氏藁瘞之亦赴水死氏工詩善畫白描人物銀鈎鐵畫近李龍眠君子謂氏才而有德詩曰寧丁我躬氏可謂臨難毋苟免者矣

桂孝女誄 馮煦

孝女姓桂氏徐州知府臨川中行女年十六歸鉛山蔣體堃十七體堃沒時光緒六年秋九月女誓以身殉者數矣其姑葉持之不得死八年姑疾甚女將自焚以代又爲人所持九年歸體堃喪既葬請于姑大爲穴以俟已耐且樹石志焉十年省父徐

州十一年二月母金亦疾二十三日疾且殆女卜不吉趨所居
爇香于庭以刃自剄血溢如涌泉袖一紙則自書蔣門桂氏舍
身代母八字也傅之藥不受逾時沒年二十有二母疾果瘳昔
曹娥叔先雄僅能出其父于死女獨能致其母于生所志則同
而所感尤異也乃爲誄曰

懿惟孝女柵內儀刑翁坤之靜麗離之明蘭馨旣茂玉度維瑩
煬和毓德蔚爲家英少而淵令鍾郝一揆緝藻陳詩蒯芬約禮
韋母周官班姬漢史竝總喉衿俱迴涂軌曰嬪于蔣旣飭旣安
吳會方孟勃海希桓葛詩夕箋棗脩晨殫左宮右徵其鳴珊珊
上嚴姑威下秉姆教錡釜有齊衿纓無敖出則搖搖入則慥慥
神鬱貌舒匪咷匪笑宛溪波蝕敬亭霜鴛坐隅止鵬宵分淚鵲
歲旅重光玉剖蘭捐何憊于人何辜于天天之不弔人之不永

獨弦哀歌孤鑑棲景一瞑不視百憂方柄生也爲支沒也爲幸
曰幸不幸姑重要之惟我與爾熒熒相依孤亦未立喪亦未歸
爾無棄我棄我如遺玄默之秋姑在牀第履薪于庭陳藥于几
蠲婦之生贖姑之死炎炎祝融鑿此神理一已姑疾再拯母危
諸姑伯姊莫不涕洟靡靡薄俗如川之馳障之砥之女獨不移
嗚呼哀哉敢詔無垠敢訊有昊黃泉可追白刃可蹈從夫則貞
代母則孝女默不知冥心孤造敏地百數仰天一揮眞宰上訴
熱血橫飛芒雲變色碭日無暉誰謂兵畏甘之如飴嗚呼哀哉
女沒之時母生之日天高聽卑神入人出室老告哀閭史徵實
求仁得仁終古而一嗚呼哀哉嗟嗟下走徐方旣來感愴芳烈
欽遲令儀識媿彤管表慙素旂凡爲女者尙鑒于茲嗚呼哀哉

節操

張節婦詹氏傳

施閏章

張節婦詹氏名純宣城北郭人祖履道知羅江縣節婦嫺禮則善容止年十八歸張士緯緯秀朗能文時稱雙璧人歲餘士緯夭卒節婦矢不嫁父母嘗憐諷之遂絕不歸寧由是舅姑不忍言會徽寇且至婦女洶洶竄走咸懼其不免節婦仰天歎曰若奈何懼我急則有死耳已而寇平卒無事康熙乙卯冬十一月甲午卒年二十七蓋稱未亡人者八年節婦事姑孝謹足不窺戶里嫗罕識其面既病劇醫請診視不可且死自起更衣周身之物戒勿近男子手與姑訣曰新婦不克事姑爲姑累一棺而外願毋費錢帛以重吾罪言訖而絕張氏內外聞者皆哭其知節婦者曰是不欲生者死視生愈也葬漕塘之後山與其夫合墓蓋節婦志云

玉溪外史曰昔王凝妻李氏以旅店主人誤牽其臂大慟曰吾爲婦人而此手爲人執邪遂斷臂見志歐陽氏五代史表之蓋婦人守身之嚴如此余觀張節婦病死終不令醫切脉卽殮服不許觸男子手豈非以死護其身哉節婦之姑吾妹也吾重愍節婦閒語妹以善遣之節婦竊聞其指輒懟余終日泣不食於乎余媿知節婦晚矣

方節婦傳

錢大昕

方節婦毛氏常熟方炳先之妻炳先死節婦慟幾絕意若不欲生者舅姑止之曰若死奈兩老人與弱子何節婦乃不敢言比葬將奠于墓所家貧僅以一筐載兩肴而無執筐者計莫出或欲試節婦志謂曰若能守邪若卽執筐行不能守毋徒自苦爲節婦卽執筐涕泣之墓上立雨中向墓呼號誓終身爲方氏婦

觀者咸太息有泣下者其事舅姑有禮終身無詬諍聲所事姑
炳先之後母也以哭子失明節婦晝夜舐之數月一目復明子
曰恆益少時節婦教之極嚴嘗曰人謂孤子當姑息吾意殊不
然子不才而貽先人羞乃不如無子也節婦年二十九而寡至
九十七乃終子孫遂昌大矣雍正元年有司上其事於朝有詔
旌表建坊于阜城門外乾隆二十二年節婦之孫春熙以進士
官吏部請假省父母拜節婦于堂上時年九十餘視聽猶不衰
僉曰節孝之報也以孫貴推恩累贈宜人
論曰予聞常熟梅李鄉有方孝子煥先嘗刲股醫其父問之吏
部乃知卽炳先弟也夫子事後母能得其歡者尠方氏之後母
哭子至于失明知炳先之善事其親矣節婦能成其夫之志事
尊章撫藐孤支持數十年以昌其後其高行安可及哉

閔貞婦傳

王拯

貞婦龍氏臨桂人父啟泰早歿貞婦隨母周幼育於從大父曰見田先生從大母黎通書史使貞婦同諸女學書畫女紅皆精好性和貌莊年十七歸於同縣閔孝廉光弼子長孫甫旬日而長孫病貞婦侍疾謹長孫歿貞婦將殉家人密伺之不得遂越三日貞婦縗經請翁姑曰夫成室矣不可以殤願立主以待嗣許之乃祭哭如禮啟櫝嚙指血泔泔下自濡筆題之於是家人驚歎識婦志矣時光弼父母皆在堂貞婦日事重闈定省持佛齋居明年姑某病婦嘗割臂肉求療不得姑歿哀毀病日不支某月日婦生日也晨興盥浴更衣出徧拜尊嫜畢疾始革復盡焚其所爲詩辭及書字請於母言兒猶女身願壻同穴遂卒家人言時有音樂自空中來又聞旛檀香徹屋上下云貞婦翁光

弼與余同舉鄉而余又中其從父啟瑞榜進士也兩家道貞婦事唯悉故傳之以備志乘

論曰粵西之水三曰府江左江右江合流潯梧以東趨海淳泓浩瀚流漸大眾濁納焉方灘水自海陽嶺來經桂林下平樂以爲府江湛然天下之至清雖盛夏漲溢不可濁余嘗意有伯夷焦先生者其人生之今龍氏閔氏皆族於桂林兩家夾灘水東西以居烏虛斯其在貞婦歟

彭節婦傳

姚永概

節婦姚氏桐城人惜抱先生鼎之孫女也先生晚居金陵以節婦字六合彭氏彭氏六合士族節婦之夫爲諸生名德魁字近杓節婦嫁時翁姑皆存已老病矣一刲股以療其翁翁愈又刲股以療其姑姑亦愈又再刲股以療其夫一效一不效也當咸

豐三年粵賊連破安慶江寧沿江州縣盡糜爛德魁攜家避之
清江已而德魁病旋死遺孤汝江僅數歲倉皇急難中家無百
錢之儲節婦盡賣衣飾殯德魁而葬之清江晝夜紡績以活其
姑而哺其子凡十二年始反六合爲汝江娶婦生子從龍數年
而汝江死其姑亦死節婦殯訖畢叩天呼曰吾不歸夫骨待呱
呱者何時乎願其婦曰若善撫兒吾當行矣走白夫弟某某哈
之節婦曰若以吾婦人不予助事終尼乎雖然吾志決非死不
止與婦共截髮市之得二金遂行達清江謁故鄰伐冢取骨節
婦私意骨至重非婦人能任也旣拜謝鄰已舉骨祝之輕若未
負抵六合之彭氏祠延宗老數人泣謂之曰始阿叔哈我今幸
歸矣然尙有姑與子三喪未舉是在諸父宗老莫不泣下卒爲
買地葬其姑以德魁汝江附節婦故知書自教其孫孫年二十

許己補學官弟子矣汝江之婦亦賢汝江死時年甚少卽矢志不嫁時從姑擔糞種木棉織布以爲生六合人言彭氏二節婦姚節婦今年八十汝江之婦年垂五十

姚永概曰節婦予祖姑行也光緒辛巳侍大人至江寧節婦渡江來髮皤然白矣戊子秋赴鄉試節婦又來且言曰我生名門常恐貽祖宗辱今年八十幸免矣嗟乎當乾嘉之際惜抱先生獨兢兢義理之學厥後粵賊破桐城先生之孫寶同殉難死婦孺皆入井投繯而節婦又以奇行光於六合儒者講學之道澤其效固若此哉

烈義

徐烈婦傳

許楣

烈婦姓吳氏名宗愛字曰絳雪永康人嵯縣教諭士麒之女國

色也嫁邑諸生徐明英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於閩僞總兵徐
尙朝寇浙東陷處州將犯金華六月游兵至永康邑人磨竄尙
朝令人宣言曰以絳雪獻者免時絳雪已寡聞亂匿母家絳雪
之幼也慧甚多藝能九歲通音律十餘歲父教令作詩詩輒工
嘗代父與同年生倡和服其精當已知爲小女子作也乃大驚
善寫生閒作設色山水皆有致繡回文詩鏡囊見者歎雙絕旣
寡猶盛年以才故豔名尤噪尙朝嘗官浙東故稔知之至是眾
議行之以紓難勢洶洶絳雪念徒死將貽桑梓憂乃慨然曰未
亡人終一死耳行矣復何言賊得絳雪喜卽出境以兩騎翼絳
雪行甚謹至三十里坑絳雪度賊且止營給騎下取飲投崖死
或曰其地近溪口下有潭絳雪蓋投潭內死云永康故僻邑絳
雪死一百七十餘年無能以文發之者獨傳寶其詩畫其雜見

諸家傳記亦曰爲才媛而已道光癸卯桐城吳廷康爲茲邑丞始詢知絳雪死事甚烈懼其愈久而湮也爲刻其六宜樓稿綠華草各一卷而俾余爲之傳絳雪旣死會總督李之芳以兵扼衢州尙朝踞金華之積道山踰年卒破滅不復犯永康

許楣曰余讀漢書至王昭君未嘗不掩卷太息也漢當元帝時單于衰弱和親特故事又廷見使者難失信耳假令昭君如絳雪吾知其出關必自殺以報天子帝不失信昭君亦不失身于大漢光赫赫矣終老絕域哀哉然昭君人至今憐之而絳雪之烈因廷康之請而特傳之將以告後之爲班氏者也

西河婦荏山女合傳

戴名世

西河婦浙江蕭山人忘其姓氏家於縣之西河里其夫貧不事生產而嗜酒其負酒家錢不貲婦工刺繡得直輒沽酒以供夫

飲夫飲必醉醉輒怒詈其婦而婦無怨言如此者且十餘年一日其夫歸笑謂婦曰苦而終身不能償余酒債今日遣而就樂土此非汝家也探懷中出白金示之曰將以而身償所負婦曰吾十指供夫飲不足何惜一身時夫已醉大笑出門去婦藏刃懷中默然獨坐及昏有攜紅鐙來一老嫗撫婦背曰速更衣婦起南面再拜不更衣疾趨就肩輿至所適之家眾女爭挑鐙啟簾視之婦已自刎而死血淋漓滿身皆驚走縣城十里有荏山富氏世居山下力田煮海爲生有女年及笄許聘聞氏將行而聞氏子暴卒女麻衰隨母往弔泣奠畢母欲攜女歸女曰女已歸復何所歸其舅姑私相語曰農家女安知守節且年甚少而能保其後之無悔乎復勸女隨母還女涕泣不肯舅姑曰必不得已俟葬吾子而後歸耳於是母歸而女留久之卜葬有日矣

女屬其夫之兄曰葬具寧多爲備及葬女至墳側視冢已封泣而祭之暮抵家家人謀乘閒勸還母家頃之有童子云新人扃戶寂無聲姑疾趨叩戶不應從壁竇窺之見女縞衣懸梁閒死矣時葬具頗有餘者明日合葬於其夫之穴

贊曰此二事吾聞之蕭山人毛季璉云蓋皆在康熙甲寅以後比有好義者聞於官請具狀旌表官方急催科且贖貨以事上官怒曰吾安能爲此迂闊事縣人皆笑之居無何官以賢良徵入京尋爲大吏

林烈女傳

汪嬰

林烈女名蘭揚州人幼許字甘泉文學雷大昕子金科金料年十六有神童譽將應郡試病甚是時蘭年甫十四也聞之悲咽絕粒夫家聞以禮迓之既歸視湯藥昏且無倦一夕夫暴厥不

知人女疑爲死哭之慟以首擊牀血流滿地舉家正迫遽而金
科忽蘇睹其狀亟顙家人拯之氣已絕林氏長逝夫病漸愈踰
年屈于父命聘潘氏成室後益感傷林氏不能釋明年冬尋病
卒生子甫週歲潘氏守節賢淑稱于鄉子廉官今年十三博通
經籍文譽籍甚所到豈可限量烏乎父神童子亦神童天右善
人殆方新未有艾也書曰惟德動天余于林烈女信之矣

江寧二烈傳

蕭穆

江寧二烈者汪孝廉梅村先生女也長名淑蕙次名淑蘋梅村
先生博極羣書無子因課二女自四子書尙書毛詩小戴禮記
列女傳通鑑皆能貫通最閑習者春秋左氏傳也梅村家藏書
幾三萬卷二女次第翻閱殆遍梅村注通鑑地理纂南北史志
表等書二女檢點參校淑蕙復爲搜討鈔輯冊府元龜太平御

覽諸類書細書條記稿逾數寸梅村成書之速皆二女之力也
淑莛年二十一適上元庠生吳榮曾甫半月榮曾卽幕遊明年
客死彰德淑莛奉姑家居默自飲泣未幾粵賊破金陵淑莛欲
投水死其姑止之因奉姑遁居句容北門外許村每得食必先
奉姑咸豐六年五月向營軍潰二十二日賊率醜類東下淑莛
乃投許村某塘死年二十八時家人蒼黃北行比尋尸出不及
葬也方賊之破金陵也次女淑蘋投纆繩絕不死時女繼母沈
誕子甫數月母泣曰吾非不欲死顧汪氏自歛遷江寧已六世
今族人皆無後汝父年老是子所繫汪氏者重我寧且匿草閒
如程嬰故事汝素通書史盍體此義相與持護以延汪氏一綫
與女因含涕受命自是不言笑不繙書執筆撫弟外輒涕泣夜
則故臥陰溼下地求自戕賊婦有所令其母不能供賊婦怒將

石印卷之二
十一
箠之女泣請代恆杖數十女坦然無戚容賊婦又嘗虐其母負
米女五六月暴坐烈日劔弟望母歸雖飢至夕不忍食也無何
母病弟以失乳死女大慟曰哀哉天竟欲絕汪氏余乃徒生數
月乎拊膺長號遂不食死時癸丑九月十日也女字上元范氏
未嫁乃棄葬城內隱仙庵側年甫二十二

蕭穆曰壬戌之冬余來鄂渚時梅村先生亦寄居武昌郡城年
逾六旬篤學清修然名在天下余數謁之繼乃聞二女節烈事
因爲書之所以嚮仰梅村先生之風節又賢二女咸能折衷大
義其來有自也昔漢之伏生以年老賴其女傳經今梅村先生
道埒伏生而二女竟不留以竟先生之業余又悲其能繼伏生
之學而不逮伏生之遇也噫

嵩明謝烈婦李氏表頌

章炳麟

嵩明謝烈婦李氏者父曰朝珍雲南鄉試舉人適同縣諸生謝蘭蘭父曰恩用兄曰芝清咸豐三年回人杜文秀叛烏蒙廠丁馬二花舉嵩明應之自是訖于同治八年回亂龕定之歲嵩明拔而復陷者三最劇者爲咸豐十一年城陷事時被屠者數百家謝氏父兄皆死獨蘭先他適得免烈婦聞變匿小子丹墀于積芻下自趨入井井中積尸已數輩蹈之不得下賊窺井見有少婦掀之以出求狎焉烈婦指荆棘中二尸曰是我翁與夫兄也請葬訖然後從命賊排牆揜之已遽前犯烈婦烈婦罵曰我李孝廉朝珍女豈從賊者速殺我毋妄行賊刃之僵因斷其髮以去明年葬北壇下蘭憤父兄及婦皆死于賊從軍積功得五品翎頂同治八年戰沒于楊林龍家村寇既定吏上其事清廷旌李氏曰節烈孝婦訖今六十餘年丹墀子景哲錄其狀來曰

吾大母以罵賊死而州志稱取賊刀自殺事有誤請書於闕以
刊正余以爲州志之誤緣采訪與奏牘不實方作奏時徒欲以
烈名得大廷旌式顧不暇審覆其事扶義忼慨之狀因以不傳
按是時賊方相迫何自得取刀以少婦與賊角其力亦不任奪
取令果得刀當殺賊報仇然後死如秦女休所爲者縱不能殺
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猶必奮而爲之無爲汲汲於自裁也當烈
婦給賊求葬時豈不欲乘其閒隙邪顧猝猝無以藉手又無同
力與制賊者故毅然罵賊以死如志所云非徒誣其事亦沒其
情矣是當刊正者也烈婦死迨今七十年諸女子守節與臨難
不肯苟免者昔之時郡縣往往而有今之時天下所希有故就
爲之頌曰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兮越之龍淵有時而磷唯至精之純烈兮

浩然不可乎緇塵怛家國之無祿兮寧形殘而志伸頰盛怒以當寇兮冒白刃而敵青雲彼昔媛之椒儻兮抗孱軀于九軍何末俗之便嬖兮唯宛舌以偷存嗟時未百歲兮清渭變而爲昏死者不可作兮將以屬乎今之人

朱烈婦傳

馮煦

烈婦姓于氏名逸琴鎮江金壇人予曾祖姑之孫也父鳳韶石門縣知縣以敏惠聞於時烈婦少明淑通詩書及古列女傳能爲詩長益淵令進退以禮年二十二歸宜興朱桂梁朱宿貧出與東諸侯游丁卯十一月以疾沒於紹興烈婦聞赴哀痛不欲生家人護之嚴不得死既以夫喪未歸且無後死非義強起斥簪珥付兄公往持其喪明年二月喪至自紹興又一月葬以兄公子爲之後事既定烈婦辭氣閒暇若不甚哀家人護之少少

疏乃乘閒仰藥以死年二十有四遺書一通曰自罹重憂恨不
卽死而一棺蕭然遠寄異壤下絕似續無以爲祭恐一旦死貽
地下憂今喪旣歸矣又有爲之後者拳拳之心亦已盡矣逝者
有知復何生爲時戊辰四月朔也距葬時纔十許日耳嗚呼風
教淪夷士君子鮮能以名節自立不幸有家國之難苟且求存
活其賢者又慷慨赴義之死靡他卒無能善其後若烈婦者不
急一死從容以道貞志旣竟終完大節其所成就可不謂難乎

嚴烈女墓表

賈滄

烈女姓嚴氏深州人也王父懋功附貢生父啟鵬附生母郭氏
捻匪犯州界家人奔辟止於女外祖家所居阻水賊至登舟辟
之旣免而王父以墮水病甚命家人曰賊且復來吾憊不能行
當獨留家人且他適聚死無爲也女不可王父趣之不聽遂俱

留越二日賊果復來家人幸脫王父病亦旋瘳獨女以罵賊死時同治七年二月五日也女生十六年矣其叔父斂之葬嚴氏墓側當王父命家人他適也危急駭恐之際眾倉卒不能決女以弱歲女子既未知以義斷去留事之利害又非所計獨以不忍於王父毅然不肯去其至性已過絕人而以一人之死王父老病之軀遇危險得無恙家人亦以不去之故不失爲仁孝而無遺憾後責其所全者尤大也較之邂逅捐軀而以節著者不愈足稱哉女初受同郡李氏子某聘女死逾年李氏子亦死越二十年光緒某年李氏葬其子請以女耐且爲置後遷葬嫁殤禮之所禁後世且沿以爲俗其迫於情事士大夫家有爲之者矣君子莫之譏也女於李氏子固生前所媒定又皆死與禮所禁亦有別而其死也有功於其家家人尤不忍殤之遂以某月

日遷女柩葬於李氏之阡孔子不殤汪錡重其死也於烈女之
耐葬又何閒焉女兩叔父斂女而葬之者名化鵬武進士官京
師與予善乞予文以表墓者也

許烈婦傳

王舟瑤

烈婦許氏黃巖人縣學生王拱政妻也歸四年拱政病婦刲臂
療之尋瘵應省試歸復病勢甚劇婦知不可爲與夫誓同死既
卒殯婦服阿夫容膏家人急救之不獲死拱政無子疑有遺腹
其姑曰若得男不愈於徒死乎婦然之閱月知非姪服鉛粉又
服水銀服阿夫容膏前後俱爲家人所救繇是舉家環守之婦
笑謂曰吾覓死屢矣而皆不死信有命也自此當與妯娌輩終
事舅姑不敢復言死矣於是防稍疏惟留一小姑伴一日小姑
方蠶婦伴謂曰吾腹飢甚爾爲吾取食吾爲爾蠶可乎小姑入

廚踰半時歸則婦已死矣徧覓之得一瓦盎知服瀆死年二十
五

烏乎死生之事難矣哉彼隱忍偷生酒顏苟免者固不足道或
有一時義激奮不顧身然不旋踵計較念生蹈蹙巽懦輒至中
變自古君子坐以墜晚節者往往有之若烈婦者歷數月之久
經百變之劫識定意堅卒遂其志不謂之難得乎余方纂輯郡
乘得臨海陳寒山事其從魯王兵敗而歸也逕上雲峯寺作絕
命詞投水淺不盡爲寺僧所救旣服瀆又嘔逾數日卒扃戶自
縊死余深歎其慷慨就義百折不回爲起敬者久之今又得之
於婦人也異哉異哉

節烈劉宜人事畧

吳涑

光緒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孔印川大令昭案師治河長清遭風

石印本
一
物於水遺尸未得又七日配劉宜人手寫遺書上前山東巡撫張勤果公爲兩世孀姥乞養贍遂從容仰藥以殉勤果旣得書又廉知宜人死狀乃益賃沒人泐出先生尸含斂如儀又首輸俸錢爲同官倡二姥養贍之資旣豐則送其雙榭歸而疏宜人事於當辰天子明詔褒美旌表節烈樹石墓門所以慰宜人地下之靈甚至烏乎意氣所激而粹然捐生於一旦以邀一日之名宜人之心不若是也痛失所天則矢以必死冀撫尸一慟則不遽死而兩世孀姥無所養無以安先夫之心則尤不忍遽死有仁賢之大府足以拯恤嫠媿則可以死於是宜人死矣門生吳涑敢以茶弱之筆敬述宜人生平懿行與死節崖略以俟采風者宜人姓劉氏儀徵有通儒孟瞻先生文洪伯山先生繼志者宜人之祖與考也宜人幼讀禮經守家法識大義來嬪於印

川先生逮事祖姑生祖姑劉太君實先生考力堂先生所自出
年高善怒子婦王宜人嘗涕泣長跼求解不得宜人能先事委
曲彌縫動稱說戚里瑣事以博劉太君懽劉太君往往破涕爲
笑家境極窘甘旨必備亦不令先生知之以增內顧憂也宜人
通經工詩書法古雅以非婦人職顧欲然不自足先生官山左
迎養重闈宜人侍焉先生既遇陽侯之厄王宜人知宜人計必
於死守之嚴見宜人之未深痛也守乃稍懈宜人五夜帷燈作
上巡撫及寄繼母黃宜人書哀先生生平著述臧於笥其明日
實三月二十一日味爽而朝奉盤匱察滫瀡陽陽如平時退而
自裁王宜人覺有變泣而言曰婦獨不念老身耶宜人慨然曰
夫子既歿則代夫子而養親婦之責也棄兩姥而死婦之罪也
然家無寸椽尺土婦何所得食以養老人婦計之孰矣今之大

府維持名教而能矜恤矜寡者也故婦留遺書爲重幃求糜餼以終天年婦生不能養死則兩姥生謂婦以死代夫子之養可也因鳴邑不置撫膺呼好大風者三日遂瞑王宜人一慟幾絕後十餘日先生遺尸乃得雖大府懸金募人所致而謂非宜人在天之靈所默相不可也世徒欽宜人之死之烈使常人處此縱不邀一日之名亦猝然捐生已耳宜人獨能於將死未死之先預爲部署詳析周至見理明處事當臨變不亂蓋孰聞庭訓濡染於儒先者深故其殉也仁至義盡於事親從夫之間無幾微抱憾死不徒死死如未死充斯志也雖謂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烈婦碑文

孫葆田

烈婦賈氏淄川人縣學生賈緒庚女生而靜正知大義年十八歸新城儒童張士茂夫年甫十三鄉俗家無餘了者往往娶長

婦爲持門戶計婦則恪執婦道侍巾櫛閨門內外無閒言越三載值歸寧一日感噩夢知不祥旣而聞夫病辭其父母曰婿病愈誠幸否則兒不得事親矣母知其志乃令其叔母與偕行士茂果以疾卒婦欲死者數輒爲家人解救兩家父母因相約於士茂葬畢迎婦歸母家使人勸慰婦曰勿過慮此非我死所也乃爲其夫作生時衣履眾莫喻其意踰旬際祭期求歸奠夫墓父母以風雪嚴寒不欲其往則泣曰兒死且不避敢避寒乎及歸祭夫畢禮拜舅姑託言身憊入私室須臾投繯死矣距夫士茂卒僅月有二日時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也一時哭弔者不絕於門於是兩縣紳士候選教諭胡錫昌王濂佩及廩生胡慶蘭增生國樹棠附生孫迺珠等爲具牒公懇旌表以彰風化而孫迺瑤復爲烈婦行實以求余文將刻諸石嗚呼節義

之重於世久矣如烈婦者可不謂從容就義者哉余聞婦母胡氏亦士族婦生長儒家故習知禮訓方夫歿時其殉夫之志已定特牽於父母私恩故隱忍以待其叔父嘗爲誦烈女貞節事烈婦聞之曰貞與烈一也人但求無愧所生爾其誓心如此卒能不欺其志嗚呼烈矣

貞潔

夏烈女傳

錢大昕

烈女夏氏吳縣廩貢生開鸞之孫儒士汧之女世居太湖濱之金墅鎮幼有至性父母甚愛之許字長洲王本石未昏而本石夭烈女聞之卽不飲食母令之食以不飢對母察其舉動如常時弗之防也其夜母已就寢烈女易衣裳縫紉上下連屢訖奉母帳視之母問兒何不睡曰欲再看吾母耳又至弟妹所泣下

若將別者歸至房自經家人莫之知也詰旦戶未啟母呼之不
應排闥視之大駭比斂顏色如生衣領閒微露紅紙出之則王
氏聘帖也時乾隆十四年四月廿六日年二十有六又六年本
石兄衣言迎其柩合葬烏龍山之南麓癸丑秋顧子禮璜爲予
述其事去烈女之歿四十餘年矣

論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女而未嫁聖人固不以從一之義責
之也而或終其身不肯字甚且甘以身殉彼其誠一之至視死
如歸務求乎心之所安是亦巾幗中之夷齊矣夫孝與節一也
女之孝者莫烈於曹娥先絡是兩女者豈非可以無死者哉君
子不強人以所難而尤樂道人之善此予所以賢烈女而樂爲
之傳也

周烈女傳

劉文淇

烈女姓周氏名絡馨儀徵白洋山人家世儒族父廣慶始廢書習賈道光十年移居郡城北門外宅在街西而設油米肆於街東女幼端謹寡言笑識字解書算待字於室肆中事時或紛遽廣慶則呼女至肆襄助凡女功煩擱炊爨之事亦無不習二十六年四月二日女之母張氏往鄉閒親串家未歸鄰有桑源者知女獨與其妹居於初九日人定時踰牆壞寢門而入爇燭於几女以獨宿故不解衣而寢者已數日至是聞闔戶聲驚醒則燭光瑩然源立於側有一刀插几上女急呼其妹起自出帳外叱源曰汝何故夜入吾室源以游辭挑之女勃然怒復叱之源脅之以刃女大聲曰今日之事唯有死耳源持刃徑前女以右手格之傷四指女忍痛奪戶出奔庭中源急追之復以刃刺其頸流血不止女之妹甫六齡見女倒地乃大號哭鄰里聞聲驚

起急呼廣慶至則源已遁廣慶乘夜詣縣縣令來取女生供親
驗頸傷二處深四分右小指將斷女憤極不食者十日竟不起
縣役旋於二十六日在淮安山陽縣境獲源供認不諱論如律
女循例隨案詳請旌表予告大學士阮公親詣其廬式之而表
其廬曰周烈女室並率紳士請於太守奉主入縣學節孝祠及
平山堂五烈祠女生於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寅時卒於二
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戌時年甫十七

論曰雍正十一年甘泉縣令龔公鑑募建五烈祠於平山堂而
記其事於碑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皆邑人而周氏則江
寧人寄居揚州者也池氏霍氏俱以未婚殉夫程氏之夫客死
粵西聞訃自縊周氏以夫歿俯仰無依不食死裔烈娥以其姑
不潔懼爲所逼以青白線自經死此五烈者雖所處不同而從

容就義一也若周烈女之事足以齊芳五烈矣烈女處閨闈之中其父母素疏闊又無姆師之訓獨居一室以禮自防所謂鵠不日浴而白者歟况觀史籍所載諸節烈事類皆遭值離亂知此身之必不可保而先以死自誓一遇禍變視死如歸若周烈女者事出倉卒非意料之所及能以弱女子力禦強暴嚼然不受其污尤爲難已跡其寢不解衣禮也急呼妹起智也白刃可蹈勇也昔皮日休作趙女傳謂後之修女史者幸勿忘余於周烈女亦云

是傳譔於丙午冬其時阮太傅議葬烈女於五烈墓側烈女之父廣慶因五烈墓無隙地遂歸葬於儀徵通心集廣慶於丁未冬病歿而所賃之室已屬他姓江都附監生鮑封翰林院編修徐雲升國學生焦時蔭廩監生陳壽文甘泉職員金

世源釀金於北門碧天觀內建祠一間去烈女舊居之室不遠於以妥貞魂而彰懿範爰屬文淇紀於傳後而嵌其石於祠壁云

王貞女傳

馮煦

貞女姓王氏鎮江丹徒人父某幼貞一不回年十某字同邑袁某嫁有日矣某以勤學死爲道光丁未某月其家祕不以聞貞女廉知之臥不食三日有以他辭諷者貞女起手佩刀斷一指曰生爲袁氏婦死爲袁氏鬼天命之矣有他者視此指里鄰靡不嗟異越日衰而歸於袁事姑以孝賓宛若以和凡十一年而卒

論曰未嫁而守不載於禮不軌於經訓以其過中也故歸氏有光汪氏中並訾之夫中則過矣然世不古若士大夫初終異轍

鮮以名節自立又託於中庸自文其闕而以禮與經訓彌縫之
貞女一弱女子耳伏處房闈無師保之教彼初不知所謂禮也
經訓也中庸之道也獨傲然不欺其志如此而猶重誓之不盡
驅天下而初終異轍不止此中庸者所爲比比今日也夫禮與
經訓不繩人以所難未嫁而不守常也未嫁而守變也變而不
失其常雖聖人猶將予之其以過中訾之者亦未鑒於今之世
之不古若而爲靡靡者所藉口耶嗟乎貞女可以風矣

書江南黃烈女事

李元度

同治三年九月十六日江南烈女黃淑華道出湘鄉之潭市題
十絕句於逆旅自序被掠情狀甚苦詩深痛不可卒讀越日關
王橋客舍有男子二一中毒死一絕吭死一女子自縊於其旁
周身衣服皆縫紉無隙訊之主人曰昨有兩男子偕一女子過

此夜半猶飲酒歌笑喧甚既聞格拒聲未幾寂然犂日視之皆死矣而女懸於梁尋報所司命埋瘞女子卽淑華也案序淑華黃姓字婉黎上元縣人父秉良諸生先卒兄乃珪亦諸生次乃璋外出次乃瑾習舉子業咸豐癸丑賊破江寧家陷賊中時烈女方五歲弟乃璧三歲兩兄治農圃自給家故多藏書烈女從兩兄學遂通大義能詩既長擬許字某氏烈女曰吾屬猶燕巢幕上耳何以婚嫁爲乃止甲子六月十五日官軍克江寧越日亂兵至殺二兄於庭尋入室有寶慶勇申姓掠烈女出弟牽烈女衣母踣乞免申怒曰從賊者殺無赦主帥令也遂殺其母若弟長嫂至又殺之仲嫂不知所往烈女憤痛哭詈求速死申笑曰吾不殺爾也遂繫烈女於其居尋遷諸舟泝長江而上屢欲犯烈女烈女死拒之遍紉上下衣同舟女伴有金眉壽者烈女

舊識也一卒欲污之眉姑弗從會窗開遽躍入江死申繇是不
敢逼烈女舟抵長沙申知烈女不從己將以屬媒氏未果初烈
女入舟欲投江者數矣念不能爲母與嫂弟復仇死無益也自
是日謀殺申及抵湘潭舍舟而陸烈女私喜曰可矣亡何又遇
一扶姓者與申偕行烈女自念以弱女子欲斃二壯夫不濟則
且求死不得死志雖早決究未知何術以死爰題詩逆旅以明
志不意越一日旣得死所也詳察情形大約以酒醉二卒因而
鳩之而死後加刃者必申也烏虜烈女以十七齡弱女子生入
虎口越三月之久嚼然不污以計斃兩勇夫如孤雛腐鼠又能
使姓氏家世及蒙難苦心具見於詩若序以曝白於天下後世
此其智勇貞烈有卓絕古今者不獨詩文之工也可不謂奇女
子歟抑又思湘軍克金陵救民水火中斷無殺掠平民之令而

當蒼黃擾攘時主兵者耳目有未周如申某等遂乘機淫掠亦勢難盡免顧安知此中有烈女其人在哉而如烈女及金眉姑之矢死全貞名湮沒而不傳者又可勝道哉謹据湘鄉新志具書其事使海內知有此奇烈擬誌彼都人士爲請旌表且爲司兵枋者告焉

附黃烈女詩

并序

余姓黃氏名淑華字婉黎江南上元縣人父秉良諸生先卒長兄乃珪亦諸生仲兄乃璋外出叔兄乃瑾亦習舉子業余家陷賊後兩兄力於農圃家賴以給時余方五歲弟乃璧三歲家故多藏書暇則課余及弟常取古今節烈事詔余且勉之曰余家逼處城中城克必及於難慎勿苟且偷生以玷先德壬戌將以余字某氏余請曰余家居此猶燕巢幕上朝不

保夕胡以婚嫁爲遂止今歲六月官軍克金陵余方慶出水
火而登衽席矣孰意克城之二日則有亂兵至殺二兄於庭
乃入括諸室一壯者索得余挈以出弟牽其衣母跪而哀之
彼怒曰從賊者殺無赦主帥命也遂殺母及弟長嫂至又殺
之掠余行而仲嫂則不知何往余時悲痛哭詈求速死彼大
笑曰余汝愛不汝殺也遂繫余於其居旋遷於舟溯長江而
上夫茫茫大江余非不得死所惟憾以余累及老母嫂弟今
既與之同行不思所以報之徒死何益昨至湘潭舍舟登陸
余喜甚意將以此時殺之孰意天不余佑適有與之偕行者
夫以一孱弱之身逼處於二壯夫之側殺之實難污我實易
儻不速死恐無顏立於人世然死雖已決究未知何術以死
何地以死也因自序顛末而書之紙一帛一帛懷於身紙糊

於壁并作十絕以附於後時甲子九月十六日十七齡女子
自序於湘鄉潭市之旅寓

自憐生小遭奇災劫遇紅羊劇可哀若昧真心從蕩子偷生
雖好罵名來

年來小謫住塵樊孤負雙親孕育恩窳窳不能安體魄挑燈
轉憶倍銷魂

儂家偏在此城中兩度遭殘怨卽戎底事老蒼偏疾善存亡
各半又西東

自注存者余與仲兄夫婦及
姪而天各一方哀慟哉

自從被掠到家門日在狂瀾死未能卻喜財奴惟好貨天教
白璧玷無蠅

自注掠余者申姓賈慶人余
恐被其汚己將衣服縫紉矣

無何月又見初絃迫我同登江上船舟子挂帆無恙祝可知
儂不願生全

女伴何人不受汚余同張氏及金姑超羣更羨金眉壽一死

猶能護友于自注金姑眉壽余舊識也一人欲汚之弗從余

亦心敬其烈故云

記隨女伴到江濱誓作人閒不朽身遠涉洪濤誰是伴相依
惟有影形親

征帆又說抵長沙遙望湘靈廟拜嘉乞翦赤繩教寸斷莫令

哀怨訴胡笳自注彼至此又將以余

平地風波息又生吾身何處乞安平婉言雖免于飛去欲報

奇冤恐不成自注至此又遇

自古成仁總殺身吾身何必苦逡巡憑將浩氣還天地長共

貞靈在九垓

義行

望都任氏婢祥姑娘傳

徐世昌

祥姑娘者不知何許人也幼鬻於任氏任故望都大族家中墮子爲人庸得值奉母移家保定城中未幾任走廣平將別屬祥姑曰余妻不足恃老母幸善事之踰三年母疾篤祥姑函促之歸比至家母已卒任慟絕救之甦鬻產營母葬日夜哭泣而死祥姑盡典其衣飾易屋以殮其妻謀攜女他適祥姑力爭之始留女女甫四歲祥姑乞食以養鄉鄰感其義鳩資恤之祥姑遂奉雙柩歸里里之戚屬無識者惟主母二女在已嫁矣聞祥姑扶母兄柩至相持而泣與齒姊妹行不敢以婢視也祥姑去其鄉二十年遭奇變矢志不字奉佛終其身君子曰祥姑娘一弱婢耳而抱忠懷義舍命不渝雖古之仁人義士何以加茲詩曰采葑采菲無遺下體聞婢之風者可以興矣

碑傳集補卷六十

男孫僑校

碑傳集補卷末

江都閔爾昌纂錄

集外文

楊守敬傳

陳衍

楊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舉於鄉選黃州府儒學教授官舍與東坡雪堂鄰自號鄰蘇光緒初年隨香山何如璋使日本時日本維新伊始唾棄舊學書所有善本守敬賤價得之殆盡滿載海舶歸黃州有屋數十間充棟焉久之日人迺大悔后四十年其國岩崎文庫以日銀十一萬八千圓購歸安陸氏之書二十萬卷有奇歸島田彥楨作皕宋樓臧書源流考猶述守敬事以爲聊足報復云守敬治舊地理早著歷代地理沿革圖隋書地理志考證行世晚成禹貢本義水經注要刪水經

注圖晦明軒稿以爲自來治禹貢者若胡渭徐文靖程瑤田焦循成蓉鏡丁晏諸家于黑水三危九江三江之類往往強爲牽合莫得要歸實則兩黑水兩三危兩九江四三江三沮水兩洛水兩潭水等皆異地同名並不相涉必溝而通之致南北混淆古今雜糅矣生平敏精力爲水經注疏一書舉全趙戴諸家繆誤摧陷廓清无所干讓方年六十餘時常汲汲顧日景慮不得上壽不及成書請其友人陳衍以子平法算之衍謂可至耄耋且曰君軀幹修偉豐髯聲如洪鐘神似畫象毛西河冒巢民兩先生于相法亦當大壽則大喜后十餘年與衍相見京都則亟出水經注疏稿本相質曰吾書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屬稿山東刻工廉已半付寫定矣此外精目錄金石之學碑帖及宋元版古書經考訂題跋景樵上石付梓者不可勝數所成有日本

訪書志續補寰宇訪碑錄留真譜泉錄留真譜者湖北手民技劣甚守敬多方指教刊本至能景宋元于是四方精刊之本集于武昌守敬各印其首葉留以爲譜也古佚叢書數十種則遵義黎庶昌屬爲搜刻者所見碑版既多書法高古融篆隸于行楷中非貌爲六朝者所及書名尤重于日本辛亥武昌兵事起辟地上海寓公多賣字畫爲活亂后市者希獨守敬曾一月售至一千四百銀圓皆日本人之求之也張之洞總督湖廣聘主兩湖書院勤存存古兩學堂講席充通志局編纂奏保內閣中書京師禮學館禮爲顧問湖北巡撫端方喜搜求金石非經守敬與義州李葆恂審定則不敢信端方移撫江蘇守敬子某以知縣往需次虧累巨萬適守敬部選安徽霍山縣知縣至欲垂老赴官已廉奉代償之不且弼臧書衍及其弟子陳毅力

石印補志
一
溷之乃止旅食上海日益困乃勉爲參政院參政重聽不良于
行自言耗國家養老之費而已用不足刻書亡資謀以書粥政
府方輦來京師未成忽无疾卒年七十有六

陳衍曰同光以來孰目錄版本之學者有桐城蕭穆江陰繆荃
孫精金石考證之學者荃孫葆恂守敬兼之至地理之學其所
獨擅爾守敬治舊地理新化鄒代鈞治新地理分教兩湖書院
楚有材矣代鈞不及中壽卒輿圖學會中道而廢惜哉

故交通部技監漢粵川鐵路督辦詹君之碑

徐世昌

海通以來吾國選派士人遊學東西洋四十餘年項背相望以
迄今日其閒興教育修法律整軍政及以一材一藝效用於國
家者多不可僂指數求其功績昭著堅苦卓絕爲海內外同聲
贊美蓋未有若詹君者也君之遊美國也年甫十二時清同治

十一年爲國派學生出洋之始至光緒七年畢業始歸其所入學校爲美之威士哈吩小學弩哈吩中學耶路大學其充教員則爲福州船政局廣東博學館廣東海圖水陸師學堂其充工程師則爲天津津盧錦州萍醴新易潮汕各鐵路其充總工程師則爲京張張綏川漢粵漢各鐵路最後任漢粵川鐵路督辦而以京張路工爲尤著京張路者自京師達張家口長三百七十餘里南口以北岡巒重疊溪澗紛歧地險而工艱出居庸關則八達嶺橫蔽於前其上爲古長城峭壁百尋駭心怵目君初履勘擬由石佛寺向西北行當鑿洞六千餘尺其後乃改由東面斜行就青龍橋施工闕峽僅鑿洞三千五百餘尺耳當是時君所攜習工程學者僅二人晝則繭足登山夜則繪圖計工無一息之安旣而其二人者或以事他調議者竊以謂吾國人未

有當此任者君益冥心孤往不以無助而少弛其志凡十八月而山洞蕨事四年而全路告成開車之日王公士庶及東西人士觀者數萬咸嘖嘖歎爲前古所未有時予方任郵傳部尙書親觀其盛實君生平莫大之榮譽也君之督辦漢粵川鐵路也國人以所信君於京張者策功之必成日夕跂望君已先成湘鄂之武長一路及漢宜路之首段而君遽以民國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歿於漢上年五十有九其遺呈三事語不及私知與不知罔不嗟悼鐵路同人請於八達嶺立祠鑄像以志景行予故舉其犖犖大者著之於碑以詔邦人而訊異世君名天佑字眷誠廣東南海人所著有京張工程紀略及圖各一卷銘曰

繫昔輪輿冬官所掌知者創物制器尙象泰西新術凌越先民鼓鑄風火千里比鄰君以弱齡遨遊海外擷精抉微超然神會

十載學成眷言宗邦呈材司契並世無雙神京西北逶迤原隰
飛梁穴山雷殷電翕君之始事中外危疑及其成功鬼設神施
眾歸君能異喙交譽君則爲謙蕭然無與楚材用晉客卿入秦
惟君觥觥吾國有人川粵萬里經營伊始周道四闢冀昭同軌
命則有終名則不磨勒詞貞石永鎮山阿

劉先生行述

陳鐘凡

劉先生諱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也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
壽曾均以治左傳春秋名於清道咸同光之世列傳國史父貴
曾亦以經術發名東南先生少承先業服膺漢學以春秋三傳
同主詮經左傳爲書說尤賅備審其義例或經無傳著或經略
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所昭類存微指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
明經義凡經字相同卽爲同指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繫月不繫

月之分創獲實多亦較二傳爲密爰闡厥科條著之凡例成春秋左氏傳例略一卷又據漢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卷與篇同謂於今文十七篇外增多三十九篇故合五十六篇言則曰古經亦曰古文禮卽三十九篇言則曰逸禮至五十六篇所自出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據是則祕府所藏卽係孔壁所得志云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卽安國也是則古經篇目當據班書逸禮源流當宗歆說西漢之時其古文舊簡蓋惟藏於祕府民間亦私有傳授然其說不昌是以絕無師說東漢古經之行於民間者別本滋多然逸禮三十九篇當世經師均不作注計其散亡蓋在東晉以前而遺文佚句時見鄭氏及諸家稱引宋王應麟元吳澄並事考輯所

采未備爰舉佚禮篇名之確可徵信者成佚禮考一卷又以禮經十九篇目次大小戴及劉向別錄所次不同鄭註據小戴本其篇次則從別錄既夕有司徹二篇篇名仍從小戴魏晉以下推崇鄭本三家舊誼遂以湮沒考鄭氏目錄於經文十七篇分屬吉凶嘉賓四禮前此禮家並無此說鄭義雖合古文然不得曰爲此經舊誼爰廣徵兩漢經師之說爲禮經舊說考略如干卷又以周禮先師說六鄉之吏卽冢宰六官亦卽六軍之將知者賈公彥引賈逵說以爲六卿之吏則冢宰以下是說文鄉字注云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勸以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之說符契適合自馬鄭始以鄉吏別六官則王國之卿十有二人併數三孤則爲十五迥異古說近孫詒讓爲正義一是折衷馬鄭彥發寔鮮先生爰申古說正其違失著周禮古注集疏二十

卷又以古文尙書安國所得既獻漢廷因藏祕府仁和龔自珍
顧云秦燒天下圖書漢因秦宮室不應獨藏尙書段使宮中有
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不知漢收圖籍非
謂詩書若寔有書安國無緣再獻史公云獻則是未有其書是
知中祕古文藏自武帝既爲孔壁之書卽匪嬴秦之籍觀劉歆
言安國獻古文又言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乃陳發祕籍校
理祕文所云祕藏卽謂中文之屬所云校理蓋卽劉向所司是
則劉向所觀安國所獻既無殊本應卽一書龔氏所疑不析自
解著駁太誓答問一卷又以漢志書類著錄周書七十一篇自
注云孔子所刪百篇之餘近儒每援之以說羣經爰參校異同
詳加編次成周書補正六卷若五官三監五服濮路月令明堂
諸考則別著爲篇成周書略說一卷先生說經之書略具於此

其他閒有撰述未遑寫定或孤文隻義靡得而詳焉清代經師治古文者自高郵王氏父子以降迄於定海黃氏德清俞氏瑞安孫氏各揭厥識匡微補缺闡發宏多若夫廣徵古說足諍馬鄭之違且鉗今師之口則諸家未之或逮故述造視前師爲渚而精當寢寢過之信乎研精覃思持之有故者矣又歷檢羣籍至於內典道藏無不究宣嘗取老莊荀董之書讐正譌脫獨創新解按文次列成老子斟補二卷莊子校義一卷荀子斟補若干卷呂氏春秋斟補一卷楚辭考異八卷賈子新書斟補一卷春秋繁露斟補三卷計所發正凡數百事均王黃俞孫之所未詮蓋先生每論定一說必旁推交通百思莫能或易乃著簡畢其精審有如此雅性勤劬博覽載籍過目成誦久而不渝神志亦緣是日陞年未四十疾疢纏縈秋滌醫門歲無閒日以民國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北京上距生於清光緒甲申年五月
 二日享年三十有六生平精力奪於著述世變紛綸匪所能悉
 而以貧病故不能亡情爵秩時時為僉壬牽引致不退不遂入
 於坎陷非深知先生者孰能諒之

命於昌案申叔用文學鼓吹革
 命於民國不為無功晚歲昌
 於坎陷非深知先生者孰能諒之

所不窺而論文則考型六代擇源兩京嘗謂漢魏之際文學未
 嘗別自成科宋立四學文學乃與儒玄分館故南史恆以文史
 文義並詞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稱盛凡所持論見文說廣
 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又哀次所為辭賦詩文如千首成左
 庵文集五卷先生教澤徧中國清季主講安徽公學兩江優級
 師範四川國學院執經問業者幾千人民國以來主講北京大
 學女子高等師範弟子從游者益進聞先生之喪莫不哀慟太

息流涕而不能自己也以某年月日歸葬於儀徵先壟之原妻何氏無子鐘凡賦性顛蒙未足知先生之深於其他行事不備書書其學術之著者與天下學人共悼之

又劉師培外傳

尹炎武

劉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也光緒壬寅舉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世父壽曾治左氏春秋發名於道咸同光四朝列國史儒林傳父貴曾亦以經術聞鄉里師培早孤母李夫人親授詩毛傳鄭箋爾雅說文十行並下經日不忘未冠卽耽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家貧不能自給乃從友人江都王鍾麟无生遊上海主警鐘報鍼砭時政主張民族民權遭黨錮走東瀛交餘杭章炳麟太炎學益進當世有二叔之目緣炳麟初字枚叔也主國粹學報提導古學衣被天下又擬建

國粹學堂於上海手編國學教科書五種行世著論中國宜建
藏書樓勸各省州縣編輯書籍志鄉土志條例各萬餘言名大
震海內想望風采懷寧陳仲仲父歛洪汝圜澤丞迎歸國主皖
江中學師培易名金少甫居皖中講學二年成就甚眾託活絡
忠敏公開府江南丹徒陳慶年善餘薦師培入幕府已而臨川
李瑞清梅菴聘師培教授三江師範學校大江南北英流才彥
多歸之嗣師培從忠敏入蜀行至重慶忠敏殉難師培隻身流
亡入成都謝无量邀主國學院與蜀中今文大師廖季平角立
手訂左庵集雕版行之蜀學丕變辛亥改國由蜀入晉居未久
山西都督閻錫山薦師培於大總統袁氏授參政院參政與城
固康寶忠心孚重組中國學報以君政復古相揭檠逮袁公殂
謝師培流寓天津尋主北京大學教授羣士蔚起古學棟興焉

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六無子所著書多至百種
論曰揚州學派盛于乾隆中葉任顧賈汪王劉開之焦阮鍾李
汪黃繼之凌曙劉文淇後起而劉出于凌師培晚出席三世傳
經之業門風之勝與吳中三惠九錢相望而淵綜廣博實龍有
吳皖兩派之長著述之盛並世所罕見也綜其術業說經則淵
原家學務徵古說文淇考南北朝諸儒遺說成左傳舊疏考以
證孔沖遠左傳正義所自出師培則廣徵兩漢經師之遺說成
禮經舊說考以斟馬鄭之異同其斟正羣書則演高郵成法由
聲音以明文字之通段按詞例以定文句之衍奪而又廣搜羣
籍徧發類書以審其同異而歸於至當其爲文章則宗阮文達
文筆對之說考型六代而斷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隸
釋隸續所錄漢人碑版之文以竺厚古雅爲主生平手不釋卷

而無書不覽內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咸有造述其爲學報
好以古書證新義如六朝人所謂格義之流內典與六藝九流
相配擬也體素羸弱而無談功雖淵靜好書而心實內熱時乃
盡棄所學以詭隨流俗以致晚節末路不能自脫傷哉

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

陳寶琛

君諱復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姓嚴氏福建侯官人也曾
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訓導祖諱秉符嗣祖諱秉忠父
諱振先以醫名州里君早慧詞采富逸師事同里黃宗彝治經
有家法旣聞宋元明儒先學行沈文肅初創船政招試英少儲
海軍將才得君文奇之用冠其曹則年十四也旣卒業從軍艦
練習周歷南洋黃海日本窺臺灣文肅奉命籌邊挈君東渡調
敵勘量各海口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礮臺

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君試輒最郭侍郎嵩
燾方使英時引與論析中西學同異窮日夕弗休比學成歸文
肅已薨李文忠偉其能辟教授北洋水師學堂君慨夫朝野玩
愒而日木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
三十年藩屬且盡纒我如老牯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
烈不之近也法越事裂文忠爲德瑾琳輩所給皇遽定約慧言
者摘發疑忌及君君亦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軍以君總辦
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景廟越於甲午之衄特詔急人才君
被薦召對稱旨諭繕所擬萬言書以進未及用而政局猝變後
二年拳匪禍作君自是避地居滬上者七年君初以學不見用
殫心著述所譯書以瓌辭達奧旨風行海內學者稱爲侯官嚴
先生至是人士漸漸傾向西人學說君以爲自由平等權利諸

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眾中陳之君既以海軍積勞敍副將矣盡棄去入貲爲同知洊擢道員宣統元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出身充學部名詞館總纂以碩學通儒徵爲資政院議員三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袁世凱與君雅故其督直隸招君不至以爲憾及罷政歸詆者遂起君抗言非之則又感君國體既變聘君掌大學充顧問參政及約法議員君恆昌言國人識度不適於共和而戴袁者欲資之以稱制竄其名籌安會中君始終不莅會袁又諷君爲文闢異議者則辭以疾自是亦稀接賓客矣近五年中肺疾時作輒南歸避冬今秋自覺病深手書遺後人大旨謂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勸業益知輕己重羣語至警切以辛酉九月二十七日考終里第春秋

六十有九余交君逾四十年比歲京居尤密洽君歸經年秋初猶以鼓山詩寄余而交遂畢於此耶悲夫君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所譯天演論原富羣學肆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皆行於世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僅存詩三百餘首其爲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寶貴而其戰術礮臺建築諸學則反爲文學掩矣三代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王夫人端淑有閩德前君二十九年卒繼室朱夫人籛江淑人子五瓌二品銜軍機處存記道外務部郎中四品卿銜福建財政正監理官職殤號璿玷女四孫一以僑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合葬君於陽崎麓嶺山之陽以余知君深乞爲銘銘曰

旗山龍渡岐江東玉屏聳張靈所鍾繹新籀古折以中方言揚
雲論譚充千辟弗試干越鋒昔夢登天悲回風飛火怒扇銷金
銅鯨吐鼉跋陸變江現猶閱世君非矇咽理歸此萬年宮文章
光氣長垂虹

侯官嚴先生行狀

王允哲

近數十年吾國人士倡言治西學然能會中西之通以心得標
獨見者恆難其人吾所見則惟侯官嚴幾道先生而已余與哲
嗣伯玉參事雅契因得親炙先生承其論議比年客都尤多就
請益先生於古今學術無所弗明老邁歸趣於禪悅余閒以所
見取證幸不謬於玄旨先生亦樂與開發之今年余歸自北適
先生養疴里居貌加癯而神益清語次意理粲澈蓋所得於中
者深有超然于毀譽死生之外維摩詰經所謂前後際俱斷時

者疑近之焉今先生已矣余辱深知竊自附於能知先生者狀
先生行以質於海內之契先生者有不能已焉也按先生諱復
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姓嚴氏晚乃自號癡壘老人福建
侯官人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縣學訓導祖諱秉
符嗣祖諱秉忠考諱振先三世皆以先生貴贈資政大夫贈翁
棄儒爲醫以仁心精術有聲州里閒閩垣夏秋多疾疫無貧富
悉與醫治卽謁獲蘇活人無算先生早慧邁常童十二歲從黃
少巖先生宗彝受經黃爲郡名宿說經一準漢人家法餘晷益
取宋元明學案循次講論故先生爲學明漢宋源委所詣日異
年十四丁贈翁艱時侯官沈文肅公主船政招攷生童以爲海
軍將才之儲得先生應試文大喜掇冠一軍卒業後登建威揚
武兩練船周歷南洋黃海各處風潮沙綫日與心習同治甲戌

日人乘隙窺臺東文肅被命渡臺調借行測量臺東各海口尋
派赴英倫格林尼次海軍學校益習所未至每試皆最彼邦共
學者休焉湘陰郭侍郎嵩燾奉使駐英時延先生至使署析中
西學異同窮日夕弗休居英四載攬其藝術之精微者而歸總
船政後學堂教習於時北洋方經營海軍立水師學堂於天津
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隸知先生才特調主講席繼充會辦兼其
他要差戊戌直督長白榮文忠公派充隨辦洋務是年德宗下
詔求才黃縣王詹事錫蕃以先生應詔召見詢爲治之要先生
具以對稱旨諭繕所擬上萬言書呈覽未幾政變遂作後二年
拳匪肇禍先生避地海上居七年著述風行海內想望風采而
名言輿論霑溉於國人者實多宣統紀元學部憲政編查館度
支部相踵禮聘遂更北居綜在閩二年北洋二十年成就海軍

人材眾多或勛績炳煥或學術湛深聞如前海軍總長劉公冠
雄今海軍總長李公鼎新北洋如前大總統黎公元洪前上海
鎮守使鄭公汝成新會伍君光建天津王君劭廉陳君杜蘅今
海軍總司令蔣君拯前海軍總司令饒君懷文其尤著者也初
先生由副將改文職得同知洊保道員至海軍部立特授海軍
協都統學部亦請給予文科進士出身國變後退居津沽項城
袁前總統與先生有舊聘爲北京大學校校長充顧問參政及
約法會議議員洪憲之將發難也有時彥就問政見先生曰方
今國人識度未盡合於共和固也問者退竟藉先生名於其會
中先生既爲盛名所累性又疏簡聽之而已邇年患痰喘輒南
歸避冬今年九月初旬自覺病深手書遺訓以貽後人大旨謂
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勵業益知輕己

重羣其言至警以切卽於是月廿七日癸巳考終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九以 年 月 日與德配王夫人合葬於陽崎鄉鵝頭山之陽先生早歲讀書經名師指授學有淵源卽淹博無涯淡而脈絡常分明不紊其於中外哲理無不賅貫其爲學一主於誠嘗謂爲學之要中庸一言足以蔽之曰不誠無物是也詩存者僅二三百篇文字散見各報多不留稿所著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各書皆行於世元配王夫人閩縣王布衣道亮公次女端淑有閩德前先生二十九年卒繼配朱夫人筵室江淑人子五璩王夫人出嬾琥江淑人出嬾幼殤璿玷朱夫人出女四孫一以僑長樂王允哲謹狀

昭武上將軍姜公家傳

林紆

公諱桂題字翰卿姓姜氏皖之亳縣人也亳距城東南十二里
曰姜家屯者姜氏之所族居也公生而魁偉沈毅能處眾鄉里
小兒咸懼其儀表雖嬉戲事咸擁戴而承望其風旨贈公永茂
奇之待之異于常童咸豐季年赭寇窟吳中皖北被兵而姜家
屯當敵衝僧忠親王悉師南討王鳶肩火色權奇自熹時公年
二十餘合里中壯士百餘眾迎王師王奇其狀貌授以紅衣隊
百人爲王衛士賊黃雙者爲捻首張洛行梟將立寨亳城四十
里阨險以守王大小十餘戰弗能剪撲稱爲猛敵王下教所部
能尅黃雙寨者膺上賞公應教且行王將選鋒公曰得百人足
矣乃果以百人行抵近村夜驚村犬使羣吠以疑賊百人者狙
草閒勿動賊偵敵莫得備懈公悉眾超濠登陴賊不及甲相驚
以王師乃大潰王錄功予以五百騎遂躋偏裨從征張洛行張

洛行梟賊也所部以五色旗標其眾張製黃色大纛高丈許眾
十餘萬往來剽疾王莫能制公進曰洪秀全憚洛行虓鬪假以
王號此難以力取賊姻李世英者爲某舊識餽之以利賊可圖
也遂進說李李動乃大置酒張樂延張洛行至酒數行伏發洛
行父子皆就縛斬之以徇洛行既死眾無所屬推洛行族子總
愚軍中號爲小閻王者也然頗憚公威稜無敢接同治三年王
命公以所部五百人屬陳國瑞國瑞不知書激訐忮固好媢罵
所部切齒稍稍引去公瀕行以書諫之弗省國瑞果及禍一時
咸多公之先見四年改隸郭寶昌軍宋忠勤聞其勇招隸麾下
乃以毅軍追襲張總愚轉戰皖豫直魯閬所嚮克捷六年捻平
復隨忠勤西征公之立功秦隴閬自此始也積功保總兵加長
勇巴圖魯勇號時陝西內回叛煽外回朝命左文襄公移節入

潼關文襄率湘楚精銳討賊公仍以毅軍從征攻肅州飛彈貫右股公裹創力戰犯矢石先登城下創劇以刀割患處者三彈終不出創口平然天陰雨溼患處輒作隱痛至老猶然公弗惜也是役保提督換清字巴圖魯勇號光緒紀元秦隴底定公省母于皖中道河南豫撫李公不聽行檄統南陽練軍馬隊擒劇賊王豹虎子公生平愛撫士卒勞則先之食則居後當追捻過娘子關時舉軍竟日不食左右得乾糗以進公卻之曰舉軍皆飢吾何爲獨飽然捻前竄不可得路遂乃反攻公大呼陷陣飢卒皆奮撿大創而逃旣得市鎮公始釋甲與士卒同飯士益以此歸之光緒三年公仍統南陽練軍歲乃大無積八月軍不得餉時公立壁處與亳密邇乃飛書告其舍人由亳中輦粟以濟軍軍得不飢光緒九年旅順爲敵有公以衛隊潰圍出與宋忠

勤合軍尋接統銘軍以餉絀遣散二十二年應袁項城之招入
新建陸軍統左翼世所稱北洋五大軍此其一也歷屯泰安青
州濰縣百姓便之庚子之變賊氛瀰漫京畿公以精卒入衛賊
圍呂道生于博野公喟曰此非所謂義民賊耳遣騎諭之不可
遂縱兵搏擊博野圍解兩宮既西狩全權大臣調赴北京公外
和客兵內清積匪中外稱便以收京功加太子少保銜紫禁城
及西苑門騎馬賞穿黃馬褂三十二年加尙書銜三十三年拜
會辦江防事宜之命開府江寧之浦口鎮三十四年調任直隸
提督兼統武衛左軍卽宋忠勤舊部也皇帝旣讓政公躡白狼
之兵于陝豫閒卒平大亂拜熱河都統蒙邊以靖先後授陸軍
上將昭武上將軍管理將軍府事授勳二位晉勳一位歷授二
等白鷹章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九獅軍刀公誠

樸出于天性不爲奇節崎行然行軍之智勇動與古合證以西人兵法亦往往奇中生平未嘗把卷咿唔然在通州熱河曾設立隨營學堂以爲行師者必須識字蓋公之行事有古名將風不事雕飾旣解兵柄艱于歲入然猶力籌四萬金賑亳州水患年七十有九以辛酉夏曆十二月十九日薨一時鉅公爲之銘誌公子某獨以家傳屬之于余

林紆曰文士不爲達官立傳以非史職也然爲家傳用待史家之采則古作者亦閒有之余恆從城南遊藝園中遙面將軍白鬚偉貌危坐觀劇至漏三下堅挺無動精神蓋天授也尉遲老計寄託絲竹蓋有牙孽之人使公失倚離權者然公終以元勳宿老終其天年于公又奚憾焉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兩江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

張忠武公墓誌銘

陳三立

公諱勳字少軒江西奉新人也少孤貧廢學既冠會法蘭西軍襲越南中外戰事起乃走投廣西軍累功保守備尋去而東抵奉天預防務復去而入關前後爲疆吏岑春煊袁世凱徐世昌趙爾巽所倚任咸領一軍爲裨將用才勇自見所歷獨屯遼邊爲最久勞亦最著既簡授建昌鎮總兵矣以兩宮由行在反蹕諭留宿衛繼擢雲南提督改甘肅皆不赴宣統庚戌命公出統長江防軍明年辛亥七月調補江南提督八月武昌亂作四方頗煽動公請往援未允方與總督將軍籌防守有某統制者號新黨結豪紳猾吏朋謁總督張公策獨立張公憤拒與相持公後至帕首佩兩槍驟舉其一向諸人叱曰敢有異議者視以賊當誅眾蒼皇避去翌日某統制果率軍□□公與戰於雨花臺

大破之兵盡潰而巡撫程德全復據蘇州□合諸路兵來攻時
公城守兵僅千人耳糧械且絕遂轉戰退而屯徐州完所部及
所增募軍勢復盛屹然爲重鎮旋授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南
洋大臣加世襲二等輕車都尉其冬國步改世凱爲總統堅留
公改授以都統而領武衛前軍卽後稱定武軍者移兗州公依
世凱殊怏怏顧念棄兵柄安所藉手規匡復伸其志遂隱忍就
職其後凡總統所假陸軍上將定武上將軍江北鎮撫使長江
巡閱使江蘇都督安徽督軍受而不避本此志也兗州士習染
新說者伐孔林樹木攘取廟藏彝器者公怒衛以兵乃止後世
凱復議收衍聖公祭田及迫兩宮移蹕頤和園又力爭止之天
下以爲快癸丑七月討黃興金陵省會中道走其將累戰皆捷
遂克之居無何解都督任還鎮徐州初公居兗州時頗與寓青

島某宗室通密問爲世凱所偵察濟南至斷軌道爲備及居徐州更糾諸鎮謀聲討江南軍帥馮國璋入客某言首應和復猶豫不決語洩世凱因益忌公而懾公威望不敢發務曲意羈縻之遣使饋問不絕世凱旣圖稱帝不遂發憤死明年四月諸鎮帥復不嫌於後總統集徐州蒞盟而以復辟之說進推公爲盟主公出望外終快與素志合機不可失要約定遂提步卒三千入都城五月復辟成今上授公內閣議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當是時段祺瑞退居天津恃宿將號召遽挾李長泰所部起馬廠預盟二三鎮帥竟反戈相應合兵五萬餘攻京師議者謂公不以重兵扼要害輕受人給疏於防患是殆然而事集於倉卒謀鄰於隱祕初不欲張皇觀聽示專已取疑忌孰料麾節相望背約反噬不測至此事後成敗之論亦烏足盡據以

責公哉敵既迫公所分兵戰天壇者終力耗而敗於是聚而圍
攻公南河沿所居宅宅外阻溝水禁垣蔽之公餘士卒六七百
人發槍輒命中斃敵無算自昧爽至日昃猶苦戰不屈耄弱婦
孺互傳語譁曰忠臣忠臣歔有德意志人四馳汽車突入挾公
去公筋暴皆裂顏頰赤方揮刀指前呼殺不絕口及車行反顧
宅已被彈藥盡燬矣公不得死移閉荷蘭公使館中當戰酣公
督殘卒拒加我數十倍之眾槍礮聲動天臨觀環海十餘國莫
不震駭傾倒歎爲中國異人云公羈使館稍久去居天津寓廬
日讀通鑑作擘窠書以自遣亦素所嫻習爲士大夫所推重者
以癸亥八月初二日微疾薨享年七十事聞上震悼賞銀幣三
千枚治喪賜祭一壇予諡忠武公性抗爽而沈毅器幹魁梧威
重寡言笑擁兵數十年待士卒恩誼浹洽而有制馴若子弟服

命於父師其睠顧君國忠悃貫終始遭變換世挺挺不徇斷髮
令世凱使人諷諭指棺自矢可死不可從世凱爲氣奪卽所部
數萬人亦無一斷髮者世所指爲辮子軍者也一日世凱命使
勞問臨別使詰公傳何語報袁公公曰袁公之知不能負朝廷
之恩不能忘袁公不負朝廷張某何忍負袁公如是而已復辟
後臨戰前一日貴要數輩說公宜曲全未宜恣一逞噉噉移晷
公徐曰吾晚歲始獲有兒五人雖愛之如命同擊死可也尙有
一兒生者幸公等憐之其人色沮而去又戰時盡納家屬妻妾
子女別室不聽避有相知外人以爲請公自懟負國誓骨肉俱
殉堅不許外人涕泣去及事亟外人則破戶先公劫之出而公
不知也公臨變整暇剛果無所回移類如此曾祖松光祖大吉
陷粵寇不阿寇指富室名臨以刃詈之遂遇害父衍任母氏魏

繼母氏溫皆贈如君階配曹夫人子六人夢潮夢渭夢范夢津
夢淵夢汾卜甲子十月二十四日歸葬縣南陶仙嶺之原諸孤
用鄉里雅故督三立銘其幽三立稽公官閥功績行誼言議載
諸狀記年譜甚備不盡著特著其關興亡進退孤忠大節以垂
示天下萬世銘曰

大□移柄運丁陽九弛絕綱維聖法何有侈侈衣冠俛眉箝口
文武道盡孰鞭厥後挺出異人夙擁麾旄叱咤辟易虎蹲豹哮
摩撫劫運酣酒而跳尊主報國繫寐煩勞貫虹之氣天日爲高
故老儒生凡十餘輩奔命畫策咸助以臂風埃長驅拜手廟堂
還我舊物閭闔輝光突犯鋒車合眾數萬忍尸戎首喋血進戰
抵以孤軍霆擊電眩聲震一蹶寰宇交贊公伸大義人紀獨支
據其忠赤列祖憑依超然成敗曠世留規興起來者證示刻辭

勳三位內務總長田公墓誌銘

樊增祥

余與左笏卿周少樸旅京十年同鄉稱爲鄂中三老及煥庭田君以疾乞休過從款密人又目爲鄂中四皓以余爲東園左爲綺季君與少樸則黃公鯨里也三數年來酒樓歌榭時時見四老人蹤跡而君與余交尤篤去年秋謂余曰公傳人也竊願附公以傳余戲曰吾果後死則君銘幽之文當身任之君遽起謝不圖自秋徂冬而君竟告逝公子章燕具狀請銘老懷盡傷閱三百許日不敢落筆非緩也誠重之也比日章燕來告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謹礮石以待乃据其事而書之君姓田氏諱文烈字煥庭一字姚堂晚又自號拙安老人先世爲浙之上虞人祖若父迭就漢上鹽幕遂占籍漢陽曾祖大化祖名燦父維翰皆以君貴贈如其官君生而岐嶷沈毅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尋食

餼爲文和雅而氣厚肄業江漢經心兩書院工詞章兼治樸學
每試輒冠其曹顧秋賦屢薦不售乃納貲以廣文注牒選授廣
濟縣學訓導甫數月以母憂去官廣濟士流服其品節又樂其
善誘至今謳思弗輟也時當光緒中葉國家衰象已見君旣素
懷偉略不欲以冷官自屈適故大總統項城袁公總理朝鮮通
商事宜乃杖策謁之一見奇其才卽引置仁川理事署文案及
隨節歸國充北洋水師學堂教習迨項城治軍小站君復橐筆
以從項城雄才大畧兼資文武海內英儒猛士奇才劍客悉被
禮羅時則前大總統東海徐公以翰林兼筦戎政而正定王公
河閒馮公合肥段公及入共和後南北諸將帥星聚津門君一
一與之納交以謀議相往復以氣誼相孚合而段與王與馮尤
以君爲三益之友爾時北洋軍鋒駸駸爲天下冠殿勝朝之殘

局作共和之先導北洋一系項城爲首而羣策羣力如沛泗之蕭曹宛洛之馮鄧各受股肱心膂之寄先後三十餘年君與諸賢奔走摺拄於存亡絕續之交不可謂非天誕奇尤以爲社稷也武衛右軍統制姜公嘗詣項城求一佳幕佐項城割愛薦君姜得之倚爲右臂而北洋戎政猶時相諮寄君治事精練下筆千言有枚臯傅永劉穆之之長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顧性剛不能逢合意所不可不憚面折卒亦無芥蒂於中以是人皆敬愛昔有人問李文忠公何者爲人才公曰捉筆卽屬稿整冠卽謁客卽是人才若君在北洋案牘填委賓客往來以事諮白者日以百數而一一應付無滯其勤練強幹適如文忠所云矣以積勞久遞保至道員署通永鎮總兵尋補實防營截曠涓滴歸公青紗幃起所轄境內寇皆遠引民庶樂安以閩帥而爲眾母

僅於君見之會天津學潮驟起疫癘薦臻仍以原資檄署直隸
巡警道以忠言苦口平息學潮蕩穢滌瑕徧給醫藥而疫癘亦
減宣統辛亥年升補陸軍副大臣而清太后卽於是年冬遜位
矣共和肇建項城被選爲大總統聘君爲高等顧問每事就商
二年癸丑屬往山東調事就拜民政長與都督靳劃清權限軍
民分治靳素服君忠直相孚靡閒曹單匪氛素熾良民畏匪不
敢不供食宿仇家卽計其窩匪案牘纍纍抄同瓜蔓公廉得其
情分別良莠凡橫被株連者悉從原貸併嚴禁告密紳富保全
無算東省有樂利工廠二虛糜公帑未有成績君毅然停寢所
有生徒機器併歸省垣模範工廠教授練習前勸業道辦理商
政積欠商民巨款百餘萬嗣又轉借德債名爲歸償積逋實則
外債雖增內欠如故君督飭主管司科清釐奸商抵押天津青

島煙台各官產分別索還以償東民宿負復言於財部前借德
債改省欠爲部欠民閒負擔以輕夫以商之黠部之覈非君大
力烏能及此是時魯豫吏治刑敝又丁改革法紀蕩然君澄敍
官方一以人才經驗爲準資與勞併計人與地相衡書賄請託
之風不禁自絕不期年而山東吏治之盛爲天下第一項城乃
調君爲河南省長兼行都督事時則白狼俶擾由洛而陝而甘
復還於豫所過豫南郡縣無不殘破君乃多設方略督飭諸軍
擣穴擒渠卒殲悍匪不惟成功不居且以督軍讓諸趙氏自共
和以來肯以軍權讓人而專理民政者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君
銳意清鄉勦撫互用多派閒諜諭令繳械者領照歸農先後擒
斬悍黨萬餘人搜奪槍械萬餘件羣賊畏威懷惠就撫者半逃
散者半不數月而全豫肅清矣共和四年親出按部周歷全省

効貪酷扶良懦禁供億問疾苦官無饋獻民慶來蘇諗知豫省
賈魯河一水航業稱盛自光緒十三年丁亥河決橫流寢成巨
浸十年中無過問者直至光緒丁酉裕長撫豫始議疏濬估工
百萬以上議卽中止夾河居民田廬漂沒蕩析離居者垂二十
年君於乙卯三月勅設全省水利委員會首以修復此河爲當
務之急鳩工籌款志在必成自乙卯五月迄丙辰八月全河順
軌農田渴復舟楫利通民謹於畝商歌於市各屬聞風興起一
時新開河道新修堤埝檢申報竣工者至五十餘縣之多年穀滋
豐課稅增羨豫民至今謳思未已共和二年豫省小學有一律
停辦之舉君至嘆曰小學者育才之基礎割其基礎國將不國
矣乃以興學勸工列入殿最不惟興復力求擴充所屬大小各
縣自原設學堂一律復課外其大縣高初各小校高初女校及

乙等農業等校稟報添設者多則百數十校少則七八十校其
中小縣之增置者亦皆在十校以上一時教員感奮學子風從
君之勸學一以德言爲體智育體育爲用豫學之絕而復續且
蒸蒸日上者君之功也合肥公再造共和促君入都長財部又
與河閒總統勸君組閣皆力辭卒以知己之感勉就農商蓋自
共和以來凡入閣者必得參眾兩院同意而議郎必有互市之
條約君以人望所歸又與河閒東海兩總統及合肥公雅故而
內輕外重幾有藩鎮割據之形君以北洋舊人素爲諸將所敬
佩以故馮徐段三公皆願君組閣而兩院亦願蠲除條件推誠
勸駕君堅持弗許或疑其矯情公槩然曰余非不樂爲國家服
務自知賦性剛褊不能唯阿取容若輩今雖推挽然歷任揆席
孰能於議郎無所通融今所謂招待運動疏通者皆市儈之行

君子所恥若秉正不回則推挽於前者必彈劾於後至外閒諸帥大半舊交然中樞行政用人動多撓阻截留財賦擅啟兵端我若秉鈞能不懲誡而將軍跋扈孰受善言勢不至周鄭交惡餘耳相仇不止吾年老矣近又多病本無長駕遠馭之才兼抱憤世嫉俗之意無益於國徒損其身且未入都時早已申明財政陸軍揆席決不能就息壤在彼寧能自食其言乎庚申夏皖直搆兵中樞震撼君時方長內務兼攝農商交通二部兵事既不可遏則專心部務清釐積弊汰冗拔尤一秉大公不三月而三部之氣象一變蓋君之爲政令不出則已出則必行言不發則已發則必信事不辦則已辦則必成尋以肝胃宿疾不任勞勩是年秋遂引疾去官自此皆閒居之日矣君初入仕途卽以清節著稱光緒末充北洋督練公所正參議又委兼兵備處總

石印本云
二二二
辦蓋腴地也他人求之弗得者君辭不就長河南軍政時有餘款十餘萬園主者謂歷任長官皆提歸己用君一不取儲爲公帑會辦軍務經費亦不取曰省長自有俸豈能熊魚兼得時方籌設農林模範局卽捐爲局用前省長借運蘆鹽獲利甚豐君悉以充地方公款計其在官可取而不取者何止數十萬金此劉寵胡威所不及也顧性又好施在官時親舊待以舉火者恆數十家及罷官猶時時推解皆余所親見者退休以後有屋數椽僅容旋馬方袍幅巾單車入市看花貰酒人罕知爲貴游接見賓僚不談時事顧其悲憫之衷無一日去懷甲子年九月馮軍還京清帝去國君竟以胃疾復發遽捐館舍生於咸豐八年戊午十月十九日卒於共和十三年甲子十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七子二人女一人孫男女幾人以乙丑九月八日歸葬於

漢陽馬家湖老鴉嘴之原銘曰

謀國以忠不居成功教家以正無傷天性感人以誠面折廷爭
交友以信久而益敬天未澹災哲人其萎巷輟春杵戶泣瓊瑰
罇爲越材璞爲楚寶白馬流蘇引歸夏口翼際蒼蒼江漢湯湯
鬱鬱佳城體魄是藏載植之松載樹之楊騎箕下視百世其昌
故國務總理汪公墓志銘

王式通

共和十七年戊辰十一月前國務總理杭縣汪公卒於舊都邸
第越二年庚午三月其孤庚將奉公柩歸杭與王夫人沈夫人
合窆於裏桐塢箴帽山之麓而以同縣邵君章所爲狀來乞銘
式通交公久無可辭乃最其大者以志之曰公諱大燮字伯唐
其先世由黟縣之弘村遷錢唐世有名德振綺堂汪氏爲杭之
藏書家也公少沈毅有智畧年二十爲縣學生中光緒己丑恩

科本省舉人婁試禮部不第援例爲內閣中書敍會典館勞保
升侍讀戶部郎中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歷官外務部
員外左參議右丞右侍郎倉場侍郎郵傳部左侍郎歷充日本
留學生總監督專使日斯巴尼亞賀婚大臣出使英國大臣考
察英國憲政大臣出使日本國大臣壬子自日本畢任歸國歷
任教育總長平政院院長參政院副院長交通總長外交總長
財政總長署國務總理歷充日本贈勳大使文官高等懲戒委
員會長外交委員會長而平政院院長再任外交委員會長再
兼蓋任職垂四十年其謀國爲政經畫閎遠所關於中外利病
殆不可一二數也當庚子拳匪召釁公馳赴西安行在於交涉
事殫究始終輒忘寢饋辛丑二月和議方殷俄允交還東三省
改擬條約十一款迫駐使楊儒限期畫押盈廷震恐公陳當軸

極論列國均勢利害未可再啓覬覦又慮位卑言不用代新簡出使俄國大臣桂春草疏上之略謂約中之害人見之人人能言之約外之害非熟思審處恐有不能追悔者畫押決無以圖存舍堅持更無他術疏入兩宮爲之動容立諭拒籤俄使旋允緩議迨疆吏駐使先後奏至則決策久矣又代草疏瓜分之疑剖析詳盡而以兩言斷之曰畫押則瓜分不畫押則必不瓜分大惑旣破大計斯定展限不足喜逾限不足憂各國助我之說不足恃不助我之說不足懼語尤切直厥後議訂交收東三省條約四款恢復中國主權皆本此兩疏公出使英國壹以崇國體保國權爲務載澤尙其亨李盛鐸三大臣考察英國政治公爲之先期有所得復與使臣會請施行立憲政體而舉其要義凡三曰宣示立憲宗旨曰頒地方自治制曰定集會言論出

版律又建議請改用金幣興復海軍禁止鴉片所言或用或否當丙辰丁巳閒德勢猶張歐美各國宣戰已久公首主參與而國會有異議持之不決逮公長外交克行其志而吾國遂得齒於列強巴黎和會國際聯盟華府會議三者俱列席焉他如展緩庚子賠款年限獲紓財政收回山東利權爲其成謀皆與時消息功在無形者公素簡默遇疑難必沈思其故而後言言無不當其燭機先兆運籌精審往往非人所能知也中國自道光以後任事諸臣闇於外交動見侵削其稍著者如曾惠敏之爭改俄約薛庸盦之爭展滇邊俱事後補救爲效可觀以公往績衡之其利鈍爲何如也公性澹榮利而竺於任卹受惠者眾奉使英日罄所有以濟學生歸無餘資晚歲退居益行其德培養寒畯毀家不顧嘗任私立平民大學校長艱苦經營至於垂歿

丙寅戊辰閒燕冀兩受兵警公與王公士珍等迭設治安維持會人民賴之蓋仁聲偉望碩然爲國元老各國學者道舊都必謁公以得聞緒論爲至榮及卒之日海內外莫不悲歎烏乎是可以見公之行矣公生於咸豐十年己未十月春秋七十曾祖阜乾隆壬子舉人廣東儋州知州妣氏許王黃沈祖秉鬯縣增生妣氏何王父清瀾咸豐辛酉殉難杭城未娶本生曾祖學海湖北候補州判妣氏孫祖秉健諸生廣東候補知縣署長寧縣知縣妣氏吳父清冕廣東候補鹽經歷署東界大洲墩白等場大使妣氏馮三代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郵傳部左侍郎妣封一品夫人配同縣王夫人芝田公惠溥女以懿淑聞於戚鄰卒於壬辰八月年三十繼配歸安沈夫人前司法大臣子惇公家本長女相夫教子咸中禮法卒於甲寅十一月年四十六並封

石印補考
二二三
一品夫人子庚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碩士前內務部技士沈夫
人出子婦氏吳孫二繩武繼武銘曰

嶷嶷汪公閒世之英奮躬衢路遂大厥聲橫覽四裔盡慮極情
智密表餌識洞從衡測微知豫惟斷乃成政有偏倚歸之於平
國有學子翼之以誠出關元氣退亦獨清臨書作畫參禪寫經
淡泊寧靜卓爾平生歷千百載視此典型

又前國務總理伯唐汪公行狀

邵章

公諱大燮字伯唐浙江杭縣人先世由黟縣之弘村遷居錢唐
族大才輩出所謂振綺堂汪氏者也曾祖考諱阜字至山乾隆
壬子舉人廣東儋州知州妣氏許王黃沈祖考諱秉鬯字震百
邑增生妣氏何王考諱清瀾字文波咸豐辛酉殉難杭城未娶
本生曾祖考諱學海字希逸湖北候補州判妣氏孫考諱秉健

字小逸諸生廣東候補知縣署長寧縣知縣妣氏吳考諱清冕
字子周廣東候補鹽經歷署東界大洲墩白等場大使妣氏馮
三代均以公貴贈光祿大夫郵傳部左侍郎妣封一品夫人公
生而穎異家人目爲殊器謂必昌吾宗光緒四年戊寅應童子
試受知學使黃恕皆侍郎倬爲邑諸生己丑舉浙江恩科鄉試
主試順德李若農詹事文田衡山陳伯商編修鼎甚引重之嗣
以連紕春闈入貲爲內閣中書以會典館詳校保升侍讀及戶
部郎中旋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奏充俄使館參贊未
行庚子拳匪亂作馳赴陝西行在崎嶇戎馬幾瀕於危維時行
朝初立官聯未具總理衙門章京僅一二人公於交涉利弊知
無不言辛丑春和議漸有端緒而俄國於東三省要挾特別權
利以決裂爲恫嚇迫簽專約議和大臣急電請旨政府已難堅

持公卽夕撰具說帖痛陳各國均勢利害萬不能於和約外別訂專約致啟各國效尤之漸又慮己位卑言輕代新簡俄使桂春草奏入告兩宮大悟從其議電京拒簽俄使旋允緩議而和局遂成當軸自是以公諗外情咸相諮度矣回鑾後外務部成立補和會司員外郎壬寅貝子載振使英賀加冕以公爲參贊外部奏設日本留學生總監督派公加五品卿銜充任癸卯補外務部左參議乙巳轉左丞充出使英國大臣公在英年餘一以張國體保國權爲幟志載澤尙其亨李盛鐸三大臣考察英國政治公爲之周旋導引俾有實獲復聯合使臣奏請施行立憲政體其大義有三一宣示立憲宗旨二布地方自治制三定集會言論出版律語皆扼要朝論韙之又嘗建議改用金幣興復海軍雖未盡採納而其言足傳丙午補外務部右侍郎丁未

就任適蘇杭甬鐵路借款之事起公奉命與英使商廢約提議
數款一借款一百五十萬磅別指國項作抵不以路押二出售
債票由中國自行購回三材料由我自辦英人不得干預路權
四聘英工程師一人受我總辦節制議未定改充考察英國憲
政大臣戊申往就職調補倉場侍郎復轉郵傳部左侍郎宣統
元年己酉考察事竣成書十四種上焉庚戌充出使日本大臣
逮民國二年癸丑始畢任歸國總統項城袁公任公教育總長
甲寅任平政院院長平政院專司行政裁判爲我國創舉規章
制度參合東西各國擇優手訂訟者稱便未幾調任參政院副
院長院長黃陂黎公與公深契凡有謀議咨而後行丙辰黎公
繼任總統任公交通總長未就丁巳充日本贈勳大使七月合
肥段公用兵京師恢復共和外交之役悉公當之事平任外交

總長時歐美各國對德宣戰已久屢促我國參與而議會堅持不可公力排眾論克蕲厥功吾國國際地位增高端賴是舉至展緩庚子賠款年限尤於財政得濟艱危戊午總統天津徐公聘公爲外交委員會長公密陳戰後遠東形勢以收回膠濟路權暨青島行政爲要圖徐公用其言連電巴黎和會專使堅勿簽山東利權之約及華盛頓會議我國代表遂與日本代表訂立交還山東利權各款皆公謀所素定也壬戌重任平政院長十一月署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適屆接收青島之期公副署命令畢而去職仍任平政院長兼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長先後凡五年有奇乙丑段公執政復任公兼外交委員會長公於會中設條約編纂處將國際不平等各約詳加論列成分類編輯不平等條約一書至今外交家資爲考鏡丙寅戊辰三載之

閒近畿兩構兵患都民皇懼公與王公士珍等迭設治安維持
會折衝擘畫雖盛暑疾病不少休保全民命至鉅公生平寡言
笑遇國家大計及外交要政輒沈思其故而後言言之必中肯
綦外人來華者多走訪之喜聞其緒論卒之日中外人士同聲
悼歎然性潛榮利難進易退嗇於自奉豐以處人晚歲經營善
舉建置學校屢竭家資不辭勞謗而獎拔人才扶掖寒畯尤能
疏戚無閒餘事工書畫精鑒藏恂恂儒素幾忘其爲當世達人
公生於咸豐十年己未十月歿於民國十七年戊辰十一月春
秋七十弟大鈞字仲虞廣東候補道先公卒始娶王繼娶沈先
卒子庚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碩士前內務部技士沈夫人出子
婦氏吳孫二繩武繼武均幼謹狀

德威上將軍正定王公行狀

尙秉和

曾祖諱朝鳳清誥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曾祖妣汪清誥贈
一品夫人祖諱履安清誥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祖妣周清
誥贈一品夫人考諱如松清誥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妣劉
清誥贈一品夫人本生考諱如柏清貤贈光祿大夫建威將
軍本生妣丁清貤封一品夫人

公諱士珍字聘卿號冠儒正定王氏其先籍山西明弘治閒始
遷正定之胡邨清順治初避滹沱水患復遷城北牛家莊爲公
十一世祖胡邨公有四子自乾嘉以來家世殷富文武科第相
望爲邑鉅族有諱朝鳳者公之曾祖也國學生精岐黃術工六
法無子以兄朝棟子履安爲嗣朝棟邑諸生性諒直好施與爲
公本生曾祖履安亦諸生仍精醫學善擊劍有戎馬書生之目
公之祖也生三子長諱如松次諱如柏次諱如雲如松性孝友

嗜學年二十卒無子配劉夫人欲殉者屢矣未幾公生卽以爲嗣公如柏子也如柏幼亦嗜學年二十一亦卒配丁夫人以公出嗣無子乃以弟如雲子鑑珍爲嗣自公考及本生考皆蚤卒家亦中落公妣劉太夫人本生妣丁太夫人年皆二十三而寡撫育嗣子恩勤篤至劬苦備嘗世所稱雙節者也公幼多疾病九歲疾已始入塾讀書年十六習弓馬次年考入正定鎮標是爲公從戎之始數年移防山海關光緒十一年直督李公鴻章奏設武備學堂於天津檄各軍選送學員公遂解軍職入武備學堂肄業三年期滿仍回山海關督辦隨營礮隊學堂二十年中日戰起率學堂學生隨直隸提督葉公志超赴牙山助戰國軍失利退平壤公建議宜於城外山上設奇布防敵至方能應戰志超以公幼也易其言弗聽俄日軍大至果圍平壤公率學

生在城上血戰數晝夜既而奉天練軍統領左公寶貴陣亡公額亦受彈傷遂潰圍出走義州而官路日兵節節設關卡不能過國軍蒼黃崩潰莫知所向獨公有地圖遂按圖指導殘軍星夜行安抵義州未遇一敵是年冬改統榆防礮隊和議成隨直隸提督聶公士成移駐蘆台始公率殘軍赴義州也飢渴甚得一村憩焉或於亂柴下掘得二罌者一裝衣服一麥粉公卽命食麥粉食已將行公向僚屬借銀數兩置罌中仍舊封掩而後去二十二年時國軍新挫朝野上下知湘淮舊軍竄敵不可用思以新法練新軍於是浙江溫處道袁公世凱奉朝命創練新建陸軍於小站袁公廣攬武備人才公及段公祺瑞馮公國璋奉召先後往所謂北洋三傑也公氣度深沈毅勇內斂寡言笑時居劉太夫人憂體羸面削攝敝衣冠口訥語簡袁公未之奇

也及計事始大重公卽檄充督操營務處會辦右翼第三營步隊幫統兼步隊學堂監督擢工程營管帶兼德文學堂監督新建陸軍皆用西法其教練官督操官及工程營管帶皆聘德人充之故其編製亦皆依德制中國舊章無可因襲百務草創公於本職外統籌兼顧袁公亦委心聽信凡全軍人才績效長短升降黜陟無不密諮於公人皆服袁公之明而不知其發自公也會協辦大學士榮祿奉詔檢閱新建陸軍時公方統工程營凡水雷燐雷踩雷及各種製造獨運精思創製奇詭榮相閱視尤爲嗟嘆翌年二月榮相復奉命來鎮檢閱榮相之往來須過海河見公所製飄布橋步騎礮車行過如履坦途而散則爲舟可游泳事過拆卸卷藏榮相深爲驚異及復來公復爲架布橋時將解凍榮相危之公曰勿慮三日後凍方解已而果然榮相

深服公料事精核特命至寓會餐談燕竟夕後與袁公書謂公負治國大才不第長於兵事也是年冬奉命與馮段諸公赴日本閱操二十四年德既租膠澳其傳教士屢與居民齟齬德兵遂藉口侵我青州詔新建陸軍爲先鋒移駐德州聶公士成移駐滄州備戰後事已獨新建軍來往秋毫不犯所至民安奉廷寄嘉獎並飭袁公將教練情形詳細奏聞公乃與段公祺瑞馮公國璋編纂新建陸軍訓練操法詳細圖說及兵略錄存奏上政府嘉獎後袁公爲直督詔江南河南安徽各省兵分期送北洋訓練者以此二十五年十月袁公晉京祝嘏擢山東巡撫命未下卽檄公往東視察一切公卽攜騎卒二人歷勘登萊青沿海各要阨及屯兵處所海防與地方情形戎馬馳驅風餐露宿月餘齎事比袁公赴東撫任歸遇於德州望見訝曰胡歸速如

此乎既始知公於沿海要塞無不履勘駐兵計畫無不周詳則又驚喜過望卽檄公爲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揮各軍依次移拔小站自淮軍屯駐二十餘年人類複雜奸宄充斥事端叢起自公留守市民轉相告王統領夙慈祥愛人今留守勿犯規約訖公去四五月閒姦猾盜劫無一發商民安堵二十六年初山東有義和拳者白蓮教林清之餘孽也深藏潛伏自李秉衡毓賢相繼撫東獎勵之且薦其渠魁於朝於是濟南泰安東昌曹州數十州郡拳匪竄起袁公主痛剿地方官紳主撫公建議先行勸解繼威以兵如仍不從再捕誅首犯解散脅從袁公從之以公參謀山東全省軍務未一月拳匪絕迹端莊二王恚甚六月特遣匪渠持令箭上謁撫轅云奉端王命來設壇袁公大驚召僚屬集議羣謂許之則禍地方不許則嚴譴立至相顧失色公

起謂請付吾鞫之乃卽坐以盜令箭罪推出斬之時會議仍未散袁公曰何如公曰已處決矣令箭可封還袁公憬然繼乃服公明決自拳匪起外國人避魯者絡繹不絕公特編便衣隊沿途保護代賃舟車資以衣食川費訖庚子冬外國人至魯者無不安全及聯軍來蹂躪畿輔幾遍公預令山東邨鎮鄰直境者以白堊大書於壁曰此山東境聯軍望見輒不犯初山東風氣錮閉人士樸僿義和拳之解散萬民腹誹凡條教號令晨張夕毀至是始知造福於地方者甚大則又歡忭鼓舞禱祝稱頌聯軍之據天津法人裝津鹽數十萬並其國旗數十方牒東撫將各屬鹽肆遷讓植其旗售其鹽否則臨以兵袁公駁之還其旗法人仍不從勢危甚公建議仍嚴詞駁詰而暗示津商以賤值收其鹽從之事立已時公仍統工程營會陳家窩黃河決口公

以營兵往堵日夜巡視上游數十里外有荒灘卽調兵平其凹
凸令能受水而以剷出之土堤於四周旣竣工命河官儲料期
五日合龍河官笑曰合龍非十月天凍不可公不聽及五日料
備公命啟口洩水入灘下流弱果合龍於是荒灘數十百頃皆
變爲膏壤放民耕種人始服計畫之精二十八年袁公旣督直
益事練兵設督練公所於保定以段公祺瑞爲參謀處總辦馮
公國璋爲教練處總辦劉公永慶爲兵備處總辦而以公充步
隊第一協統領兼督理全軍操防營務處專司訓練俾畫一整
齊翌年晉北洋常備軍左鎮翼長公迺與段馮諸公編訂常備
續備後備各軍章制後數年按期退伍如期徵調無事則散歸
於農有事則大軍立集信效昭著於是北洋軍政精良甲於全
國始公以同知候選累功以道員儘先選用並賞戴花翎加二

品銜二十九年袁公倡集權中央收天下兵編爲數十鎮而於京師設練兵處詔公爲練兵處軍學司正使調軍政司正使兼充陸軍第六鎮統制官授正黃旗蒙古副都統賞頭品頂戴時練兵處訓練大臣皆王公及宰相兼領其編定營制釐訂餉章及軍屯要扼皆公及馮段諸公主之王大臣畫諾而已彰德之秋操公以軍令司正使充總參議會操於安陽湯陰淇縣之間軍容嚴整威撼山岳萬國觀瞻嘖嘖稱讚事已凡民宇樹株禾稼毀傷計值倍償無絲毫負累萬民慰悅是年冬練兵處兵部併歸陸軍部詔署陸軍部右侍郎三十三年六月詔授江北提督加陸軍部侍郎銜節制文武江北提督有統轄地方權兼理鹽漕事務弊久政汙莫可究詰素爲美宦者所稱羨公至絕苞苴釐弊竇除例俸外一無所染翌年丁生母憂奏請開缺回籍

守制詔給假三月治喪期滿陞見詔仍回江北提督任宣統元年因病奏請開缺不許二年再三請始報可在鎮三年凡利民之事知卽奏行病民之端聞卽奏革奸猾畏威商民泐石稱頌時袁公已罷相北洋僚屬相繼擯斥獨公夙爲親貴所重再三引退而後許公之練兵始終以恩德感人不事鞭扑自然嚴肅將弁偶以事見責從不令士卒見以保其威嚴湖廣總督南皮張公遇人少許可其入覲袁公遣公迎於界上張公一見傾心特命公同車談讌至保定卽步行閱視公軍凡井竈園溷寢膳室無不至脩潔寂靜不聞人聲及閱操則又嚴毅整齊勇氣奮發大爲歎異推公爲北洋人才第一卽袁公平生於諸將所敬禮信任者亦唯公爲最深至凡重要軍牒必曰聘卿核未奏牘於軍務有關者必持稿令公改竄及將發仍令公核閱已然後

拜其見重如此時論因以王龍目之初公在江北值太湖秋操江北兵例往會將行公命舁無鉛箭箱餅餌箱至署親加封識屬曰至軍候令方得啟諸將皆謂公親細務無鉛箭者射擊不傷人餅餌備犒軍後操未畢兩宮升遐安慶兵變兩江總督端方飛電請堵剿時無彈無餉鎮將倉皇失措公電命啟箱則實彈銀圓皆備軍心立固大亂遂已宣統三年武昌革命軍起詔公署湖廣總督旋授陸軍大臣十二月清帝遜位卽歸里民國元年袁公被舉爲大總統函電交馳繼遣使者促公入都冠蓋相望於道公卒不起三年夏袁公遣公子克定及北洋僚友數人專車至正定臨行飭公子曰王公不來勿歸也公不得已遂入都充陸海軍統率辦事處坐辦模範團籌備處處長授陸軍上將四年任陸軍總長時帝制議起勸進者風狂公訖不簽署

籌安會員王天縱志甚屢以危詞恫嚇公訖不爲動卒潛移馱運感寤袁公五年轉參謀總長六年特任爲京畿一帶警備總司令辭不赴張勳復辟公倉猝爲暴力所劫虛與委蛇及段公以兵來卽督模範團學生三營助戰亂平馮總統卽位任爲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翌年春引疾告歸公自民國以來觀國事難以常軌理每思引退以避政爭訖弗如志至是洒然如釋重負十年任命爲蘇皖贛三省巡閱使辭不赴十一年特任爲德威上將軍管理將軍府事務公以耆宿碩德望重朝野門生故吏握重兵鎮封疆者半天下而不貪權勢視榮利泊如也從無競於人故人亦無一忌公者值國變屢經政權一再中絕公以在野之身爲京師人望所係屬挺當大難十五年五月被推爲京師臨時治安會會長京師救濟聯合會會長十七年七月復

公推爲京師治安維持會會長外調和兩軍俾從容進退內勗
勉警察安輯閭閻士不廢讀商賈不輟業論者謂京師百萬人
家至今卒不糜爛者胥公之功然自是心力交瘁矣其爲治安
維持會會長也事尤艱險夙夜在公因勞暈絕者再飲食頓減
然猶力任慈善事業不輟至十九年七月朔卒年七十公性恬
澹平生薦舉不使人知人或非之公曰吾爲事擇人耳且進人
公廷拜恩私室此自古營私植黨者所爲吾何取哉而品潔行
廉非義不取統兵數十年出將入相家只餘薄田九頃布衣蔬
食與寒素無異凡飲酒博奕遊戲之事無一好其京師邸第皆
故人醜資營造公力阻之不能止也性至孝言及太夫人苦節
無不流涕配劉氏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生四女長適藁城趙
氏次適無極李氏皆世族餘未嫁皆前卒無子以從弟子肇興

爲嗣公恥於表襮生平行事絕口不言人問及則曰此皆鏡花
水月過去卽空述之何益以故宏猷碩畫功在國家者大半遺
失右所述仍皆麤迹深望當代君子悉公事蹟者繼續撰述以
備史官採擇鄉後學尙秉和謹狀

碑傳集補卷末

男孫僑校

